

65112

2561.44/14

萨 克 雷

名 利 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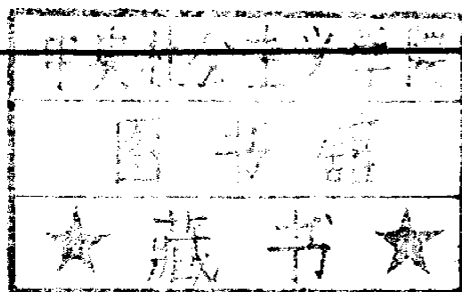
—

杨 必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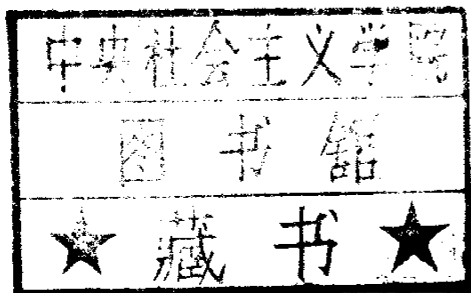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北京



65113

7561.44
14

萨 克 雷
名 利 场
二
杨 必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W. M. Thackeray

VANITY FAIR

插图系作者自绘，作者像系英国画家Samuel Laurence所作，均据The Works of W. M. Thackeray, Vol. I & Vol. II (Smith, Elder, & Co., London, 1883) 复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名 利 场 (共两册)

Minglicha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63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9\frac{1}{2}$ 插页 5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167,001—176,850

书号 10019·565

定价 5.95 元

译 本 序

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名利场》(Vanity Fair)是他的成名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他观察细微,对人生和人类的心灵了解深刻,富有幽默,刻划人物非常精确,叙述故事非常动人。他认为当代欧洲作家里萨克雷是第一流的大天才^①。

《名利场》描写的是什么呢?马克思论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时说:“他们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揭露出政治和社会上的真相;一切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所揭露的加在一起,还不如他们揭露的多。他们描写了中等阶级的每个阶层:从鄙视一切商业的十足绅士气派的大股东,直到小本经纪的店掌柜以及律师手下的小书记”^②。《名利场》这部小说正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英国在十九世纪前期成了强大的工业国,扩大了殖民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讲究的是放任主义和自由竞赛^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分裂成贫富悬殊的两个阶层。新兴资产阶级靠金钱的势力,渐渐挨近贵族的边缘;无产

① 《俄罗斯作家论文学著作》(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руде) 第二册三三五——三三六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一九五三年柏林版二五四——二五五页。

③ 莫登(A.L. Morton)《人民的英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劳伦斯·惠沙特(Lawrence & Wishart)版三八〇页。

阶级越来越穷，困苦不堪。萨克雷说，看到穷人的生活，会对慈悲的上天发生怀疑^①。他们对他们有深切的同情^②，而且觉得描写矿工和工厂劳工的生活可以唤起普遍的注意，这是个伟大的、还没有开垦的领域，可是他认为一定要在这个环境里生长的人才描写得好。他希望工人队伍里出个把狄更斯那样的天才，把他们的工作、娱乐、感情、兴趣，以及个人和集体的生活细细描写^③。他自己限于出身和环境，没有做这番尝试^④。《名利场》里附带写到大贵族，但是重心只在富商大贾、小贵族地主以及中小商人——马克思所谓“中等阶级的每个阶层”。这是萨克雷所熟悉的阶级。

萨克雷于一八一一年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收税员。他是个独生子，四岁时父亲去世，遗产有一万七千镑。他六岁回英国上学，按部就班，进了几个为世家子弟开设的学校。这一套教育不大配他脾胃。在中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只爱读课外书籍；剑桥大学着重算学，他却爱涉猎算学家所瞧不起的文

① 见《萨克雷全集》(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纽约柯列(Collier)公司版(以下简称《全集》)第二十二册一〇八——一〇九页；又第二十一册二四五——二四六页。

② 萨克雷说，富人瞧不起穷人是罪恶——见戈登·瑞(Gordon N. Ray)编《萨克雷书信集》(下简称《书信集》)哈佛大学版第二册三六四页；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智慧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统治者，而且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让那样有钱的腐朽的统治者压在头上(《全集》第十五册四二五——四二八页)。

③ 见戈登·瑞编《萨克雷在〈晨报〉发表的文章汇编》(Thackeray's Contributions to the Morning Chronicle)一九五五年版七七——七八页。

④ 萨克雷看到富人和穷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彼此不相来往，有钱的人对穷人生活竟是一无所知(见《全集》第十五册三九一——三九三页；第二十二册一〇八页)。他说只有狄更斯描写过在人口里占大多数的穷人的生活(《全集》第二十二册一〇三页)。

学和学院里所瞧不起的现代文学。他没拿学位就到德国游学，回国后在伦敦学法律。可是他对法律又非常厌恶，挂名学法律，其实只是游荡，把伦敦的各种生活倒摸得很熟。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再三责备自己懒散奢侈；他说回顾过去，没有一天不是虚度的^①。

一八三三年冬，萨克雷存款的银行倒闭，他的财产几乎一扫而光，只剩了每年一百镑的收入^②。这是对他的当头一棒，使他从懒散中振奋起来，也替他解除了社会地位所给予的拘束。象他出身于那种家庭，受过那种教育的人在当时社会上该走一定的道路，否则有失身份体面。他的职业不外律师、法官、医生、教士、军官；至于文人和艺术家，那是上流社会所瞧不起的^③。萨克雷这时已经不学法律，正不知该走哪一条路。他破产后失掉了剥削生活的保障，可是从此跳出了腐蚀他的有钱有闲的生活，也打脱了局限他才具的绅士架子。所以他当时给母亲的信上说：“我应该感谢上天使我贫穷，因为我有钱时远不会象现在这般快乐”^④。他几年后又劝母亲勿为他担忧，劳碌辛苦对他有好处，一个人吃了现成饭，会变得心神懒散、头脑糊涂的^⑤。他从小喜欢绘画，决计到巴黎去学画。可是他不善画正经的油画，只擅长夸张滑稽的素描^⑥，这种画没有多少销路，一年以后，他觉

① 《书信集》第一册一五二页。

② 同上书，五〇八页；又戈登·瑞著《萨克雷传》第一部《忧患的锻炼》(The Uses of Adversity) 麦克格劳·希尔(McGraw-Hill)公司版一六二页。

③ 《忧患的锻炼》一六三——一六四页；又如《全集》第二十册四八页，第十四册四三五页。

④ 《书信集》第一册二七一页。

⑤ 同上书，三九一页。

⑥ 《忧患的锻炼》一七二页。

得学画没有希望,就半途而废。他做了《立宪报》(Constitutional)的通信记者。一八三六年他和一个爱尔兰陆军上校的孤女依莎贝拉·萧结婚。她性情和顺,很象这部小说里的爱米丽亚。《立宪报》不久停刊,萨克雷回国靠写稿谋生。他处境虽然贫困,家庭生活却很愉快,不幸结婚后第四年依莎贝拉产后精神失常,医疗无效,从此疯疯癫癫到死。这是萨克雷生平的伤心事。

萨克雷在报章杂志投稿很多,用了不少笔名。他出过几部书,都获得好评^①。但是他直到一八四七年《名利场》在《笨拙杂志》(Punch)发表,大家才公认他是个伟大的小说天才,把他称为十九世纪的斐尔丁^②。他的作品从此有了稳定的市场,生活渐趋富裕。他觉得妻女生活还无保障,一部连一部的写作,又到英国各地和美国去演讲。一八五九年他做了《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的主编,这是他文名最高的时候。他早衰多病,一八六三年死在伦敦。他的小说除《名利场》以外,最有名的是《亨利·埃斯孟德》(Henry Esmond)和《纽康氏家传》(The Newcomes);散文最有名的是《势利人脸谱》(The Book of Snobs)和《转弯抹角的随笔》(The Roundabout Papers)。他的批评集有《英国幽默作家》(The English Humourists),诗集有《歌谣集》(Ballads)。他在诗歌方面也算得一个小名家,作品轻快活泼,富于风趣,而带些惆怅的情调。他的画也别具风格,《名利场》的插画就是他自己的手笔,可惜刻版时走了神气^③。

① 如《巴黎游记》(Paris Sketch Book)《爱尔兰游记》(Irish Sketch Book)《巴利·林登的遭遇》(The Luck of Barry Lyndon),《势利人脸谱》(The Book of Snobs)等。

② 《书信集》第二册三一二页。

③ 《书信集》第二册三四五页。

那时候英国社会上对小说的看法很象中国旧日的看法，以为小说是供人消遣的“闲书”^①。萨克雷因为自己干的是娱乐公众的行业，常自比于逗人喜笑的小丑^②。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下戏以后的小丑又烦腻又忧闷的样子，深有同感，因此每每把自己跟他相比^③。他也辛辛苦苦地逗读者喜笑，来谋自己的衣食；他看到社会上种种丑恶，也感到厌腻和忧闷。萨克雷正象他形容的小丑：“那个滑稽假面具所罩盖的，即使不是一副愁苦之相，也总是一个严肃的脸”^④。因为他虽然自比小丑，却觉得自己在逗人笑乐之外另有责任：“在咧着大嘴嘻笑的时候，还得揭露真实。总不要忘记：玩笑虽好，真实更好，仁爱尤其好”^⑤。他把自己这类幽默作家称为“讽刺的道德家”，说他们拥有广大的读者，不仅娱乐读者，还教诲读者；他们应该把真实、公正和仁爱牢记在心，作为自己职业的目标；他以前准会嗤笑自己俨然以导师自居，现在觉得这行职业和教士的职业一样严肃，希望自己能真实而又慈爱^⑥。他在《名利场》里也说，不论作者穿的是小丑的服装或是教士的服装，他一定尽他所知来描摹真实^⑦。他又在其他作品里和书信日记里一再申说这点意思^⑧。我们因此可以看到萨克雷替自己规定的任务：描写“真实”，宣扬“仁爱”。

① 凯丝琳·铁洛生 (Kathleen Tillotson) 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Novels of the Eighteen-Forties) 一九五四年牛津版一七——二〇页。

② 《全集》第一册九三页。

③ 如《全集》第十五册四一四——四一五页，二五七——二五八页；第四册四三一页；第十六册一七三页；第一册二二六页。

④ 《全集》第四册四三一页。

⑤ 《全集》第十五册二四〇页。

⑥ 《书信集》第二册二八二页。

⑦ 《全集》第一册九三页。

《名利场》揭露的真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萨克雷说，描写真实就“必定要暴露许多不愉快的事实”^⑧。他每说到真实，总说是“不愉快的”，可是还得据实描写。他觉得这个社会上多的是那种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仁爱的人；他们或是骗子，或是傻瓜，可是他们很吃得开；他说，千万别放过他们，小说家要逗人笑，就是为了讥刺他们、暴露他们^⑨。所以这部小说把他们的丑恶毫不留情地一一揭发。这里面有满身铜臭的大老板，投机发财而又破产的股票商，吸食殖民地膏血而长得肥肥胖胖的寄生虫；他们或是骄横自满，或是贪纵懒惰，都趋炎附势，利之所在就翻脸无情，忘恩负义。至于小贵族地主，他们为了家产，一门骨肉寇仇似的勾心斗角、倾轧争夺。败落的世家子往往把富商家的纨绔子弟作为财源，从他们身上想花样骗钱。小有资产的房东、店主等往往由侵蚀贵族或富商起家，而往往被他们剥削得倾家。资本主义社会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道义，没有情分，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名利场》就是这样一个唯势是趋、唯利是图的抢夺欺骗的世界^⑩。

这样的社会正象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在《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里描写的“各

⑧ 萨克雷给朋友的信上说：“你称赞我的人道主义，真能搔到痒处。我对这行逗笑的职业愈来愈感到严肃，渐渐把自己看成一种教士了。愿上帝给我们谦逊的心，能揭示真实”（见《书信集》第二册二八三页）。他又说：“我以艺术家的身份，尽力写出真实，避免虚假”（见《书信集》第二册三一六页）。他在一八六三年的日记上说：“希望尽我所知，写出真实……促进人与人间的和爱”——戈登·瑞著《萨克雷传》第二部《智慧的年代》(The Age of Wisdom)，麦克格劳·希尔公司版三九七页。又如《全集》第三册序文六页，七页；正文四五七页；第十三册八四页；第十五册二七一页。

⑨ 《全集》第一册九三页。

⑩ 《全集》第一册九四页。

利市场”。市场上出卖的是世俗所追求的名、利、权位和各种享乐，傻瓜和混蛋都在市场上欺骗争夺。萨克雷挖空心思要为这部小说找个适当的题目，一天晚上偶尔想到班扬书里的名称，快活得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三个圈子，嘴里念着“名利场，名利场……”^⑫，因为这个名词正概括了他所描摹的社会。中国小说《镜花缘》里写无管国附近也有个命意相仿的“名利场”^⑬，正好借来作为这部小说的译名。

萨克雷不仅描写“名利场”上种种丑恶的现象，还想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源。他看到败坏人类品性的根源是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⑭。他说，这部小说里人人都愚昧自私，一心追慕荣利^⑮。他把表面上看来很美好的行为也剖析一下，抉出隐藏在底里的自私心。他以为我们热心关怀别人的时候，难保没有私

⑪ 萨克雷在早一些的著作里就写到当时社会上贵族没落、平民上升，“为了谋生，人海间各行各业掀起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见《全集》第十四册二八三页）。他觉得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他在《势利人脸谱》里写的那种势力社会，还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有一种人是吃人的，有一种人是被吃的。萨克雷把后者称为“鸽子”，前者称为“乌鸦”——参看《乌鸦上尉和鸽子先生》（见《全集》第十四册）；或竟称为“吃人的妖魔”。统治阶级和资本家“剥削穷人，欺凌弱者”，他们都是吃人的妖魔；商业上的广告就是妖魔诱惑人的手段（参看《全集》第十六册一四五，一五二，二八〇，二八一页；又第八册四八八页）；又说在这个社会上，欺骗好比打猎（参看《全集》第十六册三二六页）；又说，社会好比赌场（参看《全集》第八册三六六页）。

⑫ 《书信集》第一册导言——一二六页。

⑬ 《镜花缘》第十六回。

⑭ 萨克雷认为自私自利的心是这个世界的推动力（《书信集》第二册三五七页）。他在下一部小说《潘丹尼斯》（Pendennis）里尤其着力阐明这点：人人都自私，推动一切的是自私心（《全集》第四册二三二，三三六，三五二，三八一，四二五页；又第九册一一一页）。

⑮ 《书信集》第二册四二三页。

心；我们的爱也混杂着许多自私的成分^①。老奥斯本爱他的儿子，可是他更爱的是自己，他要把自己那种鄙俗的心愿在儿子身上完偿。爱米丽亚忠于战死的丈夫，只肯和都宾做朋友；其实她要占有都宾的爱，而不肯把自己的爱情答报他。一般小说家在这种地方往往笔下留情，萨克雷却不肯放过。他并非无情，但是他要描写真实。有人说他一面挖掘人情的丑恶，一面又同情人的苦恼；可是他忍住眼泪，还做他冷静的分析^②。

萨克雷写出了自私心的丑恶，更进一步，描写一切个人打算的烦恼和苦痛，到头来却又毫无价值，只落得一场空。爱米丽亚一心想和她所崇拜的英雄结婚，可是她遂心如愿以后只觉得失望和后悔。都宾和他十八年来魂思梦想的爱米丽亚结婚了，可是他已经看破她是个浅狭而且愚昧的女人，觉得自己对她那般痴心很不值得。利蓓加为了金钱和地位费尽心机，可是她钻营了一辈子也没有趁愿；就算她趁了愿，她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萨克雷看了这一群可怜人烦忧苦恼得无谓，满怀悲悯的慨叹说：“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乐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随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③这段话使我们联想到《镜花缘》里的话：“世上名利场中，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场中吐气扬眉，洋洋得意，那个还把他们拗得过……一经过眼闭了，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机，不过做了一场春梦。人若识透此义，那争名夺利之心固然一

① 《全集》第一册四四八页。

② 参看拉斯·维格那斯(Las Vergnas)著《萨克雷——他的生平、思想和小说》(W.M. Thackeray: L'Homme, le Penseur, le Romancier), 巴黎一九三二年版八四页。

③ 《全集》第二册四二八页。

时不能打断，倘诸事略为看破，退后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许多烦恼，少了无限风波。如此行去，不独算得处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尽的秘诀”^①。萨克雷也识透“名利场”里的人是在“迷魂阵”里枉费心机，但是他绝不宣扬“退后一步，忍耐三分”，把这个作为“处世良方，快活秘诀”。

萨克雷念念不忘的不仅是揭露“真实”，还要宣扬“仁爱”。读者往往因为他着重描写社会的阴暗面，便疏忽了他的正面教训。他曾解释为什么这部小说里专写阴暗的一面。他说，因为觉得这个社会上很少光明，尽管大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确是如此^②。不过他写的阴暗之中也透露一些阳光，好比乌云边缘上镶的银边。都宾是个傻瓜^③，可是他那点忘我的痴心使他象许多批评家所说的，带了几分堂吉珂德的气息。罗登原是个混蛋，但是他对老婆痴心爱佩，完全忘掉了自己，他不复可鄙可恨，却变成个可悯可怜的人物。他能跳出狭隘的自我，就减少些丑恶。爱米丽亚在苦痛失望中下个决心，从此只求别人的快乐，不为自己打算。她这样下决心的时候就觉得快乐^④。她能跳出狭隘的自我，就解除了烦恼。都宾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脾气，他为个人打算毫无作为，可是为朋友就肯热心奔走，办事也能干了。萨克雷指出无私的友爱使胆小的变为勇敢，羞缩的能有自信，懒惰的变为勤快^⑤。他说，他写这个灰暗的故事是要揭出世人的痴愚，要大声疾呼，唤得他们清醒^⑥；同时他还企图暗示一些好的

① 《镜花缘》十六回。

② 《书信集》第二册三五四页。

③ 萨克雷自己说的，见同上书，四二三页。

④ 《全集》第一册三二二页。

⑤ 同上书，二六九页。

⑥ 《书信集》第二册四二四页。

东西,不过这些好的东西,他是不配宣扬的^①。因为他觉得自己究竟不是教士,而是幽默作家,所以只用暗示的方式。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他所暗示的教训:浮名浮利,一切虚空,只有舍己为人的行为,才是美好的,同时也解脱了烦恼,得到真正的快乐。萨克雷的说教即使没有被忽视,也不过是说教而已。至于揭露真实,他是又细心、又无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始终没有妥协。他熟悉资本主义社会,能把那个社会的丑态形容得淋漓尽致。有人竟把《名利场》看作“对当时社会的宣战书”^②。可是萨克雷在赤裸裸揭出社会丑相的同时,只劝我们忘掉自己、爱护别人。单凭这点好心,怎么能够对付社会上的丑恶,萨克雷在这方面就不求解答。他确也鄙视贵族^③,有时也从制度上来反对统治阶级^④。可是他没有象他同时代的狄更斯那样企图改革的热情^⑤,而且以为小说家对政治是外行,不赞成小说里宣传政治^⑥。

《名利场》描摹真实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尝试。萨克雷觉得时俗所欣赏的许多小说里,人物、故事和情感都不够真实。所以他

① 同上书,三五四页。

② 参见《忧患的锻炼》四一八页。

③ 萨克雷把贵族阶级称为“下等人”(见《全集》第十五册九四页),处处把他们挖苦,如《全集》第十五册五六一、一七五页,第二十册三二〇——三三二页;又如第十八册《四位乔治》(The Four Georges)那部讲演集里把四代皇帝形容得尊严扫地。

④ 他反对帝王用“神权”来“胡乱的辖治”(参看《智慧的年代》二五五——二五六页),又以为势利是制度造成的(见《全集》第十五册十七、五七页)。

⑤ 他以为贫穷和疾病死亡一般,都是自然界的缺陷,无法弥补(参看《书信集》第二册三五六页)。

⑥ 参看《萨克雷在〈晨报〉发表的文章汇编》七一——七四页。他偶尔也很激进,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参看《智慧的年代》二五一页);他也曾参加过国会议员的竞选(参看《智慧的年代》二六五——二七一页),可是他对政治一贯的不甚关心,晚年尤趋向保守。

曾把当时风行的几部小说摹仿取笑^①。《名利场》的写法不同一般，他刻意求真实，在许多地方打破了写小说的常规滥调。

《名利场》里没有“英雄”，这部小说的副题是《没有英雄的小说》(A Novel Without a Hero)，这也是最初的书名^②。对于这个副题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没有主角的小说”，因为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③；这部小说在《笨拙》杂志上发表时，副题是“英国社会的速写”，也表明了这一点。另一说是“没有英雄的小说”，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这部小说的角色都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普通人^④。两说并不矛盾，可以统一。萨克雷在《名利场》里不拿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做主角。他在开卷第一章就说，这部小说写的是琐碎庸俗的事，如果读者只钦慕伟大的英雄事迹，奉劝他趁早别看这部书^⑤。萨克雷以为理想的人物和崇高的情感属于悲剧和诗歌的领域，小说应该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尽力写出真实的情感^⑥。他写的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象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甚至象利蓓加，尽管她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他们的悲苦的命运不是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① 参看《名作家的小说》(Novels by Eminent Hands)，——见《全集》第十九册。

② 《书信集》第二册二三三页。

③ 参看西普尔(D.Cecil)《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企鹅丛书》本六六页。

④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著《萨克雷评传》一八九二年版九一页；普拉兹(M. Praz)《英雄的消灭》牛津版二一三页；凯丝琳·铁洛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二二九页；西普尔《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六六页也提到这一点。

⑤ 《全集》第一册六——七页。

一般小说里总有些令人向往的人物,《名利场》里不仅没有英雄,连正面人物也很少,而且都有很大的缺点。萨克雷说都宾是傻瓜,爱米丽亚很自私。他说,他不准备写完美的人或近乎完美的人,这部小说里除了都宾以外,个个人的面貌都很丑恶^⑦。传统小说里往往有个令人惬意的公道:好人有好报,恶人自食恶果。萨克雷以为这又不合事实,这个世界上何尝有这等公道。荣辱成败好比打彩票的中奖和不中奖,全是偶然,全靠运气^⑧。温和、善良、聪明的人往往穷困不得志,自私、愚笨、凶恶的人倒常常一帆风顺^⑨。这样看来,成功得意有什么价值呢^⑩;况且也只是过眼云烟,几年之后,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上难道还留下什么痕迹吗^⑪?因此他反对小说家把成功得意来酬报他的英雄^⑫。《名利场》里的都宾和爱米丽亚等驯良的人在社会上并不得意,并不成功;丑恶的斯丹恩勋爵到死有钱有势;利蓓加不择手段,终于捞到一笔钱,冒充体面人物^⑬。《名利场》上的名位利

⑥ 《书信集》第二册七七二页。萨克雷反对小说里写英雄,参看《全集》第十二册七四、七六、一七七页。最近有人凭主角左右环境的能力把作品分别种类,说:主角能任意操纵环境的是神话里的神道;主角超群绝伦,能制伏环境的是传奇里的英雄;主角略比常人胜几筹、但受环境束缚的是史诗和悲剧的英雄;主角是我们一般的人,也不能左右环境,他就称不得“英雄”,因此萨克雷只好把他的《名利场》称为“没有英雄的小说”;主角能力不如我们,那是讽刺作品里的人物——见傅赖(N. Frye)《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普林斯登(Princeton)版三三——三四页。

⑦ 《书信集》第二册三〇九页。

⑧ 同上书,四〇二页;《全集》第二册二七二页;又参看第十二册六〇页,第十三册一〇五、一一二页。

⑨ 《全集》第二册二七三页,又参看第四册四四八——四五〇页。

⑩ 同上书,三二页。

⑪ 《全集》第十五册三五——三五二页。

⑫ 《全集》第十二册一七七页。

禄并不是按着每个人的才能品德来分配的。一般小说又往往把主角结婚作为故事的收场。萨克雷也不以为然。他批评这种写法，好象人生的忧虑和苦恼到结婚就都结束了，这也不合真实，人生的忧患到结婚方才开始^⑭。所以我们两位女角都在故事前半部就结婚了。

萨克雷避免了一般写小说的常规，他写《名利场》另有自己的手法。

他描写人物力求客观，无论是他喜爱赞美的，或是憎恶笑骂的，总把他们的好处坏处面面写到，决不因为自己的爱憎而把他们写成单纯的正面或反面人物。当时有人说他写的人物不是妖魔，不是天使，是有呼吸的活人^⑮。萨克雷称赞斐尔丁能把真实的人性全部描写出来：写好的一面，也写坏的一面^⑯。他自己也总是“看到真相的正反两面”^⑰。譬如爱米丽亚是驯良和顺的女人，是个贤妻良母。她是萨克雷喜爱的角色^⑱。萨克雷写到她所忍受的苦痛，对她非常同情^⑲。可是他又毫不留情地写她自私、

⑭ 萨克雷给朋友的信上安排《名利场》结束时利蓓加怎样下场。信尾说，利蓓加存款的银行倒闭，把她的存款一卷而空。可是他没有把这点写到小说里去（参看《书信集》第二册三七七页）。

⑮ 《全集》第一册三二〇页。

⑯ 《书信集》第二册三一二页。

⑰ 《全集》第二十二册二六四页。

⑱ 《全集》第四册三一八页。

⑲ 萨克雷对他最要好的女朋友说：“爱米丽亚的一部分是你，一部分是我母亲，大部分是我那可怜的太太”（《书信集》第二册三三五页）；后来又对她说：“我老在描写的女人不是你，不是我母亲，她是我那可怜的太太”。（《书信集》第二册四四〇页），他又说，爱米丽亚不是他那位女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她，他不会想出爱米丽亚这个角色来（《书信集》第二册三三五页）。他的女友、母亲、妻子三人的性格并不相似，不过都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子。

⑲ 《全集》第二册二七二——二七四页。

没有识见、没有才能、没有趣味等等^①。利蓓加是萨克雷所唾骂的那种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仁爱的人^②。她志趣卑下，心地刻薄，一味自私自利，全不择手段。可是她的才能机智讨人喜欢；她对环境从不屈服，碰到困难从不懊丧，能有这种精神也不容易；她出身孤苦，不得不步步挣扎，这一点也使人同情。萨克雷把她这许多方面都写出来。又如都宾是他赞扬的好人^③，罗登是所谓“乌鸦”——他所痛恨的人，他也是把他们正反两面都写到。萨克雷的早年作品里很多单纯的反面角色，远不象《名利场》里的人物那么复杂多面^④。

但是萨克雷写人物还有不够真实的地方。譬如利蓓加是他描写得非常成功的人物，但是他似乎把她写得太坏些。何必在故事末尾暗示她谋杀了乔斯呢。照萨克雷一路写来，利蓓加心计很工巧，但不是个凶悍泼辣的妇人，所以她尽管不择手段，不大可能使出凶辣的手段来谋财害命。萨克雷虽然只在暗示，没有肯定她谋杀，可是在这一点上，萨克雷好象因为憎恶了利蓓加

① 爱米丽亚的长处和短处和萨克雷的妻子都很相似——参看戈登·瑞著《萨克雷生平索隐》(The Buried Life)牛津版三一——三二页。

② 《全集》第一册九四页。有说利蓓加是萨克雷仿着他朋友的私生女德瑞莎·瑞维丝(Theresa Reviss)写的，《名利场》发表时她才十五岁。她后来身世和利蓓加很相似(参看《书信集》第一册导言一五七——一六〇页)。

③ 当时人都认出都宾是萨克雷按照他的好友约翰·爱仑(John Allen)写的(参看《书信集》第一册导言八一页)。

④ 譬如《全集》第十二册《巴利·林登的遭遇》里的主角比第十三册《凯丝琳》(Catherine)里的女主角复杂，萨克雷把这个混蛋的心理写得很细微贴切，可是比了利蓓加，他只是单纯的坏人。罗登是《全集》第十四册《二爷通信》(Yellowplush Correspondence)里坎斯·埃斯(Deuce-ace)一流的“乌鸦”，可是他兼有《全集》第十三册《戴尼斯·哈加蒂的老婆》(Denis Haggarty's Wife)里的主角对老婆的那一片忠诚，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表现在他一人身上。

这种人，把她描写得太坏，以至不合她的性格了①。

萨克雷描写人物往往深入他们的心理。他随时留心观察②，也常常分析自己③，所以能体会出小说里那些人物的心思情感。譬如他写奥斯本和赛特笠翻面为仇，奥斯本正因为对不起赛特笠，所以恨他④，又如都宾越对爱米丽亚千依百顺，她越不把他放在心上；都宾要和她决绝时，她却惊惶起来⑤。萨克雷并不象后来的小说家那样向读者细细分析和解释，他只描叙一些表现内心的具体动作。譬如利蓓加是个心肠冷酷的人，但也不是全无心肠。她看见罗登打了斯丹恩勋爵，一面索索发抖，却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个强壮、勇敢的胜利者，不由自主的对他钦佩⑥。她和罗登伉离后潦倒穷困，想起他从前的好处，觉得难受。“她大概哭了，因为她比平常更加活泼，脸上还多搽了一层胭脂”⑦。萨克雷把利蓓加对丈夫的感情写得恰到好处。又如罗登在出征前留给利蓓加一篇遗物的细账⑧，他在负责人拘留所写给利蓓加求救的信⑨，把他对老婆的一片愚忠、对她的依赖和

① 参看圣茨伯利(G. Saintsbury)为牛津版《名利场》所撰序文十五——十六页。

② 他说他随时张大了眼睛，为他的小说收集材料；又说他常看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无聊(《书信集》第二册三一〇页)。又说他在阔人中间来往，每天都有些收获(《书信集》第二册三三四页)。

③ 萨克雷说他常照的镜子也许是裂缝的、不平正的，可是他照见了自己的懦弱、丑恶、贪纵、愚蠢种种毛病(《书信集》第二册四二三——四二四页)。

④ 《全集》第一册二一一——二一三页。

⑤ 《全集》第二册四〇四页。

⑥ 同上书，二二三页。

⑦ 同上书，三六四页。

⑧ 《全集》第一册三六七页。

⑨ 《全集》第二册二一七——二一八页。

信任都逼真的表达出来。萨克雷在这种地方笔墨无多，却把曲折复杂的心理描写得很细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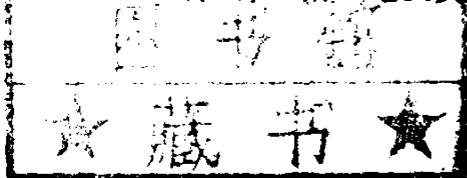
萨克雷的人物总嵌在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里。他从社会的许多角度来看他虚构的人物，从这许多角度来描摹；又从人物的许多历史阶段来看他们，从各阶段不同的环境来描摹。一般主角出场，往往干一两件具有典型性的事来表现他的性格。我们的利蓓加一出场也干了一件惹人注意的事，她把校长先生视为至宝的大字典摔回学校了。这固然表现了她的反抗性，可是反抗性只是她性格的一个方面，她的性格还复杂得多。我们看她在爱米丽亚家追求乔斯，就很能委屈忍受。她在克劳莱家四面奉承，我们看到她心计既工、手段又巧，而且多才多能。她渐渐爬上高枝，稍微得意，便露出本相，把她从前谄媚的人踩踏两下，我们又看到她的浅薄。她在困难中总是高高兴兴，我们看到她的坚硬、风趣和幽默。萨克雷从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阶段，用一桩桩细节刻划出她性格的各方面，好象琢磨一颗金钢钻，琢磨的面愈多，光彩愈灿烂。对于其他人物萨克雷也是从种种角度来描写。譬如乔治·奥斯本在爱米丽亚心目中是一表堂堂的英雄；从利蓓加眼里我们就看到他的浮薄虚荣；在他和都宾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他的自私；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光耀门户的好儿子；在罗登看来，他是个可欺的冤桶；律师目中他是个十足的纨裤。又如乔斯，我们也从他本人、他父母、利蓓加、游戏场众游客等等角度来看他，从他壮年、暮年等不同的阶段来看他。这样一来，作者不仅写出一个角色的许多方面，也写出了环境如何改换人的性格。赛特笠夫妇得意时是一个样儿，初失意时又是个样儿，多年落魄之后又是一个样儿。罗登早年是个骄纵的纨裤，渐渐变成一个驯顺、呆钝的发胖中年人。萨克雷又着意写出环

境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好人未必成功得意，成功得意的人倒往往变成社会上所称道的好人。一个人有了钱就讲道德了^①。所以利蓓加说，假如她一年有五千镑的收入，她可以做个好女人^②。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里，萨克雷第一个指出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关系，这是他发展现实主义的很大的贡献。

萨克雷把故事放在三十多年前，他写的是过去十几年到三十几年的事。小说不写古代、不写现代，而写过去二十年到六十年的事，在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很普遍。但萨克雷独能利用这一段时间的距离，使他对过去的年代仿佛居高临远似的看到一个全貌。他看事情总看到变迁发展，不停留在一个阶段上。他从一个人的得失成败看到他一生的全貌；从祖孙三代人物、前后二十年的变迁写出一部分社会、一段时代的面貌，给予一个总评价。我们看着利蓓加从未见世面的姑娘变成几经沧桑的老奸巨猾；爱米丽亚从天真女孩子变为饱经忧患的中年妇人；痴心的都宾渐渐心灰；一心信赖老婆的罗登对老婆渐渐识破。成功的老奥斯本、失败的老赛特笠、他们烦恼苦恼了一辈子，都无声无息的死了。下代的小奥斯本和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一样自私；下代的小罗登承袭了他父亲没有到手的爵位和产业；他们将继续在《名利场》上活跃。我们可以引用萨克雷自己的话：“时间象苍老的、冷静的讽刺家，他那忧郁的微笑仿佛在说：‘人类啊，看看你们追求的东西多么无聊，你们追求那些东西的人也多么无

① 参看《全集》第二十册七四页，第二十一册十七页，第二十二册二七四页。

② 《全集》第二册八〇页。萨克雷不是说没有钱就不能讲道德，只说有錢人安享现成，不知道生活困苦可以陷入做不道德的事（《书信集》第二册三五三——三五四页）。所以他劝富裕的人别自以为道德高人一等，他们只是境遇好，没受到诱惑罢了（《全集》第二册二七三页）。



聊’”^①。萨克雷就象这位时间老人似的对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点头叹息。

萨克雷最称赏斐尔丁《汤姆·琼斯》(Tom Jones)的结构^②,可是《名利场》里并不讲究结构。他写的不是一桩故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幅社会的全景,不能要求象《汤姆·琼斯》那样的结构^③。萨克雷说,他虚构的人物往往自由行动,不听他的安排,他只能随着他们^④。又说,他虚构的人物好象梦里的人,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自己从来没想到的^⑤。又说,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哪儿来的;里面形容的人物他从没看见过,他们的对话他从没听见过^⑥。萨克雷和狄更斯的小说都是分期在杂志上发表的,可是萨克雷不象狄更斯那样预先把故事全盘仔细的计划^⑦,萨克雷写完这一期,再筹划下一期;他的故事先有部分,然后合成整个^⑧。他只选定几个主要的角色,对他们的身世大概

① 《全集》第十五册三五二页。

② 《全集》第二十二册二六七——二六八页。

③ 有人说,萨克雷第一个打破小说当有结构的成规。他也不由小说的主角带领读者到社会的各阶层去经历,他以全知的作者身份,自己直接来描写社会的各阶层——见爱德温·缪尔 (Edwin Muir) 《小说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三八——三九页。

④ 《书信集》第三册四三八页;又《全集》第十六册二六一页。

⑤ 《全集》十六册二六一页。这个比喻很能启发人。萨克雷说,作家创造人物是把某甲的头皮,某乙的脚眼皮拼凑而成(《全集》第十六册二六二页)。梦里的人物确是这般形成,但绝无拼凑的痕迹,个个是活人,都能自由行动,也不受我们有意识的管制。

⑥ 《书信集》第三册四六八页。

⑦ 参看波特(J. Butt)和凯丝琳·铁洛生合作的《狄更斯怎样创作》(Dickens at work)第一章。

⑧ 杰弗瑞·铁洛生(Geoffrey Tillotson)《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 the Novelist),剑桥版十四页。

有个谱儿，就随他们自由行动^①。譬如《名利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问萨克雷故事怎样收场，他回信说：“我上星期碰到罗登夫人……”如此这般，随笔洩了许多事，大致情况后来写进小说里去^②。又如他起初准备叫爱米丽亚由苦痛的熬炼、宗教的启示，渐渐脱出狭小的自我，能够虚怀爱人^③。但是萨克雷改变了他当初的意图^④，爱米丽亚到小说后部还依然故我，并没有听萨克雷的安排。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不愿用自己的布局限制他虚构的人物自由活动，或干扰故事的自然发展。他叙事围绕着利蓓加和爱米丽亚两人的身世，两条线索有时交错，有时平行，互相陪衬对比。爱米丽亚苦难的时候利蓓加正得意，利蓓加倒霉的时候爱米丽亚在交运。这是大致的安排。不过逐期发表的每个部分里结构很严密要贴，一桩桩故事都有统一性。譬如第一、二期写利蓓加想嫁乔斯，枉费心计，第三、四期写她笼络罗登，和他私下结婚，不料毕脱从男爵会向她求婚，她一番苦心，只替自己堵塞了富贵的门路。萨克雷总把最精警的部分放在每期结尾，仿佛对读者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例如乔治出征前和爱米丽亚重归和好，乔治战死疆场，爱米丽亚还在为他祈祷；罗登发现利蓓加对自己不忠实等等^⑤。他叙述的一桩桩故事都很完整，富有戏剧性，充满了对人生的讽刺。但是整部小说冗长散漫，有些沉闷的部分。

萨克雷刻意描写真实，却难免当时社会的限制。维多利亚社

① 参看《忧患的锻炼》四〇七页。

② 《书信集》第二册三七五——三七七页。

③ 《全集》第一册三二二页，对照《书信集》第二册三〇九页。

④ 参看《萨克雷生平索隐》三五页。

⑤ 参看《忧患的锻炼》四九九页。

会所不容正视的一切，他不能明写，只好暗示。所以他叹恨不能象斐尔丁写《汤姆·琼斯》那样真实^①。他在这部小说里写到男女私情，只隐隐约约，让读者会意^②。譬如利蓓加和乔治的关系只说相约私奔，利蓓加和斯丹恩勋爵的关系只写到斯丹恩吻利蓓加的手。如果把萨克雷和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描写真实的程度上、选择细节的标准上有极大的区别。

萨克雷和斐尔丁一样，喜欢夹叙夹议，象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时时现身说法对人物和故事作一番批评。作家露面发议论会打断故事，引起读者嫌厌。不过这也看发议论的艺术如何。《名利场》这部小说是作者以说书先生的姿态向读者叙述的；他以《名利场》里的个中人身份讲他本人熟悉的事，口吻亲切随便，所以叙事里掺入议论也很自然。萨克雷在序文里说：“这场表演……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他的议论就是台上点的蜡烛。他那批判的目光照明了台上的把戏，他的同情和悲悯笼罩着整个舞台。因此很有人为他的夹叙夹议作辩护^③。但是萨克雷的议论有时流于平凡罗嗦，在他的小说里就仿佛“光滑的明镜上着了些霉暗的斑点”^④。还有一层，他穿插进去的议论有时和他正文里的描写并不协调。他对爱米丽亚口口声声的赞美，就在批评她没头脑、虚荣、自私的时候，口吻间还含蕴着爱怜袒护。我们从他的自白里知道，爱米丽亚这个人物大部分代表他那位“可

① 《全集》第三册导言六页。

② 《全集》第二册三五九页。

③ 参看《小说家萨克雷》七——一四页；《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二五一——二五六页。

④ 见奥列弗·艾尔登(Oliver Elton)《一八三〇——一八八〇年英国文学概观》(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二册二三一页。

怜”的妻子依莎贝拉^①，在爱米丽亚身上寄托着他的悲哀和怜悯；他在议论的时候抒写这种情感原是极自然的事，但是他议论里的空言赞美和他故事里的具体刻画不大融洽，弄得读者摸不透他对爱米丽亚究竟是爱、是憎、是赞扬、是讽刺^②。有的读者以为作者这般赞美的人物准是他的理想人物，可是按他的描写，这个人物只是个平庸脆弱的女人。是作者的理想不高呢？还是没把理想体现成功呢？读者对爱米丽亚的不满就变为对作者的不满了^③。

萨克雷善于叙事，写来生动有趣，富于幽默。他的对话口角宛然，恰配身份。他文笔轻快，好象写来全不费劲，其实却经过细心琢磨。因此即使在小说不甚精警的部分，读者也能很流利的阅读下去。《名利场》很能引人入胜。但是读毕这部小说，读者往往觉得郁闷、失望。这恰是作者的意图。他说：我要故事在结束时叫每个人都不满意、不快活——我们对于自己的故事以及一切故事都应当这样感觉^④。他要我们正视真实的情况而感到不满，这样来启人深思、促人改善。

《名利场》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萨克雷用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具体描摹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斯当达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⑤。他为了描写真实，在写《名利场》

① 《书信集》第三册四六八页。

② 譬如凯丝琳·铁洛生就以为萨克雷是在讽刺爱米丽亚这种类型的女角（见《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二四六页）。

③ 参看《萨克雷生平索隐》三六页。萨克雷的女友——萨克雷认为有“一部分”和爱米丽亚相似的那一位——也很不满意爱米丽亚这个人物（见《书信集》第二册三三五页又三九五页）。

④ 《书信集》第二册四二三页。

时打破了许多写小说的常规。这部小说，可以说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境地。

杨 绛

一九五九年

⑤ 参看《忧患的锻炼》三九四——三九五页。

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領班的坐在戏台上慢子前面，对着底下鬧哄哄的市場，瞧了半晌，心里不覺悲慘起来。市場上的人有的在吃喝，有的在調情，有的得了新寵就丢了旧愛；有在笑的，也有在哭的，还有在抽烟的，打架的，跳舞的，拉提琴的，誑騙哄人的。有些是到处橫行的强梁汉子；有些是对女人飞眼兒的花花公子，也有扒兒手和到处巡邏的警察，还有走江湖吃十方，在自己攤子前面扯起嗓子嚷嚷（这些人偏和我同行，真該死！），跳舞的穿着混身發亮的衣服，可憐的翻斤斗老头兒塗着兩腮幫子胭脂，引得那些乡下佬睜着眼瞧，不提防后面就有三只手的家伙在掏他們的口袋。是了，这就是我們的名利場。这里虽然是个熱鬧去处，却是道德淪亡，說不上有什么快活。你瞧瞧戏子們丑角們下場以后的臉色——譬如那逗人發笑的傻小子湯姆回到后台洗淨了臉上的油彩，准备和老婆兒子（一群小傻小子）坐下吃飯时候的形景，你就明白了。不久開場做戏，湯姆又会出来連連翻斤斗，嘴里叫喚着說：“您好哇？”

我想，凡是有思想的人在这种市場上觀光，不但不怪人家兴致好，自己也会跟着乐。他不时的会碰上一兩件事，或是幽默得逗人發笑，或是显得出人心忠厚的一面，使人感动。这兒有一个漂亮的孩子，眼巴巴的瞧着卖姜汁面包的攤兒；那兒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臉紅紅的听她的愛人說話，瞧他給自己挑礼物；再过去是可憐的小丑湯姆躲在貨車后头帶着一家老小啃骨头，这些老

实人就靠他翻斤斗賺来的錢过活。可是話又說回来，大致的印象还是使人愁而不是逗人乐的。等你回到家里坐下来讀書做事的时候，玩味着剛才所見的一切，就会冷靜下来，对于別人的短处也不太苛責了。

我这本小說“名利場”就只有这么一点兒教訓。有人認為市場上人口混雜，是个下流的地方，不但自己不去，連家眷和佣人也不准去。大概他們的看法是不錯的。不过也有人生就懶散的脾气，或是仁慈的心腸，或是愛取笑諷刺的性格，他們看法不同一些，倒願意在市場里消磨半个鐘头，看看各种表演，像激烈的格斗，精采的騎术，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普通人家生活的情形，專为多情的看客預备的恋爱場面，輕松滑稽的穿插等等。這場表演每一幕都有相称的布景，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蠟燭，滿台照得雪亮。

領班的还有什么可說的呢？他帶着戏班子在英国各大城市上演，多承各界惠顧，各报的編輯先生們也都有好評，又蒙各位大人先生提拔，真是不胜感激。他的傀儡戏被英国最高尚的人士所賞識，使他覺得面上很有光彩。那个叫蓓基的木偶人兒非常有名，大家一致称贊她的骨节特別的灵活，綫一牽就活潑潑的手舞足蹈。那个叫愛米丽亞的洋娃娃虽然沒有这么叫座，卖艺的倒也費了好些心血刻划她的面貌，設計她的服裝。还有一个叫都冥的傀儡，看着笨手笨脚的，跳起舞来却很有趣，很自然。也有人愛看男孩子們跳的一場舞。請各位觀眾注意那“黑心的貴人”，他的服飾非常华丽，我們筹备的时候真是不惜工本；这次表演完畢以后，它馬上会給“魔鬼老爹”請去。

領班的說到这兒，向各位主顧深深的打了一躬退到后台，接下去就開幕了。

1848年6月28日于倫敦

目 次

译本序 杨 峰 1

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1

第 一 章 契息克林荫道 1

第 二 章 夏泼小姐和赛特笠小姐准备作战 9

第 三 章 利蓓加遇见了敌人 20

第 四 章 绿丝线的钱袋 30

第 五 章 我们的都宾 45

第 六 章 游乐场 59

第 七 章 女王的克劳莱镇上的克劳莱一家 74

第 八 章 秘密的私信 85

第 九 章 克劳莱一家的写照 96

第 十 章 夏泼小姐交朋友了 104

第十一章 纯朴的田园风味 112

第十二章 很多情的一章 129

第十三章 多情的和无情的 140

第十四章 克劳莱小姐府上 155

第十五章 利蓓加的丈夫露了一露脸 178

第十六章 针插上的信 189

DI86/07

第十七章	都宾上尉买了一架鋼琴.....	200
第十八章	誰彈都宾上尉的鋼琴呢.....	210
第十九章	克勞萊小姐生病.....	225
第二十章	都宾上尉做月老.....	239
第二十一章	財主小姐引起的爭吵.....	250
第二十二章	婚礼和一部分的蜜月.....	261
第二十三章	都宾上尉繼續游說.....	272
第二十四章	奧斯本先生把大聖經拿了出來.....	279
第二十五章	大伙兒准备离开布拉依頓.....	294
第二十六章	从倫敦到契頓姆以前的經過.....	316
第二十七章	爱米丽亞归营.....	325
第二十八章	爱米丽亞隨着大伙兒到了荷蘭、比利 時一帶.....	333
第二十九章	布魯塞爾.....	344
第三十章	“我撇下的那位姑娘”.....	359
第三十一章	乔斯·賽特笠照料他的妹妹.....	370
第三十二章	乔斯逃难，战争也結束了.....	385
第三十三章	克勞萊小姐的亲戚为她擔憂.....	404
第三十四章	詹姆士·克勞萊的烟斗灭了.....	416
第三十五章	做寡妇和母亲.....	437
第三十六章	全無收入的人怎么才能过好日子.....	451
第三十七章	还是本来的題目.....	460
第三十八章	小戶人家.....	477
第三十九章	說些看破世情的話.....	494
第四十章	蓓基正式进了家門.....	505
第四十一章	蓓基重回老家.....	516

第四十二章	关于奥斯本一家.....	530
第四十三章	請讀者繞过好望角.....	539
第四十四章	在倫敦和汉泊郡的曲折的情节.....	550
第四十五章	在汉泊郡和倫敦發生的事情.....	562
第四十六章	風波和灾难.....	573
第四十七章	崗脫大廈.....	583
第四十八章	社会的最上層.....	595
第四十九章	三道正菜和一道甜点心.....	605
第五十章	平民老百姓家里的事.....	619
第五十一章	字謎表演.....	630
第五十二章	体貼入微的斯丹恩勛爵.....	654
第五十三章	一場营救引出一場大禍.....	665
第五十四章	交鋒后的星期日.....	676
第五十五章	还是本来的題目.....	687
第五十六章	乔杰成了闊大少.....	705
第五十七章	近东的風光.....	719
第五十八章	我們的朋友都宾少佐.....	730
第五十九章	旧鋼琴.....	743
第六十章	回到上流社会.....	755
第六十一章	兩盞灯灭了.....	763
第六十二章	萊茵河上.....	779
第六十三章	我們遇見一个老相識.....	741
第六十四章	流浪生活.....	806
第六十五章	有正經事，也有娱乐.....	815
第六十六章	情人的爭吵.....	835
第六十七章	有人出生，有人結婚，有人去世.....	853

插圖目次

1	利蓓加告別了	9 前
2	乔瑟夫先生的心給纏住了	45 前
3	利蓓加結識了一位真正的从男爵	77 前
4	克勞萊小姐的知疼着热的亲戚本家	119前
5	奧斯本先生招待爱米丽亞	149前
6	針插上的信	195前
7	施瓦滋小姐准备进宮觀見	249前
8	爱情女神为战神整理行裝	361前
9	乔斯先生把鬍子刮掉了	403前
10	詹姆士先生的烟斗灭了	433前
11	罗登太太离开巴黎	459前
12	緞帶偷东西當場被捉	503前
13	葛蘿薇娜給少佐送秋波	543前
14	蓓基在朗白街	609前
15	克里蒂姆耐絲德拉大出風头	647前
16	乔杰成了闊大少	707前
17	給乔斯先生裝水烟的	733前
18	晴朗的夏日傍晚	781前
19	蓓基第二次扮演克里蒂姆耐絲德拉	871前
20	善有善报；名利場上的一个小攤子	873前

第一章

契息克林蔭道

当时我們这世紀^① 剛开始了十几年。在六月里的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契息克林蔭道上平克頓女子学校的大鉄門前面来了一輛寬敞的私人馬車。拉車的兩匹肥馬套着雪亮的馬具；肥胖的車夫戴了假頭髮和三角帽子，赶車子的速度不过一小时四哩。胖子車夫的旁边坐着一个当差的黑人，馬車在女学堂發光的銅牌子前面一停下来，他就伸开一双罗圈腿，走下来按鈴。这所气象森严的旧房子是磚砌的，窗口很窄，黑人一按鈴，就有二十来个小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連那好性子的吉米瑪·平克頓小姐也給引出来了。眼睛尖点兒的人准能看見她在自己客厅的窗戶前面，她的紅鼻子恰好湊在那一盆盆的牻牛兒花上面。

吉米瑪小姐說：“姐姐，賽特笠太太的馬車来了。那个叫三菩的黑佣人剛剛按过鈴。馬車夫还穿了新的紅背心呢。”

“賽特笠小姐离校以前的必要手續办好沒有，吉米瑪小姐？”說話的是一位威風凜凜的女士，也就是平克頓小姐本人。她算

① 指十九世紀。

得上海默斯密士这一帶地方的賽米拉米斯^①，又是約翰生博士^②的朋友，并且經常和夏博恩太太^③通信。

吉米瑪小姐答道：“女孩子們清早四點鐘就起來幫她理箱子了，姐姐。我們還給她扎了一捆花兒。”

“妹妹，用字文雅點兒，說一束花。”

“好的。這一簇花兒大得像个草堆兒。我還包了兩瓶子丁香花露^④送給賽特笠太太，連方子都在愛米麗亞箱子里。”

“吉米瑪小姐，我想你已經把賽特笠小姐的費用單子抄出來了。這就是嗎？很好，共是九十三鎊四先令。請你在信封上写上約翰·賽特笠先生的名字，把我写給他太太的信也封進去。”

在吉米瑪小姐看起來，她姐姐親筆簽字的信和皇帝的上諭一般神聖。平克頓小姐難得写信給家長，只限于學生离校，或是



① 傳說是巴比倫古國的皇后，她的丈夫尼納斯死后由她當國（也有說丈夫是她謀死的），文治武功都很顯赫，曾建立許多城池。

② 薩繆爾·約翰生 (Samuel Johnson, 1709—84)，十八世紀英國文壇上的首腦人物，曾經獨力編纂英文字典。

③ 夏博恩太太 (Hester Chapone, 1727—1801)，當時的女學究，有過幾種著作。

④ Gilly flower water，用來洗滌膏藥遺留在皮膚上的污垢。

結婚，或是像有一回那可憐的白却小姐害猩紅熱死掉的時候，她才親自動手。吉米瑪小姐覺得她姐姐那一回通知信里的句子又虔誠又動聽。世界上如果還有能够使白却太太略抒悲懷的東西，那一定就是這封信了。

這一回，平克頓小姐的信是这样的：

契息克林蔭道 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夫人——愛米麗亞·賽特笠小姐在林蔭道已經修畢六年，此後盡堪在府上風雅高尙的環境中占一個與她身份相稱的地位，我因此感到萬分的榮幸和欣喜。英國大家閨秀所特有的品德，在她家世和地位上所應有的才學，溫良的賽特笠小姐已經具備。她學習勤勉，性情和順，博得師長們的贊揚，而且她為人溫柔可親，因此校內無論長幼，一致喜愛她。

在音樂、舞蹈、拼法以及刺繡縫紉方面，她的造詣一定能副親友的期望。可惜她對於地理的知識還多欠缺。同時我希望您在今後三年之中，督促她每天使用背板①四小時，不可間斷。這樣才能使她的舉止風度端雅穩重，合乎上流女子的身份。

賽特笠小姐對於宗教道德的見解非常正確，不愧為本校的學生（本校曾承偉大的字彙學家②光臨參觀，又承杰出的夏博恩夫人多方資助）。愛米麗亞小姐離開林蔭道時，同窗的眷念，校長的關注，也將隨她而去。夫人，我十分榮幸，能自稱為您的謙卑感恩的僕人。

巴巴拉·平克頓

附言 夏潑小姐準備和賽特笠小姐一同來府。夏潑小姐在勒塞爾廣場盤桓的時間不宜超過十天。雇用她的是顯要的世家，希望她在最短時間內開始工作。

① 當時的人用背板來防止駝背。

② 指薩繆爾·約翰生博士。

信写完之后，平克頓小姐在一本約翰生字典的空白頁上写了她自己的和賽特笠小姐的名字。凡是学生离开林蔭道，她从来不忘記把这本極有趣味的著作相贈。書面上另外写上“已故薩謬尔·約翰生博士于平克頓女校某畢業生离开林蔭道时的数行贈言”。这位威風凜凜的女人嘴边老是挂着字彙学家的名字，原来他曾經来拜訪过她一次，从此使她名利双收。

吉米瑪小姐奉了她姐姐的命令，在櫃子里抽出兩本字典。平克頓小姐在第一本里面題贈完畢，吉米瑪小姐便帶着迟疑不决的样子，小心翼翼的把第二本也遞給她。

平克頓小姐的臉色冷冰冰的非常可怕，問道：“这本給誰，吉米瑪小姐？”

“給蓓基·夏潑，”吉米瑪一面說，一面吓得索索抖，背过臉去不敢看她姐姐，她那憔悴的臉兒和干枯的頸子都漲得通紅——“給蓓基·夏潑，她也要走了。”

平克頓小姐一字一頓的大声嚷道：“吉米瑪小姐，你瘋了嗎？把字典仍旧攔在櫃子里，以后不准这么自作主張！”

“姐姐，字典才值兩先令九便士，可憐的蓓基拿不着字典，心里头豈不难过呢？”

平克頓小姐答道：“立刻叫賽特笠小姐到我这兒来。”可憐的吉米瑪小姐不敢多嘴，慌慌張張的跑掉了。

賽特笠小姐的爸爸在倫敦做买卖，手里很有几个錢，而夏潑小姐不过在学校里半教半讀，平克頓小姐認為自己已經給了她不少好处，不必再在分手的时候特別抬举她，送她字典。

一般說来，校長的信和墓志銘一样靠不住。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刻在他們朽骨上的好話，真的是虔誠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順的兒女，尽职的丈夫，賢良的妻子，他們家

里的人也真的反思綿綿的追悼他們。同样的，不論在男学校女学校，偶然也会有一两个学生当得起老师毫無私心的称贊。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就是这种难能可貴的好人。平克頓小姐夸獎她的話，句句是真的。不但如此，她还有許多可愛的品質，不过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像智慧女神一样的老婆子因为地位不同，年龄悬殊，看不出来罢了。

她的歌喉比得上百灵鳥，或者可說比得上別灵頓太太，她的舞艺不亞于赫立斯白格或是巴利索脫^①。她花兒綉得好，拼法准确得和字典不相上下。除了这些不算，她心地厚道性格溫柔可疼，器量又大，为人又乐观，所以上自智慧女神，下至可憐的洗碗小丫头，沒一个人不爱她。那独眼的卖苹果女人有个女兒，每星期到学校里来卖一次苹果，也爱她。二十四个同学里面，倒有十二个是她的心腹朋友。連妒忌心最重的白立格小姐都不說她的坏話；連自以为了不起的賽尔泰小姐（她是台克斯脫勛爵的孫女兒）也承認她的身段不錯。还有位有錢的施瓦滋小姐，是从聖·葛脫回来的半黑种，她那一头頭髮卷得就像羊毛；爱米丽亞离校那天她哭得死去活来，校里的人只好請了弗洛絲医生来，用嗅鹽把她熏得半醉。平克頓小姐的感情是沉着而有节制的，我們从她崇高的地位和她过人的德行上可以推想出来，可是吉米瑪小姐就不同，她想到要跟爱米丽亞分別，已經哼哼唧唧哭了好几回，若不是怕她姐姐生气，准会像聖·葛脫的女財主一样（她付双倍的学杂費），老实不客气的發起歇斯底里病来。可惜只有寄宿在校長家里的闊学生才有权利任性發泄哀痛，老实的吉米瑪工作多着呢，她得管賬，做布丁，指揮佣人，留心碗盞磁器，还得

① 这几个都是当时有名气的歌唱家和舞蹈家。

負責上上下下換洗縫補的事情。我們不必多提她了。從現在到世界末日，我們也不見得再听得到她的消息。那鏤花的大鐵門一关上，她和她那可怕的姐姐永遠不會再到我們這小天地里來了。

我們以後還有好些機會和愛米麗亞見面，所以應該先介紹一下，讓大家知道她是个招人疼的小女孩兒。我們能够老是跟这么天真和气的人做伴，真是好运气，因为不管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在小說里面——尤其在小說里面——可惡的坏蛋实在太多。她反正不是主角，所以我不必多形容她的外貌。不瞞你說，我覺得她的鼻子不够長，臉蛋兒太紅太圓，不大配做女主角。她臉色紅潤，显得很健康，嘴角卷着甜迷迷的笑容，明亮的眼睛里閃閃發光，流露出最真誠的快活，可惜她的眼睛里也常常裝滿了眼泪。因为她最愛哭。金絲雀死了，老鼠給猫逮住了，或是小說里最無聊的結局，都能叫这小傻瓜伤心。假如有硬心腸的人責罵了她，那就活該他們倒楣。連女神一般严厉的平克頓小姐，罵過她一回之後，也沒再罵第二回。在她看來，这种容易受感触的性子，正和代数一样难捉摸，不过她居然叮囑所有的教師，叫他們對賽特笠小姐特別溫和，因为粗暴的手段对她只有害處。

賽特笠小姐既愛哭又愛笑，所以到了動身的一天不知怎么才好。她喜欢回家，又舍不得离校。沒爹娘的羅拉·馬丁連着三天像小狗似的跟在她後面。她至少收了十四份禮物，當然也得照樣回十四份，还得郑重其事的答应十四個朋友每星期写信給她們。賽爾泰小姐（順便告訴你一聲，她穿得很寒酸）說道：“你写給我的信，叫我祖父台克斯脫勛爵轉給我得了。”施瓦滋小姐說：“別計較郵費，天天写信給我吧，寶貝兒。”这位頭髮活像羊毛的小姐感情容易冲動，可是器量大，待人也亲熱。小孤兒羅

拉·馬丁(她剛會寫圓滾滾的大字)拉着朋友的手,呆柯柯的瞧着她說:“愛米麗亞,我寫信給你的時候,就叫你媽媽。”瓊斯^①在他的俱樂部里看這本書看到這些細節,一定會罵它們瑣碎、無聊,全是廢話,而且異乎尋常的肉麻。我想像得出瓊斯的样子,他剛吃過羊肉,喝了半品脫的酒,臉上紅噴噴的,拿起筆來在“無聊”“廢話”等字樣底下畫了道兒,另外加上幾句,說他的批評“很準確”。他本來是個高人一等的天才,不論在小說里在生活中,只賞識大刀闊斧、英雄好漢的事跡,所以我這裡先警告他,請他走開。

好了,言歸正傳。三菩把賽特笠小姐的花兒、禮物、箱子和帽盒子安放在車子上。行李里面還有一只飽經風霜、又舊又小的牛皮箱,上面整整齐齐的釘着夏潑小姐的名片,三菩嘻皮扯臉的把箱子遞給車夫,車夫也嗤笑着把它裝在車子上。這樣,分手的時候便到了。平克頓小姐對她學生揚揚洒洒的訓了一篇話,就此減輕了愛米麗亞的離愁。倒並不是平克頓小姐的臨別贈言使她想得通丟得開,因此心平氣和,鎮靜下來,却是因為她說的全是一派門面話,又長又悶,聽得人難受。而且賽特笠小姐很怕校長,不敢在她面前為着個人的煩惱流眼淚。那天像家長來校的時候一般隆重,特地在客廳里擺了一個香草子蛋糕和一瓶酒。大家吃過點心,賽特笠小姐便準備動身。

那時一個沒人理會的姑娘從樓上下來,自己提着紙盒子。吉米瑪小姐對她說道:“蓓基,你該到里边去跟平克頓小姐告辭一聲。”

“我想這是免不了的,”夏潑小姐說話的時候不動聲色,吉米

① 瓊斯是個普通的名字,這裡代表隨便什麼張三李四。

瑪小姐瞧着直覺得詫異。吉米瑪敲敲門，平克頓小姐說了聲請進，夏潑小姐便滿不在乎走到屋里，用完美的法文說道：“小姐，我來跟您告別。”

平克頓小姐是不懂法文的，她只會指揮懂法文的人。當下她咬着嘴唇忍下這口氣，高高的揚着臉——她的鼻子是羅馬式的，頭上還包着一大塊纏頭布，看上去着實令人敬畏——她揚着臉說道：“夏潑小姐，早上好！”海默斯密士區里的賽米拉米斯一面說話，一面把手一揮，一則表示和夏潑小姐告別，二則特地伸出一個手指頭，好給夏潑小姐一個機會和她握手。

夏潑小姐交叉着手，冷冷的笑着鞠了一個躬，表示不希罕校長賞給她的面子。賽米拉米斯大怒，把個臉高高揚起。在這一剎那間，這一老一少已經交過鋒，而吃虧的竟是那老的。她攬着愛米麗亞說：“求老天保佑你，孩子，”一面說，一面從愛米麗亞肩頭上對夏潑小姐惡狠狠的瞪眼。吉米瑪小姐心里害怕，趕快拉着夏潑小姐出來，口里說：“來吧，蓓基。”在我們的故事里，這客廳的門從此关上，再也不開了。

接着是樓下告別時的忙亂，當時的情形真是難以言語形容。過道里擠滿了人，所有的佣人，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同學，還有剛剛到達的跳舞先生，大家扭在一起，擁抱着，親吻着，啼哭着。寄宿在校長家裡的施瓦滋小姐在房間里發歇斯底里病，一聲聲的叫喚。這種種，實在沒人能夠描寫，軟心腸的人也不忍多看的。擁抱完畢之後，大家便分手了——我該說，賽特笠小姐和她的朋友們便分手了。夏潑小姐在幾分鐘之前已經靜靜的坐進了馬車，沒有人因為舍不得她而流過一滴眼淚。

彎腿的三善拍的一聲替他哭哭啼啼的小姐關好了車門，自己一縱身跳在馬車後面站好，這當兒吉米瑪小姐拿着一個小包

冲到門口叫道：“等一等！”她对爱米丽亞說：“亲爱的，这兒有几塊夾心面包，回头你們肚子餓了好吃。蓓基，蓓基·夏潑，这本书給你，我姐姐把这給——我的意思是我把这——約翰生的字典——你不能不拿字典就走。再見了！車夫，趕車吧！求天保佑你們！”

这忠厚的人兒情不自禁，轉身回到花园里面。哪知道馬車剛動身，夏潑小姐的蒼白臉兒便从窗口伸出来。她竟然老实不客气的把字典扔在花园里面。

吉米瑪吓得差点兒暈过去，說道：“噯喲，我从来没有——好大的胆子——”她的感情起伏得太利害，因此兩句話都沒有說完。馬車走了，大鉄門关上了；里面打起鈴子准备上跳舞課。兩個女孩子从此开始做人。再見吧，契息克林蔭道！

第二章

夏潑小姐和賽特笠小姐准备作战

我們在前一章里已經提到夏潑小姐勇敢的行为。她眼看着字典飞过小花园的甬道掉在吉米瑪小姐脚下，把她吓了一跳，自己的臉上才浮起一絲兒笑意。只是这笑容比起方才惡狠狠鉄青的臉色来，也好看不多少。她出了气心里舒暢，往后一靠，說道：“字典打發掉了，謝天謝地，总算出了契息克！”

賽特笠小姐看見这样大胆的行为，差不多跟吉米瑪一样吃惊。你想，她剛剛跨出校門一分鐘，六年来受的教誨，哪里能在这么短短的一刹那給忘掉呢？真的，小时候受的惊吓，有些人一

輩子都記得。举例來說，我認識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先生，一天早上吃早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的对我說：“昨兒晚上我夢見雷恩博士^①給我吃了一頓鞭子。”他的想像一晚上的工夫就把他帶到五十五年以前的境界里去；他活到六十八岁，可是在他心底里，雷恩博士和他的棍子还像他十三岁的时候一样可怕。倘若雷恩博士先生真人出現，手里拿着大棍子，对六十八岁的老头兒厉声喝道：“孩子，把褲子脫下来！”你想会有什么結果？所以难怪賽特笠小姐看見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覺得害怕。

半响，她才說出話來道：“利蓓加，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利蓓加笑道：“怎么？你以为平克頓小姐还会走出来把我关到黑屋子里去不成？”

“当然不会。可是——”

夏潑小姐恨恨的說道：“我恨透了这整个兒的学校。但愿我一輩子也別再看見它。我恨不得叫它沉到泰晤士河里去。倘若平克頓小姐掉在河里，我也不高兴撈她起来。我才不干呢！哈！我就爱看她在水里泡着，头上包着包头布，后面拖着个大裙子，鼻子像个小船尖似的浮在水面上。”

賽特笠小姐嚷道：“別說了！”

利蓓加笑道：“怎么？黑人会搬嘴嗎？他尽不妨回去告訴平克頓小姐，說我恨她恨得入骨。我巴不得他回去搬嘴，巴不得叫老太婆知道我的利害。兩年来她侮辱我、虐待我，厨房里的佣人过的日子还比我强些呢。除了你，沒有一個人把我当朋友，也沒人对我說過一句好話。我得伺候低班的小姑娘，又得跟小姐們說法文，說得我一想起自己的語言就头痛。可是跟平克頓小姐

① 雷恩(Mathew Raine, 1760—1811), 1791年起在薩克雷的母校查特豪斯公立学校(Charter House)任校長。

說法文才好玩兒，你說對不對？她一個字都不懂，可是又要裝面子不肯承認自己不懂。我想這就是她讓我離開學校的原因。真得感謝上天，法文真有用啊！法國萬歲！皇帝陛下萬歲！波那帕脫^①萬歲！”

賽特笠小姐叫道：“噯喲，利蓓加！利蓓加！怎麼說這樣豈有此理的話？你的心思怎麼這樣毒，干嗎老想報復呢？你的胆子可太大了。”利蓓加方才說的話真是喪盡神明，因為當時在英國，“波那帕脫萬歲”和“魔鬼萬歲”並沒有什麼分別。

利蓓加小姐回答道：“愛報復的心思也許毒，可是也很自然。我可不是天使。”說句老實話，她的確不是天使。

在這三言兩語之中（當時馬車正在懶懶地沿著河边走）夏潑小姐兩次感謝上蒼，第一次因為老天幫她離開了她厭惡的人，第二次因為老天幫她叫冤家狼狽得走頭無路。她雖然虔誠，可是為了這樣的原因贊美上帝，未免太刻薄了。顯見得她不是個心地忠厚、胸襟寬大的人。原來利蓓加心地並不忠厚，胸襟也並不寬大。這小姑娘滿腹牢騷，埋怨世上人虧待她。我覺得一個人如果遭到大家嫌棄，多半是自己不好。這世界是一面鏡子，每個人都可以在裡面看見自己的影子。你對它皺眉，它還給你一付尖酸的嘴臉。你對着它笑，跟着它樂，它就是個高興和善的伴侶；所以年輕人必須在這兩條道路裡面自己選擇。我確實知道，就算世上人不肯照顧夏潑小姐，她自己也沒有為別人出過力。而且我們不能指望學校里二十四個小姑娘都像本書的女主角賽特笠小姐一樣好心腸（我們挑她做主角就是因為她脾氣最好，要不然施瓦滋小姐、克侖浦小姐、霍潑金小姐，不是一樣合格嗎？）。我

① 皇帝和波那帕脫都指拿破侖。

剛才說，我們不能指望人人都像愛米麗亞·賽特笠小姐那樣溫厚謙遜；她想盡方法和利蓓加的硬心腸和壞脾氣搏鬥，時常好言好語安慰她，不斷的幫助她。利蓓加雖然把一切人當作冤家，和愛米麗亞总算交了個朋友。

夏潑小姐的父親是個畫家，在平克頓女學校教過圖畫。他是個聰明人，談吐非常風趣，可是不肯用苦功。他老是東借西挪，又喜欢上酒店喝酒，喝醉之後，回家打老婆女兒。第二天帶着頭痛發牢騷，抱怨世人不能賞識他的才華。他痛罵同行的畫家都是糊塗蟲，說的話不但尖刻，而且有時很有道理。他住在蘇霍，遠近一里以內都欠了賬，覺得养活自己實在不容易，便想改善環境，娶了一個唱歌劇的法國女人。夏潑小姐從來不肯提起她媽媽的下賤行業，只說外婆家盎脫勒夏是加斯各內地方的名門望族，談起來覺得很得意。說來奇怪，這位小姐後來漸漸闊氣，她祖宗的地位也便跟着上升，門庭一天比一天顯赫。

利蓓加的母親不知在那里受過一些教育，因此女兒說的法文不但準確，而且是巴黎口音，當時的人認為這是難得的才具。平克頓小姐向來順着時下的風氣行事，便雇用了她。她母親早死，父親覺得自己的酒癲症已經是第三次復發，不見得有救，寫了一封又豪放又動人的遺書向平克頓小姐托孤。他死後兩個地保在他尸首前面吵了一架，才算給他下了葬。^①利蓓加到契息克的時候只有十七歲，在學校里半教半讀。在前面已經說過，她的責任就是對學生們說法文，而她的權利呢，除了免繳一切費用之外，一年還有幾個基尼收入，並且能夠從學校里教書的先生那里

① 他的債主不止一個，所以兩個地保代表兩處的債權人來沒收他的財產。

学到一鳞半爪的知識。

她身量瘦小，臉色蒼白，頭髮是淡黃色的。她慣常低眉垂目，抬起眼来看人的时候，眼睛显得很特別，不但大，而且动人。契息克的弗拉活丢牧师手下有一个副牧师，名叫克里斯潑，刚从牛津大学畢業，竟因此爱上了她。夏潑小姐的眼風穿过契息克教堂，从学校的包座直射到牧师的講台上，一下子就把克里斯潑牧师結果了。这昏了头的小伙子曾經由他媽媽介紹給平克頓小姐，偶然也到她学校里去喝喝茶。他托那个独眼的卖苹果女人給他傳遞情書，被人發現，信里面的話簡直等于向夏潑小姐求婚。克里斯潑太太得到消息，連忙从勃克思登赶来，立刻把她的寶貝兒子帶走。平克頓小姐想到自己的鴿籠里藏了一只老鷹，不由得心慌意乱，若不是有約在先，真想把她赶走。那女孩子竭力辯白，說她只在平克頓小姐監視之下和克里潑斯先生在茶会上見過兩面，从来沒有跟他說過話。她虽然这么說，平克頓小姐仍旧將信將疑。

利蓓加·夏潑在学校里許多又高又大、跳跳蹦蹦的同学旁边，好像还没有長大成人。其实貧穷的生活已經使她养成陰沉沉的脾气，比同年的孩子懂事得多。她常常和逼債的人打交道，想法子打發他們回去。她有本領甜言蜜語的哄得那些做买卖的回心轉意，再讓她賒一頓飯吃。她爸爸見她机灵，十分得意，时常讓她和自已一起坐着听他那些粗野的朋友聊天，可惜他們說的多半是姑娘們不該听的野話。她說自己从来沒有做过孩子，从八岁起就是成年婦人了。唉！平克頓小姐为什么讓这么凶惡的鳥兒住在她的籠子里呢？

事情是这样的，每逢利蓓加的父亲帶她到契息克去，她就裝出天真爛漫的样子。她这出戏串得非常成功，老太太真心以为

她是天下最馴良的小女孩兒。利蓓加給安排到平克頓女學校去的前一年，剛好十六歲，平克頓小姐正色送給她一個洋娃娃，還對她說了一篇正經話兒，——我得解釋一句，這個洋娃娃原來是斯溫德爾小姐的，她在上課的時候偷偷的抱着它玩，就給充了公。到晚上宴會完畢（那天開演講會，所有的先生都有請帖），父女兩個一路打着哈哈走回家去。利蓓加擅于摹仿別人的談吐舉



止，經過她一番諷刺形容，洋娃娃便成了平克頓小姐的化身，她自己看見了准會氣死。蓓基常常和它談天；這場表演，在紐門街、杰勒街和藝術家匯集的圈子里，沒有人不愛看。年輕的畫家們有時來找這位懶惰、潦倒、聰明、樂天的前輩，一塊兒喝攪水的杜松子酒，每回總要問利蓓加平克頓小姐在家不在家。可憐的平克頓小姐！她真像勞倫斯^①先生和威斯特^②院長一樣有名

① 勞倫斯(Thomas Lawrence, 1769—1830)，英國肖像畫家。

呢！有一回利蓓加得到莫大的寵幸，在契息克住过几天，回家的时候就把吉米瑪也帶來了。新的娃娃就叫吉米小姐。这忠厚的好人兒給她的糕餅和糖漿够三个孩子吃的，临走还送給她七先令。可是这女孩兒对吉米瑪的感激压不住她喜欢嘲弄别人的本性。吉米小姐沒有得到她的憐憫，和姐姐一样做了牺牲。

她遭难之后，被帶到林蔭道去，算是有了家。学校里謹严的校規把她悶得半死。在这兒，祈禱、吃飯、上課、散步，都有一定的时候，不能錯了規矩，这日子叫她怎么过得慣？她留恋从前在苏霍画室里自由自在的勞日子，說不尽的愁悶。所有的人——連她自己在內——都以为她想念父亲，所以那么悲伤。她住在閣樓上一間小屋里，女佣人們常常听見她晚上一面哭一面走来走去。其实她哭泣的原因不是悲哀，倒是气恨。她本来沒有多少虛情假意，如今和别人不合群，所以只能想法子掩飾。她从小不和女人来往。她的父亲虽然是个無賴，却有才华。利蓓加覺得他的談吐比起現在女人堆里听到的說長道短，不知有趣多少。女校長最愛空架子和虛面子；她妹妹脾气好得癡呆混沌；年紀大些的学生喜欢說些無聊的閑話，講講人家的陰私；女教師們又全是一絲不苟的老古板。这一切都同样叫她气悶。她的主要責任是管小学生。按理說，听着小孩兒咕咕呱呱，倒也可以消愁解悶。無奈她天生缺少母性，和孩子們混了兩年，临走沒有一个人舍不得她。只有对于温柔好心的爱米丽亞·賽特笠，她还有点兒好感。不喜欢爱米丽亞的人究竟是不多的。

利蓓加看見她周圍的小姐們那么福气，享受种种权利，說不出的眼紅。她批評一个学生說：“那女孩子好驕傲！不过因为她

② 威斯特(Benjamin West, 1738—1820)，美国肖像画家，在1792年繼有名的喬希亞·雷諾(Joshua Reynolds)为皇家艺术学院の院長。

祖父是伯爵罢了！”“瞧她们对那半黑种势利讨好的样儿！还不是为着她有成千累万的财产吗？就算她有錢，我总比她聪明可爱一千倍。伯爵的孙女儿出身虽好，也不见得比我有教养。可是这儿一个人都不睬我。我跟着爸爸的时候，那些男的只要能够一黄昏陪着我，情愿丢了最热闹的宴会和跳舞会都不去呢！”她打定主意要把自己从牢籠里解放出来，便着手行动，开始为自己的前途通盤計算起来。

她利用学校給她的便利發奮求学。音乐語文兩科她本来精通，因此很快的得到了当时上流小姐必須具备的知識。她不断的練琴；有一天，別的学生都出去了，單留她一个人在学校里。有人听见她彈琴，那技巧非常高明。智慧女神因此得了个聪明的主意。她叫夏潑小姐教低班学生彈琴，借此可以省掉一个音乐教員。

女孩子一口拒絕。这是她第一次反抗，把威風凜凜的女校長吓了一跳。利蓓加不客气的回答道：“我的責任是給小孩兒說法文，不是教她們音乐給你省錢的。給我錢，我就教。”

智慧女神只能讓步，当然从那天起就嫌了她。她說：“三十年来，从来沒有人敢在我自己的学校里違抗我的命令，”（她这話說得并不过分）——“我这真是在胸口养了一条毒蛇。”

夏潑小姐答道：“毒蛇！真是胡說八道！”老太太大出意外，几乎暈过去。夏潑小姐接下去說道：“我有用，你才收留我。咱們兩個之間談不到感恩不感恩的話。我恨这地方，我願意走。我在这兒，只做我份內的事，其余什么都不干。”

老太太問她明白不明白对她說話的不是別人，是平克頓小姐。这话毫無效力，利蓓加冲着她的臉笑起来。她笑得又惡毒又尖酸，女校長听了差点兒抽筋。女孩子說道“給我点兒錢，打發

我走吧。要不，在貴族人家給我找个位置当家庭教师也行，这两条路随你挑。只要你肯出力，这点兒事一定办得到。”从此以后她們每拌一次嘴，她就回到老題目，說道：“給我找个事情。反正咱們你恨我我嫌你。我願意走。”

賢明的平克頓小姐的鼻子是羅馬式的；她头上纏着包头布，身材又高又大，很像个大兵。大家把她当公主娘娘似的奉承，沒人敢違拗她。可是她远不如那小学徒意志坚强，精力充沛，每次交鋒的时候不但打她不贏，而且吓她不倒。有一回她在大庭广众之前責备利蓓加，不料利蓓加也有对付的法子。前面已經說过，她用法文回答，从此拆了那老婆子的台。平克頓小姐覺得利蓓加是叛逆，是混蛋，是毒蛇，是搗乱份子；她要在学校里保持权威，非把利蓓加清除出去不可。那时候畢脫·克勞萊爵士家里需要家庭教师，她竟然举荐了夏潑小姐。虽說是毒蛇，又是搗蛋鬼，也顧不得了。她說：“夏潑小姐多才多艺，造詣是極高的。虽然她对我本人礼貌稍有欠缺，不过她的品行在其他方面無可指摘。若論智力才能，她确能为本校的教育制度增光。”

这么一写，女校長在良心上也沒什么过不去了。她們兩個人中間的契約从此取消，小徒弟便恢复了自由。这里三言兩語描写完畢的斗争，拖延了好几个月呢。賽特笠小姐今年十七岁，准备停学回家。她和夏潑小姐感情很好（智慧女神曾經說过：“这是爱米丽亞唯一使校長失望的一点”），邀請夏潑小姐先到她家里去住一星期，然后再出去当教师。

两个姑娘从此开始做人。爱米丽亞覺得这世界五光十色，又新鮮，又有趣，又美丽。利蓓加呢，却是有过些經驗的了。老实告訴你吧，根据卖苹果的露出来的口風，好像她和克里斯潑中間还有好些外面不知道的糾葛。那老婆子說第一封信不是克里

斯潑写的，他的那封不过是回信。听见这话的人，又把这口供傳给别人听。可是这件事的底細誰也不知道。这样說吧：就算利蓓加不是开始做人，至少她是重新做人。

她们一程程行到开恩新恩关卡的时候，爱米丽亞虽然没有忘记老朋友，已经擦干了眼泪。一个守衛軍官看见她，說道：“喝！好个女孩子！”她听了这话非常高兴，飞紅了臉。馬車到达勒塞尔广场之前，她說了不少話，談到进宮謁見的情形和年輕姑娘謁見时的服裝，譬如說，裙子里是不是得撐个箍，头上要不要戴洒过粉的假头髮。她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进宮，不过市長开的跳舞会她是一定会有請帖的。到了自己門口，她扶着三菩下了馬車，跳跳蹦蹦的往里面跑。她的样子多快活，相貌多漂亮！偌大一个倫敦城里多少个小姑娘，誰也比不过她。在这一点上，三菩和車夫的意見完全一样。她的爹媽，还有家里所有的佣人，心里也这么想。佣人們站在厅上，笑咪咪的躬着身子行礼，欢迎小姐回家。

不用說，她帶着利蓓加參觀家里每一間屋子，又打开抽屜把一样样东西翻出来給她瞧。她的書、鋼琴、衣服、項鍊、別針、花边，还有各种小玩意兒，沒有漏掉一样。她拿出一只璵玉戒指，一只水晶戒指，一件短条子花紋的漂亮紗衣服，逼着利蓓加收下来。她說这件衣服她穿不下了，利蓓加穿上一定合适。她私下决定求她媽媽允許，再送她一条白色細羊毛披肩。她哥哥乔瑟夫·賽特笠不是剛从印度給她帶了兩条回来嗎？正好留一条給利蓓加。

利蓓加看了乔瑟夫·賽特笠給妹妹买来的兩塊华丽的細羊毛披肩，說道：“有个哥哥真好啊！”这話說的入情入理。她自己爹娘早死，又沒有亲友，真是孤苦伶仃。軟心腸的爱米丽亞听了

這話立刻覺得她可憐。

愛米麗亞說道：“你並不孤苦伶仃。利蓓加，我永遠做你的朋友，把你當作自己的姊妹。真的！”

“唉，像你這樣父母雙全才好呢！他們又慈愛，又有錢，又疼你，你要什麼就有什麼。他們對你那份兒知疼着熱就比什麼都寶貴。可憐我爸爸一樣東西也買不起，我統共只有兩件衣服。而且你又有哥哥，親愛的哥哥！你一定非常愛他。”愛米麗亞听了笑起來。

“怎麼？你不愛他？你不是說你愛所有的人嗎？”

“我當然愛他——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喬瑟夫好像並不在乎我愛他不愛他。他離開家里十年，回家的時候伸出兩個手指頭，算跟我拉手。他人也好，心也好，可是從來不睬我。我想他愛他的煙斗比——”愛米麗亞說到這裡頓了一頓，覺得不該說自己哥哥的壞話。她加了一句道：“我小的時候他很疼我。他離家的時候我才五歲。”

利蓓加說：“他很有錢吧？聽說在印度做大事的人都是財主。”

“我想他收入不少。”

“你的嫂子大概很漂亮，為人一定也好，是不是？”

愛米麗亞又笑起來，說道：“噲，喬瑟夫還沒結婚呢。”

這件事她大概早已跟利蓓加說過，可是這位小姐記不起來，賭神罰誓的說她一向以為愛米麗亞有好幾個侄兒侄女，現在听得說賽特笠先生還沒有結婚，心里老大失望。她說她最愛小孩兒。

愛米麗亞發現自己的朋友忽然變了個熱心腸兒，有些奇怪，

便道：“我还以为你在契息克管孩子管得膩死了呢。”像这样容易給人看穿的謊話，夏潑小姐后来再也沒說過。請你別忘了，这天真的小可憐兒只有十九岁，騙人的艺术还没有成熟，正在摸索着創造經驗呢！机灵的姑娘剛才問了一連串的問題，翻譯成她心底里的話，就是：“假如賽特笠先生又有錢又是單身，我何不嫁了他呢？不錯，我只能在这兒住兩星期，可是不妨試一試啊！”她私底下決定一試身手，这种精神真值得佩服。她对爱米丽亞加倍的疼爱；把水晶項鏈戴上身以前，先湊在嘴邊吻一下，起誓說她一輩子永远把它好好保存起来。吃飯的鈴子一响，她按照姑娘們的習慣，撲着爱米丽亞的腰，兩個人一起下樓。到了客厅門前，她激動得不敢進去，說道：“亲爱的，摸摸我的心，瞧它跳得多利害！”

爱米丽亞答道：“我摸着跳得并不利害。进来吧。爸爸不会难为你的。”

第三章

利蓓加遇見了敌人

兩個姑娘進門的時候，一个肥胖臃腫的人正在壁爐旁邊看報。他穿着鹿皮褲子，統上有流蘇的靴子，圍着好几条寬大的領巾，几乎直聳到鼻子；上身是紅条子的背心，苹果綠的外衣，上面的鐵扣子差不多有半喀郎銀元那么大。这一套打扮，正是当年花花公子时行的晨裝。他看見女孩子們进来，从安乐椅里直跳起来，滿面通紅，恨不得把整个臉兒縮到領巾里面去。

爱米丽亞拉着他伸出来的两个指头搖了一下，笑道：“乔瑟夫，这兒沒有外人，只是你妹妹罢了。你知道嗎，我回了家不走了。这位就是你听见我說起的朋友，夏潑小姐。”

縮在領巾里面的头哆嗦得利害，开言道：“沒有說起，从来沒有說起！我的意思是——听见你說起过的。天气冷得要死，小姐。”說完，他用尽力气撥着火，其实当时正是六月中旬的天气。

利蓓加虽然是对爱米丽亞窃窃私語，可是声音很响。她說：“他長得很漂亮。”

爱米丽亞答道：“是嗎？讓我来告訴他。”

夏潑小姐往后倒退了一步，怯生生的活像一头小鹿，口里說道：“宝贝兒！你怎么也不准告訴他的！”她先前已經斯文靦腆的向那位先生行了个屈膝礼，兩眼一直羞羞澀澀瞧着地毯，居然能够看見他的相貌，真是稀罕事兒。

爱米丽亞对着撥火棒說道：“哥哥，多謝你送給我那么好看的披肩。披肩真美，你說是不是，利蓓加？”

夏潑小姐翻起眼睛来向着天，眼光从地毯上直接移到燭台上，接口道“噲！美極了！”

乔瑟夫气喘吁吁的把火棒火鉗弄得一片响，一張黃臉皮紅得不能再紅。他妹妹接着对他說道：“乔瑟夫，可惜我沒有这么漂亮的礼物送給你。我在学校里的時候給你綉了一付挺美的背帶。”

做哥哥的認真着急起来，嚷嚷着說：“老天哪！爱米丽亞，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实的家伙說着話，一面用全身的力气扯住鈴帶子拉鈴，把帶子一扯兩截，越發覺得狼狽不堪，說道：“看老天的面子，給我出去看看我的便車是不是在門口。我不能再等了。我非走不可了。我那馬夫真該死！我非走不可了。”

他們的爸爸剛好在這時候走進來。他是英國商人本色，手裏顛着一把印戳子，鏗鏘鏗鏘的响，他問道：“怎么了，愛米？”

“喬瑟夫要我去瞧瞧他的——他的便車是不是在門口。爸爸，便車究竟是怎么樣的？”

老先生口角相當俏皮，答道：“便車就是一匹馬拉的轎子。”

喬瑟夫聽了這話，哈哈大笑。笑到一半，可巧和夏潑小姐四目相遇，他仿佛給人打了一槍，突然停下來不响了。

“這位小姐就是你的朋友嗎？夏潑小姐，我非常歡迎你來。看來你和愛米兩個准在跟喬瑟夫拌嘴，要不然怎么他想走呢？”

喬瑟夫說道：“爹，我答應我們公司里的保諾美今兒和他吃飯的。”

“胡說！你不是跟你媽說過在家吃飯嗎？”

“我穿的衣服不合适。”

“你瞧他穿的多漂亮！到哪兒吃飯都行。對不對，夏潑小姐？”

他這麼一說，夏潑小姐當然回頭瞧着朋友，兩個人一塊兒格格的笑起來，老头兒聽了非常的得意。他看見自己的笑話說得很成功，便接連着說下去道：“在平克頓女子學校里面有這種鹿皮褲子沒有？”

喬瑟夫嚷道：“老天爺！爸爸，你這是怎麼說！”

“噯唷，這一下我可傷了他的心了。親愛的賽特笠太太，我提起他的鹿皮褲子，把他氣壞了。不信你問夏潑小姐。喬瑟夫，來來來，跟夏潑小姐交個朋友。咱們一塊兒下去吃飯。”

“喬瑟夫，今兒的比勞^①是配着你的胃口做的。你爸爸又從

① 一種土耳其菜，用米飯、禽類或羊肉、葡萄干、杏仁等一起燉過，再加甜汁和炸洋蔥。

魚市場帶了一條最好的比目魚回來。”

“來吧，來吧，你陪着夏潑小姐下樓，我來招呼這兩個年輕女的。”做爸爸的說了這話，一手扶着太太，一手拉着女兒，興高采烈的跟着下去。

利蓓加打定主意要收服這個肥大的花花公子，請各位太太小姐別怪她。一般說來，嫻靜知禮的小姐少不得把物色丈夫這件工作交給媽媽去做，可是夏潑小姐沒有慈愛的母親替她處理這麼細致煩難的事兒，她自己不動手，誰來代替呢？女孩兒們為什麼要出入交際場所，還不是因為她們有崇高的志向，願意出嫁嗎？她們為什麼成群結隊到溫泉去？為什麼連着好幾個月每天晚上跳舞直跳到早上五點鐘？為什麼孜孜不倦的彈鋼琴練奏鳴曲？為什麼肯出一基尼一小時的學費，到时髦的唱歌先生那里學唱，而且一學就是四支歌兒？胳膊長得美麗，胳膊肘生得細巧的姑娘還學豎琴呢！她們為什麼模仿古代的箭手，戴着小綠帽子，插着鳥毛，還不是想射倒一個“合適”的青年公子嗎？做父母的也都是場面上的人，為什麼肯卷起地毯，把屋子里翻騰得亂七八糟，在一年的收入里面抽出五分之一來請客，開跳舞會，用冰冻的香檳酒款待客人呢？難道是真心誠意的愛人類，大公無私的讓年輕的一代跳舞作樂嗎？呸！他們要嫁女兒啊！忠厚的賽特笠太太是慈愛不過的，心里早已為她的愛米麗亞定了二十來個計劃。咱們親愛的利蓓加，無倚無靠，比她朋友更需要丈夫，自然更應該努力了。她的想像力本來就很豐富，又受過“天方夜談”和“哥特氏^①地理學”這兩本書的熏陶，因此她問准了愛米麗亞的哥哥的確有錢，就給自己造了個燦爛輝煌的空中樓閣。那時她正在換衣服準備下去吃飯，一面打扮，一面幻想自己是樓

閣里的女主人；她还有个丈夫，不过那时还没有见过，因此他的形态面貌是模模糊糊的。她仿佛看见自己重重叠叠的穿戴了披肩、包头布和鑽石項鍊，骑着大象去参拜蒙古大汗，大象的步伐就配着“藍鬍子”歌剧^②中进行曲的节奏。这如意算盤真像阿拉那斯加做的夢^③。除了年輕人，誰也看不見这般美丽的景象。女孩子們想入非非的从古至今多的是；像利蓓加·夏潑一样做着迷人的白日夢的姑娘，又豈止她一个？

乔瑟夫·賽特笠比他妹妹大十二岁，在东印度公司^④民政部做事。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东印度纪录”的孟加拉分刊上有他的名字。他是卜格雷·窩拉地方的收稅官。人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既体面又賺錢。讀者如果要知道乔瑟夫后来高升到什么地位，也可以参考上面所說的刊物。

卜格雷·窩拉所在的地区風景很美，可是人迹罕至，卑湿而多树。大家常到那里去打竹鷄，因此出了名。在那兒也常碰上老虎。乔瑟夫做了收稅官之后，写给父母的信上說，离他那里

① 哥特(William Guthrie, 1708—70)，蘇格蘭作家，所著“哥特氏地理学”風行甚久，十九世紀初叶并有法文譯本。

② “藍鬍子”原是十七世紀法国詩人貝罗(Perrault)所著的童話，藍鬍子是个財主，凡是嫁給他的女人都活不長。最后娶的妻子名法蒂瑪，有一次藍鬍子有事出門，法蒂瑪不遵丈夫之囑，擅自开了密室的門，發現丈夫好几个前妻的尸身。藍鬍子回来，見秘密已經揭穿，准备將她刺死，幸而她的哥哥們及时赶到，杀死藍鬍子，救了她的性命。这故事曾在1798年編成歌剧，由凱萊(Michael Kelly)作曲，考尔曼(George Colman)作詞。

③ “天方夜談”中的人物。他把父亲的遺產买了一籃子玻璃器皿，幻想藉靠了这些东西做买卖做得一帆风顺，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把一籃子碗盞都打破了。

④ 东印度公司最初是私营商業机关，在1773年后已經控制印度的政权，1858年正式由英政府接管。

四十里地就是拉姆根奇，是州長常駐的地点，再过去三十里又有騎兵營。他在这有趣的地方一个人过了八年。軍中的特派队一年去兩回，把他征收的稅款收齐了交到加尔各答去。除此之外，他終年看不见一个文明人。

算他运气好，正在那时害了肝病，必須回到歐洲去医治，才算有机会在本国享福。他在倫敦的时候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却拿出風流單身汉的款兒来，租了房子另过。他出国以前年紀还小，沒有尝过时髦人的各种快乐，現在回家，便專心致志的寻欢作乐起来。他坐了馬車在公园里兜風；到有名的酒菜館吃飯（当时还没有东方俱乐部呢）；随着时下的風气，常常上戏院；有的时候費了好大的勁兒，穿上窄窄的外衣，戴上硬边的帽子，去听歌剧。

他后来回到印度，一提起那一段寻欢作乐的日子，总是眉飞色舞，口气里好像他和白魯美尔^①兩人是当时豪华公子队里的尖兒。这些话他一直到老說不厭。其实他虽然住在倫敦，却跟他在卜克雷·窩拉的时候一样寂寞。他差不多一个朋友都沒有，如果他沒有生肝病，沒有医生来看他，沒有他的藍色丸藥陪着他，准会活活悶死。他生性懶惰，脾气浮躁，又爱吃，又爱喝，一看见女人就吓得半死。勒塞尔广场家里人多熱鬧；他的父亲是个性情随和的老头兒，很爱开玩笑，說的話常常扫他的面子，害得他不敢多回老家。乔瑟夫因为自己身材長得太肥碩，心里着急，着实感到煩惱。他有时也会下个橫勁，努力把身上多余的油脂去掉些兒，可是爱舒服圖口腹的脾气很快的打消了矯正缺点的决心，不知不觉的恢复一日三食的習慣了。他打扮得并不

① 白魯美尔 (George Bryan Brummel, 1778—1840)，当时英国有名的執褲子弟。

漂亮，可是花在这上面的精神可了不得，一天得費好几个鐘头收拾他那肥胖的身子呢。他的佣人在他衣服上大大的撈了一笔錢。他的梳妝台上摆滿了各种香油香水；过时的美人兒用的化妝品也不能比他多。他指望給自己捏出个細腰来，把当年所有的紧身、腰帶、肚箍全試用过了。恰像所有的胖子一样，他老把衣服做得太紧，而且爱挑顏色鮮艳的料子和最花梢的式样。他好不容易的把衣服穿好之后，下午一个人坐了馬車逛公园，然后回家換一套衣服，又一个人到廊下咖啡館吃飯。他像女孩子一般爱虛榮——也許就是因为他的虛榮心太重，所以才异乎寻常的怕羞。初出茅廬的利蓓加小姐如果能够駕馭这样一位先生，真算得上出人头地的聪明了。

利蓓加的第一步走得很巧妙。她夸獎賽特笠長得漂亮，因为知道爱米丽亞准会去告訴媽媽。做媽媽的多半又会說給乔瑟夫听。就算她不去傳話，听得人家称赞兒子，心里总是高兴的。天下为娘的都是一样心腸。沙哀科蘭克斯虽然是个女巫，如果听見人家說她兒子开力本^①跟太陽神阿波罗一般漂亮，准覺得得意。再說，利蓓加說話的声音又响，說不定乔瑟夫·賽特笠本人就会無意之中听見这話。事实上他的确已經听見了。他心底里一向自以为一表堂堂，一听这話，快活得胖身子里面条条筋絡都抖动起来。可是接着他又起了疑团，想道：“这女孩子莫非在开我的玩笑？”这么一想，他立刻就跳过去拉鈴，准备逃走，后来还是他爹說着笑話，他媽媽央告着，才算把他留下来。这些事上面已經說过了。他陪着夏潑小姐下楼的时候，心里疑疑惑惑，一方面又觉得很兴奋。他想：“不知道她是真的覺得我漂亮，还是在取笑

① 莎士比亞“暴風雨”一劇中的一个又丑又笨的角色。

我。”我剛才不是形容乔瑟夫像女孩子一样爱虛榮嗎？求老天爷發慈悲！女孩子們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咱們报复，諷刺女人像男人一样爱虛榮。這句話說的一些不錯。滿面鬍子的男子汉往往像最爱卖俏的姑娘一样，喜欢听人家的奉承，打扮的时候吹毛求疵，長得漂亮些就自鳴得意，对于自己迷人的本事估計得清楚着呢。

他們一路下楼，乔瑟夫漲紅了臉，利蓓加举止端庄，一双綠眼睛望着地下。她穿了一身白衣服，露出雪白的肩膀；年紀輕輕的，越显得天真爛漫，活是个又嫻靜又純潔的小姑娘。她想：“我該裝得很沉靜，同时表示对印度發生兴趣。”

咱們已經聽說賽特笠太太配着兒子的胃口預备下一盤精美的咖哩辣醬，吃飯的時候，佣人把这盤菜送到利蓓加面前，她做出小鳥依人的姿态对乔瑟夫看了一眼，說道：“这是什么？”

他的嘴里塞滿了咖哩，狼吞虎咽的吃得高兴，臉都紅了，說道：“妙得很，媽媽。这咖哩醬跟我在印度吃的一样好。”

利蓓加小姐說道：“啊，这是印度菜嗎？那我非尝点兒不可。从印度来的东西都好。”

賽特笠先生笑道：“亲爱的，給夏潑小姐一点兒咖哩醬。”

利蓓加以前从来沒有尝过这种菜。

賽特笠先生問道：“你看这咖哩醬是不是跟别的印度东西一样好呢？”

利蓓加給胡椒辣得說不出的苦，答道：“噯，好吃極了。”

乔瑟夫一听這句話合了意，便道：“夏潑小姐，跟‘潔列’^①一塊兒吃吃看。”

① 潔列(Chili)也是一种辣菜，可是和 Chilly (冷冰冰)声音相似。

利蓓加聽見這名字，以為是什麼涼爽的菜蔬，喘着氣回答道：“潔冽嗎？好的！”菜上來之後，她說：“你看這東西真是又綠又新鮮。”說着，吃了一口。不料潔冽比咖哩更辣。人都是血肉做的，哪里擋得住這樣的苦楚，辣得她放下叉子叫道：“給我點兒水，給我點兒水，天哪！”賽特笠先生是個老粗，向來在證券市場做買賣，同行的人都愛惡作劇，所以他一聽這話，哈哈大笑起來，說道：“這才是真正的印度貨呢！三菩，給夏潑小姐拿點兒開水來。”

乔瑟夫覺得這次惡作劇妙不可言，也跟着爸爸一起大笑。母女兩個看着利蓓加可憐，只不過微笑一下。利蓓加恨不得把賽特笠老头兒一把掐死。幸而她有涵養，剛才勉強吞下了難吃的咖哩醬，如今又竭力壓制下心的氣惱。等到她能夠開口說話的時候，就做出很幽默的樣子，和顏悅色的說道：“‘天方夜談’里面說波斯公主在奶油餅里攔胡椒。我剛才要是記得這故事就好了。你們印度的奶油餅里也攔胡椒嗎？”

賽特笠老头兒笑起來，覺得利蓓加脾氣不錯。乔瑟夫只說：“小姐，你說奶油餅嗎？孟加拉的奶油糟透了。我們通常都用羊奶做奶油。唉，我不吃也沒有辦法。”

老头兒說：“夏潑小姐，你現在不喜歡所有的印度東西了吧？”太太小姐們走了之後，滑头的老家伙對兒子說：“乔，留心點兒。那女孩兒看上你了。”

乔得意的了不得，說道：“胡說，胡說！我記得從前在邓姆邓姆有個女孩子，是炮兵營里格脫勒的女兒，後來嫁給外科醫生蘭斯的。她在一八〇四那年緊緊的追着我。她还追墨力格托尼。墨力格托尼是個頂呱呱的好人，吃飯以前我還跟你說來着。現在他是勃奇勃奇的州長，要不了五年一定能做參議員。我剛

才說到那回炮兵營里開跳舞會，第十四聯隊的奎丁對我說：‘賽特笠，我把十三鎊對你的十鎊合你賭個東道，蘇菲·格脫勒不出兩年准能到手一個丈夫，不是你就是墨力格托尼，’他說的。我說：‘賭就賭吧！’喝！後來——這紅酒不錯。在哪家買的？阿頓姆生還是卡博耐爾？”

那老實的股票商人沒說話，只輕輕的打呼嚕，原來他已經睡着了，喬瑟夫的故事也就沒有再講下去。他在男人堆里說話多得很。每逢給他治病的高洛浦醫生來看望他，問問他肝病好些沒有，藍丸藥吃了靈不靈，他就常常對他講這故事，已經講過幾十回了。

喬瑟夫·賽特笠因為病着，所以吃飯的時候除了喝西班牙白酒之外又喝一瓶紅酒，還吃了滿滿兩碟子奶油草莓。他手邊一個盤子里有二十四個小油酥餅，別人都不吃，因此也歸他受用。他心里惦記着樓上的女孩子（寫小說的人有個特別的權利，什么事都瞞不過他），肚里思忖道：“那小東西不錯，她興致很高，又有趣兒。吃飯的時候我替她檢手帕，她瞧着我怪有意思似的。她的手帕掉在地下兩回呢。這會兒誰在客廳里唱歌？讓我上去瞧瞧。”

不幸他突然一陣害臊，怎么也壓不下去。那時他爸爸睡着了；他的帽子就在過道里，而且在鄰近沙烏撒潑頓街上還停着一輛出差馬車。他想：“我還是去看‘四十大盜’和第坎泊小姐的跳舞。”于是他蹣跚着腳輕輕溜掉，沒有把他那好爸爸給吵醒。

那時利蓓加正在一邊彈一邊唱，愛米麗亞站在客廳里敞開的窗子前面閑眺。她說道：“喬瑟夫走了。”賽特笠太太說：“夏潑小姐把他吓跑了。可憐的喬，他干嗎那麼怕羞呢！”

第四章

綠絲綫的錢袋

乔的恐慌繼續了兩三天；这可憐虫不肯回家，利蓓加小姐也不提他的名字。她全心都在賽特笠太太身上，对她必恭必敬，仿佛是感恩不尽的样子。这位好心的太太帶她出去走走；到了百貨商場，她說不出的高兴，到了戏院，她更是不住口的贊嘆。一天，有人請她和愛米麗亞出去玩，临时愛米麗亞頭痛，利蓓加宁死也不肯一个人去。她說：“全亏了你，我这孤苦伶仃的可憐虫才得到了温暖，尝到了快乐。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出去呢？”她翻起眼珠子瞧着天，綠眼睛里含着兩包眼泪。賽特笠太太看了，不得不承認女兒的朋友心地厚道，实在招人疼。

每逢賽特笠先生說笑話，利蓓加便笑个不停，好像从心里乐出来，好性子的老先生不由得又得意又欢喜。夏潑小姐不但能討这家主人的好，她見管家娘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在房里做果子醬，表示十分关心，就贏得了她的欢心。她再三叫三菩“先生”或是“三菩先生”，三菩听了心里很受用。她每回打鈴使喚上房的女佣人，总对她道歉；态度謙虛，說的話又討人喜欢。因此不但上房的主人疼她，連下房的佣人也愛她。

有一回，大家在看愛米麗亞从学校里要回来的圖画。利蓓加翻到一張画兒，忽然痛哭流涕，轉身走开了。那天正是乔·賽特笠第二次露臉的日子。

愛米麗亞慌忙跟出去打听她伤心的緣故。过了一会兒，好

心腸的孩子非常感動的走回來，說道：“媽媽，你知道的，她爹從前是契息克的圖畫教員。我們那兒最好的畫兒全是他的作品。”

“親愛的，我常聽得平克頓小姐說他從來不画画兒，只是表糊裝配一下子罷了。”

“媽，這種工作本來就叫表糊裝配啊！利蓓加瞧見這畫兒，想起她爹從前干活的情形。忽然覺得——所以她就——”

賽特笠太太說道：“可憐這孩子真重感情。”

愛米麗亞道：“最好請她在這兒再多住一星期。”

“她跟我在鄧姆鄧姆碰見的格脫勒小姐一個樣兒，不過皮膚白一些。格脫勒小姐如今嫁了炮兵部隊里的外科醫生叫蘭斯的。你們知道嗎，有一回第十四聯隊的奎丁跟我打賭——”

愛米麗亞笑道：“噲，喬瑟夫，這故事我們聽過了，不用講了。不如求媽媽寫封信給克勞萊什麼爵士，請他再寬限可憐的利蓓加幾天。她來了，瞧她的眼睛哭的多紅！”

利蓓加一臉甜甜的笑容，拉住好心的賽特笠太太向她伸出來的手，恭恭敬敬的吻了一下，說道：“我心上舒服點兒了。你們對我實在好，所有的人全好。”接下去她笑着加了一句說：“喬瑟夫先生，只有你不好。”

“天哪！我嗎？老天爺！夏潑小姐！”喬瑟夫說着，恨不得馬上就逃。

“可不是嗎？我第一天碰見你，你就請我吃那麼難吃的胡椒，真太忍心了。你沒有親愛的愛米麗亞待我好。”

愛米麗亞嚷道：“那是因為他跟你不大熟。”

她母親接着說：“親愛的，誰對你不好，我就罵他。”

喬瑟夫正色說道：“那天的咖哩醬妙極了。妙極了。不過也許香櫞汁攪得太少了一點——對了，是太少了一點。”

“潔列呢？”

“天哪！你一吃潔列就大声嚷嚷。”乔瑟夫想着当时的情形觉得很滑稽，忍不住放声大笑。可是像平常一样，笑到一半，忽然又住了口。

他們下去吃飯的时候，利蓓加对他說：“下回你給我点菜的时候，我可得小心点兒。我从前不知道男人喜欢叫我們这样老实的可憐虫受罪。”

“唷，利蓓加小姐，我怎么肯叫你受罪呢？”

她答道：“我知道你是好人。”她說到这里，小手就把他的胳膊輕輕的捏了一把。剛一捏，她又惊慌失措的往后一縮，先对他瞅了一眼，然后低头望着楼梯上压地毯的小銅棍子。乔看見天真的女孩兒对自己这么溫柔靚艷，仿佛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露出心里的真情，一顆心別別的跳將起来，这事我并不否認。

你們看，利蓓加在进攻了。斯文知礼的奶奶小姐們或許要罵她不害臊。可是你想，亲爱的利蓓加多么可憐，这些事情全得她亲自出馬去做呀！不管你怎么高雅，家里穷得沒了佣人，少不得自己扫地。女孩子沒有亲爱的媽媽代她对付那小伙子，也只好自己动手。总算天可憐見，这些女的不常把本領施展出来，要不然我們再也擋不住她們的魅力。不管女的多老多丑，只要她們肯假以辞色，男人馬上就会屈膝；这是絕对的真理。一个女人只要不当真是个駝背，有了机会总能嫁得着如意郎君。謝天謝地！亏得这些亲爱的小姐們都像野里的畜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能耐，要不然准会把我們治得服服貼貼。

乔瑟夫走进飯厅的时候心里想道：“喝！这会兒我心里的感觉，就像我在邓姆邓姆看見了格脫勒小姐一模一樣。”上菜的时候，夏潑小姐嬌媚地向乔瑟夫請教，口气宛轉柔帖，一半又像开

玩笑。她和这家子的人已經混熟了，跟爱米丽亞更是亲密得像同胞姊妹。沒結过婚的女孩子只要在一所房子里同住了十天，总是这样相亲相爱。

爱米丽亞好像在尽力帮忙利蓓加完成計劃，要求乔瑟夫帶他們到游乐场去。她說上一年复活节假期里，那时“她还在做小学生”，乔瑟夫答应过她的。她說：“現在利蓓加也在这兒，正是去的时候了。”

利蓓加道：“啊哟，多好哇！”她本来想拍手，可是她生性稳重，忽然記得自己的身分，連忙忍住了沒拍。

乔說：“今兒晚上可不行。”

“那么明兒好不好？”

賽特笠太太說道：“明天你爸爸跟我得出去吃晚飯。”

她丈夫接口道：“賽特笠太太，我不必去了吧？那討厭的地方潮湿得很，你年紀这么大了，又是个胖子，去了不要伤風嗎？”

賽特笠太太嚷道：“孩子們总得要个人陪着呀！”

做爸爸的笑道：“讓乔去吧，他可是够大够胖的了。”他这么一說，連在碗盞櫃子旁边的三菩也忍不住失声笑出来，可憐那肥胖的乔恨不得杀死他爸爸。

鉄石心腸的老头兒接着說道：“快把他的紧身解开。夏潑小姐，洒些兒凉水在他臉上。要不咱們把他抬到楼上去吧！可憐的小寶貝兒要暈过去了。”

乔大声喝道：“我死也不受你这种話！”

他父亲嚷道：“三菩，把乔瑟夫先生的大象拉过来。到爱克賽脫市場去拉去。”爱說笑話的老头兒看見乔斯气得差点兒掉眼泪，才止了笑，拉着兒子的手說：“乔斯，我們在証券交易所的人都講个公平交易。三菩，別管大象了，給我跟乔斯先生一人斟一

杯香檳酒來。孩子，拿破侖那小子的酒窖里也不見得有这样的
好酒^①。”

乔瑟夫喝了一大杯香檳酒，心平气和。一瓶酒沒喝完，他已經答应帶着兩個女孩子上游乐场去。他身体有病，所以把那瓶酒喝掉了三分之二。

老头兒說道：“姑娘們一人得有一位先生陪着才行。乔斯忙着招呼夏潑小姐，准会把爱米丽亞丟在人堆里。到九十六号去問問乔治·奥斯本能不能來？”

我不懂为什么他一說這話，賽特笠太太就瞅着丈夫笑起來。賽特笠先生眼睛里閃閃發光，滿臉頑皮的瞧着爱米丽亞。爱米丽亞紅了臉低下头去。只有十七岁的女孩兒才会这么嬌羞，利蓓加·夏潑小姐就不行。自从她八岁那年在壁櫥里偷糖醬給她姑媽捉出來之后，从此沒有紅過臉。爱米丽亞的爸爸說：“爱米丽亞應該写張条子給乔治·奥斯本，讓他瞧瞧咱們在平克頓女校學的一筆好字。你記得嗎？从前你写信給他請他十二晚上來，把字都写別了。”

爱米丽亞答道：“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賽特笠太太对丈夫說：“約翰，这真像是昨天的事，你說对不对？”

他們夫妻住的是二層樓的一間前房，睡覺的地方裝飾得像個帳篷，四圍挂着花布幔子，上面印着鮮明別致的印度式圖案，另外襯了淡紅布的里子。帳篷里面的床上鋪了鴨絨褥子，并排擺着兩個枕头。当晚他們夫妻躺着說話，一對紅噴噴的圓臉兒就枕着這兩個枕头。太太戴的是鑲花邊的睡帽，先生戴的是式

① 香檳是法國出產的，所以這樣說。

样簡單的布帽子，頂上拖着一簇流苏。賽特笠太太因为丈夫难为了可憐的乔，正在对他訓話。

她說：“賽特笠先生，你何苦逗那可憐的孩子，太不應該了。”

流苏帽子替自己辯護道：“亲爱的，乔斯的虛榮心太重，比你当年最愛虛榮的時候還糟糕。你也算利害的了。可是三十年前，——好像是一七八〇年吧——倒也怪不得你愛俏。這一點我不否認。可是我實在看不上乔斯那份兒拘拘謹謹的執褲子弟習氣。他實在做得太過火。亲爱的，那孩子一天到晚想着自己，只覺得自己了不起。太太，咱們還有得麻煩呢。誰都看得出來，愛米的小朋友正在拼命的追他。如果她抓不住他，反正有別人來接她的手。他那个人天生是給女人玩弄的。這話沒有錯，就等於我每天上交易所那樣沒有錯。总算运气好，他沒給咱們从印度娶个黑漆漆的媳婦兒回家。瞧着吧，不管什麼女人釣他，他就会上鈎。”

賽特笠太太狠狠的說道：“原来那丫頭是个詭計多端的东西，明天就叫她走。”

“賽特笠太太，她跟別人不是一樣嗎？不管怎麼，她总算是个白种人。我倒不在乎乔斯娶什麼媳婦。他愛怎麼着就怎麼着。”

不久，說話的聲音停了，跟着起來的是鼻子里發出來的音樂，听上去虽然輕柔，却不很雅致。這時候，在勒塞爾廣場証券交易所經紀人約翰·賽特笠先生的家里真是悄無聲息，所能聽得到的只有教堂里報時的鐘聲和守夜人報時的叫聲。

到了第二天早上，好性子的賽特笠太太也不再打算把她隔夜說的那話兒認真做出來。天下最近人情、最深刻、最普通的感情莫過於為娘的妒忌心，可是賽特笠太太瞧着利蓓加不過是个

溫柔謙遜的家庭教師，對自己又感激，總不至于胆敢攀附像卜克雷·窩拉的收稅官那么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她已經替利蓓加写信去要求延迟几天再上工，一时也难找借口赶她出門。

溫柔的利蓓加合該交運，件件事都湊得巧，連天氣也幫她的忙，雖然她本人起先并不知道上天的好意。原定到游樂場去的那天晚上，喬治·奧斯本已經來了；老兩口兒要赴宴會，也已經動身到海百萊倉房的鮑爾斯副市長家里去了；忽然一陣大雷雨（這種雷雨只有上游樂場去的時候才碰得上），這幾個年輕人沒法出門，只好躲在家里。奧斯本先生好像一點兒不在乎。他跟喬瑟夫·賽特笠在飯間里喝了不少葡萄酒，兩個人對坐着談心。喬瑟夫見了男人向來愛說話，因此一面喝酒，一面把他最得意的印度趣事講了許多。後來大家在客廳里會齊，愛米麗亞做主人，招待其餘三位。四個年輕人在一起玩得很快樂，都說亏得下雨打雷，游樂場沒有去成反倒有意思。

奧斯本是賽特笠的干兒子。二十三年來，這家子一向沒有把他當外人。他生下一個半月的时候，約翰·賽特笠送給他一只銀杯子。他長到六個月，又收到一件珊瑚做的玩意兒，上面挂着金的哨子和小鈴。每逢聖誕節或是他假滿回校的時候，老头兒總給他零用錢。他記得清清楚楚，喬瑟夫·賽特笠還揍過他一頓。那時候喬瑟夫已經是個大搖大擺的換毛小公雞，他自己却還是個十歲的頑童。總而言之，喬治和這家朝夕相處，大家對他又好，當然在這裡混得很熟。

“賽特笠，你還記得嗎？有一回我把你靴子上的流蘇鉸了下來，你氣得不得了。賽特笠小姐——呃——愛米麗亞跟喬斯哥哥跪着，求他別揍小喬治，才免了我一頓好打。”

喬斯明明白白記得這件不平凡的事情，可是賭神罰誓說他

早已忘了。

“你記得嗎？你到印度去以前，坐了馬車到斯威希泰爾博士學校里來看我，拍拍我的頭，給了我一個基尼。我一向以為你至少身高七尺，後來你從印度回來，我發現你不過跟我一樣高，真是意想不到。”

利蓓加眉飛色舞的嚷道：“賽特笠先生太好了！臨走還特地去看你，還給你錢。”

“對了，他倒不計較我鉸他靴子上的流蘇，真是難得。孩子們在學校里拿到零用錢，一輩子都記得。給錢的人自己也忘不了。”

利蓓加說：“我喜歡靴子。”喬斯·賽特笠最得意自己一雙腿，一向愛穿這種漂亮的靴子，聽了這話，雖然把腿縮在椅子下面，心裡說不出的得意。

喬治·奧斯本說道：“夏潑小姐，你是個挺有才氣的畫家，可以利用靴子事件做題材，把這莊嚴的景象畫成一幅有歷史性的畫兒。賽特笠穿了鹿皮褲子，一手拿了鉸壞了的靴子，一手抓住我的襯衫襠邊。愛米麗亞高高的舉起了兩隻小手，跪在她哥哥旁邊。咱們還可以仿照簡明讀本和拼法本子里第一頁插圖的方式，給它加上一個堂皇的標題，里面包含着寓言的意味。”

利蓓加說道：“我現在沒有時間畫，等我——等我離了這兒再畫吧。”她把音聲放得很低，一臉悲悲戚戚的樣子，在場的人不由得可憐她命苦，都舍不得放她走。

愛米麗亞說道：“親愛的利蓓加，可惜你不能在這兒多住幾天。”

利蓓加的神情更淒慘了，她道：“有什麼用？到我離開你的時候更傷——更舍不得你了。”說着，扭過頭去。愛米麗亞一聽

這話，忍不住哭起來。我在前面說過，這糊塗的小東西最長進的地方就是愛哭。喬治·奧斯本覺得很感動，細細的端詳着這兩個姑娘。喬瑟夫·賽特笠低頭看着自己心愛的靴子，大胸脯一起一伏，很像在嘆氣。

喬治說道：“賽特笠小姐——愛米麗亞，來點兒音樂吧！”他那时候忽然把持不住，几乎把她摟在怀里，当着大家的面吻她。她也對他看了一眼。如果說他們兩個就在當時相看一眼之中發生了愛情，這話未免過份。兩家的父母早已有心把他們兩人配成一对，竟可以說這十年來，他們已經訂下了不成文的婚約。

賽特笠家里的鋼琴，按照通常的習慣，擱在客厅后間。那時天色已經昏暗，奧斯本先生當然比愛米麗亞眼睛亮，會在椅子凳子中間找路，因此愛米麗亞很自然的拉着他的手，讓他領路摸到鋼琴旁邊去。他們一走，只剩下喬瑟夫·賽特笠先生和利蓓加兩個人傍着客厅里的桌子對面談心。利蓓加正在用綠絲綫織一只錢袋。

夏潑小姐說：“家里的秘密是不問而知的。這一对兒已經把他們倆的公開了。”

喬瑟夫答道：“只等他做了連長，事情就算放定了。喬治·奧斯本是個頂呱呱的家伙。”

利蓓加道：“你妹妹是全世界最可疼的小人兒。誰娶了她真有福氣。”說着她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兩個單身的男女在一起談起這樣細膩的話兒，彼此自然覺得親密知心。賽特笠先生和利蓓加小姐的一番議論，我不必細寫。照上面的一席話看來，他們的談吐並沒有什麼俏皮動聽的地方。要知道在普通的人家，在隨便什麼地方，說的話不過如此，只有那些辭藻富麗、結構巧妙的小說里才有例外。那時隔壁

房里有人彈琴唱歌，他們說話的時候當然放低了聲音，免得妨碍別人。其實隔壁的兩個人專心在做自己的事，他們說得再响些也不妨事。

賽特笠先生居然能够大大方方、暢暢快快的和女人談天，真是生平第一遭。利蓓加小姐問了他許多关于印度的問題，因此他得了机会把他知道的許多趣事說給她听。这里面有些是关于印度的，也有关于他本人的。他形容总督府里怎么开跳舞会，在大暑天他們怎么取凉，譬如在屋里裝了手拉的風扇，門窗前面挂了打湿的蘆帘等等。他講到投奔在印度总督明多勛爵^①門下的一大群苏格蘭人，口角俏皮極了。然后他又說到獵虎的經驗，說是有一回一只老虎發威，把他的象夫从象背上直拖下来。利蓓加小姐对于总督府的跳舞会心醉神往；听了苏格蘭副官們的故事笑个不住，一面責备賽特笠先生不該这么刻薄。大象的故事可真把她吓坏了。她說：“亲爱的賽特笠先生，看你母亲分上，看你所有的朋友分上，以后快别干这种冒險的事，你非答应我不可。”

乔瑟夫拉起領子，答道：“得了，得了，夏潑小姐，危險只能增加打獵的趣味。”其实他只獵过一次虎，就是出乱子的那一回。可憐他几乎丢了性命，倒不是老虎咬他，却是在混战中受了伤。他說的話越多，胆子越大，竟鼓起勇气問利蓓加小姐那綠絲綫錢袋是給誰做的。他的态度那么大方，那么随便，連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心里着实得意。

利蓓加小姐柔媚地向他瞟了一眼，說道：“誰要，我就給誰。”賽特笠先生正要施展口才，說出一篇动人的話来。不想他剛剛开口說到：“啊，夏潑小姐，多么”——隔壁的歌声忽然停了。这

① 明多勛爵(Lord Minto, 1751—1814)，英国政治家，苏格蘭人，1806年起任印度总督。

样一来，他清清楚楚听见自己的声音，窘得面红耳赤，连忙住了口，慌慌张张的擤着鼻涕。

奥斯本先生轻轻的对爱米丽亚说：“你听，你哥哥的口才真了不起。你那朋友真创造了奇迹了。”

爱米丽亚小姐答道：“奇迹创造的越多越好。”凡是像个样儿的女人没有一个不爱做媒。爱米丽亚当然不是例外，心里只希望乔瑟夫能够娶了太太一同回印度。这几天来她和利蓓加朝夕相处，对她生了极深的感情，在她身上找出千千万万从前在学校里没有发现的德行和惹人憐爱的品性。小姑娘们的感情滋长得最快，像贾克的豆梗一般，一夜的功夫就直入云霄。^①结婚以后这种痴情渐渐减退，也是极自然的事。一般情感主义者喜欢用大字眼，称它为“对于理想爱情的渴望”。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女人的情感平时只能零星发泄，必须有了丈夫孩子，情感收聚起来有了归宿，自己才能得到满足。

爱米丽亚把自己会唱的歌儿唱完，觉得在后客厅里已经坐了不少时候，应该请她的朋友也来唱一曲才是。她对奥斯本先生说：“倘若你先听了利蓓加唱歌，就不要听我的了。”话是这么说，她也明知自己在哄人。

奥斯本道：“我对夏潑小姐先下个警告，在我听起来，爱米丽亚·赛特笠才是天下第一名歌唱家。这话说得对不对我也不管。”

爱米丽亚答道：“你先听了再说。”

乔瑟夫·赛特笠客气得很，替利蓓加拿了蜡烛来搁在琴上。奥斯本表示他情愿就在黑地里坐着，可是爱米丽亚笑着反对，不

① 穷苦的贾克得到许多仙豆，第二天起身，发现撒在园里的仙豆长得直入云霄。贾克攀附着豆梗上天，碰到许多奇遇。

肯再陪他，因此他們兩個也跟着乔瑟夫先生过来。利蓓加唱得比她朋友高明得多，而且非常卖力，不过奥斯本有什么意見，別人当然管不着。爱米丽亞从来没有听见她唱得这样好，心里暗暗納罕。利蓓加先唱了一支法文歌，乔瑟夫一个字都听不懂。奥斯本也老实承認自己听不懂。此后她又唱了好几支四十年前流行的叙事歌曲。歌詞很簡單，題材不外乎大英水手，英王陛下，可憐的苏珊，藍眼睛的瑪丽等等。据说从音乐的观点来看，这些歌曲并不出色。可是它們所表达的意思單純近情，一般人一听就明白。現在咱們老听见唐尼隋蒂^①的曲子，音調軟靡靡的，内容不过是眼泪呀，嘆气呀，喜呀，悲呀。兩下里比起来，还是簡單的民歌强得多。

每逢唱完一支歌以后大家閑談的时候，說的話也都是些很多情的話兒，和歌曲的内容相称。三菩送了茶点进去，就和厨娘一起站在楼梯轉角听唱歌。厨娘听得眉开眼笑。連白蘭金索泊太太也屈尊下就，跟他們站在一塊兒听。

末了唱的一首短歌内容是这样的：——

荒野里凄凉寂寥，
大風呼呼的怒号，
好在这茅屋頂盖得牢。
熊熊的火在爐里燒，
过路的孤兒从窗口往里瞧，
越覺得風寒雪冷，分外难熬。

他心慌意乱，手脚如綿，

① 唐尼隋蒂(Gaetano Donizetti, 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

急匆匆还只顾往前。
温柔的声音唤他回来，
慈爱的脸儿在门口出现，
到黎明，他不能再流连，
求上天对流浪者垂怜！
你听，那风吹到了山巅。

这支歌的内容和她刚才说的“等我离开了这儿”这句话含意相同。她唱到最后一句，声音沉下去咽住了。在场的人想起她即刻就要动身，连带着又想到她孤苦伶仃的身世。乔瑟夫·赛特笠本来喜欢音乐，心肠又软，利蓓加唱歌的时候，他听得心醉神往，到末了更觉得深深的感动。如果他胆子不那么小，如果方才由乔治安排，让他和赛特笠小姐两人仍旧留在前客厅，那么乔瑟夫·赛特笠就不会再做单身汉子了，我这小说也写不成了。利蓓加唱完了歌，起身拉着爱米丽亚的手一直向蒙眬的前客厅走去。这当儿可巧三菩托着一个盘子进来，里面有夹心面包和糖酱，还有发亮的杯壶。乔瑟夫·赛特笠一看见点心，立刻全神贯注。赛特笠老两口子吃过晚饭回家，看见四个年轻男女谈得很热闹，连他们的马车响都没有留心。只听得乔瑟夫说道：“亲爱的夏泼小姐，吃一小匙子糖酱吧。你刚才唱的真费劲——呃——真好听。应该吃点儿东西补补气。”

赛特笠先生接口道：“好哇！乔斯！”乔斯一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在打趣他，慌得不敢作声，过了一会儿就溜掉了。当夜他并没有一宵不寐睁着眼研究自己到底有没有爱上夏泼小姐，因为爱情并不能影响乔瑟夫·赛特笠的胃口和睡眠。不过他想到许多事情，譬如在印度下了办公厅之后听听那些歌儿多么愉快，利蓓加多么出人头地，又想到她的法文说的比总督夫人还好，在加尔

各答的跳舞会上准会大出風头。他想：“誰也看得出那可憐的东西爱上了我了。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子們比一比，她不見得穷到哪兒去。說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他这么思前想后，就睡着了。

关于夏潑小姐在床上眼睜睜的估計“不知他明天来不来？”的情形，这里不必多說。第二天，乔瑟夫·賽特笠午飯以前已經到了，那不放松的勁兒和命运之神不相上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可算是他賞給勒塞尔广场的大面子。那天不知怎么，乔治·奥斯本到得比他还早，害得爱米丽亞好不心煩，原来她正在給契息克林蔭道的十二个好朋友写信。利蓓加仍旧在做隔天的活計。卜克雷·窩拉的前任收稅官坐着小馬車回到家里，按照習慣，先把門环拍得一片响，在門口摆起架子乱了一陣，然后才費一大把力气迈步上楼，到客厅里来。这当兒奥斯本和賽特笠小姐彼此使眼色打电报，很有含蓄的瞧着利蓓加笑。利蓓加低头織錢袋，淡黃頭髮披在臉上，居然臉紅起来。乔瑟夫一進門，她的心扑扑直跳。乔瑟夫穿了新的背心，發亮的靴子格吱格吱的响，累得喘不出气来。他又热又緊張，滿面通紅，羞答答的把个臉兒藏在厚厚的領巾里面。大家都覺得很窘。爱米丽亞更不行，几乎比当局者还慌張。

給乔瑟夫先生通报的是三菩。他嘻皮笑臉的跟在收稅官后面，手里捧着兩個花球。原来这傻大个兒居然会討小姐們的好，早上在考文花园附近的市場上买了兩束鮮花。現在的姑娘們太太們爱捧草蓬子似的大花球，底下还襯着鏤空花紙；乔斯的兩束鮮花虽然沒有这么大，兩個姑娘收了礼物倒很高兴。乔瑟夫送給她們每人一束，一面正色对她們鞠了一个躬。

奥斯本嚷道：“好哇，乔斯！”

愛米麗亞說：“多謝你，亲爱的乔瑟夫。”她如果不怕哥哥嫌弃，很想吻他一下子。拿我来说，如果愛米麗亞这样的小寶貝兒肯吻我，就是把李先生的花房都买下来也是願意的。

夏潑小姐嚷道：“啊！可爱的花兒！多可爱的花兒！”她輕輕悄悄的把鼻子湊上去聞了一聞，貼胸抱着花球，喜不自禁，翻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大概她先瞧了一眼，看有沒有情書藏在花球里面，不幸什么也沒有找着。

奧斯本笑着問道：“賽特笠，在卜克雷·窩拉你們是不是也用花朵兒傳情达意啊？”

多情的公子答道：“得了，少胡說。花兒是在挪頓家买的。只要你們喜欢就好。嗯，愛米麗亞，亲爱的，我还买了一只波罗蜜，已經交給三菩了。午飯的时候吃吧。这天太热，應該有点兒凉东西吃。”利蓓加說她从来沒吃过波罗蜜，非常非常想尝一下子。

他們这样談着話，后来不知道奧斯本找了个什么推托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兒，不懂为什么愛米麗亞也不見了，想来总是看着厨娘切波罗蜜吧？反正到末了只剩下乔斯和利蓓加兩個人。利蓓加繼續做活，細長的白手指拿着發亮的針和綠顏色的絲綫飞快的編結。

收稅官說：“亲爱的夏潑小姐，你昨天晚上唱的歌兒真是美——依——極了。我差点兒掉眼泪。真的不騙你。”

“乔瑟夫先生，那是因为你心腸好。我覺得賽特笠一家子都是慈悲心腸。”

“昨天晚上我想着那歌兒，睡都睡不着。今天早上我在床上就試着哼那調子来着。真的不騙你。我的医生高洛浦十一点鐘来看我（你知道我身子不好，天天得請高洛浦来看病）。他来的时候啊，我正唱得高兴，簡直像——像一只画眉鳥兒。”

“噲，你真好玩兒。唱給我听听。”

“我？不行，还是你来吧，夏潑小姐。亲爱的夏潑小姐，唱吧！”

利蓓加嘆了一口气，說道：“这会兒不行，賽特笠先生。我沒有这閑情逸致。而且我得先把这錢袋做好。肯帮忙嗎，賽特笠先生？”东印度公司里的乔瑟夫·賽特笠先生還沒来得及問明白怎么帮忙，不知怎么已經坐了下来，跟一个年輕姑娘面对面的談起心来。他一臉勾魂攝魄的表情瞧着她，兩臂求救似的向她伸开，手上繃着一絞綠絲綫讓她繞。

奥斯本和爱米丽亞回来叫他們吃飯的时候，看見这怪有趣的一对兒还是这么坐着，姿态非常动人。一絞綫都繞到紙板上去了，可是乔斯先生仍旧沒有开口。

爱米丽亞握着利蓓加的手說：“今兒晚上他准会开口，亲爱的。”賽特笠自己也在肚里忖度，暗暗想道：“哈，到了游乐場我就問她去。”

第五章

我們的都宾

凡是在斯威希泰尔博士那有名的学校里念过書的学生，决不能忘記克甫和都宾兩人打架的經過和后来意想不到的結局。学校里的人提起都宾，都叫他“噯噲，都宾”，“嗨嗨，都宾”，其余还有许多譯名兒，無非是小孩子們表示看不起他的意思。他是

全校最遲鈍、最沒口齒，而且看上去最呆笨的一個。他的父親在市中心開了個雜貨鋪。據說斯威希泰爾博士在“互惠原則”之下收他入學。換句話說，他爸爸不付現錢，卻把貨物來抵學膳費。都賓的成績很差，幾乎是全校學生的壓尾。他穿的燈芯絨褲子和短外衣都太緊，一身大骨頭在綳破的縫縫里撐出來。在學校里，他就代表多少磅的茶葉、蠟燭、藍花肥皂、梅子等等——其中一小部分的梅子是用來做梅子布丁的。有一天，一個學生偷着進城去買脆餅和嫩豬肉香腸，看見校門口停着一輛送貨車，恰巧是倫敦泰晤士街都賓和瑞奇合開的雜貨食油店派來的，送貨的正在把他家的貨色從車子里搬出來。那天可真夠都賓受的。

從此之後都賓就沒有太平日子了。同學們取笑他，說的笑話又尖酸又刻毒。一個口角俏皮的說：“哈，都賓，報上登了好消息啦！砂糖漲價了，孩子。”另一個計算着說，“如果洋油蠟燭賣七便士半一打，都賓一共值多少錢哪？”於是旁邊的小混蛋們便哄然大笑，連助教也笑。他們一致認為做零售商是最下流低賤的職業，應該給有身分的上等人瞧不起。這種見解當然不錯。

都賓背着人對那個使他受這些苦惱的小孩兒說道：“奧斯本，你的爸爸其實也不過是個做買賣的。”那孩子驕傲地答道：“我的爸爸是上等人，有自備馬車。”威廉·都賓聽了這話，躲在運動場椅角上的一間屋子里悶悶的傷了半天心，因為那天恰巧有半日假期。咱們小的時候誰沒有受過這樣的氣惱？凡是心地忠厚的孩子，受了欺負格外覺得不平，受了輕慢格外覺得畏縮，有人委屈他，他比別的孩子更傷心，有人撫慰他，他也会感激得臉上放光。這麼溫順的好孩子，往往給你們做老師的侮辱、虐待和冷淡。他們錯在什麼地方呢？不過是會不會做算術，或是會不會念拉丁文，其實那拉丁文本身就是不通的。

威廉·都宾因为不会拉丁文，讀不好依頓中学^①出版的拉丁文文法这本了不起的书，所以在斯威希泰尔学校里老是得末一名。他还在低班，和那些粉紅臉兒、穿罩袍的小不点兒在一起上課，可憐还是比不上他們。他拿着卷了書角的初級讀本，穿着紧得不合身的灯芯絨褲子，委委頓頓，癡癡呆呆的跟一群小人兒排在一行，簡直像个大怪物。学校里上上下下，沒一个不作弄他。他們把他那已經太小的褲腿縫起来，把他牀上的被褥帶子絞断，把水桶跟長櫈推倒在地上，好叫他把脚脛撞得生痛。而他呢，也每回都撞上去。他时常收到一个个小包，拆开一看，却是自己家里出卖的肥皂和蠟燭。連一点兒大的小孩兒們也都打趣过都宾。他虽然委屈，可是忍气吞声，从来不抱怨。

克甫的地位剛剛相反。他是斯威希泰尔学校里的时髦公子，大家捧他为大王。他偷偷的帶酒到学校里来喝。他跟城里的孩子打架。到星期六，家里会送小馬來接他回家。他房間里还有大靴子，專为假期里穿了打獵用的。他有一只金表，又像校長一样，会吸鼻烟。他看过歌剧；演戏的名角兒誰高誰下他都知道。照他看来，基恩先生比坎白尔先生^②还高明。他能够在一小时以内一口气讀完四十首拉丁詩。他还会写法文詩。他有什么不懂，什么不能的呢？据說連校長都怕他。

克甫是学校里的無敌大王。他神气活現的統治一批順民，不时的欺負他們。同學們有的替他擦鞋，有的替他烤面包，有的做小打杂，整整一夏天，每天下午他打球的时候給他檢球。他最

① 英国著名的貴族化公立学校。

② 基恩(Kean)和坎白尔(Kemble)兩家父子兄弟都是名演員。这里指的是小坎白尔(John Philip Kemble, 1757—1823)和老基恩(Edmund Kean, 1787—1833)，兩人同时爭名。

瞧不起“無花果兒”^①，虽然一見面就譏笑謾罵，可是从来不屑和他对面談話。

有一天這兩位小爷在私底下鬧起意見来了。無花果兒一个人在課堂里辛辛苦苦的写家信，克甫走来，說是有事使喚他出去走一趟。好像是叫他去买甜餅。

都宾答道：“我不行，我得先把这封信写完。”他的信里面好多別字，塗改的地方也不少。可憐写信的人在上面費了不少的心思、力气和眼泪，因为这是写给媽媽的信。他的媽虽然不过是个杂货鋪的老板娘，住在泰晤士街店房的后間，可是倒真疼兒子。

克甫先生一听这話，一把搶了信紙問着他說：“你不行嗎？你不行嗎？我倒要請問你，干嗎不行？明天再写信給無花果兒媽媽不是一样的嗎？”

都宾急了，站起来說：“說話好听点兒。”

学校里的大公鷄高声說：“那你到底去不去？”

都宾刁嘴咬舌的說：“把信放下来。君子不看人家私信。”

克甫道：“好吧，現在你去不去？”

都宾大声呼喝道：“我不去，你要动手，我先把你揍个稀爛。”他跳过去抓起一个鉛做的墨水壺，惡狠狠一臉凶相。克甫先生頓了一頓，放下卷起的袖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嗤笑着走掉了。从此以后他沒有敢再惹杂货鋪的小掌櫃，不过說句公平話，他背后說起都宾，口气里总表示瞧不起。

这件事發生以后不久，一天下午，太陽很好，克甫先生又碰上了威廉·都宾。这可憐虫正在运动場上一棵树下躺着，一个

^① 無花果兒 (figs) 这字有侮慢的意思。

字一个字的看着自己心爱的“天方夜談”。別的孩子各做各的游戏，他远远的离开大家，心里几乎有些快活。如果咱們对孩子放松一些，做老师的不欺压学生，做父母的不坚持着引导兒女的思想，控制兒女的情感，我認为决沒有害处。人的思想情感最难捉摸。譬如說，你我之間何尝互相了解呢？自己的孩子、父亲、街坊鄰舍，心里在思量什么，咱們何尝知道呢？呆鈍腐朽的成年人偏愛管教小輩，其实小孩子的思想比他們的高超神聖得多着呢。所以我認为做父母和做老师的尽可放任一些，决計沒有妨碍，充其量不过是孩子們眼前少讀点兒書。

威廉·都宾居然忘了现实，飄然出世，一忽兒跟着星伯达水手在金剛鑽山谷里^①，一忽兒跟着阿赫曼德王子和貝萊朋諾仙女在他們第一次会面的山洞里（咱們也未尝不想到那美丽的山洞里去走一遭）；忽然听得小孩兒尖声哭叫，打断了他有趣的白日夢。他抬起头来，看見克甫正在他前面痛打一个小学生。

被打的正是看見了送貨車揭發都宾隱事的小子。可是都宾向来不念旧惡，对于年紀小的孩子更加不計較。只見克甫揮着一根黃色的球棍对那孩子叱責道：“你竟敢把我的瓶子打破，赫！”

这小学生的使命是爬过运动場的圍牆，跑到四分之一哩路以外去賒購一品脫果露甜酒，然后不顧校長布置在外面的密探，再爬回到运动場里来。有一处地方，牆頂上的碎玻璃已經去掉，而且牆上还做了好几个凹进去的窩兒，进出可以方便些。不料他在爬牆的时候，脚一滑，不小心把瓶子摔破，甜酒潑掉了，自己的褲子也弄髒了。他心惊胆战的回到主人面前，虽然沒有受伤，

① 見“天方夜談”星伯达水手第二次航海的故事。

心里却慌得可憐。

克甫說：“你胆敢摔破瓶子！你这粗手笨脚的小賊。准是你偷着把甜酒喝了，假裝摔破了瓶子。把手伸出来！”

球棍重重的打在孩子手上，扑的一声响。跟着是哼哼唧唧的哭声。都宾抬起头来。貝萊朋諾仙女和阿赫曼德王子立刻躲到山洞深处。星伯达水手也給大鵬鳥背着飞出了金剛鑽山谷，直上云霄。老实的都宾眼前仍旧是现实生活。他看見大孩子在無緣無故的欺負小孩子。

克甫喝道：“把那只手也伸出来。”那小学生痛得面目改形。都宾看了止不住索索地抖，穿在又旧又小的衣服里面的整个身子緊張起来。

“吃我这一下，你这小鬼！”克甫先生一面嚷嚷，又把球棍打孩子的手心。——太太們別怕，在学校里，个个孩子都經過这一套，你們自己的孩子將來准会挨打，也准会去打別人。球棍兒打下去，都宾就跳起来了。

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在公立学校里，大学生虐待小学生跟俄国人用靴子抽打罪犯一般，向来是合法的。你从这方面看，抗拒受罰簡直是丢臉的事。也許都宾是傻好人，看了暴虐的行为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也許他早已要想报复；克甫这神气活現的小霸王，專爱欺負弱小，一切的光荣归他一身，一切的礼仪为他而設，大家給他舉旗，打鼓，举起手对他行礼，看了叫人忍不住要和他較量一番，比比高下。且不管都宾的动机是什么，只見他一躍而起，尖声叫道：“住手！你再欺負小孩兒，我就——”

克甫真沒有料到他會多管閑事，說道：“你就怎么样？——手伸出来，小畜生！”

都宾回答他上半截的問題說：“我就把你一頓痛打，叫你尝

尝一辈子没尝过的滋味。”小奥斯本流着泪，喘着气，看见有人出其不意的替他打抱不平，诧异得不敢相信，只抬头望着他。克甫的诧异也不在奥斯本之下。你如果能够体味先王乔治第三听得北美洲殖民地叛变时候的心情，或是狂妄的歌利亚^①看见矮小的大卫走上前来要求决斗时的感觉，才能领略雷杰耐尔·克甫受到都宾的挑战，心里是怎样一回事。

克甫按照打架前的惯例，说道：“上完课来。”他顿了一顿，向对手看了一眼，仿佛说：“在这一段时间以内，你快把遗嘱写好，把后事也交代清楚。”

都宾答道：“随你的便。奥斯本，你做我的助威人吧。”

小奥斯本答道：“也好，你爱怎么就怎么吧。”你知道的，他爸爸有自备马车，倒叫这种人替他打抱不平，不免觉得丢面子。

打架开始的时候，他嘴里虽然叫着“打呀，无花果儿！”心里老大不好意思。这次出名的打架，在起初的两个回合中，在场的学生除他之外没有一个肯这样帮腔。克甫微微的冷笑着，样子轻松愉快，倒仿佛在跳舞会里作耍呢。他对于拳法很有研究，拳头连连落在倒楣的对手身上，接连三次把他打倒在地。都宾跌倒一次，大家就欢呼一声。人人都急于要向征服者表示忠诚，能够向他屈膝，在他们也是一种光荣。

小奥斯本一面把他的打手扶起来，一面想道：“他们打完架以后，我可要好好的挨一顿揍了。”他对都宾道：“无花果儿，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他不过打我几下，我也受惯了。”无花果儿那时四肢发抖，鼻孔出烟，把助威的推在一边，再打第四个回合。

^① 指“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卷第十七章所载大卫王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头上三个回合，都是克甫开的拳。他不容对方有还手的机会，而都宾又不会躲閃，因此这一回都宾决計自己先动手。他生来左手着力，便揮动左臂，用尽全身力气打了克甫先生兩拳，一拳打在他左眼上，一拳打在他羅馬式的鼻子上。

这一回，倒下去的是克甫，四周圍看熱鬧的人都吃了一惊。小奥斯本做出內行的样子，拍拍都宾的背說：“喝，打得好，再用左手揍他吧，無花果兒，我的孩子！”

這場大战的下半截，無花果兒惊人的运用左手，克甫每一回都被打倒。到第六合上，叫“打呀，無花果兒！”的人跟叫“打呀，克甫！”的人数目竟也差不多了。打到第十二合，克甫垮了台。他精神不聚，既不能攻，又不能守，而無花果兒倒像清教徒一般鎮靜。他臉色蒼白，睜着發光的兩眼，下唇破了一个大口子，不停的流着血，样子又凶狠又怕人，旁边看熱鬧的人給他吓得心惊胆战的大概不少，可是他勇敢的对手倒还准备再打第十三合。

如果我有那比哀的笔^①，或者文章写得像蓓尔公司生活画报^②上的一样好，那么我一定要把这場决斗好好的描写一番。这簡直跟禁衛軍最后的襲击相仿佛（不过那时滑鉄盧大战还没有發生，我只能說这次打架跟后来禁衛軍最后的襲击相仿佛）。耐將軍^③的队伍向聖·拉埃山进攻，十万大軍扛着密密麻麻的刺刀，二十根旗杆上面插着老鷹的标帜。山上吃慣牛肉的粗壯英国大兵發喊冲鋒，跳下山和敌人拼死搏斗。这次打架，兩方面的精神也可以和他們相比。換句話說，克甫虽然翘着脚，一跌一

① 那比哀(Sir William Napier, 1785—1860)，英国的大將兼历史家，以善描写战争出名。

② 蓓尔公司倫敦生活画报(Bell's Life in London)專报导拳击賽馬等事。

③ 耐將軍(Miclial Ney, 1769—1815)，法国总司令。

撞的，可是仍旧满腔勇气，又赶上前来，给那卖无花果的左手一拳打在鼻子上，跌下去再也爬不起来。

无花果儿的对手拍的倒在草坪上，那干脆的劲儿就像有一回我看见贾克·斯巴脱把弹子一下子打进窟窿一样。无花果儿看了说：“我想这下子他爬不起了。”打手倒地所允许的最长的时间已经到了，却不見雷杰耐尔·克甫先生爬起身来，不知道他是不能起来呢，还是不肯起来。

所有的学生都为无花果儿欢呼，叫得一片响，听的人准以为无花果儿一起头就是他们一致拥护的好汉。后来他们叫得斯威希泰尔博士也听见了，从书房里出来查究外面为什么大呼小叫。他当然威吓着说要把无花果儿重重打一顿，幸而那时克甫已经醒过来了，正在洗伤。他站起来说：“先生，是我不好。无花果儿——都宾没有错。我在欺负小学生，他打得好。”他做人这么大气，不但免了他的征服者一顿打，而且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他这次大败，险些儿失去了民心。

小奥斯本写家信的时候，就报告这件事，

三月十八日立却蒙休格开恩大厦

亲爱的妈妈：

我希望你身体很好。请你给我送一个蛋糕来。我还要五个先令。克甫和都宾打过架了。你知道的，克甫是学校里的大王。他们打了十三合，都宾打的胜仗。所以克甫现在只算二大王。他们打架都是为了我。克甫因为我摔破一瓶牛奶，就打我，无花果儿不让他打。他的爸爸是开杂货店的，所以我们叫他无花果儿。那铺子在市中心泰晤士街，是无花果儿和瑞奇合营的商店。我想他既然为我跟人打架，你以后应该到他爸爸铺子里去买糖跟茶叶才对。克甫本来每星期六回家，可是这次不行了，因为他两个眼睛都打青了。他有一匹小白马来接他回家，还有一个穿

号衣的馬夫来陪他。馬夫騎的是栗色的母馬。我希望爸爸也給我一匹小馬。

你的兒子 乔治·賽特笠·奧斯本
代我問候小愛米。我正在用硬紙板替她做一輛馬車。我不要香
草子蛋糕，我要梅子蛋糕。

自从都宾打了胜仗之后，同學們异乎寻常的尊敬他的人格。無花果兒这名字本来含有侮辱的意思，后来却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和最体面的譯名兒之一。乔治·奧斯本說：“他爸爸开杂货鋪究竟不是他的錯。”乔治年紀虽然小，在斯威希泰尔学校里的小学生队里倒很有人緣，所以他說的这話很受贊賞。大家公認都宾出身下賤是不得已的事，因此而看輕他本人是很卑鄙的。老無花果兒这名字到后来只表示大家喜欢他，对他关心，連那鬼鬼祟祟的助教也沒敢再笑他。

环境好轉之后，都宾的兴致也高了，功課上有了惊人的进步。了不起的克甫亲自帮他的忙。他这么屈尊降格，都宾覺得十分希罕，臉都紅了。克甫教他讀拉丁詩，在休息的时候抽空替他补課，把他从低班拉上中班，真叫人得意。不但如此，他还帮他把中班的功課做得很像样。大家發現都宾虽然讀不好古典文学，做起算术来倒是出人头地的快。夏天里公开考試，他代数考了第三名，得到一本法文書算是獎品，个个人都为他高兴。校長当着全校师生和来校参加典礼的家長和来宾把戴笠馬克这本有趣的傳奇^①贈給都宾，書上还写了他的名字古利爱尔莫·都宾^②。可惜你沒看見他媽媽臉上的得意。所有的学生一致鼓掌

① 法国作家費內龙(Fenelon)的作品。

② Gulielmo 就是拉丁文的 William，英国学校的名單常將学生的名字拉丁化。

表示对都宾赞赏和拥戴。他拿了奖品回到原座，一路上红着脸不断的絆跟头，他踩痛了多少人的脚，谁也数不清，他的傻样儿谁也形容不出。他的爸爸都宾老头儿第一回对于自己的儿子瞧得起，当众赏给他两个基尼。这些钱他大半化在同学身上，请他们大吃一顿。暑假以后回学校的时候，他穿了后面开叉的外套，像个大人了。

都宾天生是个谦虚的小后生，没想到转运的原故全是他自己器量大，做人豪爽。他偏偏要把一切功劳都推给乔治·奥斯本，认为好运都是他给带来的。他对于乔治深切的爱护；这么真诚的友谊，只有在孩子的心里和美丽的神话中间才找得着。譬如粗野的奥生给凡侖丁收服以后，对于这神采奕奕的年轻勇士就生出了这样的感情^①。都宾拜倒在小奥斯本面前，死心塌地爱他。他没有认识奥斯本之前，已经暗暗的佩服他。如今更成了他的听差，他的狗，他的忠僕星期五^②。他相信奥斯本尽善尽美，是一切凡人里头最漂亮、最勇敢、最活泼、最聪明、最大器的。他把自己的钱分给他用，买了不知多少礼物送给他，像小刀、铅笔匣、金印、太妃糖、模仿鸟叫的小笛子，还有大幅彩色插图的故事书，里面画着强盗和武士。这些书里都有题赠，写明送给乔治·赛特笠·奥斯本先生，他的好朋友威廉·都宾敬赠等等字样。乔治原是高人一等的，都宾既然对他表示忠诚，向他纳贡，他也就雍容大度的收下来。

到游乐场去的那一天，奥斯本中尉到了勒塞尔广场，就对太太小姐们说：“赛特笠太太，我希望您这儿有空位子。我请了我

① 法国的神话，在 1550 年前后传到英国。奥生和凡侖丁原是兄弟。奥生自小给熊衔去，成了野人，后来给凡侖丁收服。

② “鲁滨逊漂流记”里鲁滨逊的僕人。

們的都賓來吃晚飯，然後一塊兒上遊樂場。他跟喬斯差不多一樣怕羞。”

胖子得意洋洋的對利蓓加小姐看了一眼說道：“怕羞！得了吧！”

奧斯本笑道：“他真的怕羞。當然你風度翩翩，跟他不能比，賽特笠。我去找你的時候在貝德福碰見他，就告訴他說愛米麗亞小姐已經回家，咱們大家今兒晚上都準備出去樂一宵。還有，我說他小時候在這兒作客，打破五味酒碗的事，賽特笠太太也不計較了。太太，這件倒楣的掌兒已經過去七年了呢，您還記得嗎？”

好性子的賽特笠太太答道：“五味酒全洒在弗拉明哥太太的紅綢袍子上。他這人真是拙手笨腳。他的妹妹們也不見得文雅多少。都賓爵士夫人昨兒晚上帶了三個女兒也在海貝萊。唉，她們的腰身好難看哪！”

奧斯本頑皮地說道：“副市長有錢得很呢，是不是？我娶了他的女兒倒挺上算的，你說怎麼樣，太太？”

“你这傻东西！瞧你的黃臉皮，誰肯要你？”

“我的臉皮黃嗎？您先看看都賓的臉再說，他生了三回黃熱病，在那索生過兩回，在聖·葛脫生過一回。”

賽特笠太太說：“得了。我們瞧着你的臉已經够黃的了。愛米，你說對不對？”愛米麗亞小姐紅了臉一笑。她看着喬治·奧斯本先生蒼白動人的臉兒，和他本人最得意的、發亮卷曲的黑鬍子，心裡覺得在全國的軍隊里，在全世界上，也找不出這麼一個臉龐兒，這麼一個英雄好漢。她說：“我倒不在乎都賓上尉的臉色和他笨手笨腳的樣子。反正我總會喜歡他的。”她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都賓是喬治的朋友，處處護着他。

奧斯本說道：“軍隊里誰也比不上他的為人。他做軍官的本事也比人強。當然羅，他不是阿多尼斯^①。”他很天真的在鏡子里對自己端詳着，恰巧碰上夏潑小姐尖利的眼光盯住他看，不禁臉紅了一下。利蓓加暗暗想道：“哈，我的漂亮少爺，你是塊什麼材料可給我捉摸出來了。”這小姑娘真是個詭計多端的狐媚子。

那天傍晚，愛米麗亞打扮好了準備上游樂場去顛倒眾生。她穿了白紗長袍，像一朵嬌艷的玫瑰花，百靈鳥似的唱着歌，跳跳躍躍的走到客廳里，就見一個笨頭笨腦的高个子迎着她鞠了一躬。這人粗手大腳大耳朵，一頭剪得很短的黑頭髮，穿一身其丑無比的軍服，上面釘着長方大扣子，頭上戴一頂當時流行的硬邊三角帽。他鞠躬的姿勢，難看得誰也比不上。

這就是步兵第一——聯隊的威廉·都賓上尉。當時他好多勇敢的伙伴都在半島上立功^②，而他的聯隊偏偏被派到西印度群島去服務。後來他生黃熱病，便回到家里來。

他來的時候，小心翼翼的敲門，聲音很輕，樓上的太太小姐都沒有聽見，要不然愛米麗亞怎麼會不怕羞，一路唱着進去呢？她的甜美的聲音直闖進上尉的心里，就在那兒蜷伏下了。愛米麗亞向上尉伸出手來，他跟她拉手之前，先頓了一頓，心里想道：“怎麼的？不久以前我看見的那個穿粉紅衣服的小姑娘難道就是你嗎？那時候我剛剛正式發表入隊，晚上我還倒翻了你們的五味酒碗。喬治·奧斯本將來要娶的原來就是你。好個花朵兒似的女孩子！喬治這家伙倒有福氣。”他還沒有跟她拉手，硬邊帽子已經掉在地上，那時候他心里就这么盤算着。

① 希臘神話里的美少年，愛情女神維納斯的情人。

② 英國聯合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開戰。戰場就在伊比利亞半島，西、葡兩國的本土。

自从都宾出了学校到咱们重新跟他碰头，这一段历史，我还没有细细儿说给大家听，可是聪明的读者看了前两页上面的对话，一定猜得出来。给人瞧不起的杂货铺老板成了副市长。他又是伦敦城市轻骑兵的上校。当年法国兵向英国进犯，他一腔热血，准备全力抵抗。奥斯本的爸爸在他联队里只是个毫不出色的警衛而已。他統帶的士兵曾經受过英王和約克公爵檢閱，他自己不但当了上校，做了副市长，还有爵士的封号。他的兒子加入了军队，小奥斯本跟他在同一个联队。他們两个相繼在西印度群島和加拿大服务。眼前军队內調，才回到家里来。都宾仍旧热心爱护奥斯本，对他非常慷慨，和他們同学的时候一样。

过了一会兒，这群了不起的人坐下来吃晚飯。他們談到打仗立功，拿破侖小子和威灵吞公爵^①，还談到最近政府公报里的消息。当年正是英国历史上光輝的时代，每一期战报都登載着胜利的消息。两个年輕的勇士巴不得自己的名字也在光荣名單里出現，怨嘆时运不济，偏偏所屬的联队調在外面，沒有机会立功。夏潑小姐听了这样叫人振奋的話，不由得眉飞色舞，賽特笠小姐却怕得直發抖。乔斯先生講了几个獵虎的故事，又把格脫勒小姐和蘭斯医生的一段姻緣也說完了。他把桌子上每一盤菜都送到利蓓加面前請她尝，自己也不停的大吃大喝。

飯后小姐們走出飯間的时候，他跳起来替她們開門，風度的瀟灑真有勾魂攝魄的力量。然后他回到飯桌上，慌慌張張的一連喝了几大杯紅酒。

奥斯本輕輕对都宾說道：“他在壯自己的胆气呢。”出發的鐘点到了，馬車等在門口送他們上游乐场。

① 威灵吞(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大將，滑鉄盧之战，拿破崙就敗在他手里。

第六章

游 乐 場

我很明白我說的故事平淡無奇，不过后面就有几章惊天动地的書跟着来了。求各位好性子的讀者別忘記，現在我只講勒塞尔广场一个交易所經紀人家里的事情。这家的人和普通人一样的散步、吃中飯、吃晚飯、說話、談情。而且在他們的恋爱过程中也沒有什么新奇和热情的事件。眼前的情形是这样的：奥斯本正在和爱米丽亞恋爱；他請了他的老朋友来吃晚飯，然后去逛游乐场。乔斯·赛特笠爱上了利蓓加。他到底娶她不娶呢？这就是当前最要紧的問題。

这題材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手法来处理。文章的風格可以典雅，可以詼諧，也可以帶些浪漫的色彩。譬如說，如果我把背景移到格罗芙納广场，^①虽然还是本来的故事，准能够吸引好些讀者。我可以談到乔瑟夫·赛特笠勋爵怎么陷入情網，奥斯本侯爵怎么傾心于公爵的女兒爱米丽亞小姐，而且她尊貴的爸爸已經完全同意。或者我不描写貴族，只写社会底層的生活，把赛特笠先生厨房里的形形色色搬些出来，形容黑听差三菩爱上了厨娘（这倒是事实），为着她跟馬車夫打架；管刀叉的小打杂偷了一只冷羊腿，給人當場捉出来；赛特笠小姐新用的貼身丫头不拿蠟燭不肯去睡覺等等。这些情节能够逗人發笑，显得是现实生活

① 以下一段模仿和諷刺当时布尔活尔·立登（Bulwer Lytton）等專写貴族生活的小說。

的片断。再不然，我們挑选絕端相反的道路，利用恐怖的气氛，^①把那贴身女佣人的相好写成一个偷盗为生的恶人，領着党羽冲到屋子里，把黑三菩杀死在他主人面前，又把穿了睡衣的爱米丽亞搶去，直到第三卷才还她自由。这样，小說便容易写的入神，能叫讀者把一章章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口气讀下去，緊張得气也透不过来。我的讀者可不能指望看到这么离奇的情节，因为我的書里面只有家事的瑣碎。請讀者們別奢望，本章只講游乐场里面的事，而且短得沒有資格算一章正經書。可是話又得說回来，它的确是本書的一章，而且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無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牽动了大局。

所以咱們还是跟着勒塞尔广场的一群人坐了馬車上游乐场去吧。乔斯和利蓓加占了正座，也就沒有多余的空隙了。奥斯本先生夾在都宾上尉和爱米丽亞中間，坐在倒座上。

車子里人人心里都明白，那天晚上乔斯准会向利蓓加·夏潑求婚。家里的父母已經默許，不过我跟你說句体己話，賽特笠先生很有些瞧不起他的兒子。他說乔斯自私，懶惰，爱面子，一股子扭兒气。他看不慣兒子的时髦人習气，每逢乔斯摆起架子自吹自卖的时候，就哈哈大笑。他說：“我的家私將來有一半兒是这家伙的份。而且他自己掙得也不少了。不过我很明白，如果我和你和他妹妹明兒都死掉的話，他也不过叫声‘老天爷！’然后照样吃他的飯。所以我不高兴为他操心。他爱娶誰就娶誰。我不管他的事。”

爱米丽亞就不同了，滿心希望亲事成功，一則她做人明达，二則这也是她的脾气。有一兩回，乔斯仿佛有些很要紧的話想

① 以下一段諷刺爱因斯窩斯(W. H. Ainsworth)等專写强盜的小說。

和她說，她也是巴不得要听，可惜那胖子的衷腸話兒實在沒法出口；他重重的嘆了一口大气，轉身走掉了。他妹妹因此非常失望。

这个猜不透的謎使溫柔的愛米麗亞激動得老是定不下心。她不好和利蓓加說起这个难出口的問題；只好和管家娘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密密的長談了好几回。管家娘子露了些口風給上房女佣人。上房女佣人也許約略的对厨娘說過几句。厨娘一定又去告訴了所有做买卖的。因此在勒塞爾廣場的圈子里，好些人在紛紛的議論乔斯先生的亲事。

賽特笠太太当然覺得兒子娶个画師的女兒，未免玷辱了門楣。白蘭金索泊太太对她嚷道：“咳，太太，您嫁給賽先生的时候，家里也不过开个杂货鋪子罢咧！先生也不过做經紀人的小書記。兩面的家私一共合起来还不滿五百鎊呢。今兒咱們不也挺有錢了嗎？”愛米麗亞也是这个意思。賽特笠太太做人随和，慢慢的也就改了本來的成見。

賽特笠先生是無可無不可的。他說：“乔斯愛娶誰就娶誰，反正不是我的事。那女孩子沒有錢，可是当年賽特笠太太也一样穷。她看上去性情温順，也很聪明，也許会把乔斯管得好好兒的。亲爱的，还是她吧，总比娶个黑不溜湫的媳妇回来，养出十来个黃黑臉皮的孙子孙女兒好些。”

这样看起来，利蓓加真的交了好运。吃飯的时候，她总挽着乔斯的胳膊下楼，已經成了慣例。而且她也曾傍着他坐了他的敞篷馬車出去兜过風。这又肥又大的花花公子赶着拉車的灰色馬，样子又从容，又威風。当下虽然沒人提到婚姻兩字，却是大家心里有数。利蓓加只等乔斯向她正式求婚，暗暗羡慕人家有亲娘的好处。一个慈愛的媽媽只消十分鐘就可以解決問題，她

只要跟小伙子細細致致談几句心腹話兒，准能叫对方把那难以啓齿的一段話說出口来。

那晚馬車走过西明斯德桥的时候，大致的情形就是这样。

他們一群人不久在皇家花园下車。乔斯神气活現从車子里出来，踩得車子吱吱的响。旁边看熱鬧的瞧見这么个胖子，欢呼起来。乔斯漲紅了臉扶着利蓓加先走，看上去又肥大又威武。爱米丽亞当然有乔治招呼，高兴得活像太陽里的一树玫瑰花。

乔治說：“我說呀，都宾，你是个好人，給我們照看照看披肩什么的。”說着，他和賽特笠小姐成一对兒走了。乔斯帶着利蓓加也挤进了花园門。老实的都宾却抱着許多披肩在門口替大家买票。

他很虛心的跟在后头，不願意煞風景。利蓓加和乔斯并不在他心上。不过他覺得爱米丽亞真是了不起，竟配得上出色的乔治·奥斯本。这一对漂亮的年輕人兒正在小徑里穿来穿去。爱米丽亞瞧着样样东西都新鮮有趣，从心里乐出来，都宾見她这样，仿佛做爸爸的一样欢喜。說不定他也希望胳膊上挽着的不只是一塊披肩（旁边的人瞧見这傻头傻腦的年輕軍官手里抱着女人的衣著，都在好笑），可是威廉·都宾向来不大为自己打算，只要他的朋友受用，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不瞞你說，游乐场里的各种趣事，都宾連正眼也不看。場里千千万万所謂“特別加添”的灯，老是点得亮晃晃的。場子中心有个鍍金的大蚶子壳，下面是音乐台，那兒好几个戴硬边帽子的琴师奏着醉人的曲子。唱曲兒的唱着各色好听的歌兒，有的內容滑稽，有的却很多情。許多倫敦土生土長的男男女女在跳民間舞，一面跳着蹦着，一面彼此捶打笑乐。一塊照牌上写着說煞紀太太^①即刻就要爬着通天索子上天。点得雪亮的隱士廬里面老是坐着那隱士。四面的

小徑黑魘魘的，正好給年輕的情人們相會。好些穿了旧号衣的人輪流从一个瓶子里喝麦酒。茶座上裝点得灯光閃爍，坐在里面吃东西的客人都很快乐，其实他們吃的火腿片兒薄得几乎看不見，只好算自己哄自己。还有那笑咪咪、温和馴良的白痴叫辛伯森的，想来在那时候已經在游乐场里了。这些形形色色，都宾上尉全不理會。

他拿着爱米丽亞的細絨披肩走东走西，在鍍金的蚶子壳底下站了一会，看沙尔孟太太表演“波罗的諾之战”。这首歌詞的内容惡毒的攻击拿破侖；这科西嘉小人一朝得志，最近才在俄国打了敗仗。都宾走开去的时候，口里学着哼那支曲子。那知自己一听，哼的却是爱米丽亞·賽特笠吃晚飯之前在楼梯上唱的歌兒，忍不住好笑起来，因为他实在跟猫头鷹一样不会唱歌。

这些年輕人分成一对一对，进了花园十分鐘之后就散开了。大家郑重其事的約好在晚上再見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游乐场里，慣例是分成一組一組的，到吃宵夜的时候大家見面，彼此告訴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經歷。

奥斯本先生和爱米丽亞究竟有什么奇遇是个秘密。不过咱們知道他們兩個非常快乐，行为举止也很得体。十五年来他們总在一处，說的話当然没有什么新奇。

利蓓加·夏潑小姐和她那身材魁梧的朋友迷了路，走到一条冷僻的小路上，四面只有一百来对像他們一样走失的人。兩个人都觉得这时节的風光旖旎，是个紧要关头。夏潑小姐暗想这是难得的机会，再不把賽特笠先生嘴边想說而說不出来的情話引出来，再等什么时候呢？他們方才在看莫斯科百景的时候，

① 煞紀太太 (Madame Saqui, 1786—1866)，法国有名走繩索玩杂耍的女艺人。



附近一个鹬莽的男人踩了夏潑小姐一脚，她輕輕的尖叫一声，倒在賽特笠先生怀里。經過这件事以后，乔斯更加动了情，胆子也越来越大，便又講了几个以前至少嘮叨过五六遍的印度故事。

利蓓加道：“我真想到印度去！”

乔瑟夫一股子柔情蜜意，說道：“真的嗎？”他提出了这个巧妙的問題，唏哩呼嚕的直喘气，利蓓加的手恰巧攔在他胸口，覺得他的心正在別別的乱跳，由此可以推想他一定在准备进一步再說一句更温存的話兒。那知道事不湊巧，偏偏場子里打起鈴子催大家去看焰火，游客頓時推推挤挤奔跑起来，这一对怪有趣的情人只得也跟着大家一伙兒同去。

都宾上尉發現游樂場里的各項雜耍並沒有什麼好玩，便想跟大家一塊兒去吃宵夜。那时其余的兩对已經占了座兒坐好，都宾在茶座前面来回走了兩遭，沒一个人理会他。桌子上只摆了四份刀叉杯盤，那配好的兩对咕咕呱呱談得很高兴。都宾知道他們已經把他忘得干干淨淨，好像他根本不存在。

都宾上尉對他們看了一会，默默的思想道：“我是个多余的人，不如找隱士談天去。”他避开了人声嘈雜、杯盤叮当的熱鬧場所，

向沒有燈光的小路上走。小路的尽头就住着那有名的冒牌隱士。这件事做来令人扫兴。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經驗，單身汉子最乏味的消遣莫过于一个人逛游樂場。

其余的兩对兴高采烈的在茶座里談天，說的話又亲热又有趣。乔斯得意得了不得，神气活現的把茶房呼来喝去。他切鷄，拌生菜，开酒瓶斟香檳酒，又吃又喝，把桌子上的东西消繳了一大半。最后，他又要了一碗五味酒，因为上游樂場的人沒有一个不喝它。他說：“茶房，来碗五味酒。”

那碗五味酒就是我写書的起因。五味酒跟別的原因不是一样好嗎？美丽的蘿莎夢^①因为一碗氰酸离开了人世。按照郎浦利哀博士^②的考据，亞历山大大帝也因为一杯酒断送了性命^③。我这本“沒有主角的小說”^④，里面各个重要人物的遭遇都受这碗五味酒的影响。虽然書里面大多数的人涓滴不曾入口，可是受它的影响却不淺。

兩位小姐不喝酒，奧斯本也不受喝。結果饞嘴的大胖子把一碗酒都灌了下去。喝过酒之后，他兴致勃發，那股子勁兒起初不过叫人詫异，后来簡直令人难堪。他扯起嗓子大說大笑，引得好几十个閑人圍着他們的座位看熱鬧。和他一起来的都是些天真沒經大事的人，窘的無可奈何。他自告奋勇唱歌給大家听，逼尖了喉嚨，一听就知道他喝醉了酒。鍍金的蚶子壳底下本来有

① 英王亨利第二的情人。傳說亨利第二把她安置在迷陣中，不許別人走近她。后来爱蓮諾皇后設法闖进去把她害死。究竟是否用的氰酸，不得而知。蘿莎夢死在1176年。

② 郎浦利哀(John Lemprière)，生年不可考，死在1824年。著名古典學者。著作有“希臘羅馬古人名字典”。

③ 傳說亞历山大給圖謀不軌的加桑特毒死。

④ 本書的副標題是“沒有主角的小說”(A Novel Without A Hero)。

音乐家在彈唱，好些人圍着听，乔斯一唱，差些兒把那边的听众全吸引过来。大家都給他拍手叫好。

一个說：“好哇，胖子！”另一个說：“再唱一段吧，但尼尔·蘭勃脫！”^①又有一个口角俏皮的說：“这身材正好走繩索。”兩位小姐急得走头無路，奥斯本先生大怒，嚷道：“天哪！乔斯，咱們快回家吧！”兩個姑娘听了忙站起来。

乔斯那时胆子大得像獅子，攬着利蓓加小姐的腰大声叫道：“等一等，我的宝贝，我的肉兒小心肝！”利蓓加吓了一跳，可是掙不脫手。外面的笑声越發大了。乔斯只顧喝酒，唱歌，求爱。他眨眨眼睛，态度很瀟洒的对外面的人晃着杯子，問他們敢不敢进来和他一起喝。

一个穿大靴子的男人便想趁势走进来，奥斯本先生举起手来打算把他打倒，看来一場混战是免不掉了的了。还算运气好，剛在这时候，一位名叫都宾的先生走了进来。他本来在园里閑逛，这当兒赶快走到桌子旁边来。这位先生說道：“你們这些糊塗东西，快給我滾开。”一面說，一面把一大群人往旁边推。众人見他戴了硬边帽子，来势凶猛，一哄散了。都宾走进座兒，样子非常激动。

奥斯本一把搶过披肩来，替爱米丽亞裹好，一面說：“天哪！都宾，你到哪兒去了？快来帮忙。你招呼着乔斯，讓我把小姐們送到車子里去。”

乔斯还要站起来干涉，給奥斯本一指头推倒，喘着气又坐了下去。中尉才算平平安安帶着小姐們走掉。乔斯亲着自己的手向她們的背影送吻，一面打呃一面說道：“求天保佑你！求天保

① 但尼尔·蘭勃脫(Daniel Lambert, 1770—1842)，英国有名的大胖子。

佑你！”他拉住上尉的手哀哀的哭泣，把藏在心里的爱情告诉他，说自己一心恋着刚才走出去的女孩子，可是做错了事，使她心碎了。他说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和她在汉诺佛广场的圣·乔治教堂里结婚，无论如何先得到蘭白斯去把坎脫白萊大主教叫醒，让他准备着。都宾上尉见机，趁势催他赶快到蘭白斯宫里去。一出园门，他毫不费事的把乔斯送进一辆街车，一路平安直到他家里。

乔治·奥斯本把姑娘们护送回家，没有再生什么枝节。大门一关上，他哈哈大笑穿过勒塞尔广场回家，那守夜的见他傻笑个不完，心里老大诧异。两个女孩儿一路上楼，爱米丽亚垂头丧气的瞧着她朋友，吻了她一下，一直到上牀没有再说话。

利蓓加心里暗想：“明天他准会求婚。他叫我心肝宝贝儿，一共叫了四回。他还当着爱米丽亚的面捏我的手。明天他一定会向我求婚了。”爱米丽亚也是这么想。我猜她一定还盘算做傧相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应该送什么礼物给她的好嫂子。她又想到将来还有一次典礼，她自己就是主要的角色，此外她还想到许多有关的事情。

不懂事的小姑娘！你们真不知道五味酒的力量。晚上的大醉，比起明天早上的头痛来，那真不算什么。无论哪一种头痛，总没有像喝了游乐场里的五味酒所引起的头痛那样利害。我担保这不是假话。虽然事隔二十年，我还记得两杯酒的后果。其实我不过喝了小小的两酒盅，我人格担保，这两盅酒就够受的了。乔瑟夫·赛特笠本来已经在闹肝病，却把这害人的五味酒喝了許多，少說也有一夸尔。

第二天早上，利蓓加以为她的好日子到了。乔瑟夫·赛特

笠却在哼哼唧唧的忍受形容不出的苦楚。当年还没有苏打水，隔夜的宿醉只能用淡啤酒来解，说来真叫人不相信。乔治·奥斯本进屋子的时候，看见卜克雷·窩拉的前任稅官躺在安乐椅里哼哼，前面桌子上搁了一杯淡麦酒。好心的都宾早已来了，正在服侍病人。两个軍官瞧着乔斯鬧酒鬧得这么少气無力，斜过眼对瞧着使了个眼色，彼此心照，嘻皮笑臉的做起鬼臉来。賽特笠的貼身佣人是个一絲不苟的規矩人，像包办喪事的人一般，向来板着臉不言語，現在看着他主人的可憐样兒，也掌不住要笑。

奥斯本上楼的时候，他偷偷告訴他道：“先生，賽特笠先生昨兒晚上可真是野。他要跟馬車夫打架呢，先生。上尉只好抱小娃娃似的把他抱上楼。”这位白勒希先生一面說話，臉上竟掠过了一个笑影兒。不过他打开房門給奥斯本先生通报的时候，又恢复到原来冷冰冰莫測高深的样子了。

奥斯本立刻拿乔斯开玩笑，看着他說道：“賽特笠，你好哇？沒伤骨头吧？楼下有个馬車夫，头上包着綳帶，眼睛都打青了，賭神罰咒的說要到法院去告你呢。”

賽特笠輕輕哼道：“你說什么？告我？”

“因为你昨天晚上揍他。是不是，都宾？你像莫利納^①一样大打出手。守夜的人說他从来沒見過这么利害的人，不信你問都宾。”

都宾上尉道：“你的确跟車夫打过一合，利害得很。”

“还有在游乐场里那个穿白外套的人呢。乔斯冲着他打。那些女人吓得吱吱喳喳直叫。喝！我瞧着你就乐。我以为你們不当兵的都沒有胆子，真是大錯。乔斯啊，你喝醉了酒我可不敢冲

① 当时有名的拳师。

撞你了。”

乔斯在安乐椅里接口道：“我性子上来之后的确不是好惹的。”他說話的时候那愁眉苦臉的样子实在可笑，上尉虽然講究礼貌，也忍不住和奥斯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奥斯本为人刻薄，趁势接下去耍他。在他看来，乔斯不过是个膿包。对于乔斯和利蓓加的亲事，他細細的考虑了一下，覺得老大不如意。他，第一——联队的乔治·奥斯本，既然已經准备和賽特笠一家結亲，那么这家的人就不該降低身分去娶一个沒有地位的女人。利蓓加不过是个一朝得志的家庭教师罢了。他道：“你这可憐东西。你以为自己真的会打人，真的可怕嗎？得了吧，你站都站不直，游乐场里人人都笑話你，虽然你自己在哭。乔斯，你昨兒晚上醉得不成体統。記得嗎？你还唱了一支情歌呢！”

乔斯問道：“一支什么？”

“一支情歌。爱米丽亞的小朋友叫什么罗莎？利蓓加？你管她叫你的宝贝，你的肉兒小心肝哩！”無情的小伙子拉起都宾的手，把隔天的戏重演了一遍，本来的演員看得羞恨难当。都宾究竟是好人，劝奥斯本不要捉弄乔斯，可是奥斯本不理。

他們不久便和病人告別，讓高洛浦医生去調理他。奥斯本不服朋友責备他的話，答道：“我何必饒他？他憑什么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来？他干嗎在游乐场扫咱們的面子？那个跟他飞眼風吊膀子的女孩子又算个什么？真倒楣！他們家的門第已經够低的了，再加上她，还成什么話？做家庭教师当然也不坏，不过我宁可我的亲戚是个有身分的小姐。我是个心地寬大的人，可是我有正当的自尊心。我知道我的地位，她也應該明白她的地位。那印度財主好欺負人，我非得讓他吃点兒苦不可。并且也得叫

他別糊塗過了頭，因為這樣我才叫他留神，那女孩子說不定會上法院告他。”

都賓遲疑着說道：“你的見解當然比我高明。你一向是保守黨，你家又是英國最舊的世家之一。可是——”

中尉截斷朋友的話說道：“跟我一塊兒拜望兩位姑娘去吧。你自己向夏潑小姐去談情說愛得了。”奧斯本是天天上勒塞爾廣場的，都賓上尉不願意跟他去，便拒絕了。

喬治從霍爾本走過沙烏撒潑頓街，看見賽特笠公館的兩層樓上都有人往外探頭張望，忍不住笑起來。原來愛米麗亞小姐在客廳外面的陽台上，眼巴巴的望着廣場對面奧斯本的家，正在等他去。利蓓加在三層樓上的小臥房裏面，盼望看見喬斯搬着肥大的身子快快出現。

喬治笑着對愛米麗亞說道：“安恩妹妹^①正在了望台上等人，可惜沒有人來。”他對賽特笠小姐淋漓盡致的挖苦她哥哥狼狽的樣子，覺得這笑話妙不可言。

她聽了很不受用，答道：“喬治，你心腸太硬了，怎麼還笑他？”喬治見她垂頭喪氣，越發笑起來，再三夸這笑話兒有趣。夏潑小姐一下樓，他就打趣她，形容那胖子印度官兒怎麼為她顛倒，說得有声有色。

“啊，夏潑小姐！可惜你沒見他今天早上的樣子。穿着花花綠綠的梳妝衣在安樂椅裏打滾，難過得直哼哼。他伸出舌頭給高洛浦醫生看，那腔調才滑稽呢。”

夏潑小姐問道：“你說誰啊？”

“誰啊？誰啊？當然是都賓上尉羅，說起這話，我倒想起來

① 童話“藍鬍子”中女主角。藍鬍子的故事見24頁注②。

了，昨兒晚上咱們對他真殷勤啊！”

愛米麗亞漲紅了臉說：“咱們真不應該。我——我根本把他忘了。”

奧斯本笑嚷道：“當然把他忘了。誰能夠老記着都賓呢？夏潑小姐，你說對不對？”

夏潑小姐驕氣凌人的揚着臉兒說道：“我從來不理會有沒有都賓上尉這麼個人，除非他吃飯的時候倒翻了酒杯。”

奧斯本答道：“好的，讓我把這話告訴他去，夏潑小姐。”他說話的時候，夏潑小姐漸漸對他起了疑心，暗暗的恨他，雖然他本人并不知道。利蓓加想道：“原來他要捉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喬瑟夫跟前取笑我。說不定他把喬瑟夫吓着了。也許他不來了。”這麼一想，她眼前一陣昏黑，一顆心扑扑的跳。

她竭力做出天真爛漫的樣子笑道：“你老愛說笑話。喬治先生，你儘管說吧，反正我是沒有人撐腰的。”她走開的時候，愛米麗亞對喬治·奧斯本使了一個責備的眼色。喬治自己也良心發現，覺得無故欺負這麼一個沒有依靠的女孩子，不大應該。他道：“最親愛的愛米麗亞，你人太好，心太慈，不懂得世道人心。我是懂得的。你的朋友夏潑小姐應該知道她的地位。”

“你想喬斯會不會——”

“我不知道。他也許會，也許不會，我反正管不着。我只知道這家伙又糊塗又愛面子，昨兒晚上害得我的寶貝兒狼狽不堪。‘我的寶貝兒，我的肉兒小心肝！’”他又笑起來，樣子那麼滑稽，連愛米也跟着笑了。

喬斯那天沒有來，愛米麗亞倒并不着急。她很有手段，使喚三菩手下的小打雜到喬瑟夫家里去問他討一本他從前答應給她的書，順便問候他。喬斯的佣人白勒希回說他主人病在床上，醫

生剛来看过病。爱米丽亞估計乔斯第二天准会回家，可是沒有勇气和利蓓加談起这件事。利蓓加本人也不开口，从游乐场里回来以后的第二个黄昏，她絕口不提乔斯的事。

第二天，兩位姑娘坐在安乐椅里，表面上在做活，写信，看小說，其实只是裝幌子。三菩走进来，像平常一样滿面笑容，怪討人喜欢的样子。他腋下挟着一个包，手里托着盤子，上面擱着一張便条。他道：“小姐，乔斯先生的条子。”

爱米丽亞拆信的时候混身發抖。只見信上写道：

亲爱的爱米丽亞：

送上“林中孤兒”一本。昨天我病得很重，不能回家。今天我就动身到契尔頓納姆去了。如果可能的話，請你代我向和藹可亲的夏潑小姐賠个不是。我在游乐场里的行为很对她不起。吃了那頓惹禍的晚飯以后，我所有的一言一動都求她忘記，求她原諒。現在我的健康大受影响。等我身体复原之后，我預备到苏格蘭去休养几个月。

乔斯·賽特笠

这真是拘命票。什么都完了。爱米丽亞不敢看利蓓加蒼白的臉和出火的兩眼，只把信撩在她身上，自己走到樓上房間里狠狠的哭了一場。

过了不久，管家娘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去安慰她。爱米丽亞当她心腹，靠在她肩膀上哭了一会，心里輕松了好些。“別哭了，小姐。这話我本来不告訴您的，不瞞您說，她来了几天之后，我們大家就不喜欢她。我亲眼看見她偷看你媽的信。平納說她老翻你的首飾匣子跟抽屜。人人的抽屜她都愛翻。平納說她一定把您的白緞帶擱到自己箱子里去了。”

爱米丽亞忙道：“我給她的，我給她的。”

這話并不能使白蘭金索泊太太看重夏潑小姐。她对上房女佣人說道：“平納，我不相信那种家庭教師。她們自以为了不起，擺出小姐的架子來，其實賺的錢也不比咱們多。”

全家的人都覺得利蓓加應該動身了，上上下下的人都希望她早走，只有可憐的愛米麗亞是例外。這好孩子把所有的抽屜、壁櫥、針綫袋、玩具匣，細細翻了一遍，把自己的袍子、披肩、絲帶、花邊、絲襪、零頭布、玩意兒，一件件過目；挑這樣，選那樣，堆成一堆，送給利蓓加。她的爸爸，那慷慨的英國商人，曾經答應女兒，她長到几歲，就給她几个基尼。愛米麗亞求他把這錢送給利蓓加，因為她自己什麼都有，利蓓加才真正需要。

她甚至於要喬治·奧斯本也捐出東西來。他在軍隊里本來比誰都手中散漫，並不計較銀錢小事，走到邦德街上買了一只帽子和一件短外衣，都是最貴重的貨色。

愛米麗亞得意洋洋的拿着一紙盒禮物，對利蓓加說：“親愛的利蓓加，這是喬治送給你的。瞧他挑得多好，他的眼光比誰都高明。”

利蓓加答道：“可不是。我真感激他。”她心里暗想：“破壞我婚姻的就是喬治·奧斯本。”因此她對於喬治·奧斯本有什麼感情也就不問可知。

她心平氣和的準備動身，愛米麗亞送給她的禮物，經過不多不少的遲疑和推辭，也都收下了。對於賽特笠太太，她當然千恩萬謝表示感激，可是並不多去打攪她，因為這位好太太覺得很窘，顯然想躲開她。賽特笠先生送她錢的時候，她吻着他的手，希望能夠把他當作最慈愛的朋友和保護人。她的行為實在令人感動，賽特笠先生險些兒又開了一張二十鎊的支票送給她。可是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馬車已經在門口等着，他便快快的走

掉了，嘴里說：“求老天爷保佑你，亲爱的。到倫敦来的时候上我們这兒来玩。詹姆斯，上市長公署。”

最后，利蓓加和爱米丽亞告別。这一节我也不准备細說。她們兩人难分难舍的摟抱着，最伤心的眼泪，最真摯的情感，还有嗅鹽瓶子，都拿出来了。一个人真心誠意，另一个做了一場精采的假戏。这一幕完畢之后，兩人就此分手，利蓓加發誓永远爱她的朋友，一輩子不变心。

第七章

女王的克劳萊鎮上的克劳萊一家

在一八一——年的“宮廷指南”里，从男爵畢脫·克劳萊的名字在C字开头的一部門里面算是很說得响的。他家的庄地在汉泊郡女王的克劳萊鎮上，倫敦的府邸就在大崗脫街。这显赫的名字已經連着好几年在国会議員名單上出現，和他們鎮上次第当选的議員，名字都刊印在一起。

关于女王的克劳萊鎮，有这样的傳說。有一回伊丽莎白女王出游，走过克劳萊鎮，留下吃了一餐早飯。当时的一位克劳萊先生（他相貌很漂亮，鬍子修得整齐，腿也生得好看）——当时的一位克劳萊先生献上一种汉泊郡特产的美味啤酒。女王大大的賞識，下令把克劳萊鎮改成特別市鎮，可以选举兩個代表出席国会。自从那次游幸之后，直到今天，人人都管那地方叫女王的克劳萊鎮。可惜無論什么王国、城市、乡鎮，总不免跟着时代变迁，到現在女王的克劳萊鎮已經不像蓓斯女王^①在位的时候那么人

口稠密，墮落得成了一个所謂“腐敗的選區”^②。雖然這麼說，畢脫爵士却不服氣。他的話說得又文雅又有道理，說道：“腐敗！呸！我靠着它一年有一千五百鎊的出息呢。”

畢脫·克勞萊爵士的名字是跟着那了不起的下院議員威廉·畢脫取的^③。他是第一代从男爵华尔泊爾·克勞萊的兒子。华尔泊爾爵士在喬治第二當國的時候做照例行文局的主管人員，後來因為舞弊受到彈劾——那時一大批別的誠實君子也都受到同樣的遭遇。他呢，不用說，自然是約翰·丘吉爾·克勞萊的兒子了。這約翰·丘吉爾又是取的安恩女王時代有名將領的名字。在女王的克勞萊老宅里挂着他家祖先的圖譜。倒溯上去，就是查理·史丟亞，後來改名為貝阿邦斯·克勞萊。這人的爸爸生在詹姆士第一的時代。最後才是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克勞萊，穿了一身盔甲，留着兩撇鬍子，站在最前面。按照圖譜的慣例，在這位老祖宗的背心里長出一棵樹，各條主干上写着上面所說的各個杰出的名字。緊靠着畢脫·克勞萊爵士的名字（他是我這本回憶錄里的人物），写着他弟弟別德·克勞萊牧師的名字。牧師出世的時候，了不起的下院議員威廉·畢脫已經得了不是下台了^④。這位別德·克勞萊就是克勞萊和斯耐萊兩鎮的教區長。此外，克勞萊家里別的男男女女也都有名字在上面。

畢脫爵士的原配名叫葛立澤兒，是蒙荷·平葛勳爵第六個女兒，所以和鄧達斯先生是表親。她生了兩個兒子，大的叫畢

① 蓓斯是伊麗莎白的簡稱。

② 居民的選舉權有名無實。議員的缺可由控制了選區的土豪出賣給別區的人。

③ 威廉·畢脫(William Pitt, 1708—78)，英國有名的首相。

④ 1761年威廉·畢脫下台，別德勳爵(Earl of Bute)做首相。他們兄弟兩人，都把當朝首相的姓算了名字。

脫；給他取這名字的用意並不是依着父親，多半還是依着那個天神一樣的首相。第二個兒子叫羅登·克勞萊，取的是喬治第四沒有登基時一個朋友的名字，可憐這人已經給王上忘得乾乾淨淨了。葛立澤兒夫人死掉以後好多年，畢脫爵士又娶了墨特白萊鎮上杰·道生的女兒叫羅莎的做續弦。這位太太生了兩個女兒。利蓓加·夏潑就是做這兩個女孩的教師。這樣看來，利蓓加現在進了好人家的門，接觸的都是有身分的上等人，比不得她剛剛離開的勒塞爾廣場上的那家子那麼低三下四了。

她已經收到通知，要她上工。通知信寫在一個舊信封上，內容如下：

畢脫爵士請夏潑小姐帶了“行禮”應該星期二來，因為我明天“理城”到女王的克勞萊，一早動身。

大崗脫街。

利蓓加和愛米麗亞分手以後，馬車一拐彎，她就不拿手帕擦抹眼睛了，先把好心的賽特笠先生送給她的錢拿出來，數數共有多少基尼。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什麼從男爵，所以她把錢數清，放下手帕之後，便開始推測從男爵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她想道：“不知道他戴不戴寶星？也許只有勳爵才戴寶星。我想他一定打扮得很漂亮，穿了朝服，上面滾着綢邊，頭髮上還洒了粉，像考文脫戲院里的羅鄧先生一樣。我猜他准是驕氣凌人，不把我放在眼睛里。我有什么法子呢？只能逆來順受了。不管怎麼樣，以後我碰見的都是世家子弟，比不得城里那起粗俗的買賣人。”她想起勒塞爾廣場的朋友們，心里雖然怨毒，不過倒還看得開，很像寓言里的狐狸吃不到葡萄時的心境。

馬車穿過崗脫廣場，轉到大崗脫街，最後在一所陰森森的高房子前面停下來。這宅子兩旁各有一所陰森森的高房子緊緊靠

着，三所宅子每家有一塊報喪板安在客厅正中的窗戶外面，上面画着死者的家徽。大崗脫街是个死气沉沉的所在，附近仿佛不时有丧事，这种报丧板是常見的。在畢脫爵士公館里，底層的百叶窗关着，只有飯間外面的略开了一些，所有的卷帘都用旧報紙整整齐齐遮盖起来。

馬車夫約翰那天一个人赶車，因此不高兴走下来按鈴，便央求路上的一个送牛奶小孩子帮忙。按过鈴之后，飯間的兩扇百叶窗縫里伸出一个头来。不久便見一个男人来开了門。他穿着灰褐色的褲子和裹腿，上面是一件又髒又旧的外衣，脖子上皮膚粗糙，扣着一条滿是垢污的領巾。他咧着嘴，涎着臉，头頂又秃又亮，灰色的眼睛閃閃發光。

約翰坐在車子上問道：“这是畢脫·克勞萊爵士府上嗎？”

門口的人点点头說：“是的。”

約翰說：“那么把这些箱子搬下去。”

看門的說：“你自己搬去。”

“瞧，我不能离开我的馬兒啊！来吧，好人哪，出点兒力气，小姐回头还賞你喝啤酒呢！”約翰一面說，一面粗声大气的笑。他如今对于夏潑小姐不講規矩了，一則因为她和主人家已經沒有什麼关系，二則她临走沒有給賞錢。

那秃子听得这么說，把手从褲袋里拉出来，走过去掬了夏潑小姐的箱子送到屋子里。

夏潑小姐說道：“請你拿着这只籃子和披肩，再給我开開車門。”她气冲冲的下了車，对車夫道：“回头我写信給賽特笠先生，把你的行为告訴他。”

那佣人答道：“別这么着。你沒忘掉什么吧？爱米丽亞小姐的袍子本来是給她女佣人的，你現在都拿来了吧？希望你穿着

合身。吉姆，关上門吧，你不会从她那兒得什么好处的，”他翘起大拇指指着夏潑小姐，“她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訴你吧，她不是个好东西。”說完，賽特笠先生的車夫趕着車走了。原来他和上房女佣人相好，見利蓓加搶了女佣人的外快，心里气忿不平。

利蓓加依着那穿綁腿的人說的話，走进飯間，發現屋里生气全無。上等人家出城下乡的时候，家里总是这样，倒好像这些屋子忠心耿耿，舍不得主人离开似的。土耳其地毯把自己卷成一卷，气鼓鼓的躲在碗櫥底下；一張張的画兒都把旧桑皮紙遮着臉；裝在天花板上的大灯台給蒙在一个黑不溜湫的棕色布袋里；窗帘在各式各样破爛的封套里面藏了起来。华尔泊尔·克劳萊爵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从暗黑的角落里低下头瞧着下面空蕩蕩的桌子，上过油的火鉗火棒，和壁爐架上沒插卡片的名片架子。酒瓶箱子縮在地毯后面；椅子都給面对面叠起来，靠牆排成一行。大理石人像对面的黑角落里，有一个老式的刀叉盒子，上了鎖，惱着臉兒坐在碗蓋架子上。

壁爐旁边擱了兩張厨房里用的椅子，一張圓桌，还有一付用旧了的火棒和火鉗。爐里的火萎靡不振，必必剝剝的响着，火上擱着一个平底鍋子。桌子上有一点点乳酪和面包，一个錫做的燭台，还有一只裝得下一品脫酒的酒鉢，里面有薄薄一層黑顏色的濃麦酒。

“我想你吃过飯了吧？这兒太热嗎？要不要喝点兒啤酒？”

夏潑小姐摆起架子問道：“畢脫·克劳萊爵士在哪兒？”

“嘻，嘻！我就是畢脫·克劳萊爵士。別忘了，我給你拿了行李，你还欠我一品脫酒呢。嘻，嘻！不信你問廷格。这是廷格太太，这是夏潑小姐。这是教員小姐，这是老媽子太太。呵，呵！”

那位名叫廷格太太的，这时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烟斗和一包烟草。夏潑小姐到的时候，畢脫爵士剛剛使喚她出去买烟草。这时畢脫爵士已經在火旁边坐下，她就把烟斗烟草遞上去。

他問道：“廷格老太婆，还有一个法定^①呢？我給你一个半便士。找出来的另錢在哪兒？”

廷格太太把小銅元扔下答道：“拿去！只有做从男爵的人才計算小銅子兒。”

那議員接口道：“一天一个法定，一年就是七个先令。七个先令就是七个基尼一年的利息。廷格老婆子啊，你留心照看着法定，基尼就会跟着来了。”

廷格太太丧声歪气的接口道：“姑娘，这就是畢脫·克勞萊爵士，沒錯！因为他老是留心照看着他的法定。过不了几时你就会知道他的为人。”

老头兒还算客气，說道：“夏潑小姐，你决不会因此嫌我。我做人先講公道，然后講大器。”

廷格咕囔道：“他一輩子也沒白給人一个小銅子兒。”

“从来不自給，以后也不自給。这不合我做人的道理。廷格，你要坐下的話就到厨房里去拿張椅子来。咱們吃点晚飯吧。”

从男爵拿起叉子，从火上的鍋子里叉出一条腸子和一个洋葱，分成差不多大小的兩份，和廷格太太各吃一份。“夏潑小姐，我不在这兒的日子，廷格吃自己的飯，我进城的日子，她就跟大伙兒一起吃。呵，呵！夏潑小姐不餓，我真高兴。你怎么說，廷格？”說着，他們便开始吃他們清苦的晚飯。

① 英国最小的銅幣，值四分之一便士。



吃完饭，畢脫·克勞萊爵士抽了一袋烟，后来天黑了，他点起錫油盞里的灯草，从無底洞似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卷紙，一面看，一面整理。

“我进城来料理官司，亲爱的，所以明天才有机会跟这么一位漂亮小姐同路做伴。”

廷格太太拿起麦酒罐說道：“他老是打官司。”

从男爵說道：“喝酒吧！廷格說的对，亲爱的，全英国的人，算我官司打得最多，贏得也多，輸得也多。瞧这兒，‘从男爵克勞萊对斯耐弗尔’。我打不贏他，不叫畢脫·克勞萊！这兒是‘扑特和另一个人对从男爵克勞萊’，‘斯耐萊教区的监理人对从男爵克勞萊’，地是我的，他們沒有憑据說它是公地，看他們敢不敢。那塊地并不屬於教区^①，就等于那塊地不屬於你或是廷格。我打不贏他們决不罢休，那怕出一千基尼訟費我也願意。亲爱的，这些全是案卷，你爱瞧只管瞧吧。你的字写得好嗎？夏潑小姐，等到咱們回到女王的克勞萊以后我一定得好好的利用你。如今我們老太太死了，我需要一个帮手。”

① 十八世紀以來，大戶人家常想圈進教區里的公地，當作自己產業，不許村人在上面放牛羊啃青。

廷格說：“她跟兒子一個樣兒，跟所有做買賣的都打過官司，四年里头換了四十個听差。”

从男爵很直爽地答道：“她的手緊，真緊！可是她有用，有了她，省掉我一个总管呢。”他們这么親親密密的談了一會兒，新到的客人听了覺得很有趣。不管畢脫·克勞萊爵士是塊什么料，有什么好處，有什么毛病，他一點不想給自己遮瞞。他不斷的講自己的事，有的时候打着漢泊郡最粗俗的土話，有的时候口气又像个通曉世故的人。他叮囑夏潑小姐第二天早上五點鐘準備動身，跟她道了晚安，說道：“今兒晚上你跟着廷格睡。床很大，可以睡兩個人。克勞萊太太就死在那張床上的。希望你晚上好睡。”

祝福過利蓓加之後，畢脫爵士便走了。廷格一本正經，拿起油盞在前面領路，她們走上陰森森的大石級樓梯，經過客厅的好几扇很大的門，這些門上的把手都用紙包着，光景淒涼得很。最後才到了前面的大臥房，克勞萊夫人就在这間屋里咽的气。房間和床鋪陰慘慘死沉沉的樣子，叫人覺得非但克勞萊夫人死在这里，大致她的鬼還在房里住着呢。雖然这样，利蓓加却精神抖擻，在房里東蹦西跳，把大衣櫥、壁櫥、櫃子，都打開來看，把鎖着的抽屜一一拉過，看打得開打不開，又把梳妝用品和牆上黑黝黝的畫兒細看了一遍。她做這些事的時候，那做散工的老婆子一直在祈禱。她說：“小姐，如果我良心不干淨的話，我可不敢睡這張床。”利蓓加答道：“床鋪大得很，除了咱們兩個之外還睡得下五六个鬼呢。親愛的廷格太太，講點兒克勞萊夫人的事給我听听，還有畢脫·克勞萊爵士的事，還有其余別的人的事。”

廷格老太婆口气很緊，不肯給利蓓加盤問出什么來。她說床是給人睡覺的，不是說話的地方，說完，就打起呼嚕來。除了良

心干淨的人，誰也不能打得這麼响。利蓓加半日睡不着，想着將來，想着她的新天地，尋思自己不知可有机会出头露角。燈草的亮光搖搖不定，壁爐架擲下大大的黑影子，罩住了半幅發霉的綉片，想是死去的太太做的手工。黑影里還有兩張肖像，是兩個年輕後生，一個穿了學士袍，另一個穿了紅色的上衣，像是當兵的。利蓓加睡覺的時候，挑中了那個兵士作為做夢的題目。

那時正是夏天，紅艷艷的朝陽照得大崗脫街都有了喜氣，忠心的廷格四點鐘就叫醒了同床的利蓓加，催她準備動身，自己出去拔掉了大門上的門門插梢，砰砰碰碰的震得街上起了回聲。她走到牛津街，雇了一輛停在那里的街車。我不用把這輛車子的號碼告訴你，也不必細說趕車的為什麼一早在燕子街附近等着。他無非希望有年輕的執褲子弟從酒店里回家，醉得站不穩腳跟，需要雇他的車子；因為喝醉的人往往肯多給幾個賞錢。

趕車的如果存着這樣的希望，不用說要大大的失望了。他把車子趕到城里，從男爵在車錢之外沒多給一個子兒的賞錢。杰乎^①哀求吵鬧都沒有用，便把夏潑小姐的好些紙盒子都扔在天鵝酒店的溝里，一面賭咒說他要告到法庭里去。

旅館里的一個馬夫說道：“還是別告好，這位就是畢脫·克勞萊爵士。”

從男爵一聽合了自己的意，說道：“對了，喬，我就是。如果有比我还利害的人，我倒很願意見見。”

喬惱着臉兒，咧開嘴笑了一笑說道：“我也想見見。”他一面說，一面把從男爵的行李都搬到驛車頂上攔好。

議員對趕驛車的叫道：“趕車的，把你旁邊的座位留給我。”

① “聖經”“列王紀”中趕車極快的車夫。

車夫举起手碰碰帽子边行了个礼，回答說：“是，畢脫爵士。”他心里气得直冒火，因为他已經答应把座位留給劍橋大学的一位少爷，沒有畢脫爵士，一克郎的賞錢是稳稳的。夏潑小姐坐在車身里的倒座上。这辆馬車可以說是即刻就要把她送到茫茫的世界上去。

劍橋大学的学生气鼓鼓的把五件大衣都攔在前头。后来夏潑小姐不得已离开了本来的座位，爬上車頂坐在他旁边，他才消了气。他拿了一件外套給利蓓加盖在身上，兴致立刻来了。一个害气喘病的先生，一个滿臉正气的太太，都进了車。这个女的起誓說她以前从来没有坐过公共馬車，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在每輛驛車里似乎都有这么一位太太——唉，我該說“从前的驛車”才对，現在哪里还有这种車子呢？一个胖胖的寡妇，手里拿着一瓶白蘭地酒，也上了車。搬夫来向大家要脚錢，那男的給了六便士，胖寡妇也拿出五枚油腻膩的半便士。落后車子总算开了，慢慢的穿过奥尔德門的暗巷，馬蹄得得，在藍頂的聖·保罗教堂旁边跑过。漸漸的，車行得快了，鈴子叮叮当当响着，經過弗利德市場的陌生人进口。現在弗利德市場沒有了，和爱克塞脫市場一样都成了陈迹。他們走过白熊旅館、武士桥，看見公园里的露水被太陽晒成輕霧，从地上升起来；又經過泰納草坪、白蘭德福、巴克夏等地方，不必細說。本書的作者，以前也曾經走过这条路，天气也是这般晴朗，一路的形形色色也是这般新奇。回想当年，心里甜醇醇的，軟靡靡的，覺得留恋。路上碰見的事情多有趣！不幸如今連这条路都找不着了。那老实的馬車夫，長着一鼻子紅疙瘩的老头兒，再不能上乞尔西和格林尼治了嗎？这些好人兒怎么不見了呢？威勒老头兒^①还活着嗎？噯，对了，还有旅館里伺候客人的茶房呢？还有那兒出賣的冷牛腿呢？还有那矮个子

馬夫，鼻子青里帶紫，手里提着馬口鉄的水桶，搖得叮叮当当的响——他在哪兒呢？他同代的人物在哪兒呢？將來為讀者的兒女們寫小說的大天才，現在還是穿着小裙子的小不點兒^②，將來看到我所描寫的人物和事情，准覺得這些像尼尼微古城^③、獅心王^④、杰克·雪伯^⑤一般，成了歷史和傳說。在他們看來，驛車已經染上了傳奇的色彩，拉車子那四匹栗色馬兒也和別賽法勒斯^⑥和黑蓓斯^⑦一樣，變成神話里的馬兒了。啊！回想到這些馬兒，馬夫把它們遮身的馬衣拿掉，就見它們一身毛帶着汗珠兒晶晶的發亮；跑過一站之後，它們乖乖的走到客棧的大院子里去，身上汗氣騰騰的，尾巴一左一右的拂着。唉！如今再也聽不見号角在半夜里嗚嗚的吹，再也看不見路上关卡的柵欄門豁然大開。話又說回來了，這輛輕巧的、四匹馬拉的特拉法爾加馬車^⑧究竟帶着咱們上什麼地方呢？別再多說了，不如就在女王的克勞萊鎮上下車，瞧瞧利蓓加·夏潑小姐在這個地方有什麼遭遇。

-
- ① 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狄更斯所著“匹克威克外傳”中的馬車夫，他的兒子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听差。
- ② 一兩歲的小孩子不分男女，都穿小裙子。
- ③ 亞述古國的京城。
- ④ 英王理查第一(Charles I, 1157—99)以勇毅著名。
- ⑤ 杰克·雪伯(Jack Sheppard, 1702—24)，著名的大盜，曾經越獄好多次，後來被判絞刑處死，英國作家笛福、愛因斯窩斯等都曾用他的一生為題材寫過書。
- ⑥ 相傳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名馬，它的头像牛頭。
- ⑦ 十八世紀初葉有個著名的大盜叫里却·德平。小說家愛因斯窩斯曾把他的一生寫成小說，叫“魯克窩德”，在這本小說里，德平騎的馬叫黑蓓斯。
- ⑧ 特拉法爾加(Trafalgar)是西班牙的海角，1805年英國納爾遜大將(Nelson)在此大打勝仗，倫敦的特拉法爾加廣場，以及這種郵車，都是為紀念這次勝利而得名的。

第八章

秘密的私信

这封信是利蓓加·夏潑小姐写到倫敦勒塞爾廣場給愛米麗亞·賽特笠小姐的：

(免費一畢脫·克勞萊)①

最親愛最寶貝的愛米麗亞：

當我提起筆來跟我最親愛的朋友寫信的時候，心頭真是悲喜交集。從昨天到今天的變動多大呀！今天我無親無友孤孤單單的，昨天我還在家里，有可愛的妹妹伴着我。我永遠不變的愛我的妹妹！

我跟你分別的那天晚上，那淒涼的晚上，我傷心落淚的情況，也不必再說了。你在歡笑中度過了星期二，有你的媽媽和你忠心的年輕軍官在你身邊。我呢，整夜想着你在潘金家里跳舞的情形。我知道你准是跳舞會里最美麗的姑娘。那天我坐了馬車先到畢脫·克勞萊爵士倫敦的公館里，馬車夫約翰對我非常的無禮。唉，侮辱了窮苦和落薄的人是不打緊的！這樣我就算到了畢脫爵士手里，由他來照顧了。他叫我在一張陰氣森森的床上睡了一夜，和我同床的是個陰陽怪氣的、討厭的老太婆。她是做散工的，兼管屋子，我一夜到天明沒有闔眼。

咱們這些傻女孩子，在契息克讀“茜茜利亞”②的時候，老是想像從男爵該是什麼樣子。畢脫爵士可不是那麼一回事兒。說笑

① 畢脫爵士是國會議員，信札可以由運輸機關免費代送。

② 十八世紀英國女作家法尼·勃尼(Fanny Burney)的小說。

話，誰也不能比他离着奧維爾勛爵^①更远了。他是个又粗又矮又髒又俗气的老头兒，穿一身旧衣服，一付破爛的裹腿，抽一支臭烟斗，还会在煎鍋里面煮他自己吃的臭晚飯。他一口乡下土話，老是冲着做散工的老媽子賭咒，又冲着赶車的發誓。我們先坐街車到客店里，驛車就从那兒出發。一路上我大半的时候都坐在露天。

天一亮，老媽子就把我叫醒。到了客店上車，起头兒倒坐在車身里面的，可是到了一个叫里金頓的地方，雨漸漸下得大了，我反而給赶到車頂上去，你信不信？原来畢脫爵士是驛車老板，因此到了墨特白萊，一个乘客要坐在車身里面，我就只能出来讓他，在雨里淋着。幸而有一个劍橋大学的学生帶了好几件大衣。他为人很好，借給我一件大衣擋雨。

这位先生跟車上的护衛兵似乎認識畢脫爵士，兩個人一直取笑他。他們笑他，管他叫“老剥皮”，这意思就是說他吝啬和貪心。据說他从来不肯白給人家一个子兒。我最恨这种小气的行为。那位先生提醒我，說是最后兩站，車子跑得特別慢。原来這兩站路上用的馬匹是畢脫爵士的，他自己又坐在車夫旁边，所以車子赶得慢了。劍橋的学生說：“馬繮到了我手里，我可要把它們好好鞭一頓，一直鞭到斯闊希莫。”护衛兵說：“活該！杰克少爷。”后来我懂他們的意思了。杰克少爷准备亲自赶車，在畢脫爵士的馬身上出出气，我当然也笑起来。

离女王的克勞萊鎮四哩的地方叫墨特白萊，一輛套着四匹駿馬的馬車，上面漆了他家的紋章，就在那兒等候我們。我們就挺威風的走进从男爵的园地。从大門到住宅之間有一條整潔的甬道，大概有一哩長。大門那兒有好多柱子，頂上塑着一條蛇和一只鴿子，一边一个把克勞萊的紋章合抱起来。看門的女

① 勃尼另一作品“愛佛爾娜”中的男主角。

人把一重重的鉄門打開，跟我們行了好多屈膝禮。這些鏤花的鉄門很像契息克學校的大門。可恨的契息克！

畢脫爵士說：“這條甬道有一哩長。這些樹斫下來有六千磅重的木材呢。你能小看它嗎？”他的口音真滑稽。一個叫霍特生先生的人，是他在墨特白萊的僱工，跟我們一起坐了車回家。他們兩人談了好多事，像扣押財產，賣田地，掘底土，排積水等等，還有許多關於佃戶和種作方面的話，我听了也不大懂。譬如山姆·馬爾斯偷捉野味，給逮住了；彼德·貝萊終於進了老人堂了。畢脫爵士听了說：“活該！這一百五十年来，他跟他家里的人老是要花樣騙人。”我猜這人准是個付不起租稅的老佃戶。畢脫爵士的口气實在應該再文雅點兒。可是有錢的從男爵用錯了字眼是沒关系的，窮教師才得留心呢。

我們一路走去，看見教堂的尖頂在園里的老橡樹里面高高聳起，美麗極了。在橡樹前面的草坪中心，有一所紅磚砌的舊房子，煙囪很高，牆上爬滿了常春藤，窗戶在陽光里發亮。房子四圍附着几所小屋。我問道：“先生，這是您的教堂吧？”

“哼，對了！”畢脫爵士还用了一個非常下流的字，他說：“霍特生，別謫怎么了？親愛的，別謫也就是我弟弟別德——那個當牧師的弟弟。我說他一半是別謫一半是野獸①，哈，哈！”

霍特生听了也笑起來，然後正色點點頭說：“看來他身體好些了，畢脫爵士。昨天他騎着小馬，出來瞧咱們的玉米來着。”

“他在留神照看他教堂里抽的稅呢，哼！”（這兒他又用了那下流的字眼。）“他喝了那麼些對水的白蘭地酒，怎麼還不死呢？他竟和‘聖經’里那個什麼瑪士撒拉②老头兒一樣結實。”

霍特生又笑起來，說道：“他的兒子們從大學里回來了。他們把約翰·斯格洛琴打得半死。”

① 指童話“美人與獸”，美人（Beauty）和別謫（Buty）同音。

② “聖經”“創世紀”中的老人，活了九百六十多歲。

畢脫爵士怒聲嚷道：“他們把我的看守獵場的打了嗎？”

霍特生答道：“他跑到牧师的田地上去了，老爷。”畢脫爵士怒气冲冲，賭神罰誓的說，如果他發現弟弟家里的人在他地上偷野味，他就把他們从区里赶出去。皇天在上，非把他們赶走不可！他又說：“反正我已經把牧师的位子卖掉了。保証叫他家的小畜生得不到这差使。”霍特生先生夸他做得对。从这些話看来，这两个兄弟准是冤家对头。兄弟們往往是这样的，姊妹們也不是例外。你記得在契息克，那两个斯格拉区萊小姐一天到晚拌嘴打架。还有瑪丽·博克斯呢，老是打魯意莎。

后来我們看見兩個男孩子在树林里檢枯枝兒。畢脫爵士一声命令，霍特生就跳起身来，一手拿着鞭子，下了馬車直冲过去。从男爵大声喝道：“霍特生，重重的打！打死他們！把这两个小流氓帶到我家里来，我不把他們关在监牢里不叫畢脫！”不久我們聽見霍特生的鞭子拍拍的打在那兩個小可憐兒身上，打得他們哀哀的哭叫。畢脫爵士眼看着犯法的人給看管了起来，才赶着車进去，一直到大厅前面停下来。

所有的佣人都等着迎接我們，后来

* * *

昨天晚上写到这里，听得房門上砰砰打的一片响，只得停笔。你猜是誰在打門？哪知道就是畢脫·克勞萊爵士自己，穿了梳妝衣，戴了睡帽，那样子真古怪。我一看見这样的来客，不由得往后倒退。他跑上来搶了我的蠟燭道：“蓓基小姐，过了十一点不許点蠟燭了。在黑地里上床去吧，你这漂亮的小丫头”（他就那么称呼我），“你要是不爱叫我天天跑来收蠟燭，記住，十一点上床！”說了这話，他和那佣人头兒叫霍洛克斯的，打着哈哈走掉了。以后我当然得小心不讓他們再来。他們一到晚上就放出兩条碩大無朋的獵狗来。昨天晚上这两条狗整夜对着月亮狂吠乱叫。畢脫爵士說：“这条狗我叫它喝血兒。它杀过一个人呢，这

狗！公牛都斗不过它的。它母亲本来叫‘花花’，如今我叫它‘哇哇’，因为它太老了，不会咬，只会叫。呵，呵！”

女王的克劳莱大厦是一所怪难看的旧式紅磚大房子，高高的烟囱，上層的三角楼全是蓓斯女王时代的款式。屋子前面有个大陽台，頂上也塑着世襲的蛇和鴿子，進門就是大厅。啊，亲爱的，厅堂又大又陰，大概和“尤道尔福”^①堡里的大厅差不多。厅里有个大壁爐，大得容得下平克頓女校一半的学生。壁爐里的鉄架子上至少可以烤一只整牛。大厅牆上挂了克劳莱家里不知多少代的祖宗的画像。有些留着鬍子，戴着鸛領；有些兩脚八字排开，戴了大得不得了的假头髮；有些穿了長長的紧身衣，外面的袍子硬綳綳的，看上去像一座塔；还有些披着長長的髻髮，而身上呢，嘎啲啲，压根兒沒穿紧身！大厅尽头就是黑橡木的大楼梯，那陰森森的样子你想都想不出。厅的兩边都是高大的門，通到彈子房、書房、黃色大客厅和上午动用的几間起坐間。每扇門上面的牆上都裝了鹿头标本。我想二楼上少說也有二十來間臥房，其中一間里面还擱着伊丽莎白女王睡过的床。今天早上我的兩個新学生帶着我把这些精致的房間都看过了。房里的百叶窗常年关着，更显得凄凉。無論哪間屋里，只要你讓亮光透进去，保管看得見鬼。我們的課堂在三楼，夾在我的臥房和学生的臥房中間；三間都是相通的。再过去就是这家的大爷畢脫先生的一套房間。在這兒大家称他克劳莱先生。还有就是罗登·克劳莱先生的几間。他跟某人一样，也是个軍官，現在在軍隊里。这里地方真大；我想如果把勒塞尔广场一家都搬过来，只怕还住不滿呢。

我們到了半个鐘点之后，下面就打鈴催大家吃飯了。我跟兩個学生一塊兒下去。她們兩個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是瘦骨

① 十八世紀末叶盛行神怪小說，所謂蘭特克立夫派(Radcliffe School)“尤道尔福古堡的秘密”是蘭特克立夫太太的作品之一。

伶仃的小不点兒。我穿了你的漂亮的紗袍子（平納因为你把衣服給了我，对我很無礼）。我在这里算他們自己人，跟大伙兒一起吃飯，只有請客的日子才帶着兩個女孩子在樓上吃。

我剛才說到他們打了大鈴催吃飯，我們就都聚集在克勞萊夫人起坐的小客厅里。克勞萊夫人是填房，也是我学生的母亲。她的爸爸是鉄器商人。她家攀了这門亲事，当然很得意。看上去她从前相当的漂亮，現在她总是一包眼泪，痛惜她一去不返的美貌。她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聳肩膀，似乎見了人無話可說。前妻的兒子克勞萊先生也在，整整齐齐的穿着全套礼服，那架子倒很像办喪事的。这人寡言罕語，又瘦又难看，一張青白臉皮。他一双腿很瘦，胸脯窄小，臉上是干草色的鬍子，头上是麦秆色的头髮，恰巧和壁爐架上他那去世的媽媽的相片一模一样。他媽媽就是尊貴的平葛家里的葛立澤兒小姐。

克勞萊夫人上前拉了我的手說：“克勞萊先生，这位是新来的先生。”

克勞萊先生把头伸了一伸說：“哦！”說完，又忙着看他的大冊子。

克勞萊夫人紅鑲边眼睛里老是眼泪汪汪的。她說：“我希望你对我的兩個女孩兒別太利害。”

大的孩子說道：“甯，媽，她当然不会太利害。”我一眼就知道不用怕这个女人。

佣人头兒进來說：“太太，开飯了。”他穿了黑衣服，胸口的白縐边大得要命，很像大厅里画兒上伊丽莎白式的縐領。克勞萊夫人扶着克勞萊先生領路到飯厅，我一手牽了一个学生，跟在后面。

畢脫爵士拿着一个銀酒甌，已經先到了。他剛从酒窖里上来，也穿了礼服。所謂礼服，就是說他脫了綁腿，讓他的一双穿了黑毛袜的小短腿露在外面。食品櫃子里攔滿了發光的旧式杯

盤，有金的，也有銀的，還有舊式的小盆子和五味架，像倫特爾和白立治飯館里的一樣。桌子上動用的刀叉碗盞也都是銀的。兩個紅頭髮的听差，穿了淡黃的号衣，在食器櫃子旁邊一面一個站好。

克勞萊先生做了個長長的禱告，畢脫爵士說了阿門，盆子上的大銀罩子便拿開了。

从男爵說：“蓓翠，今天咱們吃什么？”

克勞萊夫人答道：“畢脫爵士，大概是羊肉湯吧？”

管酒的板着正經臉說：“今天吃 Mouton aux navets，”（他讀的很像“木头窩囊廢”）“湯是 potage de mouton à l'Eco-ssaise，外加 pomme de terre au naturel 和 choufleur à l'eau。”①

从男爵說道：“羊肉究竟是羊肉，了不起的好東西。霍洛格斯，你宰的是哪一頭羊？什麼時候宰的？”

“那黑臉的蘇格蘭羊，畢脫爵士。我們星期四宰的。”

“有誰買羊肉沒有？”

“墨特白萊地方的斯梯爾買了一隻大腿和兩隻小腿，畢脫爵士。他說小腿太嫩，毛又多得不像樣，畢脫爵士。”

克勞萊先生說：“喝點兒 potage，呃——白倫脫小姐②。”

畢脫爵士道：“括括叫的蘇格蘭濃湯，親愛的，雖然用的是法國名字。”

克勞萊先生目無下塵的答道：“在上等社會里，我想我用的名詞是合乎慣例的。”穿淡黃号衣的听差用銀盆盛了湯送上來，跟羊肉蘿卜一起吃。然後又有對水的麥酒。我們年輕女的都用小

① 法國是著名講究飯菜的国家，因此用法文菜名，顯得名貴，實際上吃的菜不過是羊肉蘿卜，蘇格蘭式羊肉湯，添的菜是白煮馬鈴薯和菜花。

② 夏潑 (Sharp) 是尖銳的意思，白倫脫 (Blunt) 是鈍的意思。克勞萊先生記性不好，記了個相反的意思。

酒杯喝。我不懂麦酒的好坏，可是憑良心說，我倒願意喝白開水。

我們吃飯的時候，畢脫爵士問起下剩的羊肉到哪里去了。

克勞萊夫人低聲下氣的說道：“我想下房里的佣人吃掉了。”

霍洛克斯回道：“沒錯，太太，除了這個我們也沒吃到什麼別的。”

畢脫爵士听了，哈哈的笑起来，接着和霍洛克斯談話：“坎脫母猪生的那只小黑猪該是很肥了吧？”

管理的一本正經回答道：“畢脫爵士，它還沒肥得脹破了皮。”畢脫爵士和兩個小姐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

克勞萊先生說：“克勞萊小姐，露絲·克勞萊小姐，我認為你們笑得非常不合時宜。”

从男爵答道：“沒关系的，大爷！我們星期六吃猪肉。約翰·霍洛克斯，星期六早上宰猪得了。夏潑小姐最愛吃猪肉。是不是，夏潑小姐？”

吃飯時的談話，我只記得這麼些。飯后听差端上一壺熱開水，還有一瓶大概是甜酒，都擺在畢脫爵士面前。霍洛克斯先生給我和兩個學生一人斟了一小杯酒，給克勞萊夫人斟了一大盞。飯后休息的時候，克勞萊夫人拿出絨綫活計來做，是一大塊一直可以織下去的東西。兩個小姑娘拿出一付骯髒的紙牌玩叶子戲。我們只點了一支蠟燭，不過蠟台倒是美麗的舊銀器。克勞萊夫人稍微問了我幾個問題就完了。屋里可以給我消遣的書籍只有一本教堂里宣講的訓戒和一本克勞萊先生吃飯以前看的冊子。

我們這樣坐了一個鐘頭，后来听得脚步声走近来了，克勞萊夫人馬上慌慌張張的說道：“孩子，把紙牌藏起来。夏潑小姐，把克勞萊先生的書放下来。”我們剛剛收拾好，克勞萊先生就進来了。他說：“小姐們，今天咱們還是繼續讀昨天的演說。你們輪流一人念一頁，讓——呃——夏脫小姐有機會听听你們讀書。”書里面有一篇是在利物浦白泰斯達教堂里勸募的演說，鼓勵大家

出力帮助在西印度群島契各索地方的傳教团。这两个可憐的孩子就把这篇又長又沉悶的演說一字一頓的念着。你想我們一黃昏过的多有趣！

到了十点鐘，克勞萊使喚听差去叫畢脫爵士和全家上下都来做晚禱。畢脫爵士先进来，臉上紅扑扑的，脚步也不大穩。跟着进来是佣人头兒，穿淡黄号衣的听差，克勞萊先生的貼身佣人，三个有馬房味兒的男佣人，四个女佣人；其中一个打扮得花花梢梢的，跪下的时候对我瞅一眼，一臉都是瞧不起的样子。

克勞萊先生哇啦哇啦講了一番大道理之后，我們領了蠟燭，回房睡覺。后来我在写信，給打断了。这話我已經跟我最亲爱最寶貝的爱米丽亞說过了。

再見！我給你一千个、一万个、一亿个亲吻！

星期六——今天早上五点鐘我听見小黑猪的尖叫。露絲和凡奧蘭昨天領我去看过它。我們又看了馬房和养狗場。后来我們瞧見花匠正在采果子，准备送到市場上去卖。孩子們苦苦的求他給一串暖房里培养的葡萄，可是花匠說畢脫爵士一串串都数过了，他送掉一串，准会丢了飯碗。兩個寶貝孩子在小園場里捉住一匹小馬，問我要不要騎。她們剛在騎着玩呢。馬夫走来，咒着罵着把她們赶了出来。

克勞萊夫人老是織毛綫。畢脫爵士每晚都喝得酒气醺醺。我猜他一定常常跟那佣人头兒霍洛克斯在一起聊天。克勞萊先生天天晚上讀那几篇訓戒，早上鎖在書房里，有的时候也为区里的公事騎馬到墨特白萊去。每逢星期三，他又到斯闊希莫去对佃戶們講道。

請代我向你亲爱的爸爸媽媽請安，向他們致一千一万个謝意。你可憐的哥哥还在開酒嗎？噯呀呀！害人的五味酒是喝不得的啊！

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利蓓加

为咱们勒塞尔广场的爱米丽亚着想，倒还是跟利蓓加·夏潑分开了好些。利蓓加不用说是诙谐风趣的人物。她描写克劳莱夫人为她一去不返的美貌而流泪，克劳莱先生长着干草色的鬍子和麦秆色的头髮，口角非常俏皮，显得她见过世面，知道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可是我们不免要这样想，她跪下禱告的时候，为何不想些比较崇高的心思，反而去注意霍洛克斯小姐身上的緞带呢？请忠厚读者务必记住。这本书的名字是“名利场”；“名利场”当然是个穷凶极恶、崇尚浮华，而且非常无聊的地方，到处是虚伪欺詐，还有各式各样的騙子。本书封面上画着一个道德家在説教^①（活是我的相貌！）他不穿教士的長袍，也不帶白領子，只穿了制服，打扮得和台下听講的众生一个样兒。可是不管你是戴小帽掛小鈴兒的小丑，还是戴了寬边帽子的教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总得直説不諱。这样一来，写書的时候少不得要暴露許多不愉快的事实。

我在那波里碰見一个人，也是以説故事为生的同行。他在海灘上对着一群好吃懶做的老实人講道，講到好些坏人坏事，一面演説，一面造謠言，那么淋漓尽致，到后来自己也怒不可遏。他的听众大受感动，跟着那演講的詩人惡声咒罵那根本不存在的混蛋，紛紛捐出錢来投在演講員的帽子里，表示对受害者热誠的同情。

在巴黎的小戏院里，戏里的惡霸一露臉，看戏的就在台下叫罵：“啊，混蛋！啊，惡棍！”非但看戏的这样，連演戏的也不願意扮演坏人，例如混帳的英国人、殘暴的哥薩克人之流，宁可少拿些薪水，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現，演一个忠誠的法国人。我把这

① 当年“名利场”的封面設計。

兩個故事互相陪襯，目的是要使你明白，我懲罰惡人，叫他們現出本相，並不是出于自私的動機，而且因為我痛恨他們的罪惡已經到了無可忍受的程度，只能惡毒毒的把該罵的痛罵一番，借此發泄發泄。

我先警告仁慈的朋友們，在我這故事里面，壞人的奸惡折磨得你難受，犯的罪行也非常複雜，幸而說來倒是非常有趣的。這些惡人可不是脆弱無能的膿包。到該罵該說的地方，我出言決不留情，決不含糊！目前我們只寫平淡的鄉村生活，口氣當然得和緩些兒，譬如風潮猛烈的景色，只能發生在大海岸上，在孤寂的半夜，那才合適；想在髒水盆里掀起大波，不免透着可笑。這一章書的確很平淡，底下的可不是這樣——這些話我暫時不說了。

讀者啊，我先以男子漢的身分，以兄弟的身分，求你准許，當每個角色露臉的時候，我非但一個個介紹，說不定還要走下講壇，議論議論他們的短長，如果他們忠厚好心，我就愛他們，和他們拉手。如果他們做事糊塗，我就跟你背地里偷偷的笑。如果他們刁惡沒有心肝，我就用最惡毒的話唾罵他們，只要罵得不傷體統就是了。

如果我事先不說清楚，只怕你要誤會。譬如說，利蓓加瞧着別人禱告的習慣覺得可笑，你可能以為是我的諷刺。或者你想我瞧着從男爵醉得像酒神巴克斯的干爹沙里納斯那麼跌跌撞撞的走來，不過很隨和的一笑。其實那真笑的人品性是怎么樣的呢？她崇拜權勢，只以成敗論人。這等沒信仰、沒希望、沒仁愛的壞傢伙，在這世界上却一帆風順。親愛的朋友們，咱們應該全力和他們鬥爭。還有些別的人，或是江湖上的騙子，或是糊塗蛋，倒也過得很得意。他們的短處，咱們也該暴露和唾罵，這是諷刺小

說家的本分。

第九章

克勞萊一家的寫照

畢脫·克勞萊爵士為人豁達，喜歡所謂下層階級的生活。他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奉父母之命娶了一位貴族小姐，是平葛家裏的女兒。克勞萊夫人活着的時候，他就常常當面說她是個討人嫌的婆子，禮數又足，嘴巴子又碎；並且說等她死了之後，死也不願意再娶這麼一個老婆了。他說到做到；妻子去世以後，他就挑了墨特白萊鐵器商人約翰·湯姆士·道生的女兒露絲·道生做填房。露絲真是好福氣，居然做了克勞萊爵士夫人。

咱們且來算算她福氣何在。第一，她和本來的朋友彼德·勃脫斷絕了關係。這小伙子失戀傷心，從此干些走私、偷野味和其他許許多多不好的勾當。第二，她和小時候的朋友和熟人一個個都吵翻了；這好像是她的責任，因為這些人是沒有資格給請到女王的克勞萊大廈來作客的。同時新環境里和她地位相等的人又不高興理她。誰高興呢？赫特爾斯頓·弗特爾斯頓爵士有三個女兒都想做克勞萊夫人。杰爾斯·活泊夏脫爵士全家的人也因為本家的姑娘沒有當選而覺得丟面子。區里其餘的從男爵認為同伴玷辱了門楣，大家氣不憤。至於沒有頭銜的人呢，不必提名道姓，讓他們嘮叨去吧。

畢脫爵士一點不在乎，正是他說的，他瞧着這些人一個小錢也不值。他娶了漂亮的露絲，得意得很，別的全不在心上。因此

他每晚喝得醉醺醺，有时揍揍他那漂亮的露絲，每逢上倫敦到国会开会的时候，把她孤身一人扔在汉泊郡。可憐她連一个朋友也沒有，連牧师夫人別德·克勞萊太太也因为她是买卖人家的女兒，不願意去拜会她。

克勞萊夫人最高的天賦是她的白皮膚和紅噴噴的臉蛋兒。她沒有才干，沒有主見，性格又軟弱，不但不会做事，而且也不会寻欢作乐。有些蠢得一窍不通的女人往往脾气暴，精力足，她連这点兒能耐都沒有，所以不大抓得住丈夫的心。她的紅顏漸漸消褪，生过兩個孩子之后，身段也不像以前那么苗条好看，到末了只成了丈夫家里的一架机器，和死去的克勞萊夫人的橫絲大鋼琴一般是多余的廢物。她和所有黃頭髮藍眼睛的女人一样，因为皮色白，总爱淺顏色的衣服，拖拖拉拉，不整不齐的穿着水綠天藍的袍兒褂兒。她一天到晚織絨綫，或是做类似的活計。几年之內，克勞萊大厦里所有的牀上都添了新牀毯了。她辟了一个小花园；这花园她很有些喜欢，除此以外也就說不上什么爱憎。丈夫开口罵她，她木头木腦；丈夫伸手打她，她就哭。她連喝酒解愁的勇气都沒有，只是成天踢拉着鞋，頭髮包在卷髮紙条兒里，唧唧啾啾的过日子。唉，名利場！名利場！要不是你，她也許可以过得很乐意。彼德·勃脫和露絲可能是很好的一对兒，帶着一家快快乐乐的孩子住在舒服的小屋里，享受自己份內的福气，担当自己份內的煩难，縱然辛苦，却也有希望。可是在我們的名利場上，一个头衔，一輛四匹馬拉的馬車，比一身的幸福还重要呢。如果亨利第八^①和藍鬍子現在还活着，要娶第十个太太，还怕娶不着本年初进交际場的最美丽的小姐嗎？

① 英王亨利第八 (Henry VIII, 1509—47)，伊麗莎白女王的父亲，曾娶过六个妻子。

做媽媽的無精打采，癡癡騃騃，兩個女兒当然不怎么愛她。女孩兒們倒是在馬廐和下房里得到不少快活。好在那蘇格蘭花匠的妻子兒女都很好，因此她們兩個在他家里学得一些規矩，交的伴侶也像樣。夏潑小姐到这里來以前，她們的教育不過如此。

利蓓加怎么会給請去的呢？那全是克勞萊先生力爭的結果。全家只他一個人關心克勞萊爵士夫人，時常保護她。她呢，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就是對他还稍微有一點兒感情。畢脫先生究竟是尊貴的平葛的后代，所以像外婆家的人一樣，是個守禮的君子。他成年之後，從牛津耶穌堂大學畢業回家，便着手整頓下房松懈的紀律。他父親雖然反對，他也不理會，何況他父親見他也有些怕。他的規矩真大，寧可餓死，不換上干淨的白領巾是決不肯吃飯的。有一回，他剛從大學回家，佣人頭兒霍洛克斯遞給他一封信，可是沒有把信用托盤托到他面前，他對那佣人瞅了一眼，把他責備了一頓，眼光那麼鋒利，說話那麼严厉，霍洛克斯從此看見他戰戰兢兢。全家的人沒有不服他的。只要他在家，克勞萊夫人的卷髮紙條兒早早拿掉了；畢脫爵士的泥污的綁腿也脫去了。不長進的老頭兒雖然仍舊保持其餘的老習慣，在兒子面前從來不敢盡着喝甜酒喝得爛醉；跟佣人說話的時候，態度也變得很文雅，很檢點。大家看得出，只要兒子在屋里，畢脫爵士向來不咒罵妻子。

克勞萊先生教導佣人頭兒每逢吃飯以前報一聲“太太，開飯了”。他再三要扶着克勞萊夫人進飯廳。他不大和她說話，不過開口的时候總是必恭必敬。每逢她離開房間的時候，一定要正正經經站起來給她開門，很文雅的躬着身子送她出去。

他在伊頓中學讀書的時候，大家叫他克勞萊小姐，而且——我說出來不好意思——常挨他弟弟羅登毒打。他雖然不聰明，

可是非常用功，这样就把短处补救过来，实在是值得称赞的。在学校读书的八年里头，他从来没有给老师打过屁股。普通说起来，只有天使才躲得过这种处罚^①。

在大学里，他的作为当然非常叫人敬重。他有外公平葛勋爵提携，可以在官场里找事，因此他事先准备，努力不懈的攻读古今演说家的讲稿，又不断的在各个辩论社里演说。他可以滔滔不绝的讲好些文话儿，他那小声音演说起来也很神气活现，他自己听着十分得意。他的见解感情没一样不是陈腐的老套，而且最爱引经据典的掉拉丁文。按理说，他这样的庸才，正该发迹才是，可是不知怎么，只是不得意。他写了诗投到校刊上，所有的朋友都说他准会得奖，结果也落了空。

大学毕业之后，他当了平葛勋爵的私人秘书，后来又做本浦聶格尔^②领事馆的参赞，成绩非常出众。回国的時候，帶給当时的外交部长好些斯德拉斯堡出产的鹅肝馅儿的饼。当了十年参赞之后（那时平葛勋爵已经死了好几年），他觉得升官的机会很少，不高兴当外交官了，辞了职回到乡下做寓公。

回国以后，他写了一本关于麦芽的小册子，并且竭力在解放黑奴的问题上发表了許多主张，因为他本性要强，喜欢有点名气。他佩服威尔勃福斯先生的政见^③，跟他交了朋友。他和沙勒斯·霍恩泊洛牧师讨论亚香低传教团的问题，来往的信札是有名的。他虽然不到国会去开会，可是每逢五月，一定到伦敦去

① 天使是没有屁股的，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家蘭姆（Lamb）在“母校回忆录”一文中就曾提到“只有头部和翅膀的小天使”。

② 是个虚构的小公国。原文 Pumpernickel 本是德文字，是黑麦面包的意思。

③ 威尔勃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2），竭力主张解放黑奴的英国政治家。

开宗教會議。在本乡，他算判事，常常去拜訪那些听不見教理的乡下人，按时給他們講道。据說他正在追求莎吳塞唐勋爵的三女兒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这位姑娘的姐姐爱密蓮小姐，曾經写过好几本动人的傳教小册子，像“水手的罗盤箱”和“芬却萊廣場的洗衣妇”。

夏潑小姐描写他在克勞萊大厦的工作，倒並沒有誇張过度。前面已經說过，他命令全家的佣人参加晚禱，而且再三請父亲同去，倒是有益的事情。克勞萊教区里有一个独立教徒的派別受他照顧，常到他們会堂里去講道，使他那做牧师的叔叔大不受用。畢脫爵士因为这緣故高兴得了不得，甚至于听了兒子的話去参加过一兩次集会。为这件事牧师在克勞萊教堂講道的时候惡毒地攻击他，直指着他那哥德式的包座痛罵。这些有力的演說对于老实的畢脫爵士並沒有影响，因为講道的时候他照例在打瞌睡。

克勞萊先生为国家着想，为文明世界里的人着想，急煎煎的希望老头兒把国会議員的位子讓給他，可是老的不願意。另外一个代表的位子，目前由一位闊特隆先生占去了，关于黑奴問題，他有任意發言的全权。卖掉了这位子一年可以多一千五百鎊的进賬。父子兩個对銀錢看得很重，不肯放弃这笔收入。不瞞你說，庄地上的經濟拮据得很，这笔錢在女王的克勞萊很可以一用了。

第一代从男爵华尔泊爾·克勞萊在照例行文局舞弊之后，罰掉一大筆錢，至今沒有發还，华尔泊爾爵士兴致很高，爱撈錢，也爱花錢。克勞萊先生掉着拉丁文說他“貪求別人的，浪費自己的”^①，說着便嘆气。华尔泊爾爵士活着的时候，女王的克勞萊大厦里常常酒天酒地的請客，因此他在区里人緣很好。他的酒窖里

滿是勃根第酒，養狗場上有獵狗，馬房里有好馬。現在女王的克勞萊所有的馬不是用來耕田，便去拉脫拉法爾格驛車。夏潑小姐坐了到鄉下來的車子，正是這隊馬拉的，那天它們恰巧不下地，所以有空。畢脫爵士雖然是一個老粗，在本鄉很講究規矩，普通出門总要四匹馬拉車子。他吃的不過是煮羊肉，可是非要三個當差的伺候着不可。

如果一個人一毛不拔就能夠有錢，畢脫爵士一定成了大財主。如果他是鄉鎮上的窮律師，除了自己的本事之外什麼資本都沒有，他也許能夠好好利用自己的聰明，鍛煉成一個有能力的人，漸漸爬上有权有勢的地位。不幸他家世太好，莊地雖大，却欠着許多債，對他都是有害無利的。他自以為精明，不肯把事務全部委託給一個賬房，免得上當，所以同時用了十來個賬房，而這些人他一個都不相信，結果事情辦得一團糟。他是個刻薄的地主，在他手下的佃戶，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是一貧如洗。種地的時候，他吝嗇得舍不得多下種子，那知天地造化也愛報復，只把好收成給器量大的農夫，畢脫爵士田地上從來得不到好收成。投機的事情，他一件都不錯過：開礦，買運河股票，把馬匹供給驛車站，替政府包工。在他區里，他算得上最忙的人，最忙的官。他採辦花崗石，不肯多出錢請規規矩矩的工頭，結果有四個工頭卷了一大筆錢溜到美國去了。他的煤礦沒有正常的設備，被水淹沒了。他賣給政府的牛肉是壞的，政府便把合同擲還給他。至於他的馬匹呢，全國的驛車老板都知道他損失的馬匹比什麼人都多，因為他貪便宜買有毛病的馬，又不給它們吃飽。

他的脾氣很隨和，全無虛驕之氣。說實話，他寧可跟種地的

① 羅馬歷史家薩勒斯特 (Sallust) 所著“卡的琳傳”一書第五節中描寫卡琳的話。

賣馬的在一塊兒混，不喜歡和他兒子一般的大老爺上等人打交道。他愛喝酒，愛賭神罰誓，愛跟鄉下大姑娘說笑話。他一毛不拔，向來不肯做善事，不過嘻嘻哈哈，有些小聰明，人是很有趣的。他今天跟佃戶嘻嘻哈哈一塊兒喝酒，明天就能出賣他；把偷野味的小賊驅逐出境以前，也能拿出同樣的談諧和犯事的人一起說笑。在夏潑小姐說的話里面，我們看得出他對於女人很客氣。總而言之，英國所有的從男爵里面，所有的貴族和平民里面，再也找不出比他更狡猾、卑鄙、自私、糊塗、下流的老頭兒了。畢脫·克勞萊爵士血紅的手^①在隨便什麼人的口袋里都想撈一把，只有他自己的口袋是不能碰的。說來傷心，我們雖然佩服英國的貴族，可是不得不承認，畢脫爵士的名字雖然在特白萊脫的貴族名冊里，却的確有那麼許多短處。

克勞萊先生能夠叫他爸爸喜歡，多半是經濟上的關係。從男爵欠他兒子一筆錢；這錢原是克勞萊先生由母親那里得來的遺產，如果要還的話，對從男爵不很方便。他最怕花錢付賬，對於這件事真是深惡痛絕。如果沒有人強逼他，他是再也不肯還債的。夏潑替他計算下來（我們過些時候就會知道，這家子的秘密她已經知道了一大半了），只是為躲債，從男爵一年就得花好幾百鎊訟費。他認為這是無上趣事，不肯割舍。他叫那些可憐的債主等了又等，法庭一個個的換，案子一期期的拖，該付的錢總不拿出來，他就感覺得一種惡意的快樂。他說，進了國會還得付債還做什麼議員呢^②？這樣看來，他這議員的資格對他利用處著實不小。

① 紅手是從男爵的紋章。

② 按照英國 1770 年施行的法律，法庭可以傳訊國會議員，但是不能逮捕或監禁他們。

好个名利場！我們且看这个人，他別字連篇，不肯讀書，行為举止又沒有調教，只有村野人那股子刁猾。他一輩子的志向就是包攬訴訟，小小的干些騙人的勾當。他的趣味、感情、好尚，沒有一樣不是卑鄙齷齪，然而他有爵位，有名氣，有勢力，尊榮顯貴，算得上國家的棟梁。他是地方上的官長，出入坐了金色的馬車。大官兒、大政治家，還要對他獻殷勤。在名利場上，他比天才和聖人的地位還高呢。

畢脫爵士有個同父異母的姐姐，她承受了她母親的一大筆財產，至今是單身。從男爵想問她借錢，願意把房產抵押給她，可是她寧可安穩拿着公債，回絕了這項交易。她答應死后把財產分成兩份，一半給畢脫爵士的小兒子，一半給牧師家的孩子。有一兩回，羅登·克勞萊在學堂里和軍隊里欠下了債，全靠克勞萊小姐拿出錢來了事。所以她到女王的克勞萊來作客，大家都尊敬她。她在銀行里的存款，足夠使她到處受歡迎了。

隨便什麼老太太，銀行里有了存款，也就有了身分。如果她是我們的親戚（我祝禱每個讀者都有二十來個這樣的親戚！），我們准會寬恕她的短處，覺得她心腸又軟，脾氣又好。郝伯斯和陶伯斯律師事務所里的年輕律師准會笑咪咪的扶着她上馬車——她的馬車上畫着斜方形的紋章，車夫是害氣喘病的胖子。她來玩兒的時候，你總是找機會讓朋友們知道她的地位。你說：“可惜不能叫麥克活脫小姐給我簽一張五千鎊的支票！”你這話真不錯。你太太接口道：“她反正不在乎這幾個錢。”你的朋友問你說：“麥克活脫小姐是你家親戚嗎？”你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回答道：“是我姨媽。”你的太太不時送些小東西給她，表示親熱。你的女兒不停的為她做絨綫刺綉的椅墊、籃子和腳凳罩子。她一

来，你就在她臥房里生着暖熊熊的火，而你的太太却只能在沒火的冷屋子里穿紧身。她住着的时候，你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又舒服，又暖和，一家人都兴致勃發，仿佛在过节。这种空气，在平常是少有的。至于你自己呢，亲爱的先生，飯后也忘了打瞌睡，而且忽然爱玩起紙牌来了，虽然每次打牌你总是輸錢。你們吃得多講究！天天有野味，有西班牙白酒，又不时的到倫敦去定鮮魚。因为大家享福，連厨房里的佣人也托賴着沾了光。不知怎的，麦克活脫小姐的胖子馬車夫住着的时候，啤酒比往常濃了好些；在孩子的房間里（她的貼身女佣人一天三餐在那兒吃），用去的糖和茶叶也沒人計較。我說的对不对呢？不信可以讓中等階級的人幫我說話。哎，老天哪！求你也賞給我一个有年紀的姨媽或是姑媽，沒結婚的，馬車上有斜方塊兒的，头上戴着淡咖啡色的假刘海的；那么我的孩子也能为她做針綫袋，我和我的朱丽亞也能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这夢想多么美丽，多么荒唐！

第十章

夏潑小姐交朋友了

克劳萊家里好些和藹可亲的人物，在前几頁里面已經描写过了。利蓓加現在算他們一家人，当然有責任討恩人們的喜欢，尽力得到他們的信任。这話是她自己說的。像她这么一个無依無靠的孤兒，能够知恩感德，真值得夸獎。就算她的打算有些自私的地方，誰也不能否認这份兒深謀远慮是很合理的。这孤苦伶仃的女孩兒說：“我只有單身一个人。除了自己劳力所得，沒有

什么别的指望。爱米丽亚那粉红脸儿的小不点儿，还没有我一半懂事，倒有十万镑财产，住宅家具奴僕一应俱全。可怜的利蓓加（我的腰身比爱米丽亚的好看得多了），只能靠着自己和自己的聪明来打天下。瞧着吧，我仗着这点聪明，总有一天过活得很有气派，总有一天让爱米丽亚小姐瞧瞧我比她强多少。我倒并不讨厌她，谁能够讨厌这么一个没用的好心人呢？可是如果将来我的地位比她高，那多美啊！不信我就到不了那么一天。”我们的小朋友一脑袋幻想，憧憬着美丽的将来。在她的空中楼阁里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她的丈夫，请大家听了这话别责怪她。小姐们的心思转来转去不就想着丈夫吗？她们亲爱的妈妈不也老是在筹划她们的婚事吗？利蓓加说道：“我只能做我自己的妈妈。”她回想到自己和乔斯·赛特笠的一场不如意事，心里难过，只能自己认输。

她很精明，决定在女王的克劳莱巩固自己的地位，舒舒服服过日子。因此在她周围的人，凡是和她有利害关系的，她都想法子笼络。克劳莱夫人算不得什么。她懒洋洋的，做人非常疲软，在家里全无地位。利蓓加不久发现不值得费力结交她，而且即使费了力也是枉然。她和学生们说起话来，总称她为“你们那可憐的妈妈”。她对于克劳莱夫人不冷不热，不错规矩，却很聪明的把大部分的心思用在其余各人身上。

两个孩子全心喜欢她。她的方法很简单，对学生不多给功课，随她们自由发展。你想，什么教育法比自学的效力更大呢？大的孩子很喜欢看书。在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书房里，有不少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都是轻松的读物。这些书还是照例行文局的秘书在倒台的时候买下来的。目前家里的人从来不挨书架，因此利蓓加能够随心如意的给露丝·克

勞萊小姐灌輸許多知識連帶着娛樂自己的心性。

她和露絲小姐一起讀了許多有趣的英文書法文書，作家包括淵博的斯摩萊特博士^①，聰明机巧的菲尔丁先生^②，風格典雅、布局突兀的小克雷比勇先生^③（他是咱們不朽的詩人格蕾^④一再推崇的），還有無所不通的伏爾泰先生^⑤。有一回克勞萊先生問起兩個孩子究竟讀什麼書。她們的教師回答道：“斯摩萊特。”克勞萊先生听了很滿意，說道：“啊，斯摩萊特。他的歷史很沉悶，不過不像休姆先生^⑥的作品一樣有危害性。你們在念歷史嗎？”露絲小姐答道：“是的。”可是沒有說明白念的是亨弗瑞·克林格的歷史^⑦。又有一回他發現妹妹在看一本法文戲劇，不由得有些嗔怪的意思，後來那教師跟他解釋，說是借此學習法國人談話中的成語，他也就罷了。克勞萊先生因為是外交家，一向得意自己法文說的好（他對於世事還關心得很呢！），听得女教師不住口的夸贊他的法文，心上非常歡喜。

凡奧蘭小姐的興趣恰好相反。她鬧鬧嚷嚷的，比她姐姐鹵莽得多。她知道母雞在什麼隱僻的角落里下蛋。她会爬樹，把鳥窩里斑斑点点的鳥蛋偷掉。她愛騎着小馬，像卡密拉^⑧一般在曠野里奔跑。她是她爸爸和馬夫們的寶貝。厨娘最寵她，可

① 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1721—71),英國小說家。

② 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5—54),英國小說家。

③ 克雷比勇(Claude Crébillon,1707—77),法國戲劇家和小說家。

④ 格蕾(Thomas Gray,1716—71),英國詩人。

⑤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法國作家,是推動法國大革命的力量之一。

⑥ 休姆(David Hume,1711—76),英國哲學家,曾寫過英國都鐸王朝及斯丟亞王朝的歷史。斯摩萊特曾寫過英國歷史。

⑦ 斯摩萊特的小說。

⑧ 卡密拉(Camilla)是神話中伏爾西地方的皇后,她跑得飞快,因此跑過麥田,麥葉不彎,跑過海洋,兩腳不濕。

是也最怕她，因为她有本事把一罐罐藏得好好兒的糖醬找出来，只要拿得着，無有不偷吃的。她跟姐姐不停的拌嘴吵架。夏潑小姐有时發現她犯这些小过錯，从来不去告訴克勞萊夫人。因为克勞萊夫人一知道，少不得轉告她爸爸，或者告訴克勞萊先生，那就更糟。利蓓加答应保守秘密，只要凡奧蘭小姐乖乖的做好孩子，爱她的教师。

夏潑小姐对克勞萊先生又恭敬又服貼。虽然她自己的媽媽是法国人，可是常常碰到看不懂的法文句子，拿去向他請教。克勞萊先生每回給她講解得清清楚楚。他真肯帮忙，除了文学方面点撥利蓓加以外，还替她挑选宗教气息比較濃厚的讀物，而且常常和她談天。利蓓加听了他在瓜希馬布傳教团劝募会上的演說，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他那关于麦芽的小册子也很感兴趣。有时他晚上在家講道，她听了感动得掉下泪来，口里說：“啊，先生，謝謝你。”一面說，一面翻起眼睛瞧着天嘆一口气。克勞萊先生听了这話，往往賞臉和她握手。貴族出身的宗教家常說：“血統到底是要紧的，你看，只有夏潑小姐受我的啓發而領悟了真理。这兒別的人都無动于中。我的話实在太細膩、太微妙了，他們是听不懂的。以后得想法子通俗化一些才好。可是她就能領会。她的母亲是蒙脫莫倫茜^①一族的。”

看来这家名門望族就是夏潑小姐的外婆家，对于她母亲上舞台的事，她当然一句不提，免得触犯了克勞萊先生宗教上的顧忌。說来可恨，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流亡在外国的貴族無以为生的真不在少数。利蓓加进門沒有几个月就講了好几个关于她祖宗的軼事。其中有几个，克勞萊先生發現書房里那本陶齐哀字

① 蒙脫莫倫茜(Maison de Montmorency) 是法国最有名的豪門望族之一，从十二世紀起已經公侯輩出。

典^①里也有記載，更加深信不疑，斷定利蓓加的确是世家後裔。他好奇心那麼強，甚至於肯去翻字典，難道是因為他對利蓓加有意嗎？我們的女主角能不能這麼猜測一下呢？不！這不過是普通的感情罷了。我不是老早說過他看中的是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嗎？

有一兩回，他看見利蓓加陪着畢脫爵士玩雙陸，就去責備她，說是不敬上帝的人才喜歡這玩意兒，不如看看“脫倫浦的遺產”和“靡爾非爾的瞎眼洗衣婦”這類正經書來得有益。夏潑小姐回說她親愛的媽媽从前常常陪着特·脫利克脫辣克老伯爵和地·各內修院住持玩這種遊戲。這樣一說，這類世俗的玩意兒都可以上場了。

家庭教師籠絡她東家的方法並不限於陪他玩雙陸。她還在許多別的事情上為他效勞。她沒有到女王的克勞萊以前，畢脫爵士曾經答應把案卷給她消遣，如今她孜孜不倦的把所有的案卷都看過一遍，又自動幫他抄寫信件，並且巧妙地改正他的別字，使他寫的字合於時下沿用的體例。凡是和莊地、農場、獵苑、花園、馬房有關係的一切事務，她都愛知道。從男爵覺得跟她做伴實在有趣，早飯後出去散步的時候總帶着她——孩子們當然也跟着一塊兒去。她向他提供許多意見，像灌木該怎麼修剪，谷物該怎麼收割，花床裡怎麼栽花，怎麼套車，怎麼犁田。夏潑小姐在女王的克勞萊不滿一年，已經成了從男爵的親信。本來畢脫爵士吃飯的時候常跟佣人頭兒霍洛克斯先生說話，如今只跟

① 陶齊哀(D'Hozier)是法國有名譜牒學世家，祖孫叔侄都以譜牒學出名，此處所說的字典，是路易士·陶齊哀(Louis Pierre D'Hozier, 1685—1767)和他兒子安東·馬列·陶齊哀(Antoine Marie D'Hozier de Serigny, 1721—1810)合著的。

她說話了。克勞萊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她差不多是宅子里的主妇。她的新地位虽然高，可是她留心不去冒犯管厨房和管馬房的体面佣人。对他们又虚心又客气。我們以前看見的利蓓加，还是个驕傲、怕羞、滿腹牢騷的女孩子；現在可不同了。她的性情有了轉变，足見她为人謹慎，有心向上，至少可說她有痛改前非的勇气。利蓓加采取了新作風，做人謙遜和順，究竟她是否出于至誠，只要看她以后的历史就能知道。長时期的虛情假意，二十一岁的年輕人恐怕裝不出吧？可是話又說回来，我們这女主角年紀虽小，經驗可不少，行事着实老練。各位讀者如果到現在还没有發現利蓓加聪明能干，写書的真是白費力气了。

克勞萊家里的兩兄弟牙痒痒的你恨我我嫌你，因此像晴雨表盒子里的一男一女，从来不同时在家^①。不瞞你說，罗登·克勞萊，那个騎兵，压根兒瞧不起自己的老家。他姑媽一年来拜訪一次，他也跟着来，平常是不高兴回家的。

关于这位老太太了不起的好处，前面已經說过。她有七万鎊财产，而且差不多已經收了罗登做干兒子。她最討厭大侄兒，嫌他是个膿包，瞧他不起。克勞萊先生呢，也毫不迟疑的断定她的灵魂已經沒有救星，而且說他弟弟罗登死后的命运也不会比姑媽的好。他常說：“她这人最貪享受，而且眼里沒有上帝，老跟法国人和無神論者混在一起，我一想起她这危險的处境就忍不住發抖。她离死不远了，竟还是这么驕奢淫佚，爰慕虛荣。而且她一味的糊塗，开口褻瀆神明，想起来真叫人担心。”事情是这样的，他每晚要花一个鐘头講道，老太太一口回絕不要听。如果姑媽單身到女王的克勞萊作客，他的經常晚禱便不得不停止。

① 男女兩人一个是天晴的标记，一个是天雨的标记。

他父亲說：“畢脫，克勞萊小姐回来的时候別講道。她写信來說她最討厭人家傳道說法。”

“噲，佣人們怎么办呢？”

畢脫爵士答道：“呸！佣人們上了吊我也不管。”兒子的意思認為听不到他的講道比上吊更糟。

他这么一辯駁，他父亲就說：“怎么了，畢脫，难道你願意家里少三千鎊一年的进款嗎？你不能这么糊塗吧？”

克勞萊先生答道：“比起咱們的靈魂来，几个錢算得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反正老太太的錢不給你，对不对啊？”克勞萊先生也許竟是这个意思，也未可知。

克勞萊小姐的生活的确腐敗得很。她在派克街有一所舒服的小宅子，每逢夏天上哈罗該脫和契尔頓納姆避暑，因为在倫敦应酬交际最熱鬧的时候她老是吃喝得太多，非得活动活动不可。所有的老姑娘里头，算她最好客，兴致也最高。据她自己說，当年她还是个美人兒呢！（我們知道，所有的老婆子当年都是美人兒。）她談吐風趣，在当时是个駭人听聞的激进分子。她到过法国；听說她在哪兒有过一頁伤心史，竟爱上了聖·于斯德^①。她从法国回来以后，一直喜欢法国小說、法国酒和法国式烹調。她爱看伏尔泰的作品，背得出盧騷^②的名句，把离婚看得稀松平常，并且竭力提倡女权。她屋子里每間房里都有福克斯先生^③

① 聖·于斯德(Louis de Saint-Just, 1767—94), 法国大革命的領袖之一。

② 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1721—78), 和伏尔泰同时的作家, 主張解除束縛, 回到自然, 对当时法国人的思想極有影响, 是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之一。

③ 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 英国政治家。他很有學問, 可是很爱賭。

的肖像。这位政治家在野的时候，她大概跟他在一块兒賭过錢。他上台之后，她常常自夸，說畢脫爵士和女王的克勞萊選區另外的一个代表所以肯投票選舉福克斯，都是她的功勞。其实即使这位忠厚的老太太不管这事，畢脫爵士也会选福克斯的。这了不起的自由黨員去世以后，畢脫爵士才改变了原来的政治見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罗登小的时候，这好老太太就很喜欢他，把他送到劍橋大學去讀書（因为哥哥进的是牛津大學，因此存心和哥哥对立），兩年之后，劍橋大學当局請他不必再去了，姑媽便又替他在禁衛軍里捐了个軍官的位置。

这年輕軍官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那时英国的貴族都愛拳擊，獵田鼠，玩壁球，还愛一个人赶四匹馬拉的馬車。这些高超的學問，罗登沒一門不精通。他屬於禁衛軍，責任在保衛攝政王的安全，因此沒有到外国去打過仗。虽然这么說，他已經和人決斗了三次（三次都因为賭博而起，因为罗登愛賭愛得沒有节制），可見他一点兒不怕死。

“也不怕死后的遭遇，”克勞萊先生一面說，一面翻起黑莓顏色的眼珠子望着天花板。他老是惦记着弟弟的灵魂。凡是有什人意見和他不合，他就为他們的灵魂發愁。好些正經人都像他这样，覺得这是一种安慰。

克勞萊小姐又糊塗又浪漫，瞧着她的寶貝罗登仗着血气之勇干这些事，不但不害怕，在他決斗过后还代他还債。她不准別人批評他的品行，总是說：“少年荒唐是普通事。他那哥哥才是个膿包伪君子，罗登比他强多了。”

第十一章

純朴的田園風味

大廈里的老实人天性質朴，具有庄家人純潔可愛的品質，可見乡居比住在城里好。除了这些人以外，我还要給讀者介紹他們的本家，也就是他們的鄰居，別德·克勞萊牧师和他的太太。

別德·克勞萊牧师戴着寬邊教士帽子，身材高大，樣子很威風。他成天歡天喜地，在區里比他哥哥有人緣得多。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是耶穌堂大學里的搖船健將，牛津鎮上最利害的拳手都打不過他。他始終喜歡拳擊和各種運動，辦完公事之後仍舊愛干這些勾當。遠近二十哩以內，如果有比拳、賽跑、賽馬、賽船、跳舞會、競選、聖母訪問節祭獻^①，或是豐盛的宴會，他准會想法子參加。他和區里有身份的人都很親密；如果在弗特爾斯登、洛克斯別、活泊夏脫大廈，或是隨便什麼貴人家裏有宴會，在二十哩外就能看見牧师寓所裏出來的栗色母馬和馬車上的大燈了。他的聲音很動聽，人家聽他唱“南風吹動雲滿天”和歌詞的重複句裏面那“呼”的一聲，沒有不喝采的。他常常穿了灰黑花紋的上裝，帶着獵狗出去打獵，釣魚的技術在本區也算得上最高明的。

牧师夫人克勞萊太太是個短小精悍的女人，賢明的牧师講道時用的稿子全是她寫的。她熱心家務，帶着女兒們一起管家，

^① 七月二日紀念聖母瑪麗亞訪問伊利莎白的節期。

所以宅子里上下由她作主。她很聪明，外面的事情任憑丈夫裁夺。丈夫爱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出門，她絕不干涉。即使他老在外面吃飯也沒有关系。克劳莱太太向来精打細算，知道市上葡萄酒卖多少价錢。她是好人家出身，她父亲就是已經去世的海克多·麦克泰維希中將。当年別德还是女王的克劳莱的年輕牧师，她跟她媽媽在海罗該脫地方用計策抓住了他。結婚以后她一直又謹慎又儉省，可是虽然她那么小心，牧师仍旧老是背着債。他爸爸活着的时候，他在大学里就欠下了許多賬，少說也費了十年才付清。在一七九——那年，这些債剛了清，他又跟人打賭，把一百鎊（二十鎊的碼）賭人家一鎊，說袋鼠决不会得那年大賽馬香檳，結果袋鼠却跑了第一名。牧师沒法，只能出了重利錢借債填補亏空，从此便拮据不堪。他的姐姐有时送他一百鎊救救急，不过他最大的希望当然是她的遺產。牧师常說：“瑪蒂尔达死了以后，一定会給我一半財產的，哼！”

这样看起来，从男爵和他弟弟在各方面都有理由成为冤家对头。在許多数不清的家庭糾葛之中，畢脫爵士都占了上風。小畢脫非但不打獵，而且就在他叔叔的教区里設立了一个傳道的会堂。大家都知道，克劳莱小姐大部分的財產將來都要傳給罗登。这些銀錢上的交易，生前死后的各种打算，为承繼遺產引起的暗斗，在名利場中都是使兄弟不和睦的原因。我自己就看見兩兄弟为着五鎊錢生了嫌隙，把五十年来的手足情分都冷淡了。我一想到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相互之間的友誼多么經久，多么完美，不得不佩服他們。

利蓓加这么一个人物到了女王的克劳莱，而且慢慢的贏得了宅子里每个人的欢心，別德·克劳莱太太豈有不注意的呢？別德夫人知道一只牛腿在大厦吃几天，每次大扫除要換多少被

單窗簾桌布，南牆邊一共有多少桃兒，爵士夫人生了病一天吃几服藥等等。在乡下，有些人的确把这些小节看得十分重要。別德太太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輕輕放过大厦請来的女教师，不把她的底細和为人打听打听清楚呢？大厦和牧师住宅兩家的佣人很有交情，只要大厦里有人来，牧师家的厨房里总預备了好麦酒請客。大厦里的佣人平时喝的酒淡薄得很；他家每桶啤酒用多少麦芽，牧师太太也知道。兩家的佣人像他們的东家一样彼此关心，兩边的消息，也就由他們溝通。这条公理到处可以应用：你如果跟你兄弟和睦，他的动静不在你心上，反倒是和他吵过架以后，你才留心他的来踪去迹，仿佛你在做眼線偵察他的秘密。

利蓓加上任不久，別德太太从大厦收来的报告書上就經常有她的名字了。报告是这样的：“黑猪杀掉了；一共有多少重，兩边的肋条醃着吃；晚飯吃猪腿和猪肉布丁。克蘭浦先生从墨特白萊来了以后，又跟畢脫爵士一塊兒走了，为的是把約翰·勃蘭克莫下监牢。畢脫先生到会堂去聚会（所有到会的人的名字一一都有）。太太还是老样子；小姐們跟着女教师。”

后来的报告中又提到她，說是新教师能干着呢。畢脫爵士真喜欢她，克劳萊先生也喜欢她，还讀傳教小冊子給她听。这位爱打听、爱管事、小矮个子、紫棠色面皮的別德·克劳萊太太一听这話，便說道：“这不要臉的东西！”

最后的消息說那女教师籠絡得人人喜欢她。她替畢脫爵士写信，办事，算賬；在屋里就算她大；太太、克劳萊先生、兩個姑娘，都听她的話。克劳萊太太立刻断定她是个詭計多端的死丫頭，肚子里不知打什么鬼主意呢！这样，大厦里的一言一動都成了牧师宅子里談話的資料。別德太太兩眼炯炯，把敌人营盤里發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不但如此，她还把沒有發生的事也

看了去了。

別德·克勞萊太太寫了一封信到契息克林蔭道給平克頓小姐，內容如下：

女王的克勞萊教區禮拜堂。十二月——日

親愛的平克頓女士——自從離校之後，已經許多年得不到您的又有益處又有趣味的教誨了。可是我對於校長和契息克母校的敬愛始終沒有改變，我希望您身體安康。為世界的前途和教育事業的前途着想，平克頓女士的貢獻是不可少的，望您多多保養，為大家多服務幾年。我的朋友弗特爾斯頓爵士夫人說起要為她的女兒們請一個女教師，我忙說：“這件事，除了請教那位舉世無雙的，了不起的平克頓女士之外，還能請教誰呢？”我經濟能力不夠，不能為我自己的孩子請家庭教師，可是我究竟是契息克的老學生呀！總之，一句，親愛的校長，能否請您為我的好朋友，我的鄰居，舉荐一位女教師呢？她除了您挑選的人之外，誰都不相信。

我親愛的丈夫說他喜歡一切從平克頓女校出來的人。我真希望能教我的丈夫和女兒們見見我幼年時代的朋友，連那偉大的字彙學家都佩服的朋友！克勞萊先生要我特別致意，如果您到漢泊郡來，請務必光臨寒舍。我們雖是寒微，家庭里的感情却很融洽。

敬愛你的

瑪莎·克勞萊

附言 克勞萊先生的哥哥，那位從男爵（可嘆得很，他和我們意見不合，缺乏应有的手足之情）為他的女兒請了一位女教師。據說她倖幸也在契息克受過教育。我已經聽到不少關於她的傳聞。我對於這兩個親愛的小侄女非常的關切，雖然我們兩家有些意見，我仍舊希望她們和我的孩子常在一起。再說，凡是您的學生，我是無有不關懷的，所以，親愛的平克頓女士，可否請你把

这位小姐的身世說給我听。看您的面上，我願意跟她交朋友。

以下是平克頓小姐写給別德·克勞萊太太的回信：

契息克約翰生大厦。一八——年十二月。

亲爱的夫人——大函已經收到，承您过獎，覺得十分榮幸，因此我立刻回复。我在位辛勞服务，以慈母般的精神爱护学生，畢竟喚起了感情上的应和，使我感到極度的滿意。同时我發現和藹可亲的別德·克勞萊太太就是我当年杰出的学生，活潑而多才的瑪莎·麥克泰維希小姐，更覺得愉快，您的同窗之中，已經有許多人都把她們的女兒交付給我，如果您的小姐也委托給我督促管教，我十二分的欢迎。

請代我向弗特爾斯頓夫人請安致意，我願將我的朋友德芬小姐和霍葛小姐以通信方式介紹給爵士夫人。

兩位小姐对于教授希臘文、拉丁文、初淺的希伯來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算术、历史、地理，絕對能够胜任。在音乐方面，彈唱并佳，又能独力教授跳舞，不必另請跳舞教师。她們具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識，能熟練的运用地球仪。德芬小姐是劍橋大學已故研究員湯姆士·德芬先生的女兒，懂得叙利亞文和宪法綱要。她今年十八岁，外貌極其动人，或許在赫特爾斯頓·弗特爾斯頓爵士府上工作不甚合适。

蘭蒂茜亞·霍葛小姐容貌不甚美觀。她今年二十九岁，臉有麻点，紅髮拐腿，眼睛略帶斜視。兩位小姐品德完美，富有宗教熱誠。她們的薪水，当然應該和她們的才藝相称。請代向別德·克勞萊牧师道謝并致敬意。

亲爱的夫人，我是您忠实順从的僕人

巴巴拉·平克頓

附言 信中提及在国會議員畢脫·克勞萊从男爵府上做家庭教师的夏潑小姐。这人本是我的学生，我也不願意提起于她不利的話。她面目可憎，可是天生的缺陷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虽

然她的父母声名狼籍(她的父亲本是画师,几次三番窘得一文不名,后来我又听说她的母亲是歌剧院的舞女,使我不胜惊骇),她本人却很有才干。我当年行善收留了她,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后悔。我所担心的是,不知我收容入校的弃儿,是否会受遗传的影响,像母亲一般无行。据她自己说,她母亲本是伯爵的女儿,在万恶的大革命时流亡来英,然而我发现那个女人下流低贱到无以复加。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她的行为还没有舛错,而且显赫的畢脫·克勞萊爵士的家庭环境高尚文雅,决不会使她堕落的。

以下是利蓓加·夏潑小姐写给爱米丽亚·賽特笠小姐的信:

这好几个星期以来,我还没有给亲爱的爱米丽亚写过信。反正在这所“沉闷公馆”里(这是我替它想出来的名字),有什么新鲜消息呢?萝卜的收成好不好,肥猪的重量究竟是十三还是十四斯东^①,牲口吃了甜菜合适不合适,这些你也不爱听。从上次写信到现在,过的日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早饭前畢脫爵士带着他的篮子散步,我陪着他。早饭后在课堂里上课(名为上课而已)。上完课又跟畢脫爵士看案卷,起稿子,都是些关于律师、租约、煤矿、运河的事,如今我算是他的书记了。晚饭后不是听克勞萊先生讲道便是跟从男爵玩双陆。爵士夫人呢,不管我们干那一种玩意儿,只是不动声色的在旁边瞧着我们。近来她生了病,比从前有意思一点。她一病,公馆里来了个新人,是个年轻的医生。亲爱的,看来姑娘们可以不必发愁了。这位年轻医生对你的一个朋友示意,说是欢迎她做葛劳勃太太,替他的手术间装点装点门面。我对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说,他手术间里用来研药的鍍金臼杵已经够好看了,不需要别的装饰。我这块料难道只配做乡下医生的老婆吗?葛劳勃医生碰了这个钉子,生了重

① 相当十四磅。

病，回家吃了一剂凉藥，現在已經大安了。畢脫爵士極其贊成我的主意，大概是生怕丟了他的秘書。再說，这老东西非常喜歡我。他这种人，只有这点兒情感，都拿出来給我了。哼！結婚！而且还跟乡下医生結婚！經過了以前——我也不必多說，反正一个人不能那么快就忘怀过去。咱們再談談沉悶公館吧。

这一陣子家里不再沉悶了。亲爱的，克勞萊小姐帶着她的肥馬肥狗和肥佣人一起都在這兒。了不起的，有錢的克勞萊小姐有七万鎊家私，存了五厘的年息。兩個弟弟可真爱她——我还不如說真爱她的錢。这好人兒看上去很容易中風，怪不得弟弟們着急。他們搶着替她擱靠墊、遞咖啡的样兒才叫有意思！她很幽默，說道：“我到乡下来的时候，就讓那成天巴結我的布立葛絲小姐留在城里。反正到了這兒有兩個弟弟来拍我的馬屁。他們倆真是一对兒！”

她一下乡，厅門就敞着。这一个多月来，真好像华尔泊尔老爵士复活了。我們老是請客，出門的时候坐着四匹馬拉的車子，听差們也换上最新的淡黄号衣。我們常常喝紅酒和香檳，仿佛是家常便酒。課堂里点了蠟燭，生了火。大家劝克勞萊夫人穿上她所有的衣服里面最鮮艳的豆綠袍子。我的学生們也脫下紧綳綳的旧格子外衣和粗笨的鞋子，换上薄紗衣服和絲袜子，这才像从男爵家里出来的时髦小姐。昨天露絲大出丑。她的寶貝，那威尔脫郡出产的大黑母猪，把她撞倒在地上，还在她的衣服上乱跳乱踩，把一件漂亮的丁香花紋綢衫子踐蹋了。这件事如果在一星期以前發生，畢脫爵士准会惡狠狠的咒罵一頓，打那小可憐兒几下耳括子，然后罰她一个月里面只許喝淡水吃白面包。昨天他一笑了之，說道：“等你姑媽走了之后我再来收拾你，”仿佛这是没要紧的小事。希望克勞萊小姐回家之前，他的怒气已經消散了。为露絲小姐着想，我真心这么希望。啊！金錢真是能够消怨息怒的和事佬！

克勞萊小姐和她七萬鎊家私的好影響，在克勞萊兩兄弟的行事上面也看得出來，我指的是從男爵和那牧師，不是咱們在先說的兩個。老哥弟倆一年到頭你恨我我怨你，如今到了聖誕節忽然親熱起來。關於那可惡的愛跑馬的牧師怎麼在教堂里借題發揮罵我們家的人，說的話多麼不聰明，畢脫爵士怎麼自管自打呼嚕這些事情，我去年已經告訴你了。克勞萊小姐下鄉之後，大家從來不吵架。大廈和牧師宅子兩家人你來我往，從男爵和牧師倆談到豬仔呀，偷野味的小賊呀，區里的公事呀，客氣的了不得。我想他們喝醉了酒都不敢拌嘴。克勞萊小姐不准他們鬧；她說如果他們兩個得罪了她，她就把財產都傳給夏洛浦郡的本家。我想夏洛浦郡的克勞萊一家如果機靈點兒，不難把一份家私都搶過去。可是那個克勞萊先生和他漢泊郡的堂兄弟一樣，也是牧師。他的道德觀念拘泥不化，因此得罪了克勞萊小姐，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局面。她從那邊一直逃到這邊，把那不聽話的堂弟弟恨透了。我猜那邊的牧師大概天天晚上在家念經禱告，不肯對克勞萊小姐讓步。

克勞萊小姐一到，經本兒都合上了。她最討厭的畢脫先生也上倫敦去了，因為還是離了家自在些。那年輕的花花公子，那統褲兒，叫克勞萊上尉的，卻回家來了。我想你總願意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這統褲子弟長得魁梧奇偉。他身高六尺，聲音洪亮，滿口里賭神罰誓，把下人們呼來喝去。可是他花錢很大方，所以佣人都喜歡他，對他千依百順。上星期一個地保帶着一個差人從倫敦來逮捕他，躲躲藏藏的閃在園牆邊。那些看守獵場的人瞧見了，以為是偷野味的，把他們打了一頓，浸在水里，差點兒沒把他們槍斃，总算從男爵出來干涉，才算了事。

我一看就知道上尉瞧着他父親一文不值。他叫他爸爸鄉下人，土老兒，老勢利鬼，給他起了許許多多這一類漂亮的譯名兒。

他在小姐奶奶队里的声名可怕極了。这一回他帶了好几匹馬回来，有时就住在本地乡紳家里。他随便請人回家吃飯，畢脫爵士也不敢哼个不字兒，唯恐因此得罪了克勞萊小姐，回头她中風死掉之后財產傳不到他手上。你要听上尉奉承我的話嗎？他的話說得太好了，我非告訴你不可。一天晚上我們这兒居然举行跳舞会。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一家，杰尔斯·活泊夏脫爵士帶着他的好些女兒，还有不知道多少別的人，都来了。我听見上尉說：“喝！这小馬兒生得整齐！”他就是指我呢！承他看得起，跟我跳了兩回土風舞。他跟本地的公子哥兒玩兒得很高兴，在一塊兒騎馬，喝酒，賭錢，議論怎么打獵，怎么打槍，可是他說乡下的姑娘都教人膩味。我覺得他這話說得不錯。她們对我这小可憐兒的那份驕傲，真說不上来。她們跳舞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乖乖的彈琴。前几天晚上，上尉喝得臉上紅扑扑的从飯間里进来，看見我在彈琴，便大声咒罵，說是屋里的人誰也沒有我跳舞跳得好。說着他又惡毒毒的發誓，說他要到墨特白萊去叫一班琴师来。

別德太太立刻接上來說：“讓我来彈一支土風舞的曲子。”她是个紫棠臉皮的小老太婆，裹着包头布，眼睛里閃閃發亮，相当的滑头。上尉和你那可憐的利蓓加跳完舞之后，她竟然賞我好大的面子，稱贊我舞艺高明。这可是空前的大事。驕傲的別德·克勞萊太太是鉄帕托夫伯爵的嫡堂姊妹，除了大姑下乡的时候，向来不肯屈尊拜訪克勞萊爵士夫人。可憐的克勞萊夫人！大家在底下寻欢作乐，她大半的时候都在樓上吃丸藥。

別德·克勞萊太太忽然和我好得不得了。她說：“亲爱的夏潑小姐，干嗎不帶着孩子們上我們家里来玩兒？她們的堂姐姐堂妹妹倒怪想念她們的。”我懂得她的意思。当年克萊曼蒂先生沒有白教咱們彈琴，如今別德太太要想給自己的孩子請个跟他一样有身价的鋼琴教师呢！她的算盤我全看穿了，就好像是她亲

口告訴我的一樣。話雖這麼說，我還是準備到她家裏去，因為我打定主意要和氣待人。無親無友的窮教師還能不隨和兒一點嗎？牧師太太奉承我二十來次，夸奖我的學生進步怎麼快。她准以為這樣就能叫我感動。可憐這頭腦簡單的鄉下佬！她還以為我心上有這兩個學生呢。

最親愛的愛米麗亞，人家說我穿上你的印度紗袍子和粉紅綢衫子很好看。衣服穿得很舊了，可是窮女孩子哪裏能夠常常換新衣服呢？你真好福氣，缺什麼，只要坐車到聖·詹姆士街，你親愛的媽媽就會給你買。再見，親愛的朋友！

愛你的

利蓓加

附言 羅登上尉挑我做舞伴的時候，那幾位勃拉克勃魯克小姐們臉上的表情哪，可惜你瞧不見！親愛的，她們是勃拉克勃魯克海軍上將的女兒，長得挺漂亮，還穿了倫敦買來的衣服呢。

夏潑小姐答應到牧師家裏去作客之後，別德·克勞萊太太（她的計策已經給伶俐的利蓓加看穿了）想法子請權勢蓋天的克勞萊小姐向畢脫爵士說情，因為這一層是不可少的。好性子的老太太自己愛熱鬧，也喜欢身旁的人快樂高興，听了這話非常合意，願意出面給弟弟們調停，讓雙方親親熱熱過日子。大家說好叫兩家的孩子多多來往。他們的友誼當然一直維持到那兴致勃勃的和事佬離開之後才破裂。

牧師夫婦穿過園地回家的時候，牧師對他太太說道：“你干嗎請羅登·克勞萊那混賬東西來吃飯？我可不要他來。他瞧不起咱們鄉下人，仿佛咱們是沒開化的黑人似的。而且他不喝我那種蓋黃印的酒再也不肯罷休，真是混蛋，那種酒十先令一瓶呢！他無惡不作，狂飲濫賭，是個十足道地的荒唐鬼。他跟人決斗鬧出人命案子來。他背了一身的債。克勞萊小姐的家私里面咱們

的那一份兒也給他開掉了。华克息說的——”牧师說到这里，对着月亮捏捏拳头，口里念念有詞，很像在賭咒罵人，然后恨恨的說道：“——她在遺囑里面写得明白，五万鎊都給他，剩下的不过三万鎊給咱們家里的人分。”

牧师太太說道：“我想她也快不行了。吃完晚飯的时候她臉上紅得利害，我只能把她的內衣都解开。”

牧师低声說道：“她喝了七杯香檳酒。那香檳酒真糟糕，我哥哥是存心要把咱們大家都毒死。你們女人真是好歹不分。”

別德·克勞萊太太答道：“我們什么都不懂。”

牧师接下去說道：“晚飯后她又喝櫻桃白蘭地酒。咖啡里面又搗了橘子酒。那种东西喝下去心里要發燒的，你白給我五鎊錢我也不喝。克勞萊太太，她的身子一定受不了，血肉做的人哪里擋得住这样的糟蹋呢？她准会死！我跟你五对二打賭，瑪蒂尔达活不滿一年。”

牧师和他太太一路回家，一面心里筹划着这些要紧事。他們想到家里的債務，想到兩個兒子，杰姆在大学讀書，弗蘭克在烏利治陸軍軍官学校，此外还有四个女兒。可憐的女孩兒們長得都不好看，而且除了姑婆的遺產之外一个子兒的嫁妝也沒有。

半晌，克勞萊牧师接下去道：“畢脫会不会把我这牧师的位置卖出去不給咱們的孩子？我看他不能这么混賬黑心吧？他那膿包的大兒子，那監理会教徒，一心只想做議員。”

牧师太太答道：“畢脫·克勞萊什么都做得出来，咱們應該想法子請克勞萊小姐叫他答应把牧师的位置留給詹姆士。”

从男爵的弟弟說道：“畢脫一定什么都答应下来。我爸爸去世的时候，他答应給我還大学里欠的債。后来又答应在咱們房子上加造底屋，又答应把吉勃种的地和六亩場給我——这些事

他做了沒有！瑪蒂尔达还偏要把大半的財產都給他的兒子——給罗登·克劳莱那个混蛋，賭鬼，騙子，凶手！这簡直不像基督教徒做出来的事。天哪，真不像个基督教徒啊！那混蛋的狗头什么坏处都占全了，就差不像他哥哥那样是个假道学。”

他的太太打断他說：“亲爱的，別說了，咱們这会兒还在他的园地上呢。”

“克劳莱太太，我偏要說！他可不是什么坏处都占全了嗎？別欺負我，太太！难道他沒把馬克上尉一槍打死嗎？在可可樹俱樂部里他不是騙了德芙戴尔小勳爵的錢嗎？畢尔·索姆士和却希亞地方的大好佬兩個人比拳，他来一攪和，他們兩個沒能够公公道道打一架，我就輸了四十鎊錢。这些事你全知道。他跟那些女人鬧的丑事，你比我先知道。在地方官屋子里——”

他的太太道：“克劳莱先生，看老天的面子，別跟我細說吧！”

牧师气呼呼的說道：“你还会把这种混賬行子請到家里来！你，你有年輕的兒女，你还是国教教会牧师的太太。哼！”

牧师太太輕蔑地說道：“別德·克劳莱，你是个糊塗蛋。”

“好吧，太太，先別提糊塗不糊塗的事——当然我沒有你聰明，瑪莎，我向来沒說過自己比你聰明。可是干脆一句話，我不願意招待罗登·克劳莱。他来的那天我就上赫特尔斯頓家里去瞧他的黑獵狗去，克劳莱太太，我非去不可！我願意下五十鎊注，叫咱們的蘭斯洛德跟那黑狗賽跑。喝！全英国的狗沒有一条比得上蘭斯洛德。总之我不願意招待罗登·克劳莱那畜生。”

他的太太答道：“克劳莱先生，你又喝醉了。”第二天早上，牧师醒过来，要喝淡啤酒。牧师太太就提醒他，說他早已答应星期六去看望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去了豈有不喝一夜酒的理呢？所以他太太和他約好，在星期日上教堂以前必須騎馬

赶回来。你看，克劳莱教区里的老百姓真好运，碰上的牧师和地主都是一样的宝贝。

克劳莱小姐在大厦住下不久，利蓓加就赢得了她的欢心。这位性情随和、行事荒唐的伦敦人也像我在先描写过的乡下佬一样，着了她的迷。克劳莱小姐惯常坐了马车出去兜风。有一天，承她叫“那教书的”陪她一块儿到墨特白莱去。她们回家以前，利蓓加已经把她收服，因为她引得老太太一路高兴，一共笑了四回。

畢脫爵士正式大請客，邀了鄰近所有的从男爵来家吃饭。老太太对他說：“什么？不教夏潑小姐一块儿吃饭？亲爱的，难道叫我跟弗特尔斯頓夫人談她的孩子，跟那糊塗蛋杰尔斯·活泊夏脫談他法院里的事情不成？我非要夏潑小姐出来不可，如果人多坐不下，讓克劳莱夫人在楼上吃饭得了。夏潑小姐怎么能不出来？一区里就是她一个人可以跟我談几句。”

这么專制的号令一出来，当然只能叫女教师夏潑小姐到楼下和許多貴客同桌子吃饭。赫特尔斯頓一大套虛文俗礼，把克劳莱小姐扶进飯厅，便准备在她旁边坐下去，老太太立刻尖声叫道：“蓓基·夏潑！夏潑小姐！过来坐在这兒陪我說話兒，讓赫特尔斯頓爵士傍着活泊夏脫夫人坐。”

克劳莱小姐听蓓基說話，永远听不厭，等到宴会完畢，一輛輛馬車走远之后，她便說：“蓓基，到我梳妝室里来。咱們一起把客人們痛罵一頓。”这一对朋友罵得真痛快！赫特尔斯頓老爵士在吃饭的时候唏哩呼噜的喘气；杰尔斯·活泊夏脫爵士索洛洛的喝湯；他的太太老是眨巴左眼皮。蓓基添油加醬，把这些人摹仿得淋漓尽致。大家談話的瑣碎細节，發表的意見，关于政治、战

事、法庭每季开庭的情况，汉泊郡的獵狗出獵的有名故事，以及一切乡下地主喜欢談的沉悶的題目，也是給蓓基說笑的資料。活泊夏脫小姐們的打扮和弗特爾斯頓夫人的黃帽子，更給她挖苦得一文不值。老太太听了喜欢得無以复加。

克勞萊小姐常說：“亲爱的，你真是个天上掉下来的寶貝。我真恨不得帶你到倫敦去，可是我不能把你当布立葛絲一样的可憐虫，老是欺負你。你这小滑头，哪会給人欺負呢！你太聪明了，孚金，你說对不对？”

孚金姑娘正在梳理克勞萊小姐头上几根稀稀朗朗的头髮，听了这话，揚起臉兒說道：“小姐真是聪明極了。”她說話的时候样子尖刻得刺人，原来孚金和一切正經女人一样，天生会拈酸吃醋，而且把这件事当她的本分。

克勞萊小姐自从赶开了赫特爾斯頓·弗特爾斯頓爵士之后，天天命令罗登·克勞萊扶她进飯厅，又叫蓓基拿了靠垫在后面跟着——再不然就是蓓基扶着她，罗登給她拿靠垫。她說：“咱們非得坐在一塊兒不可。亲爱的，本区里只有咱們三个算得上基督教徒。”这样看来，汉泊郡的宗教气氛准是淡薄到極点了。

克勞萊小姐非但虔信宗教，見解也特別新，并且一有机会就坦直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她常跟利蓓加說：“亲爱的，一个人的家世可算什么呢？你瞧瞧我的弟弟畢脫，那可憐的牧师別德，还有弗特爾斯頓一家，他們还算从亨利第二在位的时候就住在此地的呢！这些人里头誰比得上你的腦子，你的教养？別說是你，連給我作伴的布立葛絲那老好人和我的总管鮑爾斯都比他們強些。亲爱的，你是个絕品的人才，珍珠宝貝一样的貴重，把本区里一半人的聪明合并起来还赶不上你呢。如果好人有好报的話，你該做到公爵夫人才对——我說錯了，世界上压根兒不該有什

么公爵夫人。反正你是应该在万人之上的。亲爱的，無論在哪一方面，我都認為你跟我完全平等。亲爱的，在火上加点兒煤好嗎？請你把这件衣服給我拆了改一改，你的針綫真好。”这位有年紀的慈善家就这么使喚跟她平等的人，叫利蓓加替她跑腿，做衣服，天天晚上讀法国小說給她听，一直讀到她睡着为止。

年紀大些的讀者一定还记得，正在那个时候，上流社会里發生了兩件哄动人心的事情。如果用报纸文章的口气來說，这两件事情給那些穿長袍的先生們添了工作^①。第一件是白蓓蘭·菲左絲小姐，勃魯因伯爵的女兒，并且是他的財產承繼人，跟歇夫登旗手私奔結婚。另一件是关于一位維厄·威恩先生的事；可憐的威恩先生一向做人穩健，家里一大堆孩子，活到四十岁，忽然荒唐起来，跟一个年紀六十五岁叫罗琪夢太太的女戏子离家出走。

克劳萊小姐說：“納尔遜勛爵^② 結識的相好真是禍水。这件事就把他品性里最优美的一面显出来了。一个男人肯做这样的事，就表示他这人不錯。我喜欢門戶不相当的婚姻。最妙的莫过于看着貴族娶个磨坊主人的姑娘做太太，像福拉安台尔勛爵那样，把那些女的气得要命。我希望有个大人物来跟你私奔，亲爱的，反正你長得够美的。”

利蓓加附和着說：“像兩個赶車的一样溜之大吉。那真太妙了！”

“其次，我爱看穷光蛋拐了有錢小姐私奔。我一直盼望罗登

① 指牧师、法官之类的人。

② 十八世紀英国海軍大將。他的情妇海密尔顿夫人是当年有名的美人。她和海密尔顿爵士結婚之前只是个高等妓女。她揮霍成性，虽然得了海密尔顿爵士和納尔遜將軍兩份遺產，老来仍旧穷愁潦倒。

私奔結婚。”

“跟穷人私奔还是跟有钱人私奔呢？”

“你这傻瓜！罗登除了我给他的钱以外一个子儿都没有的。他浑身是债，所以非得想法子补救补救，也好博个有名有利。”

利蓓加问道：“他能干吗？”

“能干？亲爱的，除了他的马和他的部队，除了打猎，赌钱，他什么都不懂。我非得想法子帮他显声扬名不可，因为他实在混账得讨人喜欢。你知道吗？他一枪打死一个人，又对那伤心的爸爸开了一枪，可是只打中他的帽子。他部队里的人都喜欢他。在华典挨咖啡馆，可可树俱乐部，那些小伙子都对他心悦诚服呢。”

利蓓加·夏潑小姐写给好朋友的信里曾经提到女王的克劳莱大厦里怎么开了一个小小的跳舞会，克劳莱上尉第一次怎么挑中她做舞伴等等情形，可是说来奇怪，她信里的话和事实并不附合。上尉早已请她跳过好几回舞。散步的时候，她常常碰见上尉，总有十来次。在走廊上过道里，她老是和上尉拍面相撞，又有五十来次。晚上她弹琴唱歌（克劳莱爵士夫人病在楼上没人理会）——她弹琴唱歌，上尉在钢琴旁边恋恋不舍的来回又走了二十来次。上尉还写给她好几封短信。这傻大个儿的骑兵费尽心思做文章和改别字。说实话，头脑迟钝和其他别的品质没有什么不同，一般也能够讨女人喜欢。第一回，他把便条夹在唱歌书里给她，那知道女教师站起身来，一眼不眨的瞧着他，把叠成三角形的信纸轻轻悄悄检起来，当它帽子似的摇来摆去，然后走到那冤家面前，把便条往火上一撩，对他深深屈膝行了个礼，重新回到原位上唱起歌来，而且唱得比以前更起劲。

克劳莱小姐饭后正在打盹儿，音乐一停，她醒过来问道：“怎

么了？”

利蓓加笑道：“音調有些不調協。”罗登听了又气又羞，心里直冒火。

別德·克勞萊太太心地真好，她看見克勞萊小姐明明白白表示喜欢新来的教师，并不妒忌，反而把她請到家里去玩。非但这样，她还請了罗登·克勞萊，虽然罗登是她丈夫的对头，把老小姐的五厘錢年息分掉一大半。克勞萊牧师太太和她的侄兒感情十分融洽。罗登不打獵，不到弗特爾斯頓家里去应酬，不到墨特白萊軍營里去吃飯，只喜欢散步到牧师家里去。克勞萊小姐也去。至于兩個小女孩兒，她們的媽媽反正在生病，为什么不請夏潑小姐陪着她們一塊兒去呢？結果這兩個小寶貝兒跟着夏潑小姐也去了。到晚上，爱走路的就走回家。克勞萊小姐是不走路的，宁可坐馬車。这条路穿过牧师的园地，出了小小的园門，就是一片黑黝黝的田，然后是一条树蔭滿地的小徑，直通女王的克勞萊大厦。对于上尉和利蓓加小姐这么能欣賞風景的人，这一切在月光底下实在显得迷人。

利蓓加小姐抬起亮晶晶的綠眼珠子，瞧着天上說道：“啊，这些星星，这些星星！我瞧着瞧着就仿佛自己成了仙。”

她的同伴也在热心欣賞，接口道：“喔！啊！老天爷！对！我也是那么想，夏潑小姐。你不討厭我抽雪茄烟吧，夏潑小姐？”夏潑小姐回說在露天，再沒有比雪茄烟味兒更好聞的了。說完，她拿烟卷兒来尝了一口。她抽烟的姿势真好看，輕輕的一抽，低低的叫了一声，然后吱吱的笑着把美味的雪茄烟还给上尉。上尉捻着鬍子，抽了一大口烟。烟头立刻發出紅光，襯着黝黑的田地，越發显得亮。他賭着咒說道：“天爷，喔！上帝，喔！我一生沒抽过这么好的雪茄，喔！”由此看来，他智力超群，談吐精采，像

他这般年輕力壯的騎兵，能这样最好。

畢脫老爵士正在書房里抽烟斗喝啤酒，和約翰·霍洛克斯談論宰羊的問題。他从窗口看見他們一对在說話抽烟，惡狠狠的肆口咒罵，說他如果不看克勞萊小姐面上，立刻把羅登这流氓赶出去。

霍洛克斯先生答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他的佣人弗立契斯更混賬。他在管家娘子房里大吵大鬧，因为飯菜和啤酒不够好。有身分的大爷都沒他那么利害。”过了一会兒，他接下去說：“我想夏潑小姐是他的对手，畢脫爵士。”

这話說得很对，她是爸爸的对手，也是兒子的对手。

第十二章

很多情的一章

現在我們應該离开田园乐土，和当地那些純朴可愛的好人告別，回到倫敦去探听探听愛米麗亞小姐的消息了。一位隱名的讀者写給我一封信；她的字迹娟秀，信封用粉紅的火漆封了口。信上說：“我們一点兒不喜欢她，这个人沒有意思，乏味得很。”此外还有几句別的話，也是这一类好意的評語。这些話对于被批評的小姐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贊揚，要不然我也不会說給大家听。

亲爱的讀者，当你在交際場里应酬的时候，难道沒有听見過好心的女朋友們說过同样的話嗎？她們常常怀疑斯密士小姐究竟有什么引人的地方。她們認為湯姆生小姐又蠢又沒意思，只

会傻笑；臉蛋兒長得像蠟做的洋娃娃，其他一無好处；为什么瓊斯少佐偏要向她求婚呢？亲爱的道学先生們說：“粉紅臉蛋兒和藍眼珠子有什么了不起？”她們很有道理的点醒大家，說是一个女人有天赋的才能和灵智方面的成就；能够明了曼格耐尔的“問題”^①；掌握上等女人应有的地質学植物学的智識；会做詩；会学赫滋^②派的手法，在琴上叮叮东东彈奏鳴曲等等，比好看的相貌有价值得多，因为紅顏难保，不过几年便消褪了。听得女人批評美貌不值錢不耐久，倒使我長进了不少。

当然，德行比容貌要紧得多，我們應該时常提醒不幸身为美人的女子，叫她們时常記着將来的苦命。还有一層，男人們虽然把那些眉开眼笑、臉色鮮嫩、脾气温和、心地良善、不明白世事的小东西当神明似的供奉在家里，太太小姐們却佩服女中的豪杰；而且兩相比較起来，女中豪杰的确更值得頌揚和贊美。不过話虽这么說，前面一种次一等的女人也有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因为归根結底，男人还是喜欢她們的。我們的好朋友白費了許多唇舌，一会儿警告，一会儿劝导，我們却至死不悟，荒唐糊塗到底。就拿我來說吧，有几位我向来尊敬的太太小姐曾經几次三番告訴我，說白朗小姐身材瘦小，没有什么动人的去处；又說忽爱德太太除了臉蛋兒还算討人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又說勃拉克太太最沒有口齿，一句話都不会說。可是我明明跟勃拉克太太談得津津有味（亲爱的太太，我們說的話当然是無可訾議的）；忽爱德太太椅子旁边明明挤滿了男人；說到白朗小姐呢，所有的

① 曼格耐尔 (Mangnall, 1769—1820)，英国女教师，所著“历史問題及其它”在 1800 年出版，是風行的女学校教本。

② 赫滋 (Heinrich Herz, 1806—88)，奥国作曲家，在法国教琴出名。

小伙子都在你搶我奪的要和她跳舞。这样看起来，一个女人給別的女人瞧不起，倒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

和爱米丽亞来往的小姐們把这一套兒做得很到家。譬如說，乔治的姊妹，那兩位奧斯本小姐，还有兩位都宾小姐，一說起爱米丽亞种种沒出息的地方，意見完全相同，大家都不明白自己的兄弟看着她哪一点上可愛。兩位奧斯本小姐生得不錯，都長着漆黑的眉毛。講到教育，家里一向請着第一流的男女家庭教師；講到穿著，又是雇的最講究的裁縫。她們說：“我們待爱米丽亞很好。”她們竭力俯就她，对她非常客气，那种降低了身份抬举她的样子实在叫人受不了，弄得可憐的爱米在她們面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活像个呆子，竟和小姐們对于她的估計吻合了。爱米丽亞因为她們是未来丈夫的姊妹，努力叫自己喜欢她們，覺得这是她的責任。她往往整个上午陪着她們，挨过多少沉悶沒有趣味的时光。她和她們一塊兒出去，一本正經的坐在奧斯本家的大馬車里，旁边还有个瘦骨嶙峋的女教師——那个叫烏德小姐的老姑娘，相陪着。奧斯本小姐們款待爱米的法子，就是帶她去听干燥無味的音乐会，或是去听聖乐，或是到聖·保罗教堂去看那些靠施主养活的穷苦孩子。她对于新朋友們怕得利害，甚至于在教堂里听了孩子們唱的聖詩，也不大敢表示感動。奧斯本家里很舒服，他的爸爸講究吃喝，菜蔬做得十分精致，排場又闊。他們待人接物的态度严肃而又文雅；他們的自尊心强得比众不同；他們在孤兒教堂的包座是全堂第一；他們做事有条有理，最講面子；連他們取乐兒的时候，也只挑規規矩矩、沉悶不堪的事干。爱米丽亞每去拜訪一次（拜訪完了之后她心里多輕鬆啊！）奧斯本大小姐、瑪丽亞·奧斯本小姐，还有女教師烏德小姐那个老姑娘，总免不了你問我我問你的說：“乔治究竟瞧着她哪

点兒好啊？”她們越看越不明白了。

有些爱找錯兒的讀者叫起来說：“怎么的？爱米丽亞在学校里朋友那么多，人緣那么好，怎么出来以后碰見的奶奶姑娘們倒会不喜欢她呢？她們又不是辨不出好歹的人。”亲爱的先生，别忘了在平克頓小姐的学校里，除了一个上了年紀的跳舞教师之外一个男人都沒有，女孩子們难道为着这老头兒吵架不成？乔治的姊妹們瞧着漂亮的兄弟一吃完早飯就往外跑，一星期里头倒有五六天不在家吃飯，难怪她們觉得受了怠慢，心里不高兴。朗白街上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里的小白洛克最近兩年本来在追求瑪丽亞小姐，哪知道有一会跳八人舞的时候竟然挑了爱米丽亞做舞伴，你想瑪丽亞会喜欢嗎？亏得这位小姐生来不工心計，器量也大，表示她瞧着很喜欢。跳完舞以后，她很热心的对白洛克先生說：“你喜欢亲爱的爱米丽亞，我瞧着真高兴。她是我哥哥的未婚妻。她沒有什么本事，可是脾气真好，也不会裝腔作势。我們家里的人真喜欢她。”好姑娘！她那热心热腸的“真”字兒里面包含的情意，有誰量得出它的深淺？

烏德小姐和兩位热心腸的女孩兒常常很恳切的点醒乔治，說他委屈自己錯配了爱米丽亞，真是絕大的牺牲，过度的慷慨。乔治把这些話听熟了，大概到后来真心以为自己是英国軍隊里面数一数二的大好老，便死心塌地等人家爱他，反正这也并不是难事。

我剛才說他每天早上出門，一星期在外吃六餐飯。他的姊妹們想他准是昏了头，只在賽特笠小姐左右侍奉她，其实大家以为他拜倒在爱米丽亞脚边的時候，他往往到別处去了。有好几次，都宾上尉走来拜訪他的朋友，奧斯本大小姐（她很关心上尉，爱听他說軍隊里的故事，常常打听他亲爱的媽媽身体好不好）——

奧斯本大小姐就指着廣場對面的屋子笑說：“唷，你要找喬治，就得到賽特笠家里去呀，我們從早到晚都見不着他的面。”上尉聽她這麼一說，臉上非常尷尬，勉強笑了一笑。還虧得他熟曉人情世故，立刻把話鋒轉到大家愛談的題目上去，像歌劇啊，親王最近在卡爾登大廈^①開的跳舞會啊，天氣啊，——在應酬場中，天氣真是有用，沒話說的時候就可以把它做談話資料。

上尉走掉之後，瑪麗亞小姐便對吉恩小姐說道：“你那心上人兒可真傻氣。你瞧見沒有？咱們說起喬治到對門上班兒，他就臉紅了。”

她的姐姐揚着臉兒回答說：“瑪麗亞，可惜弗萊特立克·白洛克沒有他這點兒虛心。”

“虛心！還不如說他笨手笨腳，吉恩。那一回在潘金家跳舞，他把你的紗衣服踩了一個洞，我可不願意弗萊特立克在我細紗袍子上踩個洞。”

“你的紗袍子？喝喝！怎麼的？他不是在和愛米麗亞跳舞嗎？”

都賓上尉臉上發燒，樣子局促不安，為的是他心里想着一件事情，不願意讓小姐們知道。原來他假托找尋喬治，已經到過賽特笠家里，發現喬治不在那里，只有可憐的愛米麗亞悶悶的坐在客廳窗口。她扯了幾句淡話之後，鼓起勇氣向上尉說：聽說聯隊又要外調，是真的嗎？還有，上尉那天可曾看見奧斯本先生嗎？

聯隊還不準備外調，都賓上尉也沒有看見喬治。他說：“大概他跟姊妹們在一塊兒。要我去把那游手好閑的家伙叫過來嗎？”愛米麗亞心里感激，很客氣的跟都賓握手告別，他就穿過廣

^① 指後來的喬治第四，他登極之前住在卡爾登大廈，時常招待賓客，連房子也出了名。

場找到乔治家里来。可是她等了又等，总不見乔治的影子。

可憐这温柔的小姑娘，一顆心抖簌簌的跳个不停，她左盼右盼，一直在想念情人，对于他深信不疑。你看，这种生活没什么可描写的，因为里面沒有多大变化。她从早到晚想着：“他什么时候来啊？”不論睡着醒着，只挂念这一件事。照我猜想起来，艾米丽亞向都宾上尉打听乔治的行止的时候，他多分在燕子街跟加能上尉打彈子，因为他是个爱熱鬧会交际的家伙，而且对一切賭技巧的玩意兒全是內行。

有一次，乔治連着三天不見，艾米丽亞竟然戴上帽子找到奥斯本家里去，小姐們問她說：“怎么的？你丢了我們的兄弟到这兒来了？說吧，艾米丽亞，你們拌过嘴了嗎？”沒有，他們沒有拌过嘴。艾米丽亞眼泪汪汪的說：“誰还能跟他拌嘴呢？”她迟迟疑疑的說她过来望望朋友，因为大家好久沒見面了。那天她又呆又笨，兩位小姐和那女教师瞧着她快快的回家，都瞪着眼在她后头呆看，她們想到乔治竟会看上可憐的艾米丽亞，就觉得納悶。

这也难怪她們納悶。艾米丽亞怎么能把自己顫抖的心掏出来給这两个睜着黑眼睛瞪人的姑娘看呢？还是退后一步把感情埋藏起来吧。两个奥斯本小姐对于細絨縐披肩和粉紅緞子襯裙是內行。泰納小姐把她的襯裙染了紫色改成短披風；畢克福小姐把銀鼠肩衣改成手籠和衣服上的鑲边；都逃不过这两个聪明女孩子的眼睛。可是世界上有些东西比皮毛和軟緞更精美；任是苏罗門的財富，希巴皇后的华裳艳服，也望塵莫及，只可惜它們的好处連許多鑒賞家都看不出来。有些羞縮的小花兒，开在偏僻陰暗的地方；細細的發出幽香；全憑偶然的机緣才見得着。也有些花兒，大得像銅脚爐，跟它們相比，連太陽都显得靦腆怕羞。賽特笠小姐不是向日葵的一类。而且我認為假如把紫羅蘭

画得像重瓣大理菊一般肥大，未免不相称。

說真話，一个貞靜的姑娘出閣以前的生活非常單調，不像傳奇里的女主角那样有許多惊心动魄的遭遇。老鳥兒在外面打食，也許会給人一槍打死，也許会自投罗網，况且外头又有老鹰，它們有时候傲幸躲过，有时候免不了遭殃。至于在窩里的小鳥呢，在飞出老窩另立門戶之前，只消蹲在軟軟的絨毛和干草上，过着舒服而平淡的日子。蓓基·夏潑已經張开翅膀飞到了乡下，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虽然前后左右布滿了罗網，她倒是很平安很得意的在吃她的一份食料。这一向，爱米丽亞只在勒塞尔广场安稳过日子。凡是和外面人接触的时候，都有長輩指引。她家里又闊，又舒服，又快乐，而且人人疼她，照顧她，哪里会有不幸的事情临到她头上来呢？她媽媽早上管管家事，每天坐了馬車出去兜一轉，应酬应酬，买买东西。倫敦的闊太太們借此消遣，也可以說就把这种事情当作自己的職業。她爹在市中心做些很奧妙的买卖。当年市中心是个熱鬧的所在，因为那时候整个欧洲在打仗，有好些皇国存亡未卜。“驛差报”有成千累万的訂戶。报上的消息惊心动魄，第一天报道威多利的战役，第二天又登載莫斯科的大火。往往到晚飯时分，卖报的拿着号筒，在勒塞尔广场高声叫喊：“萊比錫战役^①！六十万大軍交战！法軍大敗！伤亡二十万人！”有一兩回，賽特笠老先生回到家里，一臉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一类的消息鬧得人心惶惑，欧洲的交易所里也有波动，怪不得他着急。

在白魯姆斯貝萊区的勒塞尔广场，一切照常，仿佛欧洲仍旧風平浪靜沒出乱子。三菩先生每天在下房吃飯的次数不会因为

① 1813年10月，拿破侖在德国境内和普、奧、俄联軍交战，大敗。

萊比錫退軍而有所變更；尽管聯軍大批涌進法國，每天五點鐘他們照常打鈴子開飯。白利安也罷，蒙密拉依^①也罷，可憐的愛米麗亞都不放在心上，直到拿破侖退位，她才起始關心戰局。她一聽這個消息，快樂得拍起手來，誠心感謝上蒼，熱烈的摟着喬治不放。旁邊的人看見她這樣感情奔放，全覺得詫異。原來現在各國宣告停戰，歐洲太平，那科西嘉人下了台，奧斯本中尉的聯隊也就不必派出去打仗了。這是愛米麗亞小姐的估計。在她看來，歐洲的命運所以重要，不過是因為它影響喬治·奧斯本中尉。他脫離了危險，她就唱聖詩贊美上帝。他是她的歐洲，她的皇帝，抵得過聯軍里所有的君主和本國權勢赫赫的攝政王。喬治是她的太陽，她的月亮。政府公廨里招待各國君王，大開跳舞會，點得燈燭輝煌，沒准她也覺得大家是為了喬治·奧斯本才那麼忙碌。

我們已經說過，教育利蓓加成人的是三個叫人掃興的教師：人事的變遷，貧苦的生活，連上她自己本人。新近愛米麗亞也有了一位老師，那就是她自己的一片癡情。在這個怪得人心的教師手下，她有了驚人的進步。這一年半以來，愛米麗亞日夜受這位有名望的教師點化，學得了許多秘密。關於這方面的知識，不但對面房子里的烏德小姐和兩個黑眼睛姑娘十分缺乏，連平克頓小姐也不在行。這幾位拘謹體面的小姐怎麼會懂得這裡面的奧妙呢？平克頓小姐和烏德小姐當然跟癡情戀慕這些事情無緣，一說到她們倆，我這話根本不敢出口。就拿瑪麗亞·奧斯本小姐來說吧，她算是跟白洛克父子以及赫克爾合營公司的弗萊特立克·奧克斯德·白洛克有情有意的。可是她這人非常大方，

① 1814年1月，拿破侖與聯軍在法國白利安開戰，2月又與聯軍在法國蒙密拉依開戰，兩次都大勝。

嫁給白洛克先生，或是嫁給白洛克先生的父親，在她都無所謂。她像一切有教養的小姐一般，一心只要在派克街有一所房子，在溫勃爾頓有一所別墅，再要一輛漂亮的馬車，兩匹高頭大馬，許多听差，連上有名的赫爾格和白洛克的公司里每年四分之一的利潤。弗萊特立克·奧克斯德·白洛克就代表這些好處。假如新娘戴橘子花的習慣在當年已經風行的話（這風氣是從盛行買賣婚姻的法國傳進來的，這童貞的象征多么令人感動啊！）——如果當年已經風行戴橘子花的話，那麼瑪麗亞小姐准會戴上這種潔白的花圈，緊靠着那又老又禿、鼻子像酒瓶、混身瘋濕的白洛克老头兒在大馬車里坐下來，準備跟他出門度蜜月。她一定甘心情願，把自己美麗的一生奉獻給他，使他快樂。可惜老头兒已經有了妻子，所以她只好把純潔的愛情獻給公司里的下級股東了。香噴噴嬌滴滴的橘子花啊！前些日子我看見特洛德小姐（她現在當然不用這名字了），戴着這花兒從漢諾佛廣場的聖·喬治禮拜堂里輕快的出來，踏上了馬車，接着瑪士撒拉老勛爵拐着腿也跟了進去。好個天真可愛的姑娘！她把馬車里的窗簾拉下來，那端莊的樣子多么討人喜欢！他們這次結婚，名利場里的馬車來了一半。

熏陶愛米麗亞的癡情却是各別另樣的。它在一年里面完成了她的教育，把品性優美的小姑娘訓練成品性優美的婦人，到喜事一來，便準備做賢慧的妻子。女孩子一心一意愛她的年輕軍官——就是我們新近認識的那一位。只怪她爹娘不小心，不該獎勵她崇拜英雄的心理，讓這種糊塗不切實際的觀念在她心里滋長。她早上一醒過來，第一件事就想着他，晚上禱告的時候，末了一句話還是提到他。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漂亮聰明的人。他騎馬騎得好，跳舞跳得好；各方面說起來都是個英雄豪

杰。大家称赞摄政王鞠躬的仪态，可是跟乔治一比，他就望塵莫及。人人都夸奖白魯美尔先生^①，这个人她也见过，在她看来，无论如何赶不上乔治。在歌剧院里看见的花花公子們（当年的公子哥兒真有戴了大高帽子去听戏的），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論。他这人出众得配做神話里的王子，竟然肯紆尊降貴爱上她这么一个寒伧的灰姑娘，这份恩寵太了不起了。平克頓小姐假如知道爱米丽亞的心事，准会想法子阻止她盲目的崇拜乔治，不过我看她的劝导未見得有效，因为对于有些女人說来，崇拜英雄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女人里面有的骨子里爱耍手段，有的却是天生的癡情种子。可敬的讀者之中如果有單身汉子的話，希望他們都能挑选到适合自己脾胃的妻子。

在这样不可抗拒的大力量影响之下，爱米丽亞硬硬心腸不理睬契息克的十二个朋友了。这也是自私的人的通病。她当然心心念念只惦记着爱人，可是她这衷腸話兒不能向賽尔泰小姐这么冷冰冰的人傾訴。对于聖·葛脫来的那头上一窩子卷毛的女財主呢，這話也难出口。放假的时候，她把罗拉·馬丁接到家里来住，大概就把心事吐露給小孩兒听了。她答应罗拉結婚以后接她去住。还講給她听許多关于爱情的知識。这些話兒小孩兒听来一定覺得新鮮，而且很有用处。可憐！可憐！我看爱米的心地不大明白。

她的爹媽是干什么的？怎么不加提防，任她这样感情奔放呢？賽特笠老头兒仿佛不大关心家事。近来他愁眉不展，市中心的事情又多，因此分不出心来。賽特笠太太是随和脾气，百事不問，連妒忌別人的心思都沒有。乔斯先生在契尔頓納姆給一

① 見 25 頁注①。

个爱尔兰寡妇纏住了，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爱米丽亞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她真覺得寂寞。她倒不是信不过乔治。他准是在騎兵营里，不能常常請假离开契頓姆。就算他到倫敦来，也少不得看望姊妹朋友，跟大家应酬一番，因为在無論哪个圈子里，都数他是个尖兒。再說，在营里的时候，他太累了，自然不能写長信。我知道爱米丽亞的一包信藏在什么地方，而且能像依阿器莫^①一般人不知鬼不觉的在她的房里出出进进。依阿器莫？不行，他是戏里的坏蛋，我还是做月光^②吧。月光是不会害人的，只不过在忠誠、美丽、純潔的爱米丽亞睡着的时候，偷眼看看她罢了。

奧斯本的信很短，不失他兵士的本色，可是爱米丽亞写給他的信呢，不瞞你說，如果印出来的話，我这本小說得写好几年才能写完，連最多情的讀者也会覺得不耐煩。她不但把一大張一大張的信紙都写得滿滿的，而且有的时候鬧起刁鑽古怪的脾气来，把写好的句子重新划掉。她不顧看信的人，把整頁的詩句抄下来。在有些句子底下，她發狠画了一条条道兒加重語气。总而言之，在她心境下常有的症象，統統显现出来了。她不是个特出的人才。她信里面的确有許多顛倒重复的句子，有的时候連文法也不大通。她写的詩，音节錯得利害。太太小姐們啊，假如你們写錯了句子就打不动男人的心，分不清三节韵脚和四节韵脚就得不到男人的爱——那么我宁願一切詩歌都遭殃，所有的教書先生都不得好死。

① 莎士比亞“辛白林”一劇里的反角，曾經潛入女主角的房間里去偷東西。

② 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第三幕第一景及第五幕第一景中，月光照見比拉默斯和底斯貝幽會，這角色由一个村夫举着燈扮演，燈便算月光。

第十三章

多情的和無情的

和爱米丽亞小姐通信的先生恐怕是个硬心腸、爱挑剔的人。这位奥斯本中尉不論走到哪里，总有一大批信件跟着来。在联队的飯間里，大家都为着这件事打趣他，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便命令他的听差只准把信送到他自己的房間里去。有一回，他随手拿了一封点雪茄烟，把都宾上尉看得又惊又气。照我看来，上尉只要能够得到这封信，就是叫他拿錢来买也是願意的。

起先乔治想法子把这段風流逸事保守秘密，只說自己确是跟一个女的有些来往。斯卜內旗手对斯德博尔旗手說：“这已經不是第一个女人了。奥斯本可真有一手啊！在德美拉拉，有个法官的女兒差点兒为他發瘋。在聖·文生，又有个黑白杂种的美人兒叫派哀小姐的爱上了他。据說他自从回国以后，更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唐奇沃凡尼^①了，喝！”

斯德博尔和斯卜內認為一个男人能够做个“不折不扣的唐奇沃凡尼”，真是了不起。他們联队里的一群年輕小伙子中間，奥斯本的名气大極了。他运动好，唱歌好，操練得精采，样样都是有名的。他父亲給他很多零用錢，因此他手笔闊綽。他的衣服比別人多，也比別人講究。为他傾倒的人不知多少。他的酒

① 唐奇沃凡尼(Don Giovanni)，也就是唐璜(Don Juan)，西班牙人，生在1571年，死在1641年，是調情的能手，出名的浪蕩子。历来欧洲的詩人、戏剧家、音乐家的作品里，多有用他的一生作为題材的。

量是全体軍官里面最大的，連海維托帕老統領也不是他的对手。講到拳击的本事，他比上等兵納格尔斯还利害——納格尔斯曾經在拳击場里正式上过場，若不是他常常喝醉酒，早已升了下士了。在联队的俱乐部里，不論打棒球，滾木球，他的本領远比別人高強。他有一匹好馬叫“上油的閃电”，在奎倍克賽馬的时候，他自己做騎师，贏得了駐防軍獎賞的銀杯。崇拜他的人，除了愛米麗亞之外还有不少呢。斯德博尔和斯卜內把他当作太陽神阿普罗。在都賓眼睛里他就是“神妙的克萊頓”^①。奧多少佐太太也承認這小伙子举止文雅，教她連帶着想起卡索爾福加蒂勳爵的二公子費滋吉尔·福加蒂來。

斯德博尔和斯卜內一伙人异想天开，編出各种故事来形容这位写信給奧斯本的女士。有的說她是倫敦的一位公爵夫人，为他墮入情網；有的說她是將軍的女兒，本来已經跟別人訂了婚，如今又發狂似的恋上了他；有的說她是議員的太太，曾經提議坐了四馬拉的快車和他私奔。說來說去，反正那女人完全为愛情所左右，这种狂热的癡情，令人兴奋，令人神往，却也使沾帶着的人都丢了体面。随便別人說什麼，奧斯本只是不理睬，讓這些小后生——他們有的崇拜他，有的跟他有交情——替他連連貫貫的編造謊話。

若不是都賓上尉說話不留神，联队里的人决不会明白事情的真相。有一天上尉在飯堂里吃早飯，外科医生的助手叫卡格尔的，和上面提起的兩個寶貝又在對奧斯本鬧戀愛的事作种种猜測。斯德博尔說她是夏洛德皇后宮里的公爵夫人。卡格尔賭咒

① 詹姆士·克萊頓 (James Crichton, 1560—85?), 英國出名的文武全才。傳說他能用十二種不同的語言討論各種科學上的問題，會寫詩，又是極好的劍手。

說她是个声名狼籍的歌女。都宾听了大怒。他本来不该多嘴，何况嘴里面又塞满了鷄子兒、黃油和面包，可是他实在忍耐不住，冲口而出說道：“卡格尔，你是个糊塗蛋。你老是胡說八道，毀坏別人的名誉。奧斯本既不跟公爵夫人私奔，也不去勾引什么女裁縫。賽特笠小姐是个最可爱的女孩子。他們倆早就訂婚了。誰要罵賽特笠小姐，得小心別在我面前罵！”都宾說了這話，滿面漲得通紅，閉上嘴不响了，喝茶的时候，几乎沒把自己噎死。不到半个鐘头，这消息已經傳遍了整个联队。当晚奧多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到奧多鎮給她小姑葛蘿薇娜，說是奧斯本不到时机成熟就訂了婚，因此不必急急从都伯林赶出来。

就在当晚，她喝着威士忌調的可可牛奶祝賀他，對他說了一篇很得体的賀辭。他火得不得了，回家找着了都宾大鬧。都宾辭謝了奧多太太的邀請，正在自己屋里吹笛，說不定还在写情調悲涼的詩句。奧斯本怪他洩漏了秘密，走进来對他叫嚷道：“誰叫你多嘴把我的事情說給人家听的？憑什麼讓联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結婚了？那个碎嘴子老婆子佩琪·奧多，今天索性在吃晚飯的时候拿着我的名字胡說乱道。我訂婚为什么要她替我宣傳？誰要她嚷嚷得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人人都知道！都宾，你有什么权利告訴人家說我已經訂过婚了？我的事干嗎要你管？”

都宾上尉分辯道：“我以为——”

年輕的一个打斷他說道：“呸！你以为！我知道我沾你不少光，哼！知道得清楚着呢！可是別以为你比我大了五岁，你就有权利老是教訓我。你那自以为了不起的腔調兒，算可憐我嗎？算照顧我嗎？哼，我才不受你这一套兒！哼！可憐我！照顧我！咱們倒得說說明白我哪点兒不如你！”

都宾上尉插嘴道：“你到底訂了婚沒有呢？”

“我訂婚不訂婚与你什么相干？与这兒的人什么相干？”

都宾接下去說道：“你覺得訂了婚难为情嗎？”

乔治答道：“你有什么权利問我这話？咱們倒得說說明白。”

都宾霍的站起来問道：“老天爷！难道你想解約嗎？”

乔治發狠道：“你的意思，就是問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君子人，对不对啊？你近来对我說話的口气，我受不了！”

“怎么了？乔治，我不过叫你別怠慢这么一个好女孩子。你进城的时候，應該去看看她，少到聖·詹姆士那兒的賭場里去。”

乔治冷笑一声說：“想来你是要問我討債。”

都宾答道：“当然，我向来追着你要債的，对不对？这才像寬宏大量的人說的話。”

乔治心里一陣悔恨，說道：“威廉，別生我的气。天知道你幫我忙的地方可多了。你幫我渡了几十个难关，那回禁衛軍里的克劳萊贏了我那么一大笔錢，全亏了你，要不然我早就完了。在这一点上我很明白。可是你不該对我那么苛刻，成天教訓我一泡大道理。我很喜欢爱米丽亞。还有，我爱她罗，什么罗，这一套兒我也不缺。你別生气啊！我知道她十全十美，可是不費心思得来的东西实在沒有什么意思。唉！咱們的联队剛从西印度群島調回来，我总得放开手乐一下啊。結婚以后我准会改过。大丈夫一言为定！都宾，別跟我过不去。下个月我爹准会給我好些另用錢，我还你一百鎊得了。現在我就去向海維托帕告假，明天进城瞧爱米丽亞去。得了，这样你总滿意了吧？”

上尉是好性子，回答道：“乔治，誰能够老生你的气呢？至于銀錢的事情呢，好小子，到我为难的时候你当然肯跟我同甘共苦的。”

“对！都宾，我肯的。”乔治的口气真是慷慨大度，虽然他从

来沒有多余的錢分給別人。

“我希望你干完了这些荒唐事就算过了癮，乔治。那天可憐的爱米小姐問起你，如果你看見她当时的臉色，准会把所有的彈子都扔个光。你这小混蛋，快去安慰安慰她吧。你該写封長信給她，随便怎么讓她乐一下子。她又不希望什么大好处。”

中尉志得意滿的說道：“我想她一心一意的爱我。”說完，他回到飯堂里找着了几个爱作乐的朋友一起去消磨那一黃昏。

那时候爱米丽亞正在看月亮。月光照着宁靜的勒塞尔广场，也照着奥斯本中尉所屬的契頓姆軍营。爱米丽亞望着月亮，心下思量不知她的英雄在于些什么。她想：“也許他在巡查哨兵，也許在守夜，也許在看护受伤的伙伴。再不然，就是在屋里冷清清的研究兵法。”她滿心的关切仿佛化作生了翅膀的天使，順着河流直飞到契頓姆和洛却斯脫，竭力想在乔治的軍营里偷看一眼。那时大門已經关上，哨兵不放閑人出入。我細細想了一想，那可憐的白衣天使倒是进不去的好，因为小伙子們一面喝着威士忌調的五味酒，一面放开喉嚨唱歌，还是不看心淨。

奥斯本这小伙子在契頓姆軍营里和都宾談过一席話以后，第二天便要表示自己守信用，准备进城，都宾上尉听了十分贊賞。奥斯本私下和他朋友說：“我想送点兒什么給她，可是我爸爸一日不給錢，我就一日沒錢花。”都宾不忍看着这样的好心和慷慨受到挫折，便借給他几鎊錢。乔治稍微推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我想他原来倒是打算买一件漂亮的礼物送給爱米丽亞的，可是后来在弗利脫街下車，看見一家珠宝店的櫥窗里摆着一只美丽的別針，心痒痒的想要，买了別針之后，手里所余無几，有了好心也沒法使了。反正爱米丽亞需要的并不是礼物。他一到勒

塞爾廣場，她就仿佛照着了陽光，臉上登時發亮。他那眼熱的笑容有一股不可抵抗的魔力，愛米麗亞多少天來牽心挂肚，淌眼抹淚，心里疑疑惑惑，晚上胡思亂想睡不着，一看見他，頃刻之間把一切憂慮都忘得精光。他站在客廳門口對她滿面春風的笑着，樣子雄壯得像个天神，連他的鬍子也跟天神的一樣好看。三菩滿面堆着同情的笑容，說道：“奧斯本上尉來了。”（他替他加了一級）女孩兒吓了一跳，臉紅起來。她本來在窗口的老地方守望，立刻跳起身來。三菩見了連忙退出去。門一关上，她翩然飛來，伏在喬治·奧斯本中尉的胸口上，仿佛此地才是她的家。可憐你这喘息未定的小鳥兒，你在樹林里挑中了一棵枝干硬直、叶子濃密的好樹，準備在上面做窠，在上面唱歌。你哪里知道，也許這棵樹已經被人選中，不久就會給斫了下來呢？將人比樹，原是从古以來沿用的習慣。^①

當時喬治很溫柔的吻了她的前額和淚光晶瑩的眼睛，對她很慈祥很和藹。她瞧着他襯衫上的別針（以前從來沒見他戴過的），只覺得一輩子沒有見過這麼好看的裝飾品。

細心的讀者看了年輕的奧斯本中尉剛才的行事，聽了他和都賓上尉一段簡短的談話，大概已經明白他的為人。一個看破世情的法國人曾經說過，在戀愛的過程中，兩個當事人，一個主動的愛人，另外的一個不過是開恩賞臉讓對方來愛自己。那癡情的種子有時候是男的，有時候是女的。有些着了迷的情郎瞧着心愛的女人樣樣都好；她麻木不仁，只說是端莊；她癡呆混沌，只說是姑娘家靦腆貞靜。總而言之，明明一只呆雁，偏要算是天

① 希臘詩人荷馬“伊利亞特”一書中第十七節，梅尼勞殺死由福勃思，荷馬以狂風吹折橄欖樹作比喻。

鵝。那女的呢，自己幻想得天花亂墜，其實所崇拜的不過是一頭驢子。男的是塊木头，她就佩服他那大丈夫的純朴；男的自私自利，她就崇拜他那男子漢的尊貴；男的是個笨蛋，她只說他不苟言笑，舉止莊重；簡直像美麗的蒂姐尼亞仙后對待雅典城里那織布匠^①的光景。這類陰錯陽差的笑話，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毫無疑問的，愛米麗亞相信她的情人是全國最勇敢最出色的人物。奧斯本中尉的意見也和她的差不多。

他確是愛在外面胡鬧，可是年輕人像他一樣的多的是，而且女孩子們宁可要浪蕩子，不喜歡扭扭捏捏的膿包。眼前他仍舊是少年荒唐，但是不久就會改過。如今大局平靖^②，他也想從此脫離軍隊。因為那科西嘉魔王已給幽禁在愛爾巴島上，以後還有什麼機會升遷，什麼機會炫耀他了不起的武藝和勇氣呢？他父親給他的月錢加上愛米麗亞的嫁妝，够他們生活了。他準備在鄉下找個舒服的處所，適宜於打獵的地段，經營經營田地，打打獵，兩個人快快活活過日子。結了婚仍舊留在軍隊里是不行的。難道讓喬治·奧斯本太太在小市鎮上租兩間屋子住下來嗎？如果他調到東、西印度群島去，那就更糟糕。她只能和一大堆軍官混在一起，倒得讓奧多太太對她賣老。奧斯本講起奧多太太的故事，把愛米麗亞笑的動不得。他太愛她，不忍叫她跟那討厭的、俗氣的女人在一起。再說，做軍人的妻子生活很艱苦，他也舍不得讓她受委屈。他自己倒沒有關係——他才不在乎呢！可是他的小寶貝兒却應該在上流社會出入。做了他的妻子，這點福氣

① 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一劇中，仙后眼睛里滴上迷藥之後，愛上了一個驢頭人身的怪物。這怪物原是雅典城里的織布匠，給惡作劇的精灵潑克換了個驢頭。

② 指1814年5月30日簽訂的第一次巴黎和約。

是應該享的。他這麼提議，愛米麗亞當然應承下來。他不管說什麼她都肯照辦的。

這一對兒年輕男女談談說說，架起不知多少空中樓閣。愛米麗亞籌劃着怎麼布置各色花園，怎麼在鄉村里的小路上散步，怎麼上教堂，開聖經班等等；喬治却想着要養狗養馬，置備好酒。他們兩人就這樣很愉快的消磨了兩個鐘頭。中尉只能在倫敦耽擱一天，而且有許多要緊的事等他去辦，便提議叫愛米小姐過他家去跟未來的大姑小姑一起吃晚飯。愛米麗亞很高興的接受了他的邀請。他把她帶到姊妹那里，自己去辦自己的事了。愛米麗亞那天有說有笑，兩位奧斯本小姐大出意外，心想或許喬治將來真能把她訓練得像个樣子也說不定。

喬治先在却林市場點心鋪子里吃冰淇淋，再到帕爾莫爾大街試外套，又在斯洛德咖啡館老店^①耽擱一會兒，最後便去拜訪加能上尉。他和上尉打彈子，玩了十一場，贏了八場。等他回到勒塞爾廣場，比家里規定吃晚飯的時候已經遲了半點鐘，不過兴致却很好。

奧斯本老先生可不是這樣。他從市中心回來，走進客廳，他的兩個女兒和那斯文典雅的烏德小姐都上前來歡迎他。她們看了他的臉色——那張臉總是板着，最好看的時候也是黃胖浮腫的——她們見他滿面怒容，黑眉毛一牽一扯，知道他那寬大的白背心後面准是藏着一腔心事，煩惱大着呢。愛米麗亞向來和他見面的時候總是慌得索索抖，那天她走上前來，老头兒很不客氣的咕噥了一聲，表示跟她打招呼。他那毛茸茸的大爪子把

① 老店由湯姆士·斯洛德在1692年開設。另有新店，在1760年開設。

爱米的小手馬馬虎虎拉一拉就算了事，然后一臉沒好气的样子，回头向大女兒瞅了一眼。大小姐懂得这眼色就是說：“她到这兒来干什么？”忙說道：“爸爸，乔治进城来了。他这会兒在騎兵营，今兒晚上回家吃晚飯。”

“哦，他来了。我可不高兴等他，吉恩。”說了这句话，这位賢明的好人往自己的椅子里一倒。这间幽雅而且陈設講究的客厅里靜得一絲兒声音都听不見，只有法国式大鐘滴答滴答的走着，仿佛它也有些心慌意乱。

这只大鐘的頂上安着黃銅的裝飾，塑的是伊菲琪娜亞^①做牺牲的故事，那些銅人兒都是欢欢喜喜的样子。一会兒，鐘打五下——那声音又重又深，很像教堂的鐘声——奥斯本先生便把他右边的鈴帶子狠狠的拉了一下。佣人头兒慌忙从楼下上来，奥斯本先生对他大声喝道：“开飯！”

佣人答道：“老爷，乔治先生还没有回来。”

奥斯本先生沉着臉說道：“乔治先生干我屁事！混賬！我才是这兒的主人。給我开飯！”爱米丽亞吓得直哆嗦，其余的三个小姐互相使眼色通了个电报，屋子底層立刻乖乖的打起鈴子催吃飯。鈴声一停下来，一家之主不等佣人来請，把手插在藍大衣的大口袋里（他的大衣外面釘着一排黃銅扣子），自管自大踏步往楼下走，一面回头向四个女的瞪了一眼。

她們站起身来小心翼翼的跟在父亲后面走下去，其中一位小姐問道：“亲爱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烏德小姐輕輕答道：“大概是公債跌价。”一群女人不敢作

① 当希臘軍进攻特洛亞的时候，国内的人要討好狄安娜女神，准备杀死她作为祭献。女神大發慈悲，一陣風把她攝去。当祭师举刀要杀她的时候，發現祭壇上的伊菲琪娜亞不見了，只有一腔羊。

声，战战兢兢的跟着满面怒容的領队人下去，不声不响的在各人自己的位子上坐好。吃飯前他粗声祈禱，听上去只像咒罵。过后当差的上来开了銀子的碗碟盖。爱米丽亞怕得直發抖，因为她恰巧坐在可怕的奥斯本先生旁边，而且乔治不在，桌子这边空了一个位子，只剩她一个人。

奥斯本先生抓紧了大湯匙，兩眼瞅着她，声音陰沉沉的問道：“要湯嗎？”他把湯分給大家，也不說話。

半晌，他开口道：“把賽特笠小姐的湯拿下去。她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这种东西簡直不能入口。赫格思，把湯給拿掉。吉恩，明天叫那厨子滾蛋。”

奥斯本先生罵完了湯，又罵魚。簡短的批評都是不留情的挖苦。他狠狠的咒罵別灵斯該脫魚市場，那股蛮勁兒倒跟市場上出来的人不相上下^①。此后他又不說話了，喝了几杯悶酒，臉色越来越凶惡。忽然一陣輕快的打門声，大家知道乔治回家了，都吐了一口气。

他說他不能早回家，因为达苟萊將軍留他在騎兵营里等了好久。魚也吧，湯也吧，不吃都沒有关系。随便給他什么都行——他不在乎。羊肉做得妙極了。样样东西都妙極了。他的随和脾气和他爸爸难說話的样子恰好相反。吃飯的时候他不停口的談天說地，大家听了心里都喜欢。不消說有一个人比別人更喜欢，我也不必提名道姓。

在奥斯本先生的宅子里，每逢沉悶的筵席快完的时候，听差照例献上橘子和酒；小姐們把这两种东西品評了一番，便打个暗号，大家离开座位，輕輕悄悄的移步到客厅里去。客厅就在飯間

① 別灵斯該脫(Billingsgate)是倫敦最大的魚市場，魚販子出名的会罵人。

樓上，里面擱着一架橫絲大鋼琴，腿上鑲着花，上面復着皮罩子。愛米麗亞希望喬治不久就會上來找她，在鋼琴前面坐下彈了幾支他最愛聽的圓舞曲（當年這些曲子剛從外國傳進來）。可是她使了這小手段卻沒有把喬治引上樓來。喬治的心根本不在這些曲子上。彈琴的人失望得很，越彈越沒有勁兒，不久就離開了大鋼琴。她的三個朋友搬出她們常奏的一套曲子里頭最響亮動聽的歌兒彈給她聽，可是她一點兒都聽不進去，只坐着發怔，擔心不吉利的事情會臨到她頭上來。奧斯本老头兒那怒目攢眉的樣子本來就够怕人的，可是像這樣狠毒的表情還是第一回看見。他直瞪瞪的瞧着那女孩子走出飯間，仿佛她犯了什麼過錯。上咖啡的時候，愛米麗亞心驚肉跳，倒像管酒的赫格思遞給她的是一杯毒藥。这里面究竟有什麼奧妙呢？唉！這些女人真要命！一見了什麼不祥之兆，就牢牢記在心里丟不開，越是可怕的心思，越加寶貝，仿佛為娘的總是格外寵愛殘廢的兒女一般。

喬治·奧斯本看見爸爸臉上不開展，心里也在焦急。他實在需要錢，可是父親氣色不善，眉毛那麼擰着，怎麼能從他那兒榨得出錢來呢？平常的時候，要討老头兒喜歡，只要稱贊他的酒，沒有不成的。喬治便開口夸他的酒味好。

“我們在西印度群島從來喝不到您這麼好的西班牙白酒。那天您送來的那些，海維托帕上校拿了三瓶，塞在腰帶底下走掉了。”

老头兒答道：“是嗎？八先令一瓶呢。”

喬治笑道：“六基尼一打，您賣不賣？有個國內數一數二的大人物也想買呢。”

老的咕噥道：“哦？希望他買得着。”

“達苟萊將軍在契頓姆的時候，海維托帕請他吃早飯，就問

我要了些酒。將軍喜欢得了不得，要想买些送給总指揮。他是攝政王的亲信。”

“这酒的确不錯，”这么說着，那兩条眉毛开展了一些。乔治正想趁他喜欢，就势提出另用錢的問題，他爸爸却叫他打鈴催佣人送紅酒上来。老头兒臉上虽然沒有笑容，气色已經和緩了不少。他說：“乔治，咱們尝尝紅酒是不是跟白酒一样好。攝政王肯賞光的話，就請他喝。咱們喝酒的时候，我想跟你商量一件要紧事。”

爱米丽亞在樓上心神不宁，听得底下打鈴要紅酒，覺得鈴声中別有含蓄，是个不吉利的預兆。有些人到处看見預兆，在这么多的預兆里面，当然有几个会应驗的。

老头兒斟了一杯酒，咂着嘴細細尝了一尝，說道：“乔治，我想問你的就是这个。呃——你跟樓上的那个小女孩子究竟怎么样？”

乔治很得意的笑了一笑說：“我想这件事情很清楚。誰都看得出来。喝！这酒真不錯。”

“誰都看得出来——你这話什么意思？”

“咳！您別追得我太紧啊。我不是爱夸口的人。我——呃——我也算不上什么調情的聖手。可是我坦白說一句，她一心都在我身上，非常的爱我。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

“你自己呢？”

“咦，你不是命令我娶她来着？我难道不是个听話的乖兒子？我們兩家的爸爸早就把这件事放定了。”

“听話的乖兒子！別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听说你老是和泰因勋爵、騎兵营的克劳萊上尉、杜西斯先生那一堆人在一伙兒混。小心点兒，哼，小心点兒。”

老头兒說起这些高貴的名字，津津有味。每逢他遇見有身分的人物，便卑躬屈节，勛爵長，爵勛短，那样子只有英国的自由公民才做得出。他回家之后，立刻拿出籍紳录来把这个人的身世細細看个明白，从此便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在女兒面前也忍不住提着勛爵的大名卖弄一下。他爬在地上讓貴人的光輝照耀着他，仿佛拿波里的叫化子晒太陽。乔治听见父亲說起这許多名字，心下着忙，生怕自己跟他們在一起賭博的情形給吹到了老子耳朵里去。幸而他一会儿就放了心，因为那有年紀的道学先生眉目开朗的說道：“得了，得了，小伙子总脫不了小伙子的本色。乔治，我的安慰，就是瞧着你的朋友都是上流階級有身分的人。我希望你和他們来往，我想你也沒有辜負我的心。再說，我的力量也够得到——”

乔治趁势进攻，說道：“多謝您，和大人物在一起来往非得有錢才行。瞧我的錢袋。”他举起爱米丽亞替他織的小錢包給父亲看，里面只剩一張一鎊鈔票，还是都宾借給他的。

“你不会短錢使的。英国商人的兒子决不会沒有錢使。乔治，好孩子，我的錢跟他們的錢一样中用呢。而且我也不死扣着錢不放。明天你到市中心去找我的秘書巧伯先生，他会給你錢。我只要知道你結交的都是上等人，我也就舍得花錢了，因为我知道上等人不会走邪路。我这人一点兒不驕傲。我自己出身低微，可是你的机会好着哪。好好的利用一下吧。多跟貴族子弟来往来往。孩子，他們里面有些还不如你呢；你能花一基尼的地方，他們一塊錢都拿不出。至于女人呢，”（說到这里，濃眉毛色眯眯的笑了一笑，那样子又狡猾又討厭）“小伙子都免不了有这一手，倒也罢了。只有一件事，賭錢是万万行不得的。你要不听话，我的家产一个子兒都不給你！”

乔治說：“您說的对，爹。”

“閑話少說，爱米丽亞这件事怎么样？乔治，我不懂你干嗎不打算高高的攀一門亲事，只想娶个証券經紀人的女兒。”

乔治夾开榛子吃着說：“这門亲是家里定的。您跟賽特笠先生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叫我們訂了婚了。”

“这话我倒承認。可是我們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要变的。当然罗，賽特笠从前帮我發了財——或者應該这样說：賽特笠給我提了一个头，然后我靠着自己的天才和能力掙到今天，在倫敦城里蠟燭業同行里面，总算是高人一等的了。我对賽特笠，也算报过恩了。近来他常常找我帮忙，不信你去瞧瞧我的支票本子。乔治，我私下和你說一句，賽特笠先生近来在生意上大大的不行。我的总書記巧伯先生也这么說。巧伯是这里头的老手，倫敦交易所里的动静他比誰都清楚。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的人如今見了賽特笠也想迴避。我看他是一个人在胡鬧才弄到这一步田地的。他們說小埃密蓮号本来是他的，后来給美国私掠艦糖漿号拿了去。反正除非他把爱米丽亞的十万鎊嫁妝拿出来給我瞧过，你就不准娶她。这件事是不能含糊的。我可不要娶个破产經紀人的女兒进門作媳妇。把酒壺遞給我，要不，打鈴子讓他們把咖啡送上来也好。”

說着，奥斯本先生翻开晚报来看。乔治知道他父亲的話已經說完，准备打盹兒了。

他兴兴头头的上楼来找爱米丽亞，那夜对她分外的殷勤，又温存，又肯凑趣，談鋒又健。他已經有好多时候沒有对她这么好，为什么忽然改变了态度呢？莫非是他心腸軟，想着她將来的苦命而憐惜她嗎？还是因为这寶貝不久就会失去而格外看重它呢？

此后好几天里面，爱米丽亚咀嚼着那天晚上的情景，回味無穷。她想着乔治說的話，唱的歌，他的面貌形容，他怎么弯下身子向着她，怎么在远处瞧着她。她觉得自来在奥斯本家里度过的黄昏，总沒有那么短。三菩拿了披肩来接她回去的时候，她嫌他来的太早，差点兒發火，这真是以前从来沒有的事。

第二天早上，乔治走来向她告别，温存了一会兒，然后他又赶到市中心，找着他父亲的总管巧伯先生，要了支票，再轉到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把支票換了滿滿一口袋現錢。乔治走进銀行的时候，恰巧碰見約翰·賽特笠老先生愁眉苦臉的从行里的客厅里出来。忠厚的老經紀人嗒喪着臉兒，把一双倦眼望着乔治，可是他的干兒子得意揚揚，根本沒有留心到他。往常只要老头兒到銀行里去，小白洛克总是堆着笑送客，那天却不見他出来。

銀行的彈簧門关上之后，行里的會計員——他的职务对大家最有益处，就是从抽屉里数出硬括括的鈔票，从銅兜数出一塊塊的金鎊——貴耳先生对右面桌子旁边那个名叫特拉佛的司賬員挤挤眼睛。特拉佛也对他挤挤眼睛，輕輕的說道：“不行。”

貴耳先生答道：“絕對不行！乔治·奥斯本先生，你的錢怎么个拿法？”乔治急急的拿了一把鈔票塞在衣袋里，当晚在飯堂里就还了都宾五十鎊。

也就在那天晚上，爱米丽亚写了一封充滿柔情的長信給他。她心里的柔情蜜意滿得止不住往外流，可是一方面她仍旧覺得不放心。她要打听奥斯本先生究竟为什么生气。是不是因为和他爸爸鬧了意見呢？她可憐的爸爸从市中心回来的时候滿腔心事，家里的人都在着急。她写了長長的四頁，滿紙癡情；她害怕，她又乐观，可又覺得兆头不大吉祥。

乔治看着信說：“可憐的小愛米——親愛的小愛米。她多愛我啊！噯唷，天哪！那五味酒喝了真頭痛。”這話說的不錯，小愛米真是可憐。

第十四章

克勞萊小姐府上

約莫也在那個時候，派克街上来了一輛旅行馬車，在一所舒服整齊的屋子前面停下來。車身上漆了斜方形的紋章；馬車外面的后座上坐着一個女人，惱着臉兒，戴一塊綠色面紗，頭上一圈一圈的卷髮；前面馬車夫座位旁邊是一個身材肥大的親信傭人。原來這是咱們的朋友克勞萊小姐坐了馬車從漢泊郡回家了。馬車的窗戶都關着；她的胖小狗，慣常總愛垂着舌頭在窗口探頭探腦，這一回却睡在那嗒喪臉兒的女人身上。馬車一停，家里的傭人七手八腳從車身里搬出滾圓的一大團披肩。還有一位小姐，和這一堆衣服一路來的，也在旁邊幫忙。這一堆衣服里面包着克勞萊小姐。大家把她抬到樓上躺下；臥房和床鋪都已經好好的暖過，仿佛是準備迎接病人。當下派人去請了許多醫生來。這些人看過病人，會商了一番，開了藥方，便走了。克勞萊小姐的年輕伴兒在他們商量完畢之後，走來請示，然後把名醫們開的消炎藥拿去給病人吃。

第二天，禁衛軍里的克勞萊上尉從武士橋軍營騎馬趕來。他的黑馬系在他害病的姑媽的大門前，擱着蹄子踢地上的草。這位慈愛的近親害了病，上尉問候得真親熱。看來克勞萊小姐病

得着实不輕。上尉發現她的貼身女佣人(那嚒喪臉兒的女人)比平常更加愁眉苦臉，那個給克勞萊小姐做伴的布立葛絲小姐也獨自一個人在客堂里淌眼抹淚。布立葛絲小姐聽見她的好朋友得了病，急忙赶回家來，指望到病榻旁邊去出力伺候。克勞萊小姐害了多少回病，還不总是她，布立葛絲，一力看護的嗎？這一回人家竟然不許她到克勞萊小姐的房里去，偏讓一個陌路人給她吃藥——鄉下來的陌路人——一個可惡的某某小姐——克勞萊小姐的伴侶說到此地，泣不成聲。她那受了摧殘的感情又無可發泄，只好把手帕掩着紅鼻子哭起來。

羅登·克勞萊煩那嚒喪臉兒的女佣人進去通報一聲，不久便見克勞萊小姐的新伴侶輕移細步從病房里走出來。他急忙迎上去，那位姑娘伸出小手來和他拉手，一面很輕蔑的對那不知所措的布立葛絲瞟了一眼。她招呼年輕的衛兵走出后客廳，把他領到樓下飯廳里去說話。這間飯廳曾經擺過多少大筵席，眼前却冷落得很。

他們兩個在里面談了十分鐘，想來总是議論樓上那病人的病情。談完話之后，就听得客廳里的鈴子喀唧唧的響起來。克勞萊小姐的亲信，鮑爾斯，那胖大身材的佣人头兒，立刻進去伺候(不瞞你說，他兩人相會的當兒，大半的時候他都在鑰匙洞口偷听)。上尉捻着鬍子走到大門外，他那黑馬還在干草堆里擰蹄子，街上一群孩子圍着看得十分羨慕。他騎上馬背，那馬跳躍起來，把兩只前蹄高高的提起，姿勢非常优美。他帶住馬，兩眼望着飯廳的窗口。那女孩子的身影兒在窗前一閃，轉眼就不見了，想必她慈悲為懷，——又上樓去執行她那令人感動的職務了。

這位姑娘是誰呢？當夜飯間里整整齐齐擺了兩個人吃的飯

菜，她和布立葛絲小姐一同坐下来吃晚飯。新看护不在病人跟前的当兒，孖金乘便走进女主人房間里，来来回回忙着服伺了一会。

布立葛絲的感情受了激动，一口气哽在喉嚨里，一点兒肉也吃不下。那姑娘很細致的切好了鷄，向布立葛絲要些沙司和着吃。她的口齿那么清楚，把可憐的布立葛絲吓了一跳。那种美味的沙司就擺在她面前，她拿着杓子去舀，把碗蓋敲得一片响。这么一来，她索性又回到本来歇斯底里的形景，眼泪扑簌簌的哭起来。

那位姑娘对胖大身材的亲信鮑尔斯先生說道：“我看还是給布立葛絲小姐斟杯酒吧。”鮑尔斯依言斟了一杯。布立葛絲呆呆的抓起酒杯，喘着气，抽抽噎噎的把酒灌了下去，然后哼唧了一下，把盆子里的鷄肉翻来翻去搬弄着。

那位姑娘很客气的說：“我看咱們还是自己伺候自己，不用費鮑尔斯先生的心了。鮑尔斯先生，我們要你帮忙的时候自会打鈴叫你。”鮑尔斯只得下楼，把他手下的听差出气，無緣無故惡狠狠的咒罵了他一頓。

那姑娘帶些諷刺的口气，淡淡的說道：“布立葛絲小姐，何必这么伤心呢？”

布立葛絲一陣悲痛，嗚嗚的哭道：“我最亲爱的朋友害了病，又不——不——不肯見我。”

“她没有什么大病。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請放心吧。她不过是吃得太多鬧出来的病，并不是什么大事。她現在身上好的多了。过不了几时就会复原的。眼前虽然軟弱些，不过是因为放了血，用了藥的緣故，不久就会大好的。你尽管放心，再喝杯酒吧。”

布立葛絲嗚咽道：“她为什么不叫我去看她呢？唉，瑪蒂尔

达，瑪蒂尔达，我二十三年来尽心待你，难道你就这样报答可憐的亞蘿蓓拉嗎？”

那姑娘頑皮的微微一笑，說道：“別哭得太伤心，可憐的亞蘿蓓拉。她說你伺候她不如我伺候的周到，所以不要你去。我自己并不喜欢一宵一宵的熬夜，巴不得讓你做替工呢。”

亞蘿蓓拉說：“这多少年来，不就是我伺候那亲愛的人兒嗎？到如今——”

“到如今她宁可要別的人伺候了。病人总是这样由着性兒鬧，咱們也只能順着她点兒。她病好了以后我就要回去的。”

亞蘿蓓拉把鼻子湊着嗅鹽瓶子猛吸了一口气，囁囁着說：“不会的！不会的！”

那姑娘脾气和順的叫人心里發毛。她說：“布立葛絲小姐，不会好呢还是不会走？得了吧，再过兩個星期她就复原了。我也得回到女王的克劳萊，去教我的小学生，去瞧瞧她們的媽媽——她比咱們的朋友病得利害多了。亲愛的布立葛絲小姐，你不必妒忌我。我不过是个可憐的小姑娘，無倚無靠，也不会害人。我并不想在克劳萊小姐那兒討好獻勤，把你挤掉。我走了一个星期她准会把我忘掉。她跟你是多年的交情，到底不同些。給我点兒酒，亲愛的布立葛絲小姐，咱們交个朋友吧。我真需要朋友。”

布立葛絲是个面軟心慈的人，禁不住人家这么一求情，一句話都答不上来，只能伸出手来和她拉手，可是心里想着她的瑪蒂尔达喜新厭旧丢了她，愈加伤心。半点鐘之后，飯吃完了，利蓓加·夏潑小姐（說出来，你要詫异了；我很巧妙的說了半天“那位姑娘”的事，原来是她），回到楼上病房里，摆出怪得人意兒的嘴臉，和顏悅色的把可憐的孚金請出去。“謝謝你，孚金姑娘，沒

有事了。你安排得真好。我用得着你的时候再打鈴叫你吧。”孚金答道：“多謝您。”她走下楼来，一肚子妒火，又不好發作，憋得好不难受。

她走过二楼楼梯轉角的时候，客厅的門忽然开了。难道是她滿肚子的怨气把門吹开了不成？不是的，原来是布立葛絲偷偷的开了門。她正在充防护。受了怠慢的孚金一路下楼，脚底下鞋子吱吱扭扭，手里拿着的湯碗湯匙叮叮当当，布立葛絲听得清楚着呢。

孚金一进門，她就問道：“怎么样，孚金？怎么样，琴？”

孚金搖頭說道：“越来越糟糕，布小姐。”

“她身子不好嗎？”

“她只說了一句話。我問她是不是覺得舒服点兒了，她就叫我別嚼舌头。唉，布小姐，我再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哪！”孚金說了這話，淌下泪来。

“孚金，这个夏潑小姐究竟是什么人？聖誕节的时候，我去拜望我的知心貼己的朋友們，里昂納·德拉米牧师和他可爱的太太，在他們文雅的家庭里消受聖誕节的乐趣，沒想到憑空来了一个陌路人，把我亲爱的瑪蒂尔达的一顆心夺了去。唉，瑪蒂尔达，你到今天还是我最心爱的朋友呀！”听了她用的字眼，就知道布立葛絲小姐是个多情人兒，而且有些文学家風味。她出过一本詩集，名叫“夜鶯之歌”，是由書店預約出版的。

孚金答道：“布小姐，他們都着了她的迷了。畢脫爵士不肯放她走，可是又不敢違拗克劳萊小姐。牧师的女人別德太太也是一样，跟她好得一步不离。上尉瘋了似的喜欢她。克劳萊先生妒忌的要死。克劳萊小姐害了病以后，只要夏潑小姐伺候，別的人都給赶得远远的。这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他們准是遭了什

么魔魔法兒了。”

那天晚上利蓓加通宵守着克劳莱小姐。第二夜，老太太睡得很香，利蓓加才能在东家床头的一张安乐椅上躺下来睡了几个鐘头。过了不久，克劳莱小姐大大的复原了，利蓓加对她維妙維肖的模仿布立葛絲伤心痛哭，逗得她哈哈大笑。布立葛絲淌眼泪，擤鼻子，拿着手帕擦眼泪的样子，利蓓加学得入木三分，克劳莱小姐看得真高兴。给她治病的医生們見她兴致勃勃，也都十分欣喜。因为往常的时候，这位耽于逸乐的老太太只要害了一点兒小病，便愁眉哭眼的只怕自己活不長。

克劳莱上尉天天来向利蓓加小姐探听他姑媽的病情。老太太身体恢复得很快，所以可憐的布立葛絲竟得到許可进房去見她的东家。她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的心上压着怎么样的一股热情，她和朋友見面时有什么动人的形景，凡是軟心腸的讀者一定想像得出的。

不久克劳莱小姐就常把布立葛絲叫进屋里去做伴。利蓓加慣会当面模仿她，自己却绷着臉一絲兒笑容都沒有，她那賢明的东家瞧着格外覺得有趣。

克劳莱小姐怎么会害了这场倒楣的病，逼得她离开兄弟从乡下赶回家来的呢？这原故說来很不雅，在我这本格調高雅、情感丰富的小說里写出来，老大不得体。你想，一位向来在上流社会里出入的斯文妇人，忽然因为吃喝过度而害起病来，这话怎的好出口？她自己定要說病是天气潮湿引出来的，其实却因为她在牧师家里吃晚飯，有一道菜是滾热的龙虾，她吃的津津有味，吃了又吃，就此病了。瑪蒂尔达这一病害得真不輕，照牧师的口气說話，她差点兒沒“翹了辮子”。闔家的人急煎煎的等着看她的遺

囑。羅登·克勞萊盤算下來，倫敦熱鬧季節開始以前，自己手里至少能有四萬鎊。克勞萊先生挑了許多傳教小冊子，包成一包送給她；這樣，她從名利場和派克街走到那世里去的時候，心上好有個準備。不料沙烏撒浦登地方有個有本領的醫生及時趕到，打退了那幾乎送她性命的龍蝦，養足了她的力氣，总算讓她又回到倫敦。情勢這麼一轉，從男爵大失所望，心里的懊惱全露在臉上。

那一陣大家忙着服伺克勞萊小姐，牧師家的專差隔一小時送一趟信，把她的病情報告給關心她的人聽。那時在他們房子里還有一位太太在害重病，却沒有一個人理會——那就是克勞萊夫人。那位有本領的醫生也曾給她看過病，診斷過後，只是搖頭。畢脫爵士沒有反對醫生去看她，因為反正不用另外出診金。這以後大家隨她一個人在房里病下去，仿佛她是園里的一根野草，沒人管她。

小姑娘們也得不到老師的極有益處的教導了。夏潑小姐看護病人真是知疼着熱，因此克勞萊小姐只要她一個人伺候吃藥。孚金在她主人離開鄉下之前早就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忠心的女傭人回到倫敦以後，看着布立葛絲小姐也和自己一樣吃醋，一樣受到無情無義的待遇，心里才氣得過些。

克勞萊上尉因為他姑媽害病，續了幾天假，在鄉下做孝順侄兒，天天守在前房伺候着（她睡的是正房，進去的時候得穿過藍色小客廳）。他的父親也總在那兒和他碰頭。只要他在廊里走過，不管腳步多麼輕，老头兒准會把房門打開，伸出鬣狗似的臉兒對他瞪眼。他們兩個為什麼你看着我我防着你呢？想必父子倆賭賽誰的心好，都要對睡在正房受苦的人兒表示關切。利蓓加常常走出來安慰他們；說得恰切一些，她有的時候安慰爸爸，有

的时候安慰兒子。兩位好先生都着急得很，只想从病人的亲信那里刺探消息。

她每天下楼半点鐘吃晚飯，一面給那父子兩人做和事老。飯后她又上楼去，以后便一夜不出来了。这时罗登便騎馬到墨特白萊鎮上第一百另五师的軍营里去；他爸爸和霍洛克斯做伴，一面喝攪水的甜酒。利蓓加在克劳萊小姐病房里的兩星期，真是再耗精力也沒有了。她的神經仿佛是鉄打的，病房里的工作虽然又忙又煩，她倒仍旧不动声色。

直到后来她才把当日怎么辛苦的情形說給別人听。平时一团高兴的老太太害了病就鬧脾气。她生气，睡不着觉，怕死；平日身体好，不理睬死后到底是什么光景，病了之后越想越怕，失心瘋似的整夜躺着哼哼唧唧。年輕美丽的讀者啊，請你想一想，这老婆子自私，下流，沒良心，不信宗教，只醉心于塵世上的快乐，她心里又怕，身上又痛，使勁兒在床上打滾，而且沒戴假头髮，像个什么样子！請你想想她那嘴臉，赶快趁現在年紀还小的时候，努力修德，总要有爱人敬天的心才好。

夏潑拿出坚韧不拔的耐心，守在这墮落的老婆子的病床旁边。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像个持家勤儉的总管，在她手里沒一件是無用的廢物。好久以后，她談起克劳萊小姐病中的各种小故事，羞得老太太臉上人工的紅顏色后面又泛出天然的紅顏色来。克劳萊小姐病着的时候，蓓基从来不發脾气。她做事爽利，晚上醒睡，而且因为良心干淨，放倒头便睡熟了。在表面上看起来，她仍旧精神飽滿。她的臉色比以前稍微白些，眼圈比以前稍微黑些，可是从病房出来的时候总是神清气爽，臉上笑咪咪的，穿戴也整齐。她穿了梳妝衣戴了睡帽，竟和她穿了最漂亮的晚礼服一样好看。

上尉心里正是这么想。他爱她爱得發狂，不时手舞足蹈做出許多丑态来。爱神的倒鈎箭头把他身上的厚皮射穿了。一个半月来他和蓓基朝夕相处，亲近的机会很多，已經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不知怎的，他心里的秘密，不告訴別人，偏偏去告訴他嬌子，那牧师的太太。她和他嘲笑了一会，說她早就知道他着了迷，劝他小心在意，可是又不得不承認夏潑这个小东西确是又聪明，又滑稽，又古怪，性情又好，心地又單純忠厚，全英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脚色来。她警告罗登不准輕薄她，拿她当作玩意兒，要不然克劳萊小姐决不饒他，因为老太太本人也爱上了那家庭教师，把夏潑当女兒似的寶貝着呢。她說罗登还是离开乡下回到軍隊里去，回到万惡的倫敦去，別再戏弄这么一个純潔的小可憐兒。

好心的牧师太太瞧着罗登可憐，有心顧惜他，时常帮他和夏潑小姐在牧师的宅子里相会，讓他有机会陪她回家，这些事上面已經說过了。太太小姐們，有一种男人，在恋爱的时候是不顧一切的，明明看見人家安排下叫他們上鈎的器具，仍旧会游过来把魚餌一口吞下，不到一会儿功夫便給釣到岸上，只有喘气的份兒了。罗登看得很清楚，別德太太利用利蓓加来籠絡他是別有用心的。他并不精明，可是究竟是个走外場的人，在倫敦交際場里又出入了几个年头，也算通明世故的了。有一回別德太太对他說了几句話，使他的糊塗腦袋里豁然开朗，自以为識破了她的計謀。

她說：“罗登，听我預言，总有一天夏潑小姐会做你的一家人。”

那軍官打趣她道：“做我的什么人呢？难道做我的堂弟妇嗎？詹姆士看中了她啦？”

別德太太的黑眼睛里冒出火来，說道：“还要亲得多。”

“难道是畢脫不成？那不行，这鬼鬼祟祟的东西配不上她的，再說他已經定給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了。”

“你們这些男人什么都看不見。你这糊塗瞎眼的人哪，克勞萊夫人要有个三長兩短，夏潑小姐就要做你的后娘了。你瞧着吧！”

羅登·克勞萊先生一听這話，詫異得不得了，大大的打了个唿哨兒。他不能反駁他孀子。他父親喜歡夏潑小姐，他也看得出来；老头兒的性格，他也知道；比那老東西更不顧前後的人——他說到这里沒有再說下去，大聲打了个唿哨。回家的時候，他一邊走一邊捻鬍子，自以為揭穿了別德太太的秘密。

羅登想道：“糟糕！糟糕！哼！我想那女的一心想斷送那可憐的女孩兒，免得她將來做成了克勞萊夫人。”

他看見利蓓加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就擺出他那斯文溫雅的態度打趣她，說自己的爸爸愛上了她。她很輕蔑的揚起臉兒睜着眼說道：“他喜歡我又怎麼樣？我知道他喜歡我，不但他，還有別人也喜歡我呢。克勞萊上尉，你難道以為我怕他嗎？難道以為我不能保全自己的清白嗎？”這位姑娘說話的時候，樣子尊貴得像個皇后。

捻鬍子的人答道：“噯唷，啊呀，我不過是警告你罷了。呃，留點兒神，就是了。”

她眼中出火，說道：“那麼你剛才說的話的確含有不正當的意思。”

傻大個兒的騎兵插嘴道：“唉，天哪，唷，利蓓加小姐。”

“難道你以為我窮，我沒有親人，所以也就不知廉恥了嗎？難道有錢人不尊重，我也得跟着不尊重嗎？你以為我不過是個家庭教師，不像你們漢泊郡的世家子弟那麼明白，那麼有教養講情

义，是不是啊？哼！我是蒙脫莫倫西家里出来的人。蒙脫莫倫西哪一点比不上你們克勞萊家呢？”

夏潑小姐一激动，再一提起她的不合法的外婆家，她的口音便添上一点兒外国腔，这样一来，她响亮清脆的声音更加悅耳。她接着說道：“不行！我能忍受貧穷，可是不能忍受侮辱。人家摺着我不理，我不在乎，欺負我可不能够！更不准——更不准你欺負我。”她越說越激烈，感情汹涌，索性哭起来了。

“唉，夏潑小姐——利蓓加——天哪——我起誓——給我一千鎊我也不敢啊。利蓓加，你別！”

利蓓加回身就走。那天她陪着克勞萊小姐坐了馬車兜風（那时候老太太还没有病倒），吃晚飯的时候談笑風生，比平常更活潑。着了迷的近衛兵已經屈服，只管对她点头說風話，拙口笨腮的央告，利蓓加只裝不知道。这一次兩軍相遇，这类的小接触一直沒有停过，結局都差不多，說來說去的也叫人膩味。克勞萊重騎兵队每天大敗，气得不得了。

女王的克勞萊鎮上的从男爵只怕眼睜睜的瞧着他姊姊的遺產給人搶去。若不為这緣故，他再也不肯讓那么有用的一个教師离开家里，果他的兩個女兒荒疏了學業。利蓓加做人又有趣又有用，屋里少了她，真像沙漠似的沒有生趣。畢脫爵士的秘書一走，信件沒人抄，沒人改，賬目沒人記，家下大小事務沒人經管，定下的各种計劃也沒人执行。他写給利蓓加好些信，一会儿命令，一会儿央告，要她回去。只要看他信上的拼法和文章，就知道他实在需要一个書記。从男爵差不多每天都要寄一封信給蓓基，苦苦求她回家——信是由公共運輸机关代送的，不要邮費。有的时候他也写信給克勞萊小姐，痛切的訴說兩個小姑娘学

業荒疏到什么程度。克勞萊小姐看了也不理會。

布立葛絲並沒有給正式辭退，不過她只領干薪，若說她還在陪伴克勞萊小姐，却真是笑話了。她只能在客廳里陪着克勞萊小姐的胖小狗，偶然也在管家娘子的后房和那嚟喪着臉的孚金談談話。在另外一方面，克勞萊小姐雖然絕對不准利蓓加離開派克街，可也並沒有給她一定的職務位置。克勞萊小姐像許多有錢人一樣，慣會使喚底下人，盡量叫他們給自己當差，到用不着他們的時候，再客客氣氣的趕他們走。好些有錢人的心目中压根兒沒有良心這件東西，在他們看來，有良心反而不近人情。窮人給他們做事，原是該當的。苦惱的食客，可憐的寄生蟲，你也不必抱怨。你對於大依芙斯^①的交情究竟有幾分是真的呢？恐怕和他還給你的交情不相上下吧？你愛的是錢，不是人。倘若克羅塞斯^②和他的听差換了地位，到那時候，可憐蟲，你願意奉承誰呢？反正你自己心里也是够明白的。

利蓓加心地老實，待人殷勤，性情又和順，隨你怎麼樣都不生氣。她对老太太十分尽心，不但出力服侍，又替她做伴解悶。話雖這麼說，我看這位精明的倫敦老太太对她仍舊有些信不過。克勞萊小姐准覺得沒人肯為別人白白的當差。如果她把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別人的話，當然不难知道別人对她是怎么一回事。說不定她也會想到，倘若一個人不把任何人放在心上，當然不能指望有什麼真心朋友。

眼前她正用得着蓓基，有了她又舒服又方便，便送給她兩件

① 大依芙斯(Dives)在拉丁文就是富人的意思。拉丁文“聖經”中“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的有錢人就叫這名字。

② 里底亞王國孟姆那迪王朝(公元前716—546)最後的一個君主，被稱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後來被波斯王沙勒斯所征服。

新衣服，一串旧的項鏈，一件披肩。她要对新相知表示亲热，便把老朋友一个个的痛罵。从她这种令人感动的行为上，就知道她对于利蓓加是真心的看重。她打算將來大大的給利蓓加一些好处，可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好处；也許把她嫁給那个当助手医生的克倫浦，或者安排她一个好去处，再不然，到倫敦最熱鬧的当兒，她用不着利蓓加了，就把她送回女王的克勞萊，这倒也是个办法。

克勞萊小姐病体复原，下楼到客厅里来休息，蓓基就唱歌給她听，或是想別的法子給她解悶。后来她有气力坐車出去散心了，也还是蓓基跟着出去。有一回，她們兜風兜到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原来克勞萊小姐心地好，重情分，竟肯为利蓓加把馬車赶到勃魯姆斯白萊勒塞尔广场，約翰·賽特笠先生的門口。

不消說，她們到这里来拜訪以前，兩個好朋友已經通过好几次信了。我跟你直說了吧，利蓓加在汉泊郡的时候，她們兩人永远不变的交情已經淡薄了不少。它仿佛已經年老力衰，只差沒有死掉。兩個姑娘都忙着盤算自己切身的利害；利蓓加要討好东家，爱米丽亞的終身大事也使她心無二用。兩個女孩兒一見面，立刻扑向前来互相拥抱。只有年輕姑娘才有那样的热忱。利蓓加活潑潑兴冲冲的吻了爱米丽亞。爱米丽亞呢，可憐的小东西，只怪自己冷淡了朋友，覺得不好意思，一面吻着利蓓加，一面羞得臉都紅了。

她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很局促，因为爱米丽亞恰巧預备出門散步。克勞萊小姐在馬車里等着，她的佣人們見車子到了这么一个地段，都在詫异。他們光着眼瞧着老实的黑三菩，勃魯姆斯白萊这兒的听差，只当此地根生土長的人都像他一般古怪。后来爱米丽亞和顏悅色的走出大門（利蓓加一定要領她見見克

勞萊小姐，她說老太太十分願意結識她，可是身體不好，不能離開馬車）——我剛才說到愛米麗亞走出大門，派克街穿号衣的貴族們看見勃魯姆斯白萊這區里竟有這樣的人物，都覺得驚訝。愛米雖然醜陋些，樣子却是落落大方，上前見了她朋友的靠山。老太太看她臉蛋兒長得可人意，見了人羞答答的臉紅，非常喜歡。

她們拜訪以後，坐車向西去了。克勞萊小姐道：“親愛的，她的臉色多好看！聲音多好听！親愛的夏潑，你的小朋友真討人喜歡。幾時叫她上派克街來玩兒，聽見嗎？”克勞萊小姐審美的見解很高明。她賞識大方的舉止，怕羞一點不要緊，反而顯得可愛。她喜歡漂亮的臉龐兒，就好像她喜歡美麗的圖畫和精緻的磁器一樣。她醉心愛米麗亞的好處，一天里头連着說起她五六回。那天羅登·克勞萊到她家里來做孝順侄兒，吃她的雞，她也對他說起愛米麗亞。

利蓓加一聽這話，當然立刻就說愛米麗亞已經訂過婚了。未婚夫是一位奧斯本中尉，兩個人從小是朋友。

克勞萊上尉問道：“他是不是屬於常備軍？”他究竟是禁衛軍里的^①，想了一想，把部队的番号也說起來了，說是某師某聯隊。

利蓓加回說大概不錯。她說：“他的上尉叫都冥。”

克勞萊道：“我認識那人，他是個瘦骨伶仃的家伙，老撞在人家身上。奧斯本長得不難看，留着兩片連鬚鬍子，又黑又大，對不對？”

利蓓加·夏潑小姐說道：“大得不得了。他自以為鬍子長得好看，得意得要命。”

羅登·克勞萊上尉呵呵大笑了一陣，就算回答。克勞萊小

^① 禁衛軍里的人自以為比常備軍高一等。

姐和利蓓加逼着他解釋，他笑完以後說道：“他自以為打彈子的技術很高明。我在可可樹俱樂部和他賭錢，一下子就贏了他兩百鎊。這傻瓜，他也算會打彈子！那天要他下多大的賭注他都肯，可惜他的朋友都宴上尉把他拉走了，真討厭！”

克勞萊小姐听了十分喜歡，說道：“羅登，羅登，不許這麼混賬！”

“姑媽，常備軍里出來的小伙子，誰也沒有他那麼傻。泰因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的竹杠，全不用費力氣。他只要能 and 貴族子弟在公共場所同出同進，甘心當冤桶。他們在葛理納治吃飯，總叫他付錢，他們還帶了別的人一起去吃呢。”

“我猜他們全是不成材的東西。”

“你說的對，夏潑小姐。你還會錯嗎，夏潑小姐？全是些不成材的東西。哈哈！”上尉自以為這笑話說得很精采，愈笑愈高興。

他姑媽嚷道：“羅登，不准淘氣！”

“據說他父親是做買賣的，闊的不得了。這些做買賣的家伙太混賬，非得好好的敲他們一筆竹杠不可。說老實話，我還想利用他一下呢。呵呵！”

“真丟人哪，克勞萊上尉。我得警告愛米麗亞一下，嫁個愛賭的丈夫可不是玩的。”

上尉正色答道：“他真可惡，是不是？”忽然他靈機一動，說道：“喝！我說呀，姑媽，咱們請他上這兒來好不好！”

他姑媽問道：“他這人可還上得台盤嗎？”

克勞萊上尉答道：“上台盤？哦，他很不錯的，反正您看不出他跟別人有什麼兩樣。過幾天，到您身子健朗，能夠見客的時候，咱們把他請來行不行？叫他跟他那個什麼——有情人兒——

(夏潑小姐，好像你是这么說来着)一起来。不知道他除了打彈子以外可还会用紙牌賭錢。夏潑小姐，他住在哪兒？”

夏潑小姐把中尉城里的地址給了克勞萊。几天之后，奧斯本中尉收到羅登上尉一封信，一笔字像小学生写的。信里附着克勞萊小姐的請帖。

利蓓加也送了一封信給亲爱的愛米麗亞，請她去玩。愛米麗亞听說乔治也去，当然馬上答应下来。大家約好，請愛米麗亞早上先到派克街去跟克勞萊小姐和利蓓加会面。那兒大家都对她很好。利蓓加老实不客气的对她卖老。兩個人比起来，利蓓加利害得多，再加上愛米麗亞天生的恭順謙和，願意听人指揮，因此利蓓加叫她怎么，她就怎么，虛心下气的，沒半点兒不高兴。克勞萊小姐对于她的寵幸也真了不起。老太太仍旧像起初那样喜欢小愛米，当面夸奖她，極其慈爱的贊嘆她的好处，仿佛她是个洋娃娃，或是个佣人，或是一幅画兒。有身份的貴人往往非常賞識普通的老百姓，这种精神真使我敬服。住在梅飞厄一帶的大人物紆尊降貴的样子，我看着比什么都順眼。可惜克勞萊小姐虽然百般憐愛，可憐的小愛米却嫌她太煩了。說不定她覺得派克街的三个女人里头，还是布立葛絲最对勁兒。她同情所有軟弱和給人冷落的可憐虫，因此也同情布立葛絲。总而言之，她不是你我所謂性格剛强的人物。

乔治来吃晚飯；晚飯时沒有別的人，就只他和克勞萊上尉兩個單身汉子一塊兒吃。

奧斯本家里的大馬車把他从勒塞尔廣場送到派克街。他的姊妹們沒得着請帖。兩個人嘴里表示滿不在乎，却忍不住拿出籍紳录，找着了畢脫·克勞萊爵士的名字，把他家的宗譜和亲戚，像平葛等等，一句不漏的細看了一遍。羅登·克勞萊很誠懇

謙和的接待乔治·奥斯本，称赞他打彈子的本領高強，問他預备什么时候翻本，又問起乔治联队里的情形。他原想当晚就和乔治斗牌賭錢，可是克劳萊小姐斬截地禁止任何人在她家里賭博，才算保全了年輕中尉的錢袋，沒給他那勇敢的朋友倒空——至少那天晚上他沒遭殃。他們約好第二天在另一个地方相会，先去看看克劳萊准备出卖的一匹馬，到公園里去試試那匹馬的脚力，然后吃晚飯，再跟几个有趣的同伴一起玩一黄昏。克劳萊挤眉弄眼的說道：“假如你明天不必上漂亮的賽特笠小姐家里去报到的話，咱們就算定了。”承他的情又加了一句道：“真的，奥斯本，这女孩子了不起。我想她大概很有錢吧？”

奥斯本說他不必去报到，第二天一准去找克劳萊。下一天他們見了面之后，克劳萊一口夸獎新朋友的騎术高明（这倒用不着他撒謊），又介紹給他三四个朋友，都是第一流的时髦公子。年輕天真的軍官因为有緣結識他們，覺得十分得意。

那晚他們兩人喝酒的当兒，奥斯本做出倜儻風流的样子問道：“我想起来了，那位夏潑小姐怎么样啦？小姑娘脾气不錯。她在女王的克劳萊还有用嗎？去年賽特笠小姐倒挺喜欢她的。”

克劳萊上尉睜起小藍眼睛狠狠的瞪了中尉一眼。后来乔治上楼和漂亮的家庭教师叙旧，他还在細細的察看他的神情。如果禁衛兵心里妒忌的話，蓓基的行为一定使他放心釋虑。

兩個小伙子走到楼上，奥斯本先見过了克劳萊小姐，然后大搖大摆，倚老卖老的向利蓓加走过去。他原想裝出保护人的嘴臉，和藹可亲的和她說几句话兒。蓓基总算是爱米丽亞的朋友，他还打算給她拉手呢！他口里說：“啊，夏潑小姐，你好哇？”一面把左手伸出来，滿以为蓓基会受寵若惊，慌得手足無措。

夏潑小姐伸出右手的二拇指，淡淡的把头一点，那神情真叫

人奈何她不得，把个中尉怔住了。他頓了一頓，只得拉起利蓓加賞臉伸給他的手指头来握着。那狼狽的样子把隔壁房里的罗登·克劳萊看得几乎不曾失声大笑。

上尉狂喜不禁，說道：“喝！魔鬼也斗她不过的！”中尉要找些話和利蓓加搭訕，便很客气的問她喜欢不喜欢她的新职业。

夏潑小姐淡淡的說道：“我的职业嗎？您还想着問我，可真是太客气了。我的职业还不错，工錢也不小——当然跟您的姊妹的家庭教师烏德小姐比起来还差一些。你家的小姐們好不好哇？其实我这話是不該問的。”

奧斯本先生詫异道：“为什么不該問？”

“我住在爱米丽亞家里的时候，她們从来没有降低了身分跟我說过話，也沒有邀我到府上去。反正我們这些穷教师向来受慣这样的怠慢，倒也不計較了。”

奧斯本先生嚷道：“嗜！亲爱的夏潑小姐！”

利蓓加接下去道：“有些人家真不講礼貌，可是待人客气的也有。这里边的差別可大了。我們住在汉泊郡的虽然比不上你們城里做买卖的那么福气，那么有錢，到底是有根基的上等人家，家世也旧。畢脫爵士的爸爸本来可以加爵，是他自己不要，辞掉了的，这件事想来你也知道。他們怎么待我，你也看見了。我現在过的很舒服，我这位子不錯。多謝你关心我。”

这一下可把奧斯本气坏了。这家庭教师对他卖老，只顧揶揄他，逗得这头英国獅子不知怎么才好。他又沒有机变，一时找不出借口可以撥轉話头，所以想要不談这些有趣的話兒也沒有法子。

他傲慢地說道：“我一向还以为你挺喜欢城里做买卖的人家呢。”

“那是去年的事了。我刚从讨厌的学堂里出来，还能不喜欢吗？哪个女孩儿不爱离开学校回家度假呢？再说，那时候我又不懂事。奥斯本先生，你不知道这一年半里头我学了多乖。我说这话你可别恼，我这一年半住在上等人家里，究竟不同些。爱米丽亚呢，倒真是一颗明珠，不管在哪儿都摆得出来。好啦，我这么一说，你可高兴了。唉！提起来，这些做买卖的人真古怪。还有乔斯先生呢，了不起的乔瑟夫先生现在怎么了？”

奥斯本先生很温和的说道：“去年你仿佛并不讨厌了不起的乔瑟夫先生啊！”

“你真利害！我跟你说句心里的话吧，去年我并没有为他伤心。如果当时他求我做那件事——你眼睛里说的那件事（你的眼神不但善于表情达意，而且和蔼可亲）——如果他求我呢，我也就答应了。”

奥斯本先生对她瞅了一眼，好像说：“原来如此，那真难为你了！”

“你心里准在想，做了乔治·奥斯本的亲戚多体面哪！乔治·奥斯本是约翰·奥斯本的儿子，约翰·奥斯本又是——你的爷爷是谁，奥斯本先生？嗨，你别生气呀！家世的好坏，反正不能怪你。你刚才说的不错，在一年以前我倒是很愿意嫁给乔斯·赛特笠。一个姑娘穷得一个子儿都没有，这不是一头好亲事吗？如今我的秘密你都知道了。我这人是很直爽很诚恳的。我细细想来，你肯提起这些事，可见你很有好心，也很懂礼貌。爱米丽亚，亲爱的，奥斯本先生正在和我谈起你哥哥。可怜的乔瑟夫现在怎么了？”

这样一来，乔治便给她打得大败而退。利蓓加自己并没有抓住理，可是听了她这番话，便显得错处都在乔治。他满心羞惭，

忙忙的溜掉了，只怕再耽下去，便会在爱米丽亞跟前扫了面子。

乔治不是卑鄙的小人，虽然吃了利蓓加的亏，究竟不致于背地里报复，說女人的坏話。不过第二天他碰見了克劳萊上尉，忍不住把自己对于利蓓加小姐的意見私底下說些給上尉听。他說她尖酸，陰險，見了男人沒命的送情卖俏。克劳萊笑着一味附和他，当天就把他的話一句不漏的学給利蓓加听。利蓓加仗着女人特有的本能，断定上次坏她好事、破她婚姻的沒有別人，一定是乔治，所以一向看重他，听了这話，对于他的交情更深了一層。

乔治做出很有含蓄的样子說道：“我不过警告你一声罢了。女人的脾气性格我都知道，劝你留神。”那天他已經把克劳萊的馬买了下来，飯后又輸給他二十多鎊錢。

克劳萊的臉色有些兒古怪，他表示对乔治感激，謝他說：“好小子，多謝你。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个糊塗人。”乔治跟他分手之后，还在贊賞他这話說得有理。

他回去把自己干的事告訴爱米丽亞，說罗登·克劳萊性情爽直，是个了不起的好人，又說自己劝罗登小心提防利蓓加那詭計多端的滑头。

爱米丽亞叫道：“提防誰？”

“你那做家庭教师的朋友。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爱米丽亞道：“噯哟，乔治，你干的什么好事！”她有的是女人的尖眼睛，又受了爱情的熏陶，看事更加明徹，一眼就發現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克劳萊小姐和可憐的老閨女布立葛絲都看不出。那裝模作样，留着大鬍子的奥斯本中尉，年紀輕，又是个蠢材，更加看不出。

分手以前，利蓓加在楼上替爱米丽亞圍上披肩，兩個朋友才有机会談談机密，訴訴心腹，做这些女人最喜欢的事。爱米丽亞

上前握着利蓓加的兩只小手說道：“利蓓加，我都看出来了。”

利蓓加吻了她一下，兩个人都掩口不談这件秘密喜事。殊不知这事不久就給鬧穿了。

过了不久，大崗脫街上又多了一塊喪家報喪的木板兒，那時利蓓加仍舊住在派克街她靠山的家里。大崗脫街一帶向來滿布着愁云慘霧，這種裝飾品是常見的，倒也不足為奇。報喪板安在畢脫·克勞萊爵士的大門上，不過賢明的從男爵可並沒有死。這一塊報喪板是女人用的，還是好幾年前畢脫爵士的老娘克勞萊太夫人辦喪事用的舊東西。此後它就从大門上給取下來，堆在畢脫爵士府邸后面的空屋里。現在可憐的羅莎·道生去世，又把它拿出來用。原來畢脫爵士又斷弦了。板上畫着男女兩家的紋章，女家的紋章當然不屬於可憐的羅莎。她的娘家哪里有什么紋章呢。反正上面的小天使雖然為畢脫爵士的母亲畫的，為她也一般合用。紋章底下用拉丁文寫着“我將復活”，旁邊是克勞萊家的蛇和鴿子。紋章和報喪板，還有格言，倒是說法講道的好題目。

羅莎病中只有克勞萊先生去照拂她，此外一個親人也看不見。她臨死得到的安慰，也不過是克勞萊先生對她的勸勉和鼓舞。多少年來只有他還對於這個孤苦懦弱的人有些情誼，發些善心。羅莎的心早已先死了。她要做畢脫·克勞萊爵士的妻子，出賣了自己的心。在名利場里面，許多做母親的和做女兒的，天天在進行這種交易。

羅莎去世的時候，她丈夫恰好在倫敦。他向來不停的策劃這樣，計算那樣，那些時候正忙着和許多律師接頭。雖說他的事情這麼多，他却不時偷空跑到派克街去，並且常常寫信給利蓓加，一會兒哀求，一會兒叮囑，一會兒命令，要她回鄉下去照料她

的学生。他說自从她們的媽媽病倒之后，兩個女孩子便沒人看管了。克勞萊小姐哪里肯放利蓓加動身。她這人最是喜新厭舊，一旦對朋友生了厭倦之心，立刻無情無義的丟開手。在這一點上，就算倫敦的貴婦人中間也少有人比得上她。可是在着迷的當兒，她對於朋友的眷戀也是出人一等。眼前她仍舊死拉住利蓓加不放。

不消說，克勞萊小姐家里的人得到克勞萊夫人的死訊之后並沒有什麼表示，也不覺得傷感。克勞萊小姐只說：“看來三號只好不請客了。”頓了一頓，她又道：“我兄弟但凡顧些體統，就該別再娶親才對。”羅登向來關心他哥哥，接口道：“如果爸爸再娶填房的話，畢脫准會氣個半死。”利蓓加一聲不響，心事重重的仿佛全家最受感動的倒是她。那天羅登還沒有告辭，她就起身走了。不過羅登臨走之前他們兩人恰巧在樓下碰見，又談了一會兒。

第二天，克勞萊小姐正在靜靜的看法國小說，利蓓加望着窗外出神，忽然慌慌張張的嚷道：“畢脫爵士來了！”接着真的聽見從男爵在外面打門。克勞萊小姐給她吓了一跳，嚷道：“親愛的，我不能見他，我不要見他。跟鮑爾斯說我不見客。要不然你下去也行，跟他說我病着不能起來。這會兒我可受不了我這弟弟。”說罷，她接着看小說。

利蓓加輕盈的走下樓，看見畢脫爵士正想上樓，便道：“她身上不爽快，不能見您。”

畢脫爵士答道：“再好沒有。蓓基小姐，我要看的是你。跟我到客廳里來。”說着，他們一起走到客廳里去。

“小姐，我要你回到女王的克勞萊去。”從男爵說了，定睛瞅着她，一面把黑手套和纏着黑帶子的帽子脫下來。他眼睜睜的

瞪着她，眼神那么古怪，利蓓加·夏潑差点兒發起抖来。

她低声說道：“我希望不久就能回去。等克勞萊小姐身子健朗些，我就——就想回去瞧瞧兩個孩子。”

畢脫爵士答道：“这三个月来你老說这話，到今天还守着我的姐姐。她呀，把你累倒以后就不要你了，当你破鞋似的扔在一边。告訴你吧，我才是真的要你。我馬上回去办丧事，你去不去？說一声，去还是不去？”

蓓基仿佛非常激动，她說：“我不敢——我想，我跟你兩人在一起不大——不大合适。”

畢脫爵士拍着桌子說道：“我再說一遍，我要你。沒有你我过不下去。到你离开以后我才明白过来。現在家里乱糟糟的跟从前一点兒也不像了。我所有的眼目又都糊塗了。你非回来不可！真的回来吧。亲爱的蓓基，回来吧。”

利蓓加喘着气答道：“拿什么身分回来呢？”

从男爵紧紧的抓住纏黑帶的帽子，答道：“只要你願意，就請你回来做克勞萊夫人。这样你总称心如意了吧？我要你做我的老婆。憑你这点聪明就配得上我。我可不管家世不家世，我瞧着你就是最上等的小姐。要賭聪明，区里那些从男爵的女人哪及你一另兒呢。你肯嗎？只要你說一声就行。”

利蓓加深深的感动，說道：“啊哟，畢脫爵士！”

畢脫爵士接下去說道：“蓓基，答应了吧！我虽然是个老头兒，身子还結实得很呢。我还有二十年好日子，准能叫你过得乐意，瞧着吧。你爱怎么就怎么，爱花多少就花多少，一切由你做主。我另外給你一注錢。我什么都按規矩，决不胡来。瞧我！”老头兒說着，双膝跪倒，也斜着眼色眯眯的对蓓基笑。

利蓓加惊得往后倒退。故事說到此地，咱們还没有看見她



有过慌张狠狠的样子，现在她却把持不定，掉下泪来。这恐怕是她一辈子最真心的几滴眼泪。

她说：“唉，畢脫爵士！我已經結过婚了。”

第十五章

利蓓加的丈夫露了一露臉

多情多义的讀者（無情無义的我們也不要），看到剛才一出小戏里最后的一幕，一定賞識。癡情公子向美貌佳人跪下求婚，还不是一幅最賞心悅目的画兒嗎？

癡情公子本来虛心小胆兒的匍匐在地毯上，美貌佳人向他吐露心事，說她已經另有丈夫，癡情公子一听这可怕的招供，霍

的跳起身来，嘴里大声叫嚷，吓得那战战兢兢的美人兒愈加害怕。从男爵第一陣怒气和詫异过去之后，便对她嚷道：“結过婚了！你在說笑話吧？你在拿我取笑兒吧，蓓基？你一個子兒都沒有，誰肯娶你？”

利蓓加泪如泉涌，哽咽着說不出話来。她把手帕掩住泪眼，有气無力的靠在壁爐架上。心腸最硬的人看了那悲戚的样子，也会軟化。她說：“結过婚了，已經結过婚了。唉，畢脫爵士，亲爱的畢脫爵士，別以为我沒有良心，分不出好歹。因为您那么恩深义重，我才把心里的秘密告訴您。”

畢脫爵士嚷道：“恩深义重！呸！你跟誰結婚的？在哪兒結婚的？”

“讓我跟着您回乡下去吧！讓我像从前一样忠心耿耿的守着您吧！別把我从女王的克勞萊赶出来。”

从男爵以为自己已經摸着她的底細，便道：“那家伙想必把你扔了，是不是？好的，蓓基，你要回来就回来吧。事难兩全，反正我对待你总算公平合理的了。你回来当教师也行，随你的便。”她伸出手来，把臉靠着大理石的壁爐架子哭得心碎腸断，头髮披了一头一臉，挂下来散落在壁爐架上。

畢脫爵士要想安慰她，一付嘴臉越發可厭。他說：“那混蛋逃走了嗎？不要紧的，蓓基，我会照顧你。”

“只要讓我回到女王的克勞萊，像从前一样的服侍您和兩個孩子，我就心滿意足了。您从前不是說过您的利蓓加做事不錯嗎？我想起您剛才对我的一番好意，我滿心里只有感激，我这話是千真万真的。我不能做您的老婆，可是讓我——讓我做你的女兒吧！”

利蓓加一面說，一面演悲剧似的雙膝跪下，把自己一雙軟緞

一般白嫩柔滑的小手拉住畢脫爵士粗硬的黑手，一臉悲痛和信託的神情望着他。正当这个时候，門开了，克勞萊小姐昂头挺胸的走进来。

从男爵和利蓓加走进客厅不久，孚金和布立葛絲小姐恰巧走近客厅門口，無意之中在鑰匙洞里張見老头兒伏在蓓基的脚旁，听見他屈尊降格的要求娶她为妻。他这话剛剛出口，孚金和布立葛絲小姐便飞也似的跑上楼冲到克勞萊小姐的起坐間里（老太太正在看法文小說），把这出奇的消息报告給她听，說是畢脫爵士跪在地上，正在向夏潑小姐求婚。你如果計算一下，利蓓加他們說話要多少时候，布立葛絲和孚金飞奔上楼要多少时候，克勞萊小姐大吃一惊，把比高·勒勃倫^①的書掉在地上要多少时候，她們三人一起下楼又要多少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故事說的多么准确，克勞萊小姐不早不晚，只能在利蓓加跪在地上的时候走进来。

克勞萊小姐的声音和臉色都显出十分的輕蔑，說道：“原来跪在地上的是小姐，不是先生。畢脫爵士，她們說你下跪了。請你再跪一次，讓我瞧瞧这漂亮的一对兒！”

利蓓加站起来答道：“我剛在向畢脫爵士道謝，我說我——我無論如何不能做克勞萊的夫人。”

克勞萊小姐越来越不明白，說道：“你回絕了他嗎！”布立葛絲和孚金站在門口，詫异得睜大了眼睛，張开了嘴。

利蓓加哭声答道：“对了，我回絕他了。”

老太太道：“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了，畢脫爵士，你难道真的向她求婚了不成？”

^① 比高·勒勃倫(Pigault Lebrun, 1753—1835)，法国戏曲家、小說家。

从男爵答道：“不错，我求过了。”

“她真的不嫁给你吗？”

畢脫爵士嘻皮笑臉的答道：“对啊！”

克勞萊小姐道：“不管怎么着，看来你倒并不伤心。”

畢脫爵士答道：“一点兒不伤心。”克勞萊小姐看着他滿不在乎、輕鬆愉快的样子，奇怪得几乎神志不清。有地位有身分的老头兒怎么会肯向一个子兒也沒有的家庭教师下跪，遭她拒絕以后怎么又嘻嘻哈哈的大笑，一文不名的穷教师怎么会不願意嫁給一年有四千鎊收入的从男爵，这里面的玄妙，克勞萊小姐实在參不透。她最愛比高·勒勃倫，可是連他的書里也沒有这样曲折迷离的情节。

她摸不着头腦，胡乱說一句道：“弟弟，你觉得这件事有趣，倒是好的。”

畢脫爵士答道：“了不起！这事誰想得到！真是会搗鬼的小滑头！真是个狐狸精！”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吃吃的笑得高兴。

克勞萊小姐跺着脚道：“誰想得到什么？夏潑小姐，我們家难道还够不上你的标准？你还等着攝政王离了婚娶你不成？”

利蓓加答道：“剛才您进这屋里来的时候，已經看見我的态度姿势。从这一点上就能知道我沒有小看了这位好心的、高貴的先生賞給我的面子。难道您以为我沒有心肝嗎？我是个沒爹娘的、沒人理的女孩子，你們大家待我这么好，难道我連个好歹都不知道嗎？唉，我的朋友！我的恩人！你們对我这么推心置腹，我这一輩子服侍你們，愛你們，把命拼了，也要补报的。克勞萊小姐，別以为我連良心都沒有。我心里太感动了，我难受！”她怪可憐的倒在椅子上，在場的人倒有大半看着不忍。

“不管你嫁不嫁我，你总是个好女孩兒，蓓基。你記住，我的心是向着你的。”畢脫爵士說完這話，戴上纏黑帶的帽子走了。利蓓加見他一走，登時大大的放心，因為她的秘密沒有給克勞萊小姐拆穿，情勢又緩了一緩。

她把手帕蒙了臉上樓。老实的布立葛絲原想跟上去，利蓓加对她点点头，請她自便，然后回房去了。克勞萊小姐和布立葛絲激动得不得了，坐下来議論这樁奇事。孚金也是一样的兴奋，三脚兩步跑下樓梯，把消息报告給厨房里的男女伙伴听去。这事使她深深的感动，所以她当晚就寄了一封信，給“別德·克勞萊太太和闔府大小請安”。信上說“畢脫爵士來過了，求着夏潑小姐嫁給他。可是她不肯，真是大家想不到的。”

在飯間里，兩位小姐尽情的把畢脫爵士求婚和利蓓加拒婚这件事談了又談，說了又說。布立葛絲又承她东家跟她談些机密話兒，得意的了不得。她很聰明的猜測利蓓加准是先有了別的意中人，不能答应，要不然的話，凡是有些腦子的女孩兒總不肯錯過这么一門好亲事。

克勞萊小姐很温和的說道：“布立葛絲，如果你做了她，一定早應了，是不是？”

布立葛絲避免正面回答，低首下心的說道：“能做克勞萊小姐的弟媳婦難道不是好福气嗎？”

克勞萊小姐說：“要說呢，讓蓓基做克勞萊夫人倒是挺合适的，”她因為蓓基拒絕了从男爵，心上很安慰。她本人反正沒有受到損害，落得口头上寬厚大方，“她这人是有些腦子的。我可憐的好布立葛絲，要講聰明，你還沒有她一另兒呢。如今我把她一調理，她的举止行动也大方極了。她究竟是蒙脫莫倫西家里的人，布立葛絲。家世的好坏的确有些关系，虽然我是向来看不起

这些的。在汉泊郡那些又寒蠢又爱摆虚架子的乡下人里面，她倒是撑得起场面的，比那铁匠的女儿强得多了。”

布立葛絲照例順着她的口气說話。兩個人又捉摸她的“心坎兒上的人”究竟是誰。克勞萊小姐說道：“你們这些孤苦伶仃的人都有些癡心。你自己从前也受过一个教写字的先生（別哭了，布立葛絲，你老是哭哭啼啼，眼泪是不能起死回生的）。我猜可憐的蓓基一定也是个癡情人兒，爱上了什么配藥的呀，人家的总管呀，画家呀，年輕的副牧师呀，这类的人。”

布立葛絲回想到二十四年前的旧事。那个害癆病的年輕写字先生曾經送給她一綵黃頭髮，写給她好些信；字迹虽然潦草得認不清，書法是好的。这些念心兒她都当宝贝似的藏在楼上一只旧書桌子里面。她口里說：“可憐，可憐！可憐，可憐！”仿佛自己又成了臉色鮮嫩的十八岁大姑娘，在教堂里参加晚禱，跟那害癆病的写字先生合看着聖詩本子抖着声音唱歌。

克勞萊小姐怪热心的說道：“利蓓加既然这样知好歹，我們家應該照应她一下才是。布立葛絲，去打听打听她心坎兒上的人是誰。讓我来帮他开个鋪子，或是雇他給我画像，或是替他在我那做主教的表弟那兒說个情。我还想陪些嫁妝給蓓基。布立葛絲，咱們来办个喜事吧。結婚那天的早飯由你去筹备，还叫你做女僕相。”

布立葛絲連忙答应說再好也沒有了，又奉承克勞萊小姐做人慷慨慈厚。她走到楼上利蓓加的臥房里去安慰她，談談畢脫爵士怎么求婚，利蓓加怎么拒絕，为什么拒絕等等。她露出口气，說克勞萊小姐預备对她慷慨帮忙，又想探利蓓加的口气，看她心坎兒上的人究竟是誰。

利蓓加对布立葛絲非常和藹亲热，布立葛絲的一番好意，使

她很感動，便也熱呵呵的拿出真心相待，承認自己心上還有一個別的人。這秘密真有趣，可惜布立葛絲沒有在鑰匙洞口多站半分鐘，沒准利蓓加還會多透露些消息呢。布立葛絲在利蓓加屋里才坐了五分鐘，克勞萊小姐親自來了。這可是從來沒有的面子。原來她着急得忍耐不住，嫌她使來的專差辦事太慢，便親自出馬，把布立葛絲趕出去。她稱贊利蓓加識得大體，打听她和畢脫爵士見面時仔細的經過，又要探問在這次出人意料的求婚以前还有什么別的糾纏。

利蓓加說，承畢脫爵士看得起，對她另眼看待，她自己早已心里有數，因為畢脫爵士心直口快，心里有什么都不遮掩的。她拒絕嫁他的原因，眼前還不敢說出來麻煩克勞萊小姐；除了這個不算，畢脫爵士的年齡、地位、習慣，也和她的相差太遠，結了婚不會有好結果。再說，男人的前妻尸骨還停放在家里，凡是有些自尊心、顧些體統的女人怎么有心腸來听他求婚呢。

克勞萊小姐單刀直入的說道：“胡說，親愛的，你要不是另外有人，再也不會拒絕他。你的秘密原因是什么？說出來我也听。你准是另外有人。你看中了誰呀？”

利蓓加垂下眼睛，承認心上另外有人。她那自然悅耳的聲音吞吞吐吐的說道：“您猜對了，親愛的克勞萊小姐。您准覺得奇怪，像我這樣孤苦伶仃的可憐蟲怎么也會愛上了人，是不是？貧窮可不能保障我們不動心哪！要是能够保障倒好了。”

克勞萊小姐向來喜歡做些多情多義的張致，忙說：“我可憐的寶貝孩子，原來你是在鬧單戀啊？你偷偷的害相思病是不是啊？把什么都告訴我吧，讓我来安慰你。”

利蓓加仍舊嗚嗚咽咽的說道：“親愛的克勞萊小姐，但願你能安慰我！我真需要安慰。”她把頭枕着克勞萊小姐的肩膀哭起

来，哭得那么自然，老太太不由自主的动了惻隱之心。她几乎像慈母一般抱住利蓓加，好言好語撫慰她，說自己多么喜欢她，看重她，并且發誓把她当作女兒一样看承，日后尽力帮助她。“亲爱的，現在說給我听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那漂亮的賽特笠小姐的哥哥？你說过跟他有一段糾葛的。亲爱的，等我把他請来，叫他娶你。一定叫他娶你。”

利蓓加答道：“現在請您別再問我了。不久以后您就会知道的。我决不騙你。亲爱的，慈悲的克勞萊小姐——亲爱的朋友！您准我这么叫您嗎？”

老太太吻她一下，說道：“我的孩子，当然准的。”

利蓓加抽抽噎噎的說道：“現在我不能告訴您。我心里难受死了。唉，求您疼顧疼顧我——答应我，以后一直疼我吧！”小的那么悲伤，連帶着叫老的也动了情，兩個人一塊兒淌眼泪。克勞萊小姐郑重其事的答应一辈子疼爱利蓓加，然后才走了。她为这个受她提拔的女孩子祝福，并且十分贊賞她，覺得这亲爱的小人兒軟心腸，实心眼，待人热和，可是叫人摸不着头腦。

房里剩下利蓓加一个人。她咀嚼着当天意外的奇遇，也想到已成的事实和失去的机会。利蓓加小姐——对不起，我該說利蓓加太太——的心境，你猜得出来嗎？在前几頁上，写書的仗着他的特权，曾經偷看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閨房里的情形，而且显出小說家無所不知的神通，体味了那溫柔純潔的小姑娘在床上轉輾反側的时候，心上有多少的癡情和痛苦。既然这样，他現在为什么不做利蓓加的心腹，不去刺探她的秘密，掌管开啓她良心的鑰匙呢？

好的，就这样吧。利蓓加第一先惋惜这么出奇的好运气就在眼前而干瞧着不能到手，真是打心里悔恨出来，叫旁人看着也

覺得不忍。她的懊喪是極其自然的情緒，凡是明白事理的人想必都有同感。一個窮得一文不名的姑娘，眼看着可以做到爵士夫人，分享一年四千鎊的收入，竟生生的錯過了機會，所有的好母親怎么能不可憐她呢？凡是名利場里面有教養的年輕人，看見這麼一個勤謹聰明、品性優美的女孩子，面前明擺著一頭體面的好親事，偏偏遲了一步，不能應承下來，豈不覺得這事叫人焦躁，也會同情她的不幸呢？咱們的朋友蓓基碰到這般不如意的事，大家應該憐憫她，也一定會代她惋惜。

記得有一回名利場里有人請我吃晚飯，我看見托迪老小姐也在那里，一味對那矮小的白麗夫蕾斯太太奉承討好。白麗夫蕾斯太太的丈夫是個律師，她雖然出身很好，卻窮得不能再窮，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心下暗想道，托迪小姐為什麼肯拍馬屁呢？莫非白麗夫蕾斯在本區法院里有了差使了嗎？還是他太太承繼了什麼遺產呢？托迪小姐向來為人爽快，不久就解釋給我聽：“你知道的，白麗夫蕾斯太太是約翰·雷德漢爵士的孫女兒。約翰爵士在契爾頓納姆病得很重，頂多再能活半年。他死了以後，白麗夫蕾斯太太的爸爸承繼爵位。這麼一來，她就是從男爵的女兒了。”下一個星期，托迪就請白麗夫蕾斯夫婦吃飯。

如果單是有機會做從男爵的女兒就能在社會上得到這樣的尊敬，那麼失掉從男爵夫人的地位多麼令人傷心呢！這麼一想，咱們自然能夠了解那位小姐的懊惱了。利蓓加自怨自艾想道：“誰想克勞萊夫人死得這麼快！像她這麼病病歪歪的女人，拖十年也不希奇。我差一點兒就是爵士夫人了。我要怎麼樣，老头兒還會不依嗎？別德太太那麼照顧我，畢脫先生那麼提拔我（真叫人受不了！），我也就有機會報答了，哼！我還可以把城里的房

子裝修布置起来，再买一辆全伦敦最漂亮的马车，在歌剧院定一个包厢，明年还能进宫朝见。这福气只差一点兒就到手，如今呢，只落得心里疑疑惑惑，不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幸而利蓓加意志坚决，性格刚强，觉得既往不可追，白白的烦恼一会儿也没有用，叫别人看着反而不雅，因此恨恨了一阵便算了。她很聪明的用全付精神来盘算将来的事，因为未来总比过去要紧得多。她估计自己的处境，有多少希望，多少机会，多少疑难。

她确实已经结了婚，这是第一件大事。这事已经给毕脱爵士知道了。她并不是当时慌了手脚口一滑说出来的，而是就地忖度了一下，想着哑谜总要拆穿，将来不如现在，还是此刻说了吧。毕脱爵士自己想娶她，难道还不替她保守结婚的秘密吗？克劳莱小姐对这事怎么看法，倒是大问题。利蓓加免不了怀着鬼胎，可是想想克劳莱小姐平时的言论最是激烈通达。她瞧不起家世，性格很有些浪漫，对于侄儿可说到了溺爱不明的地步，而且常常说她怎么喜欢利蓓加。利蓓加想道：“她那么喜欢罗登，不管罗登怎么荒唐她都肯原谅的。我伺候她这么些日子了，没了我她准觉得过不惯。事情闹穿的时候，总有一场大吵，哭呀，笑呀，骂呀，然后大家又和好如初。不管怎么样，这事情已经是无可翻悔的了，再隐瞒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今天说穿和明天说穿还不是一样？”她决定把消息通知克劳莱小姐，心下先盘算应该用什么方法告诉她，还是当面锣对面鼓的拼过这一场去，还是躲在一边，等过了风头再出面。她前思后想，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最亲爱的朋友——咱们两人常常讨论的紧要关头已经来了。秘密已经泄漏了一半。我想了又想，还是趁现在把一切和盘托出

为妙。畢脫爵士今天早上来看我。你猜为什么？他正式向我求婚了！你想想看，我这小可憐兒差点兒做了克勞萊夫人呢！如果我真做了爵士夫人，別德太太該多高兴呢！还有姑媽，如果我的位子比她高，她該多乐！只差一点兒，我就做了某人的媽媽，而不做他的——唉！我一想起咱們非得馬上把秘密告訴大家，就忍不住發抖。

畢脫爵士虽然知道我已經結婚，可是并不知道我丈夫是誰，所以还不怎么冒火。姑媽因为我拒絕了他，还生气呢。她对我十二分的慈爱寬容，竟說我要是嫁了畢脫爵士，倒能做个很好的妻子。她恳恳切切的說要把小利蓓加当作女兒一样待。我想她剛一听见咱們的消息免不了大吃一惊，不过等她气过一陣之后就不用怕了。我觉得这件事是拿得穩的。你这淘气不学好的东西！你簡直是她的心肝寶貝，随你做什么，她总不会見怪的。我想她心里面除了你之外，第二个就是我。沒了我，她就沒法过日子了。最亲爱的，我相信咱們一定胜利。將來你离开了討厭的軍隊，別再賭錢跑馬，做个乖孩子。咱們就住在派克街等着承受姑媽全部的財產。

明天三点鐘我想法子到老地方跟你見面。如果布小姐和我一同出来的話，你就来吃晚飯，通个信給我，把它夾在朴帝烏斯^①訓戒第三册里面。不管怎么，到我身边来吧！

利

这封信是捎給武士桥的馬鞍匠巴內先生轉交伊蘭莎·斯大哀尔斯小姐的。利蓓加說伊蘭莎·斯大哀尔斯是她小时候的同学。新近她們兩個人通信通得很勤，那位姑娘常到馬鞍匠家里去拿信。我相信所有的讀者心里都明白，知道这伊蘭莎小姐准是留着菱角大鬍子，靴上套着銅馬刺。总而言之，不是別人，就

① 朴帝烏斯(Beilby Porteus, 1731—1808), 倫敦主教。

是罗登·克劳莱上尉。

第十六章

針插上的信

他們兩個怎么結婚的呢？這件事和別人一點兒不相干。一個成年的上尉和一個成年的小姐買了張結婚證書在本城的一個教堂里成了親，又有誰來干涉？一個女人只要打定了主意，要什麼就能有什麼，這道理有誰不明白？照我看來，事情是這樣的：在夏潑小姐到勒塞爾廣場去拜訪她好朋友愛米麗亞·賽特笠小姐的那天早上，有個模樣和她相仿的小姐，同着個染了鬍子的男人一齊走進市中心的一個教堂里去。過了一刻鐘，那男的重新陪她出來。路上本來有一輛街車等在那里，他就把她送進了車子。他們就这么悄沒聲兒的結了婚。

咱們經歷的事情也不少了，難道听得男人娶了太太還會不相信嗎？多少有學問的聰明人娶了家里的厨娘。連露尔登勛爵^① 那么精細的人還跟人私奔呢！亞基利斯和愛杰克斯^② 不是都看中了自己的女傭人嗎？羅登不過是個粗笨的騎兵，情欲又強，頭腦又簡單，又是一輩子任性慣了的。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

① 露尔登(Lord Eldon, 1751—1838)，英國法官，1772年與銀行家的女兒私奔。

② 亞基利斯和愛杰克斯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兩名勇將。亞基利斯的愛人名叫白莉茜思，愛杰克斯的愛人名戴克梅莎。羅馬詩人賀拉斯詩里論有身分的人愛女婢，就舉這兩個人為例。

个人忽然变得谨慎起来呢？况且他也不是个精明人，不会一面由着性兒胡鬧，一面斤斤較量不肯吃亏。如果所有的人娶亲的时候都打細算盤，世界上的人口一定要大大的减少。

就拿这本书里面关于罗登的記載來說，我認为他的亲事还算他干的勾当里头最正派的呢！一个男人看中了一个女人，后来娶了她，总不能算丢臉的事。这高大的兵士对于蓓基先是佩服，漸漸的喜欢她，爱她，觉得她了不起，到后来真可說全心全意的相信她，發狂似的恋着她了。他这样的行为，至少太太小姐們是不責怪的。利蓓加唱歌的时候，他的大身子整个兒酥麻了，心眼兒里面原是一片混沌，也觉得兴奋起来了。利蓓加說話的时候，他聚精会神的傾听和嘆賞。如果利蓓加說笑話，他就把这些笑話細心揣摩，半个鐘头以后在街上呵呵的大笑，往往把坐在旁边替他赶車的馬夫，或是在洛頓街和他并排騎馬的同伴吓一大跳。利蓓加的一言一語在他都是天上傳下来的神諭，她的一举一动無一不是又文雅又有道理。他心下暗想：“她唱得多好！画的多好！在女王的克勞萊，她騎那匹爱撩蹶子的母馬騎得多好！”有的时候兩個人談心，他就說：“喝！蓓基，你真配做总司令，或者做坎脫白菜大主教，喝！”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我們不是天天看見老实的赫寇利思給翁法兒牽着鼻子走嗎^①？又高又大、滿嘴鬍子的參孙不是常常匍匐在大利拉的怀里嗎^②？

蓓基告訴罗登說事情已經到了要紧关头，應該馬上着手行

① 赫寇利思是希臘大神宙斯的兒子，是著名的大力士，后来不幸發瘋，被卖給利底亞的皇后做奴隶。他爱上了女主人，天天順从地在女人堆里紡紗。

② 參孙是‘聖經’中的大力士。他的爱人大利拉知道他的力量全在頭髮里，就把秘密出卖給要害他的非利士人。

劲，他听了一口答应服从她的指挥。如果他的团长命令他带着军队往前进攻，他也不过这样顺从。他没把信夹在朴帝乌斯的第三册训戒里面，因为第二天利蓓加没费力气就避开了她的同伴布立葛丝，自己走到“老地方”和她忠心的朋友见面。她隔夜已经通盘计算了一下，就把主意说给罗登听。罗登呢，当然什么都赞成。蓓基想的法子不消说是好的，对的，克劳莱小姐过不了几时也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如果利蓓加的打算和原来的完全不同，他也会不问是非照着去做。他说：“蓓基，你一个人的脑子够咱们两个人用的了。你准会把这个难关渡过去。我也算见过些能干利落的人，可是没一个比得上你的。”神魂颠倒的骑兵这么三言两语的表示了自己的信心，就照着利蓓加的计策，把她指给他的差使办起来。

这差使并不难，不过给克劳莱上尉和克劳莱太太在白朗浦顿或是军营附近冷静的所在租几间屋子。原来利蓓加已经决定逃走了，我觉得她这一着倒走得很聪明。几星期来，罗登老是央求蓓基跟他私奔，因此这一下真是求之不得。他骑着马飞奔出去租房子——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总是那么性急——一口答应出两基尼一星期的房钱。房东太太见他那么爽快，懊悔把价钱开得这么低。罗登租了一架钢琴，又定了许多鲜花，足足把半个花店都买空了。除此以外，他还睺了一大堆讲究东西。他正是恋爱得昏头昏脑的当儿，铺子里又许他没有限止的睺眼，因此他带回来不知多少东西，像披肩、羊皮手套、丝袜、法国金表、手镯、香水等等。他这样狠命的买了许多礼物，心上轻松了些，随后上俱乐部心神不宁的吃了一餐饭，等着迎接一生的重要关头。

克劳莱小姐经过隔天的许多事情，看着利蓓加行出事来很识大体，竟肯不顾自己回绝了一头好亲事，又见她为着不能出口

的伤心事郁郁不乐，而且温和順从，悄沒声兒的忍受着痛苦，不由得自己的心腸也軟了。凡是發生了像結婚、求愛、拒婚這一類的事情，閨家的女人准會振奮激動，對於當局人表示同情。我向來喜歡觀察人性，每逢時髦場里娶婦嫁女最忙碌的時節，我總愛到漢諾佛廣場的聖·喬治教堂里去看熱鬧。我從來沒有看見新郎的男朋友淌眼抹淚，教堂里的辦事員和主持婚禮的牧師也並不見得感動。可是女人們就不同了，常常有些不相干的閑人，像老早過了結婚年齡的老太太，兒女成群的中年胖婦人，都在旁邊掉眼淚。戴粉紅帽子的漂亮小姑娘更不必提了；她們不久也要輪到做新娘的，當然對於婚禮更有興趣。這些女人哭的嗚咽咽，抽抽搭搭，一面擤鼻涕，一面把毫無用處的小手帕掩住小臉蛋兒，不論老幼，都感動得胸脯一起一伏的哭着。我的時髦朋友約翰·畢姆立郭和蓓兒格拉薇亞·葛麗痕·派克小姐結婚的時候，在場的人都興奮的不得了，連教堂里管座位的烏眉烟嘴的小老太婆，一面領我到位子上去，一面也在落眼淚。我暗想道：“这可怪了，又不是她在做新娘。”

總而言之，畢脫爵士的事情發生以後，克勞萊小姐和布立葛絲尽情的讓心里的感情發泄了一下，都對利蓓加深深的憐惜起來。她不在旁邊的時候，克勞萊小姐自己在書房里找了一本專講多情男女的小說消遣。夏潑憑着心里的隱痛，成了當天的要人。

那天晚上，利蓓加說的話格外風趣，唱的歌格外悅耳，在派克街還是頭一回呢。克勞萊小姐的心整個兒給她纏住了。利蓓加笑着隨隨便便的說起畢脫爵士求婚的事，仿佛這不過是上了年紀的人荒謬糊塗的想頭。她眼淚汪汪的說她只願意永遠跟着親愛的恩人，別的什麼也不想，布立葛絲听了這話，心里說不出

来有多少难过失望。老太太答道：“我的小宝贝儿，你放心，这几年里头，我再也不会放你离开我。经过了这件事，你决不能再跟着我那討厭的弟弟回去了。你就住在这兒，跟我和布立葛絲做伴。布立葛絲是常常要到她亲戚家里去的。布立葛絲，如今你爱什么时候回去都行。你呢，亲爱的，你得住在这兒照顧我这老婆子了。”

如果罗登不在俱乐部里心慌意乱的喝紅酒而留在派克街的話，那么他們夫妻俩只消就地跪下来向老小姐坦白認錯，一眨眼的功夫就会得到大赦。可惜天沒把这样的好运气賞給这对小夫妻，想必是因为怕我这本書写不成的緣故。我这小說里面提到他們的許多奇遇；如果克劳萊小姐饒恕了他們，讓他們住下来跟着她一起过又舒服又單調的日子，这些事情就不会落到他們头上去了。

在派克街的公館里，有一个从汉泊郡雇来的丫头，在孚金手下当差。这女孩子除了干别的活不算，还得每天早上把夏潑小姐洗臉用的一壺热水給她送进房去。孚金自己是宁死也不肯給那硬挤进来的外路人当这差的。这女孩子从小在克劳萊家的庄地上長大，还有个哥哥，在克劳萊上尉的部队里当兵。如果把話都說穿，我想有好些事情她是知道底細的。这些事和我們这本書的关系着实不小。別的不說，她新近买了一条黃披肩，一双綠靴子，一頂淺藍帽子，上面插着一根紅的鳥毛，一共花了三基尼，都是利蓓加給她的錢。夏潑向来撒不开手，这一回居然肯花錢賄賂貝蒂·馬丁，想必是使喚她做了什么事。

畢脫爵士向夏潑小姐求婚的第二天，太陽照旧升起来，貝蒂·馬丁(她專管收拾樓上)到了一定的鐘点，也照常去敲那家

庭教師臥房的房門。

里面沒有回答。她又敲了一下，屋里依旧沒有响動。貝蒂拿着热水壺，自己开了門走进去。

蓓基的小床还是前一天貝蒂帮着鋪的，上面盖着白色綫毯，像剛鋪好的时候一样平伏整齐。兩只小箱子用繩子捆了起来擱在房間的一头。窗子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个針插——这針插又肥又大，配着粉紅里子，外面像女人的睡帽一样織成斜紋——上面擱着一封信。看来它在針插上已經擱了整整一夜。

貝蒂蹣跚着脚走过去，仿佛害怕吵醒了它。她看看信，又前后左右瞧了一下，似乎是很詫异、又很喜欢的样子。她咧开大嘴笑嘻嘻的拿起信来，正面反面，顛倒橫豎的瞧了一会，才把它拿到楼下布立葛絲房里去。

真奇怪，貝蒂怎么知道这封信是写给布立葛絲的呢？她上的学就不过是別德·克劳萊太太办的聖經班，在她眼睛里，所有的字都像希伯萊文那么难懂。

女孩子嚷道：“噯哟，布立葛絲小姐！嗨，小姐呀！出了事啦！夏潑小姐房里沒有人，床上也沒有睡过。她跑了，留下这信給您的，小姐。”

布立葛絲小姐的梳子从她手里掉下来，她那稀稀疏疏褪了色的头髮披在肩膀上。她嚷道：“什么！私奔啦？夏潑小姐跑掉啦？到底怎么回事？”她来不及的撕开了整齐的封蠟，像有些人說的，把那封信一口吞下去似的讀了一遍。私奔的人信上写着：

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是最心慈的，一定会可憐我，同情我，原諒我。我这样一个可憐沒爹娘的人，在這兒受到多少的看顧照料，如今只能离家了。我一面走，一面流着眼泪为大家祝福和祈

禱。叫我离开此地的人是有权利要我跟着他走的。他的权利甚至于胜过我的恩人，我現在走向我的責任，到我丈夫那里去了。是的，我已經結了婚。我的丈夫命令我回到我們寒素的家里去——回到我們自己的家里去。最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的感情是細致的，你是富有同情心的，你知道應該怎么向我的好朋友——我的恩人——报告消息。告訴她，我临走的时候还在她的枕上洒了好些泪珠兒——在她病中，我多少回在她的枕边看护她啊！告訴她，我現在希望再回来伺候她。唉，如果我能够重新回到派克街，多快乐呀！我战战兢兢的等候回音——等候那决定我命运的回音。前回承畢脫爵士看得起我，向我求婚的时候，亲爱的克劳萊小姐說我是配得上他的。我为她祝福，因为她竟然認為我这可憐的孤兒够得上資格做她的弟妇。我告訴畢脫爵士說我已經做了另外一个人的妻子，連他也饒恕了我。我應該当时把事实和盤托出，可是我沒有那么大的勇气——我該告訴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因为我已經是他的媳妇！我嫁了天下最高尚最慷慨的人——克劳萊小姐的罗登也就是我的罗登。他下了命令，我才敢开口談出我的秘密，跟着他回到我們寒素的家里去，并且准备随着他走到天涯地角。唉，我的亲爱的慈悲的好朋友，求你为我的罗登在他的姑媽面前說句好話，也为这可憐的女孩子說句好話。对于这女孩子，罗登高貴的本家个个都是空前的仁慈。求克劳萊小姐讓她的孩子們回来吧！我不能再說下去了。求上天賜福給这家子所有的亲爱的人兒。如今我只能走了。

你亲切的感激涕零的朋友

利蓓加·克劳萊

午夜

这封信使布立葛絲恢复了本来的地位，又成了克劳萊小姐的第一位亲信。她剛把这封又动人又有趣的信看完，就見孚金姑娘走进來說：“別德·克劳萊太太剛坐了邮車从汉泊郡赶到这

兒。她要喝点茶。你下来預备早飯好嗎，小姐？”

布立葛絲腦后乱七八糟的拖着一把稀稀朗朗的头髮，腦門上堆着一堆卷头髮用的紙条，她把梳妝衣裹一裹紧，一手拿着报告好消息的信，昂头挺胸的下楼去找別德太太，倒把孚金吓了一跳。

貝蒂喘着气說道：“噯唷，孚金姑娘，出了大事啦！夏潑跟着上尉跑了。他們到葛萊替那村^①里去結婚了。”要描写孚金姑娘心里的感觉，需要專写一章才行。可惜我这上等的艺术只管形容她主妇的情感，所以只好罢了。

別德·克勞萊太太半夜赶路，冻得僵了，在客厅里烤火。新点的火必剥剥的响着，別德太太一面取暖，一面听布立葛絲小姐报告利蓓加他們偷偷結婚的消息。她說，謝天謝地，亏得她在这时候赶到，正好帮忙可憐的亲爱的克勞萊小姐担当这样的打击。她說利蓓加是个詭計多端的死丫頭，她本人早就疑心她不正經。講到罗登·克勞萊呢，她老早說他是个該死下流的無賴，不明白他姑媽为什么溺爱他。別德太太又說，他做出这样的混賬事来，倒也有个好处，至少可以叫亲爱的克勞萊小姐睜开眼看看清楚这坏东西的真面目。別德太太吃了些热的烤面包，喝了些滾热的茶，覺得很受用。現在屋子里既然有一間臥房空着，她也不必住客店了，便使喚鮑尔斯手下的听差到葛洛思德旅館里去把她的箱子拿来。她坐的是扑茲默斯邮車，就在那旅館里下車。

① 葛萊替那村(Gretney Green)在蘇格蘭边境。从前在蘇格蘭結婚最方便，所以私奔的人都上蘇格蘭。到現在“葛萊替那村的婚姻”已成了英文中的成語了。

你記住，克勞萊小姐不到中午是不出房門的。早上，她坐在床上喝巧格力茶，蓓基·夏潑在旁邊把“晨報”讀給她听，或是她自己找些別的消遣把時候混過去。樓下的兩個人私底下商量了一下，覺得最好暫時不去傷她的心，等她到起坐間以後再說。當下只說別德·克勞萊太太坐了郵車從漢泊郡出來，暫且住在葛洛思德旅館里；她問克勞萊小姐好，現在正在底下和布立葛絲小姐一塊兒吃早飯。平常的時候，克勞萊小姐听得別德太太來了不會覺得特別高興，這一回却非常喜歡，因為一則可以和弟婦倆談談克勞萊夫人怎麼死，乡下準備怎麼送喪等等，二則又可以告訴她畢脫爵士突如其來向利蓓加求婚的情形。

老太太到了起坐間，安坐在自己常使的圈椅里面，和弟婦互相擁抱，問了好。其餘的兩個人是預先串通好的，覺得時機已到，便預備開口了。女人們把壞消息告訴好朋友的時候，慣會用些花巧，先緩緩的露個口風，那種手段，沒有人看了不佩服。克勞萊小姐的兩個朋友把秘密揭穿之前，先把空氣製造得十分神秘，弄得那老太太驚疑不定——那驚疑的程度，却是不多不少，恰到好處。

別德太太先說：“我最親愛的克勞萊小姐，你听了別急。她拒絕畢脫爵士的緣故，是——是因為她不能答應。”

克勞萊小姐答道：“這还用說？當然是有原因的。她喜歡另外一個男人。昨天我就告訴布立葛絲了。”

布立葛絲倒抽一口氣說道：“您說她喜歡另外一個人嗎？唉！親愛的朋友，她已經結婚啦！”

別德太太插進來說：“已經結過婚啦。”說着，她們兩人交叉着十個手指頭，對瞧了一眼，又轉過眼睛望着那個受她們捉弄的老太太。

克勞萊小姐叫起来道：“她回来之后叫她馬上到我这兒来。这混賬东西太不老实。她竟敢瞞着我嗎！”

“她一时还不会回来呢。亲爱的朋友，心上先有个准备吧。她要过好些时候才回来呢。她——她不回来了。”

老太太說道：“老天哪！她走了叫誰給我做巧格力茶呢？把她叫回来。我要她回来。”

別德太太嚷嚷着說道：“她昨兒晚上逃走了啊！”

布立葛絲也嚷嚷着說：“她留了一封信給我。她說她嫁給——”

“看老天面上，你可得說和軟点兒，別吓着她，布立葛絲。”

老小姐又急又火，嚷道：“她嫁給誰？”

“她嫁給您的——一个本家——”

受捉弄的人嚷道：“她說过不嫁畢脫爵士的。馬上說給我听。別叫我急的發瘋。”

“噯唷，布立葛絲小姐，你可說和軟点兒啊！她嫁了罗登·克勞萊。”

可憐的老太太發狂似的大叫道：“罗登結婚——利蓓加——家庭教師——低三下四的——給我滾出去，你这傻瓜，你这蠢东西！布立葛絲，你这蠢老婆子，你竟敢这样兒！瑪莎，你是通同一气的——是你叫他結婚的——你以为这样我的錢就不給他了。”

“难道我会叫本家的爷們娶个圖画教員的女兒不成？”

“她母亲是蒙脫莫倫西家里的人！”老太太一面嚷嚷，一面使勁拉鈴。

別德太太答道：“她媽是歌剧院里唱戏的。她自己也上过台，說不定还做过更下流的事呢。”

克勞萊小姐大叫一聲，暈過去了。雖然她剛剛離開臥房，她們只好仍舊把她抬回去。她發狂似的一陣陣哭喊吵鬧。大家忙着請了好幾個醫生回來。別德太太坐在她床旁做她的看護。這和藹可親的太太說：“本家的人應該守在她身邊才對。”

克勞萊小姐剛給抬到樓上，底下又來了一個人。原來是畢脫爵士到了；這消息少不得也要告訴他。他進來說：“蓓基在哪兒？她的行李呢？她今天要跟我上女王的克勞萊去的。”

布立葛絲問道：“您難道沒聽見這意外的新聞嗎？您還不知道她秘密結婚嗎？”

畢脫爵士道：“那關我什麼事？我知道她已經結婚了。這有什麼關係？叫她快下來吧，別盡着讓我等了。”

布立葛絲問道：“您還不知道嗎？她已經不在這屋子裡了。克勞萊小姐為這件事大吃一驚。她知道羅登上尉娶了利蓓加，差點兒沒有氣死。”

畢脫爵士聽得利蓓加嫁了他的兒子，破口大罵，這些難聽的話我也不必記載。可憐的布立葛絲聽得混身打戰，連忙走出來。老头兒心裡說不出來的怨毒，又干瞧着個妙人兒給人搶去，氣得幾乎發瘋，一勁兒的大嚷大罵，咱們別看他了，關上門跟着布立葛絲一起出來吧。

畢脫爵士回到女王的克勞萊的第二天，像瘋子一樣冲到蓓基從前的屋子裡，一脚踢開她的箱子，把她的文件，衣服，還有別的另星東西散了一地。佣人頭兒的女兒霍洛克斯小姐趁便拿了些去。剩下的衣服，兩個孩子穿上做戲玩耍。那時候她們的媽媽才下葬沒有幾天。那可憐的女人冷清清的安葬在克勞萊本家的墓穴裡，四面的死人全是陌生的。她落葬的時候沒有人哭，大家隨隨便便的不當一回事。

罗登和他嬌小的太太住在白朗浦頓一所舒服的小屋子里。蓓基整个上午在試彈新的鋼琴。新手套剛剛是她的尺寸；新披肩圍上非常的漂亮；新戒指在她手上發光；新手表在她手腕上滴答滴答的响。罗登說道：“如果老太太不肯回心轉意怎么办呢？蓓基，如果她不肯回心轉意怎么办呢？”

大利拉拍拍參孫的臉說：“那么我来替你掙一份家私。”

他吻着她的小手說道：“你干什么都行。你干什么都行。咱們今天坐車上宝星勛章飯店^①吃飯去吧，喝！”

第十七章

都宾上尉买了一架鋼琴

在名利場里，只有一种公共聚会可以讓諷刺家和多情人手拉着手一同参加。那兒的形形色色最不調和，有些逗人發笑，有些却是招人伤心的。不管你是性格溫柔、感情丰富的人，还是識破人情、憤世嫉俗的人，这地方都可以兼收并蓄，并不显得矛盾。在“泰晤士报”最后一頁上面每天登載着一大排的广告，欢迎大家参加这种集会。乔治·罗平先生^②去世以前，也曾經气度雍容的在会上做过主持人。我想凡是住在倫敦的人，大多数都見過這場面。有些人对于人生感慨很多，想起这种事情說不定会輪到自己头上，心上便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由得有些害怕。

① 倫敦的时髦飯店，在里却蒙。

② 乔治·罗平，当时大拍賣行的主人。

到得那时候，汉默唐^①先生受了第奥盖奈财产管理人的命令，或是各个债权人委托，就把伊壁鸠鲁^②生前的书籍、家具、金银器皿、衣服和上等好酒公开拍卖了。

哪怕是名利场上最自私的人，看着死去的朋友身后这样不体面，也忍不住要觉得难过和同情。大依芙斯勋爵的尸骨已经埋葬在他家的墓穴里，替他塑像的人在雕像底下刻了一篇句句真实的文章，颂扬他一生的德行，并且描写他的儿子怎么悲痛的情形。他儿子呢，却正在出卖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凡是大依芙斯生前的座上客，走过从前常到的房子，怎么能够不生感叹呢？从前屋子里一到七点钟就灯烛通明，大门一敲就开，殷勤的听差们在楼梯的各个转角上伺候着，当你走上宽敞平坦的楼梯，他们一路传呼着你的名字，一直报到上面的宾客接待室。兴高采烈的大依芙斯老头儿就在那儿招待客人。他的朋友真多，他待客的时候气派也真大。在外面愁眉苦脸的，在他家里变得口角风趣了。在别处互相怨恨诋毁的，在他家里也你敬我爱的了。大依芙斯爱摆架子，可是他的饭菜那么好，客人们还有什么忍不下去的呢？也许他有点蠢，可是喝了他的好酒，谁还能嫌他语言无味呢？他俱乐部里许多朋友都在哀悼他。他们说：“咱们把他剩下的勃根弟酒买几瓶来吧。价钱倒不必计较。”一个叫平却的说：“大依芙斯老头儿家里拍卖，我买了这小匣子。”说着，把匣子给大家传观了一下，还说：“这东西本来属于路易十五的不知哪

① 拍卖的时候，每逢一件货物成交，拍卖人便把木槌子敲一下桌子。这里“汉默唐”（Hammerdown）就是敲槌子的意思。

② 第奥盖奈（Diogenes，公元前412？—323）是希腊犬儒派哲学家，象征刻苦俭朴的人，因他行同乞丐，睡在木盆里，舍弃一切身外之物。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2？—270）是希腊享乐派哲学家，此地代表生活奢华的阔人。

个相好。你們瞧着可好看不好看？这小照真美呢！”接下来，大家都議論大依芙斯的兒子怎么濫吃濫用敗家产的情形。

唉！这屋子可真是改了样子了。大門前貼了許多广告，用大方塊字写着准备拍卖的家具清單。楼上一个窗口外面挑着一小块地毯，就算旗招兒^①。骯髒的台阶上懶懶的坐着六七个搬伕。大厅上挤滿了穿戴得不干不淨的人，到处把印好的卡片塞在来客手里，自告奋勇代客拍进貨色。这些人相貌都像东方人。老太太們和外行的人都在楼上房間里，摸摸帳子，按按褥子，碰碰鴨絨被子，把抽屜乒乒乓乓的一开一关。爱翻新样兒的年輕主妇把幔子和穿衣鏡等等一件件量过尺寸，看它們是否适合她的新房子。势利鬼往往喜欢吹牛，說他們在大依芙斯家里买了这个那个的，連着吹好几年也不嫌煩。在楼底下，汉默唐先生正坐在飯厅里的核桃木飯桌上，手里搖着象牙的槌子，耍着各种把戏抬价錢。他滔滔不絕的說話，热烈地夸贊貨色，一会儿哀求，一会儿講理，一会儿做出大失所望的样子。他叫着鬧着，戴維茲先生懶洋洋的，他刺他一句；莫师先生不肯上前，他激他一下。他命令着，央告着，扯起嗓子大声嚷嚷。到最后，他的槌子像命运之神一样，拍的一声敲下去，就算成交；然后再拍卖底下一項。唉，大依芙斯，当日咱們圍着大飯桌吃飯，桌子上鋪着一塵不染的桌布飯巾，滿台的金銀器皿閃閃發亮，何曾想到菜肴里面还包括这么一个大呼小叫的拍卖人呢？

大拍卖已經快完了。早几天已經卖掉好些东西，像客厅里名工制造的精美的家具，家傳的全套金銀器皿，还有各色名貴的好酒。这些好酒的原主进貨的时候不惜重价，而且对于酒味的好坏是有名的內行，因此鄰近一帶講究喝酒的人說起他家的酒

① 拍賣場外面慣常挂一塊藍白方塊花紋的旗子。

来沒有不称賞的。咱們的老朋友，勒塞尔广场的約翰·奧斯本先生，知道它們的好处，这次使喚他的佣人头兒把好些最貴重的酒买了下来。刀叉器皿里面最得用的一小部分給市中心几个年輕的股票經紀人买去了。眼前出卖的都是些次要的貨色。桌子上的演說家正在把一張圖画推荐給各位买客，一味的称揚它的好处。那天到的人很杂，也远不如前几天拥挤。

汉默唐先生大声嚷道：“第三百六十九項。男人騎象的肖像。誰要买騎象的先生？白罗門，把画兒举起来，大家瞧瞧。”一个高个子、蒼白臉、軍人模样的人，本来靜靜的坐在桌子旁边，看見白罗門把这名貴的画兒举起来，忍不住嘻开嘴笑起来。“白罗門，把画兒給上尉瞧瞧。您肯出多少錢买这头大象哪，先生？”上尉窘得臉上發紅，急忙轉过臉去。

“这件艺术品二十基尼有誰要买？十五基尼，五基尼，請各位自己开价錢吧。那怕不連这头大象，單是这位先生就值五鎊錢呢。”

一位專門說笑話的买客接口道：“真奇怪，这头象倒沒給他压倒。这位先生的个子可不小啊！”屋子里的人听了这話都嗤嗤的笑起来，因为画上那騎象的人是个大胖子。

汉默唐先生道：“莫师先生，別把这画兒說的那么不值錢。請各位瞧瞧这件艺术品。瞧这头勇敢的大象姿势多么自然。騎在象背上的先生穿着黃布衣服，手里拿着槍，准备出去打獵。远远的有一棵無花果树，还有一座塔。这画兒上的風景，挺像咱們那有名兒的东方地区里头的一个地方——怪有趣的一个地方。出多少哪？先生們赶快啊，別叫我在這兒等一整天。”

有一个人肯出五先令。軍人模样的人听了回过头来，瞧瞧究竟是誰出了这么了不起的大价錢。他看見那人也是个軍官，

胳膊上还吊着个年轻女人。这一对男女仿佛觉得这件事情有趣之极，最后出了半基尼把画儿买下来。坐在桌子旁边的军官看见他们两个，似乎觉得十分诧异，而且比以前更窘了，把头低低的缩在领子里面，背过身来不看他们。

汉默唐先生那天拍卖的许多东西，大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不必多说。单说一架从楼上抬下来的小方钢琴（还有一架横丝大钢琴早已卖掉了），那年轻女人用灵巧熟练的手指头在琴上试弹了一下，桌子旁边的军官怔了一怔，又脸红起来。轮到拍卖小钢琴的时候，年轻女人的代理人开口竞买。可是她碰到了敌手。桌子旁边的军官雇用的犹太人和大象的买主雇用的犹太人彼此抬价，你来我去的各不相让，汉默唐先生在旁边替两人助势。

两边竞争了一段时候，大象军官和大象太太不争了，拍卖人把槌子拍的一敲，说道：“鲁易斯先生，二十五基尼。”这样，鲁易斯先生的主顾就得到了那架小方钢琴。货物成交以后，他似乎很放心，挺直了腰杆坐起来。就在那时候，竞争失败的一对看见了他。女人对她朋友说道：“罗登，那是都宾上尉啊！”

我想大概蓓基不喜欢丈夫替她租来的新钢琴，或者是钢琴的主人不肯再除账，把它搬了回去。再不然，就是因为她回想到从前住在亲爱的爱米丽亚·赛特笠家里，常常在起坐间里弹这架钢琴，因此对它有特别的感情，要想把它买回去。

拍卖的地点就在勒塞尔广场的老房子里。故事开始的时候，咱们曾经在那里度过几个黄昏。好心的约翰·赛特笠老先生如今已经身败名裂。在证券市场里，大家公认他逃债背约，接下来他宣告破产，在商界里从此不能立脚。奥斯本先生的佣人头儿过来买了好几瓶有名的葡萄酒，拿到对面酒窖里去了。另外有一打精工制造的银匙和银叉（每件净重一两），还有一打吃

甜点心用的匙子叉子，是三个年輕的股票經紀人买去的。他們三人是穿針街台尔兄弟和斯畢各脫營業所的老板，以前和老头兒有过交易，得过他的好处（当年他和無論什么人做买卖都是寬厚为怀），这次从残余中檢出这点兒宝物，送給好心的賽特笠太太做个想念。那架小鋼琴本来是爱米丽亞的，現在她沒有鋼琴可彈，也許会想念旧物，而且威廉·都宾并不会彈琴，正好像他不会走繩索一样，所以看上去他买了鋼琴不是給自己彈的。

总之一句，那鋼琴当天晚上就給送到通福蘭路的一条街上一家小巧玲瓏的屋子里去。这种街道，名字往往特別花哨动听。这一条叫做安娜瑪莉亞西路，这些屋子总称聖·亞廸蘭德別墅，都是小不点兒的娃娃屋。如果你看見屋里的人从二楼窗口探出头来，准以为他的脚挂在楼下客厅里。每幢屋子前面有个小小的花园，矮树叢上終年晾着小孩的圍嘴、小紅袜、帽子等等，有男孩子的，也有小姑娘的，活像开着的花兒。屋子里面常听见有人叮叮东东的彈木琴，还和着女人的歌声。柵欄上晒着一个个啤酒甕子。到傍晚时分，可以看見好些在市中心做事的書記和職員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賽特笠先生手下的一个職員叫克拉浦的，就住在此地。这位好心的老先生遭了难，只好帶着妻子女兒躲到他家里来。

乔斯·賽特笠听得家里破产以后行出来的事，正可以显出他的为人。他并不回到倫敦来，只写了一封信給他母亲，叫她要錢的时候只管到他代理人那里去支。这样，他的忧伤困頓的、慈祥的老父母眼前总算可以免于穷困。乔斯安排了父母之后，仍旧住在契尔頓納姆的公寓里，照本来的老样子过日子。他赶馬車，喝紅酒，打牌，講印度故事，那爱尔兰寡妇也照常籠絡他，奉承他。他送給家里的錢，虽說在家里是極需要的，可是他爹媽

倒并不放在心上。我听得爱米丽亞說過，她爸爸自从破产以后沒臉見人，只有当他收到那几个年輕股票經紀人送来的一包匙子叉子和問候信以后，才抬起头来。礼物虽然是送給賽特笠太太的，他却比妻子更加感动，竟像孩子似的大声痛哭。匙子叉子是公司的小老板爱德华·台尔出面买下来的，他很喜欢爱米丽亞。爱米的家里虽然到了这步田地，他仍旧願意娶她。他是在一八二〇年結婚的，娶的小姐名叫魯意莎·葛次，丈人是有名的海厄姆和葛次米粮公司里的股东，賠过来的嫁妝着实不少。他現在过的很闊，兒女成行，住在默思威尔山的一宅漂亮的別墅里。我講起这位好先生的事情，反而忘了正文，真不應該。

这家子現在不但不走紅，而且又沒了錢，对于克勞萊上尉和他太太一点兒用处都沒有了，还給他們那么大面子，上門拜訪嗎？我想讀者一向佩服他們夫婦倆的識見，当然知道他們如果預先聽見了風声，决不会老远的跑到勃魯姆斯白萊去。利蓓加从前在这所舒服的旧房子里面得到不少好处；她眼看着滿屋里給捐客和买主翻得乱騰騰的，藏在角落里的紀念品都給搜出来，大家你搶我夺的不当一回事，真是大出意外。她私奔以后一个月，想起了爱米丽亞。罗登听了她的話呵呵大笑，說他非常願意再見見乔治·奧斯本这小伙子。他說笑話道：“蓓基，他是个很討人喜欢的朋友，我想再卖一匹馬給他，蓓基。我还想跟他打几盤彈子。眼前他对我倒很有点兒用处，克勞萊太太，呵呵！”讀者听了這話，請不要以为罗登·克勞萊安心想在打彈子的时候騙乔治的錢，他不过希望公平合理的沾几文便宜罢了。在名利場上，哪个爱賭錢的人不認為这是自己正当的权利呢？

他們的姑媽总不回心轉意，已經过了一个月了。罗登每次

在門口給鮑爾斯擋駕；他的佣人們不能再住在派克街；他送去的信也都是原封退回。克勞萊小姐從來不出門，聽說身上仍舊不好。別德太太也不動身，一刻不離開克勞萊小姐。克勞萊上尉夫妻兩個見別德太太總不回鄉下去，便知道事情不妙。

羅登說道：“老天哪！現在我懂了。我知道當時在女王的克勞萊，她為什麼老是把咱們兩個拉在一塊兒了。”

利蓓加叫起來道：“好個陰險的婆娘！”

上尉仍舊癡心戀着自己的妻子，便嚷道：“如果你不後悔的話，我也不後悔。”他的妻子吻他一下算是回答。她見丈夫傾心相愛，心里很得意。

她暗想道：“可惜他太笨，不然我倒可以把他訓練得像个樣子。”在面子上，她從來不讓丈夫知道自己瞧不起他。不管他說什麼故事，軍營中飯堂里的形形色色呀，馬房里的見聞呀，她都平心靜氣的听着，從來不怕煩。凡是他說笑話，她听了沒有不笑的。賈克·斯百脫大希拉車的馬摔了交，鮑伯·馬丁該兒在賭場上給捉出來，湯姆·生白準備參加野外賽馬，對這些她都表示極大的興趣。他回家的時候，她活潑潑興沖沖的接着他，他想要出門的時候，她催着他快走。他在家歇息，她便彈琴唱歌給他听，調好酒給他喝，替他預備晚飯，把拖鞋烤暖了給他穿，伺候得他心窩子里都是熨貼的。我聽見我祖母說過，最賢良的女人都会假惺惺。我們從來不知道她們心里藏着多少秘密。她們表面上天真爛漫的跟你談體己話兒，其實是步步留心的提防着你。她們不費力氣就能堆下滿臉誠懇的笑容，往往為的是哄人，脫滑兒，叫你心軟，上她們的當。這些伎倆，不但善于撒嬌賣俏的女人，連閨閣中的模範和最賢慧的奶奶太太也都有一手。丈夫太蠢，做妻子的會想法子遮蓋他的糊塗；丈夫太凶橫，做妻子的會

甜言蜜語捺住他的怒氣；這些都是常見的情形。我們男人看見她們低頭伏小得招人疼愛，反而夸獎她們，把這種粉飾過的詐偽稱做忠誠。一個賢慧的妻子哪能不要手段呢？康耐麗亞^①的丈夫和波提乏^②一樣受騙，不過方式不同罷了。

羅登·克勞萊雖然是酒色場中的老手，經不起利蓓加的體貼服侍，變了個歡天喜地依頭順腦的好丈夫，連以前常到的尋歡作樂的地方也不大見他的影兒了。他俱樂部里的人曾經問起過他一兩次，可是並不記挂他。本來，在名利場里的人，誰還記挂着誰呢！羅登家里藏着的妻子總是對他眉開眼笑，他住的又舒服，吃的又受用，每天黃昏尝尝家庭的樂趣，這日子不但過的新奇，而且偷偷摸摸的真有趣。他們結婚的消息還沒有公開宣布，也沒有上過“晨報”。如果他的債主們知道他娶了沒有錢的太太，准會大伙兒趕來逼債。蓓基很牢騷的笑道：“我的親戚本家倒不會反對我的親事。”她願意等到老太太回心以後再正式在交際場里露面，因此在白朗浦頓不和人來往，最多跟丈夫幾個相熟的男朋友周旋一下，留他們在家吃吃飯。這些人都非常喜歡她。她備了幾樣菜，一路說說笑笑，飯後彈琴唱歌給他們听，叫那幾個客人都覺得怪受用的。馬丁該爾少佐壓根兒沒有想到要看他們的結婚證書。生白上尉十分佩服她調五味酒的本領。年輕的斯百脫大希中尉喜歡玩紙牌，常給羅登請到家里來，也很快的着了她的迷，這是誰都看得出的。好在她自己步步留心，不肯胡來，再加克勞萊是有名的爆炭，多疑心，好打架，對於他的妻子更是一道最有力量的護身符。

① 康耐麗亞生在公元前二百年間，是著名的賢妻良母，她的兩個兒子都是羅馬有名的官吏。

② 波提乏是“聖經”“創世記”第三十九章中受騙的丈夫。

在倫敦城里，有許多时髦的世家公子一輩子沒有踏进女人的起坐間，因此罗登·克劳萊本乡本区里面虽然因为別德太太的宣傳而大家談論着他的亲事，在倫敦的人倒不敢肯定，有些人是不理会，有些人根本不談这件事。罗登靠賒賬过日子，倒很舒服。他的本錢就是他欠下的一大笔債。如果他安排的得当，这些債够他过好几年。好些在时髦場里混日子的人，靠着渾身背債，比手里有現錢的人过活得丰足一百倍。在倫敦街上走走的人，誰不能够随时指出五六个这样的人来？你得搬着脚走路，他們可是神气活現的騎着馬。上流社会里的人个个趋奉他們，做买卖的哈着腰直送他們坐进馬車才罢。他們从来不肯委屈自己，只有天知道他們靠什么活着。我們常看見賈克·脫力夫脫萊思騎着馬在公园里蹣跚，赶着馬車橫冲直撞的在帕尔莫尔大街上跑。我們也去吃他的飯，使他的精美無比的碗盞器皿，一面想：“这个势派当初是怎么撑起来的呢？以后怎么撑下去呢？”有一回我听见賈克說：“我的好人兒，在欧洲每个国家的京城里我都背着債。”这种日子，当然迟早会完，可是眼前他照样过得快活，別的人也都願意跟他拉手打招呼，說他脾气好，会享福，是个顧前不顧后的家伙，虽然常常听见对于他不利的風声，也只当不知道算了。

我不得不承認利蓓加的丈夫也是这一类的人物。在他家里，除了現錢之外，甚么都不短。他們的小家庭里不久就因为手里拮据而覺得不方便。一天，罗登看見倫敦公报上有一項消息，說是“乔治·奥斯本已經捐得上尉的头銜，將和原应升級的史密斯对換职位”，因此想着要会会爱米丽亞的情人，才到勒塞尔廣場去走了一轉。

在拍賣場里，罗登夫妇倆本来想找都宾上尉談談，打听利蓓

加的老朋友們怎么会遭到這場橫禍。可是上尉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們只好去探問拍賣行的經紀人和來往的搬伕，得到一些消息。

蓓基挾着畫兒，興沖沖的走進馬車，一面說：“瞧這些人的鷹嘴鼻。他們相當於戰場上吃死尸的老鷹。”

“我不知道。我沒打過仗，親愛的。你該問馬丁該爾，他在白萊滌斯將軍手下當副官，在西班牙打過仗的。”

利蓓加說：“賽特笠先生心腸很好，不知怎么会一脚走錯。我真替他難過。”

“哦，股票經紀人——破產——不奇怪，”羅登一面回答，一面把一個蒼蠅從馬耳朵上趕掉。

他的妻子做出怪重情義的樣子說道：“羅登，可惜他們家的刀叉碗盞咱們買不起。那小鋼琴賣到二十五基尼，真貴得豈有此理。愛米麗亞畢業那年我們一塊兒到百老特烏德鋪子里去挑的。全新的也不過三十五基尼。”

“那家伙叫什麼——奧斯本。我想這家子既然倒了楣，他大概要溜了。你那漂亮的小朋友豈不要傷心死呢，蓓基？啊？”

蓓基微微一笑，說道：“我想她過些日子就想開了。”他們趕着車繼續向前走，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第十八章

誰彈都賓上尉的鋼琴呢

不知怎么一來，我的故事仿佛鈎住了歷史的邊緣，說到有名

的事和有名的人身上去了。且說拿破侖·波那帕脫那一朝發迹的科西嘉小子。他的一群老鷹在愛爾巴島上停留了一下之後^①，又從浦勞房思向外飛翔了。它們越過一座座城市里的教堂尖頂，一直飛到巴黎聖母堂的鐘樓上停下來^②。這些御鷹飛過倫敦的時候，不知可曾注意到勃魯姆斯白萊教區的一個小角落。這是個非常偏僻的處所，這些鳥兒鼓着巨大的翅膀呼呼的在空中飛過去，看來那兒的居民也未必留心。

“拿破侖在加恩登陸了！”聽見這種消息，維也納也許會驚慌，俄羅斯也許會丟下手里的紙牌，拉着普魯士在角落里談機密。泰里朗^③和梅特涅^④會搖頭嘆息，哈頓堡親王^⑤，甚至於咱們的倫頓台萊侯爵^⑥，都會覺得為難。可是對於勒塞爾廣場的一個小姑娘，這消息可有什麼關係呢？她在屋里睡覺，大門外有守夜的報時辰；她在廣場上散步，外面有柵欄圍着，又有附近的巡警保護着；她走出大門到附近的沙烏撒浦頓大街上去買根緞帶，黑三菩還拿着大棍子跟在後面。她隨時有人照應，穿衣睡覺，都不用自己操心，身邊的護身神，拿工錢的，不拿工錢的，實在多得很。她這麼一個可憐的小女孩子，年紀才十八歲，又沒有妨碍着別人的地方，只會在勒塞爾廣場談情說愛，綉綉紗領子而已，歐

① 1814年拿破侖被逼退位，隱居到愛爾巴島上去，1815年回到法國重整軍隊，企圖恢復舊日的勢力。

② 拿破侖復位後宣言中曾經說過他的老鷹飛過一個個鐘樓，直到巴黎聖母堂停下來。

③ 泰里朗(Talleyrand, 1754—1838)，法國政治家。

④ 梅特涅(Metternich, 1773—1859)，奧地利首相。

⑤ 哈頓堡親王(Prince Hardenberg, 1750—1822)，普魯士政客。

⑥ 倫頓台萊侯爵(Marquiss of Londonderry, 1739—1821)，大家稱他 Lord Castlereagh，威靈吞公爵的後台，助他策劃打倒拿破崙。

洲的大國爭奪土地，大軍橫掃過境，釀成慘禍，偏偏的牽累到她頭上，不也太氣人了嗎？溫柔平凡的小花啊！雖然你躲在荷爾邦受到保護，猛烈的腥風血雨吹來的時候，仍舊要被摧殘的。拿破崙孤注一擲，和命運賭賽，恰恰的影響了可憐的小愛米的幸福。

第一，壞消息一到，她父親的財產全部一卷而空。老先生走了背運，近來的買賣沒一樣不虧本——投機失敗了，來往的商人破產了，他估計着該跌價的公債却上漲了。何必絮煩呢，誰也知道，要成功發迹何等煩難，不是一朝一日的事，傾家却方便得很，轉眼間產業就鬧光了。可憐賽特笠老头兒什麼都藏在心裡不說。富麗的宅子里靜蕩蕩的一切照常。脾氣隨和的女主人整天無事忙，做她分內不費力的事，對於這件大禍連影子都摸不着。女兒呢，情思纏綿的，心中意中只有一個自私的想頭，對於世事一概不聞不問。誰也沒有料到最後的大災難會使他們好好的一家從此傾家蕩產。

一天晚上，賽特笠太太正在填寫請客帖子。奧斯本家已經請過一次客，她當然不甘心落在人後頭。約翰·賽特笠很晚才從市中心回來，在壁爐旁邊一聲不響的坐着，任他太太說閑話。愛米因為身上不快，無精打采的回房去了。她的母親說道：“她心裡不快活着呢。喬治·奧斯本一點兒不把她放在心上。那些人拿腔作勢的，我真瞧不上眼。她們家的女孩子已經三個星期沒有過這邊來了。喬治進城兩回，也不來。愛德華·台爾在歌劇院里瞧見他的。我想愛德華很想娶愛米。還有都賓上尉，他也——不過我真討厭軍人。喬治現在可真變了個純褲子弟了。他那軍人的架子真受不了。讓他們瞧瞧吧，咱們哪一點兒不如他們呢！咱們只要拿出點兒好顏色給愛德華·台爾，他准願意，瞧着吧！賽特笠先生，咱們無論如何得請客了。你怎么不說話，

約翰？再過兩星期，到星期二請客，怎麼樣？你為什麼不回答？天哪，約翰，出了什麼事了？”

約翰·賽特笠見他太太向他沖過來，跳起身一把抱著她，急急的說道：“瑪麗，咱們毀了。咱們又得從頭做起了，親愛的。還是馬上把什麼話都告訴你吧。”他說話的時候，四肢發抖，差點兒栽倒在地。他以為妻子一定受不住這打擊，他自己一輩子沒對她說過一句逆耳的話，現在叫她如何受得了呢？吓人的消息來得雖然突兀，賽特笠太太倒不如她丈夫那麼激動。老头兒倒在椅子上，反是她去安慰他。她拉着丈夫顫抖的手，吻着它，把它勾着自己的脖子。她叫他“我的約翰——我親愛的約翰——我的老头兒——我的好心的老头兒”，她斷斷續續的對他說出千百句溫存體貼的話。她的聲音里表達出她的忠心，再加上她的真誠的撫慰，鼓舞了他，解了他的憂悶，使他飽受愁苦的心里感覺到說不出的快樂和淒慘。

他們肩并肩整整坐了一夜，可憐的賽特笠把郁結在心里的話都傾倒出來。他如何遭到損失和一重重的困難，他引為知己的人怎麼出賣他，有些交情平常的人又怎麼出乎意外的慷慨仁慈，他都從頭至尾的訴說了一遍。忠心的妻子靜靜聽着他說話，只有一回，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說道：“天哪，天哪！愛米豈不要傷心死呢！”

做父親的忘了可憐的女兒。她心里不快活，躺在樓上睡不着。她雖然有家，有朋友，有疼愛她的爹娘，可是仍舊覺得寂寞。本來，值得你傾心相待的人能有幾個？人家不同情你，不懂你的心事，你怎麼能對他們推心置腹呢？為這個原故，溫柔的愛米麗亞非常孤單。我竟可以說，自從她有了心事以後，從來沒有碰見一個可以談心的人。她發愁，不放心，可又不好把這話說給母親

听。未来的大姑小姑行出来的事一天比一天不可捉摸。她滿心牽挂焦急，虽然老是悶悶不乐，却不肯对自己承認。

她咬紧牙关騙自己說乔治·奥斯本是个忠誠的君子，虽然心里很明白这是誑話。她对他說了多少話，他連回答都沒有。她常常疑心他自私自利，而且对自己漠不关心，可是几次三番硬着头皮按捺下这种心思。可憐这甘心殉情的女孩子不断的受折磨，天天捱着苦楚，又沒有人可以說句知心貼己的話。連她心目中的英雄也不完全懂得她。她不肯承認她的愛人不如她，也不肯承認自己一下子掏出心來給了乔治，未免太孟浪。这潔白無瑕的、怕羞的姑娘太自謙，太忠誠，太溫柔軟弱，是个地道的女人，既然把心交給了愛人，不肯再把它要回來。对于女人的感情，我們的看法和土耳其人差不多，而且还勉強女人們恪遵我們立下的規矩。表面上，我們不像土耳其人那樣叫她們戴上面紗面網，而讓她們把頭髮梳成一个个卷兒，戴上粉紅帽子，笑咪咪自由自在的到处行走，底子里却覺得女人的心事只准向一个男人吐露。做女人的也甘心当奴隶，情願躲在家里做苦工伺候男人。

这溫柔的小女孩兒感覺到煩惱和苦悶。那时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十五年的三月里，拿破侖在加恩登陸，路易十八倉卒逃難，整个歐洲人心惶惶，公債跌了价，約翰·賽特笠老头兒从此傾家蕩產。

这賢明的老先生，这股票經紀人，在商業上大失敗之前的各种慘痛的經驗，我不准备細說。証券交易所公布了他的經濟情况，他不再到營業所去辦公，持有票據的債權人也由律師代表提出了抗議。这样，他就算正式破產了。勒塞爾廣場的房屋家具都被沒收拍賣，他和他家里的人也給趕出去另找安身之地。这

些在上面已經說過。

約翰·賽特笠家里本來有好些傭人，在前面我們曾經不時的提起；現在家里一窮，只得把這些人一一辭退。事到如今，賽特笠委實沒有心情親自去發放他們。這些家伙的工錢倒是按時付給的；在大處欠債的人，往往在小地方非常守規矩。傭人們丟掉這樣的好飯碗，覺得很可惜，他們和主人主母一向感情融洽，可是臨走倒並沒有怎麼割捨不開。愛米麗亞的貼身傭人滿口同情的話兒，到了這步田地，也無可奈何了，離開這裡到比較高尙的地段另外找事。黑三菩和他同行中的人一樣，心心念念想開個酒店，因此主意早已打定。忠厚的白蘭金索泊當年曾經眼看著約翰·賽特笠和他太太戀愛結婚，後來又看著喬斯和愛米麗亞相繼出世。她跟了這家子多少年，手里攢積得不少了，所以願意不拿工錢跟着他們。她隨著倒運的主人來到寒素的新居安身，一面伺候他們，一面咕咕唧唧抱怨着，過了一陣子才走。

接着，賽特笠和所有的債主會談，老头兒本來已經無地自容，經過多少對手和他爭論，更使他焦頭爛額，一個半月來老了一大截，竟比十五年里面老的還快。所有的對手里面，最強硬最不放鬆的便是約翰·奧斯本。奧斯本是他的街坊，他的老朋友，從前由他一手栽培起來，受過他不知多少好處，而且又是未來的兒女親家。奧斯本為什麼要這麼狠心呢？上面所說的無論哪條原因都足以使他反對賽特笠。

如果一個人身受大恩而後來又和恩人反面的話，他要顧全自己的體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惡毒。他要証實對方的罪過，才能解釋自己的無情無義。他要讓人知道他自己並不自私，並不狠心，並沒有因為投機失敗而氣惱，而是合伙的人存心陰險，用卑鄙的手段坑了他。加害於人的家伙惟恐別人說他

出而反而，只得証明失敗者是个惡棍，要不然他自己豈不成了个混賬东西了嗎？

大凡一个人弄到后手不接的时候，总免不了有些不老实的行為，严厉的債主們这么一想，心上便没有什么过不去了。倒了楣的人往往遮遮掩掩，把实在情形隱瞞起来，只夸大未来的好运气。他明明一点办法都沒有，偏要假裝买卖順利，破产之前还裝着笑臉（好凄惨的笑臉啊！），見錢就攞，該人家的賬却賴掉不付，想法子擋着避免不了的灾禍，能拖延几天就是几天。債主們得意洋洋的痛罵已經失敗的冤家道：“打倒这样不老实的行為！”常識丰富的人从从容容的对快要淹死的人說：“你这傻瓜！抓住一根草当得了什么用？”一帆風順的大老官对那正在掉在深坑里掙扎的可憐虫說：“你这混蛋，你的情形早晚得在公报上登出来，你为什么还要躲躲閃閃捱着不肯說？”最亲密的朋友，最誠实的君子，只要在銀錢交易上有了出入，馬上互相猜忌，責怪对方欺蒙了自己，这种情形普遍得很，竟可以說人人都是这样的。我想誰也沒有錯，只是咱們这世界不行。

· 奧斯本想起从前曾經受过賽特笠的恩惠，心里分外惱恨，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以前的恩惠，本来是加深怨仇的原由。再說他还得解除他兒子和賽特笠女兒兩人的婚約。他們兩家在这方面早已有了諒解，这么一来，可憐的女孩兒不但終身的幸福不能保全，連名譽也要受到牽累。因此約翰·奧斯本更得使旁人明白婚約是非解除不可的，約翰·賽特笠是不可饒恕的。

債权人會談的时候，他对賽特笠的态度又狠毒又輕蔑。把那身敗名裂的人气个半死。奧斯本立刻禁止乔治和愛米麗亞往来，一方面威吓兒子，說是如果他不服从命令，便要遭到父亲的咒罵，一方面狠狠的詆毀愛米麗亞，仿佛那天真的小可憐兒是个

最下流最会耍手段的狐狸精。如果你要保持对于仇人的怨恨不讓它泄气，那么你不但得造出許多謠言中伤他，而且自己也得相信这些謠言。我已經說過，只有这个法子可以使你的行为不显得前后矛盾。

大禍临头了，父亲宣告破产，全家搬出勒塞尔广场，爱米丽亞知道自己和乔治的关系斬断了，她和爱情、和幸福已經無緣，对于这世界也失去了信念。正在这时候，約翰·奧斯本寄給她一封措詞惡毒的信，里面短短几行，說是她父亲行为恶劣到这步田地，兩家之間的婚約当然應該取消。最后的判決下来的时候，她并不怎么惊駭，倒是她爹媽料不到的——我該說是她媽媽意料不到的，因为約翰·賽特笠那时候事業失敗，名譽扫地，自己都弄得精疲力尽了。爱米丽亞得信的时候，顏色蒼白，样子倒很鎮靜。那一陣子她早已有过許多不吉利的預兆，如今不过坐实一下。最后的判決虽然現在剛批下来，她的罪过是老早就犯下的了。总之，她不該爱錯了人，不該爱得那么热烈，不該讓情感淹沒了理智。她还像本来一样，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不說。从前她虽然知道事情不妙，却不肯明白承認，現在索性断絕了想头，倒也不見得比以前更痛苦。她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根本沒有覺得有什么分別。大半的时候她都悶在自己的小房間里默默的伤心，一天天的憔悴下去。我并不是說所有的女人都像爱米丽亞这样。亲爱的勃洛葛小姐，我想你就不像她那么容易心碎。你是个性格剛强的女孩子，有一套正确的見解。我呢，也不敢說像她那样容易心碎。說句老实话，虽然我經歷过一番伤心事，过后也就慢慢的忘怀了。不过話又說回来，有些人天生成溫柔的心腸，的确比別人更嬌嫩，更脆弱，更禁不起風波。

約翰·賽特笠老头兒一想起或是一提起乔治和爱米丽亞的

婚事，心里口里的怨恨竟和奥斯本先生也不差着什么。他咒罵奥斯本和他家里的人，說他們全是沒心肝沒天良的坏蛋。他賭神罰誓的說無論如何不把女兒嫁給那种混賬东西的兒子。他命令爱米丽亞从此不許再想念乔治，叫她把乔治写給她的信和送給她的礼物都退回去。

她答应了，努力照她爸爸說的話做去，把那兩三件小首飾收拾在一塊兒，又把珍藏的信札拿出来重新看过一遍，其实信上的句子她早就能够背誦。她看完以后，十分割舍不下，說什么也不肯把它們丢过一边，又收起来藏在胸口，仿佛做母亲的抱着已經死了的孩子不放手，这情形想来你一定見過。年輕的爱米丽亞覺得这是她最后的安慰，如果給人夺去，她一定活不成，或者馬上会急得發瘋。信来的时候，她高兴得臉上放光，發紅，心里別別乱跳，快快的溜到沒人的地方独自一个人看信。如果信上的句子冰冷無情，这癡心的女孩子故意把它們曲解成充滿热忱的情話。如果来信写的又短又自私，她也会找出种种的借口原諒那写信的人。

她整天对着这几張毫無价值的紙片悶悶的發怔。每封信都帶給她一点回忆，她就靠过去活着。从前的情景还清清楚楚的在她眼前。他的面貌、声音、衣著，他說过些什么話，他怎么样說这些話，她都記得。在整个世界上，剩下的只有这些神聖的紀念和死去的感情留下的回想。她的本分，就是一輩子守着爱情的尸骸一直到自己死去为止。

她渴望自己快快的一死完事。她想：“死了以后我就能够到东到西的跟着他了。”我并不贊成她的行为，也不希望勃洛葛小姐当她模范，行动学着她。勃洛葛小姐知道怎么节制自己的感情，比那小可憐兒强得多。爱米丽亞太糊塗了；她对乔治山盟海

誓，把自己一顆心獻了出去，已經不能退步回身，換回來的却不過是一句作不得准的約諾，一剎那間就能成為毫無價值的空話。勃洛葛小姐決不會上這樣的當。長期的訂婚好像兩個人合股做買賣，一方面傾其所有投資經商，另一方面却自由自在，守信由他，背約也由他。

小姐們，留心點兒吧！訂婚以前好好的考慮考慮，戀愛的時候不要過於率直，別把心裏的話都倒出來，最好還是不要多動感情。你們看，不到時機成熟就對別人傾心訴膽是沒有好結果的，所以對人對己都要存一分戒心才好。在法國，婚姻全由律師們包辦，他們就是賓相，就是新娘的心腹朋友。你們如果結婚，最好還是按照法國的規矩，至少也得提防着，凡是能叫自己難受的情感，一概壓下去，凡是不能隨時變更或是收回的約諾，一概不出口。要在这名利場上成功發迹，得好名聲，受人尊敬，就非這樣不可。

自從她父親破產之後，愛米麗亞便沒有資格再和從前的熟人来往了。假如她聽見這些人批評她的話，就會明白自己犯了什麼罪，也會知道自已的名譽受到怎樣的糟蹋。斯密士太太說，這樣不顧前後的行為，簡直是一種罪過，她一輩子沒有見過。白朗恩太太說，愛米麗亞那麼不避嫌疑，真叫人噁心，她向來看不上眼；這次愛米麗亞這樣下場，對於她自己的幾個女兒倒是個教訓。兩位都賓小姐說：“她家裡已經破產，奧斯本上尉當然不會要娶這種人家的女孩兒。上了她父親的當還不夠嗎？提起愛米麗亞，她的糊塗真叫人——”

都賓上尉大聲喝道：“叫人什麼？他們兩個不是從小就訂婚的嗎？還不等於結了婚一樣嗎？愛米麗亞是天使一般的女孩子，比誰都可疼，比誰都純潔溫柔。誰敢說她不好？”

琴恩小姐說道：“噯，威廉，別那么氣勢汹汹的。我們又不是男人，誰打得過你呀？我們根本沒說賽特笠小姐什麼，不過批評她太不小心，其實再說利害點兒也容易。還有就是說她的爹媽遭到這樣的事也是自作自受。”

安痕小姐尖酸的說道：“威廉，現在賽特笠小姐沒了主兒了。你何不向她求婚去呢？這門亲戚可不錯呀！嘻，嘻！”

都賓滿面通紅，急忙回答道：“我娶她！小姐，你們自己沒有長心，別打量她也这么容易變心。你們譏笑那天使吧，反正她聽不見。她倒了楣了，走了背運了，當然應該給人笑罵。說下去呀，安痕！你在家裡是有名口角俏皮的，大家都愛听你說話呢！”

安痕小姐答道：“我再說一遍，咱們這兒可不是軍營，威廉。”

那勇猛的英國人給人惹得性子上來，嚷嚷道：“軍營！我倒願意听听軍營里的人也說這些話。看誰敢嚼說她一句壞話。告訴你吧，安痕，男人不是這樣的。只有你們才喜歡在一塊兒噉噉喳喳、咕咕呱呱、大呼小叫的。走吧，走吧，又哭什麼呢？我不過說你們兩個是一对呆鳥。”威廉·都賓看見安痕的眼睛紅紅的，又像平常一般眼淚汪汪起來，忙說：“得了，你們不是呆鳥，是天鵝。隨你們算什麼吧，只要你們別惹賽特笠小姐。”

威廉的媽媽和妹妹們都覺得他對那賣風流送秋波的無聊女人那么著迷，真叫人納悶。她們著急得很，威廉對她那么傾倒，她和奧斯本解約之後，會不會接下去馬上又和威廉好上了呢？這些高尚的女孩子大概是按照自己的經驗來測度愛米麗亞，所以覺得情形不對。或者說得确切一點，她們准是拿自己的是非標準來衡量別人，因為到眼前為止，她們還沒有機會結婚，也沒有機會挑一個扔一個的，談不上經驗不經驗的話。

那兩個女孩兒說道：“媽媽，虧得軍隊要調到國外去了。無

論如何，這一關，哥哥总算躲過了。”

她們說的不錯。我們現在演的是名利場上的家庭趣劇，那法國皇帝在里面也串演了一個角色。這位大人物雖然沒有開口說話，可是如果沒有他插進來，這出戲就演不成了。他推翻了波朋王朝，毀了約翰·賽特笠的前途。他來到法國的首都，鼓動法國人民武裝起來保衛他，同時也驚起了全歐洲的國家，大家都想攆他出去。當法國的軍隊和全國百姓在香特馬斯圍繞着法國之鷹宣誓永效忠誠的時候，歐洲四大軍隊也開始行動，準備大開圍場，追逐這只大老鷹。英國的軍隊是四支歐洲軍之一，咱們的兩個男主角，都賓上尉和奧斯本上尉也在軍中。

勇猛的第一——聯隊得到拿破侖脫逃上岸的消息之後，他們興高采烈，那份兒熱忱真是火辣辣的。凡是深知這有名的聯隊的人，都能懂得他們的心情。从上校到最小的鼓手，個個滿懷壯志雄心，熱誠地願意為國效勞。他們感激法國皇帝，仿佛他扰乱歐洲的和平就是給了他們莫大的恩惠。第一——聯隊一向翹首盼望的日子总算到了。這一下，可以給同行開開眼，讓他們知道第一——聯隊和一向在西班牙打仗的老軍人一樣耐戰，他們的勇氣還沒有給西印度群島和黃熱病消耗盡呢。斯德博爾和斯卜內希望不必花錢就能升為連長。奧多少佐的太太決定隨着軍隊一起出發，她希望在戰爭結束之前，能把自己的簽名改成奧多上校太太，也希望丈夫得個下級騎士的封號。咱們的兩個朋友，奧斯本和都賓，也和其餘的人一般興奮，決定盡自己的責任，顯聲揚名，建立功勛。不過外表看來，都賓穩健些，不像奧斯本精神勃勃，把心里的話囔囔得人人都知道。

使全國全軍振奮的消息傳開之後，大家激動得很，沒有心思顧到私事了。喬治·奧斯本新近正式發表升了上尉；部隊已經

决定往外开拔，因此又得忙着做种种准备，心里还急煎煎的等着再升一級。时局平靜的时候認為要紧的大事，这当兒也来不及多管了。說老實話，他听得忠厚的賽特笠老先生遭了橫禍，并不覺得怎么愁悶。倒楣的老頭兒和債主第一次會談的時候，他正在試新裝；新的軍服襯得他非常漂亮。他的父親後來告訴他那破產的傢伙怎么混賬，怎么不要臉，要什么流氓手段；又把以前說過的关于愛米麗亞的話重新提了一下，禁止他和她來往。當晚他父親給他一大筆錢，專為付漂亮的新制服和新肩章的費用。這小伙子使錢一向散漫，不會嫌多，當下收了錢，也就沒有多說話。他在賽特笠家裡度過多少快樂的时光，如今却見屋子外面貼滿了紙招兒。進城的時候，他歇在斯洛德客店里；當夜他出了家門往客店里去，看見這些紙招兒映着月光雪白一片。看來愛米麗亞和她父母已經從他們舒服的家里給趕出去了。他們在哪兒安身呢？他想到他們家裡这么零落，心裡很難過。晚上他的伙伴們看見他悶悶的坐在咖啡室里，喝了好些酒。

不久都賓進來，勸他少喝酒。他回說心裡不痛快，只得借酒澆愁。他的朋友問了許多不識時務的問題，而且做出很有含蓄的樣子向他打听有什麼消息，奧斯本不肯多話，只說心裡有事，悶得慌。

回到營里三天之後，都賓發現年輕的奧斯本上尉坐在自己房間里，頭靠着桌子，旁邊散着許多信紙，仿佛是非常懊喪的樣子。“她——她把我送給她的東西都退回來了。就是這几件倒楣的首飾。你瞧！”他旁邊攔着一個小包，上面寫明交給喬治·奧斯本上尉，那筆迹非常眼熟。另外散放着几件小東西：一只戒指，他小時候在集場上買給她的一把銀刀，一條金鏈子，下面墜着個小金盒子，安着一綹頭髮。他滿心懊惱，哼唧了一聲說道：

“什么都完了。威廉，这封信你要看嗎？”說着，他指指一封短信。信上說：

这是我最后一次写信給你了。爸爸叫我把你給我的礼物都退回給你——这些东西还都是你在从前的好日子里送給我的。我們遭到这样的灾难，想来你一定和我一样难受——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难受。在这种不幸的情形之下，咱們的婚約不可能再繼續下去，因此我讓你自由。奥斯本先生这么狠心的猜疑我們，比什么都使我們伤心。我相信我們这么受苦，給別人疑心，都和你沒有关系。再会！再会！我禱求上帝給我力量承受这个苦难和許多别的苦难。我禱告上帝保佑你。

爱米

我以后一定时常彈琴——你的琴。只有你才想得到把它送给我。

都宾心腸最軟，每逢看見女人和孩子受苦，就会流眼泪。这忠厚的人兒想到爱米丽亞又寂寞又悲伤，扎心的难受，忍不住哭起来。倘若你要笑他沒有丈夫气概，也只得由你了。他賭神罰誓的說爱米丽亞是下凡的天使。奥斯本全心全意的贊成他的話；他也在回忆过去的生活，想她从小兒到大，总是那么天真、妩媚，單純得有趣，对自己更是輕憐密爱，沒半点兒矯飾。

从前是得福不知，現在落了空，反覺悔恨無及。霎時間千百样家常習見的情景和回忆都涌到眼前。他所看見的爱米丽亞，总是溫良美丽的。他想起自己又冷淡又自私，她却是忠貞不二，只有紅着臉羞愧和懊悔的份兒。兩個朋友一时把光荣、战争，一切都忘記了，只談爱米丽亞。

長談之后，兩個人半晌不說話。奥斯本想起自己沒有想法子找寻她，老大不好意思，問道：“他們到哪兒去了？他們到哪兒去了？信上並沒有写地名。”

都宾知道她的地址。他不但把鋼琴送到她家，而且写了一封信給賽特笠太太，說要去拜訪她。前一天，他回契頓姆之前，已經見過賽特笠太太和愛米麗亞。使他們兩人心動神搖的告別信和小包裹就是他帶來的。

賽特笠太太殷勤招待忠厚的都宾。她收到鋼琴之后，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乔治要表示好意，送来的礼。都宾上尉不去糾正这好太太的錯誤，只是满怀同情的听她訴說她的煩难和苦惱。她談起这次有多少損失，眼前过日子多么艰苦，他竭力安慰她，順着她責备奥斯本先生对他从前的恩人不該这样無情無义。等她吐掉心里的苦水，稍微舒暢了一些，他才鼓起勇气要求見見愛米麗亞。愛米老是悶在自己屋子里，她母亲上去把她領下楼来。她一头走一头身上还在發抖。

她一些血色都沒有，臉上灰心絕望的表情看着叫人心酸。老实的都宾見她顏色蒼白，呆着臉兒，覺得总是凶多吉少，心里害怕起来。她陪着客人坐了一兩分鐘，就把小包交給他，說道：“請你把这包东西交給奥斯本上尉。我——我希望他身体很好。多謝你来看我們。我們的新房子很舒服。媽媽，我——我想上楼去了，我累得很。”可憐的孩子說了這話，对客人笑了一笑，行了一个礼，轉身走了。她母亲一面扶她上楼，一面回过头来看着都宾，眼睛里的神情十分凄慘。这个忠厚的家伙自己已經一心恋着她，哪里还用她母亲訴苦呢？他心里一股子說不出来的凄惶、憐惜、憂愁，出門的时候，心神不安得仿佛自己做了亏心事。

奥斯本听得他朋友已經找着了愛米，一叠連声急急忙忙的問了許多問題。那可憐的孩子身体怎么样？看上去还好嗎？她說了什么話？他的朋友拉着他的手，正眼看着他的臉說道：“乔治，她要死了。”威廉·都宾說了這話，再也說不出第二句来。

賽特笠一家安身的小屋里有個胖胖的年輕愛爾蘭女傭人。屋里粗細活計都是她一個人做。多少天來，這女孩兒老在想法子安慰愛米麗亞，或是怎麼樣幫幫她的忙。她白費了一番力氣；愛米麗亞心下悲苦，提不起精神來回答她，恐怕根本不知道那女孩子在替她盡心。

都賓和奧斯本談話以後四個鐘頭，這小女傭人走到愛米麗亞房間里，看見愛米照常坐在那里對着喬治的几封信（她的寶貝）悄沒聲兒的發怔。女孩子滿面得色，笑嘻嘻的非常高興，做出許多張致來想叫可憐的愛米注意她，可是愛米不理。

女孩子說：“愛米小姐。”

愛米頭也不回的說道：“我就來。”

女傭人接下去說道：“有人送信來了。有個人——有件事情——喏，這兒有封新的信來了，別盡着看舊信了。”她遞給愛米一封信，愛米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我要見你。最親愛的愛米——最親愛的愛人——最親愛的妻子，到我身邊來吧！”

喬治和她媽媽在房門外面，等她把信看完。

第十九章

克勞萊小姐生病

上面已經提起，說是上房女傭人孚金姑娘只要知道克勞萊家里出了什麼要緊事，一定會通知牧師夫人別德·克勞萊太太，仿佛這是她的責任。我們也已經說過，這好脾氣的太太對克勞萊小姐的亲信女傭人另眼看待，特別的客气殷勤。她和克勞萊

小姐的女伴布立葛絲小姐也很講交情，對她十分周到，不時許她好處，就贏得了布立葛絲的歡心。客氣話和空人情在許願的人不費什麼，受的人卻覺得舒服，當它寶貴的禮物。真的，凡是持家儉省會調度的主婦都知道好言好語多麼便宜，多麼受人歡迎。我們一輩子做人，哪怕吃的是最平常的飯菜，有了好話調味，也就覺得可口了。不知那個糊塗蠢材說過這話：“好聽的話兒當不得奶油，拌不得胡蘿卜。”世界上一半的胡蘿卜就是用這種沙司拌的，要不然那里有這樣好吃呢？不朽的名廚亞萊克斯·索叶^①花了半便士做出來的湯，比外行的新手用了幾磅肉和蔬菜做出來的還可口。同樣的，技藝高妙的名家只消隨口說幾句簡單悅耳的話，往往比手中有實惠有現錢的草包容易成功。還有些人的胃口不好，吞下了實惠反而害病，好聽的空話，却是人人都能消化的。而且吃馬屁的人從來不嫌多，沒足沒夠的吃了還想吃。別德太太幾次三番表示自己对孚金和布立葛絲交情深厚，並且說若是她有了克勞萊小姐的家私，打算怎麼樣报答這樣忠心的好朋友，因此這兩個女的對她敬重得無以復加，而且感激她，相信她，好像她已經送了她們多少值錢的重禮了。

羅登·克勞萊究竟只是個又自私又粗笨的騎兵，他不但不費一點兒心思去討好他姑母的下人，而且老實表示看不起她們。有一回他叫孚金替他脫靴子，又有一回，為一點兒無關緊要的小事下雨天叫她出去送信；雖然也賞她個把基尼，總是把錢照臉一扔，好像給她一下耳括子。上尉又愛學着他姑母的榜樣，拿布立葛絲開玩笑，常常打趣她。他的笑話輕靈到什麼程度呢，大概有他的馬踢人家一蹄子那麼重。別德太太就不同了，每逢有細致

① 亞萊克斯·索叶 (Alexis Soyer, 1809—58)，有名的法國廚子，住在英國，曾寫過不少烹調書。

为难的問题，总要和布立葛絲商議一下。她不但賞識布立葛絲的詩，并且处处对她体谅尊敬，表示好意。她有时送孚金一件只值兩三文小錢的礼物，可得陪上一車好話，女佣人感激得了不得，看着这兩三文錢像金子一般貴重。孚金想着別德太太承繼了遺產之后，她自己不知可得多少实惠，更覺得心滿意足。

我現在把罗登和別德太太兩人不同的行为比較一下，好讓初出茅廬的人做参考。我对这班人說：你該逢人便夸，切忌挑挑揀揀的。你不但得当面奉承，如果背后的話可能吹到那人耳朵里，你不妨在別人面前也捧他一下。說好話的机会是切不可錯過的。考林烏德^① 每逢看見他庄地上有一塊地空着，准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顆橡实往空地上一扔，百無一失。你为人在世，也該拿他扔橡实的精神来恭維別人才行。一顆橡实能值多少？种下地去倒可能長出一大塊的木料呢？

总而言之，罗登·克劳萊得意的当兒，底下人無可奈何，只得捺下气服从他；如今他出了丑，有誰肯帮助他憐憫他？自从別德太太接手在克劳萊小姐屋里管家之后，那兒的駐防軍都因为得到这么一个領袖而欣幸。她人又慷慨，嘴又甜，又会許願，大家料着在她手下不知有多少好处。

至于說到罗登会不会吃了一次亏就自認失敗，不再想法子夺回往日的地位了呢？这种傻想头，別德·克劳萊太太是沒有的。她知道利蓓加有勇有謀，慣能从死里求活，決不肯不战而退。她一面准备正面迎敌，并且随时留神，提防敌人会猛攻突击，或是暗里埋下地雷。

第一件要考虑的是，她虽然已經占領这座城池，是不是能够

^① 考林烏德 (Cuthbert Collingwood, 1750—1810)，英国海軍大將，在特拉法尔加之役，納尔遜受伤后由他指揮。

把握城里的主要居民还是問題。克勞萊小姐在这种情形之下支撐得下去嗎？她的对手虽然已給驅逐出境，克勞萊小姐会不会暗暗希望他們回来呢？老太太喜欢罗登，也喜欢利蓓加，因为利蓓加能够替她解悶。別德太太不能自騙自，只得承認自己一党的人沒有一个能够給城里太太开心消遣。牧师太太老老实实的想道：“我知道，听过了可惡的家庭教师唱歌，我的女兒唱的歌兒是不中听的了。瑪莎和露意莎合奏的当兒她老是打瞌睡。杰姆是一股子硬綳綳的大学生派头，可憐的別德宝贝兒老說些狗呀馬呀，她看着这两个人都觉得心煩。如果我把她帶到乡下，她准会生了气从我們家逃出去，那是一定的。那么一来，她不是又掉到罗登的手心里面，給那髒心爛肺的夏潑算計了去了嗎？我看得很清楚，眼前她病的很重，至少在这几个星期里头不能起床。我得趁現在想个法子保护她，免得她着了道兒，上那些混賬东西的当。”

克勞萊小姐身体最好的时候，只要听人說她有病或是臉色不好，就会浑身索索抖的忙着請医生。現在家里突如其来發生了大事，神經比她强健的人也要擋不住，何況她呢。所以我想她身上的确很不好。且不管她有多少病，反正別德太太認為她職責所在，應該告訴医生、医生的助手、克勞萊小姐的女伴和家里所有的佣人，說克勞萊小姐有性命危險，叮囑他們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她發出命令，在附近街上鋪了一層干草，厚得几乎沒膝。又叫人把門环取下来交給鮑尔斯和碗蓋一起藏着，免得外面人打門惊吵了病人。她坚持要請医生一天来家看視兩回，每隔兩小时給病人吃藥，灌了她一肚子藥水。無論什么人走进病房，她口里便噓呀噓的不讓人作声，那声音陰森森的，反而叫床上的病人害怕。她坚定不移的坐在床旁的圈椅里，可憐的老太

太睜开眼来，就見她瞪着圓湛湛的眼睛全付精神望着自己。所有的窗帘都給她拉得严严的，屋里漆黑一片，她像猫兒一样悄沒声兒的趑来趑去，兩只眼睛仿佛在黑地里發出光来。克勞萊小姐在病房里躺了好多好多天，有时听別德太太讀讀宗教書。在漫漫的長夜里，守夜的按时报鐘点，通夜不灭的油灯劈拍作响，她都听得听着。半夜，医生的助手輕輕进来看她，那是一天里最后的一



次，此后她只能瞧着別德太太亮晶晶的眼睛，或是灯花一爆之間投在陰暗的天花板上的黃光。按照这样的養生之道，別說这可憐的心惊胆战的老太太，連健康女神哈奇亞也会害病。前面已經說过，她在名利場上資格很老，只要身体好精神足的时候，对于宗教和道德的看法豁达得連伏尔泰先生也不能再苛求。可惜这罪孽深重的

老婆子一生病就怕死，而且因为怕得利害，反而添了病，到后来不但身体衰弱，还吓得一团糟。

病床旁边的說法和傳道在小說書里發表是不相宜的，我不願意像近来有些小說家那样，把讀者哄上了手，就教訓他們一頓。我这書是一本喜剧，而且人家出了錢就为的要看戏。可是話又說回来了，我虽然不講道說法，讀者可得記住这条道理，就是說名利場上的演員在戏台上尽管又得意又高兴，忙忙碌碌，嘻嘻

哈哈，回到家里却可能憂愁苦悶，嗟嘆往事不堪回首。愛吃喝的老饕生了病，想起最豐盛的筵席也不見得有什麼滋味。過時的美人回憶从前穿着漂亮衣服在跳舞會里大出風頭，也得不到什麼安慰。政治家上了年紀之後，咀嚼着从前競選勝利最轟轟烈烈的情况也不會覺得怎麼得意。世人難逃一死，死后的情况雖然難以捉摸，一死是免不了的。咱們遲早會想到這一層，遲早要推測一下死后的境界。一個人的心思一轉到這上面，過去的成功和快樂便不算什麼了。同行的小丑們啊！你們嘻皮扯臉，滿身垂着鈴鐺，翻呀滾呀，不也覺得厭倦嗎？親愛的朋友們，我存心是忠厚的，我的目的，就是陪着你們走遍這個市場，什麼鋪子、賽會、戲文，都進去看個仔細，等到咱們体味過其中的歡樂、熱鬧、鋪張，再各自回家去煩惱吧！

別德·克勞萊太太暗想道：“我那可憐的丈夫倘若有點兒頭腦，現在就用得着他了，正好叫他來勸導可憐的老太太，讓她回心轉意，改變她以前混賬的自由思想，好好的盡自己的本分，從此和那浪蕩子斷絕往來。可恨他不但自己出乖露丑，還連累了家里的名聲！我的寶貝女兒們，還有我兩個兒子，才真需要親戚們幫忙，況且他們也配。如果別德能夠叫老太太開了眼，給他們一個公道待遇，那就好了。”

要棄邪歸正，第一步先得憎恨罪惡，因此別德·克勞萊太太竭力使大姑明白羅登·克勞萊種種行為實在是罪大惡極。羅登的罪過經他孀娘一數一理，真是長長一大串，給聯隊里所有的年輕軍官分擔，也足夠叫他們都受處分。按我的經驗來說，你要是做錯了事，你自己的親戚比什麼道學先生都着急，來不及的把你干的壞事叫嚷得大家知道。講起羅登過去的历史，別德太太非

常熟悉，显見得她是本家的人，随处关心。关于罗登和馬克上尉吵架的丑事，所有的細节她都知道；这事一起头就是罗登不对，結果他还把上尉一槍打死。还有一个可憐的德芙台尔勳爵，他的媽媽要他在牛津上学，特特的在牛津找下房子；他本人一向不碰紙牌，哪知道一到倫敦就給罗登教坏了。罗登这惡棍慣会勾引青年，調唆他們往邪路上走，他把德芙台尔帶到可可树俱乐部把他灌得大醉，騙了他四千鎊錢。罗登毀掉多少乡下的斯文人家，——兒子給他弄得身名狼籍，一文不剩，女兒上他的当，断送在他手里。这些人家的苦痛，別德太太有声有色，仔仔細細的形容了一番。她还認識好几个可憐的商人，給罗登鬧的傾家蕩产。原来他不但大手大脚的揮霍，还会耍各种下流卑鄙的手段躲債害人。他的姑媽总算世界上最慷慨的人了吧？罗登不但欺騙她，——这些鬼話真吓死人！而且全無良心，姑媽为他扣刻自己，他反而在背后笑話她。別德太太把这些故事慢慢的講給克劳萊小姐听，沒有漏掉一件。她覺得自己是基督教徒，又是一家的主母，这一点責任是應該尽的。她說的話虽然使听的人加添許多苦痛，她可沒覺得良心不安，反而因为毅然決然的尽了責任而自鳴得意，以为自己干了一件有益的事。要毀坏一个人的名誉，这事就得留給她的亲戚来干——随你說什么，我知道我这話是不錯的。至于罗登·克劳萊这倒楣东西呢，說老實話，單是他真正干下的坏事就够混賬了；他的朋友別德太太給他編了許多謠言，全是白費力气。

利蓓加現在也成了本家人，因此別德太太十分关心她，用尽心思四处打听她过去的历史。別德太太追求真理是不怕煩难的，她特地坐了克劳萊小姐的馬車到契息克林蔭道密納佛大厦去拜訪她的老朋友平克頓小姐（事前她切实的囑咐家下的佣人，凡是

罗登差来的人和送来的信，一概不接受），一方面报告夏潑小姐勾引罗登上尉的坏消息，同时又探听得几件稀奇的新聞，都和那家庭教师的家世和早年历史有关系。字彙家的朋友供給她不少情报。她叫吉米瑪小姐把圖画教师从前的收条和信札拿来。其中一封是从监牢里写来的；他欠債被捕，要求預支薪水。另一封是因为契息克的主妇們招待了利蓓加，她父亲写信千恩万謝的表示感激。倒运的画家最后一封信是临死前写的，專为向平克頓小姐托孤。此外还有利蓓加小时候写的信，有的替她爸爸求情，有的感謝校長的恩典。在名利場上，再沒有比旧信更深刻的諷刺了。把你好朋友十年前写的一包信拿出来看看，——从前是好朋友，現在却成了仇人。或是讀讀你妹子給你的信，你們兩人为那二十鎊錢的遺產拌嘴以前多么亲密！或是把你兒子小时滿紙塗鴉，小孩兒笔迹的家信拿下来翻翻，后来他的自私忤逆，不是差点兒刺破了你的心嗎？或者重温你自己写給爱人的情書，滿紙說的都是無窮的眷恋，永恒的情爱，后来她嫁給一个从印度回国的財主，才把它們送还給你，如今她在你心上的印象不見得比伊丽莎白女王更深。誓約，諾言，道謝，癡情話，心腹話，过了些时候看着無一不可笑。名利場上該有一条法律，規定除了店鋪的收条之外，一切文件字据，过了适当的短时期，統統應該銷毀。有人登广告宣傳日本的不褪色墨汁，这些人不是江湖騙子，便是存心搗蛋，应当和他們可惡的新發明一起毀灭。在名利場上最合适的墨水，过了兩天顏色便褪掉了；于是紙上一干二淨，你又可以用來写信給別人。

別德太太不辞劳苦的追尋夏潑和他女兒的踪跡。她从平克頓女校出来，又找到希臘街上那画家从前住过的房子里去。客厅里还挂着一幅画像，房东太太穿着白軟緞袍子，房东先生胸前

一排銅鈕扣。這畫像是當年夏潑欠了一季房錢，拿它抵租的。房東思多克斯太太非常愛說話，盡她所知，把夏潑先生的事情說給別德太太聽。她說夏潑又窮又荒唐，可是脾氣好，人也有趣。衙門里的地保跟討債的老是跟着他。他和他女人一直沒有正式結婚，直到她臨死前不久才行了婚禮。房東太太雖然不喜歡那女的，對於這件事可是非常不贊成。夏潑的女兒是個小狐狸精，野頭野腦的，脾氣很古怪。她愛開玩笑，又會模仿人，真逗樂兒。她從前常到酒店里去买杜松子酒，附近一帶画画兒的人，沒一個不認識她。總而言之，別德太太對於新娶的侄媳婦的家世、教育、品行都打聽的清清楚楚；利蓓加若知道她這樣調查自己的歷史，一定要大不高興。

別德太太把辛苦搜索得來的結果一古腦兒告訴了克勞萊小姐。羅登·克勞萊太太原來是戲子的女兒。她自己也上台跳過舞。她也做過畫家的模特兒。她自小兒就受母親的熏陶；還跟着父親喝杜松子燒酒，另外還有許多別的罪狀。她嫁了羅登，只算墮落的女人嫁了個墮落的男人。別德太太的故事含有教訓，就是說那兩口子真是混賬透頂，沒有救星了，正正派派的人，再也不願意去理他們。

以上就是精細的別德太太在派克街收集的材料。她知道羅登和他的太太准在想法子向克勞萊小姐進攻，這些資料可算是武裝這屋子必需的軍火和糧草。

別德太太的安排若還有漏洞，那只好怪她太性急。她布置得太周密了，其實根本不用把克勞萊小姐的病情製造得那麼嚴重。年老的病人雖然由她擺布，可是嫌她太不放鬆，恨她把自己管頭管腳，巴不得有機會從她手里溜之大吉。愛管閑事的女人

的确是太太小姐队里的尖兒；她們什么都不放过，人人的事情都插一脚，还慣会替街坊鄰舍出主意，想的办法比当局者还好。可是有一点，她們往往不提防本家的人会造反，想不到压得太重，就会引出大事来。

譬如說吧，別德太太不顧自己的死活，自願不睡不吃，不吸新鮮空气，伺候她生病的大姑，我相信她完全出于好心。她深信老太太生了重病，差点兒沒把她一直安排到棺材里去。有一次，她和每天来看病的助手医生克倫浦談起自己的种种牺牲和成績。

她說：“亲爱的克倫浦先生，都是侄兒沒良心，才叫姑媽气出这场病来。我呢，伺候她可沒偷懶，总算尽了力，只求亲爱的病人快快复原。我从来不怕吃苦，我也不怕自我牺牲。”

克倫浦先生深深打了一躬，說道：“我只能說您的热心真叫人敬重，可是——”

“我自从来到这兒以后，簡直就沒合过眼。我要尽我的本分，只好不睡覺，不顧自己的身子，舒服不舒服的話更談不到。我可憐的杰姆士出天花的时候，我那里肯讓佣人服侍他，都是自己来的呀！”

“亲爱的夫人，您尽了一个好母亲的本分，真是了不起，可是——”

別德太太覺得自己有道理，擺出恰到好处的正經臉色接着說道：“我是好些孩子的母亲，又是英国牧师的妻子，不是吹牛，我做人是講道德的。克倫浦先生，只要我有力气撐下去，我决不逃避責任。有些人把头髮灰白的老長輩气得害病”（別德太太說到这儿揮揮手指着梳妝室里的架子，上面擱着克勞萊老小姐咖啡色的假刘海），“可是我呢，我決計不离开她。唉，克倫浦先生，恐

怕病人除了医藥之外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呢！”

克倫浦也不放松，恭而敬之的插嘴道：“亲爱的太太，我剛才的話还没有說完。您的意思很好，使我非常佩服。我剛才要說的話，就是您用不着为咱們的好朋友这么担心，也用不着为她牺牲自己的健康。”

別德太太接口說道：“为我的責任，为我丈夫家里的人，我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克倫浦殷勤地答道：“太太，如果有这种需要，这样的精神是好的。可是我們并不希望別德·克勞萊太太过分苦了自己。关于克勞萊小姐的病，施貴尔医生和我已經仔細考虑过了，想来您也知道的。我們認為她神經緊張，沒有兴致，这都是因为家里發生变故，受了刺激——”

別德太太叫道：“她的侄兒不得好死！”

“——受了刺激。您呢，亲爱的太太，像个护身神，——簡直就是个护身神，在危急的时候来安慰她。可是施貴尔医生和我都覺得咱們的好朋友并不需要成天躺在床上。她心里煩惱——可是关在房里只会加重她的煩惱。她需要換換环境，呼吸新鮮空气，找点兒消遣。藥書上最灵驗的方子不过是这样。”說到这里克倫浦先生露出漂亮的牙齿笑了一笑道：“亲爱的太太，劝她起来散淡散淡，把她从床上拉下来，想法子給她开个心。拖她出去坐馬車兜兜風。別德·克勞萊太太，請原諒我这么說，这样一来，連您的臉上也能恢复从前的紅顏色了。”

別德太太不小心露出馬脚，把自私的打算招供出来了。她說：“我听說她可惡的侄兒常常坐了馬車在公园里兜風，和他一塊兒干坏事的沒臉女人跟着他。克勞萊小姐看見这混賬东西滿不在乎的在公园里玩兒，准会气得重新害病，可不是又得睡到床

上去了嗎？克倫浦先生，她不能出去。只要我在这兒一天，我就一天不讓她出去。至于我的身子，那可算什么呢？我自己願意為責任而獻出健康。”

克倫浦先生不客氣的答道：“說實話，太太，如果她老給鎖在黑漆漆的房間里，以后如果有什么危險，我不能担保。她現在緊張得随时有性命危險。我老老实实的警告您，太太，如果您願意克勞萊上尉承繼她的遺產，您這樣正是幫他的忙。”

別德太太叫道：“天哪！她有性命危險嗎？噫，克倫浦先生，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呢？”

前一天晚上，施貴爾醫生和克倫浦先生在蘭平·華倫爵士^①家里等候替他夫人接生第十三个小宝宝，兩個人一面喝酒，一面談論克勞萊小姐的病情。

施貴爾醫生道：“克倫浦，漢泊郡来的那女人真是個貪心辣手的家伙。她這一下可把蒂萊·克勞萊這老奶奶抓住了。這西班牙白酒不錯。”

克倫浦答道：“羅登·克勞萊真是個傻瓜，怎么会去娶个穷教师。不过那女孩子倒有点兒动人的地方。”

施貴爾道：“綠眼睛，白皮膚，身材不錯，胸部長的非常飽滿。的确是有点兒动人的地方。克勞萊也的确是个傻瓜，克倫浦。”

助手答道：“他一向是个大傻瓜。”

醫生又道：“老奶奶当然不要他了。”半晌他又說：“她死后，傳下来的家私大概不少。”

克倫浦嘻皮笑臉的說：“死！我宁可少拿兩百鎊一年，也不願意她死。”

① 蘭平·華倫 (Lanin Warren)，一窩鬼子的意思，表示他子女众多。

施貴尔道：“克倫浦好小子，汉泊郡的婆娘如果留在她身边，两个月就能送她的命。老太婆年紀大——吃的多——容易緊張——心跳——血压高——中風——就完蛋啦。克倫浦，叫她走，叫她滾，要不然的話，你那兩百鎊一年就靠不住了，还抵不过我几星期的收入呢。”他那好助手得了他这个指示，才和別德·克勞萊太太老实不客气的把話說了个透亮。

老太太躺在床上不能起身，旁边又沒有别的亲人，可以說完全捏在別德太太的手心里。牧师的女人已經好几回向她开口，要她改写遺囑。老太太一听见这么丧謗的話兒，怕死的心思比平常又加添了几分。別德太太覺得要完成她神聖的任务，先得使病人身体健朗，精神愉快。这么一来，問題又来了，把她帶到什么地方去呢？混賬的罗登夫妻不到的地方只有教堂，然而別德太太是明白人，知道克勞萊小姐决不会喜欢到教堂里去。她想：“还是到倫敦郊外去散散心吧，据說郊外的風景像画兒一样好看，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于是她忽然兴致勃發，要上汉泊斯戴特和霍恩塞去逛逛，并且說她多么喜欢德尔威治的風景。她扶着病人坐在馬車里，一同到野外去，一路上講着罗登兩口兒的各种故事替老太太解悶，凡是能使克勞萊小姐痛恨那两个混賬东西的事情，一件也沒有漏掉。

也許別德太太过分小心，把克勞萊小姐管得太紧了。病人虽然受她的影响，当真嫌弃了忤逆的侄兒，可是覺得自己落在她手掌之中，心里不但惱怒，而且暗暗的害怕，巴不得一时离开她才好。不久，克勞萊小姐說什么也不肯再上哈依該脫和霍恩塞，一定要上公园。別德太太知道她們准会碰見可恨的罗登；果然不出她所料。一天，她們在圓場里看見罗登駕着輕便馬車远远而来，利蓓加坐在他的旁边。罗登他們看見敌人的馬車里，克勞

萊小姐坐在本來的位子上，別德太太坐在她左邊，布立葛絲帶着小狗坐在倒座上。真是緊張的一剎那！利蓓加看見馬車，一顆心已在扑扑的跳，兩輛車拍面相交的當兒，她做出熱愛關心的樣子瞧着老小姐，緊緊的握着兩手，仿佛心里十分難過。羅登也緊張得發抖，染過的鬍子下面遮着的一張臉紫漲起來。對面的馬車里只有布立葛絲覺得激動，睜大眼睛不知所措的瞪着從前的老朋友。克勞萊小姐的樣子很堅定，回過頭看着園里的蛇紋石。別德太太正在逗小狗玩耍，叫它小寶貝，小心肝，玩得出神。兩輛車各走各路又分開了。

羅登對妻子說：“咳，完了！”

利蓓加答道：“羅登，再試一次。你能不能把咱們的車輪子扣住她們的，親愛的？”

羅登沒有这么大的勇氣。兩輛車重新碰頭的時候，他站起來瞪大眼使勁望着這邊，舉起手來準備脫帽子。這一回，克勞萊小姐并沒有把臉回過去，她和別德太太狠狠的瞪着羅登，只做不認識。他咒罵了一聲，只能又坐下去，把車趕出圓場，灰心喪氣的回家去了。

這一下，別德太太打了一個了不起的大勝仗。可是她看見克勞萊小姐那么緊張，覺得常常和羅登他們見面是不妥當的。她出主意說她親愛的朋友身體不好，必須離開倫敦，竭力勸她到布拉依頓去住一陣子。

第二十章

都宾上尉做月老

不知怎么一来，威廉·都宾上尉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奥斯本和爱米丽亚的媒人了。他两边拉拢说合，一切都由他安排，由他调度。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没有他，他们再也不会结婚。他想到这头亲事偏要他来操心，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样来回办交涉，在他是件苦惱不过的事，可是都宾上尉只要认定了自己的责任，就会不声不响，爽快地干。目前他主意已经打定，赛特笠小姐如果得不到丈夫，准会失望得活不成，他当然应该尽力让她活下去。

老实的威廉奔走的结果，居然把乔治重新带回来，伏在他年轻情人的脚旁（或许我该说躺在年轻情人的怀里）。乔治和爱米丽亚见面时候的琐碎小事情，我也不说了。瞧着爱米美丽的脸儿因为伤心绝望而变得憔悴不堪，听着她温柔的声音天真地诉说心里的悲苦，心肠比乔治再硬的人也会觉得不忍。她的母亲抖簌簌的引着奥斯本上来，爱米倒并没有昏晕过去，只不过靠着情人的肩膀痛快淋漓的洒了不少多情的眼泪，让郁积在心里的委屈尽情发泄出来。赛特笠太太见她这样，放心了好些。她觉得应该让两个年轻人说句体己话儿，便走开了。这里爱米拉住乔治的手，低心下气的哭着吻它，仿佛乔治是她的主人，她的领袖，又好像自己不成材，做错了事，望他饶赦，求他施恩。

爱米这么柔顺，这么死心塌地的服从，真是可爱，乔治·奥

斯本不由得深深的感动，而且从心里得意出来。面前这天真驯良的小东西就是他忠心的奴隶，他尝到自己的权威，暗暗的惊喜。他自己虽然是大皇帝，可是慷慨大度，准备把跪在地上的以斯帖^①扶起来，封她做皇后。爱米的顺从使他感动，她的美貌和苦痛，更使他生了怜惜。他安慰她，简直像在抬举她，赦她的罪过。在以前，爱米的太陽离开了她，她的希望，她的感情，也跟着干枯萎谢，现在阳光一出，它们又欣欣向荣了。隔天晚上，枕头上的小脸还是苍白无神的，对周围的动静漠不关心的，可是这一晚呢，却是满面笑容，和隔天大不相同。老实的爱尔兰小丫头看见爱米改了样子，心里非常喜欢，央求着爱米，说要把她那忽然变得红喷喷的脸儿吻一下。爱米伸出胳膊勾住女孩子的颊子使劲吻着她，仿佛自己还没有长大。她确实没有长大。当晚她像孩子似的睡得十分酣畅，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光，心上涌出一股说不出的快乐。

爱米丽亚想道：“今天他一定又会来。他是天下最好最了不起的人。”说实话，乔治也以为自己慷慨得无以复加，跟爱米结婚在他真是了不起的牺牲。

爱米和奥斯本在楼上喜孜孜的谈心，赛特笠老太太也在楼下和都宾上尉谈论眼前的局面，估计两个年轻人将来有什么前途和机会。赛特笠太太是地道的女人，她先把两个情人拉在一起，见他们紧紧的互相拥抱，才放心走开，过后却又说什么乔治的父亲对待赛特笠先生这么狠毒、混账、不要脸，赛特笠决不会肯让女儿嫁给这么个坏蛋的儿子。她说了半天话，讲到他们家里从前多么舒服阔气。那时奥斯本家里住在新街，又穷又酸，奥

① 见“圣经”“旧约”“以斯帖记”，波斯王亚哈随鲁废掉王后，娶犹太女奴以斯帖。

斯本的女人生了孩子，她把乔斯穿剩的小衣服送給他們，奥斯本太太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現在奥斯本这么惡毒沒良心，把賽特笠先生气的死去活来，他怎么还会答应这門亲事呢？这件事是再也行不通的。

都宾笑道：“太太，那么他們兩人只能学罗登·克劳萊上尉和爱米小姐那个做家庭教师的朋友，也来个私奔結婚。”賽特笠太太嚷起来，說她真沒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她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把这消息告訴白蘭金索泊。她說白蘭金索泊一向疑心夏潑小姐不是正經貨。乔斯好运气，沒娶她。接下去她把那人人知道的故事，就是說利蓓加和卜克雷·窩拉的稅官怎么恋爱的事情，又說了一遍。

都宾倒不怕賽特笠先生生气，只是担心乔治的爸爸作梗。他承認自己很焦急，不知勒塞尔广场那黑眉毛的皮件商人^①，那專制的老头兒，究竟会干出什么来。都宾恍惚听說他已經强橫霸道的禁止兒子和爱米結婚。奥斯本脾气又暴，性情又頑固，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乔治的朋友想道：“乔治要叫他爸爸回心轉意，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將來在打仗的时候大显身手。如果他死了呢，他們兩人都活不成。如果他不能出头呢，——那怎么好？我听說他母亲留給他一些錢，剛够他捐个少佐的位置，——再不然，他只能把現在的官职出卖^②，到加拿大另找出路，或是住在乡下茅草屋里过苦日子。”都宾覺得如果娶了这么一个妻子，就是叫他到西伯里亞去也是願意的。說来奇怪，这小伙子竟会那么荒

① 該是蠟燭商人，薩克雷写到这里，只顧了压头韵，Russia merchant in Russell Square，忘了事实。

② 1871年以前英国軍隊的軍官职位可以出錢去捐，退職的时候，也可以得一笔津貼。

唐冒失，沒想到乔治和賽特笠小姐的婚姻还有一重阻碍。他們如果沒有錢置备漂亮的車馬，沒有固定的收入讓他們很闊气的招待朋友，也是不行的。

他想到这些严重的問題，覺得婚礼應該早早举行才好。說不定他为自己着想，也宁可乔治和爱米赶快結了婚算数；有些人家死了人，便赶紧送丧下葬；或是知道分离不可避免，便提前話別，他的心理也差不多。总而言之，都宾先生負起責任之后，干得异乎寻常的卖力。他催促乔治快快結婚，并且保証他爸爸准会原諒他。他說以后他的名字在政府公报里登出来受到表揚，就能叫老先生回心轉意。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拼着在两个爸爸面前开談判也未尝不可。他劝乔治無論如何在离家以前把这件事办好，因为大家只等上面命令下来，便要开拔出国。

賽特笠太太虽然贊成和賞識他的計劃，却不願意自己和丈夫去說。都宾先生打定主意給朋友做媒，便亲自去找約翰·賽特笠。可憐那不得意的老头兒自从事業失敗，办事处关門之后，仍旧天天到市中心去，固定在泰必渥加咖啡館里办公。他忙着發信收信，把信件扎成一个个小包，看上去怪神秘的，随身在大衣里还藏着几包。破了产的人那股忙勁兒和叫人莫測高深的样子，真是再可憐也沒有了。他們把闊人写来的信攤在你面前給你看，一面呆呆的望着这些油腻破爛的紙片。他相信信上安慰他和答应帮忙的話，竟好像將來發財走运，重兴家業，都有了指望。亲爱的讀者一定有过这样的經驗，碰見過这种倒运的朋友。他拉着你不放，把你拖到角落里，从他張着大口的衣袋里拿出一包紙来，解开帶子，嘴里咬着繩子，挑出几封最寶貝的信攤在你面前。他那沒有光采的眼睛里还流露出热切的神气，憂憂郁郁，半瘋半傻的瞧着你，那样子誰沒有見過？

都宾發現从前紅光滿面、得意高兴的約翰·賽特笠如今也成了这种家伙。他的外套本来新簇簇的非常整齐，如今縫子边上磨損得發了白；鈕扣也破了，里面的銅片鑽了出来。他的臉干癯憔悴，鬍子沒有刮，松軟的背心底下挂着軟疲疲的領巾和縐边。从前，他在咖啡館里請客的时候，又笑又鬧，声音比誰都大，把茶房們使喚得穿梭似的忙，現在却对泰必渥加的茶房低首下心，叫人看着心里覺得悲慘。老茶房名叫約翰，一双紅鑲边眼睛，穿着黑不溜湫的袜子，脚上的薄底跳舞鞋上裂了許多口子。他的职务就是把錫盤子盛着一碗碗的漿糊，一杯杯的墨水，还有紙張，送給来光顧的客人，好像在蕭条的咖啡館里，客人們吃喝的就是这些东西。威廉·都宾小的时候，賽特笠老头兒常常給他錢，而且一向拿他嘲笑打趣，現在見了他迟迟疑疑，虛心下气的伸出手来，称他“你老”。威廉·都宾見可憐的老头兒这么招呼他，不由得又慚愧又难过，仿佛使賽特笠破財倒运的責任該由他負似的。

都宾瘦高的身材和軍人的風度使那穿破跳舞鞋的茶房在紅边眼睛里放出一絲兴奋的光；坐在酒吧里的黑衣老婆子，本来傍着霉味兒的旧咖啡杯在打瞌睡，也醒过来了。賽特笠偷眼对他的客人看了兩次，开口說道：“都宾上尉，我看見你老来了真高兴。副市長好哇？还有令堂，尊貴的爵士夫人，近来好嗎，先生？”他說到“爵士夫人”，便回头看着茶房，似乎說：“听着，約翰，我还剩下些有名气有势力的朋友呢？”他接着說：“你老是不是要委托我做什么？我的兩個年輕朋友，台尔和斯必各脫，暫時替我經營業，到我新办事处成立以后再說。我不过是暫時在此地办公，上尉。您有什么吩咐呢？請用点兒茶点吧？”

都宾結結巴巴的支吾了半日，說他一点也不餓，也不渴，也

不想做买卖，不过来向賽特笠先生請請安，看望看望老朋友。接着他又急出来几句和事实不符合的話說：“我的母亲很好，——呃，前一陣子她身体很不好。只等天气放晴，她就准备来拜会賽特笠太太。賽特笠太太好嗎，先生？我希望她身体健康。”他說到这里，想起自己从头到底沒一句真話，就不响了。那天天气很好，陽光照耀着考芬广场（泰必渥加咖啡館就在那兒），最亮的时候也不过那样。而且都突想起一个鐘头之前还看見賽特笠太太，因为他剛坐車送奧斯本到福蘭去，讓他和爱米丽亞小姐談心。

賽特笠拿出几張紙說：“我的太太欢迎爵士夫人到舍間来。承令尊的情，写給我一封信，請你回去多多致意。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比以前招待客人的地方要小一点，都突夫人来了就知道了。房子倒很舒服，換換空气，为我女兒的身体也有益处。我的女兒在城里的时候身子不快，害病害的很不輕，你老还记得小爱米吧？”老头兒一边說話，眼睛却看着別处。他坐在那里，一忽兒用手指敲打着桌上的信紙，一忽兒摸索着扎信的旧紅帶子，看得出他心不在焉。

他接着說道：“威廉·都突，你是个当兵的，你倒說說看，誰想得到科西嘉的混蛋会从爱尔巴島上逃回来？同盟各国的国王去年都在这兒，咱們还在市中心备了酒席請他們吃喝呢。咱們也看見他們造了同心協力女神庙跟聖·詹姆士公园里的中国桥，还放焰火，教堂里还唱贊美詩。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誰想得到他們不是真心講和？威廉，你說，我怎么知道奥国皇帝会出卖咱們？这真正是出卖朋友！我这人說話不留情，我就說他是个兩面三刀惡毒狠心的陰謀家，他一直想把自己的女婿^①弄回来，所

① 奧地利王弗蘭西斯第二的女兒瑪麗·魯易絲嫁給拿破侖为妻。

以不惜牺牲同盟国。拿破侖那小子能够从爱尔巴島上逃回来，压根兒是个騙局，是他們的計策。欧洲一半的国家都串通一气，專为着把公債的价錢往下拉，好毀掉咱們的国家。威廉，因为这样，我才弄到这步田地，我的名字才給登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宣告破产。你可知道我錯在哪兒？只怪我不應該太相信攝政王和俄国的沙皇。你看，你看我的文件；三月一号的公債是什么价錢？法国公債是什么价錢？再看看它們現在的价錢！这件事是老早串通好的，要不然那混蛋怎么逃得出？讓他逃走的英国委員在哪里？这个人應該槍斃，先在軍事法庭受审判，然后槍斃，哼！”

老头兒气得兩太陽的筋都粗了，捏起拳头敲那堆紙張文件，都宾見他發怒，倒有些担心，忙說：“我們就要把拿破侖小子赶出去了。威灵吞公爵已經到了比利时，上头随时就会發命令叫我們开拔。”

賽特笠大声喝道：“別饒他的命！杀死他，把他的头帶回来！槍斃那沒胆子的东西！哼！我也去当兵——可是我老了，不中用了，那个混蛋流氓把我毀了。害得我傾家蕩产的还有本国的人在里头呢，他們全是流氓、騙子。他們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現在闊了，坐了自备馬車大搖大摆的。”他說着，声音哽咽起来。

都宾瞧着忠厚的老朋友事業失敗之后变得这么瘋瘋傻傻，老背晦似的發脾气乱嚷嚷，心里非常难受。在名利場上，金錢和好名声就是最要紧的貨色，列位看重名利的先生們，求你們可憐可憐那倒楣的老头兒吧！

他接着說道：“唉！你把暖窩給毒蛇鑽，回来它就咬你。你把馬給叫化子騎，他馬上撞你一个跟头，比不相干的人还急。威廉·都宾，我的兒，你知道我說的是誰。我說的就是勒塞尔廣場的混賬东西，有了几个臭錢就驕傲的不得了。我剛認識他的时

候，他一個錢都沒有，全靠我幫忙。但願天老爺罰他將來還變成本來那樣的叫化子，讓我瞧着趁趁願！”

都賓要緊說到本題，便道：“關於這些事情，我的朋友喬治曾經講過一點兒給我聽。他因為他父親跟您不和，心里非常難過。我今天是給他送口信來的。”

老头兒跳起來嚷道：“哦，你是給他當差來了。他還想來安慰我嗎？那真難為他！那小鬼就會裝模作樣。瞧他那神氣活現的腔調兒，一股子花花公子的習氣，貴族大爺的氣派。他還想勸捐我的東西嗎？如果我的兒子像個男子漢，早該把他一槍打死。他跟他父親一樣，是個大混蛋。在我家里，誰也不准提他的名字。他進我大門的那天，不知是什麼晦氣日子。我寧可瞧着我女兒死在我身邊也不給他。”

“他父親心腸硬，可不能怪喬治。況且您的女兒跟他好，一半是您自己的主意。您有什麼權利玩弄兩個年輕人的感情，隨您自己的意思傷他們的心呢？”

賽特笠老头兒嚷道：“記着！主張解約的不是他的父親。是我不許他們結婚。我們家和他們家從此一刀兩段。我現在雖然倒了楣，還不致於沒出息得要和他們攀親。你去說給他們一窩的人聽，兒子，父親，姊妹，都叫他們听着！就說我不准！”

都賓低聲答道：“您不應該，也不能夠，叫他們兩個分開。如果您不允許的話，您的女兒就應該不得到父母同意，自己和喬治結婚。總沒有因為您不講道理，反叫她一輩子苦到老，甚而至於送了性命的理。照我看來，她和喬治的亲事老早定下了，就等於他們訂婚的消息在倫敦所有的教堂里都宣布過的一樣。奧斯本加了你許多罪名，如今他的兒子偏偏要求娶您的女兒，願意做你們一家人，這樣豈不堵一堵他的嘴呢？”

賽特笠老头兒听了这话，脸色和缓下来，好像很痛快，可是仍旧一口咬定不赞成乔治和爱米丽亚结婚。

都宾微笑道：“那么他们只能不得你的同意就结婚了。”他把隔天讲给赛特笠太太听的故事也说给赛特笠听，告诉他利蓓加和克劳莱上尉怎么私奔的事。老头儿听了觉得有趣，说道：“你们做上尉的都不是好东西。”他把信札文件系好，脸上似乎有了些笑容，红边眼睛的茶房进来见了他的样子着实诧异。自从赛特笠进了这阴惨惨的咖啡馆，还是第一回有这么高兴的脸色。

老先生想到能叫自己的冤家奥斯本吃亏，心里大约很畅快。不久都宾和他说完了话，要告别回去，临走的时候两边都很殷勤。

乔治笑道：“我姐姐和妹妹都说她的金刚鑽大得像鸽子蛋。那当然把她的脸色襯托得更加漂亮了。她戴上项链准会浑身发光。那一头漆黑的头发乱蓬蓬的就跟三菩的一样。我想她进宫的时候一定还戴上鼻环。如果她把头发盘在头顶上，上面插了乌毛，那可真成了个蛮子美人了。①”

乔治提起的一位小姐，是他父亲和姊妹新近结识的；勒塞尔广场的一家子对她十二分尊敬。乔治这时正在对爱米丽亚嘲笑她的相貌。据说她在西印度群岛有不知多少大农场；她还有许多公债票；东印度公司股东名单上有她的名字，名字旁边还有三个星。②此外，她在色雷地方有一所大公馆，在扑脱伦广场也有房子。“晨报”上说起这位西印度的财主小姐，着实逢迎了一顿。她的亲戚哈吉思东太太，死去的哈吉思东上校的妻子，一方面替

① 倫敦从前有个蛮女旅館，招牌上画着个印第安女人，相傳是十七世紀从美洲随英国丈夫到欧洲的朴加洪特思（Pocahontas）。

② 表示地位特殊。

她管家，出門時又做她的監護。她剛剛受完教育，新從學校里畢業出來。喬治和他姊妹們在德芬郡廣場赫爾格老头兒家里赴宴會，就碰到了她。原來赫爾格和白洛克合營的公司和她家在西印度群島開設的公司一向有交易。兩個姑娘對她非常殷勤，她也很隨和。奧斯本小姐們說：“她沒有爹娘，有這麼多的錢，真有意思。”她們兩個從赫爾格家里的跳舞會回家，和她們的女伴烏德小姐談了半天，說來說去都是關於新朋友的事。她們跟她約好，以後要常常來往，第二天就坐了馬車去拜會她。哈吉思東太太，哈吉思東上校的妻子，是平葛勛爵的親戚，說起話來三句不離平葛的名字。親愛的姑娘們一片天真，嫌她過於驕傲，而且太愛賣弄她家里了不起的親戚們。可是蘿達真是好得不能再好，又直爽，又和氣，又討人喜歡，雖然不夠文雅，脾氣性格兒是難得的。一眨眼的功夫，女孩兒們已經用小名兒互相稱呼了。

奧斯本笑道：“愛米，可惜你沒看見她進宮穿的禮服。平葛夫人帶她進宮以前，她特地走來對我姊妹們賣弄。那個叫哈吉思東的女人親戚真多，平葛夫人也是她的本家。那女孩子一身金剛鑽，亮得仿佛游樂場點滿了燈，就像咱們那天去的時候那樣。（你記得游樂場嗎，愛米？喬斯還對着他的肉兒小心肝唱歌呢，記得嗎？）金剛鑽配着烏油油的皮色，你想這對照多好看。羊毛似的頭髮上還插着白鳥毛。她的耳墜子真像兩座七星燭台，你簡直能夠把它們點燈似的都点上。她的衣服後面拖着一幅黃軟緞的後裾，活像掃帚星的尾巴。”

那天早晨他們一塊兒說話，喬治不停的談着黑皮膚的模範美人，他的談鋒，真可說天下無雙。愛米問道：“她多大年紀了？”

“黑公主雖然今年剛畢業，看來總有二十二三歲了吧。她的一筆字才好看呢。往常總是哈吉思東太太代她寫信，不知怎么

她一时和我妹妹亲热起来，亲笔写了一封信来，‘緞子’写成了‘团子’，‘聖·詹姆士’写成了‘生申母士’。”

爱米想起平克頓女学校那好脾气的半黑种，爱米离校的时候她哭得什么似的，就說“噯哟，別是寄宿在校長家里的施瓦滋小姐吧？”

乔治答道：“正是这名字。她爸爸是个德国犹太人，据說專管买卖黑奴，跟生番島有些关系。他去年剛死，女兒是平克頓女校畢業的。她会彈兩只曲子，会唱三只歌，有哈吉思东太太在旁边点撥，她也会写字。吉恩和瑪丽亞已經把她当作自己的姊妹一样了。”

爱米若有所思的說道：“我真希望她們喜欢我。她們老是对我冷冰冰的。”

乔治答道：“好孩子，如果你有二十万鎊，不怕她們不爱你。她們从小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在我們的圈子里，統統都是現錢交易。来往的人不是銀行家就是市中心的闊佬。这些人真討厭，一边和你說話，一边把口袋里的大洋錢搖得叮叮当当的响。像瑪丽亞的未来丈夫弗萊德·白洛克那个蠢东西，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高尔德莫，还有蠟燭業的笛潑萊，——提起来，他的行業也就是我們家的行業，”乔治說到这里很不好意思，紅了臉一笑。“这些死要錢的大俗人真可惡。他們請客总是給客人吃一大堆东西，吃得我當場睡覺。每逢我爹开那些無聊的大宴会，我就覺得不好意思。爱米，我向来只和上等人来往，朋友們都是上流社会里見過世面的人，不是那种吃甲魚肉的买卖經紀人。小寶貝兒，我們来往的人里头只有你，談吐，举止，心地都像个上流女人，因为你是天使一般的人，生来比人强。別跟我辯，你的确是这些人里面獨一無二的上等小姐。你看，和克勞萊小姐来往的那一

个不是欧洲最高尚的人物，她尚且取中了你。禁衛軍的克勞萊那家伙不錯，喝！他娶了自己看中的女孩兒，这件事就做的对。”

爱米丽亞也觉得他做的对，很佩服他，她相信利蓓加嫁了他一定很满意，希望（她說到这里笑起来）乔斯别太伤心。她和乔治两个談談說說，又像从前一样了。爱米丽亞恢复了自信心，虽然她口头上撒嬌，假裝妒忌施瓦滋小姐，說是只怕乔治一心想着有錢小姐的财产和聖·葛脫的大庄地，就把她忘了，可不要急死人嗎？——你看，她还裝腔呢。說老實話，她心里快活，根本不覺得着急担心。乔治既然在她身边，別說有錢小姐和美人兒不用怕，更大的危險也不在她心上。

都宾上尉自然是同情他們的，他下午回来拜望他們，看見爱米丽亞又恢复了年輕女孩兒的样子，心里非常高兴。她吱吱喳喳的說着笑着，彈琴唱了好些大家听熟的歌兒。直到門外鈴响，才停下来。大家知道賽特笠先生从市中心回来了，乔治在他进門之前，得到暗号，預先溜了出去。

賽特笠小姐只在都宾剛到的时候对他笑了一笑，以后一直没有理会他。說實話，連那一笑也不是真心的，因为她覺得他不該撞到她家去討厭。好在都宾只要看見她快乐就心滿意足，何況她的快乐是由他而来，心上更覺得安慰。

第二十一章

財主小姐引起的爭吵

一个女孩子有了施瓦滋小姐一般的能耐，誰能够不爱呢？

奧斯本老先生心里有个貪高好胜的夢想，全得靠她才能实现。他拿出十二分的热忱，和言悅色的鼓励女兒們和年輕女財主交朋友。他說做父亲的看見女兒交了那么合适的朋友，真从心里喜欢出来。

他对蘿达小姐說：“亲爱的小姐，你一向看慣倫敦西城貴族人家的势派，他們排場大，品級高，我們住在勒塞尔廣場的人家寒薄得很，不能跟他們比。我的兩個女兒是粗人，不过不貪小便宜，心倒是好的。她們对你的交情很深，这是她們的光采——噯，她們的光采。我自己呢，也是个直心直腸子，本本分分的买卖人。我人是老实的，令尊生前商業上的朋友，赫尔格和白洛克，也是我的朋友，我一向很尊敬他們；对于我的为人，這兩位可以保証的。我們家里全是实心眼兒，倒也能够相亲相爱，和气过日子，算得上有体統的人家。你来看看就知道了。我們都是粗人，吃的也是粗茶淡飯，不过倒是真心的欢迎你来，亲爱的蘿达小姐，——請讓我叫你蘿达，因为我滿心里真喜欢你，真的！我是直爽人，老实告訴你，我喜欢你。拿杯香檳来！赫格斯，跟施瓦滋小姐斟杯香檳。”

不消說，奧斯本老头兒覺得自己說的都不是假話；姑娘們也是真心的和施瓦滋小姐做朋友，講交情。名利場上的人，一見闊佬，自然而然的会粘附上去。最老实的人，尙且羡慕人家兴旺發达（我不信有什么英国人見了金銀財宝会不敬不爱，拿你來說，如果知道坐在你旁边的客人有五十万鎊財產，难道对他不另眼看待嗎？）——最老实的人尙且如此，世路上的俗物更不用說了。他們一見了錢，多喜欢呀，老早沒命的冲上去欢迎它了。在他們看来，有錢的人意味無窮，自然而然的令人敬愛。我認識好些体面的人物，从来不讓自己对于能力不强，地位不高的人講什么交

情，要到适当的情形之下，才許自己的感情奔放發泄。譬如說，奧斯本家里大多數的人，費了十五年功夫還不能真心看重愛米麗亞·賽特笠，可是見了施瓦滋小姐，却只消一個黃昏就喜歡的無可無不可，就是相信“一見傾心”這論調的浪漫人物，也不能再奢望。

兩位姑娘和烏德小姐都說，喬治娶了她多好呢，比那個毫無意味的愛米麗亞強得多了。像他這樣的時髦公子，模樣兒漂亮，又有地位，又有本事，剛配得上她。姑娘們滿心只想着在撲德蘭廣場跳舞，進宮覲見，結識許多豪貴，因此見了親愛的新朋友沒休沒歇的談論喬治跟他認識的一班闊人。

奧斯本老头兒也想叫兒子高攀這門親事。喬治應該離開軍隊去做國會議員，不但在上流社會里出風頭，在政治舞台上也有地位。老头兒是老實的英國人本色，一想到兒子光耀門楣，成了貴人，以後一脈相傳，世代都是光榮的從男爵，自己便是老祖宗，不禁得意得混身暖融融的。他在市中心和證券交易所用心探訪，施瓦滋小姐有多少財產，銀錢怎么投資，庄地在什麼地方，他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弗萊德·白洛克替他打听消息，着實出了一把力。這年輕的銀行家自己招認，本來也有意為施瓦滋小姐和其余的人搶生意，可惜他已經定給了瑪麗亞·奧斯本，只得罷了。弗萊德不圖私利，說是既然不能娶她做老婆，把她弄來做個近親也好。他的勸告是：“叫喬治趕緊把她弄到手。打鐵趁熱，現在她剛到倫敦，正是好時候。再過幾個星期，說不定西城來了一個收不着租的勞貴族，咱們這種買賣人就給擠出去了。去年弗滋盧飛士的勳爵不就是這樣嗎？克魯格蘭姆小姐本來已經和卜特和白朗合營公司的卜特訂了婚，結果還是給他搶去。所以說越快越好，奧斯本先生，俺就是這句話！”口角俏皮的白洛克

說。奧斯本先生離開了銀行的客廳，白洛克先生居然想到愛米麗亞，他想起她相貌多么好看，對喬治·奧斯本多么有情義，忍不住替晦氣的女孩子可惜，——他這一可惜，至少費了他十秒鐘寶貴的時間。

喬治·奧斯本的好朋友兼護身神都冥，還有他自己的天良，都督促着他，因此他在外游蕩了一些時候，又回到愛米麗亞身邊來了。喬治的父亲和姊妹忙着替他說合這門了不起的亲事，做夢也沒有想到他会反抗。

奧斯本老头兒如果給人家一点他所謂的“暗示”，連最糊塗的人也不會看不出他的意思。譬如說他把听差一脚踢下樓梯，還說是給听差一点兒“暗示”，讓他知道此地不用他了。他像平常一樣，用又直爽又婉轉的口气對哈吉思太太說，倘若她監护的女孩兒和他自己的兒子婚姻成功，過門的一天就送哈吉思太太五千鎊一張支票。他管這話也叫“暗示”，自以為外交手腕非常巧妙。最后他又暗示喬治，叫他馬上把財主小姐娶回家，口气里好像在叫管酒的開酒瓶，或是叫書記寫信。

喬治得了這專制的暗示，心里非常不安。他現在重新追求愛米麗亞，正在興头上，甜醇醇的滋味無窮。把愛米的舉止相貌和那女財主的一比，越覺得要他娶这么一个太太实在太荒謬太氣人了。他想，我坐了馬車出去，或是在包廂里听歌劇，旁边坐了这么个烏油油的黑美人像什么樣子！除了这条理由之外，小奧斯本和他爸爸一樣固執，看中了什么东西，非到手不可；生了氣，跟他父亲最严厉的時候一樣蠻橫霸道。

当他父亲第一次正式給他暗示，命令他拜倒在施瓦滋小姐裙下的時候，喬治支吾着想把老头兒应付过去。他說：“你老人家为什么不早說呢？現在不行了，我們随时就能接到命令开到

外国打仗。等我回家以后再說吧，——如果我能回得来，到那时再談不迟。”他接着对父亲申說，部队随时就要离开英国，做这事实不合时宜，剩下的几星期，說不定只有几天，要办办正經事，哪能談情說爱呢。他打仗回来，升了少佐，再談这事还不迟。他志得意滿的說道：“我答应你总有一天，公报上要有乔治·奥斯本的名字。”

他父亲的回答是根据市中心的情报而来的。他說如果事情拖延下去，女財主一定会給西城的家伙們搶去。如果乔治眼前不能和施瓦滋小姐結婚，至少應該正式訂婚，签一張訂婚証書，等他回英国以后再行婚礼。再說在家里可以坐享一万鎊一年的进款，何必上外国拼性命？只有傻瓜才要去。

乔治插嘴道：“你願意人家罵我貪生怕死嗎？难道为了施瓦滋小姐的錢就不顧咱們家的体面啦？”

这句话把老先生怔住了。不过他是打定了主意的，而且总得說些什么回答兒子，便道：“明天晚上你回家吃飯。凡是施瓦滋小姐到我們家来的日子，你就来陪着她。你要錢的話，去向巧伯拿。”这样一来，乔治娶爱米丽亞的打算又遭到阻碍。为这事他和都宾密談了好几次。关于这件事情都宾攛掇他朋友走什么路，我們已經知道了。至于奥斯本呢，只要打定主意，碰了一兩個釘子反而更加坚决。

奥斯本家里的主腦人物忙着串設計謀，黑姑娘虽是里面的主角，却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真奇怪，她的监护，又是她的朋友，什么也不告訴她。在前面已經說过，她是个热腸子的急性人兒，把兩個奥斯本小姐的一派甜言蜜語当做真心，馬上和她們好得热辣辣的割舍不开。說句老实话，我看她到勒塞尔广场来

走動，心里也有些自私的打算。原來她覺得喬治·奧斯本這小後生很不錯。她在赫爾格爺兒倆開跳舞會的時候就很贊賞喬治的連鬚鬍子；我們都知道看中他鬍子的女人很不少。喬治的風度，驕傲里帶幾分沉郁，懶散中帶幾分躁烈，好像他心里蘊藏着熱情和秘密，好像不可告人的痛苦磨折着他的心；他這樣的人，看上去專會遭到意外的奇遇。他的聲音深沉洪亮。哪怕他只不過請舞伴吃杯冰淇淋，或是夸贊晚上天氣很暖和，音調也那麼憂傷，那麼親密，倒像在她報告她母親的死訊，或者準備向她求愛。他父親圈子里的時髦公子統統給他比下去了。在這些三等貨里面，就數他是個英雄。有幾個人笑他恨他，也有些人像都冥一樣發狂的佩服他。如今他的鬍子又起了作用，把施瓦滋小姐的心纏住了。

忠厚老實的女孩兒只要聽說他在家里，就來不及的趕到勒塞爾廣場來拜訪那兩位親愛的奧斯本小姐。她費了好些錢買新衣服、手鐲、帽子和碩大無朋的鳥毛。她用全付精神把自己打扮整齊了去討好那制服她的人兒，賣弄出全身的本領（並不多）求他歡喜。姑娘們總是一本正經的請她弄音樂，她就在那三個歌兒二支曲子彈了又彈，唱了又唱。只要人家開口請一聲，她是無不從命的，而且自己越聽越得意。她這裡彈唱這些好听的歌兒給大家解悶，烏德小姐和她那女伴就坐在那邊數着貴族縉紳的名字，談論這些大人物的事情。

喬治得到父親暗示的第二天，離吃晚飯只有一點鐘了，他在客廳里，懶洋洋的靠在軟椅里歇着，一股憂憂郁郁的神氣，那姿態又自然又好看。他听了父親的話，到市中心去見過了巧伯先生——老頭兒雖然供給他兒子不少零用，可是不肯給他規定的月費，只在自己高興頭上賞錢給他。後來他又上福蘭和親愛的

愛米麗亞混掉三個鐘頭。回家的時候，就見姐姐和妹妹都穿上漿得筆挺的大紗裙子坐在客廳里，兩位老太太在一邊咕咕呱呱的說話，老實的施瓦滋小姐穿了她心愛的蜜黃軟緞衣服，戴了璵玉鐲子，還有數不清的戒指、花朵、鳥毛，滴里搭拉的小東西挂了一身，真是文雅漂亮，活像掃煙囪的女孩子穿戴了準備過五月節。

女孩兒們花了好多心思不能引他開口，便講些衣服的款式呀，最近在人家客廳里看見的形形色色呀，听得他心煩欲死。她們的一舉一動和愛米的比起來，真是大不相同。她們的聲音尖得刺人，哪里有愛米的清脆宛轉。她們穿上漿得硬綁綁的衣服，露出胳膊肘，種種姿態沒一樣及得上愛米謙和穩重的舉止，典雅端莊的風采。可憐的施瓦滋正坐在愛米從前常坐的位子上，兩只手戴滿了戒指，攤在懷里，平放在蜜黃軟緞的袍子上，耳環子和一身挂挂拉拉的小裝飾品閃閃發光，大眼睛骨碌碌的轉。她不做什麼，只是志得意滿的坐着，覺得自己真正嫵媚。姊妹倆都說一輩子沒見過比這蜜黃軟緞更漂亮的料子。

喬治後來對他的好朋友說道：“她活像個磁人兒，咧着嘴，搖着頭，似乎除此以外就沒什麼可幹的了。唉，威廉，我差點兒沒把椅墊子衝着她扔過去。”當時他总算忍住了沒有發脾氣。

姊妹倆在琴上彈起“布拉格之戰”。喬治在軟椅上發怒叫道：“不許彈那混賬歌兒！我听着都要發瘋了。施瓦滋小姐，你彈點兒什麼給我們听听，或是唱個什麼歌，隨便什麼都行，只要不是‘布拉格之戰’。”

施瓦滋小姐問道：“我唱‘藍眼睛的瑪麗’呢，還是唱歌譜櫃子裏的那支？”

姊妹倆答道：“歌譜櫃子裏的那支吧，好听極了。”

軟椅上的少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答道：“那歌兒已經唱過了。”

施瓦滋的聲音很謙遜，答道：“我會唱‘塔古斯河’，只要你給我歌辭。”這位好小姐唱歌的本事顯了底了。

瑪麗亞小姐叫道：“哦，‘塔古斯河’。我們有這歌兒。”說着，忙去把唱歌本拿來，里面就有這支歌。

事有湊巧，這支歌當時十分風行，那唱歌本兒是奧斯本小姐們的一個年輕小朋友送的，在歌名底下還簽了那個人的名字。歌唱完之後，喬治拍手喝采，因為他記得愛米麗亞最喜歡這支歌。施瓦滋小姐希望他請自己再唱一遍，只管翻着琴譜，忽然她看見標題底下犄角上寫着“愛米麗亞·賽特笠”幾個字。

施瓦滋急忙從琴櫥上轉身過來叫道：“天哪！這是不是我的愛米麗亞？就是從前在漢默斯密士平克頓女學校里讀書的愛米麗亞？我知道一定就是她。她怎麼樣了？她在哪兒？”

瑪麗亞·奧斯本小姐急忙插嘴道：“別提她了。她家里真丟臉。她爹騙了爸爸，所以她的名字我們這兒向來不提的。”喬治剛才為“布拉格之戰”那麼無禮，瑪麗亞小姐趁此報復。

喬治跳起來道：“你是愛米麗亞的朋友嗎？既然這樣，求天保佑你，施瓦滋小姐。別信我姐姐和妹妹說的話。她本人沒有什麼錯。她是最好——”

吉恩叫道：“喬治，你明明知道不該說這些話。爸爸不許咱們提她。”

喬治嚷道：“誰能夠不許我說話？我偏要提她。我說她是全英國最好、最忠厚、最溫柔、最可愛的女孩兒。不管她破產不破產，我的姊妹給她做丫頭還不配呢。施瓦滋小姐，你如果喜歡她，就去看看她吧，她現在可真需要朋友。我再說一遍，求上帝

保佑所有照顧她的人！誰要是夸她，我就認他做朋友，誰要是罵她，我就認他做對頭。謝謝你，施瓦滋小姐。”他說着，特意走过去跟她拉手。兩姊妹里头有一个向他哀求道：“乔治！乔治！”

乔治發狠道：“我偏要說，我感謝所有喜欢爱米丽亞·賽特——”說到这里，他忽然住了口，原来奥斯本老头兒已經走进屋子，臉上气的發青，兩只眼睛就像紅炭一般。

乔治虽然沒把話說完，可是他的性子已經給撩撥上来，就是把奥斯本家里所有的祖宗都請出来，也吓不倒他。他見父亲样子凶狠，立刻振刷精神，回敬了一眼。那眼色又坚定，又胆大，看得老头兒的气焰低了一截，只好把眼望着別处，覺得兒子已經快管不住了。他說：“哈吉思东太太，讓我扶你到飯厅去。乔治，扶着施瓦滋小姐。”他們一起走下去。

乔治对他旁边的同伴說道：“施瓦滋小姐，我爱爱米丽亞，我們从小就訂婚的。”吃飯的时候，他滔滔不絕的說話，連他自己听着也覺得詫异。他的父亲知道女眷們一离开飯厅，爷兒倆少不了要有一場吵鬧，見他这样，越發覺得慌張。

父子兩個的差別就在这兒：父亲虽則蛮橫霸道，兒子的胆子还比他大兩倍，不但能攻，而且能守。乔治看見和父亲一決勝負的时机就在手边，一些兒不着急，在开火以前照常吃他的晚飯。奥斯本老头兒比他差着一截，慌得心里七上八下。他喝了許多酒，和左右手的女客談話老是出岔子。他看見乔治那么鎮定，更加添了一層怒气。飯后，乔治抖一抖飯巾，大搖大摆的替小姐們开了門，躬着身子送她們出去，那不慌不忙的态度差点兒沒把老头兒气得發瘋。乔治斟了一杯酒，咂着嘴尝了一尝，瞪起眼睛看着父亲的臉，好像說：“弟兄們，先开火吧！”老头兒也喝了些酒給自己助勢，可惜斟酒的时候止不住把酒壺酒杯碰得叮叮当当

的响。

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气，紫漲着臉發話道：“你竟敢在我客厅里当着施瓦滋小姐提那个人的名字！哼，你好大胆子！”

乔治答道：“你老人家別說了。別提敢不敢的話。对英国军队里的上尉說話，別用这种字眼。”

老的說道：“我跟我兒子說話，爱怎么說就怎么說。我一个錢不給也由我，叫兒子窮得討飯也由我，我爱怎么說，誰管得了？”

乔治驕傲的答道：“我虽然是你兒子，別忘了我也是个有身分的上等人。你要跟我說話，对我發号施令，也請用我听慣了的字眼和口气才好呢。”

每逢兒子摆出架子，父亲便又气又怕。原来奥斯本老头兒暗暗的敬畏兒子，佩服他是有身分的上等人，比自己强。讀者想必也有过經驗，知道在咱們的名利場上，卑鄙小人最信不过的便是有身分的上等人。

“我爹沒有給我受好教育，沒有給我各式各样好机会，沒有給我这么多錢，我哪能跟你比？如果我像有些人一样，能够仗着老子掙下的家当結交大人物，我的兒子还敢对我支架子，充闊佬，嘴里吹牛嗎？”（奥斯本老头兒用最尖酸的口气說这些話。）“在我們那时候，有身分的人可也不許当面糟蹋自己的父亲。如果我敢放肆，早給我爹一脚踢下楼去了。”

“我并沒敢糟蹋你呀。我不过求你別忘了兒子跟你一般，也是个上等人。我知道你給我好多錢，”乔治一面說，一面摸着早起从巧伯先生那兒拿来的一卷鈔票。“你三句不离的提着我，我还能忘了不成？”

父亲答道：“还有別的事情也得記着才好啊。如果您上尉肯光临寒舍的話，請你別忘了，在我屋里，凡事得听我安排。至于那

个名字，那个那个——那个你——我說——”

乔治又斟了一杯紅酒，微微的嗤笑着說道：“那个什么？”

他父亲大喝一声，狠狠的咒罵道：“不准說賽特笠这名字！这家子全是混賬王八蛋，他們里头随便哪个的名字都不准提！”

“我并没有提起賽特笠小姐。是姐姐跟妹妹两个先在施瓦滋小姐面前說她的坏話，那可不行！随便到哪兒，我都要帮她說話的。誰敢在我面前糟蹋她？咱們家里已經把她害苦了，現在她倒了楣，还要这么作踐她嗎？除了你老人家以外，誰敢哼一个字兒罵她，我就开枪打他。”

老头兒努眼撐睛的說道：“你說！你說！”

“說什么？說咱們怎么亏待了天使一样的女孩子嗎？誰叫我爱她的？就是你老人家呀！我本来不一定要娶她，說不定还能够跳出你的圈子，往高处飞呢，还不是依你的主意才跟她訂婚的？現在她把心給了我，你又叫我扔掉它。人家的錯处，也怪她，把她往死路上逼！”乔治越說越气，越說越激烈，“唉，老天哪！使这么反复無常的手段对待小女孩兒，可不羞死人嗎？再說她又是天使一般的人，比她周圍的人不知高出多少。要不是她做人可疼，性格溫柔，人家还要妒忌她呢。她这么一个好人，竟还有人会恨她，也真是希罕事兒。就算我丢了她，你以为她会把我扔在腦勺子后头嗎？”

老头兒嚷道：“这样肉麻的話，全是胡說八道，假惺惺，少跟我來說。我家里的人，可不准跟叫化子結婚。你現在只要一开口就能得八千鎊一年的进款，你要扔掉这么好的机会也由你，不过請你卷鋪盖离了我这兒就是了。干脆一句話，你到底听我的話还是不听我的話？”

乔治扯起襯衫領子，說道：“要我娶那杂种黑丫頭嗎？我不

喜欢她的皮色。你叫弗利脱市场对面那扫街的黑人娶她去吧，我可不要这么个黑漆漆的蛮子美人儿做老婆。”

奥斯本先生气得脸上发青发黑，狠命的扯着铃带子把管酒的叫上来（往常他要管酒的伺候他喝酒，总拉这铃子），吩咐他出去雇辆街车打发奥斯本上尉出门。

一个钟头之后，乔治脸色发白，走进斯洛德咖啡馆说道：“那事情解决了。”

都宾问道：“什么事情解决了，孩子？”

乔治把他和父亲的吵闹讲了一遍。他咒骂着说道：“我明天就跟她结婚。都宾，我一天比一天爱她了。”

第二十二章

婚礼和一部分的蜜月

最顽强最勇敢的敌人，没有饭吃也不能支持下去，因此奥斯本老头儿在上面所说的战役中和对手交过锋之后，倒没有什么不放心。他相信乔治断了接济，准会无条件投降。不巧的是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天儿子刚刚到手一批粮草。奥斯本老头儿肚里思忖道，好在这不过是暂时的救济，他最多晚几天来投降罢了。后来几天里面，爷儿两个不通消息，老头儿看见儿子那边没有动静，虽然不高兴，还不觉得着急。他说他摸得着乔治的痛处，稳稳的把他捏在手里，只等后果。他把争吵的经过告诉给女儿们听，叫她们不必多管，乔治回家的时候，照常欢迎他，只做不知道那么一回事。饭桌上照例天天摆着乔治的刀叉杯盘，老头儿

大概等得有些心焦，可是乔治总不回来。有人到斯洛德老店去探听过他的信息，那边只說他和他朋友都宾兩人都不在倫敦。

四月底有一天，天气陰湿，風又大，雨水拍拍的打在年深日久的街上。当年斯洛德咖啡館的老店就在这兒。乔治走进了咖啡館，臉色蒼白憔悴，穿戴得倒很漂亮，外面是藍呢外套，釘着銅扣子，里面是整齐的暗黃色背心，全是当年最时髦的款式。他的朋友都宾上尉也是藍外套銅扣子；这瘦高个兒往常总穿軍衣和灰呢褲子，那天却換了裝。

都宾已經在咖啡館里等了一点鐘（或許还不止一点鐘）。他翻开所有的報紙，可是什么都看不进去。他不时的看鐘，看了有几十回。他瞧瞧街上，雨还是密密的下着，路上的行人穿了木屐得得的走过去，長長的影子落在發亮的石板路上。他用手指敲打桌子；他咬着指甲，差点兒咬到指甲心（他常常这样修飾他的大手）；他很巧妙的把茶匙擱在牛奶壺上面，兩边打平，一会兒又把它推下来。总而言之，他坐立不安，勉強找消遣，显見得他心緒不宁，急煎煎的等待着什么。

咖啡館里有几个是他的同伴，見他衣著光鮮，兴奋得那样子，都来取笑他。其中一个工程队的华格恩大夫少佐，問他是不是要結婚了？都宾笑起来道，若是他結婚，准会送他朋友一塊喜糕。后来奥斯本上尉来了，上面已經說过，他打扮得很整齐。可是臉色蒼白，样子也很激动。他拿出一塊香噴噴的黃色印花大絲手帕，抹抹蒼白的臉，和都宾握了握手，又看看鐘，叫茶房約翰拿苦橘皮酒来，慌慌張張的喝了兩杯。他朋友很关心的問他身体怎样。

他說：“都宾，我一夜沒睡，到天亮才打了个盹兒，这会兒头痛得要死，还有些發燒呢。我九点起身，到赫孟恩澡堂洗了个澡。

都宾，我心里边兒，真像从前在奎倍克骑着火箭参加赛马的那天早上一样了。”

威廉答道：“我也是的。那天早上我比你紧张得多了。我记得你还好好兒吃了一頓早飯呢。現在也吃点兒东西吧？”

“威廉，你是个好人，好小子，讓我喝一杯祝你康健，再会了——”

都宾打断他說道：“不，不，喝了兩杯够了。約翰，这兒来，把酒拿去。鷄肉上要不要洒点兒加瀛胡椒？你得赶快了，咱們該去了。”

兩個上尉見面說話的一忽兒，离十二点只有半点鐘。馬車已經在外面等了好些时候，奧斯本上尉的跟班也早已把他的小書台和皮箱塞在車子里面。他們兩個人打了傘，忽忽忙忙走進車子，落后的跟班爬上去坐在水气蒸蒸的車夫旁边，嘴里不断嘟囔，一面埋怨天气，一面埋怨身旁的車夫那么湿漉漉的。他說：“总算还好，教堂門口的馬車要比这辆好些。”馬車順着碧加笛萊一路下去——当年那一帶还点油灯，亞浦思萊大厦和聖·乔治医院也仍旧是紅磚砌的，亞基利思^①的像还没有塑，碧姆立柯拱門也没有造，近边也没有那丑怪难看的騎士像，馬車一路下去，直到白朗浦頓，在福蘭路附近的一个教堂前面停下来。

教堂門口停着一輛四匹馬拉的大馬車，另外还有一輛車，当时叫做玻璃馬車。那雨下得陰凄凄的，只有几个閑人聚着看熱鬧。

乔治道：“唉！我說过只要兩匹。”

乔瑟夫·賽特笠先生的佣人在旁边伺候着，答道：“我們大

^① 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希臘英雄。

爷一定要四匹。”說着，他和奧斯本先生的佣人跟在乔治和威廉后面进了教堂，兩人都觉得“这事办得太不像样，也不請吃早飯，也沒有喜花采球。”

咱們的老朋友乔斯·賽特笠迎上来道：“你們来了。乔治，我的孩子，你来晚了五分鐘了。瞧这个天——在孟加拉，雨季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放心，我的馬車可是不漏水的。来吧，我母亲跟爱米在教堂的小屋里等着呢。”

乔斯·賽特笠十分好看。他越長越胖，襯衫領子比以前更高，皮色比以前更紅，漂亮的襯衫綳边成堆的堆在五顏六色的背心口上。他的兩条腿生得很有样子，脚上穿着有流苏的長統靴。当年还没有漆皮鞋，不过他的那双靴子也够亮了。从前有一幅画兒，画着一个男人把發亮的靴子当作鏡子，照着刮鬍子，大概用的就是乔斯脚上的一双吧？他的淡綠外套上面挂着一大朵緞帶做的喜花，像一朵开足的大白玉蘭花。

总而言之，乔治不顧一切，准备結婚了。怪不得他臉色蒼白，神情惚恍，晚上睡不着，早晨又那么激动。好些結过婚的人都对我說，当时心里的确是那样的感觉。結过三四回婚的人，当然司空見慣，可是人人都說第一次結婚真是可怕。

新娘穿一件棕色綢子長袍，戴一頂草帽，底下用粉紅的緞帶系住，帽子上兜了一塊香滴叶地方出产的細白鑲空面紗，是她哥哥乔瑟夫·賽特笠送給她的礼物。这些話全是都宾上尉后来告訴我的。都宾上尉自己也求得她准許，送給她一只金表和一根金鏈子，那天她也戴上了。她母亲从自己剩下的一兩样首飾里拿出一只金剛鑽別針給了她。仪式进行的时候，老太太坐在一个專坐里嗚嗚咽咽的哭，那爱尔兰女佣人和同住的克拉浦太太在旁边安慰她。賽特笠老头兒不肯来。乔斯便做他的代表，領

着新娘走上祭壇。都賓就做了喬治的傧相。

教堂里只有牧師，執事人，男女兩家寥寥幾個親友，和他們的佣人而已。兩個男佣人目無下塵的坐在一邊。雨下得很大，拍拍的打着窗戶。儀式一停下來，便听得外面嘩啦啦的下雨和賽特笠老太太的嗚咽。牧師的聲音在空蕩蕩的教堂里激起淒慘的回聲。奧斯本用低沉的聲音說：“我願意。”愛米給牧師的回答是從心底里發出來的，只是輕得除了都賓之外誰也沒聽見。

儀式結束之後，喬斯上前吻了新娘，幾個月來，這是他第一次吻他的妹妹。喬治不再愁眉苦臉了，他滿面喜歡得意，很和藹的搭着都賓的肩膀道：“威廉，輪到你了。”都賓走過去，在愛米麗亞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然後他們到教堂的事務所里登記簽字。喬治拉着朋友的手說：“都賓，求天保佑你！”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很像包着眼淚。都賓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點點頭就算回答。

喬治說：“馬上寫信，早點來！”賽特笠太太眼淚鼻涕的和女兒說了再會，一對新夫婦就準備上車。喬治對教堂門口幾個濕漉漉的小孩嚷道：“走開走開，小鬼！”新郎新娘上車的時候，雨水直刮到他們臉上；車夫們的緞花兒泥污水濕的挂在水淋淋的短外套上。那幾個孩上有氣無力的歡呼了一聲，馬車濺着泥水動身了。

威廉·都賓站在教堂的廊下目送他們走遠去。他的樣子很古怪，引得旁邊的幾個閑人都嗤笑他，可是他不理會他們，也不理會他們的譏笑。

背後一個聲音叫着那老實的傢伙說道：“都賓，跟我回去吃中飯吧。”接着一只胖手拍着他的肩膀，把他從迷夢中喚醒過來。他沒有心緒陪喬斯·賽特笠去大吃大喝，把那哭哭啼啼的老太

太扶到馬車里挨着乔斯坐好，一声不响的走了。这輛車子也便动身回家，孩子們帶着挖苦的声音又欢呼了一声。

“这兒来，小鬼头兒！”都宾說着，拿出好些六便士的小銀元分給他們，自己冒着雨独自回去。什么都完了。謝天謝地，总算讓他們兩個快快活活結了婚。自从他成人以后，还没有尝过这么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滋味。他心里說不出的难过，只希望起初几天赶快过去，以后就能再看見她。

在布拉依頓的游客，一面可以望見藍色的海，另一面又可以望見一帶有弧形窗子的建筑。約摸在婚礼举行过后十天，咱們認識的三个小伙子便在当地欣賞美丽的景色。大海漾着無數的酒窩微微淺笑，水上点点白帆，洗海澡用的浮蓬密密麻麻的攢聚在它藍色的裙边上，把倫敦客人看得心醉神往。倘若你不喜欢自然風景，只願意观察人性，就可以轉向弧形窗子，把那滿屋男女老少的动静看个仔細。从一个窗口發出琴声，一个滿头鬢髮的小姑娘一天要在琴上練習六小时，同住的人听得真高兴。在另一个窗口，漂亮的奶媽宝萊抱了奥姆尼阿姆宝宝一高一低的顛着。底下一層，宝宝的爸爸賈克白正在临窗吃龙虾，一面聚精会神的看泰晤士报，好像把上面的消息当早飯那么吞下去。再过去，李瑞小姐們正在等待重炮队里的軍官，知道他們准会到峭壁上来散步。你还可以看見倫敦来的买卖人，特別醉心航海，拿着一架足足有六磅重的望远鏡，向海面張望，随便什么游艇、捕青魚的魚船、洗海澡用的浮蓬，出去进来，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布拉依頓很像意大利的拿波里，不过地方干淨，游手好閑的家伙換了上等人。布拉依頓总是那么忙碌繁华，五光十色的，活像小丑穿的花衣服。在故事發生的时候，从倫敦到那兒路上要走七小时，現在

却只要三小时半就够了。将来行路的时间还不知要缩短多少呢，只怕碰得不巧，热安维尔^①用大炮把它轟得七零八落，那就糟了——休要絮絮，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描写布拉依頓。

正在散步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說道：“衣裝鋪樓上那家的女孩子長得了不得的漂亮。喝，克勞萊，你看見沒有，我走过来的时候她在对我挤眼兒。”

那人答道：“乔斯，你这坏东西，别叫她伤心。不许輕薄她，你这唐·璜！”

乔斯·賽特笠得意極了，很風流的对那女佣人溜了一眼，嘴里却說：“你别胡說！”在布拉依頓，乔斯打扮得比他妹妹結婚的时候更加漂亮。他穿了好几件五顏六色的襯背心。倘若是普通的花花公子，只要問他随便分一件就够出風头的了。他外面穿着一件双襟軍裝外套，上面釘着長方扣子，黑扣子，結子，左盤右旋的綉着花，故意卖弄的人人都看見。近来他一举一动都跟軍官們学，喜欢裝出雄赳赳的武夫腔調来。他的两个同伴都是軍队里的，他也就大搖大摆的跟他們走在一起，把靴上的馬刺碰得叮当叮当的响，碰見看得上眼的女佣人，就色眯眯的把眼珠子东溜西溜。

这花花公子問道：“弟兄們，兩位太太回来之前咱們干什么呢？”原来太太們坐着他的車子到洛丁堤兜風去了。

高个兒染鬚子的軍官答道：“去打彈子吧。”

乔斯有些着急，忙道：“不，不，上尉，我不打。克勞萊，好小子，昨天打够了，今天不来了。”

克勞萊笑道：“你打得很好哇。是不是，奧斯本？那五下打

^① 热安维尔 (Joinville, 1818—1900) 是海軍將官，法王路易·腓利浦第三子，在 1840 年將拿破崙遺骨运回巴黎。

得真不錯，你說怎麼樣？”

奧斯本答道：“真了不起。喬斯是個機靈鬼，不但彈子打得好；做別的事也夠利害的。可惜這兒沒有老虎，要不然的話，吃飯以前咱們還可以打幾個老虎呢。（好個女孩子，喬斯，你看她的腳踝長得多好！）喬斯，把你怎麼打老虎，怎麼把它殺死在樹林里的事情再說來听听。克勞萊，這故事妙得很。”喬治·奧斯本說到这里打了個呵欠道：“這兒悶得很，做什麼好呢？”

克勞萊道：“施那弗勒馬房剛在路易士市場買來几匹馬，咱們不如去看看馬吧。”

風流的喬斯道：“我看還是到德頓茶室吃糖醬去，德頓那兒的女招待真不錯。”他覺得這是一舉兩得的事。

喬治說：“我看還是去接閃電號郵車，它也該來了。”大家听了這話，把馬房和糖醬扔在一邊，轉身向車行去等閃電號。

他們走到半路，碰見喬斯的馬車回來了。這車子十分華麗，上面是敞頂的，車身上漆着輝煌的紋章^①。喬斯在契爾頓納姆的時候，時常盤着雙手，歪戴了帽子，獨自一個人威風凜凜的坐在車子里趕東趕西。有的時候，身邊還坐着女人，那他就更得意。

馬車里坐着兩個人。一個身材瘦小，淡黃頭髮，穿戴得頭等的時髦。還有一個穿一件棕色綢衫子，戴一頂有粉紅緞帶的草帽，紅粉粉笑咪咪的圓臉蛋，叫人看着心里舒服。馬車夫走近三位先生的時候，她叫車夫把車子停下來，可是發了命令之後，又有些心慌，把臉漲得通紅，那樣子很滑稽。她說：“我們玩得很有意思，喬治。呃——我們又回來了，多好！呃——喬瑟夫，叫他早點兒回家。”

① 喜歡冒充貴族的中產階級往往借用別人的紋章。

“賽特笠先生，別把我們的丈夫教坏了。你，你这坏透了的坏蛋！”利蓓加手上戴了最漂亮的法国貨羊皮手套，一面說話，一面把美丽的小手指指着乔斯——“不准打彈子，不准抽烟，不准淘气！”

“亲爱的克劳萊太太，啊，噯，我名誉担保！”乔斯噯呀噯的，說不出話来，可是做出来的姿勢真不錯。他的头一直歪到肩膀上，擡起眼睛，咧着嘴，嘻嘻的对她笑；一只手撑着手杖擱在背后，另外一只手（上面戴了金剛鑽戒指）擱在胸口摸索着襯衫繻边和背心。馬車走远的时候，他亲着戴金剛鑽戒指的手向馬車里面的美人兒送吻，心里希望所有契尔頓納姆的人，所有巧林奇的人，所有加尔各得的人，都能看見他那时候的姿態，一面对这么一个美人兒揮手道別，身边还站着像禁衛軍罗登·克劳萊上尉那么有名的花花公子。

新郎和新娘决定結婚以后最初几天住在布拉依頓。他們在航船旅社定下几間屋子，过得很舒服很安逸。不久乔斯也去了。除了他，他們还碰見別的朋友。一天飯后，他們在海灘上散了一回步，回来的时候在旅館門口迎面看見利蓓加和她丈夫也在那里。大家一看就認得，利蓓加飞也似的扑过来搂着她最亲爱的好朋友。克劳萊和奥斯本也很亲热的握手。見面之后不到几个鐘头，利蓓加已經施展手段籠絡乔治，使他把以前和她斗口舌鬧得很不欢的那回事忘記了。利蓓加对他說：“亲爱的奥斯本上尉，还記得在克劳萊小姐家里的事情嗎？那回我真冲撞了你。我觉得你对待亲爱的爱米滿不在乎，心里气極了，所以对你那么沒規矩，沒良心，不近人情。你担待些兒，別生我的气吧。”她伸出手来，样子又坦白又嫵媚，奥斯本当然只好跟她拉手講和。孩子啊，你如果肯直爽謙虛的認錯，不知能得多少好处。我从前認識

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在名利場很有些地位，他时常故意在小处冒犯別人，以便將來再向他們豪爽坦直的謝罪。結果怎么样？我那朋友克洛格·道厄兒到处受人欢迎。大家都說他脾气虽然急躁点兒，可是人倒非常真誠。乔治看見蓓基那么低心下气，也就信以为真。

这两对夫妇有許多話要互相告訴。他們說起各人結婚的情形，兩边都很直爽的分析前途有什么希望，又表示对朋友十分关心。乔治結婚的消息由他朋友都宾上尉去报告給他父亲知道，他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战战兢兢。罗登的希望全在克劳萊小姐身上，可是老太太仍旧不肯回心。她的侄兒和侄媳婦非常爱她，走不进派克街的寓所，又跟着她一起到布拉依頓来，派了密探日夜守在她的門口。

利蓓加笑道：“罗登有几个朋友老是在我們家門口走来走去，可惜你們沒瞧見。亲爱的，你見過專門要債的差人沒有？見過地保和他手下的跟班沒有？上星期有兩個可惡的混蛋整整六天守在对面卖蔬菜的鋪子里，害得我們一直等到星期天才能出来。如果姑媽不肯回心，我們怎么办呢？”

罗登哈哈笑着，講了十来个有趣的故事，形容利蓓加使什么乖巧的手段对付討債的人。他賭神罰誓的夸贊妻子，說她哄騙債主回心的本事，全欧洲的女人沒一个比得上。他們結婚之后，她这份本事差不多馬上就使出来。她的丈夫覺得娶了这样一个妻子，用处真不小。他們时常在外面賒帳，寄回家的帳單也不少，家里現錢老是不湊手。好



在罗登并没有因为没钱还账而减了兴致。名利场上的人一定都见过好些混身是债而过得很舒服的人。他们无憂无虑，吃穿都不肯马虎。罗登和他妻子在布拉依頓的旅館里住着最好的房間，旅館主人上第一道菜的时候，哈腰曲背的仿佛在伺候最了不起的主顧。罗登一面吃喝，一面挑剔酒菜，做出旁若無人的气概，竟好像他是国内第一流的貴人。威武的相貌，講究的衣服和靴子，恰到好处的暴躁的态度，和对于这种生活經常的練習，往往和銀行里大笔存款的用处一样大。

兩对新婚夫妻你来我往，常常互相拜訪。过了兩三晚之后，先生們便花一个黄昏斗牌，兩個妻子在旁边談家常。不久乔斯·賽特笠坐着华丽的敞車也到布拉依頓来了。克劳萊上尉不但和乔治玩紙牌，又和乔斯打了几回彈子，手头便覺寬裕得多。兴致最高的人，假如手里短錢，也要鼓不起兴的。

当时三位先生一路去迎接閃电号邮車。車子准时到站，一分鐘都不差。只見它里外挤滿了旅客，車上的护衛兵用号角吹着大家知道的老調，風馳电掣的来到車行門前停下来。

乔治看見他的朋友高高的坐在車頂上，心里高兴，叫道：“嗨，都宾那家伙来了！”都宾早就說要来，却担擱了好些日子。奥斯本等他从車上下来，怪亲热的握住他的手搖着說道：“好啊，老朋友，欢迎你来。爱米准覺得高兴。”然后他放低声音慌慌張張的問道：“有什么消息？你到勒塞尔广场去过沒有？爸爸說什么？把所有的消息都告訴我。”

都宾臉色蒼白，好像心事很重。他說：“我見過你父亲了。爱米丽亞——乔治太太好不好？回头我把所有的情形都告訴你。我还帶來了一件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說——”

乔治道：“說呀，老朋友。”

“咱們准备开拔到比利时。整个军队都去，連禁衛兵也在內。海維托帕生了瘋湿不能动，气得要命。現在由奥多做总指揮。咱們下星期就在却頓姆上船。”

这几位先生正是沉溺在爱情里的时候，听見打仗的消息，吃了一惊，臉上頓時严肃起来。

第二十三章

都宾上尉繼續游說

友誼究竟有什么催眠的力量，能使本来懶惰、胆小、不热心的人給別人办事的时候忽然变得头脑灵活、做事勤快、意志坚决的呢？拿着阿萊克西思來說，哀里渥脫遜博士对他演了一些手法，他便疼痛也不怕了，后腦勺子也会看書了，几哩外的东西也看得見了，下星期的事情也能預言了，还会做許多别的千奇百怪的、在他正常状态中所不能做的事。同样的，一个人受了友誼的感动去办事的时候，本来胆小的变得勇敢了，本来怕羞的有了自信了，懶怠动的也肯动了，性子暴躁的也謹慎小心肯担待人了。从另外一方面看，为什么律师自己打官司，便不敢自作主張，倒要請他淵博的同行来商量呢？医生害了病，干嗎不坐下来照着壁爐架上的鏡子瞧瞧舌头，就在書桌上給自己开張方子，反要求助于平日的对头呢？我問了这許多問題，請聰明的讀者們自己回答。你們都知道人性的确是这样的，既肯輕信又爱怀疑，說它軟弱它又很頑固，自己打不定主意，为別人做事倒又很有决断。咱們的朋友威廉·都宾本人非常好說話，如果他爹娘逼着他，沒

准他也会跑进厨房把厨娘娶来做妻子。为他本身利益打算，哪怕叫他过一条街呢，他也会为难得走头无路，可是为乔治·奥斯本办事的时候，反倒热心忙碌，最自私的政客鑽营的精神也不过如此。

乔治和他年輕夫人新婚燕尔，在布拉依頓度蜜月的时候，老实的都宾便在倫敦做他的全权代表，替他办理婚后未了的事务。他先得去拜訪賽特笠老夫妇，想法子哄老头兒高兴。又得拉攏乔斯和乔治郎舅倆接近，因为賽特笠已經失势，靠着乔斯是卜克雷·窩拉的收稅官，还有些地位和威風，或許可以使奥斯本老头兒勉强承認这門亲事。最后，他还得向奥斯本老先生报告消息，而且必須緩和空气，竭力不讓老头兒生气。

都宾心下暗想自己的責任既然是向奥斯本家的一家之主报告消息，为权宜之計，應該先和他家里其余的人亲近亲近，最好把小姐們拉到这边来。照他看来，她們总不会真心为这事生气，因为女人大都喜欢男女兩人像小說書里一般恋爱結婚。她們最多不过表示驚訝和反对，到后来准会原諒自己的兄弟，然后我們三个人再去包圍奥斯本老先生。狡詐的步兵上尉心里盤算着要找个恰当的机会和方法，緩緩的把乔治的秘密透露給他的姊妹知道。

他向自己的母亲探問了一下，看她有什么应酬約會，不久就打听出来爵士太太有哪些朋友在本季里請客，在哪些地方可以碰見兩位奥斯本小姐。他虽然也像許多明白事理的人一般，厭惡时髦場上的宴会和晚会（說来真可嘆！），不久却特意找到一家跳舞会里，因为知道奥斯本小姐們也在那里做客人。他到了跳舞会上，和姊妹倆各跳了兩次舞，而且對她們异乎寻常的恭敬，然后鼓起勇气和奥斯本小姐約好第二天早上去找她談話，說是

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訴她。

她为什么突然往后一縮，为什么对他瞅了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脚板呢？她很像要暈倒在他怀里的样子，幸而他踩了她一脚，才帮她約束了自己的感情。都宾的要求为什么使她这样慌張，这原因我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了。第二天他去拜訪的时候，瑪丽亞不在客堂里陪伴她姐姐，烏德小姐口里說要去叫她来，一面也走开了，客厅里只剩他們兩個人。半晌，大家都不开口，只听得壁爐架上那架塑着伊菲吉妮亞祭献的鐘滴答滴答刺耳的响。

奥斯本小姐想引他說話，便道：“昨兒晚上的跳舞会真有意思。呃——都宾上尉，你跳舞很有进步呀。”她又做出很討人喜欢的頑皮嘴臉說道：“准有人教过你了。”

“可惜你沒見我跟奥多少佐太太跳苏格蘭舞的样子。我們还跳三拍子的快步舞，你看見過这种跳舞沒有？你跳舞跳得真好，跟你在一塊兒跳，本来不会的也学会了。”

“少佐太太是不是很年輕很漂亮呀，上尉？”她接着問道：“嫁了当兵的丈夫真急死人。时局这么不好，亏她們倒还有心思跳舞。唉，都宾上尉，有的时候我想起亲爱的乔治，怕得我直發抖。可憐他当了兵危險真多呀。都宾上尉，第一——联队里面結过婚的軍官多不多？”

烏德小姐想道：“噯呀，她这把戏耍得太露骨了。”家庭教师这句话虽然是对着門縫兒說的，里面的人却听不見，只算是括弧里的插句。

都宾說到本文道：“我們那兒有一个小伙子剛剛結婚。他們已經做了好多年的朋友，兩个人都像教堂里的耗子那么穷。”都宾說到“多少年的朋友”“穷苦”这些话，奥斯本小姐便嚷道：“啊

哟，多有意思！这两个人好多情！”都宾见她同情，胆子更大了。

他接着说：“他是联队里最了不起的家伙。整个军队里，谁也没有他勇敢漂亮。他的太太也真招人疼，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奥斯本小姐，你如果认识她的话，一定会非常喜欢她。”小姐以为他准备开口了。都宾也紧张起来，脸上一牵一扯，大脚板扑扑的打着地板，把外衣扣子一忽儿扣好，一忽儿又解开，可见他心里着急。奥斯本小姐以为他摆好阵势之后，就会把心里的话倾筐倒篋说出来，因此急煎煎的等待着。伊菲吉妮亚躺着的祭坛里面便是钟锤子，那锤子抽搐了一下，当当的打了十二下，那位姑娘心里焦躁，只觉得一下一下的再也打不完，仿佛一直要打到一点钟才得完。

都宾开口道：“我到这儿来并不想谈婚姻问题——我的意思是，结婚——我要说的是——不是——呃，亲爱的奥斯本小姐，我要说的是我好朋友乔治的事。”

“乔治的事？”她的声音那么失望，惹得门外的玛丽亚和乌德小姐都好笑起来。连都宾这个无赖的混蛋也想笑。眼前的局面他也并不是完全不明白，乔治时常拿出优雅的态度和他开玩笑说：“唉，威廉，你干吗不娶了吉恩？如果你向她求婚，她准会答应。不信咱们赌个东道，我拿五镑赌你的两镑也行。”

都宾接着说道：“对的，就是关于乔治的事。听说奥斯本先生和他有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我对乔治非常关心，——你知道我把他就当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真心希望他们两个言归于好。奥斯本小姐，我们马上就要到外国去，上面的命令一下来，没准隔一天就得开拔。打仗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爷儿俩应该先讲了和再分手。不过请你不必这么着急。”

小姐答道：“都宾上尉，他们并没有认真闹翻，不过言语稍为

有些高低，那也是常事。我們天天盼望乔治回来。爸爸全是为他打算，只要他回来就沒有問題。亲爱的蘿达那天回去的时候虽然气伤了心，我担保也会饒恕他的。女人实在太心慈面軟了，上尉。”

都宾先生机灵得可惡，他說：“你是天使化身，自然心地寬大。一个男人叫女人伤心，連他自己的良心上也說不过去。如果男人对你不守信义，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呢？”

小姐嚷道：“那我还有命嗎？我准会跳楼，服毒，难过得活不了。准会这样子。”其实她也有过一兩次伤心事，可是并不想自杀。

都宾接下去說道：“像你这么忠实好心的人倒并不是沒有，——我說的并不是西印度的財主姑娘，奥斯本小姐，而是另外一个可憐的女孩兒。她从小受的教导就是一心一意爱乔治，乔治本人从前也爱她。她並沒有做錯事，現在她伤心絕望，家里又穷，却是一句怨命的话都沒有，这是我亲眼看見的。我說的就是賽特笠小姐。亲爱的奥斯本小姐，你寬宏大量，总不能因为你弟弟对她始終如一就跟他过不去吧？如果乔治丢了她，良心上怎么說得过去？賽特笠小姐和你感情很好，千万幫帮她的忙吧！我——乔治叫我来告訴你，他不能把婚約解除，因为这是他最神聖的責任。他求你幫他說話。”

都宾先生只要受了感动，至多在剛开口的时候迟疑一下，以后便能滔滔汨汨的說下去。当时奥斯本小姐听了他的口才，很有些活动。

她說：“嗯，这真叫人意想不到——很糟糕——奇怪極了。爸爸听了不知怎么样？乔治能够攀这門好亲事，为什么坐失良机呢？你这位替抱不平的人勇气倒不小，都宾上尉。”她頓了一

頓又說：“可是我看不見得有用。當然我很同情可憐的賽特笠小姐，我真心同情她。我們一向覺得這頭親事不合适，不過總是對她很好的，呃——非常好的。我想爸爸一定不肯。而且，一個有教養的女孩兒，如果能夠克制情感，就應該——喬治非跟她斷絕不可，親愛的都賓上尉，非跟她斷絕不可。”

“難道說一個女孩子家里遭了事情，她的愛人就該把她扔在腦勺子後頭嗎？親愛的奧斯本小姐，難道連你也是這個主意嗎？親愛的小姐，你非得幫她的忙不可。喬治不能把她扔掉，也不該把她扔掉。你想，如果你沒有錢，難道你的朋友就會把你忘了不成？”都賓說着，一面伸出手來。

這句話問得很乖巧，吉恩·奧斯本小姐听了著實感動。她道：“上尉，我也說不上來了，我們這些可憐蟲到底能不能相信你們男人的話呢？女人生來心腸軟，攔不住人家一兩句好話就信以為真。我看你們都是可惡透了的騙子。”——都賓覺得奧斯本小姐和他拉手的時候，捏了他一把。

他慌忙松了手道：“騙子？不，親愛的奧斯本小姐，男人並不个个都會哄人。你弟弟就不是這樣的人。喬治從小就愛上了愛米麗亞·賽特笠，不管別的小姐有多少家私，他只肯娶愛米麗亞。他應該丟掉她嗎？你難道勸他丟掉她嗎？”

吉恩小姐有她自己特殊的見解，覺得這問題很難回答，可是她不得不說句話，便支吾道：“就算你不是騙子，你這人見解就离奇的与众不同。”都賓上尉听了並不辯駁。

都賓又說了些客氣話，他想奧斯本小姐心上已經有些準備，不妨把真情都告訴她，便對她說道：“喬治不能和愛米麗亞斷絕關係，因為喬治已經和她結了婚了。”他把結婚前后的情形說了一遍，這些話我們已經听過了。他講到可憐的女孩子怎么几乎死

去，若不是她的情人有情有义，谁会送命；赛特笠老头兒本来怎么不愿意；后来怎么弄来一份结婚证书；乔斯·赛特笠怎么从契尔顿纳姆赶来主婚；新夫妇怎么坐了乔斯的四马敞车到布拉依顿去度蜜月；乔治怎么希望亲爱的姊妹们在父亲面前说些好话，因为她们既是女人，心肠本来就软，待人又忠实，一定肯帮忙。都宾上尉把这些话说完，知道要不了五分钟她一定会把消息告诉给其余两个女人去听。他约着下回再来拜访（她连忙答应），鞠了一个躬，告辞去了。

都宾刚刚出门，玛丽亚小姐和乌德小姐便直冲进来，奥斯本小姐也忙把意想不到的消息一五一十讲给她们听。说句公道话，姊妹俩倒并不怎么生气。私奔结婚自有它的特色，没有几个女人会真心反对。爱米丽亚居然肯这样和乔治结婚，可见她还有些魄力，两位小姐反而看得起她。她们正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谈论讲究，付度着不知爸爸说什么话，怎么处置这件事，只听得外面大声打门，好像打过来报仇雪冤的焦雷，里面几个窃窃私议的人都吃了一惊。她们以为准是爸爸来了。那知道并不是他，却是弗莱特立克·白洛克先生。在先本来约好，等他从市中心出来，便带小姐们去看赛花会。

不消说得，要不了一会儿的功夫，秘密全给这位先生知道了。他诧异得不得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和姊妹俩多情善感大惊小怪的样子截然不同。白洛克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又在资本雄厚的公司里做小股东，知道金钱的好处和价值。他心里顿时生出希望来，喜欢的全身抖了一抖，小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想乔治先生干下这样的糊涂事，说不定倒挑玛丽亚多得三万镑嫁妆，远超过自己从前的希望，乐得望着她嘻嘻的笑。

他甚至于对大小姐也关心起来了，望着她说道：“哈，吉恩，

依而思不娶你，將來要懊悔的，說不定你有五萬鎊財產呢。”

姊妹倆在先並沒有想到財產問題，可是上午逛花會的當兒，白洛克先生老是提起這一層，給她們開玩笑，說話的口气又斯文又輕鬆。她們玩了半天坐車回家吃飯的時候，自己也覺得身价陡增。可敬的讀者請不要責備她們自私得不近人情。今天早上，寫書的人坐着公共馬車從里却蒙出來，他坐的是車頂，在換馬的當兒，看見三個小孩歡天喜地親親熱熱的浸在路旁一汪子水里玩耍，弄得泥污骯髒。不久另外一個小孩走過來說道：“寶萊，你的姐姐得了一個便士。”孩子一聽這話，立刻從泥水里面走出來，一路跑過去跟着貝格趨奉她。馬車動身的時候我看見貝格神氣活現，向附近賣棒糖女人的攤兒上大踏步走去，後面跟着一群孩子。

第二十四章

奧斯本先生把大聖經拿了出來

都賓把消息透露給喬治的姊妹之後，便又忽忽忙忙的趕到市中心。他手頭的差使還沒有辦完，下半截更难。他想起要把這件事和奧斯本老头兒當面說穿，慌得心里虛忒忒的，退縮了好幾次，暗想不如讓姑娘們告訴他也罷，反正她們是肚子里藏不住話的。不幸他曾經答應把奧斯本老头兒听了消息以後的情形報告給喬治听，只得來到市中心泰晤士街他父親的辦事處，差人送了一封信給奧斯本先生，請求他騰出半小時來談談喬治的事情。都賓的信差從奧斯本的辦事處回來，代替老头兒問好，並且說希望上尉立刻就去看他。都賓便去了。

上尉要报告的秘密很难出口，他预料眼前少不了有一場令人难堪的大鬧，愁眉苦臉垂头丧气的进了奥斯本先生的办公室。外間是巧伯先生的地盤，他坐在書桌旁边挤眉弄眼的和都宾招呼，使他覺得更窘。巧伯挤挤眼，点点头，把鵝毛笔指着主人的門口說道：“我东家脾气好着呢。”他那欢天喜地的样子看着叫人焦躁。

奥斯本也站起来，很亲热的拉着他的手說：“你好哇，好孩子。”可憐乔治派来的大使看見他誠心誠意招待自己，十分难为情，虽然拉着他的手，却使不出勁来。都宾覺得这件事多少該由自己負責；把乔治拉到爱米丽亞家里去的是他，贊助和鼓励乔治結婚的也是他，婚礼差不多是由他一手包办的，現在又該他来向乔治的爸爸报告消息，而奥斯本反而笑咪咪的欢迎他，拍他的肩膀，叫他“都宾好孩子”，怪不得这个做代表的擡不起头。

奥斯本滿心以为都宾来替兒子遞投降書。都宾的專差送信来的时候，巧伯先生和他主人正在議論乔治爷兒兩個的糾紛。两个人都以为乔治已經屈服，原来那几天来，他們一直在等他投降。“哈哈！巧伯，他們这次結婚可得熱鬧一下。”奥斯本一面对他書記說話，一面拍的一声彈了一下他那又粗又大的手指，又把大口袋的大金元小銀元搖得嘩啦啦的响，洋洋得意的瞧着他的手下人。

奥斯本滿面笑容，坐下来把兩边口袋里的錢顛来倒去的摆弄，做出意味深長的样子瞧着对面的都宾。他見都宾臉上呆呆的，楞着不說話，暗暗想道：“他也算是軍隊里的上尉，怎么竟是个乡下土老兒的样子。真奇怪，跟着乔治也沒学到什么礼貌。”

最后都宾总算鼓起勇气来了。他說：“我帶了些很严重的消息給你老人家。今天早上我在騎兵营里听得上面已經下了命令，我們的联队本星期就开到比利时去。回家以前，总得好好打一

仗，誰也不知道我們這些人里头有多少會給打死。”

奧斯本神氣很嚴肅，說道：“我兒——呃，你們的聯隊總準備為國效勞羅。”

都賓接着說道：“法國軍隊很強大，而且奧國和俄國一時不見得就能夠派軍隊過來。我們是首當其衝，拿破侖小子不會放縱我們。”

奧斯本有些着急，瞪着眼問他道：“都賓，你說這些話有什麼用意？咱們英國人還怕他媽的法國人不成？”

“我這樣想，我們這一去冒的險很大。如果你老人家和喬治有不合的地方，最好在他離國以前講了和。您想怎麼樣？現在大家鬧得不歡，回頭喬治要有個失閃，您心里一定要過不去的。”

可憐的威廉一面說話，一面把臉漲得通紅，因為他覺得出賣了朋友，良心不安。沒有他，也許父子兩個根本不會鬧翻。喬治的婚禮為什麼不能耽擱些日子呢？何必急急忙忙的舉行呢？他覺得拿喬治來說，至少不會因為離開了愛米麗亞就摘了心肝似的難過，愛米麗亞呢，說不定當時大痛一陣，以後也就漸漸的好了。他們的婚姻，還有一切跟着來的糾葛，全是他鬧出來的。他何苦這樣呢？都只因為他愛她太深，不忍見她受苦；或者應該說他自己為這件事懸心掛肚得沒個擺布，寧可一下子死了心。這心情好像家里死了人，來不及的趕辦喪事，又好像心里明知即刻要和心愛的人離別，不到分手那天總放不下心。

奧斯本先生放軟了聲音道：“威廉，你是個好人。你說得不錯，喬治和我分手的時候不應該彼此怨恨。你瞧，做父親的誰還強似我？譬如說，我知道我給他的錢准比你父親給你的錢多兩倍。可是我也不吹給人家听啊！至于我怎麼尽心尽力替他做牛馬，也不必說了。不信你去問問巧伯，問問喬治自己，問問所有

的倫敦人。我替他提了一头亲事，就是国内第一等的貴族，攀了这样的亲事还要觉得得意呢。这算是我第一回求他，他反倒一口推辞。你說，难道是我錯了不成？这次吵架誰的不是多？自从他出世以来，我像做苦工的囚犯那么勤劳，还不是为着他的好处？說什么也不能怪我自私自利吧？讓他回来得了。他回来，我就伸出手来跟他拉手。从前的事情不必再提，我也不記他的过。結婚呢，是来不及的了，只叫他和施小姐講了和，等他打仗回来做了上校再行婚礼。他將來准会做到上校的，瞧着吧。老天在上，如果出錢捐得到，乔治不会做不着上校！你把他劝得回心轉意，我很高兴。我知道这是你的功劳，都宾。你帮忙解救他的地方可多了。讓他回来好了，我决不讓他过不去。你們两个今天都到勒塞尔广场来吃飯吧。老地方，老时候。今天有鹿頸子吃，我也不会多問不知趣的問題。”

这样的夸奖和信賴弄得都宾十分不好意思。他听得奥斯本用这样的口气說話，越来越觉得慚愧。他說：“我想你老人家弄錯了。我知道您弄錯了。乔治的志向最高，不肯貪圖財產，去娶个有錢娘子。您如果恐吓他，說什么不听话就不讓他承繼財產，只会叫他更加强头倔腦。”

奥斯本先生的样子依旧舒坦得叫人心里發毛，說道：“噯唷，我白送他一年八千鎊到一万鎊的收入，难道算是恐吓他不成？如果施小姐肯嫁我，我求之不得。皮膚黑一点兒我倒不在乎。”說着，老头兒涎着臉，色眯眯的笑了一声。

做大使的正色答道：“您忘了奥斯本上尉从前的婚約了。”

“什么婚約？你这話什么意思？难道說，难道說乔治竟是个大飯桶，还在想娶那老騙子穷光蛋的女兒嗎？”奥斯本先生想到这里，又惊又气：“不信你到这兒来就是告訴我乔治要娶她？娶

她！倒不錯，我的兒子，我的承繼人，娶个低三下四的叫化婆子！如果他要娶她的話，請他买把笤帚到十字路口去扫街。我記起来了，她老是跟在乔治后面飞眼風，准是她爸爸那老騙子教她的。”

都宾覺得自己越来越生气，反而有些高兴，插嘴道：“賽特笠先生是您的好朋友，从前您可沒叫过他流氓騙子。这門亲事是您自己主張的。乔治不應該反复無常——”

奥斯本老头兒大喝一声道：“反复無常！反复無常！我們家的少爷跟我吵架，說的正是这話。那天是星期四，到今天兩個多星期了。他支起好大的架子，說什么我侮辱了英国軍队的軍官了。他还不是我做父亲的一手栽培起来的？多謝你，上尉。原来是你要把叫化子請到我們家里来。不勞費心，上尉。娶她！哼哼，何必呢？保管不必明媒正娶的她也肯来。”

都宾气的按捺不住，霍的站起来道：“我不願意听人家說这位小姐的坏話。这話您更不該說。”

“哦，你要跟我决斗是不是呀？那么讓我叫人拿兩支手槍来。原来乔治先生叫你来侮辱他爸爸。”奥斯本一面說一面拉鈴。

都宾結結巴巴的說道：“奥斯本先生，是您自己侮辱世界上品格最完美的人。別罵她了，她如今是你兒媳妇了。”他說完这話，覺得其他沒什麼可說的，轉身就走。奥斯本倒在椅子上，失心瘋似的瞪着眼看他出去。外面一个書記听見他打鈴，进来答应。上尉剛走出办事处外面的院子，就看見总管巧伯先生光着头向他飞跑过来。

巧伯先生一把抓住上尉的外套說道：“皇天哪，到底怎么回事？我东家气的在抽筋，不知乔治先生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都宾答道：“五天以前他娶了賽特笠小姐。我就是他的債相。巧伯先生，請你帮他的忙。”

老总管摇摇头說道：“上尉，你这消息不好。东家不肯饒他的。”

都宾請巧伯下班以后到他歇脚的旅館里去，把后来的情形說給他听，随后垂头丧气的朝西去了。他回想过去，瞻望將來，心里非常不安。

当晚勒塞尔广场一家子吃飯的时候，看見父亲嗒丧着臉兒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按慣例，爸爸这么沉着臉，其余的人就不敢作声了。同桌吃飯的几位小姐和白洛克先生都猜到准是奥斯本先生已經得着了消息。白洛克先生見他臉色难看，沒有敢多說多动。他坐的地方，一边是瑪丽亞，一边是她姐姐，坐在飯桌尽头主妇的位子上。他对她們姊妹倆分外的周到殷勤。

照这样坐法，烏德小姐一个人占了一面，她和吉恩·奥斯本小姐之間空了一个座位。往常乔治回家吃飯的时候，就坐在那兒。我已經說过，从他离家之后，开飯的时候照样替他摆上一份刀叉碗碟。当下大家默默的吃飯，碗盞偶尔叮当相撞，弗萊特立克先生微笑着断断续續的低声和瑪丽亞談体己話兒，此外什么声音都沒有。佣人們悄沒声兒的上菜添酒，哪怕是丧家雇来送丧的人，也还没有他們那副愁眉哭眼的样子。奥斯本先生一声兒不言語，动手把剛才請都宾共享的鹿頸子切开来。他自己的一份，差不多沒有吃。不过酒倒喝得不少，管酒的不停手的替他斟酒。

晚飯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瞪着眼輪流瞧着所有的人，随即对乔治的一份杯盤瞅了一眼，伸出左手指了一指。女兒們白瞪着眼，不懂他的手势——也許是假裝不懂，佣人們起初也不明白。

他开口道：“把那盤子拿掉。”說罢，咒罵着站起来，一面推开椅子，走进他自己的私室去了。

在奥斯本先生家里，大家管飯厅后面的房間叫書房，除了主

人以外，別的人輕易不准進去。奧斯本先生如果星期日不高興上教堂，便在那屋里的紅皮安樂椅上坐着看報。房里有兩口玻璃書櫃，擺着裝訂得很堅固的金邊書，都是大家公認有價值的作品，像“年鑒”呀，“紳士雜誌”呀，“白萊亞的訓戒”呀，“休姆和斯莫萊脫”呀。他一年到頭不把書本子從架子上拿下來看，家里別的人也是寧死不敢去挨一指頭。除非在星期天晚上，家里偶然不請客，“繙紳錄”旁邊的大紅“聖經”和祈禱文才給拿下來。奧斯本打鈴傳齊了傭人，在客廳里舉行晚禱，自己提高了聲音，擺足了架子，讀那祈禱文。家里的傭人孩子，走進屋子沒有不害怕的。管家娘子的家用賬，管酒傭人的酒賬，都在此地受到檢查。窗外是一個干淨的磚地院子，對面就是馬房的后門，另外有鈴子通過去，車夫從自己的屋子走進院子，好像進了船塢，奧斯本就从書房窗口對他咒罵。烏德小姐一年進來四次，領一季的薪水，女兒們也是來四次，領一季的零用。喬治小的時候在這兒挨過好幾回打，他媽媽坐在樓梯上听着鞭子劈劈拍拍的下去，心里好難過。孩子挨了皮鞭難得啼哭，打完之后出來，可憐的母親便偷偷的摩弄他，吻他，拿些錢出來哄他高興。

壁爐架上挂着一幅合家歡——這畫兒本來挂在前面飯廳里，奧斯本太太死後才移進來——喬治騎着一匹小馬，姐姐對他舉着一束花，妹妹拉着媽媽的手，畫兒上人人都是紅腮幫子，大大的紅嘴巴，做出笑臉你看我我看你。大致圖合家歡的，全畫成這個格局。如今母親已經去世，大家把她忘掉了。姊妹兄弟各有種種不同的打算，表面上雖然親密，骨子裡却是漠不相關。幾十年後，畫上的人物都老了，這種畫兒也成了尖刻的諷刺。凡是合家歡，大都畫得十分幼稚，上面一個個都是裝腔作勢，純朴得自滿，天真得不自然，笑臉底下藏着虛偽，做作出來的那份兒至情

簡直是个笑話。自从合家欢拿掉之后，飯間里最注目的地位便挂了奧斯本本人庄严的画像，他坐在圈椅里，旁边擱着他的大銀墨水壺。

奧斯本进了書房，外面几个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佣人退出去之后，他們压低声音暢談了一番，随后輕輕的上樓。白洛克踮着脚尖，鞋子吱吱扭扭的响着，也跟上去。可怕的老头兒就在隔壁書房里，白洛克实在沒有胆量一个人坐在飯間里喝酒。

天黑了至少有一个鐘头，仍旧不見奧斯本先生有什么吩咐，管酒的壯着胆子敲了敲門，把茶点和蠟燭送进去，只見他主人坐在椅子上假裝看报。等那佣人把蠟燭和茶点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擱好，退出去，奧斯本先生便站起身来鎖了門。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合家都覺得大禍臨頭，乔治少爷少不得要大大的吃亏。

奧斯本先生在他又大又亮的桃花心木的書台里留出一个抽屉，專为安放和兒子有关系的紙張文件，从小兒一直到成人的都在这兒。里面有得獎的書法本子和圖画本子，都是乔治的手笔，又經過教师改削的。还有他初到学校的时候写回来的家信，一个个圓滾滾的大字，写着給爸爸媽媽請安，同时要求家里送蛋糕給他。信里好几次提到他亲爱的賽特笠干爹。奧斯本老头兒每回看到这个名字，就咒罵起来。他嘴唇發青，惡毒毒的怨恨和失望煎熬着他的心。这些信都用紅帶子扎成一束束的，做了記号，加上标籤。例如：“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乔杰来信請求五先令零用；四月二十五日复。”“十月十三日，乔杰关于小馬”等等。在另一包里是“施医生賬目”，“乔衣裝裁縫賬”，“小乔·奧斯本的期票”等等。还有他从西印度写回来的信，他的代理人的信，發表乔治被委派为軍佐的报纸。他小时的皮鞭子也在，另外

有一个紙包，里面一个小金盒兒裝着他的头髮。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挂在身上的。

伤心的老头兒把这些紀念品搬搬弄弄，沉思默想的过了好几点鐘。他的野心和心坎兒上最得意的夢想都在这里。生了这样一个兒子，他面上也有了光采。誰也沒見過比乔治更漂亮的孩子。人人都說他像貴族人家的哥兒。有一回在克优花园，連一位公主都注意他，吻了他一下，还問他叫什么名字。什么买卖人家有这样的兒子？王孙公子所受的栽培养育也不見得比他好。凡是花錢买得着的，他的兒子一样都不缺。每逢学校里頒發獎品的日子，他便坐着四匹馬拉的車子，帶着穿了新号衣的佣人，去看望乔治，把簇新的先令一把一把的撒給学校里的孩子。乔治的部队上船到加拿大之前，他跟着兒子到总营去大宴軍官。那天的菜肴，就是請約克公爵吃，也不辱沒了他。乔治欠了賬，他何曾拒絕过一次，总是一句話都沒有，全部付清，連賬單都还留着呢。他騎的馬，比軍隊里好些將軍的坐騎还强。他想起乔治小时候的各种样子，好像就在眼前。往往在吃过飯之后，乔治像大人物一般神气活現的走到飯厅里来，踱到飯桌尽头父亲的座位旁边，把他的酒端起来一口喝干。他又想到乔治在布拉依頓騎着小馬跟在獵人后面飞跑，碰見一道籬笆，竟也会托的跳过去。还有一次，乔治参加宮廷集会，朝見攝政王，把所有聖·詹姆士区里来的公子哥兒都比下去了。当初何曾料到今天的下場？誰想到他会不孝忤逆，好好的把送上門来的財运推开，去娶个一文不名的老婆。老头兒是个名利心極重的俗物，想到兒子这样的丢他的臉，气得發昏，只觉得一陣陣的怒气冒上来，徹骨的难过。他的野心和他对兒子的骨肉至情受了个大挫折。他的虛荣心，还有他的一点兒癡心，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

在愁苦的时候咀嚼过去的快活，真难过得叫人没个抓摸处，那滋味比什么都苦。乔治的爸爸把这些纸张翻来复去，不时拿出一两张来对着呆呆的發怔。多少年来这些文件都藏在抽屉里，奥斯本把它们一股脑儿拿了出来，锁在一只文件匣子里，用带子扎好，上面加了火漆，火漆上印了自己的圖章。他打开書櫥，把上面說过的大紅“聖經”拿下来。这本“聖經”十分笨重，平常难得打开。書边上裝了金，黃燦燦的發亮，翻开書头一頁就有一幅插画，是亞伯拉罕拿伊撒做牺牲祭献上帝的故事。奥斯本按照普通的習慣，在書前面的白紙上用他那大大的書記字写着自己結婚的日子，妻子去世的日子，还有孩子們的生日和名字。吉恩最大，跟着便是乔治·賽特笠·奥斯本，最后是瑪麗亞·弗蘭西思，旁边另外注着他們三个人的命名日。他拿起笔来，小小心的把乔治的名字划掉，等到墨水干了之后，才又把“聖經”归还原处。然后他从另外一只安放他本人秘密文件的抽屉里拿出一張东西看了一遍，一把团皺了，在蠟燭上点着，眼看着在壁爐里燒个精光。原来这就是他的遺囑。燒了遺囑之后，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拉鈴把佣人叫来，叫他第二天早上送出去。他上楼睡覺的时候，天已經亮了，滿屋都是陽光，小鳥躲在勒塞尔广场碧油油的树叶里面吱吱喳喳的叫。

威廉·都宾想着應該在乔治时运不好的时候給他多拉几个朋友，便想巴結奥斯本先生的家人下屬，回到旅館里立刻写給湯姆士·巧伯先生一封客气的信，請他第二天到斯洛德老店去吃飯，因为他知道好酒好菜对于一个人的感情有極大的影响。巧伯先生离开市中心之前，收到請帖，連忙回了一封信，說：“他給都宾上尉問好，明日便来領賜。”当晚他回到索默思鎮，把請帖和回信的草稿拿出来給巧伯太太和女兒看。他們一面坐着吃茶点，一

面兴高采烈的談論軍官先生們和西城闊佬的事。后来女兒們去睡覺了，巧伯兩口子便議論起主人家里的怪事來。那总管說他一輩子沒看見東家那麼激動。都賓上尉走開之後，巧伯走進辦公室里間，發現奧斯本先生臉上發黑，竟好像中風的光景；照他看起來，奧先生和他那當上尉的少爺一定是狠狠的鬧了一場。東家還叫他把奧斯本上尉最近三年來花掉的錢開出賬目來。总管道：“他花掉的錢可真不少。”他看見老爺少爺花錢的手筆那麼闊，對他們愈加尊敬。他說爺兒倆拌嘴都是為了賽特笠小姐。巧伯太太賭神罰誓的說她很同情可憐的小姐，把上尉那麼漂亮的少爺給丟了豈不可惜？巧伯先生因為賽特笠小姐的爸爸投機失敗，只還出來一点点股息，不大把她放在眼里。倫敦城里所有的商行里面，他最看得起奧斯本家的字號，熱心希望喬治上尉娶個世家大族的小姐。當晚总管比他主人睡的安穩得多，第二天吃過早飯（他吃得很香甜，雖然他省吃儉用，茶里面只能攪點兒黃糖）——他吃過早飯，摟着孩子親熱一下，便上班去了。他穿上星期天上教堂用的新衣服和鑲綢邊的襯衫，叫站在旁邊瞻仰他風采的老婆只管放心，說他晚上跟都上尉吃飯的時候決不會狠命的喝他的葡萄酒。

奧斯本先生這東家不好伺候，所以手下人常常留心看他的氣色。那天他按時上班，大家都看見他臉上異乎尋常的憔悴和灰白。到十二點鐘，喜格思先生（貝特福街喜格思和白雪塞維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按照預約的時間來了，手下人把他領到東家的私室里耽擱了一個多鐘頭。約摸在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巧伯先生收到都賓上尉差人送來的條子，另外附了給奧斯本先生的信。总管把信交到里面，不久，里面傳出命令來叫巧伯先生和他底下的書記白却先生兩個人進去簽字做証人。奧斯本先生對他

們道：“我正在立一張新的遺囑”，他們兩人便簽了字。大家都不出声。喜格思先生出来的时候紧紧的綑着臉，下死勁的对巧伯釘了兩眼，可是并不說什麼。大家都發覺奧斯本先生特別温和安靜。許多人本来見他沉着臉，以为凶多吉少，見他这样反覺詫异。他不罵人，不賭咒，很早便离开办事处回家去了。动身之前，又把总書記叫进去交代了事情，然后躊躇了一下，問他可知道都宾上尉是不是还在城里？

巧伯回答說大概还在城里。其实兩個人都是肚里明白，不过嘴里不說罢了。

奧斯本拿出一封信，叫書記轉交給上尉，并且吩咐必須立刻亲自交到都宾手里。

他拿起帽子，臉上的表情非常古怪，說道：“巧伯，現在我心里安了。”鐘打兩下，白洛克先生来凑着奧斯本先生一同出去，一望而知是預先約定的。

都宾和奧斯本的連队所屬的第一——联队当时的統領是一个上了年紀的將軍。他資格很老，第一次上戰場就跟着华尔夫將軍^①在奎倍克打了一仗，后来年老力衰，早就不能領軍了，可是他名义上既然是統帥，对于联队的事情还有些关心，有时也請几个年輕軍官到家里吃吃飯。这种好客的風气，看来在他的后輩之中是不大流行的了。老將軍最喜欢都宾上尉，因为都宾熟悉一切关于軍事的著述記載，談起弗萊特烈大帝和皇后陛下以及他們那时候的战役，和老將軍差不多一样头头是道。將軍对于后来的胜仗不大关心，全心都在五十年前的軍事專家所研究的

① 华尔夫將軍 (James Wolfe, 1727—1759)，英国將軍，在加拿大魁北克之役战死。

問題上。奧斯本先生改寫遺囑，巧伯先生穿上最好的縐邊襯衫的那天早上，老將軍帶信叫都賓去吃早飯，把大家正在等待的消息早兩天先通知他，告訴他說軍隊不久就要開到比利時去。一兩天以內，騎兵隊便會傳信下來，叫部隊隨時準備動身。運輸的車輛船隻眼前很多，所以不消一星期便要上路。部隊駐扎在契頓姆的時候，又另外勸募了兵士。在老將軍看來，他們這一聯隊從前在加拿大打退蒙卡姆，在長島大敗華盛頓先生，如今開到荷蘭比利時這樣久經戰事的地方，決不會辱沒了它歷史上顯赫的名聲。老將軍雪白的手抖擻擻的捻了一撮鼻煙放在鼻子里，然後指指自己晨衣的胸口——他的心雖然有氣無力，可是還在跳動——他指指胸口，對都賓說：“好朋友，如果你這兒還有未了的事，譬如要安慰女朋友啦，跟爸爸媽媽辭行啦，或是要寫遺囑啦，我勸你趕快去干。”說完，老將軍伸出一個指頭和年輕的朋友拉手，又慈眉善眼的對他點點頭——他頭髮上洒了粉，後面扎了小辮兒——然後兩人別過。都賓去後，他坐下來寫了一封法文信給皇家戲院的亞莫耐特小姐，他對於自己的法文是非常得意的。

都賓得了消息，心里很沉重，記挂着布拉依頓的朋友們。他一想到這上面，忍不住覺得慚愧，因為不管在什麼時候，叫他放不下心的總是愛米麗亞。爹娘，姊妹，責任，倒都靠後了。他醒着想她，睡着想她，無時無刻不在惦記她。他回到旅館，便差人送了一封短信給奧斯本，把聽來的消息告訴他，希望他得信以後會跟喬治言歸于好。

送信的專差就是前一天給巧伯送請帖的人。這位好書記拿了信急得了不得。給奧斯本的信是托他轉交的，他一面拆信，一面着急，惟恐希望了半天的晚飯會落空，直到拆開信封，發現都賓不過怕他忘記，再提醒他一聲，才放下心来。（都賓上尉寫道：

我五点半等你。)他很关心主人的家事,可是随你怎么說,別人的事,总不能比一餐丰盛的晚飯要紧。

老將軍的消息不是秘密,都宾要是碰見联队里的軍官,尽可以把消息告訴他們。他在代理人那兒碰見斯德博尔旗手,便对他提起这事。斯德博尔急煎煎的要上陣打仗,立刻到器械店里去买了一把新的劍。这小子不过十七岁,只有五呎多高。他本来生得單弱,而且年紀輕輕就爱喝撓水的白蘭地酒,把身体弄得更糟,不过他胆子很大,跟獅子一样勇敢。他拿着劍,举一举,弯一弯,嗖嗖的舞了几下,前前后后走了几步。在他想像之中,这样的劍法准能大敗法国人。他用力踩着脚,大叫“哈,哈!”把劍尖向都宾上尉刺了兩三刺;都宾笑着用竹节手杖招架。

从斯德博尔先生瘦小的身材来看,就知道他准是屬於輕裝步兵队的。斯卜內旗手呢,剛剛相反,是个高个兒,屬於特別軍团里都宾上尉的連队。他戴上熊皮帽子,样子凶狠,看上去比他年齡还大些。两个孩子到斯洛德咖啡店叫了兩份丰盛的飯菜,便坐下来写信給家里慈爱的爹娘,因为他們正在急煎煎的等消息。他們信上都殷殷切切的給爹娘請安,表示自己勇气百倍,热心上战場,不过滿紙都是別字。

都宾瞧見斯德博尔那小子爬在斯洛德咖啡館的桌子上做文章,眼泪沿着鼻梁一直滴到信紙上。小伙子想起媽媽,生怕以后見不着她。都宾本来預备写信給乔治·奥斯本,轉念一想,改了主意,把書桌鎖上,想道:“何必呢,讓她再乐一宵吧。明天早上去看爸爸媽媽,然后上布拉依頓走一遭去。”

他走过去把大手按着斯德博尔的肩膀,勉励了几句。他說假若孩子能把白蘭地酒戒掉,以后必定是个有出息的軍官,因为他心腸好,是个君子人。斯德博尔小子一听这話,乐的眼睛發

亮，因为联队里公認都宾是最好的軍官，人也最聪明，大家都尊重他。

他把手背擦着眼睛答道：“多謝你，都宾，我正在——正在告訴她我打算戒酒。先生，她对我好着呢。”說完，眼泪又来了，軟心腸的都宾也忍不住有些眼泪汪汪。

上尉，兩個旗手，还有巧伯先生，都在一桌吃飯。巧伯替奥斯本先生帶來了一封信，信上只有短短的几句话，給都宾上尉問好，煩他把附在里面的一封信轉交給乔治·奥斯本上尉。巧伯也不知道詳細情形，只說起奥斯本先生臉色怎么难看和怎么請律師的事，又說他东家竟沒有罵人，真是希罕事兒。他嘮嘮叨叨，作种种猜測。篩过了几巡酒，他越發絮煩，可是每喝一盅，說的話便糊塗一些，到后来簡直沒有人听得懂。他們很晚才吃完飯，都宾上尉雇了一輛街車，把客人扶进去，巧伯一面打呃，一面賭神罰誓的說他永远把都宾上尉当好朋友。

都宾上尉向奥斯本小姐告辞的时候，原說还要去拜訪她。第二天，小姐等了他好几点鐘。如果他沒有失約，如果他把她准备回答的問題問出了口，說不定她就会站到兄弟一边来，乔治和他怒气冲冲的父亲也許就能講和。可是虽然她在家里老等，上尉並沒有去。他有自己的事要办，又要去看望爹娘，安慰他們，不叫他們担心，并且还得早早的坐上閃电号邮車到布拉依頓去看他的朋友。就在那天，奥斯本小姐听得她父亲下命令說是从此不准都宾上尉那多管閑事的混賬东西上門。这么一来，就算她曾經暗底下希望他来求婚，到那时也只好断了想头。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先生来了；他对瑪丽亞格外亲热，对垂头丧气的老头兒也格外殷勤。奥斯本先生虽然嘴里說他觉得很安心，看来却并不能够真的定下心来，大家都看得出，最近兩天發出的事情把

他打垮了。

第二十五章

大伙兒准备离开布拉依頓

都宾到航船旅社見了女眷們，裝做欢天喜地爱說爱笑的样子，可見这年輕軍官一天比一天虛伪。他的張致無非在遮掩心里的感情。如今乔治·奥斯本太太的地位改变了，使他覺得有些别扭，二来他又担心自己帶來的消息不好，少不得影响到她的前途。

他說：“乔治，据我看来，不出三星期，法国皇帝的騎兵步兵便要對咱們狠狠的进攻了。公爵还有得麻煩呢。跟这次的打仗一比，上回在半島上只能算鬧着玩罢咧。你跟奥斯本太太暫且不必这么說。說不定咱們这边用不着打仗，不过去占領比利时罢了。好多人都这样說。布魯塞尔仍旧挤滿了又时髦又漂亮的男男女女。”他們决定把英国軍队在比利时的任务說的輕描淡写，对爱米丽亞只說是不危險的。

商量好以后，虛伪的都宾一团高兴的見了乔治太太，而且因为她还是新娘，特地找些話恭維她。說老實話，他那些恭維的話兒实在不高明，結結巴巴的沒有說出什么东西来。接下去他談起布拉依頓，說到海边的空气怎么好，当地怎么熱鬧，路上的風景怎么美丽，閃电号的車馬怎么出色。爱米丽亞听得莫名其妙，利蓓加却覺得有趣。她正在留心瞧着上尉的一举一动，反正無論什么人走近她，便得受她的察考。

說句老實話，愛米麗亞並不怎麼看得起她丈夫的朋友都賓上尉。他說話咬舌子，相貌平常，算不得漂亮，行動舉止又沒半點兒飄逸洒落的風致。他的好處，就是對她丈夫的忠誠，可是那也算不得他的功勞，喬治肯和同行的軍官交朋友，那只是喬治待人寬厚罷了。喬治常常對她模仿都賓古怪的舉動和大舌頭的口音。不過說句公平話，對於朋友的好處，他向來是極口稱贊的。當時愛米正是志得意滿，不把老實的都賓放在眼里。他明明知道她的心思，卻虛心下氣的接受她對於自己的估計。後來她和都賓混熟之後，才改變了原來的看法，不過這是後話。

講到利蓓加呢，都賓上尉和太太們在一起不到兩點鐘的功夫，她已經看穿了他的秘密。她嫌他，不喜歡他，而且暗地里還有些兒怕他。都賓太老實，不管利蓓加要什麼把戲，說什麼甜言蜜語，都打不動他。他自然而然的厭惡利蓓加，一看見她就遠遠的躲開。利蓓加究竟沒比普通的女人高明多少，免不了拈酸吃醋，看着都賓那麼崇拜愛米麗亞，格外討厭他。不過她面子上做得很親熱很恭敬，而且賭神罰誓，說都賓上尉是奧斯本夫婦的朋友，她恩人們的朋友，她一定要永遠的、真心的愛他。晚飯前兩位太太進去換衣服，利蓓加便在背後說笑他，並且很淘氣的對愛米麗亞說她還很記得上游樂場的晚上都賓是個什麼腔調。羅登·克勞萊覺得都賓不過是個爛忠厚沒用的傻子，不見世面的買賣人，對他待理不理。喬斯也擺起架子，對都賓做出一付倚老賣老的样子。

喬治跟着都賓走進他的房間，旁邊沒有外人，都賓便把奧斯本先生托帶給兒子的信從小書桌里拿出來交給他。喬治着急道：“這不是爸爸的筆迹呀。”筆迹的確不是他爸爸的。這是奧斯本先生法律顧問寫來的信；

先生：我遵照奧斯本先生的囑咐，向您重申他以前所表示的決心。由於您的婚姻問題所引起的糾葛，奧斯本先生不願再認您為家庭的一分子。他的決定是無可挽回的。

近年來您的用度浩繁，加上未成年以前的各項花費，總數已經遠超過您名下應得的財產（奧斯本太太的遺產應由吉恩·奧斯本小姐、瑪麗亞·弗蘭茜斯·奧斯本小姐和您平分）。現在奧斯本先生自願放棄債權，特將奧斯本太太的遺產六千鎊提出三分之一，共兩千鎊（如果存銀行，年息四厘），收信後即請前來領款，或委派代理人接洽。

施·喜格思謹上

一八一五年五月十七日貝德福街

奧斯本先生有言在先，一切信件口信，不論和此事有關與否，一概不收。又及。

喬治惡狠狠的瞧着威廉·都賓道：“事情給你鬧得一團糟！瞧這兒，都賓！”他把父親的信摔給都賓，接下去說道：“現在可弄成個叫化子了，只怪我為什麼那樣感情用事。干嗎不能過些日子再結婚呢？也許打仗的時候我給打死了呢？這並不是不可能的，愛米做了叫化子的寡婦又得了什麼好處呢？都是你鬧的。你唧唧啾啾的，眼看着我結了婚倒了楣才心足。叫我拿着這兩千鎊怎麼過日子？還不夠給我花兩年呢。自從到了這兒，我跟克勞萊玩紙牌打彈子，已經輸了一百四十鎊。你辦事真能干，哼！”

都賓呆着臉兒把信讀完，答道：“這件事的確叫人為難。你說的不錯，我也得負點兒責任。”他苦笑着接下去道：“有些人恨不得跟你換一個過兒呢。你想想，聯隊里有幾個上尉有兩千鎊？暫時你只好靠軍餉過活，到你父親回心轉意再說。倘或你死了，你太太一年就有一百鎊的收入。”

喬治大怒，嚷道：“照我這麼樣的習慣，單靠軍餉和一百鎊一

年怎么能过？你說出这些話来，真是糊塗，都寔。我手上只有这么几个錢，在社会上还能有什么地位？我可不能改变生活習慣。我非得过好日子不可。麦克忽德是喝稀飯長大的，奥多老头兒是啃土豆兒長大的，怎么叫我跟他們比？难道叫我太太給大兵洗衣服，坐在行李車里面到东到西跟着部队跑嗎？”

都寔脾气很好，答道：“得了，得了，咱們想法子替她找个好些的車子就行了。現在呢，乔治好小子，別忘了你是个落难的王子，風暴沒过去之前，你得乖乖的。反正也不会拖好些时候，只要你的名字在公报上一登出来，我就想法子叫你爸爸回心。”

乔治答道：“公报里登出来！也要看你在公报那一部分登出来呀！我看多半在头一批死伤名單里面罢了。”

都寔道：“唉！到你真倒了楣以后再哭哭啼啼的还不迟呢。倘或有什么意外的話，乔治，你知道我还有些积蓄，我又不結婚，”說到这里他笑了一笑，“遺囑上少不得給我將来的干兒子留点兒什么。”乔治听到这里便說：反正沒有人跟都寔鬧得起来。这样，一場爭論便結束了。他总是先無緣無故埋怨都寔，然后慷慨大度的饒恕他。他們兩人以前拌过几十回嘴，都是这么了結。

蓓基正在自己房里梳妝，准备換好衣服下去吃晚飯。罗登·克劳萊从他的穿衣間叫她道：“嗨，蓓基呀！”

蓓基对鏡子里瞧着丈夫，尖声問道：“什么？”她穿着一件最整齐最干淨的白袍子，露出肩膀，戴着一串小小的項鏈，系着淺藍的腰帶，看上去真是個無憂無慮、天真純潔的小女孩兒。

“奥斯本要跟部队走了，奥太太怎么办？”克劳萊說着，走了进来。他一手拿着一个大大的头刷子，兩只手一齐刷，从头髮下面很贊賞的瞧着漂亮的妻子。

蓓基答道：“大概总得哭的眼睛都瞎掉吧？她一想起这件事

就嗚嗚咽咽的，對我哭過六七回了。”

羅登見他夫人硬心腸，有些生氣，說道：“我想你是不在乎的。”

蓓基答道：“你这坏东西，你知道我是打算跟着你一起走的。而且你跟他們不同，只做德夫托將軍的副官。咱們又不屬於常備軍。”克勞萊太太一面說話，一面揚起臉兒，那樣子十分可愛，引得丈夫低下身子來吻她。

“羅登親愛的，我想——你还是在愛神離開之前——把那錢拿來吧。”蓓基一面說話，一面安上一個漂亮的蝴蝶結。她管奧斯本叫“愛神”，已經當面奉承過他二十來次，說他相貌漂亮。他往往在臨睡之前到羅登屋子裡去耽擱半個鐘頭，玩玩紙牌。蓓基很關心他，總在旁邊陪着他。

她常常罵他是個可惡的荒唐的坏東西，威吓他說要把他干的坏事和他愛花錢的習慣都說給愛米聽。她給他拿雪茄煙，幫他點火。這手段能起多少作用，她很知道，因為從前在羅登身上就曾經試用過。喬治覺得她活潑有趣，人又機靈，風度又高貴。不管是坐了馬車兜風的時候也好，在一塊兒吃飯的時候也好，她的光芒都蓋過了可憐的愛米。愛米眼看著克勞萊太太和她丈夫有說有笑，克勞萊上尉和喬斯悶著頭狼吞虎咽（喬斯後來也混到這些新婚夫婦堆裡來了），只好一聲兒不響，縮在旁邊。

不知怎麼，愛米覺得信不過自己的朋友。她瞧著利蓓加多才多藝，兴致又高，口角又俏皮，心裡七上八下，悶悶不樂。結了婚不過一星期，喬治已經覺得膩味，忙著找別人一塊兒尋歡作樂，將來怎麼辦呢？她想：“他又聰明又能幹，我不過是個怪可憐的糊塗東西，實在配不上他。難得他寬宏大量，竟肯不顧一切，委屈了自己娶我。當時我原該拒絕跟他結婚的，可是又沒有這

样的勇气。我應該在家服侍可憐的爸爸才对。”那时她第一回想起自己对爹娘不孝順，慚愧得臉上發燒。說起来，这可憐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确不对，怪不得她良心不安。她暗暗想道：“唉，我真混賬，真自私。爸爸和媽媽那么可憐，我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又硬要嫁給乔治，可見我只顧自己。我明知自己配不上他，明知他不娶我也很快乐，可是——我努力想叫自己松了手讓他去吧，可是总狠不下心。”

小新娘結婚不到七天，心上已經在思量这些事情，暗暗的懊惱，說来真可憐，可是事实上的确是这样。都宾拜訪这些年輕人的前一夜，正是五月的好天气，月光晶瑩，空气里暖融融香噴噴的；他們把通月台的長窗开了，乔治和克劳萊太太走到外面，賞玩那一片平靜的、閃閃發亮的海水。罗登和乔斯兩個人在里間玩双陆，只有爱米丽亞給冷落在—边。这溫柔的小姑娘淒淒清清的縮在一張大椅子上，看看这一对，望望那一对，心里悔恨絕望，懊惱得無可奈何。可憐她結婚还不到一个星期，已經落到这步田地。如果她睜开眼睛看看將來，那景色更是荒凉。前面一片汪洋，她沒人保护，沒人指引，独自一个人怎么航海呢？爱米胆子太小，索性不敢往远处看了。我知道史密士小姐瞧不起她。亲愛的小姐，像你这样果敢斬截的人本来是不多的。

乔治說道：“喝，好天气！瞧这月光多亮。”他正在抽雪茄，噴了一口烟，烟縷兒裊裊的直升上去。

“这烟味兒在露天聞着真香，我最喜欢聞雪茄烟。”蓓基笑咪咪的望着月亮說，“誰想得到，月亮离我們这兒有二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七哩路呢。我这記性兒不錯吧？得了！这些都是在平克頓女学校学来的。你瞧海面上多靜，什么都清清楚楚，我差不多看得見法国的海岸。”她那水汪汪的綠眼睛放出光来，好像在

黑地里也瞧得見東西。

她道：“你知道我打算怎么着？我發現我游泳的本領很好，不管那天早上，碰上克勞萊姑媽的女伴去洗澡的日子——她叫布立葛絲，鷹嘴鼻，長頭髮一絡絡的披下來，你還記得她嗎？我剛才說，等她洗海澡的時候，我就一直游進她的浮蓬，就在水裏逼着她跟我講和。你看這法子可好不好？”

喬治想到水里相會的情形，哈哈大笑。羅登搖着骰子，大聲問道：“你們兩個鬧什麼？”愛米麗亞荒謬透頂，她忽然不能自持，躲到房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真是丟臉。

在這一章書里，說故事的仿佛拿不定主意似的，一忽兒順叙，一忽兒倒叙，剛剛說完了明天的事，接下來又要說昨天的事，不過也非要這樣才能面面俱到。就拿女王陛下客廳里的客人來說，大使和長官告退的時候另外由便門出去，他們坐着馬車走了多遠，里面鐘士上尉家里的太太小姐還在等她們的車子。國庫秘書的待客室里坐了六七个請願的人，挨着班次耐心等待；忽然來了一個愛爾蘭議員或是什么有名人物，搶過這六七個人的頭，自管自走到秘書先生的办公室里去了。同樣的，小說家著書，布局的時候也免不了不公道。故事里面的細節雖然不能遺漏，不過總要讓重要的大事占先。都賓帶到布拉依頓來的消息十分驚人，當時禁衛軍和常備軍正在向比利時推進，同盟國家的軍隊也都聚集在比利時听候威靈吞公爵指揮。兩面比較下來，書里面敘述的便是無足輕重的小事，應該靠后，那么著書的鋪陳事實的時候次序顛倒一些，不但可以原諒，而且很有道理。從二十二章到現在並沒有過了多少時候，剛剛來得及讓書里的角色上樓打扮了準備吃晚飯。都賓到達布拉依頓的那一晚，他們一切照常。

喬治並沒有立刻把朋友從倫敦帶來的消息告訴愛米麗亞，

不知是因为他善于体贴呢，还是因为他忙着戴領巾，沒功夫說話。过了一会兒，他拿着律師的信到她房里來了。她本來时时刻刻防备大禍臨頭。感觉特別的銳敏，見他那么严肃正經，以为最可怕的消息已經到來，飛跑過去哀求最亲爱的喬治不要隱瞞她，問他是不是要開拔到外國去了？是不是下星期就要開火了？她知道准是這消息。

最亲爱的喬治避開了到外國打仗的問題，很憂悶的搖搖頭說道：“不是的，愛米。我自己沒有關係，我倒是為你擔心。爸爸那兒消息很不好，他不願意和我通信。他跟咱們倆丟開手了，一個錢都不給咱們了。我自己苦一點不要緊，可是亲爱的，你怎么受得了？看看信吧。”他說着，把信遞給她。

愛米麗亞眼睛里的表情一半驚慌一半溫柔，靜听她那豪邁的英雄發表上面一篇堂皇的議論。喬治裝腔作勢，做出願意自我犧牲的樣子，把信遞給她。她接了信，坐在床上翻開來看。哪知道把信看了一遍，反倒眉眼開展起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凡是熱心腸的女人，都不怕和愛人一塊兒過苦日子。愛米麗亞想到能和丈夫一起吃苦，心上反而快活。可是她立刻又像平時一樣，覺得良心上過不去，責備自己不知進退，不該在這時候反而喜歡。想着，忙把一團高興收拾起來，很穩重的說道：“啊喲，喬治，你如今跟你爸爸鬧翻，一定傷心死了。”

喬治苦着臉答道：“當然傷心羅。”

她接着說道：“他不會老跟你生氣的，誰能夠跟你鬧別扭呢？最親愛最厚道的丈夫，他一定會原諒你。倘若他不原諒你，叫我心上怎么過得去？”

喬治道：“可憐的愛米，我心里倒不是為自己煩惱，叫我着急的是你呀！我窮一點兒怕什么呢？我是不愛虛榮的，我也還有

些才干，可以掙个前途。”

他太太插嘴說：“你才干是有的。”照她看来，战争應該停止，她的丈夫立刻就做大將軍。

奧斯本接着說：“我跟別人一样，自己能够打天下。可是我的宝贝孩子，你嫁了我，自然應該有地位，應該享福，如今什么都落了空，叫我心上怎么过得去？叫我的宝贝兒住在軍營里，丈夫开到那兒，妻子就得跟着走，生活又苦，又不得遂心如意，我一想到这兒就难受。”

既然丈夫只是为这件事發愁，爰米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她拉着他的手，喜气洋洋的微笑着唱起她最喜欢的歌兒来。她唱的是“敲敲旧楼梯”里面的一段。歌里的女主角責备她的湯姆对她冷淡，并且說只要他以后好好待她，忠誠不变，她就肯“为他补褲做酒”。她的样子又快活又漂亮，所有的年輕女人只要能像她一样就好。过了一会兒，她又道：“再說，兩千鎊不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嗎？”

乔治笑她天真不懂事。他們下去吃飯的时候，爰米丽亞紧紧勾着乔治的胳膊，唱着“敲敲旧楼梯”这曲子。她去了心事，比前几天高兴得多。

总算开飯了。吃飯的时候幸而沒有人愁眉苦臉，所以一餐飯吃得非常熱鬧有趣。乔治虽然得了父亲一封驅逐出門的信，想到不久便要上戰場，精神振奋，恰好和心里的懊惱扯直。都宾仍旧像話匣子一样說笑个不停，說到軍隊里的人在比利时的种种事情，好像那兒的人除了寻欢作乐，穿衣打扮，連接着过节之外什么都不管。上尉是个乖人，他心里別有打算，故意扯开話題，形容奧多少佐太太怎么拾掇少佐和她自己的行李。她把丈夫最好的肩章塞在茶罐子里，却把她那有名的黃色头巾帽，上面

还插着風鳥的羽毛，用桑皮紙包起来鎖在少佐的鉛皮帽盒子里。他說法国的王上和他宮里的官兒都在甘德，看了那頂帽子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布魯塞尔的軍隊开大跳舞会的时候这頂头巾帽一定还会大出風头呢。

爱米丽亞吓了一跳，霍的坐起来道：“甘德！布魯塞尔！部队要开拔了嗎？乔治，是不是呀？”她那笑咪咪的臉兒吓的立刻变了顏色，不由自主的拉着乔治不放。

他脾气很好，答道：“別怕，亲爱的。只要十二小时就能到那兒。出去走动走动对你沒有害处，你也去得了，爱米。”

蓓基說道：“我也去。我是有职位的。德夫托將軍一向跟我眉来眼去很有交情。你說对不对，罗登？”

罗登扯起嗓子，笑得和平常一样响。都宾把臉漲得通紅，說道：“她不能去。”他還想說：“多危險呢！”可是剛才吃飯的时候他的口气不是表示比利时那边很太平嗎？这时候怎么說呢？所以只好不作声。

爱米丽亞怪倔强的嚷道：“我偏要去。我非去不可。”乔治贊成太太的主意。他拍拍她的下巴頰兒，对其余的人埋怨說自己娶了个潑妇。他答应讓她同去，說道：“讓奧多太太陪着你得了。”爱米丽亞只要能够在丈夫旁边，別的都不在乎。这么一安排，离愁別恨总算变戏法似的变掉了。战争和危險虽然避免不了，可是說不定要到好几个月以后才开火。眼前暫且無事，胆小的爱米丽亞仿佛犯人得了緩刑的特赦令那么喜欢。都宾心底里也觉得高兴，他的希望，他所要求的权利，就是能够看見她，心里暗暗的决定以后一定要不时留神保护着她。他想，如果我娶了她，一定不許她去。可是她究竟是乔治的老婆，旁人不便多說。

吃飯的时候大家談論着各項要紧的大事，后来还是利蓓加

勾着爱米丽亞的腰，把她从飯間里拉出去，讓先生們喝酒暢談。

晚上大家玩笑的当兒，罗登的妻子遞給他一張条子，他看了一眼，立刻捏成一团在蠟燭上燒了。我們运气好，利蓓加写信的时候，恰巧在她背后，只見她写道：“重要消息，別德太太已去。今晚向爱神要錢，看来他明天就要动身。留心別讓人看見信。利。”大家站起来准备到太太們屋里去喝咖啡的时候，罗登在奧斯本胳膊肘上碰了一下，优雅的說道：“奧斯本，好小子，如果你不嫌麻煩，請你把那小数目給了我。”乔治虽然嫌麻煩，也只好从袋里拿出一大把鈔票給他，沒有付清的数目，开了一張借券，过一星期到他的代理人那兒拿錢。这件事办完以后，乔治、乔斯和都宾三个人一面抽雪茄烟，一面开紧急會議，决定第二天大家坐了乔斯的敞篷馬車回到倫敦去。我想乔斯宁可留在布拉依頓，到罗登·克劳萊离开以后再动身，可是給都宾和乔治逼着，只好答应把車子送大家回去。他雇了四匹馬，因为在他地位上，再少是不行的。第二天吃完早飯，他們一群人就浩浩蕩蕩出發了。爱米丽亞一早起身，七手八脚的理箱子，乔治躺在床上，埋怨沒有佣人幫她做事。她倒并不在乎，甘心情願的一个人拾掇行李。她模模糊糊的有些信不过利蓓加。她們两个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的你吻我我吻你，咱們却很明白吃起醋来是什么滋味。爱米丽亞太太有許多女人的特長，拈酸吃醋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这些来来去去的角色之外，別忘了咱們在布拉依頓还有別的朋友。原来克劳萊小姐和她的一群侍从也在此地。利蓓加夫妻住的旅館离开克劳萊小姐的住宅只有几箭之地，可是那生病的老太太仍旧和住在倫敦的时候一样，硬起心腸把大門关得紧騰騰的不放他們进去。只要別德·克劳萊太太一天在她亲

爱的大姑瑪蒂尔达身边，就一天不放她侄兒和老太太見面，免得她心神不安。克劳萊小姐坐了馬車出去兜風，忠心的別德太太便坐在她旁边；克劳萊小姐坐着輪椅出去換換空气，她和老实的布立葛絲一边一个保护着。有时偶然碰見罗登夫妇，虽然罗登必恭必敬的脫了帽子行礼，她們冷冰冰的不瞅不睬，真叫人难堪，到后来弄得罗登也發起愁来。

罗登上尉时常垂头丧气的說：“早知如此，还不如就留在倫敦也罢了。”

他的妻子比她乐观，答道：“布拉依頓舒服的旅館总比却瑟萊街上的牢房好些。記得那地保莫西斯先生跟他的兩個差人嗎？他們在咱們的房子附近整整守了一个星期。这兒的几个朋友都沒有腦子，可是乔斯先生和爱神上尉比莫西斯先生的差人还强些，罗登亲爱的。”

罗登仍旧鼓不起兴，接着說道：“不知道傳票有沒有跟着我一起来。”

勇敢的蓓基答道：“有傳票来的話，咱們就想法子溜之大吉。”她把碰見乔斯和奥斯本的好处解釋給丈夫听，說是幸亏有这两个人供給現錢，要不然他們手头不会这样寬裕。

禁衛兵埋怨道：“这些錢还不够付旅館的賬呢。”

他的太太百句百对，答道：“那么何必付呢？”

罗登的佣人和克劳萊小姐下房的兩個听差仍旧有些来往。而且他受了主人的囑咐，一看见馬車夫就請他喝酒，小夫妇倆就在他那里打听克劳萊小姐的动静。后来又亏得利蓓加忽然想起来害了一场病，就把那給老小姐看病的医生請到家里来。这么一来，所有的消息也就差不多全了。布立葛絲小姐面子上把罗登夫妇当作对头，其实是出于無奈，心里却没有敌意。她天生是

个不念旧恶的軟心腸，現在利蓓加並沒有妨碍自己的去处，也就不覺得討厭她，心里只記得她脾气又好，嘴又甜。別德太太自从占了上風，行事專制極了；布立葛絲、上房女佣人孚金，还有克劳萊小姐家里其余的人，都給压得透不过气来。

脾气凶悍的正派女人，做出来的事往往过分，已經占了便宜，还是沒足沒够的尽往前搶。別德太太来了不到几个星期，已經把病人处治得依头順腦。可憐的老太太任憑弟媳婦摆布，压根兒不敢对布立葛絲和孚金抱怨不自由。別德太太管着克劳萊小姐，每天喝酒不得超过定量，而且每一杯都得由她亲自来斟，一滴不能少，一滴不能多。孚金和那佣人头兒干瞧着連雪利酒都沒有他們的分，心里怨恨得什么似的。甜面包、糖漿、鷄肉，也由別德太太分派，每分的多少，上菜的先后，一点兒錯不得。早上，中午，晚上，她按时給病人吃藥。医生开的藥水虽然非常难吃，克劳萊小姐却乖乖的都給喝下去，那份兒順从叫人看着感动。孚金說道：“我那可憐的小姐吃藥的时候好乖啊。”病人什么时候坐馬車，什么时候坐輪椅，也得由別德太太安排。总而言之，老太太生病剛好，給她折磨得服服貼貼。这样的作風，是那些品行端方、精明强干、慈母一样的太太們的特色。

倘或病人稍为有些强头倔腦，要求多吃些飯菜少喝些藥水，看护便吓唬她，說她馬上要死，吓得克劳萊小姐立刻不敢再鬧。孚金对布立葛絲說道：“她現在一点剛性也沒有了，三星期来，她還沒罵过我糊塗东西呢。”別德太太已經打定主意，要把剛才說的老实的貼身女佣人，身材胖大的亲信，連同布立葛絲，三个人一起辞退。她打算先叫家里的女兒們来帮忙，然后再把克劳萊小姐搬到女王的克劳萊去。正在这时候，家里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煩事兒，害得她不得不把手边怪有意思的工作攔下来。

原来別德·克勞萊牧师晚上騎馬回家，从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一根鎖骨。他不但發燒，而且受伤的地方發炎。別德太太只得离了色賽克斯回到汉泊郡去。她答应等到別德身体复原，立刻回到最亲爱的朋友身边来；又切切实实的把家下的人囑咐了一頓，教导他們怎么服侍主人。她一踏上沙烏撒浦頓邮車，克勞萊小姐家里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好几星期以来，屋里还不曾有过这么欢天喜地的空气。克勞萊小姐当天下午就少吃了一頓藥。鮑尔斯特地开了一瓶雪利酒，給他自己和孚金姑娘兩人喝。晚上，克勞萊小姐和布立葛絲小姐不讀朴底烏斯宣講的訓戒，却玩了一会兒紙牌。这情形正像童話里說的，棍子忘了打狗，便影响到后来的局面，大家从此快快活活过太平日子。

一星期里总有兩三回，布立葛絲小姐一早起身到海里洗澡。她穿着法蘭絨長袍子，戴着油布帽子，鑽在浮蓬底下赴水。前面已經說過，利蓓加知道布立葛絲的習慣，曾經說過要鑽到布立葛絲浮蓬里面，出其不意的来一次襲击。她虽然沒有当真做出来，不过决定等那位小姐洗完澡回家的时候攔路向她进攻。想来她在海水里泡过之后，精神飽滿，脾气一定随和些。

第二天早上，蓓基起了一个早，拿着望远鏡走到面海的起坐間里，守着海灘上的洗澡浮蓬細細的看。不一会，她看見布立葛絲走到海灘上，鑽进浮蓬向海里游去，連忙下去等着。她追求的仙女从篷帳下面鑽出来踏上海边的石头子兒，迎面就看見她。当时的風景美丽極了。那海岸，在水里游泳的女人們的臉龐兒，長長的一帶山石和房子，都浴在陽光里，亮湛湛紅噴噴的非常好看。利蓓加的臉上挂着和藹亲热的笑容；布立葛絲从帳篷底下走出来，她就伸出細白的小手跟她拉手。布立葛絲有什么法子不和她打招呼呢？只好說：“夏——克勞萊太太。”

克劳莱太太紧紧的握着她的手，把它压在自己心口上。她忽然不能自持，一把搂着布立葛丝，怪亲热的吻着她說：“我最亲爱的好朋友！”她的情感那么真诚，布立葛丝立刻心软了，連旁边赴水的女人也同情她。

蓓基沒費什么力气就把布立葛丝的話引出来，兩個人密密的談了好半天，談得十分投机。布立葛丝把克劳莱小姐府上的大小事情說給蓓基听。自从那天早上蓓基突然离开派克街到眼前为止，家里有什么事情，別德太太怎么回家，大家怎么高兴，都細細的描写議論了一下。克劳莱小姐的心腹把她主人怎么生病，有什么症狀，医生怎么医治，也一字不漏，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所有的太太奶奶們全喜欢这一套，她們只要說起身子七病八痛，怎么請医服藥，便談个無休無歇。布立葛丝說不厭，利蓓加也听不厭。蓓基說她恩人病中全亏亲爱的厚道的布立葛丝和那忠心耿耿的無价之宝孚金兩個人服侍，真得感謝上蒼。她只求老天保佑克劳莱小姐。她自己对她虽然不够尽責任，可是她犯的罪过不是很近人情很可原諒的嗎？她爱上了一个男人，怎么能不嫁給他呢？布立葛丝是个多情人兒，听了这話，不由得翻起眼睛，朝天嘆了一口同情的氣。她回想当年自己也曾經恋爱过，觉得利蓓加算不得大罪人。

利蓓加說道：“我是个沒爹娘，失亲少友的可憐东西。承她对我那么照顧，叫我怎么能够忘記她的好处？虽然她現在不認我，我总是一心一意的爱她，願意一輩子伺候她的。亲爱的布立葛丝小姐，克劳莱小姐是我的恩人，又是寶貝罗登心坎兒上的近亲。所有的女人里面，我最爱她，也最佩服她。除了她以外，其次就爱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我可不像別德太太那么混賬，不会使心用計，也不肯用这种手段对待克劳莱小姐忠心的朋友

們。”利蓓加又說：“別看羅登是個老粗，面子上隨隨便便的，心里才熱呢。他眼淚汪汪的不知跟我說過多少回，總說謝天謝地，他最親愛的姑媽身邊虧得有個熱心腸的孚金和了不起的布立葛絲兩個人伺候着。”她說她真怕可惡的別德太太拿出毒手來，把克勞萊小姐喜歡的人都攆個罄淨，然後接了家里一批貪心的家伙來，把可憐的老太太捏在手心里。如果有那麼一天，利蓓加請布立葛絲小姐別忘記她；她家里雖然寒素，却歡迎布立葛絲去住。蓓基按捺不住心里的熱忱，嚷道：“親愛的朋友，並不是個個女人都像別德·克勞萊太太一樣的。有好些人受了恩惠，一輩子都忘不了。”她又道：“我何必埋怨她呢？我雖然給她利用，中了她的計策，可是話又得說回來，羅登寶貝兒可是她賞給我的。”利蓓加把別德太太在女王的克勞萊種種的行為告訴布立葛絲。她當時不懂得她的用意，現在有事實證明，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別德太太千方百計撮合羅登和她；他們兩個天真不懂事，中了她的圈套，当真戀愛起來，結了婚，從此把前途毀掉了。

這些話一點兒不錯。布立葛絲把別德太太的圈套看得清清楚楚。羅登和利蓓加的親事竟是別德太太拉攏的。她老老實實的告訴她的朋友，說他們夫妻倆虽然是上了別人的當，看上去克勞萊小姐對於利蓓加已經沒有情分了。另一方面，她痛恨侄兒結了這樣一門不合适的親事，對他也不會原諒。

關於這一點，利蓓加有她自己的見解，並不覺得灰心。克勞萊小姐眼前雖然不肯原諒他們，將來總會回心轉意。就拿當時的情形來說，羅登說不定能夠承襲家傳的爵位，只多着個多病多災、時常哼哼唧唧的畢脫·克勞萊。倘或畢脫有個三長兩短，事情不就很順利了嗎？不管怎麼，把別德太太的詭計揭穿，罵她一頓，心里也舒服，沒准對於羅登還有些好處。利蓓加和重新團圓

的朋友談了一個鐘頭，分手的時候依依不舍的表示十分敬愛她。她知道過不了幾點鐘，布立葛絲就會把她們兩個說的話搬給克勞萊小姐聽。

兩個人說完了話，時候也已經不早，利蓓加應該回旅館了。隔夜在一起的人都聚在一塊兒吃早飯，互相餞行。利蓓加和愛米麗亞親密得像姊妹，臨別的時候十分割舍不下。她不住的拿手帕抹眼睛，攬着朋友的頸子，竟好像以後永遠不見面了。馬車動身的時候，她在窗口對他們搖手帕（我要添一句，手帕是干的）。告別之後，她回到桌子旁邊，又吃了些大蝦。看她剛才傷心得那麼利害，竟不料她還有這麼好的胃口。利蓓加一面吃好东西，一面把早上散步碰見布立葛絲的事情說給羅登聽。她滿心希望，幫丈夫鼓起興來。反正她得意也好，失望也好，總能夠叫丈夫信服她的話。

“親愛的，現在請你在書桌旁邊坐下來，給我好好兒寫封信給克勞萊小姐，就說你是個好孩子羅，這一類的話。”羅登坐下來，很快的寫了地名，日期，和“親愛的姑媽”幾個字。寫到這裡，勇敢的軍官覺得別無可說的話，只好咬咬筆杆抬頭望着老婆。蓓基看他愁眉苦臉，忍不住笑起來。她一面背了手在房裡踱來踱去，一面一句句的念了讓羅登筆錄下來。

“‘我不久就要隨軍出國到前綫去。這次戰事，危險性很大——’”

羅登詫異道：“什麼？”他隨即聽懂了，嘻皮笑臉的寫下來。

“‘危險性很大，因此我特為趕到此地——’”

騎兵插嘴道：“蓓基，干嗎不說‘趕到這兒’呢？這樣才通呀。”

利蓓加跺着腳說道：“‘趕到此地和我最親愛的姑媽道別。我

自小兒受姑媽的疼顧，希望能在我冒死出戰之前，從新回到恩人身邊和她握手言好。’”

“‘握手言好’”，羅登一面念，一面颯颯的寫，對於自己下筆千言的本領十分惊奇。

“‘我沒有別的願望，只求在分別以前得您的原諒。我的自尊心不下於家里其餘的人，不過觀念有些不同。我雖然娶了畫師的女兒，却並不引以為恥。’”

羅登嚷道：“呸！我若覺得難為情，隨你一刀把我刺個大窟窿！”

利蓓加道：“傻孩子！”她擰了他一把耳朵，彎下身子看他的信，生怕他寫了別字，說：“‘懸’字錯了，‘幼’字不是這樣寫。”羅登佩服妻子比他學問好，把寫錯的字一一改正。

“‘我一向以為您知道我的心事。別德·克勞萊太太不但支持我，並且還鼓勵我向蓓基求愛。我不必怨恨別人，既然已經娶了沒有財產的妻子，不必追悔。親愛的姑媽，您的財產，任憑您做主分配，我沒有口出怨言的權利。我只希望您相信我愛的是姑媽，不是她的財產。請讓我在出國之前和您言歸于好。請讓我動身以前來跟您請安。幾星期之後，幾個月之後，也許要相見也不能夠了。在跟您辭行之前，我是決不忍心離開本國的。’”

蓓基道：“我故意把句子寫的很短，口氣也簡捷，她不見得看得出這是我的手筆。”不久，這封可靠的信便給悄悄的送給布立葛絲。

布立葛絲把這封坦白真摯的信躲躲藏藏的交到克勞萊小姐手里，逗得她笑起來道：“別德太太反正不在這兒，咱們看看也不妨事。念吧，布立葛絲。”

布立葛絲把信讀完，她東家越發笑起來。布立葛絲說這封

信充滿了真情，使她很感動。克勞萊小姐對她道：“你这糊塗虫，你难道不知道这封信不是罗登写的嗎？他向来写信給我，总是問我要錢，而且滿紙別字，文气既不通順，文法也有毛病。这封信是那个憐心爛肺的家庭教師写的。她如今把罗登握在手掌心里了。”克勞萊小姐心中暗想，他們全是一样的，都在想我的錢，巴不得我早死。

她接下去淡淡的說道：“見見罗登倒無所謂。宁可講了和更好。只要他不大吵大鬧的，見他一面打什么紧？我反正不在乎。可是一个人的耐心有限，亲爱的，听着，罗登太太要見我的話，我可不敢当，我受不了她。”和事佬虽然只做了一半，布立葛絲也滿意了。她認為最好的法子叫罗登到峭壁上去等着和老太太見面，因为克勞萊小姐常常坐了輪椅到那里去吸新鮮空气。

他們就在那里会面。我不知道克勞萊小姐見了她以前的寶貝侄兒有什么感触，可还有些关心他。她和顏悅色的伸出兩個指头算跟他拉手，那样子好像前一天还和他見過面。罗登乐得不知怎么好；他觉得很窘，把个臉漲得血点也似的紅；拉手的时候差点兒把布立葛絲的手擰下来。也許他为本身利益打算才这么高兴；也許他动了真情；也許他見姑媽病了几星期，身体虛弱，心里覺得难过。

他回去把見面的經過告訴妻子，說道：“老奶奶从前一向对我好極了。我心里面有一种怪别扭的感覚，那种——反正你知道。我在她那个什么車子旁边走了一会兒，一直送她到門口，鮑尔斯就出来扶她进去，我很想跟进去，可是——”

他的妻子尖声叫道：“罗登，你沒进去嗎？”

“亲爱的，我沒有进去，唉！事到临头的时候我有点怕起来了。”

“你这糊塗东西！你应该一直走进去再别出来才好啊！”利蓓加說。

高大的禁衛兵惱着臉答道：“別罵人。也許我是个糊塗东西，可是你不該这么說。”他摆出难看的臉色，对妻子瞅了一眼。每逢他当真动怒，臉上的气色就是这样。

利蓓加見丈夫生了气，安慰他道：“好吧，亲爱的，明天再留心看着，不管她請你不請你，快去拜望她。”他回答說他爱怎么行动是他的自由，請她說話客气点兒。受了委屈的丈夫从家里出来，心里又疑惑又气惱，悶悶的在彈子房逛了一上午。

他当晚还是讓步了。像平常一样，他不得不承認妻子眼光远大，比自己精細。說来可嘆，她早就知道他坏了事，如今畢竟証实了。看来克劳萊小姐和他鬧翻之后已經好多时候不見面，現在久別重逢，心里的确有些感触。她默默的寻思了半晌，对她的女伴說道：“布立葛絲，罗登現在变得又老又胖，鼻子紅紅的，相貌粗蠢得要命。他娶了那个女人，竟改了样子，从骨头里俗气出来。別德太太說他們一塊兒喝酒，这话大概不錯。他今天一股子燒酒味兒，熏的人难受。我聞到的，你呢？”

布立葛絲給他申辯，她也不理。布立葛絲說，別德太太最愛說人家的坏話，照她这样沒有地位的人眼里看来，別德太太不过是个——

“你說她是个詭計多端的女人嗎？你說的对，她的确不是好东西，專愛說人家的坏話。不过我知道罗登喝酒准是那女人慫恿的。这些下等人全是一样。”

做伴的女人說道：“他看見你，心里很感动，小姐。你想想，他將來要碰到多少危險——”

老小姐火气上来，恨恨的嚷道：“布立葛絲，他答应出多少錢收买你？得了，得了，你又来眼泪鼻涕的鬧，我最討厭看人家哭呀笑的。干嗎老叫我心煩？你要哭，上你自己屋里哭去，叫孚金来伺候我。別走，等一等，坐下擤擤鼻子，別哭了，給我写封信給克劳萊上尉。”可憐的布立葛絲依头順腦的走到記事本子前面坐下。本子上全是老小姐前任書記別德太太的強勁有力的字迹。

“称他‘亲爱的先生’，你就說是奉克劳萊小姐的命令——不，克劳萊小姐的医生的命令，写信給他，告訴他我身体虛弱，假若多受刺激，便会發生危險，因此不能見客，也不宜討論家事。再說些客套話，就說多承他到布拉依頓来看我，可是請他不必为我的緣故老住在此地。还有，布立葛絲小姐，你可以說我祝他一路平安，請他到格蕾法学协会去找我的律师，那兒有信等着他。这样就行了，准能把他从布拉依頓打發掉。”好心的布立葛絲写到这句话，心里十分高兴。

老太太叨叨的接着說道：“別德太太走掉还不滿一天，他就紧跟着来了。他竟想把我抓在手里，好不要臉。布立葛絲亲爱的，再写封信給克劳萊太太，請她也不必再来。我不要她来，不許她来。我不願意在自己家里做奴隶，飯吃不飽，还得喝毒藥。他們都要我的命，个个人都要我死！”寂寞的老婆子說到这里，伤心得号啕大哭。她在名利場上串演的一出戏，名为喜剧，骨子里却是够凄慘的。現在这出戏即刻就要閉幕，花花綠綠的灯笼兒一个个的灭掉，深顏色的幔子也快要下来了。

老小姐拒絕和解的信使騎兵兩口子大失所望。他們念到最后一段，听說叫罗登到倫敦去找克劳萊小姐的律师，才得了些安慰。布立葛絲写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一心盼望他們得到好处。当下罗登急急的想到倫敦去。老太太写信的目的正是要他走，竟

立刻如願了。

罗登把乔斯的賭債和奥斯本的鈔票付了旅館的賬目，旅館的主人大概到今天还不知道他当年几乎收不着錢。原来利蓓加深謀远慮，乔治的佣人押着箱子坐邮車回倫敦，她趁机就把自己的值錢的行李都拾掇好一并交給他帶去，就好像开火之前，大將軍总把自己的行李送到后方一样。罗登兩口子在第二天也坐了邮車回到倫敦。

罗登說：“我很想在动身以前再去看看老太婆。她变了好多，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我看她活不長了。不知道华克息那兒的支票值多少錢？我想有兩百鎊。不能再比兩百鎊少了吧，蓓基，你說呢？”

罗登夫妇因为密特兒賽克斯郡的長官常常派了差人去拜訪他們，所以沒有回到白朗浦頓的老房子里去，只在一家旅館里歇宿。第二天一早，利蓓加繞过郊区到福蘭去，还看見他們。她到了福蘭，打算上賽特笠老太太家里去拜訪亲爱的愛米丽亞和布拉依頓的朋友們。哪知道他們已經到契頓姆去了，由契頓姆再到哈瑞却，和部队一起坐船到比利时。好心的賽特笠老太太又愁悶又寂寞，正在落泪。利蓓加从她那里回家，看見丈夫已經从格蕾法学协会回来，知道他碰了什么运气。罗登怒不可遏，对她說道：“蓓基，她只給了我二十鎊！”

他們虽然吃了大亏，这笑話兒却妙不可言。蓓基看見罗登垂头丧气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

第二十六章

从倫敦到契頓姆以前的經過

咱們的朋友乔治离开布拉依頓之后，很威風的一直来到卡文迪希广场的一家体面旅館里。他在旅館里早已定下一套华丽的房間，席面也已經排好，桌子上的碗盞器皿光采夺目，旁边五六个茶房，全是非洲黑人，簇箕圈也似站着，肃静無声的迎接新婚夫妇。出門非得四匹馬拉車子的上流时髦人，自然要这样的气派才行呢。乔治摆出公子王孙的神气，招待乔斯和都宾。爱米丽亞第一回做主妇，在乔治所謂“她自己的席面上”招呼客人，靦腆怕羞得不得了。

乔治一面喝酒一面挑剔，又不时吆喝着茶房，簡直像国王一般，乔斯大口价嚼着甲魚，吃得心滿意足。都宾在旁边給他添菜。这碟菜本来在主妇面前，可惜她是个外行，給賽特笠先生挾菜的时候既不給他脊肉也不給他肚肉。

酒菜那么丰盛，房間那么講究，都宾先生看着老大不放心。飯后乔斯倒在大椅子上睡覺，他就規劝乔治，叫他不要浪費，他說就是大主教，也不过享受那样的甲魚湯和香檳酒罢了。乔治不睬他的話，回答道：“我出門出路，一向非要上等人的享受不可。我的太太，走出来也得像个大人家的少奶奶才好。只要抽屜里还有一文錢剩下，我就得讓她舒舒服服过日子。”使錢散漫的家伙覺得自己寬宏大量，着实得意。都宾也不和他爭辯，說什麼爱米丽亞并不仗着喝甲魚湯才能快活这一类的話。

吃完了飯不久，愛米麗亞怯生生的說要到福蘭去看望媽媽，喬治噤了噤，答應讓她去。她跑到大臥房里，滿心歡喜，興沖沖的戴帽子圍披肩。這間大房間的中央擺着一張大大的床鋪，那樣子陰森森的可怕，據說“同盟國的國王們到英國來的時候，亞歷山大皇帝的妹妹就睡在這兒。”她回到飯間，看見喬治仍舊在喝紅酒，並沒有動身的意思。她問道：“最親愛的，你不跟我一起去嗎？”“最親愛的”回答說不行，那天晚上他還有“事情”要辦呢，叫他的傭人雇輛馬車送她去吧。馬車雇好以後，在旅館門口等着，愛米麗亞對喬治臉上瞧了一兩眼，明知沒想頭了，很失望的對他微微的屈膝行了個禮，垂頭喪氣的從大樓梯走下去。都賓上尉跟在她後面，扶她上車，又眼看着馬車動身向指定的地點走去才罷。那傭人生怕丟臉，不肯當着旅館里的茶房把地名說給趕車的聽，只說過一會自會告訴他。

都賓回到斯洛德咖啡館他原來住的地方去；我想他一路走，心里巴不得自己也在方才那輛街車里面，坐在奧斯本太太旁邊。看來喬治的嗜好跟都賓的大不相同；他喝够了酒，走到戲院里，出了半價看基恩先生演夏哀洛克^①。奧斯本上尉最喜歡看戲，軍營里演戲的時候，他參加過好幾回，扮演比較嚴肅的喜劇角色，成績十分出眾。喬斯一直睡到天黑以後好久才托的跳醒，他的傭人收拾桌子，把酒杯倒空了撤下去，有些響動，把他吵醒過來。於是又到街車站那兒雇了一輛車，送咱們這位肥胖的主角回家睡覺。

賽特笠太太當然拿出母親的熱忱和慈愛緊緊的把女兒摟在

^①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一劇中重利盤剝的猶太人。

怀里。馬車在小花園門前一停下来，她就跑出門去欢迎那渾身打战、哭哭啼啼的小新娘子。克拉浦老先生家常穿着襖衫，正在修理树木，倒吓了一跳，連忙躲开了。爱尔兰小丫头从厨房里飞奔上来，笑咪咪的說了一声：“求天老爷保佑你”。沿着石板鋪的甬道上了台阶便是会客室，爱米丽亞差点兒連这几步路都走不动。

娘兒两个躲在屋子里互相摟抱，一把把的眼泪，淌得竟像开了水閘似的。当时的情形，凡是算得上有情人兒的讀者一定都想像得出来。太太小姐們不是老爱哭哭啼啼的嗎？逢上婚丧喜庆，或是無論什么別的大事，她們都非哭不可。家里办了一趟喜事，爱米娘两个当然得痛痛的掉一陣子眼泪。何况掉的又不是伤心的眼泪，哭过一通，心里反而爽快。我亲眼看見兩位奶奶，原来是冤家对头，在办喜事的当兒竟亲热起来，一头淌眼抹泪，一头你吻我我亲你。这么說来，本来相亲相爱的人更該感动到什么田地呢？凡是好母亲，到女兒出嫁的时候，就好像陪着重新結了一次婚。再說到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做外婆的比做娘的还疼孩子。真的，一个女人往往做了外婆才能真正体味做娘的滋味。我們應該尊重爱米丽亞和她媽媽，別去攪和她們，讓她兩個在蒙蒙矓矓的会客室里哭一会，笑一会，压低了嗓子說一会。賽特笠先生就很知趣。馬車到門口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車里坐的是什么人，也沒有飞跑出去迎接女兒，不过女兒進門之后他当然很亲热的吻她。当时他正在做他的日常工作，忙着整理他的文件、帶子和賬目。他很聪明，只陪着妻子和女兒坐了一会，就走出来了，把那小会客室完全讓給她們。

乔治的亲随目無下塵，瞧着那只穿襖衫的克拉浦先生給玫瑰花澆水，居然承他的情，对賽特笠先生脫了脫帽子。賽特笠先

生問起女婿的消息，問起乔斯的馬車，又問他的馬有沒有給帶到布拉依頓去？混賬的賣國賊拿破侖小子有什么消息？战事有什么变化？后来爱尔兰女佣人用托盤托了一瓶酒来，老先生一定要請那听差喝酒，又賞給他半个基尼。听差又詫异，又瞧不起，把錢收起来。賽特笠先生道：“脫洛德，祝你主人主妇身体健康。喏，这点兒錢拿去喝酒祝福你自己吧，脫洛德。”

爱米丽亞离开这所小屋子和家里告别虽然不过九天，倒好像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似的。一条鴻溝把她和过去的生活隔成兩半。她从現现在的地位端相过去的自己，竟像是換了一个人。那沒出閣的小姑娘情思纏綿，睜开眼来只看見一个目标，一心一意盼望自己遂心如願。她对爹娘虽然不算沒良心，不过受了他們百般疼爱却也淡淡的不动心，好像这是她該得的权利。她回想这些近在眼前而又像远在天边的日子，忍不住心里羞慚，想起父母何等的慈爱，愈加覺得凄惶。彩头兒已經到手，人間的天堂就在眼前，为什么中头彩的人还是疑疑惑惑的安不下心呢？在一般小說里，等到男女主角結婚以后，故事便告一段落，好像一本戏已經演完，人生的疑难艰苦已經过去；又好像婚后的新环境里一片蒼翠，日子过得逍遙自在。小兩口子什么也不必管，只消成天勾着胳膊，享享福，作作乐，直到老死。可憐小爱米丽亞剛剛上得岸来，踏进新的环境，已經在往后看了。她遙遙的望着隔河的亲人們悲悲戚戚的对自己揮手告别，心里十分焦愁。

她的母亲要給剛回門的新娘作面子，不知該怎么招待她才好。她和女兒狠狠的談了一頓，暫時离开女兒鑽到屋子的底層去了。楼下的一間厨房兼做会客室，是克拉浦夫妇动用的。到晚上，爱尔兰丫头弗蘭妮根小姐洗好了碗碟，拿掉了卷髮紙，也到那兒歇息。賽特笠太太来到厨房，打算要做一桌吃起来丰盛、

看起来花梢的茶点。各人有不同的方法来表示好意，在赛特笠太太眼里看来，爱米丽亚的地位很特殊，要讨她喜欢，应该做些油煎饼，另外再用刻花玻璃小碟子装一碟橘皮糖浆上去。

她在楼下调制这些可口的茶点，爱米丽亚便离开会客室顺着楼梯上去。她不知不觉的走进结婚以前的小卧房，在椅子上坐下来。从前多少伤心的日子，就是在这把椅子里面挨过去的。她摸着扶手靠在椅子上，当它是老朋友。她回想过去一星期里的情况，也推想到将来的命运。可怜她心里愁苦，已经在呆柯柯的回忆从前的旧事了。希望没有实现的时候，眠思梦想的追求，既经实现之后，也说不上什么快活，反倒疑疑惑惑烦恼起来。我们这忠厚没用的小东西真可怜，在这你争我夺的名利场上流离失所，注定要过这么苦命的日子。

她坐在屋里，癡癡的回忆结婚之前膜拜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乔治。不知道她有没有对自己承认乔治本人和她崇拜的年轻俊杰有许多不同？总要好多年之后，丈夫实在不成材，做妻子的才肯撤下虚荣心和自尊心，承认自己的确看错了人。她好像看见利蓓加閃爍的綠眼睛和不怀好意的笑臉，心上又愁又怕，不觉又回到从前的老样子，悶悶的只顧寻思自己的得失。从前那老实的爱尔蘭女佣人把乔治向她重新求婚的信交给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無精打采愁眉泪眼的模样。

她瞧瞧几天以前还睡过的白漆小床，巴不得还能像从前似的睡在那里，早上醒来就能看见母亲弯下身子对她笑。卡文迪希广场的大旅馆里的卧房又高又大又暗，房里摆着陰森森的大床，四面篷帳似的挂着花緞的帳子，她想到晚上还得睡在那張床上，心里老大害怕。亲爱的小白床！她躺在这床上度过多少漫漫的長夜，靠着枕头掉眼泪，灰心得只求一死完事。现在她的希

望不是都實現了嗎？滿以為高攀不上的愛人不是跟她永遠結合在一起了嗎？在她病中，慈愛的媽媽在她床旁邊服侍得多么耐心，多么細致！這女孩子胆子小，心腸熱，性格溫柔，她心里十分悲苦，在小床旁邊跪下來禱告上天給她安慰。說句老實話，她難得禱告。在從前，愛情就是她的宗教信仰。現在心給傷透了，希望也沒有了，她才想到找尋別的安慰。

我們有權利偷聽她的禱告嗎？有權利把聽來的話告訴別人嗎？弟兄們，她心里的話是她的秘密，名利場上的人是不能知道的，所以也不在我這小說的範圍里面。

我只能告訴你這句話：吃茶點的時候，她走下樓來，樣子很高興，不像近幾天來那樣煩悶怨命，也不去想喬治待自己多么冷淡，利蓓加眼睛里是什麼表情。她走下樓，吻了爸爸媽媽，跟老头兒談天，逗得他心里舒坦，神情跟近來大不相同。她坐在都賓買給她的鋼琴面前，把父親喜歡的舊歌兒唱給他聽。她夸獎茶點可口，又稱贊碟子里的橘子醬裝得雅致。因為她立意叫別人快活，連自己也跟着快活起來了。到晚上，她在陰森森的大帳子里睡得很香，直到喬治從戲院回來的時候才笑咪咪的醒過來。

第二天，喬治又得去“辦事”了，這一回的事情，比起看基恩先生扮演夏哀洛克重要得多。他一到倫敦就寫了一封信給父親的律師，大模大樣的通知他們第二天等着和他見面。旅館里的費用，和克勞萊上尉打彈子玩紙牌欠下的賭賬，已經把他的錢袋掏個罄淨。他出國之前，總得要些錢，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去支付父親委托律師交給他的兩千鎊錢。他心里以為過不了几時，他父親准會回心轉意。天下有什麼父母能夠對他這樣的模範兒子硬心腸呢？倘或他過去的功績，一身的德行，還不能使父親息怒，喬治決定在這次戰役中大露鋒芒，那麼老先生總得讓步了。

万一他不讓步呢？呸！反正机会多着呢。他的賭运也許会轉好，兩千鎊也很可以一用了。

他叫馬車把愛米麗亞送到她母親那里，讓兩個女的出去买东西。又切切实实的吩咐她們，像乔治·奥斯本夫人这样身分的时髦太太到国外游覽所需要的衣著用品，一件都不能少，該买什么都讓她們自己定奪。她們只有一天办行裝，当然忙得不得了。賽特笠太太重新坐在私人馬車里，忙碌碌的从衣裝店赶到內衣鋪，掌櫃的客客气气，伙計們卑躬屈节，一直把她送到馬車門口，真是从破产以来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出来，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老样子。愛米麗亞太太也并不小看这种乐趣，她喜欢跑鋪子，講价錢，看漂亮东西，买漂亮东西。随你什么老成的男人，看見女人連这玩意兒都不在乎，还能喜欢她嗎？她服从丈夫的命令，好好的受用了一番，买了許多女人的用品。她的見解很高明，挑选的衣著非常文雅，所有鋪子里的掌櫃和伙計都那么說。

对于未来的战争，奥斯本太太并不怎么担心，以为輕而易举的就能打敗拿破侖那小子。瑪該脫地方每天都有邮船載着时髦的先生和有名的太太上布魯塞尔和甘德去。他們不像上戰場，倒像到时髦地方去游覽。報紙都在嘲笑那一朝發迹的騙子混蛋。这么一个科西嘉流氓，难道能够擋得住欧洲的大軍嗎？难道敌得过不凡的威灵吞的天才嗎？愛米麗亞根本看不起他。不消說得，她那么温和軟弱，当然听見別人說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凡是忠心耿耿的人，全都虛心得不敢自己用腦子思想。总而言之，她和媽媽一天忙下来，买了許多东西。这是她第一次在倫敦上流社会里露臉，居然行事得体，举止也大方活潑。

当天，乔治歪戴帽子，撑出了胳膊肘，摆出軍官的架子大搖大摆的走到貝德福街，大踏步闖进律师事务所，竟好像里面一群

臉皮蒼白、忙着抄写的書記都是他的奴才。他虎着臉，大刺刺的叫人通知喜格思先生，說奧斯本上尉要見他。在他心目中，律師不過是個平民老百姓，怪可憐的下等人，當然應該放下一切要事出來伺候上尉，却沒想到他比自己聰明三倍，有錢五十倍，老練一千倍。他沒看見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嗤笑他，總書記，普通書記，衣衫襤褸的抄寫員，臉色蒼白、衣服緊得穿不下的小打雜，都在輪流使眼色。他坐着，把手杖輕輕的敲着靴子，心里暗想這群東西全是可憐蟲。他那里知道，關於他的事情，這群可憐蟲可知道得清楚着呢。酒店好比是他們的俱樂部，晚上，他們在那里喝几派因脫啤酒，把他的事和別的書記們談談說說，下酒消遣。老天哪！倫敦城裏的事，律師和書記們有什麼不知道的？誰也逃不過他們的裁判。咱們這座城市，暗底下竟是他們手下的人統治着呢。

喬治走進喜格思內室的時候，心里大概希望他父親會委托喜格思向他表示讓步或是要求和解，也許他做出這付冷冰冰目中無人的張致，正是要顯得他性格剛強意志堅決。他雖然這麼希望，律師卻拿出最冷淡最不在乎的態度來對付他，使他神氣活現的樣子透着可笑。上尉進門的時候，喜格思先生假裝在寫字，說道：“請坐，我一會兒就跟你談你的事情。波先生，請你把付款單子拿來。”說完，他又寫。

波先生把文件拿出來之後，他的上司便把兩千鎊股票按照當日市價算好，問奧斯本上尉還是願意拿了支票到銀行支取現錢呢，還是委托銀行買進等量的股票？他淡淡的說：“奧斯本夫人的遺產管理人里面有一個碰巧不在倫敦，可是我的當事人願意方便你，因此尽早把手續辦完了。”

上尉氣呼呼的答道：“給我一張支票得了。”律師开支票寫數

目的時候，他又道：“幾個先令和半便士不必算了。”他自以為手筆那麼大，准能叫這個相貌古怪的老頭兒自慚形穢。他把支票塞在口袋里，大踏步走出去。

喜格思先生對波先生道：“這家伙要不了兩年就得進監牢。”

“您想奧會不會回心轉意？”

喜格思先生答道：“石碑會不會回心轉意？”

書記道：“這家伙來不及的干荒唐事兒。他結了婚不過六七天，昨兒晚上看戲散場的時候，我就瞧見他和好幾個軍隊里的家伙扶海萊太太進馬車。”兩位好先生忙着辦理底下的案件，把喬治·奧斯本先生忘掉了。

款子該到郎白街咱們的老相識赫爾格和白洛克銀行里去取。喬治一路走來，到銀行里拿了錢，仍舊覺得自己正在干正經。喬治進門的時候，弗萊特立克·白洛克碰巧也在大辦公室，一張黃臉湊着賬簿看賬，旁邊還坐着一個態度矜持的職員。白洛克看見上尉，黃臉皮上的顏色越發難看了。他好像干了虧心事，連忙偷偷溜到里間。喬治一輩子沒有到手這麼大筆的款子，所以心滿意足的看着自己的錢；他妹妹那灰黃臉皮的未婚夫怎麼變顏變色，怎麼脫滑溜掉，他都沒有留心。

弗萊特·白洛克對奧斯本老頭兒說起他兒子在銀行露臉的事，又形容他的行為說：“他鈍皮老臉的走到銀行里，把所有的錢一股腦兒都付光了。几百鎊錢，够這家伙幾天用的？”奧斯本狠狠的起了一個惡誓，說喬治愛怎麼花錢，愛什麼時候花完，都不是他的事情。如今弗萊特天天在勒塞爾廣場吃飯。大體說來，喬治那天真是稱心滿意。他即刻叫人趕快給他做衣服辦行李，開了支票給愛米麗亞光顧過的鋪子，叫他們到他代理人那兒支錢，那氣派真像一位有爵位的貴人。

第二十七章

爱米丽亞归营

乔斯的漂亮馬車在契頓姆旅館門口停下来的时候，爱米丽亞第一眼就看見都宾上尉和藹的臉兒。上尉等着迎接朋友，已經在街上踱来踱去等了一个鐘头。他打着深紅的腰帶，佩着短刀，双襟軍衣外面挂着匣子炮，样子非常威武。乔斯看見他这般打扮，覺得能够和他攀交情很足以自豪。那肥胖的印度官兒見了上尉招呼得十分亲热，不像以前在布拉依頓和邦德街接待他的神气了。

跟着上尉来的还有斯德博尔旗手。他看見馬車走近旅館，情不自禁的叫道：“喝！好个漂亮的女孩子！”表示他非常佩服奥斯本的眼力。爱米丽亞身上还是結婚那天穿的長袍，系着粉紅緞帶，又因为一路坐的是敞篷馬車，馬跑得又快，所以臉上紅噴噴的十分鮮艳美丽，当得起旗手的称贊。都宾因为他說了这話，很喜欢他。上尉走前去扶她下車的时候，斯德博尔留神看見她伸出漂亮的小手扶着他，又伸出可爱的小脚踩着踏步下来。他滿臉漲得通紅，打起精神必恭必敬的鞠了一躬。爱米丽亞看見他帽子上綉着第一——联队的番号，便也紅着臉对他笑了一笑，还了一个礼。这一下，可把小旗手結果了。从那天起，都宾特別照顧斯德博尔，不論出去散步，或是在各人的房間里歇息，他老是慫恿他談論爱米丽亞。后来第一——联队里所有的老实小伙子对于奥斯本太太都是又敬又爱，竟成了普遍的風气。他們全是未

經世事的后生，十分賞識她那天真爛漫的举止和謙虛和藹的態度。她怎么老实，怎么討人喜欢，我沒法用笔墨形容出来，好在人人都見過这样的女人，哪怕她們說的是最普通的应酬話，像天气很热呀，底下的八人舞已經有舞伴了呀，你也看得出她們的种种好处。乔治本来是联队里的大好佬，大家見他这样講义气，竟肯娶一个一文錢都沒有的女孩子，而且又是这么个忠厚漂亮的女孩子，更加佩服他。

營里有一間起坐間，專給新到的人歇脚。爱米丽亞走进去，看見一封写給奧斯本上尉太太的信，覺得很詫异。信紙是粉紅色的，叠成一个三角，用一大塊淺藍火漆封着口，上面打的印是一只鴿子銜着橄欖枝。信上的字写得很大，歪歪斜斜的，看得出是女人笔迹。

乔治笑道：“这是佩琪·奧多的手笔呀，我一看印鑒上亲吻的記号就知道了。”这封短信果然是奧多少佐太太写給奧斯本太太的，請她晚上吃飯，并且說請的客不多，都是熟人。乔治道：“你應該去。在她家里就能和联队里的人認識。奧多指揮联队，佩琪就指揮奧多。”

他們看着奧多太太的信覺得好笑。不到几分鐘功夫，起坐間的門拍的打开，一个胖胖的女人，穿着騎馬裝，一团高兴的走进来，后面跟着几个軍官。

“我等不及了，誰耐煩一直等到吃茶点的时候呢？乔治，我的好人兒，把我跟你太太給介紹介紹吧。太太，我看見你心里真乐。这是我丈夫奧多少佐。”穿騎馬裝的一团高兴的太太說了這話，很亲热的拉住了爱米丽亞的手。爱米馬上知道这位就是她丈夫常常挖苦的女人。奧多太太兴高采烈的接着說道：“你的丈夫一定常常談起我。”

她的丈夫奥多少佐应了一句道：“你一定听说过她的。”

爱米丽亚笑咪咪的回答说她果然听说过她的大名。

奥多太太答道：“他一定没说我什么好话。乔治是个坏蛋。”



少佐做出很滑头的样子说道：“反正我替他做保，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乔治听了一笑，奥多太太把马鞭拍了少佐一下，叫他少说话，然后要求正式介绍给奥斯本太太。

乔治正色说道：“亲爱的，这位是我最了不起的好朋友，奥拉丽亚·珊格莉泰，又名佩琪。”

少佐插嘴道：“噢，你说的对。”

“又名佩琪，是我们联队里麦格尔·奥多少佐的夫人，又是葛尔台厄郡葛兰曼洛内的弗滋吉洛特·贝尔斯福特·特·勃各·

瑪洛內先生的小姐。”

少佐太太不动声色，很得意的接口道：“本来住在都伯林的默里陽廣場。”

少佐輕輕說道：“默里陽廣場，不錯，不錯。”

太太道：“亲爱的少佐，你就在那里追求我来着。”他太太在大庭广众無論說什麼，少佐都随声附和，听了这话当然也沒有駁她。

奥多少佐曾經在世界各地打仗，为国王出力，一步步的在自己的行档里掙到当日的地位。按照他的胆識和勇气，他的升迁还并不算快。他身材短小，平常待人十分謙虛，而且怕羞的利害，向来不大說話。他凡事听憑妻子摆布，就是她的茶几，也不过像他那么听话。他常常在軍营的飯堂里悶着头不停的喝酒，灌飽了酒，便不声不响的趑趄着脚回家。凡是他开口說話，总順着別人的口气。無論什么人說随便什么話，他沒有不贊成的；一輩子就是这么随随便便，舒舒服服的过去。印度火热的太陽不能使他煩躁，华尔契瑞的瘧疾也不能叫他激动。他到炮台上打仗的当兒就跟坐下来吃飯那么鎮定。馬肉也罢，甲魚也罢，照他看来差不了多少，都很可口。他有个老娘，是奥多鎮上的奥多太太。他对母亲一輩子孝順，只有兩回不听话，第一回偷偷的跑出去当兵，第二回楞着要跟那討厭的佩琪·瑪洛內結婚。

佩琪的家世很好，姓葛蘭瑪洛內，家里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姑娘。她的丈夫虽是表亲，却是母系的，因此沒有福气和瑪洛內家里同宗。在她眼里看来，瑪洛內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世家。她在都伯林的交际場上应酬了九年，又在温泉和契尔頓納姆交际了兩年，仍旧沒有找到丈夫。到三十三岁那年，压着表弟密克^①和她結婚，那老实的家伙就娶了她。那时他外調到

西印度群島，就把她帶去監督第一——聯隊里的太太們。

和藹可亲的奧多太太碰見愛米麗亞不到半个鐘頭，就把自己的出身和家世對她仔仔細細的講了一遍。不管她碰見什麼人，都是這樣相待。她和顏悅色的說道：“親愛的，我本來想叫喬治做妹夫的，我的小姑娘葛蘿薇娜嫁給他正是一對兒哩。可是我也不願意追究從前的事，他既然已經配給你了，我就打算把你認作妹妹，當你是自己人。真的，你的舉止和相貌都不錯，看上去很好說話，准跟我合得來。反正以後你跟聯隊里的人都是一家了。”

奧多附和着說道：“是的，對的。”愛米麗亞忽然得了一大群亲戚，心里好笑，也很感激奧多太太的好意。

少佐太太接着說道：“我們這兒全是好人。整個軍隊里算我們這一聯隊的飯堂空氣最和洽，大家也最團結。我們相亲相愛，從來不拌嘴，不吵架，或者背地里言三語四說人家壞話。”

喬治笑道：“尤其是瑪奇尼斯太太最好。”

“瑪奇尼斯上尉太太跟我講和了。她的行事實實在叫人氣惱，差點兒沒把我這白頭髮的老婆子氣的進棺材。”

少佐叫道：“佩琪，親愛的，你的假劉海不是黑的很好看嗎？”

“密克，你這傻瓜，閉着你那嘴！奧斯本太太，親愛的，這些做丈夫的全是碍手碍腳的家伙。拿着我的密克來說，我就常常叫他閉着嘴，除了喝酒、吃肉、指揮打仗之外不要開口。到沒有外人的時候我再講些聯隊里的事給你聽。有些事我還得預先警告你呢。現在先跟我介紹你的哥哥。他長得很好，有點兒像我的堂兄弟且恩·瑪洛內（親愛的，你知道他家是巴萊瑪洛內地方

① 麥格爾的小名。

的瑪洛內，他娶的太太是保尔都笛勳爵的亲表妹，蛤蜊鎮的奧菲莉亞·思葛萊)。賽特笠先生，你来了我很高兴。我想你今天在我們食堂吃飯吧？密克，留心那医生，他不是个好家伙；別的我不管，今天可不准喝醉了，晚上我还要請客呢！”

少佐接口道：“亲爱的，今晚第一百五十联队給咱們餞行，不过給賽特笠先生弄張請帖来也不难。”

“辛波兒，快去(亲爱的爱米丽亞，这是联队里的辛波兒旗手，我忘了給你介紹了)。辛波兒，你快快的跑，跟泰維希上校說，奧多少佐太太問他好，告訴他說奧斯本上尉把他大舅子帶來了，也到一百五十联队飯堂来吃飯，五點鐘准到。亲爱的，我跟你就在此地便飯，好不好？”奧多太太的話還沒有說完，小旗手已經跑下樓梯去傳口信了。

奧斯本上尉道：“服从命令是軍隊里的基本精神。爱米，我們得干正經去了。你就在这兒，讓奧多太太指点你。”他和都賓一边一个跟着少佐出去，互相使眼色發笑，反正奧多少佐比他們矮好些，瞧不見。

奧多太太性子很急，看見沒有外人，对着新朋友滔滔汨汨講了一大堆話，全是联队里面的家常，可憐的爱米哪里記得这么許多事情？軍營好比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关于这些人，她有上千的故事要講給爱米丽亞听。爱米丽亞發覺自己忽然成了这家里的一分子，真是大出意外。奧多太太說：“統領的老婆海維托帕太太是死在賈米嘉的，一半因为生了黃熱病，一半因为气伤了心。可惡的老头兒腦袋禿的像炮彈，還跟当地一个杂种女孩子眉来眼去的不安分。瑪奇尼斯太太虽然沒有教育，人倒不錯，就是有个爱犯舌的毛病。她呀，跟她自己的娘打牌也要想法子騙錢。还有个葛克上尉的太太，人家正大光明的打一兩圈牌，她偏

偏看不得，把那兩只龙蝦眼睛翻呀翻的。其实像我爸爸那么虔誠的教徒，还跟我叔叔但恩·瑪洛內，还有我們表亲那个主教，三个人一塊兒斗牌呢。各种各样的紙牌戏，哪天晚上不上場！這兩個女的这一回都不跟部队走。”奥多太太又道：“法妮·瑪奇尼斯跟她媽媽一塊兒住。她媽住在倫敦附近的哀林頓鎮上，看来准是靠着卖小煤塊和土豆兒过活。不过她自己老是吹牛，說她爸爸有多少船，又把河里的船指給我們看，說是他們家的財產。葛克太太和她的孩子們打算住在貝泰斯达廣場，她喜欢听蘭姆休恩博士講道，那兒离他近些。巴內太太又有喜了。唉，她老是有喜，已經給中尉生了七个孩子了。湯姆·波斯基旗手的女人，比你早来兩个月，已經跟湯姆吵了二十来次，吵得軍营里前前后后都听得見，据說还摔碟子砸碗的鬧。有一回湯姆眼睛打的青腫，他也沒告訴人怎么回事。她也准备回娘家；她媽在里却蒙开了一个女子学校。真是造孽，誰叫她从家里私跑出来呢？亲爱的，你在哪兒畢業的？我的学校可貴着呢。我是在都伯林附近卜德斯鎮的伊利西斯树林子那兒，弗蘭納亨夫人的学校里上学的。学校里專門請了一个侯爵夫人教我們真正的巴黎口音，另外有个法国軍隊里退休的將軍和我們練習說法国話。”

爱米丽亞忽然进了这么一个不倫不类的家庭，弄得莫名其妙。奥多太太就是大姐姐。吃茶点的时候，她帶着爱米丽亞見了所有的妯娌姊妹。爱米丽亞温和沉靜，而且長的也不能算太美丽，因此大家很喜欢她。后来先生們吃完晚飯，从一百五十联队回来，見了她都十分賞識。不消說，这么一来，太太們就对她有些不滿。

瑪奇尼斯太太对巴內太太說：“我只希望奧斯本以后不再荒唐。”奥多太太对波斯基太太道：“倘若回头的浪子都能做好丈夫

的話，她也許能和乔治过得很快乐。”波斯基太太原是联队里的新娘，如今看見爱米夺了她的地盤，心里老大气憤。蘭姆休恩的門徒葛克太太要考查爱米丽亞，看她有沒有醒悟，是不是信奉基督教等等，問了她一兩個最內行最要紧的問題。她見奧斯本太太三言兩語的回答她，知道她還沒有受到点化，立刻送給她三本一便士一本的傳教小冊子，里面还有插圖；其中一本叫“狼号鬼哭的曠野”，还有兩本是“王茲烏斯公地的洗衣妇人”和“英国兵士最鋒利的刺刀”。葛克太太打定主意要叫爱米丽亞在睡覺以前就醒悟过来，所以叮囑她上床以前把这几本書先看一遍。

亏得那些男的为人好；他們对于伙伴娶来的漂亮太太十分贊賞，都拿出軍人的風度对她献勤討好。那天她出足風头，欣欣然乐得兩眼發光。乔治看見她那么有人緣，非常得意，而且覺得男人們向她献勤奉承的时候，她的态度和回答也很得体。她虽然羞答答的有些兒孩子气，却很活潑大方。在爱米看来，乔治穿上軍裝比屋里所有的軍官都漂亮。她覺得丈夫一往情深的瞧着自己，喜欢得飞紅了臉。她暗暗的打主意，想道：“將來我一定要好好兒招待他的朋友，把他們供奉得跟他一样周到。我得活潑点兒，做个好脾气的太太，讓他有个舒服的家。”

联队里的人欢天喜地的欢迎她。上尉們賞識她，中尉們喜欢她，旗手們敬爱她。老医生格德勒对她說了一兩個笑話，全是关于治病吃藥的事情，此地不必再說。爱丁堡来的助手医生叫卡格尔的，倚老卖老的盤問她对于文学的知識，援引了他最得意的三个法文典故来考她。斯德博尔小子輪流对屋子里的人說：“哈，你瞧她多好看！”他一黃昏目不轉睛的看着她，直到上甜酒的当兒才把她忘了。

都宾上尉一晚晌都沒有跟她說过一句話。他和第一百五十

联队的朴德上尉一起把喝得爛醉的乔斯送回旅館。当晚乔斯把他獵虎的故事講得有声有色，先在飯堂里講了一遍，后来在晚会上碰見那位戴着头巾帽子、插着風鳥羽毛的奧多太太，便又講一遍。都宾讓他的听差去招呼稅官，自己站在旅館門口抽烟。乔治很細心的把披肩給太太裹好，別了奧多太太回家。年輕的軍官們都來跟她拉手，圍隨着送她坐上馬車，在車子動身的時候大聲歡呼。愛米麗亞下車的時候，伸出小手來跟都宾拉手，笑着責備他，說他一黃昏沒有睬她。

所有旅館里的人，還有住在那條街上的人，都上了床，上尉仍舊津津有味的在抽烟。他眼看着燈光在乔治起坐間里熄滅，又在旁邊臥房里亮起來。等他回到自己的寓所，差不多已經是天亮時分了，遠遠聽見船上吆呼的聲音，原來貨船已經在裝貨，準備往泰晤士河那邊開過去。

第二十八章

愛米麗亞隨着大伙兒到了荷蘭、
比利時一帶

奧多太太請過客兩天之後，聯隊里的軍官和兵士便出發了。國王陛下的政府特地派下船隻把他們送到外國去。那天，東印度公司船上的人在河裡歡呼，軍人們在岸上歡呼，樂隊奏着國歌，軍官們舉起帽子搖着，水手們扯起嗓子吆喝着。在這一片喧鬧聲中，輸送船由武裝兵艦保護着向奧思當開出去。勇敢的乔斯答應護送他妹妹和少佐的妻子一塊兒動身。少佐太太大部分

的动产，連那頂有名的头巾帽子和上面的風鳥毛在內，都和部队的行李一起运送，所以咱們兩個女主角的馬車上並沒有多少箱籠，很輕松的就到了蘭姆斯該脫。当地有許多郵船，她們上了一艘，很快的到了奧思当。

接下去便是乔斯一輩子变故最多的一段时间，好些年之后他还喜欢跟人談起当时的情况。关于了不起的滑鉄盧大战他知道許多掌故，講出来十分动听，連獵虎的故事也只得靠后了。自从他答应护送妹妹出国之后，就开始把上唇的鬍子留起来。^①在契頓姆的时候，凡是有閱兵操練他就跟着去看。每逢和他同事的軍官（他后来往往那么說）——每逢軍官們在一起說話，他就聚精会神的听着，尽他所能記了許多軍中大亨的名字。在这些學問上面，了不起的奧多太太幫了他不少忙。他們坐的船叫做美丽的薔薇，可以直达目的地。到了上船的那天，他終究換上一件釘着辮边的双襟外衣和一条帆布褲子，戴着軍人的便帽，上面圍着漂亮的金帶。他帶着私人馬車，并且在船上逢人便必嘖必嘖的告訴，說他这回准备到威灵吞公爵的軍隊里去，因此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大人物，多份是个軍需局的官員，至少也是政府里遞送公文的事差。

过海的时候，他受足了苦，兩位太太也暈船，躺着不能起来。郵船走近奧思当，就見特派船只載着联队里的軍士也来了，和美丽的薔薇差不多同时进港，爱米丽亞这才恢复了力气。乔斯半死不活的找了个旅館住下。都賓上尉先安頓了太太們，又忙着把乔斯的馬車和行李从船上运下来，在海关办过手續，給他送去。原来乔斯的听差过慣了好日子，吃不来苦，跟奧斯本的跟班

① 軍人大都留鬍子，乔斯希望外国人把他当軍人，所以不刮鬍子。

兩人在契頓姆串通一氣，直截了當的拒絕到外國去，所以喬斯眼前沒有人伺候。這次的叛變來的非常突兀，在動身前一天才爆發。喬斯·賽特笠急得不得了，要想臨時把旅行打消，可是都賓上尉結結實實的把他嘲笑挖苦了一頓（喬斯說他真愛管閑事），而且鬍子也早已留起來了，他也就給大家連勸帶說的弄上了船。原來的倫敦傭人吃得肥胖，又有規矩，可就只會說英文。都賓替喬斯他們找來的比利時傭人是個矮小黑瘦子，什麼話也不會說。他整天忙忙碌碌，老是趕着賽特笠先生叫“大爺”，就這樣很快的取得了喬斯的歡心。時代變了，奧思當也改了樣子，到那里去的英國人，外貌既不像大老爺，行為也不像世襲的貴族。他們多半穿得很寒酸，里面的襯衫也髒，而且喜歡打彈子，喝白蘭地酒，抽雪茄煙，老在油膩膩的小飯館里進出。

可是有一樣，威靈吞公爵軍隊里的英國人买东西向來不欠賬，他們究竟是開鋪子的買賣人出身^①，所以买东西不忘記付錢。愛做生意的國家忽然得了一大批主顧，可以把食品賣給守信用的兵士們吃，實在是好運氣。英國人渡過海來保護的國家不愛打仗。在歷史上很長的時期里面比利時人只讓別國的軍隊把他們的國土當戰場。本書的作者曾經親自到過滑鐵盧，用他那雙鷹眼細細的把戰場看了一遍。那驛車管理員是個肥大的老軍人，看上去好勇狠鬥。我們問他有沒有參加大戰，他答道：“沒那麼傻。”假若他是法國人的話，就決不肯那樣想，也不肯那樣說。可是話又得說回來，替我們趕車的車夫本身就是個子爵，父親做到大將軍，後來家道敗落，這兒子窮途末路，我們賞他喝一便士啤酒，他也肯接受。這是多么好的教訓！

① 拿破侖曾經譏笑英國全是開店的買賣人。

一八一五年的初夏，这平坦、兴盛、舒服的国家真是空前的繁荣富庶。苍翠的平原和安静的城市里全是穿红衣的军人，登时显得热闹起来。宽阔的跑道上挤满了闪光湛亮的英国马车；运河里的大船载着成群的英国有钱旅客，悠闲的驶过肥沃的原野，古色古香的村落，和隐在大树后面的古堡。在各村的酒店里喝酒的军人，没有不付钱的。一个名叫唐纳的苏格兰兵士^①，奉命寄宿在比利时北部的农家，当约翰和约翰德夫妻出去运干草的时候，帮他们摇着孩子的摇篮。现在有许多画家喜欢取材于军队里的形形色色，我提议他们该用这个故事作为画题，来说明诚实的英国人作战的原则。当时外面看来一切都很平静，很漂亮，竟像是海德公园检阅军队的光景，其实拿破仑正藏在前进的堡垒后面准备大打。这些驯良的军士后来给他撩拨得恶狠狠的起了杀性，死在战场上的不在少数。

人人对于领袖都有不可动摇的信任（英国人对于威灵吞公爵坚定的信心，和当时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热诚的拥护竟是一样程度的，只不过没有那么疯狂罢了）；国内的防御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倘或需要援助的话，强大的军队就在手边，因此没有一个人感到恐慌。我们故事里说到的几个旅客，虽然有两个人是生来胆小的，当时也像其他许许多多别的英国游客一般无忧无虑。有名的联队——其中许多军官我们都已经结识了——由驳船运送到白吕吉思和甘德，再向布鲁塞尔推进。乔斯陪着太太们坐公共汽船。从前到过弗兰德尔斯的老旅客，想来总还记得船上穷奢极侈的设备。这些船走得很慢，可是船上把旅客供奉得实在舒服，吃的喝的，说不尽有多么讲究。据说有一个英国旅客，

① 葛利格所著“滑铁卢战役的故事”里曾提到这事。——原注。

原来只打算到比利时去玩一个星期，可是上了这种汽船之后，吃喝得得意忘形，从此留在船上，在甘德和白吕吉思来回旅行；后来铁路发明了，汽船最后一次行驶的时候，他只好跳河自杀。这一类的故事至今流传着。乔斯并没有这样死掉，可是他的享受真了不得。奥多太太说来说去，总表示他只要再娶了她的小姑葛蘿薇娜，就把所有的福气占全了。他一天到晚坐在舱顶上喝法蘭密希啤酒，把新佣人伊息多呼来喝去，不时的对太太们献勤兒。

他的勇气不小，嚷道：“拿破侖小子敢向咱們进攻嗎？我亲爱的小东西，我可憐的爱米，別怕。一点兒危險都沒有。告訴你吧，不到两个月，同盟国的军队就能进巴黎。那时我就帶你到皇宮里去吃飯，哈！告訴你吧，現在就有三十万俄国兵从萊因河跟梅昂斯向法国进军——三十万兵，由維根希坦和巴克萊·特·托里領軍，可憐的孩子。你不懂軍情呀，亲爱的。我是內行，我跟你說，法国的步兵打不过俄国的步兵，拿破侖小子的將軍也沒有一个比得上維根希坦。跟他差得远了。还有奥国的军队，至少有五十万人呢。現在由施华村堡和查理王子統領，离着法国的边境只有十天的路程了。再說，还有普魯士的总司令也帶着大兵。繆拉死后，騎兵司令里头誰还赶得上他？啊，奥多太太，你怎么說？你以为咱們的小女孩兒用得着害怕嗎？伊息多，你說我們有危險嗎？啊？去拿点啤酒来。”

奥多太太說她的“葛蘿薇娜是誰都不怕的，更不怕法国人。”她一挺頸子喝了一杯啤酒，挤挤眼睛，表示对于啤酒很贊賞。

我們的老朋友，那前任的稅官，現在身經百战——換句話說，他在契頓姆和温泉常常和女人周旋，所以不像先前那么怕羞了，尤其酒遮着臉，更是滔滔汨汨的說不完。他在联队里人緣很

好，一則他山珍海味的招待小軍官們，二則他裝出來的軍人氣概又招人發笑。軍隊里有一个有名的联队行軍的時候叫一头山羊开路，另一个联队由一只鹿領頭。乔治說他們的联队里有一只大象，他指的就是他大舅子。

自从爱米丽亞进了联队，乔治覺得那兒的太太有好些很不体面，可又不得不介紹給她。他告訴都宾說他決意要赶紧換一个比較像样的联队，省得叫他太太和这些惡俗不堪的女人来往，都宾听了自然心滿意足，这里不必再說。因为来往的人不够体面而不好意思，这也是一种俗气；犯这种毛病的人，男的居多。女人里头，就是上流社会中的闊太太喜欢这一套。爱米丽亞是个大方本色的人，不像她丈夫那样，裝腔作势的做出無地自容的样兒，还只道自己文雅。奥多太太帽子上插着一根鷄毛，胸口上挂一只大大的打簧表，随时随地按着彈簧叫它报时。她告訴人家說，她剛結了婚踏上馬車預备动身的时候，她爸爸就送給她这么一件礼物。她不但打扮得古怪，举止行动也各別另样。奥斯本上尉每回看見自己的妻子和少佐太太在一塊兒，就覺得鑽心刺骨的难受。爱米丽亞却滿不在乎，只覺得那老实的女人怪癖得好笑。

他們这次旅行是有名的，后来英国中上階級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沿着这条路綫走过一次。奥多少佐太太的見聞虽然不算广，可是和她在一起旅行却是再有趣也沒有了。她說：“亲爱的，說起航船，你該去看看从都伯林到巴利那索尔的船才好呢。跑的是真快！那些牲口也真叫好看。我爸爸有一只四岁的母牛，在賽会上得了金獎章，总督大人还亲口尝了一塊，說他一輩子沒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喝，这种牛，在这国里哪里看得見？”乔斯嘆了一口气說：“最好的肥瘦相間的五花牛肉，只有在英国吃得

到。”

“还有爱尔兰，所有的好牛肉都是爱尔兰运来的。”少佐太太和好些爱国的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把外国的东西跟自己国里的比较，觉得什么都是爱尔兰的好。她说白吕吉思的市场根本不配和都柏林的相提并论，这对照真把人笑死，其实除了她谁也没想到把它们打比。她又说：“你倒得跟我说说明白，市场大楼顶上那了望台要它干吗？”说着，她大声冷笑，那蛮劲儿足足可以把那年深日久的了望台笑得塌下来。他们走过的地方全是英国兵。早上，英国的号角催他们起身；晚上，英国的笛子和战鼓送他们上床。比利时全国，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武装起来，历史上的大事就在眼前。老实的佩琪·奥多，虽然也像别的人一样，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却还在谈论巴利那法特的景色，葛兰曼洛内马房里的马匹，和那儿的红酒，咕咕呱呱说个不完。乔斯插嘴描写邓姆邓姆地方的咖喱饭。爱米丽亚一心在她丈夫身上，盘算怎么讨他喜欢。这三个人都觉得所说的所想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

有些人读历史的时候喜欢放下书本子遐思冥想，猜测倘若某某一件有关大势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这世界该是什么局面。这种扑朔迷离的推测，不但新巧有趣，而且对我们很有益处。这些人一定常常感叹，觉得当年拿破仑离开爱尔巴岛，把他的老鹰从圣·璜海峡直放到巴黎圣母院，挑的刚刚不是时候。我们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只说同盟各国靠天照应，凑巧有防备，能够应战，来得及立刻向爱尔巴逃出来的皇帝进攻。事实上那时各国的大政客都在维也纳，运用他们的智慧来分割欧洲，闹得相持不下。若不是大家又怕又恨的公敌又回了家，说不定那些国家就会利用曾经征讨过拿破仑的军队来自相残杀。这一国的君主排开

陣勢，因为他假公济私的占領了波蘭，立意要保住它；那一国的国王搶了一半薩克森內，也不准別人来分肥；第三国的首腦，又在算計意大利；大家都唾罵別人貪得無厭。那科西嘉人倘若能在监牢里多等几时，到那些人互相揪打的时候再回来統治法国，說不定就沒人敢碰他。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話，我这書就写不下去，里面的人物也沒法安插，譬如海里沒了水，还能成为海嗎？

那时候比利时的日常生活一切照常，大家忙着寻欢作乐，竟好像賞心乐事多得沒个了結，誰也想不着前綫还有敌人等着厮杀。咱們說起的几位旅客跟着他們的联队住在布魯塞尔，因为联队就駐扎在那里。大家都說他們运气好，原来这小京城是欧洲数一数二熱鬧繁华的去处，名利場上五光十色的迷人的鋪陈都在这兒。大家跳舞跳得忙，賭錢賭得凶；吃得多，喝得多，連乔斯那样的饞嘴也很得意。那兒又有戏院，卡塔拉尼神妙的歌喉听得人人称賞。整潔的馬路上添了战时的風光，色彩更加鮮明了。这样的古城是难得看見的，不但建筑雄偉，居民打扮得也别致。爱米丽亞从来沒有到过外国，見了这些新鮮的事物，十分贊嘆。他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費用由乔斯和奥斯本分担。乔治手头寬裕，对妻子非常体貼周到，因此爱米丽亞太太在她蜜月的后半个月里面，跟所有从英国出来的小新娘一样得意快活。

在这一段大好时光里面，大家每天都有新鮮的消遣，參觀教堂和画廊呀，坐馬車兜風呀，听歌剧呀。各联队的乐队整天奏乐；英国最有身分最有地位的人都在公园里散步；軍隊里仿佛一直在过狂欢节。乔治天天晚上帶着太太出去赴宴会或是閑逛。他照例的沾沾自喜，賭神罰誓的說自己給太太养家了。跟他出去做客和閑逛还不够叫爱米高兴的心跳嗎？那时她写給媽媽的信上全是又得意又感激的話，說起她丈夫叫她买花边，衣服，珠宝，

各色各种的小玩意。总而言之，他是最好、最温存、最慷慨的人。

一大群一大群的公侯命妇，时髦人物，都挤在这城里，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露脸。乔治有的是英国人的精神，看了真是欢天喜地。大人物们在本国，有的时候举止行动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骄傲冷淡，在外国却改了态度。他们在各处公共场所进出，碰见了平头老百姓还肯降低了身分和他们来往。有一晚，乔治的联队所隶属的那一师的将军请客，他得到很大的面子，和贝亚爱格思勋爵的女儿白朗茜·铁色尔乌特小姐跳舞。当时他跑来跑去给她们母女两个拿冰淇淋和茶点；在人堆里推着挤着给贝亚爱格思夫人找马车，回家来拿着伯爵夫人的名字大吹大擂；这番张致，他爹也未必有他做得到家。第二天他赶着拜会了太太和小姐，骑马陪着他们一家在公园里走了一会；末了，又约他们到饭店里去吃饭，见他们答应赏光，喜欢得发狂一样。贝亚爱格思勋爵架子小，胃口大，只要有饭吃，不管什么地方都肯去。

贝亚爱格思夫人把乔治请吃饭的事估量了一会，后悔答应得那么爽快，便道：“我希望除了咱们以外没有别的女人。”

白朗茜小姐隔夜还娇怯怯的倚在乔治怀里跳那种新兴的华尔兹舞，一跳就是几个钟头，这会儿却尖声叫道：“老天爷！妈妈，那个人总不至于把他老婆也带来吧？男人还叫人受得了，可是他们的那些女的呀，——”

老伯爵说道：“他有太太，刚结婚，听说漂亮得很。”

她母亲说道：“唉，亲爱的白朗茜，既然爸爸要去，咱们也只能去走一遭啦。可是回到英国以后咱们不必再理他们。”这些大人物一方面在布鲁塞尔吃新朋友的饭，一方面打定主意，在邦德街上再碰见的时候就不睬他。他们花了他的钱自己取乐，还像是给了他好大的面子，而且把他的太太冷落在一边，留心不跟她

說話，叫她难受，这样就表示他們的尊嚴。这样的架子，除了高貴的英國太太和小姐誰也支不出來。有思想的人在名利場上出入，看見貴婦人對待普通女人的態度，才有趣呢！

這次請客雖然花了老實的喬治一大堆錢，却算得上愛米麗亞蜜月里面最苦悶的宴會。她可憐巴巴的寫信給媽媽訴苦，說貝亞愛格思夫人听了她的話睬也不睬，白朗茜小姐拿起眼鏡對她瞪着眼看；都賓上尉因為她們那麼無禮，火得不得了；飯後回家的时候，貝亞愛格思勛爵討了賬單看着，批評這頓飯真他媽的難吃，也真他媽的貴。雖然愛米麗亞把這些事情形容給家里听，描寫客人怎麼無禮，自己怎麼倒楣，賽特笠太太却大为得意，逢人便說起愛米的朋友，那貝亞愛格思伯爵夫人。後來這消息一直吹到市中心奧斯本的耳朵里，連他也知道兒子在款待公侯命婦。

現在認識陸軍中將喬治·德夫托爵士的人，假如在西班牙戰爭和滑鐵盧戰爭的時候碰見這員猛將，說不定竟會把他當另外一個人。如今在上流社會里請客跳舞最熱鬧的當兒，他常常出來應酬，前後胸墊得厚厚的，綁着緊身，穿着漆皮高跟鞋，路走不穩，却還做出大搖大擺的模樣，看見過路的女人，便涎着臉對她們笑。有時他騎一匹漂亮的栗色馬，在公園里對着馬車里的太太小姐飛眼兒。他眉毛漆黑，兩面是黑里帶紫的連鬚鬍子，棕色的頭髮又多又卷。在一八一五年，他的一頭淡黃頭髮已經禿的差不多了，四肢和身軀都還頗壯些，沒有近來那麼干癟。到他近七十的時候（他如今快八十了），原來稀稀朗朗的白頭髮忽然變成濃密卷曲的棕色頭髮，鬍子和眉毛也染上了現在的顏色。心地不好的人說他的胸膛是羊毛墊成的，又說他的頭髮不會長，一定是假的。據湯姆·德夫托說（將軍和湯姆的爸爸許多年前已經鬧翻），他爷爷的頭髮是有一回在法國戲院的后台給特·叶

茜小姐揪掉的。不过人人都知道湯姆心地不好，器量又小。再說，將軍的假頭髮和我們的故事也沒有關係。

有一天，第一——聯隊的幾個朋友在外面散步，先去參觀市政廳（據奧多太太看來，遠不如她父親在葛蘭曼洛內的大廈寬敞整齊），又慢慢走到布魯塞爾的花市場去逛，看見一個高級軍官騎着馬走來，後面跟着一個護兵。他下了馬，在花堆里挑了一個最貴重精緻的花球。賣花的用紙把美麗的花球包好之後，那軍官就叫護兵拿着，從新上了頭口，擺起架子得意洋洋的走了。護兵嘻皮笑臉的捧着花球，跟在後面。

奧多太太說道：“可惜你們沒見過葛蘭曼洛內的花兒。我爸爸有三個蘇格蘭花匠，他們手下還有九個幫手。我們有六畝地上全是花房。松樹多得就像上市以後的豆子。我們的葡萄一串就有六磅重。憑良心說實話，我們的玉蘭花一朵朵都有茶吊子那麼大。”往常，只有奧斯本最淘氣，老是喜歡逗奧多太太說話，不時打趣她（愛米麗亞為這件事老大着急，央求喬治饒了她）——往常，只有喬治最淘氣，都還是向來不去惹她的。不過他聽了這話，忍不住吱吱的暗笑，一面急急的往後跑了一截路，才扯開嗓子哈哈大笑起來，把街上的行人吓了一大跳。

奧多太太問道：“那大傻瓜唏哩呼嚕鬧什麼呀？他的鼻子又出血了嗎？他老說鼻子出血，我看他混身的血快流完了。難道說葛蘭曼洛內的玉蘭花沒有茶吊子那麼大嗎，奧多？”

“怎麼沒有，還大些呢，佩琪，”少佐說。那時買花的軍官又來了，才把他們的話打斷。

喬治問道：“了不起的好馬，這是誰？”

少佐太太道：“可惜你沒看見我兄弟莫洛哀·瑪洛內的馬，那條馬叫糖汁，在哥拉賽馬場得過錦標。”她還想接下去說她家

里的历史，她的丈夫却打断她說道：“他是德夫托將軍，現在統領第一——師騎兵。”他又從從容容的說道：“在泰拉維拉他跟我全傷了腿，槍彈打在同一个地方。”

喬治笑道：“你就在那兒升級的。他是德夫托將軍嗎？親愛的，這麼看來，克勞萊夫婦也來了。”

愛米麗亞的心直往下沉——她也不懂為什麼。太陽好像陰下去了；高高的屋頂和三角樓忽的失掉了畫意。其實當時正是五月底晴朗的好天氣，落日把天空渲染得鮮艷奪目。

第二十九章

布魯塞爾

喬斯先生租了兩匹馬來拉他的敞篷車。時髦的倫敦車子上套了這兩匹牲口，在布魯塞爾的馬路上很有點風頭了。喬治也買了一匹馬專為下班以後騎。喬斯和他妹妹天天坐在馬車里出去散心，喬治和都賓上尉騎馬陪着他們。那天，他們照常在公園里兜風，發現喬治猜的不錯，克勞萊夫婦倆果然也來了。好些個將官騎着馬都在那里，有幾個是當時布魯塞爾最了不起的人物；利蓓加就雜在這群人里面。她騎一匹神駿的阿剌伯小馬，穿一件絕頂俏皮的騎馬裝，緊緊的貼在身上。她騎馬的本領也很了得，因為在女王的克勞萊，畢脫爵士、畢脫先生、羅登都曾經指點過她好多次。緊靠在她旁邊的就是勇敢的德夫托將軍。

“噯呀，那可不是公爵本人嗎！”奧多太太對喬斯那麼一嚷，喬斯立刻把臉漲的通紅——“騎栗色馬的是厄克思白立奇勳爵。

瞧他多文雅，活脫兒像我兄弟莫洛哀·瑪洛內。”

利蓓加並沒有走到馬車旁邊來；她看見愛米麗亞坐在里面，立刻氣度雍容的微笑着點點頭，向這邊飛了一個吻，又開玩笑似的对大家招招手。這麼招呼過以後，她又接着和德夫托將軍說起話來。將軍問她那戴金邊帽子的胖軍官是誰，她回說是東印度部隊里的。羅登·克勞萊特特的離開朋友們跑過來，親親密密的和愛米麗亞拉手，跟喬斯說了聲：“噯，好小子，你好啊？”他光着眼看奧多太太，又瞪着她帽子上插的黑鷄毛，奧多太太還只道他看上了自己。

喬治因為有事給耽擱在後面，立刻和都賓騎馬迎上來，對這些大人物行了禮，一眼就看見克勞萊太太雜在他們一群人中間。他瞧着羅登怪親密的靠着馬車和愛米麗亞說話，滿心歡喜。那副官很客氣的跟他招呼，他回答得更是熱和。羅登和都賓互相點了點頭，僅僅乎盡了禮數。

克勞萊告訴喬治說他們和德夫托將軍住在一起，都在花園飯店；喬治請他朋友趕快到他家里去玩。喬治說：“可惜三天前沒碰見你，我們在飯店里吃了一餐飯，還不壞。貝亞愛克思伯爵，伯爵夫人，和白朗茜小姐都賞光了，可惜你沒來。”這樣一說，奧斯本就讓朋友知道自己也是在時髦場上走走的人。落後大家別過，羅登跟着那群大人物跑到一條夾道上去；喬治和都賓一邊一個，回到愛米麗亞的馬車旁邊。

奧多太太說道：“公爵的氣色多好呀。威爾斯萊家里^①和瑪洛內家里原是親戚。不過呢，可憐的我當然做夢也不會去攀附他，總得他大人願意認親戚才好呢。”

① 威靈吞公爵姓威爾斯萊。

乔斯見大人物走了，松了一口气，說道：“他是个了不起的軍人。哪一回打仗比得上薩拉孟加战役呢？你說呀，都宾？他的軍事技巧是在哪兒訓練出来的？在印度呀^①，孩子！我告訴你吧，印度的大树林才是訓練將軍的好地方。奧多太太，我也認識他。在邓姆邓姆开跳舞会的那天晚上，他跟我都和克脫勒小姐跳舞来着。她是炮兵营克脫勒的女兒，漂亮得不得了。”

看見了这些有名兒的人，話就多了。他們一路回家的时候，吃飯的时候，議論講究的全是这題目，一直到动身上歌剧院才住口不談。那时的情形和英国差不多，戏院里滿是熟悉的英国臉，太太小姐們也全是久已聞名的英国打扮。奧多太太穿戴得十分华丽，竟也不輸似別的人。她腦門上裝着卷曲的假刘海，戴一套愛爾蘭金剛鑽和蘇格蘭烟水晶的首飾。照她看来，戏院里看見的首飾都沒有她的漂亮。乔治見了她就头痛，可是她一听得年輕的朋友們出外寻欢作乐，准会赶来湊熱鬧，滿心以为他們对自己欢迎不暇。

有了她，乔治覺得就是把太太丢在一边也沒有妨碍。他說：“亲爱的，她对你很有用。可是現在利蓓加来了，你可以跟她做伴，不必再要这討厭的愛爾蘭婆子了。”愛米麗亞听了這話，一声兒不回答，我們也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

奧多太太把布魯塞爾的歌剧院打量了一下，說是还不如都柏林弗香勃街的戏館好看，而且她听着法国的音乐也沒有本乡的歌曲入耳。她扯起嗓子，把自己的这些見解和許多別的感想說給朋友們听，一面洋洋得意的卖弄她的大扇子，把它搖得劈拍劈拍的响。

^① 1795—1805年威灵吞公爵在印度，参預过好几次殖民地战役。

对面包厢里一位太太問道：“罗登亲爱的，爱米丽亞旁边那了不起的太太是誰？”她在家的時候，总对丈夫十分客气，出外的時候，也比以前更显得恩爱。

她又道：“你瞧見沒有？她穿一件紅軟緞長袍，戴一只大表，头巾上还有一个黃東西。”

說話的人旁边坐了一位中年男人，鈕扣洞里挂着勳章，身上穿了好几件襯背心，頸子上圍着一條又大又白、叫人透不过气来的領巾。他問道：“她是不是坐在穿白的漂亮女人旁边？”

“將軍，那穿白的漂亮女人叫爱米丽亞。你老是注意漂亮女人，真不老实！”

將軍高兴極了，答道：“哈，我只注意一个人。”那位太太听了，用手里的大花球打了他一下。

奥多太太說道：“噢，就是他！那花球就是他在花市場买的。”利蓓加引得朋友往她那面看，便又亲着手指送了一个吻，奥多少佐太太以为利蓓加对她招呼，气度嫺雅的微笑还了一吻，又把都宾逗得大笑着直往包厢外面跑。

第一幕閉幕之后，乔治立刻走到包厢外面，盤算着想到利蓓加包厢里去应酬一下。他在穿堂里碰見克勞萊，說了几句話，彼此問問兩星期來別后的情况。

乔治做出很有含蓄的样子問道：“我的支票沒出毛病吧？我的代理人把錢給你了把？”

罗登答道：“沒毛病，孩子。我非常願意給你一个报仇的机会。你爸爸讓步沒有？”

乔治道：“还没有呢。可是將來总不要紧。你知道我母亲还留給我一些财产呢。姑媽回心轉意了嗎？”

“老婆子真小器，只給我二十鎊。咱們什么时候碰头？星期

二將軍不在家吃飯，你就星期二來好不好？唉，叫賽特笠把鬍子剃了吧！一個老百姓，留着兩撇鬍子，衣服上全是長方大鈕扣，成什麼樣子？再見，星期二請過來。”和羅登一起還有兩個時髦風流的年輕軍官，也是高級將領的副官。羅登說完話，就打算和他們一起走。

喬治見他特意在將軍不在家吃飯的一天請他去，心里不大舒服，說道：“我想去問候問候你太太。”羅登沉着臉答道：“唔，隨你的便。”其餘的兩個年輕軍官心里有數，互相使了個眼色。喬治別了他們，大踏步走過穿堂，在將軍的包廂前面停下來，原來他早已數過，把包廂的號碼算出來了。里面說話的人聲音不大，可是很清朗，用法文說道：“進來。”我們的朋友一進去，就看見利蓓加坐在那里。她立刻跳起身來，高興得拍了一下手，隨後把兩只手都伸出來拉着喬治。那將軍鈕扣洞里挂着好些寶星，虎起臉兒，直眉瞪睛的對新來的人看着，好像說：“你這東西是誰？”

小蓓基喜歡得不知怎麼才好，叫道：“親愛的喬治上尉。多謝你來看我。將軍跟我兩個人在這兒說話，氣悶的不得了。將軍，這位就是我說起的喬治上尉。”

將軍微微的把腰彎了一下，說道：“是嗎？喬治上尉是那一聯隊的？”

喬治回說屬於第一——聯隊，心上自恨不屬於第一流的騎兵營。

“我想你們大概剛從西印度群島回來，在最近的戰事中還沒機會上場。駐扎在此地嗎，喬治上尉？”將軍說話的口气，驕傲得叫人難堪。

利蓓加說道：“傻東西，不是喬治上尉，是奧斯本上尉。”將軍惡狠狠的輪流看着他們兩個人，說道：“哦，奧斯本上尉！跟某某

地方的奧斯本家是一家嗎？”

喬治道：“我們兩家用的紋章是一樣的。”他說的是事實；十五年前他父親奧斯本先生置備馬車的時候，曾經和一個專司宗譜紋章的官員商量過，在籍紳錄里挑了一個紋章，正是某某地方奧斯本家的。將軍聽了不睬，拿起看戲用的望遠鏡（那時還沒有雙筒千里鏡），假裝細細的看那戲院。利蓓加看見他不時的把閉着的那只眼睛溜過來，杀气騰騰的瞧着喬治和她。

她对喬治加倍的亲热起来，說道：“最亲爱的爱米丽亞怎么啦？其实我也不用問了，瞧她多漂亮！她旁边的那位好太太是誰？看上去怪和气的。噯哟，她准是你的情人，你这坏东西？賽特笠先生在吃冰淇淋呢，瞧他吃得多高兴！將軍，咱們怎么沒有冰淇淋呀？”

將軍气鼓鼓的問道：“要我去給你拿点来嗎？”

喬治道：“請讓我去吧。”

“不，我想到爱米丽亞的包厢里去瞧瞧她，这寶貝兒真招人疼。喬治上尉，你扶着我吧。”說着，她对將軍点了一点头，輕輕悄悄的走到穿堂里。只剩他們兩個在一起的时候，她瞧了喬治一眼，那表情含蓄無窮，非常的古怪，好像在向他說：“这是个什么局面你看得出来嗎？瞧我怎么开他的玩笑！”可惜喬治不能領会她的意思；他一面忙着做种种打算，一面得意洋洋的贊賞自己迷人的本事。

利蓓加跟她心上的人兒走到外面，將軍立刻低声咒罵起来。他用的字眼那么难听，就算我写了下来，排字的也不見得敢把他們印出来。这些惡毒毒罵人的話全是从將軍心里發出来的。人的心里竟能有这样的产物，有的时候竟会發出这么强烈的忿怒、怨恨和淫欲，倒也着实希奇。

他們的行为不但挑起了將軍的醋勁，連愛米麗亞也不放心，一双溫柔的眼睛急巴巴的瞧着他們。利蓓加進了包廂，飛也似的跑到朋友身邊。她熱情奔放，也顧不得這是眾目所注的地方，竟當着全院觀眾的面——至少是當着將軍的面，因為他正湊着望遠鏡向奧斯本這邊的人瞪眼——跟她最親愛的朋友摟抱起來。對於喬斯，克勞萊太太也拿出和氣不過的態度來招呼了一聲。她又夸贊奧多太太的烟水晶大別針和美麗的愛爾蘭金剛鑽首飾，說什麼也不肯相信這些金剛鑽不是從高爾孔達買來的^①。她一刻不得安定，轉過來，扭過去，咕咕呱呱的說話，對這個人微笑，對那個人抿嘴。對面包廂里，酸溜溜的將軍拿着望遠鏡對這邊張望，她便對着望遠鏡做作，直到芭蕾舞開始的時候，才跳跳蹦蹦的回到自己位子上去。說到擠眉弄眼的張致，輕浮佻達的身段，戲里的舞女沒一個趕得上她。這一次是都賓上尉扶她回去的。她說她不要喬治送回去，逼他留下來陪着最好的、最親愛的小愛米麗亞說話。

老实的都賓像辦喪事的人一般，嗒喪着臉兒，一聲不響的陪她回去。回來時，他對喬治咕囁道：“那女人真會裝腔，扭來扭去，活像一條蛇。喬治，你瞧見沒有，她在這兒的時候，一直在向對面的將軍做戲。”

“裝腔——做戲！什麼呀，她是全英國最了不起的女人呢！”喬治一面回答，一面拉着噴香的鬍子，露出雪白的牙齒，“都賓，你是個不通世故的人。喝，瞧她！要不了一會兒的功夫，已經把德夫托哄得回心轉意。瞧他笑得多起勁。天哪，她的肩膀多好看！愛米，人人都拿着花球，你怎么不拿？”

^① 著名的金剛鑽產地。

“噲，那么你干嗎不給她买一个？”奥多太太这話說的合时，爱米丽亞和都宾都很感激她。这句话說過之后，兩位太太再也没有鼓起兴來說什么別的。爱米丽亞的对头是在世路上混熟了的，她打扮得十分張揚，开口便是时髦話兒，把爱米丽亞一比就比了下去。就連奥多婆子，看見这么光芒四射的人兒，也自覺矮了一截，說不出話来，整个晚上沒有再提葛蘭曼洛內。

看过戏以后几天，都宾对他的朋友說道：“乔治，你早就答应我不再賭錢，这話說來說去，总說過一百年了吧。你到底什么时候罢手不賭？”那一个答道：“你到底什么时候罢手不訓話？你怕什么？我們盤子又不大，昨晚我还贏了錢呢。难道你以为克勞萊会作弊嗎？只要賭得公道，一年結下賬来，不会有多少出入的。”

都宾道：“不过照我看来，他賭輸了未必拿得出錢来。”劝人改过的話向来不大有用，都宾这一回也是白費唇舌。奥斯本和克勞萊老是在一塊兒。德夫托將軍差不多常常在外面吃飯，副官夫妇总欢迎乔治到他們旅館里去——他們的房間离开將軍的沒有几步路。

有一回乔治帶着妻子去拜訪克勞萊夫妇，爱米丽亞的态度不好，弄得夫妻倆儿几乎拌嘴——婚后第一回拌嘴。所謂拌嘴，就是乔治惡狠狠的責罵老婆，而爱米丽亞一声兒不言語。乔治怪她动身的时候不該那么勉強，而且对于她的老朋友克勞萊太太太刺刺的太不客气。她第二次去拜訪的时候，覺得利蓓加細細的看着她，自己丈夫的眼睛也緊緊盯着她，又窘又尷尬，竟比第一次做客更加为难了。

利蓓加当然加倍的温存，朋友对她冷淡，她只做不知道。她說：“我覺得自从她爸爸的名字在——呃，自从賽特笠先生家里

坏了事，爱米反倒驕傲起来了。”利蓓加說到賽特笠的时候，特特的把語气緩和了一下，免得乔治听着刺耳。

罗登太太又說：“真的，在布拉依頓的时候，承她看得起我，好像对我很有些醋勁兒。現在呢，大概她看見罗登和我跟將軍住得那么近，覺得不成体統。唉，亲爱的，我們的錢怎么够开销呢？总得和別人同住，一塊兒分担費用才行。有罗登这样的大个兒在旁边，难道还不能保我身名清白不成？可是爱米那么关心我，我真是非常感激。”

乔治道：“得了，都是吃醋。所有的女人全爱吃醋。”

“男人也是一样。看戏的那天晚上，你跟德夫托將軍不是彼此吃醋嗎？后来我跟着你去瞧你那糊塗的太太，他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下去。其实我心上根本沒有你們这两个人。”克劳萊的太太說到这里，把臉兒一揚。“在这兒吃飯吧？那利害的老头兒出去跟总指揮一塊兒吃。消息紧得很，听說法国軍隊已經过了边境了。咱們可以安安靜靜的吃一餐飯。”

乔治的妻子虽然身上不好，病在家里，他却答应留下来吃飯。他們結婚还不滿一个半月，倒亏他听着另外一个女人嘲笑奚落自己的妻子，心上会不覺得生气。他这人脾气好，竟也沒有責备自己行出事来太不成話。他心里承認这件事有些豈有此理，可是漂亮女人跟定了你糾纏不清，叫你也沒有办法呀！他常常說：“我对于男女的事情相当随便。”一面說，一面笑嘻嘻的对同桌吃飯的斯德博尔，斯卜內，还有别的伙伴做出怪含蓄的样子点头点腦。他們对于他的本領只有佩服。除了戰場上的胜利以外，要算情場上的胜利最光采了。名利場上的男人向来有这种成見。要不然的話，为什么連沒出校門的孩子都喜欢当众卖弄自己的風流韵事？为什么唐·璜会得人心？

奧斯本先生自信是風月場上的能手，注定是太太小姐的心上人，因此不願意跟命運鬧彗扭，洋洋自得的順着定數做人。愛米不愛多說話，也不把心里的妒忌去麻煩他，只不过私底下自悲自嘆的傷心罷了。雖然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和克勞萊太太眉來眼去，下死勁的兜搭，他自己只算愛米麗亞是不知就里的。利蓓加一有空閑，他就騎着馬陪她出去兜風。對愛米麗亞，他只說聯隊里有事，愛米麗亞也明明知道他在撒謊。他把妻子扔在一邊，有時讓她獨自一個人，有時把她交給她哥哥，自己却一黃昏一黃昏的跟克勞萊夫婦倆混在一起。他把錢輸給丈夫，還自以為那妻子在為他銷魂。看來這對好夫妻並沒有同謀協議，明白規定由女的哄着小伙子，再由男的跟他斗牌贏他的錢。反正他們倆心里有數，羅登聽憑奧斯本出出進進，一點也不生氣。

喬治老是和新朋友混在一起，跟威廉·都賓比以前疏遠了好些。不論在聯隊里或是在公共場所，喬治總是躲着他。我們都知道，做老大哥的時常教訓他，喬治卻不愛聽。都賓上尉看見他行為荒唐，不由得上了心事，對他不似往常親熱。喬治白白的留着一把大鬍子，自以為一身好本事，其實卻像未出校門的孩子一般容易上當，可是如果你對他這麼說，他肯信嗎？如果你告訴他羅登哄騙過不知多少人，眼前正在算計他，等到用不着他的時候，就會把他當不值錢的東西那麼一脚踢開——這些話他一定聽都不願意聽。這些日子，都賓到奧斯本家裡拜訪的時候難得有機會碰見老朋友，因此倒省了許多難堪而無謂的口舌。我們的朋友喬治正在用足速力追求名利場上的快樂呢。

一八一五年，威靈吞公爵的軍隊駐扎在荷蘭比利時一帶，隨着軍隊去了一大批漂亮時髦的人物，可說是從大流士大帝^①以來所沒有的。這些人帶着軍人們跳舞吃喝，一直玩到戰爭的前

夕。同年六月十五日，一位高貴的公爵夫人^②在布魯塞爾開了一個有歷史性的跳舞會。整個布魯塞爾為它瘋魔。我曾經聽見當年在場的太太們談過，據說女人們對於跳舞會比對前綫的敵人還關切，所有的興趣和談話都集中在跳舞會上。大家用手段，走門路，求情，爭奪，無非為幾張入場券。為着要登本國貴人的門面肯費掉這許多精力，倒是英國女人的特色。

喬斯和奧多太太急煎煎的想去，可是費了一大把勁也得不到票子，我們其餘的朋友運氣比較好。譬如說，靠着貝亞愛格思勳爵的面子，喬治得到一張邀請奧斯本上尉夫婦的帖子，得意的了不得，勳爵也就把吃飯欠下的人情還掉了。他們的聯隊所屬的一師的師長恰巧是都賓的朋友，因此有一天都賓去看奧斯本太太，笑着拿出一張同樣的帖子。喬斯眼紅得很，喬治也覺得詫異，心想：“他算什麼，居然也掙到上流社會里去了。”羅登夫婦因為是統領騎兵的旅長的朋友，最後當然也得了請帖。

喬治給太太買了各色的新衣服新首飾。到請客的一夜，他們坐了馬車去赴有名的宴會，那兒的主人客人愛米麗亞一個也不認得。喬治先去找貝亞愛格思夫人，可是她認為給他請帖已經賞足了面子，沒有睬他。他叫愛米麗亞在一張長椅子上坐下來，自管自走開了，讓她一個人在那裏想心思。他覺得自己真大方，又給她買新衣服，又帶她上跳舞會，至於在跳舞會里她愛怎麼消遣，只好隨她的便。她的心思可並不怎麼愉快，除了老實的都賓之外，也沒有人來打攪她。

她進場的時候簡直沒人理會，她丈夫因此大不愜意。羅登太太就不是這樣，一露面就與眾不同。她到得很晚，臉上光艷照

① 波斯王大流士(Darius, 公元前521—485)在侵略希臘的戰爭中被打敗。

② 指里却蒙公爵夫人(Duchess of Richmond)。

人，衣服穿得捉不出一個錯縫兒。四面全是大人物，好些人舉起眼鏡對她看，可是她不慌不忙，好像她從前在平克頓女學校帶着小學生上教堂的時候那麼鎮定。許多原來認識她的人，還有好些花花公子，都上來圍着她。太太小姐們窺窺私議，說她是給羅登從修院辦的學校里帶着私奔結婚的，又說她和蒙脫莫倫茜一家是親戚關係。她的法文說的那麼好，想來這話有些根據。大家認為她舉止不凡，儀容也不俗。五十來個男人一起簇擁着她，希望她賞臉，肯和他們跳舞。可是她說已經有了舞伴，而且不預備多跳，一直走過來找愛米。愛米悶悶不樂的坐在那里，也沒人睬她。羅登太太飛跑過來跟她最親愛的愛米麗亞見面，擺出一臉倚老賣老的样子和她說話，弄得這可憐的孩子更加無地自容。她批評朋友的衣服頭髮，埋怨她的鞋子不像樣，說第二天早晨一定要叫她自己的內衣裁縫跟愛米做衣服。她賭咒說跳舞會真有趣，到會的全是有名兒的人物，難得看見幾個無名小卒。這年輕女人在上流社會應酬了二星期，參加過三次宴會，就把時髦人的一套話兒一股腦兒學來了，連這里头根生土長的人也比不過她。若不是她法文說得那麼好，你准會以為她是有身分人家的小姐。

喬治進了跳舞場，把愛米撇在長椅子上轉身就走，這時看見利蓓加坐在她好朋友旁邊，便又回來了。蓓基正在對奧斯本太太訓話，說她丈夫盡做糊塗事。她說：“親愛的，看老天的面子，趕快叫他別再賭錢了。要不然他就完了。他跟羅登天天晚上斗牌，你知道他並不富有錢，倘若他不小心的話，所有的錢全要輸給羅登了。你這小東西，那麼不小心，干嗎不阻擋他呢？你晚上何不到我們那兒去玩？何必跟那都賓上尉悶在家里？當然羅，他這人和藹可親，可是他的腳那麼大，叫人怎麼能喜歡他？你丈夫的腳才好看呢——哦，他來了。壞東西，你上哪兒去啦？愛米為

你把眼泪都哭干了。你来带我去跳八人舞嗎？”她把披肩和花球擱在爱米丽亞旁边，輕輕悄悄的跟着乔治去跳舞了。只有女人才会这样伤人家的心。她們放出来的箭头上有毒藥，比男人用的鈍头兵器利害一千倍。我們可憐的爱米一輩子不記恨，不会說帶刺的話，碰見了这么毒辣的冤家一些办法都沒有。

乔治和利蓓加跳了兩三回舞，反正爱米丽亞也不知道他們跳了几回。她坐在犄角上沒人注意。罗登走过来拙口笨腮的和她应酬了几句；后来都宾上尉居然不揣冒昧，不但給她送茶点来，并且坐在她旁边。他不肯盤問她为什么事不痛快，倒是她要为自己的一包眼泪找个推托，搭訕着說克劳萊太太提起乔治仍旧不断的賭錢，所以她心里着急。

都宾道：“真奇怪，賭錢上癮的人真容易上当，連最笨的流氓也騙得着他的錢。”爱米答道：“可不是！”底子里，她別有隱衷，并不是因为銀錢亏空而着急。

后来乔治回来拿利蓓加的披肩和花球。原来她要回家了，竟沒肯賞臉亲自回来跟爱米丽亞告別。可憐的孩子看着丈夫来了又去，低下头沒說一句話。都宾給別人找了去，正在跟他那当師長的朋友密談，沒看見乔治和他太太分手的情形。乔治拿着花球走过去，当他把它交还原主的时候，里面却夾了个紙条子，好像一条蛇蹀着身子藏在花朵里面。利蓓加立刻看見了。她从小知道怎么处置紙条兒，只伸出手来接了花球。他們兩個四目相对的当兒，乔治知道她已經看見了花底下的秘密。她的丈夫似乎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沒功夫理会他妻子和朋友在遞眼色，只顧催她快走。他們兩個傳遞的暗号本来不太刺眼，利蓓加伸出手来，像平常一样很有含蓄的溜了他一眼，微微的一屈膝，便轉身去了。乔治躬着身子拉住她的手，克劳萊对他說話他也不

回答，竟可說連听都沒有听見。他兴奋得意得头都昏了，看着他們回家，一句話也不說。

傳遞花球的一幕戏，他的妻子也看見一部分。乔治給利蓓加拿花球和披肩，原是很平常的事，几天来他当这差使已經不下二十来次，可是那时候爱米丽亞忽然覺得受不住。都宾恰巧在她旁边，她拉着他說道：“威廉，你一向待我很好，我——我不大舒服，送我回家吧。”她不知不觉的学着乔治直呼他的名字。他連忙陪她出去。她的家离那兒很近，他們走到街上，看見外面似乎比舞場里还熱鬧，只好从人堆里穿出去。这以前，乔治常常出去作客，晚上回家倘或看見妻子还没有睡觉，就要生气，已經發过兩三回脾气了。所以她回家以后立刻上床。外面鬧哄哄的，馬蹄声絡繹不絕。她虽然醒着，却不留心这些声音，因为心上还有許多別的煩惱讓她睡不着。

奥斯本得意得發狂，又走到賭台旁边去賭錢，下的賭注大得吓人。他贏了好几次，想道：“今晚可說是沒一样不順手。”他的賭运虽然好，他仍旧坐立不安，不多时又站起来，拿起賭贏的錢，走到茶食櫃子上一連喝了几大杯酒。

都宾走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和櫃台旁边的人兴高采烈的大說大笑。都宾剛到賭台那兒去找过乔治；他顏色青白，一臉的心事，跟他那滿面紅光兴致勃發的朋友剛剛相反。

乔治手抖抖的伸出杯子要酒，一面說：“喂，都宾！来喝酒呀，都宾！公爵的酒是有名的。請再給我一点兒。”

都宾仍旧心事重重的样子，說道：“来吧，乔治，別喝了。”

“喝吧，喝酒比什么都痛快。你自己也来一点兒。好小子，別把你那瘦長臉兒绷那么紧呀！我喝一杯祝你健康！”

都宾过来凑着他的耳朵說了几句話，乔治一听，霍地跳起来

欢呼一声，一口气喝干了酒，把酒杯用力往桌子上一摔，勾着朋友的胳膊就走。威廉說的是：“敌人已經过了桑勃，咱們左边一支军队已經在开火了。快回去吧，三点鐘以內就得开拔了。”

久已盼望的消息来的真突兀。乔治一面走，一面兴奋得浑身打战。恋爱，調情，在这当兒可算什么呢？他急急回家，一路想着千百件事情——全是和談情說爱無關的事情。他想到过去的半輩子，未来的机会，可能遭到的危險，行將分別的妻子，可能还有沒出世的孩子，来不及見面就要分手了。唉，他真懊悔当天晚上干了那么一件事！不然的話他和妻子告別时还可以問心無愧。他把那溫柔天真的人兒給他的爱情看得太不值錢了。

他回顧結婚以后那几天的日子，觉得自己太荒唐。他名下的财产已經給他花得所余無几。倘若自己有个閃失，叫他的太太怎么过日子？想想自己真配不上她。当初何必娶她呢？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娶亲。父亲对他那么千依百順，为什么不听父亲的話呢？他心里充滿了悔恨、希望、野心、柔情和自私的惆悵。他記得从前和人决斗的时候說的話，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給父亲。等到告別信写完，天已經亮了。他封了信，在父亲的名字上吻了一下。他回忆到严厉的老头兒对他种种行事多么慷慨体贴，懊悔自己丢下他不顧。

他进門的时候先探头进去对爱米丽亞的臥房里瞧了一眼，見她合上眼睛靜靜的躺着，以为她睡着了，心里很安慰。他从跳舞会回到家里，就見联队里伺候他的佣人在拾掇他的行裝。那听差懂得他的手势是不許惊吵別人的意思，輕手輕脚很快的把一切都准备就緒。他想，还是把爱米丽亞叫醒了和她告別呢，还是留个条子給她哥哥，讓他告訴她？想着，又走进去看看她。

他第一次进房的时候，爱米还醒着，可是她紧紧的閉上眼

睛，因为如果她不睡，就好像含有责备他的意思了。胆小的小姑娘因为他肯紧跟着自己回家，心上舒服了好些，等他放轻了脚步走出去的时候，就侧过身子朝着他，蒙蒙眈眈的睡着了。乔治第二次进去看她的时候脚步更轻。在淡淡的灯光底下，他看见她苍白美丽的脸儿，眼睛闭着，底下是浓浓的睫毛，眼圈儿有些发黑，一只圆润白皙的手膀子搭在被面上。老天爷！她真是洁白无瑕的。她是多么的温柔、脆弱，多么的孤苦伶仃，而自己自私自利，性情又暴戾，简直是浑身污点。他站在床头望着熟睡的女孩儿，心上一阵阵惭愧悔恨。他算什么？他怎么配给她这样洁白无瑕的人祷告？求天保佑她！求天保佑她！他走到床旁边，对平放着的小手看看——多软的小手！他轻轻的弯下身子望着她苍白温柔的脸儿。

当他弯下身子来的当儿，两只美丽的膀子软软的勾住了他的颈子。可怜的小姑娘说道：“我醒着呢，乔治。”她紧紧贴在乔治胸口，哭得好像她的心快要碎了。可怜的小东西还醒着，醒着又怎么样呢？正在那时，军营里的号角响起来了，声音十分清越，其余的号角立刻接应，一霎时响遍全城。在步兵营的战鼓声和苏格兰军营的尖锐的风笛声中，所有的居民都醒了。

第三十章

“我撒下的那位姑娘”

我不是描写战争的小说家，只管平民老百姓的事。舱面上出空地盘开火的时候，我只好低心小胆的到舱底下去等着。上

面自有勇敢的家伙們調度一切，如果我在場的話，反而碍了他們的手脚。現在我們只送第一——联隊到城門口，讓奧多少佐去尽他的責任，然后就回来守着奧多太太和小姐奶奶們，还有行李。

在前一章的跳舞会里，我們許多朋友都在場，少佐和他太太沒有弄到請帖，所以能得到养身保健、天然必需的休息，不比有些人工作之外还要找消遣，便沒有时候睡覺了。少佐很安閑的把睡帽拉下来盖着耳朵說道：“佩琪，亲爱的，照我看来，再过一兩天，就会有個大跳舞会，大家都得狠狠的大跳一下子。他們有些人一輩子都還沒听見这样的跳舞曲子呢。”他只喜欢靜靜兒的喝几盅，喝完了睡覺去，不希罕找别的消遣。佩琪是巴不得有机会把她的头巾帽子和風鳥在跳舞会上出出風头，可是丈夫的消息叫她上了心事，管不得跳舞会不跳舞会的了。

少佐对他的妻子說：“最好你在打鼓集合以前半个鐘头叫醒我。佩琪亲爱的，一点半叫我一声，再把我的东西归着一下，也許我不回来吃早飯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大概第二天早上部队就要开拔。說完，他馬上睡着了。

奧多太太是个会治家的女人。她头上一头的卷髮紙条兒，身上穿着一件短褂子，准备一夜不上床，因为她觉得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應該尽責任多做些事，不能再睡覺。她說：“到密克走了再睡还不迟呢。”她拾掇了他的行軍用的旅行袋，把他的外套、帽子和别的行裝一一刷干淨擱在他手边，又在他外套口袋里塞了一匣隨身攜帶的干粮和一个藤壳的酒瓶，里面盛着一派因脫左右極有力气的哥涅克白蘭地；这酒她和少佐都喜欢喝。她的打簧表指到一点半，里面的消息便报出这有关大数的时辰（漂亮的

* 在1759年那几年英国軍隊里流行的歌曲。

表主人認為它的聲音和大教堂的鐘聲一樣好聽)。奧多太太把少佐叫醒，給他斟上一杯咖啡，布魯塞爾那天早上無論哪家的咖啡都比不上她煮的好吃。有些神經銳敏的女人們舍不得和愛人分別，少不得哭哭啼啼的鬧，這位好太太却只把一切安排妥當，誰能說她所表示的關心和她們的不是一樣深切呢？号角催促兵士們起身，戰鼓在四面響，他們兩個就在這一片喧鬧聲里一起坐着喝咖啡，這樣可不比對講離愁別恨有用處有意義的多嗎？動身的時候少佐精神飽滿，穿戴得又整齊，樣子又机警。他坐在馬上，粉紅的臉兒剃得光光的，聯隊里的士兵看見他這樣，覺得很放心，都振作起來。勇敢的奧多太太站在陽台上，當聯隊出發的時候揮着手歡送他們，所有的軍官在陽台底下經過的時候都對她行禮。若不是她那份兒端莊守禮的女人本色約束着她，她准有勇氣親自統領英勇的第一——聯隊上前綫打仗。

奧多太太的叔叔是個副主教，他的訓戒訂成有一大冊。每逢星期日或是有正經大事，她便一本正經的拿出這本書來看。他們從西印度群島坐船回家，半路上險遭沒頂，她在船上讀了這些經論得到不少安慰。聯隊開拔以後，她又取出這本書來一邊看一邊想。她看着書上的話兒不大懂，而且有些心不在焉。密克的睡帽還在枕頭上，叫她怎麼睡得着呢？世界上的事全是這樣，賈克和唐納扛着背包，輕快的步伐配着“我撇下的那位姑娘”那曲子，上前綫去博取功名，女人卻留在家裡受罪，因為她們才有空閑去發愁，想心思，追念往事。

利蓓加太太知道發愁沒有用，感情用事的結果反而多添些煩惱。她很聰明的打定主意不掉無謂的眼淚，跟丈夫分別的時候竟像斯巴達人一樣的沉着。倒是羅登上尉戀戀不舍的，遠不及他那意志堅強的妻子來得冷靜。這粗獷的漢子給她收得服服貼

貼，对她的那份兒疼爱尊敬，在他說来真是極头田地的了。他娶了亲几个月来和妻子过得心滿意足，可說是一輩子沒有享过这样的福气。从前他爱跑馬，賭錢，打獵，吃喝；而且他这雄赳赳的老粗倒也和阿多尼斯一般風流，常常和那些容易上手的舞女和帽子鋪里的女店員兜搭調情。以前种种跟結婚以后合法的閨房之乐一比，都显得乏味。不管在什么时候她都能給他开心。他从小兒長了那么大，到过的地方远不如自己的小家庭愉快，碰見的人也远不如自己的老婆那么有趣。他咒罵自己从前太浪費太糊塗，懊悔欠下那么一大笔債，帶累妻子从此沒有出头的日子。他半夜和利蓓加談起这些事，时常自嘆自恨。在結婚以前，不管欠多少債都不在他心上；他自己想起前后的不同，也覺納悶，常常罵着粗話（他会用的字眼并不多）說：“咄！結婚以前我欠多少賬都不在乎。只要莫西那地保不来捉我，立微肯讓我多欠三个月債，我就什么也不管。憑良心說，結婚以后我一直沒碰过債票，最多把从前的債票轉轉期罢了。”

利蓓加知道怎么給他开心，說道：“噯，我的傻瓜宝贝兒，对于姑媽咱們还不放手呢。如果她悞了咱們的事，你不是还能在你說的什么政府公报上出名嗎？要不，等你別德叔叔死掉之后，我还有一条路。牧师的位子总是給家里的小兄弟的，你还可以把軍官的职位卖掉了做牧师去。”罗登想到自己忽的成了个虔誠的教徒，乐得大笑。夜半人靜，整个旅館都听得見那高个子騎兵呵呵的笑声。德夫托將軍住在二楼，正在他們的房間上面，也听見了。第二天吃早飯的时候，利蓓加兴高采烈的扮演罗登第一回上台講道的样子，听得將軍乐不可支。

这些都是过去的老話。开火的消息一到，部队立刻准备开拔，罗登心事重重，利蓓加忍不住打趣他。罗登听了这些話心里

不受用，声音抖抖的說道，“蓓基，难道你以为我怕死嗎？我这大个兒容易給人打中，倘若我死了，留下的一个——可能是两个——怎么办？我把你們两个害苦了，总想好好給你安排一下。克劳萊太太，这可不是鬧着玩的。”

利蓓加看見爱人生了气，連忙甜言蜜語哄他，百般摩弄他。她这人天生兴致高，喜欢打開开玩笑，往往脫口就說出尖酸的話兒来，哪怕到了最为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在她能够及时节制自己的脾气，当时她做出一付端庄的嘴臉对罗登說：“最亲爱的，你难过以为我沒有心肝嗎？”說着，她急急的彈了彈泪珠兒，望着丈夫的臉微笑。

他道：“哪，咱們算算看，倘若我給打死的話，你有多少財產。我在这兒运气不坏，还有兩百三十鎊多下来。我口袋里还有十塊拿破侖金洋，我自己够用了。將軍真是个大爷，什么錢都是他付。如果我死了，也不用什么喪葬費。別哭呀，小女人，沒准我还得活着討你的厭呢。我的兩匹馬都不帶去，这次就騎將軍的灰色馬了。我跟他說我的馬癩了腿，騎他的馬可以給咱省几文下来。如果我死了，這兩匹馬很可以卖几个錢。昨天葛立葛思肯出我九十鎊买那母馬，我是个傻瓜，我說一百鎊，少一个不卖。勃耳芬却很值錢，可是你最好在这兒卖掉它，我欠英国的馬商好些錢，所以我不願意把它帶回英国去卖。將軍給你的小馬也能卖几文，这兒又不是倫敦，沒有馬行賬單等着你。”罗登說到这里笑了一下，他又說：“我的衣箱是花了兩百鎊买来的——我是說我为它欠了兩百鎊。金扣子和酒合起来也值三四十鎊。太太，把这些到当鋪当了它，还有別針、戒指、金鏈子、表和其余的零星小东西也当掉好了。买来的时候真花了不少錢呢。我知道克劳萊小姐买表鏈跟那滴答滴答的东西就花了一百鎊。唉，可惜从前沒多

买些酒和金扣子之类的东西。爱都华滋想把一付鍍銀的脫靴板卖給我；本来我还想买一个衣箱，里面有銀子的暖壺，还有全套的碗盞器皿。可是現在沒法子了。有多少东西，作多少打算吧，蓓基。”

克劳萊上尉一輩子自私，难得想到別人，最近几个月来才做了爱情的奴隶。他离家之前忙着安排后事，把自己所有的財產一样样过目，努力想計算它們究竟值多少，万一他有三長兩短，他的妻子究竟可以有几个錢。他用鉛笔把能够換錢撫养寡妇的动产一項項記下来，看着心里安慰些。他的笔迹像小學生的，一个个的大字写着：“孟登^①造的双管槍，算他四十基尼；貂皮里子的騎馬裝，五十鎊；决斗用的手槍（打死馬克上尉的），連紅木匣，二十鎊；按标准定制的馬鞍皮槍套和馬飾；我的敞車”等等，这些他都傳給利蓓加。

上尉打定主意要省錢，穿的制服和戴的肩飾都是最旧最破爛的。他把新的留給撤在后方的妻子——說不定是他撤在后方的寡妇——照管。从前他是温德莎和海德公园有名的花花公子，如今上戰場打仗，帶的行囊竟和普通軍曹用的那么簡陋，嘴里喃喃呐呐，仿佛在給留在家里的妻子禱告。临走的时候他把她抱起来，紧貼着他自己扑扑跳动的心，好一会才松手放她下来，然后紫漲了面皮，泪眼模糊的离了家。他騎馬傍着將軍；他們的一旅騎兵在前面，他們兩個紧紧跟在后面。罗登一路抽着雪茄烟不言語，走了好几里路以后才开口說話，不捻鬍子了。

在前面已經說过，利蓓加是聪明人，早已打定主意，丈夫离家的时候不讓無謂的离愁別恨扰乱自己的心境。她站在窗口揮

① 孟登(Monton, 1766—1835), 英国有名的槍炮工人。

着手跟他告別，到他走掉以后还向外面閑眺了一会兒。教堂的尖頂和別致的旧房子頂上的大三角樓剛在朝陽里泛紅。她整夜沒有休息，仍旧穿着美丽的跳舞衣，淡黃的头髮披在頸子上，有些散乱了；勞乏了一晚晌，眼圈也發黑。她在鏡子里端相着自己說道：“多难看！这件粉紅衣服把我的臉色襯得死白死白的。”她脫了粉紅衣服，紧身里面忽的掉出来一張紙条；她微笑着檢起来鎖在梳头匣里。然后她把跳舞会上拿过的花球浸在玻璃杯里，上了床，舒舒服服的睡着了。

到十点鐘她醒过来，市上靜悄悄的。她喝了些咖啡，覺得很受用，經過了早上的悲痛和勞乏，咖啡是不能少的。早飯以后，她把老实的罗登隔夜算的賬重溫一遍，估計一下自己的身价。通盤計算下来。就算逼到最后一步，她还很能过日子。除了丈夫留下的动产，还有她自己的首飾和妝奩。她們初結婚时罗登在她身上花錢多么大方，前面不但已經提起，而且称贊过一番。除了罗登买給她的东西和那小馬，德夫托將軍还送給她許多值錢的礼物。他把她当天上人一样供奉，甘心做她的奴才，送給她的东西之中有一位法国將軍夫人家里拍卖出来的开許米細絨披肩和珠宝店里买来的各色首飾，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那位对她拜倒的將軍又有錢又有眼光。至于鐘表呢——也就是可憐的罗登所謂的“滴答滴答的东西”——屋子里有的是，的的答答响个不停。有一夜，利蓓加提起罗登給她的表是英国貨，走得不准，第二天早晨馬上就收到兩只表。一只是勒勞哀牌子，壳子上面有璵玉，鑲得非常漂亮，連帶还有一条表鏈。另外一只是白勒葛牌子^①，嵌滿了珍珠，只有半喀郎那么大。一只是德夫托將軍买的，另外那一只是乔治献勤兒送給她的。奥斯本太太沒有表，可是說句公道話，倘若她开口要求，乔治也会买給她。在英国的德

夫托太太也有一只旧表，还是她母亲的东西，把它燒燙了暖暖床鋪，当作罗登所說的暖壺那么用，倒挺合适。如果霍威尔和詹姆士珠宝店^②把买主的名單發表出来，好些人家的太太小姐准会觉得大出意外。如果这些首飾都給了买主合法的妻子和女兒，那么名利場上的良家妇女不知道会有多少珠宝首饰。

利蓓加太太把这些值錢的东西估了一估价錢，算下来假如有什么失閃，她至少可有六七百鎊作为打天下的資本，不由感到一陣陣扎心的喜欢得意。她把財產集叠整理，鎖的鎖，藏的藏，忙了一早晨，真是滋味無穷。在罗登的記事本里有一張奧斯本的支票，值二十鎊。見了支票，她連帶想起了奧斯本太太，便道：“我去支了款子，然后看看可憐的小爱米去。”我这小說里的男人虽然沒有一个出类拔萃，女人里头总算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副官的老婆天不怕地不怕，不管有什么疑难大事，她都不慌不忙的应付。在剛才开拔出去的英国軍隊里面，誰还能强似她？連威灵吞公爵她也比得过呢。

我們还有一个做老百姓的朋友也留在后方；他的行为和感想，我們也有权利知道。这个朋友就是卜克雷·窩拉从前的稅官。他和別人一样，一清早就給号角鬧醒了。他很能睡，也很爱睡，英国軍隊里的战鼓、号角和風笛声音虽然大，如果沒有人来打攪他的話，說不定他也会睡到老时候才起身。吵得他不能睡覺的人倒不是跟他同住的乔治·奧斯本。乔治照例忙着自己的事，說不定因为撇不开老婆而在伤心，根本沒想到要和睡夢里的大舅

① 勒勞哀(Julien Leroy, 1686—1759)和白勒葛(Abraham Louis Breguet, 1747—1823)都是法国有名的鐘表商。

② 和薩克雷同时的倫敦珠宝商人。

子告别——我才说过，打搅他的不是乔治而是都宾上尉。都宾把他叫醒，说是动身以前非要跟他拉拉手说声再见不可。

乔治打个呵欠说道“多谢你”，心里恨不得叫他滚蛋。

都宾东扯西拉的說道：“我——我覺得臨走以前得跟你說一聲。你知道，我們里面有些人恐怕回不來了，我希望看見你們大家都好，呃——呃——就是這些事。”

乔斯擦擦眼睛問道：“你說什麼？”都宾上尉口头上虽然对于这个戴睡帽的胖子非常关心，其实他不但沒听见胖子說的話，連正眼也不看他。他这人假正經，瞪着眼睛，側着耳朵，一心注意乔治屋里的动静。他在乔斯屋子里迈着大步乱轉，把椅子撞倒在地上，一忽兒咬咬指甲，一忽兒把手指头到处閑敲打，做出种种心神不定的样子来。

乔斯向来不大瞧得起上尉，这当兒更覺得他的勇气靠不住。他尖酸的問道：“都宾，你究竟要我帮什麼忙？”

上尉走到他的床旁边答道：“讓我告訴你怎麼个帮忙法兒，賽特笠，我們再過一刻鐘就上前綫，乔治和我也許永遠不能回來了。听着，你沒有得到确实的消息以前，千萬別离开這兒。你得留在这兒照顧你妹妹。她需要你安慰她，保护她。如果乔治有个三長兩短，別忘了她只剩你这么个亲人，得倚靠着你了。如果我們这边打敗仗，你得好好把她送回英国，希望你拿信义担保，决不离开她。我知道你不会；在花錢这方面，你是向来不小气的。你現在需要錢嗎？我的意思是，万一出了什麼事，你的現錢够不够回英国呢？”

乔斯摆起架子答道：“先生，我要用錢的时候，自有办法。至于我應該怎么对待妹妹，也不用你来告訴我。”

都宾很和气的回答道：“乔斯，你說的話真像个大丈夫。乔

治能够把她托給这么靠得住的人，我也替他高兴。既然这样，我能不能告訴乔治，說你人格担保，在为难的时候决不离开她呢？”

乔斯先生答道：“当然，当然。”都宾估計得不錯，乔斯花錢的确不小气。

“如果打了敗仗，你一定帶她平安离开布魯塞尔嗎？”

那条好汉睡在床上嚷道：“打敗仗！胡說！沒有这回事。你別吓唬我。”都宾听得乔斯答应照料他妹妹，話說得那么斬截，也就放心釋虑，想道：“万一出什么事，她总还有个退步。”

說不定都宾上尉希望在联队开拔之前再見爱米丽亞一面，自己心上好有个安慰，如果真是这样的話，他那份兒混帳自私的用心却也得到了應該受的处罰。乔斯臥房的房門通到全家合用的起坐間，对門便是爱米丽亞的房間。号角已經吹醒了所有的人，也不必再躲躲藏藏的了。乔治的佣人在起坐間理行裝，乔治在兩間屋里进进出出，把行軍需要的东西都扔給佣人。不多一会儿，都宾渴望的机会来了，他总算又看見了爱米丽亞的臉兒。好可怕的臉！她顏色蒼白，神志昏迷，好像一切希望都已經死了。后来这印象老是纏繞着都宾，竟像是他犯下的罪过一样洒脫不掉。他瞧着她那样，心里說不出对她有多少憐惜疼爱。

她披了一件白色的晨衣，头髮散在肩膀上，大眼睛里呆呆的沒有光采。这可憐东西要想帮着拾掇行裝，并且要表示她在要紧关头也有些用处，在抽屉里拉出乔治的一根腰帶拿在手里，到东到西的跟着他，默默的望着大家归着行李。她走出来靠牆站着，把腰帶紧紧的抱在胸口，腰帶上那紅色的網絡很重，挂下来仿佛是一大塊血迹。軟心腸的上尉看見她，心上先是一惊，轉又覺得惶恐，他暗暗想道：“老天爷！她心里这么苦，我做旁人

的哪配来管她的閑事？”沒法摆布，說不出口的伤心，旁人也不知道應該怎么来安慰和排解。他站在那里望着她，摘了心肝似的难过，可是一些办法都沒有，好像做父母的干瞧着孩子受苦一样。

后来，乔治拉着爱米的手走到臥房里，自己一个人走出来。在这一刹那間，他和妻子告别过了，走了。

乔治三脚兩步冲下楼去，心里想道：“謝天謝地，这件事总算完了。”他挟着劍，忽忽忙忙的跑到紧急集合处；联队里的士兵都从寄宿的地方赶到那里会齐。他想着一場輸贏未卜的大战就在眼前，自己在里面也有一手，激动得臉上發紅，脉搏突突的跳。摆在前面的有希望，有快乐，可是什么都沒个定准，够多么叫人兴奋！这里面的得失，真是大得不能再大。跟目前的一場賭博比起来，以前的小輸贏不算什么。这小伙子从小到大，每逢和人竞赛武艺和胆量，向来把全付精力都使出来。不論在学校里联队里，锦标都是他得的，朋友們誰不給他叫好？学校里举行板球比赛和軍营里举行赛跑的时候，他搶过不知多少头名，不論走到哪里，男男女女都称赞他羡慕他。我們最佩服的就是力气大，胆子大，身手矯捷的人。从古到今，詩歌和傳奇的題材無非是过人的胆識和膂力。从特洛亞故事^①到現代的詩歌，里面的主角都是武將。为什么大家都佩服有勇气的人呢？为什么武功所得到酬报和引起的景仰远超出别的才能以上呢？說不定因为我們大家都有些貪生怕死。

鼓舞人心的作战命令一下来，乔治不再沉迷在溫柔乡里，跳起身来就走。他在妻子分上向来淡薄得很；虽然这样，他还嫌

① 指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自己太兒女情長，覺得有些丟臉。他所有的朋友（這些人我們也曾碰見過幾次），從領軍的胖少佐到那天舉旗的斯德博爾小旗手，都和他一樣的激昂振奮。

他們出發的時候，太陽剛上升。那場面真是莊嚴——樂隊奏着聯隊里的進行曲走在最前面；然後是領軍的少佐，騎着他的肥馬比拉密斯；後面跟着穿特別制服的連隊，由他們的上尉帶領；中間便是軍旗，由大小旗手拿着。再後面，喬治領着他的連隊來了。他走過的時候擡起頭來對愛米麗亞笑了一笑。音樂的聲音漸漸的消失了。

第三十一章

喬斯·賽特笠照料他的妹妹

上級軍官們給調到別處去執行任務，喬斯·賽特笠便做了布魯塞爾小殖民地上的總指揮，手下的鎮守軍包括正在害病的愛米麗亞，他的比利時傭人伊息多，和家里包辦一切工作的老媽子。喬斯心神不寧，早上出了這些事情，再加上都賓又來羅唆了半日，帶累他沒有好好的睡覺。話是這麼說，他仍舊在床上翻來復去躺了好幾個鐘頭，一直到老時候才起床。這印度官兒穿上花花綠綠的晨衣出來吃早飯的當兒，太陽已經高高的掛在天空里，第一——聯隊也出發了好幾哩路了。

喬治出門打仗，他大舅子心上倒沒什麼放不下。說不定喬斯見妹夫走了反而高興，因為喬治在家的時候，他就得靠後。而且喬治又不留情面，向來對於這個肥胖的印度官兒明白表示瞧他

不起。还亏得爱米总是对他很和蔼很殷勤。她照料他，让他过的舒服，点他爱吃的菜，和他一起散步，陪他坐马车兜风。反正乔治又不在家，她有有的是空闲。每逢她丈夫得罪哥哥，哥哥生了气，总由她来做和事佬。她常常帮乔斯说话，怯生生的规劝乔治。乔治干脆的打断她的哀求说道：“我是个直肠汉子，凡是直肠汉子，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亲爱的，你哥哥这么个糊涂蛋，叫我怎么能够尊敬他？”因此乔斯看见乔治不在，心里很痛快。他瞧着乔治的便帽和手套都在柜子上，想起它们的主人走了，暗里说不出的得意。他想到：“他脸皮真厚，一股子浮浪子弟的习气，今天他可不能跟我搞麻烦了。”

他对佣人伊息多说：“把上尉的帽子搁在后房。”

他的佣人很有含蓄的望望主人答道：“也许他以后再也不能戴这顶帽子了。”他也恨乔治，因为乔治浑身英国大爷的气派，对他十分蛮横。

赛特笠先生一想，和听差一块儿批评乔治究竟是丢脸的事，便摆起架子来说道：“去问太太，早饭吃不吃？”其实他在听差面前常骂妹夫，骂过二十来次。

可憐！太太不吃早饭，也不能给乔斯先生切他喜欢的甜饼。女佣人说太太从先生离家以后就难受得不得了，身上不好过着呢。乔斯表示同情，给她斟了一大杯茶。这就是他体贴别人的方法，他不但送早饭进去，而且更进一步，筹划午饭的时候给她吃些什么好菜。

乔治的听差给主人拾掇行李，伺候他动身的时候，伊息多沮丧着脸儿在旁边看。他最恨奥斯本先生，因为他对待他就跟对待其他的下属一样，非常的霸道。欧洲大陆上的佣人不像我们本国的佣人脾气好，不喜欢瞧人家的嘴脸。二来，伊息多干瞧着那

許多值錢的東西給運走，滿心氣惱，將來英國人打敗仗的時候，不是都落到別人手里去了嗎？他和布魯塞爾的好些人——和比利時通國的好些人一樣，深信英國准打敗仗。差不多人人都認為拿破侖皇帝准會把普魯士軍隊和英國軍隊割成兩半，然後把它們次第消滅，不出三天就能占領布魯塞爾。到那時，伊息多先生眼前的東家死的死，逃的逃，被捕的被捕，剩下的動產，名正言順都是他的了。

忠心的傭人按照每日的規矩，服侍喬斯梳妝打扮，把這件辛苦繁複的工作做好，一面心里盤算，每給主人穿一件戴一件，便想着將來怎么處置這些東西。他打算把銀子的香水瓶和梳妝用的零星小東西送給心愛的姑娘，英國貨的刀子和大紅寶石別針留給自己。細潔的縐邊襯衫上面配了寶石別針才漂亮呢。釘方扣子的雙襟外套只消稍為改一下就能合自己的身裁；鑲着兩大塊紅寶石的大戒指可以改成一付漂亮的耳環；連上寶石別針，縐邊襯衫，金邊帽子，還有金頭拐棍兒，簡直就把自己打扮成個阿多尼斯了，瑞納小姐還會不立刻上鉤嗎？他一面把袖扣在賽特笠先生肥胖臃腫的手腕上扣好，一面想道：“這付扣子給我戴上才配。我真希望有一付袖扣。噯，隔壁房里上尉的銅馬刺給了我，那我在綠蔭路上多出風頭呀！”伊息多先生拉住他主人喬斯的鼻子，替他刮鬍子，可是身體雖在屋子里，神魂早已飛馳到外面去了。在他想像里，一會兒穿上方扣子外套和鑲花邊的襯衫在綠蔭路上陪着瑞納小姐散步，一會兒在河岸上閑逛，瞧着那些小船在河旁邊涼爽的林蔭底下慢慢的搖過去；一會兒又在通萊根的路上一家啤酒店里，坐在長凳上喝啤酒。

亏得乔瑟夫·賽特笠不知道他傭人的心思，因此还能心安意泰的过日子。就像我和你，可敬的讀者，又何尝知道拿我們工

錢的約翰和瑪麗背地里怎么批評我們？別說佣人，我們倘若知道朋友亲戚肚子里怎么想，这日子也就难过了；心里又气，又老是担惊受怕，这滋味真是怪可怕的。乔斯的佣人已經在他身上打主意，仿佛萊登霍街潘思德先生的伙計在那些漠然無知的甲魚身上挂了一塊紙板，上面写着：“明天的湯”。

爱米丽亞的女佣人却没有这样自私。凡是在这溫柔敦厚的好人兒手下当差的佣工，差不多个个都称賞她那忠厚随和的性格，对她又忠心又有情分。在那不幸的早晨，厨娘宝林給她女主人的安慰真大，爱米身边的人誰也比不过她。先是爱米丽亞守在窗口看着軍隊出發，眼巴巴的直望到最后一把刺刀瞧不見才罢。她萎萎萃萃的站在那兒，一連好几个鐘头不响不动。老实的宝林見她这样，拉了她的手道：“唉，太太，我那心上的人兒不也在軍隊里头嗎？”說着，她哭起来，爱米丽亞摟着她，也哭了。这样，她們两个互相憐惜，互相撫慰了一番。

下午，乔斯先生的伊息多走到市区，在公园附近英国人最多的住宅和旅館門口逛了好几回。他和别的听差，信差和跟班混在一起探听消息，然后把这些新聞帶回去学給主人听。这些先生們心里都是拿破侖皇帝的一党，認為战事不久便会結束。布魯塞爾到处散發着皇帝在阿維納的公告，上面說：“兵士們！兩次決定歐洲大局的瑪朗哥战役^①和弗里蘭战役^②已經一周年了。在奧斯德里滋和華格蘭姆战争^③之后，我們太寬大了。我們讓各

① 瑪朗哥战役(Battle of Marengo), 1800年6月發生的奧法之战，奧国給拿破侖打敗。

② 弗里蘭战役(Battle of Friedland), 1807年6月俄奧联軍給拿破侖打敗。

③ 華格蘭姆战役(Battle of Wagram), 1809年7月發生。

国的君主們繼續統治，誤信了他們的誓言和約諾。讓我們再度出兵作战吧！我們和他們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人嗎？兵士們！今天这么倨驕的普魯士人在希那^①跟你們是三对一，在蒙密拉依是六对一。在英国的战俘还能告訴同志們在英国船上受了多少殘暴的待遇。这些瘋狂的人哪！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們的头，进入法国的軍隊必受歼灭！”按照亲法派的預言，法国皇帝的敌人即刻便会大敗，比公告上說的还要快。大家都說普魯士和英国的軍隊回不来了，除非跟在胜利的法軍后面做战俘。

就在当天，賽特笠先生也受到了这种意見的影响。据說威灵吞公爵的軍隊隔夜进軍的时候打了个大敗仗，目前公爵正在想法子集合殘軍。

在吃早飯的时候，乔斯的胆子向来不小，便道：“大敗？呸！公爵曾經打敗所有的將軍，这一回当然也会打敗法国皇帝。”

对乔斯报告消息的人答道：“他的文件都燒了，他的东西都搬走了，他的房子也收拾好了專等大尔馬帝亞公爵^②去住。这是他的管家亲自告訴我的。里却蒙公爵^③家里的人正在集叠行李。公爵本人已經逃走。公爵夫人只等碗碟器皿收拾好以后就跟着法国王上^④到奥斯当去。”

乔斯假裝不相信，說道：“你这家伙，法国王上在甘德呢。”

“他昨兒晚上逃到白呂吉斯，今天就上船到奥斯当。貝利公爵已經給逮住。誰怕死的得早走才好，因为明天就决堤，到那时

① 指希那战役(Battle of Jena), 1806年10月發生。

② 大尔馬帝亞公爵(Duke of Dalmatia, 1769—1851), 法国政治家兼大將。

③ 里却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 1764—1819), 就是在大战前夕开大跳舞会的。

④ 即法王路易十八, 革命时流亡在外国, 拿破侖失敗后复位。

全国都是水，还能跑嗎？”

賽特笠先生反对他这話，說道：“胡說，不管拿破侖那小子能够集合多少人馬，我們这边人总比他的多，少說也有三对一。奥地利軍隊和俄国軍隊也在半路了。他准会打敗仗，他非打敗仗不可！”乔斯一面說，一面拍桌子。

“当年在希那，普魯士兵跟法国兵也是三对一，可是他不一星期就把軍隊和国家一股腦兒征服了。在蒙密拉依是六对一，他还不是把他們赶羊似的赶得四散逃命？奥地利軍隊的确要来，可是誰帶領呢？就是法国皇后^①和羅馬王呀！俄国兵呢，哼！俄国兵就要退的。他来了以后，凡是英国人都要給杀死，因为我們这边的人在混蛋的英国船上受够了苦。瞧！这兒是黑字印在白紙上，皇帝陛下的公告。”拿破侖的党羽露出真面目，把布告从口袋里拿出来冲着主人的臉狠狠的一摔。在他心目中，所有的細軟和方扣子大衣已經都是他的战利品。

乔斯虽然还没有当真着急，可是也觉得心神不宁起来。他道：“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拿来，你也跟我一塊兒出去，讓我自己出去打听打听，看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乔斯拿起釘辮边的上衣要穿，伊息多瞧着滿心气惱，便道：“勋爵还是別穿軍服，法国人賭咒罰誓的要把所有的英国兵杀个罄淨呢。”

乔斯面子上仍旧很坚定，做出十分斬截的样子把手伸到袖子里去，一面說：“別廢話，小子！”正当他做出这英雄气概，罗登·克劳萊太太进来了。她来看爱米丽亞，却没有打鈴，从后房直穿进来。

利蓓加像平日一样，穿戴得又整齐又时髦。罗登动身以后

① 拿破侖的妻子瑪丽·路易絲(Marie-Louise)是奥地利公主。

② 拿破侖曾封他的兒子为羅馬王。



她靜靜的睡了一覺，睡得精神飽滿。那天全城的人都是心事重重，愁眉苦臉的樣子，只有她那紅粉粉笑咪咪的臉蛋兒叫人看着心里舒服。乔斯这胖子用力要把自己塞进釘辮边的上衣里面去，掙扎得仿佛渾身在抽筋。利蓓加瞧着他直覺得好笑，問道：“乔瑟夫先生，你也打算去从軍嗎？这样說来，整个布魯塞爾竟沒有人来保护我們这些可憐的女人了。”乔斯鑽进了外衣，紅着臉上前結結巴巴的問候漂亮客人，求她包涵自己的簡慢，說道：“昨天跳舞累不累？經過今天早上的大事，覺得怎么样？”这当兒，伊息多先生拿着主人的花晨衣到隔壁臥房里去了。

利蓓加双手紧拉着乔斯的手，說道：“多謝你关心。人人都急得要命，只有你还那么不慌不忙。亲爱的小爱米好不好哇？她

和丈夫分手的当兒一定伤心死了吧？”

乔斯說：“伤心的了不得。”

那位太太回答道：“你們男人什么都受得了。和亲人分手也罷，危險也罷，反正你們都不在乎。你別賴，我知道你准是打算去从軍，把我們丢了不管。我有那么一个感觉，知道你要走了。我这么一想，急得要死——乔瑟夫先生，我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想起你的。所以我立刻赶来，求你别把我們摔了不管。”

这些話的意思是这样的：“亲爱的先生，如果军队打敗，不得不逃难的話，你有一輛很舒服的馬車，我要在里头占个位子。”乔斯到底有沒有看穿她的用意，我也說不上来。反正他对于利蓓加非常不滿意，因为在布魯塞尔的时候她沒有怎么睬过他。罗登·克劳萊的了不起朋友他一个也沒有碰到；利蓓加的宴会也可說完全沒有他的份。他胆子太小，不敢大賭，乔治和罗登見了他一样的厭煩，看来他們兩個都不願意讓人瞧見他們找消遣的法子，乔斯想道：“哦，她要用我，就又找我来了。旁边沒有人，她又想到乔瑟夫·賽特笠了！”他虽然有些疑惑，可是听得利蓓加称赞他的胆量，又覺得很得意。他臉上漲得通紅，挺胸叠肚的說道：“我願意上前綫去看看。稍微有些胆量的人誰不願意見見世面？我在印度虽然見過一点兒，究竟沒有这么大的場面。”

利蓓加答道：“你們这些男人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肯牺牲。拿着克劳萊上尉來說，今兒早上离开我的时候，高兴得仿佛出去打獵似的。他才不在乎呢！可憐我們女人給扔在一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折磨，有誰来管？（这又懶又饞的大胖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算上前綫去？）唉，亲爱的賽特笠先生，我来找你就是希望得点兒安慰，讓自己寬寬心。今天我跪着禱告了一早上。我想起我們的丈夫，朋友，我們勇敢的兵士和同盟軍，在外头冒这

么大的險，急得直打哆嗦。我到这兒来求你帮忙，哪知道我留在此地的最后一个朋友也打算投身到炮火里头去了。”

乔斯心上的不快都沒有了，答道：“亲爱的太太，別怕。我只是說我很想去——哪个英国人不想去呢？可是我得留在这兒尽我的責任，反正我不能丢了隔壁房里的小可憐兒自己一走啊。”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爱米丽亞的房間。

利蓓加把手帕遮着眼睛，嗅着洒在手帕上的香水，說道：“你真是好哥哥。人品真高貴。我以前冤枉你了。我以为你是沒有心肝的，哪知道你竟不是那样的人。”

乔斯的样子很像要拿手按住那給人当作話題的心肝，一面說道：“噯哟，我拿人格担保，你冤枉我，真的冤枉我，亲爱的克劳萊太太。”

“是呀，我現在瞧你对你妹妹那么厚道，知道你的心好。可是我記得兩年前，你的心对我可是一片虛情假意。”利蓓加說着，对他看了一眼，轉身向窗子走去。

乔斯一張臉紅得不能再紅，利蓓加責备他短少的那个器官在腔子里扑通扑通乱跳。他想起从前怎么躲避她，怎么爱上了她，怎么帶她坐小馬車。她还給自己織了一个綠絲錢包。他那时常常坐着出神的瞧着她那雪白的手膀子和明亮的眼睛。

利蓓加从窗子那边走回来，又瞧了他一眼，压低了声音抖巍巍的說道：“我知道你覺得我沒良心。你对我冷淡，正眼也不看我；从你近来的态度——就像剛才我进来那会兒你对我的态度，都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难道会無緣無故的躲着你不成？这問題讓你自己的心回答吧。你以为我的丈夫能够欢迎你嗎？他对我說的唯一的刺心話全是为而起的——說句公道話，除此以外克劳萊上尉跟我从来沒有口舌高低。可是那些話兒，听得我

好不难受！”

乔斯又高兴又诧异，慌慌张张地问道：“天老爷！我干了什么事啦？我干了什么，使他——使他——？”

利蓓加道：“难道吃醋就不算一回事？为了你，他叫我受了多少苦。从前的事说不得了——反正现在我全心爱他。现在我是问心无愧的了。你说是不是，赛特笠先生？”

乔斯瞧着那为他颠倒的可憐虫，喜欢得浑身血脉活动。几瞥柔媚的、极有含蓄的眼风和几句巧妙的話兒，竟能叫他安心释虑，把从前的热情重新勾起来。从苏罗門以来，多少比乔斯聪明的人还挡不住甜言蜜語，上了女人的当呢。蓓基想道：“逼到最后一条路，逃难是不怕的了，在他的大馬車里，我稳稳的有一个位子了。”

乔瑟夫先生心中热情汹涌，若不是那时他佣人伊息多回进房来忙着收拾，不知道会对蓓基說出什么癡情的话兒来。他刚刚喘着气打算开口，就不得不把嘴边的情話咽下去，差点兒沒把自己噎死。利蓓加也想着該去安慰最亲爱的爱米丽亞，便道声再見，亲着指头給他飞了一个吻，然后輕輕的敲他妹妹的房門。她走进去关上了門，乔斯便一倒身在椅子上坐下来，狠命的瞪眼，嘆息，吹气。伊息多仍旧在算計他的方扣子外套，对他道：“这件衣服勋爵穿着太紧了。”可是他主人心不在焉，沒听見他的话。他一会儿想着利蓓加迷人，心痒痒的浑身發暖，一会儿似乎看見妒忌的罗登·克劳萊，臉上卷曲的鬍子显得他相貌凶惡，手里拿着可怕的手槍，膛里裝好了子彈，拉开槍鈕准备开槍，又觉得做了亏心事，吓得矮了一截。

利蓓加一进房，爱米丽亞就害怕得直往后退。蓓基使她想起外面的事情和隔天的經過。这以前，她一心害怕未来的灾难，

只記挂丈夫冒着大險出門，反而把利蓓加和吃醋這些事——竟可說所有的事，都擱在腦後。若不是這個在世路上闖慣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利蓓加開了門，沖淡了房裡淒慘的空氣，我們是斷不肯進去的。這女孩兒跪在地下，心裡想禱告，嘴裡却說不出話來，又苦又愁的挨過了多少時光。戰事的記載上只描寫輝煌的戰役和勝利，向來不提這些事，因為它們只是壯麗的行列當中最平凡的一部分。勝利的大歌咏團裡只有歡呼的聲音，哪裡聽得見做母親和妻子的哭聲呢？其實多多少少沒有地位的女人隨時都在傷心痛哭，隨時都在抗議，只不過她們啼哭的聲音抵不過歡呼的聲音罷了。

利蓓加的綠眼睛看著愛米麗亞，她的新綢袍子繾綣繾綣的响，周身都是亮晶晶的首飾。她張開了手，輕移小步奔上前來和愛米攬抱。愛米麗亞心上先是害怕，接下來就是一陣氣恨，原來死白的臉蛋兒漲得通紅。她楞了一下，一眼不眨的瞪着眼向她的對頭看。蓓基見她這樣，倒覺事出意外，同時又有些羞慚。

客人開言道：“最親愛的愛米麗亞，你身子不爽快，到底是怎麼了？我得不到你的消息，急得什麼似的。”她一面說，一面伸出手來打算和愛米麗亞拉手。

愛米麗亞馬上把手縮了回去。她一輩子待人溫柔，無論是誰對她殷勤親熱，她從來不會表示懷疑或是冷淡。可是這一回她把手縮回來，混身索索地抖。她說：“利蓓加，你來幹什麼？”她睜起大眼睛板著臉兒對客人瞧，瞧得她心裡不安起來。

利蓓加暗想道：“別是她看見丈夫在跳舞會上給我傳信了吧？”便垂下眼皮說道：“親愛的愛米麗亞，別那麼激動，我不過來看看可有什麼——看看你身體好不好。”

愛米麗亞道：“你身體好不好？我想你好得很，反正你不愛丈

夫。如果你爱他的话，这会兒也不会来了。你說，利蓓加，我錯待过你没有？”

蓓基仍旧低着头答道：“当然沒有，爱米丽亞。”

“你沒錢的时候，誰帮你的忙来着？难道我不把你当作姊妹一样待嗎？他娶我以前，我們還沒到后来的田地，那时你就認識我們了。当时他心里只有我；要不然他怎么肯那么不自私，为着要我快乐，把自己的老家和他的一份兒家私都丢掉了呢？你为什么跑来夾在我和我的爱人中間？天把我們結合起来，誰叫你来把我們拆开的？誰叫你把我那寶貝兒的心搶去的？他不是我的丈夫嗎？你难道以为你能像我一样爱他嗎？在我，只要他爱我，別的我全不在乎。你明明知道这一点，可是你偏要把他搶去。丟臉哪，利蓓加！你这个恶毒的坏女人，假心假意的朋友，不忠实的妻子！”

利蓓加背过身去答道：“爱米丽亞，我对天起誓，並沒有害过你丈夫。”

“那么你没有害过我嗎，利蓓加？你一心要想把他搶去，不过沒有成功罢了。你問問自己的良心去，这話对不对？”

利蓓加想道：“她什么都沒有知道。”

“他还是回到我身边来了。我知道他会回来的。我知道不管你用多少甜言蜜語虚情假意哄騙他，他終久要回来的。我知道他要回来，我求天送他回来。”可憐的女孩兒非常激烈，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篇。利蓓加不承望她还有这一着，反而弄得說不出話来。爱米丽亞接着怪可憐的說道：“我哪一点兒待錯了你？干嗎一定要把他搶去呢？我統共跟他在一起过了一个半月，你还不能饒了我嗎，利蓓加？从我結婚第一天起，你就攪得我过不了好日子。現在他走了，你又來瞧我伤心来了，是不是呀？這兩星期里头你害我还害得不够？今天何必再来呢？”

利蓓加答道：“我——我又不上这兒来。”可嘆得很，这话倒是真的。

“不错，你从不上这兒来，只是把他从家里拉走罢了。今天你想来帶他去嗎？”她的声音越来越兴奋，“他剛才还在这兒，走了不久。他就坐在那張椅子上来着。別碰它！我們倆坐着說話；我坐在他身上，摟着他的脖子，我們兩個一塊兒背‘在天之父’。对了，他剛才还在这兒，可是他們把他叫走了。他答应我不久就回来。”

利蓓加不由自主的受了感动，說道：“亲爱的，他一定会回来。”

爱米丽亞道：“你瞧，这是他的腰帶，这顏色好看不好看？”她本来把腰帶系在自己身上，这时候拉起縹子来吻着。她忘了生气，吃醋，甚至于好像忘了敌手还在身旁，臉上挂着一絲兒笑容，悄悄的走到床旁边，把乔治的枕头摸挲平复。

利蓓加也悄悄的走掉了。乔斯仍旧坐在椅子上，問道：“爱米丽亞怎么样？”

利蓓加答道：“我看她很不好，應該有人陪着她。”賽特笠先生說他已經傳了一桌早午飯，請她吃了再走，可是她不肯，正着臉色离了他家。

利蓓加脾气好，肯迁就，而且一点也不討厭爱米丽亞。她的責备虽然苛刻，却能擡高蓓基的身分，因为这分明打敗的人熬不得那气苦，难过得直哼哼。那天奥多太太虽然讀了副主教的訓戒，可并没有得着安慰，無情無緒的在公园里閑逛。利蓓加頂头遇見她，和她打了招呼。这一下倒出乎少佐太太意料之外，因为罗登·克劳萊太太是难得对她那么客气的。利蓓加告訴那忠厚的

爱尔兰女人，說是可憐的奧斯本太太身上很不好，伤心得有些瘋瘋傻傻，奧多太太既然跟她很好，應該馬上去安慰安慰她。

奧多太太正色答道：“我自己的心事也不少。而且我想可憐的爱米丽亞今天也不願意見人。可是既然她身子那么不好，像你这样的老朋友又不能去照料她，好吧，讓我去瞧瞧能不能帮她的忙。再見了，您哪！”戴打簧表的太太并不希罕和克劳莱太太做朋友，說完这話，一擡头就走了。

蓓基笑嘻嘻的瞧着她大踏步往前走。她这人非常幽默，看見奧多太太一面走一面雄赳赳的回过头来对她瞪眼，差点兒笑出来。佩琪心里想道：“我的时髦太太，我向您致敬！看着您那么高兴，我也喜欢。反正您是不会哭哭啼啼伤心的。”她一面想，一面急急的找到奧斯本太太家里去。

那可憐东西自从利蓓加走掉以后，一直傻站在床旁边，心痛得人都糊塗了。少佐的太太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尽她所能安慰她的年輕朋友。她很温和的說道：“爱米丽亞亲爱的，你得克制自己，等他打了胜仗叫人回来接你的时候，見你病了多糟糕！如今听憑天老爷摆布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爱米丽亞答道：“我知道，我很不應該，我太經不起事情。”自己的毛病她也知道，亏得朋友比她有主張，在身旁陪着她、管着她，才使她也有了把持。她們厮守着一直到下午兩点鐘，心神飞驰，跟着軍隊越走越远。她們心上那可怕的疑惧和苦楚，說不出的憂愁害怕，不断的禱告，都跟着联队一塊兒上前綫。这就是女人对于战争的貢獻。男人献出鮮血，女人献出眼泪，战争对于他們的要求是平等的。

到兩点半，乔瑟夫先生每日办大事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說，應該吃飯了。在他，兵士們打仗也罷，給打死也罷，飯是非吃不

可的。他走到爱米丽亞的臥房里，要想哄她出去一塊兒吃。他說：“吃吃看，湯好得很呢。爱米，你不妨試一試呀。”說完，他拿着她的手吻了一下。除了爱米結婚的一天不算，他已經好多年沒有吻過她了。她答道：“乔瑟夫，你对我真好。人人都对我很好。可是对不起，今天还是讓我耽在屋里吧。”

奧多太太聞着那湯的味兒很对脾胃，願意陪乔斯先生一起吃，所以他們兩人便坐下受用起来。少佐太太一本正經的說道：“求天祝福这肉。”她想着她老实的密克正在領着联队里的弟兄們前进，嘆口气道：“可憐的孩子們今天吃的飯不会好。”好在她很看得开，說完，馬上就吃起来。

一面吃飯，乔斯的精神也来了。他願意喝酒給联队里的士兵祝福——反正只要有香檳酒喝，無論什么借口都一样有用。他殷勤的向客人鞠了一躬，說道：“讓我喝一杯，給奧多和英勇的第一——联队祝福。好不好啊，奧多太太？伊息多，給奧多太太斟酒。”

伊息多忽然楞了一下；少佐太太也擱下刀叉。窗戶是朝南的，那天都开着，从那个方向，他們听得一种重濁的声音，滚过陽光照着的屋頂远远而来。乔斯問道：“怎么啦，混蛋？怎么不斟酒？”

伊息多一面往陽台上跑，一面說：“这是大炮呀！”

奧多太太也跳起来跟到長窗口，嘴里嚷道：“天可憐見，这是大炮的声音啊！”城里头一定还有成千个蒼白焦急的臉兒巴着窗口往外張望。不到一会兒功夫，街上挤滿了人，竟好像全城的居民都跑出来了。

第三十二章

乔斯逃难，战争也结束了

布魯塞尔那天人心慌乱，到处乱哄哄的，我們平安住在倫敦城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场面。天可憐見，希望永远不用見这场面才好！炮声是从那摩門傳来的，一群群的人都往那边挤。有些人騎着馬从平坦的馬路上赶到那兒去，希望早些得到軍隊里的准信。大家互相探問，連了不起的英国爵爷和英国太太也都降低了身份和陌生人攀談。亲法派的人兴奋得差点兒沒發狂，滿街跑着，預言他們的皇帝准打胜仗。做买卖的关了鋪子，也走出來鬧鬧嚷嚷，給本来的慌乱和喧嘩更添了声势。女人們都赶到教堂里去祈禱，不管新教旧教的教堂都挤滿了人，有的人只能跪在石板上和台阶上。重濁的炮声繼續轟隆轟隆的响着。不久，就有載着旅客的馬車离开布魯塞尔急急的向甘德的边境跑。大家把亲法派的預言漸漸信以为真。謠言說：“他已經把軍隊割成兩半了，他的軍隊正在往布魯塞尔推进。他快要把英国人打垮了，今兒晚上就要到了。”伊息多向主人尖声叫道：“他快要把英国人打垮了，今兒晚上就要到了！”他跳跳蹦蹦的从屋里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走到屋里。每出一趟門，就帶些新的坏消息回来，乔斯的臉蛋兒也跟着越来越灰白。这大胖子印度官兒急得沒了主意，虽然喝下去許多香檳酒，仍旧鼓不起勇气来。不到太陽下山，他已給吓得六神無主，連他的朋友伊息多瞧着也觉得称心合意，因为那穿花边外套的东家所有的財產穩穩都是他的了。

兩位太太一直不露臉。少佐的那位胖太太聽見炮聲以後不久，就想起隔壁房里的朋友愛米麗亞，連忙跑進去看她，想法子安慰她。這厚道的愛爾蘭女人本來有膽量；她一想起這個無能的、溫柔的小東西需要她來保護，越發添了勇氣。她在朋友身旁整整守了五點鐘，一會兒勸慰她，一會兒說些高興的話給她開心，不過大半的時候害怕得只會心里禱告，話也說不上來。胖太太後來對人說起當時的情形道：“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直到太陽下山，炮聲停了以後才松手。”女傭人寶林也在附近教堂里跪着求天保佑她的心上人兒。

炮聲停止以後，奧多太太從愛米麗亞的房里走到隔壁的起坐間，看見喬斯坐在兩只空酒瓶旁邊，泄了气了。他曾經到妹妹的臥房瞧了一兩次，那樣子心慌意亂的好像要想說話。可是少佐的太太不動，他也拉不下臉來告訴她打算逃難，只好別着一肚子話又回出去。奧多太太走出來的時候，見他沒情沒緒的坐在朦朧的飯間里，旁邊擱着兩個空酒瓶。喬斯見了她，便把自己的心事說了出來。

他說：“奧多太太，我看你还是叫愛米麗亞準備一下吧！”

少佐的太太答道：“你要帶她出去散步嗎？她身體不好，不能動。”

他道：“我——我已經叫他們準備車了。還有——還有馬。我叫伊息多去找馬去了。”

那位太太答道：“今天晚上你还坐什麼馬車？還是讓她睡吧。我剛剛服侍她躺下。”

喬斯道：“叫她起來。我說呀，她非起來不可！”他使勁跺着腳接下去說道：“我已經去找馬了——已經去找馬了。什麼都完了，以後——”

奧多太太問道：“以后什么？”

乔斯答道：“我打算上甘德。人人都准备走了。車里也有你的位子。半小时以后我們就动身。”

少佐的妻子臉上那份兒輕蔑真是形容不出，望着他說道：“除非奧多叫我走，我是不动身的。賽特笠先生，你要走的話，就請便，可是我和愛米麗亞是留在这兒的。”

乔斯又跺了一跺脚，說道：“我偏要她走。”奧多太太叉着腰站在房門口答道：“你还是要送她回娘家呢，还是你自己着急要找媽媽去呢，賽特笠先生？望你路上愉快，再見了！就像他們說的，望你一路順風。听我的話，把鬍子剃掉吧，省得給你找上麻煩。”

乔斯又怕又急又气，差点兒發瘋，直着脖子罵了一句粗話。剛在这当兒，伊息多进来了，嘴里也在咒罵。这当差的气得咬牙切齿說道：“混蛋嗎，竟沒有馬！”所有的馬都卖掉了。原来布魯塞爾城里着急的人不止乔斯一个。

乔斯虽然已經給吓得够瞧的，不幸他命里注定，那天夜里还得担惊受怕，差点兒沒把他吓糊塗了。前面已經說過，女佣人宝林的心上人也在軍中，一起开拔出去和拿破侖皇帝打仗。她的愛人是布魯塞爾根生土長的，編在比利时騎兵队里。那次戰爭中，他們国家的軍隊在別方面出人頭地，就是缺些勇气。对宝林傾倒的雷古魯斯·范·葛村，是个好兵丁，他的統領命令他逃走，他当然服从。雷古魯斯这小子（他是在大革命时候出生的^①）駐扎在布魯塞爾的时候，大半的光陰都消磨在宝林的厨房里，过得非常舒服。几天之前他奉命出征，和哭哭啼啼的愛人分別，口

① 大革命时的風气崇拜羅馬，那时候的人生了孩子，不照往常的習慣取个聖人的名字，却欢喜用羅馬名字。

袋里和槍套里還塞滿了她儲藏間里面的好東西。

單就他的聯隊來說，戰爭已經算結束了。他的一師是儲君奧蘭奇王子統領的。雷古魯斯和他的伙伴們全留着大鬍子，帶着長劍，服飾和配備富



麗得很，外表看來並不輸似任何給軍號催上戰場的軍士。

當年耐將軍^①和各國聯軍交戰，法軍接連着打勝仗，直到英國軍隊從布魯塞爾出發，兩方面的軍隊在加德白拉交手，才把局面挽回過來。雷古魯斯所屬的騎兵隊碰上了法國兵，來不及的直往後退，接連着從他們占領的據點上給驅逐出來，一些兒也不遲疑，直到英國軍隊從後面向前推進，才阻礙了他們的去路。這樣他們不得不停下來，敵人的騎兵（這些人的不放手愛殺人的勁兒真該好好兒處治一下子）才有機會跟勇敢的比利時兵碰在一塊兒。比利時軍隊寧可和英國人衝突，不願意和法國人對打，立刻轉身向後面的英軍各聯隊當中穿過去，四散逃走。這麼一來，他們的聯隊不知到哪里去了，又沒有司令部，只好算從此不存在了。雷古魯斯單人匹馬，一口氣從戰場逃走，跑了好幾哩路。可叫他投奔誰呢？當然只能回到寶林的廚房里，寶林的懷

① 耐將軍(Ney, 1769—1815), 拿破崙手下大將。

抱里来了。她以前不总是欢迎他嗎？

奥斯本夫妇按照欧洲大陆的習慣，只住一層樓。約莫十点鐘光景，在他家樓梯上就能聽見底下鋼刀叮叮当当的声音。厨房那里有人敲門。宝林剛从教堂里回家，一开門瞧見她的騎兵臉無人色的站在面前，吓得几乎暈过去。他臉色灰白，和那半夜里来打攪莉奧諾拉^①的騎士不相上下。宝林若不是怕惊吵了主人，連累爱人藏不住身，准会尖声大叫。她掩住口，把她的英雄領到厨房里，給他啤酒喝；乔斯那天沒有心緒吃飯，剩下的好菜也給騎兵受用了。他吃喝的分量真是惊人，足見他不是个鬼。他一方面大口吃喝，一方面就把遭到的灾难講給宝林听。

据說他联队里的兵士以惊人的勇气擋住整个法国軍隊，总算使法軍的进展慢了一步。可是到后来寡不敌众，直败下来，大概此刻英国軍隊也給打退了。耐將軍反正是来一联队，杀一联队。比利时人原想把英国人救出来，使他們不至于給法国人杀个罄淨，可是也沒有用。白倫息克^②的兵士已經潰退，他們的大公爵也已經战死。四面八方都打敗仗。雷古魯斯伤心得很，只好沒命的喝啤酒解悶。

伊息多进来聽見他們說話，急忙赶上去报告主人。他对乔斯尖声呼喊道：“什么都完了，公爵大人做了俘虏；白倫息克大公爵已經战死；英国軍隊里的人全在逃命。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他就在楼下。来听听他說的話！”乔斯跌跌撞撞的跟到

① 莉奧諾拉(Leonora)是德國詩人畢格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 1747—94)著名詩中的女主角。她爱人的鬼魂半夜出現，把她放在馬背上帶到墳墓旁边举行婚礼。

② 指德国白倫息克亲王(Duke of Brunswick, 1771—1815)，他在比利时加德白拉战死。

厨房里；那时雷古魯斯仍旧坐在厨房桌子上，紧紧的抱着啤酒瓶子。乔斯使出全付本事，用不合文法的法文求騎兵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雷古魯斯一开口，方才的大禍好像更可怕了。他說他联队里面只有他一人活着回家，其余的都死在戰場上。他眼看着白倫息克大公爵被杀，黑騎兵^①逃命，蘇格蘭龙騎兵死在炮火之下。

乔斯气喘吁吁的問道：“第——联队呢？”

騎兵答道：“剝成肉醬啦！”宝林一听这话，叫道：“噯哟，我的太太呀，我那小不点兒的好太太呀！”她大哭大叫，屋子里鬧成一片。

賽特笠先生吓得人也糊塗了，不知該往那里躲，也不知怎么办。他从厨房冲到起坐間，求救似的瞧着爱米丽亞的房門。不久以前奥多太太冲着他的臉把房門关上鎖好，他記得奥多太太的样子多么瞧不起他，所以在房門口听了一听就走掉了。他决定上街去瞧瞧，反正那天他还没有出去过呢。他拿了一支蠟燭，到处找他的金箍帽子，結果發現仍旧擱在老地方，就在后房的小桌子上。小桌子前面是一面鏡子；乔斯出門見人之前，总爱照着鏡子裝模作样，捻捻連鬚鬚子，整整帽子，叫它不太正，不太歪，恰到好处。他已經習慣成自然，虽然吓得那样，不知不觉的伸出手来摸頭髮，整帽子。正在那时候，他一眼看見鏡子里那張灰白的臉，不由得吃了一惊。尤其叫他心慌的是上唇的鬚子，已經留了七个星期，長得又厚又密。他想，他們真的要把我当作軍人了；轉念記得伊息多警告过他，說凡是英国軍隊里的敗兵一律都得死，急得一步一跌的走到臥房里，沒命的拉鈴子叫听差。

① 黑騎兵是白倫息克帶領的，因为在奧斯德里茲一役損失慘重，所以穿上黑衣服，表示哀悼的意思。

伊息多听見鈴响走来，乔斯已經倒在椅子裡了。他扯掉了領巾，把領巾翻下来，兩手捧着脖子用法文叫道：“伊息多，割我。快！割我！”

伊息多一怔，以为他神精錯乱，要人家替他抹脖子。

乔斯喘着气說道：“鬍子，鬍子，——割，剃，快！”他的法文就是这样。前面已經說过，他說得很流利，可就是文法不大高明。

伊息多拿了剃刀，一會兒就把鬍子刮个干淨。他听得主人叫他把便裝的外套和帽子拿来，心里說不出多少欢喜。乔斯說：“兵衣——不穿了——我給你——拿出去。”外套和帽子終久到手了。

乔斯把这份礼送掉以后，挑了一套便裝穿上，外套和背心都是黑的，領巾是白的，头上戴一只海狸皮的便帽。如果他找得着教士帶的寬边帽子，准会往头上戴。照他当时的打扮，很像英国国教教会里長得肥胖、过得舒服的牧师。

他接下去說道：“現在来，跟我，去，走，到街上。”說完，他很快的下楼，走到街上。

虽然雷古魯斯賭神罰誓說他是他联队里唯一活着回来的人，甚至可以說是整个同盟国軍隊里唯一沒有給耐將軍剝成肉醬的人，看来他的話并不可靠。除他以外，許多別的人也从大屠杀中逃回来了。好几十好几百和雷古魯斯同一联队的兵丁回到布魯塞尔，众口一辞說他們是逃回来的。全城的人一听这話，都以为同盟国的軍隊已經打敗。大家随时准备法国人进城；人心繼續慌乱，到处看見有人逃难。乔斯滿心害怕，想道：“沒有馬！”他叫伊息多逢人便問：有馬出租嗎？有馬出賣嗎？每次都沒有結果，急的他一顆心直往下沉。他想，要不，就用脚走吧。可惜他身子笨重，虽然怕得紧，还是活动不起来。

英国人住的旅館差不多全对着公园。乔斯在这一帶躊躇不决的踱来踱去，挤在街上一大群跟他一样又害怕又想打听消息的人里面。他看見有几家运气比他好，找到了几匹馬，轟隆隆的駕着車子走了。有些人和他一样，花錢和求情都得不到逃难少不了的脚力。在这些想走而走不掉的人里头，乔斯看見貝亞爱格思夫人母女两个也在。她們坐在車子里，歇在旅館門口，細軟都已經包扎停当，只可惜沒有拉車的，跟乔斯一般劲不得身。

利蓓加·克劳莱也住在那家旅館里，并且已經和貝亞爱格思母女两个見過几面，兩方面竟像是对头冤家。貝亞爱格思夫人偶然在樓梯上碰到克劳莱太太，总是不瞅不睬，而且每逢有人提起她鄰舍的名字，老說她的坏話。伯爵夫人觉得德夫托將軍和副官太太那么不避嫌疑，簡直不成話說。白朗茜小姐呢，看着她就像傳染病，来不及的躲开。只有伯爵是例外，碰上有妻子女兒管不着他的当兒，就偷偷摸摸的来找利蓓加。

如今利蓓加有机会对这些混帳的冤家报仇了。旅館里的人都知道克劳莱上尉的馬沒有帶走，到人心慌乱的时候，貝亞爱格思夫人竟降低了身分打發她的女佣人去問候上尉的妻子，打听她的兩匹馬究竟卖多少錢。克劳莱太太回了个便条給伯爵夫人問好，說她向来不慣和丫头老媽子做买卖。

这斬截的回答把伯爵本人給請到蓓基的房間里来了，可是他跟第一个大使不差什么，也是白走一趟。克劳莱太太大怒，說道：“貝亞爱格思夫人竟然使喚她的老媽子来跟我說話！倒亏她沒叫我亲自下去备馬。是伯爵夫人要逃难还是她的老媽子要逃难？”伯爵帶回給她太太的就是这么一句話。

到了这么要紧的关头可有什么法子呢？伯爵夫人眼看第二个使臣又白跑了一趟，只得亲自过来拜会克劳莱太太。她恳求蓓

基自己定价錢，她甚至于答应請她到貝亞爱格思公館里去作客，只要蓓基帮她回家。克劳萊太太听了只是冷笑。

她說：“你的听差不过是衙門前的地保穿上了你家的号衣^①，我可不希罕他們伺候。看来你也回不了家，至少不能够帶着你的金剛鑽一塊兒回家。法国人是不肯放手的。再过兩点鐘，他們就到这儿来了，那时候我已經在半路，即刻就到甘德。我的馬不卖給你，就是你把跳舞会上戴的那兩顆最大的金剛鑽給我我也不卖。”貝亞爱格思夫人又急又气，混身打哆嗦。所有的金剛鑽首飾，有的縫在她衣服里，有的藏在伯爵的肩襖和靴子里。她說：“你这娘們，我的金剛鑽在銀行里。你的馬非卖給我不可。”利蓓加冲着她的臉大笑。伯爵夫人只得气呼呼的回到楼下坐在馬車里。她的女佣人，她的丈夫，她的伺候上路的听差，又一个个給打發到全城去找馬。誰回来得晚，誰就倒楣！伯爵夫人打定主意，不管誰找了馬來，她就动身，丈夫到底帶着还是留下，只能到时候再說。

利蓓加看見伯爵夫人坐在沒有馬的馬車里，得意之極。她緊緊的瞧着她，扯起嗓子告訴大家說她多么可憐伯爵夫人。她說：“唉，找不到馬！所有的金剛鑽首飾又都縫在車墊里面。法国軍隊来了以后倒可以大大的受用一下子，我說的是馬車和金剛鑽，不是說那位太太。”她把這話告訴旅館主人，告訴跑堂的，告訴住旅館的客人，告訴好些在院子里閑逛的人。貝亞爱格思夫人恨不得从馬車窗口開槍打死她。利蓓加瞧着冤家倒楣，正在趁願，一眼看見乔斯也在那兒。乔斯也瞧見她了，急忙走过来。

他的胖臉蛋兒吓得走了樣子，他心里的打算一看就知道。

① 这里形容沒落貴族的穷形極相，每逢家里請客，沒有听差，便叫催債的地保穿上家里号衣充听差。

他也要逃走，正在找馬。利蓓加暗想：“我把馬賣給他吧，剩下的一匹小母馬我自己騎。”

乔斯过来見了朋友，問她知道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馬出賣——最后这一个鐘头里面，这問題已經問过一百遍了。

利蓓加笑道：“什么？你也逃难嗎？賽特笠先生，我还当你要留下保护我們这些女人呢。”

他喘吁吁的說道：“我——我不是軍人。”

利蓓加問題：“那么愛米麗亞呢？誰來招呼你那可憐的小妹妹呢？难道你忍心把她丟了不成？”

乔斯答道：“如果——如果敌人来到这儿，我也帮不了她的忙。他們不杀女人。可是我的听差說他們已經起过誓，凡是男人都不給饒命呢。这些沒胆子的混蛋！”

利蓓加見他为难，覺得有趣，答道：“他們可惡極了！”

做哥哥的嚷嚷着說：“而且我也不打算丟了她不顧，我無論怎么要照顧她的。我的馬車里有她的位子。亲爱的克勞萊太太如果你願意同走，我也給你留个位子。只要我們有馬就行——”說着，他嘆了一口气。

那位太太答道：“我有兩匹馬出賣。”一听这消息，乔斯差点兒倒在她怀里。他嚷道：“伊息多，把車准备好。馬有了——馬有了！”

那位太太又說道：“我的馬可从沒有拉过車子。如果你把勃耳芬却套上籠头，它准会把車踢成碎片兒。”

那印度官兒問道：“那么騎上穩不穩呢？”

利蓓加道：“它像小羊那么乖，跑得像野兔子那么快。”

乔斯道：“它馱得动我嗎？”在他腦子里，自己已經騎上了馬背，可憐的愛米麗亞完全給忘掉了。喜欢賽馬賭輸贏的人誰能

擋得住這樣的引誘呢？

利蓓加的答复，就是請他到她房里去商量。乔斯屏着气跟她进去，巴不得赶快成交。这半点鐘以內他花的錢实在可觀，真是一輩子少有的經驗。利蓓加見市上的馬那麼少，乔斯又急急的要买，把自己打算脫手的貨色估計了一下，說了一个吓死人的大價錢，連这印度官兒都覺得不敢領教。她斬截的說道：“你要买就兩匹一起买，一匹是不卖的。”她說罗登吩咐过的，这两匹馬非要这些錢不可，少一文不卖。楼下貝亞爱格思伯爵就出那么多呢。她虽然敬爱賽特笠一家，可是穷人也得活命，亲爱的乔瑟夫先生非得在这一点上弄个明白。总而言之，她待人比誰都热和，可是办事也比誰都有决断。

結果不出你我所料，还是乔斯讓步。他付的價錢那麼大，甚至于一次付不清，要求展期。利蓓加可算發了一笔小財。她很快的計算了一下，万一罗登給打死，她还有一笔年金可拿，再把他的动产卖掉，連上卖馬所得，她就能独立自主，做寡妇也不怕了。

那天有一兩回她也想逃难，可是她的理智給她的劝告更好。蓓基心中忖度道：“就算法国兵来到这兒，我是个穷苦的軍官老婆，他們能够把我怎么样？呸！什么圍攻擄掠，現在是沒有这种事的了。他們总会讓我們平平安安的回家。要不，我就住在外国，靠我这点小收入舒服过日子。”

乔斯和伊息多走到馬房里去看新买的馬。乔斯叫佣人立刻备上鞍子，因为他当夜就动身——不，立刻就动身。他讓佣人忙着备馬，自己回家准备出發。他觉得这事不可張揚出去，还是从后門上去好。他不願意碰見奥多太太和爱米丽亞，省得再向她們承認自己打算逃走。

乔斯和利蓓加交易成功，那兩匹馬看过驗过，天也快快亮

了。可是虽然黑夜已經过了大半，城里的居民却不去歇息。到处屋子里灯燭通明，門口仍是一群群的人，街上也熱鬧得很。大家傳說着各种各样的謠言，有的說普魯士全軍复沒，有的說英国軍隊受到襲击，已經給打敗了，有的又說英国人站定脚跟坚持下去了。到后来相信末了一种說法的人漸漸增加。法国兵並沒有来，三三兩兩从軍中回来的人帶來的消息却越来越好。最后，一个副官到了布魯塞尔，身边帶着給当地指揮官的公文，这才正式發布通告，曉諭居民說同盟軍隊在加德白拉大捷，經過六小时的战斗，打退耐將軍帶領的法国軍隊。看来副官到达城里，离乔斯和利蓓加訂約的时候不远，或許剛在他檢驗那兩匹馬的一忽兒。他回到自己旅館門口，就見二十来个人（旅館里的住客很多）在討論这事；消息無疑是真的。他上楼把这消息又告訴受他照管的太太們。至于他怎么打算丟了她們一跑，怎么买馬，一共花了多少錢，他觉得沒有必要告訴她們。

太太們最关心的是心上人的安全，战事的胜敗倒是小事。爱米丽亞听说打了胜仗，比先前更加激动，立刻就要上前綫，流着泪哀求哥哥帶她去。可憐这小姑娘又急又愁，已經到精神失常的程度，先是連着几个鐘头神志昏迷，这时又發瘋似的跑来跑去，哭哭鬧鬧，叫人看着心里难受。十五哩路以外的戰場上，經過一場大战之后，躺着多少死伤的勇士，可是沒一个輾轉呻吟的伤兵比这个可憐的、無能的、給战争牺牲的小人兒受苦更深的了。乔斯不忍看她的痛苦，讓她那勇敢的女伴陪着她，重新下楼走到門口。所有的人仍旧在那里說話，希望听到別的消息。

他們站着的当兒，天已經大亮，新的消息源源而来，都是亲身战斗过来的人帶來的。一輛輛的貨車和乡下的大卡車裝滿了伤兵陸續进城。車子里面發出可怕的呻吟，伤兵們躺在干草上，

1

萎萎萃萃，愁眉苦臉的向外張望。乔斯对其中一輛瞧着，又好奇，又害怕；里面哼哼唧唧的声音真是可怕，拉車的馬累得拉不动車。干草上一个細弱的声音叫道：“停下来！停下来！”車子就在賽特笠先生的旅館对面歇下来。

爱米丽亞叫道：“是乔治呀！准是乔治！”她臉上發白，披头散髮的冲到陽台上去。躺在車子里的并不是乔治，可是帶了乔治的消息来，也就差不多了。来的人原来是可憐的湯姆·斯德博尔。二十四小时以前这小旗手举着联队里的旗子离开布魯塞爾，在戰場上还勇敢的保衛着它。一个法国長槍手把他的腿刺伤了，他倒下地来的时候还拼命的紧握着旗子。战斗完畢之后，可憐的孩子給安置在大車里送回布魯塞爾。

孩子气短力弱的叫道：“賽特笠先生，賽特笠先生！”乔斯听得有人向他求救，心里有些恐慌，只得走近車来。原来起先他听不准誰在叫他。

小湯姆·斯德博尔有气無力的把滾热的伸手出来說道：“請你收留我。奧斯本，还有——还有都冥說我可以住在这兒。請你給那赶車的兩塊金洋，我母亲会还你的。”在卡車上一段很長的時間里，这小伙子發着燒，迷迷糊糊的想着几个月以前才离开的老家（他父亲是个副牧师），因为不省人事，也就忘了疼痛。

他們住的旅館很大，那里的人心地也忠厚，因此所有車子里的伤兵都給运来安放在榻上和床上。小旗手給送到樓上奧斯本家里。少佐太太从陽台上發現是他，便和爱米丽亞赶快跑到樓下。這兩位太太打听得当天战事已經結束，兩個人的丈夫都安好，心里是什么滋味是不难想像的。爱米丽亞攬住好朋友的脖子吻她，又跪下来誠誠心心感謝上蒼救了她丈夫的命。

我們的少奶奶神經過度的兴奋緊張，亏得这次無意之中得

到一貼对她大有补益的藥，竟比医生开的方子还有效。受伤的孩子疼痛得利害，她和奥多太太时刻守在旁边服侍他。肩膀上有了責任，爱米丽亞也就沒有时候为自己心焦，或是像平常一样幻想出許多不吉利的預兆来吓唬自己。年輕的病人簡簡單單的把当天的經過說了一遍，描写第一——联队里勇敢的朋友們怎么打仗。他們的損失非当惨重，軍官和兵士陣亡的不在少数。联队冲锋的时候，少佐的坐騎中了一槍。大家都以为奥多这一下完了，都宾要升做少佐了，不料战争結束以后回到老地方，看見少佐坐在比拉密斯的尸首上面，湊着酒瓶喝酒呢。刺伤旗手的法国長槍手是奥斯本上尉杀死的；爱米丽亞听到这里臉色慘白，奥多太太便把小旗手的话岔开去。停火之后，全亏都宾上尉抱起旗手把他送到外科医生那里医治，又把他送到車上运回布魯塞尔来，其实他自己也受了伤。他又許那車夫兩塊金洋，叫他找到賽特笠先生的旅館里，告訴奥斯本上尉太太說战事已經結束，她的丈夫很平安，沒有受伤。

奥多太太說道：“那个威廉·都宾心腸真好，虽然他老是笑我。”

小斯德博尔起誓說整个軍隊里沒有一个軍官比得上他。他称贊上尉的謙虛，忠厚，說他在戰場上那不慌不忙的勁兒真了不起。他們說这些話的当兒，爱米丽亞只是心不在焉，提到乔治她才听着，听不見他的名字，她便在心里想他。

爱米丽亞一面伺候病人，一面庆幸前一天的好运气，倒也并不得那天特別長。整个軍隊里，她关心的只有一个人。說老实话，只要他平安，其余的动静都不在她心上。乔斯从街上帶了消息回来，她也不过糊里糊塗的听着。胆小的乔斯和布魯塞尔好些居民都很担憂，法国軍隊虽然已經敗退，可是这边經過一場惡

战才勉强打了个胜仗，而且这一回敌人只来了一师。法国皇帝带着大軍駐在里尼，已經歼灭了普魯士軍隊，正可以把全付力量来对付各国的联軍。威灵吞公爵正在向比利时首都布魯塞尔退却，大約在城牆下不免要有一場大战，結果究竟怎样，一点兒沒有把握。威灵吞公爵手下只有兩万英国兵是靠得住的，此外，德国兵都是生手，比利时軍隊又已經叛离了盟軍。敌軍共有十五万人，曾經跟着拿破侖杀到比利时国境，而他大人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去抵擋。拿破侖！不管是什么有名望有本領的軍人，誰还能够战胜他呢？

乔斯盤算着这些事，止不住發抖。所有布魯塞尔的人也都这样担心，觉得隔天的战争不过是开端，大战即刻跟着来了。和法国皇帝敌对的軍隊有一支已經逃得無影無踪，能够打仗的几个英国兵准会死在戰場上，然后得胜的軍隊便跨过他們的尸首向布魯塞尔进軍，留在城里的人就得遭殃。政府官員偷偷的聚会討論，欢迎辞已經准备好，房間也收拾端正，三色旗呀，庆祝胜利的标識呀，都已經赶做起来，只等皇帝陛下进城。

离城逃难的人仍旧絡繹不絕，能够逃走的人都走了。六月十七日下午，乔斯到利蓓加旅館里去，發現貝亞爱格思家里的大馬車总算离开旅館門口动身了。虽然克劳萊太太作梗，伯爵終久弄来兩匹馬，駕着車子出發到甘德去。“人民拥戴的路易”^①也在布魯塞尔整理行囊。这个流亡在外国的人实在不容易安頓，背运仿佛不怕麻煩似的跟定了他，不讓他停留在一个地方。

乔斯觉得隔天的耽擱只是暫时的，他的那兩匹出大价錢买来的馬兒总还得用一下。那天他真是急得走头無路。拿破侖和

① 也就是路易十八，这外号是保皇党人替他取的，当时他流亡在比利时，拿破侖的軍隊逼近布魯塞尔，他只能再逃难。

布魯塞爾之間還有一支英國軍隊。只要英國軍隊還在，他就不必馬上逃難。話雖是這麼說，他把兩匹馬老遠的牽來養在自己旅館院子旁的馬槽里，常常照看着，生怕有人行凶把馬搶去。伊息多一直守在馬房旁邊，馬鞍子也已經备好，以便隨時動身。他急不及待的希望主人快走。

利蓓加隔天受到冷落，所以不願走近親愛的愛米麗亞。她把喬治買給她的花球修剪了一下，換了水，拿出他寫給自己的條子又看了一遍。她把那小紙片兒繞着指頭旋轉，說道：“可憐的孽障！單是這封信就能把她氣死。為這麼一件小事情，她就能氣個心傷腸斷。她男人又蠢，又是個執褲子弟，又不愛她！我可憐的好羅登比他強十倍呢。”接着她心下盤算，萬一——萬一可憐的好羅登有個失閃，她應該怎麼辦。她一面想，一面庆幸他的馬沒有帶去。

克勞萊太太看着貝亞愛格思一家坐車走掉，老大气不忿。就在當天，她想起伯爵夫人預防萬一的手段，自己便也做了些縫紉工作，把大多數的首飾、鈔票、支票，都縫在自己隨身衣裳里面。這麼准备好之後，什么都不怕了，到必要時可以逃難，再不然，就留下歡迎打勝的軍隊——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說不定当晚她夢見自己做了公爵夫人，或是法國元帥的妻子。就在那一晚上，羅登在聖·約翰山上^①守夜，裹着大衣站在雨里，一心一念惦記着撤在后方的妻子。

第二天是星期日。奧多少佐太太照看的兩個病人晚上睡了一會兒，身體和精神都有了進步，她看了很滿意。她自己睡在愛米麗亞房里的大椅子上，這樣如果那旗手和她可憐的朋友需要

① 滑鐵盧大戰之前，英國軍隊在這一帶列陣準備和法國人交手。

她伺候，她随时能够起来。到早上，这位身子结实的太太回到她和少佐同住的公寓里去。因为是星期日，她細細的打扮了一下，把自己修飾得十分华丽。这间臥房是她丈夫住过的，他的帽子还在枕头上，他的手杖仍旧擱在屋角，当奥多太太独自在房里的时候，至少为那勇敢的兵士麦格尔·奥多念了一遍經。

她回来的时候，帶了一本祈禱文和她叔叔副主教的有名的訓戒——也就是她每逢安息日必讀的書。書里的話大概她并不全懂，字也有好些不認識。副主教是个有學問的人，愛用拉丁文，因此書里又長又深奧的字多得很。她讀書的時候一本正經，不時用力的加重語氣，大體說來，讀別的字還不算多。她想：“海上沒有風浪的時候，我在船艙里常常讀它，我的密克也不知道聽了多少回了。”那天她提議仍舊由她朗讀訓戒，愛米麗亞和受傷的旗手便算正在禮拜的會眾。在同一个鐘點，兩萬教堂里都在進行同樣的宗教儀式。几百万英国人，男的女的，都跪着恳求主宰一切的天父保佑他們。

布魯塞爾做禮拜的这几个人所聽見的聲音却是在英國的人所聽不見的。当奥多太太用她最優美的聲音領導宗教儀式的當兒，炮聲又起了，并且比兩天前的响得多。滑鐵盧大戰开始了。

乔斯听得这可怕的声音，覺得这样不断的担惊受怕实在不行，立定主意要逃命。

我們那三位朋友的禱告本来已給炮聲打斷，忽見乔斯又冲进病房来攬和他們。他懇切的向愛米麗亞哀求道：“愛米，我受不住了，我也不願意再受罪了。你跟我來吧。我給你买了一匹馬，——別管我出了多少錢買來的。快穿好衣服跟我來。你可以騎在伊息多後面。”

奥多太太放下書本說道：“請老天爺原諒我說話不留情！賽

特笠先生，你簡直是個沒胆量的小子。”

印度官兒接着說道：“愛米麗亞，來吧！別理她。咱們何必等法國人來了挨刀呢。”

受傷的小英雄斯德博爾睡在床上說：“我的孩子，你忘了第一——聯隊啦。奧多太太，你——你不會離開我吧？”

奧多太太上前吻着孩子道：“親愛的，我不會走的。只要我在这裏，決不讓你受苦。密克不叫我走，我無論如何不走。你想，我坐在那家伙的馬屁股上像個什麼樣子！”

小病人想起這樣子，在床上哈哈大笑，愛米麗亞也忍不住微笑起來。喬斯嚷道：“我又沒有請她一起走。我又沒請那個——那個愛爾蘭婆子，我請的是你，愛米麗亞。一句話，你究竟來不來？”

愛米麗亞詫異道：“丟了丈夫跟你走嗎，喬瑟夫？”說着，她拉了少佐太太的手。喬斯實在耐不住了，說道：“既然如此，再會了！”他怒不可遏的伸伸拳頭，走出去砰的一聲关了門。這一回他当真發出開步的命令，在院子里上了馬。奧多太太听得他們馬蹄得得的出門，便把頭伸出去看，只見可憐的喬瑟夫騎在馬上沿着街道跑，伊息多戴了金邊帽子在后面跟，便說了許多挖苦的話。那兩匹馬已經好幾天沒有蹣過腳力，不免在街上跳跳進進，喬斯胆子小，騎術又拙，騎在鞍上老大不像樣。奧多太太道：“愛米麗亞親愛的，快看，他騎到人家客廳的窗子上去啦。我一輩子沒見過這樣兒，真正是大公牛到了瓷器店里去了。”這兩個人騎着馬，向甘德的公路奔跑，奧多太太在后頭大聲嘲笑挖苦，直到看不見他們才罷。

那天從早晨到日落，炮聲隆隆，沒有停過。可是天黑之後，忽然沒有聲響了。

大家都曾經讀過關於那時的記載。每個英國人都愛講這篇故事。大戰決定勝負的時候，我和你還都是小孩子，對於有名的戰役，聽了又聽，講了又講，再也不覺得厭倦。幾百萬和當時戰敗的勇士們同國的人，至今想起這事便覺得懊喪，恨不得有機會趕快報仇雪恥。倘若戰事再起，他們那邊得勝，氣焰大張，仇恨和憤怒這可恨的遺產由我們承受，那麼兩個不甘屈服的國家，只好無休無歇的拼個你死我活，世路上所說的光榮和羞恥，也互相消長，總沒個了局了。幾世紀之後，我們英國人和法國人也許仍在勇敢的維護着魔鬼的榮譽法典，繼續夸耀武力，繼續互相殘殺。

在偉大的戰鬥中，我們所有的朋友都盡了責任，拿出大丈夫的氣概奮勇殺敵。整整一天，女人們在十哩以外禱告的當兒，無畏的英國步兵隊伍努力擊退猛烈進攻的法國騎兵。布魯塞爾居民所聽見的炮火，打破了他們的陣勢，弟兄們死傷倒地，活着的又堅決的沖上去。法軍連續不斷的向前進攻，攻得勇，守得也勇。傍晚，法軍的攻勢逐漸松懈，或許因為他們還有別的敵人，或許在準備最後再來一次總攻擊。末了，兩邊終久又交起手來。法國皇家衛軍的縱隊沖上聖·約翰山，企圖一下子把英國兵從他們占據了一天的山頭上趕下去。英國隊伍中發出震天的炮火，碰着的只有死。可是法國人不怕，黑魃魃的隊伍蜂涌上前，一步步的上山。他們差不多已經到了頂點，可是漸漸的動搖猶豫。他們面對着炮火，停住了。然後英國隊伍從據點上沖下來（任何敵人不能把他們從據點上趕走），法國兵只能回過身去逃走。

布魯塞爾的居民聽不見槍炮了，英軍一直向前追逐了好幾哩。黑暗籠罩着城市和戰場；愛米麗亞正在為喬治祈禱；他呢，合撲倒在戰場上，心口中了一顆子彈，死了。

第三十三章

克劳莱小姐的亲戚为她担忧

英勇的战斗结束之后，军队从法蘭德尔斯出發，向法国边境推进，准备在占领法国全境以前，先守住它边界上的炮台。正当这时候，许多和本文有关的人物还平安住在英国，他們的动静，也得在書里占据应有的地位，請忠厚的讀者不要忘記。在上面所說的战乱之中，克劳莱老小姐住在布拉依頓，对于正在發生的大事并不怎样关心。当然，这些事使报纸增加了趣味。布立葛絲把政府公报讀給她听，上面提到罗登的果敢，贊揚了一番，而且不久便發表他升級的消息。

他的姑母說：“这小伙子做了那么一件不能挽回的傻事，真可惜！有了像他那样的本領和地位，很可以娶个有二十几万鎊陪嫁的闊小姐，像酒商的女兒之类——葛雷恩斯小姐就是一个。要不然，也能和国内最旧的世家攀亲；將來我的錢也会傳給他——或是傳給他的兒女，因为我还想活几年呢，布立葛絲小姐，虽然你巴不得要我快死。可是現在呢，他命里注定要做叫化子，只能娶个舞女。”

布立葛絲小姐說：“亲爱的克劳莱小姐何不慈悲为怀，对英勇的壯士生出哀憐之心呢？他的名字不是已經銘刻在我国光輝的历史上了嗎？”滑铁盧大战使她非常兴奋，二則她天生爱用浪漫的口气說話，有了机会从来不肯錯過。

“上尉——我該称他上校，——上校的丰功偉績，还不能替

克勞萊一家增光嗎？”

克勞萊小姐答道：“布立葛絲，你是個傻瓜。克勞萊上校把克勞萊家里的好名聲玷污了。虧他竟娶個圖畫教員的女兒，哼！娶個給人做伴兒的女人！她不過是這路的貨，布立葛絲！她跟你是一樣的，不過她年輕些，而且比你好看得多，也聰明得多。我常常疑心，不知道你跟那個該死的混賬女人是不是同謀，因為你從前真佩服她。她會耍那些下流的把戲，所以羅登上了當。我想你多半是同謀。我現在不妨告訴你，如果你見了我的遺囑，准會失望。現在請你寫封信給華克息先生，說我立刻要見他。”克勞萊小姐差不多天天寫信給她的律師華克息先生，因為關於她財產的原來的處置已經完全取消，將來究竟怎麼分派，又茫無頭緒。

老小姐的病倒好了許多。只看她對布立葛絲小姐挖苦的次數逐漸增多，口氣逐漸尖刻，便是證明。可憐的女伴虛心小胆，逆來順受，一來她天生好性子，二來也不得不做這面子。總而言之，在她的地位上，只能這般奴顏婢膝的侍奉東家。女人欺壓女人的情形誰沒有見過？好些可憐東西碰在母大蟲的手里，就得天天受苦，受盡侮辱虐待；這種苦楚是男人從來沒有領略過的。我這話說到題外去了。我們剛才說到克勞萊小姐每逢生病復原的時候，比平常更討厭，脾氣也更壞。據說傷口長好之前疼得最利害。

病人應了大家的希望，漸次復原；在這當兒她只准布立葛絲這麼一個倒楣鬼兒走近她。話雖如此說，克勞萊小姐的親戚們可沒有忘記這位至親骨肉，不時的送些禮物和念心兒來，寫的信十分親熱，總希望她別把他們扔在腦勺子後頭。

第一，我們先說她侄兒羅登·克勞萊。有名的滑鐵盧大戰

已經过了几星期，克劳莱小姐在政府公报上也已經看到这位才干出众的軍官怎么立功，怎么高升的消息。一天，地埃泊的邮船到达布拉依頓，她侄兒克劳莱上校給她捎来一邮包的礼物和一封信用，信上的口吻非常恭順。匣子里裝着一付法国軍人的肩飾，一个荣誉軍团的十字章，还有一把劍柄——全是从战场上檢来的紀念品。那封信上有一段写的很幽默，描写那劍柄原是敌军禁衛軍指揮官的东西，他剛在起誓說“禁衛軍的傳統便是誓死不屈”，^①那知不出一分鐘就給这边的小兵捉住做了俘虏。交战的当兒小兵把槍柄砸破了法国人的劍，罗登便把破軍器拿了回来。十字章和肩飾是法国騎兵队上校的遺物，他交鋒的时候死在罗登手里。罗登·克劳莱拿了这些战利品，覺得最好还是把它們送給最疼他最关心他的姑媽。目下他正在向巴黎行軍，不知姑媽要不要他繼續写信？在法国首都也許有好多有趣的消息，而且那里还有許多克劳莱小姐的老朋友，全是大革命以后避难到英国、得过她好处的人。

老小姐叫布立葛絲回了一封信跟他道喜，措辞非常客气，并且鼓励他以后多多来信。她說他第一封信写得那么有趣生动，她已經在等着看底下的信了。她对布立葛絲說：“我很明白，罗登像你一样，决計写不出那么好的信，可憐的布立葛絲。这准是那混賬女人，那聪明的利蓓加的手笔。我知道句句都是她說了叫罗登記下来的。可是也不必因此就不叫我侄兒替我解悶兒，只管讓他以为我很乐意就行了。”

不但信是蓓基的手笔，連战利品也是她送来的，不知克劳莱小姐猜着这一点沒有。战事完畢以后，多少小販登时就靠着出

① 指揮官名康伯朗納(P. J. E. Cambronne, 1770—1842)，为英国軍隊所俘，自己不承認說过這句話。

卖战争紀念品的方法賺錢，上面說的战利品就是罗登太太花了几法郎买来的。这秘密自然逃不过無所不知的小說家。不管怎么着，克劳莱小姐客气的回信使我們的朋友罗登小夫妇倆非常高兴。他們的姑母分明已經消了气惱，以后希望大着呢。照罗登信上的口气，他們邀幸随着胜利的军队开进巴黎；到了巴黎，兩夫妇仍旧不忘記寄許多風趣的家信回去替她解悶。

自从牧师太太回到女王的克劳莱去服侍摔断鎖骨的丈夫，老小姐写給她的信可沒有那么客气。別德太太行事霸道，爱管閑事，是个爱动不爱靜的人。这次在她大姑面上鬧了个弥縫不了的大乱子，因为她不但欺負克劳莱小姐和她家里的人，而且把她悶得难受。布立葛絲小姐受到主人的囑咐，写信給別德·克劳莱太太，說是从她走后，克劳莱小姐病勢大大的有了起色，因此不劳費心，請她不用离家回来伺候克劳莱小姐。倘若可憐的布立葛絲有点兒剛性，得了这么一个差使准覺得高兴。別德太太以前对待她那么蛮橫霸道，現在能够回过去报复一下子，一般的女人都免不了称願。可是說句实話，布立葛絲是个沒有剛性的膿包，仇人倒了楣，她又心軟了。

別德太太心地倒很明白，她說：“我真是個傻瓜，上回給克劳莱小姐送珍珠鷄去的时候不該附那么一封糊塗信，讓她知道我要回去。我早該一句話不提，闖进去把那可憐的寶貝兒——那糊塗的老太婆从她們手上搶过来才对。布立葛絲是个膿包，那女佣人更是貪得無厭。唉，別德，別德，你干嗎摔断了鎖骨呀！”

真是的，干嗎摔断了鎖骨呀！以前我們已經知道，別德太太当权的时候，使的手段太巧了。她把克劳莱小姐一家子紧紧握在手掌心里，一絲兒不放松，那知机会一到，手下的人叛变起来，弄得她一敗塗地，沒有挽回的余地。她和她自己家里的人，都認

为一方面是老太太自私得气人，另一方面是有人使奸計陷害她，把她坑了。她为克劳莱小姐牺牲自己，对方却恶狠狠的完全没有良心。罗登的高升和公报对他的贊揚，叫虔誠的基督教徒老大不放心。罗登现在是陆军中校，又得了下級騎士的封号，他姑媽会不会因此原諒他呢？混賬的利蓓加会不会重新得寵呢？牧师太太給她丈夫写了一篇星期日宣講的訓戒，批評炫耀武功怎么浮而不实，心地邪惡的人又怎么得意發迹。賢明的牧师用他最优美的声調在教堂里宣讀这篇文章，可是一个字也不懂。畢脫·克劳莱那天也在做礼拜。从男爵無論如何不上教堂，所以單是他帶着兩個妹妹去了。

自从蓓基·夏潑走掉之后，这老东西鬧得不成話，区里的人認為他伤風敗俗，他的兒子只能暗暗叫苦。霍洛克斯小姐帽子上的緞帶越来越燦爛。凡是有体面的人家吓得絕迹不进他家的大門。畢脫爵士时常喝得醉醺醺的到佃戶家里串門子；每逢赶集的日子，便跟种地的庄稼汉在墨特白菜和附近各处喝攪水的甜酒。他赶着家里的馬車，套着四匹馬，到沙烏撒浦頓去，霍洛克斯小姐总坐在他車子里。区里的人每星期都准备在本地的報紙上看見他們兩人的結婚啓事。他兒子也同样担心，一肚子說不出的苦。克劳莱先生这付担子真是沉重；在宣教会上或是鄰近宗教性的聚会上，他从前一講就是几个鐘头，現在箝口結舌，施展不出口才来，因为他一站起来，就覺得听众肚里暗想：“这就是荒唐老头兒畢脫爵士的兒子。那老东西这会兒大概在酒店里喝酒。”有一次，他講到聖經上鉄姆勃克吐的王怎么蒙在黑暗之中，他的好几个妻子也見不到光明，人堆里一个吉卜賽無賴問道：“你們在女王的克劳莱有几个老婆，正經少爷？”講壇上的人都吃了一惊，畢脫先生的演講也泄了气。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

兩位姑娘若不是克勞萊先生，簡直就會變成野人。畢脫爵士賭神罰誓說從此不許再請什麼女教師，克勞萊先生威吓着，才逼着老头兒把她們送進學校。

我剛才說過，不管克勞萊小姐的親愛的侄兒侄女意見怎麼不合，可是他們一致愛她，時常寫信問候她，或是送她些禮物表達心意。別德太太送去几只珍珠雞，几棵極肥大的菜花，又不時的附一個漂亮的錢包呀，針墊呀，說是她親愛的女兒們做了孝敬姑媽的，只求親愛的姑媽在心上留個縫兒給她們。畢脫先生從大廈送了些桃子、葡萄和鹿肉給她。這些聊表寸心的禮物，便由沙烏撒浦頓郵車帶到布拉依頓克勞萊小姐那兒。有的時候畢脫先生本人也坐郵車到布拉依頓。一則因為他和畢脫爵士不和，時常出門，二則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住在布拉依頓，把他牽引過去了。關於他們訂婚的事，我在前面也曾經說過。她們姐妹跟着媽媽莎吳塞唐伯爵夫人住在布拉依頓。伯爵夫人行事最有決斷，在宗教界是極有名望的。

我該說几句介紹伯爵夫人和她尊貴的家庭；他們跟克勞萊一家從現在到將來都極有關係。關於莎吳塞唐的一家之主，克里門脫·威廉，第四代莎吳塞唐伯爵，我們還是少說為妙。這位勳爵在威爾勃福思先生庇護之下進了國會，用畢爾息勳爵的名字露面。有一個時期，他非常規矩，很能給他的靠山增光。可是他了不起的母親在高貴的丈夫去世以後不久，有了驚人的發現，她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語形容。她發現兒子已經加入好幾個專講吃喝玩樂的俱樂部，在滑典厄和可可樹兩處地方欠了不少賭債。他在父親生前立了債券，答應自己得到產業以後再還債，使莊地上受到許多牽制。他自己趕着四馬拉的馬車出去兜風，還常常到賽馬場上賭輸贏。他甚至于還在歌劇院里定下

包廂，請了許多行為不檢點的單身漢子在一起作樂。老太太和她相與的親友一提到他的名字便唉聲嘆氣。

愛密蓮小姐比弟弟大着好幾歲，曾經寫過幾本極有趣味的傳教小冊子，前面也已經說過，此外她還有許多贊美詩和清心脫俗的詩篇，所以在宗教界有些名聲。老小姐年紀不小了，對於婚姻問題淡淡的不甚理會，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蠻荒中的黑人身上，全心的愛他們。下面美麗的詩句，大約是她的作品：

領我們到西方海中，
陽光普照的島上，
那兒有永遠微笑的天空，
可是黑奴的哭聲永遠在响……

她和東印度群島大多數屬地上的傳教士們都有書信往來，並且私下看上了南海群島一個身上刺花的沙哀勒斯·霍恩伯洛牧師。

上文說過畢脫·克勞萊先生鍾情于吉恩小姐。這位小姐溫柔靚麗，寡言少語，动不动就愛臉紅。雖然她哥哥不習上，她忍不住為他掉眼淚，一方面又恨自己不爭氣，到這步田地仍舊愛他。她不時偷偷的寫封短信，私底下到郵局去寄給他。她一輩子只有一個可怕的秘密壓在心上，那就是因為她和家里的老管家娘子偷偷摸摸的到亞爾培內莎吳塞唐寓所里去看望過他，發現他（唉，這不學好的壞東西，這該死的寶貝兒！）正在抽雪茄煙，面前還擱着一瓶橘皮酒。她佩服姐姐，敬愛媽媽，認為除了莎吳塞唐這個墮落的天使以外，就數克勞萊先生最有趣，也最多才多藝。她的媽媽姐姐都是高人一等的，不但把她的事都給安排妥貼，並且發善心憐憫她，——凡是出人頭地的太太小姐們，沒有不肯發善心憐憫別人的。她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是媽媽買的，

看的書是媽媽挑的，該有的觀念理想是媽媽鑒定的。她什麼時候練琴，騎馬，或是做別的运动，也由莎吳塞唐夫人代她調度。吉恩小姐今年二十六歲；照伯爵夫人的意思，恨不得叫女兒仍舊穿着小孩兒用的圍嘴，可是吉恩小姐進宮觀見夏洛蒂王后^①，不得不把圍嘴脫掉了。

這些太太小姐最初在布拉依頓公館里住下來的時候，克勞萊先生除了她們家以外不上別處去作客；姑媽家里只留了一張名片；關於她的病情，也只在鮑爾斯先生或是他手下的听差那兒稍為打听一下就罷了。有一回他碰見克勞萊小姐的女伴布立葛絲捧着一大堆小說從圖書館回家，便上前和她拉手，那滿面通紅的樣子，在他是不常見的。他把布立葛絲小姐介紹給正在和他一同散步的小姐，也就是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他說：“吉恩小姐，請讓我給你介紹我姑媽最忠誠的朋友，最親近的伴侶，布立葛絲小姐。你在別處早已見過她的大名，因為她就是你愛讀的‘心之歌’的作者。”吉恩小姐的臉也紅了，她伸出小手跟布立葛絲拉手，囁嚅着說了些應酬話。她說起她媽媽打算要去拜訪克勞萊小姐，又說她很願意結識克勞萊小姐的親戚朋友。分別的時候，她把鴿子一樣溫柔的眼睛瞧着布立葛絲，彎腰說了再見；畢脫·克勞萊也必恭必敬的深深打了一躬，就像他在本浦聶格爾做參贊的時候對大公夫人行的禮一樣。

這家伙畢竟是跟着那權詐的平葛學出來的，很有些手段。可憐的布立葛絲從前的詩歌，正是他送給吉恩小姐的。他記得在女王的克勞萊有那么一本書，里面還有作家把書獻給她后娘的題贈，就把這本書帶到布拉依頓，一路在沙烏撒浦頓郵車里看

^① 夏洛蒂王后 (Queen Charlotte)，英王喬治第四的女兒，比利時王后。

了一遍，自己用了鉛筆做些記號，然後才把它送給溫柔的吉恩小姐。使莎吳塞唐伯爵夫人明白和克勞萊小姐來往有多少好處的也是他。他說这里面有雙重的利益——物質上的利益和精神上的利益。克勞萊小姐如今孤單得很；一方面，他弟弟羅登生活放浪，又攀了那麼一門荒唐的亲事，因此失去了她的歡心；另一方面，別德·克勞萊太太為人貪心，行事專橫，也使老太太憎恨他們一房對她財產非分的覬覦。至於他自己呢，或許是由于不正當的驕傲作祟，一向沒有和克勞萊小姐來往，可是現在他認為應該採取一切適當的手段培養兩家的友誼，一則可以拯救她的靈魂，使它不至於永墮地獄，二則他自己以克勞萊家長的身分，又可以承繼她的財產。

有決斷的莎吳塞唐夫人在這兩點上和女婿完全同意，立刻就要去感化克勞萊小姐。這位負責傳布真理的太太身材高大，樣子又威風。她在家的時候——不管在莎吳塞唐莊地還是德洛脫莫堡，常常坐了馬車，四面有騎馬的跟班簇擁着，把一包包的傳教小冊子散發給佃戶和鄉下人看。倘或她要叫加弗·瓊斯改變原来的信仰，瓊斯再也別想抗拒推托，牧師也不必多管；同樣的，如果她要古迪·希格斯吃一服詹姆思氏特制的藥粉，古迪也不敢不吃。她去世的丈夫莎吳塞唐勛爵頭腦簡單，時常發羊癲瘋。在他心目中，他麥蒂爾達說的話，做的事，無一不好。因此伯爵夫人自己的信仰有了改變，便毫不遲疑的逼着佃戶和下人都學她的榜樣。她常常聽到基督教各派的傳道人種種不同的說教，自己的意見也就隨着千變萬化。不管她請回來的是蘇格蘭教士桑特士·默那脫牧師，還是溫和的威思萊教派的魯克·華脫士牧師，還是那先知先覺的皮匠杰哀爾士·杰窩爾士牧師（他自己封了自己做牧師，仿佛拿破侖封自己做皇帝一般）——不管

伯爵夫人請了誰來，她的佣人、孩子和佃戶便得跟着她一起下跪，在這些傳教士禱告完畢的時候一齊說“阿門！”莎吳塞唐老头兒因為身體不好，太太特准他不參加宗教儀式，坐在自己屋里喝些尼加斯酒，一面听別人給他讀報。吉恩小姐是老伯爵的最心愛的女兒；她也真心孝順他，伺候他。愛密蓮小姐呢（她就是“芬却萊廣場的洗衣婦人”的女作家），講道的时候把惡人死后受罪的情形說得那么可怕，总叫她那胆小的父亲吓得战战兢兢。医生們說愛密蓮小姐每講一次道，他就得發羊癲瘋。不过這是說她小姐当时的見解是如此，后来就溫和得多了。

莎吳塞唐夫人听了未来女婿畢脫·克勞萊先生的劝告，答道：“我一定去拜会她。目前誰跟克勞萊小姐治病？”

克勞萊先生回說是一位克里默医生。

“亲爱的畢脫，这人毫無知識，是个危險分子。我已經把他从好几家人家赶了出去，真是天父的意思！可惜有一兩回我到得太晚了。像那可憐的亲爱的葛蘭德士將軍，我去的时候已經快給那沒知識的庸医治死了——就快死了。他吃了我給他的朴杰氏丸藥虽然有些起色，可是畢竟太迟了。唉，我竟沒有来得及救他的命！不过呢，他死得倒是真有意思，而且死了反而为他好。亲爱的畢脫，你可不能讓克里默先生給你姑媽治病。”

畢脫表示完全同意。这位尊貴的亲戚，又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干起事来实在有勁，因此他也身不由主的受她摆弄。桑特士·默那脫、魯克·华脫士、杰哀尔士·杰窩尔士、朴杰氏的丸藥，洛杰氏的丸藥，卜葛氏的仙露，——伯爵夫人所有的藥品，不管是医治身体的还是灵魂的，他都得領受。每次和她分別的时候，决不能空着手，不是騙人的藥，便是騙人的書，总得恭恭敬敬，一包包、一本本的捧着。在名利場上出入的亲爱的兄弟們，

你們誰沒有在这等开明的專制君主手里吃过苦呢？你跟她多說也沒有用；你尽管說：“亲爱的太太，去年我听你的話，吃了朴杰氏的特效藥，而且对它很相信，为什么今年又得改变以前的信仰，改用洛杰氏的貨色呢？”你沒法不服她的調度；她一旦改了主張以后，可也一点兒不將就。倘若她不能說服你，就会眼泪鼻涕哭起来。一場爭辯的結果，你只好把丸藥收下来說：“好吧，就吃洛杰氏的吧。”

伯爵夫人接下去說：“她的灵魂是什么情形，当然立刻得檢查一下。如今是克里默在給她治病，她随时都可能死掉。亲爱的畢脫，你想，她到那世里去的时候，她的灵魂是个什么样子呀？可怕，可怕！讓我立刻叫亞哀恩士先生去看她。吉恩，給我写封正式的短信給白托罗繆·亞哀恩士牧师，說我希望今晚六点半請他来此地吃茶点。他很能給人啓發；克劳萊小姐今兒夜上睡覺以前應該跟他談談。爱密蓮，寶貝兒，給克劳萊小姐包上一包書，把‘火焰中的声音’、‘喇叭对杰里哥吹出了警告’，还有‘肉罐子破了(皈依真教的吃人生番)’这三本都包上。”

爱密蓮小姐道：“媽媽，把‘芬却萊廣場的洗衣妇人’也包上吧，剛一起头的时候还是看些輕松的作品好。”

畢脫使出外交手腕說道：“且慢，亲爱的太太小姐們！对于我敬爱的莎吳塞唐夫人的意見，我十二分的看重，可是我認為立刻和克劳萊小姐談到宗教，恐怕很不妥当。請別忘記她身体虛弱，而且到目前为止，極少想到永生后的情形，呃，很少想到的。”

爱密蓮小姐已經拿起六本小書，站起身來說道：“畢脫，工作进行得越早越好。”

“如果你突如其来的进行工作，准会把她吓着了。我对于我姑媽那种汲汲于名利的性格非常熟悉，如果我們突然向她傳教，

一定会引起最大的恶果。你只能使那不幸的老太太又害怕又心烦。她准会把小册子丢掉，并且拒绝和赠书的人相见。”

“畢脫，你跟克劳莱小姐一样的汲汲于名利！”爱密莲小姐说完，拿起书本子扬着头出去了。

畢脫不睬爱密莲的打搅，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亲爱的莎吴塞唐夫人当然明白，如果手法不够细致小心的话，说不定会使我们对于家姑母财产方面的希望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请记住她有七万镑，而且她年纪很大，身体又脆弱，不能受刺激。我知道她从前那张遗嘱——也就是准备将遗产传给舍弟克劳莱上校的遗嘱，已经销毁了。我们如果要把这饱受创伤的灵魂导入正途，最好是加以抚慰，不要使她恐惧。因此，我觉得您一定和我同意——呃——呃——”

莎吴塞唐夫人答道：“当然，当然。吉恩，宝贝儿，不用送信给亚哀恩士先生了。如果她身体不好，不能费力劳神讨论宗教的话，那我们就等她好了再说。明天我就去拜访她。”

畢脫用很恭顺的声音说道：“最亲爱的夫人，请容许我作一个建议。亲爱的爱密莲太热心了一些，还是不带她去为是。让我们那温柔的吉恩小姐陪着您去最好。”

莎吴塞唐夫人道：“对！爱密莲准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一回，她居然放弃了往常的办法。我已经说过，如果她立意要收服什么人，准会先送一大批传教小册子给那倒楣鬼儿。然后才亲自下顾，就好像法国兵冲锋之前准得先烈火轰雷的开一阵炮。这一回莎吴塞唐夫人竟肯用个折衷办法，不知是怕病人的身子禁当不起，还是在为她灵魂上长远的好处着想，还是因为她比别人有钱。

第二天，莎吴唐塞府上太太小姐专用的大马车出来了。车

身上漆着伯爵的冠冕和圍在斜方塊兒里面的紋章，其中包括莎吳塞唐和平葛兩家的標記；莎吳塞唐家的是綠顏色的底子上三只正在奔跑的銀色小羊；平葛家的是紋地上一道斜帶，由三根紅色的豎綫組成，上面又有黑色橫綫交叉着。馬車很威風的一直趕到克勞萊小姐的大門口，那身量高大、樣子正經的听差把伯爵夫人的名片交給鮑爾斯先生，一張給克勞萊小姐，一張給布立葛絲小姐。愛密蓮小姐自願讓步，傍晚送了一包傳教小冊子給布立葛絲，里面“洗衣婦人”等輕鬆有趣的書給布小姐自己看，此外又有好几本是給下房里佣人看的，像“儲藏間里的碎屑”、“火与煎盤”、“罪惡的号衣”等，口气就严厉得多。

第三十四章

詹姆士·克勞萊的烟斗灭了

布立葛絲小姐看着克勞萊先生的态度那么客气，吉恩小姐又待她热和，覺得受寵若惊。等到莎吳塞唐家里的名片送到克勞萊小姐面前，她就找机会給吉恩小姐說了些好話。她，布立葛絲，原是个失亲少友給人做伴兒的女人，一位伯爵夫人竟肯給她一張名片，豈不是一件大可得意的事嗎！克勞萊小姐向来主張世法平等，說道：“我倒不懂了，布立葛絲小姐，莎吳塞唐夫人还特特的留个名片給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她的女伴低心小胆的答道：“我想我虽然穷苦，出身可是清白的，像她这样有地位的貴婦人对我賞臉，大概没有什么妨碍吧。”她把这名片藏在針綫盒里，和其他最珍貴的寶貝攔在一起。她又說起前一天在路上碰

見克勞萊先生帶着他的表妹，——也就是早就放定的未婚妻——一起散步的事。她稱贊那位小姐待人怎么和藹，样子怎么溫柔，穿著怎么朴素——簡直一點兒不講究。接着她把吉恩小姐的穿戴从头上的帽子到腳上的靴子細細描寫了一番，又計算這些東西值多少錢，那份兒細致精密，真是女人的特色。

克勞萊小姐讓布立葛絲滔滔不絕的講話，自己沒大插嘴。她身體漸漸的復原，只想有人來說說話。她的醫生克里默先生堅決反對她回老家，說是倫敦的放蕩生活對於她極不相宜。因此老小姐巴不得在布拉依頓找些朋友，第二天就去投了名片回拜，並且很客氣的請畢脫·克勞萊去看望看望他的姑媽。他果然來了，還帶着莎吳塞唐夫人和她小女兒。老夫人小心得很，對於克勞萊小姐的靈魂一句都不提，只談到天氣，談到戰爭，談到那混世魔王拿破侖怎么失敗。可是說得最多的還是關於醫生，江湖騙子，還有她當時下顧的朴杰醫生的種種好處。

他們在一起說話的時候，畢脫·克勞萊耍了一下子聰明不過的手段，由此可見若是他早年有人提携，事業上沒受挫折的話，做起外交官來一定能出頭露角。莎吳塞唐老太太隨着當時人的口氣，痛罵那一朝得志的科西嘉小人，說他是個無惡不作的魔王，又暴虐，又沒膽子，簡直的不配做人；他的失敗，是大家早就料到的。她那么大發議論的當兒，畢脫·克勞萊忽然倒過去幫着那“命運的使者”^①說話。他描寫當年拿破侖做大執政官，在巴黎主持亞眠昂士和約時的風度。也就在那時，他，畢脫·克勞萊，十分榮幸的結識了福克斯先生。福克斯先生為人正直，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他自己雖然和他政見不同，可是對於他却不能

① 拿破侖自稱命運的使者(The Man of Destiny)，表示他是命運之神派來干大事的。

不熱誠的愛戴——福克斯先生是向來佩服拿破侖皇帝的。畢脫痛罵同盟國對於這位下了台的皇帝不守信義。他說拿破侖那麼豪爽的向他們投誠，他們竟然不給他留面子，狠下心把他放逐到國外去，反讓一群偏激頑固的天主教匪徒在法國內部橫行不法。

他痛恨迷信的天主教，足見他信仰純正，莎吳塞唐夫人覺得他還不錯；他那麼欽佩福克斯和拿破侖，又使克勞萊小姐對他十分看得起。我最初在書里介紹克勞萊小姐的時候，曾經說起她和已故的政治家是好朋友。她是個忠誠的亲法派，在这次戰爭中一直反對政府的措置。法國皇帝打了敗仗並沒有叫老太太覺得怎麼激動，他受到的虐待也沒有使她減壽或是睡不着覺，可是畢脫對她兩個偶像的一頓夸奖，正碰在她心坎兒上。這一席話，就幫他得了老太太的歡心。

克勞萊小姐對吉恩小姐說道：“亲爱的，你的意思怎麼樣？”她向來最喜歡相貌美麗態度端莊的女孩兒，一見吉恩小姐就覺得合意。說句實話，她待人向來是這樣的，親熱得快，冷淡得也快。

吉恩小姐紅了臉說“她不懂政治，這些事情只好讓給比她聰明的人去管。她認為媽媽說的一定不錯；克勞萊先生的口才也很了不起”。伯爵夫人和小姐起身告辭的時候；克勞萊小姐“懇求莎吳塞唐夫人不時讓吉恩小姐到她家里走動走動。如果吉恩小姐能夠騰出工夫來，給她這麼個孤苦伶仃的病老婆子做伴兒的話，她非常歡迎”。客人們很客氣的答應了。分手的時候兩邊都非常親熱。

老太太對畢脫說：“畢脫，以後別讓莎吳塞唐夫人再來。她這人又笨又愛擺架子。你外婆家的人全是这样，我頂討厭的。可是吉恩這小姑娘脾氣好，招人疼，你愛什麼時候帶她過來我都歡

迎。”畢脫答应了。他并没有把姑母对于伯爵夫人的批评告诉她本人；伯爵夫人还以为自己的态度庄重愉快，在克劳莱小姐心上留了个极好的印象。

吉恩小姐一来很愿意给病人解闷；二来在她自己家里，白托罗繆·亚哀恩士牧师老是絮絮叨叨讲他那套闷死人的道理，此外还有许多吃教会饭的人跟在她妈妈那神气活现的伯爵夫人身边拍马屁，所以她巴不得有机会躲出门去，竟时常去拜访克劳莱小姐。她白天陪她坐着车子兜风，晚上替她消遣解闷。她天生的温柔敦厚，连孚金也不妒忌她。软弱的布立葛丝觉得只要这位好心的吉恩小姐在场，她的朋友说话也比较留情。克劳莱小姐跟吉恩小姐十分要好，搬出许多自己年轻时的轶事来讲给她听。老小姐对吉恩说起话来，那口气跟她以前和该死的利蓓加谈天的当儿截然不同。吉恩小姐这人天真烂漫，对她说话就好像是故意挺撞，克劳莱小姐是个顾体统的人，不肯污了她的耳朵。吉恩小姐呢，也是向来没人疼顾的，关心她的除了父亲和哥哥之外，再就是这老小姐了。克劳莱小姐对她一片痴情，她也掏出真心来和老小姐交朋友。

那年秋天（利蓓加在巴黎得意极了，在一大批风流作乐的胜利的英国人里面，数她最出风头。还有咱们的爱米丽亚，那苦恼的亲爱的爱米丽亚，唉！她在哪里啊？）——那年秋天，每到傍晚时分，太阳下去了，天色渐渐昏暗，海浪嘩喇喇的打在岸上，吉恩小姐坐在克劳莱小姐的客厅里，唱些短歌和圣诗给她听，唱得十分悦耳。歌声一停，老小姐便从睡梦里醒过来求她再唱几支。布立葛丝假装在织毛线，快乐得直掉眼泪。她望着窗外浩荡的大海颜色一层层变黑，天空里的月亮星星却逐渐明亮起来，心里那份高兴感动，谁也度量不出来。

畢脫坐在飯間里歇着，旁边擱着几本买卖玉蜀黍的法令和傳教士的刊物一类的書报。所有的男人，不管他的脾气性格兒浪漫不浪漫，吃过飯都爱享这份清福。他一面喝西班牙白酒，一面夢想着將来的作为，覺得自己是个挺不錯的家伙。近来他好像很爱吉恩——比七年来任何时候都爱她。在这段訂婚期間，畢脫从来沒有着急想結婚。除了喝酒想心思以外，他飯后还打盹兒。到喝咖啡的时候，鮑尔斯先生砰砰匍匐的走来請他，总瞧見他在黑地里忙着看書呢。

有一晚，鮑尔斯拿着咖啡和蠟燭进来，克劳萊小姐便道：“宝贝兒，可惜沒人跟我斗牌。可憐的布立葛絲蠢得要死，那里会玩牌。”（老小姐一有机会，便在佣人面前責罵布立葛絲）；“我覺得玩一會兒晚上可以睡得好些。”

吉恩小姐听了滿面通紅，直紅到小耳朵尖兒上，末后連她漂亮的小指头尖兒也紅了。鮑尔斯出去把門关严之后，她便开口說道：“克劳萊小姐，我会一点兒。我从前常常陪我可憐的爸爸斗——斗牌。”

克劳萊小姐高兴得無可無不可，嚷道：“过来吻我一下子。亲爱的小宝贝兒，馬上过来吻我一下子！”畢脫先生拿着小册子上楼，看見她們老少兩人厮摟厮抱，像画兒里画的一样。可憐的吉恩小姐那天整个黄昏羞答答的臉紅个不停。

讀者別以为畢脫·克劳萊先生的計策会逃过他至亲骨肉的眼睛。他的所作所为，女王的克劳萊牧师家里的人全都知道。汉泊郡和塞賽克斯相离不远，在塞賽克斯地方別德太太自有朋友，会把克劳萊小姐布拉依頓的公館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还加上許多沒有發生的事情），都报告給她听。畢脫去得越来越勤了。他連着几个月不回老家。在厦，他那可惡的父亲越發墮

落，成日家喝喝攪水的甜酒，老是和那下流的霍洛克斯一家子混在一起。牧师一家瞧着畢脫那么得意，气得不得了。別德太太口里不說，心里懊悔不及，責备自己当初不該輕慢了布立葛絲，也不該对鮑尔斯和孚金那么霸道，那么小器，如今克勞萊小姐家里竟沒有一個人替她報信，真是大大的失着。她老是說：“都是別德的鎖骨不好。如果別德不摔斷骨头，我也不会离开姑媽。我这真是为責任而牺牲，另一方面，也是你那爱打獵的坏習慣把我害苦了，別德。牧师是不該打獵的。”

牧师插嘴道：“哪里是为打獵！都是你把她吓坏了，瑪莎。你是个能干人，可是你的性子烈火轟雷似的暴躁，而且花錢的时候又較量的利害，瑪莎。”

“別德，倘若我不管着你花錢，你早进了監牢了。”

牧师脾气很好，答道：“亲爱的，你說得不錯。你的确是能干，不过有些时候調排得太精明也不好。”这位虔誠的好人說着，喝了一杯葡萄酒給自己开开心。

他接下去說道：“不懂她瞧着畢脫那膿包那一点兒好？那家伙真是老鼠胆子，我还記得罗登（罗登究竟还是个男子汉，那混蛋！）——我还記得罗登从前繞着馬房揍他，把他当作陀螺似的抽，畢脫只会哭哭啼啼的回去找他媽——哈，哈！我的两个兒子都比他强，單手跟他双手对打，还能痛痛的揍他一頓呢！詹姆士說牛津的人还記得他外号叫克勞萊小姐。那膿包！”

过了一会兒，牧师又道：“噯，瑪莎呀！”

瑪莎一忽兒咬咬指甲，一忽兒把手指在桌子上冬冬的敲，說道：“什么？”

“我說呀，何不叫詹姆士到布拉依頓去走一趟，瞧瞧老太太那兒有什么希望沒有。他快畢業了，这几年里头他統共才留过

兩班，——跟我一樣，可是他到底在牛津受過教育，是個大學生，那就不錯了。他在牛津認識好幾個闊大少，在邦內弗斯大學又是划船健將；長得又漂亮，喝！太太，咱們何不派他去瞧着老太太呢？倘或畢脫開口反對，就叫他揍畢脫一頓！哈，哈，哈！”

他太太說道：“不錯，詹姆士是應該去瞧瞧她。”接着她嘆口氣說道：“如果能把女孩子派一個去住在她家就好了。可惜她嫌她們長得不好看，瞧着就討厭。”媽媽在這邊說話，就听得那幾個有教養的倒楣鬼兒在隔壁客廳里練琴，手指頭又硬，彈的曲子又難。她們整天不是練琴，就是讀地理，念歷史，或是系上背板糾正姿勢。這些姑娘長得又丑又矮，再加上臉色難看，又沒陪嫁，就算真是多才多藝，也不能在名利場上出頭。別德的副牧師也許肯娶一個去；除此之外，別德太太簡直想不出合適的人。這時候詹姆士從客廳的長窗走進來，油布帽子上插了一個短烟斗。爺兒倆談着聖·里奇賽馬^①的勝負，牧師和他太太說的話便不提了。

別德太太覺得打發詹姆士到布拉依頓去未必有什麼指望，沒精打采的送他出門。小伙子听了父母派他出門的用意，也覺得這趟差出得不但沒趣兒，而且不見得有用。不過他想老太太說不定會送他一份相當好看的禮，就可以把他下學期非付不可的賬給還掉几處，也是好的。因此他帶着旅行袋和一大籃瓜果蔬菜——說是牧師親愛的一家送給親愛的克勞萊小姐的——他最寶貝的一條狗叫塔馬澤的跟着，一同上了沙烏撒浦頓郵車，當晚平安來到布拉依頓。到了地頭，他覺得不便深夜去打攪病人，就歇在一家旅館里，一直挨磨到第二天中午才去探望克勞萊小

① 聖·里奇賽馬每年舉行一次，只有三歲的馬能夠參加，這種賽馬是1776年聖·里奇將軍(St. Leger)發起的。

姐。

詹姆士的姑媽最后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還是一個笨手笨腳的大孩子。男孩子長到這麼尷尬的年齡，說起話來不是尖得像鬼叫，就是啞得怪聲怪氣；臉上往往開了紅花似的長滿了疙瘩（據說羅蘭氏的美容藥可以醫治）；有時還偷偷的拿着姊妹的剪刀剃鬍子。他們見了女孩子怕得要命；衣褲緊得穿不下；手脚長得又粗又大，四肢從袖口和褲腳那兒伸出了一大截。晚飯之後，這種孩子就沒法安排了；太太小姐們在朦朧的客廳里壓低了聲音談體己，看着他就討厭。先生們留在飯間里喝酒，有了這麼一個不諳人事的年輕小子在旁邊，許多有趣的俏皮話說出來覺得碍口，不能暢暢快快的談，也多嫌他。喝完第二杯酒，爸爸便說：“賈克，我的兒，去看看天會不會下雨。”孩子一方面鬆了一口氣，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不算大人，老大不愜意，離開殘席走掉了。當時詹姆士也是那麼一個半大不小的家伙，現在他受過了大學教育，而且在牛津進的是一家小大學，在學校里經常和好些執褲子弟混在一起，欠過債，受過停學和留班的處分，磨練得非常圓滑老成，真正的長成一個青年公子了。

他到布拉依頓拜訪姑母的時候，已經長得很漂亮，喜新厭舊的老太太最賞識好相貌，瞧着詹姆士態度很忸怩，一陣陣的臉紅，心想這小伙子天真未鑿，還沒有沾染壞習氣，心里很喜欢。

他說：“我來看望我的同學，住一兩天，順便又——又來問候您。爸爸和媽媽也問候您，希望您身體好些了。”

佣人上來給孩子通報的時候，畢脫也在房里陪着克勞萊小姐，听說是他，不由得一楞。老太太生性幽默，瞧着她道貌岸然的侄子那麼為難，覺得好玩。她殷殷勤勤的問候牧師一家，還說她很想去拜訪他們。她当着孩子的面夸獎他，說他長得好，比从

前大有进步了，可惜他妹妹們的相貌都还不及他一零兒。她盤問下來，發現詹姆士住在旅館里，一定要請他住到家里來，叫鮑爾斯立刻把詹姆士·克勞萊先生的行李取來。她雍容大度的說道：“听着，鮑爾斯，把詹姆士先生的賬給付了。”

她得意洋洋的瞧了畢脫一眼，臉上的表情着实頑皮。那外交官妒忌得差點兒一口气回不來。他雖然竭力對姑媽討好，老太太從來沒有請他住在家里，偏偏這架子十足的小鬼剛一進門就能討她喜歡。

鮑爾斯上前深深一躬，問道：“請少爺吩咐，叫湯姆士上那家旅館去取行李？”

詹姆士霍的站起來慌慌張張的說道：“噯喲，還是我自己去取。”

克勞萊小姐問道：“什麼？”

詹姆士滿面通紅答道：“那客店叫‘湯姆·克里白的紋章’^①。”

克勞萊小姐听了這名稱，哈哈大笑。鮑爾斯仗着是家里的親信旧佣人，也便沖口而出，呵呵的笑起來。那外交官只微笑了一下。

詹姆士看着地下答道：“我——我不認識好旅館。我以前從沒有到這兒來過。是馬車夫介紹我去的。”這小滑頭真會搗鬼！事情是这样的：隔天在沙烏撒浦頓郵車上，詹姆士·克勞萊碰見一個拳擊家，叫做德德白菜城的小寶貝，這次到布拉依頓和洛丁地恩城的拳師交手。那小寶貝的談吐使詹姆士听得出神忘形，就跟那位專家交起朋友來，一同在上面說的那家旅館里消磨了

① 克里白是平民的名字，而且開客店的不可能有家傳的紋章。

一个黄昏。

詹姆士接着說道：“还是——还是讓我去算賬吧。”他又謙讓了一下說：“不能叫您破費，姑媽。”他的姑媽見他細致小心，笑得更起勁了，揮揮手說：“鮑尔斯，快去付了錢，把賬單帶回來給我。”

可憐的老太太，她还蒙在鼓里呢！詹姆士惶恐得不得了，說道：“我帶了——帶了一只小狗來，还得我去領它來。它專咬听差的小腿。”

他这么一說，引得大家都哄笑起來。克勞萊小姐跟她侄子說話的當兒，吉恩小姐和布立葛絲只靜靜的坐着，这时也掌不住笑了。鮑尔斯沒有再說話便走了出去。

克勞萊小姐有意要叫大侄兒难受，对这个牛津学生十分客气。只要她存心和人交朋友，待人真是慈厚周到，恭維話兒說也說不完。她只隨口請畢脫吃晚飯，可是一定要詹姆士陪她出去，叫他坐在馬車的倒座上，一本正經的在削壁上來回兜風。她說了許多客气話，引用了許多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詩句，可憐的孩子一點也不懂。接着她又稱贊他有學問，深信他將來准能得到金獎章，并且在數學名譽試驗中做優等生。

詹姆士听了这些恭維，胆子大了，便笑道：“呵，呵！怎么会有數學名譽試驗？那是在另外一家鋪子裡的。”

老太太道：“好孩子，什么另外一家鋪子？”

那牛津学生油头滑腦的答道：“數學榮譽試驗只有劍橋舉行，牛津是沒有的。”他本來还想再和她說些知心話兒，那知道削壁上忽然來了一輛小車子，由一匹上等好馬拉著，車里的人都穿了白法蘭絨的衣服，上面釘著螺釦扣子。原來是他的朋友那德德白萊城的小寶貝和洛丁地恩城的拳師，帶著三個朋友，看見

可憐的詹姆士坐在大馬車里，都來和他招呼。天真的小伙子經過這件事情，登時泄了氣，一路上閉着嘴沒肯再說一句話。

他回到家里，發現房間已經收拾整齊，旅行袋也打開了。如果他留心看一看，准會注意到鮑爾斯先生領他上樓的時候繃着臉兒，又像覺得詫異，又像在可憐他。可是他全不理會鮑爾斯，一心只在悲嘆自己不幸到了這麼倒楣的地方，滿屋子全是老太婆，絮絮叨叨的說些意大利文和法文，還對他講論詩文。他叫道：“哎喲喲！這可真叫我走頭無路了。”這孩子天生靦腆，最溫和的女人——哪怕是布立葛絲那樣的人——只要開口和他說話，就能叫他手足無措。倘若把他送到愛弗笠水閘讓他跟駁船上的船夫打交道，他倒不怕，因為他開出口來全是粗話俗語，壓得倒最粗的船夫。

吃晚飯的時候，詹姆士戴上一條箍得他透不過氣的白領巾。他得到很大的面子，領着吉恩小姐下樓到飯廳里去，布立葛絲和克勞萊先生扶着老太太跟在後面，手里還捧着她常用的包兒、墊子和披肩這些東西。布立葛絲吃飯的當兒一半的時間都在伺候病人和替她的胖小狗切鷄肉。詹姆士不大開口，專心請所有的小姐喝酒。克勞萊先生向他挑戰，要他多喝，他果真把克勞萊小姐特地命令鮑爾斯為他打開的一瓶香檳酒喝了一大半。飯後小姐們先走，兩兄弟在一處坐着。畢脫，那從前做外交官的哥哥，對他非常熱和，跟他談了許多話。他問詹姆士在學校讀書的情形，將來有什麼計劃，並且表示全心希望他前途無量。總而言之，他的態度又直爽，又和藹。詹姆士喝了許多葡萄酒，嘴也做了。他和堂哥哥談起自己的生活情形和前途，說到他怎麼欠債，小考怎麼不及格，跟學監怎麼拌嘴，一面說，一面不停的喝酒。他一忽兒喝喝葡萄酒，一忽兒喝喝西班牙白酒，忙忙碌碌，覺得

非常受用。

克劳莱先生替他滿斟一杯道：“姑媽最喜欢讓家里的客人自由自在。詹姆士，这所房子跟自由厅^①一般，你只管随心所欲，要什么就拿什么，就算孝順她了。我知道你們在乡下的人都譏笑我，因为我是保守党。可是誰也不能抱怨克劳莱小姐不够进步。她主張平等，瞧不起一切名銜爵位。”

詹姆士道：“你干嗎要娶伯爵的女兒呢？”

畢脫很客气的回答道：“亲爱的朋友，可憐的吉恩小姐恰巧是大人家出身，你可不能怪她。已經做了貴族，也沒法子了。而且你知道我是保守党。”

詹姆士答道：“哦，說起这話，我認為血統是要紧的。說真話，血統是最要紧的。我可不是什么激进派。出身上等的人有什么好处我全知道。哼！賽船比拳的时候，誰贏得最多呢？就拿狗來說吧，什么狗才会拿耗子呢？都得要好种呀！鮑尔斯好小子，再拿瓶葡萄酒来，这会兒先讓我把这一瓶喝个干淨。我剛才說到哪兒了？”

畢脫把壺遞給他，讓他喝个干淨，一面温和的回答道：“好像是狗拿耗子吧？”

“我拿耗子嗎？噯，畢脫，你喜欢各种运动游戏嗎？你要不要看看真能拿耗子的狗？如果你想看的話，跟我到卡色尔街馬房找湯姆·考丟罗哀去，他有一只了不起的好狗——得了！”詹姆士忽然覺得自己太荒謬，哈哈的笑起来，“你才不希罕狗和耗子呢。我这全是胡說八道。我看你連狗跟鴨子都分不清。”

① 自由厅 (Liberty Hall)，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在哥德斯密 (Goldsmith) 的“委曲求全”一剧里，哈德加索尔先生家里来了兩個小伙子，誤認他的公館是个客店，他也將錯就錯，對他們說：先生們，这兒就是自由厅。

畢脫越来越客套，接着說道：“的确分不清。剛才你还談血統。你說貴族出身的人总有些特別的好处。酒來了！”

詹姆士把鮮紅的酒一大口一大口呷下去，答道：“对！血統是有些道理的。狗也罷，馬也罷，人也罷，都非得好種不可。上学期，在我停學以前——我的意思就是說在我出痧子以前，哈，哈！我和耶穌堂大學的林窩德，星伯勛爵的兒子鮑勃·林窩德，兩個人在白萊納姆的貝爾酒店里喝啤酒。班卜瑞的一個船夫跑上來要跟我們對打，說是贏了的可以白喝一碗五味酒。那天我碰巧不能跟人打架。我的胳膊受了傷，用綑帶吊起來了，連煞車都拿不動。我那匹馬真是個該死的畜生，兩天之前把我從馬背上一直摔在地下——那天我是跟亞平頓一塊兒出去的，我還以為胳膊都斷了呢。所以我當然不能把他好好兒揍一頓。鮑勃馬上脫掉外套，和班卜瑞人打了四合，不出三分鐘就把他打垮了。天啊，他扑通一聲倒下去了。為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家世好壞不同的緣故。”

前任參贊說道：“詹姆士，你怎麼不喝酒？我在牛津的時候，仿佛學生們的酒量比你們要大些。”

詹姆士把手按着鼻子，眯一眯醉眼說道：“得了，得了，好小子，別作弄我。你想把我灌醉嗎？想也不要想！好小子，咱們酒後說真話。打仗，喝酒，斗聰明，全是咱們男人的特權^①，是不是？這酒妙極了，最好姑媽肯送些到鄉下去給我爸爸喝。”

那奸詐的政客答道：“你不妨問她一聲。要不，就趁這好機會自己盡着肚子灌一下。詩人怎麼說的？‘今朝借酒澆愁，明天又在大海上破浪前進了。’^② 善于豪飲的畢脫引經據典的樣子很

① 以上兩句全是最常見的拉丁文。

② 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詩句，見抒情詩第一卷。

像在下議院演說^①。他一面說，一面举起杯子轉了一個大圈子，一挺頸子，喝下去好幾滴酒。

在牧師家里，倘若飯後開了一瓶葡萄酒，姑娘們便一人斟一杯紅醋栗酒喝。別德太太喝一杯葡萄酒；老實的詹姆士通常也喝兩杯，如果再多喝的話，父親便不高興，這好孩子只好忍住了，有時找補些紅醋栗酒，有時躲到馬房里跟馬夫一起喝攪水的杜松子酒，一面還抽抽煙斗。在牛津，他很可以盡着肚子灌，不過酒的質地很差。如今在姑媽家里喝酒，質佳量多，詹姆士當然不肯辜負好酒，也不必堂哥哥怎麼勸他，就把鮑爾斯先生拿來的第二瓶也喝下去。

到喝咖啡的時候他們便得回到女人堆里去。小伙子最怕女人，他那和藹直爽的態度沒有了，換上平常又忸怩又倔喪的樣子，一黃昏只是唯唯否否，有時虎着臉瞟吉恩小姐一兩眼，還打翻了一杯咖啡。

他雖然沒說話，可是老打呵欠，那樣子真可憐。那天黃昏大伙兒照例找些家常的消遣，可是有了他在旁邊，便覺黯然無味。克勞萊小姐和吉恩小姐斗牌，布立葛絲做活；大家都覺得他一双醉眼瘋瘋傻傻的瞧着她們，老大不舒服。

克勞萊小姐對畢脫先生說道：“這孩子不會說話，笨手笨腳的，好像很怕羞。”

狡猾的政客淡淡的回答道：“他跟男人在一起的時候話多些，見了女人就不响了。”也許他看見葡萄酒沒使詹姆士多說話，心里很失望。

詹姆士第二天一早寫信回家給他母親，淋漓盡致的描寫克

① 在十九世紀以前，議員們演說的時候都愛引用賀拉斯、維吉爾等拉丁詩人。

勞萊小姐怎么优待他。可憐啊！他还不知道这一天里头有多少倒楣的事情等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得寵的时候竟会这么短。惹禍的不过是件小事，还是在他住到姑媽家去的前一夜在那客棧里干下的，連他自己也忘記了。事情不过是这样的：詹姆士花錢向来慷慨，喝醉了酒之后更加好客；那天黄昏他請客作东，邀請德德白萊的选手，罗丁地恩的拳师，还有他們的好些朋友，每人喝了兩三杯攪水的杜松子酒，一共喝掉十八杯，每杯八便士，都开在詹姆士·克勞萊先生的賬單上。可憐的詹姆士从此名譽扫地——不为多花了錢，只为多喝了酒。他姑媽的佣人头兒鮑尔斯奉命替少爷去还賬，旅館主人怕他不肯付酒賬，賭神罰誓說所有的酒全是那位少爷自己喝掉的。鮑尔斯最后付了錢，回来就把賬單給孚金看。孚金姑娘一看他喝了那么些杜松子酒，吓了一大跳，又把賬單交到总会計布立葛絲小姐手里。布立葛絲覺得有責任告訴主人，便回稟了克勞萊小姐。

倘或詹姆士喝了十二瓶紅酒，老小姐准会饒恕他。福克斯先生，謝立丹先生^①，都喝紅酒。上等人人都喝紅酒。可是在小酒店里跟打拳的混在一起喝十八杯杜松子酒，罪孽可不輕，叫人怎么能一下子就饒了他呢？那天样样事情都于他不利。他到馬房去看他那条叫塔烏澤的狗，回来时混身烟味兒。他帶着塔烏澤出去散步，剛巧碰見克勞萊小姐帶着她那害气喘病的白萊納姆小狗也在外面；若不是那小狗汪汪的尖叫着躲到布立葛絲小姐身边去，塔烏澤一定要把它吃下去了。塔烏澤的主人心腸狠毒，看着小狗受罪，反而站在旁边打哈哈。

合該小伙子倒楣，他的靦腆样兒到第二天也沒有了。吃飯

① 謝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 英国著名戏剧家。

的时候他嘻嘻哈哈十分起劲，还说了一两个笑话取笑畢脫·克劳莱。饭后，他喝的酒跟隔天一样多，浑头浑脑的走到起坐间里对小姐们讲了几个牛津大学流行的最妙的故事。他描写瑪利諾打拳的手法和荷蘭山姆有什么不同，又开玩笑似的说要和吉恩小姐打赌，看德德白菜城的小宝贝和罗丁地恩城的拳师究竟谁输谁赢。笑话越说越高兴，到后来他竟提议和堂哥哥畢脫·克劳莱打一场，随他戴不戴打拳用的皮手套。他高声大笑，拍拍畢脫的肩膀说道：“我的花花公子啊，我这建议公道得很呢。我爹也叫我跟你打，说是不管输赢多少钱，他总跟我对分，哈哈！”这妩媚的小伙子一面说话，一面很有含蓄的向可憐的布立葛絲点头点脑，做出又高兴又得意的样子，翘起大拇指往后指着畢脫·克劳莱。

畢脫虽然不受用，可是心底里却很喜欢。可憐的詹姆士笑了个够；老太太安歇的时候，他跌跌撞撞的拿着蠟燭照她出去，一面做出恭而敬之的样子嘻嘻的傻笑着，要想吻她的手。末后他和大家告别，上自己屋里睡觉去了。他志得意满的认为姑母的财产将来准会传给他。家里别的人都轮不到，连他父亲也没有份。

你大概以为他进了卧房便不会再闹乱子了，那知这没时运的孩子偏偏又干了一件坏事。在外面，月亮照着海面，景色非常美丽。詹姆士看见月光水色那么幽雅，心想不如抽抽烟斗，受用一会子再睡。他想如果他聪明些，开了窗，把头和烟斗伸在窗外新鲜空气里，谁也闻不着烟味儿的。可憐的詹姆士果真这么做了，却不料过分兴奋之后，忘记他的房门还开着，风是朝里吹的，那穿堂风绵绵不断，把一阵阵的烟直往下送，克劳莱小姐和布立葛絲小姐闻着的烟香，还跟本来一样浓郁。

这一袋烟葬送了他；别德·克劳莱一家一直沒知道这袋烟剥夺了他們几千鎊的财产。当时鲍尔斯正在楼下給他手下的听差朗讀“火与煎盤”，那声音陰森森的叫入害怕。正讀着，只見孚金三脚兩步直冲下来，把这可怕的秘密告訴給他听。鲍尔斯和那小听差見她吓得面無人色，只道是强盜进了屋子躲在克劳莱小姐的床底下，孚金瞧見了他們的腿了呢。鲍尔斯一听得这事，立刻一步跨三級的冲到詹姆士的屋子里（他本人还不知道），急得声音不成声音的叫道：“詹姆士先生，少爷，看老天面上，快別抽烟斗了！”他把烟斗向窗外一扔，悲悲戚戚說道：“唉，詹姆士先生，瞧你干的好事！小姐不准抽烟的！”

“那么小姐就别抽，”說着，詹姆士哈哈的痴笑起来，这一笑笑得不是时候，他还以为这笑話妙不可言。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就不同了。鲍尔斯先生手下有个小听差，每天給他擦鞋，另外送热水进去讓他刮鬍子，可惜他虽然日夜盼望，鬍子还是沒長出来。这天他还睡在床上，那小听差拿了一張便条給他，上面是布立葛絲的笔迹，写道：

亲爱的先生：克劳莱小姐昨夜不能安睡，因为屋子里滿是烟草的臭味。克劳莱小姐叫我向你道歉，她身体不好，在你离开之前，不能相見了。她懊悔麻煩你搬出酒店来住。她說你如果在布拉依頓住下去，还是在酒店里比較舒服。

老实的詹姆士在討好姑媽这件事上，前途从此断絕。事实上，他吓唬堂哥哥畢脫的話已經做到，真的上場跟畢脫比过拳脚，只不过他自己沒有知道。

爭奪产业的糾紛里面最先得寵的人在哪兒，我們也該問一声才是。上文已經表过，蓓基和罗登在滑铁盧大战以后重新会

合，一八一五年冬天，正在巴黎过着华贵风流的生活。利蓓加的算盘本来就精，再加可憐的乔斯·賽特笠买她的兩匹馬付了一笔大价錢，至少够他們的小家庭过一年，算下来，“我打死馬克上尉的手槍”、金的化妝盒子、貂皮里子的外衣都不必出賣。蓓基把这件外衣改成自己的長外套，穿起来在波罗涅树林大道上兜風，引得人人称贊。英国軍隊占領崗白雷之后，她就跟丈夫团圓了。他們怎么会面，罗登怎么得意的情形，你真該瞧瞧。她拆开身上的針綫，把以前打算从布魯塞尔逃难的时候縫在棉襖子里的表呀，首飾呀，鈔票呀，支票呀，还有許多別的值錢东西，一股腦兒抖將出来。德夫托覺得好玩極了，罗登更乐得呵呵大笑，賭神罰誓的說她比什么戏文都有趣。蓓基把自己向乔斯敲竹杠的事情十分幽默的描写了一遍，罗登听了高兴得几乎發狂。他对于妻子，就跟法国兵对于拿破侖一样崇拜。

她在巴黎一帆風順。所有的法国上流妇女一致称贊她可愛。她的法文說得十分完美，而且不多几时便学得了她們嫺雅的风度和活潑的举止。她的丈夫蠢的很，可是英国人本来就蠢，而且在巴黎，有个愚蠢的丈夫反而上算。他是那位典雅闊气的克劳萊小姐的承繼人。大革命發生的时候，多少法国貴族避难到英国，多亏她照应接待，因此現在她們便把上校的太太請到自己的公館里去。有一位貴妇人——一位公爵夫人——在革命以后最困难的时候，不但承克劳萊小姐不还价錢买了她的首飾和花边，并且常常給請去吃飯。这位貴夫人写信給克劳萊小姐說：“亲爱的小姐为什么不到巴黎来望望好朋友們和你自己的侄兒侄媳婦呢？可愛的克劳萊太太伶俐美貌，把所有的人都迷住了。她的丰采，妩媚，机智的口角，都和我們亲爱的克劳萊小姐一样。昨天在底勒里宮，連王上都注意她。亞多娃伯爵^①对她那么殷

勤，使我們都覺得妒忌。這兒有一個叫貝亞愛格思夫人的蠢女人，一張雷公臉，戴一頂圓帽子，上面插几根烏毛。她逢宴會必到，又比別人高着一截，所以到處看見她在東張西望。有一回，昂古萊姆公爵夫人（她是帝王的後裔，往來相與的也都是金枝玉葉）特意請人介紹給受你栽培保護的侄媳婦，用法國政府的名義向她道謝，代替當年流落在英國在你手里受到大恩的人致意。這一下，可把貝亞愛格思夫人氣壞了！你的侄媳婦應酬極忙，在所有的跳舞會上露面——可是不跳舞。這漂亮的小人兒多好看，多有趣！她到處受到男人們的崇拜，而且再過不久就要做母親了。她談起你——她的保護人，她的母親，那口氣真令人感動，連魔鬼听着也要掉眼淚的。她多麼愛你！可敬可愛的克勞萊小姐，我們都愛你！”

巴黎貴婦人的來信，大概並沒有使蓓基太太可敬可愛的姑媽對她增加好意。老小姐聽說利蓓加已經懷孕，又知道她利用自己的名字混進巴黎上流社會大胆招搖撞騙，勃然大怒。她身體虛弱，精神又受了刺激，不能用法文回信，就用英文向布立葛絲口述了一封怒氣沖沖的回信，一口否認和羅登·克勞萊太太有什麼關係，並且警告所有的人，說她詭計多端，是個危險分子。寫信的那位公爵夫人在英國只住過二十年，英文字一個也不認得，因此第二回跟羅登·克勞萊太太會面的時候，只說“親愛的小姐”寫了一封怪風趣的回信，說的都是關於克勞萊太太的好話。利蓓加一聽，当真以為老小姐回心轉意了。

當時她是所有英國女人里面最出風頭最受崇拜的一個，每

① 即後來繼路易十八為王的查理第十。原文稱他為 Monsieur(先生)，因為按照法國的規矩，普通人稱王兄王弟不必提姓名封號，單用“先生”這字，在別的国家却没有這風氣，此地只好用他未登基時的封號。

逢在家待客的日子，总好像是开了个小规模的欧洲会议。在那年有名的冬天，全世界的人——普鲁士人，哥萨克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都聚在巴黎。利蓓加的小客厅里挤满了挂绶带戴宝星的人物，贝克街的英国人瞧见她这样，准会妒忌得脸上失色。她在波罗涅树林大道上兜风，或是在小包厢里听歌剧，都有出名的将官簇拥着她。罗登兴高采烈；因为在巴黎暂时还没有要债的跟着他，而在维瑞咖啡馆和鲍维里哀饭店^①还每天有宴会；赌钱的机会既多，他的手运又好。德夫托大概很不高兴，因为德夫托太太自作主张的到巴黎来找他；除掉这不幸的事件之外，蓓基身边又有了二十来个将军，她要上戏院之前，尽可以在十几个花球中间任意挑拣。英国上层社会里的尖儿，像贝亚爱格思夫人之流，全是德行全备的蠢婆子，看着蓓基小人得志，难受得坐立不安。蓓基取笑她们的话说得非常刻薄，好像一支毒箭戳进了她们纯洁的胸膛，直痛到心窝里。所有的男人全帮着蓓基。对于那些女的，她拿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跟她们周旋，反正她们只会说本国的语言，不能用法文来诋毁她。

这样，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一六年的冬天，罗登·克劳莱太太寻欢作乐，日子过得十分顺利。她很能适应上流社会的环境，竟仿佛她祖上几百年以来一向是有地位的人物。说真话，有了她那样的聪明、才能和精力，在名利场上也应该占据显要的地位才是。一八一六年入春的时候，在“加里涅尼报”^②上最有意思的

① 维瑞咖啡馆(Café Véry)和鲍维里哀饭店(Restaurant Beauvillier)当年在巴黎都负盛名。

② 这份报纸是入法国籍的英国人约翰·安东尼·加里涅尼(John Anthony Galignani)和威廉·加里涅尼(William Galignani)两兄弟合办的，注重报导英国社会、政治、文艺各方面的消息。

一角上，登載了“禁衛軍克勞萊中校夫人弄璋之喜”的新聞，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六日。

倫敦的報紙轉載了這項消息，那時克勞萊小姐還在布拉依頓，一天吃早飯的時候，布立葛絲便把它讀出來。這新聞原是意料之中的，不料在克勞萊家里却因此起了一個極大的轉變。老小姐大怒，立刻把她侄兒畢脫叫來，又到勃倫息克廣場請了莎吳塞唐夫人，和他們商議，說兩家早就訂了婚，最好現在立刻舉行婚禮。她答應去世之前給小夫妻每年一千鎊的用度，死后大部分的遺產也歸侄兒和親愛的侄媳婦吉恩·克勞萊夫人所有。華息克特特的趕到布拉依頓來給她重寫遺囑，莎吳塞唐也來替妹妹主婚。主持婚禮的是一位主教，旁門左道的白托羅繆·亞哀恩士牧師沒有輪到做這件事，老大失望。

他們結婚之後，畢脫很想依照慣例，帶着新娘出去蜜月旅行。可是老太太對吉恩越來越寵愛，老實不客氣承認一時一刻離不開她。畢脫和他太太便搬過來和克勞萊小姐同住。可憐的畢脫一方面要順着姑媽的脾氣，一方面又得看丈母娘的嘴臉，着實難過，心里真是萬分委屈，莎吳塞唐夫人住在隔壁，闔家的人，包括畢脫、吉恩夫人、克勞萊小姐、布立葛絲、鮑爾斯、孚金，統統都得由她指揮。她硬給他們藥吃，硬給他們小冊子看，全無通融的余地。克里默給趕掉了，另外請了羅杰醫生來，不久之後，她完全不讓克勞萊小姐作主，竟連面子也不顧。那可憐的老婆子越變越胆小；到後來連欺負布立葛絲的勁兒也沒有了。她緊緊依着侄兒媳婦，一天比一天糊塗，也一天比一天胆小。你這又忠厚、又自私、又虛榮、又慷慨的，不信神明的老太婆啊，從此再見了！祝你得到安息！希望吉恩夫人對她孝順溫柔，好好的服侍她走出這熙熙攘攘的名利場。

第三十五章

做寡妇和母亲

加德白拉和滑铁卢两次大战的消息同时传到英国。政府公报首先发表两次战役的结果；光荣的消息一登出来，全英国的人心里都交織着得意和恐惧。跟着便刊登战事中的细节，死伤的名單也随着胜利的消息来了。把这張名單攤开的时候心里多么恐慌，誰能够描写啊！你想想看，在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差不多每一村每一家的人都受到影响。他們得到了弗蘭德斯兩次大战的消息，讀过死伤軍人的名單，知道了亲人們的下落，有的得意，有的伤心，有的感激上天保佑，有的心焦得走头無路，該是什么样的情景！誰要是高兴去翻翻当年的旧报纸，还能够重新体味那种急煎煎等待消息的滋味。死亡名單天天連續在报上登載，看完一天所載，就好像看小說看到一半須待下期再續。試想这些报纸次第發行的时候，看报的人感情上的波动有多么大？那一次打仗我們国里只不过动员兩万人，已經引起这样的騷动，那么請再倒溯二十年，試想当时欧洲上戰場的不但論千論万，竟是几百万人的大战，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几百万大軍当中無論是誰杀了一个敌人，也就是害了他無辜的家人。

有名的公报上所發表的消息，对于奥斯本一家，尤其是奥斯本本人，是个非常的打击。姊妹倆尽情痛哭了一頓，她們的父亲更是灰心丧气，伤心得不得了。他竭力对自己解釋，說这是兒子忤逆，所以天罰他早死。他不敢承認这般严厉的处分使他害怕，

也不敢承認他自己對兒子的咒詛應驗得太早了。有時候他想到自己曾經求天懲罰兒子，這次的大禍竟是他一手造成，忍不住害怕得心驚胆戰。如果他不死，爺兒倆還有言歸于好的機會；他的妻子也許會死掉；他也許會回來向父親說：“爸爸，我錯了。”可是現在什么都完了。爺兒倆中間隔着一條跨不過的鴻溝。喬治站在對岸，眼睛里悲悲戚戚的表情纏繞着他。他還記得有一回孩子生病發燒，也就是這個樣子。那時候人人都以為喬治活不成了，他躺在床上，一句話不說，只會可憐巴巴的瞪着眼瞧人。老天哪！當年他心里的煎熬說也說不出，只會緊緊的纏着醫生，到處跟着他。後來孩子脫離險境，慢慢的復原，看見父親也認得了，他心上才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現在呢，沒有希望。沒有補救的辦法，也沒有重新講和的機會。尤其可氣的是兒子再也不會向他低頭認罪了。這次爭執里面，他覺得自己大大的丟了面子，咬牙切齒的氣恨，他的血里仿佛中了毒，只是要沸滾起來，總得兒子陪了小心，他才會心胸舒泰，血脈和暢。這驕橫的爸爸最痛心的是哪一點呢？因為來不及在兒子生前饒恕他的過錯嗎？還是因為沒聽見兒子對他道歉，忍不下這口氣呢？

不管頑固的老頭兒心里怎么想，他嘴里什么都不說。在女兒面前，他根本不提喬治的名字，只叫大女兒吩咐全家女傭人都穿起孝來，自己另外下個命令叫男傭人也都換上黑衣服。一切宴樂當然都停頓下來。白洛克和瑪麗亞的婚期本來已經定好了，可是奧斯本先生和未來的女婿絕口不談這件事，白洛克先生瞧了瞧他的臉色，沒敢多問，也不好催着辦喜事。有的時候他和兩位小姐在客廳里輕輕議論几時結婚的話，因為奧斯本先生從來不到客廳里來，總是一個人守在自己的書房里。屋子的前面一半全部關閉起來，直到出孝以後才能動用。

大概在六月十八日以后三个星期左右，奥斯本先生的朋友威廉·都宾爵士到勒塞尔广场来拜望他。威廉爵士脸色灰白，一股子坐立不安的样子，一定要见奥斯本本人。他给领到奥斯本书房里，先开口说了几句主客两边都莫名其妙的话，便从封套里拿出一封信来，信口用一大块红火漆封着。他迟疑了一下，说道：“今天第一——联队有个军官到伦敦来，小兒都宾少佐托他带来一封家信。里面附着给你的信，奥斯本。”副市长说了这话，把信搁在桌子上。奥斯本瞪着眼看他，半晌不说话。送信的人瞧着奥斯本的脸色老大害怕，他好像做了亏心事，对那伤心的老头儿瞧了一两眼，一言不发的急忙回家去了。

信上的字写得很有力气，一望而知是乔治的笔迹。这封信就是他在六月十六日黎明和爱米丽亚分别以前写的。火漆上打的戳子刻着他们家假冒的纹章。好多年以前，这个爱虚荣的老头儿从贵族谱系录里面看见奥斯本公爵的纹章和他家的座右铭“用战争争取和平”，就一起偷用了，假装和公爵是本家。在信上签字的人如今再也不能再拿笔再举剑了。连那印戳子也在乔治死在战场上的当儿给偷掉了。这件事情他父亲并不知道。他心慌意乱呆柯柯的对着那封信发怔，站起来拿信的时候差些儿栽倒在地上。

你和你的好朋友拌过嘴吗？如果你把他跟你要好的时候写的信拿出来看看，你心里不会不难受、不惭愧。重温死去的感情，看他信上说什么友情不变的话，真是再凄惨再乏味也没有了。这分明是竖在爱情的坟墓上的墓碑，上面句句是谎话，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所追求的虚荣，真是辛辣的讽刺。这样的信，我们差不多都收过，也都写过。一抽屉一抽屉多的是。这样的信好像是家里的丑事，我们丢不掉，却又怕看。奥斯本把儿子的

遺書打開之前，抖個不住，自己半天做不得主。

可憐的孩子信上並沒有多少話。他太驕傲了，不肯讓心里的感情流露出來。他只說大戰就在眼前，願意在上戰場之前和父親告別。他懇求父親照料他撇下的妻子，說不定還有孩子。他承認自己太荒唐，花起錢來不顧前後，已經把母親的一小份遺產浪費了一大半，因此心上覺得很慚愧。父親從前對他那麼疼愛，他只有感激。末了，他答應不管是死在外面還是活着回來，他一定要勉力給喬治·奧斯本的名字增光。

英國人是向來不愛多話的，二來他這人心高氣傲，三來也許是一時里覺得忸怩，所以他的嘴就給堵住了。當時他怎麼吻他父親的名字，可惜奧斯本先生看不見。他看完了兒子的信，只覺得自己的感情受了挫折，又沒了報仇的機會，心里充滿了最怨毒最辛酸的滋味。他仍舊愛兒子，可是也仍舊不能原諒他。

兩個月之後，兩位姑娘和父親一起上教堂。他往常做禮拜的時候，總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可是那天他的女兒發現他不坐老位子了，却跑去坐在她們的對面。他靠在椅墊上，抬起頭來直瞪瞪的瞧着她們後面的牆。姑娘們看見父親昏昏默默的盡望着那一边，也跟着回過頭去，这才發現牆上添了一塊精緻的石碑。碑上刻着象征英國的女人像。她俯下身子，正在對着一個骨灰罇子哭泣，旁邊還有一柄斷劍和一头躺着的獅子，都表明這石碑是為紀念陣亡戰士建立的。當年的雕刻家手頭都拿得出一套這類喪事中應用的標記。至今在聖·保羅教堂的牆上還塑着一組組的人像兽像，全是从異教邪說里借過來的寓言故事，意義和式樣十分誇張。本世紀開始的十五年里头，這種雕刻的需要大極了。

這塊石碑底下刻着奧斯本家有名的紋章，氣概十分雄壯，另外有幾行字，說這塊碑為紀念皇家陸軍第一——聯隊步兵上尉

乔治·奥斯本先生而建立。奥斯本先生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铁卢大战中为英王陛下和祖国光荣牺牲，行年二十八岁。底下刻着拉丁文：“为祖国而死是光荣的，使人心甘情愿的。”

姊妹俩看见了这块石碑，一阵难过，玛丽亚甚至于不得不离开教堂回到家里去。教堂里的会众看见这两位穿黑的小姐哭得哽哽咽咽，都肃然起敬，连忙让出路来；那相貌严厉的父亲坐在阵亡军士的纪念碑前面，大家看着也觉得可怜。姑娘们哭过一场以后，就在一块儿猜测道：“不知他会不会饶了乔治的老婆。”凡是和奥斯本家里认识的人都知道爷儿俩为儿子的婚姻问题吵得两不来往，所以也在谈论猜测，不知那年轻的寡妇有没有希望和公公言归于好。在市中心和勒塞尔广场，好些人都为这事赌东道。

奥斯本姊妹很怕父亲会正式承认爱米丽亚做媳妇，老大不放心。过了不久，她们更着急了，因为那年秋末，老头儿说起要上外国去。他并没有说明白究竟上哪一国，可是女儿们马上知道他要到比利时去，而且她们也知道乔治的妻子正在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关于可怜的爱米丽亚，她们从都宾爵士夫人和她女儿们那里得到不少消息，对于她的近况知道得相当的详细。自从联队里的下级少佐阵亡之后，老实的都宾上尉就升上去补了缺。勇敢的奥多呢，向来又镇静又有胆量，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一回不出人头地，这次立了大功，升到上校的位子，又得了下级骑士的封号。

勇敢的第一——联队在接连两次战役中伤亡都很惨重，直到秋天还有许多人留在布鲁塞尔养伤。大战发生以后好几个月里头，这座城市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医院。那些军官和小兵伤口逐渐痊愈，便往外走动，因此公园里和各个公共场所挤满了老老

少少的伤兵。这些人刚从死里逃生，尽情的賭錢作乐，談情說愛，就像名利場上其余的人一样。奥斯本先生毫不費事的找到几个第一——联队的兵士。他認得出他們的制服。从前他老是注意联队里一切升迁調动，并且喜欢把联队里的事情和軍官的名字挂在嘴边卖弄，仿佛他自己也是里面的一分子。他在布魯塞尔住的旅館正对着公园；到第二天，他从家里出来，就看見公园里石凳上坐着个伤兵，軍服上的領章一望而知是第一——联队的。他混身哆嗦，在养病的兵士身旁坐下来。

他开口道：“你从前在奥斯本上尉連队里当兵嗎？”过了一会兒，他又說：“他是我的兒子。”

那小兵說他不屬於上尉的連队。他瞧了瞧那又憔悴又伤心的老头兒，伸出沒有受伤的胳膊，苦着臉尊尊敬敬的对他行了一个礼。說道：“整个軍队里找不出比他更好更了不起的軍官。上尉連队里的軍曹还在这兒，如今是雷蒙上尉做連長了。那軍曹肩膀上的伤口剛好，您要見他倒不难。倘若您要知道——知道第一——联队打仗的情形，問他得了。想来你老一定已經見過都宾少佐了，他是勇敢的上尉最要好的朋友。还有奥斯本太太也在这里，人人都說她身体很不好。据說六个星期以来她就像得了神經病似的。不过这些事情你老早已知道了，用不着我多嘴。”

奥斯本在小兵手里塞了一基尼，并且說如果他把軍曹帶到公园旅館里来的話，还可以再得一基尼。那小兵听了这話，立刻把軍曹帶到他旅館里来。他出去的时候碰見一兩個朋友，便告訴他們說奥斯本上尉的父亲来了，真是個气量大、肯花錢的老先生。他們几个人一起出去吃喝作乐，把那伤心的老头兒賞的兩個基尼（他最愛夸耀自己有錢）花光了才罢。

軍曹的傷口也是剛剛養好，奧斯本叫他陪着一同到滑鐵盧和加德白拉去走了一轉。當時到這兩處地方來參觀的英國人真不知有幾千幾萬。他和軍曹一同坐在馬車里，叫他指引着巡視那兩個戰場。他看見第一——聯隊在十六日開始打仗的時候經過的路角，又來到一個斜坡上，當日法國騎兵隊緊跟在潰退的比利時軍隊後面，直到那斜坡上才給英國兵趕下去。再過去便是勇敢的上尉殺死法國軍官的地点；舉旗的軍曹已經中彈倒地，那法國人 and 小旗手相持不下，爭奪那面旗子，便給上尉刺死了。第二天是十七日，軍隊便順着這條路後退；夜里，聯隊里的士兵就在那堤岸上冒着雨守夜。再過去便是他們白天占領的据点；他們好幾回受到法國騎兵的突擊，可是仍舊堅持下去。法國軍隊猛烈開炮的時候，他們便匍匐在堤岸底下。傍晚時分，所有的英國兵就在堤岸的斜坡下得到總攻擊的命令。敵人在最後一次襲擊失敗之後轉身逃走，上尉就舉起劍來從山坡上急急的沖下去，不幸中了一槍，就此倒下了。軍曹低聲說道：“您想必已經知道，是都賓少佐把上尉的尸首運到布魯塞爾下葬的。”那軍曹把當日的情形講給奧斯本聽的時候，附近的鄉下人和收集戰場遺物的小販圍着他們大呼大喊，叫賣着各色各種的紀念品，像十字章、肩飾、護身甲的碎片，還有旗杆頂上插的老鷹。

奧斯本和軍曹一同在兒子最後立功的地点巡視了一番，臨別的時候送給軍曹一份豐厚的禮。喬治的墳他已經見過。說真的，他一到布魯塞爾第一件事就是坐了馬車去掃墓。喬治的遺體安葬在離城不遠的萊根公墓旁邊。那地方環境非常幽美，有一回他和同伴們出城去玩，隨口說起死後願意葬在那里。年輕軍官的朋友在花園犄角上不屬於教會的地上點了一個穴把他埋葬了，另外用一道短籬笆和公墓隔開。籬笆那邊有聖堂，有尖塔，

有花，有小树的公墓原是專为天主教徒設立的。奥斯本老头兒想着自己的兒子是个英国紳士，又是有名的英国軍隊里的上尉，竟和普通的外国人合葬在一起，真是丟臉的事。我們和人講交情的时候，究竟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虛榮，我們的爱情究竟自私到什么程度，这話实在很难說。奥斯本老头兒一向不大分析自己的感情；他自私的心理和他的良心怎么冲突，他也不去揣摩。他坚决相信自己永远不錯，在不論什么事上，別人都應該听从他的吩咐。如果有人違拗了他，他立刻想法子报仇，那份兒狠毒真像黃蜂螫人、毒蛇咬人的样子。他对人的仇恨，正像他其余的一切，使他覺得十分得意。認定自己永远不犯錯誤，对于自己永远沒有疑惑，勇往直前的干下去，这是了不起的長处，糊塗人要得意發迹，不是都得靠这种本事嗎？

日落时分，奥斯本先生的馬車从滑鉄盧回来，將近城門的时候，碰見另外一輛敞篷車。車子里头坐着兩位太太，一位先生，另外有一个軍官騎着馬跟在車子旁边。那軍曹看見奥斯本忽然往后一縮，心里倒奇怪起来。他一面举起手来向軍官行礼，一面对老头兒看了一眼。那騎馬的軍官也机械的回了一个礼。車子里原来是爱米丽亞，旁边坐着伤了腿的旗手，倒座上是她忠心的朋友奥多太太。这正是爱米丽亞，可是跟奥斯本从前看見的嬌嫩秀丽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像了。可憐她的臉蛋兒又瘦又白，那一头漂亮的栗色頭髮当中挑开，头上一只寡妇戴的帽子，眼睛直瞪瞪的向前呆看。兩輛馬車拍面相撞的一忽兒，她怔怔的瞧着奥斯本的臉，却不認識他。奥斯本先也沒有認出来，后来一抬眼看見都宾騎着馬跟在旁边，才明白車里坐的是誰。他恨她。直到相見的一刹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多么恨她。那軍曹忍不住对他看。到馬車走过之后，他也回过头来瞪着坐在他旁边的軍

曹。他的眼神惡狠狠的像要跟人尋衅，仿佛說：“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对我看？混蛋！我恨她又怎么样？我的希望和快活是她給搗毀了的。”他咒罵着对听差嚷道：“叫那混蛋的車夫把車子赶得快些！”不久，奥斯本車子后面馬蹄得得的响，都宾拍馬赶上来了。兩輛車子拍面相交的一刹那，他心不在焉，直到走了几步以后才想起过去的就是奥斯本，連忙回过头来望着爱米丽亞，看她瞧見了公公有什么反应沒有，那知道可憐的女孩兒根本沒有認出来。威廉是每天陪她出来坐車散心的，当时他拿出表来，假裝忽然想起別处另外有个約会，轉身走开了。爱米丽亞也不理会，她兩眼發直，也不看眼前看熟了的風景，只瞧着远远那一帶的树林子——乔治出去打仗的那天便是傍着树林子进軍的。

都宾騎馬赶上来，伸着手叫道：“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并不和他拉手，他一面咒罵，一面叫車夫加鞭快走。

都宾一只手扶了馬車說道：“我要跟你談談，还有口信帶給您。”

奥斯本惡狠狠的答道：“那女人叫你来說的嗎？”

都宾答道：“不是，是你兒子的口信。”奥斯本听了这話，一倒身靠在馬車椅角里不言語。都宾讓車子先走，自己紧跟在后面。馬車經過城里的街道，一直来到奥斯本的旅館門口，都宾始終不說話，跟着奥斯本先生进了他的房間。这几間屋子原是克劳萊夫妇在布魯塞尔的时候住过的，从前乔治常常在那里进出。

奥斯本往往喜欢挖苦別人，他很尖酸的說道：“你有什么命令啊？請說吧，都宾上尉。哦，我求你原諒，我該称你都宾少佐才对呢。比你强的人死了，你就乘势兒上去了。”

都宾答道：“不錯，有許多比我强的人都死了。我要跟您談的就是关于那牺牲了的好人。”

老头兒咒罵了一声，怒目看着客人說道：“那就請你赶快說。”

少佐接下去說：“我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又是他遺囑的执行人。我就以这資格跟您說話。他的遺囑是开火之前写的。他留下不多几个錢，他的妻子境况非常艰难，这事情您知道不知道呢？”

奧斯本道：“我不認得他的妻子，讓她回到她父亲那兒去得了。”跟他說話的那位先生打定主意不生气，因此讓他打岔，也不去管他，接着說道：“您知道奧斯本太太現在是什么情形嗎？她受了这个打击，伤心得神志糊塗，連性命都有危險。她到底能不能复原也还保不住。現在只有一个希望，我要跟你談的也就是这件事。她不久就要生产了。不知您打算讓那孩子替父亲受过呢，还是願意看乔治面上饒了他。”

奧斯本一口气說了一大串話，沒命的咒罵兒子，夸贊自己，竟像是做了一首狂詩。他一方面夸大乔治的不孝順，一方面給自己粉飾罪过，免得良心上过不去。他說全英国找不出比他对兒子更慈爱的父亲，兒子这样忤逆，甚至于到死不肯認錯，实在可惡。他既然又不孝又糊塗，应当有这样的报应。至于他奧斯本，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已經罰誓不和那女人攀談，也不認她做兒媳婦，決不改悔。他咒罵着說：“你不妨告訴她，我是到死不变的。”

这样看来这方面是沒有希望的了。那寡妇只能靠自己微薄的收入过活，或許乔斯能够周济她一些。都宾悶悶的想道：“就算我告訴她，她也不理会的。”自从出了这樁禍事，那可憐的姑娘一直神不守舍，她心痛得昏昏默默，好也罢，歹也罢，都不在她心上。

甚至于朋友們对她关心体貼，她也漠然無动于中。她毫無怨言的接受了別人的好意，然后重新又伤起心来。

从上面的会談到現在，可憐的爱米丽亞又長了一岁了。最初的时候，她难受得死去活来，叫人看着可憐。我們本来守在她旁边，也曾經描写过她那軟弱温柔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可是她的痛苦太深了，她的心給伤透了，我們怎么能忍心看下去呢？这可憐的倒楣的爱米丽亞已經精疲力尽，你繞过她床旁边的時候，請把脚步放輕些兒。窗帘都拉上了，她躺在蒙蒙朧朧的屋子里受苦，請你把房門輕輕的关上吧。她的朋友們就是这么輕手輕脚的伺候她来着；在她最痛苦的几个月里面，这些心地厚道的好人时时刻刻守着服侍，直到上天賜給她新的安慰之后才离开她。終久有那么一天，可憐的年輕寡妇胸口抱着新生的孩子，又惊又喜，从心窩里乐出来。她生了个兒子，眼睛像死去的乔治，相貌長得像小天使一样好看。她听得小孩兒第一声啼哭，只当是上帝發了个奇迹。她捧着孩子又哭又笑；孩子靠在她胸口的时候，她心里又生出爱情和希望，重新又能够禱告了。这样她就算脫离了險境。給她看病的几个医生担心她会从此神志不清，或是有性命的危險，眼巴巴的等待这个轉机，因为不过这一关，連他們也不知道她有沒有救星。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几个月来提心吊胆，如今重新看見她温柔的笑容，觉得這場辛苦总算沒有白饒。

都宾就是这些朋友里头的一个。当时奥多太太得到她丈夫奥多上校專制的命令叫她回家，不得不离开爱米丽亞。都宾便送她回到英国，在她娘家住下来。凡是有些幽默的人，看見都宾抱着新生的小娃娃，爱米丽亞得意洋洋的笑着，心里都会觉得喜欢。威廉·都宾是孩子的干爹，孩子受洗礼的时候他忙着送礼，

买了杯子、杓子、奶瓶，还有做玩意的珊瑚块，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做媽媽的喂他吃奶，給他穿衣，專为他活着。她把看护和奶媽赶开，簡直不准別的人碰他。她偶然讓孩子的干爹都宾少佐把他摟在怀里顛着搖着，就好像給都宾一个了不起的好处。这些话也不用多說了。兒子是她的命，她活着就为的是撫养兒子。她癡爱那微弱無知的小东西，当他神道似的崇拜他。她不只是喂奶給孩子吃，簡直是把自己的生命也度給他了。到晚上独自守着孩子的时候，她心底里感到一陣陣强烈的母爱。这是上帝奇妙莫測的安排，在女人的天性里面藏下这种远超过理智，同时又远不及理智的癡情；除了女人，誰还能懂得这样盲目的崇高的爱情呢？威廉·都宾的責任就是观察爱米丽亞的一言一动，分析她的感情。他因为爱得深，所以能够体貼到爱米丽亞心里每一絲震动。可憐他胸中雪亮，絕望的明白她心里沒有他的地盤。他認清了自己的命运，却并沒有一句怨言，依头順腦的都忍耐下去了。

爱米丽亞的父母大概看穿了少佐的心事，很願意成全他。都宾每天到他們家里去，一坐就是几个鐘头，有时陪着老夫妻，有时陪着爱米丽亞，有时跟那老实的房东克拉浦先生和他家里的人在一起說話。他找出种种推托送东西給屋子里所有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天空手的。房东有个小女兒，很得爱米丽亞的欢心，管都宾叫糖子兒少佐。这孩子仿佛是贊礼的司仪，都宾一到，总是她帶着去見奥斯本太太。有一天，她看見糖子兒少佐坐着街車到福蘭来，不禁笑起来了，他走下車来，捧着一只木馬，一个鼓，一个喇叭，还有几件别的玩具，全是給小孩兒玩操兵的，說要送給喬杰。孩子还不滿六个月，怎么也沒有資格玩这些东西。

小孩兒睡着了，愛米麗亞听得少佐走起路來鞋子吱吱扭扭的响，大概有些不高興，說道：“輕些！”她伸出手來，可是威廉先得把那些玩具放了下來才能和她拉手，她看着不由得微笑起來。都賓對小女孩說：“下樓去吧，小瑪麗，我要跟奧斯本太太說話呢。”愛米麗亞有些詫異，把孩子攔在床上抬起頭來望着他。

他輕輕的拉着她細白的小手說道：“愛米麗亞，我是來跟你告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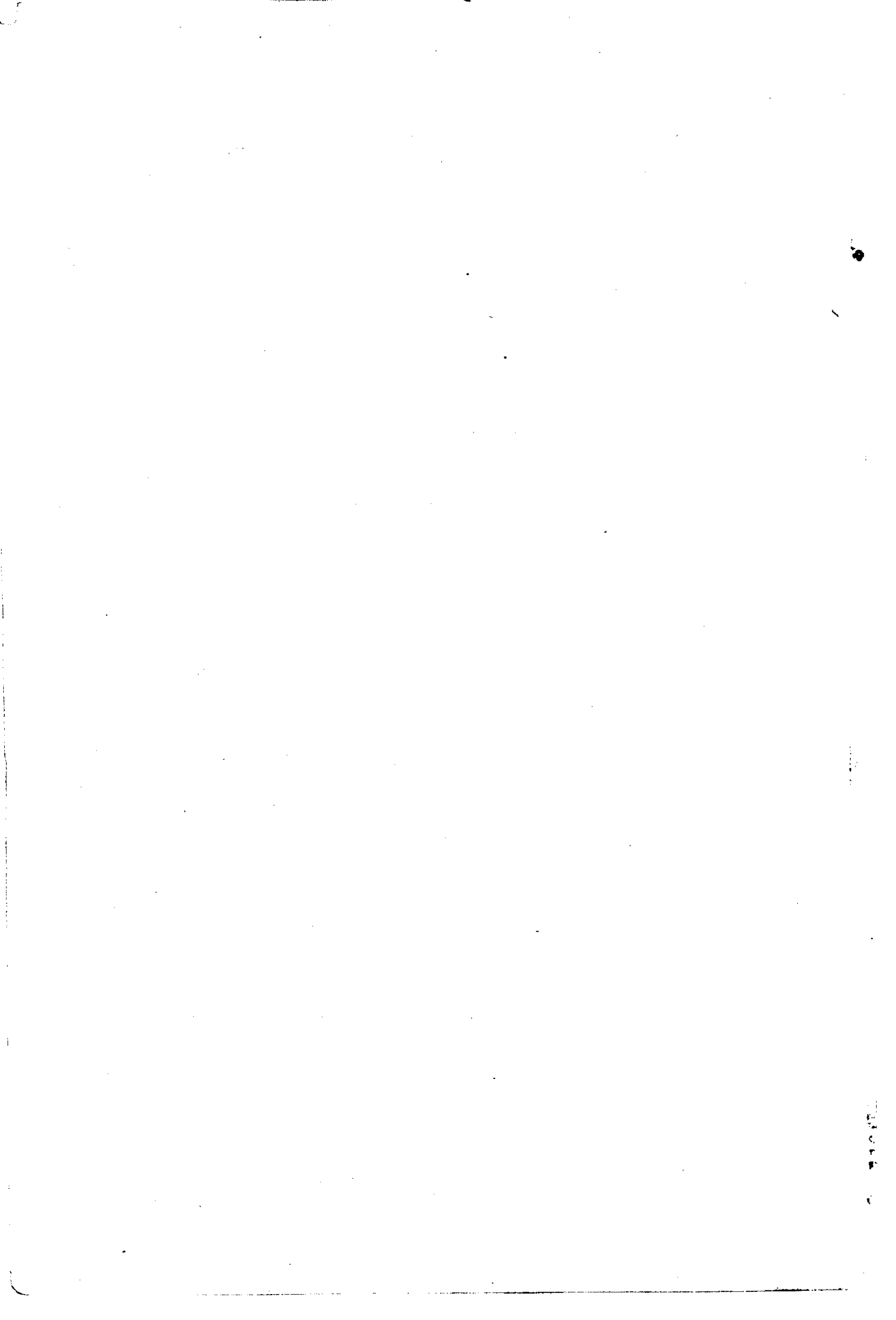
她微笑着說道：“告別？你上那兒去？”

他道：“把信交給我的代理人，他們會轉給我的。我想你一定會寫信給我的，是不是？我要好久以後才回家呢。”

她道：“我把喬杰的事都寫信告訴你。親愛的威廉，你待我跟他都太好了。瞧他！真像個小天神。”

孩子粉紅的小手不知不覺的抓住了那老實的軍官的手指頭，愛米麗亞滿面是做母親的得意，抬起頭來看着威廉。她眼睛里的表情溫和得叫人無可奈何，哪怕是最殘忍的臉色也不能使他更傷心了。他低下頭看着那娘兒兩個，半晌說不出話來，用盡全身的力量才說了聲“求天保佑你！”愛米麗亞答道：“求天也保佑你！”接着抬起臉吻了他一下。

威廉踏着沉重的腳步向門口走去，她又說道：“輕些！別吵醒了喬杰！”他坐着馬車離開的時候她根本沒有聽見。孩子在睡夢里微笑，她正在對着孩子看。



第三十六章

全無收入的人怎么才能过好日子

我想，在我們這名利場上的人，總不至于糊塗得對於自己朋友們的生活情況全不關心，憑他心胸怎么寬大，想到鄰居里面像琼斯和斯密士这样的人一年下来居然能够收支相抵，总忍不住覺得詫異。譬如說，我對於琴根士一家非常的尊敬，因为在倫敦請客應酬最熱鬧的時候，我總在他家吃兩三頓飯，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每當我在公園里看見他們坐着大馬車，跟班的打扮得像穿特別制服的大兵，就免不了覺得納悶，這個謎是一輩子也猜不透的了。我知道他們的馬車是租來的，他們的佣人全是拿了工錢自理膳食的，可是這三個男佣人和馬車一年至少也得六百鎊才維持得起呢。他們又時常請客，酒菜是丰盛極了；兩個兒子都在伊頓公學^①讀書，家里另外給女兒們請着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師。他們每到秋天便上國外游覽，不到伊斯脫波恩便到窩丁；一年還要開一次跳舞會，酒席都是根脫飯館預備的。我得補充一句，琴根士請客用的上等酒席大都叫他們包辦。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原來有一回臨時給他們拉去湊數，吃喝得真講究，一

① 英國最貴族化的公立學校。

DZ86/07

看就知道比他們款待第二三流客人的普通酒菜精緻許多。這麼說來，憑你怎么馬虎不管事，也免不了覺得疑惑，不知道琴根士他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根士本人是干哪一行的呢？我們都知道，他是照例行文局的委員，每年有一千二百鎊的收入。他的妻子有錢嗎？呸！她姓弗靈脫，父親是白金漢郡的小地主，姊妹兄弟一共有十一个人。家里統共在聖誕節送她一只火雞，她倒得在倫敦沒有大應酬的時候供給兩三個姊妹食宿，並且兄弟們到倫敦來的時候也得由她招待。琴根士究竟怎么能够撐得起這場面的呢？我真想問問：“他至今能够逍遙法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去年他怎么还会从波浪涅回來呢？”他所有別的朋友一定也在那麼猜測。去年他从波浪涅回來，大家都奇怪極了。

这里所說的“我”，代表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說代表可敬的讀者亲友里面的葛倫地太太^①。这种莫名其妙靠不知什么活下去的人，誰沒有見過？無疑的，我們都會和这些好客的主人一起吃喝作乐，一面喝他們的酒，一面心下揣摩，不知道他是哪里弄来的錢。

罗登·克劳萊夫妇在巴黎住了三四年后便回到英国，在梅飞厄的克生街上一所極舒服的小屋里住下来。在他們家里作客的許許多多朋友之中，差不多沒有一个肚子里不在捉摸他們家用的来源。前面已經表过，写小說的人是無所不知的，因此我倒能够把克劳萊夫妇不花錢过日子的秘訣告訴大家。不幸現在的報紙常常随意把分期發表的小說摘录轉載，所以我覺得担心，要請求各報的編輯先生不要抄襲我这篇情报和数字都絕端准确的

① 莫登(T. Morton, 1764—1838)的“快快耕田”(Speed the Plough)一剧，在1798年出版，剧中有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叫葛倫地太太(Mrs. Grundy)，現在已經成为拘泥礼法的英国人的象征。

文章。既然發現內中情節的是我，出錢調查的是我，所得的利潤当然也應該歸我才對。如果我有個兒子，我一定對他說，孩子啊，倘若你要知道有些毫無收入的人怎么能過得那么舒服，只要常常跟他們來往和不斷尋根究底的追問他們。不過我勸你少和靠這一行吃飯的家伙來往，你需要資料的話，盡不妨間接打聽，就像你運用現成的對數表似的就行了。信我的話，倘若自己調查的話，得花不少錢呢。

克勞萊夫婦兩手空空的在巴黎住了兩三年，過得又快樂又舒服，可惜這段歷史，我只能簡單敘述一下。就在那時，克勞萊把軍官的職位出賣，離開了禁衛隊。我們和他重逢的時候，唯有他的鬍子和名片上上校的名銜還沾着點軍官的氣息。

我曾經說過，利蓓加到達法國首都巴黎不久之後，便在上流社會出入，又時髦，又出風頭，連好些光復後的王親國戚都和她來往。許多住在巴黎的英國時髦人也去奉承她，可是他們的妻子很不高興，瞧着這個暴發戶老大不入眼。在聖葉孟郊外一帶的貴人家里，她的地位十分穩固，在燦爛豪華的新宮廷里，她也算得上有身分的貴客。克勞萊太太這麼過了好幾個月，樂得簡直有些飄飄然。在這一段春風得意的日子裡，大概她對於丈夫日常相與的一群老實的年輕軍官很有些瞧不起。

上校混在公爵夫人和宮廷貴婦們中間，悶得直打呵欠。那些老太婆玩埃加脫，輸了五法朗便大驚小怪，因此克勞萊上校覺得根本不值得斗牌。他又不懂法文，對於他們的俏皮話一句也不懂。他的妻子天天晚上對着一大群公主屈膝行禮，这里面究竟有什麼好處，他也看不出來。不久他讓利蓓加獨自出去作客，自己仍舊回到和他氣味相投的朋友堆里來混，他是寧可過簡單些的生活，找簡單些的消遣的。

我們形容某某先生全無收入而过得舒服，事实上“全無收入”的意思就是“来路不明的收入”，也就是說这位先生居然能够开銷这么一个家庭，簡直使我們莫名其妙。我們的朋友克勞萊上校对于各种賭博，像玩紙牌，擲骰子，打彈子，沒一样不擅長，而且他經過長期練習，自然比偶然賭一兩場的人厉害得多。打彈子也和写字、击小劍、吹德国笛子一般，不但需要天賦的才能，而且應該有不懈的研究和練習，才能專精。克勞萊对于打彈子一道，本来是客串性質，不过玩得非常出色，到后来却成了技术高明的專家。他好像了不起的軍事家，面临的危險愈大，他就愈有办法，往往一盤賭博下来，他手运一些也不好，所有的賭注都輸了，然后忽然来几下子灵敏矯捷得出神入化的手法，把局势挽回过来，竟成了贏家。凡是对他賭博的本領不熟悉的人，看了沒有不惊奇的。知道他有这么一手的人，和他賭輸贏时便小心一些，因为他有急智，腦子又快，手又巧，別人再也賭不贏他。

斗牌的时候他也照样有本事。到黄昏初上場的时候他老是輸錢，新和他交手的人見他随随便便，錯誤百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可是接連几次小輸之后，他生了戒心，抖擻起精神大战，大家看得出他的牌風和本来完全兩样了，一黄昏下来，总能够把对手打得服服貼貼。說真的，在他手里贏过錢的人实在少得可憐。

他贏錢的次數那么多，無怪乎眼紅的人，賭輸的人，有时說起这事便要發牢騷。法国人曾經批評常胜將軍威灵吞公爵，說他所以能常胜的緣故，無非是意外的运气，可是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在滑鉄盧之战的确要过一些騙人的把戏，要不然那最后的一場比賽是贏不了的。同样的，在英国司令部，有好些人風里言風里語，总說克勞萊上校用了不老实的手段，才能保贏不輸。

当时巴黎的賭風極盛，虽然弗拉斯加蒂和沙龙賭場都正式开放，可是一般人正在兴头上，觉得公共賭場还不过癮，私人家里也公开聚賭，竟好像公共賭場从来就不存在，这股子賭勁沒处發泄似的。在克劳萊家里，到黄昏往往有有趣的小聚会，也少不了这种有危險性的娱乐。克劳萊太太的心地忠厚，为这件事心上很煩惱。她一談起丈夫好賭的脾气就伤心得不得了，每逢家里有客，她总是唉声嘆气的抱怨。她哀求所有的小伙子总不要接近骰子匣。有一次来福槍联队里的葛里恩輸了不少錢，害得利蓓加倍了一夜眼泪。这是她的佣人后来告訴那倒楣的輸的。据說她还向丈夫下跪，求他燒了債票，不要再去討債。她丈夫不肯。那怎么行呢？匈牙利輕騎兵联队的勃拉克斯頓和德国汉諾伐騎兵联队里的本脫伯爵也贏了他那么多錢呢！葛里恩当然不必馬上付錢，不妨过一个适当的时期再說，至于賭債，那是非还不可的。誰听說過燒毀債票呢？簡直是孩子气！

到他們家去的軍官多数年紀很輕，因为这些小伙子都爱追隨在克劳萊太太身边。他們去拜訪一次，多少总得在他們的牌桌上留下些錢，所以告別的时候都垂头喪气的拉長了臉。漸漸的克劳萊太太一家的声名便不大好听了。老手們时常警告沒經驗的人，說这里头的危險太大。当时駐扎在巴黎的第一——联队的奥多上校就曾对联队里的斯卜內中尉下过劝告。有一次，步兵上校夫妇和克劳萊上校夫妇碰巧都在巴黎飯館吃飯，兩边就其勢汹汹的大声吵鬧起来了。兩位太太都开了口。奥多太太冲着克劳萊太太的臉打响指，說她的丈夫“簡直是个騙子”。克劳萊上校向奥多上校挑战，要跟他决斗。到他把“打死馬克上尉”的手槍收拾停当，总司令已經風聞这次爭辯，把克劳萊上校傳去結結实实的訓斥了一頓，結果也就沒有决斗。倘若利蓓加不向德夫

托將軍下跪，克勞萊准會給調回英國去。此後幾個星期里面，他不敢賭了，最多找老百姓玩一下。

雖然羅登賭起來手法高明，百戰百勝，利蓓加經過了這些挫折之後，覺得他們的地位並不穩。他們差不多什麼賬都不付，可是照這樣下去，手頭的一點兒款子总有一天會一文不剩。她常說：“親愛的，賭博只能貼補不足，不能算正經的收入。总有一天那些人賭厭了，咱們怎麼辦呢？”羅登覺得她的話不錯；說實話，他發現先生們在他家里吃過几餐小晚飯之後，就不高興再賭錢了，雖然利蓓加會迷人，他們還是不大願意來。

他們在巴黎生活得又舒服又有趣，可是終久不過在偷安嬉耍，不是個久遠之計。利蓓加明白她必須在本國替羅登打天下；或是在英國謀個出身，或是在殖民地地上找個差使。她打定主意，一到有路可走的時候，就回英國。第一步，她先叫羅登把軍官的職位出賣，只支半薪。他早已不當德夫托將軍的副官了。利蓓加在不論什麼應酬場上都譏笑那軍官。她譏笑他的馬（他進占巴黎時騎的就是它），還譏笑他的綁腰帶，他的假牙齒。她尤其愛形容他怎麼荒謬可笑，自以為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只當凡是和他接近的女人個個愛他。如今德夫托將軍另有所歡，又去向軍需處白瑞恩脫先生的凸腦門的妻子獻勤兒了。花球，零星首飾，飯店里的酒席，歌劇院的包廂，都歸這位太太受用。可憐的德夫托太太並沒有比以前快樂；她明知丈夫洒了香水，卷了頭髮和鬍子，在戲院里站在白瑞恩脫太太椅子背後討好她，自己只能一黃昏一黃昏陪着女兒們悶在家里。蓓基身邊有十來個拜倒在她裙下的人來頂替將軍的位置，而且她談吐俏皮，一開口就能把對手譏刺得體無完膚。可是我已經說過，她對於懶散的應酬生活已經厭倦了，坐包廂听戲和上館子吃飯使她膩煩；花球不能作

为日后衣食之計；她虽然有許多鏤空手帕，羊皮手套，也不能靠着这些过日子。她觉得老是寻欢作乐空洞得很，渴望要些靠得住的资产。

正在紧要关头，上校在巴黎的債主們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消息，立刻傳开了。他的有錢姑母克劳莱小姐病得很重，偌大的遗产快要傳到他手里，因此他非得急忙赶回去送終。克劳莱太太和她的孩子留在法国等他来接。他先动身到加莱；別人以为他平安到达那里之后，一定再向杜弗出發。不料他乘了邮車，由邓克刻轉到布魯塞尔去了。对于布魯塞尔，他一向特別爱好。原来他在倫敦欠下的賬比在巴黎的更多，嫌這兩大首都太吵鬧，宁可住在比利时的小城里，可以安逸些。

她姑媽死了，克劳莱太太給自己和兒子定做了全套的喪服。上校正忙着办理承繼遺產的手續。如今他們住得起二樓的正房了，不必再住底層和二樓之間的那几間小屋子。克劳莱太太和旅館主人商量該挂什么帘子，該鋪什么地毯，为这事爭得高兴。最后，什么都安排好了，只有賬沒有付。她动身的时候借用了他一輛馬車，孩子和法国女佣人坐在她的身边一齐出發，旅館主人夫妇，那兩個好人，站在門口笑咪咪的給她送行。德夫托將軍听說她已經离开法国，气得不得了，白瑞恩脫太太因为他生气，也就生他的气。斯卜內中尉难受得要命。旅館主人准备那嫵媚动人的太太和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把他最好的房間都收拾整齐，又把她留下的箱子細細心心的鎖好，因为克劳莱太太特別囑咐他留心照看的。可惜不久以后他們把箱子打开的时候，並沒有發現什么值錢的东西。

克劳莱太太到比利时首都去找丈夫以前，先到英国去走了一趟，叫那法国女佣人帶着兒子留在欧洲大陆。

利蓓加和小罗登分手的时候两边都不觉得割舍不下。說句实話,从这小孩子出世以来,她根本不大和他在一起。她學習法国媽媽們的好榜样,把他寄养在巴黎近郊的村子里。小罗登出世以后住在奶媽家里,和一大群穿木屐的奶哥哥在一起,日子过得相当快乐。他的爸爸常常騎了馬去看望他。罗登看見兒子臉色紅潤,渾身骯髒,跟在他奶媽旁边(就是那花匠的妻子)做泥餅子,快乐得大呼小叫,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陣做父亲的得意。

利蓓加不大高兴去看她的兒子。有一回孩子把她一件淺灰色的新外套給弄髒了。小罗登也宁可要奶媽,不要媽媽。他的奶媽老是兴高采烈,像生身母亲似的疼他,因此他离开她的时候扯起嗓子哭了好几个鐘头。后来他母亲哄他說第二天就讓他回奶媽那兒去,他这才不哭了。奶媽也以为孩子就会送回去,痴心等待了好些日子,倘若她知道从此分手,告別的时候一定也觉得伤心。

自从那时候起,就有一帮胆大妄为的英国流氓混进欧洲各个大都市去招搖撞騙,我們的這兩位朋友,可以算是第一批騙子里面的脚色。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实在富裕,大陆上的人对于他們的財富和道德非常尊敬。現在大家知道英国人有名的会斤斤較量和人講价錢,据說当时他們还没有学会这套本領,欧洲的大城市也还没有給英国的流氓所盤踞。到如今差不多無論在法国和意大利哪个城市都有我們高貴的本国人,一看就是英国来的;他們态度驕橫,走起路来那点架子摆得恰到好处。这些人欺騙旅館老板,拿了假支票到老实的銀行家那兒去誑錢,定了馬車买了手飾不付賬,和不懂事的过路客人斗牌,做了圈套贏他們的錢,甚至于还偷公共圖書館的書。三十年前,只要你是英国来的大爷,坐着自备馬車到处游

覽，愛欠多少賬都由你；那時的英國先生們不會哄人，只會上當。克勞萊一家離開法國好幾個星期以後，那一向供他們食宿的旅館老板才發現自己損失多大。起初他還不知道，後來衣裝鋪子裡的莫拉布太太拿着克勞萊太太的衣服賬來找了她好幾次，還有皇宮街金球珠寶店裡的蒂拉洛先生也來跑了六七回，打聽那位問他買手表鐲子的漂亮太太究竟什麼時候回來，他才恍然大悟。可憐的花匠老婆給太太當奶媽，把結實的小羅登撫養了一場，並且對他十分疼愛，也只拿到在最初六個月的工錢。克勞萊一家臨行匆忙，哪裡還記得這種沒要緊的賬目，所以奶媽的工錢也欠着。旅館老板從此痛恨英國，一直到死，提起它便狠狠毒毒的咒罵。凡是有過往的客人住到他旅館里來，他就問他們認識不認識一個克勞萊上校老爺——他的太太个子矮小，樣子非常文雅。他總是說：“唉，先生，他欠了我多少錢，害得我好苦！”他講到那次倒楣的事件，聲音真淒慘，叫人听着也覺得難受。

利蓓加回到倫敦，目的在和丈夫的一大群債主開談判。她情願把丈夫所欠的債每鎊中償還九便士到一先令，作為他們讓他回國的條件。至於她採取什麼方法來進行這棘手的交涉，這裡也不便細說。第一，她使債主們明了她丈夫名下只有這些錢，能夠提出來還債的數目再也多不出了。第二，她向債主們解釋，如果債務不能了結的話，克勞萊上校寧可一輩子住在歐洲大陸，永遠不回国。第三，她向債主們證明克勞萊上校的確沒有弄錢的處，他們所能得到的款子決沒有希望超過她所建議的數目。那麼一來，上校的債主們一致同意接受建議；她用了一千五百鎊現款把債務完全償清，實際上只還了全數的十分之一。

克勞萊太太辦事不用律師。她說的很對，這件事簡單得很，願意不願意隨他們的便，因此她只讓代表債主的幾個律師自己

去做交易。紅獅廣場台維滋先生的代表路易斯律師和可息多街馬那息先生的代表莫斯律師(這兩處是上校的主要債主)都恭維上校太太辦事聰明能干,吃法律飯的人都比不過她。

利蓓加受了這樣的奉承,全無驕色。她買了一瓶雪利酒和一個面包布丁,在她那間又髒又小的屋子裡(她辦事的時候住這樣的屋子)款待對手的兩個律師,分手的時候還跟他們拉手,客氣得了不得。然後她馬上回到大陸去找丈夫和兒子,向羅登報告他重獲自由的好消息。至於小羅登呢,母親不在的時候給她的法國女傭人叶尼薇愛美丟來丟去的不當一回事。那年輕女人看中了一個加萊軍營裡的兵士,老是和他混在一起,哪裡還想得著小羅登呢?有一回她把孩子丟在加萊海灘上自己走掉了,小羅登差點兒沒淹死。

這樣,克勞萊上校夫婦回到倫敦,在梅飛厄的克生街上住下來。在那里,他們才真正施展出本領來;上面所謂沒有收入而能過活的人,非要有這種能耐不可。

第三十七章

還是本來的題目

最要緊的,我們先得描寫怎麼能夠不出錢租房子。出租的房屋分兩種:一種是不連傢俱的,只要吉洛士的鋪子或是班丁的鋪子肯讓你賒賬,你就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把屋子富麗堂皇的裝璜陳設起來;第二種是連傢俱出租的,租這種房子,為大家都省事省麻煩。克勞萊夫婦願意租的就是這一種。

鮑尔斯在派克街管酒窖当听差头脑之前，克劳莱小姐曾經雇过一个拉哥尔斯先生。他生長在女王的克劳莱庄地上，原是本家花匠的小兒子。他品行端方，举止庄重，相貌長得整齐，小腿生得匀称，因此漸漸从洗刀叉的打杂做到站在馬車背后的跟班，一直升到掌管酒窖和伙食房的总管。他在克劳莱小姐府上做了几年管事，工錢又大，外快又多，攢錢的机会也不少，便公开說要和克劳莱小姐以前的廚娘結婚。这廚娘相当有体面；她有一架軋布机，附近还开了一家小小的菜蔬鋪子，靠着过活。事实上他們好几年前就秘密結了婚，不过克劳莱小姐直到看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才知道拉哥尔斯先生成亲的事。这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老在他們厨房里，引起了布立葛絲小姐的注意。

此后拉哥尔斯便退休了，亲自掌管着那菜蔬鋪子。除掉蔬菜以外，他又卖牛奶、奶油、鷄子兒和乡下运来的猪肉。大多数退休的管事都开酒店卖酒，他却只卖乡下的土产。附近一帶的管事們都和他相熟，而且他又有个舒服的后客厅，夫妇倆常常招待他們，所以他的同僚中人替他銷去不少牛奶、奶油和鷄子兒；他的进益也就一年比一年多。他不声不响一点兒一点兒的攢錢，年年一样。梅飞厄的克生街二百零一号本来是一位弗萊特立克·杜西斯先生的公館。这屋子很舒服，陈設也齐备，为單身汉子住家最合适。这位杜西斯先生出国去了；他这屋子的永久租賃权，連屋子里高手匠人特制的富丽合用的家俱，都公开拍賣。你道出錢的是誰？竟是却尔斯·拉哥尔斯！当然，其中一部分的錢是他出了高利錢从另外一个总管那里借来的，可是大部分的錢都是自己拿出来。拉哥尔斯太太一旦睡上了鑲花桃心木的床，眼看床上挂着絲綢的帳子，对面摆着大穿衣鏡，衣櫥大得可以把他們夫妻兒女一股腦兒都裝进去，那得意就不用說了。

当然他們不准备永远住在这么講究的房子里。拉哥尔斯买了房子是預备出租的。找着房客之后，他又搬回菜蔬鋪子里去住。他从鋪子里踱出来，到克生街上望望他的房子——他自己的房子——看見窗口摆着石榴紅，門上裝着鏤花的銅門环，在他也是一件乐事。房客的听差有时懶洋洋的在柵欄旁閑逛，碰見他总对他非常尊敬。房客的廚娘在他店里买菜蔬，称他为房东先生。只要拉哥尔斯高兴打听，房客做什么事，吃什么菜，他都能知道。

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快乐的人。房子每年的租金非常可觀，因此他决計把兒女送到像样的学校里去受教育。他不惜工本，讓却尔斯到甘蔗廬斯威希退尔博士那里去上学。小瑪蒂尔达呢，便进了克拉本区里劳倫鉄納姆大厦佩格渥佛小姐开的女学堂。

克劳萊一家使他致富，因此他爱他們敬他們。店鋪的后客厅里挂着他女主人的側影，还有一幅鋼笔画，上面是女王的克劳萊大厦的門房，还是老小姐自己的手笔。在克生街的风子里他只添了一件摆设，就是从男爵华尔泊尔·克劳萊爵士在汉泊郡女王的克劳萊庄地上的行乐圖。这是一幅石印画，从男爵本人坐在一輛鍍金的馬車里，駕着六匹白馬經過湖边；湖上滿是天鵝和小船；船里的太太小姐穿着大裙子，里面还撑着鯨骨圈，音乐家們戴着假头髮，打着旗子。說实話，在拉哥尔斯看来，全世界最华美的宮殿和最高貴的世家都在这里。

事有湊巧，罗登夫妇回倫敦时，克生街上拉哥尔斯的屋子恰好空着。上校对于房子和房东都很熟悉，因为拉哥尔斯一向不断的在克劳萊家里走动，每逢克劳萊小姐請客，他就来帮忙鮑尔斯伺候客人。老头兒不但把房子租給上校，而且每逢上校請客就去替他当差；拉哥尔斯太太在底下廚房里做飯，送上去的菜肴

連克勞萊老小姐都会贊賞的。这样，克勞萊一文不花的租得了房子。拉哥尔斯不但得付各种賦稅和他同行总管抵押單上的利息，他自己的人寿保險費，孩子們的学杂費，一家老小的食用，而且有一段时期連克勞萊上校一家的食用也由他負擔。因为这次交易，这可憐虫后来竟傾了家，他的兩個孩子弄得流离失所，他自己也給关在弗利脫監獄里吃官司。原来悬空过日子的紳士也得別人代他开銷家用；克勞萊上校背了債，倒楣的拉哥尔斯倒得代他受苦。

我常想不知有多少人家給克勞萊一类有本事的家伙害得傾家蕩产，甚至于漸漸墮落，干坏事——不知有多少名門貴冑欺枉小商人，不惜降低了身分去哄騙穷苦的厮养，詐他們几个小錢，为几个先令也肯耍不老实的把戏。当我們在报上看見某某貴人到欧洲大陆去了，某某勛爵的房屋充公了，其中一人甚至于欠了六七百万鎊的債等等，往往覺得他們亏空得有光采，因为能够欠这么一大笔錢，也是令人佩服的事。至于可憐的理髮司务給他們家的听差梳头洒粉，結果白辛苦一場；可憐的木匠因为太太請早飯需要大篷帳和特別的陈設，把自己弄得精穷；还有那給总管当差的裁縫，那倒楣鬼，受了勛爵的囑托，傾其所有，甚至于还借了債，給他們家的佣人做号衣——这些做买卖的有誰同情呢？显赫的世家一旦倒坍下来，这些可憐虫倒楣鬼就給压在下面，死了也沒人看見。从前有个傳說里面打的譬喻很对：將要掉在魔鬼手掌心里的人，慣常总要送些别的灵魂先去遭殃。

罗登夫妇十分慷慨，凡是以前和克勞萊小姐交易的商人和买办有願意給他們效劳的，統統答应照顧。好些买卖人家，尤其是比較穷苦的，巴不得接这注生意。有个洗衣的女人每星期六赶着車子从都丁来，賬單也是每星期帶着，那坚韧不拔的精神真可

佩服。他們家吃的菜蔬是拉哥尔斯先生自己供給的。下人喝的麦酒經常到运道酒店去賒，那賬單在麦酒史上簡直算得上是件希罕物兒。佣人的工錢也大半欠着，这样他們当然不肯走了。說實話，克勞萊家一样賬都不付。开锁的鐵匠，修窗子的玻璃匠，出租馬車的車行主人，赶車的車夫，供給他們羊腿的屠戶，賣煤給他們烤羊腿的煤店老板，在羊腿上洒粉鋪鹽滴油的廚子，吃羊腿的佣人，誰都拿不到錢。據說沒有收入的人往往用这种方法过好日子。

在小市鎮上，这类事情少不得引起別人的注意。鄰居喝了多少牛奶，我們知道，他晚飯吃肉还是吃鷄吃鴨，我們也看見。克生街二百号和二百零二号的住戶，有家里的佣人隔着柵欄傳信，大概對於他們隔壁屋子里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好在克勞萊夫婦和他們的朋友並不認得這兩家。你到二百零一号里去，主人和主妇臉上总挂着笑，誠誠懇懇的欢迎你，怪亲热的跟你拉手，还請你享用丰盛的酒菜。他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仿佛他們一年稳稳的有三四千鎊進款。事实上他們虽然沒有这么多現錢，享用的人力物力也确实抵得过这个数目。羊肉虽沒有出錢去买，反正总有得吃；好酒虽然沒有用金銀去換，外面人也不会知道。老实的罗登家里請客，喝的紅酒是最上等的，菜肴上得整齐，空气也融洽，誰家比得过他呢？他的客厅并不富丽，却是小巧精致，說不出有多好看。利蓓加把里面布置得非常文雅，擺了好些巴黎帶回来的小摆设。陌生人看見她無憂無慮的坐在鋼琴旁边唱歌，总觉得这是美滿家庭，人間乐园，做丈夫的虽然蠢些，那妻子却实在可爱，而且每逢請客，都是宾主尽欢的。

利蓓加人又聪明，口角又俏皮，喜欢油嘴滑舌的說笑話，在倫敦自有一等人捧她，立刻就成了这些人里面的尖兒。她門前常

常停着一輛輛馬車，行止十分掩密，里面走出来的全是大闊人。她常常在公園兜風，馬車旁邊擠滿了有名的花花公子。她在歌劇院三層樓有個小包廂，里面總有一大堆人，而且每次不同。可是說句實話，所有的太太看她不是正經貨，從來不和她打交道。

關於太太小姐堆里的風氣和習慣，寫書的當然只能間接聽見一些。這裡面的奧妙，男人不能領會理解，譬如她們晚飯以後在樓上說些什麼話，先生們就無從知道，這道理是一樣的。你只有不斷的細心打听，才能偶然長些見識。同樣的，常在帕爾莫爾街上走動，在倫敦各個俱樂部里出入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對於時髦場上的情形自然也會熟悉起來。有時是親身的經驗，有時是和人打彈子或吃飯聽見的閑話，都能供給你不少資料。譬如說，天下有一種像羅登·克勞萊一類的家伙（他的身分上文已經表過），在一般局外人和那些耽在公園學時髦的新手看起來，真是非常了不起，因為他竟能和最出風頭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又有一種女人，先生們都歡迎，他們的太太却瞧不起，甚至於不理睬。法愛白蕾絲太太就屬於這種人，你在海德公園每天都能看見她，一頭美麗的金頭髮梳成一卷一卷，到東到西有國內最聞名的豪華公子們簇擁着。另外還有一個洛克烏德太太，每逢她請客，時髦的報紙上便細細的登載着宴會花絮，王公大使都是她的座上客。此外還有好些別的人，可是和本文無關，不必說了。好些不知世務的老实人，喜歡學時髦的乡下佬，看見她們擺的虛場面，遠遠的瞧着只覺得眼紅，明白底細的人，却知道這些給人羨慕的太太原來在“上流社會”是一無地位的。在澀默賽脫郡的不見世面的地主老婆，當然只能在“晨報”上讀讀她們請客作樂的消息，可是兩下里比較起來，她們踏進“上流社會”的機會並不能比乡下女人多些。這些可怕的事實，住在倫敦的人都知道。

原来这类表面上尊荣富贵的夫人們毫不留情的給圈在“上流社会”之外。凡是研究心理学——尤其是女人的心理学——的人，看見她們千方百計的想挤进去，使尽多少下流的伎倆，受尽多少侮辱委屈，准会觉得奇怪。她們不怕艰难追求虛荣的故事，倒是写書的好題目。凡是笔下流利，文章写得俏皮，又有閑空，能够当得下这重任的大作家，不妨把这些事迹編录下来。

克劳萊太太在外国結交的几个朋友，一过了英吉利海峡，不但不来拜訪她，而且在公共場所对她不瞅不睬。真奇怪，貴夫人們都不記得她了。利蓓加見她們把自己忘得这么快，自然很不高兴。有一回貝亞愛格思夫人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看見蓓基，立刻把女兒們叫攏来，仿佛一碰着蓓基便会沾污了她們。她退后一兩步，站在女兒們前面，对她的冤家瞪着眼瞧。可惜連貝亞愛格思老太婆冷冰冰的态度和惡狠狠的眼光也还不能叫蓓基臉上下不来。特拉莫尔夫人在布魯塞尔常常和蓓基一起坐着馬車出去兜風，总有二十来次，不想到了海德公园，她明明碰見蓓基坐在敞篷車里，却像瞎了眼睛似的不認得老朋友了。連銀行家的妻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在教堂里遇見她也不打个招呼。如今蓓基按时上教堂，罗登手里拿着兩大本金边聖書，跟在旁边。她态度端庄，一副逆来順受的样子，叫人看着感动。

起初的时候，罗登見別人瞧不起他的妻子，心里又气又悶，十分难受。他說这些混賬的女人既然不尊敬他的妻子，他打算和她們的丈夫或是兄弟一个个决斗。还算蓓基軟騙硬吓，才沒有讓他惹出禍来。她脾气真好，說道：“你不能靠放槍把我放进上流社会里去。亲爱的，別忘了我不过是个女教师，你这可憐的傻东西名誉又不好，人家都知道你爱賭，爱欠賬，还有許多說不完毛病。將來咱們爱交多少朋友都行，可是眼前呢，你得乖乖

的听着老师的话，她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还记得吗？一起头的时候，咱们听说你姑妈把财产差不多一股脑儿都传给了畢脱夫妻俩，你多生气呀！若不是我叫你管着你那性子，整个巴黎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怎么样？你准会给关进聖·貝拉齐监牢里去，因为你付不出账。到那时你还能回到倫敦来住好房子，过好日子吗？你，你这可恶的該隱^①！气得恨不得把你哥哥馬上杀死。生气有什么用？你生了天大的气也不能把姑妈的钱拿过来。跟你哥哥作对没有好处，还是交个朋友有用。咱们可不能像別德一家子那么糊涂。你父亲死了以后，我跟你可以上女王的克劳莱过冬，那房子舒服得很呢。倘或咱们弄得兩手空空，你还能替他们切切鷄鴨，管管馬房，我就做吉恩夫人孩子們的女教师。兩手空空！哼哼！我总会给你找个好飯碗，再不，畢脱和他兒子也許会死掉，咱们就做罗登爵士和爵士夫人。亲爱的，一个人活着就有希望，我还打算叫你干一番事業呢。是誰替你卖了馬，誰给你还了账的？”罗登只得承認这些都是妻子賞給他的恩惠，答应将来永远依照她的指示做人。

克劳莱小姐去世之后，亲戚們其势汹汹爭夺的财产到了畢脱手里，別德·克劳莱原来预料可以得二万鎊，結果只到手五千鎊，失望气惱得發昏，只好把大侄兒毒罵一頓出气。他們兩房本来一向心里不和，到那时便断絕来往了。罗登·克劳莱只拿到一百鎊，而他的态度却大方得叫他哥哥詫异。他嫂子本来就对婆家的人很有好意，所以更觉得喜欢。罗登从巴黎寄給哥哥的信口气誠悬直爽，并没有表示半点不乐意。他說他早已知道由于婚姻問題失了姑妈的欢心；姑妈的狠心虽然使他失望，不过财产仍旧傳給自己一支的近亲，总是好的。他誠誠心心的向哥哥

^① “聖經”中杀弟的惡人。

道喜，又很亲热的問候嫂子，希望她將來提携自己的太太。信尾附着蓓基自己写給畢脫的几句话。她也跟他道喜；她說克勞萊先生从前十分照顧她那样一个無依無靠的孤兒，是她永远不会忘記的。她做女教师管教了畢脫的妹妹們一場，至今关心她們的前途。她希望他婚后快乐，請他代自己向吉恩夫人致意，說是到处听見別人称揚她的好处。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帶着兒子去拜望大伯和伯母，还恳求他們对于那孩子多多照应。

畢脫·克勞萊收到这封信，对弟弟弟妇这番好意很贊賞。从前克勞萊小姐也曾經收过好几封这样的信，全是利蓓加起了稿子叫罗登抄的，她可沒有这样寬大。吉恩夫人看完了信，十分欢喜，以为她丈夫馬上就会把姑母的遺產平分为二，送一半到巴黎給弟弟去花。

后来吉恩夫人很詫异，原来畢脫并不願意送一張三万鎊的支票給他弟弟，可是他很大方的回信說如果罗登回国以后需要他帮忙的話，他很願意出力。他又向克勞萊太太表示感激她对自己和吉恩夫人的好意，侄兒將來需要照料，他当然肯尽力的。

这么一来，兩兄弟差不多算是言归于好。利蓓加到倫敦的时候，畢脫夫妇不在城里。她时常特地赶着車走过派克街克勞萊小姐的房子，看他們有沒有住进去，可是他們一家总不露臉，她只能在拉哥尔斯那里打听他們的动静。据說克勞萊小姐的佣人都得到丰厚的賞錢給打發掉了；畢脫先生只到倫敦来过一回，在公館里耽擱了几天，和他律师办了有些事情，把克勞萊小姐的法文小說統統都卖給邦德街上一家書鋪子。蓓基急着要認新亲是有道理的。她想：“吉恩夫人来了之后，就能替我在倫敦上流社会里撑腰。哼！那些太太們發現男人爱跟我周旋，还能不請我吗？”

在她地位上的女人，除了馬車和花球之外，到处跟着伺候的女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温柔的小东西往往雇着相貌丑陋的女伴，形影不离的在一起，好像她們沒有同情就不能活下去，我看了非常贊賞。做伴兒的穿着褪色的旧衣裳，老是跟着好朋友坐在戏院包厢的后排或是馬車的倒座上，我認為真是能够整頓風气的好榜样，譬如爱享福的埃及人一面吃喝，一面还叫当差的托着个骷髏出来兜一圈。这女伴跟骷髏一样，使人記得在名利場上混了一世不过是这样下場，倒是对于人生的一个諷刺。真奇怪，拿着漂亮的法爱白雷絲太太來說，真可以說是个鈍皮老臉、久經風霜、全沒心肝的女人，她的父亲甚至于为她活活气死；还有那風流放誕的孟脫拉浦太太，騎馬跳欄的本領比得过英国任何男人，她在公园里亲自赶着灰色馬兒兜風，她的母亲仍旧在温泉摆个小攤子过活——你总以为这么大胆的人物，該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不想連她們都得由女伴陪着才敢露臉。原来这些热心腸的小东西沒有朋友依傍着是不行的。她們在公共場所出入的时候，差不多总有女伴陪着。这些人样子寒酸，穿着染过色的綢衣服，坐在离她們不远、人家不着眼的地方。

有一晚，夜已深了，一群男人坐在蓓基客厅里的壁爐旁边烤火，爐里的火必剝必剝的响。男人們都喜欢到她家里度黄昏，她就請他們享用全倫敦最講究的冰淇淋和咖啡。蓓基說道：“罗登，我要一只看羊狗。”

罗登正在牌桌上玩埃加脫，擡头問道：“一只什么？”

莎吳塞唐勛爵也道：“看羊狗？亲爱的克劳萊太太，你这心思好古怪。为什么不养丹麦狗呢？我看見過一条丹麦狗大得像一只長頸鹿，喝！差一点兒就能拉你的馬車了。要不，就找一只

波斯獵狗也好，你看怎么样？（对不起，这次該我開牌。）還有一種小哈巴狗，小得可以攔在斯丹恩勛爵的鼻烟壺里。在貝思活脫有一個人，他有一只小狗，那鼻子——我記點了，是皇帝，——那鼻子上可以挂帽子。”

羅登一本正經說道：“這一圈的牌都由我記點兒罷。”往常他只注意斗牌，除非大家談到馬和賭博，他對於別人說的話全不留心。

活潑的莎吳塞唐接下去說道：“你要看羊狗做什么？”

“我所說的看羊狗不過是比喻。”蓓基一面說，一面笑着擡頭望望斯丹恩勛爵。

勛爵道：“見鬼！你是什么意思？”

利蓓加道：“有了狗，豺狼就不能近身了。我要個女伴。”

勛爵道：“親愛的小羔羊，你多么純潔，真需要一只看羊狗來保護你。”他伸出下巴涎着臉兒笑起來，也斜着一雙小眼睛對她一溜，那樣子難看極了。

了不起的斯丹恩侯爵站在火旁邊喝咖啡。爐里的火燒得正旺，必剝必剝的响，越顯得屋子里舒服。壁爐周圍亮着二十來支蠟燭；牆上的蠟台各各不同，式樣別致，有銅的，有磁的，有鍍金的。利蓓加坐在一張花色鮮艷的安樂椅上，蠟燭光照着她，把她的身材越發襯得好看。她穿一件嬌嫩得像玫瑰花一般的粉紅袍子；肩膀和胳膊白得耀眼，上面半披着一條云雾似的透明紗巾，白皮膚在下面隱隱發亮。她的頭髮卷成圈兒挂在頸邊；一層層又松又挺的新綢裙子底下露出一只美麗的小腳，腳上穿的是最細的絲襪和最漂亮的鏤空鞋。

蠟燭光把斯丹恩勛爵的禿腦袋照得發亮，腦袋上還留着一圈紅頭髮。他的眉毛又濃又粗，底下兩只的溜骨碌的小眼睛，上

面布滿紅絲，眼睛周圍千縷萬條的皺紋。他的下半張臉往外突出，張開口就看見兩只雪白的暴牙。每逢他對人嘻皮扯臉一笑，那兩個暴牙就直發亮，看上去很可怕。那天他剛在宮中領過宴，身上戴着勳章挂着綬帶。他大人是個矮个子，寬寬的胸脯，一雙羅圈腿。他對於自己的細腳踝和小腳板非常得意，又不住的撫摸自己左膝蓋底下的勳章。^①

他說：“原來有了放羊的還不夠照顧他的小羔羊。”

蓓基笑着答道：“放羊的太愛打牌，又老是上俱樂部去。”

勳爵道：“天哪！好個腐敗的考里同！^② 他的嘴就配銜烟斗。”

羅登在牌桌上說道：“我跟你二對三。”

高貴的侯爵喝道：“听听这梅里勃斯^③，他倒的确在尽他看羊人的本分，正在剪莎吳塞唐的羊毛呢^④。喝！这头羊倒容易上当得很。你瞧他好一身雪白的羊毛！”

利蓓加對他瞅了一眼，那表情很幽默，却又有些嘲笑的意味，說道：“勳爵，您還不是得了金羊毛勳章嗎？”這話倒是真的，那時他頸子上還套着勳章，是復辟的西班牙親王們送給他的禮物。

原來斯丹恩勳爵早年出名的膽大，賭錢的本領是了不起的。他和福克斯先生曾經連賭兩天兩夜。國內最尊貴的大人物都輸過錢給他。據說他的爵位也是牌桌上贏來的。可是別人說起他年輕時候搗鬼淘氣的事情，他卻不愛聽。利蓓加看見他的濃眉

① 英國的嘉德勳章是箍在左腿上的。

② 維吉爾及底渥克立斯等拉丁詩人詩里的牧羊人，現在成為牧羊人的通稱。

③ 維吉爾“牧歌”中牧羊人的名字。

④ 騙別人的錢就說“剪某某的羊毛”。

毛皺在一起，一臉不高兴的样子。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接了他的咖啡杯子，稍微屈了一屈膝道：“說真話，我非找一只看羊狗不可，不过它不会对你咬。”她走到另外一間客厅里，坐在琴旁边唱起法文歌来，那声音婉轉动人，听得那爵爷心都軟了，立刻跟过来。他一面听唱歌，一面和着拍子点头弯腰。

罗登和他的朋友兩個人玩埃加脫，一直玩到兴尽为止。上校是贏家，可是虽然他贏的次数又多，数目又大，而且像这样的請客每星期总有好几回，这前任的騎兵一定觉得很气悶；因为所有的談話和客人的贊嘆都給他太太一个人占了去，他只能悄悄默默的坐在圈子外面，这些人說的笑話，援引的典故，用的希奇古怪的字眼，他一点兒也不懂。

斯丹恩勋爵碰見他和他招呼的时候，总是說：“克劳萊太太的丈夫好哇？”說真的，这就是他的職業，——他不再是克劳萊上校，只是克劳萊太太的丈夫。

我們为什么好久沒有提起小罗登呢，只为他不是躲在閣楼上，便是鑽到楼下厨房里找伴兒去了。他的母亲差不多从来不理睬他。他的法国女佣人在克劳萊家里的一陣子，他便跟着她。后来那法国女人走了，这孩子夜里沒有人陪伴，哇哇的啼哭。总算家里的一个女佣人可憐他，把他从冷清清的育兒室抱出来，帶到近旁的閣楼里，哄着他睡在自己的床上。

他在楼上啼哭的当兒，利蓓加，斯丹恩勋爵，还有兩三个别的客人，恰巧看了歌剧回来，在楼底下喝茶。利蓓加道：“这是我的小宝贝要他的佣人，在那兒哭呢。”嘴里这么說，却不动身上去看看。斯丹恩勋爵帶着冷笑的口气說道：“你不必去看他了，省

得叫你自己心神不安。”蓓基臉上訕訕的答道：“得了，他哭哭就会睡着的。”接下去大家就議論起剛才看的歌剧来。

只有罗登偷偷的溜上去看他的兒子，他見忠厚的桃立在安慰孩子，才又回到客人堆里来。上校的梳妝室在最高一層，他时常私底下和孩子見面。每天早晨他刮鬍子，父子倆便在一起。小罗登坐在父亲身旁一只箱子上看父亲刮鬍子，再也看不厭。他和父亲兩個非常好，做父亲的时常把甜点心留下一点兒藏在一只从前擱肩飾的匣子里，孩子总到那里去找吃的，找着以后便乐得直笑。他虽然快乐，却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媽媽在樓下睡覺，不能吵醒她。她睡得很晚，难得在中午之前起床。

罗登买了許多圖画書給兒子，又在育兒室塞滿了各种玩具。牆上滿是画兒，都是他出現錢买来，亲手粘上的。有时罗登太太在公园兜風，用不着他在旁边伺候，他就上楼陪着孩子一玩几个鐘头。孩子騎在他身上，把他的大鬍子拉着当馬韁，連日跟他兩個揪呀，滾呀，永远不覺得累。那間屋子很低；有一年，孩子还不到五岁，父亲把他抱起来抛上抛下鬧着玩，把小可憐兒的头頂砰的一声撞在天花板上。罗登吓的要命，差点兒又把他掉在地上。

小罗登皺起臉兒准备大哭——那一下撞得实在厉害，怪不得他要哭。他剛要开口的时候，他父亲急得叫道：“老天哪，罗迪，別吵醒了媽媽。”孩子怪可憐的紧紧瞅着父亲；他咬着嘴唇，握着拳头，一声兒都沒有哼出来。罗登把这事講給俱乐部的人听，講給軍营食堂里的人听，逢人便告訴說，“喝！我的兒子真有胆子，真了不起。天哪，我把他半个腦袋都插进天花板里去了，可是他怕吵醒媽媽，一点兒也不哭。”

有的时候——一星期里有那么一兩回——那位太太也上楼到孩子房里来看看他。她簡直像时裝画报里的美人变活了，总是

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新靴子，戴着新手套，很温和的微笑着。她身上有美丽的披肩和花边，还有晶晶發亮的珠宝首饰。她每次上楼，总戴着新帽子，帽子上老是簪着花朵兒，不然就挂着弯弯的鸵鳥毛，又白又軟，像一簇茶花，看上去真是富丽堂皇。她公主娘娘似的向孩子点点头，孩子有时在吃飯，有时在画大兵，擡起头来对她望着。她走开之后，屋里总留了一股子玫瑰香味，或是别的迷人的味兒。在他看来，她像个天上的神仙，比他父亲，比所有的別人都高出多多少少，凡人只好远远的望着她頂礼膜拜。跟这位太太一起坐馬車兜風是个大典，他坐在倒座上，一声兒不敢言語，只瞪着大眼向对面裝点得花团錦簇的公主出神的看。先生們骑着神气十足的駿馬，笑吟吟的上前跟她說話。她也是滿面春風，对大家眯着眼笑。先生們走开的时候，媽媽揮着手和他們告別，那風度真是优雅。孩子跟她出門总換上新的紅衣服，在家却只穿一身棕色的旧麻布衣。有时她不在家，照管他的桃立替他鋪床，他就走到母亲的房里去东張西望，覺得这屋子真是神仙洞府，又好看，又有趣，耀得人眼都花了。衣櫥里挂着漂亮的衣服，淡紅的，淺藍的，花花綠綠的。梳妝台上摆着一只美丽的銅手，挂滿了閃亮閃亮的戒指，旁边还有鑲銀扣的珠宝盒子。屋里又有一架穿衣鏡，真是神妙的艺术品。他剛好能在鏡子里照見自己的头臉，看了那么多希罕物兒，臉上都傻了。他在鏡子里看見桃立正在拍打床上的枕头，把它們弄松；她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又好像高高吊在天花板上。唉！你这沒見世面，沒人理，沒人管的小可憐兒！在別的孩子們心里口里，媽媽便是上帝的別名，你崇拜的却不过是一塊冥頑不靈的石头。

罗登·克劳萊上校虽然是个流氓，心地倒还厚道，有些丈夫气概，能够爱女人，爱孩子。他心底里非常疼爱小罗登，利蓓加

虽然不说穿他的秘密，心里却明白。她性子好，所以并不生气，只不过对于丈夫更加看不起。罗登那么喜欢儿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在妻子面前不肯露出来；只有跟孩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尽情疼他一下子。

他时常在早上带儿子出门，看看马房，逛逛公园。莎奥塞唐伯爵性情最随和，要他把头上的帽子脱下来送人，他也肯。他的人生大事就是不断的买了各色各样的小东西放着，闲常好送人。他买给小罗登一只小马，照送礼的人自己的话，这马儿简直和大老鼠差不多大小。小罗登的高大的爸爸时常喜欢叫儿子骑在这匹喜脱伦小黑马背上在公园里踱达，自己在旁边跟着。他喜欢重游当兵时的旧地，常到武士桥去看望禁卫队里的老同事，想起当年的光棍生涯，很有些恋恋不舍。军队里的老兵看见从前的上司来了，也很高兴，都来摩弄小上校。克劳莱上校和军官们在食堂里吃饭，觉得十分有趣。他常说：“唉，我不够聪明，配不上她，这个我也明白。她不会记挂我的。”他这话一些不错，他妻子并不记挂他。

利蓓加很喜欢丈夫，对他总是非常和顺疼爱，甚至于不大明白表示自己瞧不起他。说不定她宁可丈夫颀顶些。他是她的上等佣人和总管。他受她的使唤，绝对的服从。他陪她坐了马车在公园的圆场兜风，从来不出怨言。他送她上歌剧院坐进包厢，然后一个人到俱乐部里去解闷，散场时又准时回去接她。他只希望妻子能够多疼些儿子，可是连这一点他也原谅她。他说：“唉，你知道的，她真能干，而我又不是文绉绉的人。”前面已经说过，靠打弹子和玩纸牌赢人家的钱并不需要多少聪明，除此之外，罗登又没有别的本事。

女伴一来之后，他在家里的责任就轻松了。他的妻子慫恿

他到外面去吃飯，而且上歌剧院也不要他接送。她总是說：“亲爱的，別留在家裏發傻，今兒晚上有几个人要来，你見了他們准覺得討厭。若不是为你的好处，我也不高兴請他們到家里来。現在我有了一条看羊狗，沒有你也不怕了。”

“看羊狗——女伴！蓓基·夏潑有个女伴！多滑稽！”克勞萊太太想着这一点，覺得有趣得不得了。

有一天，正是星期日，罗登·克勞萊按例和他兒子騎着小馬在公园里散步，碰見上校的一个熟人，是联队里的克林克下士。下士正在和一个老先生談天，老先生手里抱着一个男孩子，年齡和小罗登相仿。那孩子抓着下士身上挂的滑鉄盧勳章，看得高兴。

上校說：“好啊，克林克？”克林克答道：“早上好，大爷，这位小先生跟小上校差不多大。”

抱孩子的老先生說道：“他父亲也在滑鉄盧打仗的。对不对，乔杰？”

乔杰道：“对。”他和小馬上的孩子正顏厉色一眼不眨的对看了半天，正是小孩子普通的样子。

克林克老腔老調的說道：“常备軍里的。”

老人神气活現的說：“他是第一——联队里的上尉，乔治·奥斯本上尉，也許您还認識他。他死得像个英雄，和科西嘉的惡霸拚命到底。”

克勞萊上校漲紅了臉道：“我跟他很熟的。他的妻子，他的亲爱的妻子，怎么样了？”

“她是我的女兒，”老人家說着，放下孩子，一本正經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牌子交給上校，上面写着：“賽特笠先生，泰晤士

街白倫格碼頭無灰黑金剛鑽煤公司經理。住址：福蘭西路安娜·瑪麗亞小屋。”

小乔杰走过去望着那喜脫倫小馬。

小罗登从鞍子上問他道：“你要騎馬嗎？”

乔杰答道：“我要。”上校瞧瞧他，似乎对他很感兴趣，把他抱起来坐在小罗登后面。

他說：“拉着他，乔杰。抱着我孩子的腰——他叫罗登。”两个孩子都笑起来了。

好性情的下士說：“你上哪兒也找不着这么两个漂亮的孩子。”上校、下士、賽特笠老先生拿着傘，都跟在孩子們旁边散步。

第三十八章

小戶人家

乔治·奥斯本那天騎着馬从武士桥一直回到福蘭。我們也該趁便在这村子里停下来，問問从前撤在那兒的几个老朋友近况如何。經過滑鉄盧的風波之后，爱米丽亞太太怎么了？她还活着嗎？日子过得好嗎？都宾少佐从前老是到她家里去，他的車子总在她寓所附近打轉，他現在怎么了？卜克雷·窩拉的稅官有消息嗎？关于他，簡單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們那位了不起的朋友，乔瑟夫·賽特笠那大胖子，从布魯塞尔逃难回国以后不久就到印度去了。不知他是假滿回任，还是害怕碰見眼看他从滑鉄盧逃命的熟人。不管怎么样，拿破侖住到聖海里娜島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孟加拉去办公了，路过聖

海里娜的时候还见过那下了台的皇帝。和賽特笠先生同船的人听他說話，总以为他跟拿破侖并不是第一次見面，在聖約翰山上已經爭持过一番的了。关于那兩次有名的战役，他肚子里的掌故多得講不完，各个联队的据点，每队伤亡的人数，他也知道。他并不否認自己和那次胜利很有关系，据說他当时正在軍中，曾經替威灵吞公爵傳遞过公文。他細細的形容滑鉄盧大战發生那天威灵吞公爵的一动一靜；他大人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知道得十分透徹，这样看来，他竟是一整天都在常胜將軍的身边。可惜他沒有正式参战，所以和战事有关的公告里面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說不定他想入非非，真的相信自己随軍工作过的。他靠着这一点在加尔各答大大的出了一陣風头，而且在孟加拉的时候大家一直都叫他滑鉄盧賽特笠。

乔斯买那兩匹倒楣的馬兒立的票据，由他和他的代理人乖乖的付清了。他从来不提起这次交易；沒人知道那兩匹馬到哪里去了，也沒人知道他怎么把它們脫手。恍惚听說在一八一五年秋天，他的比利时听差伊息多在梵朗西爱納卖掉一匹灰色馬，很像乔斯騎的一匹。

乔斯吩咐他在倫敦的代理人每年付給他福蘭区的父母一百二十鎊年金，算是老夫妇主要的生活来源。苦惱的賽特笠先生破产以后仍旧爱做投机买卖，結果并不能把消蝕掉的本錢撈回来。他想法子卖酒，卖煤，經售彩票等等。每逢他換一种新的行業，就向朋友們發傳單，在門上釘起新的銅牌子，大言不慚的說什么將來重兴家業的話。可憐这个年老力衰飽經憂患的老头兒从此沒有碰上好运。他的朋友不耐煩老是买貴煤和坏酒，漸漸的都不和他来往了。他早上趑趄趑趄走到市中心去，只有他的妻子还以为他去办公。到黃昏，他一步一拖的回家，晚上到酒店

里的一个小俱乐部去消遣。听他說話，那口气里竟好像国里的財政是他一手掌管的。他談起几百万的資金，什么貼水，折扣，还有洛施却哀尔特和貝林兄弟^①的动静，真是好听。俱乐部里的先生們，像配藥的，办丧事的，木匠头兒，教堂管事的（他是給偷偷的放进来的），还有咱們的老朋友克拉浦先生，听了这么大的数目，都对老头兒十分敬重。他对所有“在屋里坐坐”的人都說过：“我是見過好日子的。我的兒子現在是孟加拉行政区里拉姆根奇地方的大官兒，一年有四千盧比收入。我女兒只要开声口，就能做上校的太太。倘或我要問我那做官兒的兒子去支兩千鎊，我只消明天跑到亞历山大那兒，他就会給 我現錢。噯！他就会把現錢給我堆在櫃台上。可是我們賽特笠家里的人都有傲骨头。”亲爱的讀者，說不定我和你將來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們的朋友之中，不是有好些已經落到这样收場了嗎？一个人的运道会轉变，能力会衰退，戏台上的地位也会給年富力强的丑角搶去，到后来气数也尽了，只好可憐巴巴的落薄一輩子。人家在路上碰見你，就会躲到对街去，更可恨的，他們还会表示可憐你，老腔老調的伸出兩個指头算跟你拉手。你心里有数，到你一轉背，你的朋友就会說：“可憐虫，只怪他自己糊塗，白白的事負了好机会。”得了，得了，一輛自备馬車和三千鎊一年的收入不見得就是人生最高的酬报，也不是上帝判断世人好歹的标准。咱們只看呆子也会得意，混蛋也能發財，江湖騙子成功的机会并不比失敗的机会少——只看这些家伙也和世界上最正直最能干的人一样，得失升沉之間沒有定准，那么，兄弟啊，名利場上的得意快活又值得多少呢？說不定——唉，我們越說越离題了。

^① 都是当时的財閥。

倘若賽特笠太太是个精神勃勃的女人，在她丈夫落魄之后便該想法子弄一所大房子，靠着替人包办食宿过活。賽特笠反正不得意，做做房东太太的丈夫一定合适。这种角色等于私生活中的孟諾士^①，名义上是主人，实际上是屋里的总管，吃飯的时候給大家切雞切肉，妻子高踞在破爛的宝座上，他就低首下心做她的駙馬爷。我曾見過好些有腦子有身分的人，从前年富力强，前途光明，結交的也是紳士，家里还养着獵狗，到后来只好捺下性子陪着一大堆討厭的老太婆吃飯，給她們切切羊腿，表面上算做主人，好不气悶。反正我剛才已經說過，賽特笠太太連这点气魄也沒有，“泰晤士报”广告欄里所謂“富有音乐天才的家庭征求高尚人仕共同居住，保証环境愉快”这一类的職業，她也担当不了。命运把她播弄到什么角落里，她就随分安命的过下去。誰都看得出来，老兩口兒这一輩子就算完了。

看来他們并不覺得煩惱，說不定落薄之后比从前反而驕傲些。房子的底層是房东克拉浦太太的廚房兼会客室，裝飾得很整齐，賽特笠太太时常下去聊天，一坐就是好几个鐘头。在房东太太看起来，她仍旧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那爱尔兰女佣人蓓蒂·弗蘭那根戴什么帽子，系什么緞帶，怎么潑辣，怎么好吃懶做，把廚房里的蠟燭怎么浪費，喝了多少茶，茶里攪了多少糖等等，賽特笠太太全要过問，管着这些事，光陰也就过去了，她也就不覺得气悶了。从前她有三菩、車夫、馬夫、打杂的小子，还有管家娘子帶着一大群女佣人（关于她以前的势派，她一天总要嘮叨一百次），日子倒也不比現在过得更忙碌更有趣。除了蓓蒂·弗蘭那根，那条街上还有許多別人家包办全家杂事的女佣人，

^① 孟諾士 (Munoz, 1810—73)，西班牙凱撒玲女王的丈夫，政治上全無权力。

她們的一舉一動賽特笠太太也愛管。隔壁鄰舍的房租誰家付了，誰家還欠着，她都知道。做戲子的盧頤蒙太太帶着她身分不明的兒女走過，她躲開不理。醫生的女人配色勒太太坐着丈夫出診用的一匹馬拉的小馬車走過，她把頭高高抬起。她和賣菜蔬的談論賽特笠先生愛吃的一便士一把的蘿卜；她留心監視着送牛奶的和送麵包的小孩；她一次次去麻煩賣肉的——說不定那賣肉的賣掉了几百頭牛還沒有賣給她一塊羊腰肉費的事多。到星期日，她總把藏在肉底下的洋山芋拿出來一個個數過。每逢星期日她穿上最好的衣服上教堂做兩回禮拜，到黃昏便讀讀白萊危的訓戒。

賽特笠老头兒也愛在星期天帶着小外孫喬杰到附近公園里或是坎星頓花園去喂鴨子和看大兵，因為平常日子他要“辦公”，沒有時候出去逛。喬杰愛看穿紅的兵士。他外公告訴他說他爸爸從前是個有名的軍官，又帶他去見許多衣服上挂着滑鐵盧勳章的軍曹和別的小軍官。老外公神氣活現的對那些人說孩子的父親就是第一——聯隊里的奧斯本上尉，在光榮的十八日光榮的死在戰場上。他也曾經請幾個下士喝過麥酒。一起頭的時候，他一味討好外孫，每逢星期天帶他出去，就沒命的給他吃蘋果和姜汁脆餅，把他吃病了。後來愛米麗亞斬釘截鐵的說除非外公人格担保，答應永遠不再給喬治吃糕餅，棒糖，還有攤兒上別的小吃，就不准帶他出去。

為着這孩子，賽特笠太太和她女兒鬧得很不歡，甚至於私底下互相猜忌。那時喬治還小，一天黃昏，愛米麗亞坐在小客廳里做活，也沒有留心老太太什麼時候走了出去。孩子本來好好的睡在樓上，忽然哭起來了，她憑着本能知道出了事，連忙跑到孩子屋里去，看見賽特笠太太正在偷偷的喂孩子吃德菲氏“仙露靈



藥”。愛米麗亞的性子本來比誰都和軟溫柔，可是一旦發現竟有人敢越過她的頭多管她兒子的事情，气得渾身打戰，蒼白的臉蛋兒漲得和她十二歲的時候一樣紅。她從母親手里搶過孩子來，一把奪了瓶子，把個老太太惊得目瞪口呆。她母

親手里還拿着干坏事用的匙子，也大怒起來。

愛米麗亞砰的一聲把瓶子扔在壁爐里，然後兩只手抱着兒子，使勁的把他搖來搖去，惡狠狠的瞪着母親叫道：“媽媽，我不准孩子吃毒藥。”

老太太答道：“毒藥！愛米麗亞，你對自己的娘說這種話嗎？”

“除了配色勒醫生開的方子，我不許他吃別的藥。他說德菲氏‘仙露靈藥’是有毒的。”

賽特笠太太道：“好，原來你以為我是殺人的凶手。你對自己的娘竟說這種話！我是倒了楣的人，現在是沒有地位的了。從前我坐馬車，現在只能走路了。可是我倒不知道自己會殺人，這真是新聞，多謝你告訴我。”

可憐的女孩兒有的是眼淚，哭着說道：“媽媽，別跟我過不

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并不是說你要害我的宝贝孩子，不过——”

“亲爱的，你并不是說我要害你的孩子，不过說我是杀人的凶手罢了。既然这样，我該上貝萊去坐牢才对呢。不知怎么的，你小的时候我倒沒有毒死你，还給你受最好的教育，大棒的錢拿出去，請了第一等的先生来教导你。唉，我养了五胎，只帶大了两个，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女兒。開什么气管炎啦，百日咳啦，痧子啦，出牙啦，都是我亲身伺候。大来不惜工本的为她請了外国教师，又送到密納佛大厦讀書。我小的时候可沒有这样的福气。我孝順父母，希望多活几年，多帮忙別人，哪兒能够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躲在屋子里充太太奶奶呢？我最疼的孩子顛倒說我是杀人的凶手。唉，奥斯本太太，但願你別像我一样，在胸口养了一条毒蛇，这是我的禱告。”

做女兒的不知所措，說道：“媽媽，媽媽！”抱在手里的孩子也跟着沒命的哭喊。

“真是的，我倒成了凶手了。爱米丽亞，跪下求上帝把你那狠毒的心腸洗洗干淨，免得你这样忘恩負义。但願上帝也像我一样，能够原諒你。”賽特笠太太揚着臉兒，摔手摔脚的出去了。她那篇慈悲的祝禱也就到这里为止。

娘兒两个从此感情上有了裂痕，賽特笠太太这口气到死沒有全消。自从拌过嘴以后，老太太什么事都占了上風，而且使出女人的特別本領，用种种法子連續不断的讓她的对手覺得难堪。譬如說，吵架以后好几个星期她見了爱米丽亞不瞅不睬。她警告佣人別去碰那孩子，免得惹奥斯本太太生气。每天为乔杰煮的飯菜，她一定先請女兒过目，省得回头又說有毒藥。每逢鄰居們問候孩子身体怎样，她便尖酸的叫他們去問奥斯本太太；她說

她自己是从从来不問孩子好歹的；虽然孩子是她自己的亲外孙，心坎兒上的小寶貝，可是她手都不挨他，因为她不会管孩子，沒准会把他弄死。每逢配色勒先生来治病，开口探問病情，她就拿出最尖酸刻薄的态度来对待他。那外科医生說他承鉄色尔烏德夫人看得起，时常給她府上的人治病，倒是大家客气，賽特笠老太太虽然从来不付医藥費，那架子竟比鉄色尔烏德夫人还大。看来爱米丽亞的妒忌心也并不小。凡是做母亲的看見別人管她的孩子，就覺得着急，生怕他們夺了孩子的感情。爱米丽亞就是这样，有人去摩弄她的兒子，她便心神不定。她不准克拉浦太太和那女佣人照管乔杰，也不要她們給他穿衣服，就好像她不放心讓她們擦洗丈夫小照的框子一样。她把那張像挂在小床的床头上；从前她就是从這張小床上移到他那里去的，如今又退回来了。她在这兒靜靜的过了多少冗長的岁月，她常常哭，可是也很快乐。

爱米丽亞最心爱的东西都在这間小屋子里。她在这兒一心养育兒子，凡是他有什么小灾小病，便仔仔細細給他調理，对他真正是疼爱备至。在兒子身上，她看見了死去的丈夫，只不过兒子比爸爸更好，竟活是在天堂里走了一轉回来的乔治。不論在声音，相貌，和动作之中，孩子和父亲相像的地方真多，那寡妇見他这样，往往一时心动神搖，把他紧紧的摟着落下泪来。孩子問她为什么哭，她坦白的告訴他說因为他和父亲長得像。她不断的和兒子談起死去的爸爸，談起自己怎么爱丈夫，其实那孩子还是一片混沌，听着什么也不懂。她对兒子說起話来沒个完，竟比她对乔治本人或是小时候的心腹朋友說的話还多。当着父母，她这些肺腑里的言語是不肯吐露的。她心里的一片痴情，从来不告訴別人，只有对兒子才傾筐倒篋的說了个罄尽，其实他又何尝

比那老兩口子了解她的苦处呢？这女人的快乐也近于痛苦，或者可說她的感情过于細膩，只能用眼泪来表达。她那么脆弱，那么多愁善感，也許我根本不該在書里描写她的感觉。配色勒医生（他現在成了个走紅的妇科医生，有一輛深綠的自备馬車，着实講究，孟却斯脫廣場还有一座房子，而且不久就可以得到爵士的封号）——配色勒医生告訴我說，孩子断奶的时候她难过得摘了心肝似的，只怕連希律^①見了也覺得不忍。好多年以前，配色勒医生心腸着实軟，他的妻子对于爱米丽亞太太妒忌得不得了，一直到后来还吃她的醋。

說不定医生太太并不是沒来由吃飞醋，在爱米丽亞的小圈子里，好些女人都有同感；她們看見男人一致向着她，心上老大气不憤。差不多所有和她来往的男人都喜欢她；为什么呢？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来。她并不聰明，口角也不俏皮，也不大懂人情世故，也算不上十分漂亮。可是她不論到哪里，男人們都为她动心，都覺得她可愛，女人們都瞧不起她，不明白她有哪一点兒好。我想她所以招人爱，就是因为她性情軟弱。男人們一看她那溫柔随和，依头順腦的样子心就軟了，自然而然的乐意保护她。我們已經看見，她在营里的时候，統共只有乔治的几个朋友跟她說過話，可是見過她的小伙子沒有一个不願意舍命为她效力。如今她住在福蘭，在她的小圈子里，大家也都喜欢她，关心她。就算她是孟哥太太本人——孟哥太太是托鉢僧寺院附近著名的孟哥和潑蘭登合营公司的大股东，在福蘭又有培养波罗密的温室，十分講究；她到夏天請吃早飯，連公爵伯爵都來賞光；她在教区坐着大馬車来来去去，跟班全穿上华丽的黃色

① “聖經”中殘杀嬰兒的暴君。

号衣，拉車子的几匹栗毛馬兒比坎星頓皇家馬厰里的好馬还显得神駿；——我剛才說，就算她是孟哥太太本人，或是她的媳妇瑪丽·孟哥太太(她是卡色莫尔迪伯爵的女兒，下嫁給公司老板的)，附近的商人也不能对她更加尊敬。温柔的年青寡妇走过他們的鋪子，或是进去买一些小东西，他們总是客气得了不得。

不但配色勒医生，連他的助手林登先生也坦白承認願意为奥斯本太太鞠躬尽瘁。附近一帶的女佣人和小商人害了病，都請林登医治，大家常常看見他在診所里看“泰晤士报”。这小伙子很討人喜欢，在賽特笠太太家里，他比上司更受欢迎，每逢乔杰身上不好，他一天兩三回跑去給小家伙治病，从来沒想到要收出診費。他在診所抽屉里拿了藥糖和做清凉散的酸果子等等东西送給小乔杰，給他配的藥水，像蜜水兒似的好吃，所以孩子病了反而高兴。乔杰出痧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害怕得好像他得了从来沒听見过的惡病，在那緊張可怕的一星期里面，林登和他上司配色勒整整兩夜沒有睡覺。他們为别的病人肯这样尽心竭力嗎？波罗密温室的老板的孩子，像拉夫·潑蘭登，还有桂多玲·孟哥和桂尼佛·孟哥，也都害过这种小兒常有的病，这两个医生也肯为他們熬夜嗎？就拿房东的女兒瑪丽·克拉浦來說，她的病还是乔杰傳染給她的，他們难道肯为她牺牲睡眠嗎？說老实话，他們不肯。至少在瑪丽出痧子的时候他們睡得很安心，說她病得不重，不吃藥也会好，只給她配了一兩次藥水，到她病好的时候，随随便便在藥里加了些奎宁皮，做做样子。

賽特笠家对面住着一个矮小的法国騎士，在附近各学校里教法文，黄昏时躲在家里拉他那只声音唏哩呼嚕的破提琴，彈出来的各种快慢跳舞曲子听上去忒兒倫倫的直抖。这位老先生最講究礼节，頭髮里还洒白粉，每逢星期日一定上海默斯密士修院

去望弥撒，不論在思想、行动、仪态各方面都和現在常見的法国人大不相同。如今你在扇形連环拱廊遇見的法国人，开出口来就咒罵英国人奸刁，一面抽雪茄烟，一面惡狠狠的对你瞪眼，竟是一大群滿面鬍鬚的蛮子。这位特·大朗盧老騎士提到奥斯本太太之前，一定得先把鼻子里的一撮鼻烟吸完了才开口。他斯斯文文的用手一揮，把烟屑拂落干淨，撮起五个手指头，放在嘴边先亲一亲，然后撒开手送了一个吻，口里叫道：“啊哟！好个妙人兒啊！”他賭神罰誓的說，爱米丽亞走过白朗浦頓的街上，她踩过的地上便会开花。他赶着乔杰叫小爱神，打听他母亲，維納斯爱情女神，近来好不好？他又对蓓蒂·弗蘭那根說她是女神手下得寵的侍者，也是天上的仙女，把蓓蒂弄得莫名其妙。

像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其实爱米丽亞並沒有費心思去討大家喜欢，而且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好的人緣。他們一家逢星期天就上本区的教堂去做礼拜，堂里有一个和藹斯文的副牧师，名叫平尼先生，不断的来拜訪爱米。他把孩子抱在身上跟他玩，并且願意白教他讀拉丁文。替他管家的姐姐是个老閨女，看見他这样非常生气。她說：“倍尔貝，她这个人是没有什麼道理的。那一回她来喝茶，整整一黃昏沒开过口。我看她是个沒精打采的可憐虫，根本就沒有什麼感情。你們男人不过是喜欢她的漂亮臉蛋兒罢了。葛立滋小姐有五千鎊，还有別的財產，單說性格就比她强一倍，而且照我看起来也比她討人喜欢。如果她長得好看些，那你就把她当宝贝了。”

看来平尼小姐的話很有些道理。男人全不是好东西，能够使他們动情的可不是漂亮的臉蛋兒嗎？一个女人尽管像智慧女神密納佛一般貞潔和聰明，如果相貌平常，他們再也不去睬她，只要她有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还愁人家不原諒她的糊塗嗎？

哪怕是最蠢的女人，只要她嘴唇紅，声音嬌，也还是显得怪动人的。太太小姐們向来最公正，她們憑上面說的理由，肯定所有的漂亮女人全是傻瓜。唉，小姐們，太太們，你們里面既不聪明也不好看的也多着呢。

以上所記的都是我們的女主角一生中的小節目。敬愛的讀者想必早已猜到，她活了半輩子，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經歷。如果把乔治出世以后七年里面的經過逐天写下来，也找不出几件事情比剛才說起的痧子事件更加重要。有一天，我剛剛提起的那位平尼牧师竟要求她丢弃了奥斯本的名字，改用他的。爱米丽亞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她緋紅了臉，含着一包眼泪，抖巍巍的回答說承他关心自己和她可憐的兒子，觉得非常感激。可是除了死去的丈夫，她心上决不能有第二个人。

四月二十五是結婚紀念日，六月十八日是丈夫的忌辰，每逢这两天她关在房里不出来，專誠紀念死去的亲人。就是在平常日子，她每到晚上躺在孩子的搖籃旁边，也是想着他，花的时间根本就沒法估計。到白天，她相当忙碌。她得教乔治讀書写字，还教他一点兒圖画。她常常給孩子講故事，所以又得自己看些書。孩子接触到外面的事物之后，眼界慢慢开闊，智識逐漸丰富，她就尽量的教导他崇拜天地万物的主宰，虽然在这方面她自己懂得有限。每天早晚兩次，娘兒两个一起禱告上帝；温柔的母亲全心全意的求上天保佑，兒子刁嘴咬舌的跟着她学，叫人看了又敬畏又感动。我想凡是旁觀的人，或是回想到自己小时候这样禱告过的人，没有一个不觉得感动的。他們每次祈禱，总不忘記恳求上帝保佑亲爱的爸爸，口气里好像他还活着，就在那間屋子里。

爱米丽亞一天到晚沒有空閑。她每天把这位小少爷收拾得

干淨整齐，早飯前送他出去呼吸新鮮空气，外公也借此有个推托，可以不去“办公”。她又得別出心裁給兒子做几件漂亮的衣服，既然要儉省，便把自己新婚的时候所有的好衣服都剪开来給他改做，反正她自己只穿一件黑褂子，头上戴一頂系黑帶子的草帽。她的母亲因此很不高兴，因为老太太是喜欢顏色衣服的，穷了以后更喜欢花梢的打扮。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她还得挤出時間服侍父母。她費力劳神的学会了玩叶子戏，每逢父亲不到俱乐部去，她就一黄昏陪他斗牌。他爱听唱歌的时候她就唱——爱听唱歌是个好現象，因为他听到一半总是舒舒服服的睡着了。他的信呀，說明書呀，計劃書呀，章程呀，多得沒个了結，都要她起稿子和謄写。老先生从前的老朋友收到的通知，說他現在是無灰黑金剛鑽煤公司的代理人，朋友們或一般人需要品質最上乘的煤，可以由他經手購買，价格是每考德隆^①多少先令，这通知也是她的笔迹。賽特笠本人不过在傳單上签个花名，然后再用他那抖巍巍的書記字开了地址寄出去。都宾少佐也收到一張，是他代理人考克恩和格里恩烏德轉給他的。当时少佐正在瑪德拉斯，用不着煤，不过傳單上的笔迹是認得出来的。天啊！他只要能把写傳單的小手握在自己手里，什么代价都願意付。过了不久，少佐又收到一張傳單，上面說：約·賽特笠股份公司已在波尔多、奧泊圖、聖·瑪丽各地設立代办处，經銷名貴葡萄酒、雪利酒、紅酒，价格公道，如蒙諸亲好友以及各界人仕惠顧，本公司当予以各种便利。都宾得到这点暗示，狠命的运动当地的总督、司令、法官，还有軍隊里的人，都去定酒，反正是行政区里所有的熟人沒漏掉一个。他写信到賽特笠股份公 司 里 去 定

① 英国已經廢除的度量衡名，用来量煤及石灰等物。

酒，那数量大得連賽特笠先生和克拉浦先生（他便是所謂的“股份公司”）都大出意外。可憐的賽特笠老头兒走了这步突如其来的好运，原想在市中心造一所办公厅，雇一群書記，另外辟一个私人碼頭，并且計劃在世界各地設立經銷处。可惜好景不常，从此沒有接到第二批买卖。老先生已經失去了辨別酒味的能力，軍隊里的人喝到不能下咽的下等劣酒，大家咒罵經手买酒的都宾少佐。他只好出錢买了好些回来，重新拍卖出去，損失了一大笔錢。那时乔斯已經升到加尔各答稅务委員會的委員。他父亲寄給他一卷推銷貨色的傳單，另外附上一封私信，說是他在这次买卖之中打算靠他帮忙，已經运出一批好酒，憑發票取貨，請他照数將賬單付清。乔斯·賽特笠是在稅务委員會做事的，給人家知道他父亲是到处兜銷貨色的酒商，豈不是像做了賈克·开去^①一样的丢臉嗎？所以他十分輕蔑的拒絕付款，同时写了一封很厉害的信給父亲，叫他不許多管閑事。遭到拒絕的發票退回原处，賽特笠股份公司只得收下来。所有的亏空，只好把瑪德拉斯一注买卖上得来的利潤和爱米的一部分存款填进去弥补。

爱米一年有五十鎊的撫恤金。除此以外，她丈夫的遺囑执行人說，奥斯本去世的时候，他代理人手上还有五百鎊一注存款。都宾以小乔治保护人的資格，提議把这笔錢存在一家印度商行的分公司里，每年有八分的利錢好拿。賽特笠先生以为少佐对于这笔錢有些不老实的打算，竭力反对，甚至亲自到代理人那里禁止他們用这种方式投資。一問之下，倒使他吃了一惊，原来代理人手上並沒有这么一笔錢，他們說上尉剩下的錢不滿一

① 賈克·开去(Jack Ketch), 1686年死，是当时的劊子手，出名的殘暴，也有人說他当劊子手的技巧拙劣，所以在他手里受刑的人格外受苦。他的名字現在泛指一切官家的劊子手。

百鎊，這五百鎊想來是另外的一筆錢，詳細情形只有都賓少佐知道。這麼一來，賽特笠老头兒更相信这里面有些不正當的把戲，便去追問少佐。他拿出愛米近親的資格，很強硬的要求調查奧斯本上尉從前的賬目。他見都賓臉紅口吃，一副為難的樣子，更斷定他不是好人。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對那軍官發作起來，說的話非常厲害，直截了當的責備他非法侵占了女婿的財產。

都賓听了這話，再也耐不住了。他們原在斯洛德咖啡館里談話，都賓不看對手又老又弱，准會跟他鬧翻。他刁嘴咬舌的說道：“請到樓上來，我一定要你到樓上來，我要你看看明白究竟誰吃了虧，是我還是可憐的喬治。”他把老头兒拉到樓上他的臥房里，從抽屜里拿出奧斯本的賬目和一疊債券，——說句公道話，奧斯本欠了債，從來沒有賴着不出債券。都賓接着說道：“在英國欠的賬他算付清了，可是臨死剩下的錢還不滿一百鎊。我和一兩個別的軍官傾其所有，湊足這個數目，而你竟說我們企圖誑騙寡婦孤兒的錢。”賽特笠听了這話，又慚愧又懊惱。事實上，都賓對老头兒撒了一個大謊，他不但葬了喬治，付了愛米麗亞的醫藥費和路費，並且所有的五百鎊全是他一個人拿出來的。

關於這些費用，奧斯本老头兒從來沒有想到，不但是他，愛米麗亞家里別的親戚，甚至於連她本人，也沒有想到。她相信都賓上尉，當他是一個會計，他的一筆賬雖然十分混亂，她却不起疑心，並沒有知道自己欠了他這麼些錢。

她很守信用，一年寫兩三封信到瑪德拉斯給他，說來說去全是關於喬杰的消息。他把這些信當寶貝似的藏起來。愛米麗亞寫了信，他立刻就回，可是從來不先寫。他不斷的送禮給她和兒子。他從中國寄回來一匣圍巾和一副象牙棋子：兵卒是綠色和白色的小人兒，手里拿着真的劍和盾牌；武士騎在馬上；城堡

裝在象背上。配色勒先生說：“孟哥太太的一副也沒有这样精致呢。”象棋是乔杰的宝贝，他生平第一封信便是写給他干爹向他道謝。都宾还寄来許多蜜餞、酸辣菜等等食品，这位小爷开了壁橱偷吃，差点兒沒送了命。这些东西辣得要命，他以为上帝因为他偷嘴，所以罰他。爱米写信給少佐报告这次不幸的事件，写得很幽默。少佐看她精神逐渐复原，居然能說說笑話，心里很高兴。他又送来兩条披肩，白的一条給她，黑的一条有棕櫚叶花紋的給她母亲；另外有兩条紅圍頸，送給賽特笠老先生和乔杰冬天里戴。賽特笠太太知道披肩至少值五十基尼一条。她圍上披肩，盛裝走到白朗浦頓教堂去做礼拜，所有的女朋友都来祝賀她，夸獎这条披肩富丽。賽特笠太太对克拉浦太太和一切白朗浦頓的朋友說：“可惜爱米不要他。乔斯从来不肯送我們这样貴重的礼。我知道，他嫌着我們娘兒，什么都不願意多給。誰都看得出，少佐一片痴心恋着她，可是只要我提了一声，她就紅着臉，眼泪鼻涕的跑到楼上对着那相片兒發楞。我一看見那相片兒就討厭。奧斯本一家全可惡，有了錢就驕傲的了不得，碰見这种人，也算我們倒楣。”

由此可見乔治小时候的环境很寒酸，四周圍的人也都上不得台盤。这孩子身体單薄，脾气驕橫，而且很神經質，又因为从小受了女人的調教，有些扭兒气。他热烈的爱他那溫柔的媽媽，可是对她非常任性。在他小天地里的人都得听他指揮。他漸漸長大，态度倨驕，和父亲越長越像，引得大人們又惊又嘆。他像所有好奇的孩子一样，不論看見什么东西都要問个透徹。他外公覺得他說的話和問的問題着实深奧，心里敬服，于是老是在酒店里講小家伙怎么有學問有天才，把俱樂部里的人悶得难受。乔治对于外婆很冷淡，不过倒也不和她計較，他四周圍的人認為他

真是世上無双，他自己反正和他父亲一般驕傲，大約覺得他們的意見很准确。

从他六岁那年起，都宾常常写信給他。少佐問他几时上学，希望他在学校里好好讀書；如果不上学校，也得在家請个出色的私人教师。他已經到了受教育的年齡，他的干爹兼保护人表示願意替孩子付教育費，因为爱米丽亞的进款那么少，这项費用是極难負擔的。总之，少佐时刻想着爱米丽亞和她的孩子，委托代理人不时送东西給乔治，像圖画書、圖画盒、書台等等，一切娱乐用品教育用品，应有尽有。乔治六岁生日前三天，一位先生帶着佣人坐着小馬車来到賽特笠先生家里，指名兒要見乔治·奥斯本少爷。他是剛特衣街軍裝鋪的吳尔西先生，奉少佐的命令来給小少爷量尺寸做衣服。在从前，小少爷的爸爸奥斯本上尉一向光顧他的鋪子的。有时候少佐的兩個妹妹坐着自备馬車来看他們，說是很欢迎爱米丽亞娘兒一塊兒出去兜風，看来也是少佐的意思。兩位小姐十分周到，那倚老卖老的态度使爱米丽亞非常不自在，可是她性情随和，什么都肯忍耐下去，再說馬車上的裝璜又好看，小乔治对它十分醉心。她們兩位偶然也要求帶孩子到她們家里玩一天；她們住在丹麦山一所漂亮的花园住宅里，暖室里有好葡萄，牆边結着桃子，乔治非常爱去。

有一天，承她們好意，給爱米丽亞帶了消息来。她們說这消息非常有意思，是关于她們亲爱的威廉的，爱米丽亞听了准会觉得高兴。

她乐得眼睛都亮了，問道：“什么消息？他要回家了嗎？”

不是，絕对不是！看来亲爱的威廉快要結婚了，那位小姐是爱米丽亞的好朋友的亲戚，就是奥多爵士的妹妹葛蘿薇娜·奥多。当年奥多夫妇駐在瑪德拉斯，她就住到嫂子家里去了。据

說人人都稱贊她相貌漂亮，而且多才多藝。

愛米麗亞說：“哦！”表示她非常高兴。她說葛蘿薇娜和她的老朋友奧多一些長的不像，奧多上校人是十分忠厚的；總而言之，她真的非常高兴。不知為什麼，她情不自禁的一把抱起喬治來，滿心疼愛的吻着他。她把孩子放下地來的時候，眼圈兒都紅了，一路上她始終沒有開口——不過她真的非常高兴。

第三十九章

說些看破世情的話

現在我們應該稍微談談漢泊郡幾個熟人的近況了。有錢的姑媽那份遺產分配的結果，真叫他們大失所望。別德·克勞萊本來指望姐姐傳給他三萬鎊，結果只到手五千鎊，真像當頭一棍。這五千鎊錢付了他自己的和詹姆士（就是在大學讀書的兒子）的積欠，也就所餘無幾。四個丑女兒的嫁妝還是少得可憐。別德太太從前那蠻橫霸道的行徑把丈夫害得不淺，不過她本人無從知道，至少在表面上她死也不肯認錯。她賭神罰誓的說，凡是女人所能做到的，她都已經盡力做過了。她不會像那個假道學畢脫·克勞萊那麼拍馬屁，難道是她的錯處嗎？畢脫的錢財來路不正，如果他應該享這樣的福氣，就讓他享吧。她寬宏大量的說道：“不管怎樣，錢還在自己家裡。親愛的，畢脫不會把錢花掉，那准沒有錯。全英國找不出他那樣的守財奴。他和他那亂花錢的弟弟，那該死的羅登，一樣可惡，不過方式不同而已。”

第一陣的氣惱和失望過去之後，別德太太眼見自己家裡運

气不济，只得适应环境，竭力紧縮节省。她教导女孩兒們應該乐天安貧；她自己是会当家的主妇，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遮掩和躲避貧穷。她不时帶她們到附近的跳舞会和公共場所去露面，那努力不懈的精神真正了不起。不但这样，她还請朋友們到她家里款待，做出非常好客的样子，花錢着实闊綽。从前有希望得克劳萊小姐遺產的时候，請客的次数倒要少得多。从別德太太的行事来看，沒有人猜得出他們的希望落了空。她不断的在外面出头露面，別人再想不到她在家怎么扣刻挨餓。她的女兒們在衣著方面也比以前講究。她們不断参加温却斯德和沙烏撒潑頓的集会，卡吳思的賽馬跳舞会和賽船期間的各种宴乐，也有她們的份。家里的馬車，叫耕田的馬兒拉着，很少有閑着的时候，到后来外面的人將信將疑，以为姑媽当真留了遺產給这四个侄女兒了。他們一家在大庭广众提起克劳萊小姐，总是恭而敬之，表示感激她，舍不得她。照我看来，名利場上一切不老实的張致，再沒有比裝場面摆闊更普遍的了。这些人还要自鳴得意，以为能够把自己家里实在的經濟情形隱瞞起来，就算德行超群，值得大家贊揚。

別德太太就自以为是全英国少見的賢德妇人。不知內幕的陌生人瞧着她的幸福家庭，一定覺得感動。他們家里的人又有教育，待人又直爽，而且相亲相爱，那空气是融洽極了。瑪莎画的花兒十分精美，区里所有的义卖会，倒有一半出卖她的作品。爱瑪是区里的夜鶯，“汉泊郡電訊”上詩人的园地里，她的詩歌占着光荣的地位。范尼和瑪蒂尔达表演双人合唱，由媽媽彈琴，另外的兩姊妹彼此勾着腰，亲亲热热的坐在旁边听。沒人看見可憐的姑娘們私底下怎么在琴上用功，做媽媽的怎么一小时一小时毫不放松的給她們練習。总而言之，別德太太是个賢慧

的女人，会裝門面，在外場上敷衍得很像样。

凡是顧体統尽責任的好母亲能尽力的地方，別德太太都尽过力了。她从沙烏撒潑頓請了乘快艇出来取乐的游客，从温却斯德教堂圍場請了牧师，从軍营里請了軍官，在家款待他們。法院开庭的时候她想法勾引年輕律師到她家里去，又慫恿詹姆把他那几个一起打獵的朋友請回来，为了亲爱的女兒們，做母亲的有什么事不肯干呢？

这样的女人，和大房子里那个混賬的大伯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別德和他哥哥畢脫爵士已經完全决絕；不但他，全区的人都認為老头兒失尽体統，沒有人願意和他来往。他越老越不喜欢相与上等人，自从畢脫和吉恩夫人結婚后回来見過礼之后，有身分人家的馬車就沒有进过大厦的門。

見礼的一天弄得十分尷尬，結果不欢而散。他們家里的人想起来就忍不住打寒顫。畢脫面無人色的恳求他妻子再不要提起这件事。若不是別德太太还像从前似的把大厦里的动静都打听得一清二楚，畢脫爵士接待兒子媳妇的情形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他們那設備完美裝璜富丽的馬車走过园地的時候，畢脫發現树林子里面有好多空隙，原来从男爵竟自作主張把好些树木（兒子的树木）都斫下来了，畢脫看了又惊又气。园地上好久沒有人收拾，一片荒凉。跑道也沒有修好，漂亮的馬車在一汪子一汪子的泥水里东倒西歪的走，弄得污水四濺。平台前面的大轉角和通平台的石級顏色污黑，長滿了青苔，原来很整齐的花床里密密麻麻長着野草。屋子前面的百叶窗差不多全都关着，拉了半天門鈴，霍洛克斯才来開門，把女王的克勞萊的承繼人和他新妇讓到祖宗房子里去。他們一踏進門，就看見一个系緞帶的女人沿

着黑橡木的楼梯一溜烟飞跑上去。霍洛克斯引着畢脫夫妇向畢脫爵士名义上的“書房”那边走。他們走近書房，板烟味兒就越来越重。霍洛克斯道歉似的說道：“畢脫爵士身体不好。”接着又說他主人犯了腰痛。

書房的窗戶正对园地和跑道，畢脫爵士开了一扇窗，正在向車夫和畢脫的佣人大声嚷嚷，这两个人大概在把行李从車上搬下来。

他手里拿着烟斗，指着他們嚷道：“別把箱子拿下来。脫格，你这糊塗东西，他們不过来看看我，就要走的。噯哟！右边那匹馬的蹄子裂了好几个口子，怎么国王的腦袋酒店里也沒人給它擦一擦？畢脫，好哇？亲爱的，好哇？来看看老头兒，是不是？天哪，你長得真好看。你媽綑着一張長臉，跟你一点兒不像。好孩子，乖乖的过来亲亲畢脫老头兒。”

这一吻吻得媳妇手足無措起来。一則老头兒沒有剃鬍子，二則他一股子板烟臭，怪不得她为难。幸亏她想起哥哥莎吳塞唐也留鬍子，也抽雪茄烟，面子上沒有露出不欢喜的样子。

从男爵跟媳妇亲热过以后，便道：“畢脫長胖了。亲爱的，他可常常对你唠唠叨叨的講道嗎？第一百首聖詩，晚禱贊美詩，哈哈，畢脫，对不对？霍洛克斯，你这个呆子，別站在这兒像肥猪那么白瞪着眼，快去斟杯葡萄酒来請吉恩夫人喝，再拿一个餅来。不过我不留你住了，亲爱的。你在这兒也悶得慌。就拿我來說吧，凡是名叫畢脫的人都叫我覺得膩煩。我老了，有我自己的習慣，晚上愛抽袋烟，下下棋。”

吉恩夫人笑道：“我也会下。我和我爸爸，和克劳萊小姐，都玩过的。对不对，克劳萊先生？”

畢脫目無下塵的答道：“您所喜欢的那种游戏，吉恩夫人也

会玩。”

“話是这样說，她不会住下来的。不必了，不必了，你們还是回到默特白萊去住旅館，讓林色太太賺几个錢吧。要不，就上牧师家里去，叫別德請你們吃飯。他一定欢迎。你把老婆子的錢搶过来了，他心里感激得很呢。哈，哈！到我死了你得拿些錢出来修理这房子。”

畢脫提高声音說道：“我發現您的佣人們快要把木材都斫光了。”

畢脫爵士忽然成了聾子，說：“不錯，不錯，天气好，时令也对。可是呀，畢脫，我老了。求老天保佑你，你也是快五十的人了。漂亮的吉恩夫人，他看着不显老，是不是？因为他敬天敬神，不喝酒，不荒唐。瞧我，我快八十了。嘻，嘻！”他笑着，吸了一撮鼻烟，也斜着眼睛看看她，又捏捏她的手。

畢脫重新提到木材的事情，从男爵立刻又成了聾子。

“我老得不成了。今年的腰痛發的好厉害。我是活不長的了。媳妇啊，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喜欢你的相貌，平葛家的人全是一臉大骨头，我頂不爱看，好在你不像他們。亲爱的，讓我給你点兒好看的首飾，进宫的时候好戴。”他拐着腿穿过房間，在壁橱里拿出一只很旧的小盒子，里面的珠宝还值几个錢。他說：“这个給你，亲爱的。这些本来是我母亲的东西，后来給了第一个克劳萊夫人。这些珠子好看的很，我沒肯把它給那鉄器商人的女兒。不，不，你別客气了，赶快把匣子收起来！”他一面說，一面把盒子塞在媳妇手里，將壁橱砰的一声关上，那时恰好霍洛克斯托着一盤茶点进来。

畢脫和吉恩夫人辞別回家以后，系緞帶的姑娘質問他道：“你把什么东西送給畢脫老婆的？”她就是佣人头兒的女兒霍洛

克斯姑娘。区里面多少飞短流长都因她而起。如今她在女王的克劳莱大厦差不多是独当一面。

这緞帶姑娘一朝發迹的經過，使区里的人和家里的人都覺得駭然。緞帶在墨特白萊儲蓄銀行分行立了存折。緞帶把佣人們公用的小馬車霸占过来，独自坐着上教堂做礼拜。家里佣人有不中她的意的都歇了生意。那蘇格蘭花匠本来不想走；各个暖房里和牆上全長着他种的果子，他自己看了着实得意。靠着有个花园經營經營，把出产的果子菜蔬在沙烏撒發頓出卖，他倒也很能过日子。一天早晨，太陽很好，他發現緞帶在南牆旁边吃他的桃子；他說桃子是他的，不准她吃，便和她爭論起来，結果臉上着了几个嘴巴子。在女王的克劳莱，成体統的人只剩他和他的蘇格蘭女人跟蘇格蘭孩子，如今他們只得帶着自己的家俱什物搬出去。这座又雄壯又舒服的大花园就此滿目荒凉，花床也弄得一团糟。可憐的克劳莱夫人的玫瑰花圃只剩下一片野草，蕭条得可憐。下房里清灰冷火，只剩兩三个佣人在里面打寒噤。馬房和家务室里空落落的，都关了起来，而且一半已經稀破的了。畢脫爵士不見外人，到黄昏和他的佣人头兒霍洛克斯——現在称大总管——和那不要臉的緞帶姑娘一塊兒喝酒。緞帶从前只好搭着貨車到墨特白萊去，見了做小买卖的还得称他們“先生”，她的今昔真正是大不相同。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老头兒誰都瞧不上眼，难得走出大門，不知道是他自己臉上下不来，还是本来懶得跟街坊鄰舍周旋。他和所有的代理人都拌过嘴，所以只好亲手写信去勒掯佃戶。他一天到晚忙着写信。律师和农場上的总管有事情和他商量，也必須經過緞帶。管家娘子的屋子正对着后門，这些人从后門进来，她就在管家娘子屋子門前接見他們。这样，从男爵的困难一天比一天多，事情弄得一团糟。

畢脫·克勞萊是個品行端方的守禮君子，聽見父親這麼糊塗荒唐，心里那份氣惱也就不消說了。他每天担惊受怕，唯恐緞帶成了他第二个合法的后娘。那一次回家見禮以后，他从此沒有再回老家。在畢脫高尚文雅的家庭里，大家从来不提他父親的名字。這是不可外揚的家丑，家里所有的人都吓的不敢多嘴。莎吳塞唐伯爵夫人每逢有郵車下乡便寄一包傳教冊子給老头兒，从来不脫一班。這些小冊子写得惊心动魄，你看了准会吓得頭髮一根根掉下來。牧師住宅里的別德太太每夜出來巡查，看看榆樹頂上的天空中有沒有紅光，生怕榆樹后面的大房子失火。杰·活泊夏脫爵士和赫·弗特爾斯頓爵士本來是克勞萊家里的老朋友，如今治安推事定期會議開會的時候竟拒絕和畢脫爵士同時列席。他們在沙烏撒潑頓大街上看見這無賴的老头子伸出骯髒的手來和他們招呼，睬也不睬他。老头兒什么都不在乎，只把手插在口袋里算了。他一面爬到大馬車里坐下來，一面哈哈大笑。他嘲笑莎吳塞唐夫人的小冊子，嘲笑自己的兩個兒子，嘲笑所有的人。緞帶生氣的時候（她時常生氣）他也嘲笑緞帶。

霍洛克斯小姐成了女王的克勞萊大廈的管家娘子，對佣人們神氣活現，而且非常苛刻。她吩咐所有的下人都叫她“太太”，家里有一個小丫頭，一心指望能夠高升，口口聲聲稱她“爵士夫人”，管家娘子听了倒也不責備她。霍洛克斯小姐听得手底下的人奉承她，只說：“海絲德，比我強的太太固然是有的，不如我的也不少哩。”她大權在握，除了父親之外，其余的人都得听她指揮。就是對父親，她也傲頭傲腦，她說她將來要做從男爵的太太，她爹不能對她太隨便。她还扮演尊貴的爵士夫人，結果她自己很滿意，畢脫爵士只覺得滑稽。他看她裝模作樣，便嘻嘻的笑起來。有時候她擺足架子，學着時髦太太的氣派，樂得那老头兒

一笑就笑个把鐘头。他賭神發誓，說是瞧着她扮演上等太太竟比看戏还有趣。他叫她穿上第一位克劳莱夫人进宮覲見的礼服，發誓說她穿着这衣裳漂亮的了不得，这句话，霍洛克斯小姐听了完全同意。老头兒又吓唬她，說要帶她坐着馬車，赶着四匹馬立刻到宮里去。兩位死去的太太穿过的旧东西都給她翻騰出来，漂亮些的衣服給她剪的剪，撕的撕，照着她的身材重做，那式样也改得合她的脾胃。她未尝不想把她們的珠宝首饰也接收过来，無奈从男爵老头兒把它們都鎖在私人的小橱子里，随她甜言蜜語，再也不肯把鑰匙交出来。告訴你句真話，这位姑娘离开女王的克劳莱大厦之后，还留下一本習字帖，足見她在下苦功練字。她对于自己的签名尤其練得認真，写了好多“克劳莱夫人”，“蓓翠·霍洛克斯夫人”，“伊莉莎白·克劳莱夫人”等等。

牧师住宅里那几位賢德好人从来不到大房子里去，看見那討人厭的老糊塗躲着不理他，可是那里發生的事情他們却沒有一件不知道，天天防备着大禍临头。霍洛克斯小姐本人急煎煎的巴不得这件事快快成功，只可惜天地造化也妒忌她，像她这样賢淑貞靜，用情專一，偏不給她应得的酬报。

从男爵老是打趣着称她“太太”。有一天，他冷不防走到客厅里，看見她正顏厉色的坐在那架走了音的旧鋼琴前面（这鋼琴自从利蓓加在上面彈过跳舞曲子之后差不多沒有人碰过），嘴里哇呀哇呀的乱嚷。原来她也听过別人唱歌，正在竭力模仿。那指望她提拔的洗碗小丫头站在旁边听得高兴，摇头摆腦的說：“天老爷！唱得真好听啊，太太！”那腔調和上流社会里的高等蔑片不相上下。

从男爵看了，和平常一样高兴得哈哈大笑。那天黃昏他把这件事講給霍洛克斯听，形容了十几遍，惹得霍洛克斯姑娘臉上

羞答答的下不来。老头兒把桌子权当鋼琴，十个指头在桌面上乱彈，口里学她那样大叫大嚷。他賭神發誓的說这样悅耳的声音值得好好訓練，應該去請些唱歌教师来教导她，她听了这话也并不覺得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那一夜，他兴高采烈，和他的朋友那佣人头兒一起喝了不知多少攪水的甜酒。直到夜深，他那忠心的佣人，又是他的好朋友，才扶他去睡。

半小时之后，屋子里忽然乱哄哄的忙碌起来。这所大房子往常十分冷落，动用的只有兩三間屋子，那天晚上却見一个个窗口都射出灯光来。不久，打杂的小厮騎上小馬急急的到墨特白菜去請医生。再过了一小时，別德·克劳萊太太穿了厚底靴，裹着包头巾，和別德·克劳萊牧师，还有她兒子詹姆士·克劳萊，一起从牧师住宅穿过花园，从大門进来，由此可見这位了不起的太太把大房子里的事情打听得多么仔細。

他們穿过大厅和裝了橡木护壁板的小客厅（小客厅的桌子上还摆着畢脫爵士他們喝酒用的三只空酒杯和空的甜酒瓶），一直走到畢脫爵士的書房里，可有的碰見那不干不淨的緞帶姑娘，霍洛克斯小姐。她拿着一把鑰匙，手忙脚乱，正在把書桌和櫃子打开来，一回头看見別德太太戴着黑包头，底下一双眼睛亮滋滋的瞪着她，吓得哇的一声尖叫起来，一把鑰匙都掉在地下。

別德太太指着做賊心虛的黑眼睛姑娘大声說道：“詹姆士·克劳萊先生，你們瞧她！”

霍洛克斯姑娘叫道：“他給我的，是他給我的！”

別德太太尖声嚷道：“你这不要臉的东西，还敢說是他給你的！克劳萊先生，你是証人，咱們明明看見这个不成材的女人在偷你哥哥的东西，这是要处絞刑的，我老早就說她一定不得好

死。”

这一下把蓓翠·霍洛克斯吓坏了，跪在地下呜呜的哭起来。真正大贤大德的女人一旦看见冤家倒了楣，那真正是从心窝里乐出来，决不肯随便饶他，这个道理凡是认得贤德妇人的大约都明白。

别德太太说：“詹姆士，打铃把屋里所有的人全叫来，他们会齐以前不要停手。”铃声当啷当啷的响着，冷清清的大房子里本来只有三四个佣人，都赶来了。

别德太太说：“把这女人关起来！我们亲眼看见她在偷毕脱爵士的东西。克劳莱先生，写一张正式逮捕她的公文。贝多士，明天早上你坐着那小车子把她送到沙乌撒泼顿监牢里去。”

牧师是区里的行政长官，他插嘴道：“亲爱的，她不过——”

别德太太踩着厚底鞋嚷道：“怎么没有手铐？从前这儿不是有手铐吗？她那该死的爸爸那兒去了？”

可怜的蓓翠哭道：“是他给我的。不信你们问海丝德。海丝德，你看见毕脱爵士——你明明看见的——他给我的，——还是好久以前的事，——墨特白菜赶集以后第二天他给我的。我又没问他要。如果你们说不是我的，就拿去得了。”那可憐东西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很大的水鑽鞋扣。这副鞋扣本来在書房的書橱里，她看着喜欢，刚从橱里拿出来。

海丝德，那指望高升的洗碗丫头，忙道：“唷，蓓翠，你真是坏了心腸胡謔。当着又好心又慈悲的克劳莱太太，还有牧师先生，（说到这里她行了个屈膝礼）亏你怎么撒起谎来了？太太，您請搜我的箱子，这兒是我的鑰匙，您拿着。我家虽然苦，我也是在慈善堂里長大的，可是我老老实实的不偷东西。你呀，蓓翠，挑了那么多衣裳。我如果拿了一丁点兒的花边和絲袜子，那我就

永世不得上教堂！”

戴包头的賢慧女人咬着牙罵道：“你这鈍皮老臉的死了头，把鑰匙給我。”

“蠟燭在這兒，太太，倘若您要我領路的話，太太，我可以帶着您到她屋里去，太太，还有管家娘子屋里那口櫃子，太太，她在里头藏了好些好些东西，太太。”熱心的海絲德一面說，一面沒命的弯腰屈膝，对別德太太行礼。

“你还是閉着你那嘴好些。那东西住在哪兒我知道得清楚着呢。白朗太太，請你跟着我来。貝多士，好好兒看住那女的。”別德太太一面說話，一面拿起蠟燭来——“克勞萊先生，我看你还是到樓上去瞧瞧，別叫他們把你那作孽的哥哥治死了。”裹包头的太太叫白朗太太跟着，一直走到霍洛克斯姑娘的屋子里去，——她說的不錯，那女人住在哪兒她知道得清楚着呢。

別德走到樓上，看見医生已經从墨特白萊赶来了。畢脫爵士坐在椅子上，霍洛克斯战战兢兢的弯着腰服侍他。他們正在想法子給畢脫·克勞萊爵士放血。

牧师太太發号施令，不但在从男爵身旁守了一夜，而且一早就送了一封快信給畢脫·克勞萊先生。老头兒已經回过来一些；他不会說話，不过似乎見了人还認得清。別德太太十分坚决，守在他床旁边不走。这矮个子女人竟好像不需要睡覺的，一双亮澄澄的黑眼睛整整一夜不曾合过一次，倒是那医生睡在圈椅里打呼嚕。霍洛克斯着急起来，竭力要想維持原来的权力，給他主子撐腰。結果挨了別德太太一頓罵，說他是个不成材的酒鬼，叫他再也別在这屋里露臉，要不然也会像他那該死的女兒一样，当犯人一样發配出去。

他瞧着別德太太凶惡，心里也害怕，偷偷的溜到樓下的小客厅里，頂头遇見詹姆士先生。詹姆士把酒瓶倒了一倒，發現里面沒有酒，便叫霍洛克斯再去拿一瓶甜酒來。霍洛克斯添了酒，又換上干淨酒杯。牧師父子倆坐着，叫他放下鑰匙立刻滾蛋。那佣人見势头不好，泄了气，只得把鑰匙交出來，当晚和女兒兩個悄悄的溜之大吉，不敢再盤踞在女王的克勞萊大廈了。

第四十章

蓓基正式进了家門

克勞萊家的嗣子在出事以后不久便回家了，从此之后，他就成了女王的克勞萊的一家之主。上了年紀的从男爵虽然又活了好几个月，可是言語不清，腦子也糊塗了，庄地上一切事务，便由大兒子接手管理。畢脫發現情形很古怪。畢脫爵士老是把产业买进来典出去；他有二十个办事人，然而和他們个个拌过嘴。他又和佃戶們吵架打官司；又和律師打官司；他是开矿公司造船公司的股东，于是和这些公司也打官司。总之，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和他有法律糾紛。这些困难和庄地上的种种糾葛，的确需要像本浦聶格尔的外交官那样有条有理，百折不回的人来解决。他接手之后，便孜孜不倦的办起事來。他全家搬到女王的克勞萊大廈住下，莎吳塞唐伯爵夫人当然也跟着來了。她开始在教区里进行工作，就在牧師眼皮底下傳她自己的教，还把她那些未經批准的牧師們也帶到乡里來，不由得叫別德太太又惊又气。女王的克勞萊教区的牧師职位，畢脫爵士还没有和人訂

約出賣，伯爵夫人準備等到別德死后位子一空出來就自己接手，把她手下一個年輕小伙子安插進去。畢脫的外交手腕很高明，對於這事不置可否。

別德太太並沒有實行她對蓓翠·霍洛克斯小姐的威吓，因此那位姑娘也沒有到莎烏撒潑頓去坐監牢。他們父女離開大廈之後，父親就接辦了村子里的克勞萊紋章酒店，因為畢脫爵士以前曾經和他訂過租約。這個佣人頭兒又在本地買下一小塊地，因此得了選舉權。除他之外牧師也有一票，再搭上另外的四票，算是本區的主要代表，女王的克勞萊在國會一共占兩席，全靠他們選舉。

牧師住宅里和大房子里的女眷們表面上不錯禮節，至少在年輕人之間還維持面子，只有別德太太和莎吳塞唐夫人見面就勾心斗角的鬧，漸漸不來往了。每逢牧師家里的太太姑娘們到大房子里來作客，她夫人就躲在房里不露面。畢脫偶然能夠不跟丈母娘見面，倒也並不以為憾事。他相信平葛一家是全世界最聰明，最有意思，最了不起的舊世家，向來肯受他姨媽那位伯爵夫人的轄治，可是有時也嫌她太專制。給人家當作年輕小伙子自然是差強人意的事，不過自己究竟是四十六歲的人了，還給当孩子一樣對待，豈不傷了體面？吉恩夫人什麼都讓母親作主。她只能在私底下疼疼孩子，還虧得莎吳塞唐夫人事情忙，又要跟牧師們開會，又要和分散在非洲、亞洲、澳洲的傳教士通信，得費掉好多時間，因此很少余暇照料外孫女瑪蒂爾達和外孫子畢脫·克勞萊小少爺。畢脫小少爺身體不好，莎吳塞唐夫人不知給他吃了多少服輕粉，才算保住了他的小命兒。

畢脫爵士眼前動用的屋子，就是從前克勞萊太太死在那里的幾間；指望高升的海絲德姑娘勤快專心的伺候着他。誰能

够像重金聘来的看护那么赤心忠胆？她们替病人拍枕头，调藕粉，半夜起来服侍，忍受病人咕唧抱怨，看着门外的好太阳也不想出去玩。她们甘心把椅子当床，一日三餐一个人独吃，到黄昏守着壁炉里的火炭儿，给病人烧汤煮水。她们整整一星期翻来复去看一张周刊，一年来所能读到的书籍只有像“人之天职”和“法律——终身的事業”这一类的作品。她们的亲戚朋友一星期来看她一回，有的时候在衣服篮子里夹带了一小瓶杜松子酒回去，我们发现了还要责骂她们。太太小姐们，男人里面有谁能够整整一年伺候爱人而不变初衷呢？一个看护忠心伺候病人，一季不过拿十镑钱薪水，我们还觉得出的价钱太高。海丝德小姐专心服侍克劳莱先生的父亲从男爵，每季工钱只有五镑，克劳莱先生还唠叨个不完呢。

有太阳的日子，海丝德服侍老头儿坐在轮椅里，把他推到平台上去；这轮椅原是克劳莱小姐在布拉依顿用的，这一回和莎吴塞唐夫人的家具什物一起运到女王的克劳莱来了。吉恩夫人时常跟着轮椅散步。谁也看得出来老头儿非常喜欢她，见她进来就笑嘻嘻的连连点头，见她出去又哼哼唧唧的表示不愿意，到门一关上，更忍不住呜呜的哭起来。海丝德在太太面前十分恭顺温和，一转背就换一副嘴脸。她握着拳头对老头儿做鬼脸，嚷道：“不准闹，你这老糊涂蛋！”她明知他爱看炉里的火，却偏偏把轮椅从火炉旁边推开，逗得那老头儿哭得格外伤心。他七十多年来使心用计和人竞争；又爱喝酒，胡闹；不管做什么事，只为自身打算，到末了变成了一个哼哼唧唧的白痴，连穿衣、吃饭、睡觉、洗刷，都像孩子似的必须仰仗别人。

终久有一天看护的责任完了。一天清晨，畢脫·克劳莱正在书房里查看总管们的账目，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接着就见海丝

德走进来屈膝行了一个礼，說：“您請听，畢脫爵士，畢脫爵士今兒早上死了，畢脫爵士。我正在替他烤面包，畢脫爵士，預备給他过稀飯的，畢脫爵士，他每天早上六点鐘吃早飯，畢脫爵士，后来——我仿佛听得他哼哼，畢脫爵士，后来——后来——后来——”她又屈膝行了一礼。

畢脫的蒼白臉皮为什么忽然变紅了？恐怕是因为他終究做了畢脫爵士，又是国會議員，將來还能享受尊荣显貴的緣故。他想到：“現在我可以用現錢把庄地上的債務都了結清楚。”一面很快的計算了一下，看田地上究竟有多少負擔，有多少地方需要改善。起先他不敢动用姑媽的遺產，因为怕畢脫爵士万一复原，这些花費就等于白填了餡了。

大房子里和牧师住宅所有的百叶窗都关起来；教堂里打起喪鐘来；聖壇上鋪了黑布；別德·克勞萊沒有参加賽馬会，只在弗特尔斯頓家里靜靜地吃了一餐飯，飯后一面喝葡萄酒，一面談論死去的哥哥和新接位的畢脫爵士。蓓翠姑娘那时已經嫁了一个开馬具店的，得了消息哭得很伤心。家里的医生騎着馬过来向新主人致敬意，給太太們問好。在墨特白萊和克勞萊紋章酒店里大家也都談起这件事。近来酒店老板和牧师恢复了交情，牧师有时也到霍洛克斯店里去尝他的淡啤酒。

吉恩夫人問她丈夫畢脫爵士道：“你弟弟那兒，还是你写信还是我写？”

畢脫爵士道：“当然我写，我想請他参加喪礼，这原是該当的。”

吉恩夫人怯生生的問道：“还有——还有——罗登太太呢？”

莎吳塞唐夫人接口道：“吉恩！怎么給你想出这样的主意的？”

畢脫爵士很斬截的答道：“罗登太太当然也得請来。”

莎吳塞唐夫人道：“我在这屋里一天，这事就不能行！”

畢脫爵士答道：“您老人家請別忘了，我是一家之主。吉恩夫人，請你写信給罗登·克劳萊太太，請她参加丧礼。”

伯爵夫人嚷道：“吉恩，我不准你写！”

畢脫爵士又說道：“我是家里的主人。如果您对我不滿，必須离开舍間，我很抱歉。至于家务的处置調度，那是非依照我的主見不可的。”

莎吳塞唐夫人挺着身子站起来，那風度竟像息登思太太扮演麦克白夫人^①一样庄严。她吩咐下人套車；她說既然女兒女婿赶她出去，她只好含悲忍气一个人出去过日子，从此不問世事，專門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改过。

胆小的吉恩夫人哀求道：“媽媽，我們並沒有赶你出去呀。”

“你們請来的客人是上流社会的基督教徒不應該見的，明兒早上叫他們把馬准备着，我要走了。”

畢脫爵士站起身来，摆出一副威武的姿勢，看上去很像画展中那幅紳士的肖像，口里說：“吉恩，我念你写，請你动手吧。先写地名日期‘女王的克劳萊，一八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亲爱的弟弟——’”

麦克白夫人正在等待女婿軟化动摇，听得他的口气这么坚决，这么严厉，只得站起来，神色倉皇的走出書房去了。吉恩夫人抬头看看丈夫，仿佛要想跟出去安慰她母亲，可是畢脫不准妻子出去。

他說：“她才不走呢。布拉依頓的房子已經租掉了，上半年

① 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的女主角。息登思太太 (Mrs. Siddons, 1755—1831) 是專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名演員。

的股息也花完了，堂堂伯爵夫人住在小旅館里豈不要丟盡體統嗎？亲爱的，我已經等待了好久，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讓我采取这——这决定性的步驟。你当然明白一家不容二主这个道理。現在請你執筆，我們繼續写下去。‘亲爱的弟弟：——我的責任是向家下各人報喪，我想你們早已料到。——’”

总之一句，畢脫如今当了家了；靠着运气好——或者照他自己的看法，靠着功劳大，家里別人想了好久的財產几乎全落在他一个人手里。他决定对家里的人厚道些，处处不失體統，把女王的克勞萊一家重新振興起来。他想着自己是一家之主，心里很得意。他能力高，地位高，不出多少时候准能有極大的权势，因此打算將來給弟弟謀个位子，替堂弟妹們找条出路。大約他想到自己独占了这些人眼巴巴等待着的財產，心里也有些过不去。他当了三四天家之后，体态变了，主意也定了，認為治家必須公平正直，不能听憑莎吳塞唐夫人的主張，自己的至亲骨肉，倒是要竭力拉攏的。

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給他弟弟罗登；这封信詞意十分严肃，写的时候着实費了一番推敲，里面的字眼和見解深奥的了不得。吉恩夫人究竟心地簡單，她一面奉丈夫的命令把他的話一句句笔录下来，一面滿心敬服他的才具。她暗想：“他进了下議院之后，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演說家，”（关于他怎么打算进国会，当議員，还有莎吳塞唐夫人怎么專橫，畢脫也曾經在枕上和妻子談过几句；）“我丈夫真是個天才，又聪明，又忠厚！我一向以为他有些冷冰冰的，如今看来他为人真好，又有天才。”

事实是这样的，这封信的稿子，畢脫·克勞萊早已背得爛熟了。他是有手段的人，暗底下細細斟酌，把詞句修改得尽善尽美，事先不讓太太知道，怪不得她惊奇。

畢脫·克勞萊爵士將這封信寄到倫敦他弟弟羅登上校家里；用的信封上印着很寬的黑邊，火漆也是黑的。羅登·克勞萊得了這信，淡淡的不怎么起勁。他想：“何必跑到那悶死人的地方去呢？吃過飯跟畢脫兩個面面對，我可受不了。雇了車馬來回兩趟總得花二十鎊。”

他每逢有什么為難的事，便去找蓓基，所以把這封信跟她的巧克力茶一起托到樓上臥房里交給她，——她每天喝的早茶總是他親手做好了送上去的。

蓓基坐在梳妝台前面梳她的黃頭髮，羅登就把盤子擱在梳妝台上。她拿起黑邊信封，拆開讀了信，登時從椅子上跳起來叫道：“好哇！”喊着，把信紙舉起來亂搖。

羅登看着妻子東蹦西跳，身上一件法蘭絨的晨衣早已飛舞

起來，一頭黃頭髮搖得亂蓬蓬的，心里老大納悶，說道：“有什么好的？蓓基，他又沒有留什么东西給我們。我的一份產業早在我成年的時候給了我了。”

蓓基答道：“你这糊塗東西，我看你是再也長不大的了。快到



勃魯諾哀太太那兒去給我定几套黑衣服。你自己也买一件黑背心，帽子上也得圍一条黑帶子，——我想家里沒有黑背心吧？叫她赶着把衣服明天就送来，咱們星期四就能动身了。”

罗登插嘴道：“难道說你預备回去嗎？”

“当然預备回去。我要吉恩夫人明年帶我进宮。我要你哥哥把你安插在国会里，你这呆子！我要你和你哥哥都投票选举斯丹恩勛爵，亲爱的傻瓜！这样你就能当爱尔兰总督，或是西印度群島的事务大臣，或是司庫官，或是領事，这一类的事情。”

罗登埋怨道：“坐邮車又得花好多錢。”

“咱們可以用莎吳塞唐的車子，他是家里的亲戚，他的馬車應該一起去送丧才对。可是这样也不妥当，坐邮車好，显得咱們沒有架子，他們瞧着准覺得喜欢。”

上校問道：“罗迪当然也去罗？”

“沒有的事！何必多买一張票呢？他現在長大了，不能挤在咱們兩個中間不买票。讓他耽在家里，叫布立葛絲給他做件黑衣服就成了。出去照我的話把事情办了。还有，最好跟你的佣人斯巴克斯提一声，就說畢脫老爵士死了，等办过丧事，你还有好些遗产可拿呢。回头他准会把消息告訴拉哥尔斯。可憐的拉哥尔斯逼着要錢，听了这話心里可以有些安慰。”說完，蓓基便喝起茶来。

那天黄昏，忠心的斯丹恩勛爵来了，看見蓓基和她的女伴（她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朋友布立葛絲）忙着把家里所有的黑衣服黑料子鉸的鉸，撕的撕，拆的拆，准备做孝服。

利蓓加說：“布立葛絲小姐和我因为爸爸死了，正在这里伤心悲痛。勛爵，畢脫·克勞萊爵士死了。今天一早上我們难受得只会揪头髮，現在又在撕旧衣服。”

布立葛絲翻起眼睛來望着天，說不出話來，只好說：“利蓓加，你怎么說出這種話來了？”

勛爵應聲道：“利蓓加，你怎么說出這種話來？哦，原來老混蛋死了。如果他手段高明一點，本來還能加爵呢。畢脫先生倒出了不少力，事情只差一點兒就辦妥了，可惜那老的總是挑最不合适的時候變節脫黨。這老头兒真是個沙里納斯^①！”

利蓓加道：“我差點兒做了沙里納斯的未亡人哩。布立葛絲小姐，你還記得嗎？你在鑰匙孔里偷看，看見畢脫老爵士跪着向我求婚。”我們的老朋友布立葛絲小姐想起舊事，羞得面紅耳赤，幸而斯丹恩勛爵使喚她下樓倒茶，她便急忙走了。

布立葛絲就是利蓓加用來保全她貞操和名譽的看家狗。克勞萊小姐留給她一小筆年金。她本來很願意留在家里給吉恩夫人做伴，因為吉恩夫人對她很好，對其餘別的人也好，無奈莎吳塞唐老太太不要她，勉強留她住了幾天，糊過面子，就急急的打發她出門。畢脫先生覺得她不過忠忠心心伺候了去世的姑媽二十年，而姑媽竟對她那麼過分的寬厚，帶累自己大受損失，因此心上不滿，老夫人主張發放，他也不反對。鮑爾斯和孚金也都得着遺產，給家里辭退了。他們結了婚，按照他們同行中的慣例，開了一家寄宿舍。

布立葛絲本來打算和她鄉下的親戚同住，可是她一向看見的都是上流人物，和本家人反而過不慣。布立葛絲家里的人全是鄉鎮上做小買賣的；他們為布立葛絲小姐的一年四十鎊錢爭鬧起來，竟和克勞萊小姐的親友爭奪遺產的時候一樣激烈，而且比他們更不顧面子。布立葛絲的兄弟是個激進派，他開着個帽

① 希臘酒神巴克斯的義父兼隨從，極愛喝酒享樂。

子鋪，兼賣雜貨，要求姊姊出資幫他擴充營業；布立葛絲不願意，弟弟便罵她是个恃富而驕的貴族。她本來倒也願意投資，可是她还有个妹妹，嫁給一个不奉國教的鞋匠，跟那賣雜貨和帽子的弟兄不合（原来那兄弟上的教堂又另是一派），說他眼前就要破產，这样就霸占了布立葛絲，把她接去住了一陣。不奉國教的鞋匠要布立葛絲小姐栽培他兒子上大學，做紳士。這兩家把她历年的私蓄搜括了一大半去，最后她只好仍旧逃回倫敦，乡下兩家都痛罵她。她覺得为人服役还比自由身子方便得多，決定重新找事，在報上登了廣告說：“今有态度可亲的高尚女士，一向出入上流社会”等等。她住在半月街鮑爾斯的寄宿舍里，等人上門找她。

她就是这样碰見利蓓加的。一天，布立葛絲步行到泰晤士報去登第六次廣告，从市中心回来，身子已經很疲倦了。她剛剛走近鮑爾斯宿舍的門口，羅登太太的時式小馬車，由几匹小馬拉著，飛快的在这条街上走过。利蓓加自己在趕車子，一眼認出了态度可亲的高尚女士。我們都知道她性情最好，向来看得起布立葛絲。当下她立刻在門口止了馬，把韁繩交給車夫，从車子上跳下来。那态度可亲的布立葛絲突然看見了老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定下神来，兩只手已經給利蓓加拉住了。

布立葛絲不住的哭，利蓓加不住的笑。她們一走进过道，利蓓加便吻著那高尚的女士，然后和她一起走到鮑爾斯太太的前客厅里去。客厅里挂着紅色的厚窗帘，嵌着圓鏡子，鏡子上面站着一只假老鷹，用一条鏈子鎖著，窗口擱一張“空屋出賃”的召租紙牌子，那老鷹正瞧著那紙牌子的后面出神。

布立葛絲一面訴說自己的境况，一面抽抽噎噎的哭泣，唉呀的感嘆。这眼泪和嘆气原来是不必要的，不过像她这样軟心

腸的女人，和老朋友見了面，或是在路上意外遇見熟人，都要來這麼一套。和朋友見面是最平常的事，有些人却喜歡小題大做。尤其是女人，哪怕本來是你嫌我我怨你的，到重逢的時候也會感動得掉眼淚，雙方面回想到最後一次拌嘴的情形，只覺得愧悔。總而言之，布立葛絲先講她的經歷，跟着，蓓基也描寫了自己的身世，那份兒直爽誠懇是她的特色。

鮑爾斯太太（也就是孚金）特地走到過道里來偷聽客廳里的動靜，只听得里面哭一陣笑一陣，不由得板下臉來。她向來不喜歡蓓基。自從她和丈夫在倫敦住下來以後，常常去看望他們的老朋友拉哥爾斯一家。他們听了拉哥爾斯講起上校一家過日子的情形，表示很懷疑。鮑爾斯說：“拉哥，我的孩子，如果我處你的地位，我就不相信他。”鮑爾斯的女人看見羅登太太從客廳出來，冷冷的行了個禮。羅登太太一見這位退休的女傭人，一定要和她拉手；鮑爾斯太太伸出來的手指頭又冷又僵，摸上去就像五條小香腸。落後蓓基上了車，風馳電掣的上畢加迪萊去了，臨走向布立葛絲點著頭，眯著眼，怪迷人的笑了一笑。布立葛絲也伏在窗口召租紙板底下，對她點頭還禮。一眨眼間，蓓基已經到了公園，六七个花花公子立刻騎馬從車子後面跟上來。

蓓基探問了她朋友的近況，知道克勞萊小姐留給我們這位高尚的女士一份遺產，足夠她舒服度日，因此她倒並不計較薪水大小。蓓基一听這話，立刻給她作了好些居家過日子的打算，對她是極有好處的。蓓基自己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女伴，所以請布立葛絲當晚就到她家里去吃晚飯，說是要她見見她的小心肝小寶貝羅登。

鮑爾斯太太警告她的房客，叫她切不可輕易住到老虎窩里去。“布小姐，听我的話，你去了以後准要後悔的，要不然我就不

姓鮑尔斯!”布立葛絲答应一定小心謹慎。小心謹慎的結果是什么呢？第二个星期她就搬到罗登太太家里去住，不出六个月就把年金押了六百鎊借給罗登·克劳萊。

第四十一章

蓓基重回老家

孝服已經做好了，畢脫·克劳萊爵士那里也已經去信通知了，于是克劳萊上校夫妇坐上海弗萊邮車，动身到乡下去。大約九年之前，利蓓加还是个初出茅廬的女孩子，跟着那死了的从男爵一同下乡，坐的就是这輛車子。客店前面的院子她还記得清清楚楚，还有那当槽兒的問她要錢她沒有給，还有劍桥大学的学生要想巴結她，在路上把大衣給她裹在身上，这一切都如在目前。罗登坐在外面，很想帮着赶車，可是家里新近遭了丧事，当然不好胡来。他坐在車夫旁边，一路閑談，說起馬兒，說起路上的情形，說起他和畢脫小时到伊頓上学的时候，誰家开着旅館，誰家养的馬租出来拉邮車等等。到了墨特白萊，就看見家里的馬車等着他們，由兩匹馬拉著，赶車的穿着一身黑衣服。他們进車的时候，利蓓加說：“罗登，还是那輛旧車子，瞧这些座位上的布給蛀掉好多了。为着弄髒了这一塊，畢脫爵士——喝！鉄器鋪子的掌櫃道生也把百叶窗关上了；——为着弄髒了这一塊，畢脫爵士还大鬧了一場。記得那一回到莎烏撒潑頓去接你姑媽，他打破了一瓶櫻桃白蘭地酒，就給弄上这一大塊。唉，時間过得真快！那小屋子門口站在她母亲旁边跳跳蹦蹦的女孩兒难道是宝萊·

托尔博爱不成？我记得她从前是个怪骯髒的小东西，老是在园里撿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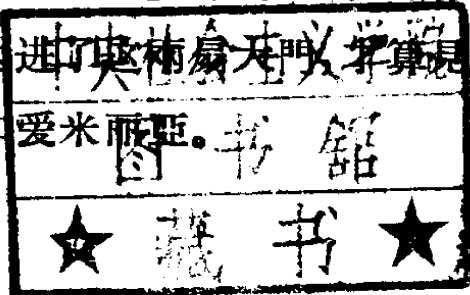
罗登說：“这女孩兒長得好。”那时小屋前面的人对他行礼，他竖起两个指头碰碰帽子边，給他們还礼。蓓基东鞠躬，西招呼，仪态雍容的四面应酬。她跟人招呼的时候說不出的喜欢。这一回，她不再是个闖江湖的騙子，算是名正言順的回到祖宗的基業上来了。罗登呢，反有些羞愧短气。大概他想起小时候的情景和自己当年純朴的气質，模模糊糊的感到悔恨、疑惧、慚愧，心上着实难受。

利蓓加說：“你的妹妹們一定都長大了。”大概从她离开这两个姑娘之后，这还是第一回想到她們。

上校答道：“我实在不知道。咦，这是洛克老媽媽呀！你好哇，洛克太太？我是罗登少爷，你还記得我嗎？这些老婆子真長寿，我小的时候就仿佛覺得她挺老挺老的了。”

那时車子恰好进了洛克老媽媽管着的大門。洛克媽媽吱吱的把旧鉄門打开来，馬車便在兩根長滿青苔的柱子中間穿过去，——柱子上面塑着蛇和鴿子組成的家徽。进門的时候蓓基再三要和老媽媽握过了手才肯繼續往前走。

罗登四面看看說：“我們老爹把树木砍了好些。”說完，他不响了，蓓基也不說話。他們兩人都很激动，不免回忆到从前的事情。罗登想起伊頓公学，想起母亲，在他記憶中，她举止端庄，却有些冷冰冰的。他想起死去的姊姊和他兩個最好；还有，他从前老是痛打畢脫。这么想着，他又惦记起在家的小罗登来了。利蓓加想到自己年輕时的种种遭遇，当时的生活真是墮落，干的全是瞞人的勾当，直到她进了大倫敦才算是見了世面。她还想起平克頓小姐、乔斯和爱米麗亞。



石子路和平台都已經磨洗干淨了。進門處挂着一塊漆過的大報喪板。馬車在那看得眼熟的台阶前面一停下來，就有兩個高个子、相貌莊嚴、穿黑衣服的听差把前門往左右各開了一扇。他們夫妻臂挽着臂走過穿堂的時候，羅登漲紅了臉，蓓基的顏色却有些發青。然後他們走進裝橡木護壁板的客厅，蓓基一把抓緊了丈夫的胳膊。畢脫爵士夫婦早已在那里準備迎接。畢脫爵士穿了黑衣服，吉恩夫人也穿了黑衣服，莎吳塞唐夫人頭上裹着一頂極大的頭巾，上面釘滿了細長的黑玻璃珠子，又插着黑的烏毛；那烏毛在她頭上搖來晃去，倒像柩車上面的大盤子。

畢脫爵士料得不錯，她並沒有走，不過每逢看見女婿和她那忤逆的女兒，便正顏厲色的一聲兒不言語。在孩子們屋里，她的臉色也是陰沉沉的，兩個孩子瞧着都覺得害怕。這一回大家歡迎羅登夫婦這兩個浪子回到家里來，她也只好微微的点了一點頭，頭上的頭巾和黑烏毛跟着向前側了一側。

說句實話，她冷淡不冷淡，羅登夫婦並不在乎。在他們心上，她當時不過在次要地位，當权的哥哥嫂子怎么接待，才是他們最关心的。

畢脫臉上紅了一層，上前拉着弟弟的手；他又和利蓓加拉手，並且對她深深鞠了一個躬。吉恩夫人把小嬌子兩只手都握著，很親熱的吻了她。不知怎么，這個闖江湖的老手受了這一抱一吻，竟眼淚汪汪起來。我們都知道，她是難得掉眼淚的，不過吉恩夫人這麼誠誠懇懇，傾心相待，實在使她又喜歡又感動。羅登見嫂嫂這般親熱，胆子也壯了，捻捻鬍子，上前吻了她一下，吉恩夫人登時把臉緋紅了。

後來沒有外人，羅登對妻子說道：“吉恩夫人真不錯。畢脫長胖了。這次喪事場面很闊。”利蓓加道：“他反正有的是錢。”羅

登說：“那丈母娘是個怪可怕的老婆子，兩個妹妹長得不難看。”這話利蓓加也同意。

兩個姑娘本來在學校里，這一回給叫回來參加喪禮。大概畢脫·克勞萊爵士為一家的體面着想，認為應該盡量多拉幾個穿黑的人來送喪。家里所有的男女傭人，收容所里的貧苦老太婆（死了的畢脫爵士吞沒了她們許多錢），教區書記的一家，大廈和牧師家里雇着的手下人，都穿上了黑衣服。除此之外，包辦喪事的人也帶了好些幫忙的人，少說也有二十來個，都是渾身穿黑，帽子上也圍着黑紗，這樣，盛大的葬儀舉行時場面上可以好看些。可是這些人在我們的戲里都是不開口的角色，既沒有台詞，又沒有戲可做，在這裡不必多占篇幅了。

利蓓加見了小姑們，並不隱諱自己從前做她們教師的事。她很和藹、很直爽的談起舊事，一本正經考問她們的功課，而且說分別之後她時常想念她們，總是牽心挂肚的惦記着。听她說話，仿佛她離了姑娘們一心都在她們身上，不時的為她們的前途籌劃。克勞萊夫人和她兩個小姑都那麼想。

晚飯之前穿衣打扮的時候，露絲小姐對凡奧蘭小姐說：“八年來她一點沒有變。”

那一個答道：“這些紅頭髮女人氣色真好。”

露絲小姐說：“她那頭髮的顏色比以前深了好些。我想大概是染過的。”她又道：“她長胖了，比以前好看。”露絲小姐自己如今也越長越胖了。

凡奧蘭小姐道：“難為她倒並不擺架子，還記得從前做過我們的教師。”照她的意思，所有的女教師應該安分守己，切不可妄自尊大。她忘了她的祖父雖是華爾泊爾·克勞萊爵士，外祖父却不過是墨特白萊的道生先生，實在說起來，她的家傳的紋章里

还有个煤斗子呢。在名利場中，像她那样單有好心而沒有記性的人到处都是。

“牧师家的姑娘們說她的母亲是歌剧院里的舞女，我想不至于吧——”

露絲雍容大度的答道：“出身低微可不能算罪名。我覺得大哥做的不錯，她既然是咱們家的人，当然不能不理她。別德嬌嬌还多說些什么呢？她想把爱瑪嫁給酒店掌柜胡潑那小伙子，說是要定酒，老实不客气的就把他請回家了！”

凡奧蘭道：“不知道莎吳塞唐夫人会不会走。她瞧着罗登太太，一臉生气的样兒。”

露絲^①賭神發誓的說道：“她要走我真求之不得。我可不要看‘芬却萊廣場的洗衣妇人’。”那时楼底下按照慣例，已經打鐘催大家吃飯了，兩位姑娘一面說話，一面往下走。有一条走廊是她們避开不走的，因为棺材就停放在走廊尽头一間关着的屋子里，由兩個人守着；里面不分昼夜点着蠟燭。

晚飯之前，吉恩夫人把利蓓加引到專为她預备的屋子里去。这里也像大房子里別的部分，在畢脫的管理之下整齐舒服得多了。吉恩夫人看見罗登太太那几个朴素的小箱子已經給送上来，分放在臥房里和隔壁的梳妆室里，就幫着小嬌子脫下整齐的黑帽子黑外衣，并且問她还要什么不要。

利蓓加道：“我最希望能到孩子屋里去看看你的兩個小寶貝。”她这么一說，兩位太太就相亲相爱的对看了一眼，手拉手的到孩子屋里去。

瑪蒂尔达还不到四岁，蓓基說她是全世界最招人爱的小宝

① 原文是“凡奧蘭”，想是作者的笔誤。

貝兒。男孩子才兩歲，臉色青白，頭很大，眼睛也沒有神，蓓基說他不但長得特別大，而且相貌和智力都與眾不同，這樣的孩子真是少見的。

吉恩夫人嘆道：“我只希望媽媽別老是給他吃藥。我常想，如果少吃點兒藥，大家的身體都會好些。”接着吉恩夫人和她的新朋友便親密的談起小孩兒生病吃藥的話來。這類的閑談，聽說不但所有做母親的人喜歡，大多數別的女人也喜歡。五十年前，寫書的還是個怪好玩的小孩兒，吃過晚飯後總得跟着太太奶奶們一起離開飯廳。我記得很清楚，她們說的大都是自己怎麼害病。如今我也問過兩三位太太，她們都承認這風氣並沒有改變。太太小姐們不妨自己觀察一下，我勸你們今天晚上吃完了甜點心，大伙兒在客廳里談心的時候留心听听大家說的話，看是怎麼樣。總而言之，過了半小時之後，蓓基和吉恩夫人已經成了很親密的好朋友了。到晚上，吉恩夫人對畢脫爵士說她的小嬌子直爽誠懇，心地也好，待人也親切。

利蓓加真是不辭勞苦，她先是容容易易的贏得了女兒的歡心，然後便竭力想法子討好那威風凜凜的莎吳塞唐夫人。趁着她夫人獨自一個的當兒，利蓓加立刻動手籠絡。她談到孩子的健康問題，說起有一回她的寶貝兒子害病，全巴黎的醫生都說他沒有救了，後來她給他吃了一大服輕粉，才算保全了小命兒；如果沒有輕粉，孩子豈不就完了呢？然後她又說起她經常在梅飛厄一家教堂里做禮拜，認識了不起的勞倫斯·葛瑞爾斯牧師，因此時常听得莎吳塞唐夫人的大名。她說近年來環境改了，遭遇又不如意，所以對於人生的看法和從前大不相同。從前迷戀着富貴榮華，因此一誤再誤，但願既往的糊塗行徑不至于使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絕境，她將來還打算在宗教方面下些工夫。她說

起以前全亏有克劳莱先生给她讲些教理，又说起曾经看过“芬却莱广场的洗衣妇人”，得到很大的益处。她又问起写那本小书的天才作者爱密莲小姐。她现在成了爱密莲·霍恩伯洛夫人了，住在好望角，她的丈夫很有希望成为加弗拉瑞亚的主教。

最后她又干了一件最聪明的事，便取得了莎吴塞唐夫人的欢心。葬礼过后，她觉得心神不宁，身上不快，恳求她夫人想法子。老夫人不但口头指点，到晚上穿上长睡衣，打扮得更像麦克白夫人，亲身走到蓓基房里来。她带着一包自己最喜欢的传教小册子，还有一杯自己配的药水，逼着罗登太太喝下去。

蓓基先接过小册子，翻开来全神贯注的看着，一面和老太太讨论小书的内容，又请教怎样才能求得灵魂上的平安，希望这样挨着，肉身就可以不必受她医治。无奈关于宗教的话题都已经说完了，麦克白夫人还是不肯走，一定要眼看蓓基吃了药才罢。可怜得罗登太太没法，只得装出感激的样子，当着那位顽固的老太太把药水喝下去。老太太祝福了那上她当的可怜东西，自己回去了。

她的祝福对于罗登太太并没有多少用处，罗登进来的时候看见她的气色不大对。利蓓加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她自己虽然成了笑柄，但是这件事实在滑稽，她笑得忍不住，便细细形容了一番，描写自己怎么上了莎吴塞唐夫人的当。罗登听得哈哈大笑，那声音和平常的时候竟也不相上下。罗登夫妇回到伦敦梅飞厄的家里之后，斯丹恩勋爵和小罗登常常听了这故事发笑。蓓基把这出戏从头到尾演给他们看。她穿上睡衣，戴上睡帽，板着脸儿满口大道理。她假装叫人吃药，一面解释药水的好处，把那道貌岸然的样子模仿得维妙维肖，听的人还以为这哼哼唧唧的声音是从伯爵夫人自己的罗马式鼻子里发出来的呢。凡是常

到梅飞厄来拜望蓓基的客人老是跟她說：“把莎吳塞唐夫人給你吃藥的故事表演一下吧。”莎吳塞唐伯爵夫人居然变得这么有趣，还是生平第一遭呢。

畢脫爵士还記得从前利蓓加对自己十分尊敬，所以不討厭她。她和罗登的婚姻虽然不是門当戶对，可是对于罗登却是有益处的，只要看他現在的行为和習慣就知道了。再說，他們結了婚豈不是成全了畢脫本人嗎？手段狡滑的家伙明知道他全靠这头亲事才能到手偌大的財產，心里暗暗好笑，覺得他自己反正沒有理由出来反对。利蓓加的行事、談吐以及她表示的意見，也沒有减少他的得意。

从前畢脫最乐意的就是蓓基恭而敬之的态度；如今她加倍的小心，而且能够引得畢脫滔滔不絕的發議論，听得他自己也老大惊奇。畢脫本来佩服自己的才能，禁不起利蓓加在旁边一夸奖，更得意了。在嫂子面前，利蓓加的話說的也是合情合理。她說一手撮合这婚姻的是別德·克劳萊太太，后来在背后說坏話的也是別德·克劳萊太太。她这人貪得無厭，要想独吞克劳萊小姐的財產，設法叫罗登失去姑媽的欢心，才編出許多惡毒的謠言中伤利蓓加。她做出天使一般逆来順受的样子，說道：“她要我們穷，总算成功了。可是她給了我一个世上少有的好丈夫，叫我怎么能跟她生气呢？再說，她自己的希望也落了空，想了半輩子的財產沒有到手，她那份兒貪心可不是也遭了报应了嗎？”她又說：“沒有錢怕什么？亲爱的吉恩夫人，我們才不怕穷呢！我是从小过慣苦日子的。我能够嫁到这么有根基的旧世家做媳妇，心里真是得意。如今能用克劳萊小姐的財產恢复咱們家里从前的光輝，豈不好呢？我一想到这上头，时常覺得高兴。畢脫爵士是識得大体的，这些錢到了他手里反正比到了罗登手里好。”

畢脫爵士的妻子是忠實不過的，當然把利蓓加說的話一句句都傳給丈夫聽，更加深了蓓基在他心上留下的好印象。他對蓓基實在滿意，葬禮完畢以後第三天，全家在一起吃飯，畢脫·克勞萊爵士坐在飯桌的主位上切鷄，竟對羅登太太說：“呃哼呀！利蓓加，我給你切個翅膀好嗎？”利蓓加一聽這話，高興得眼睛都亮了。

利蓓加忙着串設計謀，希望達到自己的目的；畢脫·克勞萊爵士忙着布置喪禮，籌劃着種種和他的前途和地位有關的事務；吉恩夫人在母親許可的範圍里面忙着照料兒女；太陽每天升起來落下去；家里那鐘樓里的大鐘照常按時催人吃飯祈禱；女王的克勞萊的舊主人呢，卻躺在他生前住的房間里，由兩個專門雇來伴靈的人日夜看守着。這些人都是吃這行飯的，里面有一兩個是女人，另外有三四個辦喪事的人派來的男人，在沙烏撒潑頓算是最像樣的了。他們都穿了黑衣服，到處擺出辦喪事的時候少不了的那股子躡手躡腳、悲悲戚戚的神氣。他們輪流伴靈，下班時在管家娘子的房里歇息，私底下斗牌喝啤酒。

停放着的人生前本來是世家子弟，上代全是武士紳士，現在只等着給擡進家墓了。全家主僕都避得遠遠的，不肯走到這陰慘慘的地方來。痛惜他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那可憐的女人——她本來希望做畢脫爵士的妻子，差點兒做了大房子里的主婦，到後來得了不是逃走了的。老头兒還有一只心愛的老獵狗，在他半瘋半傻的一陣子和他很有交情；除了這女人和獵狗，沒有一個人為他傷心，因為他一輩子沒有費過一絲一毫的力氣和別人交朋友。我們里面品質最優美、心地最仁厚的人，死后如果能夠重游舊地，准會發現在世的親友早已把他丟在腦勺子後面。設若我們死后仍舊脫不了名利場上的見解，大概免不了覺得懊喪。畢

脫爵士不久就給大家忘掉了，哪怕是我們里头最好最忠厚的，在活着的人心里也不过比他多耽几个星期罢了。

誰高兴去送喪的不妨跟着一起到坟上去。到下葬的日子，仪仗排列得非常体面。家里的人坐着蒙上黑布的馬車，把手帕掩着鼻子，准备擦抹掉下不来的眼泪。承办喪事的人和他的随从們滿面悲悲戚戚的样子；佃戶的代表为討好新地主，也来送喪。鄰近地主們的馬車也在行列里面慢慢的走，那速度一小时不过跑三哩；这些車子虽是空的，可是表现的悲痛是深切的。牧师照規矩講了一篇話追悼“我們已經去世的亲爱的兄弟”。只要死者的尸首还在，活人便借此摆虛場面：我們裝模作样，硬編出許多繁文縟节，先把尸身盛仪停放，然后擱在絲絨襯底的棺材里，用鍍金的釘子釘起来，最后在坟上豎了石碑，上面刻着連篇的謊話，这样才算尽了心。別德的副牧师是个剛从牛津畢業的伶俐小伙子；他和畢脫·克勞萊爵士兩個人合作，給去世的从男爵做了一篇很得体的拉丁文墓志銘。那副牧师又講了一篇精心著作的訓戒，劝告活着的人不可过分哀痛，并且用最恭敬的口气提醒大家，說那神秘的、陰森森的大門已經把去世的弟兄和其余的人隔开了，总有一天，在世的人也得經過这一关。講道完畢以后，佃戶們有的騎馬回去，有的留在克勞萊紋章酒店里吃东西。鄰居的車夫們在女王的克勞萊大厦的下房吃过午飯，赶着車子各自上路回家。办喪事的人收拾了繩子、棺衣、絲絨帳、駝鳥毛等等喪事用品，爬到柩車頂上坐着回到沙烏撒潑頓去了。他們等車子出了大門来到大路上，立刻催着馬快跑起来，臉上的表情也恢复了常态。到了鎮上，他們三三兩兩在酒店里喝酒，只見各处店門口都是穿黑的人，手里的酒壺映着太陽光閃閃發亮。畢脫爵士的輪椅給推到花园里堆各色器具的屋子里去了。那条

老獵狗起初时常嗚嗚的哀叫；从男爵畢脫·克勞萊爵士当家当了近六十年，身后除了那獵狗之外竟沒有一个人为他哭过一声。

附近的飞禽很多，而且涉足政界的英国紳士似乎沒有一个不爱打野鷄的，因此畢脫·克勞萊爵士等到第一陣哀痛过去之后，偶而也戴上圍着黑紗的白帽子，出去打鳥消遣。他看着四面的田野，有的种着蘿卜，有的留着残余的麦杆，都是自己的财产，心里暗暗得意。有时他非常的虛心，自己不帶獵槍，只帶着一支不能当武器的竹节手杖，讓他高大的弟弟罗登和他的獵戶們在旁边砰砰的开槍。畢脫如今有錢又有地，所以他的弟弟也对他另眼相看。克勞萊上校自己是一个子兒也沒有的，对于一家之主恭而敬之，不再因为他是个膿包而看不起他。他哥哥談起怎么种树，怎么排水，他在旁边洗耳恭听；对于牛羊馬匹怎样豢养，他也参加了意見，并且特地騎馬到墨特白萊給吉恩夫人挑选一只母馬当坐骑，自告奋勇訓練它等等；总之，当年强头蹶腦的騎兵現在变得低心小胆，成了个很不錯的弟弟了。布立葛絲时常的給他写信，报告小罗登在倫敦的近况。孩子自己也写信說：“我很好。我希望您很好。我希望媽媽很好。小馬很好。格雷帶我上公园騎馬。我能騎着馬跑了。我碰見上次騎馬的小男孩兒。馬一跑他就哭了。我不哭。”罗登把这些信念給哥哥听，也念給吉恩夫人听；吉恩夫人听了非常喜欢。从男爵答应栽培孩子上学，他的忠厚的妻子拿出一張五鎊的鈔票交給利蓓加，請她买一样东西送給小侄兒。

一天天过去，大厦里的太太小姐們过着平淡的日子，也有些平淡的消遣；住在乡下的女人，对于这种生活倒也心滿意足。她

們隨着鐘聲吃飯和祈禱。兩位姑娘吃完早飯就練琴，利蓓加點撥點她們。然後她們穿上厚底鞋子在園地裏和小路上散步，有時候走出大門到村子里去訪問鄉下人，帶着莎吳塞唐夫人的小冊子和藥品，送給村里的病人。莎吳塞唐夫人常常坐小馬車出去兜風，利蓓加坐在她旁邊，聚精會神的聽她講大道理。到晚上，她唱韓德爾和海登的曲子給全家聽，過後拿出一大塊毛絨刺繡品來繡花。看她的樣子，竟好像她活着就為干這些事，一直到她成了個斯文的老太太，一直到她死，再也不用干別的事了。不但如此，你一定還以為她死後會留下許多的公債票，大家都舍不得她。誰知道她一到自己家里就得使心用計，帶騙帶哄的對付着過日子呢？誰知道她那麼窮，要債的就在大門口等着呢？

利蓓加想道：“做個鄉下紳士的太太并不难。我想如果我有了五千鎊一年的進款，也會做正經女人。到那時我就成天在孩子屋裏磨蹭，數數牆上一共結了几个杏兒，在花房裏澆澆花，在石榴紅裏面撿撿枯葉子。我也会問候老婆子們痛風可好些了，也肯花半克朗買些湯給窮人喝；有了五千鎊一年，花掉一個半克朗算什麼呢？逢上有朋友請客，我就坐着馬車走十哩路專誠去吃飯，穿的衣服哪怕是前年的款式也沒有關係。我一定上教堂，坐在家里的大包座裏面忍住不打盹兒，或是拉下面紗躲在幔子後面睡覺，這些事只要練習几回就成了。有了錢，我也肯付賬。這兒的人為什麼算厲害能幹呢？還不是靠着這點兒本事自鳴得意嗎？我們這些沒錢的真是罪孽深重，他們瞧着只覺得可憐。他們給了我孩子五鎊錢，就自以為慷慨，我們拿不出錢的人，就該給他們瞧不起。”誰能批評蓓基的想法不對呢？她和一般正經女人為什麼不同？誰能說不是因為金錢作祟呢？各人經過的考驗是不同的，你只要考慮到這一層，就不敢自以為高人一等了。如果境

况寬裕，百事遂心，虽然不能使奸刁的人变得老实，至少能防止老实人腐化墮落。譬如說，一位副市長剛剛赴过甲魚席，决不会从馬車里走出来偷人家一只羊腿；到他認真挨餓的时候，就保不住不去偷面包。蓓基把各人的机会比較了一下，認為世上的是非善惡分配得十分平均。

七年之前她在这里住过兩年，从前常到的地方，像田野、树林子、池塘、花园、小树叢、大房子里的各間屋子，她一处处都重新看了一遍。那时她还年輕，或者可說还不算老，因为真正年輕的时候，她早已忘怀了。七年前的見解和感情她还記得；現在她見过了世面，結識了大人物，地位比从前高得多；把現在的見解感情和七年前的比一比，确是大不相同。

蓓基心里想道：“我的地位比从前高了不知多少，因为我有腦子，而其余的人差不多全是傻子。如今再叫我过从前的日子，我也过不慣。以前在爸爸画室里碰見的人，我可不能再跟他們交朋友了。如今到我家里来的都是戴勛章佩宝星的大老爷，不再是口袋里攔着一紙包烟絲的穷艺人。我的丈夫是个紳士，我的妯娌是伯爵的女兒。几年以前，我在这屋里的地位跟佣人差不多，現在可是主人了。从前我只是个穷画家的女兒，甜言蜜語的哄着轉角上的杂货店掌櫃，問他賒茶叶賒白糖，現在我究竟比从前闊了多少呢？倘或我嫁了弗朗西斯——他倒是真心爱我——到今天也不見得比我現在更穷，唉！只要有人肯送我一些年息三厘的統一公債，讓我舒服过日子，我願意把社交界的地位和闊亲戚們都讓給他。”蓓基感到前途渺茫，只望能手里有些可靠的产业，安心度日。

大概她也曾想到，倘若她做个誠实而沒有地位的人，尽責任，走直路，說不定也很快乐；只看她努力不懈的追求快乐，走的

路却不見得比第一条离开目标近。即使蓓基偶然有过这些心思，她也不願意多想，总是轉弯抹角的躲开算数，就好像女王的克劳萊的姑娘們躲开停灵的房間一般。这种心思是她瞧不起的，不肯正視的，而且她已經走上了第二条路，也难抽身后退。照我看来，一个人的良心难得責备自己，即使心上有过过不去的感觉，也就一下子給自己蒙混过去了。还有些人，根本一輩子沒有受过良心的責备。

在名利場上的人，一想到自己的陰私会被人揭發，或是可能丢面子，受处分，都覺得难受，可是單为做錯了事就感到不安的却没有几个。

利蓓加在女王的克劳萊住了一陣子，对于那“不义的財神”治下的人，尽量的結交。临走时吉恩夫人和她丈夫都竭力表示亲热，希望不久和她再見，因为只等倫敦崗脫街的房子重新修理裝飾过之后，他們便准备搬到城里去住。莎吳塞唐夫人替她包了一包藥品，又請她帶一封信給劳倫斯·葛瑞尔斯牧师，信上說那帶信的人是她从危难中救出来的，恳求牧师留心她的灵魂。畢脫坐着馬車，赶着四匹馬，一直送他們到墨特白萊。他們的行李早已打發車子先运掉了，行李車上还裝了許多送給他們的野味。

克劳萊夫人和小嬌子告別的时候說道：“你不久就能跟小寶貝見面了，心里高兴得怎么样？”

利蓓加翻起綠眼珠子望着天答道：“唉，我高兴死了！”她巴不得能够离开乡下，可是又舍不得走。女王的克劳萊真是說不出来的沉悶，可是那兒的空气似乎比她往常呼吸的要干净些。乡下的人蠢得很，可是待人都很忠厚。蓓基自己暗想道：“这是多年拿三厘利息的影响呀。”她這話大概有些道理。

郵車走進畢加建萊，倫敦的燈光閃閃爍爍叫人看着高興。在克生街住宅里，布立葛絲已經生了一爐熊熊的火；小羅登還沒有睡覺，等着歡迎爸爸和媽媽。

第四十二章

關於奧斯本一家

我們跟那位有體面的朋友，就是住在勒塞爾廣場的奧斯本老先生，已經好久不見面了。自從他和我們告別之後，日子過得不很快活。講到他近年的遭遇，不遂心的着實不少，哪兒能把他的壞脾氣改好呢？在老头兒看來，什麼事都得由着他的性兒辦才叫合理，因此遭了拂逆分外難過。他現在上了年紀，害着痛風，況且心裏又悶，不如意的事情又多，不消說精力大大不如從前，別人違拗了他，加倍使他生氣。兒子去世以後不久，他那頭又硬又黑的頭髮就花白起來，臉色却越變越紅；他每天喝葡萄酒，斟酒的時候手抖得厲害，一天比一天不行。在市中心，他的書記們給他逼得走頭無路，在家里，上上下下的人也一样倒楣。我們方才看見利蓓加在誠心心的禱告，希望有些統一公債，如果把奧斯本的資財給她，不知道她肯不肯放棄自己將來可能有的機會和她過的那種無憂無懼、新鮮有趣的生活，也像老头兒一樣成年累月的給籠罩在愁雲慘霧里過日子？奧斯本曾經向施瓦滋小姐求婚，和小姐一氣的人很輕蔑的拒絕了他，把她嫁給一個年輕小子，是個蘇格蘭貴族。照他的性格，最好娶個出身低微的女人，狠狠的欺負她，可是又沒有挑得中的人，只好在家虐待沒

出嫁的女兒。奧斯本小姐有一輛漂亮的馬車，好几匹漂亮的馬兒拉着，請客的時候她坐的是主婦的位子，整桌子的碗盞器皿全是最上等的貨色。她有私人的支票本子；出去散步的時候有氣宇軒昂的听差伺候着；做買賣的都哈着腰奉承她，願意讓她無窮盡的賒賬。所有女財主應有的排場，她都有了，可是她過得真苦惱。慈幼院里的小孤女，十字路口掃街的女孩子，下房里最苦的洗碗小丫頭，跟這個可憐的、年過青春的女人一比，就算好福氣了。

赫爾格和白洛克父子合營銀行的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先生娶了瑪麗亞·奧斯本，不過結婚之前白洛克先生很不滿意，而且多方刁難。他說喬治已經死了，況且老头兒的遺囑上本來說開沒有他的份，所以老的應該拿出一半財產給瑪麗亞做嫁妝，如果不依他的條件，用他自己的話，“他就不干了！”這樣，拖了好久不能成親。奧斯本說弗萊特早已答應只要二萬鎊就娶他的女兒，他當然沒有義務多出。他說：“弗萊特如果要呢，就娶了去，如果不要呢，就滾他的蛋！”弗萊特在奧斯本驅逐喬治的時候就存了極大的希望，如今覺得這做買賣的老頭兒真不要臉，哄他上當，有一個時期竟表示準備解約。奧斯本把他的錢從赫爾格和白洛克的銀行里拿出來，並且在出入交易所的時候隨身帶着一根馬鞭子，賭神發誓的說他如果遇見某某混蛋（名字不必提），打算揍他一頓。他像平常一樣，氣勢汹汹的說了許多失身分的罵人的話。兩家結冤的時候，吉恩·奧斯本安慰妹妹瑪麗亞說：“瑪麗亞，我早告訴你的，他愛的是你的錢，不是你本人。”

瑪麗亞揚着臉兒答道：“不管怎樣，他挑中了我和我的錢，沒挑你跟你的錢。”

婚事的破裂只是暫時的。弗萊特的父親和行里的大股東都

劝他不管怎么还是娶了瑪丽亞，二万鎊嫁妝一半現付，一半到奧斯本先生死后照給，也許到后来其余沒分開的財產还能有份呢。弗萊特沒法，說他只能“馬馬虎虎算數”，請了赫爾格老先生出來向奧斯本求和。他說都是他父親不贊成這頭親事，種種為難，他自己是一向竭力要保持婚約的。奧斯本先生勉強跟他講了和。赫爾格和白洛克都是商界的豪門，而且和倫敦西城的貴人們又都是親戚。老头兒若能說：“我女婿是赫爾格和白洛克合營銀行的股東。卡色莫爾迪伯爵的小姐瑪麗·孟哥夫人是我女兒的表親”，也是很得意的事。在他想像之中，他的家里已經坐滿了貴人。所以他饒了白洛克，同意把女兒嫁給他。

結婚的時候那排場闊的了不得。儀式是在漢諾佛廣場聖喬治教堂舉行的，男家人都住在這一帶，因此婚后的一席早飯由他們預備。倫敦西城的貴人都請來了，有好些還在簽字本上留了名字。孟哥先生和瑪麗·孟哥夫人都到了，親愛的桂多玲·孟哥小姐和桂尼佛·孟哥小姐做女傭相。客人中還有禁衛軍中的白勒迪叶上校，他是明新街白勒迪叶兄弟公司大股東的長子，和新郎有親戚關係，帶着白勒迪叶太太一起光臨。此外還有萊文脫勳爵的兒子喬治·卜爾脫少爺和他夫人（她娘家姓孟哥），卡色托第子爵，詹姆士·墨默爾先生和墨默爾太太（原姓施瓦滋），以及一大群上流社會里的人物——這些人下嫁到朗白街來，使康恩山沾了好些貴族氣味。

年輕夫婦在巴克萊廣場有一所公館。羅漢浦頓一帶都是銀行家的住宅，他們在那里也有一所小別墅。弗萊特家里的姊妹認為他攀這門親真是壓低了門楣。她們自己的祖父原是義務學堂里讀出來的，可是她們嫁得好，男家的親戚有些是英國最舊的世家。瑪麗亞出身低微，要補救這個缺陷，只好格外驕傲，交朋

友的时候也格外小心，她那訪客本子里的名字都是挑了又挑才决定的。她覺得責任所在，总得竭力和父亲姊姊少見面才好。

老头兒手上还有几千几万鎊的家私可以傳給小輩，瑪麗亞当然不会和他断絕来往；弗萊特·白洛克決不准她这么胡鬧的。不过她年紀到底还輕，沒有涵养，請父亲和姐姐的时候只用第三流的酒席，對他們冷冷淡淡，自己不但不到勒塞爾廣場去，而且說話很不小心，竟對父亲批評那地段俗氣可厭，勸他搬家。弗萊特立克的手段虽然圓滑，也不能把她闖的禍补救过来。照她这样糊塗冒失，承受遺產的机会是保不住的。

老先生和大女兒有一晚在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家里吃过晚飯坐着車子回家，砰砰碰碰的把窗門关上，說道：“哦，原来瑪麗亞太太瞧不起勒塞爾廣場。原来她請自己的父亲和姐姐吃隔夜的酒菜。今天吃的小食兒，她叫什么‘插碟’的东西，准是她昨天請客剩下的，我难道看不出来嗎？哼！她把勛爵命婦和有头衔的老爷留着自己受用，倒叫我和买卖經紀人跟搖笔杆兒的坐在一起。有头衔的老爷又值什么屁？我是个老老实实做买卖的英国人。把这些穷狗一只只买下来也不算什么。勛爵，哼哼！那回她晚上請客，我亲眼看見一个勛爵在跟彈弦子的說話。这种彈弦子的我倒还瞧不起呢。哦，原来他們不願意上勒塞爾廣場来。我把性命跟你打賭，我的酒比他們的好，我买酒花的錢比他們多，我的銀器也比他們的漂亮，我飯桌上的菜蔬，也比他們的講究。这起鬼鬼祟祟的东西專会拍馬屁，全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渾虫！詹姆士，快些，我要回到勒塞爾廣場去呢！哈哈！”他惡笑了一声，往后一靠，在車子里坐下来。这老头兒慣会这样自称自贊，借此安慰自己。

吉恩·奧斯本見妹妹这样的行为，当然贊成父亲的話。弗

萊特立克太太的第一个孩子，弗萊特立克·奧古斯多·霍華特·斯丹恩萊·德芙瑞·白洛克出世的時候，那邊請奧斯本參加命名典禮，而且要他做外孫的教父。他拒絕參加典禮，只送了一只金杯給孩子，里面攔了二十個金基尼，說是送給奶媽的。“我保證，我送的禮比他們的財爺送的東西值錢得多。”他說。

外公送的禮實在丰厚，因此白洛克家里都很滿意。瑪麗亞以為父親很喜欢她，弗萊特立克為自己的大兒子覺得樂觀。

奧斯本小姐冷冷清清的住在勒塞爾廣場。她在“晨報”上“時髦集會”的標題下面不時看見妹妹的名字；還有一次報上提到福萊特麗嘉·白洛克夫人帶領弗·白洛克太太進宮，並且描寫白洛克太太穿的是什麼衣服。奧斯本小姐讀到這些新聞時心里的苦痛是不難想像的。我已經說過，吉恩自己輪不到過這樣豪華的生活。她真是可憐；冬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得起身給她那愁眉苦臉的父親預備早飯。如果到八點半還沒有把早點送進去的話，老头兒管把屋里的人都給趕到外面去。她啞默悄靜的坐在父親對面，听着燉在火上的茶壺噼噼的響。老头兒一面看報，一面吃油餅喝茶，分量每天一樣，做女兒的战战兢兢的伺候着。到九點半他站起身來到市中心去；從那時直到吃晚飯，都是她自己的時候，隨她處置。有時她到廚房巡察一下，罵罵傭人；有時坐車出去買買東西，所有做買賣的都對她恭敬得了不得。有時她特地繞到生意界朋友們又沉悶又体面的大房子那里，把父親的名片和自己的名片叫門房遞進去，有時她獨自一個坐在大客廳等待客人來拜訪。她時常坐在火旁的安樂椅上拿了一塊毛絨刺繡品繡着花；伊菲吉妮亞大鐘就在旁邊，在這陰氣森森的房間里，它滴答滴答地走着，當當地敲着，聲音顯得特別大，也特別淒慘。火爐架子上面的大鏡子，正對着屋子那一頭有鏤花托柱的

大鏡子，這兩面鏡子面對面的，把屋子中央套着棕色麻布袋的大燈台的影子反復增加，到後來只看見一連串的麻布袋兒無窮盡的向兩邊伸展開去，又仿佛兩頭都有許多類似的客廳，奧斯本小姐坐着的一間便是中心。有時她拿掉大鋼琴上的軟皮罩子，在琴上按幾個音，琴聲中也像帶着一股哀怨，在屋子裡激起淒涼的回聲。喬治的肖像早已拿掉，堆到閣樓上的雜物間裡去了。他的印象仍舊留在父親和姐姐心裡；父女兩個往往本能地感覺到對方在思念這勇敢的、從前備受寵愛的喬治，可是大家都不提他的名字。

下午五點鐘，奧斯本先生回家吃晚飯。吃飯的時候，他和女兒向來不說話，除非廚子做的菜不合他的胃口，他生了氣，便大聲咒罵。他們每月請兩回客，來的客人全無意趣，年齡和地位都和奧斯本本人相仿，像住在白魯姆斯白萊廣場的葛爾浦老醫生夫妻，住在貝德福街的律師福拉烏澤老先生（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由於職業關係，和倫敦西城的貴人來往很密），從前在孟買軍隊里的李佛莫老上校夫妻，住在上貝德福廣場，還有老軍曹托非夫婦。有時住在貝德福街的湯姆士·考芬爵士和考芬爵士夫人也來。湯姆士爵士是有名的繪畫審查員，每逢他來吃飯，奧斯本先生必定另外開一瓶黃褐色的好葡萄酒請他喝。

每逢這些人回請勒塞爾廣場愛體面的大老板，那排場也差不多。他們吃過飯喝過酒以後，到樓上板着正經臉兒斗牌，到十點半坐車回家。有好些我們窮鬼瞧着眼紅的有錢人過的就是這種日子，而且過得很滿意。吉恩·奧斯本難得遇見六十歲以下的人；他們圈子裡唯一的單身漢子，大概只有著名的婦科醫生思默克先生一個人。

如果說吉恩的苦悶日子裡從來沒有過波瀾，那也太過分。

原来可怜的吉恩也有一个秘密。她父亲为人暴戾凶狠，一則他天性如此，二則他自以为了不得，三則他吃喝太沒有节制；这件事一出来，激得他的脾气越来越坏。这秘密和烏德小姐有些关系。她有一个表弟叫思米先生，現在已經成了有名的肖像画家，而且是皇家艺术学院的院士，从前落薄的时候，全靠收几个有錢女学生教圖画来維持生活。思米先生如今連勒塞尔广场坐落在哪里都不記得了，可是在一八一八年，他就了奥斯本小姐的館，倒是很巴結的。

思米本来是弗里施街夏潑画师的学生。夏潑半生落拓，自己做人又荒唐沒有品行，可是在艺术上的造詣倒不算低。我方才說到思米是烏德小姐的表弟，由她介紹給奥斯本小姐。奥斯本小姐虽然也恋爱过几次，可是每次都落空，所以身心还没有得到归宿；画师对于她十分有情，据別人推測，小姐也不是無意。兩人兜搭起来，烏德小姐便做了拉捧的。想来他們师徒兩人画画的时候她便迴避了，好讓他們兩人山盟海誓，談些当着第三个人不好出口的情話兒。說不定她希望帮着表弟把大老板的女兒弄到手，表弟得了好处，自己托賴着也能分肥。总而言之，奥斯本風聞这件事，有一次突然从市中心回来，拿着一根竹子拐棍兒直闖到客厅里。他看見画家、学生和女伴都吓得臉如土色，立刻叫那画家滾蛋，一面恐吓他說要把他身上一根根骨头都打断。半小时之后，他辞退了烏德小姐，把她的箱子一脚踢到楼下，把她的紙盒子踩得稀爛，眼看她雇了車子动身的时候还惡狠狠的握着拳头。

吉恩·奥斯本躲在臥房里好几天沒露臉。从此以后，父亲不准她雇女伴了。他賭神發誓的說，如果她不得父亲的許可私自我丈夫，以后一文錢也不給她。他自己需要一个女人替他当

家，因此不想把她出嫁。她不得不放弃一切和恋爱结婚有关系的打算；只要她爸爸在一日，她就只能过这种日子，没办法只好做个老姑娘。她妹妹每年添孩子，名字越起越漂亮。到后来两家一天比一天疏远。白洛克太太说：“吉恩和我环境不同。当然，我还是把她当作姐姐那样待”——她的意思是——这么一位有地位的少奶奶说她把吉恩当作姐姐那样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已经说过，两位都宾小姐和他们的父亲住在丹麦山一宅漂亮的别墅里，他们自己有葡萄园和桃树，都是小乔杰·奥斯本最喜欢的。都宾小姐们常常到白朗浦顿去看望亲爱的艾米丽亚，有时也到勒塞尔广场去瞧瞧老朋友奥斯本小姐。我想她们肯和艾米丽亚来往，无非是驻在印度的都宾少佐的主意（她们的爸爸对儿子非常尊敬）。少佐是艾米丽亚儿子的教父和保护人，他仍旧希望孩子的祖父会回心转意，看儿子面上正式承认他。两位都宾小姐时常把艾米丽亚的近况报告给奥斯本小姐听，说起她怎么和父母同住，怎么穷苦等等。在她们看来，艾米丽亚当年不过是个全无意趣的小东西，不懂男人们——甚至于像亲爱的奥斯本上尉和她们兄弟那样的男人——看着她哪一点好？她们说她至今还是装腔作势，多愁善感，简直乏味透了，可是孩子倒真是少有的漂亮。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孩子，哪怕是最尖酸的老姑娘，对待小孩总还有些好心。

有一天，都宾小姐苦苦恳求的结果，艾米丽亚允许小乔治到丹麦山玩一整天，就在这天，她抽出一部分功夫来写信给驻扎在印度的少佐。她谈起他姊妹们报告的好消息，说要跟他道喜。她祈祷上帝保佑他和新夫人将来一帆风顺。她深深的向少佐道

謝，說他在患難之中忠誠不變，千萬次幫她的忙。她報告小喬杰的近況，並且說那天他到郊外他姊妹那里去了。為加重語氣起見，她在句子底下畫了許多道兒，並且簽名自稱“你親愛的朋友愛米麗亞·奧斯本”。平時她每逢寫信，总要附筆跟奧多太太問好，可是這一回却忘記了。葛蘿薇娜的名字，她也不提，只用斜體字寫着“你的新娘”等字樣，並且說自己禱告上天保佑她。都賓結婚的消息打消了她對他的戒心。現在她能夠在心上口上承認自己對他多么感激，多么關切，覺得很高興。至于講到妒忌葛蘿薇娜的話（葛蘿薇娜，哼！），即使天上的神仙對她這麼說，她也會責備他荒謬。

那天晚上，喬杰坐着他心愛的小馬車回家，威廉爵士的老車夫給他趕着車子。他頸子上戴着金鏈子，底下挂着一個金表。他說有個老太太，長得不好看，送給他這份禮。老太太老是哭，老是吻他。可是他不喜歡她。他很喜欢葡萄。他只愛媽媽。愛米麗亞聽了這話，怔怔的往後一縮。這膽小的女人聽說孩子父親家里的人看見了他，心里一陣恐慌，仿佛這是個不吉利的預兆。

奧斯本小姐回家給父親預備晚飯。那天他在市中心剛做了一筆很順利的投機買賣，脾氣很好，無意中發現女兒神色緊張，居然開口問道：“奧斯本小姐，出了什么事了？”

那女人失聲哭道：“唉，爹爹，我今兒看見小喬治的。他，漂亮得像个天使，跟他真像！”坐在對面的老头兒一言不發，可是他臉上漲得通紅，四肢索索的發起抖來。

第四十三章

請讀者繞过好望角^①

讀者准会觉得吃惊，因为我現在要請他走一万里路，到我們的屬地，印度的瑪德拉斯行政区本特尔根奇駐地去走一趟。第一——联队里勇猛的老朋友們都駐扎在这里，統領他們的仍旧是那果敢的上校麦格尔·奥多爵士。这位肥胖的軍官像一切脾气温和、消化力强、而且不大用腦子的人一样，显得很年輕。中飯的时候他吃得很多，到晚飯的时候他吃得也不少。中飯晚飯以后他都抽水烟，尽他妻子在旁边聒噪，他只管一口口靜靜的抽。当年滑鉄盧大战，他在法国人的炮火之下也是一样不动声色。至于瑪洛內和莫洛哀的后裔呢，虽然她也上了年紀，当地天气又热，她倒还是跟以前一样輕健，一样爱說話。我們的老朋友奥多爵士夫人不管住在布魯塞尔还是瑪德拉斯，在兵营里还是在篷帳里，都觉得一样的舒坦。行軍的时候她坐在大象背上，帶头兒先走，軍隊在后面跟着，那样子真是威武得很。她曾經騎着那牲口到大树林里去打过老虎，还去觀見過当地的王族。王妃們把她和葛蘿薇娜讓到后宫，拿出披肩和珠宝送給她們，她虽然没有收下来，心里老大舍不得。营里誰都認識她，不管是佩哪一种軍器的哨兵看見她都会对她致敬，她也正色举起手来，挨着帽子給他們还礼。瑪德拉斯行政区里最了不起的太太就数奥多太

① 当年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鑿，好望角是到印度的必由之路。

太了。她和陪席审判官密諾思·斯密士爵士的太太吵过一次架。这件事在瑪德拉斯至今有人記得。上校太太冲着法官太太摔手，說她再也不願意走在低三下四的老百姓后面。有一回总督府开跳舞会，她大显身手，不停的跳快步舞，两个將軍的副官，一个瑪德拉斯騎兵营的少佐，两个民政厅的官員，和她对跳，都跳得精疲力尽。事隔二十五年，还有好些人記得她的成績。最后还是第一——联队的下級騎士都宾少佐（他在联队里的地位不过比奥多上校低一級）再三劝她去吃晚飯，才歇下来。她虽然疲乏，心里还嫌沒有跳暢。

佩琪·奥多沒有改变。她存心好，待人忠厚，可是脾气非常暴躁，最喜欢轄治人，对于她的麦格尔更是專制的了不得。联队里的太太們都怕她凶橫，年輕小伙子却沒有人不爱她，因为他們生了病她肯服侍，惹了禍她肯撑腰，对他們像母亲一般慈爱。上尉以下各軍官的太太們（都宾少佐至今沒有結婚）背地里結党反对她。她們說佩琪專橫得叫人受不了；葛蘿薇娜又爱摆架子。葛克太太收了几个信徒給他們講道，奥多太太便出来干涉。小伙子們給她一嘲笑，都不肯去听葛克太太講道了。她說軍官的老婆不配做牧师，葛克太太應該在家补她丈夫的破衣服才对，倘若联队里的軍士要听講道，她尽可以把她那做副主教的叔叔写的講稿讀給他們听，这些訓戒才算得上全世界第一。斯卜內中尉和联队里外科医生的妻子眉来眼去的兜搭，給她逼着叫兩人一刀兩段。她威吓斯卜內說，假如他不立刻改过，并且請病假到好望角去养病，她就要立逼他还出从前的債来（小伙子使錢散漫的脾气仍旧沒有改）。还有一次，波斯基太太半夜从他們住的平房里逃出来，她的丈夫手里举着一个白蘭地酒瓶子（已是第二瓶了），怒冲冲的在后面追她。奥多太太收留了波斯基太太，甚至

于治好了波斯基的酒癮病。染上坏習慣本来是很普通的事，这軍官一不小心，喝酒竟上了癮，全亏奥多太太帮他戒掉了。总而言之，她在急难之中最肯帮忙，平常过日子的时候却不容易和人相处，因为她自信心很强，最喜欢独断独行，别人再也拗不过她的。

不說別的，她竟打定主意要把葛蘿薇娜嫁給我們的老朋友都宾。奥多太太知道都宾少佐前程远大，在本行里是很受敬重的，他的种种好处，她也十分賞識。葛蘿薇娜長得很漂亮，黑頭髮藍眼睛，臉色有紅有白。她会騎馬，也会彈奏鳴曲，在她家乡各克区里的女孩子誰也比不过她。照奥多太太看来，她剛好配得上都宾少佐，准能叫他称心滿意。他从前不是一心恋着爱米丽亞嗎？葛蘿薇娜反正好比那做事疲軟的小可憐兒強得多。奥多太太常說：“你瞧瞧葛蘿薇娜進門的時候那股子風度！把她跟苦命的奧斯本太太比一比，就顯得出誰高誰低。奧斯本太太是一點兒能耐也沒有的。少佐，葛蘿薇娜配得過你。你自己不大開口，該有個人替你說說話才好。告訴你吧，她的家里雖然不像瑪洛內和莫洛哀那麼尊貴，也是有根基的，連貴族都搶着和他們家攀親呢。”

葛蘿薇娜本人也願意嫁給都宾，決定用柔情蜜意來牢籠他。說句老實話，在她碰見都宾以前，早已在別的地方把她的手段施展過許多回了。她在愛爾蘭京城都柏林的應酬場中出入過一年，在葛拉內、各克、瑪羅各地方到底交際了幾年誰也鬧不清楚。她對本國軍隊總部里所有沒娶親的軍官，鄉下紳士中所有可能合格的光棍兒，個個都送過秋波。單是在愛爾蘭一國，她就訂過十來次婚；在溫泉辜負她的牧師還不算在裡面。她乘拉姆輕特商船到瑪德拉斯去的時候，一路和船長和大副眉來眼去。當時她

哥哥嫂嫂住在行政区，联队里的少佐却在驻扎地統帶軍隊。她住在哥嫂家里，又出来应酬了一年。当地人人夸奖她，人人跟她跳舞，可是开口求婚的人全够不上資格做丈夫。一兩個年紀極輕的下級軍官和一兩個沒長鬍子的文官对她十分傾心，無奈她認為他們配不上她，一口回絕了。別的姑娘——有的比葛蘿薇娜还年輕，都出嫁了，只有她还是独身。世界上有好些女人一般長得很好看，不知怎么生来是这样的命。像那几个奧格蘭地小姐，成天鬧恋爱，軍隊里的人倒有一半是朋友，不是跟这个出去散步便是跟那个出去騎馬，可憐她們快到四十岁了，还是原来的奧格蘭地小姐。葛蘿薇娜說來說去，只怪奧多太太和法官的夫人吵架坏了事，否則她在瑪德拉斯准能結一門好亲事。民政处的首腦吉德尼老先生那时正在打算向她求婚，吵架以后就另外娶了別的人；新娘是个十三岁的年輕小姐，姓陶兒貝，剛从欧洲的学校里到印度来。

奧多太太和葛蘿薇娜每天拌好几回嘴，不管什么都是她們吵架的好題目。还亏得麦格尔·奧多的性子和天上的安琪兒一样温和，否則一天到晚听这两个女人在耳朵旁边聒噪，准会發神經病。她們虽然时常吵鬧，不过对于把都宾弄来做女婿这件事却是志同道合的。她們打定主意，亲事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讓都宾过太平日子。葛蘿薇娜虽然經過三四十次的挫折，倒并不灰心，繼續想法子籠絡他。她不断的对他唱歌，歌兒全是“爱尔兰歌选”^①里挑出来的。她老是可憐巴巴的問他“你願意到凉亭里来嗎”？真不明白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怎么能够擋得住这样的引誘。她又一遍一遍的探問他什么伤心事使你的青春黯然無光？

① 爱尔兰詩人托瑪斯·摩爾(Thomas Moore, 1779—1852)所选。

像苔絲迪夢娜^①一樣，她願意傾聽他過去遭到的危險和經過的戰爭，而且也願意在听了故事以後掉眼淚。前面已經說過，我們這位親愛的老實的朋友時常在自己屋里練習吹笛子。葛蘿薇娜知道這事，一定要用鋼琴跟他合奏。奧多太太瞧見他們年輕的一對兒在彈琴吹笛，故意裝沒事人兒，站起來往外就走。葛蘿薇娜又逼着少佐在早上陪她騎馬。整個軍營的人瞧着他們出發，又瞧着他們回來。她老是寫條子送到他家里去。她向他借書；每逢書上有她認為動人或者幽默的片段，就用鉛筆在句子底下勾了許多道兒。她向他借馬，借佣人，借勺子，借轎子。怪不得外面謠傳她要嫁給都賓少佐，也怪不得少佐在英國的妹妹以為哥哥打算娶嫂子。

女方雖然包圍得這麼緊，都賓本人卻冷淡得可惡。聯隊里的小伙子因為葛蘿薇娜明擺出對他傾心的樣子，都來取笑他，他不過一笑置之，說道：“得了！她不過是怕荒疏了自己的功夫，借我練練本事罷了，就好像她借陶澤太太的鋼琴練手指頭一樣，因為在營里，還算我最湊手。我是個飽經風霜的老頭兒，配不上葛蘿薇娜這樣的漂亮小姐。”他對小姐十分依頭順腦，照常陪她騎馬，下棋，替她把詩歌和曲子抄在紀念冊里等等。在印度，好些軍官有了空閑不過找這樣簡單的消遣，其餘愛鬧的人便打野豬，打竹雞，賭錢，抽煙，喝酒。麥格爾·奧多爵士的妻子和妹妹要他催着都賓少佐把事情說說明白，她們說他這種行為簡直是叫可憐的女孩兒無辜受罪，太說不過去。奧多老頭兒斬截的表示不管這筆賬，說道：“少佐又不是小孩兒，他愛怎麼樣讓他自己作主。倘若他要娶你，自會開口的。”有時他說幾句頑話想法子把她們

① 莎士比亞悲劇“奧塞羅”中的女主角，奧塞羅大將向她求愛的時候，曾經把一生的經歷講給她听，就贏得了她的歡心。

混过去，譬如說：“都宾年紀太輕，还不能成家，所以写信回家請示他媽媽去了。”不但如此，他私底下还去取笑少佐，叫他小心。他嚷嚷道：“都宾小子，当心啊！我家兩個姑娘在搗鬼呢。我老婆剛从欧洲买了一箱子衣服来，里头一件粉紅軟緞的袍子是葛蘿薇娜的。都宾啊，如果你瞧着女人跟軟緞覺得动心的話，这一下就完了。”

其实呢，老实的都宾不是漂亮的臉蛋兒和时髦的新裝所制得服的，他腦子里只有一个女人的影子，跟那穿粉紅軟緞的葛蘿薇娜·奥多一点兒也不像。他的心上人体态温柔，混身穿着黑，大眼睛，棕色头髮，靜靜兒的不大开口，別人問一句，她才答一句，說話的声音也跟葛蘿薇娜的截然不同，——她是个慈祥的年輕媽媽，守着孩子，笑哈哈的招手兒叫少佐过去看他——她是个粉紅臉兒的小姑娘，住在勒塞尔广场，一面唱歌一面走到屋子里来；她兴冲冲的勾着乔治·奥斯本的胳膊，一心一意爱他，——这个影子日夜在老实的少佐腦子里盤旋，做他的主宰。大概少佐心里的爱米丽亞和她本人差得很远。在英国的时候，他在他妹妹的时裝画报里看見一張女人的像，有些像奥斯本太太，便偷偷的鉸了下来粘在自己的小書桌盖上。这画兒我也看見过，原来是一件細腰身的袍子上面裝了个洋娃娃臉，臉上堆着假笑，叫人瞧着就討厭。也許多情的都宾先生心目中的爱米丽亞和他視為至宝的、可笑的画兒一样，和爱米丽亞本人完全不像。可是正在恋爱的人誰不糊塗呢？就算他把爱人看穿了，承認自己上了当，他会覺得乐意嗎？都宾已經着了迷了，不过他倒并不把心里的話对朋友或是一般人嚕囁个不完，也沒有因此睡不着吃不下。自从我們上次和他告別之后，他的头髮慢慢花白了，爱米那一头軟軟的棕色头髮里也添了一兩根銀絲。可是他的感情沒有改变，也

沒有衰老，像成年人記憶中的童年一樣新鮮。

我們已經說過少佐從歐洲得到的信，都是兩位都賓小姐和愛米麗亞從英國寄給他的。奧斯本太太最近寫給他一封信，措辭非常親熱，非常誠懇，她聽說他不久就要跟奧多小姐結婚，特地給他道喜。

愛米麗亞的信上說：“你的妹妹待我真好，剛來看過我。她告訴我一個好消息，因此我在这兒誠誠心心的跟你道喜。我希望你娶的新夫人在各方面都配得上像你這樣忠厚正直的好人。我是個苦命的寡婦，在別方面無能為力，只能替你多多禱告，並且千萬分誠懇的希望你將來一帆風順。喬杰向他親愛的干爹請安，希望你別忘了他。我告訴他說你就要結婚了，娶的新夫人准是值得你傾心相愛的。夫妻之間的感情應當比一切都神聖和熱烈，應當勝過其他一切的感情，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肯在你心裡留一個縫兒給你所保護和疼顧的寡婦和孤兒。”這封信的內容，前面也曾經說過，寫信的人從頭至尾都是這樣的口氣，竭力表示她聽到喜信以後多么高興。

這封信和奧多太太從倫敦買來的一箱衣服一條船上寄到印度。不消說，都賓一看見這封信，來不及的拆開來看，哪里還管別的信。哪知道一看之下，惱得他想起葛蘿薇娜就噁心，她的粉紅袍子，她的一切，都叫他噁心。他恨恨的埋怨女人們多嘴多舌，沒有一個不討厭。那天什么都惹他生氣，來回閱兵累得他又熱又倦，直覺得受不住。天啊，他的責任是什麼？天天操練一大群糊塗蛋，檢查他們身上挂着的子彈帶子。他是個有腦子的人，難道一輩子就這樣糟蹋了不成？在食堂里，小伙子們說來說去全是無聊透頂的閑話，那天听着格外刺耳。他轉眼就是四十歲的人了，誰高興管斯密士中尉打了几只竹鷄，白朗旗手的馬显了

什么本领呢？大伙儿的说笑打诨弄得他只有羞惭的份儿。他老了，外科医生的助手和人打牙擦嘴儿，年轻小子们满口俗语土话，实在不能叫他感觉兴趣。奥多老爹的头都秃了，一张脸红喷喷的，他倒很随和，跟着大家一起打哈哈。这些笑话，他足足听了三十年，都宾自己也听了有十五年。饭堂里的打闹已经是够无聊的，再加上营里的太太们争闹相骂，背地里互相诋毁，那真是丢脸，怎么受得了？他暗想道：“唉，爱米丽亚，爱米丽亚！我对你始终如一，你倒来抢白我。我为什么勉强自己一天天在这里瞎混，还不是因为你对我没有感情吗？多少年来我一心一意的爱你，你报答我的是什么？亏你相信我会娶这个轻薄浮浪的爱尔兰女人，居然来祝贺我婚后称心如意！”可憐的威廉悶上心来，那寂寞凄凉的滋味是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倘若咬着牙干下去吧，不但没有用，而且无味得很，前面是一片荒凉，没有使他振奋的东西。他恨不能一撒手撇开了人生的浮名浮利，甚至于对于生命本身，他也没有什么留恋。那晚他一夜没有合眼，只想回家。看了爱米丽亚的信，身心都麻木空虚。尽他赤心忠胆，拿出一片真情来爱她，她始终是冷冰冰的。看来她是执意不愿意知道他多么爱她。都宾在床上翻来复去，对她说道：“天啊，爱米丽亚！你难道不知道我爱的只有你？你对我就像石头一样冥顽不灵。你伤心害病的时候，我怎么样经年累月的伺候你来着？到临别的时候你笑咪咪的跟我说了声再会，门还没有关上就把我扔在脑勺子后头了。”躺在他阳台上的印度佣人瞧见平时那么矜持冷静的少佐心里竟有这样的热情和痛苦，暗暗的纳罕。若是爱米丽亚看见了他当时的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可憐他？他拿出她所有的信来反反复复的看。有的信上是关于怎么处置她那一小笔财产的问题（他仍旧骗她说是丈夫留给她的遗产）；有的是

从前给他的请帖；只要是从她那里寄来的，有她笔迹的小纸片，他都拿出来看了又看。她的口气多么冷淡，多么和蔼，多么自私，多么令人绝望！

如果邻近有个温柔敦厚的好女郎，能够了解他沉默而豁达的性格，赏识他的为人，也许爱米丽亚就不能再辖治他，他的爱情也就有了归宿。只可惜他看起来只有黑头发的葛蘿薇娜。这位时髦小姐关心的不是自己怎么去爱少佐的问题，而是要少佐对她倾倒。可怜她的法宝又并不高明，因此一点希望、一点办法都没有。她把头发卷成一卷儿一卷儿，露出肩膀，对着他卖弄，好像说：“你看见过这么乌油油的头发和红粉粉的脸色没有？”她对他呲牙裂嘴的笑着，恨不能叫他知道她满口的牙齿个个没有毛病。他呢，对着这样一个妙人儿全不动心。新衣服寄到之后——或许就是因为有了新衣服的缘故，奥多太太和营里的太太们开了一个跳舞会，招待东印度公司的联队和驻屯区的文官们。葛蘿薇娜卖弄着勾魂摄魄的粉红袍子；少佐也来了，不过他垂头丧气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根本没有看见她的新衣服。葛蘿薇娜气呼呼的当着他的面和本地所有的低级军官跳舞。可是少佐一点儿不吃醋；眼看着骑兵营的班格尔士上尉扶她进去吃晚饭，也不觉得生气。他不在乎漂亮的时装和肩膀，也不高兴和人争风吃醋，而葛蘿薇娜除了这些解数之外一无所有。

他们两个人追求的全是不能实现的妄想，从他们的遭遇来看，就可以证明人生的空虚。葛蘿薇娜这一回又碰了钉子，气得大哭。她抽抽噎噎的说她愿意嫁给少佐，那份急切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跟嫂子和睦的时候，便呜呜咽咽的向她诉苦说：“佩琪，他要使我心碎了，瞧着吧！我瘦得像个骷髅，所有的衣服都得重新改了。”她肥也罢，瘦也罢，喜也罢，愁也罢，骑马也

罢，彈琴也罢，少佐只是不关心。上校一面抽烟，一面听他妹妹哭訴，提議說第二回到倫敦去买衣服的时候，應該給葛蘿薇娜定做些黑衣服才好。他还講了一个很神秘的故事，說爱尔兰有一位小姐，在沒有找到丈夫之前，就因为失去了丈夫伤心得一命嗚呼。

都宾少佐既不爱上葛蘿薇娜，又不求婚，叫她干瞧着不能到手。不久又有一只邮船从欧洲来，这沒有心肝的人收到几封家信，邮戳上的日期反而比前次信上的早几天。都宾少佐看了一眼，發現有他妹妹的信。都宾小姐和她哥哥的信往往走交叉路。她写信的时候把所有的坏消息收集起来报告給哥哥听，而且因为她是妹妹，說起話来十分直爽，不时的便要責备他，教訓他。因此“最亲爱的威廉”每次讀了家信总是整天悶悶不乐。說实話，这一回最亲爱的威廉得了妹妹的信并不拆开来看，把它擦在手边等將來自己高兴的时候再說。兩星期以前他写信回去責备她不該向奥斯本太太散播謠言；爱米丽亞那里他也写信去辟謠，告訴她說自己“眼前沒有意思成家”。

第二批信到印度以后兩三天，少佐晚上到奥多太太家里去作客，大家相当的高兴。葛蘿薇娜唱歌給他听，像“兩条河匯合了”、“小歌手”等等，覺得他似乎比平常殷勤些。其实她这又是自己騙自己，她在屋子里唱歌，外面月亮底下好些豺狼在嚎叫，这兩種声音都进不了少佐的耳朵。接着他和葛蘿薇娜下了一回棋。奥多太太到黄昏常常跟营里的医生玩叶子戏。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宾就告辞回家。

他妹妹的信还擱在桌子上，仿佛在責备他。他自己也覺得慚愧，远隔重洋的妹妹写了信来，自己却不当一回事，只得拿起这封笔迹潦草的信来，准备受一小时罪。那时少佐离开上校

家里大概有一点鐘光景，麦格尔·奥多爵士已經沉沉的睡着了；葛蘿薇娜依照每天的習慣，用許許多多小紙条兒把她的黑頭髮一綑兒一綑兒卷起来；美丽的奥多太太也上了床（她和奥多的臥房在楼下），把蚊帳在床的四周严严的塞好。正在这时候，高級軍官住宅区的哨兵看見都宾少佐慌慌張張的在月光下飞奔而来，走过哨兵身旁，直冲到上校臥房的窗口。

都宾一叠連声的叫道：“奥多！上校！”

葛蘿薇娜头上尽是卷頭髮的紙条兒，从窗口伸出头來說道：“天哪！少佐啊！”

上校以为营里失火，或者是司令部下命令要他們上前綫，問道：“都宾，好孩子，有什么事？”

都宾答道：“我——我要請假。我要回英国——我家里有要紧的事。”

葛蘿薇娜滿头的卷髮紙条兒索索地抖，心里暗想：“天哪，不知出了什么事？”

都宾接着說道：“我要回家——现在就动身，今兒晚上就动身。”上校只好从床上起来和他开談判。

都宾小姐那封走了对叉路的信后面附加一段消息，上面說：“昨天我去看你的老朋友奥斯本太太。自从他們家敗落以后，住的地方真是破爛，你也知道的。賽特笠先生的小茅屋（那房子实在比小茅屋好不了多少）——賽特笠先生的門上新釘着一塊銅牌子，看来他又成了个卖煤的了。你那干兒子長得真不錯，就是喜欢逞能，而且脾气倔强，不大懂規矩。我們听你的話，时常照顧他，并且找机会讓他和他的姑媽奥小姐見過一回。看来她很喜欢那孩子。說不定他的祖父——我說的是勒塞尔廣場的奥斯本先生，不是外祖父，他外祖父是老糊塗了——他祖父可能回心

轉意，不計較他兒子从前怎么倔强荒唐，重新把孙子領回去。爱米丽亞不会不願意的；她現在很快乐，快要跟一个教会里的人結婚了。說是白朗浦頓的一个副牧师，名叫平尼先生。这門亲事没有什么好，可是奧太太年紀不小了，我看見她头上好些白头髮。她样子很高兴，你的干兒子在我們家里吃得太多，撑坏了。媽媽問候你。你的亲爱的安恩·都宾。”

第四十四章

在倫敦和汉泊郡的曲折的情节

在大崗脫街上，我們的老朋友克勞萊家的府第門前仍旧挂着报丧板，表示追念畢脫·克勞萊爵士，不过这塊木板上面漆着世襲的紋章，本身就非常燦爛鮮明。宅子里外煥然一新，从男爵生前从来没有把屋子修葺得这么整齐。磚牆外面本来塗着黑顏色，如今磨洗干淨之后，是紅磚白綫，显得精神。門环上的銅獅子鍍了金，非常漂亮，鉄柵欄也重新漆过。这样，大崗脫街上最黑不溜湫的房子成了全区最光鮮的了。畢脫·克勞萊老爵士的棺材給抬出女王的克勞萊大厦的时候，树上的叶子正在漸漸轉黃，現在那一帶树上还没有長出新的綠叶子来，却已經有了这么些变迁。

一个小个子女人老是坐了馬車在這兒进出。另外有一个年紀很大的老小姐，帶着个小男孩兒，也是天天来。这兩人就是布立葛絲和小罗登。布立葛絲小姐的責任是收拾屋子，監督女佣人縫窗帘和幔子。上兩代的克勞萊夫人塞在壁櫥和抽斗里的骯

髒旧东西；成堆中看不中用的垃圾，也責成她清理出来，并且把儲藏室和小間里的磁器和玻璃杯等等录成清單。

罗登·克劳萊太太發号施令，总攬一切大事。关于家俱的买卖，交換，查封，畢脫爵士全权委托她办理。这件任务恰好能够讓她施展才能，發揚她高明的見解，因此她心里也喜欢。修理房子的計劃还是上一年十一月里定下的，当时畢脫有事情和律师接洽，特地到倫敦来，还在克生街住了差不多一星期，弟弟和弟妇招待得十分殷勤。

起先他住在旅館里；蓓基一听得从男爵在倫敦，立刻一个人先去欢迎他。过了一点鐘，畢脫爵士果然坐在她馬車里一起到克生街来了。如果利蓓加立意要請人回家款待的話，被請的就很难推辞，因为她一片真心，說的話又恳切，态度又和藹可亲。她劝得畢脫爵士轉了口，感激得了不得，捏着他的手，紧紧的瞅着他說道：“多謝你，这一下罗登可乐了！”畢脫爵士的臉也紅了好半天。她忙忙碌碌的領着佣人抬箱子到畢脫房里去，又笑着亲手从自己屋里搬了一个煤斗子来。

畢脫的屋子里已經暖暖的生了一爐子火；这一間本来是布立葛絲住的，畢脫爵士一来，她就上楼住在女佣人屋里。蓓基高兴得眼睛發亮，說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畢脫爵士肯来作客，她真是誠心誠意的欢喜。

畢脫住在他們家里的时候，蓓基叫罗登只做有事，在外面吃一兩次晚飯，家里只剩她和布立葛絲陪着从男爵，一黄昏空气非常融洽。她亲身下厨房給他做菜。她說：“这野鷄肉不錯吧？是我特地給你炸的。比这个好的菜我也会做。下回你来看我，我就做給你吃。”

从男爵献媚說道：“只要你肯动手，沒有事做不好的。这野

鷄的滋味真是了不起。”

利蓓加活潑潑的回答道：“穷人的老婆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呀。”她的大伯子听了这话，赌神罚誓的说她“配得上做皇帝的正宫娘娘。善于管理家务的女人才是最招人爱的。”畢脫爵士想起家里的吉恩夫人，心里着实惭愧；有一回她再三要亲手做餅給他吃，做得簡直不能入口。

野鷄是斯丹恩勋爵斯帝尔白魯克的小別墅附近打下来的。除了野鷄，蓓基又請大伯子喝一瓶上好的白酒。这瓶酒是斯丹恩侯爵家里拿来的白葡萄酒。她却撒謊說是罗登在法国檢来的便宜貨。侯爵藏的酒是有名的，从男爵一喝下去，蒼白的臉上立刻泛紅，他那虛弱的身子里也觉得暖融融的有了力气。

蓓基等他喝完了酒，伸出手来挽着他的胳膊拉他到楼上客厅里，請他在火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他服侍得周身舒服。她讓他說話，自己坐在旁边靜靜的听，表示对他說不出来的关心，手里拿着兒子的小裙子一針一針的縫。每逢罗登的老婆做張做致裝賢慧，便把这条小裙子从針綫籃里拿出来縫着。裙子沒有完工，小罗登早已穿不下了。

畢脫願意說話的时候，她耐心的听着，不然的話，她就跟他聊天，給他唱歌，甜言蜜語的哄他，体貼入微的照料他，弄得他心里熨貼，每天在格雷法学协会的律师事务所办完了公事，巴不得快快回家烤火。那几个律师也恨不得他早走，因为他最喜欢高談闊論，开了口就沒有个了結。畢脫动身回家的时候，很有点兒依依不舍。利蓓加看他上了邮車找着位子，便在自己馬車窗口对他送吻，搖手帕，那風姿真是嫵媚动人。有一回她还拿起手帕来擦眼泪。開車的时候畢脫把海狸皮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靠着椅背坐好，心里想到利蓓加对自己多么尊敬，而自己又多么值得她

尊敬。他觉得罗登是个沒腦子的糊塗东西，竟不能賞識老婆的好处。他又想到自己的老婆和聰明能干的蓓基不能比，真正是拙口笨腮，一点不伶俐。說不定这些事情都是蓓基点醒了他才想起来的，可是她的話說得又婉轉又不着痕迹，听的人簡直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場合之下說过这些話。他們分手以前，約定把倫敦的公館重新裝修，下一季就可动用，又說好到聖誕节兩家再見面。

从男爵告別以后，罗登垂头喪气的，对他老婆說道：“可惜你沒有从他那里弄些錢来。咱們應該把拉哥尔斯老爹的賬还掉一部分才好呢。你想，那老头兒一个子兒都不能到手，怎么說得过去？再說，这样下去对咱們也不利，沒准他把房子租給別的人，咱們怎么办？”

蓓基道：“你跟他說，等到畢脫爵士把事情办妥当之后，所有的賬都要付的。暫時先付他一点兒。畢脫給了我這張支票，說是給孩子的。”說着，她从錢袋里拿出一張支票来交給丈夫，这笔錢是他哥哥給克勞萊家二房里長子的見面礼。

实情是这样的，她丈夫要她做的事，她自己也嘗試过。她的話說的非常委婉，可是一开口就知道这事行不得。她提到家計艰难，畢脫·克勞萊爵士就着忙了。他說了一大堆話，說自己手头怎么短錢使；佃戶又不肯交租；父亲生前的糾葛，死后的喪葬費，又給他重重的牽累。債主們在土地上的权限，他想收买回来，銀行和代理人那里的款子偏又透支了許多。結果，畢脫·克勞萊想出个折衷的办法，給了小嬸子一笔極小的款子，算是送她兒子的見面礼。

他弟弟家里艰难到什么地步，畢脫很明白。像他这样鎮靜老練，經驗丰富，有手段的人，当然看得出罗登家里一無所有，而

且連房子帶馬車，開銷一定不少。他知道他的財產按道理是他弟弟的名分，如今被他霸占過來，心里未始不覺得慚愧。他明白自己害得弟弟弟婦的希望落了空，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待遇，或者說應該拿一部份兒錢出來補償他們的損失。像他這樣的人，為人公正，行事顧大体，也不能算沒有頭腦，平時又懂教理，又做禱告，表面上克己盡責，當然知道在道義上說起來，他欠了羅登一筆債，有義務給他一些好處。

咱們的財務大臣時常在泰晤士報上發布一種希奇古怪的通告，承認受到某人五十鎊，某人十鎊。這些人在通告底下聲明因欠稅未繳，于心不安，特繳良心稅若干，懇求財政大臣查收之後正式登報承認。財政大臣和看報的人都知道那些人只付了欠繳的總數里面極小的一部分。那個欠稅的人送進去二十鎊錢，實際上大概欠了國家成千成萬鎊的稅收呢。當我看到他們送虛情似的贖罪補過，心里常有這種感想。畢脫·克勞萊沾了弟弟那麼些光，因為良心上過不去——你要說他待弟弟厚道也未嘗不可，居然拿了幾個錢出來；我想如果把這筆款子和他從羅登手里奪過來的數目比一比，一定小得可憐。不過就算是這種極小的數目也並不是人人都肯脫手的。要知道把錢送人是一種犧牲，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誰肯做這樣的傻事？世上的人誰不是施舍了五鎊錢就自以為功德無量呢？有一等人不惜錢財，並不是因為他們樂善好施，不過是散散漫漫的愛花錢。他們一點兒不肯委屈自己，歌劇院里定着包廂，又要買好馬，又要吃好菜，哪一樣能少？就連布施五鎊錢給癩皮化子的樂趣也不願意放過去。又有一等人，為人正直，不欠賬，不布施窮人，不借錢給窮親戚，雇了車子還得和車夫斤斤較量講價錢。這兩種人究竟誰更自私，我也難下斷語，因為一樣的金錢，在不同的人看起來就有不同的價

值。

总而言之，畢脫·克勞萊本来打算帮弟弟一个忙，后来再想了一想，便又延宕下去。

蓓基呢，倒向来不指望别人对她怎么慷慨，畢脫·克勞萊肯这样对待她，已经使她心满意足。反正一家的首脑已经正式承认她的地位，即使他不肯出钱，将来在别方面帮忙总可以的。再说，蓓基的大伯子虽然没出现钱，她却得到实惠，因为她又可以继续赊账了。拉哥尔斯看见两兄弟这样和睦，自己又到手了一笔小款子，对方又答应不久就还他一大笔钱，觉得很放心。布立葛丝借款上圣诞节一期的利息已经到期，蓓基欣然付了钱，仿佛她库里的金银多得堆不下似的。她私底下告诉布立葛丝一个秘密，叫她切不可张扬出去。她说畢脫爵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她为布立葛丝打算，特地和畢脫爵士商议，问他布小姐余下的资本应该怎么投资最有利。畢脫爵士再三考虑之后，已经想出一个好办法，本金最稳当，利息又厚。布立葛丝是克劳莱小姐忠心的朋友，和家里的人都有交情，所以畢脫爵士关心她，到乡下去之前，早就说过叫她把所有的钱都预备着，只等有好机会，就可以把他看中的股票买下来，可憐的布立葛丝听得畢脫爵士那么提攜她，感激得了不得。她说难得他肯自动帮忙，她自己压根儿没想到把原来的公债出卖；而且他这件事做得那么委婉，越显得他待人有情有义。她答应去看那替她经手办事的人，把她那一小笔款子预备好，随时要，随时就有。

布立葛丝是个好好人，她觉得利蓓加在这件事上为她尽力，上校对她又恩深义重，心里感激，便送给小罗登一件黑丝绒外套，把半年的利钱花掉了一大半。那时小罗登已经长得很大，穿黑丝绒外套不大合适了。照他的年龄和高矮，正该像大男孩一

样穿長褲子和短外套才对。

他眉目开朗，身体很健全，碧藍的眼睛，波浪形的淡黄頭髮，四肢長得結实，心地十分忠厚。誰和他好，他就和誰好。他爱自己的小馬，也爱送他小馬的莎吳塞唐伯爵，一看见这位和气的青年公子，便把一張臉漲得通紅。給他管馬的馬夫，晚上給他講鬼故事，白天喂他吃好东西的厨娘莫萊，被他嘲笑磨纏的布立葛絲，也是他的朋友。他尤其爱自己的爸爸，而那做爸爸的对兒子那份兒疼爱也使人納罕。小罗登長到八岁，喜欢的人只有这几个。他小的时候把母亲当天仙一样崇拜，过后也就淡然了。兩年來她差不多从来不理孩子。她多嫌他。他一会儿出痧子，一会儿害百日咳，好不麻煩！有一天，蓓基在客厅里对斯丹恩勋爵唱歌，孩子听见媽媽的歌声，从楼上偷偷的溜下来，躲在楼梯轉角听得着了迷。不料那时客厅的門忽然开了，門外的探子當場現了形。

他母亲走上来拍拍的打了他兩個耳刮子。他听得斯丹恩侯爵在里面笑，原来侯爵看見蓓基一时忘情，这样大發脾气，忍不住發起笑來。他挨了打又气又苦，哭哭啼啼逃到厨房里去。

小罗登一面哭一面說道：“我不是怕痛，可是——可是——”他抽抽噎噎，眼泪鼻涕，哭得說不出話來。这孩子的心給伤透了。他又气又怒，一面哭，一面断断續續的嚷嚷道：“为什么不許我听她唱歌？她干嗎不唱給我听？干嗎唱給那大牙齿的秃子听？”厨娘瞧着丫頭，丫頭又瞧着听差使眼色。無論在哪一家，厨房里的佣人不但知道主人的秘密，而且判断主人的是非，竟像庭上的法官一般严正可怕。那天，他們判決了利蓓加的罪名。

經過这事之后，母亲对兒子的嫌惡成了仇恨；每逢她想到孩子和她住在一家，良心好像受了責备，老大不痛快，因此一看见

兒子就着惱。孩子心里也是疑懼不安，跟媽媽勢不兩立。从打耳刮子那天起，娘兒兩個心里便生了嫌隙。

斯丹恩侯爵也是从心里討厭孩子。有时碰的不巧，兩人拍面相撞，侯爵总摆出一副尖酸嘴臉，有时假模假样对他鞠躬，有时搶白他几句，再不然就惡惡实实瞪他几眼。罗登也不讓步，握紧拳头和侯爵兩個对瞪眼。他認得清誰是他的冤家对头；所有到家里来的客人，他最恨这位先生。有一天，听差看見他在过道里对斯丹恩爵士的帽子伸拳头，把这事当作有趣的笑話，說給斯丹恩勛爵的馬車夫听。馬車夫又把这笑話轉告斯丹恩勛爵的跟班和家里別的佣人。不久以后，罗登·克劳萊太太到崗脫大厦去作客，开門的門房，穿着各色号衣在厅堂里站班的听差，穿着白背心站在各个楼梯口唱名通报的侍者，人人都知道她的秘密——至少他們自以为知道她的秘密。站在她椅子后面給她斟酒上菜的听差早已和他旁边那穿五色号衣的胖子討論过她的人品。老天啊，佣人們的判決真可怕！好些燙頭髮抹胭脂的漂亮女人，身上穿戴得無懈可击，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当貴客，对着一大群为她傾倒的男人流目送笑，旁觀的人看她笑咪咪的不知多么福气。却不料她的底細全握在旁边那个听差手里——就是那身材高大、小腿長得又粗又壯、頭髮里洒了粉、捧着一盤子冷飲恭恭敬敬送到她面前来的一个。另外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端着一盤子松餅跟在后面；只要他一开口，这位漂亮太太少不得名誉扫地，因为閑人嘴里的一句流言就会坐实你的罪名，好比給人拿住了真憑实据一样。我的太太，今天晚上这些家伙准在酒店里（也就是他們的俱乐部里）把你的秘密当做閑談的資料。詹姆士和却尔斯一面抽烟斗喝啤酒，一面便要議論你的短長。在名利場中，有好些主子雇佣人的时候應該只挑啞吧，而且是不会

写字的啞吧。干过坏事的人哪，小心吧！你椅子背后的听差說不定是仇人的爪牙，在他的絲絨褲子袋里藏着弓弦，随时会把你絞死。至于沒有干过坏事的人，也应该随时檢点行为，若是坏了体面，你的名声再也洗不清了。

“利蓓加为人清白不清白？”下房里的裁判所判她不清白。

說出来难为情，如果他們相信她清白無辜，她早就沒处賒賬了。拉哥尔斯后来对別人說起他受騙的原因，他說利蓓加的手段和甜言蜜語倒在其次，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老看見斯丹恩勳爵的馬車停在她家大門口，馬車上的大灯半夜三更还亮晃晃的点着，所以才一誤再誤的上她的当。

說不定她是清白的，不过她鑽营拍馬，千方百計想在“上流社会”里插一脚，惹得下人們指指点点，把她当作失足墮落的女人。譬如說，莫萊早上收拾屋子，看見門柱上一个蜘蛛在結網，好不容易沿着細絲兒往上爬。她起先覺得有趣，后来看厭了，举起笤帚連蜘蛛帶網一下子扫个精光。下人們对利蓓加的态度也是这样。

聖誕节前一兩天，蓓基和她丈夫兒子准备动身到女王的克劳萊老家去过节。蓓基本来想把那小鬼留在倫敦，可是吉恩夫人再三要她帶着孩子一起去，罗登也因为她心里沒有兒子，大不高兴，对于老婆强头倔腦起来，她也只好罢了。罗登埋怨她說：“蓓基，他是全英国最好的孩子，怎么你竟一点兒不疼他，对他还不如你那条小狗。他又害不着你，到了乡下，他自然在孩子們屋里，不会来麻煩你。在路上，我可以帶着他坐在邮車頂上。”

罗登太太答道：“你自己也願意坐在外头，因为你要抽你那臭味熏天的雪茄烟。”

她丈夫道：“我記得从前你倒挺喜欢雪茄烟那股子味兒。”

這話說的蓓基笑起來。她差不多從來不發脾氣。她說：“那時候我要向上爬呀，傻子！你愛帶着羅登在外邊坐也由你，你要給他抽雪茄也由你。”

路上雖然冷，羅登倒並沒有依着老婆的話給兒子抽雪茄煙取暖。他和布立葛絲用披肩和圍巾把孩子嚴嚴的裹起來。車夫對於小羅登非常客氣，把他抱到車頂上。那時天還沒有亮，白馬酒店里點着燈，他就坐在燈底下。他看着天色漸漸發白；這是他第一回到他父親的“老家”去，高興得了不得。他一路歡天喜地，路上碰見的事都沒有了一件不新鮮，他問了許多問題，他父親一一回答，告訴他右邊的大白房子里住着什麼人，那大花園又是誰家的。他的母親坐在車子里面，穿了皮衣披着外套，帶着一瓶瓶的香水香精，還有一個女傭人專誠服侍她，動不動大驚小怪，竟好像一輩子沒有上過郵車，誰想得到十年之前她到鄉下去坐的就是這輛車子，而且還給畢脫爵士從車子里趕到車頂上，把位子讓給出錢的旅客坐。

郵車到墨特白萊的時候天又黑了，小羅登給搖醒了領到伯父的馬車里坐下來。他一路東張西望，看見大鐵門豁然大開，刷過石灰水的樹干在馬車窗口飛快的往後倒退，心裡好不奇怪。最後他們总算到了，馬車在大廈發亮的窗戶前面停下來。里面燈燭輝煌，暖融融喜孜孜的正是過節時候的氣氛。家人開了正門請他們進去，廳上的舊式大壁爐里生着熊熊的大火，黑白相間的磚地上鋪了地毯。利蓓加暗想：“這塊土耳其地毯從前鋪在太太們使的長廊里的。”一面想着，一面迎着吉恩夫人吻她。

她和畢脫爵士也一本正經的行過同樣的禮。羅登因為恰才抽過煙，縮在後面躲着嫂子。吉恩夫人的兩個孩子上來歡迎堂哥哥，瑪蒂爾達不但和他拉手，並且吻了他一下。承繼長房宗祧

的畢脫·平葛·莎吳塞唐却不湊上來，只像小狗認大狗似的對他細細端詳。

和藹的主婦把客人讓到客房里，里面也生着火，并且安排得十分舒服。兩個姑娘下來敲羅登太太的門，假裝來幫忙，其实是想看看她盒子和箱子里的帽子衣服，因為她雖然仍舊穿孝，衣著穿戴全是倫敦最新的款式。她們告訴她說家里比以前舒服得多了；莎吳塞唐夫人如今不住在這裡，畢脫在區里很有地位，克勞萊家里的人，原該如此才對。後來下面打鐘開飯，一家老小都聚在一起吃飯。小羅登挨着大娘坐，這位主婦對他非常慈愛。畢脫爵士請弟婦坐在右手，着實殷勤了一番。

小羅登胃口很好，而且沒有錯了規矩。

吃完晚飯之後，他對大娘說道：“我喜歡在這兒吃飯。”飯後畢脫爵士做了個很得體的禱告，然後他的兒子也進來了，坐在爸爸旁邊的一張高椅子上。女兒的位子設在媽媽旁邊，前面擱着她自己的小酒鐘。小羅登瞧着大娘慈祥的臉兒說道：“我喜歡在這兒吃飯。”

忠厚的吉恩夫人問道：“為什麼呢？”

小羅登答道：“在家的時候我在廚房里吃，或是跟布立葛絲一起吃。”蓓基正忙着應酬她的主人從男爵，滿口奉承的話兒，自己心里那份兒喜歡高興，更是說也說不完。她說畢脫·平葛又聰明，又漂亮，氣度又尊貴，跟父親長得一個樣兒。她忙着應酬，哪里還顧得到發亮的大桌子另一頭的事？所以自己的骨血說的話竟沒有聽見。

小羅登因為是客，又是剛到，長輩們特准他比平常晚一點兒上床。喝過茶之後，畢脫爵士拿出一本金邊的大書，擱在面前，所有的佣人們排着班走進來，由畢脫爵士領頭兒禱告。這樣的

仪式，可怜的孩子还是第一回看见，第一回参加。

从男爵当家不久，房子里外已经改善了许多。蓓基跟着他一处处参观，一面称赞说这屋子布置得真是漂亮典雅，尽善尽美。小罗登由孩子们领着，也走了一转，恍惚觉得进了神仙洞府。屋里有长廊，有旧式的大卧房，有画儿，有古董磁器，还有盔甲。有一间屋子是爷爷死在里面的，孩子们走过的时候怕得利害。他问道：“谁是爷爷呢？”他们告诉他说爷爷很老，从前老是坐在轮椅里面给推来推去。有一天他们把外面小屋子里的轮椅指给他看；自从老头儿给抬到教堂下葬之后，那椅子一直擦在那里，越堆越破烂。教堂就在近边，尖顶在园里的榆树顶上矗出来，亮晶晶的发光。

兄弟俩费了好几个早晨巡视庄地上改善的部分，不致于白闲着。庄地上能有这些成绩，全靠毕脱爵士会理财，能办事。他们有的时候骑马，有的时候走路，两个人到处查看，倒也有话可说，没有觉得气闷。毕脱特地告诉罗登，说是这些工料着实费钱，又说越是有田地有产业的人，手头越是拮据，有时连二十镑钱都拿不出来。毕脱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举起竹杖指着说道：“就拿这门房来说，新近装了门，钱还欠着没有付，总得明年一月里的股息到手以后才能还清。现在叫我拿钱出来；等于叫我飞上天。”

罗登垂头丧气的答道：“这几个钱我还借得出，毕脱，你到一月还给我得了。”他们又去看门房的小屋；屋子修理刚完，前面的石牌上雕着世袭的纹章。洛克老妈妈在这家子当了多少年差，直到如今才有了关得严的门，完整的窗户，和不漏的屋顶。

第四十五章

在汉泊郡和倫敦發生的事情

畢脫·克勞萊爵士除了在女王的克勞萊庄地上补籬笆和修理破敗零落的門房之外，还做別的工作。他为人明理，当家以后連忙和以前得罪过的街坊鄰舍重修旧好。他死了的父亲一辈子荒唐，不知道当家立計，弄得家里声名狼籍，这殘局全靠他来收拾。父亲死后，他不久就当选了本区的国会代表。他身为区里的行政長官，有名兒的大人物，又是国會議員，世家后裔，因此自己担起責任，时常在汉泊郡的公共場所出面。区里的慈善事業，他資助得多，区里的鄰舍，他拜訪得勤。总之，他自以为是个奇才，在区里，以后甚至于在全国，都会出人头地，所以忙着为將来的事業打根基。他吩咐吉恩夫人和鄰近的弗特尔斯頓和活泊夏脫等几个有名的从男爵家里多相与相与。这几家的馬車如今常常在女王的克勞萊路上来去，这几家的主人也常常在大厦里做客人(他們的席面着实講究，显見得吉恩夫人是不大下厨房的)。畢脫夫妻出去回拜或是吃飯，不管天气好坏，路程远近，向来不辞劳苦。畢脫身体弱，胃口不好，为人又拘謹，不喜欢吃喝作乐，不过他認為在他地位上，應該随和些，少不得时常和人来往来往，請請客。每逢他在外面应酬，飯后坐得太久了头痛，他就覺得自己为責任而牺牲。他跟区里最有名的乡紳們談論本年的收成，政界的新聞，还有限制谷类入口的法令。关于防止偷窃野味和养育鳥兽、厉行狩獵法的措置，他非常卖力，虽然从前

在这方面他是个不可救藥的自由主义者。他不打獵，而且根本不爱打獵，只喜欢文謫謫的看看書，可是他觉得住在乡下的人，有义务保持馬匹的优良品种，因此对于狐狸的好坏也該留心。弗特尔斯頓家里的爷們爱打獵，畢脫的老朋友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从前常常帶着一大群獵狗到女王的克劳萊的獵場上来打獵；如今畢脫表示对于他和他的朋友們都很欢迎。講到宗教一方面，他的見解和正統教会的教理越来越接近，弄得莎吳塞唐夫人無法可施。他不再到处聚会講道，毅然决然的上普通的教堂去做礼拜，而且还去拜訪温却斯脫地方的主教和教会里的牧师。有一回，脫倫泊副总主教要和他一起玩牌，他竟一口应允。莎吳塞唐夫人眼看着女婿做出这样褻瀆神明的事来，只当他成了个不可救藥的罪人，心里那份兒煩惱也不消說了。畢脫从温却斯脫教堂听了聖乐回来，对两个妹妹說第二年区里开跳舞会的时候，他准备帶她們一起去；姑娘們听了乐得感激涕零。吉恩夫人是一向对丈夫唯命是听的，而且看来她自己也願意去。老夫人写了一封信到好望角給“芬却萊广场的洗衣妇人”的作者，狠狠毒毒的形容小女兒利欲熏心。那时她在布拉依頓的房子空出来了，她就一个人住到海边去，她的女兒女婿也沒有觉得割舍不下。利蓓加第二次到女王的克劳萊，守着藥箱的老太太已經走了，利蓓加虽然并不惦记她，居然写了一封信給她拜节。信上的口气非常恭敬；她說不知莎吳塞唐夫人可还记得她；她前次在乡下，老夫人对她說的話給她不少安慰，她至今觉得感激；她再三提到上次病中多承老夫人照应，而且說女王的克劳萊的一切都使她想念她。

畢脫·克劳萊爵士怎么会改变作風，大得人心的呢？这件事大半得归功于克生街的主妇。畢脫在倫敦住在她家里的时候

她劝他说：“难道你只要一个从男爵的爵位，一辈子在乡下做做寓公就算了不成？畢脫·克勞萊爵士，你瞞不过我的。我知道你的才干和野心。你以为人家看不出，可是騙不了我。我把你那本关于麦芽的小册子給斯丹恩勋爵看过了。原来他老早知道这本书；他说內閣里的官兒都認為它是这方面最出色的作品。部長們看上了你了。你的志向我也知道，你想在国会里出头露角。人人都說你是全国最了不起的演說家，因为你在牛津的演講大家都沒有忘記。我知道你想做你們区里的国会代表；这样，你自己有选举权，又有区里的人給你撑腰，还有什么事不成的？我也知道你想做女王的克勞萊的男爵；这件事，总有一天会成功。畢脫爵士，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如果我的丈夫不但有你的名字，而且有你的才干，我想我也能够配得上他，可是——可是我是你的本家，”她笑着加了一句道。“我是个一个子兒都沒有的小可憐兒，可是我也有些小势力。誰說得定，也許小耗子也有帮助獅子的去处呢？”

畢脫·克勞萊一听这話，又喜又惊。他想：“这女人才是真正懂得我的。我那本关于麦芽的小册子吉恩再也看不滿三頁。我的大才，我的壯志雄心，她也不知道。哦，原来他們还記得我在牛津的演講。这些坏东西！他們看我做了区里的代表，或許还能做国会的議員，就想起我来了。斯丹恩勋爵去年在宮里見了我睬都不睬。原来他們現在才發現畢脫·克勞萊是个人才。哼！这些人小看我，我的才干可一向不小，不过沒有机会出头罢了。現在我得把本事拿出来，叫他們知道我不但能写，而且能說能做。阿喀琉斯^①虽然英雄，也得有了宝劍才能大显身手啊。

① 特洛亞战争中最勇敢的英雄。

我的宝剑已经到手了，将来全世界的人都会听见畢脫·克勞萊的名字。”

因为这样，这手段刁滑的家伙才变得那么好客。他对于歌咏团和医院的代表谦恭有礼，对于副主教們和牧师們也十分和气。他放开手大張筵席請客，別人請他他也不推辞。在市集上遇見种地的庄稼汉，他全副精神敷衍他們，并且为区里的事务尽心奔走。到聖誕节，大厦里装点得花团錦簇，多少年来沒有看見这景象了。

聖誕日那天合家欢聚。所有牧师家里的人都来吃飯。利蓓加对別德太太又誠懇又和气，竟好像和她向来無冤無仇。她怪亲热的問起亲爱的妹妹們近来好不好，說她們在音乐方面有惊人的进步，而且在她們双人合唱之后再三請她們再唱一遍（她們用的那大唱歌本兒还是詹姆士从家里挟过来的，恨得他一路上不住的咕唧）。別德太太虽然恨利蓓加到处鑽营，可是看她那么大方，自己倒也不得不以礼相待。回家以后，她当然对女兒們批評畢脫爵士，說他对小嬌子那么敬重，真是可笑。詹姆士在吃飯的时候坐在利蓓加旁边，極口夸她了不起。牧师全家的人众口一辞，都称赞小罗登長得好。万一那瘦弱蒼白的畢脫·平葛有三長兩短，世襲的前程少不了是他的，所以牧师家里的人对他很敬重。

三个孩子的感情非常好。畢脫·平葛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狗，配不上和罗登这样的大狗一起玩；瑪蒂尔达又是个女孩兒，也不够資格和这个年紀將近八岁、快要穿短上裝的青年公子做伴。这样，罗登立刻拜了大王。只要他肯賞臉帶着堂弟弟堂妹妹一起玩，那兩個小的便依头順腦的跟着他。他在乡下过得快活高兴，心滿意足。厨房后面的院子好玩的不得了；种着的花兒

也不錯；家里又养着鸽子，鷄鴨，有时大人还准他去看馬房里的馬，这些东西沒有一样不有趣。他不讓兩位克勞萊小姐吻他；不过有时吉恩夫人要抱抱他，他还不反对。晚飯后太太們先到客厅里去歇着，讓先生們留在飯間里喝紅酒，小罗登跟着出来，宁可坐在吉恩夫人身边，不願意跟着自己的媽媽。利蓓加看見大家全是温温柔柔的，一天晚上把小罗登叫到身边，弯下身子当着太太小姐們在兒子臉上吻了一下。

罗登立刻回过身来，对面瞧着媽媽。他臉上涨得通紅，身上索索地抖，每逢他受了激动，就是这样。他說道：“媽媽，你在家从来都不吻我。”一听这話，大家都吃了一惊，半晌不說話，蓓基眼睛里的神色着实难看。

罗登因为嫂子待自己的兒子好，所以很喜欢她。吉恩夫人和蓓基兩個人的感情似乎不怎么融洽，上校的老婆第一回到乡下的时候，一心要討主妇的好，这一回可不同了。吉恩夫人听了孩子的兩句話心里已經凉了一截；說不定又嫌畢脫爵士对弟妇太殷勤。小罗登这样年齡，这样大小的孩子，总喜欢跟着男人，每逢他父亲到馬房里去抽雪茄烟，他老是跟着一塊兒去，从来不觉得厭倦。牧师的兒子詹姆士，有时来找堂哥哥，或是一起抽烟，或是找别的消遣。他和从男爵的獵場看守人气味相投，都喜欢养狗，因此合得来。有一天，詹姆士先生、上校和看守獵場的霍恩出去打野鷄，把小罗登也帶着一塊兒去。又有一天早上，好乐呀！这四位先生到倉房里去打耗子，小罗登一辈子沒見過比这个更有意思的游戏。他們先把水管的一头堵死了，又把獾鼠从沒有堵死的一头放进去，然后靜靜的举起棍子等着。詹姆士先生有名的小狗福息泊斯兴奋得了不得，举起了一条腿，屏住气一动也不动，靜听着地底下吱吱的耗子叫。那些耗子給赶得走

头無路，只好拚死逃命，从管子里直窜上来。狗拿住了一只，看守獵場的霍恩也打死了一只，罗登因为太兴奋太紧张，沒打着耗子，反而把一只獾鼠打得半死。

又有一天，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出去打獵，他的一群獵狗到女王的克劳萊草坪上会合。那才是最了不起的日子。

小罗登看得着迷了。到十点半，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的獵戶湯姆·牡廸騎着馬一路跑来，后面跟着一群貴种獵狗，紧紧的挤在一起。后面是兩個管獵狗的小獵人，穿着大紅衣服。这兩人是小个子，長相很难看，都騎着好种的瘦馬。倘或獵狗里面有敢离群跑散的，或是看見野兔家兔在他們面前跳出来而不能把持的——即使对兔兒白看一眼或是把眼睛眨巴了一下都不行——这兩人就举起又長又重的鞭子，把鞭梢向狗身上皮薄的地方抽，手法真是巧妙極了。

压队的是湯姆·牡廸的兒子賈克。他只有七十磅重，八十四英吋高，而且以后也沒有希望長高長胖。他騎一匹瘦骨伶仃的大馬，用的鞍子很大，把馬背遮掉了一半。这是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心爱的獵馬，名叫大老官。还有好些別的獵馬，上面坐着身量瘦小的男孩子，也陸續来了，只等主人来临。主人們走在后面，也到此地会合。

湯姆·牡廸一直来到大厦門口，管酒的拿出酒来請他喝，可是他不喝，自己帶着獵狗在草坪上有遮欄的犄角里去歇着。那些獵狗有的在草地上打滾，有的其势汹汹的对吠，有的在一处玩，不时会狠狠的打起架来。湯姆呵斥的声音是誰也比不上的；他开口一喝，或是把蛇一般的鞭子一揮，獵狗就不敢鬧了。

許多青年公子騎着普通用的馬跑来了，这些馬虽不能打獵，也是上好的純种。出獵的人齐膝裹着护腿，有的到屋子里去和

太太小姐应酬一下，喝些櫻桃白蘭地；有的比較怕羞，而且愛動不愛靜，忙着脫了泥污的靴子，下了坐騎，換上獵馬，沿着草坪先跑一圈活活血。這以後他們聚在犄角上那群獵狗旁邊和湯姆·牡廸聊天，談到從前的獵事，野外的情形，嗅香和金剛鑽這兩條狗的好壞，又抱怨目前狐狸的品種多么糟糕。

不久，赫特爾斯頓爵士騎着一匹伶俐的矮種肥馬來了。他一直跑到大廈門口下了馬，先進屋子和太太們应酬了一番。他向來不愛說話，敷衍過幾句之後便去干正經。一群獵狗給趕到門口，小羅登走下去，那些獵狗便挨着他的身子擦過來磨過去，表示好意，大伙兒亂搖着尾巴，劈劈扑扑打在他身上，有的叫着鬧着打架，湯姆·牡廸的呵斥和鞭子也不怎么有用。小羅登又興奮，又有些害怕。

赫特爾斯頓爵士費了一把力氣爬到大老官背上騎好，說道：“湯姆，今天到沙吳斯脫樹林子去試試吧，種田的孟加拉告訴我說裏頭有兩只狐狸藏着呢。”湯姆把号角一吹，騎着馬先跑，後面跟着獵狗、小獵人和溫却斯脫的少爺們。還有鄰近種地的和教區裏做工的也來了；那天算他們的大節日，所以他們一起在後面跟着走。赫特爾斯頓爵士和克勞萊上校壓隊；大隊人馬一會兒跑得無影無踪。

別德·克勞萊牧師不好意思到侄兒家里來參加大會合（湯姆·牡廸還記得四十年前的事，那時牧師先生身材很瘦，最喜歡騎着烈馬四處亂跑，不論多寬的溪流都要跳過了才罷，看見新裝的園門也不肯放過去）——我剛才說到牧師不好意思上侄兒家里來，湊着赫特爾斯頓爵士路過他家，便騎着強壯的黑馬從家里的弄口跑出來，跟着從男爵一隊人馬出發。獵狗和騎馬的人已經走遠了，小羅登仍舊站在階上，又惊奇，又快樂。

小罗登在乡下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对于大伯伯却没有感情，因为他总是冷冰冰的令人害怕，不是鎖在書房里用功，便是和地保农夫在一起排解区里面各种糾紛。孩子的大娘、姑媽、堂弟堂妹，和牧师家的詹姆士，人人喜欢他。畢脫爵士要詹姆士在两个妹妹之中挑一个做老婆，大約早已和他說开，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到他爱打獵的父亲去世之后，讓他补上去做牧师。如今詹姆士不獵狐狸了；不过找些無伤大雅的消遣，譬如打打竹鷄野鴨，或是在圣诞节偶然捉一兩回老鼠，一点兒也不惊师动众。他准备圣诞节之后回到学校里去用功讀書，勉強得个及格分数。他現在不穿綠外衣，不戴紅領帶，一切花梢的打扮都擦开手了。將來要做牧师，現在少不得有个准备。畢脫爵士独占了大家的財產，願意补偿他們的損失，想出这样又省錢又上算的法子来。

快乐的圣诞节还没有过完，从男爵就鼓起勇气签給弟弟一張支票，送了他整整一百鎊。起先他觉得扎心的难受，后来想想自己这份兒慷慨真是世上少有，又得意起来。罗登爷兒倆回家的时候心里沉重極了，蓓基却没什么舍不得，干干脆脆的和太太小姐們道了再見。她回到倫敦之后便开始工作；她的成績在本章开始的时候已經說过。大崗脫街的克勞萊大厦給她料理得焕然一新，只等畢脫爵士一家上城的时候住进去。从男爵不久便搬到倫敦来，开始上国会办公，像他这样胸怀大才的人，應該在国会里占个重要的地位才是。

畢脫爵士城府很深，議院第一期开会的时候，他没有把滿腹的韜略讓別人知道，除了代墨特白萊的居民請願之外一句不开口。他勤勤謹謹，逢会必到，把議院里的慣例公事学了个透熟。在

家的时候，他孜孜不倦的研究藍皮書，吉恩夫人又佩服，又着急，想他睡得晚，又用腦子，只怕他伤了身体。他結識了各位部長和本党的首腦，立志在不多几年以內爬到和他們一样的地位上去。

利蓓加最瞧不起的是吉恩夫人这样温良賢淑的女人，她心里的輕蔑可不是容容易易遮掩得起来的。吉恩夫人的純朴和敦厚使我們的朋友蓓基瞧着老大不耐煩，往往臉上便要帶出来。吉恩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不入她的眼，在她面前覺得手足無措。她的丈夫老是和蓓基說話；他們兩個好像另外有暗号，談論的全是正經大事，畢脫一輩子不会对老婆說的。外面的事，吉恩夫人当然不大懂，可是楞着不說話总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最糟糕的是她明明知道自己沒的可說，只好干瞧着罗登的女人侃侃而談，天南地北的大發議論。利蓓加和随便什么人都有話可談，說的笑話沒有一个不对景兒。自己是主妇，反而只能一个人坐在火爐旁边，眼看着所有的男人簇拥着利蓓加献殷勤，心里怎么会不懊惱呢？

有一回在乡下，孩子們圍着吉恩夫人听她講故事。小罗登最喜欢她，也挨着她。蓓基走进来，一双綠眼睛里滿是尖酸刻薄的表情，可憐的吉恩夫人看她眼色来得惡毒，一句話都說不出来，她自己編的簡單的故事也像童話里的神仙碰見了惡魔，吓得影踪全無。利蓓加声音里帶着一絲冷笑，再三請她把那怪有趣的故事說下去，可是她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蓓基不耐煩忠厚人，討厭家常的乐趣，因为这和她格格不入，誰喜欢这一套东西的少不得也要遭她的白眼。譬如小孩子和喜欢小孩子的人她就恨不得一脚踢开。她对斯丹恩勋爵模仿吉恩夫人的举止，故意夸張她种种可笑的地方，而且每次总加上一句，“有些人乏味得像白水煮豆腐，我可不喜欢。”

勛爵嘻皮扯臉的對她一鞠躬，回答道：“猶之乎魔鬼不喜歡聖水。”說完，他哈哈大笑，聲音響得刺耳。

妯娌兩個不大見面，除非利蓓加有求于嫂子，才去找她。她們兩人你叫我親愛的，我叫你親愛的，表面上和睦得很，可是平時難得來往。畢脫爵士雖然事情一天比一天忙，却是每天抽空去拜望弟媳婦。

畢脫爵士在國會第一次登台演說以後請客，特地穿上大禮服（就是他在本浦聶格爾領事館做參贊時穿的外交官服飾），到弟媳婦家里去走了一轉。

蓓基滿口奉承，稱贊他的衣服，像他自己的妻子兒女一樣崇拜他——他出發之前先給家里人看過的。她說只有真正的上等人穿上官廷禮服才敦品；這種褲子，除了出身舊家的公子誰也不配穿。畢脫低頭望望自己的腿，覺得很得意，其實他的腿長得既不勻稱，上下又沒有粗細，跟他身邊挂着的寶劍差不多。他望望自己的腿，自以為有勾魂攝魄的能耐。

他告辭之後，蓓基太太替他畫了一張全身的諷刺畫，後來斯丹恩勛爵來了，她就拿給他看。勛爵一看那畫兒和畢脫一模一樣，心里好笑，向蓓基討了帶回家去。他對於這個新襲爵位新當議員的畢脫爵士十分賞臉，居然在蓓基家里見了他一面，而且對他很客氣。畢脫看見了不起的貴族對着自己的弟媳婦那麼恭敬，而且她談吐洒落風趣，宴會上人人喜歡听她說話，心里也覺得敬畏。斯丹恩勛爵和畢脫爵士應酬了一回，說起他还是初入官場，很希望不久就能聽見他演說。勛爵又說他們兩家既然是緊鄰（大崗脫街直通崗脫廣場，大家都知道單是崗脫大廈就占了廣場的一邊），等斯丹恩夫人到倫敦之後希望見見克勞萊夫人。過了一兩天，他又在畢脫家里留了一張名片。畢脫老爵士在世



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睬过他，虽然一百年来这两家一向是邻居。

豪华的宴会，聪明出众的大人物，一切弄权术耍手段的事，都和罗登格格不入，他自己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寂寞。现在他尽不妨常到俱乐部去，和单身朋友一块儿吃饭，爱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出门，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和小罗登常常散步到大岗脱街和嫂子、侄儿、侄女做伴。畢脫爵士不论到国会之前或是从国会出来，总是去找利蓓加。

上校时常悄没声儿的坐在他哥哥家里，一坐好几个钟头，能够不用脑子的时候就不用脑子，能够不做事的时候就不做事。他很愿意给人使唤出去跑跑腿，找找房子和佣人，或是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帮他们切切烤羊肉。他仿佛给人折磨得没了脾气，现在是人说什么，他做什么，人拨他一下，他才动一动。大利

拉^①不但軟禁了他，而且把他的頭髮也剃光了。十年前天不收地不管的花花公子已經給人制得服服貼貼，成了个麻木、順从、肥胖的中年汉子。

可憐的吉恩夫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也着了利蓓加的迷，不过每逢罗登太太和她見面的时候，她們兩人还是你叫我亲爱的，我叫你亲爱的，相处得非常和睦。

第四十六章

風波和灾难

住在白朗浦頓的朋友們这时也在对付着过聖誕节，不过說不上有什么快乐。

奥斯本太太守寡之后，每年有一百鎊的收入，这里面倒得拿出四分之三来貼在家里做他們娘兒兩人的食用。乔斯一年給父母一百二十鎊。一家四口，雇了个包做一切杂事的爱尔兰女佣人(她也兼做克拉浦夫妇的佣人)，过得还算舒服，不必去求亲告友，有客的时候也能拿点兒茶点出来。他們經過了早年的風波苦难，居然能够安稳度日。賽特笠从前的書記克拉浦先生和他家里的人依旧很尊敬他。克拉浦还没有忘記当年賽特笠先生在勒塞尔广场摆了丰盛的酒席請他們吃，他恭恭敬敬坐在椅子边上，喝着酒祝“賽特笠太太，爱米小姐，还有在印度的乔瑟夫先生”身体健康。日子隔得一久，这忠厚的書記越想越覺得当年真

①見第190頁注釋。

是盛况空前。有时他从楼下兼做会客室的厨房里走上来，坐在賽特笠先生的小客厅里，兩個人一起喝茶或是攪水的杜松子酒，他就說：“你老人家从前过的可不是这样的日子。”他喝着酒替太太小姐上寿，那又恭敬又正經的样子，和她們飞黃騰达的时候沒有差別。在他心目之中，爱米丽亞彈的琴便是最美妙的音乐，她本人也是最尊貴的少奶奶。当着賽特笠先生，他从来不肯先坐，甚至于在他們的俱乐部里也是这样。随便什么人批評了賽特笠的人品，他决不罢休。他說他曾經瞧見倫敦第一流的人物跟賽特笠先生拉过手；他又說：“我从前認識賽特笠先生的时候，他在証券市場常常跟有名的大財主洛施却哀尔特在一起的。我有今天，还不是全靠他！”

克拉浦品行端方，一笔字又写的好，因此主人坏了事以后不久就找到了別的工作。他常說：“像我这样的小魚，随便在什么水桶里都能游来游去。”賽特笠老头兒脫离出来的商行之中有一个股东雇了克拉浦先生，而且給他相当丰厚的薪水。总之，賽特笠的有錢朋友慢慢的都不理他了，只有从前靠他过活的穷职员对他忠誠不变。

爱米丽亞自己留下的一部分进款数目極小，尽量的节省，才能把亲爱的兒子打扮得合乎乔治·奥斯本的兒子的身分。此外她还得付小学的学杂費。乔杰进学校之前，爱米丽亞多少个不放心，又着急，又心疼，最后才勉强讓他去了。她晚上熬夜讀書，苦苦的抱着煩难的文法書和地理書，指望自己給乔杰补课。她甚至于学着念拉丁文的文法入門，痴心妄想的准备教兒子讀拉丁文。爱米丽亞是个軟弱的人，胆子又小，又生成多愁善感的性格，現在和兒子一天到晚不見面，想着老师也許会打他，同學們又粗野，說不定要欺負他，真像給他断奶的时候一样心疼。孩子

是巴不得換換環境，急着要進學校，離了家裡高興的不得了。做母親的自己舍不得兒子，看着孩子那麼高興反而覺得傷心。她心底里寧願孩子也覺得難受些。可是轉念一想自己這樣自私，竟會希望兒子不快樂，又悔恨起來。

喬杰的校長，就是忠心耿耿追求愛米麗亞的平尼牧師的朋友。喬杰在學校里進步很快，時常帶着許多獎品回來，足見他能力是高的。每天晚上，他對母親滔滔不絕的議論同學的事情：里昂士是個了不起的好人；斯尼芬斯是個鬼鬼祟祟的家伙；校里吃的肉全是向斯蒂爾的爸爸買的；高爾汀的媽媽每星期六坐了馬車來接他；尼脫的褲腳上裝着皮帶，可以繞着鞋底扣起來，他也想要；卜爾·梅杰真厲害，大家都說連助教窩德先生都打他不過，雖然他班次不高，現在不過念幼脫勞比斯的羅馬史。漸漸的，愛米麗亞對於學校里的孩子竟和喬杰一樣熟悉了。到黃昏，她幫他做習題，用尽心思替他準備功課，竟像第二天早上她自己要去交代功課似的。有一次，喬治和一個叫斯密思的同學打架，眼睛都打青了。他對母親和外公信口開河，把自己的勇氣大吹了一通，外公听了十分得意。其實打架的時候他很泄氣，而且老大吃虧。那個斯密思現在在雷士德廣場附近做醫生，為人很和平，可是愛米麗亞至今沒有饒恕他。

溫柔的寡婦就這樣不聲不響的管家和扶養孩子，為無關緊要的事情操操心，慢慢的老了。日子一天天過去，她的頭髮里面已經夾了一兩根銀絲，漂亮的腦門兒上面也有了一點兒小皺紋。她瞧着歲月留下的痕迹，只微笑一下說道：“怕什麼？我反正已經是個老婆子了。”她的希望就是能瞧着兒子顯聲揚名，在她看來，他是生來要做大人物的。她把兒子的抄本、圖畫、作文，都好好藏着，時常拿出來給她的親友們看，仿佛這些全是大天才超

凡入聖的杰作。她把乔治的成績挑了些交給都賓小姐，好讓她拿給乔治的姑媽奧斯本小姐看；再讓奧斯本小姐拿給奧斯本老先生看；这样，老头兒也許會想起从前对于死去的兒子太忍心、太严厉，慢慢的回心轉意。丈夫的毛病和短处，她都忘掉了，只記得他不顧一切和自己結婚，只記得他气度尊貴，相貌出众，在戰場上又勇敢——那天早上他出去打仗，光荣地为国战死，动身以前还拥抱着她。了不起的英雄留了一个模範兒子安慰她陪伴她，自己上天堂去了，想来他一定是笑咪咪的往下面对兒子瞧着呢。

上文已經說過，乔治的祖父奧斯本先生还在勒塞尔廣場，坐在他的安乐椅里，性情一天比一天暴戾，心緒一天比一天惡劣。他的女兒虽然有漂亮的車馬，虽然倫敦城里的慈善事業倒有一半受她資助，其实不过是个又寂寞又可憐、受尽虐待的老小姐。自从她見過侄兒以后，时常惦记着那漂亮的孩子。她渴望能够坐着华丽的馬車到他家里去，每天一个人在公园里兜風的时候，老是东張西望希望遇見他。她那做銀行家太太的妹妹偶然也肯賞臉到勒塞尔廣場的老家来望望老姐姐。她帶着兩個瘦弱的孩子，另外跟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佣人。她嘻嘻的笑着，說起話来扭扭捏捏，輕声輕气，卖弄她那些上流社会里的朋友。她說她的小弗萊特立克和克勞特·勞萊波泊勛爵長得一个样兒，又說有一次他們坐着驢車在罗汉浦頓走过，有一位男爵夫人特別注意她的漂亮的瑪麗亞。她再三催促姐姐叫爸爸撒开手花点兒錢在她兒女身上。她說她打定主意要叫弗萊特立克进禁衛軍；如今白洛克先生正在省吃儉用的抽出錢来买田地，家里給他榨得一文不剩，弗萊特立克是長子，將來家里也許会把產業傳給他，可是她那寶貝的女兒还是沒有着落。她总是說：“亲爱的，我希望你

帮她的忙，因为爸爸给我的一份财产当然得交给我们当家的管。亲爱的蘿达·墨默尔說了，只等可憐的亲爱的卡色托第勋爵一死（他一直害羊癲瘋），她就准备把所有卡色托第产业上的牵累都花钱弄个清楚，那么她兒子麦克德芙·墨默尔将来少不得就是卡色托第子爵啦。明新街兩位白勒迪叶先生都预备把产业傳給法尼·白勒迪叶的兒子。我那寶貝兒弗萊特立克無論如何得算家里的繼承人才好。还有——还有，請你叫爸爸把款子仍旧提到朗白街我們的銀行里去，好不好，亲爱的？他把錢都存在思登比和罗迪的銀行里，我們臉上到底不好看。”她說了半天，一半是卖弄，一半是为切身的利益打算。她的亲吻使你覺得仿佛給蛤蜊肉碰了一下。說完話，接过吻，她就把她那兩個渾身漿得挺硬的孩子叫过来，一路假笑着回到馬車里去。

这位上流社会里的尖兒回家的次数越多，情形就越不利。她父亲存在思登比和罗迪銀行里的錢有增無減，瑪麗亞的貴妇人架子也越来越讓人受不了。白朗浦頓小屋子里的寡妇小小心心的捧着她的寶貝，不知道有人正在算計她。

那天晚上，吉恩·奧斯本告訴父亲說她看見他的孙子，老头兒沒有回答，可也不表示生气。睡覺的時候，他和女兒道了晚安，声音相当的和軟。她說的話他一定細細想過了，关于她到都賓家里作客的情形他也一定去問過了；兩星期之后，他忽然問起她常戴的法国表和金鏈子在什么地方。

她吓得战战兢兢的答道：“那表是我自己出錢买的。”

老头兒說道：“你可以到鋪子里去定一个跟本来一样的，如果你要买个講究些的也随便你。”然后他又不說話了。

近来兩位都賓小姐已經和爱米丽亞說過几次，請她讓乔治到她們家里去玩。她們說他的姑媽很喜欢他，說不定爷爷也願

意重新認了这个孙子。乔治有这么好的机会，爱米丽亞难道忍心一手推掉不成？

爱米丽亞当然不能一手推掉。她虽然依了她們的話，心里沉甸甸的疑惧不定。只要孩子不在身边她总不放心，直要等他回到家里才覺得他脫了險。他帶回来許多玩具和錢，他的媽媽看了又妒忌又着急，問他可曾看見什么男人沒有？他說：“只有威廉老爵士，他帶我坐四个輪子的馬車。还有都宾先生。他下午騎着一匹漂亮的栗色馬兒回来了。他穿一件綠外套，打一条粉紅的領帶，手里拿一根金头的鞭子。他答应帶我去看倫敦的鐘樓，還要帶我和那些色雷獵狗一起去打獵呢。”最后有一天他說：“今兒我看見一个老先生，眉毛很濃，戴着一頂寬边的帽子，挂着怪粗的金鏈子，底下还有一嘟嚕印戳子。”那天馬車夫恰巧把乔治騎在小灰馬身上繞着草地学騎馬，老头兒来了。乔治晚上告訴媽媽說：“他老是瞧着我，身上直哆嗦。吃过飯，我把‘我的名字叫諾佛尔’那段詩背了一遍^①，我姑媽就哭起来了。她老是淌眼抹泪的。”

爱米丽亞听了這話，知道孩子已經見過祖父。她猜想他們那边准会开口，天天坐立不安的等待着。过了几天，奥斯本先生果然正式提議領养孙子，并且讓他承繼他父亲名下的一份財產。他願意供給乔治·奥斯本太太足够的生活費用。据说乔治·奥斯本太太有意再嫁，如果她結婚的話，生活費仍旧照給。不过孩子必須跟着祖父住在勒塞尔广场或是奥斯本先生指定的地点，偶尔也可以到奥斯本太太的家里来看看她。这封信由奥斯本差人送来讀給她听。那天她的母亲恰巧不在家，父亲照例在市中

① 約翰·霍姆(John Hoome, 1722—1808)的悲剧“德格拉斯”(Douglas)中的一节。

心办公。

她一辈子不过發过兩三回脾气，而奥斯本先生差来的律师可可的就碰上了。那位波先生讀完来信，把它交給爱米丽亞。她馬上站起来，滿臉通紅，渾身哆嗦着接过信紙一把撕得粉碎，踩在脚底下。“‘我再嫁！我出卖孩子！誰敢說这种話！誰敢这样侮辱我！你去告訴奥斯本先生，說这封信太卑鄙，实在太卑鄙，我不願意写回信。再見了，先生’——說完这話，她鞠躬送我出来，那样子簡直像悲剧里的皇后。”这是那律师告訴奥斯本的話。

她的父母并没有觉察她那天大失常态，她也不把經過告訴他們。两个老的各操各的心，老太太如今糊里糊塗，全副精神都在自己的事情上面。老先生仍旧喜欢东撩撩西撥撥的做投机买卖。我們知道他經營煤公司和酒公司都一敗塗地，可是他还是不甘心，时常在市中心四处打轉，想法子找門路。有一天，他又找到一样新的买卖，打定主意要投資，克拉浦先生劝着也没有用，其实他老早給拖了进去退不出来了，根本沒敢把真相全盤告訴克拉浦。賽特笠先生的座右銘是決不和妇人女子談銀錢出入的事，所以家里人对于未来的灾难影兒都不知道，直到那倒楣的老头兒逼得走头無路才招供了实情。

他們这家的賬目向来一星期一結，如今忽然付不出来。賽特笠先生愁眉苦臉的告訴妻子說印度的匯款沒有来。可憐的老太太只得到各家鋪子里去要求展期付賬。因为她向来准时付賬，有一兩家鋪子反而因为收不到錢而对她發脾气，其实这种情形在好些不守規矩的顧客是極平常的。还亏得爱米总是高高兴兴的付出她的一份錢，从来不去过問家里的賬目。这样，这一家子勉强吃着一半口粮过日子，总算平平安安对付了半年，賽特笠

老头兒还在希望他的股票上漲，一切复归順利。

可是半年过去，并不見什么地方生出六十鎊錢来帮他們渡过难关。家計是越来越艰难了。賽特笠太太病病歪歪的，比以前衰弱了許多。她不大說話，时常躲在厨房里对着克拉浦太太掉眼泪。卖肉的对她丧声歪气，菜蔬鋪的掌櫃也不把她当一回事。有一兩回小乔杰抱怨飯不好吃。爱米丽亞自己只要吃一片面包就能当一餐飯，可是覺得孩子太受委屈，从私房里拿出錢来买了东西給他吃，免得他身体受影响。

到后来兩個老的不得不把实情告訴她，可是說的話还是藏一半露一半的。处境十分窘迫的人往往是这样子。有一天，爱米丽亞自己的錢来了，便准备把貼补給父母的費用交出来。她平时的开銷都有賬目，这次要求把股息留下一部分，因为她已經給乔治定了一套新衣服。

她的母亲这才开口，告訴她乔斯的匯款沒有来，家里难过日子，而且責备着說她早該看出爹娘的苦处，可气的是她除了乔杰之外誰也不管，什么也不管。爱米听了这话，一言不發，把桌子上所有的錢都推到母亲面前，自己走到房里哭得泪干腸断。那天她不得不到鋪子里去把衣服退掉，心里無限的感触。她一心要叫孩子在聖誕节穿上新衣服，已經和她的朋友，一个第二三流的女裁縫，討論过好几回，商量應該怎么裁，做什么式样。

最为难的，就是要把这事婉轉告訴乔杰。乔杰听了大鬧；他說人人到了聖誕节都穿新衣服。人家不要笑話他嗎？他無論如何要穿新衣服，媽媽老早答应的。可憐的寡妇吻着兒子，一点办法也沒有，只好一面补旧衣服一面掉眼泪。她把自己的几件首飾衣服东翻西弄，看看有什么可以換錢买新衣服的沒有。她还有一塊都冥送給她的印度細羊毛披肩。她記得从前跟着母亲到

勒特該脫山一家漂亮的印度鋪子里去過，那兒常有太太小姐們把這些貨色買進賣出。她想到有這條路可走，高興得臉上發紅，眼睛里放出光來。早上喬杰上學之前，她吻着他，滿面喜色的目送他動身。孩子覺得她的笑臉准表示有好消息。

她把披肩包在一條大手帕里（這手帕也是好心的少佐送給她的），藏在斗篷下面，紅了臉兒慌慌張張的往勒特該脫山那邊去。她一路沿着公園的牆匆匆的走，過街的時候，索性奔跑起來，引得好些人在她旁邊走過的時候回過身來對着她紅噴噴的俊俏的臉兒瞧個不住。她心里籌劃究竟把披肩換來的錢買什麼好。除了新衣服之外，她打算買些他所渴望的故事書，替他留下下半年的學費，余下的給父親買一件斗篷，省得他老穿着那件旧外套。她對於少佐的禮物並沒有估計錯誤。那披肩精美輕軟，鋪子里的人給了她二十個基尼，還大大的沾了她的便宜。

她得到了這麼些錢，又惊奇，又興奮，慌忙跑到聖保羅教堂一帶的大登商店，買了一本“父母的幫手”^①，一套喬杰渴望的“三福和麥登”^②，就在那里上了公共馬車，一路捧着包兒回家，得意的了不得。她在故事書的空白頁上整整齐齐的写着“喬治·奧斯本，親愛的母親贈給他的聖誕禮物”。這本書到今天還在，筆迹娟秀的題存也照旧。

她拿着書從自己屋里走出來，打算把它們擱在喬治的書台上，好等他回家時瞧着樂一下，哪知道在過道里可的碰見她母親。老太太看見那七本漂亮的金邊小書，問道：“這是什麼？”

愛米麗亞答道：“給喬杰的几本故事書，我——我老早答應在聖誕節給他的。”

① 英國女作家瑪麗亞·埃杰窩斯(Maria Edgeworth, 1767—1849)的作品。

② 十八世紀末著名的兒童讀物，湯姆士·戴(Thomas Day, 1748—49)所作。

老太太立刻發作起来，嚷嚷道：“故事書！家里面包都沒有，你还买書！我为着把你跟你那兒子供养的舒服，为着叫你亲爱的爸爸不至于坐监牢，把自己的首飾和常披的印度羊毛披肩都卖光了。連匙子也卖了。为的什么？就为着叫做买卖的不至于欺負咱們，为着要付克拉浦先生的房租——付租也是該当的，他做房东向来不勒捐人，做人又客气，而且他自己也有孩子得养活。唉，爱米丽亞！你一天到晚顧着兒子，又买什么故事書，真把我活活气死了。兒子給你寵得不成样子，你还死拉住他不放。唉，爱米丽亞！但願你福气比我好，上帝会賞个孝順孩子給你。如今你爹上了年紀，乔斯反而不顧他了。乔杰呢，尽有人願意照顧他，給他錢花。他像大少爷似的上学校，脖子上挂着鏈子和金表。可憐我亲爱的老伴兒，連一个先——先令都沒有。”賽特笠太太越說越苦，制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整幢房子里都是她的声音，克拉浦家的几个女的把她們娘兒倆說的話听了个逼清。

可憐的爱米丽亞答道：“唉，媽媽，媽媽！你以前又沒有告訴我。我——早就答应买書給他的。我——我今天早上才卖掉了披肩。錢拿去吧——什么都拿去吧。”她哆嗦着把所有的小銀圓大金鎊——她寶貴的金鎊——掏出来全塞在母亲手里，手里攔不下，又掉到地上，一直滾到楼梯底下。

她回到自己屋里，倒在椅子上，絕望伤心到了極点。現在她什么都看清楚了。她这么自私自利，正是牺牲自己的兒子。如果沒有她，乔杰就能受好教育，享荣华富貴，地位和他爸爸当年一样。从前乔治不是就为她丢掉了这一切嗎？只要她一开口，父亲就不用愁柴愁米，孩子馬上就是闊大少。溫柔的爱米丽亞想到这里，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扎心的难受。

第四十七章

崗脫大廈

誰都知道斯丹恩勛爵倫敦的府邸在崗脫廣場。崗脫廣場過去就是大崗脫街；當年畢脫·克勞萊老爵士當權的時候，我們曾經帶着利蓓加到那里去過。廣場中間有個小花園，靠柵欄黑黝黝的好多樹，再往里一瞧，就看見幾個可憐巴巴的女教師領着臉色青白的小學生在那里兜來兜去，繞着當中荒涼的草坪散步。草地中心是崗脫勛爵的像，頭上戴着假頭髮，後面三根小辮子，其餘的裝束又活像羅馬的皇帝；這位勛爵從前在明登打過仗^①。崗脫大廈幾乎占了廣場的一面。其餘三面的房子，又高又大，看上去黑不溜湫，全有些寡居的太夫人的風味。窗框是石頭的，有的嵌着淡紅的花紋，窗戶是又窄又不舒服。如今這些房子里不大瞧得見燈光，好客的風氣仿佛已經過時，穿花邊號衣的听差和舉着火把送客的小僮兒也一去不返了。台階上面几盞大燈的旁邊至今裝着用來熄滅火把的空鐵盤兒。在廣場里現在也看得見銅牌子了；有几塊是醫生的，有一塊刻着是笛特爾塞克斯郡地方銀行的西部支行，還有一塊上刻着英國和歐洲基督教各派大統一促進會辦事處，另外還有些別的牌子。整個廣場看上去淒涼得很，斯丹恩勛爵壯麗的第宅也不見得比別的房子有生氣。我只看見過宅子前面高高的圍牆和大鐵門上生了鏽的小棍子，他家

^① 明登在西法利亞，七年戰爭時，法國軍隊給英、德、俄三國聯軍在明登打敗。

的老門房往往在鐵門后面向外東張西望，一張臉又紅又肥，老是愁眉哭眼的樣子。圍牆遮不了的閣樓和臥房的窗戶也露在外面，還有好些煙囪，現在連煙都不大出了。現在的斯丹恩勛爵嫌崗脫廣場太寂寞，寧可住在意大利的那波里，欣賞加波立和維蘇維斯的風光。

新崗脫街下去百來步，通崗脫皇家馬房的地方，有一扇并不引人注目的後門，看上去和別的馬房的門沒什麼兩樣，可是時常有門窗緊閉的小馬車停在門口。這話是無所不知的湯姆·伊芙斯告訴我的，他還帶我去看過那地方。他說：“親王和波迪泰^①時常在這扇門里進出。瑪麗安·克拉克^②和某公爵也到這兒來。這扇小門直通斯丹恩勛爵有名的私室。里面有一間屋子是用象牙和白軟緞裝飾的，另外一間擺着烏木傢俱，配上黑絲絨的窗簾幔子等等，還有一間小小的飯廳，全套陳設都是意大利龐貝古城中沙勒斯脫^③住宅里搬來的古董。牆上的壁畫是考思威^④的手筆。他有一間小廚房，里面銀的是煎鍋，金的是烤肉的叉子。當年‘開明的奧萊昂’^⑤和斯丹恩侯爵兩個一起跟翁白勒地方的某某大人物賭錢，贏了他十萬鎊；那天晚上奧萊昂公爵就在那廚房

① 波迪泰(Perdita)是莎士比亞戲劇“冬天的故事”里女角色的名字。女伶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 1758—1800)因演這角色而得名。當時的威爾斯親王(後來是喬治第四)對她非常傾倒。

② 瑪麗安·克拉克是約克公爵的情婦。

③ 龐貝古城在公元79年被維蘇維斯火山灰埋葬，發掘出來的時候街道房屋原封未動，有幾家陳設極其典雅華麗，沙勒斯脫(Sallust)的宅子就是其中之一。

④ 考思威(Richard Cosway, 1740—1821)，英國畫家。

⑤ “開明的奧萊昂”(Louis-Philippe-Joseph, 又名 Philippe-Egalité, 1747—93)，法王路易十六的堂兄弟，是法國大革命中極重要的角色。1790年他在英國，和威爾斯親王常在一起吃喝玩樂。

里烤野雞來着。這筆款子一半用來發動法國大革命，一半用來賄買崗脫家侯爵的封號和勳章。剩下的——”湯姆·伊芙斯是個包打听，下剩的款子裏面每一個先令的去路他全知道，另外搜尋了一肚子掌故，都願意說給你聽，不過這些都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

除了倫敦的公館之外，侯爵在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各地都有古堡和府邸。關於他各處的產業，旅行指南裏全有記載。他在夏能海岸有強弩堡，附帶還有個樹林子。在威爾斯南部加馬登郡有崗脫堡，英王理查第二當年就在那里被俘。在姚克郡有崗脫萊大廈，裏面據說單是供客人吃早飯的銀茶壺就有兩百個，其餘的一切也都窮奢極侈，跟這勢派相稱。在漢泊郡還有個靜流別墅，算是所有的住宅之中最簡陋的。侯爵死后，別墅裏的家俱什物由一位有名的拍賣專家當眾拍賣，想來大家還記得那些東西多么講究；現在那拍賣專家也已經去世了。

斯丹恩侯爵夫人姓開厄里昂。她出身望族，是卡默洛侯爵的一支。他們家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魯脫王^①到達英倫三島之前。第一個祖先是古賽爾脫族的教主，後來信奉了天主教，侯爵家裏的人世代相傳，沒有變過信仰。他們家裏的大兒子都有“潘特拉根”^②的封號。男孩子的名字都是亞瑟、厄托、加拉多克，還是從古以來傳下來的老規矩。這些人在歷史上參加過皇室陰謀以致喪命的也不少。伊麗莎白女王就斬了一個叫亞瑟的，因為他不但是腓力普和瑪麗^③的御前大臣，還替蘇格蘭的瑪麗

① 相傳是英國開國之祖。

② 潘特拉根 (Pendragon) 的意思是“為首的毒龍”，古來英國的極權首領都有這封號。

③ 瑪麗 (Mary I, 1516—58)，伊麗莎白女王同父異母的姊姊，在 1553—58 年間做英國女王。她維護天主教，殘殺新教徒，退位後由伊麗莎白接位。

女王^①傳信給她舅舅們，也就是古依斯家的那几个人。这家子还有个子弟是那了不起的古依斯公爵的手下人，在有名的聖巴塞羅繆陰謀之中^②很显了些身手。瑪丽女王被监禁的一段时期里面，卡默洛全家暗底下为她出力。后来英国和西班牙爭夺海上霸权，伊丽莎白派他們捐出錢来裝配艦队，又因为他們收容神父在家，咬紧牙关不肯信奉国教，并且和教皇通同一气干些不好的勾当，便时常沒收他們的财产或是派他們出罰金，因此他們也就穷了。到詹姆士接位，他們家出了一个不長进的兒子，听信了那有名的神学家^③，改奉新教。他这一軟軟得正是时候，家里居然恢复了一部分元气。可是等到却尔士第一登基，那时的卡默洛子爵又重奉天主教，而且从此繼續为他們的信仰斗争和賠錢。只要还有一个斯丢亞的帶头作乱或是煽动叛变，他們就跟着干。

瑪丽·开厄里昂小时在巴黎一个修院办的学校里讀書。她的教母就是法国儲君的妃子瑪丽·安东尼^④。在她最年輕美貌的时候，嫁給了——也有人說是卖給了——崗脫勋爵^⑤。他那时正在巴黎，在腓力普·奥萊昂的家里作客，和小姐的哥哥狠狠的賭了几次，贏的数目实在太大了。崗脫伯爵和灰衣火槍营的特·拉·馬希伯爵（他小时候在宫里当皇后的侍者，一直是皇后的寵

① 瑪丽·司徒亚特(Mary Stuart, 1542—87)，蘇格蘭女王，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才貌双全的表妹，被伊丽莎白监禁十二年以后处死。她的母亲是法国古依斯家里的人。

② 当时欧洲新旧教斗争得很剧烈，法王却尔斯第九受了母后的慫恿，在1572年8月24日聖巴塞羅繆节日大規模屠杀全国的新教徒。古依斯公爵曾在幕后煽动这次屠杀。

③ 指英王詹姆士第一，因为他以神学家自居。

④ 路易十六之后，在大革命中上断头台处死。

⑤ 就是指斯丹恩勋爵，因为当年他还没有得到侯爵的封号。

臣)那一回的决斗鬧得沸沸揚揚,据說就是因为爭夺漂亮的瑪丽·开厄里昂小姐。伯爵躺着养伤的时候,她就和崗脫伯爵結婚了。婚后她住在崗脫大厦,在威尔斯亲王豪华的宫廷里出入,时候虽然不長,風头是健極了。福克斯特地为她干杯。莫里斯和謝立丹^①写了詩頌揚她。莫姆士白萊^②拿出最嫺雅的风度对她鞠躬。华尔泊尔^③夸奖她嫺媚。德芬郡公爵夫人^④差不多有些妒忌她。無奈她过不慣这种瘋狂享乐的生活,心里总觉得害怕,生过两个兒子之后,便隱居起来,只顧念經修行。斯丹恩勋爵最爱熱鬧,向来是寻欢作乐慣了的,如今娶的少奶奶却是这么寡言少語,郁郁不欢,成天乞乞縮縮的样子,再加她又有許多迷信的習慣,怪不得夫妇倆合不来。

前面提到的湯姆·伊芙斯(他并不是这本历史里面的角色,不过他認識所有倫敦的大人物,熟悉每家的秘密和新聞)——前面提到的湯姆·伊芙斯还知道斯丹恩夫人許多別的事情,是真是假,却不得而知了。湯姆常說:“这位太太在她自己家里受到的委屈說出来气死人。斯丹恩勋爵逼着她和那些邪女人一桌吃飯。拿我來說,我是宁死不准老婆跟她們来往的。像克拉根白萊太太,契本納姆太太,还有那法国秘書的老婆克呂希加茜太太,总而言之,所有他得寵的姘头,侯爵夫人都得招待。”(湯姆·伊芙斯只要有机会巴結这几位太太,把自己的老婆杀了做祭献

① 謝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戏剧家。莫里斯(Charles Morris,1745—1838),詩人。

② 这里指第一代的莫姆士白萊伯爵(Earl of Malmesbury, 1746—1820),英国外交家,出名的風度嫺雅。

③ 华尔泊尔(Horace Walpole,1717—97),作家。

④ 德芬郡公爵夫人(Georgiana Cavendish,1757—1806),当时有名的美人,極有才气,能写詩。

也沒什麼不願意；她們對他哈哈腰，或是請他吃頓飯，他就受寵若驚。）“你想，她自己的出身跟波朋王族一樣尊貴，在他們看起來，斯丹恩家里的人不過是做傭人的材料，只好算暴發戶罷咧。說穿了，斯丹恩他們又不是崗脫家的正宗，他們那一支地位既不顯要，來歷也不大明白。我且問你，”（請讀者別忘了，說話的一直是湯姆·伊芙斯，）“斯丹恩侯爵夫人是全英國最尊貴的命婦，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難道肯對丈夫那麼依頭順腦嗎？哼！告訴你吧，里面還有個秘密呢。大革命以後不是有好些法國人逃到英國來嗎？中間有個特·拉·馬希神父，跟比以賽和丁德尼亞一起牽涉在居貝龍事件^①里面，原來他就是一七八六年和斯丹恩決鬥的灰衣火槍營的上校。他一到英國，和斯丹恩侯爵夫人又碰頭了。這位又做神父又做上校的特·拉·馬希在白立脫內槍斃之後，斯丹恩夫人才變得極端的虔誠，至今還是這樣。當年她每天去找她的神師神父，一早就上西班牙廣場去望彌撒，我還特地去監視她來着——我是說我湊巧走過那兒，剛剛碰見她。我看她這輩子准做過些不可告人的勾當。一個人要是沒有虧心事，怎麼會那樣痛苦呢？”湯姆·伊芙斯一臉意味深長的表情，搖搖頭說道：“瞧着吧，如果侯爵沒有抓住她的把柄，她也不會那么好說話。”

伊芙斯先生的話也許是靠得住的，看來這位夫人地位雖然高，在家里却著實受委屈。她外貌儘管鎮靜，背地里不知怎麼受苦呢。弟兄們，誰保得定有錢有勢的大人物不是天天在受罪啊？

① 居貝龍是法國西部的小島。大革命以後逃難在倫敦的法國貴族受了英國首相畢脫的煽動，企圖依靠英國的軍力從居貝龍向大陸反攻，比以賽伯爵便是主謀，事敗後逃回英國。丁德尼亞原是法國海軍軍官，英政府和逃亡的法國貴族之間的關係就是他拉攏的。

咱們這些沒有地位的人這麼一想，倒可以聊以自慰。大莫克利斯^①背後靠的是軟緞的靠枕，吃起飯來使的都是金盤子金杯子，可是頭頂上可有一把劍挂在那里，譬如像要債的地保，或是遺傳的惡病，或是不可告人的丑事。這柄劍不時從綉花的幔子後面露出來，好不可怕。它总有一天會掉下來，不偏不倚，剛剛打中要害。

根據伊芙斯先生的意見，窮人還有一頭比大人物放心。如果你家裏產業很少，或是干脆沒有產業，那麼家人父子之間感情一定融洽。在斯丹恩那樣權勢赫赫的王公勛戚家裏就不同了，做兒子的巴不得自己當權，只嫌父親霸占着位子不放，心里有不生氣的嗎？伊芙斯老头兒冷笑說：“我這話百無一失，在王室里，父親和長子沒有不互相仇恨的。做太子的不是和父親搗亂，就是想占王位。親愛的先生，莎士比亞對於人情世故懂得最透徹，他描寫海爾王子怎麼試戴父親的王冠^②，就把儲君的心理描寫出來了。（崗脫一家硬說他們就是海爾王子的後裔，其實他們和你一樣，跟崗脫的約翰^③全無關係。）倘若你能承襲公爵的地位和一天一千鎊的收入，難道你不急急乎希望安享這份富貴嗎？那些大人物既然當年都嫌自己的父親碍事，當然猜得着兒子的心理，因此沒一個不對小輩猜忌厭惡的。”

“我們再談談長子對於弟弟們怎麼個看法。親愛的先生，你

① 大莫克利斯 (Damocles) 是公元前四世紀西西利暴君戴奧尼西斯王 (Dionysius) 的朝臣，傳說他羨慕戴奧尼西斯的尊榮富貴，戴奧尼西斯叫他尝尝做君主的滋味，請他坐在首位享用好酒好菜。他抬頭一看，只見頭頂上挂着一把劍，只用一根頭髮吊住，隨時可能掉下來，這才明白在高位的人也有多少危險和苦處。

② 見歷史劇“亨利第四”第二卷第四幕。海爾 (Prince Hal) 是亨利的小名。

③ 崗脫的約翰 (John of Gaunt, 1340—1399) 就是蘭加斯脫公爵，愛德華第四的兒子，亨利第四的父親。

要知道每个大哥哥都把底下的兄弟看作与生俱来的冤家，因为他觉得家里的现钱本来是他的名分，只恨弟弟们分了他的财产。我常听得巴杰齐勋爵的大儿子乔治·麦克脱克说，如果他襲了世爵以后能够任所欲为的话，他准会仿照土耳其苏丹的办法，立刻把弟弟们的头砍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庄地上的糾葛料理清楚。他们这些人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手辣心狠，都有一套处世的手段。”如果说到这里，恰巧有个大人物走过，汤姆·伊芙斯便会慌忙脱下帽子，咧着嘴，哈着腰，赶上去打招呼，可见他也有一套汤姆·伊芙斯式的处世手段。他把自己一身所有悉数存在银行里，变成固定的年金，这样一来，身后没有遗产，对于侄儿侄女倒也不生嫌隙。他心胸宽大，看见地位高出于自己的人，没有别的心思，只想时常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侯爵夫人和她两个儿子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感情上起了一道障碍，为娘的空有一片痴情，却无从发挥出来。她信教极其虔诚，胆子又小，因为爱子心切，心里格外不快活，格外替他们担忧。这也是他们母子命里注定，要给这么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分隔在两边。她力量有限，虽然深信只有天主教才是真教，却不能伸出手来挽救儿子的灵魂，把他们拉到自己这边来。斯丹恩勋爵非常博学，是个诡辩家。两个儿子小的时候，他在乡下吃过晚饭以后没有别的消遣，便挑拨他们的教师屈莱尔牧师（现在已是林的主教）向侯爵夫人的神师莫耳神父提出宗教上的问题互相辩论。三个人一面喝酒，勋爵便鼓动牛津和圣阿舍尔^①的代表斗口争吵。他一会儿说：“妙哇，拉铁麦^②！”一会儿说：“说

① 圣阿舍尔(St. Acheul)，是法国亚眠昂斯地方耶稣会会员的大学。

② 拉铁麦(Hugh Latimer, 1485—1555)，英国的天主教神父，当时的教会认为他的见解中很多异端邪说，在 1555 年将他烧死。

的对，罗耀拉^①！”他答应莫耳說如果他肯改奉新教就給他做主教，又对屈萊尔賭神發咒的說如果他肯改奉旧教，他就設法替他謀到紅衣主教的位置，可是他們兩個都不肯放弃原有的信仰。痴心的母亲本来希望宝贝的小兒子有一天会皈依真教，回到慈爱的教会的怀抱里来。可憐这位虔誠的侯爵夫人注定还得受到一个極大的打击，好像是上天因为她婚后不守閨范，給她这个惩罚。

所有閱讀“縉紳录”的人都知道，崗脫勋爵娶的就是尊貴的貝亞爱格思家的白朗茜·鉄色尔烏特小姐，在我們这本真实的历史里面，也曾提到她的名字。他們夫妻住了崗脫大厦側面的房子，因为这家的家長喜欢使一家人人都受他轄治，一切由他摆布。他的長子和老婆不合，不大住在家里，父亲給他的錢有限得很，他为弥补不足起見，把將来的遺產做抵押，向別人借錢来花。他欠的每一笔債侯爵都知道。在侯爵死后，大家發現他生前把大兒子盖印的債券买回来好些，指明把这份財產傳給小兒子的兒女享用。

崗脫勋爵沒有孩子，他自己覺得气餒，他的父亲——也就是他天生的冤家，却暗暗得意。因为他沒有孩子，家里只好把正在維也納忙着做外交官和跳华尔兹舞的乔治·崗脫勋爵召回家来，替他娶了一房媳妇，就是第一代海尔維林男爵約翰·約翰士的独生女兒瓊恩小姐。男爵同时又是塞萊特尼特尔街上瓊斯、白朗和罗宾遜合营銀行的大股东。这对小夫妻生了几个兒女，可是这些孩子和本文沒有关系。

他們的婚姻起初很美滿。乔治·崗脫勋爵不但識字，写的

① 罗耀拉 (St.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西班牙人，首創耶穌会，当年天主教的势力在各地扩展，全靠他的力量。

也还不大有錯，法文說得相当流利，又是欧洲跳华尔兹的名手。他有了这些才干，在本国又有靠山，不用說一定能在外交界做到最高的位置。他的妻子覺得按自己的身分，應該在宮廷里出入才对，所以丈夫在欧洲大陆各城市做外交官，她就时常請客。她自己家里有的是錢，所以請起客来排場闊的了不得。外面謠傳說政府將要委派乔治·崗脫做公使，好些人在旅客俱乐部下賭注賭輸贏，說他不久就要做大使。忽然，又有謠言說他举止失常。有一回他的上司大宴宾客，請的都是外交界要人，他突然站起来說鵝肝醬里面是攪过毒藥的。又有一回，巴伐里亞的公使斯潑灵卜克·霍亨拉芬伯爵在旅館开跳舞会，他也去了，把头剃得光光的，打扮得活像个行脚僧。有些人帮他掩飾，說那一回开的是化裝跳舞会，其实何尝不是那么回事呢？大家暗底下都說这里面有些蹊蹺。他的祖父就是这样的。这是遺傳的惡病。

他的妻子兒女回到本国，在崗脫大厦住下来。乔治勋爵辞掉了欧洲的职务，公报上登載說他到巴西去了。可是外面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一直沒从巴西回来，也沒有死在巴西，也沒有住在巴西，根本就沒有到过巴西。哪兒都瞧不見他，仿佛世界上从此沒有他这个人了。背地里嚼舌头的人嘻皮笑臉的說：“巴西，巴西就是聖約翰树林子，里約·热內罗就是四面圍着高牆的小房子。乔治·崗脫日夜有人守着。看护送了他一条綬帶，那就是瘋子穿的紧身衣。”在名利場中，身后受到的批評不过是这样。

每星期中有兩三次，可憐的母亲清早起来，先到神父那里懺悔，然后去探望苦惱的瘋子。他有时笑她，那笑声竟比他的啼哭还凄慘。这个公子哥兒派头的外交官以前在維也納大会上出足風头，如今只会拖着小孩的玩具走来走去，或是抱着看护的孩子

的洋娃娃。他头脑清楚的时候，也認得母亲和她的神师和朋友莫耳神父，不过糊塗的时候居多。一糊塗起来，就把母亲、老婆、孩子、爱情、虛名浮利、壯志雄心，一股腦兒都忘光了。吃飯的鐘点他可記得，如果酒里攪的水太多，酒味淡薄，他就哭起来。

这莫名其妙的惡病是胎里帶來的。可憐的母亲那一方面是个旧族，上代一向有这种病，父亲这一方面，也有一兩個人發过瘋。那是老早的事了，当年斯丹恩夫人还没有失足，她也还没有用眼泪来洗刷自己的污点，还没有刻苦吃齋的給自己补过贖罪。这一下，体面的世家气焰頓減，那情形仿佛法老的大兒子突然被上帝击斃似的^①。这家子高高的大門上面刻着世襲的紋章，鑲着王冠，可是已經給命运打上了黑印，注定要倒楣。

离家的勋爵还留下几个兒女，这些孩子混混沌沌，不知道自己也难逃劫数，管自有說有笑的活得高兴，慢慢的也長大了。起初他們談到父亲，想出各种計策防他回来。漸漸的，那虽生犹死的人的名字就不大听见他們說起了，到后来簡直絕口不提。他們的祖母想起这些孩子不但会承襲父亲显赫的品位，同时也傳着他的污点，心里憂悶。她成天战战兢兢，唯恐祖上傳下来的灾禍有一天会临到他們身上。

斯丹恩勋爵本人也觉得將來凶多吉少，暗下里害怕。那惡鬼不离左右的纏在他臥榻旁边，他只好借喝酒作乐把它忘掉。有时一大群人鬧哄哄的，那鬼也就隱沒了。可是到他一个人独处的当兒，它又来了，而且面目一年比一年猙獰。它說：“我已經拿住了你的兒子，誰說將來不能拿住你呢？也許我会把你像你兒子乔治一般关在監牢里。沒准我明天就在你头上拍的打一

① 見“聖經”“出埃及記”。埃及法老屢次阻撓犹太人移民出埃及，上帝震怒，把所有的埃及人的大兒子都杀死。

下，那么名位、享受、大宴会、美人兒、朋友、拍馬屁的人、法国厨子、駿馬、大厦，一切都化为烏有。只剩下一所监牢，一个看护，一床草蓆，叫你过过乔治·崗脫的日子。”勛爵不服它的威吓，因为他有法子使它失望。^①

这样看来崗脫大厦這兩扇鏤了花、刻了王冠紋章的大門后面，有的是財势，可是沒有多少快乐。他們家里請起客来是全倫敦最闊气的，坐着吃飯的除了客人以外不覺得有滋味。如果斯丹恩勛爵不是权势赫赫的豪貴，恐怕沒有几个人願意到他那里去走动。好在在名利場中，大家对于大人物全是寬宏大量；就像一位法国太太說的，我們总得細細斟酌过之后才肯攻击勛爵那样有身分的人物。有些吹毛求疵的道学先生和蓄意挑剔的小人可能对于勛爵不滿意，可是只要請客有他們的份，他們是一定会去的。

斯林斯登夫人說：“斯丹恩勛爵的人品真是不成話，可是他請客人人都去。女孩兒們反正有我帶着，不妨事的。”屈萊尔主教想到总主教活不長了，說道：“勛爵帮了我不少忙，我有今天，全靠他的恩典。”屈萊尔太太和屈萊尔小姐宁可誤了上教堂，断不肯不到斯丹恩家里去作客。莎吳塞唐勛爵的妹妹从前听見媽媽談起崗脫大厦各种駭人听聞的傳說，因此很謙和的劝他不要去。勛爵答道：“他这人全無道德，可是他的息勒里濃香檳酒是全歐洲最上等的貨色。”至于畢脫·克勞萊从男爵呢，这位文質彬彬的君子，傳道会的主持人，根本沒想到謝絕勛爵的邀請。从男爵說：“吉恩，像以林的主教和斯林斯登伯爵夫人能到的地方，你就知道去了沒錯。斯丹恩勛爵品位又高，又有身分，能够轄治

^① 这里意思是他在未瘋之前可以自杀。

咱們地位上的人。亲爱的，区里的行政長官是个体面的人物，而且从前我和乔治·崗脫很熟。我們在本浦聶格尔做参贊的时候，他的位子比我低。”

总而言之，人人都去趋奉这位大人物——只要有請帖。就是你这看書的，（别抵賴！）我这写書的，如果收到請帖的話，也会去的。

第四十八章

社会的最上層

蓓基对于克劳萊的一家之主那一番关切和殷勤，总算得到了極大的酬报。这虽然不过是个空場面，她倒看得比任何实在的好处还重，眼巴巴的盼了多少时候了。她并不想过良家妇女的生活，却喜欢有良家妇女的名声。我們知道在上等社会里的女人如果要具备这个条件，一定得穿上拖地的長裙，戴上鸵鳥毛，进宮朝見過国王才行。經過这次大典之后，她們就算身价清白，好像御前大臣給了她們一張德行完美的証書。比方說，凡是可能帶傳染病菌的貨物和信件，檢疫所只要把它們擱在汽鍋里烘焙一下，然后洒上些香醋，就算消了毒；以此类推，名声不大好听，可能把別人沾帶得不清不白的女人也只要經過一次有益身心的考驗，在国王面前露过臉，所有的污点也就洗干净了。

貝亞爱格思夫人，德夫托夫人，乡下的別德·克劳萊太太，还有好些跟罗登·克劳萊太太打过交道的奶奶小姐們，听說这可惡的江湖女騙子竟敢对着王上屈膝行礼，不消說心里大不服

气。她们断定如果亲爱的夏洛特皇后^① 还在的话，决不准这样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走到她玉洁冰清的客厅里去。可是你想，当年正是“欧洲第一君子”^② 当政的时候，罗登太太这一进宫，仿佛是在他面前经过考试而得到了名誉上的学位，你如果再信不过她的品德，岂不是等于对国王不忠诚吗？至少拿我来说，每逢回想到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心上就觉得又敬又爱。我们帝国之中有教育有修养的人一致颂扬我们至圣至尊的王上为“国内第一君子”，可见君子之道在名利场中还是受到极高的敬仰。亲爱的麦——，我童年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二十五年前，一个幸福的晚上，“伪君子”^③ 在特鲁瑞戏院上演，当时爱立斯頓是经理，陶登和里思登是演员，屠宰场学校^④里有两个孩子得到老师特准，爬到戏台上挤在人堆里面欢迎王上，这事你想来还没忘掉吧？王上？喏，他就在那儿。他的尊贵的包厢前面排列着护兵，尚粉大臣斯丹恩侯爵和许多政府里的大官儿站在他椅子背后。他端坐在自己位子上，满面红光，身材高大，头髮又多又卷，满身挂了勋章。唉，我们唱“天佑我王”唱的多起劲啊！雄壮的音乐在戏院里响成一片，真正是声震屋宇。所有的人都在欢呼、叫嚷、摇手帕。女客们有掉眼泪的，有搂着孩子的，有些人感动得甚至于晕过去。坐在戏院后面的人差点儿没闷死，大伙儿一面

① 夏洛特皇后 (Queen Charlotte)，指夏洛特·莎菲 (Charlotte Sophia)，乔治第三之后，1818 年死。

② 指英王乔治第四。

③ 爱赛克·别克斯大夫 (Issac Bickerstaffe, 1735—1812) 的有名讽刺剧，在 1810 年上演，在当时算是盛事。

④ 萨克雷小时进的学校是国家下特许状设立的查特豪斯公立学校 (Charter House)，他时常称它为屠宰学校 (Slaughter House)，因为他认为这学校的制度摧残儿童身心，学生们仿佛在受宰割。

扯起嗓子嚷嚷，一面推推挤挤，还有些人悶的受不住，叫的叫，哼唧的哼唧。在場的人人都肯为国王陛下牺牲性命；照当时的情形看来，他們真的准备为他死了。我們竟看見了王上，連命运之神也不能剝夺我們那一回的經驗。有些人見過拿破侖，还有几个积古的老人見過弗萊特烈大帝、約翰生博士、瑪麗·安东尼等等，將來我們也能对下一代夸口，說我們見過聖明的、威严的、了不起的乔治。別人总不能說我吹牛吹得沒有道理吧？

罗登·克勞萊太太的好日子来了。这位賢慧的妇人由她嫂子做引見人，进宮朝拜了王上，好比踏进了久已渴望的天堂。到指定的一天，畢脫爵士夫妇坐了家里的大馬車（这車子剛剛造好，到从男爵选上了区里的行政長官馬上就能拿出来用），一直到克生街的房子前面停下来。这一下，連拉哥尔斯也托賴着見了世面。他正在自己的菜蔬鋪子里，只見馬車里好多漂亮的駝鳥毛，跟班的全穿上新号衣，胸口戴着一大把花兒。

畢脫爵士一身光鮮的礼服，身旁挂着宝剑，从車上下来一直走到屋子里面。小罗登正在客厅靠窗站着，把个臉兒貼着玻璃，笑嘻嘻的使勁对馬車里的大娘点头打招呼。过了一会兒，畢脫爵士扶着一位夫人从屋里回出来，她身上是潔白松軟的駝鳥毛，披着白披肩，一只手輕輕巧巧的提起了貴重的緞子長裙。她走上馬車，仪态雍容的向門口的听差和跟她进車子的畢脫爵士微笑着，那風度竟好像她是向来在宮廷里出入的公主娘娘。

不久，罗登也跟着出来了。他穿了先前禁衛軍的制服，这身衣服不但嫌紧，而且旧得难看。本来說好讓他迟走一步，坐着街車到宮里会合。可是他好心的嫂嫂一定要請他和大伙兒一起去。反正他們的車子很寬，兩位太太个兒又不大，只消把長裙兜过来放在膝盖上就行了。結果他們四个人坐了一車，显得兄弟

和睦。过了一会兒，車子給夾在一長行华丽的馬車中間，一起由畢加迪萊和聖詹姆士街向皇宮那邊走。白倫息克的显赫的大人物便在这座磚砌的聖詹姆士皇宮里等着接見他治下的貴族和紳士們。

蓓基这遭真是躊躇滿志；她如願以償，总算掙到了非常体面的地位，深深的感到得意，乐得她直想祝福路上的行人。原来連我們的蓓基也有她的弱点。我們常見有些人自以为有出人头地的本領，殊不知这种本領除掉自己之外別人却不大看得出来。譬如說，考墨斯絕對相信自己是全英国最了不起的悲剧演員；有名的小說家白朗不在乎別人把他当作天才，只求上流社会里有他的地位；了不起的律师罗宾遜不希望自己在国会議事厅里的名声多么响，却自信是打獵的能手，以为騎馬跳欄的本領比什么人都高強。拿蓓基來說，她的志向就是做个体面的正經女人，同时也希望別人把她当体面的正經女人看。她学着上流妇人的一套兒做作，学得努力，学得快，学得好，成績是惊人的。上面說過，有的时候她当真以为自己是个高貴的太太，忘了家里的錢櫃空空如也，大門外面等着要債的，自己非得甜嘴蜜舌的哄着做买卖的才过得下去，簡直是个沒有立足之地的可憐虫。那天她坐在馬車里——自备的馬車里，仪态雍容，气度大方，又得意，又威風，看着她的張致，連吉恩夫人也忍不住覺得好笑。她走进皇宮的时候，高高的揚起了臉兒，那样子活像个皇后。我相信即使她真正做了皇后，举止行动一定也是非常得体的。

罗登·克勞萊太太觀見王上那天穿的礼服真是又典雅又富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入宮廷的貴妇人只有兩種人看得見，一种是戴着宝星、挂着綬帶、有資格出席聖詹姆士皇宮集会的豪貴；另一种是穿着泥污骯髒的靴子在帕尔莫尔大街上游蕩

的閑人。一輛輛馬車戴着用駝鳥毛做裝飾的貴婦人走過的時候，他們倒也有機會偷看一兩眼。在宮廷集會的日子，下午兩點鐘，御前衛兵便吹起勝利進行曲來了。他們穿了釘花邊的短外套，騎着跳跳縱縱的黃驃馬，因為普通的樂師奏樂的時候坐在轎子上，他們可得騎在馬上吹喇叭。在大白日里，時髦婦人實在說不上有什麼迷人可愛的地方。六十歲的伯爵夫人，身段肥胖，穿了袒胸露肩的衣服，臉皮皺得滿是褶皺，却搽得有紅有白，單是胭脂就一直抹到寬得往下搭拉的眼皮底下，頭上是假頭髮，里面亮晶晶的全是金剛鑽。瞧着這樣子，我們也算長了見識，可並不覺得順眼。她那憔悴的容顏令人想起聖詹姆士街上清早的光景，一半的路燈已經滅了，另外的一半一閃一爍，發出慘淡的黃光，好像黎明以前快要隱沒的鬼魅。我們在伯爵夫人馬車里瞧見的美人兒應該在晚上露臉才對。在下午，連月亮神沁茜亞都顯得憔悴。現在是冬天，我們時常看見她和太陽神菲勃斯在天空中遙遙相對，菲勃斯光着眼瞧她，瞪得她臉上失色。沁茜亞尚且如此，卡色爾莫廸老夫人如何禁得起陽光從馬車窗口直照着她的臉，把歲月留在上面的皺紋老態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呢？宮廷集會應該等到十一月里，或者是重霧開始的日子舉行才是。要不然，名利場中有年紀的太太只好緊緊的關在轎子里抬着上皇宮，还得挑個頭上有遮蓋的地方下轎，然後在燈光的保護之下對國王朝拜。

親愛的利蓓加還不需要靠燈光來襯托她的美貌。不管在多么強烈的陽光底下，她的臉色仍舊顯得鮮嫩。至於她的穿戴，現在的時髦女子一定會嘲笑它荒唐可笑，可是二十五年以前，不但蓓基自己覺得漂亮，別人也公認她漂亮，竟和時下最有名的美人兒身上的華服艷裳不相上下。再過二十年，眼前最出風頭的打

扮也就和其他过时的裝束一样，只好博大家一笑了。如今我們且言归正傳。进宮是个大典，利蓓加穿戴得十分俏丽，引得人人夸贊。吉恩夫人是个老实人，她对小蓓子打量了一番，不得不承認她修飾得动人，暗下自嘆不及她手段高明。

罗登太太在她的衣服上費了多少心思、精神和天才，吉恩夫人是不知道的。利蓓加穿衣打扮的技术賽得过全欧洲最能干的时裝專家。她的手又特別巧，吉恩夫人再也及不上。她对蓓基上下一看，立刻發現不但做后裾的硬緞非常貴重，衣服上的花边也着实精美。

蓓基說那緞子是旧东西，花边买来的时候便宜得少有，撩在手边有好多年了。

“亲爱的克勞萊太太，这花边总得要一大笔款子才买得动吧，”吉恩夫人一面說，一面低下头瞧着自己身上。她的花边，質地的确要差得多。她又細細瞧着罗登太太做礼服用的緞子，很想說自己做不起那么講究的衣服。可是这話說出来似乎在刻薄小蓓子，因此她努力忍住了沒有开口。

虽然吉恩夫人心地寬大，如果她知道这些衣料的来历，恐怕未必忍得下这口气。事实是这样的，罗登太太替畢脫爵士收拾房子的时候，在一个旧衣櫥里面找到了那花边和錦緞。推想起来，准是从前的主妇留下的东西。她悄沒声兒的把这兩样东西帶回家去，配着她自己苗条的身材做了一套衣服。布立葛絲明明看見她拿东西，並沒有問長問短，也不去搬弄是非。我想她在这件事上很同情蓓基。不但是她，就是別的誠实女人，見解一定也跟她一样的。

蓓基还有金剛鑽。她丈夫看見她耳朵上是耳环子，脖子上是項圈，亮晶晶的戴了許多首飾，覺得真好看，只是自己从来沒

有看見过，便問道：“蓓基，你的金剛鑽首飾是哪兒來的？”

蓓基臉上紅了一紅，緊緊的對他瞅了一眼。畢脫·克勞萊臉上也微微一紅，拿眼望着窗外。原來首飾里面有一件是他的禮物。蓓基的珍珠項圈上一个美丽的金剛鑽扣子是他送的。這件事，他並沒有對老婆說。

蓓基瞧瞧丈夫，又望望畢脫爵士，那刁鑽得意的樣兒好像在說：“咱們抖出來怎麼樣？”

她對丈夫道：“你猜吧！呆子，你細想去吧，我的首飾是哪兒來的？这小扣子是多年前一个好朋友送給我的紀念。除此之外，都是我在考文脫瑞街上波羅尼斯先生鋪子里租來的。難道你以為所有進宮的奶奶小姐戴的金剛鑽都是她們自己的嗎？誰都像吉恩夫人自己有金剛鑽首飾呢？我看吉恩夫人的比我的美多了。”

畢脫爵士神氣又有些不自在，說道：“這些全是上代傳下來的頭面。”他們一面叙家常，馬車一面往前走，一直到皇宮門前停下來。然後他們下了車子往宮里去，國王已經在寶座上，準備接見他們。

羅登賞識的金剛鑽首飾並沒有回到考文脫瑞街上波羅尼斯先生的鋪子里去，波羅尼斯先生也不來向她討。原來這些首飾都給藏到一張舊書桌的抽屜里去了。這書桌還是許多年前愛米麗亞·賽特笠送給她的，蓓基手里几件有用，也許可以說值錢的東西，都瞞着丈夫收在這裡。有些丈夫天生不管閑事，有時候什麼都不知道。妻子呢，喜歡遮遮掩掩的可多的是。各位太太奶奶，你們里头喜歡私下做衣服買首飾的人有多少？有了新衣服新手鐲不敢穿戴的有多少？有時穿上新衣戴上首飾還是戰戰兢兢，唯恐身旁的丈夫看穿了秘密，只能軟語媚笑的哄着他。好在

做丈夫的分不清新的絲絨袍子和旧的絲絨袍子有什么不同，今年的手鐲和去年的手鐲有什么兩样，也不知道那一塊拖拖拉拉的鏤空黃披肩值四十基尼，也想不到波皮諾太太每星期都在写信要賬。

罗登太太戴的耳环子，还有她那白嫩的胸口挂着的飾物，全是光彩耀目，珍貴得了不得。这些东西罗登虽然没有看見过，斯丹恩勋爵却知道它們的来历，也知道是誰花錢买下来的。斯丹恩勋爵身为尙粉大臣，算得上国家的柱石，又是御前显要的近侍，那天也在宫里当差。他全身挂滿了綬帶、宝星和各种勳章，特地迎上来招呼利蓓加。

他对她鞠了一个躬，微笑着援引了“一綹玷污了的鬚髮”^①里面美丽的詩句来奉承她，可惜这句话已經用得太多，成了濫調了。他夸奖蓓基的首飾像詩中女主角貝琳达的一般，“犹太人願意亲吻，外教人願意崇拜。”

利蓓加把臉兒一揚，答道：“我可希望您大人是信奉正教的基督徒。”这位权势赫赫的貴人对于那江湖女騙子那么不避耳目的献殷勤，引得旁边的女客們交头接耳的談論起来，先生們也在点头点腦，偷偷的批評。

利蓓加·克劳萊(娘家姓夏潑)和王上見面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情形，我不敢擅自描写，一則因为我沒有写作經驗，笔下也不高明，二則我想到这輝煌的人物，已經覺得眼花撩乱，何况我对于国王忠誠虔敬，不敢失了体統，在想像之中都沒肯对那神聖的接見室瞧得太仔細、太大胆，只敢誠惶誠恐、肃靜無声的快快退出来，一面接二連三深深的鞠躬。

① 十八世紀詩人蒲柏(Alexander Pope)的長詩“The Rape of the Lock”。

我可以說那么一句話：自从蓓基进宮覲見之后，整个倫敦找不出比她对国王更忠誠的臣民。她口边老是挂着王上的名字，贊嘆他風度出众，誰也比不上。她到高尔那奇画师那里去定了一張国王的肖像。凡是艺术能够創造、她的信用可以賒得动的作品，再沒有比這張肖像更精美的了。我們最聖明的王上有一張像是很著名的。在画兒里面他穿着方扣子外套，上面一条皮領子，下身是灯籠褲，脚上穿了絲袜，头上戴着鬆曲的棕色假頭髮，滿臉堆笑的坐在椅子上。蓓基挑的就是这一幅；她还叫画师在別針上也画了王上的像，戴在身上。她在熟人面前不断的談起他态度怎么謙和，相貌怎么軒昂，听的人先是覺得好笑，到后来簡直有些膩煩了。誰知道，說不定她还想做孟脫儂^①和邦巴圖^②呢。

最妙的是听她模仿正經女人的談吐。她本来也有几个女朋友。說老实话，这些女人在名利場上的名声不算太好。現在蓓基仿佛是做了良家妇女，不屑再和这几个不清白的人为伍。有一次克拉根白萊太太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对她点头，她睬也不睬；又有一次，华盛顿·霍爱德太太在公园的圓場遇見她，她只裝沒有看見。她說：“亲爱的，你总得讓人家知道你的身分，不能随便跟不清白的人来往。我真可憐克拉根白萊夫人。华盛顿·霍爱德太太为人也不算坏。你是爱玩叶子戏的，如果你爱上她們家去吃飯的話，我也不反对。可是我不能去，也不願意去。請你告訴斯密士說她們兩人来拜訪我的时候，只說我不在家。”

蓓基进宮时的穿戴，她的駝鳥毛、耳垂子、漂亮的金剛鑽首

① 孟脫儂 (Marquise de Maintenon, 1653—1719)，法国女作家兼教育家，法王路易十四十分推崇她，在 1684 年秘密娶她为續弦。

② 邦巴圖 (Pompadour)，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飾等等，都上了报。克拉根白菜太太看了这段新聞，心里气不过，对她的朋友們批評蓓基，罵她渾身臭架子。乡下的別德·克劳萊太太和她的女兒也得了一分倫敦的“晨报”，看得一肚子气，覺得越是邪道女人越是得意，大大發了一場牢騷。別德太太对她的大女兒說：“如果你長了一窩子淡黃頭髮，兩個綠眼珠子，”（她的大姑娘跟蓓基恰好相反，黑黑的皮膚，短短的身材，一个獅子鼻），“如果你的媽媽是个走繩索的法国女人，那么你倒能够戴着漂亮的金剛鑽什么的，叫你嫂子吉恩夫人帶着进宮。可憐的孩子，你只不过是个斯文人家的姑娘。你的血統是全英国最好的，你信仰虔誠，做人有节操，这就是你的嫁妝了。我自己呢，也算是嫁了从男爵的弟弟，我可从来沒想到要进宮——如果賢明的夏洛特王后活着，我看有些人也就別想进得成。”牧师太太这样一說，寬慰了好些。她的女兒們嘆口气，把“縉紳录”翻了一黄昏。

有名的觀見仪式过后几天，賢慧的蓓基又得到了不起的面子。有一天，斯丹恩侯爵夫人的馬車来到罗登·克劳萊太太的門前，一个听差走下来，使勁的打門，竟好像打算把前半幢房子都給打下来似的，总算他發了慈悲心，只遞上兩張名片就轉身走了。這兩張名片一張是斯丹恩侯爵夫人的，一張是崗脫伯爵夫人的。如果這兩張紙片兒是美丽的圖画，如果紙片外面裹着一百碼馬林的細花边，一共值二百基尼，蓓基对它們也不会看得更重。在她客厅里的桌子上有一个專擱来客名片的磁缸，不消說，這兩張名片立刻在磁缸里占了最显眼的地位。天啊，天啊！几个月以前，我們的蓓基还是淺薄得可憐，拿到了克拉根白菜夫人和华盛頓·霍愛德太太的名片就欣欣得意，如今她結識了宮廷

貴婦，這兩張不值錢的紙片兒立刻退居末位，沒人理睬了。斯丹恩！貝亞愛格思！海爾維林的約翰士！加默洛的開厄里昂！多响亮的名字！不消說，蓓基和布立葛絲在“縉紳錄”中找出這些尊貴的名字，把他們各家的來歷和支派查了個清清楚楚。

兩個鐘頭之後，斯丹恩勛爵來了，他向來喜歡東瞧瞧西望望，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這一天他發現他家里兩位夫人的名片已經在磁缸里占了首座，成了蓓基手里的王牌，忍不住笑起來。他對待世人向來是譏諷的態度，倘若你做人不老到，熱中的情緒落在他眼睛里，他可就樂了。不久，蓓基從樓上走下來。只要她預先知道勛爵將要光臨，一定會把自己修飾得十分俏麗，頭髮梳得一絲不亂，手帕、圍身、披肩、軟底鞋和許多女人用的另星東西都給安排得整整齐齊。連坐着的姿態都有講究，不但動人，而且顯得自然，這才等着迎接他。如果勛爵出其不意的來了，她當然只好三步并兩步的跑到樓上，忽忽忙忙照一照鏡子，最早的回下來伺候這位大人物。

她看見侯爵正在對着磁缸發笑，知道自己露了底，臉上不由得微微一紅。她說：“大人，多謝您啦。瞧，你家一位太太一位少奶奶都來過了。你對我太好了。我剛才不能出來，因為我在厨房里做布丁。”

老头兒答道：“我知道。我來的時候在柵欄里看見你來着。”

她道：“你的眼睛真尖！”

他和顏悅色回答道：“漂亮的太太，我眼睛倒還尖，可就沒看見你做布丁。你這小傻瓜就在扯謊！我明明聽見你在樓上房間里，想來准在抹胭脂——你該送些胭脂給崗脫夫人，她的臉色難看得簡直不成話。後來我听得你的臥房門開了，你就下來了。”

罗登太太如怨如訴的說道：“难道說你来了，我不該把自己打扮打扮好看嗎？”她把手帕擦抹自己的腮幫子，仿佛要証明她臉上沒有胭脂，而是因为羞人答答的，所以有些兒紅暈。誰知道这里面的把戏呢？我听說有一种胭脂是手帕擦不下来的，还有一种更好的，連眼泪都洗不掉。

老头兒把他妻子的名片繞着指头兒轉，說道：“好，你是打定主意要做个有身分的时髦太太了。你把我这可憐的老头兒逼的走头無路，一定要我拉扯你踏进上流社会。你这傻子，到了那兒你也站不穩啊！你又沒有錢。”

蓓基插嘴道：“你給我們找个事吧。越快越好。”

“你沒有錢，何苦要跟有錢的闊佬爭胜要强。你好比是个脆薄的小瓦罐兒，偏要跟大銅吊一塊兒比个高下。所有的女人全是一样。人人都为沒有价值的东西瞎卖力气。喝，昨天我和王上一起吃飯，我們只吃了个羊頸子，还有些蘿卜。有的时候，素菜的味兒比肥牛肉还强呢。你是死活要到崗脫大厦去作客的。去不成的話，就鬧得我这老头兒不得安生。其实崗脫大厦哪有这兒好。你去了准会膩煩。我就覺得膩煩。我們家那几个女的可真活潑可愛！我的太太跟麦克白夫人差不了多少，我的兩個媳妇和里根和高諾瑞尔^①不相上下。有一間屋子，說是我的臥房，我連睡都不敢睡进去。那張床就像聖彼得教堂里祭壇上的神龕，屋子里挂的画兒也够怕人的。我只能在梳妝間里擱了一張小銅床，上面鋪了一床馬鬃褥子，住在那里过隱士的生活。我現在真的成了隱士了，哈，哈！下星期請你来吃飯。你得站穩脚跟，小心那几位太太跟你为难。她們准会欺負你。”斯丹恩勛爵

① 莎士比亞悲劇“李耳王”中兩個凶惡的女兒。

向来不大开口，这一席話算是長篇大章的了。那天他对蓓基还說了許多別的話。

布立葛絲正在屋子里另一头坐着做活，听得了不起的侯爵說起女人的时候口气那么輕薄，抬起头来深深的嘆了一口气。

斯丹恩勋爵回头向她惡狠狠的瞪了一眼，对蓓基說：“如果你不叫那可惡的牧羊狗出去，我就毒死她。”

利蓓加頑皮的笑道：“不行，我的狗跟我在一个碗里吃飯的。”勋爵对俊俏的上校太太十分傾倒，可是碍着布立葛絲，不能說体己話，心里惱怒，利蓓加瞧着他那無可奈何的样子只觉得好玩。过了一会兒，总算她發善心，把布立葛絲叫过来，說是天气这么好，應該帶孩子出去散散步。

等她出去以后，蓓基半晌不說話，然后悲悲戚戚的說道：“我不能叫她走。”她一面說，一面眼泪汪汪的回过头去瞧着別处。

勋爵問道：“我想你大概欠了她的工錢沒付？”

蓓基依旧瞧着地下，答道：“比这更糟糕，她給我弄得一个子兒都不剩了。”

“一个子兒都不剩了？那么干嗎不赶她出去呢？”

蓓基气恨道：“男人才肯这样坏心腸，我們女人可不跟你們一样。去年我們錢都花完了，亏得她傾其所有帮我过了关。我是不肯撵她走的，除非我一个子兒不欠她，至少也得等我們自己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說——照目前的情形，这日子可也不远了。”

勋爵咒罵了一声說：“你欠她多少？”蓓基一想，侯爵有的是錢，便开口說了一个大数目，差不多比她欠布立葛絲的总数多了一倍。

斯丹恩勋爵听了她的話，又冲口而出罵起人来，虽然只有几

个字，却来得有分量，可见他非常生气。利蓓加把头垂得更低，伤心的哭着说：“叫我怎么样呢？我只有这一条路啊。我又不敢告诉我丈夫。倘或给他知道我干的事，我还有命吗？除了你，我对谁都不敢说。要不是你逼着我，我连你也不告诉的。唉，斯丹恩勋爵，叫我怎么办呢？我真急死了。”

斯丹恩勋爵不回答，一会儿咬咬指甲，一会儿把指头冬冬的敲着桌子。后来他突然按上帽子，一摔手就出去了。利蓓加仍旧可怜巴巴的坐在那儿不动，一直到斯丹恩勋爵走出去砰的一声碰上了房门，又听着他的马车也从门口走掉以后才站起身来。她站起来的时候，一双绿眼睛亮晶晶的，又顽皮，又得意，那表情老大古怪。后来她坐下来做活，有一两次忽然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她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琴来，随手编了一段欢乐的曲子，窗外的行人听得她出色的音乐，都停下来听。

当晚从岗脱大厦送来两封信。一个信封里面是请帖，原来斯丹恩侯爵和侯爵夫人请她下星期五到岗脱大厦吃晚饭。另外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灰色的小纸条，上面有斯丹恩勋爵的图章和朗白街瓊斯、白朗和罗宾遜合营银行的地址。

罗登半夜听得蓓基失声大笑了一两次。她说她想着能到岗脱大厦去吃饭，跟那家子尊贵的太太奶奶见面，觉得真好玩，所以高兴的笑起来。其实她心里还在盘算许多别的事。还是把布立葛丝的债付掉了打发她走呢，还是叫拉哥尔斯惊奇一下子，跟他清一清账？她睡在枕上，把这些事细细想过。第二天早上，罗登到俱乐部去了，克劳莱太太穿了一件普通衣服，戴上面网，坐了街车一径来到市中心那家银行里，拿出支票来交到柜台上出纳员的手里。出纳员问她：“怎么样拿法？”

她温柔地答道：“一百五十镑小票子，其余的做一注打一张

大票給我。”她經過聖保羅公墓附近，替布立葛絲買了一件貴重的黑綢袍子。她把這份禮物送給那忠厚的老小姐，並且吻了她一下，對她說了些好話。

然後她走到拉哥爾斯家里，親親熱熱的問候他的孩子，又給了他五十鎊，算是付了一期賬。過後她又去找出租馬車的車行主人，也給他五十鎊。她說：“斯百文，我希望你從此得到一個教訓。上一回我到宮里去，自己沒有車，我們四個人只能一起擠在我哥哥畢脫爵士的車子里，多不方便啊！下一回我再進宮，你該放明白點兒了。”原來上次進宮的時候那車行主人對他們很不客氣，所以上校差些兒只能坐了街車去朝見國王，這當然是大失體統的事。

這些事情辦完之後，蓓基上樓去開了前面說過的書桌，——這書桌是多年以前愛米麗亞·賽特笠送給她的，里面攔着好多有用和值錢的另星小東西。銀行出納員給她的那張大票，她也收在這私人貯藏所里。

第四十九章

三道正菜和一道甜點心

那天早晨，崗脫大廈里的几位太太奶奶正在吃早飯，斯丹恩勛爵忽然來了。平常的時候他早上總是獨自一人喝他的巧克力茶，不大去打攪妻子和媳婦。事實上，他和那幾個女的難得在一起，除非在公眾集會上打个照面，或是在過道里偶然相遇；再不就是歌劇院了，他自己的包廂在底層，她們在樓上貴賓座里，

倒还有机会看见一两面。那天婆媳三人和孩子们围着饭桌子喝茶吃烤面包，他大人进来了，接着他们一家就为利蓓加起了一场混战。

他说：“斯丹恩夫人，让我看看你星期五客人的名单，还要请你写一张请帖，邀克劳莱上校夫妇来吃晚饭。”

斯丹恩夫人慌慌张张的答道：“请帖是白朗茜写的——是岗脱夫人写的。”

岗脱夫人仪态庄重，身量很高，她道：“我不愿意写请帖给那个人。”她抬头看了一眼，立刻又垂下了眼睛。谁要是得罪了斯丹恩勋爵，他那眼色可不好受。

“叫孩子们出去。走！”他一面说，一面拉铃。孩子向来怕他，马上出去了。他们的母亲也想跟出去。侯爵说：“你别走。坐下。”

他说：“斯丹恩夫人，我再说一遍，请你过書台那边去，给我写张请帖请他们星期五来吃饭。”

岗脱夫人说道：“勋爵，我星期五不出席，我回家去了。”

“再好也没有，你去了也别回来。你跟贝亚爱格思那兒的地保做伴儿准觉得愉快，也省得我再借钱给你家里的人。打量我爱瞧你那愁眉哭眼的样子吗？你是什么人，就敢在这屋里发号施令？你没有钱，也没有脑子。娶你来就为的是叫你生孩子，可是到今天也没生出来。岗脱早已对你腻味了。这家子里头，除了乔治的老婆，谁不希望你赶快死了拉倒？你死了，岗脱倒能再娶一个。”

“我宁可早死了，”岗脱夫人一面说，一面气得眼泪在眼眶子里打转。

“人人都知道我的太太是个洁白无瑕的圣人，一辈子没有一

个錯縫兒。連她都願意招待我那年輕的朋友克勞萊太太，倒要你来裝模作樣假正經嗎？斯丹恩夫人很明白，最賢德的女人也會遭到嫌疑，最清白的女人也會被人誹謗。太太，你媽媽貝亞愛格思夫人倒有几个故事落在我耳朵里，要我說給你听嗎？”

崗脫夫人道：“您要打我也行，要侮辱我也行。”勛爵瞧見他妻子和媳婦心里气苦，脾气也就和順了。他說：“亲爱的白朗茜，我是个君子人，除非女人需要我帮助，不然我不会挨她們一指头。我只是因为見你性情不好，希望你改过罢了。你們太太們都过于高傲了，做人應該謙和些。如果莫耳神父在這兒的話，准会这样教导斯丹恩夫人。我的好人兒，你們切不可拿架子，凡事虛心下气才是正理。連斯丹恩夫人也拿不准，也許这位心地忠厚，性情和順，不幸受人譏謗的克勞萊太太根本是个清白的好人——說不定比她本人还清白呢。克勞萊太太的丈夫名声不大好，可也不比貝亞愛格思的名声更坏。你想，你父亲也爱賭賭錢，也不大付賭債，連你承繼到手的唯一的財產还給他騙了去，結果把你弄得成了个叫化子，还得叫我为你操心。克勞萊太太出身不好，可是也不見得比法尼的祖宗更差。你的显貴的祖先，那第一代的特·拉·瓊斯，也跟她不相上下。”

乔治夫人嚷起来道：“我給您家里帶过来的嫁妝——”

侯爵惡狠狠的答道：“你的錢等于买了一个未来的承繼权。如果崗脫死了，他的爵位就是你丈夫的，將來还能傳給你的兒子。除此以外，說不定还有別的好处。太太們，在外面，随你們怎么趾高气揚，怎么假裝賢慧，我全不管。可是在我面前摆架子可不行。至于克勞萊太太的品行，根本不必我出头說什麼話。如果說她这样冰清玉潔、無可責备的完人还需要別人代她辯护，反而玷辱了她，也降低了我的身分。她来了之后，你們得殷殷勤勤

招待她。我請到這所房子里來的人，你們怎敢怠慢？這房子？”他笑了一聲，“這房子是誰的？這房子是什麼？我就是這所賢德廟堂的主人。如果我把紐該脫監獄里的犯人和貝德冷瘋人院的瘋子請回家，你們也得招待。”

每逢他“後宮”里的女人有不服管束的行為，斯丹恩侯爵便結結實實的教訓她們一頓。挨罵的人垂頭喪氣，除了服從之外，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崗脫夫人依照他的命令寫了請帖。她和婆婆兩人滿心氣惱委屈，親自坐了馬車把名片送到羅登太太家里。那位清白無瑕的少奶奶得到名片之後，那份得意就不用說了。

在倫敦有好些人家，只要這兩位夫人肯這樣賞臉，就是犧牲一年的進款也是願意的。拿着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來說，她就願意從梅飛厄膝行到朗白街，只要斯丹恩夫人和崗脫夫人在市中心等着扶她起來，並且對她說：“下星期五請上我家來玩。”這裡所說的不是崗脫大廈的大跳舞會或是來客熙攘的大集會，因為這些倒不難進去；而是神聖的、奧妙的、意味無窮、不可攀接的小宴會。能夠踏進這重門的，才算得上有體面享特權的貴客。

美麗、端莊、潔白無瑕的崗脫夫人在名利場中占了最高的地位。斯丹恩勳爵對她禮貌非常周到，引得在場的人人稱揚。連最愛說長道短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近人情，行出事來有紳士的風度。

崗脫大廈的太太奶奶們要打退共同的敵人，特地請了貝亞愛格思老太太來幫忙。崗脫夫人有好幾輛馬車，打發了一輛到赫爾街去接她母親來。老夫人自己的車子被地保扣押起來了，據說連她的珠寶和細軟都在放債的猶太人手里，而他們這些人

是不講情面的。貝亞愛格思堡和堡里面貴重名畫、傢俱、珍奇古玩，也沒有剩下一件。像凡杜克^①的氣象雄偉的作品，雷諾茲^②的富麗堂皇的畫像，還有勞倫斯^③畫的肖像，艷麗里面帶些俗氣，二十年前被人和真正的天才作品一樣看重的，都在其內。還有一件藝術作品是卡諾伐^④給貝亞愛格思夫人塑的像，叫做“跳舞的仙女”。當年她正在全盛時代，品位、財富、美貌，都占全了。這位貴婦人如今成了個頭童齒豁的老婆子，好像是當年的盛服穿爛了剩下的破布塊兒。她丈夫的肖像是勞倫斯在同時畫的；在那畫兒上，他穿了鐵色爾烏特義勇騎兵隊上校的服色，手里舉着短刀，背景就是貝亞愛格思堡。如今他也老得又瘦又干，身上披着大衣，頭上戴着粗糙的假頭髮，一早上偷偷摸摸的在格蕾法學協會附近磨蹭，到中午時分，一個人在俱樂部獨吃午飯。現在他不願意常跟斯丹恩勳爵一起吃飯。當年他們兩個一塊兒尋歡作樂的時候，貝亞愛格思的地位高得多。誰知道斯丹恩比他有長力，結果搶過了他的頭。今天的侯爵比一七八五年的崗脫勳爵地位高出十倍，貝亞愛格思却是窮愁潦倒，只落得一場空。他向斯丹恩借了不少錢，因此和老朋友見面的時候總覺得尷尬。每逢斯丹恩愛說愛笑的當兒，便去譏刺崗脫夫人，問起她父親怎麼不來探望女兒？他總是說：“他已經有四個月不來了。我只要查查支票本，就知道貝亞愛格思幾時來看過我。太太們哪，我自己的錢存在親家翁的銀行里，另外一個親家翁却把我家當作他的銀行。你們說妙不妙？”

① 凡杜克(Van Dyck, 1599—1641), 比利時北部法蘭達著名畫家。

② 雷諾茲(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 英國肖像畫家，皇家藝術學院第一任院長。

③ 勞倫斯(Sir Thomas Lawrence, 1769—1830), 英國肖像畫家。

④ 卡諾伐(Antonio Canova, 1757—1822), 意大利雕刻家。

蓓基第一次踏进上流社会所遇见的显要人物，写书的也不便一个个细说。有一位彼德窝拉亭的大公爵，带着他的王妃一起在那儿作客。大公爵的腰里束得紧，胸膛却宽得像个武夫，胸口挂着灿烂辉煌的大勋章，他又得过金羊毛勋章^①，因此绕着脖子戴一个红领圈。据说他家里的羊群多得数不清。蓓基偷偷的对斯丹恩勋爵说道：“瞧他的脸。没准他的祖先就是一只羊。”说老实话，他大人的一张脸又长又白，表情又一本正经，再加脖子上套着那红圈儿，活像戴上铃铛领队的大公羊。

另外有一位约翰·保罗·杰弗逊·琼斯先生，名义上在美国大使馆供职，实际还是“纽约雄辩家”报纸的通讯员。他想讨好斯丹恩夫人，吃晚饭的时候特地提起他的好朋友乔治·阔脱，问他喜欢不喜欢吃巴西胡桃？这当儿刚好大家都不在说话，因此把他的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和乔治在拿波里来往很密，还曾经一起逛过维苏维斯火山。后来琼斯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细细的报道这次宴会的详情，不久便在“雄辩家”报上登出来。他把客人的名字和品位都记下来，在几位要人的名衔底下还加上几句介绍他们的家世和经历。关于女眷们的外表，他形容得淋漓尽致。他又描写听差们的穿戴和身量；他们怎么伺候客人，吃饭的时候上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食品橱顶上有什么摆设，碗盏大概值多少钱，没有漏了一项。按他的计算，请这么一顿饭，每个客人总要摊到十五到十八块美金的费用。这位琼斯先生后来常常提拔新进，叫他们带了介绍信来见当今的斯丹恩侯爵，说已故的侯爵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一向相熟云云，直到最近才不大写信了。那天晚上他对于一位年轻位卑的贵族名叫莎吴塞唐伯

① 奥地利和西班牙最高的勋章。

爵的非常不滿，因為正当大家按照次序走進飯廳的時候，伯爵走上前一步搶在他前面。他寫道：“我走到那位聰明可喜的、口角俏皮的、杰出的、时髦的羅登·克勞萊太太前面，打算扶她到飯廳里去，不料一個年輕的貴族突然插在我與克勞萊太太中間，出其不



意的把我的海倫^①搶去了，而且竟沒有向我道歉。因此我只得和那位太太的丈夫克勞萊上校殿后。上校身材壯大，臉色紅紅的，據說在滑鐵盧戰役中大大的顯了一番身手。他的運氣比那些在紐奧里昂作戰的紅衣軍士好得多。”^②

上校是初次在上流社會里露臉，不好意思得直臉紅，仿佛十六歲的男孩子遇見了姊妹的同學。前面已經說過，忠厚的羅登向來不慣和女人們打交道。他在俱樂部和軍營的食堂里碰見的全是男人，倒覺得很自在，時常和他們在一塊兒騎馬，賭賽，抽煙，

① 依照希臘的傳說，海倫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也是希臘和特洛亞開戰的原因。

② 1815年英國軍隊在紐奧里昂給美國人打得大敗。

打彈子，哪怕是跟最撒野的家伙周旋也不覺得为难。从前他也有过女相好，可是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們在戏里看見过^①，瑪罗那小伙子見了哈德卡色尔小姐虽然局促不安，以前倒也是在女人队里混慣的，克劳萊上校的相好和瑪罗的朋友便是一类的人物。时下的風气謹严得很，大家不敢提起这种女人。其实名利場上千千万万的小伙子天天跟她們在一起追欢作乐，到晚上，各个跳舞厅里到处是她們的踪迹。誰能否認跳舞厅的存在？它們还不是和聖詹姆士皇宮的宮廷集会，还有海德公园里的圓場，一般是人所共知的嗎？可是上流社会里的人偏偏假裝不知道，可笑他們本身虽然不見得講什么道德，对于別人可吹毛求疵得厉害。总而言之，克劳萊上校活了四十五岁，除了他自己的模范太太之外統共沒見過五六个正經女人。他的嫂子心地忠厚，待人溫柔，因此他敬服她，喜欢她。除了吉恩夫人和蓓基之外，別的女人都叫他害怕。他第一次上崗脫大厦吃飯的时候，只开了一次口，批評天气太热，除此之外，一直沒有說过話。蓓基本来很想把他撇在家里，可是她是个靦腆怕羞的小可憐兒，又是第一回踏进上流社会，如果沒有丈夫在身边保护着，恐怕失了体統。

她剛一進門，斯丹恩勛爵就上前拉了她的手，非常客气的欢迎她，并且把她介紹給斯丹恩夫人和她兩位媳婦。三位夫人正顏厉色的和她打了招呼，斯丹恩夫人还和她拉手，可是那只手又冷又僵，簡直和大理石一样。

蓓基又感激又謙遜的拉着斯丹恩夫人，她行礼的姿态非常优雅，連第一流的跳舞教师也比不过她。她說勛爵是她父亲最

① 指英国作家哥尔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74) 的喜剧“屈身求爱” (She Stoops to Conquer)。

早的主顧，給過他不少恩惠，因此她，蓓基，从小就尊敬斯丹恩府上的人。她說這話，当然是表示对斯丹恩夫人低头伏小的意思。原来斯丹恩侯爵曾經向夏潑买过兩張画，夏潑的女兒是个热心人兒，始終沒有忘記他的好处。

然后蓓基和貝亞爱格思夫人也見了面。上校太太的态度十分恭敬，那位貴妇人却是冷冰冰的摆足了架子。

蓓基拿出最嫵媚的姿态說道：“十年前我跟您在布魯塞爾已經見過了。真是荣幸得很，滑鐵盧大战的前夜我在里却蒙公爵夫人的跳舞会上还看見您来着。我还記得您跟您的小姐白朗茜坐在馬車里面，在旅館門口等着买馬。您的金剛鑽首飾沒給人搶走吧？”

一听這話，旁边的人不約而同的彼此使个眼色。原来有名的金剛鑽首飾已經落在債主手里，这件事人人都知道，看来只有蓓基沒有聽見風声。罗登·克劳萊和莎吳塞唐勋爵兩人走到一个窗戶旁边，罗登把貝亞爱格思夫人怎么想法子买馬，怎么对克劳萊太太讓步的事情說給莎吳塞唐听，引得他乐不可支，哈哈大笑起来。蓓基心想：“我看我可以不必怕这婆子了。”果然不錯，貝亞爱格思夫人又气又怕，和她女兒面面相覷，过后只好退到一張桌子旁边，假裝全神貫注的看画兒。

多瑙河畔的貴客一到，大家改說法文。貝亞爱格思夫人和几位年輕女眷發現蓓基的法文說得比她們高明得多，口音也准确，更加添了一重煩惱。在一八一六到一八一七年之間，蓓基在法国遇見過几个隨軍的匈牙利要人，因此很关切的問起老朋友的近况。這兩個外国客人以为她是个有地位的貴妇人。后来斯丹恩侯爵扶着王妃，亲王扶着侯爵夫人一同到飯厅里去，兩位貴客分別向主人主妇探問那位能言善道的太太究竟是誰。

最后，宾主都按照美国外交官方才說的次序排好，一对对走进飯厅去。我原先已經說過，这次宴会讀者也能参加，他爱吃什
么酒菜，只管按照自己的口味点好了。

蓓基很明白最激烈的斗争在男女宾客分开之后才真正开始。她落在这么难堪的境界之中，方才体味到斯丹恩勋爵警告她的話实在不錯，原来有地位的貴妇人的确难纏。据说对于爱尔兰人仇恨最深的就是爱尔兰本国人；同样的，对于女人最不放松的也就是女人。可憐的蓓基看見那几位尊貴的夫人聚在壁爐旁边，便也跟上去。等她一到，她們轉身就走，管自圍着一張擱圖画本兒的桌子說笑。蓓基跟到桌子那兒，她們又一个个的回到火爐旁边。她要想找孩子說話（她在众人面前总表示非常喜欢孩子），可是乔治·崗脫少爷立刻給他媽媽叫走了。大家对于这个陌生人半点兒不留情，到后来連斯丹恩夫人也觉得不过意，可憐她沒人理睬，特地找她說話。

侯爵夫人蒼白的臉兒漲紅了，她說：“克勞萊太太，斯丹恩勋爵告訴我說你彈琴彈得好，唱歌也唱得好。不知你肯不肯唱給我听。”

利蓓加衷心覺得感激，說道：“斯丹恩勋爵和您要我做什么，我無不从命。”說罢，她坐在鋼琴边唱起歌来。

她唱的是斯丹恩夫人早年最喜欢的莫扎特的聖詩。她的歌声甜美溫馨，斯丹恩夫人原来站在鋼琴旁边，后来索性坐了下来，直听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其余的太太存心跟蓓基过不去，不断的談話，嚶嚶囀囀的，声音着实不小。可是斯丹恩夫人什么都听不見。她回忆到小时候的情形，好像是跳过这四十年悲涼的岁月重新回到了修道院的花园里。教堂里的風琴当年就曾經奏过这曲子。彈琴的修女是全修院中跟她最好的一个，这

歌兒也是從她那兒學的。從前的日子真幸福啊！她又重新成了個小姑娘，瞬息即逝的好時光又回到她身邊勾留了一小時。直到房門吱呀一聲開了，她才如夢初醒。斯丹恩勛爵大聲笑着，和一群興高采烈的男人們一起走進來。

他一看就明白自己不在的時候是怎樣的情勢。這一回，他居然感激妻子，特地走過來和她說話，而且用小名兒叫她，使她蒼白的臉上起了紅暈。他對蓓基說：“我太太說你唱歌唱得像天使。”我們知道天使有兩種，據說各人有各人迷人的地方。

不管前半个黃昏多么難堪，蓓基接下來大大的出了一場風頭。她施展全身本領唱歌給大家聽，那曼妙的歌聲把所有的男人都引到她的鋼琴旁邊。和她做冤家的女人完全給冷落在一邊。約翰·保羅·杰弗遜·瓊斯先生走到崗脫夫人面前，稱贊她那可愛的朋友唱歌唱得出色；他以為這麼一說，崗脫夫人一定喜歡。

第五十章

平民老百姓家里的事

我寫這篇滑稽的故事，不知是掌管哪一司文學藝術的女神在監督指揮——反正不管她是誰，現在必須離開高雅尊貴的環境，轉到白朗浦頓約翰·賽特笠家里，描寫描寫窮人小戶過日子的情形了。這家子的生活是够清苦的，他們也有他們的煩惱和心事，也免不了互相猜忌。克拉浦太太因為房租不能到手，在廚房里偷偷的對丈夫抱怨，挑唆他去跟房客鬧一場，雖說賽特笠是老

朋友，老东家，也顧不得許多了。賽特笠太太如今不再下樓去找克拉浦太太說話，而且也不敢在她面前擺架子。她欠了房东四十鎊房錢，房东又不时的指東話西，她怎么还能拿大呢？那爱尔兰女佣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和順殷勤，可是賽特笠太太覺得她一天比一天沒規矩沒良心。做賊的人心虛，看見樹叢便疑心后面藏着警察；賽特笠太太也是这样，不論那女孩兒怎么說話，怎么回答，她总觉得語中有刺，而且疑心她要搶自己的东西。克拉浦小姐也長成个大姑娘了，尖酸的老太太說她老臉皮，不尊重，看着叫人討厭，不明白爱米丽亞为什么喜欢她，老是留她在屋里作伴，又常常和她一起出去散步。賽特笠太太从前是个忠厚乐天的好人，可惜过的日子太苦，所以老是沒好气。爱米丽亞对于母亲始終如一的孝順，却得不到好报。每逢她在母亲面前湊趣帮忙，那老的反而使勁吹毛求疵。她罵女兒糊塗，放着父母不管，只知道瞧着兒子臭得意。自从乔斯舅舅不寄錢回来之后，乔杰的家里毫無生气，大家吃的东西只能勉强維持不餓死而已。

爱米丽亞絞尽腦汁想法子賺錢。目前的一点兒收入只够叫大家挨餓，她想找个私館教書，又想靠着画名片架子或是做細巧手工貼补家用。她發現別的女人比她耐勞能干，也不过掙兩便士一天。她在發卖点綴品的文具商那里买了兩架金边白紙板的小照屏，尽心尽力的在上面画了画。一張上是鉛筆風景画作背景，前面一个粉紅臉兒，穿紅背心的牧羊人站着微笑；另外一張上面一个牧羊女正在过桥，后面跟了一条小狗，兩張画都是細心上过顏色的。這兩架小照屏是白朗浦頓艺术品經銷处买来的。她痴心妄想，以为画好以后可以重新卖给原鋪子。不料那掌櫃的細細把拙劣的圖画一看之下，差点兒冷笑出来。他斜过眼去对鋪子里一个女店員瞧了一眼，把那兩張画系好，仍旧遞

給可憐的寡婦和克拉浦小姐。克拉浦小姐一輩子沒有看見過這么美麗的東西，以為鋪子里至少肯出兩基尼。她們又到倫敦城里去賣，心里越來越失望。一家鋪子里的人說：“不要這種東西。”另一家的人惡狠狠的說：“滾出去！”這樣，三先令六便士又白丟了。只有克拉浦姑娘仍舊覺得那兩幅畫兒好看，愛米麗亞把小屏風送給她擱在臥房里做擺設。

愛米麗亞費了許多心思力氣，用最端正的字体寫了一張牌子，上面說：“今有女教師擅長英文，法文，史地，音樂，因有余暇，願招收年少女學生若干。有意者請通知愛·奧，信件可由白朗先生轉交。”發賣藝術品的那位先生答應讓她把牌子擺在店里；因此她拿去交了給他。牌子一直擱在櫃台上，到後來變得又舊又髒。愛米麗亞時常愁思默默的在店門外面徘徊，希望白朗先生有消息給她，可是他再也不招呼她進去，有時她進去買些小東西，也還是得不到回音。可憐她是個忠厚人，在這個競爭劇烈的世界上是沒法奮鬥下去的。

她一天比一天憔悴抑郁，時常急煎煎的瞪著孩子，她眼睛里的表情，孩子並不懂。有時她睡到半夜，霍的跳起來，走到他房門口偷偷的張望，看見他好好的睡着，沒有被人偷去，才放了心。現在她睡得很少。可怕的預兆日夜纏繞著她。在漫漫的寂寞的夜里，她哭著祈禱，竭力躲避那不斷襲來的心思——她覺得自己擋著孩子的前途，沒有她，孩子就會有好日子，因此她應該讓他走。可是叫她怎麼硬得起這心腸啊？至少眼前是割舍不下的，只好等幾時再說吧。她受不了這個苦痛，連想着都難受。

她忽然想到一個辦法，不由得臉上發紅，自己對自己不好意思起來。她想不如把年金給了父母，反正副牧師肯娶她，她母子倆也有了歸宿。可是喬治的照片，溫馨的回憶，又似乎在責備

她。她对丈夫的爱情和羞恶之心不准她这样牺牲自己。她想到这件事，就感到畏缩，好像怕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因为像她这样纯洁温柔的人根本不允許自己有再嫁的心思。

我們这里三言兩語描写完畢的斗争，梗在可憐的爱米丽亞的心里竟有好几个星期。在这段时期之內，她沒有一个知心的人可以說說話。事实上她也不能跟人商量，因为她不願意給自己一个軟化的机会。虽如此說，她天天在对敌人讓步。难堪的事实接踵而来，站在她面前，对她是一种無言的威胁。全家穷愁交迫；父母不但衣食不周全，而且处处受到委屈；再說这样下去对于孩子也太不公平。可憐她虽然把自己唯一的宝贝藏在坚固的城堡之中，外壘却一个个的被占领了。

在困难开始的时候，她曾經写过一封信給加尔各答的哥哥，婉轉恳求他繼續給父母寄錢回来。她描写家里落薄無援的情形，說的話沒半点兒矯揉做作，叫人看着覺得凄惨。其实个中的真情她并不知道。乔斯的年金倒是不錯日子寄来的，不过收錢的却是市中心一个放債的家伙。原来賽特笠老头兒为着实行他那些無用的計劃，把年金卖掉了。爱米急煎煎的計算着她的信几时可以到达印度，哥哥的回音几时可以到达家里。在寄信的那一天，她特地在記事本上注了一笔。对于兒子的保护人，那駐扎在瑪德拉斯的好心的少佐，她的困难苦惱一句也沒有提。自从她写信預祝他新婚快乐之后，就沒有和他通过音信。她想到他是唯一看重自己的好朋友，現在也断絕了，心里說不出的灰心懊惱。

有一天，家里到了不堪的局面。債主們紧紧勒逼，母亲呼天搶地的号哭，父亲比平时更加消沉。家里的人你躲着我我避开你，各人心上压着自己的煩惱和委屈。爱米丽亞湊巧和父亲在

一起，就想法安慰他。她告訴父親說她已經写信給喬斯，再過三四個月一定會有回音。喬斯雖然糊里糊塗，為人是慷慨的。如果他知道父母家計艱難，決不能拒絕幫忙。

可憐的老頭兒這時才對她吐出了全盤的實情，他說喬斯倒仍舊按時寄錢，只怪他自己糊塗，生生的把年金扔掉了；他以前沒肯說，為的是實在鼓不起勇氣。他低聲下氣的認了錯，聲音直發抖，又瞧着愛米麗亞惊慌失措，臉色慘白的樣子，以為女兒怪他早不說實話，難過得嘴唇哆嗦起來，背過臉去說道：“唉！你現在瞧不起你爸爸了。”

愛米麗亞嚷起來說：“啊，爸爸！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說着，她勾住老頭兒的頸子連連吻他，“你待人總是那麼忠厚好心，你賣了年金可不也是為我們好嗎？我不是舍不得錢——我是為——唉，天哪，天哪！求你對我慈悲，給我力量忍受苦難！”她神色激動的吻着他，轉身走開了。

她父親還是不懂她的意思，也不知道可憐的女兒臨走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愛米麗亞明白自己不得不向命運低頭。這就是她的判決書：孩子非離開她不可，他將來跟着別人，慢慢的就把她扔在腦勺子後頭。孩子是她的心肝，她的寶貝，她的快樂和希望。她愛他，崇拜他，差一些就把他當神道似的供奉起來。而現在她竟不得不跟他分手。以後呢？以後她就到丈夫那兒去；他們兩夫妻守護着孩子，在天堂里等着與他重逢。

她神不守舍的戴上帽子，向喬杰從學校回家的必經之路那邊走去。平常她老是打這條路去接他回來的。那天正是五月一日，只上半天課。樹上的叶子漸漸長齊了，天氣溫和明媚。孩子跳跳蹦蹦的跑過來，臉色紅紅的，口里唱着歌，書本子用皮帶捆成一包掛在身邊。他來了，做媽媽的馬上摟着他。她想，這不可

能！他們娘兒兩個怎么能分开呢？乔治說：“怎么了，媽媽？你臉上白得很。”

“沒什麼，孩子，”說罷，她俯下身子吻着他。

当晚，爱米丽亞叫兒子把“聖經”上撒姆尔的故事讀給她听。故事說撒姆尔的母亲哈娜給他断奶之后，就帶他上祭师埃利那兒，把他奉献給上帝。乔杰把哈娜唱的感謝天恩的詩朗讀出来。詩里說一个人的貧富穷通，全憑上帝的意志；不依靠上帝的人，力量是有限的。然后他讀到撒姆尔的母亲怎么替他縫小外套。她每年向上帝祭献的时候，就把外套帶給兒子。讀完之后，乔治的母亲給他講解这篇动人的故事包含的深意，那口气又溫柔又恳切。她說哈娜虽然爱她的兒子，可是因为有約在先，所以只能讓他走。当她在家做外套的时候，她准在想念远方的兒子，撒姆尔也一定沒有忘記自己的母亲。她又說哈娜后来去探望兒子，看見他又聰明，又善良，心里多么高兴，而且光陰过得很快，一年一年并不显得怎么長。她講这篇道理的时候，声音輕柔严肃，也不愁眉泪眼。然后她講到娘兒倆怎么会面，忽然泪如泉涌，說不下去了。她紧紧的摟着孩子百般摩弄，靠在他身上默默的流了許多神聖的心酸的眼泪。

这寡妇主意已定，馬上着手把她認為必要的手續办理起来。她写了一封信到勒塞尔广场，那家子的地址姓名她已經有十年不写了，开信封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想起自己年輕时的遭遇。那天奥斯本小姐收到爱米丽亞的来信，一看之后，兴奋得滿面通紅，轉眼向父亲瞧着。那时奥斯本正坐在桌子另一头自己的位子上，搭喪着臉兒發楞。

爱米丽亞的来信措辞很直率，解釋她为什么对于处置兒子的事情上改变了原意。她的父亲又被了一場橫禍，已經到了傾

家蕩产的地步。她自己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奉养父母，不能使乔治得到他应该享受的权利。她虽然舍不得和兒子分离，为了他的緣故，願意忍受这次苦难，只求上帝給她力量！她相信領养乔治的人一定会尽力使他快乐。她按照自己所見描写乔治的性格，說他脾气急躁，是个吃順不吃强的孩子，只要对他体貼一些，温和一些，不难叫他听話。在信后她附帶要求事先立一張約，說定她随时能和兒子見面，如果不依她这項条件，她是無論如何不放手的。

奥斯本小姐讀信的时候，兴奋得声音直打抖。奥斯本老头兒听了說道：“什么？这位驕傲的太太也低头了嗎？哦，他們快餓死了。哈，哈！我老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假裝鎮靜，想要照常看报，可是怎么也看不进去，只把报纸擋着臉，一会儿賭神罰咒，一会儿赫赫的笑。

最后他把报纸一扔，照平常的样子怒目橫眉的对女兒瞪了一眼，走到隔壁書房里去。不多一会，他又回出来，手里拿了个鑰匙扔給奥斯本小姐。

他說：“把我書房上面那間屋子——就是他的屋子——給收拾收拾干淨。”他女兒哆哆嗦嗦着答道：“好的。”那間屋子本来是乔治的，这十年来一直关着。他的衣服、信件、手帕、帽子、釣魚竿，还有各色运动裝仍旧在里面。一張一八一四年的軍人名單，信封外面还写着他的名字，一本他写东西时常用的小字典，还有他母亲給他的“聖經”，还在壁爐架上。旁边还擱了一副馬刺和一个墨水壺，里面的墨水干了，外面积了十年来的塵土。从墨水还没有干掉的时候到今天，經過的事情，去世的人，該有多少啊！他的記事本依旧在桌子上，里面斑斑点点的还有他的手迹。

奥斯本小姐帶着佣人走进房間的时候，心里的感触很深。

她臉色蒼白，一屁股坐在小床上。管家娘子說道：“這真是好消息，小姐。是吧，小姐？像从前一样的好日子又来了，小姐。那小宝贝兒將來多有福气，小姐！可是有些住在梅飞厄的人，小姐，他們可不会喜欢他，小姐。”說着，她托的拔了窗上的插銷，把新鮮空气放进来。

奥斯本先生临走对女兒說：“給那女的送点兒錢去。不能讓她缺一件少一件的。給她一百鎊錢。”

奥斯本小姐問道：“我明天去瞧瞧她吧？”

“那随你的便。可是你听着，別讓她到咱們家里来。哼！哪怕你把倫敦城里所有的錢都給了我，我也不能讓她来。当前的問題是得叫她衣食周全。你留点心兒，瞧着办得了。”奥斯本先生說完这几句話，按老路到市中心去了。

当晚爱米丽亞把一張一百鎊的票子塞在父亲手里，吻着他說：“爸爸，这些錢拿去用吧。呃——媽媽，別跟乔杰过不去，他——他反正不会在这里住多久的。”她說不出別的話，一言不發回到自己屋里。我們还是讓她独自一人去伤心，去禱告吧，关于这样深厚的母爱，这样强烈的痛苦，我有什么可說的呢？

奥斯本小姐在前一日写的短信里說過要来拜訪爱米丽亞，第二天果然来了。她們兩人倒很相得。可憐的寡妇对奥斯本小姐端詳了一下，听她說了几句話，知道她不会在自己兒子的心里占第一位。奥斯本小姐心地明白，不容易动情，可也不刻薄。倘或对方年輕漂亮，待人和气热心，做母亲的大概就沒有那么放心。奥斯本小姐回想到从前的情景，看着爱米丽亞落到这步田地，心里不由得慘然。爱米丽亞已經屈服，低首下心的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了。当天她們一起把訂約以前的手續先办好。

第二天，乔治沒有去上学，留在家里和姑媽見面。爱米丽亞

讓他們兩個在一起說話，自己回到臥房里去。她正在預先咀嚼和兒子分別的滋味，就像那可憐的溫柔的琴·格蕾夫人^①，在臨刑之前看見那把將要落到她脖子上取她性命的大斧，先摸摸鋒口，看有什麼感覺。此後，連着好多天開談判，家里時常有人來，還得做種種準備。愛米麗亞小心翼翼的把消息告訴喬杰，留心看他有什麼表示。那知他听了只覺得得意，可憐的母亲十分失望，悶悶的背過臉去。那天喬杰在學校里大吹其牛，把消息告訴同學，說他就要跟着爷爷去住了——是他爸爸的父亲，不是有時來接他回家的外公。他說他將來有錢的了不得，有馬車，小馬，還要換一個有名兒的學校。到他有了錢，他就去買里德鉛筆匣，還打算跟賣甜餅的女人清清賬。痴心的媽媽估計得不錯，這孩子跟他爸爸真是一模一樣的。

我心里真為我們親愛的愛米麗亞難過，實在沒有心腸把喬治最後幾天在家的情形絮絮叨叨的說給大家听。

分別的一天終究到了。馬車也來了。好幾個旧衣包兒早已擱在過道里等着，做母亲的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而且在包里塞了不少紀念品。喬杰穿了新衣，這套衣服還是早幾天爷爷特地差了裁縫來給他定做的。他大清早从床上一骨碌跳下來，忙着穿好新衣服。他母亲正在隔壁房里躺着伤心。她睡不着覺，也說不出話，靜听着他房里的動靜。好幾天來她就在作分別的準備，為孩子買些日用東西，在他的書本和襯衣上做記号，常常和他說說話，讓他對於未來的改變有個心理上的準備。做媽媽的一片痴心，以為他需要心理上的準備。

喬治是只想換換空氣，什麼也不在乎，巴不得趕快离家才

① 琴·格蕾·特德萊夫人 (Lady Jane Grey Dudley, 1537—54), 英王亨利第七的重孫女兒，極富才華，曾經做了九天女王，被處死時只有十七歲。

好。他幻想着將來住在爷爷家里以后要干些什么事，一遍遍說个不完，由此可見他对母亲并沒有有什么舍不得。他說他將來可以常常騎着小馬來探望媽媽，還要坐着馬車接她到公園去兜風；她愛什么就能有什么。可憐的媽媽聽見兒子对她这么孝順（虽然表現的方式自私些），也就覺得滿意。她努力哄着自己，說兒子真心誠意的愛她。她想，他心上怎么会沒有娘呢？天下的孩子全是一樣，喜欢新鮮事情，而且——不，也不能說他們自私，不过是任性一點。她的孩子当然應該过好日子，將來還能有一番作為，只怪她自己太自私，太不聰明，耽誤了兒子享福和上進的機會。

只有女人肯自己貶抑，自己認錯，那種精神真是令人感動。她們把一切錯處都攬在自己身上，却不怪男人不好，竟好像喜欢代人受過，打定主意保護那真正的罪人。女人天生懦弱，也天生不講道理。你越是虐待她們，她們越待你好；虛心下氣的男人，反倒受她們欺負。

可憐的愛米麗亞含悲忍淚的準備打發兒子出門，她費了許多許多時間，獨自把未了的事情辦完。喬治站在母親旁邊，瞧着她一樣樣的安排，半點兒不動心。她一面給他收拾箱子，一面掉眼淚。她在他最心愛的書本子里把要緊的段落摘出來。她為他把玩具、紀念品、寶貴的另星小東西都收拾的整整齐齊。可是孩子什么都沒有注意。母親傷心得肝腸摧裂，孩子却笑咪咪的走了。好可憐啊，在名利場中，母親的愛換得了什么好處呢？

幾天過去，愛米麗亞一生中的大事就算告一段落。上帝並沒有叫天使下凡來幫她的忙。孩子給做了祭獻，供奉給命運之神了。那寡婦只剩下孤身一人。

孩子当然常常來看她。他騎着小馬，后面跟了馬夫。老外公

賽特笠先生得意極了，興興頭頭的陪着他在街上走。兒子雖然還能跟她見面，可是已經不是她的了。譬如說，他也騎着馬去探望學校里的同學，借此向大家賣弄自己有錢有勢。雖然只隔了兩天，他的態度已經有些盛氣凌人，仿佛比眾不同似的。他的母親想道，他和他爸爸一樣，天生應該是在萬人之上的。

現在天氣很好。在喬治不來看她的日子，到傍晚她不願路遠，散步到城里，一直走到勒塞爾廣場。住在奧斯本先生對面的人家有個花園，她就坐在花園柵欄旁邊的石頭上。那兒又涼快又舒服，她一抬頭就看得見客廳里的燈光。到九點鐘左右，樓上孩子的臥房里也點上燈了。她知道哪間是他的臥房，因為他曾經告訴過她。滅燈以後，她還坐在那里祈禱——虛心下氣的祈禱；然後乞乞縮縮，不聲不響的走回家去。到家的時候她已經很累。也許因為走得太累，她反而睡得好些，在夢里還能夠和喬杰相見。

有一個星期日，她恰巧在勒塞爾廣場散步。那兒離着奧斯本先生的房子有一大截路，遠遠的還看得見。各處教堂的鐘声响了，喬治和他姑媽出來做禮拜。一個掃煙囪的小孩上來求布施，跟在他們背後拿聖書的听差要想趕他走，可是喬杰站住了，掏出錢來給他。求上帝保佑他吧！愛米急急的繞着廣場跑過去，追上那掃煙囪的孩子，把自己的錢也施舍給他。到處是禮拜堂里的鐘聲，她跟在他們後面，一直走到孤兒教堂里面。她挑了一個位子，從那兒可以看見孩子的頭，恰好在他父親的墓碑底下。歌咏團里有几百個孩子，他們那清脆的聲音唱起聖詩來贊美慈悲的上帝。悠揚而雄壯的音樂听得小喬治心曠神怡。那時候他的母親淚眼模糊，看不清他了。

第五十一章

字謎表演^①

賢慧的蓓基自从在斯丹恩勋爵招待貴客的宴会上露过臉之后，她在上流社会里的地位就算奠定了。倫敦好几家权势赫赫的豪貴立刻請她去作客。这几家全是大官大府，亲爱的讀者和我这写書的休想进他們的大門。亲爱的弟兄們，我們站在这么庄严的大門前面，應該誠惶誠恐才对。在我想像之中，里面准有站班的侍从官，他們手里拿了亮晃晃的銀叉子，看見有不合资格的閑人进来，举起叉子就刺。外厅里不是总坐着个新聞記者，等着記錄那些大人物的名字嗎？据說这些可憐的家伙是活不長的，因為他們受不住豪門的气焰，一下子給烤焦了，就好像不懂事的茜美莉^②碰上了全副武裝的朱彼特大神。这糊塗东西像乱飞乱扑的灯蛾，不安本分，妄想攀高，結果白白葬送了自己。住在泰勃尼亞和蓓尔格蕾微亞^③的人应当把这个神話作为前車之鑒；不但如此，連蓓基的故事也該使他們警惕。唉，太太小姐們！蓓

① 当时英国通行猜字游戏，通常在宴会以后当作余兴。譬如揀中做謎底的字有好几个音节，便由一部分宾客客串几幕極短的表演，首先分別將每个音节作为中心題目，然后把整个字作为中心題目，其余的客人就根据表演猜字。

② 大神朱彼特爱上了茜美莉，大神的妻子朱諾非常妒忌，便去哄騙茜美莉，叫她恳求大神第二回下凡时拿对待朱諾的礼节对待她，于是朱彼特帶了霹靂和閃电同来，茜美莉便給燒死了。

③ 倫敦比較貴族化的住宅区。薩克雷的小說中时常提到泰勃尼亞。

尔格蕾薇亞和泰勃尼亞这些响亮的名字还不是像銅鑼鐃鈸的声音一样空洞？富貴和榮華还不是过眼云烟，誰能保一輩子呢？不信你去問都里弗牧师，他准是这么跟你說。总有一天，海德公园这名字說不响了，落到巴比倫郊外盛極一时的山水那样沒沒無聞的地步^①；总有一天，蓓尔格蕾薇亞广场会跟貝克街一样冷落，甚至于像曠野里的泰特莫^②一样荒凉。謝天謝地，这种日子我們是看不見的了。

太太小姐們，你們可知道那了不起的畢脫从前就住在貝克街嗎？他的公館現在虽然零落不堪，当年海斯德夫人^③在里面請客的时候，你們的祖母变着法子还进不了她的大門呢。不騙你，写書的曾經在那所房子里吃过飯。在我幻想之中，那批有名兒的古人也都出席了。我們活人正正經經的坐着喝紅酒，他們的魂魄也走到屋里繞着深棕色的飯桌子坐下来。战胜風濤的駕駛員^④一大杯一大杯的喝着沒有实質的葡萄酒。邓达斯^⑤干了杯，連酒脚都沒剩下一点兒。爱亨登坐在那兒鬼模鬼样的哈着腰假笑，大伙兒悄沒声兒的把酒瓶傳來傳去，他也沒有肯少

① 巴比倫本是平原，有一朝的王后怀念故乡的山水，因此在城的四圍都造了假山，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② 所罗門在叙利亚的曠野中建立的城市，曾經繁榮过一时，后来便成了廢墟。

③ 海斯德夫人(Lady Hester)，畢脫的侄女兒，曾經替他当过家。

④ 指畢脫，因为他和拿破崙的一場斗争着实剧烈。詩人乔治·凱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献給他的一首詩就称他为战胜風濤的駕駛員(The Pilot That Weathered the Storm)。

⑤ 邓达斯(Henry Dundas, Lord Melville, 1742—1811)以及底下提到的爱亨登(Henry Eddington, Lord Sidmouth, 1757—1844)和斯各脫(John Scott, Lord Eldon, 1751—1838)都是畢脫当政时手下的健將，同时又是他的朋友。

喝。斯各脫从他兩道濃眉底下瞧着陈年的葡萄酒（或者該說这酒的幽灵），眨巴了一下眼睛。威尔勃福斯兩眼看着天花板，仿佛不知道滿滿的酒杯举到唇边，攔下来的时候已經空空如也。唉！不久以前我們不是还坐在这塊天花板底下嗎？从前的大人物誰沒有对着它出神？这所公館如今已經成了寄宿舍。海斯德夫人从前住在貝克街，現在却躺在曠野里長眠不醒了。以奧登^①还在那兒見過她來着——此地說的不是在貝克街，而是在曠野里。

这一切都是过眼浮华，可是誰不貪恋呢？神志清明的人难道因为烤牛肉不能流傳到后世就不吃它不成？烤牛肉当然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我却希望讀者多吃些，因为它最能滋养身体，就是讀者活到五万岁，还是少不了它。先生們，坐下請用吧！請你們放开胃口，把肥肉、瘦肉、做澆头的肉湯，还有煮在里面的蘿卜，統統吃下去，什么都別留下。瓊斯，我的孩子，再喝杯酒，尝些最好的排骨。咱們把这些虛浮無聊的东西多吃些，能够尝到这样的菜，應該心滿意足才是。如今蓓基的生活貴族化了，我們也該跟着她受用受用。这种快乐好像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不能長久的。

她在斯丹恩勋爵家里作客以后第二天，彼德烏拉亭的大公爵在俱乐部碰見克勞萊上校，馬上跟他攀談。不但如此，他还在海德公园的圓場里对着克勞萊太太脫了帽子深深的鞠躬。当时萊文大厦的尊貴的主人不在英国，大公爵暫時借住在那里。不久他招待貴客，也請了克勞萊夫妇。飯后蓓基唱歌給一小簇貴

① 以奧登(Eothen)是十九世紀英国作家金雷克(A. W. Kinglake)所著近东游記。这里指金雷克本人。

客听。斯丹恩侯爵也在場，像父亲一般的督促着蓓基一步步往上爬。

在萊文大厦，蓓基遇見了特·拉·夏伯蒂哀公爵。他是欧洲第一流的紳士，而且位極人臣，当年正是那“至虔極誠基督教大王”^①的大使，后来又做他的宰相。当我笔下写出这么威風的名字，想起亲爱的蓓基竟能够和这么体面的人物来往，真叫我得意洋洋。从此她成了法国大使館的常客。如果可爱的罗登·克劳莱太太不在場的話，那次請客就显得黯然無光。

大使館的兩個參贊，一位特·脫呂菲尼先生（貝利各一族的），一位香比涅克先生^②，一見上校的美貌太太，登时着了迷。誰都知道，無論什么法国人离开英国的时候，总已經破坏了六七个家庭的幸福，帶走了六七个女人的心；這兩位按照法国人的習慣，告訴別人說那嫵媚的克劳莱太太已經跟他們好得难分难舍。

這話我不大相信。香比涅克很喜欢玩埃加脫，晚上蓓基唱歌給斯丹恩勳爵听，他往往在隔壁房里和上校打牌。脫呂菲尼呢，大家知道他欠了旅客俱乐部的茶房好些錢，因此不敢到俱乐部去。如果大使館不供飯食的話，这位人品高尚的大爷准会挨餓。所以我不相信蓓基会对這兩位垂青。他們替她跑跑腿，买买手套花球，借了錢給她定歌剧院的包厢，在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上巴結她。他們說的英文簡單得逗人發笑，蓓基时常当面模仿他們，或是奉承他們英文有进步，和斯丹恩侯爵兩人借此取个笑。蓓基的靠山斯丹恩侯爵最喜欢挖苦別人，瞧她绷着正經臉

① 这是当时教皇特賜給法王的封号。

② 脫呂菲尼(Truffigny)和香比涅克(Champignac)使人联想到香檳酒；香檳酒是豪华的生活的象征，这里指兩位參贊是上流社会里的花花公子。

兒打趣他們，乐得了不得。脫呂菲尼指望討好蓓基的心腹布立葛絲，送給她一條披肩，求她送信。哪知道這老姑娘實心眼兒，竟把這封信当着眾人交給蓓基。在場的人看了這信大發一笑。斯丹恩勛爵和其餘的人傳觀了一遍，只有羅登不知道。原來梅飛厄的小房子里發生的事情並不全告訴他。

蓓基家里不但招待“最高尚”的外國人，而且也招待“最高尚”的英國人。“高尚”這兩個字在我們這高貴的、非凡的上流社會中用得很廣泛，這意思並不是說品行最好的，或是品行最壞的，或是最聰明的，或是最愚蠢的，或是最有錢的，或是家世最好的，而是最“高尚”的；換句話說，就是地位最牢靠的人。像了不起的弗滋威廉斯夫人（她稱得上阿耳馬克的聚會處的主保聖人）^①；了不起的斯洛卜夫人，了不起的葛立澤兒·麥克貝斯夫人（她父親就是葛拉瑞的葛瑞勛爵）等等，都算在裡面。弗滋威廉斯伯爵夫人屬於大王街的一支，只要查特白萊和伯克編著的“縉紳錄”就知底細。如果她肯和某人來往，某人的地位就穩了。我倒並不是說弗滋威廉斯夫人有什麼出人頭地的去處；她干枯憔悴，年紀已經五十七歲，既無貌，又無財，談吐也並不風趣，可是大家公認她“高尚”，到她家去的人自然也是“高尚”的。她是上流社會里鼎鼎大名的貴婦人，芳名叫做喬治安娜·弗萊特莉加。當年她父親朴登雪笠伯爵是威爾斯親王的寵臣。她年輕的時候很想戴斯丹恩侯爵夫人的冠冕，因此和現在的斯丹恩夫人不對。大概因為這緣故，她特別抬舉羅登·克勞萊太太，竟在她自己主持的宴會上，和克勞萊太太打招呼，故意讓大家看見。她不但鼓勵她的兒子葛滋爵士（他的位子是靠斯丹恩勛爵謀來

① 阿耳馬克的聚會處（Almack's Assembly Rooms）在聖詹姆士皇宮附近的大王街，十八十九世紀上流社會的大宴會在此地舉行。

的)时常到克劳莱太太家里去走动,而且把她請到自己家里,吃飯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前賞臉跟她說了一兩回話。这件重要的新聞当晚就傳遍了倫敦城。原来唾罵克劳莱太太的人不敢再响。那有名口角俏皮的威納姆律師,斯丹恩勳爵的左右手,逢人便頌揚她的好处。从前打不定主意的人如今毫不遲疑的欢迎她。湯姆·托她这小子本来劝告莎吳塞唐不要和这样放浪的女人来往,現在反而求別人帶着去見她。总而言之,她也算“最高尚”的人物之一了。且慢,亲爱的讀者們,亲爱的弟兄們,咱們暫且不必羡慕可憐的蓓基。据說这样的荣华是靠不住的。大家都說上流社会里最闊的紅人并不比在外面欲进無路的可憐虫快乐多少。蓓基当年相与的全是最最有权有势的达官貴人,甚至于面对面的見過那了不起的乔治第四,可是連她也承認这些不过是虛場面。

蓓基的这一段經歷,我不再細說了。社会上各宗派团体里面的内幕秘密,我不大清楚,不过我很明白这些不过是騙局。对于上流社会中的形形色色我是門外汉,描写不会准确,就是有什么見解,也只能在心里藏着罢了。

蓓基后来常常談起她当年在倫敦和豪貴周旋的情形。那时她的目的已經达到,滿心得意高兴,可惜到后来对于这玩意兒也觉得厭倦了。一起头的时候她成天不是忙着設計衣服首飾,添置新裝(像她这样收入微薄,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不知得花多少心血,費多少精力)——我剛才說到她不是忙着添置最漂亮的衣服首飾,就是坐着馬車到时髦的場合去赴宴会,受大人物的欢迎,还能不乐嗎?她从最上乘的小宴会換到最上乘的大集会,剛才在一起吃飯的人还是碰在一塊兒。第一天晚上遇見的是这批人,第二天白天遇見的又是这批人。年輕的打着漂亮的領巾,穿

着又亮又精致的鞋子，戴着白手套，修飾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年紀大的長得魁梧奇偉，衣服上整排的銅扣子，气宇又軒昂，礼貌又周到，只是說的話淡而無味。小姐里面黃頭髮白皮膚的居多，穿着淺紅的袍子，見了人非常靦腆怕羞。太太們沒一个不戴金剛鑽首飾，真是雍容華貴，儀態万方，又美麗，又端莊。這些人虽然是貴族，倒并不像那种小說里形容的，用不通的法文來交談，大家全說英文。他們議論別人住的房子，家里過活的情形，人品的好壞，也不過像張三議論李四似的。蓓基從前的熟人又妒忌她，又恨她。她自己呢，可憐虫，却對於這種生活膩味極了。她自己對自己說：“我真不想過這日子！如果我是個牧師的老婆，每星期天教教主日學校，還比現在強。或者嫁個軍曹，坐了貨車隨着部隊滿處跑，那也不錯。唉！我恨不得穿上長褲子，衣服上縫着水鑽片兒，在趕市的日子跳舞掙錢。”

斯丹恩勛爵笑道：“你一定跳得不錯。”蓓基對這位大人物毫無矯飾，常常把心里的煩悶說給他听，逗他笑一笑。

“羅登做馬戲團的領班一定合适——那种穿了大靴子和制服在場子里面打響鞭子的人——叫什么司礼官什么的？他長的高大魁偉，很像個大兵。”她默默的想着從前的事，說道：“小时候我父親帶我到白魯克村公共草地上的市集去看戲，回家以后我自己做了一副高蹺，就在父親圖畫間里跳舞，所有的學生都佩服我。”

斯丹恩勛爵道：“我很想看看。”

蓓基接下去說道：“我巴不得現在就跳。這樣一來准把白林該夫人和葛立澤兒·麥克貝斯夫人吓得目瞪口呆。噓，別說話！巴斯達^①要唱歌了。”這些豪門請客的時候，往往特約職業藝人去表演，蓓基故意当着大家和他們應酬。有時他們悄悄默默的

坐在犄角上，她特地跟上去，笑咪咪的和他們握手。她說的不錯，她自己也是个艺人。她并不隱瞞自己的出身，說的話很直率，也很虛心。旁觀的人有的瞧着她不順眼，有的覺得她可笑，有的反倒因此原諒她。一个說：“瞧那女人鈍皮老臉，居然裝出獨立特行的腔調來。像她这样，还是乖乖的坐着去，有人肯理她就算便宜她了。”一个說：“她为人老实，脾气也好。”一个說：“真是個詭計多端的狐狸精！”这几个人說的話，都有些道理。好在蓓基我行我素，什么都不在乎，把那些職業艺术家哄得心悅誠服，甘心白教她唱歌，或是在她宴会上表演，即使本來說喉痛，为了她，情願不裝病。

她有时候在克生街的小房子里請客，一下子来了几十輛馬車，点着明晃晃的大灯，把街上塞得水泄不通。隔壁一百号和一百另二号兩家的人恨透了——一百号給打雷似的敲門声音鬧得不能睡，一百另二号是妒忌的睡不着。車上的跟班全是大高个兒，她的小过道里坐不下，給打發到附近的酒店里去喝啤酒，該他們当差的时候自有傳話的小童兒來傳他們回去。几十个倫敦的豪华公子在小楼梯上推推挤挤，你踩我我踩你的，觉得到了这么个地方来真有意思。許多最受尊敬最有体面的貴妇人坐在那小客厅里听歌唱家表演。这些人在戏台上唱慣了，一开口就使足了勁，竟好像要把窗戶一口气吹下来。第二天，“晨报”上关于时髦集会的新聞里面写道：

“罗登·克劳萊上校夫妇昨天在梅飞厄公館里大宴貴宾，赴宴的有彼得窩拉亭大公和大公夫人，土耳其大使赫·依·巴布希·巴夏和他的翻譯員基卜勃·貝，斯丹恩侯爵，莎吳塞唐伯爵，

① 巴斯达(Giuditta Negri Pasta, 1796—1865),意大利歌舞家。

畢脫·克勞萊爵士和吉恩·克勞萊夫人，滑葛先生等等。飯後又有集会，到会的有思蒂爾頓老公爵夫人，特·拉·葛呂以哀公爵，却夏侯爵夫人，亞萊桑特羅·斯特拉希諾侯爵，特·勃里伯爵，夏泊組葛男爵，托斯蒂騎士，斯林斯登伯爵夫人，弗·麥卡登夫人，麥克貝斯少將，葛·麥克貝斯夫人，兩位麥克貝斯小姐，巴亭登子爵，賀拉絲·福葛爵士，撒茲·貝德溫先生，巴巴希·巴霍特”——其餘還有許多客人，隨讀者愛填什麼名字就填什麼名字，恐怕得添上十來行密密的小字才寫得完呢。

我們這親愛的朋友對待大人物和她對待地位低微的人一樣直爽。有一天，她在一家體面人家吃飯，和一個法國著名的男高音用法文談話，很有些故意賣弄的意思。葛立澤兒·麥克貝斯夫人回過頭來，直眉瞪睛的瞧了他們一眼。

葛立澤兒夫人道：“你的法文說的多好啊。”她自己說起法文來滿口愛丁堡的土音，聽上去老大刺耳。

蓓基垂下眼睛謙恭地答道：“我應該說得好。從前我在學校里教過法文，我媽媽是法國人。”

葛立澤兒夫人見她這樣謙虛，心裡很喜欢，從此不討厭她了。葛立澤兒夫人認為時下鬧階級平等的趨勢最要不得，如果各等各色的人都跑到上流社會里來，成什麼體統呢？可是連她也承認利蓓加懂規矩，沒把自己的地位忘掉。這位太太是個賢慧婦人，對窮人很慈悲。她生成個實心眼兒，雖然沒腦子，卻不做虧心事。她自以為比你跟我高出一等，可是這也不能怪她。她的祖宗全是太貴族，幾百年來一直有人跪在地上吻他們的袍子邊兒。據說一千年前鄧肯家里了不起的祖先在蘇格蘭登基的時候，他手下的王公大臣做衣服就用葛立澤兒夫人老祖宗家的格子布花樣。

斯丹恩夫人自从听利蓓加唱歌之后，对她服服贴贴，说不定还有些喜欢她。崗脫大厦里兩位年輕的太太也不得不对她讓步。她們曾經有一兩回指使別人去攻击她，沒有成功。厉害的斯登宁頓夫人曾經和她交过鋒，可是她也不是好惹的，一頓把敌人杀得一敗塗地。蓓基逢到敌手，偏会裝得天真爛漫，这时候一張嘴才厉害呢。她的表情是最誠懇最自然的，說的話可也是最刻毒的。她罵完了人，还故意裝出如夢初醒的样子道歉，好讓旁人知道她剛才說過什么話。

有名口角俏皮的滑葛先生是斯丹恩勛爵的食客和幫閑，崗脫大厦的兩位太太攬掇他向蓓基开火。一天晚上，这位先生对太太們挤眉弄眼的涎着臉兒笑，仿佛說：“瞧着吧，好戏上場啦。”接下来就去取笑蓓基。那时她正在吃飯，沒有想到有人算計她，还亏她随时都有准备，虽然出其不意的受到襲击，反手就能招架，立刻还敬了滑葛一句，剛剛揭穿他的心病，羞得他臉上热辣辣的發起燒来。蓓基說完了話，不动声色的喝湯，臉上淡淡的挂着一絲兒笑。滑葛有了斯丹恩勛爵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靠山，平时总有飯吃，不时还能借些錢，逢上选举給勛爵办办差，編写編写他的报纸，有杂事的时候插一手帮帮忙。那知道这一下得罪了勛爵，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慌得那倒楣鬼兒几乎哭起来，恨不能鑽到桌子底下去。他可憐巴巴的瞧着勛爵，可是勛爵一頓飯吃完沒有睬他；他望望太太們，太太們也不理他。后来还算蓓基發慈悲，对他說了几句話。此后一个半月里头，勛爵沒請他吃过飯。勛爵有个亲信叫非希的（滑葛当然一向竭力討他的好），奉命告訴他，如果他以后再敢挺撞克勞萊太太，說那些無聊的笑話諷刺她的話，侯爵立刻把他所有的借票都交到律师手里結果了他，決不通融。滑葛对非希痛哭流涕，称他好朋友，哀求他在侯

爵面前說几句好話。他編写的杂志叫“杂說集”的，在底下一期里面登載着他頌揚罗·克夫人的詩歌。每逢滑葛在宴会上碰見利蓓加，就向她求情。他在俱乐部里又对罗登献媚奉承。过了几时，居然又得到侯爵的恩典，准他回到崗脫大厦来。蓓基对他总是客客气气，臉上挂着笑，从来不开气。

勋爵的第一号亲信要人叫威納姆先生；在国会里有他一席，勋爵請客的时候也不漏掉他。这位先生就不同了，說話行事都比滑葛先生謹慎得多。侯爵的这位帮手是个十足道地貴族化的保守党（他父亲是北英国一个做煤生意的小商人），当然痛恨一切暴發戶。虽然如此，他可从来没有对于侯爵的新寵表示不滿。他暗底下帮她的忙，对她恭而敬之，虽然神情里帶那么一兩分狡猾，不知为什么，蓓基不怕別人彰明昭著和她挑衅，对于威納姆这番好意倒有三分怕。

克劳萊夫妇究竟哪里弄来这么些錢招待貴客呢？当时的人猜測紛紜，說不定使他們家的宴会显得有無穷的意味。有人說畢脫·克劳萊爵士按时貼家用給他弟弟，数目着实不小。如果这话可信，那么从男爵准給蓓基捏在手里憑她驅遣，而且他的性格一定也跟着年齡起了極大的变化。有人風言風語的說蓓基常常到丈夫的朋友那兒去借錢，不是哭哭啼啼的說房子要給沒收了，就是給人家跪着訴苦，求他代付某某賬單，說是不这样的话，她一家子不坐牢就得自杀。据說她靠着这些苦戏騙了莎吳塞唐勋爵好几百鎊的款子。另外一个叫飞尔頓姆的小伙子，是第一——联队的騎兵，父亲是專卖帽子和軍服的泰勒和飞尔頓姆合营公司的大股东。他能够踏进上流社会，全靠克劳萊夫妇的力量，听說在銀錢方面也常常受到蓓基的剝削。据說她还假說能够賄买机密差使，叫好些傻瓜白送錢給她。人家究竟造我們

这位清白無辜的好朋友什么謠言，誰也說不上來。总之這句話是不錯的，如果她真有了別人謠傳她出去討來、借來、偷來的錢，她一定坐擁厚資，下半輩子也不必干不老实的營生了，事實上——不過這些全是后話，留着慢慢再說。

事實是這樣的，只要持家精明，會打算盤，現錢用得儉省，差不多什麼賬都不付，就能用極小的進款撐極大的場面，至少在短時期內可以這樣支持過去。蓓基的宴會引起的飛短流長真不少；說穿了，她究竟並不常常請客；就是請客的日子，除了牆上的蠟燭之外也並不費什麼。靜流別墅和女王的克勞萊兩處地方可以供給她許多野味和水果。酒是斯丹恩勳爵的酒窖里拿來的。這位大老官待人真好，特地使喚他家有名的廚子到蓓基的小廚房里來當差，而且吩咐把自己廚房里的珍饈美味送過來敬客。老实人往往遭到唾罵，像蓓基就是一個，說來真是可氣。其實外面人說她的壞話，十句里信不得一句。如果欠了債還不起的人都得受到排斥，如果我們仔細檢查每個人的私生活，推測他有多少收入，因為他花錢不得當就不睬他，那麼，這名利場就成了闕無人煙的曠野，誰還能在這兒住下去呢？親愛的先生，照這樣下去，大家全成了冤家對頭，行為變得非常野蠻，成天拌嘴，吵架，躲着不見面。我們的房子漸漸淪為地洞，而且既然大家彼此不關心，也就不必講究外表，只穿破破爛爛的衣服。房租地稅從此收不着，宴會從此不舉行，做買賣的都得破產。所以說，倘若人人橫着荒謬的成見，凡是自己不喜歡的或是痛罵過的人都迴避不見的話，人生的樂趣還剩下什麼呢？好酒，好食，精致的蠟燭，胭脂，硬襖裙，金剛鑽首飾，假頭髮，古磁器，路易十四式的玩意兒，公園里的出租馬車，高視闊步的拉車駿馬，一概取消了。反過來說，彼此容忍寬恕，這日子才有意思。我們尽管痛罵某人混

賬，說他是惡棍流氓，應該絞刑處死，其實我們何嘗真的願意絞死他？見面的時候還拉手呢！如果他的廚子手段高明，我們就不跟他計較，到他家里吃飯去。我們這樣待他，希望他也這樣待我們。于是商業發達了，文明進化了，和平也有保障了。每星期有新的宴會，新衣服就賣得出，辣斐德地方隔年陳的葡萄酒有了銷路，老實的葡萄園主人也托賴着多賺幾文錢。

我所描寫的时代，剛剛是偉大的喬治當政，太太小姐們時行穿羊腿式的袖子，頭上插着簪子似的玳瑁大梳子，不像時下風行的裝束，簡簡單單的袖子，漂亮的束髮花圈。兩個时代的打扮雖然不同，看來上流社會里的風氣卻沒有多大的改變，作樂消遣的方式也大致相同。我們這些見不着大場面的人，只能在那些打扮得目迷五色的美人兒進宮覲見或是上跳舞會的時候在巡警背後偷偷的瞧一眼，總覺得她們像天仙一樣漂亮，不知怎么遂心如意，享的福氣都是常人得不到的。為着安慰這些不知足的人，我才寫了這部書敘述蓓基怎么打天下，怎么得意，后来又怎么失望。她像一切有本領的人一般，世路上的甜酸苦辣樣樣嘗過。

正當那時，演字謎戲的風氣從法國傳到英國，相當的流行。許多相貌好的太太小姐借此露露臉，幾個腦子好的太太小姐也借此賣弄聰明。蓓基呢，大約自以為又聰明又好看，一力攬掇斯丹恩勛爵在崗脫大廈請客，連帶着演几幕短戲。如今我把讀者也帶去參加這次燦爛輝煌的宴會。我歡迎讀者的時候，心情是很悲慘的，因為這恐怕是請你參加的最后一次大宴會了。

崗脫大廈富麗堂皇的畫廊給划出一半來做戲院。在喬治第三在位的日子，這房子里就演過戲。斯丹恩侯爵當年演愛迪生^①

① 愛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國散文家，“凱托”(Cato)是他唯一的悲劇，1713年上演。

“凱托”一劇的主角，頭髮里洒了粉，腦后系着粉紅的蝴蝶結——从前所謂羅馬式的蝴蝶結；至今还有这样一幅肖像留下来。这出悲剧是演給威尔斯亲王、奥斯那勃主教和威廉·亨利亲王看的，那时他們像演員一样，还是小孩子。用过的道具从那时起就給擦在閣楼上，現在又拿了一兩样出来，修一修，新一新，在做戏的时候好用。

撒茲·貝德溫那时还是个文雅的年輕公子，剛从东方回来，这一回演戏就由他主持。在从前，在东方游历过的也算个人物。爱冒險的貝德溫在沙漠里勾留了好几个月，住过篷帳，回家后出过游記，更比別人了不起。他的游記里还有他自己的几張像，穿着各种不同的东方衣服。他到处旅行，总有一个相貌丑惡的黑人伺候着，竟是白拉恩·特·波阿·吉尔勃^①第二。崗脫大厦的人認為貝德溫、他的黑奴和他的东方服飾非常有用，很欢迎他。

第一段戏就由他領導演出。幕一开，只見台上一个土耳其軍官，头上戴着大大的一綑兒羽毛。这幕戏的背景显然不是現在的土耳其，由服飾上看得出旧式禁衛軍还没有取消，回教徒也还没有时行戴那种沒有边的小帽子，仍旧裹着巍巍然的旧式头巾。那軍官躺在榻上假裝抽水烟。为着有太太小姐們在場，不能真的抽烟，只好焚一种香餅子。这土耳其大老爷打了个呵欠，做出种种困倦懶散的姿态。他把手一拍，那个努比亞黑人梅斯罗^②就出来了。他光着胳膊，戴着釧环，佩着長刀短劍和許多东方飾物，看上去又瘦又高又丑。他以手加額，对大老爷鞠了一个躬。

① 十九世紀英国小說家司各特历史小說“撒克遜劫后英雄略”(Ivanhoe)中的騎士，他的两个跟班都是黑人。

② “天方夜談”里有一个喜欢微服夜行的国王，他手下执刀劍的侍从叫梅斯罗。

滿堂的看客又害怕又興奮，女眷們交頭接耳的談論起來。這黑奴是貝德溫用三打櫻桃酒向一位埃及大官換來的。據說后宮的妃嬪犯了事就給他縫在麻袋里丟下尼羅河去，死在他手里的不知有多少。

貪戀酒色的土耳其人把手一揮，說道：“叫人牙子進來。”梅斯羅把販奴隸的牙子領到軍官面前，後面還跟着一個戴面紗的女奴。他把面紗拿掉，屋里的人立刻嘖嘖地贊嘆起來。扮演女奴的是溫克窩斯太太（她娘家姓亞伯索朗），眼睛頭髮美麗極了。她穿一件華麗的東方衣服，烏油油的頭髮編成辮子，滿頭珠翠，衣服上挂着一個個大金洋錢。可惡的回教徒表示為她傾倒。蘇拉嘉雙膝下跪，哀求他放她回到故鄉山里去，因為她的息加新愛人正在為她傷心。鐵石心腸的哈撒不但不理她，說起息加新的新郎，樂得直笑。蘇拉嘉淒楚動人的掩着臉倒在地上。在山窮水盡的當兒，基色拉大人走了進來。

他大人特地傳蘇丹的旨意。哈撒接過聖旨，頂在頭上，惶恐得顏色大變，傳旨的黑人却惡狠狠的滿面得意（他还是梅斯羅，不過換了一件衣服）。軍官叫道：“饒命！饒命！”基色拉大人掙笑着從口袋里掏出一根弓弦來。^①

他剛剛拿起這凶器預備下手，幕下來了。哈撒在里面大聲叫道：“前面二個音節有了！”羅登·克勞萊太太即刻也要上場，這時特地走出來恭維溫克窩斯太太，說她的衣服又美麗，又典雅。

接着，第二幕開始了。布景仍舊帶着東方色彩。哈撒換了一件衣服，擺足功架坐在蘇拉嘉身邊。在這一幕里蘇拉嘉和他

① 相傳古代土耳其人用弓弦當作處死犯人的刑具。

融洽得很，基色拉大人也变了个和順的奴隶。开幕时太陽在沙漠里升起来，所有的土耳其人匍匐在沙地上，向东頂礼膜拜。沒有駱駝可以上台，只好由乐队奏了一只滑稽的曲子，叫做“駱駝来了”。后面摆着一个碩大無朋的埃及人的腦袋^①。这腦袋还会唱歌，而且唱的是滑葛先生作詞的滑稽歌。这一下，連戏台上的旅客也吃了一惊。那些东方的旅客像“魔笛”^②中的摩尔王和派格奇諾，舞着跳着，下台去了。那腦袋大声嚷道：“最后的两个音节也有了。”

然后是最后的一幕。这一回，布景是希臘的篷帳。一个魁梧奇偉的男人睡在臥榻上。旁边的牆上挂着头盔和盾牌。这些武器如今不必要了。因为伊里安^③已經打下来，伊菲琪娜亞^④做了牺牲，卡桑特拉^⑤也給他擄来关在外厅。万人之上的君王^⑥（是克劳萊上校扮演的，虽然他对于伊里安陷落和卡桑特拉被俘的故事一点也不知道）——万人之上的君王正在亞各斯，幕开时他睡熟在一間屋子里。戏台上点着一盞灯，他那肥大的影子搖搖晃晃的照在牆上。灯光里，特洛亞的劍和盾牌閃閃爍爍的發亮。演員进来之前乐队奏着“唐璜”^⑦中惨厉的音乐。

① 在埃及底比斯(Thebes)附近有一个巨大的人像，傳說塑的是在希臘和特洛亞十年戰爭中显过身手的梅农。日出的时候，人像里会發出音乐来。

② “魔笛”(The Magic Flute)是莫扎特的歌剧，派格奇諾是歌剧里專能利用魔鈴捉鳥的人。

③ 伊里安就是特洛亞。这里述說的是希臘和特洛亞十年苦战的故事，所說的君主就是希臘軍一方面的首領亞加梅农。

④ 亞加梅农的女兒，見第148頁注①。

⑤ 特洛亞王廢拉哀姆的女兒。

⑥ 荷馬在他的史詩里称亞加梅农为万人之上的君王。

⑦ 莫扎特的歌剧。

伊杰斯德思^①臉色蒼白，蹣起脚尖偷偷的走进来。幔子后面露出一張怪可怕的臉，惡狠狠的往外瞧。他举起匕首准备下手，睡熟的人在床上翻了个身，敞开又寬又大的胸口，仿佛准备讓他行刺。他瞧瞧床上那尊貴的首領，实在下不了毒手。克里蒂姆耐絲德拉光着雪白的膀子，棕黃的头髮从兩肩披下来。像幽灵一样又輕又快的溜到屋里。她臉色慘白，眼睛里帶着点兒微笑，那險惡的表情看得大家哆嗦起来。

全堂一陣騷动，一个看客說道：“老天哪，这是罗登·克劳萊太太。”

她輕蔑的从伊杰斯德思手里夺下匕首，走到臥榻旁边。在灯光里，只見高高举起的匕首在她头頂上發光，然后——然后呼的一声，所有的灯都灭了，全場一片漆黑。

場子里又暗，剛才演的戏又怕人，弄得大家心惊肉跳。利蓓加演得太好、太逼真、太可怕了，看客一时連話都說不出来。然后全場的灯一起大放光明，看客們轟然喝采。斯丹恩老头兒的声音大得扎耳朵，比誰都嚷得高兴，連声叫道：“好啊！好啊！”他咬着牙說：“天啊，她真做得出来。”所有的看客齐声欢呼着請演員出台，只听得一片声的：“請后台經理！請克里蒂姆耐絲德拉！”亞加梅农王不願意穿着羅馬式的紧身衣服出来，只肯和伊杰斯德思等几个演員躲在后面。貝德温先生拉着苏拉嘉和克里蒂姆耐絲德拉走到台前謝幕。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一定要和迷人的克里蒂姆耐絲德拉見見面。“赫赫！一刀把他刺个透明窟窿。再嫁別的人，是嗎？”这就是亲王大人的恰到好处批評。

① 亞各斯王亞加梅农出战时將国家和妻子克里蒂姆耐絲德拉托給伊杰斯德思，伊杰斯德思自己做了克里蒂姆耐絲德拉的情人，兩人同謀杀死亞加梅农。

斯丹恩侯爵說：“羅登·克勞萊太太扮演那角色真有勾魂攝魄的力量。”蓓基活潑潑的、嬌俏的笑了一聲，屈着膝行了個最嫵媚的禮。

听差托進一盤盤精巧的冷食。演戲的進去準備底下一幕戲。

第二個謎底有三個音節，演的是啞劇，劇情如下：

第一個音節。下級騎士羅登·克勞萊上校戴着一頂軟邊帽子，拄着拐棍兒，穿了大衣，手里提了一盞馬房里借來的燈，高聲叫喊着在戲台上走過去，仿佛是報時辰的更夫。底下一個窗戶前面有兩個兜銷貨物的行商坐着玩牌，看樣子玩的是叶子戲。兩個人一面玩一面盡打呵欠。然後旅館里替人刷皮鞋的來了。葛·林烏德把這角色扮演得維妙維肖，給兩個客人脫了鞋。一會兒，打掃房間的女傭人（莎吳塞唐勛爵）拿了兩支蠟燭，一個暖壺，走到樓上，給客人暖了床鋪。兩個行商調戲她，她舉起暖壺把他們趕開，然後自己也出去了。旅客們戴好睡帽，拉下窗簾。擦鞋的走到樓下房間里关了百葉窗。外面人還听得見他在里头关门加門上鏈子的聲音。戲台上所有的燈都灭了。乐队奏着“睡吧，我的愛”。幕后一個聲音說：“第一個音節有了。”

第二個音節。台上的燈光忽然亮起來。奏的曲子是“巴黎的約翰”^①里面的一支老調“啊，我愛旅行”。布景沒有換。在一樓和二樓之間挂了一塊牌子，畫的是斯丹恩家里的紋章。全屋子里鈴聲鐘聲響成一片。在樓下的一間屋子里，一個人拿着一張長長的單子給另外一個人看；那人看了伸出拳頭，賭神罰咒的威吓他，罵他混賬。還有一個人在門口叫道：“當槽的，把我的小馬車趕過來。”他摸摸女傭人（莎吳塞唐勛爵）的下巴，那侍女做

① 由十五世紀的法國諷刺小說“巴黎的約翰”（Jean de Paris）改編的歌劇。

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就像嘉莉泊索丢不下那出众的俄底修斯^①。擦鞋的(葛·林烏德先生)拿着一木匣子的銀杯子走过，口里叫着“留心盆兒罐兒呵！”演来又自然又幽默，博得滿堂彩声，还有人丢了一束花給他。忽然听得馬鞭子拍拍的响，旅館主人、侍女、茶房，一股腦兒冲到門口。貴客剛要上台，幕下来了。后台經理在后面叫道：“第二个音节有了。”

禁衛軍中的葛立格上尉說道：“我看謎底是‘旅館’吧？”大家听得他說出这么聰明的話，都笑起来，他猜得的确离答案不远。

里面准备第三幕的时候，乐队奏的是許多水手歌曲綜合成的杂拌兒，包括“英倫海峡中的航路”、“刺人的北風，歇歇吧”、“不列顛，統治吧”、“啊，在貝斯开灣”等等。由此知道戏里准有关于航海的情节。开幕的时候听得里面打鈴。一个声音叫着：“先生們，靠岸啦！”旅客們互相告別。他們似乎很焦急，对着天边的云(实在是一塊深顏色的布幔)指指点点，一面提心吊胆的点着头。斯基姆士夫人(莎吳塞唐勛爵)帶着她的小狗和丈夫一起坐下来，旁边攔着她的手提包和一个个口袋。她伸出手来紧紧拉着身旁的繩索。这显然是一只船。

船長(克劳萊上校)戴着三角帽子，拿着望远鏡走出台来。他一手按着帽子，对着天边了望。他的衣服飄飄蕩蕩，仿佛那时正在刮風。他松了手去用望远鏡，帽子登时給風吹掉，台下的看客大声叫好。風越来越大。音乐也越奏越响，像風的呼嘯。水手們走过戏台的时候东倒西歪，似乎船身动荡得非常厉害。船上的总管(葛·林烏德先生)趑趄着脚，捧了六七个盆兒走出来。

① 俄底修斯是荷馬史詩“奧德賽”的主角，特洛亞戰爭中的英雄。他半生浪游在外，有許多奇險的經歷，在特洛亞戰爭結束后的歸途中曾漂到海上女神嘉利泊索的島上，羈留了七年。

他很快的攔了一个在斯基姆士勋爵身旁。斯基姆士夫人把小狗捏了一把，捏得它呜呜的哀叫。她用手帕掩着脸，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大概到船舱里去了。这时音乐急促强劲到极点，真像在刮大风下大雨。第三个音节也算有了。

当时法国有一只芭蕾舞名叫夜莺，蒙戴需^①和诺勃莱在剧中演出的时候非常出风头。滑葛先生善于写诗，就着剧中悦耳动听的曲调配上自己的诗歌，把它改成一出歌剧，搬上了英国的舞台。戏里的角色全穿上法国古装。莎吴塞唐勋爵这一回演一个老婆子，拄着一根弯弯的拐棍，扮得维妙维肖，在台上一瘸一点的走。

台后有人在颤声唱歌。台上一所用硬纸板做成的小屋子，上面搭着花棚，长满了玫瑰花，装饰得非常美丽，歌声就从屋后发出来。老太婆叫道：“斐洛梅儿，斐洛梅儿！”斐洛梅儿应声而出。

下面又喝采，原来出台的是罗登·克劳莱太太。她头髮里洒了粉，脸上贴着美人斑，这样令人销魂的侯爵夫人真是天下少有。

她笑吟吟的哼着歌儿，一面跳跳蹦蹦，活是戏台上传统的小姑娘。她行了个礼。妈妈说：“孩子，你干吗老是又唱又笑的？”她一面走，一面唱——

月台上的玫瑰

月台上的玫瑰一清早香气芬芳，
她一冬想念春天，把叶子掉光，

^① 蒙戴需(Pauline Montessu, 1805—77), 法国跳舞家。

你問我為何她如今又紅又香，
無非是太陽出了，鳥兒在歌唱。

請听树林里婉轉歌唱的夜鶯，
到冷風吹落樹葉，他也噤了聲，
媽媽，你知道他如今為何高興？
無非是太陽出了，樹葉顏色新。

盛開的玫瑰把臉兒染得紅噴噴，
鳥兒開了口，大家各盡本分，
我心中陽光普照，我鼓舞歡欣，
因此我歌唱，我臉上起了紅暈。

那個做媽媽的看上去是個和氣不過的人，她留着兩大把連鬚子，帽子遮不了，從帽邊下露出來。她的女兒每唱完一段，她就去摩弄她，把那天真爛漫的小姑娘摟在懷里，引得台底下表同情的觀眾大聲哄笑起來。結尾的時候樂隊奏着一支交響樂，仿佛成千累萬的鳥兒一起在唱，全場一致歡呼“再來一個！”大家尽情的鼓掌叫好，花球像雨點一般落到当晚的夜鶯身上。喝采喝得最响的是斯丹恩勋爵。蓓基，那夜鶯，接住他抛过来的花朵兒，緊緊摟在胸口，那樣子活像是個小丑。斯丹恩侯爵高興得如醉如狂，他的客人也一样兴奋。第一出戏里顛倒眾生的黑眼睛美女到哪里去了？蓓基的模樣遠不如她，可是光芒万丈，把她壓倒。所有的人齊聲夸贊蓓基，把她跟斯蒂芬士^①、加拉陶里^②、龍

① 斯蒂芬士(Catherine Stephens, 1792—1884)，英國的歌唱家，又是名演員。

② 加拉陶里(Caradori-Allan, 1800—65)，意大利女歌唱家。

齐·特·貝尼^①相比，說是如果她上台演戏的話，准会把所有的女戏子比下去。看来这话很有些道理。她已經登峰造極，暴風雨一样的掌声和采声压不下她顫抖嘹亮的歌声。她的声音洋溢着喜气，越唱越高——正像她的地位一样越升越高。戏做完之后，接下去便是跳舞会。蓓基是当夜最出風头的人，大家都圍着邀她跳舞。前面說起的那位皇室貴胄賭咒說她的一切全是尽善尽美，再三找她說話。蓓基臉上这样光彩，眼見金錢、名誉、地位指日可以到手，心里說不尽的得意。斯丹恩勋爵对她十分傾倒，到东到西跟着她，除了她以外差不多不和別的人說話，而且滿口恭維，当众向她献殷勤。她穿着侯爵夫人的戏裝，和特·拉·夏伯蒂哀公爵的参贊特·脫呂菲尼先生跳了一只宮廷舞。公爵对于从前宮廷里的傳統非常熟悉，極口称贊克劳萊太太配得上做維絲德丽^②的学生，甚至于有資格在凡尔賽宮里出入。他大人那时正在害痛風，一方面顧全自己的尊严，一方面切記着自己的責任，忍住了沒有和她一起跳舞，心里可覺得这是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他当着众人說，有了罗登·克劳萊太太那样的談吐和舞艺，無論在欧洲哪一个宮廷里面都够得上大使夫人的格。他听說克劳萊太太有一半法国血統，才覺得心平气和，說道：“这种庄严的跳舞，只有我們法国人跳起来才有这么优美的姿态。”

然后蓓基又和彼得窩拉亭大公的表弟，又是他的参贊克林根斯博先生跳华尔兹舞。大公本人也是兴高采烈，他究竟比不上和他同行的那位法国外交家，沒有多大涵养功夫，再三要和那可愛的太太跳一場，拉着她在舞池里的溜溜的打轉，把自己靴子

① 貝尼(Ronzi de Begnis, 1793—1849), 意大利女歌唱家。

② 維絲德丽 (Lucia Elizabeth Vestris, 1797—1856), 当时最有名的女低音。

流苏上和制服上飾着的金剛鑽洒了一地，直跳得上气不接下气才罢。巴布希·巴夏本来也想和她一同跳舞，可惜这玩意儿在他們本国是沒有的。所有的人站成一圈，把她圍在中間，發狂似的拍手叫好，竟好像她就是諾白萊或是泰格里昂尼^①。人人都高兴得出神忘形，蓓基本人不消說更是欣欣得意。她走过斯登宁頓夫人身旁，滿臉不屑的瞟了一眼。她对着崗脫夫人和她的小嬖子态度非常傲慢，乔治·崗脫的太太沒想到她有这一手，气得了不得。所有年輕貌美的太太小姐竟沒有一个比得上她。温克窩斯太太在剛开始演戏的时候倒有人捧場，因为大家贊賞她的長頭髮和大眼睛，可憐她哪里賽得过蓓基，簡直沒有風头可出。就是她气得把長頭髮扯下来也沒人理，把大眼睛哭瞎了也沒人疼。

蓓基最得意的还是吃晚飯的时候。她給派在貴客一席，和前面說过的亲王大人同坐，其余同桌的也是大名鼎鼎的权貴。她使的是金杯金盞。如果她要把珍珠化在香檳酒里也办得到，簡直和克里奧佩特拉女王^②不相上下。彼得窩拉亭的大公只要能够得到美人青睞，情願把縫在衣服上的金剛鑽送一半給她。夏伯蒂哀写給政府的信中也提到她。其余別桌的太太們只能用銀碗銀盞，眼看着斯丹恩勋爵不时向她献殷勤，都賭咒罰誓說他給蓓基迷昏了头，行出事来不成体統，对于有地位的夫人們是个極大的侮辱。如果尖酸的口角可以杀人，斯登宁頓夫人准会當場叫蓓基送命。

① 泰格里昂尼(Maria Sophia Taglioni, 1804—84)，意大利巴蕾舞家。

② 克里奧佩特拉(Cleopatra)，公元前一世紀埃及托洛密王朝的女王，羅馬帝國后三头執政官馬克·安东尼和她相好的时候，她曾經把珍珠耳环溶在酒里，干杯替他上寿。

罗登·克劳莱看着妻子风头这样健，心里惶恐，觉得她和自己越离越远。他一想到老婆本领高强，比自己不知厉害多少，心里有一种类似痛苦的感觉。

蓓基回家的时候，一大群年轻小伙子簇拥着她一直送到马车里。府里的规矩，凡是有客回家，外面的听差就大声传马车，门外接应送客的人也跟着吆喝。这些人站在岗脱大厦的大门外面，每逢有客出来，就凑上去道喜，希望勋爵们在这次大宴会上快乐。

听差们吆喝了一阵，罗登·克劳莱太太的马车轟隆隆的走进灯火通明的院子，一直来到门口有遮盖的跑道上。罗登扶着太太进了马车，眼看马车先走，因为威纳姆早已约好和他步行回家。他们两个一面走，威纳姆一面递给他一支雪茄烟。

外面有的是举火送客的佣人，罗登和威纳姆就在他们灯上点了雪茄，一起步行回家。这时有两个人从人丛里走出来跟在他們后面。大概在岗脱广场走了百来步光景，两人中的一个走上前来碰碰罗登的肩膀，说：“对不起，上校，有话跟您说。”这时另外一人呼哨了一声，岗脱大厦附近停着的街车之中就来了一辆，那助手赶快跑到克劳莱上校面前站好。

勇敢的军官立刻知道自己落在地保手里。他托的往后一退，刚好撞上了在先碰他的那个人。

后面的一个说：“我们一起有三个人，要跑也跑不了的。”

上校似乎认识说话的人，说道：“莫斯，是你吗？我一共该人家多少？”

莫斯先生是密特尔撒克斯郡州官的助手，一向在强色瑞街可息多巷内办公，他轻轻答道：“小意思，就是那登先生的一百六十镑六先令八便士。”

可憐的羅登說：“威納姆，看老天面上，借我一百鎊吧。我自己家里有七十鎊。”

可憐的威納姆說：“我所有的財產加起來不滿十鎊。再見吧。”

羅登垂頭喪氣的答道：“再見。”威納姆自管自回家。羅登·克勞萊的車子經過法学院大門的時候，他剛把雪茄抽完。

第五十二章

體貼入微的斯丹恩勳爵

只要斯丹恩侯爵有意幫忙，他做事可真徹底。而且他眼光很清楚，行好事並不是不分好歹一視同仁；他對於克勞萊一家百般照顧的情形就是證明。勳爵主張好好的栽培小羅登，勸他的父母送他進公立學校。他說孩子長到這麼大，應該上學校，一則能夠培養競爭心，二則可以打下拉丁文的底子，三則有體育活動，四則有機會交朋友，對孩子的益處可大了。他的父親回說他沒有錢，上不起好的公立學校。他的母親認為布立葛絲是個頭等的女教師，在英文、初級拉丁文和一切普通學科上把小羅登教導得很有成績（這話倒是真的），不必再進學校。可是斯丹恩侯爵慷慨大量，再三要送他上學，他的父母也沒的說了。勳爵是一所有名學校的校董；這所學校歷史悠久，名叫白袍僧學院。在從前，息斯德新派的修院就在這兒，旁邊便是斯密士廣場，當比武場用的。信奉異端邪說的人若是固執不化，就給帶到此地活活燒死，因為這兒空地大，行刑時可以方便些。保衛正教的亨利第

八^①沒收了修院的財產，凡是不肯听他命令立刻改奉新教的神父有的上絞台，有的受酷刑。后来一个有錢的大商人把那房屋和附帶在旁的空地买下来，連上別的有錢人捐的地皮和現錢，建立了一所專为老人和兒童治病的慈善医院。这历史悠久而且几乎是修院性質的慈善机关慢慢的發展成一所走讀学校，至今保留着中世紀的服飾和制度。所有息斯德新派的修士都祈禱上蒼，保佑这学校永远兴盛。

校董里面好几个是国内最有势力的貴族、主教和大官僚。学生吃得好，住得好，教育得好，將來在大学有丰足的津貼，大学毕业之后在教会里又有好差使，因此許多小不点兒的小爷已經定下終身职业，准备为教会服务。想在这兒讀書的人着实不少，竞争得相当剧烈。这学校本来是为清寒子弟設立的；無論教会內外的人，凡是貧寒有为的，有資格送孩子入学。可是許多有体面的校董行好事的范围很广，而且沒有一定的标准，由着自己的性兒把各等各样的孩子介紹进来。不花錢而能受到教育，將來还稳稳的有职业有收入，实在是个巧宗兒，連好些最有錢的人也不小看这种机会。不但大人物的亲戚，連大人物本人，也願意叫家里的孩子来沾这个便宜。学生里面有大主教們的亲戚本家，有他們手下牧师的兒子，也有达官貴人的亲信佣人的孩子。进了这所学校，無論什么阶级，什么行档上的人都接触得到。

罗登·克劳萊看的書只限于“賽馬日程”，关于学問文章，他只記得小时在伊頓学校挨打和这东西有密切的关系。話是这么說，他和所有的英国紳士一样識大体，真心誠意的尊敬古典文学。他想到兒子能够成为有学問的人，前途有了保障，或許一輩

① 英国从亨利第八时脱离羅馬教廷，改奉新教。

子不用再操心，不消說十分高兴。兒子是他最大的安慰，他們爷兒倆感情融洽，不管在什麼小事情上都談得投机。這些事他從來不和老婆說，因為蓓基一向不管兒子的事。羅登望子成人的心切，雖然舍不得，却馬上答應送他上學，為了他，就是放棄自己最大的慰借和樂趣也是願意的。以前他不知道自己疼兒子疼到什麼程度，現在送他出門，才辨出滋味來。他走了以後，羅登悶悶不樂，然而心裡的煩惱又不願意對人說。小羅登不比父親，他到了一个新的環境，還有年齡相仿的同伴，倒很快樂。上校對老婆表示他舍不得兒子，心裡難受，結結巴巴的話也說不完全，蓓基看他這麼多情，有一兩回忍不住笑起來。這可憐的家伙好像失去了最大的快樂，最親近的朋友，時常對着梳洗間里的空床（小羅登的臥床）無精打采的發楞。每天早上他想念孩子，心裡悶得慌，有時候打算一個人上公園散步，可是怎麼也打不起精神來。小羅登離了家，他才知道自己一向失親少友。凡是喜歡小羅登的人，他全願意親近，常常在他好心的嫂子家裡一連坐幾個鐘頭，叨叨的夸贊兒子心地忠厚，相貌出眾，還有其他各色各樣的好處。

前面已經說過，小羅登的大娘和堂妹妹很喜歡他。小姑娘因為他要走了，傷心得眼淚鼻涕的痛哭。大羅登感激她們娘兒倆的好心，知道她們對自己表同情，放心大胆的傾吐他對於兒子的一片痴心，讓他心裡最真摯最敦厚的感情流露出來。因為這樣，吉恩夫人不但願意幫他的忙，而且真心看得起他。他這些衷腸話兒，對老婆是說不出的。妯娌兩個盡量避免見面。蓓基刻毒的嘲笑吉恩又多情，又溫柔。吉恩是個良善老實的好人，對於蓓基這種沒有心肝的行為看不順眼。

因為孩子的關係，羅登夫婦之間的隔閡一天比一天深。這

事实罗登不但不肯对自己承認，而且并不知道。蓓基反正不放在心上，說句实話，罗登也罢，別的人也罢，在她都不是少不了的。在她看来，罗登不过是跑腿的佣人，不值錢的奴才。不管他怎么心事重重，搭丧着臉兒，她根本不注意，最多不过冷冷的譏刺他几句。她忙着为自己筹划，一心只想寻欢作乐，搶地盤，一步步向高枝兒上爬。她應該在上流社会里占一个重要的位子，这是錯不了的。

老实的布立葛絲給孩子收拾了一只小箱子帶到学校里去。女佣人莫萊送他出門，在过道里忍不住哭起来。莫萊是个好心腸，虽然工錢已經好多时候沒有到手，她对主人家还是忠心耿耿。蓓基不讓丈夫把家里的馬車送孩子上学。她說她的馬是不能到市中心去的，誰听見過这么荒謬的事！孩子上学只消雇一輛街車就行了。小罗登动身的时候，她沒去吻他，罗登也不来和她拥抱，只吻了布立葛絲一下子（平常他很怕羞，难得跟她这么亲热）。他安慰布立葛絲，叫她不必發愁，他每星期六回家，照常能够見面的。爷兒兩個坐着街車向市中心走，蓓基自管自坐上家里的馬車上公园兜風。爷兒兩個踏进校門的当兒，她正忙着和二十来个花花公子在曲池旁边說笑。罗登送孩子进了学堂，自己回身出来。可憐这久經風霜的家伙凄凄惶惶，一心願恋兒子，大概自从他懂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么純潔的感情。

他悶悶不乐的走到家里，和布立葛絲兩人一起吃了飯。他想到布立葛絲很疼小罗登，凡事照顧得周到，心里非常感激，所以对她特別客气。他又想起自己借了布立葛絲的錢，并且幫着騙她，一时良心發現，老大不过意。他們兩人談了半天，說來說去，全是关于小罗登的事。蓓基回家換了衣服，又出去吃飯了。下午，他心上还是不痛快，又到吉恩夫人家里去喝茶，告訴她小罗

登上学的經過；形容他怎么勇气百倍的离开家里；告訴她学校的制服是長袍子和灯籠褲。他从前部队里的同事賈克·勃拉克鮑尔的兒子也在那里，答应照顧小罗登。

不到一个星期，小罗登已經成了勃拉克鮑尔的小打杂，替他擦皮鞋，烤面包。勃拉克鮑尔教給他拉丁文法里面的奥妙，而且揍了他三四回，不过揍得不算重。罗登的臉相老实，看上去脾气也好，因此到处有人緣。他虽然挨打，看来并不太厉害，对他倒是有益处的。至于給人擦皮鞋，烤面包，打杂，那更不算什么，大家早已公認这是英国公子哥兒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写書的不管底下一代的事，罗登少爷的学校生活，我不多說了，要不然这本书永远写不完。不久之后，上校去探望兒子，看見他身体很好，也很快乐，穿着黑袍子和灯籠褲对着人笑。

他的父亲很聪明，送給他的头領勃拉克鮑尔一个金镑，这位少爷收了这份礼，从此对于他的打杂另眼相看。孩子的保护人是权势赫赫的斯丹恩勋爵，他的伯父是国會議員，父亲是个上校，又有下級騎士的封号，“晨报”上描写最了不起的大宴会，也常常提到他的名字；由此种种，学校当局大概很看重他。他的另用錢很多，可以大手大脚的請朋友們吃楊梅餅。到星期六，他往往得到准許回家探望爸爸。做爸爸的到这一天就像过节似的，非得庆祝一番才罢。他有空的时候亲自帶孩子上戏院看戏，要不然就叫听差帶着他去。到星期日，孩子跟着布立葛絲、吉恩夫人和堂弟堂妹一起上教堂。他講到学校里的情形，怎么打架，怎么給人当差，罗登听了贊嘆个不完。不久，小罗登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同学里面誰最有势力，他都知道得很清楚——跟兒子一样清楚。他又把兒子的心腹朋友請到家里来，看完戏以后給他們吃糕点、蛤蜊和麦酒，把两个孩子吃得害病。小罗登拿出拉丁文法書

給他看，告訴他教到什麼地方，他假裝內行，鄭重其事的說：“孩子，你得用功啊。古典文學對你益處可大了。”

蓓基一天比一天瞧不起丈夫。她說：“你愛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愛上哪兒吃飯就上哪兒吃飯。到亞斯脫萊馬戲場里去喝姜汁啤酒吃木屑也行^①，跟着吉恩夫人去唱聖詩也行，就是要我管孩子不能夠。我還得為你操心打算呢，你呀，根本就沒有本事自己打天下。如果沒有我，你哪兒有今天的日子，今天的地位？你細想去吧！”說真的，蓓基到得去的宴會，可憐的羅登慢慢的沒有份了。竟有不少人家單請太太不請先生。蓓基一開口就是某某勛爵某某大人，那口氣竟好像她生來就是貴族。宮里有了喪事，她沒有一回不穿孝。

對於克勞萊一家子又可愛又可憐的窮人，斯丹恩勛爵像父親一樣的照顧。他安頓了小羅登之後，又想把布立葛絲打發出去，以便節省家里的開支。蓓基那麼能干，還怕不會管家嗎？前面已經說過，這位慈悲的大人物曾經幫過蓓基好些錢，讓她和布立葛絲清賬，不知為什麼布立葛絲至今沒有走。看來克勞萊太太把這筆款子用到別的地方去了，她那慷慨的恩人借錢給她就是叫她还債，這番意思她竟沒有理會，想起來真氣人。話雖這樣說，斯丹恩勛爵是講究禮貌的，並沒有對蓓基提起他心里的疑團。一則恐怕為了銀錢小事爭論起來，惹得她心里不痛快，二則也許她別有苦衷，不得不把勛爵借給她的一大筆錢挪用一下。他決心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於是使出委婉的手段細心做了一番少不了的探訪工作。

第一步，他立刻找了一個機會去盤問布立葛絲小姐。這件

① 馬戲場的地下通常鋪木屑，以免表演的人摔交受傷。馬在場子奔跑的時候木屑飛揚，看客免不了呼吸到不干淨的空氣。

事并不难，因为布立葛絲只要人家稍微助助她的兴，馬上滔滔不絕把一肚子的話和盤托出。有一天，罗登的老婆出門去了（勋爵的亲信非希先生只要到馬車行里去一問便知道，因为克劳萊家里的馬和馬車是由車行代管的，或者應該說車行里有几匹馬和一輛車子是專为他家白效劳的）——罗登的老婆出門以后，勋爵假裝偶然到克生街来玩兒，問布立葛絲要一杯咖啡喝，順便告訴她說孩子在校里成績很好。这样，不到五分鐘的功夫，他就發現罗登太太只送給布立葛絲一件黑綢衫子，已經叫她感激涕零。

他听了这些天真的話，心里暗笑。原来亲爱的蓓基曾經細細的講給他听布立葛絲拿到了錢（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鎊），心里怎么高兴，后来怎么投資，她自己把这了不起的一大笔款子交給布立葛絲的时候又怎么心疼。亲爱的蓓基当时心里准在想：“誰知道，也許他还会再給我一点兒呢。”勋爵大概覺得自己已經够慷慨了，並沒有接口說再送錢給这个詭計多端的蓓基。

他心里覺得好奇，接下去就去探問布立葛絲小姐的景况。她很直爽的把自己的处境講給勋爵听：克劳萊小姐怎么傳給她一笔遺產，她自己的亲戚怎么花她的錢，克劳萊上校怎么把余下的錢給她存出去收高利錢，另外有靠得住的抵押品，罗登夫妻俩又怎么为她在畢脫爵士跟前說好話，只等畢脫爵士有了空，就会把剩下的款子用最有利的方式給她安排妥当。勋爵問她克劳萊上校究竟替她存出去多少錢，布立葛絲立刻把实在的数目告訴他，一共是六百鎊帶些另头。

多嘴的布立葛絲把話說完之后，立刻覺得懊悔，再三恳求勋爵別在克劳萊先生面前提起这件事。“上校对我真好，可是沒准他会生我的气，如果他把錢又还給我，叫我上哪兒去得这么高的利息呢？”勋爵笑着答应决不搬嘴。他和布立葛絲分手的时候，

笑得更高興。

他想道：“這小鬼真有神通。裝腔的本事又大，在經濟上又會周轉。那天她甜嘴蜜舌的差點兒又哄我拿出錢來。我這一輩子見過的女人不能算少，竟沒有一個趕得上她；跟她一比，誰都成了奶娃娃。只怪我自己容易上當，像傻瓜一樣給她牽着鼻子走，真是老糊塗。她那一套撒謊的本領比誰都厲害。”勛爵賞識蓓基本領高強，對她更加佩服。會弄錢不希奇，可是除掉自己需要的一份之外又多到手一倍，臨了欠的債仍舊一文不付，這手段真正高明。勛爵想道：“還有克勞萊，別看着他那樣，他可並不傻。他那方面的工作也安排得够巧妙的。這件事無疑是他指使的，錢也是他花的。可是從他的外貌舉止上看，誰也想不到他在里面插過手。”我們知道，在這一點上勛爵猜得不對。他心上橫着這成見，對於克勞萊上校的態度比以前更加倨傲，連面子也不大顧。克勞萊太太的靠山一點沒有想到她自己在藏私房；原因是這樣的，他活了大半輩子，見的世事很多，因此看破了人情，又因為他和許多做丈夫的打過交道，錯把克勞萊上校也看作他們一流人物。這位勛爵一生不知收買過多少人，難怪他自以為有眼光，估准了上校的身價。

第二回他和蓓基兩個見面的時候，馬上就盤問她這一點。他脾氣很好，開口只恭維她辦事能干，除了該還的債不算，另外得了一筆收入。蓓基小小的吃了一驚。我們這親愛的朋友除非萬不得已，從來不扯謊，不過在事勢緊逼的時候，她也會滔滔不絕的編一篇話。一眨眼的功夫，她又想出一篇巧妙、合理、詳盡的故事說給她靠山聽。她承認從前說的全是謊話——混賬的謊話。可是誰逼她扯謊呢？“唉，勛爵”，她說，“你哪里知道我暗地里受多少的苦啊！在你面前，我又活潑又高興，沒人保護我的時候，

我受的罪你再也想不到。我丈夫威胁我，虐待我，逼着我向你騙錢使。他知道你会問我要錢干什么，逼我对你扯謊。錢是他拿去的。他告訴我說布立葛絲的錢已經还清了，我不願意对他起疑，根本不敢对他起疑。他是穷途末路，只好干这些不老实的勾当，只求你寬免他，也求你原諒我这不得出头的苦命人兒。”她一面說，一面哭。真正受了欺压的賢慧女人也不能有她当时那样悲切动人的風神体态。

他們兩人在克勞萊家的自备馬車里繞着亲王公园兜風，談了半天。他們究竟談些什么呢，这里不必細說，总而言之，蓓基回到家里，笑吟吟的赶上来摟着布立葛絲，說她有好消息报告。她說斯丹恩勋爵那份兒慷慨大量真是少有的，他老是想法子帮忙別人，从来不肯錯過机会。如今小罗登进了学校，她自己也不需要亲爱的布立葛絲做伴兒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布立葛絲，心里說不出的难受，無奈她收入有限，必須在各方面紧縮开支。她的寬宏大量的恩人給布立葛絲找了一个好差使，比耽在她这样貧寒的家里做女伴强得多，因为这样，她心里也寬慰了一些。原来崗脫萊大厦的管家娘子畢尔金登太太現在上了年紀，身体衰弱，又害痛風，实在沒有精力看管这么一个大公館，要想找个接手的人。这是个了不起的好缺。侯爵家里的人难得上崗脫萊大厦，兩年也不过去一回。主人不在的时候，管家娘子住着富丽堂皇的大房子独当一面，一餐吃四个菜，区里的牧师和有体面的人物都来拜訪她，地位和崗脫萊真正的主妇不相上下。畢尔金登太太以前兩任管家娘子全嫁了崗脫萊的牧师——畢尔金登太太不能嫁牧师，因为現任的牧师就是她的外甥。这件事眼前还没有定規，布立葛絲不妨先去拜訪畢尔金登太太一次，看看願意不願意接她的手。

布立葛絲乐得出神忘形，那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她提出来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讓小罗登到那边去看她。蓓基一口答应——什么都答应。丈夫回家的时候，她跑上去迎接他，把好消息报告給他听。罗登听了很高兴——高兴得要命。他花了可憐的布立葛絲一笔錢，心里老是不安，現在才算一塊石头落了地。不管怎么样，她总算有个着落，可是再一想呢，又有些不放心的，总觉得这件事不妥当。他告訴莎吳塞唐子爵斯丹恩勛爵怎么提携他們的話，那位爷瞅了他一下，眼色老大蹊蹺，叫他捉摸不着。

他把斯丹恩勛爵第二回帮忙的事講給吉恩夫人听。她听了神情慌張，有些变顏变色。畢脫爵士也是这样。他們兩人都說：“她太聰明，呃——也太活潑，單身一个人出去赴宴会是不妥当的，总得要个人陪着。罗登，不管她上哪兒，你得跟她一塊兒去。你非得給她找个伴兒不可。我看还是到女王的克勞萊去叫个妹妹上来吧，虽然她們自己也沒有头腦，帮不了多少忙。”

蓓基應該有个女伴。不过事情很清楚，总不能讓老实的布立葛絲錯過了一輩子的好飯碗，因此她收拾好行李，上道去了。这样，罗登的兩個步哨都落在敌人手里。

畢脫爵士去看弟妇，提到关于辞退布立葛絲以及家里各种难以啓齿的事情，着实劝諫了一番。她向他解釋，說她可憐的丈夫沒有斯丹恩勛爵提拔照顧是不行的，至于布立葛絲呢，有了这么好的差使，如果不許她去的話不是太沒有心腸了嗎？这些話全無效驗，她哭也罷，笑也罷，甜言蜜語的討好也罷，畢脫爵士只是不滿意，結果他和他从前最佩服的蓓基很像吵了一次架。他談到家門的体面和克勞萊家里潔白無瑕的名声。他气虎虎的責备她不該和那些年輕的法国男人来往，說他們全是花花公子，行

为不檢点。他又提到斯丹恩勋爵，說是他的馬車老停在她門口，他本人每天陪着她好几个鐘头，惹出許多飞短流長。他以家長的身分恳求蓓基行事小心謹慎，因为她外面的名声已經很不好听。斯丹恩勋爵縱然地位高，才識丰富，可是和他来往的女人名誉上少不得受到牽累。他再三恳求，甚而至于用命令的口气，叫他的弟妇往后步步留心，少和那位大佬打交道。

畢脫的劝告，蓓基一股腦兒接受下来，可是斯丹恩勋爵还是照常在她家里。这一下，畢脫爵士生了大气，終究多嫌了他心爱的利蓓加。吉恩夫人究竟是喜是怒，我就知道了。斯丹恩勋爵繼續去拜訪蓓基，畢脫爵士却絕迹不上她的門。畢脫的妻子很想从此和那位大人物断絕来往。她收到侯爵夫人請他們参加猜謎表演那一次宴会的請帖，竟打算写信回絕，可是畢脫爵士認為他們怎么也得到那兒露露臉，因为亲王大人也去的。

畢脫爵士虽然到会，很早就告辞回家，他的太太也巴不得早走。蓓基沒跟大伯說話，对于嫂嫂更是睬都不睬。畢脫·克劳萊說她行止輕浮得簡直不成話說，又痛罵时下做戏化裝的習气，說对于英国妇女是絕對不合适的。戏演完之后，他把兄弟結結实实的教訓了一頓，責备他不該上台演戏，也不該讓妻子在这么不成体統的場合之下抛头露面。

罗登答应以后再也不許她参加这种表演。而且自从哥哥嫂子点醒了他以后，他一直留神，竟成了个模范的看家丈夫。他不上俱乐部，不打彈子，一步不离老婆。他陪着蓓基出去兜風，不辞劳苦的跟着她到所有的宴会上去。斯丹恩勋爵無論什么时候到他家拜訪，总看得見他。他不准蓓基自由行动，如果收到單請她吃飯的帖子，斬釘截鉄的命令她回信拒絕。他的老婆察言觀色，不敢不服从他。說句公平話，她看見丈夫那么殷勤，倒是非

常喜欢。丈夫的嘴臉尽管不好看，她从来不計較。不管在人前也好，夫妻倆相对也好，她总是和和軟軟，臉上挂着笑，把他伺候得十分周到，哄他高兴。她成天活潑潑兴冲冲，对丈夫殷勤体贴，全心全意信賴他尊敬他，像新婚的时候那样。她常說：“出門有你陪着真好，比那糊塗的布立葛絲强多了。亲爱的罗登，咱們俩永远这么过下去吧。可惜少兩個子兒，要不多美啊，咱們再也不会会有煩惱了。”飯后，他靠在安乐椅里打瞌睡，沒看見对面那張疲倦、憔悴、神色可怕的臉。他一醒过来，蓓基頓時眉眼开朗，臉上重新堆着坦白的笑，活潑潑的吻他。他自己也鬧不清以前究竟对她犯过疑沒有。他心想一定不会有那回事。那逐漸压在心上的說不出来的疑团，惱人的憂悶，全是自己吃飞醋。蓓基怎么会不出風头呢？像她那么又会說又会唱，件件出众的女人千万个里挑不出一个。罗登只怨她不疼兒子。不論他怎么努力，他們娘兒俩再也合不到一塊兒。

当下罗登正是疑神疑鬼，左右为难的时候，恰巧又發生了上面所說的意外之变。倒楣的上校干瞧着自己成了囚犯，回不了家了。

第五十三章

一場营救引出一場大禍

我們的朋友罗登坐了街車来到可息多街上莫斯先生的大房子里，正式給帶进这陰森森的招待所。当下正是拂曉时分，轆轤的車声在空蕩蕩的强色萊街激起回响，所有的屋頂浴在朝陽里，

沾着点兒喜气。开门的是个紅眼的犹太孩子，一头頭髮紅得像日出时的天空。这孩子把一行人讓进屋子，罗登的旅伴又兼主人莫斯先生当下請他在楼下的房間里安頓了，又滿面堆笑，問他說赶了一程路，要不要喝一盅暖暖身子。

換了別的人，剛剛离开华丽的府邸，撇下可爱的妻子，立刻給关进拘留所，准会觉得灰心丧气，幸亏上校倒还看得开。說句老实话，他曾經在莫斯先生这里住过一兩回。以前我觉得沒有必要提到这些家常瑣事，所以沒对大家說。讀者想一想，悬空过日子的人，这种遭遇自然不会少的。

上校第一回拜訪莫斯先生的时候还是單身，靠他姑媽一撒手就把他救了出来。第二回却全亏蓓基給他奔走。她魄力又大，待丈夫又体貼，一面向莎吳塞唐勋爵借了一笔款子，一面哄得丈夫的債主回心轉意（丈夫是她的买办，凡是她的披肩、絲絨袍子、抽絲花手帕、零星首飾等等，全由他經手采办）——她哄得丈夫的債主回心轉意，答应先收一部份現錢，其余的由罗登重新出了債票展期付款。因此虽有兩次的入獄和釋放，大家客客气气，莫斯和上校彼此很相得。

莫斯先生說道：“上校，您还是睡本来的床鋪。我可以老实說一句，床鋪什么都安排得很舒服。床上的被褥是常常晒晾的，想来您也知道。因为来这兒住夜的人很不少，而且都是頂上等的先生。前天晚上第五十二騎兵联队里的法密希上尉还在那床上睡觉来着。他在这兒耽了兩星期，他媽才来贖他出去。她說这样也算治他一下。噲，求老天爷保佑，我跟你說吧，我的香檳酒可給他灌掉不少啊。他每天請客，客人全是頂括括的闊佬，从什么俱乐部呀，倫敦西城呀，赶到这兒来的。拉哥上尉和住在法学院附近的杜西思先生都在这兒，另外几位也是識得好酒的爷

們，這一點我可以担保。如今樓上住着一位神學教授，咖啡室裏還有五位先生。到五點半，莫斯太太招待大家用飯，以後還奏音樂，玩紙牌，希望您來參加。”

“我要什麼會打鈴的，”羅登說罷，很鎮靜的走到臥房裏去。我以前說過，他是上過陣仗的人，些些不如意事吓他不倒。換了一個沒有能耐的，一進監牢，少不得馬上就寫信給太太求救。羅登想道：“何苦害她一夜睡不穩？反正我不回家她也不得知道。等我歇一會兒再寫不遲，也讓她好好睡一覺。好在欠的數目不大，通共一百七十鎊。連這些錢都弄不到手，那才見鬼呢！”上校心里惦记着小羅登，直怕兒子知道自己關在這麼不體面的地方，一面上了法密希上尉新近睡過的床睡着了。他醒來的時候恰好十點鐘。紅頭髮的孩子欣欣得意的端着一只漂亮的銀子梳妝匣兒進來，伺候他刮鬍子。說實話，莫斯先生的屋子里雖然不干淨，傢俱陳設可真是富麗堂皇。碗盞櫃上擱着骯髒的盤子和冰酒的器皿。檐板特別大，雖然滿是泥垢，却是描金的。底下挂着褪色的黃緞窗簾，窗上裝了鐵條，臨窗便是可息多街。屋裏還挂着許多圖畫，有的是聖像，有的是行樂圖，配着又大又髒的金漆框子。這些全是名畫家的傑作，在一次次轉手時價錢抬得極高。上校吃早飯用的碗碟，也是使得黑煤污嘴的尊貴物兒。一時，莫斯小姐端着茶壺進來，這位黑眼睛的姑娘滿頭卷髮紙，笑咪咪的問他睡的可香甜。她帶進來一份“晨報”，上面列舉了隔夜在斯丹恩侯爵府上作客的大人物，另外有篇報道文章描寫宴會花絮，形容美麗多才的羅登·克勞萊太太演技怎麼出眾，說得天花亂墜。

莫斯小姐隨隨便便的坐在飯桌子边上，底下的襪子和場鞋跟的緞鞋——从前原是白顏色的——露在外面。克勞萊上校和這位姑娘暢快的談了一會兒，就問她要紙筆墨水。莫斯姑娘端

过文具，两个指头捻着一叠信纸，问他要多少，他就手抽了一张。黑眼姑娘常常当这差使，在这间屋子里，多少作孽的家伙写过字迹潦草、墨污斑斑的急信向外面人求救。他们在这可恨的屋子里踱来踱去，直到信差带了答复回来才罢。这些可怜东西喜欢專差送信，不肯把信札付邮。这类的信大家都收到过——信封上的封糊还没有干，送信的事差在过道里立等着要回音。

罗登满以为自己所求不奢，心里并不着急。他的信上写道：

亲爱的倍基：——我希望你睡得好。如果我不给你送咖啡进来，你不要害怕。昨夜我一路回家，正在臭烟，于到衣外之变了。可息多街的莫斯把我捉了来，现在我正在他的金碧灰黄的客堂里写这封信。两年以前我住的也是这一间。莫斯小姐送茶给我喝。她很胖；她的袜子像平常一样，掉下来堆在鞋根上。

这一回是那登的债，一共是一百五十镑，加上讼费，一共一百七十镑。请你把我的小书台送来，我有七十镑在里面。我还要几件衣服，因为我现在穿的是薄底跳无鞋，我的白领带髒得和莫斯小姐的袜子差不多。收信后你快到那登那儿去，先给他七十镑，请他再延期，根他说我愿意再买他的酒，反正咱们要些雪利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图画太贵了，不必买。

如果他不肯，你把我的表拿去，还有你不大用的首试，都押给包而士。当然今晚非要钱不可，不能再单各，因为明天是星期日，这里的床也不干净。我又怕别的人也找上我。幸而今天罗登不回家。愿天保佑你。

罗·克匆匆上

你快来吧——又及。

这封信用封糊封了口，马上由專差送回去，反正莫斯先生屋子里总有几个信差等着听候使唤。罗登眼看着送信的去，自己走到院子里去抽雪茄。他并不怎么心焦，虽然一抬头就看见

牆頂上的鐵柵欄。原來莫斯先生恐怕寄宿在他家裡的先生們不願意在他家裡打擾，忽然逃走，所以在圍牆上加了柵欄，整個院子便像一個籠子。

羅登計算下來，最多不過三小時，蓓基便會來搭救他，所以心上舒泰，一面等待，一面抽抽煙，看看報。他有个熟人叫窩格上尉的，湊巧也在那里；兩人在咖啡室裡賭了几个鐘頭，賭注只有六便士，兩邊沒有什麼勝負。

一天過去了，送信的沒有回來，蓓基也影踪全無。莫斯先生的客飯到五點半開出來，就擺在前面描寫的陳設華麗的前客廳裡，通過去便是克勞萊上校暫時動用的房間。寄宿在莫斯家裡的先生們只要是付得起錢的都來參加。莫斯姑娘（她爸爸叫她莫姑娘）去掉頭上的卷髮紙，也來了。莫太太盡主人之誼，請客人吃極好的煮羊腿和蘿卜，克勞萊上校卻沒有胃口。大伙兒要求他開一瓶香檳請客，他答應了。莫斯太太母女倆喝酒替他上壽；莫斯先生畢恭畢敬注目看着他。

大家正在吃喝，听得外面門鈴响。紅頭髮的莫斯小子拿着鑰匙去應門。不久他回來告訴上校說送信的帶了一張小書台，一只口袋和一封信回來了。說着，他把信交給上校。莫斯太太把手一揮，說道：“上校，您請不必客套，看信罷。”這封信漂亮得很，粉紅的信紙，淡綠的火漆，扑鼻的香水味兒。他戰戰兢兢的開了信封，克勞萊太太的信上說：

我親愛的小寶貝兒：——昨兒晚上整整一夜沒有合眼，只惦记着我的丑巴怪。我一夜發燒，到早上請白蘭却醫生處方，喝了安神藥水，才睡着一會兒。我告訴斐奈德說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准驚吵我，因此我可憐的老頭兒派來的信差在過道里呆等了好幾個鐘頭，等着我打鈴。斐奈德說他臉相凶惡，一股子杜松子酒

味。我看了你那封別字連篇的亲亲的宝贝信以后急成个什么样兒，你当然想像得出。

我虽然身子不好，可是立刻就吩咐套車。我一滴巧克力茶都沒喝，沒有我的丑巴怪給我端茶，叫我怎么喝得下？我一穿好衣服就急急忙忙的坐了車子赶到那登那里。我找着了牠，哭哭啼啼央求了半天，临了还向那可惡的家伙下跪。那混賬东西說什麼也不肯讓步。他說如果不能如数付清，就得叫我可憐的丑巴怪坐監牢。我一路回家的时候就想着，沒奈何只好到亲爱的大叔那里去当东西啦。我的首飾当然一股腦兒拿出来，不过一起当不着一百鎊，因为有些已經在他那兒，还没有贖回来呢。到了家里，我看見勛爵大人帶了那个保加利亞的羊臉老怪物等着我。那怪物專誠来給我道賀，奉承我隔夜的表演精采。巴亭登也来了，一面撫弄頭髮，一面拉長声音刁嘴咬舌的說不清。还有香比涅克和他的厨子也来了。人人都說了一套恭維我的漂亮話，可憐我煩得要死，只希望他們快走，时时刻刻挂念着我可憐的囚犯。

客人走了之后，我向勛爵下跪，告訴他說我打算把家中所有的一切当掉还債，哀求他給我兩百鎊。他焦躁得不得了，啞呀吓呀的鬧了一陣，叫我別糊塗，別当首飾，等他想想法子再說。他临走答应明早借錢給我。錢到手之后我馬上就来看我那丑巴怪，同时还送他一吻。

爱你的蓓基

我躺在床上写信。因为我头痛如裂，快痛死了——又及。

罗登一看这信，登时滿面通紅，臉上杀气騰騰，同席的猜着他准是得了坏消息。以前他努力屏退的猜疑这会兒一起涌上心头。她竟連卖掉首飾贖他出獄都不肯嗎？丈夫关在牢里，她居然还能嘻嘻哈哈的談到人家奉承她的話！究竟是誰把他关进拘

留所的？威納姆跟他一起散步來着。難道是——這底下的事就不堪設想了。他匆匆忙忙的離開飯廳，跑到臥房里打開書台，草草寫了一張條子給畢脫爵士和克勞萊夫人，命令送信的立刻坐車再到崗脫街去，答應他如果在一小時以內趕回來的話，賞他一基尼。

他在信上懇求親愛的哥哥嫂子看上帝面上，看他親愛的兒子分上，趕快來幫忙他解決困難，因為這事关系到他的體面。他目下關在拘留所里，非得要一百鎊才能脫身。他哀求他們去救他。

把信差打發掉之後，他回到飯間里重新叫了酒喝着。大家覺得他嘻天哈地，扯開嗓門嚷嚷，樣子老大不自然。他瘋瘋傻傻的譏笑自己無中生有自吓自，連着喝了一個鐘頭的酒，一面机伶起耳朵，等着馬車帶消息回來決定他的命運。

過了一小時，只听得車聲磷磷，很快的在門前停下來。年輕的小門房拿着鑰匙去開門，在地保進出的門口放進來一位太太。

她渾身發抖，說：“克勞萊上校。”管門的會意，鎖上頭門，開了二門，叫道：“上校，有客！”一面把她領到上校住的后客廳里去。

當下大家在那間兼做客堂和飯廳的屋子里吃喝，羅登起身回到後面自己的臥房里，一道昏黃的燈光跟着他照進去。新來的太太驚魂未定，站在屋子中央。

“羅登，是我——是吉恩。”她的聲音很羞縮，可是說話的時候竭力叫自己的口氣顯得輕鬆愉快。她的表情那麼慈祥，聲音那麼和軟，不由得羅登不感動。他跑過來一把抱住她，上氣不接下氣的向她道謝，連話也說不清楚，到後來老實不客氣的伏在她肩膀上嗚嗚咽咽哭起來。她莫名其妙，不懂他為什麼這樣激動。

她把莫斯先生的賬目立刻結清。莫斯大約很失望，因為他



算准上校至少也要过了星期日才走。吉恩乐得眼睛放光，欢天喜地的把罗登从地保家里接出去。她赶来搭救的时候匆匆忙忙雇了一辆街车，这时两人便乘原车回家。她说：“今天議員聚餐，信送来的时候畢脫不在家。所以呢，亲爱的罗登，我——我只好亲自来了。”说着，她和藹的握着罗登的手。说不定

畢脫出去吃饭倒是罗登的造化。罗登向他嫂嫂谢了又谢，软心肠的吉恩夫人看他那样感激涕零，非但感动，简直有些心慌。他的口吻朴实真诚，说道：“唉，你——你不知道自从我认识你以后——自从有了小罗登以后，我变了多少。我——我也想痛改前非。我想——我想做个——”话虽然没有说完，意思是揣摩得出的。当晚两人别过，吉恩夫人坐在儿子小床旁边，低心下气的为那迷途的罪人禱告。

罗登和嫂嫂分手之后，上劲步行回家。当下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他撒开腿奔跑起来，一路穿过名利场中的街道和广场，最后上气不接下气的在自己屋子对面停下来。他抬头一望，立刻托的向后倒退一步，抖索索的撞在栅栏上。客厅的窗口一片光亮。她不是说过她生病不能起床吗？他呆呆的站了几分钟，自己房子里射过来的灯光照着他苍白的脸。

他拿出鑰匙，自己開門進去，只听得楼上嘻嘻哈哈。他身上还是隔夜被捕时穿的晚礼服，悄沒声兒的上了楼，在楼梯頂上靠着扶手站定。別間屋子里靜蕩蕩的沒有人声，所有的佣人全給打發出去了。罗登听得里面有人在笑，还夾了唱歌的声音。原来蓓基在昨夜唱过的曲子之中挑了一段正在唱，另外一个粗嘎的声音喝采道：“好哇，好哇！”一听正是斯丹恩勋爵。

罗登開門直入。一張小桌子上杯盤罗列，摆着晚飯，还有酒。蓓基坐在安乐椅上，斯丹恩勋爵弯腰向着她。該死的女人盛妝艳飾，胳膊上戴着鐲子，手指上套着指环，亮晶晶的發光，胸口还有斯丹恩勋爵給她的金剛鑽首飾。他拉着蓓基，低下头打算吻她的手。正在这当兒，蓓基忽然看見罗登蒼白的臉，霍的跳起身来有气無力的叫了一声。她勉强裝出笑容，表示欢迎丈夫回家，那笑臉煞是可怕。斯丹恩站起来，切牙切齿，鉄青了面皮一臉杀气。

他也想裝笑，迎上来向罗登伸出手來說道：“怎么的，你回来了？你好啊，克劳萊？”他沒奈何向那碍他道兒的罗登呲牙咧齿的笑了一笑，嘴角的肌肉一抽一牽的动。

蓓基一看罗登臉色不对，立刻冲到他面前，說道：“我是清白的，罗登。我对天說实話，我是清白的。”她拉住他的外衣，握住他的手，她自己的手上戴滿了戒指手鐲和各种飾物。她央求斯丹恩勋爵說：“我是清白的。請你告訴他我是清白的。”

斯丹恩勋爵以为这是他們做好的圈套，对于这对夫妻一样痛恨，分不出高下。他尖声叫道：“你清白！他媽的！你还清白嗎？你身上每一件首飾都是我买的。我給了好几千鎊。这家伙把錢花了，等于把你卖了給我。清白，哼！你跟你那做舞女的媽媽一样清白，跟你那專充打手的丈夫一样清白！你慣会吓唬

人，可別想吓的倒我。讓开，讓我走。”斯丹恩勛爵眼內出火，一手抓起帽子，惡狠狠直瞪瞪的瞧着对头冤家，笔直的向他走过去，以为那边准會讓步。

不料罗登·克劳莱跳起身来一把拉住他的領帶不放，差些兒把他掐死。斯丹恩疼得站不直，扭来曲去的直弯到他胳膊底下。罗登說：“你这狗头！你胡說！你胡說！你是个沒胆子的混帳东西！”他揸开五指拍拍的在勛爵臉上打了兩個嘴巴子，不顧他受伤流血，把他推倒在地。他出手迅速，蓓基来不及阻擋，只站在他面前索索地抖。她佩服她的丈夫，因为他又有胆气又有力气，敌人打不过他。

他說：“过来。”她立刻走过去。

“把这些东西除下来。”她一面哆嗦，一面从手臂上褪下鐲子，从打战的手指上拉下指环。她把首飾并做一堆，捧在手里，望着他發抖。他說：“把首飾丢下地。”她就把首飾丢下地。他把她胸口的金剛鑽一把拉下来向斯丹恩扔过去。金剛鑽划破了他的秃頂，头上的疤到死还留着。

罗登对他老婆說：“上楼来。”她說：“罗登，饒我一条命。”他惡狠狠的笑着說：“他罵我的話全是胡說，究竟他有沒有貼錢給你，等我看过便見分曉。他到底給你錢沒有？”

利蓓加說道：“沒有。不过——”

罗登說：“把鑰匙給我。”他們兩人一起走出去。

利蓓加把鑰匙都交給他，只扣下一个；她希望罗登不会注意。这个鑰匙是从前爱米丽亞給她的小書台上的，書台本身就給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罗登用力打开箱子櫃子，把里面許多花花泡泡的东西四面乱丢，最后發現了她的書台。那女的只得把書台也打开。里面有文件，多年以前的情書、各种的小首飾和

女人用的記事本兒。還有一只皮夾子，藏着鈔票；上面的日期標得明白，有些是十年前攢下的，有一張却是新近的，一共一千鎊，是斯丹恩勛爵送她的禮。

羅登說：“這是他給你的嗎？”

利蓓加答道：“是的。”

羅登道：“我今天就給他送回去。”（他搜查了好幾個鐘頭，天已破曉了。）“布立葛絲对孩子很厚道，我打算把錢還她。還有些別的債務也得清一清。剩下的給你，你願意我把錢送到什么地方先通知一聲。你有了那麼些錢，竟連一百鎊都不肯給我。我哪一回不是跟你共甘苦的？”

蓓基道：“我是清白的。”他一言不發，轉過身就走。

他們分手的時候利蓓加心頭是什麼滋味呢？羅登走掉之後，她一個人呆呆的坐在床沿上發了半天怔，直到陽光滿屋還沒有動彈。抽屜個個打開，里面的東西散了一地，衣服、羽毛、披肩、首飾，一切出風頭的必需品亂糟糟堆成一堆，全糟蹋了。她鬧得披頭散髮，衣服撕了一大塊，就是羅登把鑽石首飾從她身上拉下來的當兒扯破的。他走出屋子不久，她就聽得他下樓出門，砰的一聲把大門碰上。她知道他一去不返，從此和她決絕了。他想到：“他會自殺嗎？看來跟斯丹恩勛爵決鬥以前決不肯死。”她回想過去半輩子的升沉，一件件全是不如意的事。唉，人生多麼悲慘，多麼淒涼，多麼寂寞空虛！一念轉着不如吞些鴉片結果了自己完事。以後再也不必使心用計，爭勝要強，什麼前程，什麼債務，全都丟開手吧。她的法國女傭人進來的時候就見她這樣呆坐着，兩手緊緊攥在一起，眼睛里沒有一滴眼淚，四面散滿了亂七八糟的衣服什物。這法國女人是她的心腹，早給斯丹恩

买通了的。她說：“天哪，太太，出了什么乱子啦？”

很难說出了什么乱子。誰也不知道蓓基究竟有沒有失节。她当然为自己洗刷，可是从她嘴里說出来的話，誰敢断定是真是假？誰鬧得清憐心坏肺的女人这一回是不是遭了冤枉？她的謊話，她的陰謀詭計，她那些自私的打算，她的机智和天才，一股腦兒破产了。女佣人拉上窗帘，做出一副和善嘴臉哄着主妇躺下休息，然后走下楼去，把散在地板上的首飾撿起来。这些珠宝鑽石还是隔夜利蓓加遵照丈夫的命令丢在地下的，后来斯丹恩勋爵走了，竟沒有人去碰过一指头。

第五十四章

交鋒后的星期日

大崗脫街上畢脫·克勞萊爵士公館里的人剛剛起身，衣服还没有穿好，罗登已經来了。他身上的晚礼服兩天沒有更換，擦洗台阶的女佣人瞧他那样子直覺得害怕。他在那女佣人身旁跨過，一直跑到哥哥的書房里。那时吉恩夫人穿着晨衣，正在樓上孩子屋里打發兩個小的梳洗，并且監着他們跪在自己身边做禱告。这是他們娘兒三人私下的日課，沒有一天早上間斷的。接下来是畢脫爵士領導的合家大祈禱，家下人人都得出席。罗登在从男爵的写字枱前面坐下来。写字枱上整整齐齐的排列着藍皮書，来往的信件，一叠叠的議案摘要，堆放得兩面相称的小册子；还有上鎖的賬本、公事包、“聖經”、每季評論杂志、“宮廷指南”，好像排着队等候上司来檢閱。

每逢星期日早上，畢脫爵士按例要和家人講道。常用的一本訓戒已經擱在桌子上等着他。他的眼光准确，挑选的题目个个合适。那本訓戒旁边是一份折叠得端端正正的“观察报”，油墨还没有全干。这份报是給畢脫爵士一人独看的，全家只有他的亲随是例外，报纸沒擱上主人的写字枱以前，他总要偷看一遍。那天早上，他已經在报上讀到一篇淋漓生动的崗脫大厦宴会花絮，里面列举了各位貴客的姓名，这些人全是斯丹恩侯爵邀来給亲王大人做陪客的。当时那亲随和管家娘子，还有她侄女兒，都在管家娘子屋里喝早茶，吃滾热的烤面包和黄油。他把自己对于这次宴会的見解講給她們兩位听，并且說他覺得罗登·克勞萊一家的生活来源是个謎。接下来他把报纸打湿，重新叠好，看上去笔挺漿硬的仿佛沒人碰过，專等主人来看。

可憐的罗登等他哥哥不来，只好打开报纸来看，可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道上面說的是什麼。报上有官方的消息和新任命的官員的姓名，畢脫爵士因为在官場里出入，不得不留心这种新聞，要不然他决不在星期天看报。另外有剧壇的批評文章和关于拳击的新聞，兩位拳击家一个叫怒吼的屠夫，一个叫德德白萊的寶貝，賭的輸贏共是一百鎊。再下去就是崗脫大厦的宴会花絮，写文章的把有名的猜謎表演渲染了一番，对于主角蓓基夫人竭力恭維，虽然那口气辞令相当的审慎。当下罗登坐着等一家之主下来，报上的記載如在云里霧里模模糊糊在眼前飘过。

書房里一只黑大理石的鐘叮叮东东打了九下，畢脫爵士准时进来了。他精神飽滿，穿着整齐，剛剃了鬍子，一張淡黃臉兒显得干淨，稀稀朗朗的头髮上了油，梳理得非常平整。他戴着硬領和漿过的領巾，穿着灰色法蘭絨的晨衣，容色庄严，一步步走下楼来，一路还在修指甲。他周身沒一处不雅觀，沒一处不合規

矩，只有老派的英国紳士才有这种气度。他看見可憐的羅登在他書房里，衣服皺得一團糟，眼睛里全是血絲，頭髮直披到臉上，不由得吓了一跳，以为他整夜在外大玩大乐，喝醉了酒沒醒，呆着臉兒說道：“天哪！羅登，怎么一早就來了？干嗎不回家？”

羅登道：“还提回家的話！別怕，畢脫，我沒有醉。关上門，我有話跟你說。”

畢脫关了門回進來。桌子旁边有張扶手椅子，凡是总管和賬房要見他，或是客人有机密事情商量，这就是他們的位子。畢脫在这椅子上坐下来，使勁修指甲。

半晌，上校開口道：“畢脫，我什么都完了，沒有救了。”

从男爵一听這話，焦躁起来。他那修飾得干淨的指甲忒兒偷偷的敲着桌子，嘴里嚷嚷道：“我早就料到你会鬧到这步田地，警告过你不知多少回。我不能再帮忙了，家里的錢每个先令都派了用处，連昨兒晚上吉恩給你的一百鎊也是硬扣下来的。原定明天早上付清律師的公費，現在給了你，又是飢荒。我并不是說以后不幫你。可是你的債我可付不了，那倒不如叫我給政府还外債呢。你这样的打算簡直是胡鬧，根本就是胡鬧！我看你只能和債權人到法庭上訂个仲裁契約。这一来家里的名声当然不雅，不过也沒法了，反正人人都走这条路。上星期拉格倫勛爵的兒子喬治·該德萊就上法庭办了現在所謂‘解債复权’的手續。拉格倫勛爵一个子兒不給，后来——”

羅登打断他說道：“我要的不是錢。今天我不是為自己來的。別管我遭了什么倒楣事兒——”

畢脫心里一松，問道：“那么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羅登啞聲說道：“我是為着孩子才來的。只求你答應一聲，我走了以后好好照應他。你那忠厚的好太太一向疼他。他跟大

娘也亲热，比他自己的——唉！畢脫，你也明白，克勞萊小姐的錢本來應該歸我承繼。我不比普通一般的小兒子，从小手里闊綽，家里人尽着我花錢，什么事都不叫我做。倘若我从前沒过慣那日子，到今天也許不是这个形景。我在軍隊里就混得不坏。你知道遺產本來該是我的，你也知道后来誰得了好处。”

畢脫道：“我这样扣刻自己，处处帮你的忙，你还能責备我？娶亲是你自己的主意，可不能怪我。”

罗登道：“这段姻緣已經完了，已經完了。”他使勁迸出这些话，忍不住哼哼起来，把他哥哥吓了一跳。

畢脫認真同情弟弟，驚訝道：“天啊，她死了嗎？”

罗登答道：“但願我自己死了！若不是为了小罗登，我今天早上已經抹了頸子，也决不饒那混蛋的狗命。”

畢脫爵士立刻猜着罗登要杀死的准是斯丹恩勋爵。上校語不成声，三言兩語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他說：“这是那混帳东西和她做好的圈套。那几个地保是他叫来的。从他家里出来，我就給他們逮住了。我写信問她要錢，她推三阻四說病着不能起床，要到第二天才能来贖我。等我回到家里，看見她戴滿了金剛鑽首飾陪着他，屋里一个別人都沒有。”接着他草草的描写自己怎么和斯丹恩爭鬧打架。他說，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对手决斗一場；他打算和哥哥別过之后馬上把决斗前一切必需的手續办一办。罗登断断续續的說道：“决斗下来也許是我送命，孩子又沒有了母亲，我只能把他托給你和吉恩。畢脫，如果你答应招呼他，我就沒什麼不放心了。”

他的哥哥非常感动，一反平时冷漠的态度，热烈的和他拉手。罗登抬起手来抹着自己又濃又粗的眉毛，說道：“謝謝你，哥哥，我知道我能够相信你的話。”

从男爵答道：“我把名誉担保，一定遵命。”这样弟兄两个彼此心里有了默契。

罗登从口袋里把蓓基書台里搜着的皮夾子掏出来，抽出一叠鈔票。他說：“这兒是六百鎊——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么有錢吧？这笔款子是布立葛絲借給我們的，請你还給她。这老婆兒真疼我那孩子，我一向覺得对不起她，不該使她的錢。剩下的这些錢——我想給蓓基过日子，我自己只留了几鎊。”他一面說，一面把其余的錢交給哥哥。他的手簌簌的發抖，心里又焦躁，一失手把皮夾掉在地下，倒楣的蓓基最后得来的一千鎊便从里面滑出来。

畢脫弯下身子把票子撿起来，看見这么大的数目，詫异得不得了。罗登說：“这张不算在內。我希望一槍把这一千鎊的主兒打死。”照他的心思，恨不得把这張銀票裹着子彈，一槍結果了斯丹恩，这段冤仇才报得爽快。

兄弟兩人說完了話，重新拉拉手，彼此別过。吉恩夫人早已听見上校来了，在隔壁的飯間里等她丈夫出来。她有的是女人的直觉，知道准是出了乱子。飯厅的門开着，兄弟倆一出書房，吉恩夫人迎上去，假裝無意之中从飯間里出来。她和罗登拉手，欢迎他留下吃早飯。其实她一看他形容憔悴，鬍子也不刮，又見丈夫臉色陰沉沉的，很明白这会子不是吃不吃早飯的問題。罗登紧紧握着他嫂子怯生生的伸过来的小手，支支吾吾推托另外有約会。她無可奈何的瞧着他，越看越覺得凶多吉少。罗登沒有再說話就走掉了，畢脫爵士也不向她解釋。孩子們上来見了父亲，畢脫像平常一样冷冰冰的吻了他們。做母亲的把两个孩子紧紧的摟在身边，跪下来祈禱的当兒还一手牽着一个不放。祈禱文是畢脫爵士念的，不但他們娘兒三个跟着祈禱，所有的佣

人也参加，有些穿着号衣，其余的身上全是礼拜天穿的新衣服，一排排坐在飯間的那一边。主僕兩起人中間隔着个茶吊子，吊子里的开水嘶兒嘶兒的响。因为有了意外的耽擱，早飯特別迟，大家还没有离座，教堂的鐘声已經打起来了。吉恩夫人說她身上不快，不上教堂；剛才家下人一起禱告的时候她心不在焉，一直在想別的事情。

罗登·克劳萊匆匆忙忙出了大崗脫街来到崗脫大厦。門上的偌大一个青銅門环塑的是梅丟沙^①的头，他扣着門环，府里面的門房出来应門。这門房漆紫的一張臉，像个沙里納斯，穿着銀紅二色的背心。他看見上校蓬头乱服，心里着忙，生怕他闖到府里去，連忙挺身擋住他的去路。不料克劳萊上校只拿出一張名片，切切实实囑咐他把名片交給斯丹恩勛爵，請勛爵認清名片上的地址，并且說克劳萊上校从下午一点鐘一直到晚上都在聖詹姆士街亲王俱乐部等着勛爵，請勛爵不要到家里去找他。說完，他大踏步走了，紅臉胖子在后面滿面詫异望着他。那时街上已經有好些人，全穿着新衣服。孤兒院里的孩子一个个臉兒擦得發亮，蔬菜鋪子的老板懶懶的靠在門口，酒店主人因为教堂的仪式已經开始，不能再做买卖，正在陽光里关百叶窗，大家瞧着他心里納罕。他走到街車站，附近的人也都笑他。他雇好車子，吩咐車夫赶到武士桥軍营去。

他到达武士桥的时候，所有礼拜堂里的鐘声响成一片。如果他留神的話，准会看見从前的老相識爱米丽亞正从白朗浦頓向勒塞尔广场出發。一队队的学生排着班往教堂去。郊外發亮的石板路上，發亮的馬車里，滿是星期日出來作耍的游人。上校

① 希臘神話中的蛇髮女怪。



心里有事，来不及注意这些形形色色。他到了武士桥军营，一徑找到老朋友麦克墨篤上尉的房間里去，發現他沒出門，覺得很高兴。

麦克墨篤上尉資格很老，曾經参加

滑铁盧之战。他在联队里最有人緣，若不是少了几个錢，稳稳是个高級將領。当时他躺在床上，打算靜靜兒的歇一早晨。隔天晚上，乔治·新伯上尉請客，邀了联队里几个年輕小伙子和好些跳巴蕾舞的女士，在他白朗浦頓廣場的寓所里放怀作乐，麦克老头兒也跟着鬧了一晚上。他天生的随和脾气，和各种年齡各种階層的人物都談得投机，不管是將軍、狗夫、舞女，还是拳击家，拉来就是朋友。他隔夜累了，星期日又不值班，所以躺在床上睡覺。

他的房間里挂滿了伙伴們的相片，有在运动的，有在打拳的，也有在跳舞的。这些人从軍隊退休，成了家打算安居一方，临別少不得送張相片做做紀念。他今年快五十岁了，在軍隊里已經混了二十四年，因此他的收藏既丰富又希奇，房里倒像博物陈列所。他是全英国数一数二的好槍手，在体胖身重的人里面，算

得上第一流的騎師。克勞萊離開軍隊之前，麥克墨篤和他兩人便是勁敵。閑話少說，麥克墨篤先生躺在床上看“貝爾時裝畫報”里面記載的拳擊比賽，也就是上面說起的德德白萊的寶貝和怒吼的屠夫兩人的一場搏鬥。看來這個久經風霜的老軍官不是好惹的。他的頭不大，灰色的頭髮給剃光了，頭上戴一頂綢子睡帽；紅紅的臉，紅紅的鼻子，留着染過顏色的菱角大鬍子。

上尉一聽羅登需要朋友幫忙，立刻知道幫什麼忙。這一類的差，他替朋友們辦過好幾十回，做事又縝密又能干。已故的總司令，那親王大人，因為這緣故對於麥克墨篤非常看重。不管誰倒了楣，總先找麥克墨篤。

這位老軍人說道：“克勞萊，我的孩子，為什麼事吵架？總不成又為賭錢跟人鬧翻了吧？從前咱們一槍打死馬克上尉，可不就為這緣故嗎？”

克勞萊緋紅了臉，眼睛瞧着地下，答道：“這一回——這一回是為我老婆。”

上尉唿哨一聲，說道：“我早就說過她是沒長心的，早晚和你撩開手。”原來克勞萊上校的伙伴們和一般人全在議論他老婆不正經，猜不准他這事如何了局，往往在營里和俱樂部里打起賭來。羅登一聽這話，臉上布滿殺氣，麥克墨篤便忍住沒再說下去。

上尉接下去正色說道：“好孩子，這件事有沒有別的法子解決？說不定是你自己疑神疑鬼，到底——到底有沒有憑據呢？捏住了她的情書嗎？我看最好掩密些。關於這種事情，還是別張揚出去為妙。”他想起一次次在食堂里聽見的飛短流長，大家說起克勞萊太太，就把她糟蹋得一錢不值。他心里暗想道：“真奇怪，他到今天才把老婆看穿。”

罗登答道：“現在只有一条路。麦克，我跟他非拚个你死我活不可，你懂不懂？他們把我支使开了——关我在监牢里。后来我發現他們兩個在一塊兒。我罵他不要臉扯謊，罵他是个沒肝胆的懦夫。我把他推倒在地上，揍了他一頓。”

麦克墨篤說：“干得好！他是誰呀？”

罗登回說是斯丹恩勛爵。

“見鬼！还是个侯爵！他們說他——呃，他們說你——”

罗登大声嚷道：“你这是怎么說？难道你听得別人疑心我老婆不規矩，反而瞞着我嗎？”

上尉答道：“孩子啊，世上的人全爱信口批評。糊塗虫背后嚼的舌头告訴你有什么意思呢？”

罗登这一下泄了气，說道：“麦克，你太不够朋友了。”一面把兩手捧着臉哭起来，他对面那位身經百战的老粗心軟得不忍看他。上尉說道：“好小子，忍着点兒。媽的！不管他是什么大人物，咱們一槍打死他。至于女人呢，也不用說了，她們全是一路的貨色。”

罗登口齿模糊，哼哼着說道：“你不知道我多疼我老婆。我就像她的听差，成天跟着她伺候。凡是我的东西，任憑她处置。我鬧得兩手空空，还不是因为当初娶了她？老天在上！她看中了什么玩意兒，我当了自己的表給她买回来。而她呢，一直瞞着我藏私房，甚至于求她拿一百鎊贖我出监牢都不肯。”

他恨恨的把詳細情形告訴麦克墨篤，气得話也說不完全。他的顧問还是第一遭看見他这么憤慨。后来麦克墨篤抓住他偶然漏出来的几句话，說道：“說不定她真是清白的。她自己这么說。而且斯丹恩向来三日兩头在你家，可不老和你太太兩個在一塊兒嗎？”

罗登悶悶的說道：“你說的也許对，可是这东西看上去不对勁兒吧？”說着，他把蓓基皮夾里的一千鎊拿給上尉看。“麦克，这是他給的。我老婆瞞着我藏起来了。她手里有这么些錢，却不肯拿些兒出来贖我出監牢。”上尉無話可对，只好承認偷藏私房这件事太不对眼。

罗登一面和朋友商量对付的办法，一面打發麦克墨篤上尉的跟班到克生街去問家里的听差要一包衣服来，因为他身上的衣服实在不成样子。那人动身之后，罗登和他助手費力劳神的写了一封信給斯丹恩勋爵，一面写一面查約翰生博士的字典，还好这字典有用，幫了他們不少忙。这封信由麦克墨篤去送給斯丹恩勋爵。信上說，麦克墨篤上尉代表罗登·克劳萊上校来拜訪斯丹恩勋爵，覺得十分荣幸。隔夜的紛爭唯有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想来勋爵必然同意。决斗前的一切布置，由麦克墨篤代表克劳萊上校全权办理。麦克墨篤上尉恳求斯丹恩勋爵委派一位代表和他(麦克上尉)談判一下，并且希望决斗能够尽早举行。那語气是恭敬到極点。信尾說起在他手里有一張数目極大的銀票，据克劳萊上校的推測，大約是斯丹恩侯爵的，因此他願意代上校将銀票交还原主。

他們把这封信写完，上尉的跟班也从克生街办完差回来了。他傻登登的滿臉詫异，包袱行囊什么都沒有拿来。

他說：“他們不肯把东西交給我。屋里乱七八糟，簡直的鬧翻了天了。所有的佣人全在客厅里喝酒。他們說——他們說您卷了金銀器皿逃走了，上校。”半晌，他又道：“有一个佣人已經走了。另外有个叫新潑生的喝得爛醉，在那兒大呼小叫，說是工錢不付清，什么东西都不准拿出屋子。”

罗登和麦克墨篤本来談得心里凄慘，听說梅飞厄的房子里

来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革命，反倒乐了。他們想到这些倒楣的事兒，忍不住笑起来。

罗登咬着指甲說：“亏得孩子不在家。麦克，想来你还記得他在騎馬学校上課的那回事吧？他騎的是一匹劣馬，成績真不錯。对嗎？”

好脾气的上尉答道：“孩子，他騎的真不錯。”

当时小罗登和其余四十九个穿長袍的孩子坐在白袍僧学院的教堂里做礼拜。他無心听牧师講道，一心想着下星期六回家的时候爸爸一定会給他零用錢，說不定还会帶他上戏院看戏。

做父亲的念念不忘自己的兒子，接下去說道：“我那孩子真了不起。麦克，如果我有個三長两短——如果我死了，——你能不能去——去看看他？告訴他我很喜欢他——这一类的話。老兄，請你把这一副金扣子給他。除此以外我真是一無所有了。”他把黑不溜湫的手掩着臉，眼泪从手指縫里淌下来，在黑手背上添了許多白道兒。麦克墨篤心里不忍，拉下綢子睡帽抹着眼睛。

接下去他放大声音欢欢喜喜的对跟班說：“下去預备早飯！克劳萊，你吃什么呢？炒腰子和鯪魚好不好？克雷，給上校預备下衣服。罗登，我的孩子，你的身材一向跟我差不多。如今咱們倆都發了胖，騎在馬上远不如剛进部队的时候那么輕便了。”說完這話，麦克墨篤讓上校进去換衣服，自顧自翻身向着牆壁，繼續看“貝尔時裝画报”，直到朋友收拾完畢，叫他去梳洗，才把画报攔下来。

他因为准备去見一位勛爵，打扮得特別仔細，在菱角鬍子上加了蠟，擦得發亮，然后戴上一条窄窄的領巾，穿上一件整齐的黄皮背心。克劳萊先到食堂，他跟着进去，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恭維他穿戴得漂亮，問他是否当天就要結婚。

第五十五章

还是本来的题目

隔夜的变故把天不怕地不怕的蓓基弄得狼狈不堪。她昏迷恍惚，沉沉睡到克生街上的教堂打起大钟开始做下午礼拜的时候才一觉醒来。她从床上坐起来，拉着铃子叫她的法国女佣人。几小时以前，她还在女主人身旁伺候呢。

罗登·克劳莱太太打了半天铃子没有人答应。最后一次，她使猛了劲，把铃带子一拉两截，菲菲纳小姐还是不上来。这一下她真冒火了，披着头发，手里拿着拉下来的铃带子，气呼呼的走到楼梯口，扯起嗓子，一次次提着名字叫她，还是没有用。

原来菲菲纳早已走了好几个钟头了，也就是我们所谓像法国人一样的不别而行了^①。这位小姐先把客厅里的首饰捡起来，回身走到楼上自己屋里收拾了箱子，用绳子捆好，跑出去雇一辆街车，亲自把箱子拿到楼下。她没请别的佣人帮忙（他们都从心里恨她，大概根本不会肯帮忙），也不跟他们告辞，自顾自离开了克生街。

在菲菲纳眼内，这家子已经完蛋，她也就雇辆街车一走拉倒。法国人碰到这种情形往往一走了之，我知道好些比菲菲纳有地位的人行出事来也像她一样。她运气比她一般的同国人好，或许也是凑得巧，临走时不但带着自己的东西，还卷了女主人的

① 英国人称“不别而行”为“法国式的告辞”，法国人也称“不别而行”为“英国式的告辞”。

财产——不过这些算不算她女主人的财产还是问题。上面说过的首飾給她拿去之外不算，她还偷了几件早已看中的衣服。另外还有四架华丽的路易十四式的鍍金蠟台，六本金边紀念册，好些小紀念品和講究的書籍，一只金底珐琅鼻烟壺（还是杜巴莉夫人^①的遺物），一只漂亮的墨水壺，一只裝吸墨紙的螺鈿架子——舊基那些写在粉紅信箋上的、措辞妩媚动人的短信，沒有这两件法宝就写不成——这几件家当跟着菲菲納小姐一起离了克生街。桌子上还有銀子的杯盤刀叉，原是为筹备隔夜讓罗登冲散的小宴会才摆出来的，也給她拿了去。菲菲納小姐擦下的器皿沒一件不笨重。还有火爐旁的鉄叉鉄棒呀，壁爐架上的鏡子呀，花梨木的小鋼琴呀，她也沒有要，想来是因为攜帶不方便的緣故。

后来有一位和她非常相像的女士在巴黎杜·海尔德街上开了一家时裝店。她的名誉很好，斯丹恩勋爵时常到她那兒去买东西。这女人談起英国，总說它是全世界最混賬的国家，并且对她手下的学徒們抱怨，說她从前給英国人騙掉了許多錢。斯丹恩侯爵对于这位特·聖·亞瑪朗蒂太太照顧得十分周到，想来就是可憐她身世不幸。但願她善有善报，从此一帆風順。在我們国内的名利場上，她不再露臉了。

克劳萊太太听得楼下鬧营营的分明有人走动，然而佣人們可惡得很，全不听她使喚。她心里生气，匆匆忙忙披上一件晨衣，昂着头走到楼下。說話的声音便从客厅里發出来。

那厨娘烏烟煤嘴，傍着拉哥尔斯太太坐在漂亮的印花布面子的安乐椅上，正在劝拉哥尔斯太太喝櫻桃酒。家里的小打杂

①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把手指戳在奶油碗里撈奶油吃。这孩子老穿一件釘圓錐形扣子的号衣，平时的差使就是替蓓基送送粉紅信箋写的条子，每逢她出門时站在馬車后面伺候着；他上馬車的时候那一跳才有勁兒呢。拉哥尔斯滿面愁容，神色惶惑，家里的听差正在跟他說話。客厅的門开着，蓓基在几尺之外大声叫喚了六七次，她的底下人竟沒一个睬她。她身上裹着白色細絨的晨衣，裙上一層層的褶子。她走到客厅里，听那厨娘說道：“拉哥尔斯太太，喝一点兒吧，喝一点兒吧！”

主妇怒气冲冲的說道：“新潑生！脫劳德！你們听得我叫人为什么不上来？我在这里，你們怎敢坐着！我的丫头在哪兒？”小听差着了忙，把手指头从嘴里拿出来。那时拉哥尔斯太太已經喝够了櫻桃酒，那厨娘自己在金边小酒盅里斟上一杯，一面喝，一面睜起眼睛瞪着蓓基，这可惡的婆娘借酒仗着胆子，对主人越發無礼。

厨娘說：“这是你的椅子嗎？哼！我坐的是拉哥尔斯太太的椅子。拉哥尔斯太太，您別动。我坐的拉哥尔斯先生和拉哥尔斯太太的椅子，是他們老老实实掙了錢买的，这价錢可不輕！拉哥尔斯太太，我心里正在想，如果我坐在这兒等工錢，可不知道得等到几时呢？我偏坐这兒，哈哈！”說完这話，她又斟了一杯喝着，那副尖酸的嘴臉比以前更难看。

克劳萊太太扯起嗓子尖声嚷道：“脫劳德！新潑生！把这混蛋的酒鬼給我赶出去。”

当听差的脫劳德答道：“我可不干，要走还是你自己走。給我工錢，我也走。打量我們願意呆在这兒嗎！”

蓓基怒不可遏的說道：“你們眼內都沒有我这主子嗎？等到克劳萊上校回来以后，我就——”

所有的佣人一听这话，都哑声大笑起来，只有拉哥尔斯愁眉苦脸，并不和着大家一起笑。脱劳德先生说道：“他不回来了。他叫人回来拿东西，拉哥尔斯先生倒肯给，可是我不答应。我看他也不是什么上校，就跟我不是上校一样。他已经走了，大概你也打算跟着他一塊兒去。你们两个简直就是騙子。你别拿大话来压我，我不卖賬。給我們工錢。我說呀，給我們工錢！”脱劳德先生臉上發紅，声調忽高忽低。一望而知他也喝多了酒。

蓓基又气又怒，說道：“拉哥尔斯先生，难道你瞧着那醉鬼挺撞我嗎？”小打杂新潑生瞧他太太实在可憐，心里不忍，說道：“脱劳德，別說了，別說了。”脱劳德听人說他是醉鬼，大不服气，正要反駁，总算給新潑生劝住了沒开口。

拉哥尔斯說道：“唉，太太，我真沒想到会有今天。从我生出来到现在，我就和克劳萊一家有交情。我在克劳萊小姐家里当了三十年佣人头兒。沒想到本家的子弟反而害得我傾家蕩产。噯，害得我傾家蕩产！”这可憐虫眼泪汪汪的說：“您到底給錢不給呢？您住这房子整四年。我的碗盞器皿，上下使用的布料，我所有的东西，全归您受用。牛奶黃油的賬已經欠了上兩百鎊。炒蛋非得新鮮的鷄子兒，小狗还得吃奶油。”

廚娘插嘴道：“自己的亲骨肉吃什么她管不管哪？要不是我，孩子不知挨餓挨了多少回了。”

“廚娘，他如今在慈善学校求布施呢！”脱劳德先生說着，醉声醉气笑了兩声。拉哥尔斯唉声嘆气，数落他的不幸。他說的話一些不錯，蓓基夫妻兩人害得他傾家蕩产。下星期的賬單他就不能对付。他的家产連鋪子帶房子全得拍卖出去，無非因为他太信任克劳萊一家。他的眼泪和訴苦使蓓基更加焦躁。

她气恨道：“看来人人跟我作对。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呢？今

天是星期日，我不能付錢。明天再來，我一定把賬目結清。我以為克勞萊上校早已付過錢了，反正再遲遲不過明天。我把名譽擔保，今天早上他離家時候口袋里還帶着一千五百鎊錢。他什麼都沒有留給我，你們要錢得去問他。給我吧帽子和披肩拿來，我馬上出去找他回來。今天早上我們吵了一架，這件事好像你們都知道。我一言為定，賬是一定會付的。他剛得了一個好差使。我現在就出去找他去。”

拉哥爾斯和其餘在場的人一聽她這番大胆無恥的話，驚訝得面面相覷。利蓓加說完這話，撇下他們自顧自上樓去。她沒有法國女人幫忙，只好自己穿戴起來。她先到羅登房里，看見一只箱子和一個行囊已經收拾整齊，旁邊還有一張用鉛筆寫的字條，吩咐有人來取行李的時候把這兩件東西交出去。然後她走到閣樓上法國女人的臥房里，只見屋子里干乾淨淨，所有的抽屜倒得一物不剩。她想到扔在地上的首飾，猜准那女人卷了東西逃走了。她想：“老天啊！誰還能比我更倒楣呢！剛剛要交大運，偏又落得一場空。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挽回的余地。”她想了一想，斷定目前還有一個機會。

她打扮得停當，一個人出了門，雖然沒人伺候，倒也沒人攔阻。那時剛四點鐘，她沒錢雇車，只得急匆匆的往前走，一直到大崗脫街上畢脫·克勞萊爵士門口停下來。吉恩·克勞萊夫人在家嗎？門上回說她上教堂了。蓓基並不引以為憾。畢脫爵士呢？他在書房里，吩咐家人不許去打攪他。她說她非見他不可，立刻在穿號衣的門房身旁溜過，一直闖到畢脫爵士的書房里。從男爵大吃一驚，還來不及放下手里的文件，蓓基已經進來了。

他急得臉上通紅，又嫌惡又慌張的往后閃。

她說：“畢脫，親愛的畢脫，別這麼着！我是清白無辜的。

你从前不是跟我很有交情嗎？我对天起誓，我是無辜的。件件事情都对我不利，表面上看起来，竟是我丧失了名节。唉，真不巧，我的打算剛剛有了指望，好日子就在前头，偏来这一下！”

“这么說来，我在报上看見的消息是真的了？”原来畢脫爵士在报上看見一段消息，吃了一大惊。

“可不是真的！星期五晚上，在那个倒楣的跳舞会上，斯丹恩勋爵就把这消息通知我了。这六个月来，上面早就答应讓他安插一个人。昨天殖民部的秘書馬脫先生通知他說位子已經出来，哪知罗登可的給地保逮了去，然后就是他回来大鬧，鬧得不成話說。我錯在哪兒啊？还不就是为罗登太尽心尽力嗎？在以前，我和斯丹恩爵士兩人在一塊兒的时候多的是。我也承認有些錢是罗登不知情的。你知道他花錢多么随便，我怎么能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他呢？”这样，她編出一套前后連貫的話来，滔滔不絕的講給大伯子听，弄得他莫名其妙。

蓓基說的話大意是这样的。她痛悔前非，真誠坦白的承認早已看出斯丹恩勋爵对自己很有意思（她一說這話，畢脫臉紅了），可是她把握得住自己的貞操，这位权势赫赫的貴人既然对她垂青，她就借此为自己和家里的人从中取利，她說：“畢脫，我原想叫他帮你加官进爵”（她大伯子臉又紅了）。“我們曾經談起这件事。你自己有天才，再加上斯丹恩勋爵的力量，簡直就有八九成把握。不想這場飞来橫禍坏了事。我一向心心念念要把我亲爱的丈夫解脫出来，免得他挨貧受苦，也免得他將來弄得身敗名裂。虽然他虐待我，疑心我，我还是爱他的。我看出斯丹恩勋爵喜欢我，”她一面說，一面把眼睛瞧着地下，“我就千方百計得他的欢心。我的行事不失一个良家妇女的身分，可是我的确努力使他——使他器重我。考文脫萊島上的总督的死訊是星期五早

上才到的，勛爵立刻就把我亲爱的丈夫安插上去。我們本来想讓他今天自己在報紙上發現这个消息，給他来个意外之喜。就在他給逮捕之后（斯丹恩勛爵慷慨極了，答应替我还債，所以我也就沒有立刻去贖我丈夫出来）——就在他逮捕之后，勛爵还笑呢，他說亲爱的罗登在那可怕的牢房——在地保家里看到委任他做总督的消息，不消說是喜欢的。以后——以后他回到家里，忽然犯了疑，結果勛爵和我那鉄石心腸的罗登鬧得一团糟。噯哟，天哪，不定以后还会鬧別的乱子呢。畢脫，亲爱的畢脫！可憐可憐我吧，給我們做个和事佬吧！”說到这里，她跪在地下哀哀痛哭，一把拉住畢脫的手热烈的吻着。

吉恩夫人从教堂里回来，听得說罗登太太在和她丈夫說話，立刻赶到書房里。她进門的当兒，从男爵和他弟妇恰巧就是一个坐着一个跪着。

吉恩夫人面色蒼白，四肢索索的抖个不住，發話道：“我想不到这女的还有臉走到我們家里来。像克劳萊太太这样的人，清清白白的人家容不了。”那天早飯一完，吉恩夫人就打發她貼身女佣人出去探听消息。那女佣人碰見拉哥尔斯和克劳萊家里的佣人，他們不但把这件事加油添醬的說給她听，还告訴她許多別的事情。

畢脫爵士看見自己老婆这么厉害，惊得呆了。蓓基仍旧跪着，紧拉着畢脫爵士的手。

她嗚嗚咽咽的道：“亲爱的畢脫，告訴她呀，她不明白里面的詳細情形，請你对她說我是清白的。”

畢脫爵士說道：“真的，我想你有点兒冤枉克劳萊太太，亲爱的。”利蓓加听見这話，心上一塊石头落了地。“說句老实话，我相信她是——”

吉恩夫人清脆的声音直发抖，她提高了嗓门说道：“相信她是什么？”她一面说话，一颗心突突的跳个不住。“她这人不是正经货。她做娘没有心肝，对丈夫也不忠实。她不疼自己的儿子，那小宝贝儿总是跑到我这儿诉苦，说妈妈虐待他。无论她到哪一家，总要搅和得那家子鸡犬不宁。她拍马屁，撒谎哄人，破坏家人之间最神圣的感情，还不可恶吗？她对入没有真心，对丈夫也没有真心。她势利薰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她的灵魂是肮脏的。像这样的人，我自己不敢碰，也不愿意让孩子看见。我——”

畢脫爵士霍的站起来说道：“吉恩夫人！这种话实在——”

吉恩夫人挺身答道：“畢脫爵士，我做妻子的对你一向忠心。结婚的时候咱们当着上帝起过誓，我说到做到，对你温和顺从，克尽妇道。可是正当的顺从是有限度的，我说明白了，我不准那个——那个女人住在我家里。如果她进来，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像她这样的人，不配和基督教徒平起平坐。有她就沒有我，你自己挑吧！”爵士夫人说到这里，摆起架子昂然出了書房。她行出事来这么辣燥，連自己心里都觉得發慌，利蓓加和畢脫爵士更是大出意外。

蓓基不但不气惱，反而觉得得意。她说：“这是因为你把金剛鑽別針送給我的緣故。”說着，她伸出手来跟畢脫握手告別。她动身之前，从男爵答应去找他弟弟劝和。不用說，吉恩夫人在楼上梳妝室的窗口等着瞧她出去。

罗登到飯堂的时候，有几个年輕軍官已經在吃早飯。他們点的是煎鷄腿和梳打水，确是能够滋补强身的好东西。小伙子們拉他坐，他也半推半就一塊兒吃起来。这几位談論的話題和

他們的年齡正相當，並且在星期日談這些事情也最合適。他們說起下一回在白德西舉行的鴿子競賽會，有的說羅斯會得獎，有的說奧絲卜廸斯登會得獎，下了賭注賭輸贏。他們又議論法國歌劇院的亞莉亞納小姐，說是某某人濶了她，虧得有班脫·卡爾填充檔。最後又講到屠夫和寶貝的拳擊比賽，都說这里面恐怕有些不老實的花樣。有個叫坦廸門的小伙子，雖然只有十七歲，着實了得，目下正在千方百計留鬍子。他看過那次拳擊比賽，把兩個人的健康情況和交手的經過詳詳細細描寫了一番。當天他親自趕着馬車送屠夫到比賽場去，隔夜還通宵陪着他。他說若不是對方使了不正當的手段，屠夫穩穩的能夠得彩。比賽場里的老手都參與這次陰謀，所以坦廸門不肯認輸，不願意出錢，決不願意出錢！這位小軍官如今在克立白酒店里算得上老資格，可是一年之前，他對於牛奶糖還未能忘情，那時他在伊頓公學讀書，常常挨打。

他們接着談論舞女娼妓，打拳喝酒。後來麥克墨篤下來了，便也加入他們一塊兒高談闊論。他並不覺得對於青年人說話應該有所顧忌。他說的故事，和在場年紀最小的浮浪子弟所說的一樣精采，既不怕傷了自己有年紀人的體面，也不顧壞了年輕人的心術。麥克老头兒說故事的本領是有名的。他不是在小姐太太面前用功夫的男人，朋友們只帶他上情婦的家里吃飯，不請他到母親家里去赴宴會。他從來不上台盤，朋友們誰都比他高貴些，虧得他本人樂天安命，沒半點兒虛驕之氣，自願自老老實實，快快活活的做人。

麥克吃了一餐豐盛的早飯。那時別人已經先吃完了。年輕的伐里那斯勛爵叨着個大大的海泡石烟斗；休斯上尉抽雪茄；坦廸門這小鬼是一刻不得安靜的，一有機會就賭，正在用盡力氣拋

小銀洋和杜西斯上尉兩個打賭，他那條小狗給夾在他兩腿中間。麥克和羅登從營里步行到俱樂部。他們跟大伙兒一起有說有笑，對於心里牽挂的事，一字不提。別人說得高興的當兒，何必打斷他們的談話呢？吃喝、說笑、講粗話，正和名利場中其他的事情一樣，也得繼續下去。羅登和他朋友沿着聖詹姆士街走到俱樂部的时候，一群群的人剛从教堂里散出來。

俱樂部里有一批常客，有好些是過时的花花公子。這班人老愛站在沿馬路的大窗子前面閑眺，一忽兒嘻皮笑臉，一忽兒目瞪口呆；那天這些人還沒有到，他們的位子全空着。閱報室里只有寥寥的幾個人。里面有一個是羅登不認得的，有一個曾經和他玩忽斯脫贏過他一些錢，賭賬沒有付清，所以羅登躲着不願意跟他招呼。還有一個靠着桌子看“保皇黨員”的星期特輯。這份刊物出名的忠于國王和教會，專登傷風敗俗的新聞。這人抬起頭來，很有含蓄的對克勞萊瞧了一眼，說道：“克勞萊，恭喜你。”

上校道：“你這話什么意思？”

斯密斯先生答道：“這消息在‘觀察者’和‘保皇黨員’都發表了。”

羅登滿面通紅，嚷道：“什么！”他以為他和斯丹恩勳爵的一段糾葛已經鬧穿，戰戰兢兢的拿起報紙來看，斯密斯先生見他這麼激動，有些詫異，抬起頭來瞧着他微微的笑。

斯密斯先生和白朗先生（就是和羅登賭賬未清的那一位）在上校進門以前正在談論他。

斯密斯說：“這件差使來得正合适，我看克勞萊窮得一文不名了。”

白朗說：“這真是一陣好風，吹來的福氣人人有份。他還欠我一匹小馬，動身以前總得還我。”

斯密斯問道：“薪水有多少呢？”

白朗答道：“兩三千鎊一年。可是气候太坏，他們也受用不了多少时候的。里佛西奇去了一年半就死了。他的前任听说只做了一个半月就送了命。”

斯密斯嚷道：“有些人说他哥哥厉害，我可觉得他語言無味。不过他一定有相当的势力，上校的位子准是他謀来的。”

白朗冷笑道：“他謀来的！得了吧。斯丹恩勋爵給安插的。”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呀？”

白朗一面看报，一面打着悶葫蘆說道：“賢慧妇人是丈夫的光荣。”

罗登在“保皇党员”上看到下面一段令人惊奇的新聞：

考文脫萊島新总督即将上任——皇家邮船雅魯賈克船長江特斯少校最近从考文脫萊島携回信札文件多种，此間由是得悉赫·依·湯姆士·里佛西奇爵士不幸傳染当地流行热病，已在斯汪浦登逝世。繁荣的殖民地上的各界人士，莫不深表哀悼。据悉总督一职將由下級騎士罗登·克勞萊上校接任。克勞萊上校在滑鉄盧战役曾有杰出的战績。統轄殖民地的長官不但应有过人的勇气，并須有特出的行政才能。預料此次由殖民部委任的克勞萊上校对于考文脫萊島总督一职定能胜任愉快。

麦克墨篤上尉笑道：“考文脫萊島在哪兒啊？这差使到底是誰派給你的？好小子，你把我帶去做秘書罢！”罗登和他朋友坐着細看这条新聞，猜了半天摸不着头腦。正在这当兒，俱乐部里的茶房走来遞了一張名片給克勞萊上校，上面写着威納姆先生的名字，說是这位先生要見他。

上校和他的助手断定威納姆是斯丹恩打發来的，便一同出去見客。威納姆先生滿面堆笑，很亲热的拉着克勞萊的手說道：

“你好啊，克勞萊？”

“我想你是代表——”

威納姆先生道：“對極了。”

“既然如此，請讓我介紹我的朋友麥克墨篤上尉，現在在綠衣禁衛軍中服務。”

“啊，麥克墨篤上尉，我有緣跟您見面，覺得十分榮幸，”威納姆先生說着，照他剛才招呼當事人的態度，笑咪咪的，跟麥克墨篤拉了一拉手。麥克只伸出來一個手指頭，手上還戴着黃皮手套沒脫掉。他冷冷的向威納姆先生彎一彎腰；那天他的領帶太緊，鞠躬的態度分外顯得僵硬。說不定他覺得斯丹恩勳爵至少應該打發一個上校來傳話，叫他和一個平民老百姓打交道，他是不樂意的。

克勞萊道：“麥克墨篤是我的代表，我的意思問他就知道。我看我还是走出去讓你們兩個談一談。”

麥克墨篤道：“當然。”

威納姆先生道：“不必不必，親愛的上校，我的目的是和您本人談一下，如果麥克墨篤上尉不嫌棄我，當然歡迎。說真話，上尉，我希望經過這次談話得到很愉快的結果，跟我的朋友克勞萊上校所預料的完全不同。”

麥克墨篤道：“唔！”他心里暗想：“哼！這些老百姓个个喜歡說空話，管閑事。”威納姆不等人請，自己坐下來，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說道：“上校，今天早上報紙上發表的差強人意的消息，想來你已經看見了。在政府一方面，收羅了一個有用的人才，在你一方面，如果你接受委任給你的職務，也得到一個很好的位子。我想你是沒什麼不願意的。一年有三千鎊的收入，天氣又舒服，總督府的房子又整齊，在殖民地上一切由你做主，將來還

准能高升。我全心向你道喜。我想你們兩位一定知道這是誰的恩典。”

上尉道：“我怎么会知道。”上校把個臉漲得通紅。

“你的恩人是天下最忠厚、最慷慨的，數一數二的大人物。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斯丹恩侯爵。”

羅登放粗了喉嚨嚷嚷道：“見他的鬼！我才不希罕他的位子。”

威納姆先生不動聲色的說道：“請你把態度放公正一點，也請你用用常識。我竟不明白你究竟為什麼緣故跟我那高貴的朋友生氣。”

羅登詫異極了，高聲說道：“為什麼緣故？”

上尉把手杖敲着地下，說道：“為什麼緣故？哼！”

威納姆滿面春風，答道：“就是那話兒了。其實呢，假如你是老于世故的，或者是存心忠厚的，一看就知道錯處在你。你從外頭回到家里，看見——看見什麼呢？看見斯丹恩侯爵在克生街和克勞萊太太一塊兒吃晚飯。這件事有什麼稀奇，有什麼不得了？這種情形是向來有的。我是個君子人，說的話一老一實，我把自己的名譽担保，”說到这里，威納姆先生把手按着背心，活像在議院里演說，“我認為你的猜疑真是荒謬絕倫，全無根據。對你關懷得無微不至的恩人是位有體面的君子人，你的太太更是白璧無瑕，你這一下子實在對不起他們。”

麥克墨篤說道：“你的意思，難道是說——克勞萊弄錯了嗎？”

威納姆切切实实的答道：“我相信克勞萊太太和我自己的老婆一樣清白。我相信我的朋友克勞萊全是因為吃醋吃得太厲害，所以不問是非出手傷人，把那位年老力衰、聲望極高，而且平

时不断照顾他的恩人打了一顿。不但如此，他又冤枉了自己的妻子，丢了自己的面子。这一下少不得会牵累他儿子将来的名声，连他自己的前途也会受影响。”

威纳姆一本正经的接着说道：“让我把情形说一说。今天早上斯丹恩勋爵把我找了去。他的情形真太惨了。这话我也不必跟克劳莱上校说，你想，一个衰弱的老头儿跟你这样的大力士交过手以后，有不受伤的嗎？克劳莱上校，不是我当面说你，你这样恃强打人，可真太狠心了。我的高贵的好朋友非但身体受伤，他的心，先生，他的心也在流血呀！他所喜欢的，又是平时受他栽培的人，竟会这样不留余地的糟蹋他！今天早上报上发表了政府委任你做总督的消息，这岂不就证明他对你的爱护嗎？今天早晨我看见勋爵的时候，他真可怜。他也像你一样，急着要报仇，要用血来洗清他受到的侮辱。我想你知道他的勇敢是大家公認的，克劳莱。”

上校道：“他的确有胆量。谁也没批评他缺少勇气。”

“他第一道命令就是叫我写一封挑战书给克劳莱上校。他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太气人了，非得跟克劳莱拼个你死我活。”

克劳莱点点头道：“威纳姆，你这就说到本题了。”

“我使尽方法叫斯丹恩侯爵平下气来。我说：‘天啊，我真懊悔，早知如此，我和威纳姆太太一定接受了克劳莱太太的邀请，到她家吃晚饭了。’”

麦克墨笃道：“她请你们夫妇吃晚饭嗎？”

“对呀，就在看完歌剧以后。喏，这就是请帖——噯呀——不是——这是另外一张纸，我还以为我带在身边呢。反正这没多大关系，我保证我说的全是真话。如果我们去了的话——只怪威纳姆太太又闹头痛——她一到春天就闹头痛——如果我们

去了的話，那麼你回家時候決不會犯疑，也不至於出口傷人，和勛爵吵起架來。你瞧，就因為我那可憐的老婆犯了頭痛，你就非要讓兩位體面的人物冒性命的危險。你們兩家是國內最高尚的舊世家，這一鬧不但掃盡面子，而且還會引起更大的不幸。”

麥克墨篤先生弄得莫名其妙，傻登登的瞧着他的朋友。羅登眼看掌中之物快要从他手里滑掉，勃然大怒。威納姆的一席話他一個字都不相信，可是卻沒法揭穿他，証明他在扯謊。

威納姆施展出在議院演說的口才，滔滔汨汨的說下去道：“我在斯丹恩勛爵床旁邊坐了一個多鐘頭，再三央求他不要找你決鬥。我解釋給他聽，我說當時的情形確實令人起疑——確實令人起疑。我承認，在你的地位上，是很容易誤會的。我說一個人妒火中燒的時候，事實上就是個瘋子，不能把他的一舉一動当真。我說你們兩人如果決鬥的話，反而大家丟臉，我說當今時世已經有許多要不得的革命理論，在下等人里面流傳，教他們鬧什麼階級平等，這趨勢是够危險的，因此像他勛爵那麼位高望重的人物，不應該把這件不雅的事情鬧得眾人皆知。就算他是平白無辜的，可是普通一般的人總要怪他呀。總而言之，我求他不要送挑戰書。”

羅登咬牙切齒的說道：“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信。從頭兒到尾是你胡扯，而且你也是同謀，威納姆先生。如果他不送挑戰書給我，那就讓我送給他也行！”

上校插口說話的時候來勢凶猛，吓得威納姆先生臉如土色，兩只眼睛只顧瞧着門口。

亏得麥克墨篤撐他的腰。這位先生站起身來，賭咒罰誓，責備羅登不該出言無狀。他說道：“你既然把這件事交給我辦，就得聽我吩咐，不能自作主張。你說這種粗暴無禮的話侮辱威納

姆先生，就是你的不是了。威納姆先生，他應該向你道歉才对。如果你要給斯丹恩勛爵送挑战書，請你找別的人，我可不去。如果勛爵挨了打願意不还手，那还不好嗎？至于他和——和克勞萊太太的事，我認為根本沒有憑据。你的太太是清白的，就像威納姆說的那樣清白。不管怎么着，我劝你閑話少說，赶快把位子接下来，要不然你就是个大傻瓜。”

威納姆先生一塊石头落地，高声說道：“麥克墨篤先生，听你說話，就知道你是明白人。克勞萊上校气头上的話，我决不計較。”

罗登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自己会收篷。”

上尉和顏悅色的說道：“別多嘴，你这糊塗蛋。威納姆先生是向来不跟人打架的，我認為他的行事很有道理。”

斯丹恩的使者大声說道：“我認為大家該把这次的事件忘得干干净净，不要讓一字一句傳到这重門外面去。我說這話一方面为我朋友打算，一方面也为克勞萊上校着想，虽然上校硬說我是他的冤家。”

麥克墨篤上尉說道：“看来斯丹恩勛爵是不会多嘴的，我們这方面也不必再提。不管你怎么解釋，这件事听起来总有点心不雅，所以还是少說为妙。反正挨打的是你們，不是我們，既然你們善罢甘休，那么我看我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話說到此地，威納姆先生拿起帽子准备回去。麥克墨篤送到門口，把气呼呼的罗登关在屋里，自己跟出来。門关上以后，麥克墨篤紧紧的瞧着对方的代表，他那兴致蓬勃的圓臉上的表情可不大恭敬。

他說：“威納姆先生，你倒是不拘小节的。”

威納姆微笑道：“好說，好說，麥克墨篤先生。我把名誉和良

心担保，克劳莱太太在看完歌剧以后的确請我們吃晚飯来着。”

“当然！只怪威納姆太太又鬧头痛。我这兒有一千鎊，請你給我一張收条，我这就把錢封在信封里，讓你轉交斯丹恩勛爵。我的人不跟他决斗，可是我們不願意拿他的錢。”

威納姆做出一老一实的樣子說：“这是誤会——整个兒是誤会，亲爱的先生。”当下麦克墨篤上尉躬着身子在俱樂部門前和他告別。威納姆下台阶的时候，畢脫爵士恰巧走上来。這兩位先生以前也曾經見過几面。上尉一面把从男爵領到他弟弟那兒去，一路上偷偷告訴他說斯丹恩勛爵和上校兩人中間的糾葛，他已經給解决了。

畢脫爵士听了这消息当然覺得很高兴。他滿腔热忱給弟弟道喜，庆幸这件事情居然和平解决。他發揮一番又得体又含教訓的議論，批評决斗的害处，并且說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爭端是非常不妥当的。

这篇話只算開場白，接着他大展口才打算給罗登夫妇倆劝和。他扼要地把蓓基的話重述了一遍，表示他自己認為她的話大致可靠，相信她是清白無辜的。

可是罗登把他的話置之不理。他說：“这十年来她一直在偷偷的藏私房。昨天晚上她还賭神罰誓說她沒有拿过斯丹恩勛爵的錢。那笔款子給我找到以后，她馬上知道什么都鬧穿了。畢脫，就算这次她是清白的，她的罪名也不能因此减低。我不願意見她——永远也不要見她。”說罢，他低下了头，滿臉是伤心絕望的表情。

麦克墨篤摇摇头說：“可憐的家伙。”

起初罗登·克劳莱不願接受这么一个混賬东西替他謀来的位置，并且主張叫孩子退学，因为当初小罗登进学校全仗斯丹恩

勛爵的力量。他哥哥和麥克墨篤兩人再三央求，他才答应不放弃这些权利。这主要还是麥克墨篤的功劳，他对罗登說斯丹恩想起自己白費力气，反叫仇人沾光，一定气个半死。

斯丹恩侯爵在这次事变以后重新露面的时候，殖民部的秘書恭而敬之的来見他，頌揚他选拔得人，庆幸殖民地上得到这么賢明的長官。斯丹恩勛爵听了这些称贊心里有多么感激，大概你也想得出来。

正像威納姆所說的，勛爵和克勞萊上校的一場冲突已經給忘得干干淨淨。也就是說，这次事件中的主角和配角絕口不提它。至于在名利場上呢，当晚就有五十来个宴会上大家紛紛談論这件事。克拉格兒貝这小伙子亲自出馬，一晚晌走了七家宴会，把新聞講給大家听，到一处加一些潤色和批評。华盛顿·华爱脫太太心里那份痛快說也說不尽。以林主教夫人覺得这事伤風敗俗，憤慨得不得了。主教当天就到崗脫大厦去在宾客签名本上留了名字。莎吳塞唐很难受；他的妹妹吉恩夫人当然也很难受。莎吳塞唐老夫人写了一封信到好望角給她的大女兒。这件新聞轟动全城，倫敦人議論紛紛，至少談了三整天。滑格先生受了威納姆先生的囑咐，着实奔走了一番，才算沒讓这消息登上報紙。

說也可憐，克生街上的拉哥尔斯落在地保和捐客手里。从前住在这所公館里的美人兒却不知去向了。反正她的行踪無人过問，过了一兩天，誰还管这些閑賬？那么她究竟有沒有干下什么丑事呢？我們知道世上的人心胸多么寬大，我們也知道名利場中对于这类的疑案有什么輿論。有人說她追隨在斯丹恩勛爵之后，到拿波里去了。有人說勛爵風聞蓓基追踪而去，立刻逃到巴勒莫。有人說她住在比厄斯大脫，做了保加利亞皇后的侍从

女官。有人說她在波羅涅。又有人說她就住在契爾頓納姆的一家寄宿舍里。

羅登給她一笔年金，勉強可以過日子，反正她会精打細算，花錢是儉省不過的。如果有保險公司肯給羅登保壽險的話，他离开英國之前准会把積欠还清。無奈考文脫萊島上的气候太坏，虽然他把將来的薪水作抵押，也沒人肯借錢給他。他匯給哥哥的款子每回准时寄到，每班郵船也总有他写給兒子的信。他經常供給麥克墨篤雪茄烟，又送給吉恩夫人許多殖民地上的出品，像貝壳、胡椒、辣菜、石榴醬等等。他定了一份“斯汪浦城公報”給哥哥看，報上把新总督大捧特捧。还有一份報叫“斯汪浦城步哨”，总督府請客的时候漏掉了那編輯的太太，因此報上指責他行事專制暴虐，說是跟他一比之下，尼羅王^①算得上开明的慈善家。小羅登最喜歡閱讀報紙上談到他大人的文章。

小羅登的母亲并不想法子和孩子見面。他每逢星期日和假期总回到大娘家里。不久之后，女王的克勞萊庄地上所有的鳥窩他全看过了，而且常常騎着馬跟赫特爾斯頓爵士的獵狗出去打獵。他第一次到漢泊郡作客的时候就十分賞識这群獵狗，那一回下乡的情景，他始終記得清清楚楚。

第五十六章

乔杰成了闊大少

乔治·奧斯本如今在他祖父勒塞尔廣場的公館里面地位十

^① 尼羅(Nero, 公元前37—68), 羅馬著名的暴君。

分穩固。他住的是父親從前的臥房，屋子裡的一切財富，將來都由他承繼。這孩子相貌俊美，舉止高貴，態度文雅，叫他祖父看着疼愛。奧斯本先生對於孫子就像當年對於兒子那樣得意。

孩子比他父親小時候過得更奢侈，更沒有管束。近來奧斯本先生的營業非常發達，在市中心，他的聲望和財富都大大的勝過從前。在以前，他只要喬治進個像樣的私立學校；看着兒子当了軍官就志得意滿。可是這老头兒對於小喬治的野心却要大得多。他常說要叫小傢伙做個上流人物。他幻想自己的孫子進大學，做議員，說不定還能封從男爵。老头兒覺得要是能够眼看着孫子有希望安享這般的榮華，死也安心了。他一定得找個頂兒尖兒的大學畢業生來教導他，江湖騙子和冒牌學者他都不要，決計不要！幾年以前，他還曾經惡狠狠的痛罵牧師和學究這一類的人，說他們全是騙子、混蛋，只配死啃着希臘文拉丁文掙幾個錢活命。他罵這群狗目中無人，居然敢小看做買賣的上等英國人；他們這樣的傢伙，一時要買五十個下來也容易。可是現在他時常一本正經的慨嘆自己以前沒受過好教育，又擺起架子像演講似的再三的对喬杰解釋經典教育的優點和必要。

吃飯的時候見了面，祖父总要問問孫子那天讀了什麼書。孩子報告一天里做的功課，他老是表示十分感興趣，假裝自己也是內行。他到處露馬脚，別人一看就知道他無知無識。這樣并不能使孩子尊敬他的長輩。那孩子腦子快，在別處受過好教育，過了不久就發現爷爷是個蠢東西，因此看不起他，把他呼來喝去。喬治在老家雖然度日艱難，沒機會開眼界，受的調教却是好的，比他祖父想出來的種種花樣有好处得多。他是母親帶大的。她母親是個忠厚無用的好人，除了為兒子得意之外，从来不驕傲自滿。她心地干淨，態度又謙遜，真正是大人家風範。她忙着服

待別人，悄悄默默的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她的談吐并不驚人，可是心里想的嘴里說的無一不厚道。我們可憐的愛米麗亞誠懇，本色，待人又好，人品又高尚，還不是個有身分的太太嗎？

小喬杰見他媽媽這樣軟弱好說話，便對她逞威作福。後來他跟着祖父過活，覺得那老头兒底子里愚蠢粗俗，又愛擺架子，哪里有他母親那份兒秀氣和純朴，所以對他也作起威福來。如果他做了東宮太子，受的教育也不能叫他更加目中無人。

他的母親在家里牽心挂肚的惦記着他。我看她白天是一日想到晚，到晚上，一個人淒淒惶惶的，說不定一想又是大半夜。這位小爺離開了母親倒并不难過，因為祖父這邊有各種消遣解悶的新鮮玩意兒。小孩兒上學以前哭哭啼啼，多半是害怕學校里有好多不樂意的事，很少為舍不得家里的人傷心個不完的。朋友們，弟兄們，如果你們回想到小時候看見一塊姜汁面包就擦干了眼淚，拿到一個梅子餅就忘記了跟媽媽姐姐分別的苦痛，你們也就不会自以為清高了。

喬治·奧斯本少爺的日子過得窮奢極欲，凡是他那又有錢又闊綽的爺爺認為他該有的享受，沒少了一件。奧斯本先生吩咐馬車夫給他挑一匹最漂亮的小馬，不必計較費用。于是喬治就開始學騎馬了；他先在騎馬學校里上課，練習不用馬鐙騎馬和跳籬笆。學會以後，馬夫就領着他到新街，到親王公園，最後又到海德公園去顯本領。他全副配備，騎在馬上在海德公園兜圈子，馬夫馬丁在后面跟着。奧斯本老头兒如今在市中心的營業有一部分已經脫手交給手下人去辦，自己比較空閑，时常和奧斯本小姐坐着馬車到這種時髦地方去兜風。他每回瞧着喬杰渾身闊大少的气派，踩住馬鐙拍馬迎上來的時候，便用手拐兒推推孩子的姑媽，說：“你瞧他，奧小姐。”馬夫對着車子行禮，車上的听差又

向乔治少爷行礼，老头兒笑着对窗外的孙子点头，得意得臉放紅光。乔杰另外一个姑媽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是每天到圓場来兜風的，馬具上和車身上都画着他家的紋章，是一头头金色的公牛。車里面坐着三个青白臉皮的小姑娘，戴着蝴蝶結，插着烏毛，瞪着眼在窗口呆呆的看。白洛克太太看見这一步高升的小子騎在馬上跑过去，头上歪戴着帽子，一只手挂在身边，尊貴得像个大爷，不由得狠狠毒毒的对牠瞅了几眼。

乔治少爷虽然还不到十一岁，穿的可是定做的騎馬褲，底下有皮帶子繞过鞋底扣住，脚上的靴子也十分精致，打扮得活像个成年人。他有鍍金的馬刺，金头的馬鞭，領巾上还別着別針。他的羊皮小手套是岡特衣街上蘭姆家鋪子里最上等的出品。他的母亲本来也給他备了兩条領巾，还为他縫了几件襯衫，特特的滾了边，可是撒姆尔回家看望媽媽的时候，里面都換了講究的細麻紗襯衫了，上面还釘了宝石小扣子。她預备的一份东西太寒蠢，給擱在一边，大概奧斯本小姐已經把它們賞了馬夫的兒子。爱米丽亞看見兒子換了穿戴，竭力叫自己覺得快活。反正孩子这样漂亮，她瞧着倒是真心的得意高兴。

她曾經化了一先令替他画过一个側影，把它傍着另外一張画像挂在牀头的牆上。有一天，孩子按时来探望媽媽。他騎了馬在白朗浦頓的小街上跑，引得那些住在街上的人都像平常一样，湊到窗口来看他，羡慕他穿的使的都那么講究。他滿面得色，急急的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这件大衣是白顏色的，非常漂亮，上身还有小披肩和絲絨領子）——他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紅皮小盒子遞給母亲。

他說：“媽媽，这是我自己出錢买来的，我想你一定喜欢这东西。”

爱米丽亞开了盒子，高兴得叫起来，抱着孩子，不知怎么疼他才好，一遍又一遍的吻着他。盒子里是他自己的肖像，画得很好看，可是寡妇当然觉得它还赶不上本人一半那么俊。他的祖父偶然在沙烏撒潑頓一家櫥窗里看見陈列着的肖像，觉得很合意，就要那画家給乔杰画一張像。乔杰有的是錢，想着还要一張小的，就去問画师要多少錢，說是他想自己出錢画一張送給母亲。画师听了很得意，只开了一个很小的价錢。奥斯本老头兒听見这事，大声夸贊他，賞給他許多錢，比孩子买画花掉的多了一倍。

爱米丽亞这一下可真乐坏了；一比下来，老头兒那点兒高兴真不算什么。这件事証明兒子心上有她，使她从心里喜欢出来，覺得全世界的孩子誰也沒有他心地忠厚。这以后好几个星期，她一想起他的孝心就快乐。枕头底下压着他的肖像，她睡也睡得香甜些。她一遍遍的吻它，对着它淌眼泪，瞧着它禱告。这低心小胆的可憐东西！心爱的人給她一点兒好处，她就感激不尽。自从和乔治分手以来，她还没有尝到这样的快活和安慰。

乔治少爷在他爷爷家里真威風。吃飯的时候，他神气活現的請太太小姐們喝酒。他的老爷爷看着他喝香檳酒的样子十分得意。他高兴得臉上紅里帶紫，把手拐兒推推鄰座的人說道：“瞧他那样兒！这样的小家伙真是少有的。天哪！天哪！过不了多久他就要梳妝盒子和刮鬍子的剃刀了，瞧着吧！”

可惜乔治的这些把戏，只有奥斯本先生欣賞，他的朋友們却不大喜欢。考芬法官的話講到一半，給乔治打断，以致于說的故事一点也不精彩了，心上很不高兴。福該上校瞧着小孩子喝得半醉，也并不覺得有趣。他的手拐兒撞翻了酒杯，把一杯葡萄酒都洒在托非中士太太的黃軟緞袍子上面，事后还在旁边打哈哈，

托非太太也不会因此感激他。她的第三个兒子比乔杰大一岁，在以林学校鉄格勒斯博士那里念書，偶然回家，一到勒塞尔广场就挨了乔治一頓好打。这件事虽然叫奥斯本老头兒高兴非凡，却不能使托非太太对孩子有什么好感。为这件事乔治的祖父特地賞給他兩基尼，并且說如果他能够照样痛打年齡比他大身量比他高的孩子，还有重賞。老头兒究竟認為打架有什么好处，我們很难說。他恍惚覺得男孩子多打打架，以后做人就經得起風霜，学得蛮橫霸道，也是一件有用的本領。不知多少年来，英国孩子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孩子們中間流行种种坏習气，像欺侮弱小，待人殘暴，不講公道；然而为这些惡習气辯护的，甚至于称揚它們的，何止千万？乔治打敗了托非少爷，又受到爷爷贊賞，十分得意，当然还想多制服几个人。有一天，他穿了一套花梢透頂的新衣服，神气活現的在聖·潘克拉斯附近散步，一个面包店里的学徒說了几句尖酸的話譏笑他的打扮，尊貴的小爷登时發起脾气来，拉下上身的漂亮外套遞給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就是拖德少爷，住在勒塞尔广场的大可蘭街，是奥斯本股分公司里一个小股东的兒子）——他拉下外套遞給他的朋友，准备把面包店学徒痛打一頓。無奈这一回情势不利，乔杰反叫那学徒打了。他回家的当兒，真可憐，一只眼睛給打青了，漂亮的襯衫綫边上洒滿了斑斑点点的血迹，全是他自己的小鼻子里流出来的。他告訴祖父說他剛和一个大力士交过手。后来在白朗浦頓，他也說起这次打架的情形，講了一大篇很不可靠的話，把他可憐的母亲吓得心惊胆战。

住在勒塞尔广场可蘭街的小拖德是乔治少爷的好朋友，非常崇拜他。他們兩人都喜欢画戏台上常見的角色，都爱吃太妃糖和复盆子甜餅。冬天沒有風雪的日子，他們一塊兒在亲王公

园和海德公园的曲池上溜冰。奥斯本因为他们爱看戏，特地命令乔治少爷的贴身佣人罗生带他们去，三个人一起坐在后厅，舒服得了不得。

这位先生陪着两个孩子，把伦敦城里的大戏院都走遍了。从特鲁瑞戏院到撒特拉威尔斯戏院，戏子的名字他们统统知道。不但如此，他们自己也常常演戏给拖德家里的人和他们的小朋友看。他们有硬纸板搭成的戏台，还有惠斯脱有名的演员们帮忙。他们的听差罗生做人很大方，只要手里有钱，往往在看完戏以后请两位少爷吃牡蛎，还请他们喝甜酒——仿佛是人临睡之前喝一杯的样子。当然，乔治小少爷感激罗生带头儿寻欢作乐，他自己使钱又散漫，罗生得的好处也不会少的。

奥斯本先生自己做衣服只请个市中心的裁缝，可是打扮孙子的时候，就嫌市中心的和霍尔朋的裁缝没有本事，特地从伦敦西城叫了一个有名的高手裁缝来，并且告诉他做衣服的时候不必省钱。冈特衣街的吴尔息先生奉了奥斯本先生的命令，挖空心思，给孩子做了许多式样花梢的裤子、背心、上衣。就算整个学校里全是花花公子，这些衣服也够他们穿的了。乔杰有事为晚上宴会穿的白背心，普通宴会穿的丝绒背心，还有披肩式的梳妝衣，做得十分精致，这些东西简直不像小孩儿的打扮。他天天吃晚饭之前一定要换衣服，他祖父说他：“活脱儿是个西城的大爷。”家里专门搬了一个佣人伺候他，服侍他穿衣服，每逢他打铃的时候跑上去答应，他有信来的当儿用银盘子托给他。

吃过早饭，乔杰就像成年人似的坐在饭厅的圈椅里面看“晨报”。佣人们瞧他那么少年老成，都觉得有趣，说道：“你听听，他已经会赌神发誓的骂人啦！”他们里头有记得他父亲乔治上尉的，说他“跟他爹像得脱了个影儿似的”。他有的时候蛮横霸道，

有的时候馬馬虎虎，常常開口罵人，一刻都不安靜，有了他，屋里就熱鬧了。

附近有一个学究，开了个私館教孩子。他登廣告說：“本校为有志攻讀大学，参加議院或是研究神学、法学、医学的貴族子弟做好准备工作。本校和一般旧式教育機構大不相同，避免戕害兒童身心的体罰制度。校內环境幽雅高尚，生活舒适，充滿了家庭的温暖。”勃魯姆斯白萊区赫德路的勞倫斯·維爾牧师（他又是貝亞愛格思伯爵的私人牧师）就用这种方法来招徠學生。

私人牧师和他太太兩人孜孜不倦的登廣告和鑽營，所以家里总有一兩個寄宿生。这些學生出的學費很不少，大家公認环境是再舒服也沒有了。寄宿生里头有一个是西印度群島来的，向来沒有家屬来看望他。他長得又肥又大，黃黑面皮，頭髮乱蓬蓬的活像羊毛，一股子闊少爺的气派。还有一个粗粗笨笨的大孩子，已經二十三岁了；他以前沒有受过好好的教育，維爾夫婦答应將來想法子把他介紹到上流社会里去。还有兩個是东印度公司斑格尔上校的兒子。乔杰进学校的时候，他們四个已經寄宿在維爾太太高雅的家庭里了。

乔杰和其他十几个孩子一样，是走讀生。早上，罗生先生陪着他上学。如果天气好，到下午就騎着馬回家，后面有馬夫跟着。学校里傳說他的祖父闊得不得了。維爾牧师时常亲自对乔治恭維他爷爷有錢。他时常教誨乔治，說他是注定要做大人物的，應該从小准备起来，小时謹勤受教，長大后才能办大事。他說將來指揮下屬的人現在必須先遵守規則，因此他請求乔治不要帶太妃糖到学校里来，免得把那兩個斑格尔少爺吃得害病，反正維爾太太預备的飯菜既精致又丰盛，他們兩人并不少吃的。

他們讀的書，或者像維爾先生說的“所包括的各項學科”，範圍真廣。凡是有名兒的科學，在赫德路讀書的學生都可以學到一些。維爾牧師有一架太陽系儀，一架小型發電機，一個轆轤，一個劇場（就在洗衣房），一套化學儀器，還有一個圖書館——據他說里面包括各國古今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他帶着學生們到大英博物館參觀陳列着的古物和自然科學的標本，一面替他們講解，引得旁人都圍上來聽。所有勃魯姆斯白萊區的人都知道他的學問十分淵博，非常佩服他。只要他開口說話（他差不多老在開口說話），用的总是最深奧最文雅的字眼，因為他很有見識，知道那些响亮、動聽、擱在嘴里有斤量的字眼是不費錢的，跟最平凡最沒有氣魄的字眼一樣便宜。

他在學校里就用這種口氣對喬治說話：“昨天晚上，我和敵友包爾德思博士暢論科學——敵友包爾德思博士是一位名符其實的考古學家，先生們，他是一位名符其實的考古學家。從博士家里出來，我路過勒塞爾廣場，發現令祖大人的富麗堂皇的府邸中燈燭輝煌，似乎正在進行宴樂。據我推測；奧斯本先生昨晚大宴貴賓，想來我沒有猜錯吧？”

小喬杰很幽默，常常當着維爾先生的面模仿他。他胆子又大，學得又像，回答說：“您的猜測甚為準確。”

“既然如此，先生們，有光榮參加奧斯本先生宴會的賓客決計不會對於菜肴有所不滿，這是我敢打賭的。我本人也承蒙奧斯本先生屢次相請——（真的，我想起來了，奧斯本，今天早上你沒有準時到校，而且這種過失，你犯過不止一次了。）我剛才說起承蒙奧斯本先生不棄，尊我為座上客。雖然我以前也曾和國內的大人物和貴族在一起吃喝，——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恩人，喬治·貝亞愛格思伯爵，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肯定的

說，講到酒菜的丰盛，接待的周到，气派的豪华，英国中等階級的排場竟和貴族們一樣。白勒克先生，請你把幼脫勞比思書里的那一段繼續念下去，剛才是因為奧斯本來遲了，所以打斷的。”

有一段時候，喬治就在此位了不起的先生手下受教育。愛米麗亞聽不大懂他說的話，以為他是個少有的大學問家。可憐的寡婦和維爾太太交朋友，自有她的打算。她喜歡到學校里去，因為可以看着喬治從家里來上學。維爾太太每個月開一次談話會，粉紅的請帖上用希臘文印着“雅典學院”。開會的時候，教授先生和學生跟家長聯絡感情，請他們喝幾杯淡而無味的茶，對他們談好些高深淵博的話。可憐的愛米麗亞最喜歡參加這種談話會，一次都不肯錯過。她只要能叫喬治坐在身邊，就覺得這些會有趣極了。不管天氣怎么壞，她總會從白朗浦頓一直走來。會後，客人散了，喬杰也由他的傭人羅生陪着回家了，可憐的奧斯本太太穿上大衣，圍上披肩，然後走回家去。動身以前她從來不忘記跟維爾太太擁抱着告別，感激涕零的向她道謝，因為她請她過了那麼一個愉快的黃昏。

喬杰在此位有學問的萬能博士手下究竟有什麼進益呢？照他每星期拿給祖父的成績單子來看，他的進步真是驚人。成績單上印着二十幾種有益的功課，由老師填上等級。喬杰的希臘文是優等，拉丁文是優等，法文是優等，別的功課成績也相仿。到學期終了，每個學生每樣功課都得獎。甚至于像那個叫施瓦滋的蓬頭小後生（他是墨默爾太太同父異母的兄弟），從鄉下出來的二十三歲的失學青年勃勒克，還有剛才說起的那個不長進的拖德少爺，也都有獎品。獎品是值十八便士一本的書籍，上面印着校名雅典學院，還有教授先生的拉丁文題贈，口氣非常誇張，

拖德少爷一家人全是靠奥斯本吃饭的。拖德本来是个小职员，由老头儿一步步提拔上去，做到商行里的小股东。

奥斯本先生是拖德少爷的教父。拖德少爷长大之后在名片上印的名字是奥斯本·拖德先生，而且成了个非常时髦的公子哥儿。玛丽亚·拖德受洗的时候就请奥斯本小姐做教母。奥斯本小姐每年送给女孩儿一本圣书，许多传教册子，一本低教会派的诗歌，或是其他相仿的礼物，足见她待人厚道。奥小姐有时带着拖德家里的人坐马车兜风。他们生了病，她那听差，穿着一身大大的毛毡灯笼裤子和背心，就会从勒塞尔广场送糖酱和各种好吃的东西到可兰街去。对于勒塞尔广场，可兰街战战兢兢，十分敬重。拖德太太的手巧，会铰裱在羊腿旁边做装饰的纸花边，又会把红萝卜白萝卜刻成花儿鸭子等等东西，做得很不错。每逢奥斯本家大请客，她就上“广场”帮忙（她家的人都那么称呼奥斯本家），压根儿不敢希望坐到席面上去。要是有什么客人临时不能来，拖德就给请来凑数。拖德太太和玛丽亚到晚上过来，轻轻的敲门溜进去，到奥斯本小姐带着女客到客厅休息的时候，她们已经等在那里。先生们上楼以前，她们娘儿就给太太小姐们弹个曲子唱个歌儿解闷。可怜的玛丽亚·拖德，可怜的女孩子！她在可兰街不知费了多少力气练习这些双人合奏和奏鸣曲，才敢到广场来当众表演。

这样看来，乔杰竟是命中注定，和他接触的人都得服他使唤。亲戚、朋友、佣人，没有一个不受他驱遣。说句实话，他本人很喜欢这种环境，大多数人的心理也像他一样。乔杰爱做大爷，看来他天生会做大爷。

在勒塞尔广场，人人都怕奥斯本先生，而奥斯本先生就怕乔杰。这孩子风度翩翩，开口就能谈书本子，谈学问，和父亲长的

又像(他父亲至今葬在布鲁塞尔,到死不曾和老的講和),这种种使老爷爷十分敬畏。这样一来,孩子当然更長了威風。小乔治的相貌,無意中說話的声音,往往使那老头兒呆柯柯的以为在他面前的不是孙子而是兒子。他从前对大乔治过分严厉,如今要补过贖罪,就一味的姑息孙子。別人瞧着他对乔治那么和軟,都觉得詫异。他跟奥斯本小姐說話的当兒,仍旧是粗声大气咒一声罵一声的,如果乔治吃早飯迟到,他只笑笑就完了。

乔治的姑媽奥斯本小姐是个形容枯槁的老小姐。她四十多年来日子过得全無生趣,而且一向受父亲作踐,折磨得一点剛性也沒有了。一个脾气倔强的男孩子要制服她并不是难事。乔治不管要她什么东西,像壁橱里一罐罐的糖醬呀,画盒兒里面干裂的顏色呀(这盒顏色还是她跟着思米先生学画的时候使的,当年她还不算老,她的紅顏还没有消褪呢)——乔治不管要她什么,不問情由伸手就拿。东西到手之后他就把姑媽扔在一边不睬她。

他也有几个朋友和知己,譬如那一味說空話和拍馬屁的老师就是一个,另外还有个比他大的同学拖德,也是成天趋奉他,甘心挨他揍的家伙。亲爱的拖德太太最喜欢叫她八岁的小女兒罗莎·賈米瑪跟乔治在一塊兒玩。她常說:“这一对小人兒在一塊兒真合适!”当然这話是不能当着“广场”那兒的人說的。痴心的媽媽心里暗想道:“将来的事誰說得定?他們倆不是正好一对兒嗎?”

可憐巴巴的外公也得受这位小霸王的驅遣。乔治的衣服那么漂亮,騎馬的时候还有馬夫跟在后面伺候,不由得老头兒不尊敬他。乔治却瞧不起他外公。約翰·賽特笠的老冤家奥斯本先生心腸最硬,背后不时对他譏笑謾罵,用的字眼又粗俗又下流,

提起他的时候，总叫他老叫化子、卖煤老头兒、穷光蛋等等，那口气十分惡毒不堪。小乔治时常听见这些话，怎么怪得他瞧不起那倒楣鬼兒呢？他住到爷爷家里几个月之后，賽特笠太太死了。她活着的时候对外孙沒有多大感情，外孙也不高兴表示伤心。他穿了一身簇新的丧服到母亲那里去送外婆的丧。那天他本来要去看一出盼望了好久的戏，为着要送丧，只得罢了，心里老大不高兴。

老太太的病給爱米丽亞添了忙，說不定也保全了她。女人受的苦，男人是不了解的。好多女人天天得忍气吞声的受磨折，如果我们担当了其中的百分之一，只怕已經要發瘋了。她們不断的做苦工，却得不到一点兒酬报；她們忠厚待人，只落得老是遭人作踐；她們掏出心来服侍別人，不辞劳苦，也不怕麻煩，結果連一句好話也換不着。多少女人口無怨言的忍受这种煎熬，在外面还得笑咪咪的裝沒事人兒。她們死心塌地做奴隶，硬不起心腸来反抗，还不得不顧面子。

爱米丽亞的母亲先是成天坐在椅子上，后来就上了床下不来了。奥斯本太太老是守在病床旁边伺候，难得溜出去看看乔治。虽然她并沒有多少机会去探望兒子，老太太心上还不高兴。日子过得寬裕的时候，她原是个好心腸、好脾气、笑臉迎人的母亲，不幸后来貧病交逼，才变出这个倔强的性子来。不管她怎么生病，怎么和女兒疏远，爱米丽亞始終孝順她。母亲的病反倒幫她渡过了另外的一个难关，因为她給病人不停的使喚着，根本沒有功夫想到自己悲慘的身世。爱米丽亞讓她母亲發脾气，不去違拗她，只想法子减少她病中的痛苦。病人什么事都留心，丧声歪气的問这样問那样，她总是和和順順的回答。她自己信教虔誠，为人也本色，凡是她能够想到感觉到的，她就用来安慰受苦

的病人，讓她心上有個希望。她母親（從前對她那麼慈愛的母親）臨死的時候只有她在旁邊送終。

母親死后，她把所有的時間精力都花在傷心的老父親身上，不時安慰他，伺候得他舒服。老头兒受了這個打擊，心痛得神志糊塗。如今他是真的無依無靠；妻子、名譽、財產，一切他最心愛的東西都完了。這個龍鍾的老頭兒傷心絕望，身邊只剩一個溫柔的愛米麗亞，以後就得靠着她。這家子的事實實在沉悶無味，我不打算多寫。我看見名利場上的人已經在預先打呵欠了。

有一天，貝亞愛格思伯爵的家庭牧師維爾先生正在書房裏和學生上課，像平常一樣滔滔汨汨的說個不完，校門口忽然來了一輛漂亮的馬車，停在門前雅典女神的雕像旁邊，接着就有兩位先生從車裏走出來。那兩個斑格爾少爺急忙冲到窗口，心里恍惚覺得或許爸爸從孟買回來了。那二十三歲的傻大個兒本來在對着書本子偷偷的哭，這時把臉貼在玻璃上往外看馬車，把鼻子擠扁了也不管。他看見一個听差從車上跳下來，開了車門讓車裏的人出來，便道：“一個胖子，一個瘦子。”他說到這里，只听得外面大聲打門。

屋裏從維爾牧師到小喬杰，個個人都對於這件事發生興趣。牧師希望有人送兒子來上學，喬杰希望借此少上一會兒課。

學校里有個小听差，常年穿着破旧的号衣，上面的銅扣子都褪了色，每回出去開門，總披上一件又窄又小的外套。他走到書房裏說道：“有兩位先生要見奧斯本少爺。”那天早晨，因為教授先生不准喬杰在上課的時候吃梳打餅干，兩邊爭吵過几句。維爾先生听了這話，臉上恢復了原狀，和顏悅色的說道：“奧斯本，我准你去跟那兩位坐馬車來的朋友見面。請你代我和維爾太太向

他們問好。”

乔杰走到会客室，看見兩個陌生人。他抬起頭，擺出他那目中無人的樣子瞧着他們。兩個客人里头有一个是留鬍子的胖子。另外一个是瘦高个兒，穿一件藍色外套，外面一排長方扣子。他臉上晒得黑黑的，頭髮已經灰白了。

瘦高个兒楞了一楞，說道：“天啊，多像他！我們是誰你猜得着嗎，乔治？”

孩子把臉緋紅了——他一兴奋就臉紅——他的眼睛也亮起来，說道：“那一位我不認識，可是我想您准是都宾少佐。”

不錯，他就是我們的老朋友。他和孩子招呼的時候，喜歡得聲音發抖。他牽着孩子兩只手把他拉近身来。

他說：“你母亲大概曾經跟你談起我来着，对不对？”

乔治答道：“她談起您好多好多回。”

第五十七章

近东的風光

奧斯本老头兒有不少理由可以自鳴得意。其中一条就是他以前的对头、冤家、又是恩人約翰·賽特笠到老来穷愁潦倒，竟要靠着他才能过活。当年害得賽特笠最苦，侮辱得他最厉害的就是奧斯本。他自己是世路上的得意人，时常咒罵那老叫化子，可是也不时周济他。每逢他把爱米丽亞的家用叫乔治帶去的時候，就風言風語的讓孩子明白他外公是个該死的穷光蛋，得靠人养活；又表示約翰·賽特笠从前欠了他那么多錢，如今又亏得他

慷慨帮忙，應該知道感激；那口气真是又粗野又鄙俗。这份了不起的家用由乔治拿給母亲和外公。現在爱米丽亞主要的职务就是伺候和安慰那精神萎靡的老鰥夫。孩子瞧着他萎萎萃萃不得意的样子，不免对他摆出一副恩人架子来。

爱米丽亞竟肯从父亲的仇人手里拿錢，可見她沒有骨气。無奈这可憐的女人是向来沒有有什么骨气的。她心地單純，需要別人保护。自从她不幸嫁給乔治·奥斯本以后，簡直可說自从她成人以来，过的就是穷苦的日子；她老是受气，老是短一样缺一件，听人閑言閑語責备她，做了好事沒好报。我且問你，当你看見品性比你优美的人經常受到这样的委屈，虛心下气的向惡运低头——当你看見溫柔而得不到同情的穷人，因为沒有錢而遭人家的白眼，你肯不肯放下得意人的架子去伺候这些困頓苦惱的化子呢？沒准你想起这些低三下四的人来就觉得討厭。大依芙斯^①一面啞着嘴喝紅酒，一面說：“階級是非有不可的，貧富是應該有分別的。”如果他肯把碎肉屑兒扔給窗外坐着的拉撒路^②吃，已經难为他了。他這話固然不錯，可是你想，做人一輩子就好比打彩票，有的人得到的是紫紅的細麻紗衣服^③，有的人得到的却是破布条兒，而且只能把狗当作朋友，这件事豈不是非常玄妙，非常神秘的呢？

我不得不承認，爱米丽亞把她公公有时丟給她的面包屑撿起来喂她自己的父亲，心里不但不怨恨，反倒有些感激。这个年輕女人（太太小姐們，她才三十岁，我仍旧得称她年輕女人）——这个年輕女人，只要認清了責任，从来不怕牺牲自己，心服情願

① 見第 166 頁注①。

② “聖經”里的癩皮叫化子。

③ 紫紅色衣服是帝王或是大主教才能穿的。

的把一切都獻給心坎兒上的人。小喬杰离家之前，她在漫漫的長夜里为他做針綫，做得十指疲勞，真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为了父母，她吃尽辛苦，受了多少气惱，經历过各种困难。她逆來順受，自我牺牲，可是她的苦处是沒人見沒人理的；不但世上的人瞧不起她，連她也瞧不起自己。我想她在心底里准以为自己是個沒有剛性的膿包，應該給人小看，眼前有这种日子已經太便宜了。唉，可憐的女人啊！在暗底下受压迫被牺牲的可憐东西啊！你們一輩子連綿不断的受罪，在臥房里就像在上拷問架子，到客厅里又像是上了断头台。無論什么男人，一旦明白你們怎么委屈煩惱，怎么暗地里受虐待，准会憐憫你們，并且感謝上天，总算他自己是个男子汉。我記得好几年以前，在巴黎附近皮賽脫地方監禁瘋人和白痴的牢房里看見过一个可憐虫，他一来有病，二来在牢里坐久了，一股子萎萎萃萃的神气。我們一群人里头有一个送給他一紙卷鼻烟，大概值半便士，那个生羊癲風的病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他快乐感激到極点，只好哭起来了。倘或有人給我們一年一千鎊的进款，或是救了我們的命，我們也不能感动到那步田地。同样的，如果你把一个女人虐待得够了，只要給她一星兒的好处就能使她高兴得掉眼泪，竟把你当个慈悲的天使。

可憐的爱米丽亞！命运賞給她的不过是这类的小恩典。她早年的运气不錯，后来竟淪落到好像进了个腌臢的監牢，永远給人做奴隶，遭人作踐。有的时候小乔治来探探監，給她帶來一綫希望，勉強有些安慰。勒塞尔廣場是她的監牢的尽头；她偶然也到那兒去走走，可是到晚上总回到自己的号子里来睡覺。她的职务全無情趣，服侍了病人听不見一句好話；年老的父母后半輩子不得意，动不动开口抱怨，对她蛮不講理，磨得她左右为难。这

样無休無歇受折磨的可憐东西在这世界上正不知有几千几万，而且大多数是女人。她們是不拿工錢的看护妇，像仁爱会的修女^①一样舍己为人，却没有修女們献身教会时的热誠和理想。她們努力工作，廢寢忘餐的伺候別人，甘心过苦日子，却連同情也得不到，到后来沒沒無聞的死掉，根本不算一回事。

上天的安排是奇妙莫測的，令人敬畏的，他分配世人的禍福，往往叫聪明仁厚的好人受糟蹋，讓自私的、愚蠢的、混賬的人享福。得意的弟兄們啊，虚心点兒吧！請你們对于潦倒的苦人厚道些，他們就算沒比你好，可也不过是走了背运。想想吧，你的道德好，不过是因为沒有受过多大的引誘；你的处境順，不过是机会湊手；你的地位高，不过是恰巧有祖宗庇蔭。你的成功，其实很像是命运开的玩笑，你有什么权利看不起人家呢？

爱米丽亞的母亲葬在白朗浦頓教堂的墳地上。下葬的一天天陰雨湿，爱米丽亞想起她和乔治結婚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會兒还是第一回上那教堂。她的兒子穿了一身講究的黑衣服坐在她身旁。她还記得教堂里管座位的老婆子和書記。牧师念經的时候，她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若不是她手里拉着乔治，真恨不得跟死了的人换个过兒。想到这里，她又像平常一样責备自己太自私，心里暗暗的禱告上天給她勇气，帮她尽責任。

她决定使出全副力量叫她的老父亲过得快活。她不辞劳苦的伺候賽特笠老头兒，替他縫，替他补，为他唱歌，陪他下棋，讀报給他听，做菜給他吃，不厭其煩的帶他上坎新登花园和白朗浦頓小街去散步。每逢他絮絮叨叨的說起从前的老話，她总是笑

① 仁爱会的修女專服侍病人。

眯眯的假裝愛听，好哄他喜欢。老头兒身子虛弱，一开口就愛抱怨；他常常坐在公園里的長櫈上晒太陽，口里嘈嘈的訴說他的委屈和苦处，愛米麗亞便守在他身边想自己的心思，回忆从前的旧事。可憐这寡妇心里凄凄惶惶，多少的不如意。公園里好些孩子在山坡上和寬敞的路上跑来跑去，使她想起乔治来。人家把乔治搶去了。第一个乔治可不也是这么着离开她了嗎？都是因为她的愛情自私，不正当，所以才有这样的报应，兩次都受到严厉的懲罰。她責备自己罪孽深重，努力叫自己承認这种处分非常公道。在这个世界上，她差不多沒有亲人了。

她的生活相当于單獨監禁，我知道这种監牢里的故事，說來叫听的人心里悶得慌。除非另外有些風趣詼諧的穿插才能調和書里的氣氛，譬如加添个把軟心腸的牢頭禁子，或是形容城堡里的指揮官怎么愛說笑話，或是描写老鼠怎么在拉丟特^①的鬍子里溜出溜进，脫蘭克^②怎么用十指和牙簽在城堡下面挖隧道。無奈寫書的沒有這樣的趣事可以穿插在愛米麗亞被監禁的故事里面。总之請你記住，在那一段時期里面，她心里只管悲苦，可是別人跟她說話的時候她總是笑臉相迎。她過的是貧窮苦惱的日子，不消說是寒飢極了；她為老父親唱歌，做布丁，玩紙牌，補襪子。這樣看來，不管她算不算本書的主角，也別管你我兩人衰老、勞苦、嘮叨到什麼程度，但願我們臨死之前也有這麼個善心人兒把軟軟的肩膀給我們靠着，怪體貼的伺候我們，讓我們這些渾身骨頭痛的老頭兒老婆子少受些苦楚。

賽特笠老头兒自從妻子去世以後，對於女兒十分依戀。愛

① 拉丟特 (Jean Henri Latude, 1725—1805)，因得罪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邦巴圖，被關禁了三十五年，換過四個監獄。

② 脫蘭克 (Francois Trenck, 1726—94)，奧國冒險家，曾經被長期監禁。

米麗亞覺得服侍父親已經盡了心，自己也得到一些安慰。

不過我並不打算把這兩個人永遠安頓在這樣寒儉低微的環境里。他們都還能安享一些榮華富貴，好日子還在後面呢。聰明的讀者也許已經猜到那位跟都賓少佐一起上喬治學校里去探望他的胖子是誰。原來咱們的另外一個老朋友也回到英國來了。他來得正是時候，可以讓他留在英國的父親和妹妹心上有個安慰。

都賓少佐的上司^{*}脾氣好，他請假立刻照准。他說他打算先到瑪德拉斯，然後可能一直回歐洲，因為有要緊的私事要辦。他日夜不停的赶路，一直到了地頭才歇下來。哪知道赶路赶得太快，到瑪德拉斯的時候竟發起高燒來。他原說在朋友家養好了病再回歐洲，可是跟他同行的傭人們把他送到朋友家里，他已經不省人事了。這以後好些日子，大家都以為即使他動身的話，也不過走到聖喬治教堂的墳地上去。（有好多勇敢的軍官都遠遠的離開家鄉，給安葬在那兒。）軍隊里的人決定在他去世之後，在他墳上開禮炮致敬。

可憐的家伙發着高燒在床上翻來復去，病中伺候他的人如果留心的話，一定听得見他在說胡話叫愛米麗亞。清醒的時候，他想着這輩子見不着她了，心裡難受。他以為自己快要死了，鄭重其事的把未了的事情安排妥當，指明將自己的一小份財產傳給幾個平常最關心的人。留他住的朋友就在遺囑上簽名做了証人。他頸子上戴着一條小鏈子，是栗色的頭髮編成的；他吩咐死後要帶着這念心兒一起下葬。老實說了吧，頭髮還是他在布魯塞爾的時候，從愛米麗亞的傭人那里討來的。當年喬治·奧斯本在聖約翰山附近的戰場上打仗死了，年輕的寡婦傷心得害了一場大病，頭髮就是病中鉸下來的。

他病好了又反复，医生几次三番的給他放血，吃輕粉，可見他的身体結实得很。那时东印度公司的拉姆輕特号商船从加尔各答路过瑪德拉斯(船長姓白拉格)，他就搭这船回家。他給送到船上的当兒，瘦得像个骷髏，身子虛瑟瑟的沒一点兒力气。那位在病中服侍他的朋友預言老实的少佐到不了英国就要死了。他說总有一天早上他会給人用帆布和国旗卷起来海葬，跟他頸子上的那念心兒一起沉到水底里去。不知道是海上空气好，还是因为他心里重新有了希望，反正自从那艘船扯起風帆向家乡行駛的那一天起，我們的朋友就漸漸复原，他們还没有到达好望角，他已經很健全了，不过仍旧瘦得像一条獵狗。他笑道：“这一回，葛克当不着少佐了。他准以为联队到家的时候，公报上已經發表了他高升的消息。”这里應該另注一笔，少佐急急赶到瑪德拉斯以后躺在那兒生病的时候，英勇的第一——联队奉命內調。第一——联队本来已經在国外駐扎了好多年；当年从西印度群島回家之后，恰巧滑鉄盧有战事，又不能留在本国，后来又从法蘭德斯一直調到印度，現在才得回家。如果少佐願意在瑪德拉斯多等几时，他就能和軍隊里的弟兄們一起回家。

說不定他不願意在自己那么虛弱的时候讓葛蘿薇娜来招呼他。他笑着向一个同船的旅客說道：“如果奧多小姐在船上，那我就完蛋了。乔斯，我的孩子，她把我扔到海里去以后，准会抓住你，然后把你一直帶到沙烏撒浦頓，你就成了她中的头彩。”

原来我們这位大胖子朋友果然就在拉姆輕特商船上。滑鉄盧賽特笠在孟加拉住了十年，不断的出去吃晚飯，吃中飯，喝淡麦酒、紅酒，衙門里的公事又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又不得不常常喝些白蘭地酒提提精神，因此他的健康受了影响。医生說他必須回到欧洲去一趟。他在印度工作了好多年，已經超过了任期，

他的差使又好，手里很攢了几个錢。这样，他回到英国靠着丰厚的养老金过活也行，以后再回印度做事也行。他在印度的官职很高，因为他資格老，能力高，應該有这样的地位。

他比上次和讀者相見的时候瘦些，不过样子更庄重，更威武。他的鬍子又留起来了——他在滑鉄盧战役中尽了那么多力，留鬍子也是該当的。他渾身都是別針和珠宝，头上戴了一頂华丽的絲絨帽子，上面还有一道金箍，神气活現的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早飯是拿到他艙里吃的，飯后他全副精神穿衣打扮，然后才到后甲板上来，竟好像他打算上邦德街兜風，或是在加尔各答看跑馬。他帶着一个印度佣人，貼身伺候伺候，拿拿烟斗，这人的包头巾上用銀綫綉着賽特笠家里的紋章。乔斯·賽特笠專制得很，这印度人的日子可不好过。乔斯像女人一样爱俏，每天得花好半天穿衣打扮，半老的美人化妝也不过費这么些功夫。旅客里面有几个年輕后生，像第一百五十联队的却弗思，还有可憐的立該脫，因为害了三回热病，这一次回家休养——他們常常坐在房艙里的桌子旁边逗他說話，講他自己怎么打老虎、怎么打拿破侖这类聳人听聞的掌故。他到龙活去參觀拿破侖墓的时候真是得意極了。都宾少佐反正不在旁边，他就把滑鉄盧大战細細的向这两个小軍官描写了一番，恨不得說要是沒有他，乔斯·賽特笠，拿破侖根本不会給幽禁在聖海里娜島上。

过了聖海里娜，这印度官兒变得很慷慨，大手大脚的把自己帶在船上受用的紅酒、腌肉、整桶的荷蘭水，拿出来請客。船上沒有女客，少佐又肯讓他占先，因此吃飯的时候他就坐了第一位。白拉格船長和拉姆輕特的軍官們对他非常尊敬；他有这样的地位，也應該受人尊敬。有兩天海上風浪很大，他吓慌了，躲在艙里不出来，用木板把艙口釘紧，躺在吊床上看“芬却萊廣場的洗

衣妇人”。

这本小册子原是爱密莲·霍恩泊洛夫人跟着她丈夫沙哀勒斯·霍恩泊洛牧师到好望角去傳道的当兒留在船上的。平常的时候，乔斯只看他隨身帶着的小說和戏剧，并且把这些書借給船上的人看。他待人厚道，又不摆架子，因此大家喜欢他。



在好些晚上，他們的船在黑沉沉的大海上行駛，波濤轟隆轟隆的响，天上星月交輝，船上的鈴子叮叮当当报时辰，少佐和賽特笠先生便坐在后甲板上談論家里的情形。少佐抽着雪茄烟，那印度官兒抽的是他佣人給他裝的水烟。

都宾少佐老是想法子把話題扯到爱米丽亞和她兒子身上，那份兒恒心和聰明真是了不起。乔斯本来因为父亲一直很潦倒，又不顧体面，屡次向他求救，心上很不高兴，亏得少佐一路劝解，說老头兒运气不好，年紀又大，他心里也就平了。少佐說起乔斯大概不喜欢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老夫妻的習慣和他的兩样，吃喝睡覺起身的时间也对他不合适。他究竟年紀輕，而且相与的人物也不同（乔斯听得少佐这样恭維他，把腰弯了一弯）。少佐

說他應該在倫敦自己租一所房子，別像以前那樣在公寓里布置一个單身汉子的小家庭。他又說如果把乔斯的妹妹爱米丽亞請来当家，再合适也沒有了；她的举止文雅溫柔，态度又大方；举几个例來說，以前在布魯塞尔，在倫敦，最上流的人物見了她都賞識的。他又向乔斯暗示了一下，說是最好把乔杰送进一个好学校，培养他成人，因为孩子的母亲和外公外婆准会把他慣坏了。总而言之，少佐詭計多端，竟想法子叫印度官兒答应照管爱米丽亞和她無依無靠的孩子。原来賽特笠的家里有些什麼变动，母亲怎么去世，奥斯本的財富怎么把乔治从爱米丽亞手里搶去，他全不知道。这个中年男子十分痴心，天天惦记着奥斯本太太，一心只想帮她的忙。他甜嘴蜜舌的哄着乔斯·賽特笠，不停口的奉承。他拍起馬屁来多么有常性，样子多么亲热，看来他自己并不覺得。凡是先生們家里有不曾出閣的姊妹或是女兒，想来都有过經驗，知道上門求婚的小伙子对于这家子的男人多么殷勤周到。說不定滑头的都宾这番假仁假义也是因为这原故。

都宾少佐初上拉姆輕特号的时候身体仍旧很不好。商船停在瑪德拉斯碇泊所的三天之內，他並沒有起色。甚至于在船上碰見了他的老朋友賽特笠先生也还是提不起兴致来，直到有一天他們暢談了一番之后情形才有了改变。那天少佐沒精打采的躺在甲板上。他說自己恐怕沒有救了；在他的遺囑里，他留了一点兒錢給他干兒子；他相信奥斯本太太一定会記得他，希望她这次的婚姻能够称心如意。乔斯答道：“婚姻？沒有的事。我有她的信，她並沒有提起再嫁的話。我忽然想起来了，真奇怪，她倒說起都宾少佐要結婚了，而且說希望你快乐。”賽特笠的信是几时收到的呢？印度官兒把信拿出来一看，原来比少佐得的信迟两个月。船上的医生覺得自己医治新来的病人收效特別快，心

里非常得意。瑪德拉斯的医生把病人送上船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希望，而他一换了药方，都宾少佐就渐渐复原了。也因为这缘故，葛克上尉虽然很有功劳，却没有能够升到少佐的位子上去。

船过了圣海里娜之后，都宾少佐兴致又高，身体又好，同船的人看了都觉得诧异。他和候补少尉们在一块儿疯闹，和大副二副们耍棍棒，又去爬那护桅索，活像个大孩子。有一夜，晚饭后大家坐着喝酒，他还唱了一支滑稽的歌儿，引得大家都笑。人人都觉得他活泼有趣，招人喜欢。白拉格船长起先嫌他萎靡不振，没多大能耐，后来也承认他很有见识，是个好军官，只是不大爱说话。白拉格对大副说：“他没有什么风度。罗伯，如果在总督府里作客，他是不像样的。我在总督府的那一回，勋爵大人和威廉夫人对我真客气，当着大家和我拉手，吃饭的时候还请我跟他一块儿喝啤酒，那忽儿连总司令还没跟他对喝过呢。少佐的态度不够文雅，可是他有他的好处。”从他说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白拉格船长不但是个有能力的军官，并且还很识人。

在拉姆轻特号离开英国大概还有十天航程的时候，海上没有风，都宾变得又暴躁又难说话，船上的伙伴们本来佩服他兴致好，脾气随和，见他这样都觉得纳闷。海上起风之后他的性情才恢复原状。领港的上船的一刹那，他兴奋得不得了。他看见沙乌撒泼顿的两个教堂尖顶，登时像见了朋友，一颗心在腔子里突突的乱跳。

第五十八章

我們的朋友都賓少佐

少佐在拉姆輕特船上的人緣真好。那天他和賽特笠先生歡歡喜喜的下了擺渡船準備上岸，全船的職員和水手，由了不起的白拉格船長帶頭，歡呼三聲給都賓少佐送行。少佐滿面通紅，點著頭表示給他們道謝。喬斯大約以為他們是為他歡呼，脫下金箍帽子神氣活現的向朋友們搖晃著。他們給擺渡到岸邊，很威風的上了碼頭，出發到皇家喬治旅館去。

喬治旅館的咖啡室里一年到頭擺著大塊肥美的牛腿肉，還有銀子打的大酒杯，使人聯想到真正英國家鄉釀造的濃麥酒和淡麥酒。從國外回來的旅客一進門來看見這兩樣東西，自會興致蓬勃、精神抖擻。如此說來，不論是誰，進了這樣一個舒服愉快的英國旅館，總願意盤桓幾天再走，哪知道都賓一到沙烏撒潑頓就想上路到倫敦去，立刻打算雇馬車。喬斯呢，那天晚上是隨便怎麼也不肯動身的了。這位肥胖的孟加拉紳士一路只能睡在又窄小又不舒服的鋪位上，如今剛有了寬敞的大床，上面鋪著鴨絨被褥，軟綿綿的一睡一個窩兒，他又何必在馬車里過夜呢？他說行李沒有整理好以前他不願意動身；沒有水煙袋，他是不高興出門的。少佐沒法，只能等過了那一夜再說。他寫了一封信到家里，報告上岸的消息，又懇求喬斯也寫封信通知他家里的人。喬斯嘴里答應，可並沒有照做。船長、醫生，還有一兩個旅客，都從船上下來和我們這兩位先生一同吃晚飯，喬斯非常賣力，點了許

多好菜，并且答应第二天和少佐一起到倫敦去。旅館主人說賽特笠先生喝第一派因脫濃麦酒的时候，他瞧着就觉得痛快。如果我有時間說閑話，准会另写一章，形容剛回英国时喝第一派因脫濃麦酒的滋味。喝，那滋味多好呀！單为受用这一次痛飲，特地离家一年也值得。

第二天早上，都宾少佐起来，照他平时的習慣，把鬍子剃光，穿得整整齐齐。那时天色很早，旅館里除了那擦鞋工人之外，都沒有起身——这些擦鞋的仿佛从来不需要睡觉，真是了不起。少佐在蒙蒙朧朧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皮鞋吱吱的响，到处听得客人們打呼嚕的声音。那不睡觉的擦鞋工人躲躲藏藏的順着各个房門走过去，把門前的長統靴、半統靴、淺口鞋都收集起来。然后乔斯的印度佣人起身給主人把笨重的梳妝家伙拿出来，又給他收拾水烟袋。再过一会儿，女佣人們也起身了，她們在过道里碰見这么个黑不溜湫的人，以为是魔鬼出現，都尖叫起来。她們打水擦洗旅館的地板，印度人和都宾兩個便失脚絆在她們的水桶上。等到第一个茶房帶着隔夜的鬍子去开大門的时候，少佐覺得可以动身了，吩咐下人立刻去雇一輛車来，打算上路。

他走到賽特笠先生的臥房里，只見乔斯睡在一張又寬又大的双人床上，正在打呼嚕。他把帳子拉开，叫道：“賽特笠，起来吧，可以动身了。馬車再隔半个鐘头就来。”

乔斯在被窩里發怒，咕嚕着問他几点鐘了。少佐是老实人，不管扯謊可以幫他多大的忙，他也扯不来，所以給乔斯一逼，只好紅了臉把实話告訴他。乔斯一听，立刻破口大罵。罵人的話这里不必再說，总之他讓都宾明白：第一，倘若他那么早起来，簡直有危險給打入地獄；第二，都宾少佐是个該死的东西；第三，他不高兴和都宾一路走；第四，这样把人叫醒，真是沒心肝，不像个

上等人。少佐沒法，只好退出来，讓乔斯重新再睡覺。

不久，馬車來了，少佐不肯再等了。

英國貴族出門游覽，或是報館里送信的快差帶着急信赶路，也不能比他更着急，政府里傳遞公文的事差更要慢得多。車夫們見他大手大腳的花錢，都覺得希罕。馬車飛快的跑過一塊塊的里程碑，穿過整齊的鄉鎮，那兒的客店主人堆着笑，哈着腰來迎接他。路旁有美丽的小客店，招牌就挂在榆樹枝上，趕貨車的人馬都在濃淡不一的樹蔭里喝水；還有古色古香的大宅子、大花園，灰色的教堂，旁邊成窩兒的小村屋。一路都是眼熟的英國風景，非常可愛，田野里綠油油的一派歡樂的氣象。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在新回國的人看來，家鄉真是和藹可親，仿佛一路在跟他拉手。可惜都賓少佐從沙烏撒潑頓到倫敦，除了路旁的里程碑之外什麼都沒有看見。那当然是因為他急着要回坎勃威爾去看望父母的緣故。

他誠心誠心的坐車回到以前常去的斯洛德咖啡館，只恨畢加迪萊到咖啡館的一段路上太費時間。他和喬治年輕的時候常在那里吃喝作樂。那已經是多年前的舊事，如今他也算得上是個“老家伙”了。他的頭髮已經灰白，少年時的好些痴情，好些感觸，也漸漸的淡忘了。那老茶房倒還站在門口，仍舊穿着那套油膩膩的黑衣服，雙疊的下巴頰兒，顴幫子又松又軟，表鏈上一大嘟嚕印戳子，像從前一樣把口袋里的錢搖得嘩唧唧的響。約翰迎接少佐的樣子，竟好像他離開那兒不過一個星期。他臉上沒半點兒驚奇的表情，說道：“把少佐的東西擱在二十三號他自己房間里。今兒您大概吃烤雞吧？您沒有結婚？他們說您已經娶了太太了——你們那蘇格蘭軍醫到這兒來過的。不對！是三十三聯隊的亨倍上尉說的，他從前跟着第一——聯隊駐扎在西印度。

您要热水嗎？您今兒怎么另外雇車呢？坐邮車不是挺好嗎？”凡是在那里住过的軍官，忠心的茶房都認識，也都記得。在他，十年好比一天。他說完了話，領着路走到都賓从前常住的屋子里。里面有一張大床，周圍挂着粗呢的幔子；旧地毯比从前更旧了一些，那套黑木的旧家俱也还在，椅子上印花布的面子都褪了色。一切和他年輕的时候沒有兩样。

他还記得乔治結婚的前一天在房里走来走去，咬着指甲，賭神罰誓的說他老子总会回心轉意，就是他不肯回心，他也不在乎。都賓还想像得出他跑进来的样子，把都賓的房門和他自己的房門碰得山响。当年他的房間就在都賓的房間近旁。

約翰不慌不忙的把老朋友打量了一番，說道：“您沒有变得怎么年輕。”

都賓笑道：“过了十年，害了一場热病，还能叫人年輕不成？你才是个不老公公。或者可以說你根本沒有做过年輕人。”

約翰問道：“奥斯本上尉的太太怎么了？那小伙子長得很不錯。天哪，他可真会花錢！結婚以后他一直沒有回来，到今天还欠我三鎊錢呢。瞧这兒，我的本子上还記着呢，‘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奥斯本上尉，三鎊。’不知道他爸爸肯不肯把錢还給我。”斯洛德咖啡館的約翰說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皮面的記事本子，上面油腻膩字迹模糊的一頁上还記着这笔旧賬，旁边另外有好些歪歪斜斜的字，全是关于当年別的老主顧的事情。

約翰把客人送进了房間，又从从容容的走了。都賓少佐从小箱子里挑了一身最漂亮最好看的随常服裝，一面笑嘻嘻的紅了臉，覺得自己实在荒謬。他对着梳妝台上一面昏暗的小鏡子端相自己灰白的頭髮和薰黑的皮膚，不由得好笑起来。他想：“約翰老头兒居然沒把我忘掉，倒不錯。希望她也還記得我。”他从

客店里出發，往白朗浦頓那邊走去。

这忠实的好人一路行来，細細的回想他最后一次跟爱米丽亞見面时的每一件小事情。他末了一回在畢加迪萊的时候，拱門和亞基里斯的像还没有造起来。他恍惚覺得視線所及随处都有变动。过了白朗浦頓，就有一条小路直通到她街上，他走上从前走熟的小路，身上已經在打哆嗦。她究竟是不是打算結婚呢？倘若这时候她和她孩子对面走来——天啊，那怎么办呢？他看見一个女人帶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心里想：“是不是她呀？”他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激动得渾身發抖。总算走到她住的一帶屋子了。他走近柵欄門的时候，手握着柵欄頓了一頓，几乎听得見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的跳。他想到：“不管出了什么事，总求老天保佑她。”接着他又說：“呸，沒准她早就搬走了，”說着，走进門去。

她以前住的会客室的窗戶开着，里面并沒有人。少佐恍惚看見那鋼琴和上面的圖画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心里又慌張起来。大門上仍旧安着克拉浦先生的銅牌子；都宾拉起門环敲了一下。

一个肥碩的小姑娘，大約十六岁，一双眼睛亮晶晶的，臉蛋兒紅里帶紫，出来开了門，对少佐紧紧的瞅着。少佐站在那窄小的过道里，靠着牆，臉色白得像个鬼，支支吾吾的掙出一句：“奧斯本太太住在这兒嗎？”

她瞪眼看了他半晌，然后臉上也泛白了，說道：“天老爷，是都宾少佐呀！”她抖巍巍的伸出兩手說道：“您不記得我啦？我从前常叫您糖子兒少佐的。”少佐一听这話，抱住女孩兒吻了她一下，我看他这辈子还是第一遭这么大胆呢。她歇斯底里似的又哭又笑，使勁大叫“爹，媽！”把这两个好人兒給叫出来了。夫妻俩本来在他們那裝飾得挺漂亮的厨房窗口往外端相他。他們看

見一个大高个兒的男人，穿着釘长方扣子的藍色外套，底下是白色細布褲子，站在門口抱着女孩兒，心上老大詫异。

少佐忍不住紅了臉說道：“我是你們的老朋友。克拉浦太太，不記得我了嗎？你从前不是还做許多好吃的糕餅給我当点心嗎？克拉浦，你忘了嗎？我是乔治的干爹，刚从印度回来。”接着大家忙着拉手；克拉浦太太又喜欢，又感动，在过道里不住口的叫天老爷。

房东夫妇把少佐讓到賽特笠的房里——房里每一件家俱陈設他都記得：用黃銅裝璜的小小的旧鋼琴（斯多泰牌子的貨色，本来很講究的），还有屏風，还有大理石的小墓碑，当中嵌着賽特笠先生的金表，正在的答的答的响。他坐在房客的圈椅里面，那父母女三人就把爱米丽亞的遭遇一样样的說給他听，講到賽特笠太太怎么死，乔治怎么給他祖父奥斯本先生領去，寡妇离了兒子怎么伤心等等，一面說，一面唉啊喲的嘆息个不完。这些事情我們早已听过，少佐却还不知道。有兩三回，他很想扯到她的婚姻上去，可是总鼓不起勇气来，而且他也不願意把心事向这些人吐露。后来他們告訴他說奥太太陪着她爹到坎新登花园去散步了。老先生身体不好，脾气也坏，把她折磨得难过日子，不过她倒真是和順得像个天使。如今每逢飯后天气好，她总帶他出去。

少佐道：“我沒有多少时候，今天晚上还有要紧的事情得办。不过我很想見見奥斯本太太。最好請瑪丽小姐陪我去，給我領領路。”

瑪丽小姐听了这話觉得出于意外，可是也很高兴。她說她認得这条路，可以領都宾少佐去；有的时候奥太太到——到勒塞尔广场去，就由她陪着賽特笠先生，所以知道他最喜欢的座位在什

么地方。她跳跳蹦蹦的走到臥房里，一会儿戴上自己最好的帽子回出来。她还借了她媽媽的黃披肩跟大石子兒別針，为的是要配得上少佐的势派。

少佐穿上方扣子藍外套，戴上黃皮手套，伸出胳膊給小姑娘勾着，兩個人快快乐乐的一起出門。他想起要跟愛米麗亞見面，心里慌張，很願意旁边有个朋友。他又問瑪麗許許多多关于愛米麗亞的問題。他这人是忠厚不过的，听到她被逼和兒子分手，不由得扎心的难受。她受得了嗎？她常跟他見面嗎？在物質生活方面，賽特笠先生舒服嗎？瑪麗尽她所知回答糖子兒少佐的問題。

半路上發生了一件事，虽然沒什麼要紧，却把都賓少佐乐坏了。小路那一头来了一个臉皮蒼白的后生，他一嘴稀稀朗朗的鬍子，戴着又硬又白的領巾，一手勾着一个女的，自己給挤在当中。兩個女人里头有一个已經中年，高高的身材，样子很威武，五官和臉色和身旁的英国国教牧师很像，走起路来迈着大步。另外一个是个小矮个子，黑皮膚，头上戴一頂漂亮的新帽子，上面配着白緞帶，身上穿一件时髦的外套，挂一只漂亮的金表，恰恰在她身子中央。这位先生的兩只胳膊已經給兩位女士扣住，还得捧一把陽傘，一条披肩，一只籃子。他手里这么滿滿的，克拉浦小姐对他屈膝招呼的时候他当然不能举起手来碰帽子边还礼。

他只点了一点头，兩位女士倚老卖老的样子还了礼，虎起臉兒瞪着瑪麗小姐旁边那个穿藍外套、拿竹子拐棍兒的男人。

少佐瞧着他們覺得好笑，站在路旁边讓他們过去。然后問道：“他們是誰？”瑪麗頑皮的瞧着他，說道：“那是我們的副牧师平尼先生”（都賓少佐楞了一楞），“一个是他姐姐平尼小姐。天

哪，在主日学校里她把我們折磨的好苦啊！另外那个斜眼的小女人，挂着漂亮的金表的，就是平尼太太。她娘家姓葛立滋。她爹开杂货鋪子，在坎新登石子坑还有一家鋪子叫小金茶壺老店。他們上个月才結婚，如今剛从瑪該脫回来。她名下有五千鎊財產。这头亲事虽然是平尼小姐一手拉攏的，可是姑嫂倆已經吵过架了。”

少佐剛才一楞，如今簡直是托的一跳。他把竹子拐棍兒在地上重重的打了一下，克拉浦小姐見他这样，笑着叫起天老爷来。瑪麗議論他們家历史的当兒，他一声不言語，張开口瞧着那一对小夫妻的后影。他喜欢得昏头昏腦，除了牧师結婚的消息之外，什么都沒有听进去。經過这件事情，他加紧脚步，恨不得快快的赶到地头。一方面他又嫌自己走的太快，只觉得一忽兒的功夫已經穿过白朗浦頓的街道，从那又小又旧的園門走进坎新登花园了。十年来他时时刻刻希望和她見面，事到临头却又緊張起来。

瑪麗小姐說：“他們在那兒。”她說了这話，覺得身旁的少佐又是一楞，心里恍然大悟。故事里面的情节她全知道了。她最爱看“沒爹的法尼”和“苏格蘭領袖”这类小說，如今少佐的心事她已經一目了然，仿佛已經在書里看过一样。

少佐說：“請你跑过去告訴她一声好不好？”瑪麗拔脚就跑，黃披肩在微風中飄蕩着。

賽特笠老头兒坐在長凳上，膝盖上鋪了一条手帕，像平常一般嘮叨着从前的事情。这些話他說过不止一回，愛米麗亞总是很耐煩的微笑着讓他說。近来她能够尽讓父亲嘮叨，一面想自己的心事，有时臉上挂着笑，有时用別的姿勢来表示自己正在用心傾听，其实差不多一个字都沒听见。愛米麗亞看見瑪麗跳跳蹦蹦走上前来，急忙从長凳上站起来，第一个心思就是以为乔杰出

了事情。可是傳信的孩子臉上那么快乐高兴，胆小的母亲也就放心了。

都宾少佐的專差叫道：“有新聞！有新聞！他来了！他来了！”

爱米仍旧惦记着兒子，問道：“誰来了？”

克拉浦小姐道：“瞧那兒！”她一面說，一面轉過身去用手往回指着。爱米丽亞順着她指点的方向一看，只見那瘦骨伶仃的都宾正在迈着大步穿过草坪向她这边走，長長的影子随着他。这回輪到爱米丽亞發楞了。她漲紅了臉，眼泪当然也跟着流下来。这老实的小东西有了高兴的事是非哭不可的。

她張开兩手向他跑过去，准备跟他拉手。他一往情深的瞧着她，覺得她沒有变，只是臉色沒有从前紅潤，身材也胖了一点。她的眼睛还是老样子，眼神很和藹，仿佛对人十分信賴。她那軟綿綿的栗色头髮里只有兩三根白头髮。她把兩只手都伸給他，臉紅紅的抬起头对他的忠厚老实的臉兒含着眼泪微笑。他双手捧着她的小手，拉着她不放，半晌說不出話。他为什么不摟住她，罰誓永远不离开她呢？她准会讓步；她沒法不服从他。

頓了一頓，他說：“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来了。”

爱米丽亞往后退了一步，問道：“都宾太太嗎？”一面估量他为什么不回答。

他松了手，說道：“不是的。誰在造我的謠言？我要說的是，你哥哥乔斯跟我同船来的。他回家来叫你們大家过好日子了。”

爱米叫道：“爸爸！爸爸！有消息来了！哥哥回英国来了。他来照顧你了。都宾少佐在这兒呢。”

賽特笠先生霍的坐起来，渾身哆嗦，定了一定神。然后他走上前來，向少佐很老派的鞠了一躬，称他“都宾先生”，并且問候

他的老太爷威廉爵士。他說承爵士看得起，不久以前來望過他，他自己正打算去回拜。威廉爵士已經八年沒有來看過他，他說起的就是八年前的舊事。

愛米輕輕的說道：“他身子虛得很。”都賓迎着老头兒，親親熱熱的跟他拉手。

少佐本來說過那天晚上在倫敦還有要緊事，可是賽特笠先生請他回家吃茶點，他就把這件事情擱下來了。愛米麗亞和她那團黃披肩的小朋友勾着胳膊領頭向回家的路上先走，讓都賓去招呼賽特笠先生。老头兒慢慢的走着，說起許多老話，有些是關於他自己的，有些是關於可憐的蓓西的，又提到他從前怎麼發達，後來怎麼破產等等。他像一切氣力衰退的老人一樣，一心只想過去。關於眼前的遭遇，他只記得一件傷心事，其餘都不在心上。少佐很願意讓他說話；他的眼睛只盯着前面那心愛的人兒。這多少年他老是想她，給她禱告，睡里夢里也惦記着她。

那天晚上愛米麗亞笑咪咪活潑潑的非常快樂。都賓認為她做主婦做得又得體，又大方。他們坐在朦朧的暮色里，他的眼睛只是跟着她。這個機會，他已經渴望了多少時候了。在他遠離家鄉的時候，不管是在印度的熱風里，或是在辛苦的征途上，他老是惦着她，想起她正像現在這樣，很溫柔，很快樂，孝順體貼的伺候年老的父母，甘心情願過苦日子，把貧窮的生活點綴得非常美麗。我並不稱贊他的見解怎麼高明，也不主張有大才智的人都應該像我們這位忠厚的老朋友一樣，只求能得到這樣的家常樂趣。可是這就是他的願望，究竟是好是壞就不去管它了。只要愛米麗亞在替他斟茶，他就很願意和約翰生博士那麼一杯杯的盡喝下去。

爱米丽亞見他爱喝茶，笑着劝他多喝几杯。当她一杯一杯替他斟茶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着实頑皮。原来她并不知道少佐还没吃晚饭，也不知道那餐晚饭还在斯洛德咖啡馆等着他。店里的人已经给他铺上桌布，摆好盘子，定了座。从前他和乔治时常吃喝作乐，使的就是那座兒。那时候，爱米丽亞刚从平克頓女学校出来，还是个孩子呢。

奥斯本太太第一件事就把乔治的肖像给他看。她一到家就忙忙的跑上楼去把它拿下来。这肖像当然及不到本人一半那么漂亮，可是孩子居然想得着送肖像给母亲，由此可见他心地高尚。爱米丽亞在父亲醒着的时候没有多谈乔杰。老头兒不喜欢人家谈起奥斯本先生和勒塞尔广场，恐怕根本不知道最后几个月来他就靠着有钱的仇人救济他。每逢有人提起奥斯本，他就发脾气。

都宾把拉姆輕特船上的经过都告诉他——说不定还编了些话，夸张乔斯对父亲怎么孝顺，怎么决意让他享几年老福。真情是这样的，少佐一路上结结实实的对同船的乔斯谈过话，使他明白自己对父亲的责任，而且逼他答应从此照料他的妹妹和外甥。关于那一回老头兒擅自开发票卖酒给他事，乔斯很生气，都宾劝解了一番，并且笑着把他自己怎么问老头兒买酒，后来怎么吃亏的情形说了一遍。乔斯只要在高兴头上，再有人家奉承他几句，性子并不坏；都宾这么一调解，他对于欧洲的亲人就很有好心了。

总而言之，少佐不愿事实，甚至于对赛特笠先生说乔斯回欧洲主要的原因就是看望父亲，这话说出来连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到了一定的钟点，赛特笠先生坐在椅子上打吨兒，爱米丽亞

才有机会开始說她的話。她滿心急着要和他談，說來說去都離不了乔杰。关于娘兒倆分离时的苦楚，她一句也不提。这个好人兒失掉了兒子虽然伤心得半死，可是总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該離了孩子就怨艾不平。她說的都是兒子的事，把他品行怎么好，才干怎么高，將來有什么前途，傾筐倒篋講給少佐听。她描写孩子天使一样的相貌，举了多多少少的例子証明他为人慷慨，人格高超——这些都还是他和母亲同住的时候的事情。她說起有一次在坎新登花园，一位公爵夫人特地停下来夸贊他長得好看；又說起他現在的环境多么好，自己有小馬，还有馬夫。她形容他讀書聪明，做事敏捷；他的老师劳倫斯·維尔牧师是个極有修养、很可爱的人物。爱米丽亞說：“他什么都懂。他的聚会真有趣。你自己也是怪有學問的，書看的又多，人又聪明，又有才学——你別搖頭不承認，他从前总那么說。我想你准喜欢参加維尔牧师的聚会。他每个月的末一个星期二开会。他說乔杰將來要做議員就做議員，要做律师就做律师，要做得多高就是多高呢。瞧这兒。”說着，她走过去在鋼琴的抽屜里拿出乔杰的一篇作文。这篇天才的作品，乔治的媽媽至今还收着。內容是这样的：

自 私

在一切使人格墮落的不道德的行为之中，自私是最可恨最可耻的。过分的自爱使人走上犯大罪的道路，对于国家和家庭有極大的損害。自私的人使他家庭貧困，往往弄得一家人傾家蕩产。自私的国王使他的人民受灾难，往往把他們卷入战争。

举例來說，亞基利斯的自私，使希臘人受到無數的痛苦，正像詩人荷馬在他的“伊里亞特”第二卷中所說的：“給希臘人帶來

了極大的災禍”。已故的拿破侖·波那帕脫，也因為他的自私，在歐洲引起許多次的戰爭，結果自己也只能死在大西洋中的聖海里娜荒島上。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只顧到自己的野心和利益，也要為別人着想才對。

喬治·奧斯本于雅典學院一八二七，四，二四。

做母親的得意地說：“你想想看，他小小年紀就寫得這麼一筆好字，還會引用希臘文。”她伸出手來說道：“唉，威廉，這孩子真是天賞給我的寶貝。他是我的安慰，而且跟——跟死了的人長得真像。”

威廉想道：“她對他忠誠到底，難道我反倒生氣嗎？像愛米麗亞這樣的心只能愛一次，她是永遠不變的，難道我還能因此覺得不高興，反而跟我死去的朋友吃醋不成？唉，喬治，喬治，你真不知道自己的福氣。”愛米麗亞正在拿着手帕擦眼淚，威廉拉着她的手，這個心思就很快的在他心上掠過。

她緊緊握着拉住她的手說：“親愛的朋友，你對我真好！瞧，爸爸在動了。你明天就去看喬杰，好嗎？”

可憐的都賓答道：“明天不行。我還有事呢。”他不願意承認說他還沒有回家去見過他父母和親愛的安恩妹妹。他這樣怠慢自己的親人，想來凡是顧體統的人都要嗔怪他的。不久他和愛米麗亞父女倆告別，留下地址，等喬斯回家時候給他。這樣，第一天就算過去，他和她已經見過面了。

當他回到斯洛德咖啡館的時候，烤雞當然已經冷掉，他就吃了一餐冷飯。他知道家里安息得早，不必深更半夜打攪他們，便到海依市場戲院出半價去看了一出戲。這事在歷史上有過記載。我希望他那晚過得快活。

第五十九章

旧 鋼 琴

少佐来过之后，約翰·賽特笠老头兒兴奋得不得了。当晚他的女兒簡直沒法使他按老習慣行事，或是找往常的消遣。整个黄昏，他就在箱子桌子堆里摸索，手抖抖的解开許多文件，把它們收拾整齐，准备乔斯回家的时候給他看。他的帶子、文件、收据，他和律师来往的信札，都拾掇得有条有理。此外还有关于卖酒計劃的文件，卖煤計劃的文件，木材木屑統一專卖計劃的文件等等。那卖酒的計劃起先希望大極了，不知怎么后来会失敗；卖煤計劃就因为缺少本錢，要不然准有空前的成功。他的准备工作直做到夜深。在搖曳不定的蠟燭光里，他抖巍巍的在几間房間里摸来摸去，兩只手不停的打哆嗦。老先生說道：“这是卖酒計劃的文件，这是卖煤的，这是卖木屑的；这是我写到加尔各答和瑪德拉斯的信，还有下級騎士都冥少佐和乔瑟夫·賽特笠先生的回信。爱米，我不願意他回来看見我把事情办得乱七八糟。”

爱米笑了一笑，說道：“爸爸，我想乔斯不会要看这些文件吧？”

父亲搖頭摆腦的答道：“亲爱的，正經事你是不懂的。”說实話，关于这一点爱米的确什么也不懂，我只覺得有些人懂得太多，反是件憾事。賽特笠老头兒把这些不值錢的文件整整齐齐擱在靠牆的一張桌子上，很小心的拿塊干淨的細布手帕复好（手

帕还是都宾少佐送的), 郑重其事的吩咐女佣人和房东太太不要把这些东西乱动, 因为第二天早上乔瑟夫·赛特笠先生来了要查看的。他告訴她們說: “乔瑟夫·赛特笠先生現在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民政部做事。”

第二天早晨, 爱米丽亞發現他一早就起来了, 比前一天更急切, 更兴奋, 也更虚瑟瑟的沒力气。他說: “爱米, 亲爱的, 我没有睡多少时候, 夜里一直在想着可憐的蓓茜。可惜她不在了, 不能再坐乔斯的馬車了。从前她有自己的馬車, 她坐在里头也很像样。”說着, 他滿眼是泪, 沿着打皺的腮帮子流下来。爱米丽亞替他擦眼泪, 微笑着吻他, 給他打了一个漂亮的領結, 还在他最好的襯衫上別上別針。这样, 他穿了最講究的喪服, 从早上六点鐘起就坐着等兒子回家。

在沙烏撒潑頓的大街上有几家講究的時裝鋪子, 櫥窗里摆着各种漂亮的背心, 有綢緞的, 有絲絨的, 有金色的, 有紅色的。櫥窗里还挂着時裝画报, 上面画着漂亮的先生, 戴着單片眼鏡, 手里牽着大眼睛卷头髮的小男孩兒, 斜着眼在看太太小姐們; 那些女的穿着騎馬裝, 騎在跳躍的馬上, 在亞潑斯萊大廈的亞基里斯雕像旁边走过。乔斯已經在加尔各答买了几件背心, 在当地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漂亮, 可是他覺得走进倫敦之前, 非得再买一兩件櫥窗里摆着的新背心不可。他挑了一件繡着金色蝴蝶的紅緞子背心, 一件紅黑方格上加白条子的絲絨背心, 一个反卷的硬領, 一条鮮艳的領帶, 还买了一只金別針, 是一扇五根柵欄的小門, 一个粉紅色的珐琅人騎在馬上正在跳过去。他認為在走进倫敦的时候非有这个排場不可。乔斯从前很怕羞, 胆子又小, 見了人就漲紅了臉, 做出事来脫枝失节。可是現在不同了, 变得很

喜欢逞能，总让人家知道他的重要。滑铁卢赛特笠对他的朋友们说：“我是讲究穿衣服的，我也不怕人家知道。”有时总督府开跳舞会，碰上女人对他一端相，他还是免不了着急，吓得红了脸转身就逃。不过他慌张的原因多半是怕她们追求他，因为他根本不要结婚。据说在加尔各答就数滑铁卢赛特笠是头等的闊佬。他的排场最大，单身汉子里面，只有他请客最讲究，他的碗盏器皿也最精致。

要替他这样气派、这样大小的人物做背心，最少得一整天。在这一天里头，他雇了一个佣人伺候他跟他的印度人。同时又吩咐代理人替他集叠行李、箱子、书籍（这些书他从来也不看）、一匣匣的芒果、腌渍的酸辣菜、咖哩粉，还有披肩和各种礼物，还不知该送给谁。此外还有许多东方带回来的奢侈品，也需要收拾。

到第三天，他穿了新背心很悠閑的坐了馬車到倫敦来。他的印度佣人裹着一条披肩，冷得牙齿格格的打战，挨着那个欧洲佣人坐在馬夫座位上发抖。乔斯坐在馬車里面，不时抽抽烟斗，样子十分威风，引得路上的小孩儿大声欢呼，有许多人以为他准是一个大总督。我可以肯定的说一句，当他路过干净的乡镇，有酒店主人出来奉迎他，请他下車吃东西，他从来不拒绝。他在沙烏撒潑頓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有鱼，有米饭，有煮老鸡蛋，哪知道到了温却斯特，他已经又觉得需要喝一杯雪利酒了。在亞尔頓，他听了佣人的话，下車喝了些当地闻名的淡麦酒。在法納姆，他去参观主教堡，又吃了一餐便饭，有炖鳊鱼、小牛肉片、法国豆子和一瓶红酒。到了巴格夏荒地，天气很冷，印度人越抖越凶，因此乔斯大爷又喝了些搅水的白蘭地酒。总而言之，到达倫敦的时候，他的肚子活像汽船上总管的房間，装满了葡萄酒、啤

酒、肉、酸辣菜、櫻桃白蘭地和香烟。直到傍晚时分，他的馬車才轟隆轟隆來到白朗浦頓，在小門前面停下來。这家伙很重感情，都賓先生已經在斯洛德咖啡館給他定了房間，他却先到家里來。

這條街上的人都從窗口探出頭來張望；那小丫頭飛奔到柵欄門口；克拉浦母女從兼做會客間的廚房窗口往外看；愛米心慌意亂，在過道里掛衣帽的地方等着；賽特笠老头兒在客室里渾身索索的抖。喬斯在馬車里踩着那搖搖晃晃的踏步下來，腳底下吱吱的直响，真是威風十足。沙烏撒潑頓雇來的新傭人和那印度听差一邊一個扶着。印度人渾身發抖，棕黃的臉皮凍得泛青，活是火鷄肫的顏色。他在過道里轟動了一屋子的人；原來克拉浦太太和克拉浦小姐走上樓梯，大概想在客廳門外偷听里面的動靜，不承望看見洛耳·奇活勃坐在大衣下面的一張板凳上發抖，露出一口白牙齒，眼睛倒插上去，只剩發黃的眼白，一面怪可憐的哼哼唧唧，那聲音古怪極了。

我乖巧的關上了門，把里面喬斯和他年老的父親和可憐的溫柔的小妹妹怎么見面的情形，略過不談了。老头兒非常感動；他的女兒當然也非常感動；喬斯呢，也不是無情的人。他离家十年，在这么長的一段時期之中，哪怕最自私的人也會想到老家和小時的親人。路程越隔得遠，老家和親人越顯得神聖。過去的賞心樂事在長期的回憶當中更添了情趣，更令人嚮往。喬斯從前雖然對於父親不滿意，不過現在能夠重新和他見面，和他拉手，倒是覺得出于衷心的喜歡。他記得小妹妹一向容貌俊俏，滿面笑容，現在重逢，自然也是高興的。瞧着父親年紀大了，而且給伤心不幸的遭遇磨折得老態龍鍾，他心里又覺得淒慘。一起頭的時候，愛米穿了黑衣服先迎出來，在門口悄悄的告訴他說母

亲已經不在了，叮囑他不要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事。其实这个警告也是多余的，賽特笠老头兒立刻就談到这件事，嚕嚕嗦嗦說了許多話，掉了許多眼泪。那印度人看了老大害怕；可憐的家伙平常只想自己，吃了这一惊，把自己的事情忘掉了好些。

看来重逢以后大家很滿意。等到乔斯重新坐了馬車上旅館之后，爱米很溫柔的摟着父亲，得意的說她早就夸过哥哥心腸好。

这话倒是真的。乔瑟夫·賽特笠看着家里的人生活这么清苦，心里很感动，再加初次会面时热情冲动，他在兴头上，便起誓說以后不讓他們再过苦日子了。他說反正他預备在本国住一陣子，他的屋子和他的一切都給他們享用。他还說爱米丽亞在他請客的时候做起主妇来一定很得体，所以她尽不妨和他同住，到她願意自立門戶的时候再說。

她很伤心的摇摇头，又像平时一样掉下泪来。她懂得哥哥話里有因。少佐来过以后，当晚她就和她的心腹小朋友瑪丽小姐細細的談过这件事。瑪丽是急性子，發現了秘密，到晚上再也忍不住，便对爱米描写都宾少佐看見平尼先生帶着新娘走过的时候，起先怎么發怔，后来怎么乐得渾身打哆嗦，就因为他知道不必把平尼先生当作情敌的緣故。瑪丽說：“他問您說：‘誰在造謠言？’一边說一边發抖，您难道沒看見嗎？噯唷，太太啊，他兩個眼睛一直瞧着您。我想他准是因为生相思病所以把头髮都想白了。”

爱米丽亞抬头看看床面前丈夫和兒子的画像，一面告訴那受她照顧的小姑娘以后再也不准提起这件事。她說都宾少佐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又是乔杰和她自己最亲近最好心的保护人，她把他当作哥哥一样爱他，“可是，”她指指牆上說，“一个女人已

經嫁过天使一般的好丈夫，决不願意再嫁第二回。”可憐的瑪麗嘆了一口氣，心里想着外科醫生診所里那年輕的湯姆金先生。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他老是那麼瞧着她；一看他挑逗的眼光，她那怯弱的心就跳個不停，準備把自己終身托付給他。如果他死了，那可怎麼辦呢？她知道他有癆病，他臉上時常上火，腰身比別人瘦小得多。

愛米知道忠厚的少佐熱烈的愛她，可是並不嫌他，也不對他表示冷淡。男人肯這麼死心塌地的一直愛到底，女人總不會因此生氣。拿着苔絲迪夢娜^①來說，她多半知道加西奧中尉喜歡她，可並沒有生他的氣。照我的看法，在那次悲劇里面還有好些事情都是那位賢明的摩爾軍官不知道的。還有密蘭達^②，她對加立本还挺客氣的呢，看來一定也是為這個原因。我當然並不是說她有意慫恿他來追求自己，那可憐東西不過是個又野又粗的怪物罷了。同樣的，愛米也沒有鼓勵少佐來追求她。她只準備拿出又熱和又尊敬的态度來對待他，因為他為人好，待朋友忠誠，值得人家尊重。在他開口求婚之前，她一定要努力讓自己的态度坦白親切。到他求婚的時候，她當然就叫他死了心，因為他這些希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因為這樣，當晚她和瑪麗談過話以後睡得很香，而且雖然喬斯沒有準時回家，她卻是異乎尋常的快樂。她想：“他不娶奧多小姐我倒是很高興。奧多上校決計不會有個妹妹配得上像威廉少佐那麼多才多藝的人。”在她的小圈子里誰嫁給他最合適呢？

① 莎士比亞悲劇“奧塞羅”中的女主角，後來因為有人毀謗她和丈夫手下的軍官加西奧私通，給丈夫殺死。摩爾軍官就是指奧塞羅本人。

② 莎士比亞喜劇“暴風雨”中的女主角，加立本不過是服她父親指揮的一個怪物。薩克雷此地不過在開玩笑，他的說法是全無根據的。

平尼小姐不行，她太老了，脾气又不好。奥斯本小姐嗎？也太老。小瑪麗又太年輕。奥斯本太太睡覺以前想来想去也沒找出一个配得上少佐的人。

第二天，郵差送来一封信，是乔斯写給妹妹的，信里說他剛下了船，觉得很疲倦，所以那天不能动身，必須等到第二天一早才能离开沙烏撒潑頓，傍晚时分便能和父母見面。有了信，家里的人也就不心焦了。爱米丽亞把信念給父亲听，念到“和父母見面”一句，頓了一頓。看上去她的哥哥还不知道家里的情形。这不能怪他；事情是这样的，都宾少佐虽然明知他的旅伴决不会在二十四小时內动身回家，准会找推托随处流連，却没有写信把乔斯家里的坏消息先通知他，因为他隔夜和爱米丽亞談得太久，来不及寄信了。

也就在那天早晨，都宾少佐在斯洛德咖啡館里接到他朋友从沙烏撒潑頓寄来的信，信上提到他隔天早晨給吵醒以后發脾气的情况，求亲爱的都宾原諒，因为他那时剛剛睡着不久，头痛的厉害。同时他又委托都宾在斯洛德咖啡館給他和他的两个佣人定下几間舒服的房間。一路回国的时候，乔斯什么都倚賴都宾。他离不开他，老是糾纏着他。那天，别的旅客都已經回到倫敦。年輕的里該滋和却弗斯是坐着郵車去的；里該滋坐在馬車夫鮑脫萊旁边，把韁繩搶过来自己赶車子。医生回到包德西的老家去了；白拉格船長到倫敦去找其余的股东；船上的大副正忙着把貨物从拉姆輕特船上卸下来。乔斯先生在沙烏撒潑頓冷靜得很，只好請乔治旅館的老板一塊兒喝酒。就在那时候，都宾也在家里吃飯，跟父母和妹妹們坐在一桌。都宾少佐不会撒謊，他的妹妹把話一套，馬上知道他回家之前已經先去拜訪过奥斯本太太。

乔斯在聖馬丁街住得很舒服。他不但能够靜靜兒的抽水烟，如果有兴致的話，也可以大搖大摆的上戏院看戏。他的生活那么安逸，倘若沒有少佐在旁边催促着他，說不定他就会一直在斯洛德咖啡館住下去。这位孟加拉客人曾經答应給他父亲和艾米丽亞布置一个家，因此少佐逼着他赶紧踐約，要不然就不讓他过安靜日子。好在乔斯是肯听人調度的，都宾又是除了自己的事以外都肯出死力干的。这好性子的家伙手段着实圓滑，把那印度官兒籠絡得言听計从，該买什么，該租什么，什么事該办，什么东西該脫手，全讓他做主。洛耳·奇活勃不久就給送回加尔各答；他坐的是吉格尔白萊夫人号邮船，威廉·都宾爵士就是那家船公司的股东。印度人在聖馬丁街的时候，每逢上街，頑童們瞧見了他的黑臉就来捉弄他。后来他把做咖哩、煮比劳、裝水烟的法子教会了乔斯的欧洲佣人，自己回家了。乔斯和少佐在附近朗爱格地方定做了一輛漂亮的馬車；乔斯忙忙碌碌监看着工人打造馬車，兴头得不得了。他又租了兩匹好馬，于是排場十足的在公园里兜風，或是去拜訪在印度結交的朋友。艾米丽亞常常陪他出去，在这些时候，都宾便也来了，坐在馬車的倒座上陪着。有时候賽特笠老头兒和他女兒也使那輛馬車。克拉浦小姐时常陪她朋友出去；她披着那塊有名的黃披肩坐在馬車里，瞧見医生診所里的小后生在对她看，心里非常得意。每逢她坐在馬車里走过，小后生总是在診所的百叶窗上面探头出来張望。

乔斯到白朗浦頓去过之后不久，住在賽特笠他們小屋里的人大家都伤心了一場。賽特笠一家在这所簡陋的房子里已經住了十年。那天，乔斯派了馬車（暫時租来的一輛，不是正在打造

的大馬車)——乔斯派了馬車来接賽特笠和他女兒。他們离开之后当然不再回来了。房东太太和她女兒那一回倒是真心难受，这本历史里面無論什么人的眼泪都不能比她們的更真誠。她們和爱米丽亞从認識到相熟，那么長的一段时期里面，从来没有听见她說过一句伤人的話。她温柔近情，待人和气，得了一点好处就感謝不尽，甚至于在克拉浦太太發脾气逼着要房錢的时候也不变原来的态度。房东太太眼看着这好人兒从此一去不返，想起以前对她很不客气，心里悔之無及。她一面在窗口張貼召租条子，想法子把一向有人住的房子再租出去，一面伤心落泪。很明显的，他們以后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房客了。后来的日子証明这惨痛的預言一些也不錯。克拉浦太太怨恨世道人心越来越墮落，只好在供应茶箱和羊腿的当兒狠狠的問房客多收点兒錢，借此出口气。大多数的房客都爱罵人，爱抱怨；有些人不付房租；沒有一个住長了的。怪不得房东太太想念走掉的老朋友。

瑪丽小姐和爱米丽亞分手的时候有多么伤心，我簡直說不上来。她从小到大，天天跟那位亲爱的好太太在一起，倒是一片热心和她好。她眼看着漂亮的馬車来接她朋友去过好日子，伤心得暈倒在朋友的怀里。爱米丽亞差不多跟这好性子的姑娘一样感动。十一年来，瑪丽一直是她的朋友，她的伴侶，她把瑪丽就当作自己的女兒一样，临别的时候真是割舍不下。她們倆当然早已約好，奥斯本太太在漂亮的新房子里住定以后，常常接瑪丽去住。瑪丽說爱米丽亞住了大房子一定沒有在他們“寒微的茅舍”里快活。她爱看小說，所以模仿小說的語气，管自己的家叫“茅舍”。

希望她猜測得不对，因为可怜的爱米在那“寒微的茅舍”里并没有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她的坏运气一直在折磨她。离了

那屋子，她再也不願意回去了。碰上房东太太脾气不好或是收不着房租的当兒，她惡狠狠的欺負爱米；到她一高兴，又亲暱得叫人肉麻，那腔調也一样可厭。如今她見爱米日子过得順利，一味的拍馬屁討好，爱米也并不喜欢。克拉浦太太在新房子里一片声奉承，不論看見什么家俱和擺設，都不住口的贊嘆。她撫弄着奧斯本太太的衣服，估計它們值多少錢。她賭神發誓的說，像爱米这样的好人，什么講究东西都配使。虽然她說了一大堆寒儉的奉承話兒，爱米只記得她以前惡賴凶狠，自己时常受她欺負。每逢房租过了期沒付，爱米得向她討情；爱米买了些細巧的食品孝敬生病的父母，又得听她批評自己浪費。她曾經看着爱米失意，也曾經作踐过她。

可憐的小爱米一輩子吃过不少这样的苦，可是沒有人知道她的难处。这些話她从来不对父亲說，事实上她吃亏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父亲糊塗。他干了坏事，女兒就得代他受罪。她这样溫柔虛心，天生就是受人欺負的。

但願她此后再不必受这样的糟蹋了。据說有痛苦就有跟着来的安慰，可憐的瑪丽在朋友离开之后悲伤得眼泪鼻涕的哭鬧，亏得医生診所里的小后生来替她治病，才使她身体复原。爱米在离开白朗浦頓的时候把屋子里所有的家俱都送給瑪丽，只帶走了床头的兩張画像和她的鋼琴。这架又小又旧的鋼琴年代已經很久，發出来的声音叮叮东东的幽怨得很，不过她因为特別的原故，非常爱它。这鋼琴原是当年她父母买給她的；她开始彈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呢。讀者想来还記得，后来她的父亲破产，有一个人特地从殘余的家俱里面把它买回来，重新送給爱米。

都宾少佐监督着布置乔斯的新房子，打定主意要把屋子里

弄得又舒服又美觀。正在忙碌的時候，一輛車子載着老房子里搬過來的箱子匣子，還有那架鋼琴，從白朗浦頓來了，都賓看了滿心喜歡。愛米麗亞吩咐把鋼琴抬到三層樓上那間整齊的起坐間里擱好。那起坐間連着她父親的臥房，老头兒後來一到黃昏便坐在里面歇息。

都賓看見扛伕抬着鋼琴，愛米麗亞又叫他們抬到她的起坐間，心里得意，多情地說道：“你还把它留着，我真高兴。我还以为你对它滿不在乎。”

愛米麗亞道：“在我眼睛里，它比世界上一切東西都寶貴。”

都賓雖然並沒有把買鋼琴的事跟別人說起，可是也沒有想到愛米會以為鋼琴是別人買的。他想愛米當然知道這是他送的禮。因此他叫起來說：“真的嗎，愛米麗亞？真的嗎，愛米麗亞？”最重要的大問題已經到了他的嘴邊，哪知道愛米答道：“我怎麼能夠不寶貝它？這不是他給我的嗎？”

可憐的都賓垂頭喪氣的答道：“我倒沒有知道。”

當時愛米並沒有留心，也沒有注意到忠厚的都賓那嗒喪的臉兒，後來她回想那時的情形，忽然明白過來，原來她以前弄錯了，送鋼琴給她的是威廉，不是喬治。這麼一悟過來，她心里說不出的難受和懊惱。原來鋼琴並不是喬治給的，她一向總以為它是愛人送給她的唯一的紀念品，把它當作寶貝，看得比一切都重。她對它談起喬治；用它彈奏喬治最喜歡的曲子；在漫長的黃昏里坐在它旁邊，盡她所能，在琴鍵上奏出憂郁的歌兒，一面悄悄的掉眼淚。既然它不是喬治的東西，還有什麼價值呢？有一回賽特笠要她彈琴，她推說鋼琴已經走了音，她自己又頭痛，不高興彈。

然后她又像平常一样，责怪自己小器沒良心，决意要給老实的威廉一些补偿，因为她虽然沒有明白表示瞧不起他的鋼琴，心里却是那样想。几天之后，他們飯后都聚在客厅里，乔斯怪舒服的睡着了，爱米丽亞便吞吞吐吐的对都宾說：“我得向你賠个不是才好。”

他說：“賠什么不是呢？”

“就是为那架——那架小方鋼琴。那还是好多年前我結婚以前你送給我的，我一直也沒有給你道謝。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人給我的。謝謝你，威廉。”可憐的爱米伸出手来給他拉手，心里却像刀絞的一样痛，她的眼睛当然也沒有閉着。

威廉再也忍不住了。他說：“爱米丽亞，爱米丽亞，我的确是为你才把它买下来的。那时候我就爱你，現在也是一样。这話我非告訴你不可。那会兒乔治把我帶到你家里，要我認認他的未婚妻，大概我一看見你就爱上了你。你还是个小姑娘，穿了白衣服，头髮梳成大圈兒。你还記得嗎？你一边下楼一边唱歌，后来咱們还一起上游乐场来着。从那时候起，我心眼兒里就只有一个姑娘，就是你。这十二年来，我可以說沒有一时一刻不在惦记着你。到印度之前，我就想来告訴你。可是你心里沒有我，我也沒有勇气开口。我走开，我留下，你压根兒沒有在乎。”

爱米丽亞道：“这是我沒有良心。”

都宾不顧一切的說道：“不是沒有良心，只是不关心。我也沒有什么長处可以叫女人爱我。我知道你的心思。这会兒你心里很难受，因为你發現鋼琴是我送的，而不是乔治送的。我也是一时忘情，不然我决不会跟你那么說。所以还是應該我向你道歉。我不該一时糊塗，不該以为多少年来不变的忠心能够叫你同情我。”

爱米丽亚倔强的說道：“这会兒是你的心腸硬呀。不管在这兒还是在天堂上，乔治永远是我的丈夫。除了他，我怎么还能够爱上別的人呢？亲爱的威廉，我到今天还是他的人，就跟你当初看見我的时候一样。你有多少好处，你做人多么慷慨大量，也都是他告訴我的。他教我把你像哥哥一样待。你对我和我的孩子可不是仁至义尽嗎？你是我們最亲近、最忠誠、最仁慈的朋友和保护人。如果你早回来几个月，也許我不用和孩子分手，不用受这些罪。威廉，那一回我伤心得差点兒死了。我禱告，我希望你会回家，可是你不来，結果他們把他搶去了。威廉，他真了不起，是不是？求你还像从前一样照顧他，也照顧我——”她說到这里，哽咽起来，伏在他肩膀上遮着臉。

少佐伸出手来把她当小孩兒似的摟着，吻着她的头說：“亲爱的爱米丽亚，我不会变的。我只求你心上有我，別的也不想。要不然的話，你根本不喜歡我了。我只希望常常在你身边，常常看見你。”

爱米丽亚說：“好的，常常来吧。”这样，威廉算是得到許可，能够干瞧着不得到手的東西，好像学校里的穷孩子沒錢买糕餅，只能看着甜餅小販的盤子嘆气。

第六十章

回到上流社会

爱米丽亚現在交了好运了。多少年来，她总在低三下四的圈子里可憐巴巴的討生活，能够叫她离开这种环境，踏进上流社

会，在我也很高兴。和她来往的人虽然没有咱们另外一个女朋友蓓基太太的相识那么阔气尊贵，可是也着实体面，算得上时髦人。乔斯的朋友都是英属印度三大管区里面结识的；他的新房子也在舒服的英印区域。在这区域以内，莫哀拉广场是中心，其他还有明多广场、大克拉美街、华伦街、海斯汀街、奥却脱洛内广场、泊拉昔广场、亚赛胡同（“某某花园”的确是个好听的名词，可在一八二七年的时候，凡是水泥墙壁、前面有柏油平台的屋子还不用这个名称呢）。这一带地方房子很体面，在这处住家的全是从印度退休回来的阔佬。这个区域很有名声，威纳姆先生管它叫黑洞^①。按照乔斯的地位，还不能住在莫哀拉广场，因为总得是殖民地上议会的委员或是印度商行的股东退休之后才有资格在那里住。这些委员和股东通常划出一万镑给他们的太太，自己手里比较的算紧一些了，便退居在这种近乡下的住宅区，靠一年四千镑的进款过活。乔斯在吉尔斯比街弄了一所二三流的房子，相当的舒服。屋里动用的地毯、贵重的镜子、塞登斯设计的又美观又适用的家俱，都是从斯该泊先生的财产管理人那里收买下来的。这位斯该泊先生不久以前才加入了福格尔、费克、克拉克门合资经营的赫赫有名的加尔各答商行。可怜的斯该泊一生正直，攒下共有七万镑，全部投资在公司里，自己顶替了费克的位置，因为费克已经退休，住在色塞克斯郡一宅富丽堂皇的别墅里做寓公。福格尔一家的人也老早不在公司里了，而且贺拉斯·福格尔爵士还有机会加爵，指日就是斑大那男爵了。斯该泊在有名的分公司里只有两年，那知道公司破产，欠了一百万镑的债，

① 在1765年，印度酋长苏拉杰·陶拉反抗英国统治者，在加尔各答军营中一间小屋里关禁一百四十六名欧洲人，一夜之后，只剩二十三人活着。后人称那间屋子为“加尔各答的黑洞”。

从印度回来的人倒有一半給帶累着大大的吃苦。

老实的斯該泊弄得傾家蕩产，真是伤心。他年紀已經六十五了，还得到加尔各答去收拾殘局。华德德·斯該泊本来在伊頓讀書，現在只能轉到一家商行去做事。弗罗倫斯·斯該泊和法尼·斯該泊跟着她們的母亲隱居到波洛涅去，从此音信全無。总之一句話，乔斯湊上来把他們的地毯和食器櫥子买下来。屋里的鏡子从前照着斯該泊一家和藹漂亮的臉兒，現在輪到乔斯来顧影自憐了。本来和斯該泊一家有来往的店鋪，亏得他們家行为正直，所有的賬不曾少收了一文。商人們瞧着有新的人家搬来，都急忙送上名片，希望做他們家的生意。本来在斯該泊家飯桌旁穿了白背心伺候的肥大的听差，还有送牛奶的，卖蔬菜的，銀行里的門房，都留下了地名，竭力巴結乔斯的佣人头兒。扫烟囟的契梅先生已經替这房子里三家人家当过差，現在也去討好佣人头兒和他手下的小听差。这小听差的責任就是在爱米丽亞出門的时候伺候着她。他也穿号衣，上身釘滿了扣子，下面是条紋褲子。

他們的排場不闊。管酒的佣人头兒兼做乔斯的貼身听差。他喝酒很有节制，从来不超过普通小家庭里的佣人應該喝醉的限度，因为他对于主人家的酒是很看重的。爱米雇了一个貼身女佣人，是威廉·都宾爵士郊外的庄地上長大的。这女孩子很好，心地忠厚，又有規矩，叫奥斯本太太完全放心了。爱米起先想到有佣人来伺候她，心里很着急，因为她向来对佣人說話的时候总是恭恭敬敬，不知道應該怎么使喚貼身丫头。这个女佣人在家里很有用，把賽特笠老先生伺候得也很周到。老头兒現在差不多成天在自己的臥室和起坐間里，家里有什么請客作乐的事，他是向来不参加的。

許多人都來拜訪奧斯本太太。都賓夫人和她的女兒們見她轉了好運，十分喜歡，特地來看望她。奧斯本小姐坐了華貴的大馬車從勒塞爾廣場過來，馬車夫座位上火黃的布篷上綉着他們里滋地方本家的紋章。外面傳說喬斯家財巨萬，奧斯本老头兒覺得倘若喬杰承繼了自己的財產之外，再添一份舅舅的家當，倒也不錯。他說：“哼，咱們得叫這小家伙做大人物。我死以前還要眼看着他做議員呢。奧小姐，你不妨去望望他的母親，不過我是決不願意見她的。”所以奧斯本小姐就來了。愛米借此可以接近喬治，當然很願意見她。小家伙得到特准，常常回來看望母親。他每星期在吉爾斯比街吃一兩次飯，把傭人們呼來喝去，對長輩強梁霸道，和他在勒塞爾廣場的時候一樣任性。

對於都賓少佐，他總是很有規矩。只要都賓在旁邊，他的態度就收斂些。他是個伶俐的孩子，對於少佐有些怕懼。喬治看見少佐心地純朴，性情和順，做人端方正直，雖然有學問，卻不說大話，不由得不佩服。他活了這麼大，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人，好在他對於正人君子倒是自然而然的敬愛，時常依依不捨的跟在教父左右；如果能夠和都賓一起在公園里散步，聽他聊天，他就心滿意足。威廉和他說起他的父親，說起印度和滑鐵盧戰役，真是無所不談，只是不扯到自己身上去。有時喬治特別驕傲自大，少佐就說笑話挖苦他，奧斯本太太聽得很不受用。有一回，少佐帶孩子出去看戲，喬杰不願意坐在後廳，嫌那地方太寒蠢。少佐便把他領到包廂里，自己轉身走到樓下去。他坐下來不多一會兒，發覺有人挽住他的胳膊，看見一只戴羊皮手套的漂亮小手在拉他。原來喬治明白過來了，他覺得自己的行為荒謬可笑，就从樓上走下來。都賓瞧着那愛揮霍的小爺已經悔過，喜歡得眼睛放光，臉上露出慈愛的笑容來。他很愛喬治；凡是屬於愛米麗

亞的一切他沒有不喜歡的。做母親的听得乔治那么懂事，好不喜歡！她瞧着都賓，眼色非常和藹，是以前向來沒有的。他好像覺得她對自己那么端相過之后，還臉紅來着。

乔杰常常在母親面前夸耀少佐的好處，稱贊的話說也說不厭。“我真喜歡他，媽媽。他知道的东西多極了。他又不像維爾那樣，老是吹牛，老是用長字眼。你懂這意思嗎？在學校里大家都叫他‘長尾巴’。這譯名兒是我想出來的，你說可好不好？都賓看拉丁文的書就像看英文書那么容易。他還懂法文什么的。我們一塊兒出去的時候他只講爸爸的事，從來不說自己。可是我在爷爷那兒听得勃克勒上校說他是軍隊里數一數二的勇將，在戰場上出人頭地的厲害。爷爷奇怪的了不得。他說：‘那家伙嗎？我一向以為他胆子小的看見了一頭鵝都不敢哼一聲兒。’可是我知道他敢的，你說怎麼樣，媽媽？”

愛米笑起來，說她覺得少佐這點兒胆子總有的。

乔治和少佐感情十分融洽，可是說句實話，和他舅舅却不怎么好。乔治常常鼓起腮幫子，把手在背心袋里一插，說：“求老天爷保佑，不信真有这事！”那表情和乔斯一模一樣，看見的人都忍不住好笑。碰到吃飯的時候沒有他要吃的菜，他就擺出這副嘴臉，把乔斯的口頭禪重復一遍，引得佣人們哈哈大笑。甚至于連都賓看見他模仿舅舅，也忍不住放聲笑出來。全亏都賓呵責着，愛米麗亞急得一個勁兒的哀求着，小混蛋才算沒有当着舅舅模仿他。賢明的印度官兒也恍惚覺得孩子瞧不起他，老是想開他的玩笑，因此心里發虛，在乔杰少爷面前更愛擺架子，做面子。乔斯先生只要聽說乔治少爷要上吉尔斯比街來跟着母親吃飯，總是推托說他在俱樂部另有約會。看來他不在家的時候也沒有人想念他。每逢他出去，大家就哄着賽特笠先生，請他从

樓上下來和一家人一起吃飯。在這樣小規模的家宴上，都賓总有份。他和全家的人都合得來，不但是賽特笠老头兒的朋友，愛米的朋友，喬杰的朋友，又是喬斯的顧問。安痕·都賓在坎白威爾說：“我們從來見不着他，竟好像他還在瑪德拉斯。”啊，安痕小姐，你難道沒想到少佐要娶的並不是你嗎？

喬瑟夫·賽特笠的日子過得真無聊，不過排場却很體面，恰好配得上他這樣顯赫的身分。在他眼里，最要緊的事就是加入東方俱樂部。從此以後，他早上常去和印度回來的同僚們應酬，有時就在俱樂部吃飯，或是把別的會員請回來款待他們。

愛米麗亞就得做主婦招待這些先生和他們的妻子。她聽到的談話，都是關於斯密士什麼時候做委員，瓊斯帶回來多少做深紅染料的虫膠，倫敦的湯姆生公司怎麼拒絕付款給孟買的湯姆生和基包勃奇合營公司，而且聽說加爾各答的分公司也要靠不住了。他們又批評亞美特奴加地方非正規軍里白朗的妻子，說她和警衛軍里面那個叫斯璜吉的小伙子兩個人在甲板上坐到夜深，在好望角出去騎馬，索性兩個人都不見了；她的行為，就算說得好聽些，也太不謹慎。他們又談到哈廸門太太的父親原是個鄉下的副牧師，叫斐利克斯·拉畢脫；哈廸門太太把她十個姊妹都接到印度，一共嫁掉了十個，其中倒有七個嫁了高級官員。此外，又說霍恩貝因為太太一定要住在歐洲，急得坐立不安；脫勞德剛做了恩美拉布拉地方的稅官等等。這些人說的話是一樣的，用的銀器是一樣的，吃的羊身上的前胛肉、煮火雞和小點心，也是一樣的。吃完甜點心，接着就談政治；太太們回到樓上去聊天，談到自己的孩子和種種不如意的事。

這種情形，到處都是一樣。譬如說，律師太太們談巡迴審判，軍人太太們談聯隊里的新聞，牧師太太們談主日學校和某某牧

师接了某处的位置，連最闊的闊太太們閑談的題目也不过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这么說来，从印度回来的人也应当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話。不过有时候不相干的外人剛巧也在場，听着这些話就不免要覺得沉悶，这我倒也承認的。

不久之后，爱米也有了拜客用的記事本，并且常常坐了馬車出去应酬。来往的人里面有孟加拉軍隊里陸軍中將罗杰·白魯迪埃爵士的妻子白魯迪埃夫人，孟买軍隊里陸軍中將杰·赫甫爵士的妻子赫甫夫人，行政委員派思的妻子派思太太等。我們不需要多少時間就能适应新的环境。馬車天天給赶到吉尔斯比街，渾身扣子的小听差从車座上跳下来回上去，拿着爱米和乔斯兩人的名片送到各家門口。到了一定的时候，爱米坐了馬車到俱乐部去接乔斯出去吸新鮮空气，或是帶着父亲到亲王公园去兜風。爱米对于貼身女佣人、馬車、訪客本子、滿身扣子的小听差，不久就和白朗浦頓的日常生活一般習慣了。这兩種不同的环境，她都能适应。如果她命中注定要做公爵夫人，一定也做得很像样。和乔斯来往的太太們都夸她討人喜欢，她們的批評，不外乎說她沒多大能耐，不过人还不討厭。

男人們呢，像平常一样，很喜欢她忠厚、誠懇而且文雅的态度。許多从印度休假回来的花花公子，穿得十分花梢，挂着表鏈，留着鬍子，住的是西城的旅館，坐的是快馬拉的馬車，三日兩头上戏院看戏——这些人都对奥斯本太太非常傾倒，每逢她坐了馬車在公园里兜風，都来对她鞠躬，或是早上到她家里去拜訪她。警衛軍里的斯璜吉原是調情的能手，在好些从印度休假回来的軍官里面，算他最風流，这小伙子得空也去看她。有一天都宾少佐發現他正在和爱米丽亞談心，滔滔汨汨的描写打野猪的情形，口吻非常幽默。斯璜吉后来对人說起爱米丽亞宅子里常



有一个討厭的軍官，又高又瘦，样子古怪，年紀不小了，可是相当的滑头，說起話来很动听，开口就把人比了下去。

倘若都宾少佐稍微再虛荣一些，說不定会跟这位时髦風流的孟加拉上尉吃醋。可是他天生老实，不是那等量淺气小的人，对于爱米丽亞一点兒不起疑心。年輕小伙子对她献殷勤，

好些人对她傾倒，那不是很好嗎？自从她成人以来，差不多总是給人虐待，遭人小看。如今环境改善了，日子过得順利，她的長处随着显露出来，心境也漸漸愉快，他看着非常高兴。誰看得起她，也就是看得起少佐的好眼力。不过話又得說回来，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就跟着了迷一样，他的眼力是不是靠得住还是个問題。

乔斯既然是王上忠誠的子民，少不得要进宮覲見一次。他全身礼服，打扮整齐之后，就在俱乐部等都宾去接他，都宾本人却只穿了一身很旧的制服。乔斯本来对于乔治第四十分佩服，願意赤心忠胆为国王效力，自从进宮朝見過以后，更加成了个徹头徹尾的保守党，至至誠誠的拥护政府。他甚至于攬掇爱米丽亞也进宮一次。不知怎么一来，他心里有了个想头，竟以为国家的

前途与他大有关系，而且觉得如果他和他家里的人不到聖詹姆士的宫里去伺候王上，王上一定会不高兴。

爱米笑道：“乔斯，那么說，进宫的时候我把祖傳的金剛鑽首飾都戴起来吧。”

少佐想道：“可惜你不肯收，不然讓我給你买些首飾多好。無論什么貴重的金剛鑽你都配戴。”

第六十一章

兩盞灯灭了

乔斯·賽特笠先生的家里發生了一件事情——一件家家免不了的平常事，把他家一連串斯文規矩的乐事給打断了。当你从客厅上楼到臥房去的时候，想来总注意到面前的小拱門。它的功用，可以使三楼和四楼中間的楼梯不至于太暗（孩子和佣人的臥房多半在四楼）；另外还有一个用处，承攬喪事的人可以告訴你。他們把棺材停放在拱門頂上的楼板上，或是就停放在拱門底下，这样，死者能够靜靜的在黑色的方盒子里面躺着，不至于受到不应当有的騷扰。

在倫敦的房子里，三楼的拱門对着必由之路，全家的人都打这兒經過。站在拱門口，上下楼梯就能一目了然。天还没有亮，厨娘就偷偷的打这兒下楼到厨房里去擦洗鍋壺盆罐。少爷在俱乐部里鬧了一夜，黎明时候自己用鑰匙开了大門回家，把靴子留在过道里，蹑手蹑脚的上楼。小姐穿了松松的細紗長裙，系着簇新的緞帶，打扮得美丽耀目，衣裙縈索的走到楼下，准备在跳舞

会上顛倒众生，大出風头。湯美小少爷不屑走楼梯，也不怕危險，从楼梯的扶手上一滑下来。漂亮的少奶奶剛做了母亲，医生第一天許她下楼，由她强壯的丈夫抱着下来。他心里怪疼老婆，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走；她臉上笑咪咪的，后面还跟着月子里伺候她的看护。到晚上，約翰拿着必剝必剝爆着的蠟燭輕輕上楼睡覺，疲倦得直打呵欠。太陽還沒升起来，他又下楼把擱在各个房門口的鞋子收去擦抹干淨。小孩兒給抱上抱下，老头兒老太太給扶上扶下，客人們給領进跳舞厅，牧师給小孩子施洗礼，医生去看病，办丧事的到楼上安排杂事，都得經過这兒。这拱門和楼梯是最能發人深省的；如果你坐在这兒，上上下下望一望，定神想一想，自然会想到生命和死亡，感嘆人生的空幻。穿五彩衣的朋友啊^①，医生最后一次来給你看病的时候也从这楼梯上来。看护揭开帳子往里瞧，你也不理会，她就打开窗戶，讓新鮮空气进来。你家里的人关上房子前面的百叶窗，搬到后面的屋子里去住，并且把律师和办丧事的人請到家里。这样，你我的喜剧就算演完了，从此和喧嘩熱鬧，裝腔做势的世界远远隔离了。如果你是有身分的人，你家大門上就釘上报丧板，上面画着金色的天使，写着“在天国里得到安息”。你的兒子把房子重新布置裝修，或是把它出租，自己住到比較时髦的地段去。到第二年，你的名字就在俱乐部里“已故會員”的名單上出現。不管你家里的人怎么伤心，你的太太总喜欢把孝服做得整齐，厨娘总得差人上来——或是自己上来，打听吃什么菜。不久以后，你留下的妻兒看着你的画像挂在壁爐架上面不再难过的受不了。再过几时，正中的地位便該讓出来給你的兒子，也就是屋里的新主人，挂他

① 指丑角。也泛指一切世人。

的画像了。

死去的人里面誰最使活着的伤心舍不得呢？我想准是那些最不关心活人的人。家里死了孩子，大人心痛得像摘了心肝，哭得如狂如醉。讀者啊，你死了决不会叫人那么悲痛。越是襁褓里的小孩兒，人也認不大清，一星期不見就会忘了你，死去之后，給你的打击越大。哪怕死了你最亲近的朋友，或是你的长大成人，自己有兒有女的大兒子，都不能叫你那么难受。对于犹达和西門，我們也許很严厉，可是看着最小的便雅憫^①，不知要怎么疼爱他才好。如果你年紀老了——即使現在不老，將來也总要老——不管你是又老又富或是又老又穷，你总有一天会这么想：“我身边这些人都很好，可是我死后他們不会怎么伤心。我很有錢，他們想得我的財產——”或是，“我沒有錢，他們扶养着我，一定覺得討厭了。”

乔斯給母亲穿孝已經滿服，剛剛脫去黑衣服，換上他最喜欢的五顏六色的背心，眼見又有事情来了。家里的人都看得出賽特笠老先生不久便要到黃泉路上去寻找走在他前面的妻子。乔斯·賽特笠在俱乐部正正經經的說道：“近来我父亲的身体不好，我不能大規模請客。可是呢，契脫內，我的孩子，如果你高兴六点半到我家来，跟一两个老朋友靜靜兒吃一餐便飯，我非常欢迎。”垂死的老人躺在樓上，乔斯和他的朋友們便在樓底下靜靜的吃飯和喝紅酒。管酒佣人悄沒声兒的趑来趑去，替他們送酒进来。飯后，他們玩玩牌，有的时候都宾跟他們一起玩。奥斯本太太服侍病人睡好之后，偶然也下来坐一会。她总在父亲睡着以后才下来，老头兒跟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样，睡得不大稳，有些

① 見“聖經”“創世記”第三十五章第十八节。便雅憫是雅各最小的兒子。

兒胡夢顛倒。

老人生了病之后，更依賴女兒。喝湯吃藥的，差不多都要她喂。除了伺候病人之外，她也沒有功夫做什么別的事了。她的床鋪擱在通父親臥房的門邊，容易發脾氣的病人一有什么响動，她就起來。說句公平話，病人不願意吵醒他又體貼又盡心的看護，往往動都不動，一連靜臥好幾個鐘頭。

他現在很愛女兒，從女兒長大成人以後，做父親的從來沒有這麼疼她。在待人和藹、伺候父親孝順一方面，這忠厚的好人比誰都強。她在父親病房里悄沒聲兒的進出，樣子端莊文雅，臉上甜甜的帶着笑容，都賓少佐看了心里想道：“她進來的時候，腳步輕得像一絲太陽光。”女人守着自己的孩子，或是在病房里伺候病人，臉上可不都像天使一般的慈愛嗎？我想這種表情大家全看見過。

這樣，幾年來藏在心里的怨恨無形消滅了；他口里不說，心里却很平靜。女兒對他這麼孝順體貼，他在臨死之前也就忘記了對她的不滿。以前他們老兩口子常在夜里埋怨女兒，說她為自己的孩子才肯掏出心來，父母上了年紀，又遭到各種不如意的事，她都不在心上，只有兒子是寶貝，後來喬治跟她分手的當兒，她傷心得發狂一般，真是荒唐糊塗，簡直可以說是敬神不敬神明。如今賽特笠老头兒結了一下總賬，把心里這些疙瘩都忘記了，對於女兒溫和忍耐，自我犧牲的精神才真正服貼。有一晚，她偷偷的走到他的房里，發現他醒着。灰心頹唐的老头兒對她認了錯，把冰冷無力的手拉着她說：“唉，愛米，我剛才在想，我們對你很不好，很不公道。”她跪在他的床旁邊開始禱告，他拉着她的手，跟她一起禱告。朋友，但願我們臨死的時候，也有這麼一個同伴陪着我們祈禱！

在他睜眼躺着的時候，說不定他回想到一輩子的遭遇，早年怎么掙扎，后来怎么成功發達，真是大丈夫得志于時，老来怎么一敗塗地，現在又落到這般可憐的結果。命運打敗了他，如今再也沒有機會向它報復。自己身後沒有名，也沒有留下錢，一輩子勞愁潦倒，沒做過有益的事，如今力氣已經使盡，就算完了。我常在想，死的時候，又有名又得意好呢，還是又勞又潦倒好？還是願意什麼都有，到臨死不得不撒手呢，還是和命運賭過一場，輸給它以後奄奄一息的死去呢？总有一天，我們說：“到明天，成功和失敗都沒有關係了。太陽照旧升起來，千千万萬的人做工作樂，可是一切喧鬧都和我無關了。”這種感覺准是非常的古怪。

有一天早晨，太陽照常上升，大家照常起來，做工的做工，尋歡作樂的尋歡作樂，只有約翰·賽特笠不起身。他不再和命運搏鬥，也不再希望，不再計劃，從此安安靜靜的躺在白朗浦頓墓地上他老妻的身旁。他后来的生活，世上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都賓少佐、喬斯、喬杰坐着一輛蒙黑布的大馬車去送喪，眼看着下了葬。喬斯是特地從里却蒙的勛章旅館趕回來的。自從家里有了喪事，他就溜掉了，他說家里有了一個——你懂嗎，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能住在家里。愛米留在家里，照旧做她份內的事。她並不覺得十分難受，她的表情並不是悲傷，只是很嚴肅而已。她禱告上天，希望自己臨死的時候也是這樣安靜而沒有痛苦。她想起父親病中說的話都顯得出他的信仰虔誠，而且順天應命，對於將來很有希望，使她覺得很安心，也很敬服。

我想了一想，覺得臨死的時候還是這樣好。如果你很有錢，日子過得舒服，最後說：“我手裡有錢；我的名氣也不小。我一輩子和最上等的人物來往，而且，謝天謝地，我的家世是好的。我

很光荣的为王上和国家尽过力。我做过好几年議員，我可以說，我在国会里的演說，大家很看重，对我的批評也不錯。我沒欠过一文錢；不但如此，我还借給我大学时候的旧同学賈克·拉柴勒斯五十鎊錢。他还不出来的話，我的遺產管理人也不会去逼他。我留給每个女兒一万鎊，可算是很丰厚的嫁妝。我的碗盞器皿、家俱、貝克街的房子，还有一笔很可觀的遺產，都給我的太太終身使用。我的田产庄地、公債票、貝克街屋子的酒窖里面所有的好酒，都給我兒子。我还給我貼身佣人一年二十鎊的年金。我死后看誰能够找得出我一件亏心事！”也許你临死的时候口气完全不同，你說：“我是个穷老头兒，一輩子潦倒，不得意，到处碰壁。我沒有腦子，运气也不好；我承認自己一輩子不知做錯了多少事。我时常忘了自己該尽的責任，欠的債也还不出。現在我快要死了，我一点办法都沒有，只有低头認錯。我禱告上天饒恕我的过失。我真心真意的悔过，跪在上帝面前求他对我慈悲。”你想想，願意在自己的葬礼上說哪一篇話呢？賽特笠老头兒說的是后面的一篇。他低心下气，拉着女兒的手，撒下了生命、失望和虛榮。

奧斯本老头兒对乔治說：“能干、勤勉、投机得法究竟有什么好处，你現在看見了吧？你瞧瞧我跟我的銀行存折。再瞧瞧你那穷酸的外公跟他的失敗。可是二十年前他比我强多了。那时候他比我多一万鎊錢呢。”

除了上面說的亲友之外，就只有克拉浦家里的人从白朗浦頓出来送了喪。此外誰都不理会約翰·賽特笠，根本不記得世界上有过这么一个人。

奧斯本老头兒第一回听得他朋友勃克勒上校称揚都宾少

佐，覺得不相信。他瞧不起都宾，明白表示像他这么一个人居然有腦子有名声，簡直令人納悶。这件事小乔治早就告訴过我們。可是老头兒后来又常常听見和自己来往的人說起都宾的大名。威廉·都宾爵士非常佩服兒子，时常談起少佐怎么有學問，怎么勇敢，別人怎么看得起他等等。后来倫敦有过两次貴族出面做主人的大宴会，少佐的名字竟在其中一次宴会的宾客名單上登載出来。这一下，勒塞尔廣場的貴人^①不由得对他肅然起敬。

少佐是乔杰的保护人，乔杰的一切既然归祖父經管，他和老头兒少不得要見几次面。老头兒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有一回把少佐代乔杰和他母亲記的賬目細細的查了一下，查出一件意想不到的秘密，弄得他又高兴又难受。原来寡妇和她孩子靠着过活的資金里面有一部分是少佐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

給他仔細一追問，都宾就把臉緋紅了。他不会扯謊，支吾了半天，只好老实承認。他說：“他們結婚实在是我促成的，”（老头兒沉下了臉）“因为我想我可憐的朋友已經訂了婚，临时推托逃避，不但坏了他自己的名誉，而且准会送了奥斯本太太的命。后来她沒有錢过活，我当然有义务尽我所有拿出来扶养她。”

奥斯本先生的臉也紅了。他紧紧的瞅着都宾說道：“都少校，当年是你坑了我。可是，我得直說，你真是个忠厚的好人。喏，我想跟你拉拉手。我沒想到自己的骨肉要靠你养活。”他們两人握着手，都宾少佐窘得無地自容，沒承望自己瞞着人做的好事会給人揭穿。

他竭力使老人心平气和，想起兒子不再發狠。他說：“他真

① 这是挖苦他的話，因为他只是中产階級，想和貴族来往而高攀不上。

了不起，我們大家都愛他，願意給他當差。當年我自己也還年輕，承喬治特別和我好，真覺得受寵若驚。在我，跟喬治在一起比跟總司令在一起還體面。講到勇氣、膽量、所有軍人不能缺少的品質，我沒有見過比得上他的人。”都賓盡他記憶所及，講了許多喬治怎么勇敢出色的故事給他父親听，并且說：“小喬杰真像他。”

祖父說：“他跟他那麼像，有的時候真讓我着急。”

賽特笠先生害病的那一陣子，少佐曾經到奧斯本先生家里吃過一兩回晚飯，他們飯後坐着閑談，說來說去無非關於那死去的英雄。做父親的照從前一樣夸耀兒子，借着講他的本領和勇氣自己吹牛。不過他的心境比以前好，胸襟也比以前寬大，說起那可憐傢伙的時候和原來的口氣不同了。忠厚的少佐具有基督教徒的精神，看他不念旧惡，覺得非常高兴。到第二個黃昏，奧斯本老头兒管都賓叫威廉，只有在都賓和喬治小時，他才用這種口氣說話。老實的都賓知道老头兒不再和自己鬧彆扭，心里很受用。

第二天早飯的時候奧斯本小姐也說起都賓來。她本來尖刻，又上了些年紀，一開口就批評他的外表和行為上的缺點。一家之主打断她說：“奧小姐，從前你巴不得嫁給他呢。可惜葡萄是酸的。哈！哈！威廉少佐是個好人。”

喬杰很贊成他的話，說道：“爷爷，他真是好人。”說着，他走到祖父旁邊，拉着他灰白的大鬍子，和顏悅色的笑着吻了他一下子。當晚他就把這件事說給母親听。愛米麗亞听了合意，說道：“你說的不錯。你父親從前也總是夸他。他的為人是少有的，沒有幾個人像他一般正直。”這話說過不多一會兒，都賓恰巧來了，愛米麗亞臉上便有些不好意思，禁不起那小混蛋再把方才的話

向都宾一說，弄得大家都很窘。乔杰說：“我說呀，都宾，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兒想嫁給你。她很有錢，她戴着假刘海，她一天到晚罵佣人。”

都宾問道：“她是誰呢？”

孩子答道：“就是奧姑母。爷爷那么說來着。都宾呀，你做了我的姑夫多好！”剛在这个當兒，賽特笠顫抖的聲音從隔壁傳過來，叫愛米麗亞過去，大家才止了笑。

誰也看得出來，奧斯本老头兒改了主意了。有時他也問起乔杰的舅舅。孩子學着乔斯的样子說：“求老天爷保佑我的靈魂。”一面狼吞虎咽的喝湯，老人看得很好笑。他說：“小孩兒不該學長輩的样子，太沒規矩了。奧小姐，今天你坐車出去的時候，把我的名片送一張到賽特笠先生那兒去，聽見嗎？反正我和他沒有鬧過意見。”

乔斯也把自己的名片送過來，結果他和少佐兩人就給請到勒塞爾廣場去吃飯。奧斯本先生一輩子請過多少回客，大概數這一回排場最大，也最沉悶。席面上擺着全套金銀器皿，請的客人全是最體面的闊佬。賽特笠先生扶着奧斯本小姐下樓。她對他很客氣，可是對於少佐却不瞅不睬。少佐離她遠遠的坐在奧斯本先生旁邊，怕羞的不得了。乔斯一本正經的說他一輩子沒吃過這麼鮮美的甲魚湯，又問奧斯本先生他的西班牙白酒是哪兒買的？

佣人头兒輕輕對主人說：“是賽特笠的酒。”奧斯本先生大聲對客人道：“這酒已經藏了好久了。買來的時候價錢很不小呢。”他湊近坐在右手的客人，輕輕告訴他說這些酒還是“那老头兒家拍賣的當兒買來的”。

他有过几次在少佐面前迟迟疑疑的問起乔治·奧斯本太

太。关于这个题目，少佐只要在高兴头上，可以滔滔不絕的說許多話。他告訴奧斯本先生她怎么受苦，怎么深切的爱丈夫，而且至今还想念他，把他当神明似的崇拜。他又說她扶养父母怎么体谅孝顺，到后来觉得應該讓兒子离开家里，便又毅然决然的牺牲自己。老实的都宾声音抖抖的說道：“您真不知道她受的苦。我希望您跟她和解，我相信您一定肯跟她和解。就算当年她搶了您的兒子，后来她不是也把自己的兒子給了您嗎？說句老实话，不管您怎么疼乔治，她疼小乔治的心还要深切十倍。”

奧斯本先生只說了一句：“天知道，你是个好人。”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寡妇跟她兒子分离的时候会覺得难受，他得了財產怎么反而叫她心痛呢？他宣布要和爱米丽亞有个諒解，这件事已經說定，兩边不久就要見面。爱米丽亞为着要和乔治的父亲碰头，覺得害怕，一想起这事就心跳。

他們兩人注定不能見面。先是賽特笠疾病纏綿，接着便忙他的喪事，这件事就給耽擱下来。賽特笠一死，还有些別的原因，大約对于奧斯本先生很有影响。近来他身子有病，增添了老态，自己在心里筹划着什么事。他請了律師回来，大概把遺囑改动了一下。来看病的医生說他身体衰弱，神經不安，應該放掉些血，再到海边休养一陣子。可是他根本不医治。

有一天早晨，他到了时候还不下来吃早飯，他的佣人找不着他，走到梳妝室里一看，發現他中風倒在梳妝台旁边，立刻通知奧斯本小姐。他們請了好几个医生，还請了專門放血的人。乔治也沒有去上学。奧斯本恢复了一部分知觉，可是不能說話，虽然有一兩回他使勁想說。四天之后他就死了。医生从楼上下来，办喪事的从楼下上去。凡是面对勒塞尔广场花园的窗口，所有的百叶窗都关闭起来。白洛克急急忙忙从市中心赶来。“他

留給那孩子多少錢？不能給他一半吧？當然應該是三份平分羅？”這一剎那真是緊張。

可憐的老頭兒有一兩回想說話而說不出，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事情放不下心。我想他當時很想見見愛米麗亞，願意在自己有口氣的時候跟他兒子忠心的妻子言歸于好。我的猜測大約不錯。從他的遺囑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多少年來藏在心里的怨恨已經冰釋了。

他們在他的晨衣口袋裡找著當年喬治從滑鐵盧寄回來的信，信口上還有一大塊紅火漆。其餘關於他兒子的文件，他也看過，因為他口袋裡還有鑰匙，正是收藏這些文件的匣子上的。所有的信封和封口的火漆也都給弄破了。看來中風前一夜他就在翻這些東西。當時佣人頭兒替他送茶点到書房裡去，看見他正在讀家裡那本大紅“聖經”。

開讀遺囑之後，發現他把一半財產傳給喬治，下剩的給兩姊妹平分。為經管她們的財產起見，白洛克先生可以繼續經理商行裡的事務，如果他不願意，也可以退出。他又從喬治財產上每年提出五百鎊給他母親，“愛兒喬治·奧斯本的妻子”。小喬治也仍舊歸她扶養。

他指定“愛兒的好友威廉·都賓少佐”為遺囑執行人。遺囑上說：“他為人忠厚，曾經在我孫兒和兒媳衣食無著的時候加以資助。對於他的好意和關懷，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願將足夠捐得中將职位的數目贈與都賓少佐，隨他怎麼處置。”

愛米麗亞聽說公公臨死不再怨她，心裡早軟了，又得了這筆遺產，更加感激。後來她知道喬治仍舊歸她扶養；這件事前後有什麼經過，由於誰的力量，她也聽說了。原來在她貧困的時候，是威廉養活她的。從前給她丈夫的是威廉，現在還她兒子的也

是威廉。她双膝跪下，禱告上天保佑那忠誠不变的好心人。他的感情是深远崇高的，她在它面前低下头，承認自己的渺小，覺得只配吻它的脚。

他这样了不起的忠誠，这样为她尽力，爱米丽亞却只能用感激来报答。除了感激什么也沒有！如果她想到用別种方式来酬报都冥，乔治的影子立刻从墳墓里站起来，說：“你是我的，不能屬於別人。你現在是我的，將來也只能是我的。”

威廉懂得她的心思。他不是一輩子就在分析她的感情嗎？

奥斯本先生的遺囑公开之后，和乔治·奥斯本太太来往的人都比以前看得起她，这件事对于咱們倒是个好教訓。在以前，乔斯公館里的佣人凡是听得她有使喚，总不肯依头順脑，虽然她很客气，他們却說什么先得問問老爷，看这事行得行不得；現在不敢再說这話。廚娘从前常常嗤笑她的旧衣裳，如今也不笑了。說真的，星期天晚上她穿上新衣服上教堂的时候，爱米丽亞的旧衣服比在旁边真是黯然無色。別的佣人听得她打鈴不再抱怨，也不故意延宕。馬車夫向来不願意赶着老头兒和奥斯本太太出去呼吸新鮮空气，抱怨說車子又不是医院，現在巴不得替她当差，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的飯碗給奥斯本先生的車夫夺去。他說：“勒塞尔广场的馬車夫怎么会熟悉这边的街道？他們怎么配坐在有身分的太太前面赶車子？”乔斯的朋友們，不論男的女的，一下子都对爱米关心起来，写的慰問信把过道里的桌子堆得滿滿的。乔斯向来把她当个好脾气、沒心眼的叫化子，自己得給她吃，供她住，現在对于妹妹和有錢的小外甥十二分尊敬。他很关心她的身体，說她經過这么些磨难苦恼，應該換換环境，出去乐一下。他管她叫“可憐的好姑娘”，特意每天到楼下来吃早飯，問她那天願意怎么消遣。

爱米拿乔治保护人的資格，求得另外一个保护人都宾的同意，請奥斯本小姐仍旧住在勒塞尔广场的屋子里，随她願意住几时就住几时。奥斯本小姐感謝她的好意，可是說她再也不願意一个人住在这样陰森森的大房子里面。她帶着一兩個老家人，穿了一身重孝，到契尔頓納姆去住。其余的佣人都得了丰厚的工資，給打發掉了。奥斯本太太本来預备把忠心的佣人头兒留下来使喚，可是老佣人辞謝了。他宁可把历年积蓄开个酒店。希望他买卖順利！奥斯本小姐不要住在勒塞尔广场，奥斯本太太和大家商量了一下，也不高兴住在这么凄惨的房子里。結果他們把大房子出空；富丽的家俱什物，叫人一看就害怕的大燭台，样子怪凄凉的鏡子（里面也照不見什么东西），都給捆起来藏过一边。客厅里一套講究的花梨木家俱用干草包好；地毯卷起来用繩子捆紧；另有一套精裝的書籍，数目不多而选得很精，都理在两只酒箱里。所有的东西裝了几大車运到堆棧里去，直要到乔治成年之后再拿出来。还有几只笨重的深顏色箱子，攔滿了器皿碗盞，給运到有名的斯頓畢和罗迪合营銀行的地窖里，也要到那时才拿出来。

一天，爱米渾身重孝，拉着乔治一同到那没人居住的屋子里去巡視一下。自从她长大成人之后，还没有进去过呢。屋子前面剛有貨車来裝过东西，滿地都是干草屑。他們走进一間間空無一物的大房間，看見牆上本来挂肖像和鏡子的地方还留着痕迹。然后他們由空落落的大石头楼梯上去，看看楼上的屋子。有一間，乔治輕輕的告訴媽媽說，就是爷爷死在里头的。此后又上一層楼，到了乔治自己的屋里。爱米手里牽着孩子，心里却在想另外一个人。她知道这臥房不但是小乔治的，从前还是他父亲的。

她走到敞开的窗戶旁边——当初孩子剛离开她的时候，她时常向着这些窗戶張望，心里說不出的难过。从窗口望出去，越过勒塞尔广场上的树頂，就可以看見自己从前的老房子。她在那兒出生，也在那兒过了神聖的童年，享过好几年福。她回想到快乐的假期，慈爱的臉兒，無憂無慮的好时光，还想起以后一大截艰难困頓、把她磨折得抬不起头来的苦日子。她想到过去的一切，又想到她的始終如一的保护人，她唯一的恩人，她的守护天使，她的温厚慷慨的好朋友。

乔杰說：“瞧这兒，誰用金剛鑽在玻璃上刻了乔·奥两个字。我以前一直沒有看見。这不是我刻的。”

“乔治，这间屋子本来是你爸爸住的，那时离你出生的时候还远呢。”她一面吻着孩子，一面紅了臉。

他們坐車子回里却蒙的时候，她一路沒有說話。她在里却蒙暂时租了一所房子，律师們笑容滿面，常到这里来找她，一忽兒出一忽兒进，每次的手續費当然都記在賬上。屋子里少不得給都宾少佐留了一間房；他得給他的被保护人办許多事情，常常騎馬到他們家里来。

那时乔杰已經从維尔先生的学校里出来，度着無尽期的长假。那位先生呢，正在写一篇墓志銘，准备刻在漂亮的大理石碑上，將來安在孤兒教堂里乔治·奥斯本上尉的紀念碑底下。

白洛克的女人，也就是乔治的姑媽，做人很大方。她預計得到的遺產虽然給那小鬼搶去了一半，她倒不記恨，反而跟嫂子和侄兒言归于好。罗汉泊頓离开里却蒙并不远，有一天，白洛克家的馬車到里却蒙爱米丽亞的家里来；車身上画着金牛，車里面坐着萎黃的孩子，一家子都拥到爱米的花園里来。爱米丽亞正在看

書；乔斯坐在凉亭里，靜靜的把草莓浸着酒吃；少佐穿了印度短裝，躬着背，讓乔治玩跳田雞。他跳过少佐的头，一直冲到白洛克家的一群孩子前面。这些孩子帽子上一个个大黑蝴蝶結，腰里系着寬寬的黑帶，跟着穿孝的媽媽一起走进来。“按他的年齡，剛配得上罗莎，”痴心的媽媽想着，向寶貝的女兒瞧了一眼。小姑娘今年七岁，长得很瘦弱。

弗萊特立克太太說：“罗莎，吻吻你亲爱的表哥去。你認得我嗎，乔治？我是你姑媽。”

乔治道：“我怎么会不認得。对不住，我不爱人家吻我。”他看見表妹乖乖的走上前来吻他，連忙躲开。

弗萊特立克太太說道：“你这孩子多滑稽，領我到你亲爱的媽媽那兒去。”这两位太太相別十五年，現在重逢了。爱米艰难困苦的时候，她的小姑从来沒有想到要来看望她，現在她日子过得很順利，小姑就来認亲，覺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有許多別的人也来拜訪她。咱們的老朋友施瓦滋小姐和她的丈夫从汉泊頓廣場坐了馬車轟隆隆的赶来，跟班馬夫們都穿了黃燦燦的号衣。她还像从前一般热心热腸的喜欢爱米丽亞。說句公平話，如果她能够常常和爱米丽亞見面，倒未必会变心。可是叫她有什么法子呢？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誰有时候去找老朋友呢？如果他們掉了队，当然就不見了。我們也顧不得多少，总得照样往前走去。在名利場上，少了个把人有誰注意呢？

总而言之，奥斯本先生死后大家还没有伤完心，許多有身分的人已經忙着来結交爱米丽亞。他們相与的个个福星高照，沒有一个走背运。这些太太嫁的丈夫不过是市中心的咸貨商人之类，不过差不多每位都有个把貴族亲戚。有些太太本身就很有貴族气派，見聞也广，不但看索莫維尔太太^①的著作，还常到皇

家学院去走走。有些太太生活謹严，都是福音教徒，經常到爱克塞脫教堂去做礼拜。說句实話，爱米听着她們說話，不知怎么搭訕才好。有一两回，她推辭不脫，只得到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家里去作客；覺得苦惱極了。白洛克太太一定要提拔她。承她好意，决定要教育爱米。她給爱米丽亞找裁縫，理家事，还改正她的仪态。她不断的坐馬車从罗汉泊頓过来，跟她朋友閑談时髦場上和宮廷里的瑣瑣屑屑，都是些最無聊最淺薄的杂碎。乔斯爱听这一套，可是少佐一看見这女人走来卖弄她那些不值錢的高雅，就咕囔着躲到別处去。他在弗萊特立克·白洛克最講究的筵席上吃完了飯，竟对着这位銀行家的秃頂睡起覺来（弗萊特仍旧急煎煎的盼望能把奥斯本家里的財產从斯頓畢和罗迪合营銀行轉到他自己銀行里去）。爱米丽亞不懂拉丁文，也不知道“爱丁堡杂志”上最近一篇出色的文章是誰的作品；大家談起最近那豈有此理的救济天主教徒的議案，說是比尔首相的态度出尔反尔，叫人奇怪，她听了这事也沒有一句批評。白洛克家的客厅布置的非常豪華，前面望出去就是絲絨一般的草地，整齐的石子路，發亮的花房。爱米坐在客厅里，夾在一群太太中間，一句話也說不出。

罗迪太太說：“她看上去脾气很好，可是沒什么道理。那个少佐似乎对她十分有意。”

霍莉姚克太太說：“她一点風味兒都沒有。亲爱的，我看你教不好她的。”

格劳笠太太的声音仿佛从墳墓里出来，她搖一搖裹着头巾的头說道：“她真是無知無識得可怕，也許她对于一切都不关心。

① 索莫維爾太太(Mrs. Mary Somerville, 1780—1872)，女天文学家，曾写过好几种科学論文。

我問她說，按照乔治尔先生的說法，教皇在一八三六年要下台，可是活泊夏脫先生又說是一八三九年，不知道她的意見是什麼。她回答說：‘可憐的教皇！我希望他不下台，他干了什麼壞事了？’”

弗萊特立克太太答道：“親愛的朋友們，她是我的嫂子，又守了寡，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她踏進上流社會的時候盡量照顧她，教導她。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一回我們很失望，可是我幫助她的動機可不是貪圖什麼好處。”

羅迪和霍莉桃克一同坐車離開的時候，羅迪說：“可憐那親愛的白洛克太太！她老是要手段。她要想把奧斯本太太的存款從我們銀行里搶到她家的銀行里去。她甜言蜜語的哄着那男孩子，叫他坐在她那爛眼睛的羅莎旁邊，真可笑！”

霍莉桃克太太嚷道：“格勞笠一天到晚說什麼有罪的人啦，世界末日善惡決戰啦，但願她一口氣悶死！”說着，馬車走過了泊脫內橋。

這樣的人太高尚了，愛米跟她們合不來。家里有人提議到國外去游歷，其餘的人都高興得跳起來。

第六十二章

萊茵河上

上面說的家常瑣碎已經過去。又隔了幾個星期，國會開過會，夏天也正式來了。倫敦的上流人物都在準備按照每年的慣例出國游歷或是將養身體。一天早上，天氣晴朗，巴塔維厄號

汽船載着一大群出國避暑的英國人離開高塔碼頭向外駛去。后甲板上張着天幔，甲板當中和長凳上擠滿了粉紅臉兒的孩子，還有好些管孩子的傭人，也在那里忙忙碌碌的張羅着。太太小姐們穿了夏衣，戴上漂亮的淺紅帽子。先生們穿了麻布上裝，戴了旅行便帽，開始在留鬍子，為的是出國的時候好看些。也有老軍人，長得壯大，穿戴得整齊，領巾漿得筆挺，帽子刷得干淨；自從戰爭結束之後，常看見這一類的軍人往歐洲去，並且把本國罵人的話兒帶到了大陸上每一個城市。帽匣子呀，勃拉馬式的書桌呀，箱子呀，在甲板上堆了一大堆。船上還有意氣揚揚的劍橋學生，由老師陪着，準備到諾能窩斯或是克尼斯溫脫去，一邊旅行，一邊讀書。也有愛爾蘭人，留着漂亮的鬍子，戴着珠寶首飾，不停的談論養馬打獵，對於同船的年輕女人們非常客氣。劍橋的學生們和那蒼白的教師恰恰相反，像姑娘們一樣靦腆，看見女人就遠遠躲開。也有向來在帕爾莫爾一帶悠閑度日的浮浪子弟，出發到愛姆士和維斯巴登去喝礦水，把一季下來吃的飯菜從腸胃里洗洗干淨，同時也來一點兒輪盤賭和紙牌戲，免得生活太沉悶。那邊是瑪士撒拉老头兒，剛娶了年輕太太，她的陽傘和旅行指南都由禁衛軍里的巴比容上尉拿着呢！這邊是梅依那個小伙子帶着新娘出去旅行。新娘原來叫溫德太太，是梅依的祖母的同學。再過去是約翰爵士和爵士夫人，領着十二個孩子，再配上十二個傭人。舵輪旁邊坐着的是了不起的貴人貝亞愛格思一家。他們不和眾人合群，對人人都瞪着眼端相，可是誰也不理。

他們的几輛馬車在前甲板上，車身上畫着王冠，上面堆滿了發亮的行李箱，跟其余的十來輛類似的馬車鎖在一個地方。在馬車中間穿出穿進真不是容易的事，可憐那些住在前面房艙里的客人擠得行動都不得自由。這些家伙全是从漢茲迪却來的

犹太人。他們衣著光鮮，自己帶着口糧；拿他們的資力來說，把頭等艙里的时髦人物买一半下来也容易。还有几个老实人，留着鬍子，帶着公事包，上船不到半个鐘头就开始写生。又有一兩個法国女佣人，船一过格林威治，她們就量船量得不可开交。此外还有一兩個馬夫；他們只在自己所照管的馬房附近閑逛，或是在舵輪边靠着船舷向下看，一面談論聖里杰大香檳哪匹馬能跑第一，对于哥德窩德金杯他們存什么希望。

所有招待旅客的向导先在船上穿來穿去，把主人們安頓在船艙里和甲板上，然后聚在一起抽烟閑談。那几个犹太人圍着他們，一面端相船上的馬車。那兒有約翰爵士的容得下十三个人的大馬車，瑪士撒拉勛爵的馬車，还有貝亞愛格思勛爵的大馬車、敞車和法国式小車——只要是肯出錢的，尽管來买。勛爵居然会有現錢出国游覽，真令人納悶。那些犹太人倒知道底細。勛爵手里有几个錢，是誰借給他的，利息多少，他們都很清楚。那邊还有一輛又整齐又漂亮的旅行馬車。大家都在猜測，不知這是誰的車子。

一个戴着耳環，拿着大皮錢包的向导对另一个戴耳環拿大皮錢包的同行說：“這輛車是誰的？”

那一个用德国口音的法文答道：“我想是基希的。我剛才看見他在車里头吃夾肉面包。”过了不久，基希从甲板下面上來，他剛才在下面对船上堆藏行李的人伏大叫大嚷，一面用各种語言咒罵着。这时他上來，就对充当翻譯的同行兄弟們报告自己的來踪去迹。他告訴他們說這輛車子屬於加尔各答和賈米加那边回來的一位貴人；这位貴人是个大財主，剛雇了他做向导。正在这时，一位小爷出來了，他本来在裝置在明輪上部各个木架中間的桥上玩，給人赶了下来，便跳下来掉在瑪士撒拉的馬車頂

上，又跨到別輛車子的行李箱上，一直爬上自己的車頂，從窗口鑽到車身里面。向导們在旁邊瞧着，都喝起采來。

向导脫了金箍帽子，笑嘻嘻的用法文說道：“喬治先生，過海的時候風浪不會大。”

那位小爺答道：“誰叫你說法文？餅干呢？”基希便用英文——反正是他會說的英文——回答他。基希先生雖然各種語言都能說說，可是一種也不精通。說的既不準確，也不怎麼流利。

專橫的少爺就是我們小朋友喬治·奧斯本。他狼吞虎咽的吃了餅干，原來早飯還是在里却蒙吃的，足足隔了三個鐘頭，也該吃點心了。喬斯舅舅和他媽媽在後甲板上，還有一位老朋友陪着。這夏天他們四人準備一起出門游覽。

那時喬斯坐在甲板上的天幕底下，差不多正對着貝亞愛格思伯爵一家的人，全神貫注的瞧着他們的一舉一動。這對尊貴的夫妻比在多事的一八一五年，喬斯在布魯塞爾看見他們的時候反而更加年輕（在印度的時候，喬斯總對人說他和貝亞愛格思是熟朋友）。當年貝亞愛格思夫人的頭髮是深顏色的，現在變得金里帶紅，十分美麗。貝亞愛格思的鬍子從前是紅的，現在卻成了漆黑的，光照着的時候還發出紫的綠的顏色。兩位貴人雖然變了樣子，一言一動仍舊能夠吸引喬斯，幾乎使他心無二用。他給勳爵迷住了，別的都不屑看了。

都冥瞧着他笑道：“你好像對於這些人很關心似的。”愛米麗亞也笑了。她戴了一頂飾黑緞帶的草帽，仍舊穿着孝，他們一路上過得熱鬧有趣，又不必干正經事，所以她興致勃勃，一臉都是歡天喜地的樣子。

愛米說：“天氣多好呀！”並且表示她自己獨特的見解，說道：

“希望过海的时候沒有風浪。”

乔斯很輕蔑的把手一揮，向对面的闊佬偷偷的溜了一眼，說道：“倘若你像我們一样走过長路，就不会在乎天气好坏。”不过虽說他是久經風浪的老手，那夜却躺在自己馬車里，量得不可开交。他的向导伺候着，給他喝对水的白蘭地，又把船上的各色好东西拿来請他受用。

不久之后，这一群快乐的人在罗脫达姆碼頭上岸，換另一只小汽船直到哥罗涅城。全家人馬，还有車子，都上了岸，哥罗涅的報紙上登了“賽特笠勛爵携帶随从，从倫敦到达此地”的消息，乔斯看得称心滿意。他行李里面有上朝用的礼服，还逼着都宾隨身携帶全套軍裝。他告訴大家，說他准备到各国的宫廷里去朝見当地的君主，他既然賞臉到那些国家去游覽，这点兒礼数是不能免的。

他們不論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乔斯先生便去向“咱們的公使”致意，把自己的名片和少佐的名片送过去。在主登施达自由市，英国的領事非常好客，請他們去吃飯，乔斯一定要戴礼帽穿礼服，大家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一路写日記，住过的旅館有什么短处长处，酒菜滋味好坏，都細細的記載下来。

爱米非常快活，都宾老是替她拿着写生用的画本子和小凳子，还夸贊她的作品。这好性子的画家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給人賞識过。她坐在汽船甲板上画岩石和古堡，或是騎了驢子去看古代被强盜占据的堡壘，乔杰和都宾便做她的随从，到处跟着她。少佐騎在驢子背上，兩条長腿一直挂到地，样子真滑稽；她瞧着他笑，他自己也笑。他对于軍事德文知道得不少，便当了大家的翻譯。他和乔治重演萊茵河之战和巴拉蒂那之战，乔治好不得意。几星期来，乔杰常常坐在馬夫座位上，和基希不停的說

話，學了許多荷蘭話，居然能够和旅館里的茶房和馬夫通話，他母親得意得很，他的保護人瞧着也覺得有趣。

他們三人下午出去游耍的時候，喬斯難得跟着一起去。他飯后要睡一大覺；旅館里都有整齊的花園，有的時候他就在亭子里曬太陽。萊茵河上的花園好不可愛啊！四圍的景致清明而恬靜，陽光照耀着，青紫色的山峰氣勢雄偉，峰頂倒映在壯麗的河面上。好一幅親切、寧靜、美麗的風景！見過你的人誰能不留戀呢？我只要放下筆，想一想那漂亮的萊茵地帶，心上就覺得愉快。每年到夏天這時分，傍晚的時候，一群群的母牛从小山上下來，噉噉地叫喚着，頸子上的小鈴兒叮叮當當的響，都回到這古城里面來。那兒有古色古香的城河、城門、尖塔和栗樹，日落時分，長長的深藍的影子落在草地上。天上河里都是一片亮晃晃的金紅色。月亮已經升起了，淡淡的麗兒恰好和落日相對。太陽在山頂上的古堡後面沉下去。黑夜忽然降臨，河水的顏色越變越深。年深日久的壁壘里從窗口放出燈光，射在河水上閃閃抖動。對岸山腳下的村莊里也有燈火在靜靜的閃爍。

喬斯常常把印花手帕蓋了臉睡覺，舒服極了。凡是英國的新聞，以及加里涅尼的了不起的報紙上所有的消息，他一字不漏細細的讀。（但願所有出國旅行過的英國人都給這家專事剽竊的報紙的創辦人和股東們祝福！）他睡着也好，醒着也好，他的親友們並不怎麼惦記他。總而言之，他們真是十分的快活。到晚上，他們常到歌劇院去，那兒上演的歌劇有德國小城里特別的風味，全是家常本色，又有趣又老派。在戲院里，貴族們坐在一邊，一面看，一面哭，一面織袜子；中產階級坐在另一邊，正對着他們。大公爵帶着他的一家也來听戲，全是胖胖的，一臉好脾氣樣兒，坐在正中的大包廂里面。正廳里擠滿了儀態文雅的軍官們，

細細的腰，干草黃的鬍子，每日的軍餉一股腦兒全在內只有兩便士。在這兒，愛米第一次欣賞莫扎特和契瑪羅沙^①神妙的作品，听得非常心醉。前面已經說過少佐愛好音樂，也曾經夸獎他吹笛子的技術。可是我看他從這些歌劇里得到樂趣主要在於欣賞愛米的快樂。她聽到這些超凡入聖的曲子，仿佛突然進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充滿了愛和美的世界。她的感覺又敏銳又細膩，听了莫扎特的音樂怎麼會不感動呢？“唐璜”里面柔情的部分使她從心窩子里直樂出來。她晚上禱告的時候常常自問，不知享受過分的快樂是不是算一種罪過，因為她欣賞“我將和愛人相見”和“打，打！”兩支曲子的時候，溫柔的心里實在太快活了。她提出這問題向少佐請教；少佐算是她神修方面的顧問，自己又是信仰虔誠的人，就對她說，在他看來，不論是自然的美或是高超的藝術，不但使他覺得快樂，同時叫他生出感謝天恩的心思。他說我們欣賞美妙的音樂，就等於望見天上的星星，或是看到美麗的圖畫和風景，盡可以把它算做上天的恩賜，應該像得到了世俗的福氣一般，誠心誠意感謝上蒼。愛米麗亞在白朗浦頓住了多少年，看過好几本像“芬却萊廣場的洗衣婦人”一類的宗教書，听了少佐的話忍不住要辯駁几句。少佐便說了一個東方的寓言作譬喻。寓言里的貓頭鷹嫌太陽光太亮，刺得它睜不開眼，又說夜鶯的歌聲不值得大家那麼夸獎。少佐笑着說：“夜鶯天生會唱，貓頭鷹却只會呼嚕呼嚕的叫喚。你的聲音這麼好听，自然該幫襯夜鶯這一派才对呢。”

我很願意多講些愛米那一陣子的遭遇。她心境好，精神愉快，我瞧着也高興。這樣的好日子，她一輩子沒有享受過幾天。

① 契瑪羅沙(Domenico Cimarosa, 1749—1801), 意大利音樂家。

她一向受那些俗气的蠢材驅遣，从来沒有机会啓發自己的聪明，加深自己的修养。这种命运在女人里头是很普通的。亲爱的太太小姐們总把別的女人当做对头冤家。她們的心胸真寬大，照她們看起来，怕羞的全是糊塗虫，溫柔全是蠢材。寡言罕語的習慣，其实是胆小的可憐虫对于那些蛮橫的人表示不服气，等于沒出口的抗議，可是在女人的裁判之下尤其得不到諒解。等我打个比方吧。亲爱的有修养的讀者，如果今天晚上你和我跟好些卖菜的在一塊兒，咱們倆的談吐恐怕也就不能太露鋒芒了吧？反过來說，如果有个卖菜的到你家来吃点心，碰見的都是些文雅高尚的貴客，人人都是滿口的俏皮話，时髦的有名兒人物还用最風趣的口气把朋友們挖苦得体無完膚——这个陌生人到了这样的場合上，还有什么話可說呢？別的客人准会嫌他的話不动听，他本人一定也觉得气悶。

請別忘了，这位可憐的太太直到現在沒有結識过真正的君子。看来真正的君子也不像大家意料的那么多。有的人居心仁厚，忠誠不变，理想崇高；因为心里沒有卑鄙的打算，性子也比人直爽，能够誠实待人，不論对于闊人穷人，都一样正直，一样寬容。这样的人，不論在什么地方都是千百个里挑不出几个来。我們認識的人里头，有百来个服飾整潔；有几十个礼貌周到；更有一二个好运气的，能够鑽謀到所謂內部小圈子里，成了上流社会里的主腦人物；可是君子人究竟有多少呢？請大家拿張紙条出来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算一算。

不消說得，我所認識的君子人就是我現在描写的少佐。他的两条腿很长，臉皮黃黃的，說起話来还有些大舌头，叫初見面的人覺得好笑。可是他心腸正直，腦子也不錯，待人既誠懇又謙虛，一輩子干干淨淨，老老实实的做人。他的手脚很大，因此两

个乔治·奥斯本都要挖苦他，还给他画諷刺画。他們的譏笑大概使可憐的爱米小看了他。我們不是也时常小看我們的英雄，直到后来才承認錯誤嗎？在这一段好日子里面，爱米發現少佐的許多好处，对于他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

也許当时便是他們一輩子最快乐的时光，只可惜他們自己不知道。誰这么聪明呢？誰能够知道好运气已經登峰造極，人間的福气到此已經享尽了呢？不管怎么，他們两个都很知足，尽量享受这次暑期的旅行，心情的愉快比得上那年任何离英出游的人。看戏的时候，乔杰总跟着一起去，可是看完戏之后替爱米圍上披肩的却是少佐。每逢出去散步，孩子走在前面，有时跑到塔頂上，有时爬到树上，他們两人沉着些，便留在下面。少佐靜靜的抽雪茄烟，爱米写生，有时画風景，有时画廢墟。这本真实的历史的作者就在那次旅行的时候和他們碰头，交了朋友。

我第一回和都宾上校和他的一群朋友相見，就本浦聶格尔公国的京城里。从前畢脫·克勞萊爵士就曾經在此地做參贊，出过一陣風头；可是这是老話了，那时奥斯德力茲战事还没有發生，在德国的英国外交官还没有改变原来的見解。他們一行人坐了自备馬車，帶着向导，一直来到城里最講究的皇家旅館，全家就在旅館吃了客飯。乔斯威風得很，吃飯的时候他叫了些本地酒，拿着酒杯啜一啜，尖着嘴一口口的吸，仿佛是个喝酒的內行；大家都很注意他。我們發現那男孩子的胃口也真不錯。火腿、烤肉、土豆、紅莓果醬、布丁、拌生菜、烤鷄鴨、甜点心，什么都吃，那勇猛的勁兒真能替他的祖国增光。他吃完了十五道菜以后，再吃一道甜点心才罢。他甚至于还帶着甜点心出門，因为同桌有几个年輕的爷們覺得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气概很有趣，又叫

他再拿一把杏仁餅干攔在口袋里。他飯后到戏院去，一路就吃餅干。在这种德国小城市里，气氛非常和睦愉快，飯后大家都去看戏。孩子的媽媽，那位穿黑衣服的太太，臉紅紅的笑着，吃飯的時候她瞧着兒子頑頑皮皮的耍各種把戏，又得意，又不好意思。我還記得上校——他不久以后就做到上校的地位了——我記得上校正顏厉色的和孩子开玩笑，告訴他說還有許多菜肴他沒有嘗過，勸他不必委曲自己的肚子，盡可以再吃雙份。

在本浦聶格爾的皇家大戲院，那夜到了一顆新星。施勒因特·台佛里昂太太正在盛年，美貌和天才都是最驚人的時候，在了不起的“菲台麗娥”一出戲里扮演主角。我們坐的是正廳前排，恰好望得見剛才在旅館里吃客飯的四位客人。他們坐的包廂，是皇家旅館的希文特拉先生特地給貴客留下來的。出色的女戲子和醉人的音樂使奧斯本太太（我們听得那位留鬍子的胖先生那麼叫她）感動的了不得。我們由于座位關係，把她的動靜看得清楚極了。囚犯合唱的一段效果很驚人，女主角清脆的歌聲越出眾音之上，越唱越高，音調那麼優美，真听得人心曠神怡。那位英國太太臉上驚喜的表情連小菲潑斯那參贊都覺得動心，他還算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呢。他拿起望遠鏡對她瞧着，慢吞吞地說：“天哪，一個女人居然能夠這樣興奮，叫人看着心里真喜歡。”在監牢里的一幕，菲台麗娥冲到丈夫面前叫着：“不，不，我的弗羅萊斯坦，”奧斯本太太忍不住把手帕遮着臉兒哭起來了。那時戲院里所有的女人都在息息索索的哭，可是我偏偏注意她，大概是因為我命里注定要寫她的傳記的緣故吧。

第二天，歌劇院又上演貝多芬的“威多利之戰”。在開頭的時候，瑪爾白魯在戲台上出現，表示法國軍隊正在迅速推進。然後是鼓聲、喇叭聲、隆隆的大炮聲、兵士臨死的呻吟聲。最後便

奏出英国国歌，那响亮雄壮的“天佑我王”。

全戏院大概总共有二十来个英国人，听得这支无人不知无人不爱的国歌，都离开座位，站得笔挺，让人家看出他们是英国人。我们这些坐在正厅前排的小伙子，约翰·布尔密尼斯脱爵士夫妇（他们在本浦聶格尔弄了一所房子，准备让九个孩子在本地产教育），留鬍子的胖子，穿细白帆布裤子的高大的少佐，那个很疼儿子的太太，都站起来了，连他们的向导基希，本来在楼厅上看戏，也离开了座位。代理公使铁潑窩姆在包厢里站起来，躬着身子，装腔作势的笑着，仿佛他就是整个大英帝国的代表。铁潑窩姆是铁泊托夫元帅的侄儿；也是元帅的财产继承人。铁泊托夫将军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那时滑铁卢之战将要发生，他统领第一——联队，都宾少佐也属他管辖。铁泊托夫是今年去世的，临死前还吃了一大顿肉冻，里面有許多呼潮鳥的蛋。他活着的时候名位極高，死掉之后，国王就委派了低级騎士麦格尔·奥多上校统领第一——联队。奥多上校曾经带领这一联队軍士打过好些光荣的胜仗。

铁潑窩姆准是在都宾上校的上司铁泊托夫元帅家里见过都宾，因为当晚在戏院里，他竟还認得他。国王陛下的代理公使大赏面子，从他自己的包厢里走过来，当着众人和他新发现的朋友握手。

菲潑斯在下面正厅里端相着他的上司說：“瞧铁潑窩姆那混賬的滑头。不管哪兒有了个好看的女人，他就来了。”我想，外交官不是專門做这些事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代理公使問道：“这位是都宾太太嗎？我与您相見，非常荣幸。”說着，他献媚似的涎着臉兒笑。

乔杰哈哈大笑，說道：“天哪，真是妙極了！”爱米和都宾緋紅

了臉。我們在樓下都看得見。

少佐說：“這位是喬治·奧斯本太太。這位是她哥哥賽特竺先生，在孟加拉民政部地位很高。勛爵，請讓我把他介紹給您。”

勛爵對喬斯嫣然一笑，害得喬斯差點兒站不穩。勛爵說：“您預備在本浦聶格爾長住嗎？這兒沉悶得很。我們很希望有些高尚人士住在此地。我們總想法子讓各位生活得舒服。呃哼姆——先生——喔霍——太太。明天早上，我上旅館來拜會各位吧。”他臨走滿面堆笑，向後溜了一眼，以為這樣准能使奧斯本太太死心塌地愛上他。

散場之後，我們年輕小伙子在過道里走來走去，看上流社會里的人回家。老公爵夫人坐了舊馬車，鈴子叮當，先走了。隨身跟着她的有两个形容枯槁的忠心的老宮娥，還有一個矮小的、烏烟煤嘴的侍從官。這侍從官兩條腿很瘦，穿着栗色的上衣，綠色的外套，上面挂了不少勛章，勛章里面最引人注意的是本浦聶格爾的聖麥克爾勛章，除了寶星之外還加一條華美的黃色綬帶。那時鼓聲咚咚，衛兵們立正敬禮，那輛舊馬車就動身去了。

然後輪到大公爵和他妻兒子女和官員隨從。他從從容容的向個個人都鞠躬。衛兵行着敬禮，穿大紅衣服的侍從舉着亮亮的火把跑來跑去張羅，他們的馬車也走了。他們住在古堡里，古堡筑在山上，上面還有尖塔和了望樓。在本浦聶格爾，大家彼此認識。隨便什麼陌生的外國人在那里露了臉，外交部長和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就到皇家旅館去探聽他姓甚名誰。

我們等在那里眼看着他們也出了戲院。鉄潑窩姆披上大衣，盡量扭捏出唐璜般的風流體態，走出戲院去了。他有个高高大大的衛兵，老是拿着他的大衣在他左右伺候。首相的太太剛

剛擠進轎子，她的女兒，那可愛的亞愛達，剛剛系上頭巾，穿上厚底鞋，那一群英國人就出來了。那男孩子倦得直打呵欠；少佐留心着不讓大披風從奧斯本太太頭上滑下來，賽特笠先生歪戴着彈簧折疊帽，一隻手按着胸口，塞在寬大的白背心里，樣子好不威風。我們看見這些同桌吃飯的朋友，都脫了帽子。那位太太微笑着行了一个屈膝禮，大家都覺得受寵若驚。

他們的馬車早已從旅館里趕過來等在戲院門口，基希忙忙碌碌的張羅着。那胖子說他寧可走路回家，一路還可以抽抽雪茄煙。另外的三個人聽見他這麼說，對我們大家笑着點點頭，離開賽特笠先生先動身。基希捧着雪茄匣子，跟着主人走回去。

我們大家一起走，一路和那位肥胖的先生談起本地的好處。英國人在那兒過得很舒服，常常可以出去打獵，而且當地的宮廷非常好客，舞會宴會也不少。來往的人物都很不錯，上演的戲文又好，東西又便宜。我們的新朋友接口道：“再說，咱們的公使待人和氣，真是討人喜欢。有了這樣一個政府代表，再只要一個好醫生，我想這兒很可以住一陣子。再會，先生們。”喬斯上樓睡覺，鞋子吱吱地响，基希舉起火把照着他。我們都很希望那位好看的太太肯在本地多住些時候。

第六十三章

我們遇見一個老相識

賽特笠先生看見鐵潑窩姆勳爵這麼客氣，不消說高興的了不得。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時候，他就對大家說，他覺得這次到

过的地方，只有本浦聶格尔最有趣。这印度文官的心思和手段是瞞不过人的，都宾看見他仿佛是个內行似的，开口就談鉄潑窩姆堡的掌故和这家的人物，知道他一早起来已經翻过隨身帶着的“縉紳录”，肚里暗暗好笑，由此可見他也是个外面老实、心里調皮的家伙。乔斯說他从前見過鉄潑窩姆勛爵的父亲巴格威格伯爵。他說他沒有記錯，那一次見面是在——在宮廷集会上，难道都宾不記得了嗎？外交官沒有失約，果真跑来拜訪他們；乔斯对他恭而敬之，深深的行礼，这位小公使一輩子沒有几回受到这么殷勤的款待。他大人一到，乔斯就对基希使个眼色。基希是早經吩咐过的，立刻出去預备了好些冷肉、糖醬和別的美味食品，做几盤子托进来。乔斯先生殷殷勤勤的劝他高貴的客人賞光。

鉄潑窩姆呢，只要能够欣賞奧斯本太太明亮的眼睛（她臉色又鮮艷，在白天也一点兒不显得衰老）——他只要能 and 奧斯本太太周旋，就很願意接受乔斯的邀請，巴不得多留一会兒。他口兒很乖滑，向乔斯問了一兩個关于印度和当地跳舞女郎的問題，和愛米說起隔夜在她身边的漂亮男孩子，又奉承她說她轟动了整个戏院，愛米听了大出意外。他又討好都宾，跟他談起过去的战事，以及本浦聶格尔大公爵接位之前帶領了本国軍隊建立的功績。

鉄潑窩姆勛爵受遺傳的影响，性格很風流。他自信承他看得上眼的女人，沒有一个不爱他，心上着实得意。那天他告別的时候，滿心以为自己俏皮的口角和迷人的相貌已經使愛米对他十分傾倒，回到家里就写了一封短信給她，說了不少好听的話。只可惜愛米並沒有給他迷住。她看見鉄潑窩姆笑得呲牙裂齒，挤眉弄眼，手里拿着洒香水的細麻紗手帕，脚上穿了高跟的漆皮皮鞋，只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他說的奉承話兒，她倒有一大半

听不懂。她見的世面不多，从来不曾碰見過專門逢迎太太小姐的男人。在她看来，勋爵的举止古怪得很，一点兒也不討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是件希罕物兒，不过要她賞識是不能够的了。乔斯呢，恰好相反，欢喜的了不得。他說：“勋爵待人多和气。他說他还要把他的医生荐給我呢，瞧他的心腸多好！基希，馬上把我們的名片送到特·施乐塞尔巴克伯爵家里去。少佐和我快要进宮觀見了，反正是能早去就早去。基希，把我的制服拿出来——把我們两个人的制服都拿出来。每个英国的上等人，無論到了什么国家，不但應該去拜会本国国王派出来的代表，而且應該去參見当地的君主，这一点兒礼节是不能免的。”

替鉄潑窩姆看病的馮·格劳白医生也就是大公爵的御医。他說的話馬上叫乔斯相信本浦聶格尔的矿泉和馮·格劳白特殊的医疗法准能使他身材瘦小，重获青春。他說：“去年这兒来了一位英国的將軍，叫做白尔格萊將軍。他比你胖一倍，可是三个月之后他回国的時候，一点也不胖了。我給他看了两个月病，他就能跟格劳白男爵夫人一塊兒跳舞。”

乔斯决定在这可爱的地方住一秋天。医生和代理公使劝他留下，当地又有矿泉，又有王宮，因此他的主意就定了。鉄潑窩姆非常守信，一点不錯日子，第二天就引着乔斯和少佐去觀見了維克多·奧里利斯第十七，由宮廷司礼官特·施乐塞尔巴克伯爵把他們領到国君面前。

大公爵立刻邀他們进宮去吃飯。他們准备留在当地的消息一傳出去，本城最高貴的命妇一起都来拜会奥斯本太太。这些人里头虽然有極穷的，可是头衔都不小，至少也是男爵夫人。乔斯的得意真是难以言語形容。他写信給俱乐部里的契德內，說德国人非常看重英国在印度設立的民政部；他不久就要把印度人

刺野猪的方法教给他的朋友施乐塞尔巴克伯爵；还说他的尊贵的朋友大公爵和公爵夫人待人真是厚道客气得无以复加。

爱米也进宫见了这些贵人。在宫廷里，规定有几天是不能穿孝服的，因此她穿了粉红硬绸的长袍，胸前戴了她哥哥送的金刚钻首饰。这么一打扮，她显得真美丽，公爵和他宫廷里的人都不住口的赞嘆。少佐以前差不多从来看不见她穿晚礼服，不消说十分夸奖，赌咒说她看上去还不到二十五岁。

她穿了这件礼服和都宾少佐一同跳了一次波兰舞。这种跳舞不难，乔斯先生和施乐塞尔巴克伯爵夫人也合跳了一场，觉得十分荣幸。伯爵夫人是个驼背老太太，国内有十六家贵族是她近亲，他们的纹章她有权使用。德国各个皇族之中，倒有一半是她的亲戚本家。

本浦聶格尔公国的位置在一个丰腴的山谷里，闪闪发光的本浦河贯穿全境，灌溉得国内的土壤十分肥沃。这条小河流入莱茵河，可是我手边没有地图，不能告诉你两条河的汇合点究竟在哪里。在有些地方，河上可以载得起渡船，有些地方，水力大得可以转动风车。前两代的大公爵，那威名远播的维克多·奥里利斯十四，曾经在本浦聶格尔境内造了一座壮丽的大桥，桥上有他自己的像，四面围绕着许多水神，以及各种胜利、和平、繁荣、富强的标记。他一脚踏住匍匐在地上的土耳其人，恰巧踩在他颈子上（根据历史记载，在索皮哀斯基^①解放维也纳的时候，公爵曾经和一个土耳其步兵对打，一刀把对手刺个透明窟窿）。地下的回教徒疼得难受，一副嘴脸非常可怕，可是公爵一些儿不在乎，一面和颜悦色的微笑着，一面把指挥棍指着奥里利斯广

^① 即波兰王约翰三世(1624—96)。

場。当时他正在廣場上着手建造一所新的宮殿。如果偉大的公爵有足够的資金把宮殿造完的話，准是当代的奇觀。不幸他手头短錢，蒙泊萊齊皇宮（老实的德国人管它叫蒙勃萊齊）也就沒有完工。那場地和花园給当今的宮廷中人应用，也不过太大十倍，光采是大不如从前了。

宮里的花园原指望布置得比法国凡尔賽宮的花园更加精美。在許多平台树叢中間，至今有几个巨大的噴泉，塑的人像都取材于寓言神話。每逢节日，这些噴泉便大噴特噴，气势那么浩大，叫人看了心惊胆战。花园里有一个脫劳夫尼厄斯的山洞^①，里面有几个鉛做的脫拉哀頓^②，不但能噴水，而且在他們的鉛海螺里会發出可怕的呻吟。此外还有水神的浴池和仿造的尼亞嘉拉大瀑布，从附近赶来湊熱鬧的人都看得不住口的贊嘆。每年議院开会有市集的当兒，或是碰上节日——在这快乐的小国里，凡是王公們的生日或是結婚紀念日都得庆祝——四面八方的人便都来了。

公国方圓差不多有十里，每逢节日假期，公国里各鎮的人都聚到玉宮附近——包尔根鎮在公国西面边境，和普魯士抗衡；格罗維茲鎮沿本浦河，和对岸包曾泰尔公国相望，公爵的獵屋就在那里。除去这三个大鎮^③，快乐的公国里还散布着許多小村庄，从这些村里，还有本浦河旁的农庄和磨坊里，来的人也不

① 脫劳夫尼厄斯(Trophonius)是波衣細亞的王子，和他兄弟阿加米地斯在本国为哈利亚的国王造了一个庫房。后来两兄弟同去搶劫庫里的財宝，阿加米地斯掉入陷井，脫劳夫尼厄斯为避免被人識破起見，把兄弟杀死，割下了他的头。此后他本人給太陽神亞波罗处死，死后时常显灵为凡人解答难题，凡去求他指示的，便到为他特設的山洞里去。

② 海神波沙哀登之子，通常的圖画中，他总在吹海螺。

③ 第三个大鎮便是首都，

少。女的穿着紅裙子，戴着絲絨帽子，男的戴着三角帽，口里銜着烟斗，都來趕集，參加各種喜慶宴樂。到那時，各戲院都免費開放，蒙勃萊齊宮的噴泉也噴起水來了，也幸而有那麼許多人一起看，獨自一個人瞧着這些怪可怕的東西不要害怕嗎？一群群的人里面還有走江湖的和騎馬往來各地獻技的賣藝人。公爵對於其中一個跑解馬的女人非常傾倒，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家叫她“隨軍小販”，據說她是法國方面的間諜。這時候，王宮也開放了，老百姓們可以在宮里穿來穿去，高興得不得了，看着光滑的地板和講究的帘子帳幔贊嘆不置。宮里那麼許多房間，每間房里都有一個痰盂，在他們看來也很了不起。在蒙勃萊齊宮里還有一座閣，是維克多·奧里利斯十五所布置的。這位大公爵很了不起，可是太愛享樂，聽說這座閣瑰麗奇巧到極點，說不盡有多少好看。牆上畫着酒神巴克斯和亞麗亞納^①的故事。門口裝着一個絞盤，桌子自動轉出轉進，客人們可以不用佣人伺候，自己拿東西吃。可是奧里利斯十五死后，他的妻子巴蓓蘭就把這地方關閉起來了。巴蓓蘭是包爾根皇室的公主，為人謹嚴，信教非常虔誠，她丈夫耽于逸樂，在志得意滿的時候死掉了，那時她的光芒万丈的兒子還沒有成年，就由她攝政。

在德國境內這一帶地方，本浦聶格爾公國的戲院是有名的。當今大公爵年輕的時候，一定要把自己編寫的歌劇在戲院上演，因此戲院的名聲低落了一些。據說有一回，公爵去聽樂隊演習，嫌樂隊領班指揮的太慢，氣沖沖的走上去把一個雙簧管兜頭砸下去，把樂器都砸壞了。那時索菲亞公爵夫人也常寫家庭喜劇，想來必定是極其沉悶的作品。可是現在不同了，大公爵的音樂

① 亞麗亞納(Ariadne)是克利蒂王的女兒，她救出英雄蒂修斯之後，又被蒂修斯所遺棄，以後就嫁給酒神，有的傳說說她上吊死了。

不再当众演奏，公爵夫人的剧本，也只在国外贵宾到他们那空气和睦的宫里拜訪的时候才上演。

他們的宮廷里着实豪华，生活也很舒服。有跳舞会的时候，哪怕有四百个客人吃晚飯，每四位客人就有一个穿花边紅号衣的听差伺候着，用的碗盞器皿都是銀子的。宫里三日兩头兒請客，大宴会小宴会逐日进行着。公爵有他的侍从和掌馬的官員，公爵夫人也有她的宮女和管衣裝的女官，像其他大国的国王王后一样。

他們国里的政体是开明的独裁制度，也有个議會，可以把專制的气氛冲淡一些，可是这个議会有时有，有时却没有。我在本浦聶格尔的时候，从来沒听見過議會開会的事情。首相的一家只住一个三楼，外务大臣动用的是貯藏所上面几間舒服的屋子。軍隊里有一个出色的乐队，往往也在戏院里帮忙演戏。有时我們在咖啡館里吃早飯，一早晨听得他們在对面奧里利斯廣場演習，可是到晚上又看見这些好人兒在戏台上演戏，有时是土耳其裝束，臉上塗着胭脂，手里拿了短刀，有时扮成羅馬軍士，吹着各种大喇叭，真叫我們覺得好玩。除了乐队之外，軍隊里还有一大群軍官，大概还有几个兵士。除了經常的步哨，王宮里总有三四个人穿了騎兵服色在站崗，可是我从来沒有看見他們騎馬。說實話，世界这么平靜，要騎兵什么用？再說，叫騎兵們騎了馬上哪兒跑呢？

人人都出去拜訪鄰居，不过所謂“人人”，当然是指貴族而說，那些中产階級，我們是不屑理睬的。一星期里头，特·白絲脫夫人請一次客，特·施奴尔巴夫人抽出一个晚上举行宴会，戏院演两回戏；宫里客气得很，也是每星期請客一次。因此你的生活真的是連續不断的寻欢作乐，不过作乐的方式是不鋪張的，本

浦聶格尔式的就是了。

他們的宮里也分黨派，有鬥爭，這是無可否認的。在本浦聶格尔，政治氣氛很濃，各黨派里面的仇恨也很深。一黨是斯脫倫浦夫派，由我們的公使支持，一黨是萊特倫派，由法国的代理公使特·馬加卜先生撐腰。只要英国的公使夸獎了斯脫倫浦夫夫人——誰也听得出来，她的确比她敌手萊特倫夫人唱得好，比她唱高三个音符呢——我剛才說，我們这边的公使無論說什麼話，法国的外交家便立刻出来反对。

城里的人不屬於这一黨，便屬於那一黨。那个姓萊特倫的女人个兒很矮小，的确长得不难看，她的声音虽然不大，倒也还动听。我也承認斯脫倫浦夫太太年紀不小了，風采不如从前，而且实在太胖。譬如在“夜行人”的最后一幕，她穿了長睡衣，手里拿了一盞灯，得从窗子里爬出去，走过磨房里的木板。她費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挤出窗口，而且木板总給她压得往下直弯，吱吱的直响。可是在最后一节里她唱的多么洪亮！她向埃尔維諾怀里扑过去的时候感情多么丰富！拥抱得又热烈，差点兒把他悶个半死！而萊特倫那女人呢——这种瑣瑣碎碎的話还是不說了吧。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个女人等于本浦聶格尔国里英派和法派的两面旗帜，上層社会也按照对于这两大国家的忠順而分为亲英亲法两黨。

在我們这一边，有內务部長，掌馬官，公爵的机要秘書，小公爵的教师。至于外交部長，总指揮的太太，宮廷司礼官夫妇倆，却是法国派。总指揮以前曾在拿破侖手下当过差，司礼官的太太呢，对于巴黎的時裝十分向往；她的帽子时髦得很，都是特·馬加卜先生的当差代她置办的。法国大使館的秘書是个矮小的格里涅克人，年紀很輕。他跟魔鬼一般刁，在本地所有的宾客題

詞簿里都画上鉄潑窩姆的諷刺画。

他們的大本营就是本鎮另一个客店巴黎旅館，大家都在那里吃飯。英法两派的人当面虽然客气，可是老是說俏皮話彼此挖苦，說的話像剃刀一般鋒利。那样子真像从前我在德芬郡见过的两个摔角的力士；他們用力抽打彼此的脛骨，虽然痛得紧，可是臉上的表情一絲兒不变。鉄潑窩姆和馬加卜每次向政府遞送公文，总要奋力攻击对手。譬如說，我們这边說：“法国公使如果繼續在此地任职，势必影响大不列顛帝国在本浦聶格尔以及德国全部的利益。这人毫無廉耻，不惜捏造誑騙，利用最陰險的手段达到目的。他曾經屢次在宮廷中散播謠言，中伤我国公使，侮蔑我国政府，和此間某部長狼狽为奸。某部長才陋識淺，家境貧困，确是人所共知，然而在本国势力極大，”等等。他們那边却这样說：“特·鉄潑窩姆公使具有島国人特有的專橫和愚昧，对于最偉大的法国橫加譏諷。据說他昨日談起杜·蓓利公爵夫人，口吻極其輕蔑，又曾經侮辱英勇的昂古萊姆公爵，甚而至于胆敢暗示奧里昂公爵謀为不軌，企圖篡夺皇位。他慣能利用各种手段在宮中树立党羽，威胁不成，繼之以利誘。受他收买或威逼而依附在他左右的走狗不在少数。这种陰險惡毒的小人一日不去，非但本浦聶格尔不得安宁，德国不得平靜，法国的威望，全欧的和睦空气，也必定受到破坏。”两边都是这一类的話。随便哪一面写了一份特別尖刻的报告書，消息准会漏出来。

冬天到了不久，爱米竟也請起晚飯来了。她做主妇的时候，举止既得体又謙虛。她請了一个教法文的先生，这人夸奖她發音准确，学得又快。原来很早以前她就自修过法文文法，为的是好教給乔治。斯脫倫浦夫太太特地来教她唱歌。她的成績出众，声音也准。少佐就住在她对面那首相公館的底下一層，常常在

她上課的時候開了窗子哼唱。有些德國的太太天生多情，心地又老實，見了她滿心喜歡，和她認識不久，說話的時候使用最親暱的稱呼。這些雖是小事情，可是都和那一段好時光有關係。少佐自願做喬治的老師，教他讀凱撒^①的文章和做算術。他們還請了一個德文教師。到傍晚，少佐和喬治騎着馬跟在愛米的馬車旁邊出去散心。愛米胆子太小，騎馬的稍為騎得不穩一些，她就怕得叫喊起來。她的馬車里常有個把親愛的德國朋友陪着，喬斯坐在倒座上打盹。

他對於法尼·特·白塔勃羅伯爵小姐很有意思。法尼是個溫柔天真的姑娘，是女牧師會會員，真正的伯爵府上的千金，可是一年的收入不到十鎊。她表示能做愛米麗亞的嫂子真是上天所能賜給她的最大的福氣。喬斯在馬車和刀叉上本來都有自己的紋章，如今他很有機會在他自己的紋章旁邊再加一個伯爵的家徽和冠冕了，哪知道偏偏又發生了別的事情。那時正當本浦聶格爾的小公爵和漢堡施里本施洛本的美貌的哀密莉亞公主結婚，國內有大慶祝。

為了這次喜事，德國的小公國鋪張得十分闊綽。自從浪費的奧里利斯十四死後，還沒見過這樣的排場。附近的王子、公主、貴人，都給請來吃喜酒。在本浦聶格爾，旅館里床位的租費漲到五先令一夜。軍隊得供應衛兵，護衛各位王公大人，人數簡直不夠分配。結婚儀式是在公主娘家舉行的，小公爵本人沒有去，由施樂塞爾巴克伯爵代表。宮里定做了許多鼻烟壺，送給客人做紀念品（據那些專替宮里當差的珠寶商人說，他們先把這批鼻烟壺賣給宮里，過後又從客人手里買回來）；又頒發了無數的聖

① 凱撒(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40) 羅馬的大將、政治家兼作家。

麦格尔勋章給各位貴人。我們的使館得了許許多多施里本施洛本的聖加德林紡車式的宝星和綬帶。法国的公使却是两种勋章都得了。鉄潑窩姆按照国内規定，不能接受任何勋章，批評法国公使說：“他呀，滿身挂滿了綬帶，仿佛是一匹拉車的馬剛在賽会里得了獎。讓他挂着綬帶吧。咱們瞧瞧胜利是誰的？”事实上，这次是英国外交上的成功。法派用尽心計想叫公爵和波茲泰烏生·唐納維脫一族締婚。我們这边当然反对。

人人都給請去参加婚礼。沿路扎起了牌楼，挂着花环，欢迎年輕的新娘来临。聖麦格尔的大噴泉噴出特別濃的酸酒，炮队廣場的噴泉噴的是啤酒。宮里的大噴泉也都开了。花园里場地上豎起許多竿子，頂上用粉紅綬帶系着表、銀叉、大香腸等等，專为討好快乐的乡下人，讓他們随时爬上去得獎品。乔治也得了一件；他一直爬到頂上把它拉下来，旁边的閑人看得很高兴。獎品到手之后，他直滑下来，像瀑布傾瀉得一样快。可是得獎在他不过是个彩头兒，轉手就把香腸送給旁边一个乡下人。这人也爬过高竿兒，只差一点就能抓住香腸。后来因为沒有成功，伤心得站在底下嗚嗚咽咽的哭。

法国使館比我們的使館多点了六盞彩灯，可是我們的透明画兒可把他們的比下去了。画上是一对年輕夫妇并肩而行，挑撥离間的坏仙人只得飞去。坏仙人的相貌活像法国公使，真是滑稽。鉄潑窩姆后来升了一級，又得到十字勋章，我看准是为了这次的功劳。

一群群的外国人都来觀礼，里面当然也有英国人。除了宮廷主持的舞会，在市政厅和跳舞厅里也有跳舞会。在市政厅里还特辟一間賭場，里面有輪盤賭和紙牌戏。由爱姆斯或爱克斯·拉·夏貝尔地方的德国大賭場来主持，在喜事前后一星期中

开賭。軍官和本地的居民是不准賭博的；凡是外國人、鄉下人、女人，只要願意賭輸贏，就可以進去。

喬杰·奧斯本這個不長進的小東西，口袋里有的是錢，長輩們又都進宮祝賀去了，便跟着舅舅的向导基希先生到市政廳的跳舞會里去



玩。他以前只在巴登巴登的賭場外面向里看了一眼。那時都突牽着他，當然不准他賭錢。所以這一回他急煎煎的跑進賭場，在幾張桌子旁邊打轉，瞧那些莊家和賭客賭錢。賭客里面也有女的，有些戴着面罩。在狂歡的時候，准許這種特別的自由。

有一個淡黃頭髮的女人，穿着一件袒胸露臂的衣服，衣服上一層污光。她戴着一個黑面罩，眼睛在小孔後面閃閃發光，樣子很古怪。她坐在輪盤賭的賭台旁邊，手里拿着一張紙板和一枚針，前面攔着一兩個金洋。莊家叫出贏家的顏色和號碼，她就把針在紙板上扎洞，扎的又細心又有規律，每到紅的或是黑的籌碼轉出來一定的次數之後，她才把自己的錢押上去。她這人真古怪。

她雖然細心耐煩，可是常常猜錯。莊家冷酷無情的聲音唱出什麼顏色什麼號碼押中，結果她的最後的兩個金洋也給莊家的耙子抓了過去。她嘆了一口氣，聳一聳露在衣服外面的肩膀，把針戳進紙板，往桌上一扔，坐下來把手指在桌上敲打著。她回

头看看周圍，一眼瞧見乔治天真的臉兒。他正瞧得出神呢，这小無賴！他怎么可以到那种地方去呢？

她一見孩子，眼睛放光，从面罩的小洞后面紧瞧着他，用法文說：“先生，您沒賭过錢？”

孩子答道：“沒有，太太。”虽然他說的也是法文，那女的一定是从他的口音里面辨出他是哪一国来的。她用稍微有些外国口气的英文說：“你从来沒有賭过錢——你肯帮我一个小忙嗎？”

乔杰的臉又紅了一紅，問道：“什么事？”那时基希先生正在注意紅黑籌碼，不留心他的小少爷。

“請你替我押一盤。随便你把錢押在什么號碼上面都行。”說着，她从胸口掏出一只錢袋，从錢袋里摸出唯一的金洋塞在乔杰手里。孩子笑着，照她的話把錢押上去，那號碼果然中了。据說初上手賭博的人手气一定好，因为有賭神帮助。

她伸手拿了錢，說道：“多謝，多謝。你叫什么名字？”

乔杰答道：“我叫奧斯本。”他一面說話，一面在口袋里摸出錢来，也預备嘗試一下。正在这时候，少佐和乔斯来了。少佐穿了制服，乔斯打扮得像个公爵，两人剛离了宮里的跳舞会。有些人覺得宮里的跳舞会太沉悶，宁願到市政厅来，老早先走了。大約少佐和乔斯回到家里，發現孩子不在家，才出来找他。少佐立刻走到他面前，拉住他的肩膀，很快的把他从引誘人墮落的賭台旁边拖开去。他回头一看，發現基希像我剛才說的，正在賭錢，便走上去，責問他怎敢把乔治少爷帶到这种地方来。

基希先生喝了酒，又在賭錢，因此兴奋得失常，回答道：“別管我的事。一个人总得玩兒玩兒，媽的。我又不是您雇来的。”

少佐見他这种样子，不願意多說，拉了乔杰就走，一面問乔斯要不要一同回家。乔斯站在戴面罩的女人旁边瞧得有趣。那

时那个女人的赌运相当的好。

少佐問道：“乔斯，跟我和乔治一塊兒回家吧。”

乔斯答道：“我再等一会儿，跟基希那混蛋一起回来。”都冥覺得在孩子面前應該存个体面，不願意和乔斯爭論，轉身帶了乔治走回家去。

他們出了門一路回去的时候，少佐問孩子說：“你賭錢沒有？”孩子回說沒有。

“我要你拿名譽做保證，答应我永远不賭錢。”

孩子道：“为什么呢？瞧着怪好玩的。”少佐施展口才向他解釋为什么不能賭博，說的話着实动听。他很想引用乔杰父亲的榜样来向他証明賭博的害处，可是不肯污了朋友身后的名譽，忍住了沒有說。他把孩子送到家以后，自己也就回家睡覺，眼看着孩子的窗口熄了灯光。乔杰的小房間就在爱米丽亞的房間隔壁；再过半小时，爱米丽亞也关灯安息了。不知道少佐怎么会把時間算計得那么精确。

乔斯仍旧逗留在賭台旁边。他并不爱賭，可是难得来一下刺激刺激，也不反对。他那綉花的礼服背心口袋里反正有好几个拿破侖大金洋在叮当作响。他把手伸过前面那小女人漂亮的肩膀，在同一个號碼上押下一个金錢，两个人都贏了。她往旁边挪了一挪，讓出地位給他，又把自己的長裙从身旁的空椅子上移开，說道：“請你坐下来，借点兒好运气給我。”她的口音仍旧有些外国腔。剛才乔杰替她贏了一注錢，她說的“多謝”却是純粹道地的英国話，和現在的口音不同。大胖子四面看看，恐怕有爵位的人瞧見他，然后坐下輕輕說道：“啊，噯，好吧，老天保佑我的灵魂吧。我运气很好，一定能帶好运給你。”接下去又說了些語無倫次的奉承話。

外国腔的面罩問道：“你的輸贏大嗎？”

乔斯神气活现，丢下一塊金洋說：“一两个拿破侖一次。”

面罩頑頑皮皮的說：“噯，等于飯后打一个盹兒罢哩^①。”她看見乔斯有点兒心慌，接下去用好听的法国口音說道：“你的目的不在贏錢。我的目的也不在贏錢。我想借賭来麻木自己，好忘掉过去的事，可是沒有用。先生，从前的事我忘不了。你的小外甥長得活脫兒像他爸爸。你沒有变——不，你变了。人人都变了，人人都忘了往事。沒有一个人有心肝。”

乔斯慌的說道：“老天哪！你是誰呢？”

“乔瑟夫·賽特笠，你难道猜不出？”那小女人的声音很凄惨，她脫下面罩，瞧着乔斯說：“你不記得我了。”

乔斯倒抽一口气，說道：“老天爷！你是克劳萊太太！”

那女人把手按着他的手說：“就是利蓓加。”她虽然一直瞧着乔斯，可是並沒有和賭台上的动静脫节。

她接下去說：“我住在大象旅社。你只要找特·罗登太太就行。今天我看見亲爱的爱米丽亞。她真漂亮，样子也快乐。你也是一样！除了我，人人都快乐。我真命苦啊，乔瑟夫·賽特笠。”她的手一劲，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錢从紅籌碼上移到黑籌碼上，一手还拿着一塊手帕擦抹眼睛，手帕上的花边已經是破破爛爛的了。这次轉出来的是紅籌碼，她的一堆錢輸得精光。她說：“来吧，陪我一会兒。咱們是老朋友，对不对，亲爱的賽特笠先生？”

那时基希輸得两手空空，便跟着主人走出来。外面有月亮，所有的彩灯閃閃爍爍，漸漸灭了，我們公使館門前的透明圖画也已經差不多看不見了。

① 拿破侖金洋的簡写是 Nap，打瞌睡也是 Nap。

第六十四章

流浪生活

为迁就一般人的意見，我只好把利蓓加·克勞萊太太傳記中的一部份輕描淡写一笔帶过。道学先生們对于不道德的行为或許能够容忍，可是倘若听得別人直言不諱的議論它，心上总有压不下的嫌惡。在名利場上，有好些事情大家都做，大家都知道，只是口里不說，仿佛波斯教里的阿里馬派崇拜魔鬼，却从来不提他的名字。有教养的讀者們看到真实可靠的記載，描写墮落的行为，便覺得受不了，等于在英国和美国，高雅的太太小姐們不許人家当她們的面提起“褲子”兩字一般。其实呢，太太，咱們天天看見墮落的行为，天天看見褲子，心里一点兒不难受。假如你一看見它們就臉紅，你的臉色还像什么样子呢？只有在它們下流的名字給人提起的时候，才需要你表示害怕或是忿怒。本書的作者对于时下的風气十分尊敬，自始至終不敢触犯，只准备以輕松、愉快、随随便便的笔調来描写罪惡，这样，我就不至于冒犯讀者們高潔的感情了。我們的蓓基当然有許多品行不端的地方，可是她跟大家見面的时候，总是十分文雅得体的，在这一点上，誰也不能說我不对。我描写这个海上的女妖^①，只說她会唱会笑，会花言巧語的哄人，从来沒有失去体統，沒有讓妖怪把她丑惡的尾巴浮到水面上来，我想所有的讀者不得不承認这一点。对

① 根据希臘神話，西西利附近某海島上有三个善唱的女妖，專以歌声迷惑航海的人，他們听了便会忘怀一切，直到餓死为止，

于我的手法我倒真是有点兒得意，因为我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錯誤。好奇的人尽不妨向透明的水波底下張望，瞧着那粘糊糊、奇丑不堪的尾巴扭曲旋轉，一会儿扑打着成堆的骸骨，一会儿在死尸身上盤旋。可是在水面以上，一切都很正当，很規矩，叫人瞧着觉得愉快，連名利場上最难說話的道学先生也不能抱怨。这些妖怪鑽到水底，在死人堆里游来游去，上面的水当然給她們攪得泥污混濁，你即使要想寻根究底，也看不見底下的情形。她們坐在岩石上，彈着五弦琴，梳着头髮，唱着歌兒，招手兒叫你去替她們举着鏡子——那时候她們当然美丽得很，可是一到了水底里能够随心所欲的境界里，保管这些人魚姑娘就不干好事。这些海底的吃人的惡鬼怎么大吃大乐，享受盐漬的死尸，我們还是不看吧！以此类推，蓓基不在我們眼前的时候，准在干坏事，这些事我們也是少說为妙。

如果我把她在克生街事件發生以后一兩年里面的經過細細記載下来，大家准会批評我的書不成体統。凡是爱虛荣、貪享受、沒心肝的人，作出来的事多半下流。（我在这里插一句，你們这些板着正經臉兒、外面德高望重的人背地里不也常干下流事嗎？）一个沒有信仰、沒有人格、心如鉄石的女人，她的行为当然更不成話。我想，有一段时期，蓓基太太觉得灰心絕望（倒并不是說她追悔从前的过錯），对于自己一身完全不加爱惜，甚至于声名清白不清白也不在乎。

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墮落到这步田地的。禍事發生以后她几次三番掙扎着想保持本来的体面，可是結果却是逐漸的走下坡路，仿佛落水的人起初还有些希望，拉住桅杆不放，后来發覺掙扎并沒有用处，索性放开手沉到水底下去了。

当初在倫敦，她丈夫忙着准备上任，她也逗留着不走。看来

她曾經好幾次變着法子想和大伯畢脫·克勞萊爵士見面，因為她本來已經差不多使他同情自己，再用計策打動他的心就能成功。有一回畢脫爵士和威納姆先生一同走到國會去，威納姆看見羅登太太戴着黑顏色的面網，躲躲藏藏的站在立法院前面。她和威納姆面對面看了一眼，悄悄的溜掉了，從此也沒有能夠利用畢脫爵士。

大概吉恩夫人也曾經出來干涉過。我聽說在那一場爭吵發生的時候，她非常強硬，而且堅決和蓓基太太斷絕關係，倒是她丈夫沒有料到的。她自作主張，在羅登到考文脫萊島去上任之前把他請到崗脫街來住。她知道有了羅登做保鏢，蓓基太太決不敢硬闖進她的家裡來。她又怕小嬸子私底下和她丈夫通信，把寄給畢脫爵士的信件細細檢查，看有沒有眼生的字跡。利蓓加倘若有心和大伯通信，當然仍舊有辦法，不過她並不打算到畢脫爵士宅子裡去見他，寫了信也不往他家裡寄。她寫過一兩次信之後，畢脫提議說一切關於他們夫婦間的糾葛，最好由律師傳達雙方的意見，她也只得答應。

原來畢脫也聽信了別人對她的謠言。斯丹恩勳爵的那件事發生之後不久，威納姆來見過從男爵。他把蓓基太太的身世淋漓盡致的敘述了一番，使女王的克勞萊選區的代表大吃一驚。關於她的身世，威納姆什麼都知道：她的父親是什麼人，她的母親在哪一年在歌劇院當舞女，她從前干過什麼事，她在結婚以後的行為怎樣。我知道這些話大半是和她厲害不同的人惡意中傷，編出來的謊話，這裡不必再說。這樣，她的大伯，這位鄉下紳士，本來那麼偏心向着她的，現在也對她完全不相信了。

考文脫萊的總督收入不算多。他大人留出一部分薪水，把最要緊的債務還清。他的地位重要，有許多花費是免不了的，所

以結算下來，一年只能省給太太三百鎊。他提出一個條件，要利蓓加從此不去麻煩他，才答應把這筆津貼給她；如果她還要搗亂，就把那不體面的事鬧穿，正式和她打官司，離婚。底子里，威納姆先生的責任就是把她送到外國去，使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息下來。斯丹恩侯爵、羅登和所有別的人，都想打發她上路。

大概她忙着和丈夫的律師們談判這些事情，忘了應該怎樣處置小羅登。她甚至於沒有去看過兒子。這孩子完全由大伯和大娘照管，反正他和大娘的感情本來是很好的。他的媽媽離開英國之後，在波羅涅寫了一封措辭簡潔的信給他，叫他好好讀書，並且說她自己準備上歐洲遊覽，將來再寫信給他。從那時起她一年沒有動筆，直到畢脫爵士的獨生子死掉以後才寫第二封信。那孩子本來身體單弱，後來生百日咳和出痧子死了，這樣一來，羅登就成了女王的克勞萊的承繼人。慈愛的大娘本來把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疼愛，從此兩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層。這時羅登的媽媽便又給她寶貝的兒子寫了一封怪親熱的信。羅登·克勞萊已經長成一個高大強壯的大孩子。他收到了信，臉紅起來，說：“吉恩大娘，你才是我媽媽，不是——不是那個人。”話是這麼說，他仍舊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封回信給利蓓加。當時利蓓加住在翡冷翠一家寄宿舍里——不過這些都是後話。

親愛的蓓基最初離開本國的時候走得並不遠。她先在法國沿海的波羅涅住下來。當地住着好些清白無辜的英國人，都是因為在本國不能安身，才到這裡來的。她在旅館里租了兩間房，雇了一個女傭人，仿佛是個守寡的上等女人。她跟着大家吃普通客飯，很能得同桌人的歡心。她對鄰居談起她的大伯畢脫爵士和倫敦的了不起的朋友們。這種時髦場中的無聊瑣碎，最能叫那些不見世面的人覺得神往。听了她的話，好多人都以為她

是个有地位的人物。她請人家在自己屋里吃吃茶点；当地的正当娱乐，像游泳、坐馬車兜風、散步、看戏，她也参加。有一个印刷商人的妻子叫白乔斯太太的，帶着一家在当地过夏，星期六星期日，她丈夫白乔斯也在那里歇。白乔斯太太覺得利蓓加很討人喜欢。那知道后来混賬的白乔斯对她不断的献殷勤，白乔斯太太才改了主意。这件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蓓基对人向来周到，随和，近人情——对于男人尤其亲热。

倫敦的熱鬧季节一过，通常总有許多人从英国到此地来。因此蓓基有不少机会和从前那些了不起的倫敦朋友見面，从他們的行为推測“上流社会”对她的态度。有一天，蓓基在波罗涅的碼頭上很端庄的散步，隔着又深又藍的海水，英国的岩石在对岸映着日光發亮。在这兒她碰見派脫萊脫夫人和她的一群女兒。派脫萊脫夫人举起陽傘刷的一揮，把女兒們都聚在身边，轉过身来离开碼頭就走，一面惡狠狠的向蓓基釘了几眼。可憐的小蓓基只好独自一个人站在那里。

又有一天，一艘郵船从英国开过来。那天風浪很大，蓓基向来爱看乘客們从船上出来的时候那狼狽滑稽的样子。这一回，恰巧斯林斯登夫人在船上。她一路上躺在自己馬車里暈船暈得精疲力尽，从跳板走到岸上都覺得很勉强。忽然她一眼看見蓓基戴着粉紅帽子，一臉淘气的样子笑嘻嘻的站在那里，渾身的力气登时来了，竟然不用人攙扶，独自一个走到海关里去，一面对蓓基滿臉不屑的瞪了一眼。这种眼色，普通的女人是受不住的，蓓基只笑了一笑，不过我想她心里一定也不高兴。她覺得自己無倚無靠，一个亲人也沒有。要走过在远处發亮的岩石回到英国，在她是不可能的了。

男人們的态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葛蘭斯登对她笑得呲牙

咧嘴，那亲狎的样子看了叫人心里嫌恶。包勃·色克林那小子三个月以前见了她就恭恭敬敬脱下帽子，她在崗脫大厦作客回家的时候，他常常给她当差，在屋子前面排列着的馬車里面把她的車子找来，要他在雨里跑上整整一里路也願意。有一天蓓基在碼頭上散步，看見包勃正在和希霍勛爵的兒子，禁衛軍里的非卓夫談話。这回他不脱帽子了，只扭过頸子来跟她点了一点头，管自和希霍的嗣子談話。湯姆·萊克斯口里衔着雪茄烟，要想闖到她旅館里的起坐間里来，給她关在門外。若不是他的手指夹在門縫里，她一定当时就把門鎖上。到这时候她才覺得自己真正是孤單無靠。她想：“如果他在这兒，这些沒有胆子的人决不敢欺負我。”她想到“他”，心里非常难受，說不定还覺得牵挂。他又傻又老实，对蓓基一味忠誠体貼，依头順腦，而且脾气又好，又有勇气，有肝胆。那天蓓基說不定还哭了一場，因为下楼吃飯的时候她比平常更加活潑，臉上还多搽了一層胭脂。

現在她天天搽胭脂，而且——而且除了旅館賬單上开着的哥涅克酒以外，她的女佣人还在外边替她另外打酒来喝。

男人們的侮辱虽然难受，恐怕还不如有些女人的同情那么刺心。克拉根白菜太太和华盛顿·霍爱脫太太到瑞士去，路过波罗涅。同去的有霍納上校，年輕的包莫里，当然还有克拉根白菜老头兒和霍爱脫太太的小女兒。这两个女人見了她并不躲避。她們笑呀，講呀，咕咕呱呱，說东話西，一会儿同情她，一会儿安慰她，倚老卖老的，真把她气瘋了。她們吻了她，才裝腔作势的嘻嘻笑着走掉了。她想：“她們也来对我卖老！”她听见包莫里的笑声从楼梯上傳下来，很明白笑声里面含的是什么意思。

蓓基住在旅館里每星期付賬，对每个人都殷勤和气，向旅館老板娘微笑，管茶房叫“先生”，对女佣人們說話客气，使喚她們

做事的时候常常赔个不是，这样，虽然她花钱小器（她向来撒不开手），也就对付得过了。那知自从这群人来过之后，旅馆主人便来赶她动身。有人告诉他旅馆里不能收留她这样的人，因为英国的上等女人决不願意和她同桌子吃飯。这样，她只得自己去租公寓住。那兒的生活單調寂寞，把她別得难受。

她虽然到处碰壁，仍旧不屈服，努力替自己树立好名声，把别人說她的坏話压下去。她經常上教堂，贊美詩比誰都唱得响亮。她为淹死的漁夫的家眷办福利。她做了手工，画了圖画，捐給扩喜布傳教团。她捐錢給教会，而且坚决不跳华尔滋舞。总之，她尽量做个規矩的上等女人。为这个原因我很願意多說一些她当时的生活情形。后来的事情說来不怎么愉快，我也不喜欢多講。她明明看見别人躲着不願意睬她，仍旧努力对他們微笑着打招呼。她心里的委屈煩惱，在臉上是一点兒也看不出来的。

她从前的历史究竟是个猜不透的奥妙。一般人对于她的意見也各有不同。有些人爱管閑事，把过去的事情研究了一下，說是过錯都在她。有些人賭神發誓說她像羔羊一般純潔，都是她混賬的丈夫不好。她往往說起兒子就失声哭泣，听見他的名字或是看見和他長得相像的孩子，就伤心得發狂一般。她用这个方法赢得了好多人的同情。当地有一位好心的亞尔德內太太，仿佛是波罗涅地方英国居民中的王后，請客和开跳舞会的次数比別的人多。蓓基看見她的兒子亞尔德內少爷从斯威希退尔博士的学校里回来过暑假，痛哭起来，这样一来，亞尔德內太太的心就向着她了。蓓基悲悲切切嗚嗚咽咽的說道：“他和我的罗登同年，長得真像。”其实两个孩子相差五岁，相貌完全不同，等于敬爱的讀者和写書的人那么不像。威納姆从基新根去找斯丹恩

侯爵，經過波羅涅，就把这事对亞尔德內太太解釋明白了。他說小罗登的相貌，他比孩子的媽媽知道的还清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媽媽非常恨他，从来不去看他。他今年十三岁了，亞尔德內少爷才九岁；他是白皮膚，而那一个小寶貝皮膚黑得多。总而言之，威納姆的一席話使亞尔德內太太懊悔自己不該对蓓基那么客气。

蓓基交朋友用掉的精神力气說出来叫人不相信。好容易交着了几个，总有人走来很粗暴的把她的成績一扫而光，她只好再从头做起。这种生活非常非常艰苦，使她覺得寂寞和灰心。

还有一个紐白拉依脫太太，在教堂里听得她甜美的歌声，而且見她对于宗教方面的見解也很准确，十分贊賞她，也跟她来往了一陣子。关于宗教，蓓基太太在女王的克劳萊得到的教誨就不少。她不但肯接受傳教小册子，而且把它們都讀过。她給扩喜布地方的土人做絨布裙子，給西印度島上的土人做棉布睡帽。她画了小画屏，为的是劝教皇和犹太人归于正教。她每星期三听罗尔絲牧师講道，每星期四听赫格尔登牧师講道，每逢星期日上教堂两回，晚上还听达別派^①的包勒先生講道。可是这一切都沒有效力。紐白拉依脫太太为非奇島的土著募捐暖壺基金的事和莎吳塞唐老伯爵夫人通了一封信——关于这件慈善事業，另外有委员会，这两位太太都是委員。她在信上提起她的“可爱的朋友”罗登·克劳萊太太，老夫人細細的回了一封信，里面有事实，有謊話，有藏头露尾的叙述，还預言她將來必遭天罰。从此紐白拉依脫太太和克劳萊太太的交情便断絕了。这件倒楣事是在多尔斯發生的，这以后当地宗教界的人士也和这罪孽深重的

① 1830 年在潑立默斯所創的新教派。

人从此不相往来。凡是熟悉英国国外殖民地的人，都知道我們不論走到哪里，都把本国的驕傲、偏見、丸藥、哈威沙司、胡椒，和各种家乡的習慣帶着一起去，仿佛在那个地方制造出一个小英国来。

蓓基担惊受怕的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波罗涅到地埃泊，从地埃泊到开恩，从开恩到多尔斯，尽她所能做个規矩的女人。真可嘆！到后来人家总能探出她的底細，这騙子又給真的烏鴉們啄出籠子去了。

在一处地方，有一个虎克·伊格尔思太太很照顧她。伊格尔思太太是个品德高超的女人，在扑德門广场有一所房子。蓓基逃到地埃泊的时候，她正在当地一个旅館里住。她們两人第一次是在海里見面的，因为两个人都在游泳，后来又在一桌吃客飯，便認識了。伊格尔思太太曾經听見過斯丹恩事件——这件事誰沒听說過呢？——可是和蓓基談了一席話之后，就和人說克劳萊太太是个天使，她的丈夫是个混蛋，斯丹恩勋爵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沒有道德的坏人，这件事情，全是威納姆那流氓使出毒辣的手段陷害克劳萊太太的。她对丈夫說：“伊格尔思先生，如果你是个有血性的人，下一回你在俱乐部碰見那混賬东西的时候就該打他两下耳括子。”不幸伊格尔思不过是个安静的老先生，只能做做伊格尔思太太的丈夫。他喜欢研究地質，长得很矮，够不上打人家的耳括子。

这样，伊格尔思太太便做了罗登太太的保护人，把她帶到巴黎她自己的房子里去住。她和英国大使的太太还吵了一架，因为大使夫人不肯接待蓓基。她努力使蓓基做个品行端正声名清白的人，凡是一个女人所能尽的力量她都尽了。

起先蓓基过得很規矩很謹严，可是这么沉悶的道学生活不

久便把她別得难受。天天是照例公事，过那样舒服而没有变化的日子。白天老是坐了車子到波罗涅树林子去兜風，真無聊！晚上老是看見那几个臉熟的客人，星期天晚上老是讀白萊厄的訓戒，仿佛是把一出歌剧翻来复去演个不完。蓓基气悶得要死，总算她运气好，年輕的伊格尔思从劍桥回来了。母亲看見兒子对自己的小朋友那么动心，立刻打發蓓基上路。

她和一个女朋友同住，两个人不久就吵起架来，又欠下了債。后来她决定住到供飯食的公寓里去，在巴黎皇家大街特·聖·亞母夫人的有名的公寓里住了一陣子。她的房东太太的客厅里常有衣衫襤褸的花花公子和不干不淨的美人兒，她就在这些人面前施展出她的手段和魅力。蓓基喜欢应酬交际，要不然就像鴉片鬼沒有烟抽那样难过。住在公寓的时候，她很快活。有一次她对一个偶尔碰見的倫敦老相識說：“这兒的女人跟梅飞厄的女人一样有意思，不过衣服旧些罢了。男人們戴的手套全是选过的旧东西，而且他們的确是該死的流氓，可是也不見得比上流社会的某人某人更糟糕。房主人有些俗气，可是我看她比某某夫人还高雅一点兒呢。”她提到的一位太太是时髦場上的尖兒，她的真姓名我死也不願意說出来。到晚上，特·聖·亞母夫人的客厅里开了灯，男人們戴了宝星，挂了綬帶，坐在桌子旁边玩埃加脫，女人們离得远一些坐着；乍一看，真会叫人当他們全是上流人物，主妇也是真正的伯爵夫人。被他們哄騙过去的人着实不少。有一个时候，蓓基就是伯爵夫人客厅里最出風头的人物。

大概她的一八一五年的老債主找着了，使她不能在巴黎住下去。可憐的女人忽然被逼离开巴黎，到布魯塞尔去了。

布魯塞尔的一切她記得很清楚。她抬头看見自己住的屋

子，想起貝亞愛格思家里的馬車歇在旅館門前，一家子叫着鬧着想買了馬逃走，覺得好笑。她又到滑鐵盧和萊根去走了一轉。在萊根，她看見喬治·奧斯本的墓碑，着實感嘆，把它畫了下來。她說：“那可憐的愛神！他多愛我！他真是個傻瓜！不知小愛米還活着嗎？她是個好心腸的小東西。還有她哥哥那大胖子。他那張相片畫得又肥又大，真滑稽，還在我的紙堆里呢。他們都是忠厚老實的好人。”

蓓基動身到布魯塞爾的時候，特·聖·亞母夫人寫了一封介紹信，把她推薦給當地的特·波羅地諾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的丈夫原來是拿破侖手下的大將，有名的特·波羅地諾伯爵。這位英雄一死，留下的妻子無以為生，只得開公寓給客人包飯，一方面擺張牌桌子抽些頭錢，借此過活。二流的花花公子和風月場中的老手，經常和人打官司的寡婦，老實的英國人，滿以為這種地方就能代表大陸式生活的，都到特·波羅地諾夫人這兒來吃飯和賭錢。愛風流的小伙子們吃飯的時候請大家喝香檳酒，陪着女人們坐馬車兜風，租了馬匹到鄉下去游耍，湊了錢買票請大家看戲聽歌劇，站在女人背后，緊挨着她們美麗的肩膀賭錢，然後寫信回家給德芬郡的爹娘，描寫自己在外國上流社會里過得多么愉快。

在布魯塞爾和在巴黎一樣，蓓基在上等的公寓里是極露頭角的，算得上那兒的王后。凡是有人請她喝香檳酒，送她花球，陪她到鄉下兜風，請她坐包廂看戲，她從來不拒絕，可是她最喜歡的還是晚上的埃加脫紙牌戲。她賭錢的輸贏很大。起初她手筆很小，後來便用五法郎的銀幣，甚至于拿破侖大洋錢來賭，再後來便出借據。慢慢的房飯錢也付不出了，只得問小伙子們借錢。她有了現錢，便欺負特·波羅地諾夫人，不像空手的時候那么甜

嘴蜜舌了。有的时候她穷得可憐，只能十个苏^①一注小賭賭。等到本季的津貼到手，她还掉房飯錢，立刻又和罗西紐尔先生或是特·拉夫爵士交起手来。

說来丢臉，蓓基离开布魯塞尔的时候，欠了特·波罗地諾夫人三个月的房飯錢。以后凡是有英国主顧来，特·波罗地諾夫人便把这件事告訴他們，还說她怎么賭錢，怎么喝酒，怎么对英国教会里的默甫牧师跪下借錢，怎么对默甫牧师的学生奴得尔大少爷(他是奴得尔爵士的兒子)甜嘴蜜舌，送情卖俏，怎么把他一直帶到自己的房間里，怎么和他玩埃加脫贏了他好几笔数目很大的款子等等，許多不要臉的勾当。她說罗登太太簡直是一条毒蛇。

我們这流浪人在欧洲各个城市里到处为家，像俄底修斯和班非尔德·莫尔·加路^②一样沒有定踪，对于下流生活越来越爱好。不久她游蕩成性，来往的人可怕得很，你碰見了准会吓的毛髮直豎。

欧洲大陆上無論什么城市里都有一小撮英国人，全是社会的渣滓。他們的名字，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在州官的庭上給地保海姆泊先生当众宣讀一次^③。有些人往往是好人家的少爷，只是家里不認他們了。他們常到的地方是彈子房、咖啡館、跑馬場、賭場。他們欠了債还不出，給关在监牢里。他們喝酒，吹牛，爭鬧，打架，欠了賬溜掉算数，跟法国和德国的軍官决斗，打牌的时候，專讓斯卜內这种人上当，騙他們的錢。有了現錢到手，

① 法国最小的錢幣名。

② 加路(Bamfylde Moore Carew, 1693—1770?)本是德芬郡一个牧师的兒子，从学校里逃走之后，和吉卜賽流浪人一起生活，到过許多地方。

③ 这意思就是說他們都是受政府通緝的罪犯。

他們就坐了可以容人睡覺的華麗的大馬車到巴登去；賭博輸了錢，加一倍賭注再下手，騙人的手段萬無一失。沒有錢的時候，他們就是衣衫襤褸的時髦紳士，窮形急相的執褲子弟，在賭場里東挨挨，西湊湊，直到能夠用假票子蒙過了那做庄家的猶太人，或是找到一些像斯卜內一類可以騙錢的傻瓜，才又抖起來。他們一會兒大闊特闊，一會兒又窮極無聊；叫人看着覺得奇怪。想來他們的生活准是富有刺激性的。說老實話，蓓基後來過的也是這種生涯，而且過得很自在。她走過各個城市，就在這種浪人中間混。在德國，每個賭場里都知道這位好運氣的羅登太太。在翡冷翠，她和一个特·克呂希加西太太同住。聽說在慕尼黑，她是被驅逐出境的。據我的朋友弗萊特立克·畢勤說，他在勞珊地方就在她家里受了欺騙。人家在他晚飯上撒了蒙汗藥，害他飯後輸了八百鎊錢給樓德少佐跟杜西斯先生。關於蓓基的遭遇，我不得不說說清楚，可是這一段時間的事情，說得越少越好。

他們說克勞萊太太運氣特別不好的時候，靠着在各地開音樂會和教音樂過活。在維爾巴德的確有過一個特·羅登太太開過早晨的音樂會，由一位斯博夫先生伴奏，說是伐拉契亞地方樂隊里最好的鋼琴家。我的朋友伊芙斯先生人人都認識，而且處處地方都到過。他說一八三〇年他在斯德拉堡的時候，有一個叫利蓓加夫人的女人在歌劇“白朗希太太”里面串演了一個角色，引起戲院里一場大鬧。結果她給看客噓下台去，一則她唱做都不行，主要是因為正廳中軍官們的座位里有幾個人不識時務，出來幫她，反害她下了台。伊芙斯說這個倒楣的新手不是別人，正是羅登·克勞萊太太。

她後來到處流浪，有了錢就賭，賭輸了就馬馬虎虎對付着過

日子，不知道她究竟用的什么法子。据说她也曾到过彼得堡，可是很快的给当地的公安机关驱逐出境。由此看来，后来謠傳她在托帕立茲和維也納替俄国政府做間諜的話是沒有根据的。又有人告訴我說她在巴黎还認到了亲戚，就是她的外婆。她外婆并不是貴族蒙脫莫倫西家里的人，却是个面目可憎的老婆子，在大街上一家戏院子里管包厢。她們兩人会面的事情既有人在别处提起，想来总有好些人知道。当时的情景一定非常使人感动，不过可靠的細節我却不能告訴你。

有一次在羅馬，特·罗登太太半年的津貼剛剛匯到当地最有名的銀行里，正值波洛尼亞亲王和王妃在宫里开跳舞会。这位亲王是大資本家，每到冬天大开舞会的时候，凡是銀行里存款超过五百斯固第^①的存戶，都给請去作客，因此蓓基也得了一張請帖，有一天晚上在他們豪华的宴会上出席。王妃的娘家姓邦貝利，是古羅馬第二朝皇帝的后裔，她的另一个老祖宗是奥林波斯族的爱琪利亞^②。亲王的祖父，亚历山特罗·波洛尼亞，从前出卖肥皂、香水、香烟和手帕，替城里的紳士跑跑腿，也借錢給人盤剝些利錢，不过規模不大。这次宴会，凡是在羅馬有些名兒的都来了，其中有亲王、公爵、大使、艺术家、拉提琴的、教会里的大执事、年輕的公子和他們的教师等等，各色各等的人物都有。所有的厅堂陈設得十分富丽，灯火点得雪亮，宫里摆滿了假古董和鍍金的画框子(里面当然也有画兒)。在屋頂上，护壁板上，專为教皇和大皇帝預备的絲絨天幔上，都裝飾着大大的金色王冠和亲王家的紋章，是紅底子上一顆金色的蕈，恰好和他家出卖的手

① 十八、九世紀在意大利通行的銀幣。

② 爱琪利亞(Egeria)是个女神，相傳嫁給奴瑪王为妻。神仙們的住所是奥林波斯山，所以說她是奥林波斯一族的人。

帕一样颜色；亲王的纹章旁边当然还有邦貝利的纹章，是一个銀色的噴泉。

蓓基才从翡冷翠坐了驛車到达羅馬，住在一家小客店里，居然也得了波洛尼亞亲王的一張請帖。她的女佣人仔仔細細替她打扮了一番，她便勾着樓德少佐的胳膊一同去赴豪华的跳舞会。那时她恰巧和这位少佐同路旅行（第二年在拿波里一槍打死拉福利亲王的就是他；有一次約翰·白克斯金爵士和他玩埃加脫，發現除了牌桌上的四張皇帝之外，他帽子里另外藏了四張，就用棍子把他揍了一頓）——他們兩人同路旅行，所以一起进宮。蓓基看見許多熟悉的臉龐兒，还是从前过好日子时候的相識；当时她虽然也和現在一样品行不端，做的坏事却还没有給人揭穿。樓德少佐認得好多留連鬚鬚子的外国人，样子尖利，鈕扣洞里挂着勳章，可是勳章上面的条子緞帶都很骯髒，里面的襯衫是不敢露在外面的了。樓德少佐的本国人看見他都躲开不理他。蓓基也認識几个太太，有的是法国寡妇，有的是冒牌的意大利伯爵夫人，受丈夫虐待而出走的。咳！我們曾經和名利場上最上等的人物来往，对于这些渣滓弃物，下流的东西，說些什么好呢？我們要玩紙牌，也要用干净的，不要这副骯髒牌。多少出外旅行过的人都會碰見過这批闖江湖的騙子，他們像尼姆和畢斯多尔^①一样跟着大伙旅客来来往往，仿佛是正規軍之外專事搶劫的游击。他們也穿上英国兵的服色，夸口說是英国的軍官，其实是靠自己打劫过日子，有的时候犯了法，給吊死在路旁的絞架上。

剛才說到她扶着樓德少佐，在一間間的屋子里穿來穿去，在

① 莎士比亞历史剧“亨利第四”、“亨利第五”以及“溫德莎的快乐女人”中胖子福爾斯達夫(Falstaff)的朋友。

酒食櫃上喝了許多香檳酒。許多人，尤其是少佐這一幫非正規的軍人們，都其勢汹汹的拥在酒食櫃周圍要吃的。他們兩人吃喝够了，便到处閑逛，一直走到王妃的私人小客厅里。這間客厅在最后面，是用粉紅絲絨裝飾的，里面有愛神維納斯的像和好幾面銀鑲邊的威尼斯大鏡子。親王一家正在那里款待貴客，大家圍着一張圓桌子吃晚飯。蓓基記得从前斯丹恩勳爵家里請貴客的排場就跟這個差不多，她自己也坐過這樣的席。想着，抬眼看見斯丹恩勳爵正坐在波洛尼亞親王的筵席上。

他的光禿禿的前額又白又亮，从前給金剛鑽割破的地方結成一條血紅的疤。他的紅鬍子染成了紫黑色，使他本來蒼白的臉色显得更加蒼白。他身上挂滿了各色寶星勳章，藍色的綬帶等等。雖然同席有一個公國的大公爵、一位親王、兩位王妃，可是都不及他勢力浩大。在他身旁坐着美麗的貝拉唐那伯爵夫人。她娘家姓特·葛拉地，她丈夫保羅·台拉·貝拉唐那伯爵的昆蟲標本是有名的。他出使到莫洛哥皇帝那里去，離家已經很久了。

蓓基一看見這位眼熟的有名人物，忽然覺得樓德少佐寒蠢的了不得，討厭的盧克上尉也是渾身香烟味兒。她立刻改了態度，面子上擺出有身分太太的架子，心底里也配有身分太太的感情，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梅飛厄。她想：“那個女人看上去很笨，脾氣也不好。我想她決不能替他開心。他一定覺得氣悶。他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可是從來不覺得氣悶的。”這種動人的希望、恐懼和回憶一時都來了，把她興奮得心上別別的跳。她努力使自己的眼睛放出光彩，瞧着那位大人物。（她的胭脂一直擦到眼皮底下，使她的眼睛閃閃發亮）每逢斯丹恩勳爵戴寶星挂綬帶的晚上，他同時也擺出最莊重的儀態，不論舉止談吐，都像一位了不

起的貴人，配得上他的身分。蓓基見他雍容華貴地笑着，樣子很隨便，可是又高貴，又莊嚴，心里真是敬服。啊，老天，他的口角多么俏皮聰明，談話的題材多么豐富，舉動多么威嚴，跟他在一起多么有趣味！她失去了這樣的朋友，換來的是樓德少佐和盧克上尉一類的人；樓德少佐一股子雪茄煙和白蘭地的气味。盧克上尉出言粗俗，像個打拳的，說起笑話來全是賽馬場里騎師的口吻。她想：“不知他還記得我嗎？”斯丹恩勛爵正在和旁邊一位顯赫的貴婦人說笑，不承望一抬頭看見了蓓基。

他們四目相遇的時候，蓓基激動極了。她努力擺出最可愛的笑臉，嬌滴滴怯生生的向他行一個屈膝禮。他驚得呆了，對她瞪着眼，麥克白開跳舞會請吃晚飯的時候看見班可^①的鬼魂突然出現，一定也是這樣。他張着嘴對她呆望，討厭的樓德少佐卻把她拉着就走。

他說：“到飯間去吃晚飯吧，羅太太，瞧着這些闊佬吃喝，我的肚子也餓了。咱們去喝些老头兒的香檳酒去。”蓓基心想那天他已經喝得太多了。

第二天她到畢新山去散步——羅馬的畢新山相當於英國的海德公園，沒事干的人都在那里逛。她去散步的目的大概希望再看見斯丹恩勛爵一面，不巧她碰見的却是另外一個相識，就是斯丹恩勛爵的親信非希先生。非希走上前來隨隨便便的向她點點頭，伸出一個手指頭碰了一碰帽子邊，說道：“我知道您在這兒，一直從您的旅館跟到這兒來了。我有幾句話勸您。”

蓓基覺得希望來了，激動得很，盡力擺出架子說道：“是斯丹恩勛爵的勸告嗎？”

① 班可(Banquo)是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被麥克白謀殺的將軍。

亲信佣人答道：“不，这是我的劝告。羅馬不衛生的很。”

“非希先生，羅馬要到复活节以后才不衛生呢，冬天有什么不好？”

“我告訴您，这兒現在就不衛生，老是有人得瘧疾。泥塘子里吹来的風真討厭，不管在什么季节都有人害病死掉。克勞萊太太，你向来是个好汉，我拿名誉担保，我是很关心你的。听我的话，赶快离开羅馬吧，不然你就会害病，就会有性命危險。”

蓓基心里虽然又气又怒，可是面上却笑着說：“什么？暗杀我这样的可憐虫嗎？这倒像小說里的情节了！难道勋爵的向导是刺客，行李車里面还有尖刀嗎？吓！我不走，單是叫他难受难受也好。我在这兒的时候自有人保护我。”

这一回輪到非希先生笑了。他說：“保护你？誰来保护你呢？跟你来往的賭棍，像少佐罗，上尉罗，只要有一百金路易到手，就会謀了您的性命。那樓德少佐——他根本不是什么少佐，就跟我不是勋爵大人一样——那樓德少佐过去干的坏事尽够叫他去做搖船的囚犯，或者还不止这点处罰呢。我們什么事都知道，每处地方都有朋友。您在巴黎見過什么人，找到什么亲戚，我們全知道。您瞪着眼也沒用，我們的确知道啊！您想想，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沒一个公使肯睬您？这都是因为您得罪了一位大人物。他是从来不饒人的，他一看見你，比以前加倍的生气。昨兒晚上他回家的时候簡直像發瘋一样。特·貝拉唐那夫人为你还大發脾气，跟他鬧了一場。”

蓓基道：“哦，原来是特·貝拉唐那夫人，是不是啊？”她听了剛才一席話，心里害怕，現在稍覺放心。

“不是她。她倒沒有关系，反正老在吃醋。我告訴你，这是他大人的意思。你不該在他面前露臉。如果你再耽在这兒，將

来准懊悔。听我的话。快走吧。勋爵的马车来了！”他拉着蓓基的胳膊，急急的转到花园的小径里。正当这时，斯丹恩勋爵的马车飞跑过去，车身上画着灿烂的纹章，拉车的马匹全是有了钱也未必买得着的名种。特·贝拉唐那夫人靠在靠垫上。她皮肤带黑，十分娇艳，却恼着脸儿；怀里躺着一只小狗，头顶上的小阳伞向左右摇晃着。斯丹恩老头儿躺在她旁边，脸色青灰，眼光像凶神一般。仇恨、愤怒、欲望，有时还能使他的眼睛发亮，普通的时候，他眼色阴沉沉的仿佛对于世界上一切都看厌了。可恶的老头儿对于一切乐趣、最美丽的景物，都已经失去兴味。

马车飞驰过去的时候克劳莱太太从树丛后面偷偷张望，非希先生轻轻说道：“他昨天晚上给你吓着了，至今没有恢复呢。”蓓基想：“这样我才算出了一口气。”非希先生（勋爵大人死后，他就回到自己本国居住，向亲王捐了一个爵位，成为非契男爵，大家对他很尊敬）——非希先生所说的话，不知到底可靠不可靠，不知是勋爵真的有意杀死蓓基而他的亲信不愿意行刺呢，还不知是他大人要在罗马过冬，看见了蓓基非常不高兴，特地命令亲信去恫吓她一下，把她赶走。总之这次威吓很有效，那小女人从此没有敢再去打搅她从前的恩人。

大家都知道他大人是在一八三〇年法国革命发生两个月之后在拿波里去世的。报纸上说，光荣的乔治·葛斯泰芙·斯丹恩侯爵，岗脱堡的岗脱伯爵，在爱尔兰籍绅录里又是海尔包路子爵和毕却莱与葛立斯贝的男爵，曾得过一级骑士勋章、西班牙金羊毛勋章、俄国一级圣尼古拉斯勋章、土耳其月牙勋章，曾任尚粉大臣、后宫密室侍从官、摄政王御前义勇军統領、伦敦博物馆董事、伦敦船泊管理所高级所员、白衣僧学校理事，又曾得民法博士学位，最近中风逝世，原因是这次法国皇室崩溃，给予勋

爵大人感情上沉重的打击。

某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淋漓尽致的描写他的品德、才学、种种的善举，说他人格如何伟大，情感如何丰富。他和显赫的波朋皇族联过姻，交谊是极深的，因此伟大的亲戚遭到不幸，他也活不下去了。他的遗体葬在拿波里，可是他的心，那宽宏大量的、充满了高贵的情感的心，给装在银瓮里面送到岗脱堡。滑格先生写道：“他死了，贫苦的人们失去了依靠，艺术失去了提倡者，社会上少了一件光华灿烂的装饰，英国少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等等。

他的家属为他的遗嘱争吵得很厉害，并且企图逼迫特·貝拉唐那夫人把勋爵那颗有名的金剛鑽交出来。金剛鑽戒指叫做“犹太人的眼睛”，勋爵生前总戴在食指上的，据说在他死后特·貝拉唐那夫人便把它勒下来据为己有。可是勋爵亲信的朋友兼随从非希先生出来证明，说戒指是勋爵去世前两天送给夫人的。勋爵的遗产继承人侵害夫人的权利，又要求她交出勋爵小书桌里的现钞、珠宝、拿波里和法国的公债票，也由非希先生证明这些财产早已由勋爵赠送给她了。

第六十五章

有正经事，也有娱乐

乔斯和蓓基在赌台前面碰头之后，第二天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细心，特别漂亮，很早就踱出门去。关于隔夜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家里的人，出门时也不要他们陪伴。不久，就有

人看見他在大象旅社門口打听着找人。國內有了喜事，所以旅館里住滿了客人。摆在当街的茶座旁边也挤了好些主顧，喝着本國有名的淡啤酒。一間間屋里都是烟气瀰漫。乔斯先生神气活現，打着不流利的德国話探問他要找寻的一位客人，旅館里的人叫他到最上一層樓去。二樓上住的是几个来去各国的小販，正在把珠宝首饰和各色緞匹陈列出来。三樓上住着賭場里的办事人員，四樓上住着有名的波希米亞杂技团里的乐队，最高的一層樓上全是小間，住着学生、跑街、做小买卖的、乡下人，都是来赶熱鬧的。蓓基在这里也有个小窩。美人藏身的地方，算它最髒了。

蓓基很喜欢这种生涯。她和旅館里的人，像学生、小販、撐船的、翻斤斗的，混在一起，觉得很自在。她的父母原是到处为家的流浪者，一則出于不得已，二則也是生成的脾气，她繼承了这点天性，因此也是野性难馴，喜欢四处漂泊。只要沒有勋爵在場，她觉得跟他的向导談話也非常有趣。旅館里的喧鬧、忙乱、酒味、烟味，犹太小販說的無聊的閑話，可憐的翻斤斗的卖艺人一派正經自負的态度，賭場庄家的狡滑的談吐，学生們唱的歌，說的大話，整个旅館鬧哄哄的气氛，合了这个小女人的脾胃，使她觉得快活。甚至于在她运气不好，沒錢付賬的时候她也很高兴。現在她的錢袋里裝滿了隔夜乔杰替她贏来的錢，周圍的喧嘩更使她觉得愉快了。

乔斯气喘吁吁的走上最后的一層樓梯，鞋子吱吱扭扭的响着，到了上面，話都說不出了。他擦着臉，开始找九十二号房間，因为旅館的人告訴他，說是他要找的人住在这里。这时对面九十号房間的門开着，一个学生穿了皮靴和骯髒的外衣，躺在床上吸一个長長的烟斗。另一个学生留着很長的黃頭髮，穿一件釘辮边的外套，款式倒很时髦，只是髒得厉害。他跪在九十二号



門口湊着鑰匙孔嚷嚷，正在對里面的人求情。

回答他的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乔斯一听，身上發起抖来。那声音道：“走开，我在等人呢。我在等我的爷爷呢。我不能讓他看見你在这兒。”

跪在地上的学生一头深淡不匀的黄頭髮，手上戴着大大的戒指。他嚷道：“英国的天使啊，可憐可憐我們吧。只要你答应一声，在公园的飯館里跟我和弗立茲一塊兒吃飯。我們回头吃烤野鷄、濃麦酒、梅子布丁，还有法国酒。如果你不来，我們就要死了。”

床上的一个年輕公子接口道：“我們必死無疑。”这些话全給乔斯听了去，不过他沒有学过这一国語言，因此一句也不懂。

等到他能够开口說話的时候，就摆出最威風的样子，用法文說：“对不起，九十二号。”

学生托的跳起来道：“九十二号！”說完，冲到自己房里鎖上了門。乔斯听得他和他床上的同伴一起哈哈大笑。

孟加拉紳士弄得莫名其妙，只得傻站着，幸而九十二号的門自己开了，蓓基探出头来，一臉頑皮的样兒。她一見乔斯，連忙走出來說道：“是你呀！我等了你好多少时候了！等一等，再过一分鐘讓你进来。”她急急的把一盒胭脂，一瓶白蘭地酒，一盤子切碎的肉，都藏在被單下面，抿一抿頭髮，才把客人讓进屋里来。

她披着一件粉紅色連头巾的長袍，当它晨衣。这件長袍已經有些褪色，也不怎么干淨，上面沾了好些油漬，可是她的胳膊从寬大的袖子里露出来，又白又美，攔腰束着腰帶，显得她身材苗条好看。她拉着乔斯的手，把他引到自己住的閣楼里面，她說：“进来，进来跟我談談吧。那边椅子上請坐。”她拉着印度官兒的手輕輕一捏，笑着把他按在椅子上。她自己坐在床上，当然留心着不碰瓶子和盆子，如果乔斯坐在床上，說不定就会坐到這兩样东西上面去。这样，她坐着和她从前的相好談起話来。

她做出亲切关心的样子說：“你一点兒沒有变，沒有老。不管在哪兒，我一看見你就認得。在陌生人堆里看見老朋友坦白老实的臉兒，我心里就乐了。”

說句实話，那坦白老实的臉兒那时候的表情却說不上坦白和老实。乔斯心慌意乱，不知怎么才好。他把老情人的古怪的小房間端相了一下，看見她一件衣服挂在床欄上，一件衣服挂在房門的鈎子上，帽子遮了鏡子的一半，鏡子上还攔了一双漂亮的棕色小皮靴。床旁的桌子上一本法国小說，桌上的蠟燭質地很差，不是蜜蠟做的。蓓基起先打算把它也盖在被單下面，結果只把晚上熄蠟燭用的紙罩子藏了起来。她接着說：“我到哪兒都認得你。有些事情是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記的。你是我——我碰

見的第一个男人。”

乔斯道：“真的嗎？老天保佑我的灵魂！真是这样嗎？”

蓓基道：“当初我跟着你妹妹从契息克到你家的时候，不过是个孩子罢了。那宝贝兒怎么样啦？唉！她的丈夫是个混蛋。当然啦，那可憐的小宝贝兒很妒忌我。倒仿佛我对她丈夫有意似的！哼！我心里不是另外有人——唉，別說了——別談老話了。”說着，她拿起破花边手帕擦了擦眼皮。

她接着說道：“瞧这个地方多怪！像我这样，从前过的是另外一种日子，現在竟会住到这兒来，真想不到吧？乔瑟夫·赛特笠，我經過那么些折磨，受过那么些侮辱，吃的好厉害的苦，有的时候我簡直像瘋了似的。我在一处地方耽不住，到处流浪，可是总是心酸，总不得安宁。所有的朋友个个都靠不住。个个都靠不住。世界上沒有一个是正派人。我做妻子多么忠实，真是普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当然罗，我当年是因为对于另外一个人怨憤才嫁給他的，那个人——这話我也不說了。我对丈夫那么忠心，他反而作踐我，丢了我不管。我是最痴心的媽媽；我只有一个孩子，他是我唯一的宝贝，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快乐。兒子是我的命根子，是我誠心禱告来的，是上天賜給我——我的幸福。我拿母亲的深情爱着他。可是他們——他們把他从我身边搶——搶去了。”她做出又热情又伤心的姿态，一只手按着胸口，低下头伏在床上半晌不动。

白蘭地瓶子碰在裝冷香腸的盆子上，叮当一声响起来，想必是它們兩個看見蓓基这么悲痛，心里老大不忍。馬克斯和弗立茲在門口偷听，听得蓓基太太哭哭啼啼，也觉得納悶。乔斯瞧着老情人这种情形，又感动，又害怕。接着她談起往事，解釋的一套話又簡單，又明白，又誠懇。听着她的話，你准会觉得如果真

有白衣的天使逃在人間，受到凶神惡煞摧殘虐待的話，這純潔的天使，這無辜的殉難者，就在喬斯面前的床上，坐在白蘭地瓶子上。

他們兩人密密的談了好久，談得很入港。听了她的一席話，喬斯·賽特笠不知不覺的得到一個結論（蓓基的措辭和態度一點不使他害怕和厭惡）——他發現第一個使蓓基心動的美男子就是他自己。喬治·奧斯本也追過她，當然這件事他做得很不應該，愛米麗亞大概就因此妒忌蓓基，以至于她們兩人鬧得不歡而散。蓓基本人從來沒有和那可憐的軍官去兜搭，自從她遇見了喬斯之後，心上總是想着他；不過當然她做了別人的妻子，第一件就是對丈夫盡本分。她向來對得起丈夫，並且至死不變節——至少也要等丈夫死了再說。克勞萊上校住的地方氣候出名的壞，所以或許他會一伸腿把蓓基解放出來，還她個自由身子。反正做丈夫的那么狠心，這夫妻的名義只能叫蓓基心上痛恨。

喬斯動身的時候，深信蓓基是最賢淑、最可愛的女人。他心里盤算着應該怎么幫助她。她的苦難應該到此為止了。她原是上流社會里的尖兒，應該回到從前的地位去。他決定負起責任，把該做的事都擔當起來。她得離開那旅館，找一個安靜的房子住下。還得叫愛米麗亞來看望她，照料她。他準備把這件事办好，再和少佐商量一下。蓓基從心里感激他，和他分別的時候掉下眼淚來。大胖子殷勤得很，彎下身子吻她的手。她把他的手緊緊握了一下。

蓓基鞠躬把喬斯送出自己的閣樓，儀態雍容，仿佛站在自己的宮殿門口。大胖子客人下了樓，馬克斯和弗立茲便銜着烟斗從他們的小屋里鑽出來。蓓基一面嚼着面包和冷香腸，喝着她

最喜欢的撿水白蘭地，一面对他們兩人模仿乔斯，自己取乐。

乔斯郑重其事的走到都宾家里，把自己剛才听来的动人的故事告訴他，可是对于隔夜賭錢的事却一字不提。蓓基太太在客店里吃她的冷肉早飯，这两位先生就在一塊兒商議究竟应该怎么帮助她。

她怎么会到这小城里来的呢？她怎么会一个朋友都沒有，只身在外漂泊呢？小学生們开始念拉丁文的时候，就讀到通亞佛納斯湖^①的路怎么容易叫人墮落。我們把她墮落的經過跳過不說了吧。她并不比当年一帆風順的时候更坏，不过时运差些兒罢了。

爱米丽亞太太是个慈悲心腸的糊塗人，只要听得有人受苦，立刻就心軟了。因为她自己从来沒有干过大坏事，所以她对于罪惡并不像有些飽經世故的道学先生那样深惡痛疾。她不論和誰交往，总是和和气气，說些凑趣的話兒，想法子哄人家高兴。佣人听得她打鈴子跑来替她做事，她向他們道歉；店員拿出絲綢讓她挑选，她又向他們道謝；她对扫街的行礼，恭維他管的街道扫得干淨。这些傻事情，她都做得出来。她这样的人，听得老相識遭到了不幸，当然觉得不忍。虽說有些人的不幸是惡有惡报，这种話她根本不要听。倘或由她制定法律，这世界就得乱成一片了。幸而沒有几个女人，至少統治階級的女人，是像她一样的。照着她的意思，我想准得把所有的牢獄、惩罚、手铐、鞭打、貧穷、疾病、飢餓，都廢止得一千二淨。她一点性气都沒有，老实說，即使有人狠狠的害过她，她也能够不究既往。

孟加拉紳士把他动人的遭遇講了一遍，少佐听了却不發生

① 亞佛納斯湖的位置原是坎巴尼亞的一个死火山，湖面常有穢气上升，古时的人把它当作通地獄的进口。

兴趣。他反而很不高兴，对那倒楣的女人下了一句简短而無情的考語，說道：“那个輕骨头女人又来了嗎？”他对于蓓基向来沒有一絲一毫的好感。自从第一次見面，她的綠眼睛对他看了一眼之后，他一直从心底里不相信她。

少佐很不客气的說：“那小鬼到哪兒就搗乱。誰知道她是怎么过活的？她憑什么会流落在外国？什么別人虐待她折磨她的話別跟我來說。一个清清白白的女人总有亲友可靠，决不会和家里脫离关系。她为什么跟她丈夫分手？也許你說的不錯，他是个声名狼藉的坏蛋，他本来就不是好东西。我还記得那混賬的騙子，可憐的乔治从前不是还上他的当来着？关于他們夫妻分居的事，好像还有些不干不淨的話。我仿佛听見過一点風声。”都宾少佐向来不爱听背地里說長道短，竟也这样說。乔斯竭力分辯，說蓓基太太在各方面都是个賢慧妇人，不过遇人不淑，他只是不信。

少佐的外交手段是出人头地的。他說：“好吧，好吧，咱們还是去問乔治太太，跟她商量一下。我想你总得承認她的判断力不錯，关于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处置，还是得問她。”

乔斯到底沒有爱上了妹妹，只說道：“噫哼！爱米還不錯。”

少佐冲口說道：“還不錯？喝，我一輩子沒見過像她那么品格高尚的人。咱們到底應該不應該去看那个女人，还是等她決定，她說什么，我就照着做。”这可惡的、詭計多端的少佐不是好东西。他以为自己的官司准贏。他記得有一个时候爱米对于利蓓加妒忌得厉害，而且不是無緣無故瞎吃醋。她提起利蓓加的名字，就觉得厭惡和恐惧。都宾心想一个妒忌的女人是决不肯饒恕她的冤家的。他們兩人一起走到对街乔治太太的家里去。她正在跟斯脫倫浦夫太太上課，快快乐乐的唱着歌。

教歌的太太离开之后，乔斯照平常一般，神气活现开言说道：“爱米丽亚，亲爱的，我刚才碰到一件——对了——求天保佑我的灵魂！碰到一件意外的奇遇。我碰见一个老朋友——噢——你的老朋友，很有意思的老朋友，我可以说是多年前的老朋友。这位太太刚到此地，我要你去看看她。”

爱米丽亚说道：“太太！谁啊？都宾少佐，请你别把我的剪子弄坏了。”爱米往常把这小剪子用一根链子挂在腰里，那时都宾拎着链子把它的溜溜的转，很有危险戳进他自己眼睛里去。

少佐很固执的说道：“我很讨厌这个女人。你也没有理由要喜欢她。”

爱米丽亚激动得很，涨红了脸说：“是利蓓加，准是利蓓加。”

都宾说：“你猜对了。你是不会错的。”布鲁塞尔，滑铁卢，多少年前的悲伤、苦楚，各种的回忆，一时都涌到爱米温柔的胸中，登时使她坐立不安。她说道：“别叫我去看她。我不能见她。”

都宾对乔斯道：“我早就跟你那么说。”

乔斯怂恿她道：“她可憐得很呢，呃——她倒楣极了。她又穷，又没有依靠。她生过病，而且病得很重。她的混账的丈夫丢下她跑了。”

爱米丽亚说：“啊！”

乔斯的手段相当高明，接着说：“她一个亲人也沒有。她说她相信你会去帮她的忙。她可憐极了，爱米。她伤心得差点儿发疯。我把人格担保，她的话真叫我感动。我可以说，能够像天使一样忍受那种虐待的，恐怕只有她了。她家里的人对她真狠心。”

爱米丽亚道：“可憐虫！”

乔斯压低声音抖巍巍的说道：“倘若沒有朋友去照顾她的

話，她說她只能死了。求天保佑我的靈魂吧！你知道不知道她在想自杀呀！她隨身帶着鴉片，我在她房里還瞧見那瓶子來着。她住着一間破破爛爛的小房間。那旅館也是三等的，叫大象旅社。她住在頂上一層閣樓里。我去過的。”

愛米聽了這些話並不感動。她甚至于笑了一笑。也許她自己在想像喬斯喘着氣上樓梯的樣子。

喬斯又說：“她傷心的快發瘋了。那女人受的折磨听着就叫人害怕。她有個兒子，和喬杰同年的。”

愛米道：“對的，對的，我還記得。他怎么了？”

喬斯是個大胖子，很容易受感動，蓓基對他說的話又叫他非常動心。他說：“他是一個漂亮的孩子，簡直像天使，而且非常愛他母親。那些混蛋把他從她懷里搶走了。他哭着叫着。他們從此不准他去看母親。”

愛米立刻霍的站起來叫道：“親愛的喬瑟夫，咱們現在馬上去瞧她去吧！”她跑到隔壁房間里，興奮得心里直跳，戴上帽子，胳膊上搭了披肩走出來，命令都賓跟着她一起去。

他走過去替她圍上披肩——這條白細絨披肩還是他從印度帶給她的。他知道事到如今除了服從別無辦法。愛米勾着他的胳膊，兩個人一同出門去。

喬斯說：“她的房間是九十二號，在四層樓。”他大概不想再爬四層樓梯，只站在自己客廳窗口，看着他們兩人穿過鬧市向前走。從他的窗口，也望得見大象旅社的所在地。

幸而蓓基從閣樓上也看見他們了。那時她和那兩個學生正在說笑。兩個學生剛才看見蓓基的爷爷進來，也看見他出去，正在取笑他的相貌。蓓基把他們趕走，而且在旅館主人領着客人上樓之前及時把房間整理一下。大象旅社的老板知道奧斯本太

太在宫里很受欢迎，当然非常尊敬她，亲自領路到閣楼上，一面走，一面回头鼓励夫人和少佐先生再往上走。

旅館主人敲着蓓基的房門叫道：“尊貴的夫人，尊貴的夫人！”前一天他对蓓基的称呼还很随便，而且对她一点儿不客气。

蓓基探头出来問道：“是誰呀？”接着便輕輕的尖叫了一声。爱米站在門口，激动得發抖，旁边是高大的都宾少佐拿着手杖。

他靜靜的站着，冷眼旁觀，好像对于这一幕戏很發生兴趣。爱米張开兩臂向利蓓加跑过去，立刻饒恕了她，全心全意的撲着她，亲热地吻她。啊，可憐虫，你的嘴唇以前何曾給这样純潔的人吻过呢？

第六十六章

情人的爭吵

爱米丽亞待人又誠懇又好心，所以連蓓基这样無情無义、自甘墮落的人也覺得感動。爱米摩弄着她，用好言好語安慰她，弄得她竟有些良心發現。这种情感虽然不能耐久，倒并不完全是假裝的。她這句話“孩子哭着叫着給人从她怀里搶去”——說得真巧妙。這場灾难，就把朋友的心贏回来了。爱米那可憐的小傻瓜和朋友会面之后，当然一开口就要探問这件最不幸的事。

我們的傻瓜叫道：“原来他們把你的寶貝孩子給搶去了。唉！利蓓加，可憐的受苦的好朋友，失去兒子的滋味我是尝过的，所以我也能够同情跟我一样倒楣的人。亏得上天慈悲，把我的孩子还給我了。求天保佑你！將來你和他重新团圓。”

“孩子，我的孩子？啊，对了，我好伤心哪！”蓓基說話的時候，良心上大概也有些过不去。朋友对她那么信任，那么坦白，而她却不得不立刻用謊話回答，使她心上不大舒服。可是开始說了謊就不免有这种困难。先前說的謊話好比匯票到期后付出的現錢，此后又要再造一句补上去。这样你編的謊話当然越来越多，給人抓住錯处的机会也就随着增加。

蓓基接着說：“他們把他搶去的時候我真伤心得要死（希望她不要坐在酒瓶上面）——我想我怎么也活不下去了。亏得我害了一場熱病，醫生說我决沒有希望恢复。后来——后来我复原之后，我——我就到这兒来了。我又穷，又沒有依靠。”

爱米問道：“他几岁了？”

蓓基答道：“十一岁。”

爱米嚷起来說：“十一岁！怎么的，他和乔杰同年生的。乔杰已經——”

蓓基其实早已忘了罗登的年齡，慌忙截断她說：“我知道，我知道。最亲爱的爱米丽亞，痛苦使我忘掉了好多事情。我現在变了，有的时候簡直是半瘋半傻。他們把他拿去的時候他剛好十一岁。願天保佑他可愛的臉兒，我从那时候起就沒有再看見过他。”

荒謬的小爱米又說道：“他的皮膚是白的还是黑的。讓我瞧瞧他的頭髮。”

蓓基見她頭腦那么簡單，差点兒失声笑起来。“亲爱的，今天不給你看了，过些时候再說吧。我是从萊比錫来这兒的，等我的箱子运到之后再給你看。我还有他的一張像，是我給他画的，那时候还过着好日子呢。”

爱米說：“可憐的蓓基，可憐的蓓基！我應該全心全意感謝上

天慈悲。”(我們小的时候，長一輩的太太們时常教导我們，只要日子过得比別人好，就得感謝天恩。我覺得这样的宗教見解实在不十分合理。)然后爱米又回到平日的老習慣，想起自己的兒子，覺得他是全世界最漂亮、最聰明、最好的孩子。

爱米要安慰蓓基，她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說：“我給你看看我的乔杰。”她認為能够替蓓基解愁的，莫过于和乔杰見面。

兩位太太談了一個多鐘頭，蓓基乘机把自己的过去詳詳細細的向新見面的朋友報告了一遍。她說羅登·克勞萊家里一直竭力反对她和羅登的婚姻；她的妯娌又是个詭計多端的女人，挑撥得丈夫跟她不和。她說羅登和邪女人在一起混，后来对她逐漸冷淡。她受尽一切灾难困苦，連她最爱的丈夫也冷淡她；她甘心受罪，無非为了孩子。后来她丈夫混賬到極点，她不得不要求和他分居。原来那混蛋想利用一个大人物的势力向上爬，竟逼着她牺牲她的貞操。这个大人物权势赫赫，可是全無道德——他就是斯丹恩侯爵，那無惡不作的坏蛋。

蓓基講到自己一生当中最多事的一段，說的話十分婉轉，显出她女人的特色，貞潔妇女对于罪惡的憎恨，也尽量表現出来了。她說她受了这样的侮辱，不得不离开丈夫出走，哪知道这个沒肝胆的惡人向她报复，又把她的孩子搶去。这样她只能四处漂泊。她又穷又苦，沒有依靠，也沒一个亲人。

爱米听蓓基講了長長一篇，对于这些話深信不疑，凡是熟悉她性格的人当然早已料到她有这一着。她听到可惡的羅登和無耻的斯丹恩干这种坏事，气得周身發抖。蓓基講到她婆家的貴人們怎么虐待她，丈夫怎么冷淡她，爱米滿眼都是敬服的神情。蓓基說到丈夫，倒并不痛罵他。她的口气里沒有忿怒，只有悲

伤。她从前对他实在太痴心了。再說，他究竟是她兒子的爸爸啊！爱米听到蓓基描写她怎么和兒子分手的情形，用手帕蒙着臉哭起来。这出色的悲剧演員瞧着看戏的人那么感动，心里准觉得高兴。

兩位太太在里面談話，爱米丽亞忠心的护衛都宾少佐当然不好进去打岔。他在狭小的过道里踱来踱去，鞋子吱吱扭扭的响，帽子上的毡毛都給天花板刮掉了。他等得厭煩起来，就順着楼梯一直走到底層的大房間。凡是到大象旅社来的人都在此地歇脚。屋子里烟雾瀰漫，到处滴滴落落的啤酒。一張骯髒的桌子上擱着几十个銅燭台，上面插着牛脂蠟燭，凡是宿在客店里的客人一人有一支。紧靠燭台的牆上挂着客人們房門上的鑰匙，排成一排。爱米剛才穿过这間大敞房的时候窘得臉上發紅。那里面坐着各色各样的人，有泰洛利地方的手套商人，有多腦河一帶的襯衣商人帶着一包包的貨色。学生們吃着牛油面包和肉；游手好閑的家伙在湿漉漉滿是酒漬的桌子上玩紙牌和擲骰子；演杂技的表演了一場之后，也进来吃些东西补补力气。总之，凡是德国小客店里逢上赶集的时候該有的嘈杂和烟味兒，这里都有。茶房自作主張給少佐斟上一大杯啤酒。他拿出一支雪茄烟，一面看报，一面抽那有毒的烟叶子，自己消遣着，等他負責照管的太太下来找他。

不久，馬克斯和弗立茲下楼来了，头上歪戴着帽子，脚上的馬刺碰得叮叮当当直响，口里衔着漂亮的烟斗，上面刻着紋章，垂着大大的流苏。他們把九十号房間的鑰匙挂在板上，叫茶房把他們份內的牛油面包和肉送上来吃。他們坐在少佐旁边談天，有些話当然免不了吹到少佐耳朵里去。他們談的多半是附近叔本霍华生大学里的一年級新学生和附近鎮上的居民，描写他們

怎么决斗和怎么狂飲大喝。他們这次趁本浦聶格尔王子結婚大典，特地从有名的大学里赶来看熱鬧，大概在邮車里就坐在蓓基的旁边。馬克斯对他朋友弗立茲說：“那个英国小女人在这儿好像有許多朋友”（他用了些法文字，因为他是懂法文的），“那肥胖的爷爷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太太，也是英国人。我听见她們两个在她房里一会兒哭一会兒講。”

弗立茲說：“咱們还得买了票上她的音乐会呢。你有錢嗎，馬克斯？”

馬克斯答道：“呸！她的音乐会是靠不住的。汉斯說她在萊比錫也登了广告說要开音乐会，学生們买了好些票，結果她沒有唱就溜了。昨天她在邮車里說她的鋼琴师在特萊斯登害病。我想她大概根本不能唱。她的声音又沙又啞，跟你的一样。啊，你这个酒糟的吹牛大王！”

“她的声音的确又沙又啞。我听得她在窗口唱一支怪难听的英国歌，叫做‘月台上的玫瑰花’。”

“一个人要喝酒，就不能再唱歌，”紅鼻子的弗立茲說。他無疑是宁可喝酒的。“別买她的票子。昨天她賭贏了。我看見的，她叫一个英国男孩子替她賭錢来着。你的錢，咱們还是花在賭場里，或是戏院子里，或是在奥里利斯花园請她喝法国酒和哥涅克酒，可是音乐会票子是不买的。你說对不对？再叫一杯啤酒好吧？”他們輪流低下头喝酒，把淡黃的鬍子浸在令人作嘔的飲料里面，然后捻一捻鬍子，大搖大擺的向市場走去。

少佐看見这两个时髦大学生把九十号房間的鑰匙挂上鈎子，又听了他們的話，当然猜到他們說的就是蓓基。他想：“这小妖精又来耍她的老把戏了。”他想起从前的旧事，还记得蓓基沒命的向乔斯送情卖俏，結果却落得那么滑稽的下場，忍不住微笑

起来。他和乔治时常說起来就好笑，哪知道乔治結婚之后情形就不同了，連他本人也落在瑟茜^①手掌之中。他兩人中間的糾葛，都宾虽然心里明白，却裝做不知道。他非常难过，或許还替朋友覺得丟臉，对于这件不名誉的秘密不願意細細追問。有一次乔治自己談起这事，显然很懊悔。滑鉄盧大战那天早上，天下着雨，他們兩人站在前綫，遙望对面山头上黑压压的法国兵，乔治說：“我真糊塗，給一个女人絆住了腿，亏得咱們的部队及时开拔。如果我死掉的話，希望爱米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当初真不該如此荒唐！”奥斯本离开了妻子，在加德白拉打过一仗之后，当天曾經和他朋友严肃而深情的說起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威廉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很安慰。后来他常把这事講給可怜的爱米丽亞听，借此減輕她的悲伤。对于奥斯本老头兒，他也一再提起乔治的这些好处。老人临死前能够原諒兒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威廉想：“原来这小妖精还在耍她的老把戏。我只希望她远远的离开这兒就好。她到哪兒就搗乱。”他兩手托腮，想着这些不愉快的心思，預料有不妙的事情会發生，对着“本浦聶格尔公报”一句也看不进去。正在这时，有人用陽傘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抬头一看，却是爱米丽亞。

这个女人有本事把都宾少佐捏在手里任意使喚，因为哪怕是最軟弱的人也有个把人可以憑他驅遣。她一时把他呼来喝去，一时撫慰他，叫他拿这样做那样的，簡直把他当做一条紐芬蘭大狗。他呢，只要她說：“嗨，都宾！”就准备像狗一样跳到水里去，或是嘴里衔着她的網袋在她后面跟着走。如果讀者到現在还没有發現都宾少佐是个傻瓜，那么我这本书真是白写了。

① 希腊神話中善于迷人的女妖，住在爱琴海里的一个島上，能用毒草把人变成畜生。

她把臉一揚，帶着譏諷的神情向他行了个礼，說道：“請問你干嗎不等着陪我下樓？”

他一臉抱歉的樣子，非常可笑，說道：“我在過道里站都站不直。”客店里滿是烟味，令人厭惡，他恨不得馬上帶她出去，扶着她就走，把那茶房忘得一干二淨。那小伙子追上來在客店門口把他叫住，問他要了啤酒錢，其實那杯酒他一口也沒有喝過。愛米笑起來，說他是個壞東西，竟想賴了賬不付。關於這件事情和那杯淡啤酒，她还說了几句恰到好处的笑話。她兴致很高，心情也愉快，輕快地穿過市場，說是立刻要去找喬斯。少佐看見愛米麗亞急不及待的樣子，忍不住好笑。說老實話，“立刻”要找哥哥談話，在她可是少有的。

那印度官兒正在二樓客厅里。方才半小時里面，愛米和朋友關在閣樓上談心，少佐在旅館底層把指頭在濕漉漉的桌上閑敲打，喬斯就在自己屋里踱來踱去，咬着指甲，不時瞧着市上，對大象旅社那邊張望。他也是急不及待的要和奧斯本太太說話。他問道：“怎麼樣？”

愛米答道：“可憐東西，她吃了多少苦啊！”

“求老天保佑我的靈魂！可不是嗎！”喬斯一面說，一面搖着头，兩個腮幫子就像果凍似的直哆嗦。

愛米說道：“讓她住配恩的房間。叫配恩睡到樓上去。”配恩是個穩健的英國女傭人，貼身伺候奧斯本太太。他家的向导正在追求她，仿佛這也是他的責任。喬杰時常捉弄她，跟她講許多鬼怪妖魔和德國強盜搶家劫舍的故事。她一天到晚嘮嘮叨叨怨命，把女主人呼來喝去，嘴里說她第二天早上就準備回到克拉本鄉村上的老家去。愛米說：“讓她住配恩的房間。”

少佐托的跳起身來沖口問道：“怎的，難道你準備把那個

女的接到家里来住嗎？”

爱米丽亞的表情天真的世上少有，她道：“当然罗。別生气，少佐，回头把家俱都碰坏了。当然得把她接回来住。”

乔斯也說：“当然罗，亲爱的。”

爱米又道：“可憐虫，她已經受够了。她的錢存在一家銀行，可是那可惡的銀行家破产以后溜掉了。她的丈夫又是个混賬东西，搶了她的孩子，把她丢了不理。”（她說到这儿，狠狠的握起拳头，少佐瞧着她这么大胆潑辣，覺得她非常可爱）“可憐的寶貝兒！她無依無靠的，只能靠着教唱歌养活自己。我还能不接她来？”

少佐嚷道：“亲爱的乔治太太，你去找她学唱歌倒不妨，可是別把她往家里接。我求你別那么着！”

乔斯道：“呸！”

爱米丽亞叫道：“都宾少佐，你待人总是那么仁慈寬大——至少你从前总是那么仁慈寬大，我真沒想到你会說这話。如果要帮助她，当然得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呀。現在不帮她，还等几时？她是最老的老朋友，又不是——”

少佐生气得止不住說：“爱米丽亞，她也有过对不住你的时候。”爱米一听他話里有因，哪里忍得住。她兩眼瞪着少佐，臉上的表情几乎是惡狠狠的，說道：“你真丢人，都宾少佐！”开了这一炮之后，她威風十足的走出屋子，回到臥房，砰的一声关上了門，因为她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門关上之后，她自言自語道：“他竟会提起那件事！唉！他多狠心，还叫我想起那件事。”乔治的肖像仍旧挂在牆上，底下便是兒子的肖像，她抬头看着丈夫，說道：“他真狠心。倘若我都已經原諒了，干嗎还要他來說話呢？真豈有此理！而且我怎么知道我

的妒忌是沒有根據的，是不該有的呢？可不就是他自己對我說的嗎？他不是還跟我說你是純潔的嗎？對了，你是純潔的，我的天上的聖人！”

她氣呼呼的在房里來回踱步，激動的渾身打戰。她靠在肖像底下的五斗櫃上，呆呆的注視着遺像。畫上的眼睛仿佛在責備她。她注視得越長久，眼神里的責備越深。早年曇花一現的愛情生活，多珍貴的回忆！一時都到眼前來了。多少年長不平復的創傷重新迸裂流血，痛得好厲害！丈夫就在她面前，她受不住他的責備。這件事行不得的。永遠永遠也行不得的！

可憐的都冥！可憐的威廉！一句逆耳的話摧毀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輩子愛她，對她忠誠不變，仿佛吃盡辛苦慢慢在嚴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宮殿——基礎是壓制下去的深情，沒人知道的犧牲，數也數不清的內心的掙扎——如今說了一句話，象征希望的美麗的宮殿從此垮了，一句話，他費了一輩子想捉住的小鳥兒從此飛去了。

威廉雖然從愛米麗亞的神色上看出事情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可是仍舊苦口勸諫喬斯，叫他對利蓓加存些戒心。他勸喬斯別把利蓓加接到家里來，不但口氣懇切，甚至于急怒暴跳。他哀求賽特笠先生先到外面把她的為人打听一下再說。他說他听得蓓基相與的都是賭棍和聲名狼籍的人，況且她從前就攪得他們家翻宅亂，和她丈夫克勞萊兩人把可憐的喬治引上邪路，現在她自己承認和丈夫分居，这里面一定又有文章。叫这样的人和他的沒經世事的妹妹做伴，不是太危險了嗎？威廉用盡他的口才，請求喬斯別放利蓓加入門。他平常寡言罕語，說話難得像這樣賣力的。

如果他說話不是那麼激烈，或是用的手段乖巧一些，說不定

乔斯会听从他的請求。不幸那印度官兒对于他向来妒忌，覺得他对自己态度倨傲（他甚至于还和向导基希先生抱怨过，基希先生一路上开的賬單都得經過少佐檢查，当然帮着主人）——当下乔斯便气呼呼的回答說他很能保全自己的体面，不要人家管閑事。总而言之，乔斯对于少佐表示反抗。他說了不少話，說得很憤慨。話还没有完，蓓基却帶着大象旅社一个搬伙，拿着她的一点兒行李来了。这样一来，很簡單，乔斯的話就給截断了。

蓓基对主人的态度又亲热又尊敬，打了招呼，然后羞羞縮縮客客气气的見了都宾少佐。她仗着自己的本能，覺得少佐在跟她作对，而且已經說過她的坏話。她一到，屋里頓時忙碌起来，爱米丽亞听得外面砰砰訇訇的声音，从房間里出来。她亲亲热热的跑上去攬着客人，对于少佐却睬都不睬，只狠狠的盯了他一眼。这一眼，怕是可憐的女人有生以来最輕蔑最不講理的表情了。她自己心里有底子，打定主意要和少佐过不去。都宾也生了气，倒不是因为自己劳而無功，而是覺得对方的态度太不公道。他临走的时候，爱米冷冷的向他屈了一屈膝，样子非常惱人。他打了一躬，倨傲的程度也和她不相上下。

他走掉之后，爱米对于利蓓加加倍的和藹活潑，忙忙碌碌的在各房間里穿來穿去，把客人安置妥当。我們的小朋友往常性格沉靜。难得这样精神勃發，到处張罗。事实是这样的，凡是故意行事不公道的人，必須趁早一鼓作气才下得了手，意志薄弱的人更容易犯这个毛病。爱米自以为这样就显得自己意志坚定，行事得体，同时对于死去的奥斯本上尉也表示了应有的敬意。

乔杰看了熱鬧回来吃飯，發現桌子上照旧摆着四份杯盤刀叉，可是都宾少佐的位子上却坐着一位太太。小少爷說話向来簡捷，就說：“嗨，都宾呢？”他媽媽答道：“我想都宾少佐到外面吃

飯去了。”說着，她把孩子拉到身邊，吻了他好幾回，把他的頭髮從腦門上拂開，然後叫他見了克勞萊太太。奧斯本太太說：“這是我的兒子。”那口氣仿佛說，世界上哪兒還有這樣的寶貝？蓓基喜孜孜的瞧着他，溫柔地捏着他的手說：“好孩子！他正像我的——”說到這里，她感情起伏得利害，話都說不下去，可是愛米麗亞不用她說就懂了，知道蓓基正在想她自己心愛的兒子。克勞萊太太有朋友在旁邊，稍解悲痛，一餐飯吃得很香。

吃飯的時候，蓓基好幾次開口說話。她一開口，喬杰便瞧着她很留心的听着。到上甜點的時候，愛米有事情要吩咐佣人，到外面去了；喬斯坐在大椅子上拿着“加里涅尼”報紙打盹；喬杰和新客人坐得很近，他原來已經對她極有含蓄的看了好幾眼，這時便放下胡桃夾，說道：“我說呀！”

蓓基笑道：“你說什麼？”

“你就是賭台旁邊那個戴面罩的太太。”

“噓！你這調皮的小人兒，”蓓基一面說，一面拉着他的手吻了一下，“你舅舅那天也在，快別告訴媽媽。”

孩子答道：“當然不告訴。”

這時愛米又進來了，蓓基對她說：“你瞧，我們兩個已經很投機了。”說句公平話，奧斯本太太請到家里來的客人待人和藹可亲，的確是個好伴侶。

威廉氣忿忿的離了他們家里，却還沒有知道自己將來會受到什麼無情無義的待遇。他氣呼呼的在城里走着，恰好碰見代理公使鐵潑窩姆，給約去吃了一餐飯。他們一面品評飯菜，都突便趁機打听代理公使可認得一個叫羅登·克勞萊太太的女人，因為好像在倫敦她曾經哄動一時。鐵潑窩姆對於倫敦城里的傳聞

熟悉得很，又是崗脫夫人的亲戚，便把蓓基夫妻倆的故事原原本本講給少佐听，使他大吃一惊。本書的許多情節，也是根据他的叙述而来的，因为当年我和他們同桌，所以才能听到这篇故事。德夫托、斯丹恩和克劳萊各家的历史，所有和蓓基以及她的过去有关的事情，这位牢騷的外交家講得头头是道。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事，他沒有一件不知道——或許还不止。总而言之，他的話对于老实的少佐真是惊心动魄的大發現。都宾講到奥斯本太太和賽特笠先生已經收留了她，鉄潑窩姆哈哈大笑，把都宾又吓了一跳。鉄潑窩姆說他們何不到監牢里請一兩個犯人回家做乔杰那小混蛋的老师呢？那些剃光了头、穿着黃色囚衣、用鏈子一对一对鎖着，在本浦聶格尔当清道夫的犯人有的是。

少佐沒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報，听得毛髮悚然。早晨沒見利蓓加之前，他曾經和愛米麗亞約好晚上到宮里参加跳舞会，那么正好可以在宮里把一切都告訴她。少佐回到家里，穿上制服，到宮里等着，希望能見到奥斯本太太。可是她沒有去。到他回家的时候，賽特笠家里已經沒有灯光，他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見她。当晚他帶着这么可怕的秘密上床，不知道他怎么睡的。

第二天早晨，他尽早打發佣人送了一封短信到对街去，信上說明有要事和她商量。那知回信来了，只說奥斯本太太很不舒服，睡在房里不能出来。

她也是一夜沒有好睡，一直在想心事。这件心事已經不知多少回使她心神不宁。她也不知多少回要想放弃成見，無奈事到临头，她总觉得牺牲太大，便又止步回身了。虽然他对自己百般爱惜，忠实到底，自己对他也很器重，很感激，很尊敬，可是这件事总不能行。一切的功績、恩惠、不变的忠誠，可算什么呢？在天秤上秤起来，分量往往还比不过女人的一綹頭髮或是男人的一

根鬍子。拿着爱米來說，也不見得比別的女人更看重这些好处。她也曾經努力想把它們算作合格的品質，不过老是委決不下。狠心的女人現在有了借口，打定主意把自己解脫出来。

当天下午，少佐总算見着了爱米丽亞。現在每逢他来的时候，爱米总是亲亲热热的招呼他，已經成了習慣，可是那天她只对他行了一个礼，伸出戴手套的小手給他握了一握，馬上又縮回去了。

利蓓加也在屋里，微笑着向他走过来，預备和他握手。都宾显得很狼狽，往后退了一步說道：“对——对不起，太太，我得先告訴你，我到此地来的目的是对你不利的。”

乔斯心下着忙，竭力想避免正面冲突，忙道：“得了得了，这种事咱們不必多談。”

爱米丽亞的眼神非常坚定，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楚，还帶着一点顫抖，說道：“我倒不知道都宾少佐对于利蓓加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乔斯重新插嘴道：“我不准人家在我屋里胡鬧。这个我不准的！都宾，請你別那么着。”他身上發抖，头臉紅漲，呼了一大口气，向門口跑去。

利蓓加做出天使一般温柔的样子說：“亲爱的朋友，听听都宾少佐究竟要說我什么坏話。”

乔斯扯起嗓子尖声叫道：“我偏不要听。”說着，整一整晨衣逃掉了。

爱米丽亞說：“我們两个都是弱女子，您請开口罢！”

少佐傲然說道：“爱米丽亞，你把这种态度对待我不大合适。我想我也并不是欺負弱女子的人。我現在是尽我应尽的責任，这件事我也并不爱做。”

爱米丽亞越来越暴躁，說道：“都宾少佐，有話請你快快的說！”她这么盛气凌人，都宾的臉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我的来意是这样的——克劳萊太太，既然你不走，我只好当着你的面說了。我認为你——你不應該住到我朋友的家里来。你已經和丈夫分居，旅行的时候又不用自己的真姓名，又常到賭場賭錢——”

蓓基叫起来說：“我是去跳舞的！”

都宾接着說：“奥斯本太太和她的兒子不能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还可以告訴你，这兒有人認識你，知道你过去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甚至于不願意在——在奥斯本太太面前多說。”

利蓓加說：“都宾少佐，你毀謗我的話說得真謹慎真巧妙。你加了我一个罪名，可是又不肯明說。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呢？对丈夫不忠誠嗎？我瞧不起這話！看誰能够証明錯处在我。不妨就請你来証明。我是清白的，哪怕我最狠心的冤家，罵我罵得最惡毒的人，也不比我更干净。你是不是罵我穷苦、倒楣、沒人理睬呢？这些罪过我倒全有，而且每天为着它們受苦。爱米，讓我走吧。譬如我没有碰見你，那么我現在也不比从前更命苦！只算是黑夜过了，可憐的流浪者又得从新上路。你还記得咱們从前唱的一支歌嗎？唉，从前的日子多好！从那时候起，我就到处漂泊。我是个沒人理的可憐虫。因为我苦惱，人家瞧不起我。因为我單身沒个依靠，人家欺負我。讓我走吧。我在这兒显然是跟这位先生厉害冲突的。”

少佐道：“太太，的确是厉害冲突的。如果我在他們家里能够行使权力的話——”

爱米丽亞打断他的話說：“权力，你没有权力！利蓓加，你就住我家。我不会因为你受了压迫，就丢了你不管，也不会因

为——因为都宾少佐欺负你，就也跟着作践你。亲爱的，来吧。”说着，两个女的都向门口走去。

威廉开了门，可是当她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爱米丽亚的手说：“能不能请你留下，我想和你谈谈。”

蓓基像个殉难者似的说道：“他要在我背后跟你说话呢！”爱米丽亚的回答就是紧紧的攥住了她的手。

都宾说道：“我拿信义担保，我的话与你无关。爱米丽亚，来吧。”她依言进来。都宾对克劳莱太太鞠了一躬，把门关好。爱米丽亚靠在镜子上望着他，脸上唇上都没有血色。

少佐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失于检点，不该用了权力两个字。”

爱米丽亚的牙齿格格打战，说道：“你是不对。”

都宾道：“至少我有权利要求向你说几句话。”

那女的回答道：“你真慷慨，还来提醒我，怕我忘了你给我们的恩惠。”

威廉说：“我所说的权利，是乔治的父亲留给我的。”

“对了，而你却侮辱他。昨天你的确侮辱他来着。你自己反正也明白。我永远不能饶你。永远不能饶你！”爱米丽亚又气又激动，抖巍巍的一句句冲着都宾说。

威廉憂郁地說道：“爱米丽亚，你这話不是当真吧？难道我一时匆忙說錯的几句话，竟比一辈子的忠心还重嗎？我认为我的行事，并没有侮辱乔治的地方。假如咱们彼此責备，我想乔治的老婆，乔治兒子的母亲，总不能再抱怨我。以后到——到你有了閑空，你再仔細想一想，你的良心准会收回你現在說的話。你現在已經把它收回了。”爱米丽亚低了头。

他接着說：“你激动的原因，并不是昨天的一席話。爱米丽

亞，那些話不過是個借口。這十五年來我一直愛你，護着你，這點兒意思還猜不出來嗎？多少年來我已經懂得怎麼測度你的感情和分析你的思想了。我知道你的感情有多深多淺。你能够忠心的抱着回忆不放，把幻想當無價之寶，可是對於我的深情却無動於中，不能拿相稱的感情來報答我。如果換了一個慷慨大量的女人，我一定已經贏得了她的心了。你配不上我貢獻給你的愛情。我一向也知道我一輩子費盡心力要想得到的寶貝物兒不值什麼。我知道我是個傻瓜，也是一腦袋痴心妄想，為了你的淺薄的、殘缺不全的愛情，甘心把我的熱誠、我的忠心，全部獻出來。現在我不跟你再講價錢，我自願放棄了。我並不怪你，你心地不壞，並且已經盡了你的力。可是你够不上——你够不上我給你的愛情。一個品質比你高貴的人也許倒會因為能够分享我這點兒愛情而覺得得意呢。再見，愛米麗亞！我一向留神看着你內心的掙扎。現在不必掙扎了。咱們兩個對於它都厭倦了。”

威廉這樣突如其來掙斷了愛米麗亞牽着他的鐵鏈子，發表了獨立宣言，並且表示自己高出于愛米麗亞，使她害怕起來，話也說不出。他一向對她低頭服小，因此可憐的女人總是作踐他，已經成了習慣。她不肯嫁他，可是也不願意放他走。她自己什麼也不拿出來，可是希望他為自己獻出一切。在戀愛的過程中，這樣的交易並不在少數。

威廉的突擊打敗了她，使她垂頭喪氣。她自己的一着是早已輸掉了。

她說：“那麼，你是不是——打算——離開這兒呢，威廉？”

他憂悶地笑了一笑說：“從前我也曾經離開過你一回，過了十二年才又回來。愛米麗亞，那會兒咱們都還年輕呢。再見吧，

我這一輩子化了這麼些時候搞這個玩意兒，已經夠了。”

他們說話的當兒，奧斯本太太的房門開了一條小縫。原來蓓基一直抓着門把子沒有放，都賓一走，她就開了門，里面兩個人的對話，全讓她听了去。她想：“那個人心地多麼高尚！那女的這麼玩弄他，真是可惡！”她很佩服都賓。雖然他反對她，她倒並不懷恨。他的一着棋子走的光明正大，待人還是公道的。她想：“啊！如果我嫁得着這麼一個有腦子有心肝的丈夫，就是他的腳板大些兒，我也不嫌他。”她急急回到自己房里，竟然想幫他的忙，寫了一個條子，求他暫緩幾日再走，說是關於愛米的事情她可以為他效勞。

當時他們兩個已經分別。可憐的威廉重新走到門口，從此去了。這一切全是年輕的寡婦所促成的。她已經遂心如意，打了勝仗，現在剩她一個人，可以盡她所能慶祝勝利了。太太小姐們都來羨慕她吧！

開飯的時候（奇妙的好時光！）喬杰先生進來，發現都賓又沒有來。他們悶悶的吃了一餐飯，大家不開口，喬斯的胃口仍舊很好，可是愛米什麼也沒有吃。

飯後，喬杰在窗口靠墊堆里躺着。這窗子極其寬敞，年代已經很深，從三角樓往外凸出去，三面都是玻璃。從一面看下去，正是市場，大象旅社就在那里。喬杰躺在靠墊堆里，他母親就在旁邊忙這樣忙那樣。忽然他發現對街少佐屋子里亂哄哄有人走動。

他說：“喝！那是都賓的小馬車。他們把它從空場上搬到街上來了。”他所謂的小馬車是少佐花了六鎊錢買下來的，大家常常為這件事取笑他。

愛米怔了一怔，可是沒有說話。

乔杰接着說：“喝！弗蘭西斯拿着行李袋。那个一只眼的車夫孔慈領着三匹馬从市場来了。瞧他的靴子和黃衣服，他多滑稽！噲，他們在把馬套到都冥車上去呢。他要出門嗎？”

爱米說：“是的。他要出門旅行。”

“出門旅行？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爱米答道：“他——他不回来了。”

乔杰跳起来叫道：“不回来了！”乔斯喝道：“耽在这兒別动！”他的母亲愁眉苦臉的說：“耽在这兒，乔杰。”孩子果然不出去，可是又好奇又着急，一时在屋里东踢西踢，一时跪在位子上用膝盖跳上跳下。

馬已經套好，行李也都扣到車上去了。弗蘭西斯出来，手上拿着他主人的劍、手杖和傘。这些东西給捆成一束，擱在車身里空的地方。一張小書台，一只專擱硬边帽子的旧鉛皮帽匣，都塞在座位底下。弗蘭西斯又拿出他那藍呢面子、紅色毛絲緞里子的旧大衣来。这件大衣穿了有十五年，就像流行歌曲里說的，是久經滄桑的了。在滑鉄盧大战的时候它还是簇新的，加德白拉之战以后，乔治和威廉晚上就用它当被子。

房东勃尔克老头兒先出来，弗蘭西斯又拿着好些包裹跟在后面，这些是最后一批包裹。接着出来的便是威廉少佐。勃尔克要跟他亲吻。凡是和少佐有来往的人沒有一个不爱他的。他費了好大力气才从房东的怀抱中脫身出来。

乔治尖声叫道：“我不管，我偏要下去！”蓓基也很关心，她把一張紙条塞在孩子手里說道：“把这个給他。”要不了一会兒功夫，他已經冲下楼梯奔到对街去了。穿黃衣的馬夫正在輕輕的揮着鞭子括括作声。威廉从房东的怀抱里脫身出来，进了車子。乔治跟着跳进去一把抱住少佐的脖子問長問短——他們在窗子

里都看得見。然后他摸摸背心口袋，掏出一張紙條交給少佐。威廉很着急的一把夺了，手抖抖的展开信紙来看。可是一看之后，他的臉色立刻变了，把它一撕兩半扔在窗外。他吻了乔杰的头。孩子給弗蘭西斯拉着走出了馬車，一面把拳头紧紧掩着兩眼，然后恋恋不舍的摸着車身。用力呀，車夫！穿黃衣的車夫把鞭子抽得劈劈拍拍的响，弗蘭西斯跳上高座坐在車夫旁边。馬兒开步走了，車子里面的都冥低着头。車子走过爱米丽亞的窗口，他也沒有抬头看一眼。乔杰还在街上，車一走，他当着大家的面号哭起来。

晚上，爱米的女佣人听見他又在睡夢里大声痛哭，便拿了些杏醬去安慰他。她也陪着他伤心。所有沒有錢的，苦惱的老实人，所有的好人，只要認識这位慈祥誠懇的先生，沒有一个不敬爱他。

至于爱米呢，她不是已經尽了責任了嗎？她反正有乔治的肖像安慰她。

第六十七章

有人出生，有人結婚，有人去世

蓓基本来有心帮助都冥，使有情人能够遂心如意，可是究竟用什么計策，她却沒有說出来。反正她对于別人的幸福都不如对于自己的前途那么关心。眼前有許多需要考虑的切身問題，比都冥少佐一生的快乐重要得多。

她忽然来到舒服的环境里，連自己也覺得突兀。現在她身

边有的是朋友，对她非常体贴。四周围这种仁厚老实的好人，她已经好些时候没有接触过了。她对流浪生活很习惯，一则因为天性好动，二则也是出于不得已。话虽这么说，她有时候也很希望能够休息一下。哪怕是最不怕艰苦的阿拉伯人，惯会骑在骆驼背上在沙漠里奔驰，有时也爱在水草旁边枣树底下歇脚，或是进城逛逛市场，在澡堂里洗洗澡提提神，到教堂里做做祷告，然后再出外去干抢家劫舍的营生。同样的，蓓基一向被放逐在外面，现在住到乔斯的篷帐里面吃他的比劳^①，觉得真是高兴。她拴好了马，放下兵器，怪受用的在他火旁边取暖。经过了漂泊不定的生涯，一旦安定下来，真有说不出的恬静愉快。

她自己觉得满意，便努力巴结这家子所有的人。讲到讨好别人这项本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她出人头地的能干。她和乔斯在大象旅社阁楼上谈了一席话，便哄得他回心转意了好些。她住下不到一星期，那印度官儿已经成了她忠心的奴才，发狂似的爱她。爱米丽亚比不上蓓基有趣，乔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吃过饭之后照规矩总得打个盹儿。利蓓加一来，他宁可不睡了，常常坐着敞车和她一同出去兜风，并且特地找些寻欢作乐的由头，为她请了好几次客。

代理公使铁潑窩姆本来恶毒毒的说蓓基的坏话，自从到乔斯家里吃过一餐饭之后，天天来拜访她。可怜的爱米向来不大说话，都宾走后，更加快快不乐，寡言罕语，因此这位高她一等的仙子一到，大家简直把她忘了。法国公使对于蓓基倾倒的程度，竟也不比他的英国对手差什么。至于德国的太太们呢，本来没有什么谨严的道德观念，对于英国人尤其另眼相看，所以瞧着奥

① 印度的一种肉饭。

斯本太太可爱的朋友那么机智聪明，都非常喜欢。蓓基虽然没有要求进宫，可是大公爵和他夫人听说她妩媚动人，很想见见她。后来大家知道她出身高贵，属于英国的旧世家，她丈夫是禁衛軍里的上校，又是某某島的总督大人；他們夫妻因为小事情不和，所以分居。在英国，大家仍旧看“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的“选择的亲和力”也被公认为对于身心有益的讀物，在这样的国内，夫妻分居算不了什么，所以公国里最高尚的人仕都願意招待她。太太們从前对爱米丽亞十分亲热，發誓始終如一的爱她；現在她們見了蓓基，更密切了一層，更願意給她这些無上的好处。这些單純的德国人对于爱情和自由的想法是姚克郡和索默塞脫郡的老实人所不懂的。在德国好些文明的城市里，居民的見解很通达，他們认为一个女人尽管离过好几次婚，可是在社会上的地位却一点不受影响。乔斯自从自立門戶之后，家里的气氛从来没有像現在这么愉快。这全是利蓓加的功劳。她唱歌彈琴，有說有笑，会說两三国語言，把所有的人都引到家里来，并且使乔斯相信本地上流人仕所以爱同他們往来，都是因为他善于应酬，口角俏皮的緣故。

爱米現在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能作主，只有付賬的时候才去向她要錢。可是蓓基不久就想出法子来討好她安慰她。她不断的和爱米講到都宾給撵走的事情，毫不顧忌的称贊他是个人品高貴的君子，表示十分佩服他，而且責备爱米对他太不近人情。爱米为自己辯护，說她不过是遵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又說一个女人應該从一而終，她既然僥幸嫁过像天神一般的好丈夫，無論如何不願意再嫁了。話虽这么說，蓓基称贊少佐，她听了一些不生气，蓓基爱夸他多少回都沒有关系。不但如此，她自己常常把話題轉到都宾身上，一天不下二十来次。

討好乔杰和佣人們是不难的。上面已經說過，爱米丽亞的貼身女佣人全心全意贊賞慷慨大度的都宾少佐。起先她討厭蓓基，怪她离間了少佐和女主人，可是后来看見她那么佩服少佐，为他辯护的时候口气那么热烈，气也平了。每逢請客以后，两位太太晚上在一处相聚，配恩小姐給她們刷头髮（一位太太是淡黃头髮，另外一位是軟軟的栗色头髮）——配恩小姐一面刷，一面总为那位亲爱的好先生都宾少佐說几句好話。爱米丽亞听了并不着惱，就好像她听見利蓓加夸奖他不覺得生气一样。她催着乔治經常写信給他，而且总不忘記叫他在信后写上媽媽囑笔問候等等字样。到晚上她望望丈夫的遺像，覺得它不再責备自己。現在威廉走掉之后，說不定她反而有些怨怪它的意思。

爱米不顧一切的牺牲了自己之后，心上很不快活。她精神恍惚，不言不語，情緒非常不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家里人从来沒有看見她脾气那么大。漸漸的她臉色青白，身上老是不快。她时常挑了几支歌兒自己彈唱，全是少佐以前喜欢听的——威勃所作的溫馨的情歌“虽不是独自一个兒，我也寂寞”就是其中之一。小姐們啊，由此可見你們的前輩虽然老派，也知道怎么恋爱，怎么唱歌，那时候你們还没有出世呢。到傍晚，她在蒙蒙矓矓的客厅里唱歌，往往唱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走到隔壁屋子里，想来总是瞧着丈夫的遺像找安慰去了。

都宾走了之后，还留下几本書，里面写着他的名字。一本是德文字典，空白頁上写了“第一——联队威廉·都宾”，一本是旅行指南，上面有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此外还有一两本别的書，都給爱米收起来擱在她臥房里的柜子上。这衣柜正在两个乔治的肖像底下，上面摆着她的針綫盒子、小書台、“聖經”、聖書。少佐临走的时候忘了把手套帶去，后来乔杰在他媽媽書台里找东西，

發現這副手套給整整齐齐的疊好了藏在大家所說的“秘密抽屜”里。這也是事實。

愛米不喜歡應酬，心緒又不好，夏天傍晚唯一的消遣就是和喬杰出去散步，一直走得老遠，把利蓓加撇在家里陪着喬斯先生。娘兒兩個老是談起少佐，媽媽的口氣叫那孩子忍不住微笑。她告訴喬杰說她覺得威廉少佐是全世界最好、最溫和、最慈厚、最勇敢同時又是最謙虛的人。她反復告訴他，說他們現在的一切，都是這位好朋友的恩賜，他們窮愁交逼的時候，全靠他照應；別人不理睬他們的時候，也亏他幫助。她說少佐的同事沒一個不佩服他，雖然他本人從來不提到自己的功績；喬杰的父親最相信他，他從小到大，都亏得好威廉看顧他。愛米說：“你爸爸小時候常常告訴我說他們學校里有個惡霸欺負他，幸而有威廉保護着才沒有吃虧。從那天起，他們兩個就做了好朋友，一直到你親愛的爸爸打仗死去為止。”

喬杰說：“都寔有沒有把害死爸爸的敵人杀掉呢？我想他准已經把他弄死了，反正如果他把那人拿住以後，決不饒他，是不是，媽媽？將來我進了軍隊，我跟那些法國人誓不兩立！這是我的話。”

娘兒兩個這樣談體己，一談就是好些時候。心地單純的女人把孩子當作心腹朋友。他呢，跟一切深知威廉的人一般，非常喜歡他。

順便再說一句。蓓基太太在待人多情多義這方面不甘後人，在臥房里也挂起一張肖像來。許多人看見了都覺得又納悶又好笑。肖像上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朋友喬斯。他見蓓基屋里挂了自己的肖像，心中大喜。這小女人最初住到賽特笠家里來

的时候，只帶了一只旧得不像样的小箱子，后来的大箱子和紙盒子也破爛不堪。大概她覺得很不好意思，便时常談起她留在萊比錫的行李，仿佛这些东西非常貴重，总說要想法把它們运来才好。我的孩子，如果出門旅行的人身边沒有行李，而不断的跟你談起他的行李怎么講究，千万小心在意。这个人十分之九是个騙子。

乔斯和爱米都不懂得这重要的公理。蓓基的沒現形的箱子里究竟是不是真有許多漂亮的衣服，他們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她眼前的衣著非常破旧，爱米只好把自己的供給她用，或是帶她到本城最好的衣裝店里去添置新衣服。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現在她不穿撕破領子的衣服了，也沒有肩膀那里拖一塊挂一塊的褪色綢衫子了。环境一变，蓓基少不得把自己的習慣也改掉些。胭脂瓶暫時給藏了起来，另外一种習以为常的刺激也只能放弃，或者只能私底下享受一下，譬如像爱米娘兒倆夏天傍晚出去散步，有乔斯劝着，她才喝些攪水的白酒。她并不放量痛飲；他家的向导，那混蛋的基希，就不同了，老是尽着肚子灌，簡直离不开酒瓶子，而且一开了头就鬧不清自己喝过多少。有的时候他發覺乔斯先生的哥涅克酒消繳得那么快，連自己也覺得糊塗。好了，好了，这些話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反正蓓基自从进了上等人家之后，一定沒有以前喝得那么多。

形容得天花乱墜的箱子終久从萊比錫来了，一共有三只，既不华丽，也不怎么大，而且蓓基似乎並沒有从箱子里拿出什么衣服首飾来用。一只箱子里裝了許多紙張文件，——以前罗登·克劳萊發狠搜查蓓基的私房錢，抄的就是这一个箱子。她嘻皮笑臉的从这个箱子里拿出一張肖像釘在牆上，叫乔斯来看。这是一張鉛笔画，画着一位先生，兩腮帮子塗得紅粉粉的非常好

看。他騎在大象身上，远处有几棵椰子树和一座塔，正是东方的景色。

乔斯叫道：“求老天保佑我的灵魂吧！这是我的画像！”这正是他的像，画得又年輕又俊美，上身穿着一件黃布衣服，还是一八〇四年的款式。这幅肖像从前一向挂在勒塞尔广场老房子里。

蓓基感动得声音發抖，說道：“是我把它买下来的。那时候我去看看到底有沒有法子帮忙我的好朋友們。我一直把这幅画兒好好藏着——我以后也要把它好好藏着。”

乔斯臉上說不出的高兴得意，說：“真的？你真的为我才看重它嗎？”

蓓基道：“你明明知道我心里的是这样。可是何必多說，何必多想，何必回顧往事呢？現在已經来不及了。”

那天晚上的談話，乔斯听来真覺得滋味無穷。爱米回家的时候又疲倦又委頓，立刻上床睡覺，只剩乔斯跟他美貌的客人对坐談心，彼此談得很暢快。他妹妹在隔壁躺着睡不着，听得利蓓加把一八一五年流行的歌曲唱給乔斯听。当晚乔斯和爱米丽亞一样，也睡不着，真是希罕事兒。

当下已到六月，正是倫敦最熱鬧的时候。乔斯每天把“加里涅尼”报上的新聞細細看一遍，早飯的时候挑几段讀給太太們听。这份天下無双的報紙真是国外旅行者的好伴侶，上面每星期都登載着軍隊調动的詳細消息。乔斯也算在軍隊里混过的，所以对于这种消息特別关心。有一回他念道：“第一——联队士兵回国。格拉芙生特六月二十日电：英勇的第一——联队士兵今晨乘东印度商船拉姆輕特号抵达此地，船上共計軍官十四人，兵士一百三十二人。第一——联队曾經参加滑鉄盧大战，为国增光，一

年后外調，在緬甸战役又大显身手，迄今已有十四年未曾回国。久經战陣的統領麦格尔·奥多爵士已在昨日登陸。同行的除奥多夫人和爵士的妹妹奥多小姐之外，有波斯基上尉、斯德卜尔上尉、馬克洛上尉、瑪洛內上尉、斯密士中尉、瓊斯中尉、湯姆生中尉、弗·托母森中尉、赫格思少尉、格拉弟少尉。勇士們上岸的时候，乐队奏出国歌，观者欢声雷动，一路送他們到偉德飯店进餐。偉德飯店为招待各位衛國英雄起見，特备上等筵席，酒菜十分丰盛。进餐时群众繼續在外面热烈欢呼。奥多上校和奥多夫人特地出席到陽台上，举杯滿飲偉德飯店最貴重的紅酒祝群众‘身体健康’。”

又有一次，乔斯讀出一段簡短的新聞，說是都宾少佐已經到达契頓姆，重新回到第一——联队里原有的崗位上。后来他又讀到下級騎士麦格尔·奥多爵士，奥多爵士夫人，以及葛蘿薇娜·奥多小姐进宮觀見的情形。奥多夫人的引見人是葛蘭曼洛內的瑪洛哀·瑪洛內太太，奥多小姐的就是奥多夫人。這項消息刊登出来不久，都宾的名字就在陸軍少將的名單上出現。原来鉄帕托夫老將軍在第一——联队从瑪德拉斯回国的時候死在半路。軍隊回国以后，国王特將麦格尔·奥多上校升为陸軍中將，并且下旨任命他为团长总指揮，正式統帶向来在他屬下的出众的士兵。

关于这些事情，爱米丽亞已經听說過一点兒。乔治和他保护人之間信来信去，一直沒有間断。威廉离开之后，甚至于还写过一两封信給爱米丽亞本人，可是口气老实不客气的冷淡，因此这一回輪到可憐的女人心里气馁，覺得已經失去了控制威廉的力量。正是他說的，他如今是自由身子了。威廉离开了她，又叫她心酸。她想到以前他一次又一次的替自己当差，不知帮了多少忙，而且对自己又尊重又体貼；这一切都涌到眼前，日日夜夜使

她不得安宁。她依照向来的习惯，暗底下难过，想起从前把他的爱情不当一回事，现在才明白这种感情的纯洁和美丽。只怪自己不好，轻轻扔掉了这样的珍宝。

威廉的爱情真的死了，消耗尽了。他心里觉得自己对她的爱情已经一去不返，而且以后也不可能重新爱她。多少年来他忠心心献给她的一片痴情给她扔在地下摔得粉碎，即使修补起来，裂痕总在，爱米丽亚太轻率，太霸道，生生的把它糟蹋了。威廉反复寻思道：“只怪我痴心妄想，一味自己哄自己。如果她值得我这么爱她，一定早已报答我的真情。这都是我心地糊涂，才会误到如今。人生一辈子，不就是一错再错的错下去吗？就算我赢得了她的爱情，看来也会立刻从迷梦中醒过来。何必灰心丧气，因为失败而觉得害臊呢？”他仔细咀嚼半生追求爱米丽亚的过程，越想得透，就越看得穿，明白自己受了骗。他说：“还是回去干我的老本行吧！天既然派我过那种生活，我就好好的尽我的本分。我的任务就是督促新来的弟兄们把制服上的钮扣擦亮，教导军曹们把账目记清。我以后在大饭堂吃饭，听那苏格兰医生讲故事。到我年老力衰的时候，就领个半俸告老，我的老妹妹们嘴碎，正好骂骂我。正像‘华伦斯坦’^①里的女孩子说的：‘我曾经恋爱过，也领略过人生。’这会儿可觉得累了。弗蘭茜斯，把账付了，给我拿一支雪茄烟来。再看看今儿晚上有什么戏。明天咱们乘‘巴达维埃’号过海。”他一面在罗脱达姆的旅馆里踱来踱去，一面说了上面的一篇话，可是弗蘭茜斯听见的却只有最后的两句。“巴达维埃”号邮船泊在船坞里，当初出国的时候，他和爱米同坐在那艘船的后甲板上，大家欢天喜地，现在他还看得见那

① 德国大诗人席勒(Schiller, 1759—1805)所著历史悲剧，1799年出版。

塊地方。他想：克勞萊的女人不知道究竟有什麼話跟我說？管它！明天我們就動身過海，回英國，回家，回本行！

一過六月，本浦聶格爾的貴族按照德國的風俗，分散到許多礦泉浴場去避暑。他們喝礦水，騎驢子，如果又有錢又有興致，還可以在賭場賭錢。他們成群結隊的去吃客飯，吃得狼吞虎咽。一夏天就這樣閑閑散散的過去。英國外交官有的到托百利茲，有的上基新根。他們的法國對頭也关了公使館匆匆忙忙的住到他們最喜欢的特·剛大道去。大公爵一家到溫泉避暑，或是住在獵屋里過夏。凡是有資格自稱上流人物的，沒一個留在本國。御醫馮·格勞白先生和他的男爵夫人少不得也跟着大伙兒一起走。上溫泉避暑的時候，醫生的收入最多，可算是一面干正經，一面尋歡作樂。他經常避暑都到奧斯當。那邊德國人多，醫生和他太太又可以洗海澡。

那怪有趣的病人喬斯現在成了他最靠得住的一頭奶牛。醫生對喬斯說，他自己身子不結實，他可憐的妹妹更是虛弱的利害，兩個人都應該休養。這樣一說，就毫不費力的打動了喬斯，把他帶着一同到那可厭的海口去過夏天。愛米無可無不可，不管到哪裡都行。喬杰聽得有機會旅行，高興得直跳。蓓基當然也跟着一起走，在喬斯新買的大馬車里占了第四個位子。兩個傭人坐在馬車外面的座位上。蓓基想到在奧斯當可能遇見的熟人，心里大概有些不安，害怕這些人會散播不好聽的謠言。她想：管它呢！反正她有能耐，站得定腳跟。現在喬斯是拿得穩的，除非是疾風暴雨般的大變卦才拆得開他們倆。自從那幅画像挂出來之後，他就掉在她手掌心里了。蓓基把她的一幅大象拿下來藏在許多年以前愛米麗亞送給她的小箱子里。愛米也把兩幅天神的真容收拾起來，一家人都來到奧斯當，租了一宅又貴又不

舒服的房子住下来。

爱米丽亚开始在温泉里洗澡，尽量利用温泉来恢复健康。她和蓓基一同进出。蓓基碰见的老相识不下几十个，大家不睬她，爱米丽亚反正不认得他们，根本不知道她选中的好伴侣受到怎样的怠慢。蓓基觉得不好把实情告诉她听，让她蒙在鼓里。

罗登·克劳莱太太有几个朋友倒是很愿意跟她来往，——说不定她本人却有些嫌他们。这些人里面有楼德少佐(目前不属于任何部队)和以前在火枪营任职的卢克上尉。他们两个差不多天天站在堤岸上，一面抽烟，一面光着眼看女人。不久他们踏进了乔瑟夫·赛特笠先生高尙的圈子里。赛特笠先生十分好客，他们便常在他家吃饭。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容许主人拒客，不管蓓基在家不在家，自己冲到屋里，闖进奥斯本太太的客厅，衣服上和鬍子上的香水味儿熏得满屋都是。他们管乔斯叫“老家伙”，占住了他的饭桌子嘻嘻哈哈的喝酒，一坐就是好半天。

乔杰不喜欢这些人。他问道：“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昨天我听见少佐对克劳莱太太说：‘蓓基，你把那老家伙一个人霸占了可不行啊。咱们把骰子拿进屋吧。要不，有什么咱们对半分。’妈妈，少佐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爱米说：“少佐！他也配叫少佐！这些话我也不懂。”她一看见他和他的朋友，心里说不出多少害怕和嫌恶。他们嘴里嘈着醉话奉承她，隔着饭桌子也斜着眼睛色眯眯的看她。上尉向着她动手动脚，慌得她心里作恶。若是乔杰不在身旁，她从来不肯露脸。

说句公平话，这两个人来他们家的时候，利蓓加从来不让爱

米丽亞独自陪客。少佐也是單身，賭神罰誓說要把她弄到手。两个惡棍都饑涎这个不懂世事的女人，相爭不下，在她自己的桌子上賭賽，把她作賭注。她虽然不知道两个坏蛋背地里怎么算計她，可是見了他們就害怕，战战兢兢的只想逃走。

她苦苦央求乔斯赶快离开当地。可是他不肯。他行动迟慢，离不开医生，說不定还受另外一个人的牵制。反正蓓基并不着急要回英国。

最后爱米狠下心不顧一切冒了一个大險。她写了一封信給海外的一个朋友。关于这件事她对家里的人一个字不提，把信藏在披肩下面走到邮局寄出去。乔杰去接她的时候看見她两腮通紅，样子很激动。她吻了乔杰，那天晚上一直守着他。散步回家之后，她就留在臥房里沒有出来。蓓基以为是樓德少佐和那上尉把她吓着了。

蓓基自己肚里思忖道：“她不應該留在这兒。这小糊塗虫！她非得离开这兒不可。他那个沒腦子的丈夫，死了十五年了，（死了也是活該！）她还在哼哼唧唧的舍不得他。这两个男人是不能嫁的。樓德太坏了。不行，还是叫她嫁給那竹子拐棍兒吧。今天晚上我就得把这件事办好。”

蓓基端了一杯茶到爱米丽亞的房里，看見她愁眉苦臉的瞧着两幅画像，仿佛是坐立不安的样子。她放下茶杯。

爱米丽亞說：“謝謝你。”

蓓基在爱米面前来回踱步，一半輕蔑一半憐惜的瞧着她說道：“爱米丽亞，听我說，我想跟你談談。你得离开这兒才好。这些人太混賬，你不能跟他們在一起。我不願意看見他們折磨你。如果你再不走的話，他們就該侮辱你了。告訴你吧，他們都是流氓，應該进監牢的。至于我怎么認得他們的話，你不必管。我是

什么人都認識的。乔斯不能保护你。他太無能，自己都需要別人来保护。你跟手里抱着的奶娃娃一样，哪兒配在外面混！你还是赶快結婚吧，要不然你和你那寶貝兒子准遭殃。傻瓜，你非有个丈夫不行。有一位百里挑一的君子人已經再三向你求婚，而你却回絕了他。你这糊塗、沒心肝、沒天良的小东西！”

爱米丽亞为自己辯护道：“我——我也很想答应他。这是真話，利蓓加。可是我忘不了——”她抬头看看画像，代替了說話。

蓓基嚷道：“忘不了他！他是个自私自利的騙子，土头土腦下流沒教养的執褲子弟，是个草包，是个蠢东西，又沒有腦子，又沒有心肝，又不懂規矩！他压根兒不配和你那拿竹子拐棍兒的朋友相提并論，等于你不配跟伊丽莎白女王相提并論一样。什么呀，他对你早就膩味了。要不是都冥逼着他履行婚約，他准会丢了你。這話是他自己对我說的。他向来沒爱过你，几次三番在我面前拿你取笑。你們結婚以后一个星期，他就跟我談情說爱。”

爱米丽亞霍的坐起来嚷道：“你胡說！你胡說！利蓓加。”

蓓基的好脾气叫人看着冒火。她从腰帶底下掏出一張小紙，打开之后扔在爱米身上，說道：“你这傻瓜，瞧瞧这个吧。你認得出他的笔迹。这是他写給我的，要我跟他一起私奔。这还是他給打死的前一天当着你的面給我的呢。他死也是活該！”

爱米沒有听見她的話。她正在看那封信——原来就是里却蒙公爵夫人开跳舞会的那天晚上乔治藏在花球里遞給蓓基的便条。蓓基說的不錯，糊塗的小伙子果然約她私奔。

爱米低下头哭起来——这恐怕是她在这本小說里面最后一次伤心落泪。她把头越垂越低，抬起手来遮着眼睛哭了一会兒，

讓郁結在心里的感情奔放發泄，蓓基站在旁邊瞧着她。誰能够揣摩這些淚珠兒的含意呢？誰能够斷定它們是苦是甜呢？她是不是因為崇拜了一輩子的偶像現在倒塌下來滾在腳邊給摔得粉碎而傷心呢？還是因為丈夫小看她的痴情而氣憤呢？還是因為世俗礼仪所豎起的障礙已經去除，可以得到一種新的、真正的感情而欣喜呢？她想：“現在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愛他了。只要他肯原諒我，給我機會補過，我一定掏出心來愛他。”我想在她溫柔的心里，這種感情一定淹沒了其他許多使它激動的感情。

出于蓓基意料之外，她只哭了一會兒。蓓基吻着她，用好言好語安慰她。這樣慈悲的行為，在蓓基是少有的。她把愛米當作小孩子，拍拍她的頭，說道：“咱們現在拿出墨水和筆來，寫信叫他立刻回來。”

愛米滿臉通紅，答道：“我——我今天早上已經寫信給他了。”蓓基聽說，尖聲大笑起來。她用蘿茜娜^①的詞句唱道：“這里有一封信！”屋子里上下都听得見她的刺耳的歌聲。

這件事情過去兩天之後，愛米麗亞一早起來。外面路上風風雨雨，她一夜沒有好睡，耳朵听着大風怒號，心里想着在陸上水上的行人該多么可憐。話雖如此說，她仍舊再三要 and 喬杰一起散步到堤岸上去。她在那兒來回的踱着，讓雨水淋在臉上，眼光越過汹涌奔騰、向岸上冲击得浪花四濺的波濤，向西望着黑沉沉的水平綫。兩個人都不大開口，孩子偶然對他怯生生的同伴說幾句話，表示對她同情，給她保護。

愛米說：“我希望他不要挑這樣壞的天氣過海。”

① 法國戲劇家博馬舍 (Beaumarchais 1732—99) 的“塞維勒的理髮師”一劇中的女主角。劇本曾由意大利音樂家改編成歌劇。

孩子答道：“我跟你打賭，十分之九他会来的。媽媽，你看，那是汽船的黑烟。”这个信号果真出現了。

虽然汽船向这边行駛，他也許不在船上呢？說不定他沒有收到信，說不定他不高兴回来呢？爱米的心里有千百样的恐惧在七上八下，翻翻滾滾的像正在向堤岸奔騰的波浪。

跟着黑烟，船身也出現了。乔杰有一架很花梢的望远鏡，他拿起来很熟練的从望远鏡里找着了汽船。他看見那船越駛越近，在浪里一起一伏的顛簸，很內行的批評了几句。碼頭上扯起旗子，报告有一艘英国汽船將要靠岸。那小旗子上升的时候簌簌的抖——我想爱米的一顆心也跟它一样簌簌的抖。

爱米想法在乔杰后面从望远鏡里張望，可是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見一塊黑影在眼前一起一伏。

乔杰把望远鏡拿回去細細的向汽船看着。他說：“瞧它顛簸的多利害！我看見一个浪头砰的打在船头上。甲板上除了舵手之外只有兩個別的人。一个人躺在那兒。还有一个人——穿了一件大衣——还有——好哇！他正是都宾！”他收起望远鏡，一把摟着母亲的頸子。至于那位太太呢，我們只能借用大家爱好的那位詩人的話來說：她“喜欢得落泪”了。^①她心里知道船上的人准是威廉。难道还能是別的人不成？她剛才說什麼希望他不要来的話全是裝腔。他当然会来。除了赶回来之外他还有什么別的路走？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汽船駛得很快，越来越近。他們到碼頭上船只靠岸的地方去迎接它的时候，爱米的兩条腿軟綿綿的跑也跑不动。她恨不得就地跪下来感謝上天。她想：“啊，今后得一輩子感謝天恩才

① 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四卷海克多(Hector)和安特羅馬克(Andromache)分別的一幕。

对！”天气那么坏，船靠岸的时候周围一个看热闹的闲人都没有，连等着照看船上那几个旅客的管理员也不见。乔杰那不长进的小子也溜掉了。穿红里子旧大衣的先生上岸的时候，旁边没一个人看见当时发生的事情。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位戴白帽子围白披肩的太太，身上滴滴答答的淌着雨水，张开双臂，一直向他走去。一眨眼的功夫，她就给卷在他的大衣折襖里面，用尽力气吻他的手。他另外一只手大概一面要扶着她防她跌倒，一面又要紧紧搂着她。她的头只到他胸口。她嘴里喃喃呐呐，说什么原谅——亲爱的威廉——亲爱的，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朋友——吻我，吻我，吻我——这等等的話。大衣底下的情形真是荒謬得不成話。

爱米从大衣底下走出来的时候，一手还紧紧攥着威廉的手，一面抬起头看着他。他脸上有深情，怜悯，也有伤感的成分。她懂得他的责备，把头低了。

他說：“亲爱的爱米丽亞，你早該来叫我回来了。”

“你从此不走了嗎，威廉？”

“从此不走了，”說着，他重新把亲爱的小人兒攬在胸口。

他們走出海关的时候，乔杰向他們冲过来，一面从望远鏡里看着他們，一面大笑着表示欢迎。他在他們兩人旁边手舞足蹈，做出种种滑稽頑皮的把戏，一路把他們引到家里。乔斯还没有起身，蓓基也不露臉，只在百叶窗后面看着他們。乔杰跑去吩咐厨房里預备早飯。爱米自己的帽子和披肩已經給配恩小姐拿到过道里去，現在上前来帮忙解开威廉大衣上的搭扣——如果你不反对，咱們还是跟着乔杰去給上校預备早飯吧。船已經泊岸。想望了一辈子的宝贝已經到手。小鳥兒終究飞进来了。它的头枕着他的肩膀，張开顫抖的翅膀，依依地偎在他的胸口。这是他

十八年来日夜盼望的，苦苦思慕的酬报，现在已经得到了。这就是顶峰，就是终点，就是最后的一页。再見了，上校。願天保佑你，忠厚的威廉！再見了，亲爱的爱米丽亞！你这柔弱的寄生藤啊，願你繞着粗壯坚实的老橡树重新抽出綠叶子来！

利蓓加呢，也許是有些內疚，觉得自己对不起心地忠厚、头脑簡單的爱米，她有生以来第一个恩人，也許是嫌这些多情的場面太肉麻，总之，她認為在这次糾葛里已經尽了本分，从此沒有去見都宾上校和他太太。她动身到白呂吉恩去，說是有要紧事情得办理。婚礼举行的时候，只有乔杰和他舅舅在場。这以后，乔杰和父母在一起团聚，蓓基太太重新回来安慰那寂寞的單身汉子，乔瑟夫·賽特笠。她說她过几天就要走的。乔斯表示宁可在欧洲住下去，不願意和妹夫妹妹并家。

爱米想起自己总算在看見乔治那封信以前已經写信給她丈夫，心上很安慰。威廉說：“我老早知道这件事。可是我怎么能够利用这样的手段，叫那可憐家伙身后的名誉受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听了你的話心里真是难受——”

爱米嚷道：“再別提那天的話兒了！”她的样子那么謙虛，那么懊喪，威廉便把話鋒轉到葛蘿薇娜和佩琪·奧多那亲爱的老太太身上去。爱米信到的一天，他正和这两个女人坐在一起。他笑道：“如果你不来叫我的話，誰也断不定葛蘿薇娜將來姓什么。”

現在她的姓名是葛蘿薇娜·波斯基，也就是波斯基少佐太太。她打定主意，只嫁部队里的軍官；波斯基的第一个妻子一死，她就嫁了他。奧多太太对于部队的感情也很深厚。她說如果密克有个三長兩短，她准会回来在其余的軍官里面挑一个丈夫。可是中將身体健得很。他住在奧多鎮，养着一群獵狗，排場

很闊。除掉他的鄰居霍加抵堡的霍加抵之外，區里沒人比得上他的地位。奧多夫人仍舊跳急步舞，副省長上次開跳舞會的時候，她還再三要和管馬大臣比賽誰的氣長。她和葛蘿薇娜都說都賓對待葛蘿薇娜太不應該。幸而有波斯基湊上來，葛蘿薇娜才有了安慰。奧多太太收到一塊從巴黎寄去的美麗的包头布，氣也平了。

都賓上校結婚以後立刻退休，此後在漢泊郡離開女王的克勞萊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宅漂亮的房子住下來。自從改革議案通過之後，畢脫爵士一家一直住在鄉下過日子。從男爵在國會的兩個議員席都已經失去，加爵是沒有希望的了。經過這次災難，他手頭拮据，總是無精打采的，身體也不好，時常預言英帝國不久便會垮台。

吉恩夫人和都賓太太成了極好的朋友。克勞萊大廈和上校的常綠廬之間（這房子是向他的朋友邦篤少佐租來的，目前邦篤和他一家都在外國）——克勞萊大廈和常綠廬之間馬車來，馬車去，來往得很頻繁。吉恩夫人是都賓太太女兒的教母，小女孩兒就用了她的名字。執行洗禮的就是詹姆士·克勞萊牧師，自從他爹死後，由他接手做了本區的牧師。喬治和羅登這兩個小後生交情很深，兩個人在假期里一塊兒打獵騎射，後來讀大學，也是進的劍橋同一個學校。他們當然都愛上了吉恩夫人的女兒，兩人爭風吃醋。兩個太太心坎兒上老早有個打算，要把小姐和喬治結為夫婦，不過我聽說克勞萊小姐本人倒是對於堂哥哥更有意。

兩家都不提起克勞萊太太的名字。他們對她的事緘口不言是有原因的。因為不論喬斯·賽特笠到哪裡，她總跟着走。那着了迷的喬斯徹頭徹尾成了她的奴隸。上校的律師告訴他說他

大舅子保了一大笔人壽險，看来他正在筹款子还債。他向东印度公司請了長假，身体一天比一天虛弱。

爱米丽亞听見他保壽險的消息，十分放心不下，求她丈夫到布魯塞尔去看看乔斯，查个明白。上校离家出国的时候很不願意，一則他正在聚精会神的写“旁遮普历史”^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完），二則他心爱的小女兒出水痘剛痊愈，他还是不大放心。他到了布魯塞尔，發現乔斯住在本城的一家大旅館里。克劳萊太太住的就是同一旅館的另外一套房間。她有自备馬車，也常常請客，过活得很有气派。

上校自然不想碰見这位太太。他甚至于沒有讓別人知道他已經到达布魯塞尔，只叫佣人悄悄的送了个信給乔斯。乔斯央告上校当夜就去看他。那天晚上克劳萊太太出門作客，他們倆个可以私下見見。上校發現大舅子虛弱得可憐，而且他虽然沒口的称贊利蓓加，可是对于她真是战战兢兢。据說他害了一大串的病，全亏她看护。这些病名兒是以前沒人听見过的，她对朋友的忠誠也是令人敬佩的。她伺候乔斯簡直像女兒伺候父亲。那倒楣的家伙哼哼着說道：“可是——可是——唉，看老天面上，搬到这兒来住在我近旁吧。有的——有的时候你們可以来瞧瞧我。”

上校听了这話，皺眉說道：“那不行的，乔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爱米丽亞不能来看你。”

“我向你起誓，我拿‘聖經’起誓，”乔瑟夫一面气喘吁吁的說話，一面准备吻聖書，“她跟孩子一样純潔，跟你的太太一样清白。”

① 旁遮普是印度的一省。

上校沒精打彩的答道：“也許你說的不錯，可是愛米不能來。喬斯，做个男子汉大丈夫，把这个不名誉的关系斬斷了吧！你回家來住得了。我們聽說你的經濟情况很糟。”

喬斯嚷道：“很糟！誰在造謠伤人？我所有的錢都好好兒的存在外面，利息大着呢！克勞萊太太——我的意思是——我是說——我的錢处置得非常好。”

“你沒有借債嗎？那么干什么保寿險呢？”

“我本來想——送她一份小小的礼——說不定我有个三長兩短。你知道我身子很弱——一个人总得拿出良心待人。我的錢准备都留給你們——錢我可以省得出来，真的省得出来，”威廉的意志薄弱的大舅子叫叫嚷嚷的这么說了一篇話。

上校求他赶快逃走，如果喬斯回到印度，克勞萊太太决不能跟着去。他說把这样的关系維持下去，可能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所以無論如何先得和她脫离。

喬斯这可憐虫把兩只手紧紧捏在一起叫道：“我就到印度去。随便要我怎么都行。可是得慢慢兒來啊。咱們决不能把这話告訴克勞萊太太。她——她知道了准会把我杀死。你不知道她多可怕！”

都賓答道：“那么干嗎不跟着我回家呢？”可是喬斯鼓不起这勇气。他說他第二天早上再跟都賓見面；都賓可不准說他隔夜已經來过了的。他又催都賓快走，因为蓓基也許就要回來。都賓回去的時候，覺得这件事凶多吉少。

他从此沒有看見喬斯。三个月之后，乔瑟夫·賽特笠在埃克斯·拉·夏北尔地方去世。大家發現他所有的財產都在各种投机事業里鬧掉了，剩下的只有几家滑头公司發行的股票，全無价值。二千鎊寿險是唯一能兌現的遺產。这笔錢一半給他妹妹

愛米麗亞，一半給“他的朋友利蓓加，下級騎士羅登·克勞萊少將之妻，因為他病中多承她照顧，給他的幫助難以估計”。同時，利蓓加又是遺囑的執行人。

保險公司的律師賭神罰誓，說他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不明不白的案件，應該派專員前來調查死亡的原因；保險公司也拒絕付款。克勞萊太太（她自稱克勞萊爵士夫人）立刻帶著泰維斯法學院的白克、德脫爾、海斯幾位律師趕到倫敦來辦交涉。保險公司敢不付錢嗎？律師們歡迎公司方面調查真相，他們聲稱有人陰謀陷害克勞萊太太，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結果她大獲全勝，銀錢到手，又保全了好名聲。都賓上校把他的一份錢退還保險公司，並且斬釘截鐵的拒絕和利蓓加通信或來往。

雖然她繼續自稱克勞萊爵士夫人，其實她是沒有這種資格的。他大人羅登·克勞萊上校在考文脫萊島害黃熱病去世，比他哥哥畢脫爵士早死一個半月。群眾對於他非常愛戴，听了他的死訊萬分哀痛。克勞萊的莊地由現在的從男爵羅登·克勞萊爵士承繼。

他也拒絕和他母親見面，不過給她一份豐厚的生活費。除了這筆錢，他母親似乎還有許多別的財源。從男爵一年到头住在女王的克勞萊，和吉恩夫人和她女兒在一起。利蓓加呢（她也是爵士夫人），大都的時候在溫泉和契爾頓納姆兩邊住。在這兩個地方有許多極好的人都幫她說話，認為她一輩子受盡了冤屈。她也有冤家。這也是免不了的。對於這等人，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就是一個回答。她熱心宗教事業，經常上教堂，背後總有听差跟着。在所有大善士的名單上，總少不了她的名字。對於窮苦的賣橘子女孩兒，沒人照顧的洗衣服女人，潦倒的煎餅販子，她是一個靠得住的、慷慨的施主。為這些可憐人開的義賣

会上，她总有份，每回守着攤子帮忙。不久以前爱米和她的兒女，还有上校，一起到倫敦来，在一个义卖会上出其不意的和她打了个照面。他們慌慌張張的跑了，她只低下眼睛稳重地笑了一笑。爱米勾着乔治的胳膊倉皇逃走（乔治現在已經长成了一个漂亮瀟洒的小伙子）；上校抱起小吉內跟着。他看着吉內比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重——甚至于比他的“旁遮普历史”还重。

爱米嘆口气想道：“也比我重。”可是他对爱米丽亞总是温柔体贴，千依百順。

唉，浮名浮利，一切虛空！我們这些人里面誰是真正快活的？誰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願，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滿意？来吧，孩子們，收拾起戏台，藏起木偶人，咱們的戏已經演完了。

[General Information]

□□=123 □□□□□□□□ [□]□□□ □□

□□=BEXP

SS□=

□□□□=

□□=874

□□□□=http://book4.5read.com/300-35/
diskdi/di86/07/!00001.pdg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ing practice sheet with a grid of boxes. The first row contains the sentence: "The cat sat on the mat." followed by an ampersand "&" and a space. The rest of the grid consists of empty boxes for practice.

[illegible]

1 7 □ □ □ □ □ □ □ □ □
1 8 □ □ □ □ □ □ □
1 9 □ □ □ □ □ □ □ □ □ □ □ □ □ □
2 0 □ □ □ □ □ □ □ □ □ □ □ □ □ □
□ □ □